記東發學古文辭慕漢魏
人文之盛恒以儲書弗廣
見能縱涉爲恨閒借知交
藏本手自撮抄悵略記之

豕蚤㤝領會之偶殊研露
籌燈覬得一當發舒而奮
筴干時踽踽豕合頓弛嚮
古夙懷近見英絶領袖之

士引義徵辭必踵事而增
華變本而加厲可謂大振
因陋就簡積習覺余向來
探討猶屬情因境奪於是

復殫功以敵進古業念漢
典值燔書之餘文體丕蔑
絶學則推陸賈董仲舒絶
才則推賈誼以至劉安之

辯博司馬相如之瑰麗揚
雄之奇偪篇章騷賦溢於
秘府迄今誦習不衰中興
以還著述寖熾若桓寬荀
張老日
悅蔡邕劉邵諸子雖稍尚
豔辭咸以作者名世降而
至於魏代一門之横襟燮
蕪七子之摛管流藻亦徽

稱興龍門史記扶風漢書
相雄長而說者顧謂魏文
亞東京東京文亞西京嘗
知西京文之不得不東東
張尺五
京文之不得不魏者世數
遷轉使然茍觀其體有屢
變義斥雷同宛若一父之
子則知不予人攀躋之路

與不餂人飫啜之醨正相媲爾夫何叢集單行合編不少概見至使文選正宗之書承襲不改金匱西穴之秘無充巨觀此弘覽者所以慨未升嵩霍不睹乾行也唆未臨滇渤不量地載也敢也爰發架上叢書

張庆六

奇賞文歸別解奇略及受先先生兩漢文天如先生百名家吾閭所鐫七十二家借余延釋彙分遴訂上

張庆七

者探其旨次者衡其篇又次者攻其辭其篇之長者固取氣勢結構其長而節録之者亦取簡重不妨芟

蔓其辭義與而不易通者必箋釋於旁篇末附以名公確評得史子文集約六十種漢皇詔册與夫人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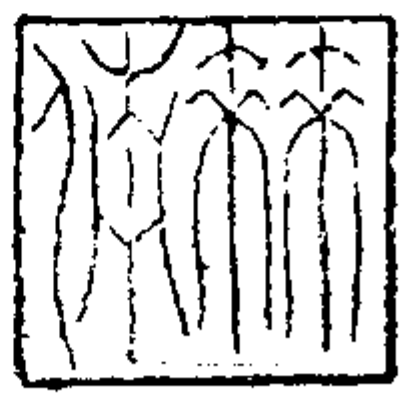
一二表著者則收之別部成其辭合自謂此舉實古今選例剏闢堪爲諸家文乘令讀者曉然於天文斗宿地緯邊塞經曲歷律之談兵機屯鑄鹽漕馬政之略一出而有裨經術益我名教雅製足以匡時篤論

足以鑰蔽不亦大愉快矣乎況循是以求而漢魏之華實文章之統系人才之日新不已尤可推焉則國

報國恩傳來世所交需也
吾鄙摟腧選朌欲涉天下
未見之鴻章請以此為傳
通勸駕

閩書林張運泰書

文始篇

閩書林余元熹延稱撰

閩之涉河海者自龍門積石以底乎崑崙溯其始也豈惟河海有之文亦宜然故曰聖人制度美而文章著道德懋而精光發布於四方則憲之而為令形於問荅則守之而為經典曰愼徽之禮曰秩之樂曰諧之帝載曰緝熙之雖無意於文自不容於不文也循此而遞推之詔敕制誥皆王言也若書之典謨訓誥誓命之類三代無名秦李斯始議命為制令為詔漢

高祖有太子敕武帝有責楊僕射勑誥與詔同義然聖經不與後世文辭同故辨體取春秋傳文為式令告身之誥是也唐以後多用四六制誥雖可而詔勑必須直言策義有二在漢若洽安賢良在宋若臣事民政類令

之矣疏故說文曰謀也問而答之謂之對策則今之科場者是也冊立之冊上與下之言也表者白也以情旨自於外漢則散文唐後始用四六露布露於賈洪為馬超伐曹操予考漢桓時地因數震李雲露布上書移副三

府注謂不封則是漢時已有其名矣魏以後專為軍書露於耳目布之四海檄者激也又邀也詞旨慷慨發動之意則暴彼罪惡揚己威武論天時人事使忠義憤發亦軍書也箴銘頌贊體皆韻語而義各不同箴者規戒

之辭如針之療疾銘者名題自儆贊者稱揚贊美頌則形容功德皆起於三代惟贊始于漢之班固文則欲其贍麗宏肆而有雍容起伏之態記者紀也禹貢顧命義固記祖記其日月人事後略為議論而已與壺無遠序

者序次其事始於詩書之有序後以
贈遺讌集等作是也論者議也昭明
文選以其有二體一曰史論乃史臣
於傳末作議論以斷其人之善惡一
則學士大夫議論古今人物陳政則
與議說合契釋經則與傳注參體辨

史則與贊辭齊行詮文則與序引共
紀說者釋也述也解釋義理而以己
意述之祖於夫子說卦以抑揚詳贍
為上解之義則近于說原者推原也
辨者辨析也緊于易原始反終之訓
孟子好辨之答必須理明義精曲折

詳盡奏疏之名不一曰上疏曰上書
曰奏劄曰奏狀曰奏議恐其漏泄俱
封囊以進故謂之封事臣告君之辭
也祖於伊訓無逸諸篇彈文固目中
之一而其辭則要核實風憲所謂氣
流墨中聲動簡外可也傳則載一人

之事蹟自馬遷體亦不同如遷之作
荀孟不正言而反諸子並聯之傳蕭
憲無事跡而言語形容此體之變也
至韓愈傳毛穎又變體之變此在作
者之筆也行狀則實紀一人之事為
施者表誌之辭碑銘墓誌墓表墓碣

皆一類也銘誌埋於土表碣樹於外述其世系歲月名字爵里學行履歷恐陵谷變遷故也表謂有官者碣謂無官者漢晉來已有之矣誄辭哀辭祭文亦一類皆生者悼死之情也誄始于哀公之于孔子哀始于張華之於晉武祭文則曹操之於橋玄也書神之文則又當為悔過遷善之語題跋漢晉諸集未載惟唐韓柳有讀某書某文題宋歐曾有跋語總曰題跋其辭貴簡徤峭拔尤甚於題賦則古詩之流也漢書曰不歌而頌曰賦

文始篇

左傳言鄭莊公入而賦大隧之中衛卿宋玉之徒演爲別體而敷布其事騷始于屈平遭楚懷王放逐離別愁苦猶陳正道以諷諫所謂谷縈濤沓湍欝閉而不得流若長鯨蒼虯偃蹇而不得伸者也西蜀子雲摭離騷而反之亡雖手眼自出要之潤觀離騷

文始篇

不可無諸史廣求明理不可無諸子遊戲詞林不可無諸集旁通多識不可無諸雜記錄而其要惟在聖人之經也

漢魏名文乘選例

選文盼於梁朝續之廣之補之皆以佐所未備者也文粹文鑑文類正宗文編等則唐宋元及我明諸公所選者也然挂漏之與浩繁兩者交譏況合紀載之史專家之

帙而行之又從來未有者乎茲編既兼收復精汰漱芳咀英吾鄙諒有同心也

三代以降惟漢魏之文為特盛即而溯之班ゝ可攷也故西京諸儒懷天縱之秀茹瓊瑤之華固後世所莫及東京才士聿脩文德抑濟濟而踵嫩焉若乃曹氏振響而鄴下賡唱於同時嵇阮承流於繼代亦不易覯者也苟沉酣此中不惟可洗濯塵襟亦將變易肺腑矣

史也者所以褒貶是非紀別異同予

長孟堅為萬世史家冠冕矣諸如吳越春秋越絕書褚先生荀仲豫之編雖未必事關經國體類編年要亦言善可興言敗可鑒纂其辭理之達堪助文家之淵

漢魏人文振興著書立說以傳於後

者皆爲晚理城元躬霞上是故明
道之文則有京韓董戴名而人經
濟之文則有賈陸家令營平名而
人辭賦則有鄒枚楊馬班張文集
則有子駿敬通亭伯北海東阿七
子達則行窮則言雖聖人不能違

固知繼統開來列聖之爵大潛心
著述喆人之懿亦高也
從古以天子能文章者漢而已其詔
令中正和平不聞何官專撰何人
雄擅也故如綸如綍較絺章繪句
而更異今列別集之前諸家數之

彔次於後俾奮名制作之林競爽
藝文之場所云玉光劍氣直出人
間麟角鳳毛終爲世瑞斯已矣
世之輯選多取習傳豈知英雄之心
一鑒各關古今無不翻案之文人亦
無不開必先之風氣讀之而精其

理博之而求其歸褰裳以就予胡
恤焉
名公點評俱從坊刻抄出盜作者秘
奧原在法脉之上豈關事義之粗
一彼既出於匠心我當爲之剖抉若
譬之而不當祇供方家胡盧矣間

附錄見說正大方

箋釋為難解而設玄覽達觀固不傍他作解然獨存本色具眼者幾人乎今於罕能通習聊剖理義務著揖作者於几席與之上下其旨焉

按秦少游自言小時讀書有強記之

凡例五

力而悟廢於不勤及長聰明衰耗有勤苦之勞而常廢於善忘因讀史見孫莘老那辭云我有精騎三千足敵君羸卒數萬心善其說因取經傳子史之可為文用者得若干卷題曰精騎集茲編命名亦秦

亦取靡不備載之義乘也者君子之說也

壬午孟夏日張來倚識

凡例

漢魏六十名家總目

吳越春秋

古小史之最多者無踰吳越春秋蓋其紀事詳密有體幹宕中度與越絕書正以異同爭勝崇文目云有楊方刪本然見鶴之脛長短均無惡也

壯來張運晉識

江陰沈鼎科斧江　古潭張運泰來倩　鑒定
豫章黄國琦五湖　余元熹廷釋　彙評

吳越春秋

吳越春秋

吳王壽夢傳

壽夢元年朝周適楚觀諸侯禮樂魯成公會於鍾離深問周公禮樂成公悉為陳前王之禮樂因為詠歌三代之風壽夢曰孤在夷蠻徒以椎髻為俗豈有斯之服哉因歎而去曰於乎哉禮也

二年楚之亡大夫申公巫臣適吳以為行人教吳射御導之伐楚楚莊王怒使子反將敗吳師二國從斯結讎於是吳始通中國而與諸侯為敵

五年伐楚敗子反

十六年楚恭王怨吳為巫臣伐之也乃舉兵伐吳至衡山而還

十七年壽夢以巫臣子狐庸為相任以國政二十五年壽夢病將卒有子四人長曰諸樊次曰餘祭次曰餘眛次曰季札季札賢壽夢欲立之季札讓曰禮有舊制奈何廢前王之禮而行父子之私乎壽夢乃命諸樊曰我欲傳國及札爾無忘寡人之言諸樊曰周之太王知西伯之聖廢長立少王之道興今欲授國於札臣誠耕於野王曰昔周行之德加於四海今汝於區區之國荊蠻之鄉奚能成天子之業乎且今子不忘前人之言必授國以次及於季札諸樊曰敢不如命壽夢卒諸樊以適長攝行事當國政

吳王諸樊元年已除喪讓季札曰昔前王未薨之時嘗晨昧不安吾望其色也意在於季札又復三朝而吟而命我曰吾知公子札之賢欲廢

長立少重發言於口雖然我心已許之然前王不忍行其私計以國付我我敢不從命乎今國者子之國也吾願達前王之義季札謝曰夫適長當國非前王之私乃宗廟社稷之制豈可變乎諸樊曰苟可施於國何先王之命有太王為季歷二伯來入荊蠻遂城為國周道就成前人誦之不絕於口而子之所習也札復謝曰昔曹公卒庶存適亡諸侯與曹人不義而立於國子臧聞之行吟而歸曹君懼將立子臧子臧去之以成曹之道札雖不才願附子臧之義吾誠避之吳人固立季札季札不受而耕於野吳人舍之諸樊驕恣輕慢鬼神仰天求死將死命弟餘祭曰必以國及季札乃封季札於延陵號曰延陵季子

餘祭十二年楚靈王會諸侯伐吳圍朱方誅慶封慶封數為吳伺祭故

晉楚伐之也吳王餘祭怒曰慶封窮來奔吳封之朱方以效不恨士也即舉兵伐楚取二邑而去

十三年楚怨吳為慶封故伐之心恨不解伐吳至乾谿吳擊之楚師敗走

十七年餘祭卒餘昧立四年卒欲授位季札季札讓逃去曰吾不受位明矣昔前君有命已附子臧之義潔身清行仰高履尚惟仁是處富貴之於我如秋風之過耳遂逃歸延陵吳人立餘昧子州于號為吳王僚也

諸樊成先志而讓位賢矣餘祭餘昧復克承嫁采之孝友一家至今猶可想其風烈 張來儀

王僚使公子光傳

二年王僚使公子光伐楚以報前來誅慶封也吳師敗而亡舟光懼因捨殺得王舟而還光欲謀殺王僚未有所與合議陰求賢乃命善相者為吳市吏

五年楚之亡臣伍子胥來奔吳伍子胥者楚人也名員員父奢兄尚其前名曰伍舉以直諫事楚莊王王即位三年不聽國政沉湎於酒淫於聲色左手擁秦姬右手抱越女身坐鐘鼓之間而令曰有敢諫者死於是伍舉進諫曰有一大鳥集楚國之庭三年不飛亦不鳴此何鳥也於是莊王曰此鳥不飛飛則沖天不鳴鳴則驚人伍舉曰不飛不鳴將為射者所圖絃矢卒發豈得沖天而驚人乎於是莊王棄其秦姬越女罷

鐘鼓之樂用孫叔敖任以國政遂霸天下威服諸侯莊王卒靈王立建章華之臺與登焉王曰臺美伍舉曰臣聞國君服寵以為美安民以為樂克聽以為聰致遠以為明不聞以土木之崇高蟲鏤之刻畫金石之清音絲竹之淒唳以之為美前莊王為抱居之臺高不過望國氛大不過容宴豆木不妨守備用不煩官府民不敗時務官不易朝常今君為此臺七年國人怨焉財用盡焉年穀敗焉百姓煩焉諸侯忿怨卿士訕謗豈前王之所盛人君之美者耶臣誠愚不知所謂也靈王即除工去飾不遊於臺由是伍氏三世為楚忠臣楚平王有太子名建平王以伍奢為太子太傅費無忌為少傅平王使無忌為太子娶於秦秦女美容無忌報平王曰秦女天下無雙王可自取王遂納秦女為夫人而幸愛

王生子珍而更為太子娶齊女無忌因去太子而事平王深念平王一
旦卒而太子立當害己也乃復讒太子建建母蔡氏無寵乃使太子守
城父備邊兵頃之無忌日夜言太子之短曰太子以秦女之故不能無
怨望之心願王自備太子居城父將兵外交諸侯將入為亂平王乃召
伍奢而按問之奢知無忌之讒因諫之曰王獨奈何以讒賊小臣而疏
骨肉乎無忌承宴復言曰王今不制其事成矣王且見擒平王大怒囚
伍奢而使城父司馬奮揚往殺太子奮揚使人前告太子急去不然
將誅三月太子奔宋無忌復言平王曰伍奢有二子皆賢不誅且為楚
憂可以其父為質而召之王使使謂奢曰能致二子則生不然則死伍
奢曰臣有二子長曰尚少曰胥尚為人慈溫仁信若聞臣召輒來胥為

直讀文　　吳越春秋　王僚傳

人少好於文長習於武文治邦國武定天下執剛守戾蒙垢受恥雖冤
不爭能成大事此前知之士安可致耶平王謂伍奢之譽二子即遣使
者駕駟馬封函印綬往許召子尚子胥令曰賀二子父奢以忠信慈仁
去難就免平王內慚囚繫忠臣外愧諸侯之恥反遇奢為國相封二子
為侯尚賜鴻都侯胥賜蓋侯相去不遠二百餘里奢久囚繫憂思二子
故遣臣來奉進印綬尚曰父繫三年中心切怛食不甘味嘗苦飢渴晝
夜感思憂父不活惟父獲免何敢貪印綬哉使者曰父囚三年王今幸
赦無以賞賜封二子為侯一言當至何所陳哉尚乃入報子胥曰父幸
免死二子為侯使者在門兼封印綬汝可見使子胥曰尚且安坐為兄
卦之今日甲子時加於巳支傷日下氣不相受君欺其臣父欺其子今

往方死何侯之有尚曰豈貪於侯思見父耳一面而別雖死而生子胥
曰尚且無往父當我活楚畏我勇執不敢殺兄若誤往必死不脫尚曰
父子之愛恩從中出徼倖相見以自濟達於是子胥歎曰與父俱誅何
明於世冤讎不除恥辱日大尚從是往我從是決尚泣曰吾之生也為
世所笑終老地上而亦何之不能報讎畢為廢物汝懷文武勇於策謀
父兄之讎汝可復也吾如得返是天祐之其遂沉埋亦吾所喜胥曰尚
且行矣吾去不顧勿使臨難雖悔何追旋泣辭行與使俱往楚得子尚
執而囚之復遣追捕子胥胥乃貫弓執矢去楚楚追之見其妻曰胥亡
矣去三百里使者追及無人之野胥乃張弓布矢欲害使者使者俯伏
而走胥曰報汝平王欲國不滅釋吾父兄若不爾者楚為墟矣使返報

直讀文　　吳越春秋　王僚傳　　九

平王聞之即發大兵追子胥至江失其所在不獲而返子胥行至大
江仰天行哭林澤之中言楚王無道殺吾父兄願吾因於諸侯以報讎
矣聞太子建在宋胥欲往之伍奢初聞子胥之亡曰楚之君臣且苦兵
矣尚至楚就父俱戮於市伍員奔宋道遇申包胥謂曰楚王殺吾父兄
為之奈何申包胥曰於乎吾欲教子報楚則為不忠教子不報則為無
親友也子其行矣吾不容言子胥曰吾聞父母之讎不與戴天履地兄
弟之讎不與同域接壤朋友之讎不與鄰鄉共里今吾將復楚辜以雪
父兄之恥申包胥曰子能亡之吾能存之子能危之吾能安之胥遂奔
宋宋元公無信於國國人惡之大夫華氏謀殺元公國人與華氏因作
大亂子胥乃與太子建俱奔鄭鄭人甚禮之太子建又適晉晉頃公曰

太子既在鄭，鄭信太子。太子復為內應而滅鄭，鄭以鄉封太子。太子還鄭，事未成，會欲私其從者，從者知其謀，乃告之於鄭。鄭定公與子產誅殺太子建。建有子名勝。伍員與勝奔吳。到昭關，關吏欲執之，伍員因詐曰：上所以索我者，美珠也，今我已亡矣，將去取之。關吏因舍之。與勝行去，追者在後，幾不得脫。至江，江中有漁父乘船從下方泝水而上。子胥呼之，謂曰：漁父渡我。如是者再。漁父欲渡之，適會旁有人窺之，因而歌曰：日月昭昭乎侵已馳，與子期乎蘆之漪。子胥即止蘆之漪。漁父又歌曰：日已夕兮，予心憂悲。月已馳兮，何不渡為？事寖急兮，當奈何？子胥入船，漁父知其意也，乃渡之千潯之津。子胥既渡，漁父乃視之有其飢色，乃謂曰：子俟我此樹下，為子取餉。漁父去後，子胥疑之，乃潛身於深葦之中。有頃，父來，持麥飯、鮑魚羹、盎漿，求之樹下，不見，因歌而呼之曰：蘆中人，蘆中人，豈非窮士乎？如是至再，子胥乃出蘆中而應。漁父曰：吾見子有飢色，為子取餉，子何嫌哉？子胥曰：性命屬天，今屬丈人，豈敢有嫌哉？二人飲食畢，欲去，胥乃解百金之劍以與漁者：此吾前君之劍，中有七星，價直百金，以此相答。漁父曰：吾聞楚之法令：得伍胥者，賜粟萬石，爵執圭，豈圖取百金之劍乎？遂辭不受。謂子胥曰：子急去勿留，且為楚所得。子胥曰：請丈人姓字。漁父曰：今日凶凶，兩賊相逢，吾所謂渡楚賊也。兩賊相得，得形於默，何用姓字為？子為蘆中人，吾為漁丈人，富貴莫相忘也。子胥曰：諾。既去，誡漁父曰：掩子之盎漿，無令其露。漁父諾。子胥行數步，顧視漁者，已覆船自沉於江水之中矣。子胥默然，遂行至吳，疾於中道，乞食溧陽。適會女子擊綿於瀨水之上，筥中有飯。子胥遇之，謂曰：夫人可得一餐乎？女子曰：妾獨與母居，三十未嫁，飯不可得。子胥曰：夫人賑窮途少飯，亦何嫌哉？女子知非恒人，遂許之，發其簞筥，飯其盎漿，長跪而與之。子胥再餐而止。女子曰：君有遠逝之行，何不飽而餐之？子胥已餐而去，又謂女子曰：掩夫人之壺漿，無令其露。女子嘆曰：嗟乎！妾獨與母居三十年，自守貞明，不願從適，何宜饋飯而與丈夫？越虧禮儀，妾不忍也。子行矣。子胥行，反顧，女子已自投於瀨水矣。於乎！貞明執操，其丈夫女哉！子胥之吳，乃被髮佯狂，跣足塗面，行乞於市，市人觀，罔有識者。翌日，吳市吏善相者見之，曰：吾之相人多矣，未嘗見斯人也，非異國之亡臣乎？乃白吳王僚，具陳其狀：王宜召之。王僚曰：與之俱入。公子光聞之，私喜曰：吾聞楚殺忠臣伍奢，其子子胥勇而且智，彼必復父之讐，來入於吳。陰欲養之。市吏於是與子胥俱入見王。王僚怪其狀偉：身長一丈，腰十圍，眉間一尺。王僚與語三日，辭無復者。王曰：賢人也。子胥知王好之，每入語語，遂有勇壯之氣，稍道其讐，而有切切之色。王僚知之，欲為興師復讐。公子謀殺王僚，恐子胥前親於王而害其謀，因讒伍胥之諫伐楚者，非為吳也，但欲自復私讐耳，王無用之。子胥知公子光欲害王僚，乃曰：彼光有內志，未可說以外事。入見王僚，曰：臣聞諸侯不為匹夫興師用兵於比國。王僚曰：何以言之？子胥曰：諸侯專為政，非以意救急後興師。今大王踐國制威，為匹夫興師，其義非也。臣固不敢如王之命。吳王乃止。子胥退耕於野，求勇士薦之公子光，欲以自

燭傭二人將兵遇圍於楚者、闔閭公子光殺王僚自立、乃以兵降楚、楚封之於舒。

漁丈人、瀨上女子、與子胥素未相知、然當渡江饋食時、業已以必死許之矣、豈待後之攙漏、出於不得已、而以身殉之哉。魏伯子

狀人君必求其好、此言危甚。專諸學炙三月、直恐細心、然則荊卿真不諳于劍術也。陳明卿

論學文　　吳越春秋　王僚傳　　十一

闔閭內傳

趙曄

闔閭元年、始任賢使能、施恩行惠、以仁義聞於諸侯、仁未施、恩未行、恐國人不就、諸侯不信、乃舉伍子胥為行人、以客禮事之、而與謀國政。闔閭謂子胥曰、寡人欲強國霸王、何由而可。伍子胥膝進垂淚頓首曰、臣楚國之亡虜也。父兄棄捐、骸骨不葬、魂不血食、蒙罪受辱、來歸命於大王、幸不加戮、何敢與政事焉。闔閭曰、非夫子、寡人不免於縶禦之使、今幸奉一言之教、乃至於斯、何為中道生進退耶。子胥曰、臣聞謀議之臣、何足處於危亡之地、然憂除事定、必不為君主所親。闔閭曰、不然、寡人非子無所盡議、何得讓乎。吾國僻遠、顧在東南之地、險阻潤濕、又有江海之害、君無守禦、民無所依、倉庫不設、田疇不墾、為之奈何。子胥良久、對曰、臣聞治國之道、安君理民、是其上者。闔閭曰、安君治民、其術奈何。子胥曰、凡欲安君治民、興霸成王、從近制遠者、必先立城郭、設守備、實倉廩、治兵庫、斯則其術也。闔閭曰、善。夫築城郭、立倉庫、因地制宜、豈有天氣之數以威鄰國者乎。子胥曰、有。闔閭曰、寡人委計於子。子胥乃使相土嘗水、象天法地、造築大城、周迴四十七里、陸門八、以象天八風、水門八、以法地八聰。築小城、周十里、陵門三、不開東面者、欲以絕越明也。立閶門者、以象天門、通閶闔風也。立蛇門者、以象地戶也。闔閭欲西破楚、楚在西北、故立閶門以通天氣、因復名之破楚門。欲東并大越、越在東南、故立蛇門以制敵國。吳在辰、其位龍也、故小城南門上反羽為兩鯢鱙、以象龍角。越在巳地、其位蛇也、故南大門上有木蛇、北向首內、

吳越春秋闔閭內傳　　十二

誠屬於吳也城郭以成倉庫以具闔閭復使子胥屈蓋餘燭傭習術戰
騎射御之巧未有所用請干將鑄作名劍二枚干將者吳人也與歐冶
子同師俱能為劍越前來獻三枚闔閭得而寶之以故使劍匠作為二
枚一曰干將二曰莫耶莫耶干將之妻也干將作劍來五山之鐵精六
合之金英候天伺地陰陽同光百神臨觀天氣下降而金鐵之精不銷
淪流於是干將不知其由莫耶曰子以善為劍聞於王使子作劍三月
不成其有意乎干將曰吾不知其理也莫耶曰夫神物之化須人而成
今夫子作劍得無得其人而後成乎干將曰昔吾師作冶金鐵之類不
銷夫妻俱入冶爐中然後成物至今後世即山作冶麻絰葌服然後敢
鑄金於山今吾作劍不變化者其若斯耶莫耶曰師知爍身以成物吾

何難哉於是干將妻乃斷髮剪爪投於爐中使童女童男三百人鼓橐
裝炭金鐵刀濡遂以成劍陽曰干將陰曰莫耶陽作龜文陰作漫理干
將匿其陽出其陰而獻之闔閭甚重既得寶劍適會魯使季孫聘於吳
闔閭使掌劍大夫以莫耶獻之季孫拔劍之鍔中缺者大如黍米歎曰
美哉劍也雖上國之師何能加之夫劍之成也吳霸有缺則亡矣我雖
好之其可受乎不受而去闔閭既寶莫耶復命於國中作金鉤令曰能
為善鉤者賞之百金吳作鉤者甚衆而有人貪王之重賞也殺其二子
以血釁金遂成二鉤獻於闔閭詣宮門而求賞王曰為鉤者衆而子獨
求賞何以異於衆夫子之鉤乎作鉤者曰吾之作鉤也貪而殺二子釁
成二鉤王乃舉衆鉤以示之何者是也王鉤甚多形體相類不知其所

在於是鉤師向鉤而呼二子之名吳鴻扈稽我在於此王不知汝之神
也聲絕於口兩鉤俱飛著父之胸吳王大驚曰嗟乎寡人誠負於子乃
賞百金遂服而不離身六月欲用兵會楚之白喜（史記作伯嚭）來奔吳王問子胥曰
白喜何如人也子胥曰白喜者楚白州犁之孫平王誅州犁喜因出奔
聞臣在吳而來也闔閭曰州犁何罪子胥曰白州犁楚之左尹號曰郄
宛事平王平王幸之常與盡日而語襲朝而食費無忌望而妬之因謂
平王曰王愛幸宛一國所知何不為酒一至宛家以示群臣於宛之厚
平王曰善乃具酒於郄宛之舍無忌教宛曰平王甚毅猛而好兵子必
故陳兵堂下門庭宛信其言因而為之及平王往而大驚曰宛何等也
無忌曰殆且有篡殺之憂王急去之事未可知平王大怒遂殺郄宛諸

侯聞之莫不歎息喜聞臣在吳故來請見之闔閭見白喜而問曰寡人
國僻遠東濱海側聞子前人為楚荊之暴怒費無忌之讒口不遠吾國
而來於斯將何以教寡人喜曰楚國之失虜前人無罪橫被暴誅臣聞
大王收伍子胥之窮厄不遠千里故來歸命惟大王賜其死闔閭傷之
以為大夫與謀國事吳大夫被離承宴問子胥曰何見而信喜子胥曰
吾之怨與喜同子不聞河上歌乎同病相憐同憂相救驚翔之鳥相隨
而集瀨下之水因復俱流胡馬望北風而立越燕向日而熙誰不愛其
所近悲其所思者乎被離曰君之言外也豈有內意以決疑乎子胥曰
吾不見也被離曰吾觀喜之為人鷹視虎步專功擅殺之性不可親也
子胥不然其言與之俱事吳王

二年吳王前既殺王僚又憂慶忌之在隣國恐合諸侯來伐闔閭子胥曰吾專諸之事於寡人厚矣今聞公子慶忌有計於諸侯吾食不甘味臥不安席以付於子子胥曰臣不忠無行而與大王圖王僚於私室之中今復欲討其子恐非皇天之意闔閭曰昔武王討紂而後殺武庚周人無怨色今若斯議何及夫子子胥曰臣事君王將遂吳統又何懼焉臣之所厚其人者細人也願從於謀吳王曰吾之憂也其敵有萬人之力豈細人之所能謀乎子胥曰其細人之謀事而有萬人之力也王曰其為何誰子以言之子胥曰姓要名離臣昔嘗見曾折辱壯士椒丘訢也王曰辱之奈何子胥曰椒丘訢者東海上人也為齊王使於吳過淮津欲飲馬於津津吏曰水中有神見馬即出以害其馬君勿飲也訢曰壯士所當何神敢干乃使從者飲馬於津水神果取其馬馬沒椒丘訢大怒袒裼持劍入水求神決戰連日乃出眇其一目遂之吳會於友人之喪訢恃其與水戰之勇也於友人之喪席而輕傲於士大夫言辭不遜有陵人之氣要離與之對坐合坐不忍其溢於力也時要離乃挫訢曰吾聞勇士之鬬也與日戰不移表與神鬼戰者不旋踵與人戰者不達聲生還死還不受其辱今子與神鬬於水亡馬失御又受眇目之病形殘名勇勇士所恥不即喪命於敵而戀其生猶傲色於我哉於是椒丘訢卒被詰責恨怒並發暝即往攻要離於是要離席闌至舍誡其妻曰我辱壯士椒丘訢於大家之喪餘恨蔚恚暝必來也慎無閉吾門至夜椒丘訢果往見其門不閉登其堂不關入其室不守放髮僵臥無所懼

訢乃手劍而捽要離曰子有當死之過者三子知之乎離曰不知子言子辱我於大家之眾一死也歸不關閉二死也臥不守御三死也子之三死之過欲無得怨要離曰吾無三死之過子有三不肖之愧子知之乎訢曰不知要離曰吾辱子於千人之眾子無敢報一不肖也入門不咳登堂無聲二不肖也前拔子劍手挫捽吾頭乃敢大言三不肖也子有三不肖而威於我豈不鄙哉於是椒丘訢投劍而歎曰吾之勇也人莫敢眥占者離乃加吾之上此天下壯士也臣聞要離若斯誠以聞矣吳王曰願承宴而待焉子胥乃見要離曰吳王聞子高義惟一臨之乃與子胥見吳王王曰子何為者要離曰臣國東千里之人臣細小無力迎風則僵負風則伏大王有命臣敢不盡力吳王心非子胥進此人良久默然不言要離即進曰大王患慶忌乎臣能殺之王曰慶忌之勇世所聞也筋骨果勁萬人莫當走追奔獸手接飛鳥骨騰肉飛拊膝數百里吾嘗追之於江駟馬馳不及射之闇接矢不可中今子之力不如也要離曰王有意焉臣能殺之王曰慶忌明智之人歸窮於諸侯不下諸侯之士要離曰臣聞安其妻子之樂不盡事君之義非忠也懷家室之愛而不除君之患者非義也臣詐以負罪出奔願王戮臣妻子斷臣右手慶忌必信臣矣王曰諾要離乃詐得罪出奔吳王乃取其妻子焚棄於市要離乃奔諸侯而行怨言以無罪聞於天下遂如衛求見慶忌見曰闔閭無道王子所知今戮吾妻子焚之於市無罪見誅吳國之事吾知其情願因王子之勇闔閭可得也何不與我東之於吳慶忌信其謀後

三月，恍練士卒逐之，兵將渡江於中流，要離力微，坐與上風，因風勢以矛鉤其冠，順風而刺慶忌。慶忌顧而揮之，三捽其頭於水中，乃加於膝上：嘻嘻哉，天下之勇士也，乃敢加兵刃於我。左右欲殺之，慶忌止之曰：此是天下勇士，豈可一日而殺天下勇士二人哉。乃誡左右曰：可令還吳，以旌其忠。於是慶忌死。要離渡至江陵，愍然不行。從者曰：君何不行。要離曰：殺吾妻子以事其君，非仁也；為新君而殺故君之子，非義也。重其死，不貴無義。今吾貪生棄行，非義也。夫人有三惡以立於世，吾何面目以視天下之士。言訖，遂投身於江。未絕，從者出之。要離曰：吾寧能不死。從者曰：君且勿死，以俟爵祿。要離乃自斷手足，伏劍而死。三年，吳將欲伐楚，未行。伍子胥、白喜相謂曰：吾等為王養士，畫其策謀，有利於

國，而王故伐楚，出其令，託而無興師之意，奈何？有頃，吳王問子胥、白喜曰：寡人欲出兵，於二子何如？子胥、白喜對曰：臣願用命。王內計二子皆怨楚深，恐以兵往破滅而已。登臺向南風而嘯，有頃而歎，群臣莫有曉王意者。子胥深知王之不定，乃薦孫子於王。孫子者，名武，吳人也，善為兵法，辟隱深居，世人莫知其能。胥乃明知鑒辨，知孫子可以折衝銷敵，乃一旦與吳王論兵，七薦孫子。吳王曰：子胥託言進士，欲以自納。而召孫子，問以兵法，每陳一篇，王不知口之稱善，其意大悅。問曰：兵法寧可以小試耶？孫子曰：可。可以小試於後宮之女。王曰：諾。孫子曰：得大王寵姬二人，以為軍隊長，各將一隊。令三百人皆被甲兜鍪，操劍盾而立，告以軍法，隨鼓進退，左右迴旋，使知其禁。乃令曰：一鼓皆振，二鼓操進，

三鼓為戰形。於是宮女皆掩口而笑。孫子乃親自操枹擊鼓，三令五申，其笑如故。孫子顧視，諸女連笑不止。孫子大怒，兩目忽張，聲如駭虎，髮上衝冠，項旁絕纓。顧謂執法曰：取鈇鑕。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信，將之罪也。既以約束，三令五申，卒不卻行，士之過也。軍法如何？執法曰：斬。武乃令斬隊長二人，即吳王之寵姬也。吳王登臺觀望，正見斬二愛姬，馳使下之令曰：寡人已知將軍用兵矣。寡人非此二姬，食不甘味，宜勿斬之。孫子曰：臣既已受命為將，將法在軍，君雖有令，臣不受之。孫子復撝鼓之，當左右進退迴旋規矩，不敢瞬目，二隊寂然無敢顧者。於是乃報吳王曰：兵已整齊，願王觀之。惟所欲用，使赴水火，猶無難矣，而可以定天下。吳王忽然不悅，曰：寡人知子善用兵，雖可以霸，然而無所

將軍罷兵就舍，寡人不願。孫子曰：王徒好其言，而不用其實。子胥諫曰：臣聞兵者凶事，不可空試。故為兵者，誅伐不行，兵道不明。今大王虔心思士，欲興兵戈以誅暴楚，以霸天下而威諸侯，非孫武之將，而誰能涉淮踰泗、越千里而戰者乎？於是吳王大悅，因鳴鼓會軍，集而攻楚。孫子為將，拔舒，殺吳亡將二公子蓋餘、燭傭，謀欲入郢。孫武曰：民勞，未可恃也。楚聞吳使孫子、伍子胥、白喜為將，楚國苦之，群臣皆怨，咸言費無忌讒殺伍奢、白州犁，而吳侵境不絕於寇，楚國群臣有一朝之患。於是司馬成乃謂子常曰：太傅伍奢、左尹白州犁，邦人莫知其罪，君與王謀誅之，流謗於國，至于今日，其言不絕，誠惑之。蓋聞仁者殺人以掩謗者，猶弗為也。今子殺人以興謗於國，不亦異乎？夫費無忌，楚之讒口，民莫知

其過今無辜殺三賢士以結怨於吳內傷忠臣之心外為鄰國所笑且
郤伍之家出奔於吳吳新有伍員白喜秉威銳志結讎於楚故彊敵之
亦已駭楚國有事子即危矣夫智者除讒以自安愚者受佞以自亡今
子受讒國以危矣子常曰是囊瓦之罪也敢不圖之九月子常與昭王共
誅費無忌遂滅其族國人乃謗止吳王有女（吳女名）滕玉因謀伐楚與夫人及
女會蒸魚王前嘗半而與女女怒曰王食魚辱我不忍久生乃自殺闔
閭痛之葬於國西閶門外鑿池積土文石為槨題湊為中金鼎玉杯銀
樽珠襦之寶皆以送女乃舞白鶴於吳市中令萬民隨而觀之還使男
女與鶴俱入羨門因發機以掩之殺生以送死國人非之湛盧之劍惡
闔閭之無道也乃去而出水行如楚楚昭王臥而寤得吳王湛盧之劍
於牀昭王不知其故乃召風湖子而問曰寡人臥覺而得寶劍不知其
名是何劍也風湖子曰此謂湛盧之劍昭王曰何以言之風湖子曰臣
聞吳王得越所獻寶劍三枚一曰魚腸二曰磐郢三曰湛盧魚腸之劍
已用殺吳王僚也磐郢以送其死女今湛盧入楚也昭王曰湛盧所以
去者何也風湖子曰臣聞越王元常（左傳史記俱作允常）使歐冶子造劍五枚以示薛燭燭
對曰魚腸劍逆理不順不可服也臣以殺君子以殺父故闔閭以殺王
僚一名磐郢亦曰豪曹不法之物無益於人故以送死一名湛盧五金
之英太陽之精寄氣託靈出之有神服之有威可以折衝拒敵然人君
有逆理之謀其劍即出故去無道以就有道今吳王無道殺君謀楚故
湛盧入楚昭王曰其直幾何風湖子曰臣聞此劍在越之時客有酬其

直者有市之鄉三十駿馬千匹萬戶之都二是其一也薛燭對曰赤堇
之山已令無雲若耶之溪深而莫測羣臣上天歐冶死矣雖傾城量金
珠玉盈河猶不能得此寶而況有市之鄉駿馬千匹萬戶之都何足言
也昭王大悅遂以為寶闔閭聞楚得湛盧之劍因斯發怒遂使孫武伍
胥白喜伐楚子胥陰令宣言於楚曰楚用子期為將吾即侍而殺之子
常用兵吾即去之楚聞之因用子常退子期吳拔六與潛二邑
九年吳王謂子胥孫武曰始子言郢不可入今果何如二將曰夫戰借
勝以成其威非常勝之道吳王曰何謂也二將曰楚之為兵天下彊敵
也今臣與之爭鋒十亡一存而王入郢者天也臣不敢必吳王曰吾欲
復擊楚奈何而有功伍胥孫武曰囊瓦者貪而多過於諸侯而唐蔡怨
之王必伐得唐蔡何怨二將曰昔蔡昭公朝於楚有美裘二枚善珮二
枚各以一枚獻之昭王王服之以臨朝昭公自服一枚子常欲之昭公不
與子常三年留之不使歸國唐成公朝楚有二文馬子常欲之公不
與亦三年止之唐成相與謀從成公從者請馬以贖成公飲從者酒醉
之竊馬而獻子常常乃遣成公歸國羣臣誹謗曰君以一馬之故三年
自囚願賞竊馬之功於是成公常思報楚君臣未嘗絕口蔡人聞之固
請獻裘珮於子常蔡侯得歸如晉告訴以子元與太子質而請伐楚故
曰得唐蔡而可伐楚吳王於是使使謂唐蔡曰楚為無道虐殺忠良侵
食諸侯困辱二君寡人欲舉兵伐楚願二君有謀唐侯（左傳作蔡侯）使其子乾為質
於吳三國合謀伐楚舍吳（兵當作舟吳乘舟從淮來過蔡而舍之）於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水為陣子常遂濟

漢而陣自小別山至於大別山三不利自知不可進欲奔亡史皇曰今子常無故與王共殺忠臣三人天禍來下王之所致子常不應十月楚二師陣於柏舉闔閭之弟夫槩晨起請於闔閭曰子常不仁貪而少恩其臣下莫有死志追之必破矣闔閭不許夫槩曰所謂臣行其志不待命者其謂此也遂以其部五千人擊子常大敗走奔鄭楚師大亂吳師乘之遂破楚衆楚人未濟漢會楚人食吳因奔而擊破之雍澨（左傳作雍澨）五戰徑至於郢王追於吳寇（追當作迫）出固將亡與妹季芊（平王女）出河濉之間楚大夫尹固與王同舟而去吳師遂入郢求昭王王涉濉濟江入於雲中暮宿羣盜攻之以戈擊王頭大夫尹固隱王以背受之中肩（左傳作王孫由于）王懼奔鄖大夫鍾建負季芊以從鄖公辛得昭王大喜欲還之其弟懷怒曰昭王是我（此下脫文）

吳越春秋　闔閭內傳　二十

殺之謂其兄辛曰昔平王殺我父吾殺其子不亦可乎辛曰君討其臣敢讎之者夫乘人之禍非仁也滅宗廢祀非孝也動無令名非智也懷怒不解辛陰與其季弟巢以王奔隨吳兵逐之謂隨君曰周之子孫在漢水上者楚滅之謂天報其禍加罰於楚君何寶之（寶當作保）周室何罪而隱其賊能出昭王即重惠也隨君卜昭王與吳王不吉乃辭吳王曰今隨之僻小密近於楚楚實存我有盟至今未改若今有難而棄之今且安靜楚敢不聽命吳師多其辭乃退是時大夫子期雖與昭王俱亡陰與吳師為市欲出昭王王聞之得免即割子期心以與隨君盟而去吳王入郢止留伍胥以不得昭王乃掘平王之墓出其屍鞭之三百左足踐腹右手抉其目誚之曰誰使汝用讒諛之口殺我父兄豈不冤哉即令闔

閭妻昭王夫人伍胥孫武白喜亦妻子常司馬成之妻以辱楚之君臣也遂引軍擊鄭鄭定公前殺太子建而困迫子胥自此鄭定公大懼乃令國中曰有能還吳軍者吾與分國而治漁者之子應募曰臣能還之不用尺兵斗糧得一橈而行歌道中即還矣公乃與漁者之子橈子胥軍將至當道扣橈而歌曰蘆中人如是再子胥聞之愕然大驚曰何等謂與語公為何誰矣曰漁父者子吾國君懼怖令於國有能還吳軍者與之分國而治臣念前人與君相逢於途今從君乞鄭之國子胥歎曰悲哉吾蒙子前人之恩自致於此上天蒼蒼豈敢忘也於是乃釋鄭國還軍守楚求昭王所在日急申包胥亡在山中聞之乃使人謂子胥曰子之報讎其以甚乎子故平王之臣北面事之今於僇屍之辱豈道之

吳越春秋　闔閭內傳　廿一

極乎子胥曰為我謝申包胥曰日暮路遠倒行而逆施之於道也申包胥知不可乃之於秦求救楚晝馳夜趨足踵蹠劈裂裳裹膝鶴倚哭於秦庭七日七夜口不絕聲秦桓公素沉湎不恤國事申包胥哭已歌曰吳為無道封豕長蛇以食上國欲有天下政從楚起寡君出在草澤使來告急如此七日桓公大驚楚有賢臣如是吳猶欲滅之寡人無臣若斯者其亡無日矣為賦無衣之詩曰豈曰無衣與子同袍王於興師與子同讎包胥曰臣聞戾德無厭王不憂鄰國疆場之患逮吳之未定王其取分焉若楚遂亡於秦何利則亦亡君之土也願王以神靈存之世以事王秦伯使辭焉曰寡人聞命矣子且就館將圖而告包胥曰寡君今在草野未獲所伏臣何敢即安復立於庭倚牆而哭日夜不絕聲水

不入口秦伯為之垂涕即出師而送之
十年秦師未出越王元常恨闔閭破之檇里興兵伐吳吳在楚越盜掩
襲之六月申包胥以秦師至秦使公子子蒲子虎率車五百乘救楚擊
吳二子曰吾未知吳道使楚師前與吳戰而即會之大敗夫槩七月楚
司馬子成秦公子子蒲與吳王相守私以間兵伐唐滅之子胥久留楚
求昭王不去夫槩師敗卻退九月潛歸自立為吳王闔閭聞之乃釋楚
師欲殺夫槩奔楚昭王封夫槩於棠溪闔閭遂歸子胥孫武白喜留與
楚師於淮澨秦師又敗吳師楚子期將焚吳軍子西曰吾國父兄身戰
暴骨草野焉不收又焚之其可乎子期曰亡國失眾存沒所在又何殺
生以愛死死如有知必將乘煙起而助我如其無知何惜草中之骨而
亡吳國遂焚而戰吳師大敗子胥等相謂曰彼楚雖敗我餘兵未有所
損我者孫武曰吾以吳干戈西破楚逐昭王而屠荊平王墓割戮其尸
亦已足矣子胥曰自霸王以來未有人臣報讎如此者也行去矣吳軍
去後昭王反國樂師扈子非荊王信讒佞殺伍奢白州犁而寇不絕於
境至乃掘平王墓戮屍姦喜以辱楚君臣又傷昭王困迫幾為天下大
鄙然已愧矣乃援琴為楚作窮劫之曲以暢君之迫厄之暢達也其詞
曰王耶王耶何乖烈不顧宗廟聽讒孽任用無忌多所殺誅夷白氏族
幾滅二子東奔適吳越吳王哀痛助忉怛垂涕舉兵將西伐伍胥白喜
孫武決三戰破郢王奔發留兵縱騎虜荊闕楚荊骸骨遭發掘鞭辱腐
尸恥難雪幾危宗廟社稷滅嚴王何罪國幾絕卿士悽愴民惻悷吳軍

雖去悵不歡願王更隱撫忠節勿為讒口能謗褻昭王垂涕深知琴曲
之情扈子遂不復鼓矣子胥等過溧陽瀨水之上乃長太息曰吾嘗飢
於此乞食於一女子女子飼我遂投水而亡將欲報以百金而不知其
家乃投金水中而去有頃一老嫗行哭而來人問曰何哭之悲嫗曰吾
有女子守居三十不嫁往年擊綿於此遇一窮途君子而輒飯之而恐
事泄自投於瀨水今聞伍君來不得其償自傷虛死是故悲耳人曰子
胥欲報百金不知其家投金水中而去矣嫗遂取金而歸子胥歸吳吳
王聞三師將至治魚為鱠將到之日過時不至魚臭須臾子胥至闔閭
出鱠而食不知其臭王復重為之其味如故吳人作鱠者自闔閭之造
也諸將既從還楚因更名闔門曰破楚門復謀伐齊齊侯使女為質於
吳吳王因為太子波聘齊女女少思齊日夜號泣因乃為病闔閭乃起
北門名曰望齊門令女往遊其上女思不止病日益甚乃至殂落女曰
令死者有知必葬我於虞山之巔以望齊國闔閭傷之正如其言乃葬
虞山之巔是時太子亦病而死闔閭謀擇諸公子可立者未有定計波
太子夫差日夜告於伍胥曰王欲立太子非我而誰當立此計在君耳
伍子胥曰太子未有定我入則決矣闔閭有頃召子胥謀立太子子胥
曰臣聞祀廢於絕後興於有嗣今太子不祿早失侍御今王欲立太子
者莫大乎波秦之子夫差闔閭曰夫愚而不仁恐不能奉統於吳國子
胥曰夫差信以愛人端於守節敦於禮義父死子代經之明文闔閭曰
寡人從子立夫差為太子使太子屯兵守楚留止自治宮室立射臺於

里舉也。治平昌南城，宮在長樂。闔閭出入游臥，秋冬治於城中，春夏治於城外。治姑胥之臺，旦食䱉山，（[illegible]一作鮑山）晝游蘇臺，射於鷗陂，馳於游臺，（已闕又不北為之物）興樂石城，走犬長洲。斯止闔閭之霸時。於是太子定，因伐楚，破師拔番。楚懼吳兵復往，乃去郢，徙于蔿若。（句本字誤當作郢）當此之時，吳以子胥、白喜、孫武之謀，西破彊楚，北威齊晉，南伐於越。吳三賊楚已漸就𦒿，安使久不亡亦將亂矣。雖向欲

夫差內傳

趙曄

十一年，夫差北伐齊。齊使大夫高氏謝吳師曰：齊孤立於國，倉庫空虛，民人離散，齊以吳為彊輔，今未往告急，而吳見伐，請伏國人於郊，不敢陳戰爭之辭，惟吳哀齊之不濫也。吳師即還。

十二年，夫差復北伐齊。越王聞之，率眾以朝於吳，而以重寶厚獻太宰嚭。嚭喜，受越之賂，愛信越殊甚，日夜為言於吳王。王信用嚭之計。伍胥大懼，曰：是棄吳也。乃諫曰：越在心腹之病，不前除其疾，今信浮辭偽詐而貪齊，破齊譬由磐石之田，無立其苗也。願王釋齊而前越，不然悔之無及。吳王不聽，使子胥使於齊，通期戰之會。子胥謂其子曰：我數諫王，王不我用，今見吳之亡矣，汝與吾俱亡，亡無為也。乃屬其子於齊鮑氏而還。（鮑氏，鮑牧也，齊大夫[illegible]）太宰嚭既與子胥有隙，因讒之曰：子胥為彊暴力諫，願王少厚焉。王曰：寡人知之。未興師，會魯使子貢聘於吳。

十三年，齊大夫陳成恒欲弒簡公，陰憚高、國、鮑、晏，（鮑叔、晏嬰）故前興兵伐魯。魯君憂之。孔子忠之，召門人而謂之曰：諸侯有相伐者，丘常恥之。夫魯，父母之國也，丘墓在焉。今齊將伐之，子無意一出耶？子路辭出，孔子止之。子張、子石請行，孔子弗許。子貢辭出，孔子遣之。子貢北之齊，（史記子貢傳作[illegible]）見成恒，（田常）因謂曰：夫魯者，難伐之國，而君伐，過矣。成恒曰：魯何難伐也？子貢曰：其城薄以卑，其地狹以淺，其君愚而不仁，大臣無用，士惡甲兵，不可與戰。君不若伐吳。夫吳城厚而崇，池廣以深，甲堅士選，器飽弩勁，又使明大夫守之，此易邦也。成恒忿然作色曰：子之所難，人之所易也；子之所易，人之所

難而以教恒何也子貢曰臣聞君三封而三不成者大臣有所不聽者也今君又欲破魯以廣齊隳魯以自尊而君功不與焉是君上驕下恣羣臣而求以成大事難矣且夫上驕則犯臣驕則爭此君上於王有遽而下與大臣交爭如此則君立於齊危於累卵故曰不如伐吳且吳王剛猛而毅能行其令百姓習於戰守明於法禁齊遇為擒必矣今君悉四境之中出大臣以環之人民外死大臣內空是君上無彊敵之臣下無黔首之士孤主制齊者君也陳恒曰善雖然吾兵已在魯之城下矣吾去之吳大臣將有疑我之心為之奈何子貢曰君按兵無伐請為君南見吳王請之救魯而伐齊君因以兵迎之陳恒許諾子貢南見吳王謂吳王曰臣聞之王者不絶世而霸者無彊敵千鈞之重加銖而移今萬乘之齊而私千乘之魯而與吳爭彊臣竊為君恐焉且夫救魯顯名也伐齊大利也義存亡魯害暴齊而威彊晉則王不疑也吳王曰善雖然吾嘗與越戰棲之會稽入臣於吳不即誅之三年使歸夫越君賢主苦身勞力夜以接日內飾其政外事諸侯必將以報我之心子待我伐越而聽子子貢曰不可夫越之彊不過於魯吳之彊不過於齊王以伐越而不聽臣齊亦已私魯矣且畏小越而惡彊齊不勇也見小利而忘大害不智也臣聞仁人不困厄以廣其德智者不棄時以舉其功王者不絶世以立其義且夫畏越如此臣誠東見越王使出師以從下吏吳王大悅子貢東見越王王聞之除道郊迎身御至舍問曰此僻狹之國蠻夷之民大夫何索然若不辱乃至於此子貢曰君處故來越王句踐再拜稽首曰孤聞禍與福為鄰今大夫之弔孤之福矣孤敢不問其說子貢曰臣今者見吳王告以救魯而伐齊其心畏越且夫無報人之志而使人疑之拙也有報人之意而使人知之殆也事未發而聞之者危也三者舉事之大忌也越王再拜曰孤少失前人內不自量與吳人戰軍敗身辱遁逃上棲會稽下守海濱唯魚鱉見矣今大夫弔而身見之又發玉聲以教孤孤賴天之賜也敢不承教子貢曰臣聞明主任人不失其能直士舉賢不容於世故臨財分利則使仁涉患犯難則使勇用智圖國則使賢正天下定諸侯則使聖兵彊而不能行其威勢在上位而不能施其政令於下者其惡幾乎難矣臣竊自擇可與成功而至王者惟幾乎今吳王有伐齊晉之志君無愛重器以喜其心無惡卑辭以盡其禮而伐齊齊必戰不勝君之福也彼戰而勝必以其兵臨晉騎士銳兵弊乎齊重寶車騎羽毛盡乎晉則君制其餘矣越王再拜曰昔者吳王分其民之衆以殘吾國殺敗吾民鄙吾百姓夷吾宗廟國為墟棘身為魚鱉孤之怨吳深於骨髓而孤之事吳如子之畏父弟之敬兄此孤之死言也今大夫有賜故孤敢以報情孤身不安重席口不嘗厚味目不視美色耳不聽雅音既已三年矣焦脣乾舌苦身勞力上事羣臣下養百姓願一與吳交戰於天下平原之野正身臂而奮吳越之士繼踵連死肝腦塗地者孤之願也思之三年不可得也今內量吾國不足以傷吳外事諸侯而不能也願空國棄羣臣變容貌易姓名執箕帚養牛馬以事之孤雖知要領不屬手足異處四支布陳為鄉邑笑孤之

意出馬令大夫有賜存亡國舉死人孤賴天賜敢不待令乎子貢曰夫吳王為人貪功名而不知利害越王慥然避位子貢曰臣觀吳王為欲戰伐士卒不恩大臣內引讒人益衆夫子胥為人精誠中廉外明而知時不以身死隱君之過正言以忠君直行以為國其身死而不聽太宰嚭為人智而愚彊而弱巧言利辭以內其身善為詭詐以事其君知其前而不知其後順君之過以安其私是殘國傷君之佞臣也越王大悅子貢去越王送之金百鎰寶劍一良馬二子貢不受至吳謂吳王曰臣以下吏之言告於越王越王大恐曰昔者孤身不幸少失前人內不自量抵罪於吳軍敗身辱逋逃出走棲於會稽國為墟莽身為魚鼈賴大王之賜使得奉俎豆修祭祀死且不敢忘何謀之敢其志甚恐將使使者來謝於王子貢館五日越使果來曰東海役臣勾踐之使者臣種敢修下吏少聞於左右昔孤不幸少失前人內不自量獲罪上國軍敗身辱逋逃會稽賴王賜得奉祭祀死且不忘今竊聞大王興大義抑強救弱困暴齊而撫周室故使賤臣以奉前王所藏甲二十領屈盧之矛步光之劍以賀君吏若將遂大義弊邑雖小請悉四方之內士卒三千人以從下吏請躬披堅執銳以前受矢石君臣死無所恨矣吳王大悅乃召子貢曰越使果來請出士卒三千其君從之與寡人伐齊可乎子貢曰不可夫空人之國悉人之衆又從其君不仁也受幣許其師辭其君即可吳王許諾子貢去晉見定公曰臣聞慮不預定不可以應卒兵不預辦不可以勝敵今吳齊將戰戰而不勝越亂之必矣與戰而勝必以其兵臨晉君為之柰何定公曰何以待之子貢曰修兵伏卒以待之晉君許之子貢返魯吳王果與九郡之兵將與齊戰道出胥門因過姑胥之臺忽晝假寐於姑胥之臺而得夢及寤而起其心恬然悵焉乃命太宰嚭告曰寡人晝臥有夢覺而恬然悵焉請占之得無所憂哉夢入章明宮見兩鑑蒸而不炊兩黑犬嗥以南嗥以北兩鋘殖吾宮牆流水湯湯越吾宮堂後房鼓震篋篋有鍛工前園橫生梧桐子為寡人占之太宰嚭曰美哉王之興師伐齊也臣聞章者德鏘鏘也明者破敵聲聞功朗明也兩鑑蒸而不炊者大王聖德氣有餘也兩黑犬嗥以南嗥以北者四夷已服朝諸侯也兩鋘殖宮牆者農夫就成田夫耕也湯湯越宮堂者鄰國貢獻財有餘也後房篋篋鼓震有鍛工者宮女悅樂琴瑟和也前園橫生梧桐者樂府鼓聲也吳王大悅而其心不已召王孫駱問曰寡人忽晝夢為予陳之王孫駱曰臣鄙淺於道不能博大今王所夢臣不能占其有所知者東掖門亭長長城公弟（越絕長城公弟作越公弟子）公孫聖聖為人少而好游長而好學多見博觀知鬼神之情狀願王問之王乃遣王孫駱往請公孫聖曰吳王晝臥姑胥之臺忽然感夢覺而悵然使子占之急詣姑胥之臺公孫聖伏地而泣有頃而起其妻從旁謂聖曰子何性鄙希覩人王卒得急召涕泣如雨公孫聖仰天歎曰悲哉非子所知也今日壬午時加南方命屬上天不得逃亡非但自哀誠傷吳王妻曰子以道自達於主有道當行上以諫王下以約身今聞急召憂惑潰亂非賢人所宜公孫聖曰愚哉女子之言也吾受道十年隱身避害欲紹壽命不意

亭得急召中也自殺故悲與子相離耳遂去詣姑胥臺足王曰一人持
比伐齊吾道出胥門過姑胥之臺忽然晝夢子為占之其言吉凶公孫
聖曰臣不言身名全言之必死百段於王前然忠臣不顧其軀乃仰天
歎曰臣聞好船者必溺好戰者必亡臣好直言不顧於命願王圖之臣
聞章者戰不勝敗走傽偟也明者去昭昭就冥冥也入門見鍑蒸而不
炊者大王不得火食也兩黑犬嘷以南嘷以北者黑者陰也北者匿也
兩鍔殖宮牆者越軍入吳國伐宗廟掘社稷也流水湯湯越宮堂者宮
空虛也後房鼓震篋篋者坐太息也前園橫生梧桐者梧桐心空不為
用器但為盲僮與死人俱葬也願大王按兵修德無伐於齊則可銷也
遣下吏太宰嚭王孫駱解冠幘肉袒徒跣稽首謝於句踐國可安存也

身可不死矣吳王聞之索然作怒乃曰吾天之所生神之所使顧力士
石番以鐵鎚擊殺之聖乃仰頭向天而言曰吁嗟天知吾之冤乎忠而
獲罪身死無辜以葬我以為直者不如相隨為柱提我至深山後世相
屬為聲響於是吳王乃使門人提之蒸丘豺狼食汝肉野火燒汝骨東
風數至飛揚汝骸骨肉糜爛何能為聲響哉太宰嚭趨進曰賀大王喜災
已滅矣因舉行觴兵可以行吳王乃使太宰嚭為右校司馬王孫駱為
左校乃從句踐之師伐齊伍子胥聞之諫曰臣聞興十萬之眾奉師千
里百姓之費國家之出日數千金不念士民之死而爭一日之勝臣以
為危國亡身之甚且與賊居不知其禍外復求怨徼幸他國猶治救瘑
疥而棄心腹之疾發當死矣瘑疥皮膚之疾不足患也今齊陵遲千里

之外更歷楚趙之界齊為疾其疥耳越之為病乃心腹也不發則傷動
則有死願大王定越而後圖齊臣之言決矣敢不盡忠臣今年老耳目
不聰以狂惑之心無能益國竊觀金匱第八其可傷也吳王曰何謂也
子胥曰今年七月辛亥平旦大王以首事辛歲位也亥陰前之辰也合
壬子歲前合也利以行武武決勝矣然德在合斗擊丑丑辛之本也大
吉為白虎而臨辛功曹為太常所臨亥大吉得辛為九醜又與白虎并
重有人若以此首事前雖小勝後必大敗天地行殃禍不久矣吳王不
聽遂九月使太宰嚭伐齊軍臨北郊吳王謂嚭曰行矣無忘有功無赦
有罪愛民養士視如赤子與智者謀與仁者友太宰嚭受命遂行吳王
乃大夫被離問曰汝常與子胥同心合志并慮一謀寡人興師伐齊子

胥獨何言焉被離曰子胥欲盡誠於前王自謂老狂耳目不聰不知當
世之所行無益吳國王遂伐齊齊與吳戰於艾陵之上齊師敗績吳王
既勝乃使行人成好於齊曰吳王聞齊有沒水之慮帥軍來觀而齊興
師蒲草吳不知所安集設陣為備不意頗傷齊師願結和親而去齊王
曰寡人處此北邊無出境之謀今吳乃濟江淮踰千里而來侵我壤土
戮我眾庶賴上帝哀存國猶不至顛隕王今讓以和親敢不如命吳齊
遂盟而去吳王還乃讓子胥曰吾前王履德明達於上帝垂功用力為
子西結彊讎於楚今前王譬若農夫之艾殺四方蓬蒿以立名于荊蠻
斯亦大夫之力今大夫昏耄而不自安生變起詐怨惡而出出則罪吾
士眾亂吾法度欲以妖孽挫衄吾師賴天降哀齊師受服寡人豈敢自

殺其功乃前王之遺德神靈之祐福也若子於吳則何力焉伍子胥
臂大怒釋劍而對曰昔吾前王有不庭之臣以能遂疑計不陷於大難
今王播棄所患外不憂此孤僮之謀非霸王之事天所未棄必趨其
喜而近其大憂王若覺寤吳國世世存焉若不覺寤吳國之命斯促矣
員不忍稱疾辟易乃見王之為擒員誠前死掛吾目於門以觀吳國之
喪吳王不聽坐於殿上獨見四人向庭相背而倚王怪而視之群臣問
曰王何所見王曰吾見四人相背而倚聞人言則四分走矣子胥曰如
王言將失衆矣吳王怒曰子言不祥子胥曰非惟不祥王亦亡矣後五
日吳王復坐殿上望見兩人相對北向人殺南向人王問群臣曰
無所見子胥謂王何見王曰前日所見四人今日又見二人相對北向

人殺南向人子胥曰臣聞四人走叛也北向殺南向臣殺君也王不應
吳王置酒文臺之上群臣悉在太宰嚭執政越王侍坐子胥在焉王曰
寡人聞之君不賤有功之臣父不憎有力之子今太宰嚭為寡人有功
吾將爵之上賞越王慈仁忠信以孝事於寡人吾將復增其國以還助
伐之功於衆大夫如何群臣賀曰大王躬行至德虛心養士群臣並進
見難爭死名號顯著威震四海有功蒙賞亡國復存霸功王事咸被群
臣於是子胥據地垂涕曰於乎哀哉遭此默默忠臣掩口讒夫在側政
敗道壞諂諛無極邪說偽辭以曲為直舍讒攻忠將滅吳國宗廟既夷
社稷不食城郭丘墟殿生荊棘吳王大怒曰老臣多詐為吳妖孽乃欲
專權擅威獨傾吳國寡人以前王之故未忍行法今退自計無沮吳謀

子胥曰今臣不忠不信不得為前王之臣臣不敢愛身恐吾國之亡矣
昔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今大王誅臣參桀紂大王勉之臣
請辭矣子胥歸謂被離曰吾貫弓接矢於鄭楚之界越渡江淮自致於
斯前王聽從吾計破楚見凌之讎欲報前王之恩而至於此吾非自惜
禍將及汝被離曰未諫不聽自殺何益何如亡乎子胥曰亡臣安往吳
王聞子胥之怨恨也乃使人賜屬鏤之劍子胥受劍徒跣褰裳下堂中
庭仰天呼怨曰吾始為汝父忠臣立吳設謀破楚南服勁越威加諸侯
有霸王之功今汝不用吾言反賜我劍吾今日死吳宮為墟庭生蔓草
越人掘汝社稷安忘我乎昔前王不欲立汝我以死爭之卒得汝之願
公子多怨於我我徒有功於吳今乃忘我定國之恩反賜我死豈不謬

哉吳王聞之大怒曰汝不忠信為寡人使齊託汝子於齊鮑氏有我外
之心急令自裁孤不使汝得有所見子胥把劍仰天歎曰自我死後後
世必以我為忠上配夏殷之世亦得與龍逢比干為友遂伏劍而死吳
王乃取子胥屍盛以鴟夷之器投之於江中言曰胥汝一死之後何能
有知即斷其頭置高樓上謂之曰日月炙汝肉狂風飄汝眼炎光燒汝
骨魚鱉食汝肉汝骨變形灰有何所見乃棄其軀投之江中子胥因隨
流揚波依潮來往蕩激崩岸於是吳王謂被離曰汝常與子胥論寡人
之短乃髡被離而刑之王孫駱聞之不朝王召而問曰子何非寡人而
不朝乎駱曰臣恐耳王曰子以我殺子胥為重乎駱曰大王氣高子胥位
下王誅之臣命何異於子胥臣以此恐也王曰非聽宰嚭以殺子胥胥

國寡人也駱曰臣聞人君者必有敢諫之臣在上位者必有敢言之交夫子胥先王之老臣也不忠不信不得為前王臣吳王中心悷然悔殺子胥豈非宰嚭之讒子胥而欲殺之駱曰不可王若殺嚭此為二子胥也於是不誅

十四年夫差既殺子胥連年不熟民多怨恨吳王復伐齊闕為闌溝於（闕穿也）商魯之間北屬蘄西屬濟欲與魯晉合攻於黃池之上恐群臣復諫乃令國中曰寡人伐齊有敢諫者死太子友知子胥忠而不用太宰嚭佞而專政欲切言之恐罹尤也乃自諷諫激於王（諫法甚告）清旦懷丸持彈從後園而來衣袷履濡（袷當作合 治也）王怪而問之曰子何為袷衣濡履體如斯也太子友曰適游後園聞秋蜩之聲往而觀之夫秋蟬登高樹飲清露隨風撝撓長吟悲鳴自以為安不知螳螂超枝緣條曳腰聳距而稷其形夫螳螂翕心而進志在有利不知黃雀盈緣林徘徊枝陰蹞躞微進欲啄螳螂夫黃雀但知伺螳螂之有味不知臣挾彈危擲蹭蹬飛丸而集其背今臣但虛心志在黃雀不知空埳其旁闇忽埳中陷於深井臣故袷體濡履幾為大王取笑王曰天下之愚莫過於斯但貪前利不覩後患太子曰天下之愚復有甚者魯承周公之末有孔子之教守仁抱德無欲於鄰國而齊舉兵伐之不愛民命惟有所獲夫齊徒舉而伐魯不知吳悉境內之士盡府庫之財暴師千里而攻之夫吳徒知踰境征伐非吾之國不知越王將選死士出三江之口入五湖之中屠我吳國滅我吳宮天下之危莫過於斯也吳王不聽太子之諫遂北伐齊越王聞吳王伐齊使范蠡洩庸率師屯海通江以絕吳路敗太子友於始熊夷（始當作姑）通江淮轉襲吳遂入吳國燒姑胥臺徙其大舟（舟船也）吳敗齊師於艾陵之上還師臨晉與定公爭長未合邊候吳王夫差大懼合諸侯謀曰吾道遼遠無會前進孰利王孫駱曰不如前進則執諸侯之柄以求其志請王屬士以明其令勸之以高位辱之以不從令各盡其死夫差昏秣馬食士服兵被甲勒馬銜枚出火於造闔行而進吳師皆文犀長盾扁諸之劍方陣而行中校之軍皆白裳白髦素甲素羽之矰望之若荼王親秉鉞戴旗以陣而立左軍皆赤裳赤髦丹甲朱羽之矰望之若火右軍皆玄裳玄輿黑甲烏羽之矰望之如墨帶甲三萬六千雞鳴而定陣去晉軍一里天尚未明王乃親鳴金鼓三軍譁吟以振其旅其聲動天徙地晉大驚不出反距堅壘乃令童褐請軍曰兩軍邊兵接好日中無期今大王違於而造弊邑之軍壘敢請辭故吳王親對曰天子有命周室卑弱約諸侯貢獻莫入王府上帝鬼神而不可以告無姬姓之所振懼遣使來告冠蓋不絕於道始周依負於晉故忽於夷狄會晉今反叛如斯吾是以蒲服就君不肯長弟徒以爭彊孤進不敢去君不命長為諸侯笑孤之事君決在今日不得事君命在今日矣敢煩使者往來孤躬親聽命於藩籬之外童褐將還吳王躡左足與褐決矣及報與諸侯大夫列坐於晉定公前既以通命乃告趙鞅曰臣觀吳王之色類有大憂小則嬖妾嫡子死否則吳國有難大則越人入不得還也其意有愁毒之憂進退輕難不可與戰主君宜許之以前期無以爭行而危國也然不可徒許必

明其信趙鞅許諾入謂定公曰姬姓於周吳爲先老可長以盡國禮定公許諾命董褐復命於是吳王愧晉之義乃退幕而會二國君臣並在吳上稱公前晉侯次之羣臣畢盟吳既長晉而還未踰於黃池越聞吳王久留未歸乃悉士衆將踰章山濟三江而欲伐之吳又恐齊宋之爲害乃命王孫駱告勞于周曰昔楚不承供貢辟遠兄弟之國吾前君闔閭不忍其惡帶劍挺鈹與楚昭王相逐於中原天舍其忠楚師敗績今齊不賢於楚又不恭王命以遠辟兄弟之國夫差不忍其惡被甲帶劍徑至艾陵天福於吳齊師還鋒而退夫差豈敢自多其功是文武之德所祐助時歸吳不熟於歲遂緣江泝淮開溝深水出於商魯之間而歸告於天子執事周王答曰伯父令子來乎盟國一人則依矣余實嘉之

吳越春秋夫差內傳

伯父若能輔余一人則兼受永福周室何憂焉乃賜弓弩王阼以增號吳王還歸自池息民散兵

二十年越王興師伐吳吳與越戰於檇李吳師大敗軍散死者不可勝計越追破吳吳王困急使王孫駱稽首請成如越之來也越王對曰昔天以越賜吳吳不受也今天以吳賜越其可逆乎吾請獻句甬東之地吾與君爲二君乎吳王曰吾之在周禮前王一飯如越王不忘周室之義而使爲附邑亦寡人之願也行人請成列國之義惟君王有意焉大夫種曰吳爲無道今幸擒之願王制其命越王曰吾將殘汝社稷夷汝宗廟吳王默然請成七反越王不聽

二十三年十月越王復伐吳吳國困不戰士卒分散城門不守遂屠吳吳王率羣臣遁去晝馳夜走三日三夕達於秦餘杭山胸中愁憂目視茫茫行步猖狂腹餒口飢顧得生稻而食之伏地而飲水顧左右曰此何名也對曰是生稻也吳王曰是公孫聖所言不得火食走偉偉也王孫駱曰飽食而去前有胥山西坂中可以匿止王行有頃因得生瓜已熟吳王掇而食之謂左右曰何冬而生瓜近道人不食何也左右曰謂糞種之物人不食也吳王曰何謂糞種左右曰盛夏之時人食生瓜起居道傍子復生秋霜惡之故不食吳王歎曰子胥所謂旦食者也謂太宰嚭曰吾戮公孫聖投胥山之巔吾以畏責天下之慚吾足不能進心不能往太宰嚭曰死與生敗與成故有避乎王曰然曾無所知乎子試前呼之聖在當即有應吳王止秦餘杭山呼曰公孫聖聖三反呼聖從山

吳越春秋夫差內傳　　卅七

中應曰公孫聖三呼三應吳王仰天呼曰寡人豈可返乎寡人世世得聖也須臾越兵至三圍吳范蠡在中行左手提鼓右手操枹而鼓之吳王書其矢而射種蠡之軍辭曰吾聞狡兔以死良犬就烹敵國如滅謀臣必亡今吳病矣大夫何慮乎大夫種相國蠡急而攻大夫種書矢射之曰上天蒼蒼若存若亡越君句踐下臣種敢言之昔天以越賜吳吳不肯受是天所反句踐敬天而功既得返國今上天報越之功敬而受之不敢忘也且吳有大過六以至於亡王知之乎有忠臣伍子胥忠諫而身死大過一也公孫聖直說而無功大過二也太宰嚭愚而佞言輕而讒諛妄語恣口聽而用之大過三也夫齊晉無返逆行無僭侈之過而吳伐二國辱君臣毀社稷大過四也且吳與越同音共律上合星宿

下共一理而吳侵伐大過五也昔越親戕吳之前王罪莫大焉而幸伐之不從天命而棄其仇後為大患大過六也越王謹上如青天敢不如命大夫種謂越君曰中冬氣定天將殺戮不行天殺反受其殃越王敬拜曰諾今圖吳王將為何如大夫種曰君被五勝之衣帶步光之劍仗屈盧之矛瞋目大言以執之越王曰諾乃如大夫種辭吳王曰誠以今日聞命言有頃吳王不自殺越王復使謂曰何王之忍辱厚恥也世無萬歲之君死生一也今子尚有遺榮何必使吾師衆加刃於王吳王仍未肯自殺勾踐謂種蠡曰二子何不誅之種蠡曰臣人臣之位不敢加誅於人主願主急而命之天誅當行不可久留越王復瞋目怒曰死者人之所惡惡者無罪於天不負於人今君抱六過之罪不知愧辱而欲求生豈不鄙哉吳王乃太息四顧而望言曰諾乃引劍而伏之死越王謂太宰嚭曰子為臣不忠無信亡國滅君乃誅嚭并妻子吳王臨欲伏劍顧謂左右曰吾生既慙死亦愧矣使死者有知吾羞前君地下不忍覩忠臣伍子胥及公孫聖使其無知吾負於生死必連繴組以罩吾目恐其不蔽願復重羅繡三幅以為掩明生不昭我死勿見我形吾何可哉越王乃葬吳王以禮於秦餘杭山卑猶越王使軍士集于我戎之功人一隰土以葬之宰嚭亦葬卑猶之旁

勾踐伍員志在復仇終以入郢滅吳夫差辟父仇不報反以忘國其志先喪也故曰志氣見人此伍員服高看破勾踐處　黃仲霖

越王無余外傳

趙曄

越之前君無余者夏禹之末封也禹父鯀者帝顓頊之後鯀娶於有莘氏之女名曰女嬉年壯未孳嬉於砥山得薏苡而吞之意若為人所感因而妊孕剖脅而產高密家于西羌地曰石紐石紐在蜀西川也帝堯之時遭洪水滔滔天下沉漬九州閼塞四瀆壅閉帝乃憂中國之不康悼黎元之罹咎乃命四嶽乃舉賢良將任治水自中國至于條方莫薦人帝靡所任四嶽乃舉鯀而薦之於堯帝曰鯀負命毀族不可四嶽曰等之群臣未有如鯀者堯用治水受命九載功不成帝怒曰朕知不能也乃更求之得舜使攝行天子之政巡狩觀鯀之治水無有形狀乃殛鯀于羽山鯀投于水化為黃能因為羽淵之神舜與四嶽舉鯀之子高密四嶽謂禹曰舜以治水無功舉爾嗣考之勳禹曰俞小子敢悉考績以統天意惟委而已禹傷父功不成循江泝河盡濟甄淮乃勞身焦思以行七年聞樂不聽過門不入冠挂不顧履遺不躡功未及成愁然沉思乃案黃帝中經曆蓋聖人所記曰在于九山東南天柱號曰宛委赤帝在闕其巖之巔承以文玉覆以磐石其書金簡青玉為字編以白銀皆瑑其文禹乃東巡登衡嶽血白馬以祭不幸所求禹乃登山仰天而嘯因夢見赤繡衣男子自稱玄夷蒼水使者聞帝使文命于斯故來候之非厥歲月將告以期無為戲吟故倚歌覆釜之山東顧謂禹曰欲得我山神書者齋於黃帝巖嶽之下三月庚子登山發石金簡之書存矣禹退又齋三月庚子登宛委山發金簡之書案金簡玉字得通水之理

復返歸嶽乘四載以行川始於霍山徊集五嶽詩云信彼南山惟禹甸之遂巡行四瀆與益夔共謀行到名山大澤召其神而問之山川脈理金玉所有鳥獸昆蟲之類及八方之民俗殊國異域土地里數使益疏而記之故名之曰山海經禹三十未娶行到塗山（在陰山縣西北四十五里）恐時之暮失其度制乃辭云吾娶也必有應矣乃有白狐九尾造於禹禹曰白者吾之服也其九尾者王之證也塗山之歌曰綏綏白狐九尾痝痝我家嘉夷來賓為王成家成室我造彼昌天人之際於茲則行明矣哉禹因娶塗山謂之女嬌取辛壬癸甲（自辛至甲四日後往治水）禹行十月女嬌生子啟啟生不見父晝夕呱呱啼泣禹行使大章步東西豎亥度南北暢八極之廣旋天地之數禹濟江南省水理黃龍負舟舟中人怖駭禹乃啞然而笑曰我受命於天竭力以勞萬民生性也死命也爾何為者顏色不變謂舟人曰此天所以為我用龍曳尾舍舟而去南到計於蒼梧而見縛人禹拊其背而哭益曰斯人犯法自合如此哭之何也禹曰天下有道民不罹辜天下無道罪及善人吾聞一男不耕有受其飢一女不桑有受其寒吾為帝統治水土調民安居使得其所今乃罹法如斯此吾德薄不能化民證也故哭之悲耳於是周行寓內東造絕跡西延積石南踰赤岸北過寒谷徊崑崙察六扈脈地理名金石寫流沙於西隅決弱水於北漢青泉赤淵分入洞穴通江東流至於碣石疏九河於潛淵開五水於東北鑿龍門闢伊闕平易相土觀地分州殊方各進有所納貢民去崎嶇歸於中國堯曰俞以固冀於此乃號禹曰伯禹官曰司空賜姓姒氏領統州伯以巡十二部堯崩禹服三年之喪如喪考妣晝哭夜泣氣不屬聲堯禪位于舜舜薦大禹改官司徒內輔虞位外行九伯舜崩禪位命禹禹服三年形體枯槁面目黎黑讓位商均退處陽山之南（今潁川陽城是也）陰阿之北萬民不附商均追就禹之所狀若驚鳥揚天駭魚入淵晝歌夜吟登高號呼曰禹棄我如何所戴禹三年服畢哀民不得已即天子之位三載考功五年政定周行天下歸還大越登茅山以朝四方群臣一示中州諸侯防風後至斬以示眾示天下悉屬禹也乃大會計治國之道內美釜山州慎之功外演聖德以應天心遂更名茅山曰會稽之山因傳國政休養萬民國號曰夏后封有功爵有德惡無細而不誅功無微而不賞天下喁喁若兒思母子歸父而留越恐群臣不從言曰吾聞食其實者不傷其枝

飲其水者不濁其流吾獲覆釜之書得以除天下之災令民歸於里閭其德彰彰若斯豈可忘乎乃納言聽諫安民治室居靡山伐木為邑畫作印橫木為門調權衡平斗斛而治示民以為法度鳳凰棲於樹鸞鳥巢於側麒麟步於庭百鳥佃於澤遂已耆艾將老歎曰吾晏歲年暮壽將盡矣止絕斯矣命群臣曰吾百世之後葬我會稽之山葦槨桐棺穿壙七尺下無及泉墳高三尺土階三等葬之後曰無改畝以為居之者樂為之者苦禹崩之後眾瑞並去天美禹德而勞其功使百鳥還為民田大小有差進退有行一盛一衰往來有常禹崩傳位與益益服三年思禹未嘗不言喪畢益避禹之子啟於箕山之陽諸侯去益而朝啟曰吾君帝禹子也啟遂即天子之位治國於夏遵禹貢之美悉九州之土

以種五穀累歳不絶將使以歳時春秋而祭禹於越立宗廟於南山之上禹以下六世而得帝少康少康恐禹祭之絶祀乃封其庶子於越號曰無余余始受封人民山居雖有鳥田之利租貢纔給宗廟祭祀之費乃復隨陵陸而耕種或逐禽鹿而給食無余質樸不設宮室之飾從民所居春秋祠禹墓於會稽無余傳世十餘末君微劣不能自立轉從衆庶為編戶之民禹祀斷絶十有餘歳有人生而言語其語曰鳥禽呼嚥喋嚥喋指天向禹墓曰我是無余君之苗末我方修前君祭祀復我禹墓之祀為民請福於天以通鬼神之道衆民悅喜皆助奉禹祭四時致貢因共封立以承越君之後復夏王之祭安集鳥田之瑞以為百姓請命自後稍有君臣之義號曰無壬壬生無譯譯專心守國不失上天之命無譯卒或為夫譚夫譚生元常常立當吳王壽夢諸樊闔閭之時越之興霸自元常矣

越世家二十餘世至於允常高氏越史曰夏自少康至桀中十一世按少康元年壬午至周敬王元年壬午凡一千五百六十一年吳之伐越見春秋昭公三十二年敬王十年也至是二千五百七十年矣越之傳國至於元常何止二十餘世耶　黃仲霖

句踐入臣外傳　趙曄

越王句踐五年五月與大夫種（大夫種姓文氏字會）范蠡（蠡字少伯）入臣於吳羣臣皆送至浙江之上臨水祖道（祖道行也）軍陣固陵（固陵今西興）大夫文種前為祝其詞曰皇天祐助前沈後揚為德根憂為福堂威人者滅服從者昌王雖牽致其後無殃君臣生離感動上皇衆夫哀悲莫不感傷臣請薦脯行酒三觴越王仰天太息舉杯垂涕默無所言種復前祝曰大王德壽無疆無極乾坤受靈神祇輔翼我王厚之祉祐在側德銷百殃利受其福去彼吳庭來歸越國觴酒既升請稱萬歳越王曰孤承前王餘德守國於邊幸蒙諸大夫之謀遂保前王丘墓今遭辱恥為天下笑將孫之罪耶諸大夫之責也吾不知其咎願二三子論其意大夫扶同曰何言之鄙也昔湯繫於夏臺伊尹不離其側文王囚於石室太公不棄其國興衰在天存亡繫於人湯改儀而媚於桀文王服從而幸於紂夏殷恃力而虐二聖兩君屈己以得天道故湯王不以窮自傷周文不以困為病越王曰昔堯任舜禹而天下治雖有洪水之害不為人災變異不及於民豈況於人君乎大夫苦成曰不如君王之言天有曆數德有薄厚黃帝不讓堯傳天子三王臣殺其君五霸子弒其父德有廣狹氣有高下今之世猶人之市置貨以設詐抱謀而待敵不幸陷厄求伸而已大王不覽於斯而懷喜怒越王曰任人者不辱身自用者危其國大夫皆前圖未然之端傾敵破讎坐招泰山之福今寡人守窮若斯而云湯文困厄後必霸何言之違禮儀夫君子爭寸陰而棄珠玉今寡人冀得免於軍旅之憂而復反係獻

人之手身為僕隸妻為僕妾往而不返客死敵國若魂魄有愧於前君其無知體骨棄捐何大夫之言不合於寡人之意於是大夫種范蠡曰聞古人曰居不幽志不廣形不愁思不遠聖王賢主皆遇困厄之難蒙不赦之恥身居而名尊軀辱而聲榮處卑而不以為惡居危而不以為薄五帝德厚無窮厄之恨然尚有泛濫之憂三守暴困之辱（卅下疑有闕文）不離三獄之困泣涕而受冤行哭而為隸演易作卦天道祐之時過於期否終則泰諸侯並救王命見赦朱鬣玄狐（當作玄豹）輔臣結髮拆獄破械反國修德遂討其讐擢假海內若覆手背天下宗之功垂萬世大王屈厄臣誠盡謀夫截骨之劍無削剟之利臽鐵之矛無分髮之便建策之士無暴興之說今臣遂天文案墜籍二氣共萌存亡異處彼興則我辱我霸則彼亡二

國爭道未知所就君王之危天道之數何必自傷哉夫吉者凶之門福者禍之根今大王雖在危困之際孰知其非暢達之兆哉大夫計硯曰今君王國於會稽窮於入吳言悲辭苦羣臣泣之雖則恨悵之心莫不感動而君王何為謾辭譁說用而相欺臣誠不取越王曰寡人將去入吳以國累諸侯大夫願各自述吾將屬焉大夫皐如曰臣聞大夫種忠而善慮民親其知士樂為用今委國一人其道必守何順心佛命羣臣（音咈）大夫曳庸（左傳作后庸國語作舌庸）曰大夫文種者國之梁棟君之爪牙夫驥不可與匹馳日月不可並照君王委國於種則萬綱千紀無不舉者越王曰夫國者前王之國孤力弱勢劣不能遵守社稷奉承宗廟吾聞父死子代君亡臣親今事棄諸大夫客官於吳委國歸民以付二三子吾之由也亦子之憂

也君臣同道父子共氣天性自然豈得以在者盡忠亡者為不信乎何諸大夫論事一合一離令孤懷心不定也夫推國任賢度功績成者君之命也奉教順理不失分者臣之職也吾顧諸大夫以其所能而云委質而已於乎悲哉計硯曰君王所陳者固其理也昔湯入夏付國於文祀西伯之殷委國於一老今懷夏將滯志在於還夫適市之妻教嗣糞除出亡之君勑臣守禦子問以事臣謀以能今君王欲士之所志各陳其情舉其能者議其宜也越王曰大夫之論是也吾將逝矣願諸君之風大夫種曰夫內修封疆之役外修耕戰之備荒無遺土百姓親附臣之事也大夫范蠡曰輔危主存亡國不恥屈厄之難安守被辱之地往而必反與君復讐者臣之事也大夫苦成曰發君之令明君之德窮與

俱厄進與俱霸統煩理亂使民知分臣之事也大夫曳庸曰奉令受使結和諸侯通命達旨賂往遺來解憂釋患使無所疑出不忘命入不被尤臣之事也大夫皓進曰一心齊志上與等之下不違令動從君命脩德履義守信溫故臨非決疑君誤臣諫直心不撓舉過列平不阿親戚不私於外推身致君終始一分臣之事也大夫諸稽郢曰望敵設陣飛矢揚兵履腹涉屍血流滂滂貪進不退二師相當破敵攻衆威凌百邦臣之事也大夫皐如曰脩德行惠撫慰百姓身臨憂勞動輒躬親弔死存疾救活民命蓄陳儲新食不二味國富民實為君養器臣之事也大夫計硯曰候天察地紀歷陰陽觀變參災分別妖祥日月含色五精錯行福見知吉妖出知凶臣之事也越王曰孤雖入於北國為吳窮虜有

諸大夫懷德抱術各守一分以保社稷孤何憂焉遂別於浙江之上羣臣垂泣莫不感哀越王仰天歎曰死者人之所畏若孤之聞死其於心脅中會無怵惕遂登船徑去終不返顧越王夫人乃據船哭顧烏鵲啄江渚之蝦飛去復來因哭而歌之曰仰飛鳥兮烏鳶凌玄虛兮翩翩集洲渚兮優恣啄蝦矯翮兮雲間任厥兮往還妾無罪兮負地有何辜兮譴天颿颿獨兮西往孰知返兮何年心惙惙兮若割淚泫泫兮雙懸又哀吟曰彼飛鳥兮鳶烏已迴翔兮翕蘇心在專兮素蝦何居食兮江湖徊復翔兮游颺去復返兮於乎始事君兮去家終我命兮君都終來遇兮何幸離我國兮去吳妻衣褐兮為婢夫去冕兮為奴歲遙遙兮難極冤悲痛兮心惻腸千結兮服膺於乎哀兮忘食願我身兮如鳥身翱翔

兮矯翼去我國兮心搖情憤惋兮誰識越王聞夫人怨歌心中內慟乃曰孤何憂吾之六翮備矣於是入吳見夫差稽首再拜稱臣曰東海賤臣勾踐上愧皇天下負后土不裁功力污辱王之軍士抵罪邊境大王赦其深辜裁加役臣使執箕箒誠蒙厚恩得保須臾之命不勝仰感俯愧臣勾踐叩頭頓首吳王夫差曰寡人於子亦過矣子不念先君之讎乎越王曰臣死則死矣惟大王原之伍胥在旁目若熛火聲如雷霆乃進曰夫飛鳥在青雲之上尚欲繳微矢以射之豈況近臥於華池集於庭廡乎今越王放於南山之中游於不可存之地幸來涉我壤土入吾梐梱此乃廚宰之成事食也豈可失之乎吳王曰吾聞誅降殺服禍及三世吾非愛越而不殺也畏皇天之咎教而赦之太宰嚭諫曰子胥明

於一時之計不過安國之道願大王遂其所執無拘羣小之口夫差遂不誅越王令駕車養馬秘於宮室之中二月吳王召越王入見越王伏於前范蠡立於後吳王謂范蠡曰寡人聞貞婦不嫁破亡之家仁賢不官絕滅之國今越王無道國已將亡社稷壞崩身死世絕為天下笑而子及主俱為奴僕來歸於吳豈不鄙乎吾欲赦子之罪子能改心自新棄越歸吳乎范蠡對曰臣聞亡國之臣不敢語政敗軍之將不敢語勇臣在越不忠不信今越王不奉大王命號用兵與大王相持至今獲罪君臣俱降蒙大王鴻恩得君臣相保願得入備掃除出給趨走臣之願也此時越王伏地流涕自謂遂失范蠡矣吳王知范蠡不可得為臣謂曰子既不移其志吾復置子於石室之中范蠡曰臣請如命吳王起入

宮中越王范蠡趨入石室越王服犢鼻著樵頭夫人衣無緣之裳施左關之襦夫斫剉養馬妻給水除糞灑掃三年不慍怒面無恨色吳王登遠高望見越王及夫人范蠡坐於馬糞之旁君臣之禮存夫婦之儀具王顧謂太宰嚭曰彼越王者一節之人范蠡一介之士雖在窮厄之地不失君臣之禮寡人傷之太宰嚭曰願大王以聖人之心哀窮孤之士吳王曰為子赦之後三月乃擇吉日而欲赦之召太宰嚭謀曰越之與吳同土連域勾踐愚黠親欲為賊寡人承天之神靈前王之遺德誅討越寇囚之石室寡人心不忍見而欲赦之於子奈何太宰嚭曰臣聞無德不復大王垂仁恩加越越豈敢不報哉願大王卒意越王聞之召范蠡告之曰孤聞於外心獨喜之又恐其不卒也范蠡曰大王安心事將

有意在王門第一今年十二月戊寅之日時加日出戊囚日也寅陰後之辰也合庚辰歲後會也夫以戊寅日聞喜不以其罪罰日也時加卯而賊戊功曹為騰蛇而臨戊謀利事在青龍青龍在勝光而臨酉死氣也而剋寅是時剋其日用又助之所求之事上下有憂此其非天網四張萬物盡傷者乎王何喜焉於是子胥諫吳王曰昔桀囚湯而不誅紂囚文王而不殺天道還反禍轉成福故夏為湯所誅殷為周所滅今大王既囚越君而不行誅臣謂大王惑之深也得無夏殷之患乎吳王遂召越王久之不見范蠡文種憂而占之曰吳王見擒也有頃太宰嚭出見大夫種范蠡而言越王復拘於石室伍子胥復諫吳王曰臣聞王者攻敵國克之則加以誅故後無報復之憂遂免子孫之患今越王已入石室宜早圖之後必為吳之患太宰嚭曰昔者齊桓割燕所至之地以貺燕公而齊君獲其美名宋襄濟河而戰春秋以多其義功立而名稱軍敗而德存今大王誠赦越王則功冠於五霸名越於前古吳王曰待吾疾愈方為太宰赦之後一月越王出石室召范蠡曰吳王疾三月不愈吾聞人臣之道主疾臣憂且吳王遇孤恩甚厚矣疾之無瘳惟公卜焉范蠡曰吳王不死明矣到己巳日當瘳惟大王留意越王曰孤所以窮而不死者賴公之策耳中復猶豫豈孤之志哉可與不可惟公圖之范蠡曰臣竊見吳王真非人也數言成湯之義而不行之願大王請求問疾得見因求其糞而嘗之觀其顏色當拜賀焉言其不死以瘳起日期之既言信後則大王何憂越王明日謂太宰嚭曰囚臣欲一見問疾太

宰嚭即入言於吳王王召而見之適遇吳王之便太宰嚭奉溲惡而出逢戶中越王因拜請嘗大王之溲以決吉凶即以手取其便與惡而嘗之因入曰下囚臣勾踐賀於大王王之疾至己巳日有瘳至三月壬申病愈吳王曰何以知之越王曰下臣嘗事師聞糞者順穀味逆時氣者死順時氣者生今者臣竊嘗大王之糞其惡味苦且楚酸是味也應春夏之氣臣以是知之吳王大悅曰仁人也乃赦越王得離其石室去就其宮室執牧養之事如故越王從嘗糞惡之後遂病口臭范蠡乃令左右皆食岑草以亂其氣其後吳王如越王期日疾愈心念其忠臨政之後大縱酒於文臺吳王出令曰今日為越王陳北面之坐群臣以客禮事之伍子胥趨出到舍上不御坐酒酣太宰嚭曰異乎今日坐者各有其詞不仁者逃其仁者留臣聞同聲相和同心相求今國相剛勇之人意者內慚至仁之存也而不御坐其亦是乎吳王曰然於是范蠡與越王俱起為吳王壽其辭曰下臣勾踐從小臣范蠡奉觴上千歲之壽辭曰皇在上令昭下四時并心察慈仁者大王躬親鴻恩立義行仁九德四塞威服群臣於乎休哉傳德無極上感太陽降瑞翼翼大王延壽萬歲長保吳國四海咸承諸侯賓服觴酒既升永受萬福於是吳王大悅明日伍子胥諫曰昨日大王何見乎臣聞內懷虎狼之心外執美詞之說但為外情以存其身豺不可謂廉狼不可謂親今大王好聽須臾之說不慮萬歲之患放棄忠直之言聽用讒夫之語不滅瀝血之仇不絕懷毒之怨猶縱毛爐炭之上幸其焦投卵千鈞之下望必全豈不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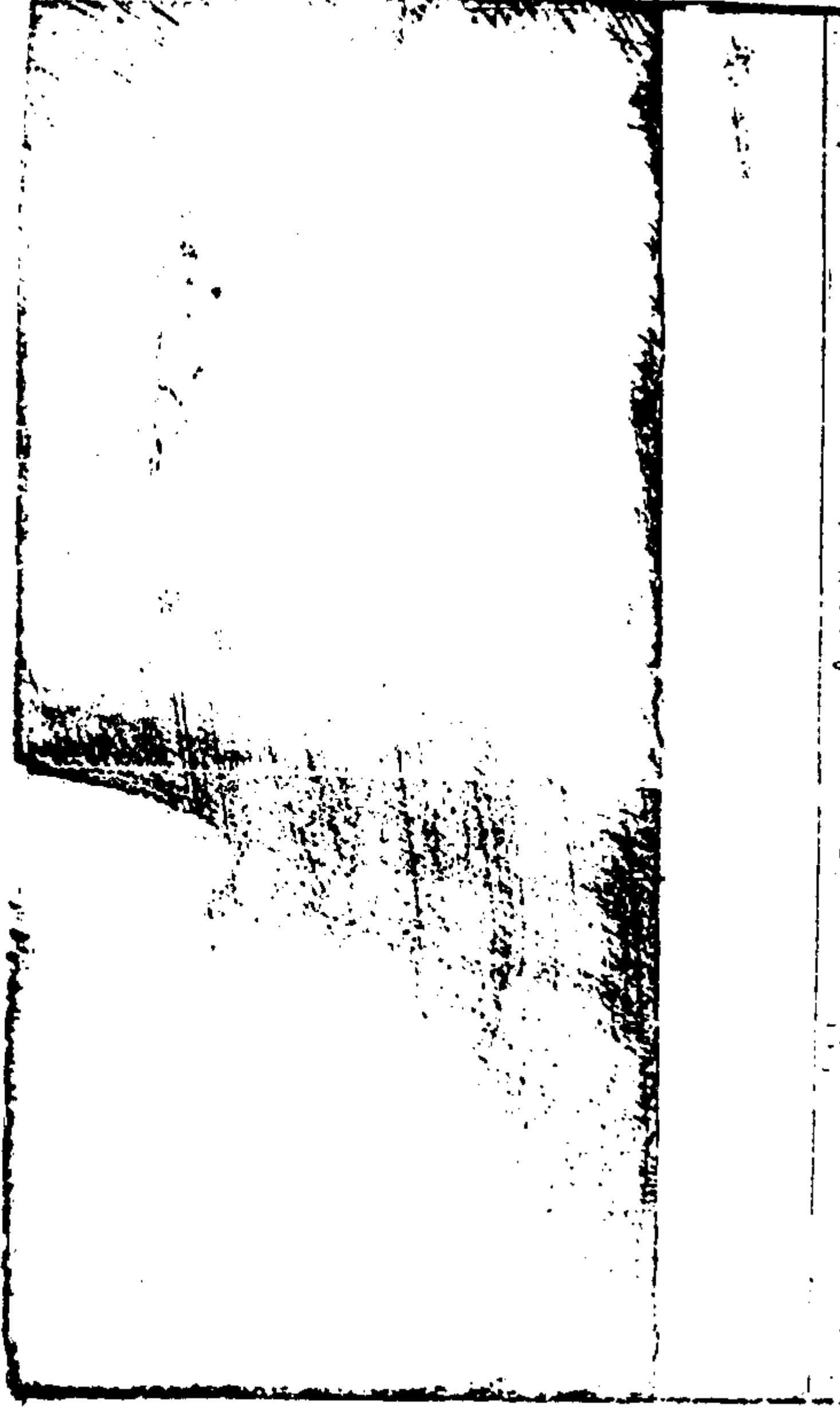
哉臣聞祭登高自知危然不知所以自安也前據白刄自知死而不知所以自存也惑者知返迷道不遠願大王察之吳王曰寡人有疾三月曾不聞相國一言是相國之不慈也又不進口之所嗜心不相思是相國之不仁也夫為人臣不仁不慈焉能知其忠信者乎越王迷惑棄守邊之事親將其臣民來歸寡人是其義也躬親為虜妻親為妾不慍寡人寡人有疾親嘗寡人之溲是其慈也虛其府庫盡其寶幣不念舊故是其忠信也三者既立以養寡人寡人曾聽相國而誅之是寡人之不智也而為相國快意耶豈不負皇天乎子胥曰何大王之言反也夫虎之卑勢將以有擊也狸之卑身將求所取也雉以眩移拘於網魚以有悅死於餌**且大王初臨政負玉門之第九誠事之敗無咎**矣

甲戌時加雞鳴甲戌歲位之會將也青龍在西德在土刑在金是日賊其德也知父將有不順之子君有逆節之臣大王以越王歸吳為重以飲溲食惡為惡以虛府庫為仁是故為無愛於人其不可親面聽貌觀以存其身今越王入臣於吳是其謀深也虛其府庫不見恨色是欺我王也下飲王之溲者是上食王之心也下嘗王之惡者是上食王之肝也大哉越王之崇吳吳將為所擒也惟大王留意察之臣不敢逃死以負前王一旦社稷丘墟宗廟荊棘其悔可追乎吳王曰相國置之勿復言矣寡人不忍復聞於是遂赦越王歸國送於蛇門之外羣臣祖道吳王曰寡人赦君使其返國必念終始王其勉之越王稽首曰今大王哀臣孤窮使得生全還國與種蠡之徒願死於轂下上天蒼蒼臣不敢負

吳王曰於乎吾聞君子一言不再今已行矣王勉之越王再拜王乃引越王登車范蠡執御遂去至三津之上仰天歎曰嗟乎孤之屯厄誰念復生渡此津也謂范蠡曰今三月甲辰時加日昳（日在未曰昳）孤蒙上天之命還歸故鄉得無後患乎范蠡曰大王勿疑直視道行越將有福吳當有憂至浙江之上望見大越山川重秀天地再清王與夫人歎曰（多說）吾已絕望永辭萬民豈料再還重復鄉國言竟掩面涕泣闌干此時萬姓咸歡羣臣畢賀

勾踐所以興者在去國時能不失羣臣之心人自為守故曰六翮備矣其飲溲嘗惡以求生還者念一反國而即成大事也至浙江之上俯仰之氣慨豈不雄哉（平來甫）

勾踐歸國外傳

趙曄

越王勾踐臣吳至歸越、勾踐七年也、百姓拜之於道曰、君王獨無苦矣、今王受天之福、復於越國、霸王之迹、自斯而起、王曰、寡人不慎天教、無德於民、今勞萬姓擁於岐路、將何德化以報國人、顧謂范蠡曰、今十有二月、己巳之日、時加禺中、孤欲以此到國、何如、蠡曰、大王且留、以臣卜日、於是范蠡進曰、異哉大王之擇日也、王當疾趨車馳人走、越王策馬飛輿、遂復宮闕、吳封地百里於越、東至炭瀆、西止周宗、南造於山、北薄於海、越王謂范蠡曰、孤獲辱連年、勢足以死、得相國之策、再返南鄉、今欲定國立城、人民不足、其功不可以興、爲之奈何、范蠡對曰、唐虞卜地、夏殷封國、古公營城周雒、威折萬里、德致八極、豈直欲破彊敵收鄰國乎、越王曰、孤不能承前君之制、修德自守、亡衆棲於會稽之山、請命乞恩、受辱被恥、囚結吳宮、幸來歸國、追以百里之封、將遵前君之意、復以會稽之上、而宜釋吳之地、范蠡曰、昔公劉去邰而德彰於夏、亶父讓地而名發於岐、今大王欲國樹都、并敵國之境、不處平易之都、據四達之地、將焉立霸王之業、越王曰、寡人之計未有決定、欲築城立郭、分設里閭、欲委屬於相國、於是范蠡乃觀天文、擬法於紫宮、築作小城、周千一百二十一步、一圓三方、西北立龍飛翼之樓、以象天門、東南伏漏石竇、以象地戶、陵門四達、以象八風、外郭築城而缺西北、示服事吳也、不敢壅塞、內以取吳、故缺西北、而吳不知也、北向稱臣、委命吳國、左右易處、不得其位、明臣屬也、城既成、而怪山自生者、琅琊東武海中山也、

一夕自來、故名怪山、范蠡曰、臣之築城也、其應天矣、崑崙之象存焉、越王曰、寡人聞崑崙之山、乃地之柱、上承皇天、氣吐宇內、下處后土、稟受無外、滋聖生神、嘔養帝會、故帝處其陽陸、三王居其正地、吾之國也、扁天地之壤、乘東南之維、斗去極北、非糞土之城、何能與王者比隆盛哉、范蠡曰、君徒見外、未見於內、臣乃承天門制城、合氣於后土、嶽象已設、崑崙故出、越之霸也、越王曰、苟如相國之言、孤之命也、范蠡曰、天地卒號、以著其實、名東武、起游臺其上、東南爲司馬門、立增樓冠其山巔、以爲靈臺、起離宮於淮陽、中宿臺在於高平、駕臺在於成丘、立苑於樂野、燕臺在於石室、齋臺在於襟山、勾踐之出游也、休息食室於冰廚、越王乃召相國范蠡、大夫種、大夫郢、問曰、孤欲以今日上明堂、臨國政、專恩致令、以撫百姓、何日可矣、惟三聖紀綱維持、范蠡曰、今日丙午日也、丙、陽將也、日吉矣、又因良時、臣愚以爲、可無始有終、得天下之中、大夫種曰、前車已覆、後車必戒、願王深察、范蠡曰、夫子故不一二見也、吾王今以丙午復初臨政、解救其本、是一宜、夫金制始、而火救其終、是二宜、蓋金之處、輔而及水、是三宜、君臣有差、不失其理、是四宜、王相俱起、天下立矣、是五宜、臣願急升明堂臨政、越王是日立政、翼翼小心、出不敢奢、入不敢侈、越王念復吳讎、非一旦也、苦身勞心、夜以接日、目臥則攻之以蓼、足寒則漬之以水、冬常抱冰、夏還握火、愁心苦志、懸膽於戶、出入嘗之、不絕於口、中夜潛泣、泣而復嘯、越王曰、吳王好服之離體、吾欲采葛、使女工織細布獻之、以求吳王之心、於子何如、群臣曰善、乃使國中男女

入山采葛以作黃絲之布欲獻之未及遣使吳王聞越王盡心自守食
不重味衣不重綵雖有五臺之游未嘗一日登翫吾欲因而賜之以書
增之以封東至於句甬西至於檇李南至於姑末北至於平原縱橫八
百餘里越王乃使大夫種索葛布十萬甘蜜九党文笥七枚狐皮五雙
晉竹十廋以復封禮吳王得之曰以越僻狄之國無珍今舉其貢貨而
以復禮此越小心念功不忘吳之效也夫越本興國千里吾雖封之未
盡其國子胥聞之退臥於舍謂侍者曰吾君失其石室之囚縱於南林
之中今但因虎豹之野而與荒外之草於吾之心其無損也吳王得葛
布之獻乃復增越之封賜羽毛之飾机杖諸侯之服越國大悅采葛之
婦傷越王用心之苦乃作苦之詩曰葛不連蔓棻台台我君心苦命更

之嘗膽不苦甘如飴令我采葛以作絲女工織兮不敢遲弱於羅兮輕
霏霏號絺素兮將獻之越王悅兮忘罪除吳王歡兮飛尺書增封益地
賜羽奇几杖茵褥諸侯儀羣臣拜舞天顏舒我王何憂能不移於是越
王內修其德外布其道君不名教臣不名謀民不名使官不名事國中
蕩蕩無有政令越王內實府庫墾其田疇民富國彊眾安道泰越王遂
師八臣與其四友時問政焉大夫種曰愛民而已越王曰奈何種曰利
之無害成之無敗生之無殺與之無奪越王曰願聞種曰無奪民所好
則利也民不失其時則成之省刑去罰則生之薄其賦斂則與之無多
臺游則樂之靜而無苛則喜之民失所好則害之農失其時則敗之有
罪不赦則殺之重賦厚斂則奪之多作臺游以罷民則苦之勞擾民力

則怒之臣聞善為國者遇民如父母之愛其子如兄之愛其弟聞有飢
寒為之哀見其勞苦為之悲越王乃緩刑薄罰省其賦斂於是人民殷
富皆有帶甲之勇九年正月越王召五大夫而告之曰昔者越國遁棄
宗廟身為窮虜恥聞天下辱流諸侯今寡人念吳猶躄者不忘走盲者
不忘視孤未知策謀惟大夫誨之扶同曰昔之亡國流民天下莫不聞
知今欲有計不宜前露其辭臣聞擊鳥之動故前俯伏猛獸將擊必餌
毛帖伏鷙鳥將搏必卑飛戢翼聖人將動必順辭和眾聖人之謀不可
見其象不可知其情臨事而伐故前無剽過之兵後無伏襲之患今大
王臨敵破吳宜損之辭無令泄也臣聞吳王兵強於齊晉而怨結於楚
大王宜親於齊深結於晉陰固於楚而厚事於吳夫吳之志猛驕而自

矜必輕諸侯而凌鄰國三國決權還為敵國必角勢交爭越承其弊因
而伐之可克也雖五帝之兵無以過此范蠡曰臣聞謀國破敵動觀其
符孟津之會諸侯曰可武王辭之方今吳楚結讎構怨不解齊雖不親
外為其救晉雖不附猶效其義夫內臣謀而決讎其策鄰國通而不絕
其援斯正吳之興霸諸侯之上尊臣聞峻高者隤茂葉者摧日中則移
月滿則虧四時不並盛五行不俱馳陰陽更唱氣有盛衰故溢堤之水
不淹其量熺乾之火不復其熾水靜則無漚瀴之怒火消則無熹毛之
熱今吳乘諸侯之威以號令於天下不知德薄而恩淺道狹而怨廣權
懸而智衰力竭而威折兵挫而軍退士散而眾解臣請按師整兵待其
壞敗隨而襲之兵不血刃士不旋踵吳之君臣為虜矣臣願大王匿聲

能見其動以觀其符大夫苦成曰大水能浮草木亦能沉之地能生萬物亦能殺之江海能容谿谷亦能朝之聖人能從衆亦能使之今吳承闔閭之軍制子胥之典教政平未虧戰勝未敗大夫嚭者狂佞之人達於策慮輕於朝事子胥力於戰伐死於諫議二人權必有壞敗願王虛心自匿無示謀計則吳可滅矣大夫浩曰今吳君驕臣奢民飽軍勇外有侵境之敵內有爭臣之震其可攻也大夫句如曰天有四時人有五勝昔湯武乘四時之利而制夏殷桓繆據五勝之便而列六國此乘其時而勝者也王曰未有四時之利五勝之便願各就職也

延國之後脩政忠政不為偷安苟且之抑留大業務求紐紡綜[illegible]之之謂與 余任臣

勾踐陰謀外傳　趙曄

越王句踐十年二月越王深念遠思侵辱於吳蒙天祉福得越國羣臣教誨各盡一策辭合意同句踐敬從其國已富反越五年未聞敢死之士或謂諸大夫愛其身惜其軀者乃登漸臺望觀其羣臣有憂與否相國范蠡大夫種句如之屬儼然列坐雖懷憂患不形顏色越王即鳴鐘驚檄而召羣臣與之盟曰寡人獲辱受恥上愧周王下慚晉楚幸蒙諸大夫之策得返國修政富民養士而五年未聞敢死之士雪仇之臣奈何而有功乎羣臣默然莫對者越王仰天歎曰孤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今孤親被奴囚之厄受囚破之恥不能自輔須賢任仁然後謀霸重賞諸臣大夫何易見而難使也於是計硯年少官卑列坐於後乃舉手

而趨蹈席而前進曰謬哉君王之言也非大夫易見而難使君王之不能使也越王曰何謂計硯曰夫官位財幣金賞者君之所輕也操鋒履刃艾命投死者士之所重也今王易財之所輕而責士之所重何其殆哉於是越王默然不悅而有愧色即辭羣臣進計硯而問曰孤之所得士心者何等計硯對曰夫君人尊其仁義者治之門也士民者君之根也闓門固根莫如正身正身之道謹左右左右者君之所以盛衰者也願王明選左右得賢而已昔太公九聲而足磻溪之餓人也西伯任之而王管仲魯之亡囚有貪分之毀齊桓得之而霸故傳曰失士者亡得士者昌願王審於左右何患羣臣之不使也越王曰吾使賢任能各殊其事孤虛心高望冀聞報復之謀今咸匿聲隱形不聞其語厥咎安在

計硯曰選賢實士各有一等遠使以難以效其誠內告以匿以知其信與之論事以觀其智飲之以酒以視其亂指之以使以察其能示之以色以別其態五色以設士盡其實人竭其智知其智盡實則君臣何憂越王曰吾以謀士效實人盡其智而士有未盡進辭有益寡人也計硯曰范蠡明而知內文種遠以見外願王請大夫種與深議則霸王之術在矣越王乃請大夫種而問曰吾昔日受夫子之言自免於窮厄之地今欲奉不羈之計以雪吾之宿讎何行而功乎大夫種曰臣聞高飛之鳥死於美食深泉之魚死於芳餌今欲伐吳必前求其所好參其所願然後能得其實越王曰人之所好雖其願何以定而制之死乎大夫種（史記作七術）曰夫欲報怨復讎破吳滅敵者有九術君王察焉越王曰寡人被辱懷憂內慙朝臣外愧諸侯中心迷惑精神空虛雖有九術安能知之大夫種曰夫九術者湯文得之以王桓穆得之以霸其攻城取邑易於脫屣願大王覽之種曰一曰尊天事鬼以求其福二曰重財幣以遺其君多貨賄以喜其臣三曰貴糴粟槀以虛其國利所欲以疲其民四曰遺美女以惑其心而亂其謀五曰遺之巧工良材使之起宮室以盡其財六曰遺之諛臣使之易伐七曰彊其諫臣使之自殺八曰君王國富而備利器九曰利甲兵以承其弊凡此九術君王閉口無傳守之以神取天下不難而況於吳乎越王曰善乃行第一術立東郊以祭陽名曰東皇公立西郊以祭陰名曰西王母祭陵山於會稽祀水澤於江州事鬼神一年國不被災越王曰善哉大夫之術願論其餘種曰吳王好起宮室用工不輟王選名山神材奉而獻之越王乃使木工千有餘人入山伐木一年師無所幸作士思歸皆有怨望之心而歌木客之吟一夜天生神木一雙大二十圍長五十尋陽為文梓陰為楩柟巧工施校制以規繩雕治圓轉刻削磨礱分以丹青錯畫文章嬰以白璧鏤以黃金狀類龍蛇文彩生光乃使大夫種獻之於吳王曰東海役臣臣孫勾踐使臣種敢因下吏聞於左右賴大王之力竊為小殿有餘材謹再拜獻之吳王大悅子胥諫曰王勿受也昔者桀起靈臺紂起鹿臺陰陽不和寒暑不時五穀不熟天與其災民虛國變遂取滅亡大王受之必為越王所戮吳王不聽遂受而起姑蘇之臺三年聚材五年乃成高見二百里行路之人道死巷哭不絕嗟嘻之聲民疲士苦人不聊生越王曰善哉第三術也

十一年越王深念永思惟欲伐吳乃請計硯問曰吾欲伐吳恐不能破早欲興師唯問於子計硯對曰夫興師舉兵必且內蓄五穀實其金銀滿其府庫厲其甲兵凡此四者必察天地之氣原於陰陽明於孤虛審於存亡乃可量敵越王曰天地存亡其要奈何計硯曰天地之氣物有死生原陰陽者物貴賤也明孤虛者知會際也審存亡者別真偽也越王曰何謂死生真偽乎計硯曰春種八穀夏長而養秋成而聚冬畜而藏夫天時有生而不救種是一死也夏長無苗二死也秋成無聚三死也冬藏無畜四死也雖有堯舜之德無如之何夫天時有生勸者老作者少反氣應數不失厥理一生也留意省察謹除苗穢穢除苗盛二生

也。時發揚物至則收。國無逃稅。民無失穗。三生也。倉已封塗。除陳入新。君樂臣歡。男女及信。四生也。夫陰陽者。太陰所居之歲。留息三年。貴賤見矣。夫孫聖者。謂天門地戶也。存亡者。君之道德也。越王曰。何子之年少。於物之長也。計硯曰。有美之士。不拘長少。越王曰。善哉子之道也。乃仰觀天文。集察緯宿。曆象四時。以下者上虛。設八倉。從陰收著。望陽出糶。筴其極計。三年五倍。越國熾富。勾踐歎曰。吾之霸矣。善計硯之謀也。

十二年。越王謂大夫種曰。孤聞吳王淫而好色。惑亂沉湎。不領政事。因此而謀可乎。種曰。可破。夫吳王淫而好色。宰嚭佞以曳心。往獻美女。其必受之。惟王選擇美女二人而進之。越王曰。善。乃使相者國中。得苧蘿山鬻薪之女。曰西施鄭旦。飾以羅縠。教以容步。習於土城。臨於都巷。三年學服而獻於吳。乃使相國范蠡進曰。越王勾踐竊有二遺女。越國洿下困迫。不敢稽留。謹使臣蠡獻之。大王不以鄙陋寑容。願納以供箕箒之用。吳王大悅曰。越貢二女。乃勾踐之盡忠於吳之證也。子胥諫曰。不可。王勿受也。臣聞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昔桀易湯而滅。紂易文王而亡。大王受之。後必有殃。臣聞越王朝書不倦。晦誦竟夜。且聚敢死之士數萬。是人不死。必得其願。越王服誠行仁。聽諫進賢。是人不死。必成其名。越王夏被毛裘。冬御絺綌。是人不死。必為對隙。臣聞賢士國之寶。美女國之咎。夏亡以妹喜。殷亡以妲己。周亡以褒姒。吳王不聽。遂受其女。越王曰。善哉。第三術也。

十三年。越王深大夫種曰。孤蒙子之術。所圖者吉。未嘗有不合也。今欲復謀吳。奈何。種曰。君王自陳越國微鄙。年穀不登。願王請糴以入其意。天若棄吳。必許于矣。越乃使大夫種使吳。因宰嚭求見吳王。辭曰。越國洿下。水旱不調。年穀不登。人民饑乏。道薦飢餒。願從大王請糴。來歲即復太倉。惟大王救其窮窘。吳王曰。越王信誠守道。不懷二心。今窮歸愬。吾豈愛惜財寶。奪其所願。子胥諫曰。不可。非吳有越。越必有吳。吉往則凶來。是養生寇而破國家者也。與之不為親。不與未成冤。且越有聖臣范蠡。勇以善謀。將有修飾攻戰。以伺吾間。觀越王之使使來請糴者。非國貧民困而請糴也。以入吾國。伺吾王間也。吳王曰。寡人卑服越王。而有其眾。懷其社稷。以愧勾踐。勾踐氣服。為駕車卻行馬前。諸侯莫不聞知。今吾使之歸國。奉其宗廟。復其社稷。豈敢有反吾之心乎。子胥曰。臣聞士窮非難抑心下人。其後有激人之色。臣聞越王飢餓。民之困窮。可因而破也。今不用天之道。順地之理。而反輸之食。固君之命。狐雉之相戲也。夫狐卑體而雉信之。故狐得其志。而雉必死。可不慎哉。吳王曰。勾踐國憂。而寡人給之以粟。恩往義來。其德昭昭。亦何憂乎。子胥曰。臣聞狼子有野心。仇讎之心不可親。夫虎不可餧以食。蝮蛇不恣其意。今大王捐國家之福。以饒無益之讎。棄忠臣之言。而順敵人之欲。臣必見越之破吳。豸鹿游於姑胥之臺。荊榛蔓於宮闕。願王覽武王伐紂之事也。太宰嚭從旁對曰。武王非紂王臣也。率諸侯以伐其君。雖勝殷。謂義乎。子胥曰。武王即成其名矣。太宰嚭曰。親戮主以為名。吾不忍也。子胥曰。

盜國者封侯盜金者誅令使武王失其理則周可為三家之表太宰嚭
曰子胥為人臣徒欲干君之好咈君之心以自稱滿君何不知過乎子
胥曰太宰嚭固欲以求其親前縱石室之囚受其寶女之遺外交敵國
內惑於君大王察之無為羣小所侮今大王譬若浴嬰兒雖啼無聽宰
嚭之言吳王曰宰嚭是子無乃聞寡人言非忠臣之道類於佞諛之人
太宰嚭曰臣聞鄰國有急千里馳救是乃王者封六國之後五霸輔絕
滅之末者也吳王乃與越粟萬石而令之曰寡人逆羣臣之議而輸於
越年豐而歸寡人大夫種曰臣奉使返越歲登誠還吳貸大夫種歸越
越國羣臣皆稱萬歲即以粟賞賜羣臣及於萬民二年越王粟稔揀擇
精粟而蒸還於吳復還斗斛之數亦使大夫種歸之吳王王得越粟長

太息謂太宰嚭曰越地肥沃其種甚嘉可留使吾民植之於是吳種越
粟粟種殺而無生者吾民大飢越王曰彼以窮居其可攻也大夫種曰
未可國始貧耳忠臣尚在天氣未見須俟其時越王又問相國范蠡曰
孤有報復之謀水戰則乘舟陸行則乘輿輿舟之利頓於兵弩今子為
寡人謀事莫不謬者乎范蠡對曰臣聞古之聖君莫不習戰用兵然行
陣隊伍軍鼓之事吉凶決在其工今聞越有處女出於南林國人稱善
願王請之立可見越王乃使使聘之問以劍戟之術處女將北見於王
道逢一翁自稱曰袁公問於處女吾聞子善劍願一見之女曰妾不敢
有所隱惟公試之於是袁公即拔箖箊竹竹枝上頡橋未墮地女即捷
末袁公則飛上樹變為白猿遂別去見越王越王問曰夫劍之道則如

之何女曰妾生深林之中長於無人之野無道不習不達諸侯竊好擊
之道誦之不休妾非受於人也而忽自有之越王曰其道如何女曰其
道甚微而易其意甚幽而深道有門戶亦有陰陽開門閉戶陰衰陽興
凡手戰之道內實精神外示安儀見之似好婦奪之似懼虎布形候氣
與神俱往杳之若日偏如騰兔追形逐影光若彿彷呼吸往來不及法
禁縱橫逆順直復不聞斯道者一人當百百人當萬王欲試之其驗即
見越王即加女號號曰越女乃命五板之墮長高習之教軍士當世莫勝
越女之劍於是范蠡復進善射者陳音音楚人也越王請音而問曰孤
聞子善射道何所生音曰臣楚之鄙人嘗步於射術未能悉知其道越
王曰然願子一二其辭音曰臣聞弩生於弓弓生於彈彈起古之孝子

西漢文　吳越春秋　六三

越王曰孝子彈者奈何音曰古者人民樸質飢食鳥獸渴飲霧露死則
裹以白茅投於中野孝子不忍見父母為禽獸所食故作彈以守之絕
鳥獸之害故歌曰斷竹續竹飛土逐宍之謂也於是神農皇帝弦木為
弧剡木為矢弧矢之利以威四方黃帝之後楚有弧父弧父者生於楚
之荊山生不見父母為兒之時習用弓矢所射無脫以其道傳於羿羿
傳逢蒙逢蒙傳於楚琴氏琴氏以為弓矢不足以威天下當是之時諸
侯相伐兵刃交錯弓矢之威不能制服琴氏乃橫弓著臂施機設樞加
之以力然後諸侯可服琴氏傳之楚三侯所謂句亶鄂章人號麋侯翼
侯魏侯也自楚之三侯傳至靈王自稱之楚累世蓋以桃弓棘矢而備
鄰國也自靈王之後射道分流百家能人用莫得其正臣前人受之於

楚五世於臣矣臣雖不明其道惟王試之越王曰弩之狀何法焉陳音曰郭為方城守臣子也教為人君命所起也牙為執法守吏卒也牛為中將主內裏也關為守禦檢去止也錡為侍從聽人主也臂為道路通所使也弓為將軍主重負也弦為軍師禦戰士也矢為飛客主教使也金為實敵往不止也衛為副使正道里也又為受教知可否也縹為都尉執左右也敵為百死不得駭也鳥不及飛獸不暇走弩之所向無不死也臣之愚劣道悉如此越王曰願聞正射之道音曰臣聞正射之道道眾而微古之聖人射弩未發而前名其所中臣未能如古之聖人請悉其要夫射之道身若戴板頭若激卵左蹉右足橫左手若附枝右手若抱兒舉弩望敵翕心咽煙與氣俱發得其和平神定思去去止分離

吳越春秋 勾踐陰謀

右手發機左手不知一身異教豈況雄雌此正射持弩之道也願聞望敵儀表投分飛矢之道音曰夫射之道從分望敵合以參連弩有斗石矢有輕重石取一兩其數乃平遠近高下求之銖分道要在斯無有遺言越王曰善盡子之道願子悉以教吾國人音曰道出於天事在於人人之所習無有不神於是乃使陳音教士習射於北郊之外三月軍士皆能用弓弩之巧陳音死越王傷之葬於國西號其葬所曰陳音山

有堅忍不拔之志而純以陰毒用事越之君臣原不足取但以報怨雪恥則亦迫于無可奈何耳此又讀書論世者所當知　余延稱

勾踐伐吳外傳

趙曄

勾踐十五年謀伐吳謂大夫種曰孤用夫子之策免於天虐之誅還歸於國吾誠已說於國人國人喜悅而子昔日云有天氣即來陳之今豈有應乎種曰吳之所以強者為有子胥今伍子胥忠諫而死是天氣前見亡國之證也願君悉心盡意以說國人越王曰聽孤說國人辭寡人不知其力之不足以大國報讐以暴露百姓之骨於中原此則寡人之罪也寡人誠更其術於是乃葬死問傷弔有憂賀有喜送往迎來除民所害然後卑事夫差往宦士三百人於吳吳封孤數百里之地因約吳國父兄昆弟而誓之曰寡人聞古之賢君四方之民歸之若水寡人不能為政將率二三子夫婦以為藩輔令壯者無娶老妻老者無娶壯

吳越春秋 句踐伐吳外傳

婦女子十七未嫁其父母有罪丈夫二十不娶其父母有罪將免者以告於孤令醫守之生男二賜之以壺酒一犬生女二賜以壺酒一豚生子三人孤與乳母生子二人孤與一餐長子死三年釋吾政季子死三月釋吾政必哭泣葬埋之如吾子也令孤子寡婦疾疹貧病者納官其子欲仕量其居好其衣飽其食而簡銳之凡四方之士來者必朝而禮之載飯與羹以游國中國中僮子戲而遇孤孤餔而啜之施以愛問其名非孤飯不食非夫人事不衣七年不收國民家有三年之畜男即歌樂女即歌笑今國之父兄日請於孤曰昔夫差辱吾君王於諸侯長為天下所恥今越國富饒君王節儉請可報恥孤辭之曰昔者我辱也非二三子之罪也如寡人者何敢勞吾國之人以塞吾之宿讐父兄又復

請曰誠四封之內盡吾君子子報父仇臣復君隙豈敢有不盡力者臣請復戰以除君王之宿讎孤悅而許之

二十一年七月越王復悉國中士卒伐吳會楚使申包胥聘於越越王乃問包胥曰吳可伐耶申包胥曰臣鄙於策謀未足以卜越王曰吳為不道殘我社稷夷我宗廟以為平原使不得血食吾欲與之徼天之中惟是輿馬兵革卒伍既具無以行之誠聞於戰何以為可申包胥曰臣愚不能知越王固問包胥乃曰夫吳良國也傳賢於諸侯敢問君王之所戰者何越王曰在孤之側者飲酒食肉未嘗不分孤之飲食不致其味聽樂不盡其聲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越王曰越國之中吾博愛以子之忠惠以養之吾今修寬刑欲民所欲去

民所惡稱其善掩其惡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王曰越國之中富者吾安之貧者吾予之救其不足損其有餘使貧富不失其利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王曰邦國南則距楚西則薄晉北則望齊春秋奉幣玉帛子女以貢獻焉未嘗敢絕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哉無以加斯矣猶未可戰夫戰之道知為之始以仁次之以勇斷之君將不知即無權變之謀以別眾寡之數不仁則不得與三軍同飢寒之節齊苦樂之喜不勇則不能斷去就之疑決可否之議於是越王曰敬從命矣冬十月越王乃請八大夫曰昔吳為不道殘我宗廟夷我社稷以為平原使不血食吾欲徼天之中兵革既具無所以行之吾問於申包胥即已命孤矣敢告諸大夫如何大夫曳庸曰審賞則可戰也審其賞明其信無功不及有功必加則士卒不怠王曰聖哉大夫苦成曰審罰則可戰審罰則士卒望而畏之不敢違命王曰勇哉大夫文種曰審物則可戰審物則別是非是非明察人莫能惑王曰辨哉大夫范蠡曰審備則可戰審備慎守以待不虞備設守固必可應難王曰慎哉大夫皋如曰審聲則可戰審於聲音以別清濁清濁者謂吾國君名聞於周室令諸侯不怨於外王曰得哉大夫扶同曰廣恩知分則可戰廣恩以博施知分而不外王曰神哉大夫計硯曰候天察地參應其變則可戰天變地應人道便利三者前見則可王曰明哉於是勾踐乃退齋而命國人曰吾將有不虞之議自近及遠無不聞於乃復命有司與國人曰承命有賞皆造國門之期有不從

命者吾將有顯戮勾踐恐民不信使以征不義聞於周室令諸侯不怨於外令國中曰五日之內則吾良人矣過五日之外則非吾之民也又將加之以誅教令既行乃入命於夫人王背屏而立夫人向屏王曰自今日之後內政無出外政無入各守其職以盡其信內中辱者則是子境外千里辱者則是子也吾見子於是以為明誡矣王出宮夫人送王不過屏王因反闔其門填之以土夫人去笄側席而坐安心無容三月不掃王出則復背垣而立大夫向垣而敬王乃令大夫曰食土不均地壤不修使孤有辱於國是子之罪臨敵不戰軍士不死有辱於諸侯功隳於天下是孤之責自今以往內政無出外政無入吾固誡子大夫敬受命矣王乃出大夫送出垣反闔外宮之門填之以土大夫側席而坐

不御五味不答所勸句踐有命於夫人大夫曰國有守禦乃坐露壇之
上列鼓而鳴之軍行成陣即斬有罪者三人以徇於軍令曰不從吾令
者如斯矣明日徙軍於郊斬有罪者三人徇之於軍令曰不從吾令者
如斯矣王乃令國中不行者與之訣而告之曰爾安土守職吾方往征
討我宗廟之讎以謝於二三子令國人各送其子弟於郊境之上軍士
各與父兄昆弟取訣國人悲哀皆作離別相去之詞曰躁躁摧長惡兮
擢戟馭殳所離不降兮以泄我王氣蘇三軍一飛降兮所向皆殂一士
判死兮而當百夫道祐有德兮吳卒自屠雪我王宿恥兮威振八都軍
伍難更兮勢如貔貙行行各努力兮於乎於乎於是觀者莫不悽惻明
日復徙軍於境上斬有罪者三人徇之於軍曰有不從令者如此後三

日復徙軍於檇李斬有罪者三人以徇於軍曰其淫心匿行不當敵者
如斯矣句踐乃命有司大徇軍曰其有父母無昆弟者來告我我有大
事子離父母之養親老之愛赴國家之急子在軍寇之中父母昆弟有
在疾病之地吾視之如吾父母昆弟之疾病也其有死亡者吾葬埋殯
送之如吾父母昆弟之有死亡葬埋之矣明日又徇於軍曰士有疾病
不能隨軍從兵者吾予其醫藥給其麋粥與之同食明日又徇於軍曰
筋力不足以勝甲兵志行不足以聽王命者吾輕其重和其任明日旋
軍於江南更陳嚴法復誅有罪者五人徇曰吾愛士也雖吾子不能過
也及其犯誅自吾子亦不能脫也恐軍士畏法不使自謂未能得士之
死力道見鼃張腹而怒將有戰爭之氣即為之軾其士卒有問於王曰

君何為敬鼃蟲而為之軾句踐曰吾思士卒之怒久矣而未有稱吾意
者今鼃蟲無知之物見敵而有怒氣故為之軾於是軍士聞之莫不懷
心樂死人致其命有司將軍大徇軍中曰隊各自令其部部各自令其
士歸而不歸處而不處進而不進退而不退左而不左右而不右不如
令者斬於是吳悉兵屯於江北越軍於江南越王中分其師以為左右
軍皆被兕甲又令安廣之人佩石碣之矢張盧生之弩躬率君子之軍
六千人以為中陣明日將戰於江乃以黃昏令於左軍銜枚泝江而上
五里以須吳兵復令於右軍銜枚踰江十里復須吳兵於夜半使左軍
涉江鳴鼓中水以待吳發吳師聞之中大駭相謂曰今越軍分為二師
將以使攻我衆亦即以夜暗中分其師以圍越越王陰使左右軍與吳

望戰以大鼓相聞潛伏其私卒六千人銜枚不鼓攻吳吳師大敗越之
左右軍乃遂伐之大敗之於囿又敗之於郊又敗之於津如是三戰三
北徑至吳圍吳於西城吳王大懼夜遁越王追奔攻吳兵入於江陽松
陵欲入胥門來至六七里望吳南城見伍子胥頭巨若車輪目若耀電
鬚髮四張射於十里越軍大懼留兵假道即日夜半暴風疾雨雷奔電
激飛石揚砂疾如弓弩越軍壞敗松陵卻退兵士僵斃人衆分解莫能
救止范蠡文種乃稽顙肉袒拜謝子胥願乞假道子胥乃與種蠡夢曰
吾知越之必入吳矣故求置吾頭於南門以觀汝之破吳也惟欲以窮
夫差定汝入我之國吾心又不忍故為風雨以還汝軍然越之伐吳自
是天也吾安能止哉越如欲入更從東門我當為汝開道貫城以通汝

於是越軍明日更從江出入海陽於三道之翟水乃穿東南隅以達
越軍
句踐已滅吳乃以兵北渡江淮與齊晉諸侯會于徐州致貢於周周元
王使人賜句踐已受命號去還江南以淮上地與楚歸吳所侵宋地與
魯泗東方百里當是之時越兵橫行於江淮之上諸侯畢賀越王還於
吳當歸而問於范蠡曰何子言之其合於天范蠡曰此素女之道一言
即合大王之事王問為實金匱之要在於上下越王曰善哉吾不稱王
其可悉乎蠡曰不可昔吳之稱王僭天子之號天變於上日為陰蝕今
君遂僭號不歸恐天變復見越王還於吳置酒文臺群臣為樂乃命樂
作伐吳之曲樂師曰臣聞即事作操功成作樂君崇德誨化有道之
國誅無義之人復讎還恥威加諸侯受霸王之功功可象於圖畫德可
刻於金石聲可託於絃管名可留於竹帛臣請引琴而鼓之遂作章暢
辭曰屯乎今欲伐吳可未耶大夫種蠡曰吳殺忠臣伍子胥今不伐吳
人何須大夫種進祝酒其辭曰皇天祐助我王受福良臣集謀我王之
德宗廟輔政鬼神承翼君不忘臣臣盡其力上天蒼蒼不可掩塞觴酒
二升萬福無極於是越王默然無言大夫種曰我王賢仁懷道抱德滅
讎破吳不忘返國賞無所恡群邪杜塞君臣同和福祐千億觴酒二升
萬歲難極臺上群臣大悅而笑越王面無喜色范蠡知句踐愛壤土不
惜群臣之死以其謀成國定必復不須功而返國也故面有憂色而不
悅也

越王既已誅忠臣霸於關東從瑯琊起觀臺周七里以望東海死士八
千人戈船三百艘居無幾射求賢士孔子聞之從弟子奉先王雅琴禮
樂奏於越越王乃被唐夷之甲帶步光之劍杖屈盧之矛出死士以三
百人為陣關下孔子有頃到越王曰唯唯夫子何以教之孔子曰丘能
述五帝三王之道故奏雅琴以獻之大王越王喟然嘆曰越性脆而愚
水行山處以船為車以檝為馬往若飄然去則難從悅兵敢死越之常
也夫子何說而欲教之孔子不答因辭而去
句踐乃使使號令齊楚秦晉皆輔周室血盟而去秦桓公不如越王之
命句踐乃選吳越將士西渡河以攻秦軍士苦之會秦怖懼逆自引咎
越乃還軍軍人悅樂遂作河梁之詩曰渡河梁兮渡河梁舉兵所伐攻
秦王孟冬十月多雪霜隆寒道路誠難當陣兵未濟秦師降諸侯怖懼
皆恐惶聲傳海內威遠邦稱霸穆桓齊楚莊天下安寧壽考長悲去歸
兮河無梁自越滅吳中國皆畏之
越伐吳事事不苟弱者謀強如此之難孔子決不入越此後人好奇
之論耳

越絕書

此書文辭奇奧可稱高置一位于秦漢之間或以爲子貢所作則聖門之徒羞稱伯術或以爲子胥所作則不應張越又何以多記漢以後事或又據其中所云以去爲姓得衣後戌厥名有米覆之以庚以口爲姓承之以天屈原同名意相應也則似撰人有袁康吳平者然銳意稽古其可知者知之其不必知者不知也斯開卷有益者矣　李長庚書

越絕書

荊平王內傳

昔者荊平王有臣伍子奢奢得罪於王且殺之其二子出走伍子尚奔吳伍子胥奔鄭王召奢而問之曰若召子孰來也子奢對曰王問臣對而畏死不對不知子之心者尚為人也仁且智來之必入胥為人也勇且智來必不入胥且奔吳邦君王必早閉而晏開胥將使邊境有大憂於是王即使使者召子尚於吳曰子父有罪子入則免之不入則殺之子胥聞之使人告子尚於吳吾聞荊平王召子子必毋入胥聞之入者窮出者報仇入者皆死是不智也死而不報父之仇是非勇也子尚對曰入則免父之死不入則不仁愛身之死絕父之望賢士不為也意不同謀不合子其居尚請入荊平王復使使者召子胥於鄭曰子入則免父死不入則殺之子胥介冑彀弓出見使者謝曰介冑之士固不拜矣請有道於使者王以奢為無罪赦而蓄之其子又何適乎使者還報荊平王王知子胥不入也殺子奢而并殺子尚子胥聞之即從橫嶺上太山北望齊晉謂其舍人曰去此邦堂堂被山帶河其民重移於是乃南奔吳至江上見漁者曰來渡我漁者知其非常人也欲往渡之恐人知之歌而往過之曰日昭昭侵以施與子期甫蘆之碕子胥即從漁者之蘆碕日入漁者復歌往曰心中目施子可渡河何為不出船到即載入船而伏半江而仰謂漁者曰子之姓為誰還得報子之厚德漁者曰縱荊邦之賊者我也報荊邦之仇者子也兩而不仁何相問姓名為子胥

即解其劍以與漁者曰吾先人之劍直百金請以與子也漁者曰吾聞荊平王有令曰得伍子胥者購之千金今吾不欲得荊平王之千金何以百金之劍為漁者渡於于斧之津乃發其簞飯清其壺漿而食曰亟食而去毋令追者及子也子胥曰諾子胥食已而去顧謂漁者曰掩爾壺漿無令其露漁者曰諾子胥行即覆船挾匕首自刎而死江水之中明無洩也子胥遂行至溧陽界中見一女子擊絮於瀨水之中子胥曰豈可得託食乎女子曰諾即發簞飯清其壺漿而食之子胥食已而去謂女子曰掩爾壺漿毋令之露女子曰諾子胥行五步還顧女子自縱於瀨水之中而死子胥遂行至吳徒跣被髮乞於吳市三日市正疑之而道於闔廬曰市中有非常人徒跣被髮乞於吳市三日矣闔廬曰吾聞荊平王殺其臣伍子奢而非其罪其子子胥勇且智彼必經諸侯之邦可以報其父仇者王即使召子胥入吳王下階迎而唁數之曰吾知子非恒人也何素窮如此子胥跪而垂泣曰胥父無罪而平王殺之而并其子尚子胥遁逃出走唯大王可以歸骸骨者惟大王哀之吳王曰諾上殿與語三日三夜語無復者王乃號令邦中無貴賤長少有不聽子胥之教者猶不聽寡人也罪至死不赦子胥居吳三年大得吳眾闔廬將為之報仇子胥曰不可臣聞諸侯不為匹夫興師於是止其後荊將伐蔡子胥言之闔廬即使子胥救蔡而伐荊十五戰十五勝荊平王已死子胥將卒六千操鞭捶笞平王之墓而數之曰昔者吾先人無罪而子殺之今此報子也後子昭王臣司馬子其令尹子西歸相與謀

子胥不死又不入荊邦猶未得安為之奈何莫若求之而與之同邦乎
昭王乃使使者報子胥於吳曰（此段吳越春秋所無）昔者吾先人殺子之父而非其罪也寡
人尚少未有所識也今子大夫報寡人也特甚然寡人亦不敢怨子今
子大夫何不來歸子故墳墓丘冢為我邦雖小與子同有之民雖少與
子同使之子胥曰以此為名名即章以此為利利即重矣前為父報仇
後求其利賢者不為也父已死子食其祿非父之義也使者遂還乃報
荊昭王曰子胥不入荊邦明矣（此是若亦是前人之□）

其文辨而奇博而纖藏知罔信重譬明勇知國策蒯權循押若異一鍾伯敬

吳內傳

吳何以稱人乎夷狄之也憂中邦奈何乎伍子胥父誅於楚子胥挾弓
身干闔廬闔廬人壯之其勇之甚將為之報仇子胥曰不可諸侯不為
（君何以楚之也雖然子胥報仇之事何嘗忘之乎）
匹夫報仇臣聞事君猶事父也虧君之行報父之仇不可於是止[illegible]
蔡昭公南朝楚被羔裘囊瓦求之昭公不與即拘昭公南郢三年然後
歸之昭公去至河用事曰天下誰能伐楚乎寡人願為前列楚聞之使
囊瓦興師伐蔡昭王聞子胥在吳請救蔡子胥於是報闔廬曰蔡公南
朝被羔裘囊瓦求之蔡公不與拘蔡公三年然後歸之蔡公至河曰天
下誰能伐楚者乎寡人願為前列楚聞之使囊瓦興師伐蔡蔡非有罪
楚為無道君若有憂中國之事意者時可矣闔廬於是使子胥興師救

蔡而伐楚楚王已死子胥將卒六千人操鞭捶笞平王墳曰昔者吾先
君無罪而子殺之今此以報子也君舍君室大夫舍大夫室蓋有妻楚
王母者囊瓦者何楚之相也郢者何楚王治處也吳師何以稱人吳者
夷狄也而救中邦稱人賤之也

越王句踐欲伐吳王闔廬范蠡諫曰不可臣聞之天貴持盈持盈者言
不失陰陽日月星辰之綱紀地貴定傾定傾者言地之長生丘陵平均
無不得宜故曰地貴定傾人貴節事節事者言王者以下公卿大夫當
調陰陽和順天下事來應之物來知之天下莫不盡其忠信從其政教
謂之節事節事者至事之要也天道盈而不溢盛而不驕者言天生萬
物以養天下蠉飛蠕動各得其性春生夏長秋收冬藏不失其常故曰

天道盈而不溢盛而不驕者也地道施而不德勞而不矜其功者也言
地生長五穀持養萬物功盈德博是所施而不德勞而不矜其功者矣言
言天地之施大而不有功者也人道不逆四時者言王者以下至於庶
人皆當和陰陽四時之變順之者有福逆之者有殃故曰人道不逆四
時之謂也因惛視動者言存亡吉凶之應善惡之叙必有漸也天道未以
作不先為客者范蠡值吳伍子胥教化天下逆之未有災亡之先故
天道未作不先為客言客者去其國入人國地兆未發不先動衆言王
者以下至於庶人非暮春中夏之時不可以種五穀興土利國家不恐
[?]之也失不可伐也故地兆未發不先動衆此之謂也
吳人敗於就李吳之戰地敗者言越之伐吳未戰吳闔廬卒敗而去也

越絶吳內傳

卒者闔廬死也天子稱崩諸侯稱薨大夫稱卒士稱不祿闔廬諸侯也
不稱薨而稱卒者何也當此之時上無明天子下無賢方伯諸侯力政
彊者為君南夷與北狄交爭中國不絶如綫矣臣弑君子弑父天下莫
能禁止於是孔子作春秋方據衆以王救諸侯死皆稱卒不稱薨而書
之蠡也晉公子重耳之時天子微弱諸侯力政彊者為君文公為所侵
暴失邦奔于翟三月得反國政散賢明法率諸侯朝天子於是諸侯皆
從天子乃尊此所謂晉公子重耳反國定天下齊公子小白亦反齊國
而匡天下者齊大夫無知弑其君諸兒其子二人出奔公子糾奔魯者
公子糾母之邦小白奔莒莒者小白母之邦也齊大臣鮑叔牙為報仇
殺無知故興師之魯聘公子糾以為君魯莊公不與莊公魯君也曰者

[?]以國事為我與汝君不以國事為我不與汝君於是鮑叔牙還師之
莒取小白立為齊君小白反國用管仲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故為桓公
此之謂也
越王句踐反國六年皆得士民之衆而欲伐吳於是乃使之維甲維甲
者治甲系斷修内矛赤雞稽繇者也越人謂人鍛也方舟航買儀塵者
越人往如江也治須慮者越人謂船為須慮亟怒紛紛者怒貌也怒至
士擊高文者躍勇士也習之於夷夷海也宿之於萊萊野也致之於單
單者堵也
蕪論古今共文大類公穀並明

計倪內經

昔者越王句踐既得反國欲陰圖吳乃召計倪而問焉曰吾欲伐吳恐弗能取山林幽冥不知利害所在西則迫江東則薄海水屬蒼天下不知所止交錯相過波濤濬流沈而復起因復相還浩浩之水朝夕既有時動作若驚駭聲音若雷霆波濤援而起船失不能救不知命之所維念樓船之苦涕泣不可止非不欲為也時返不知所在謀不成而息恐為天下咎以敵攻敵未知誰負大邦既已備小邑既已保五穀既已收野無積庾廩糧則不屬無所安取恐津梁之不通勞軍紆吾糧道吾聞先生明於時交察於道理恐動而無功故問其道計倪對曰是固不可興師者必先蓄積食錢布帛不先蓄積士卒數饑饑則易傷重遲不可

戰戰則耳目不聰明耳不能聽視不能見什部之不能使退之不能解進之不能行饑饉不可以動神氣去而萬里伏弩而乳郅頭而皇皇強弩不發不能當夯軍見弱走之如犬逐羊靡沮部伏地而死前頓後僵與人同時而戰獨受天之殃未必天之罪也亦在其將王興師以年數恐一旦而亡失邦無明筋骨為野越王曰善請問其方吾聞先生明於治歲萬物盡長欲聞其治術可以為教常子明以告我寡人弗敢忘計倪對曰人之生無幾必先憂積蓄以備妖祥凡人生或老或弱或強或怯不早備生不能相葬王其審之必先省賦歛勸農桑饑饉在問或水或塘因熟積以備四方師出無時未知所當應變而動隨物常羊卒然有師彼日以弱我日以強得世之和擅世之霸王無忽忘慎備如

會稽之饑不可再更王其審之嘗言息貨王不聽臣故退而不言處於吳楚越之間以魚三邦之利乃知天下之易反也臣聞君自耕夫人自織此竭於庸力而不斷時與智也時斷則循智斷則備知此二者形於體萬物之情短長逆順可觀而已臣聞炎帝有天下以傳黃帝黃帝於是上事天下治地故少昊治西方蚩尤佐之使主金玄冥治北方白辦佐之使主水太皞治東方袁何佐之使主木祝融治南方僕程佐之使主火后土治中央后稷佐之使主土並有五方以為綱紀是以易地而輔萬物之常王審用臣之議大則可以王小則可以霸於何有哉越王曰請問其要計倪對曰太陰三歲處金則穰三歲處水則毀三歲處木則康三歲處火則旱故散有時積糴有時領則決萬物不過三歲而發

矣以智論之以決斷之以道佐之斷長續短一歲再倍其次一倍其次而反水則資車旱則資舟物之理也天下六歲一穰六歲一康凡十二歲一饑是以民相離也故聖人早知天地之反為之預備故湯之時比七年旱而民不饑禹之時比九年水而民不流其主能通習源流以任賢使能則轉轂乎千里外貨可來也不習則百里之內不可致也人主所求其價十倍其所擇者則無價矣夫人主利源流非必身為之也視民所不足及其有餘為之命以利之而來諸侯守法度任賢使能償其成事傳其驗而已如此則邦富兵強而不衰矣群臣無空恭之禮淫佚之行務有於道術不習源流又不任賢使能諫者則誅則邦貧兵弱刑繁則群臣多空恭之禮淫佚之行矣夫諛者反有德忠者反有刑去刑

親德人之情也邦貧兵弱致亂雖有聖臣亦不諫也務在諛主而已矣
今夫萬民有明父母亦如邦有明主父母利源流明其法術以任賢子賢子有
微成其事而已則家富而不衰矣不能利源流又不任賢子賢子有諫
者憎之如此者不習於道術也愈信其意而行其言後雖有敗不自過
也夫父子之為親也非得不諫諫而不聽家貧致亂雖有聖子亦不治
也務在於諛之而已父子不和兄弟不調雖欲富也必貧而日衰越王
曰善子何年少於物之長也計倪對曰人固不同慧種生聖痴種生狂
桂實生桂桐實生桐先生者未必能知後生者未必不能明是故聖主
置臣不以少長有道者進無道者退愚者日以退聖者日以長人主無
私賞者有功越王曰善論事若是其審也物有妖祥乎計倪對曰有陰

陽萬物各有紀綱日月星辰刑德變為吉凶金木水火土更勝月朔更
建莫主其常順之有德逆之有殃是故聖人能明其刑而處其鄉從其
德而避其衡凡舉百事必順天地四時參以陰陽用之不審舉事有殃
人生不如臥之頃也欲變天地之常數發無道故貧而命不長是聖人
并苞而陰行之以感愚夫眾人容容盡欲富貴莫知其鄉越王曰善請
問其方計倪對曰從寅至未陽也太陰在陽歲德在陰歲美在是聖人
動而應之制其收發常以太陰在陰而發陰且盡之歲亟賣六畜貨財
以益收五穀以應陽之至也陽且盡之歲亟發糴以收田宅牛馬積斂
貨財聚棺木以應陰之至也此皆十倍者也其次五倍天有時而散是
故聖人反其刑順其衡收聚而不散越王曰善今歲比熟尚有貧乞者

何也計倪對曰是故不等猶同母之人異父之子動作不同術貧富故
不等如此者積負於人不能救其前後志意侵下作務日給非有道術
又無上賜貧乞故長久越王曰善大夫佚同若成嘗與孤議於會稽石
室孤非其言也今大夫言獨與孤比請遂受教焉計倪曰糴石二十則
傷農九十則病末農傷則草木不辟末病則貨不出故糴高不過八十
下不過三十農末俱利矣故古之治邦者本之貨物官市開而至越王
曰善計倪乃傳其教而圖之曰審金木水火別陰陽之明用此不患無
功越王曰善從今以來傳之後世以為教乃著其法治牧江南七年而
禽吳也甲貨之戶曰粢為上物賈七十乙貨之戶曰黍為中物石六十
丙貨之戶曰赤豆為下物石五十丁貨之戶曰稻粟令為上種石四十

戊貨之戶曰麥為中物石三十己貨之戶曰大豆為下物石二十庚貨
之戶曰穬比疏食故無賈辛貨之戶曰果比疏食無賈壬癸無貨

奇峭嚴刻大似管商二子文　鍾伯敬

昔者越王句踐與吳王夫差戰，大敗，保棲於會稽山上，乃使大夫種求
行成於吳，吳許之。越王去會稽，入官於吳。三年，吳王歸之。大夫種始謀
曰：昔者吳夫差不顧義而媿吾王。種觀夫吳甚富而財有餘，其刑繁法
逆，民習於戰守，莫不知也。其大臣好相傷，莫能信也。其德衰而民好負
善。且夫吳王又喜安佚而不聽諫，細誣而寡智，信讒諛而遠士，數傷人
而亟亡之，少明而不信人，希須臾之名而不顧後患。吾王盍少求卜焉。
越王曰：善。卜之道何若？大夫種對曰：君王卑身重禮，以素忠為信，以請
糴於吳，天若棄之，吳必許諾。於是乃卑身重禮，以素忠為信，以請於吳，
將與申胥進諫曰：不可。夫王與越也，接地鄰境，道徑通達，仇讎敵戰之

西栗文
邦。三江環之，其民無所移，非吳有越，越必有吳。且夫君王兼利而弗取，
輸之粟與財，財去而凶來，凶來而民怨其上，是養寇而貧邦家也。與之
不為德，不若止。且越王有智臣曰范蠡，勇而善謀，將修士卒，飾戰具，以
伺吾間也。胥聞之：夫越王之謀，非有忠素請糴也，將以此試我，以此卜
要君王，以求益親，安君王之志。我君王不知省也而救之，是越之福也。
吳王曰：我卑服越，有其社稷，句踐既服為臣，為我駕舍，卻行馬前，諸侯
莫不聞知。今以越之饑，吾與之食，我知句踐必不敢。申胥曰：越無罪，吾
君王急之，不遂絕其命，又聽其言，此天之所反也。忠諫者逆，而諛諫者
反親。今狐雉之戲也，狐體卑而雉懼之。夫獸蟲尚以詐相就，而況於人
乎？吳王曰：越王句踐有急，而寡人與之，其德章而未靡，句踐其敢與諸

侯反我乎？申胥曰：臣聞聖人有急，則不羞為人臣僕，而志氣見人。今越
王為吾蒲伏約辭，服為臣下，其執禮過，吾君不知省也而已，故勝威之。
臣聞狼子野心，仇讎之人，不可親也。夫鼠忘壁，壁不忘鼠，今越人不忘
吳矣。胥聞之：拂勝則社稷固，諛勝則社稷危。胥，先王之老臣，不忠不信，
則不得為先王之老臣。君王胡不覽觀夫武王之伐紂也？今不出數年，
鹿豕遊於姑胥之臺矣。太宰嚭從旁對曰：武王非紂王臣耶？率諸侯以殺
其君，雖勝，可謂義乎？申胥曰：武王則已成名矣。太宰嚭曰：親僇主成名，
弗忍行。申胥曰：美惡相入，或甚美以亡，或甚惡以昌，故在前世矣。嚭，
讒諛吾君王也。太宰嚭曰：申胥為人臣也，辯其君何必翽翽乎？申胥曰：太
宰嚭面諛以求親，乘吾君王幣帛以求威諸侯，以成富焉。今我以忠辯

西栗文
吾君王，譬浴嬰兒，雖啼勿聽，彼將有厚利。嚭乃諛吾君王之欲而不
顧後患乎？吳王曰：嚭止。子無乃向寡人之欲乎？此非忠臣之道。太宰嚭
曰：臣聞春日將至，百草從時。君王動大事，群臣竭力以佐謀，因逐之
今使人微告申胥於吳王曰：申胥進諫，外貌類親，中情甚疏，類有外心。
君王常親其言也，胥則無父子之親，君臣之施矣。吳王曰：夫申胥，先
王之忠臣，天下之健士也。胥殆不然乎哉！子毋以事相差，毋以私相傷，
以動寡人，此非子所能行也。太宰嚭對曰：臣聞父子之親，張戶別居，贈
臣妾馬牛，其志加親；若不與一錢，其志斯踈。父子之親猶然，而況於士
乎？且有知不竭，是不忠；竭而顧難，是不勇；下而令上，是無法。吳王乃聽
太宰嚭之言，果與申胥隙。遂之含歎曰：於乎嗟！君王不圖社稷之危，

而聽一日之說非其以斥傷大臣而王用之不聽輔弼之臣而信讒諛容身之徒是命短矣以為不信胥願郭目于邦門以觀吳邦之大敗也越人之入我王親所禽哉太宰嚭之交逢同謂太宰嚭曰子難人申胥請為卜焉因往見申胥胥方與被離坐申胥謂逢同曰子事太宰嚭又不圖邦權而惑吾君王君王之不省也而聽眾彘之言君王忘邦嚭之罪也亡日不久也逢同出造太宰嚭曰今日為子卜於申胥胥誹謗其君不用胥則無後而君王覺而遇矣謂太宰嚭曰子勉事（事一作多）後矣吳王之情在子乎太宰嚭曰智之所生不在貴賤長少此相與之道逢同出見吳王慚然有憂色逢同垂泣不對吳王曰夫嚭我之忠臣子為寡人遊目長耳將誰怨乎逢同對曰臣有患也臣言而君行之則無後憂若君王弗行臣言而死矣王曰子言寡人聽之逢同曰今日往見申胥胥與被離坐其謀慭慭類欲有害我君王今申胥進諫類忠然中情至惡內其身而心野很君王親之不親逐之不逐逐之乎彼聖人也將更然有怨心不已逐之乎彼賢人也知能害我君王殺之為乎可殺之亦必有以也吳王曰今圖申胥將何以逢同對曰君王興兵伐齊申胥必諫曰不可王無聽而伐齊必大克乃可圖之於是吳王欲伐齊召申胥對曰臣老矣耳無聞目無見不可與謀吳王召太宰嚭而謀嚭曰善哉王興師伐齊也越在我猶疥癬是無能為也吳王復召申胥而謀申胥曰臣老矣不可與謀吳王請申胥謀者三對曰臣聞愚夫之言聖主擇焉胥聞越王句踐罷吳之年宮有五竈食不重味省妾[illegible]謀

耳身操概自量而食適饑不費是人不死必為國害越王句踐食不殺而饜衣服純素不約不玄帶劍以布是人不死必為大故越王句踐寢不安席食不求飽而善貴有道是人不死必為邦寶越王句踐衣弊而不衣新行慶賞不刑戮是人不死必成其名越在我猶心腹有積聚不發則無傷動作者有死亡欲釋齊以越為憂吳王不聽果興師伐齊大克還以申胥為不忠賜劍殺申胥髡被離申胥且死曰昔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今吳殺臣參桀紂而顯吳邦之亡也王孫駱聞之旦即不朝王召駱而問之子何非寡人而旦不朝王孫駱對曰臣不敢有所臣恐矣吳王曰子何恐以吾殺胥為重乎王孫駱對曰君王氣高之下位而殺之不與羣臣謀之臣是以恐矣王曰我非聽子而殺胥乃謀圖寡人王孫駱曰臣聞君人者必有敢言之臣在上位者必有敢言之士如是即慮日益進而智益生矣胥先王之老臣不忠不信不得為先王臣矣王意欲殺太宰嚭王孫駱對曰不可王若殺之是殺二胥矣吳王近駱如故太宰嚭又曰圍越雖以我邦為事王無憂王曰寡人屬子邦請早暮無時太宰嚭對曰臣聞駟馬方馳驚前者斬其數必王若是越難成矣王曰子制之斷之居三年越興師伐吳至五湖太宰嚭率徒謂之曰謝戰者五父越王不忍而欲許之范蠡曰君王圖之廊廟矣之中野可乎謀之七年須臾棄之王勿許吳揚然也越王曰諾居軍三月吳自罷太宰嚭遂亡吳王率其有祿與賢良遯而去越追之至餘杭山禽夫差殺太宰嚭越王謂范蠡殺吳王蠡曰臣不敢殺主王曰

之范蠡曰臣不敢刑主越王親謂吳王曰昔者上蒼以越賜吳吳不受也夫中得無罪封之也讒諛容身之徒殺忠信之士大過者三以至滅亡子知之乎吳王曰知之越王與之劍使自圖之吳王乃旬日而自殺也越王葬於卑猶之山殺太宰嚭逢同與其妻子

吳越春秋敍詞設喻以條暢為度而越絕守句勁捍擬以少少勝人多多　陳明卿

外傳策攷

昔者吳王闔廬始得子胥之時甘心以賢之以為上客曰聖人前知乎千歲後覩萬世深問其國世何昧昧得無衰極子其精焉寡人垂意聽子之言子胥唯唯不對王曰子其明之子胥曰對而不明恐獲其咎王曰願一言之以試直士夫仁者樂知者好誠秉禮者探幽索隱明告寡人子胥曰難乎言哉邦其不長王其圖之存無忘傾安無忘亡臣始入邦伏見衰亡之證當霸吳厄會之際後王復空王曰何以言之子胥曰後必將失道王食禽肉坐而待死佞諂之臣將至不久安危之兆各有明紀虹蜺牽牛其異女黃氣在上青黑于下太歲八會壬子數九王相之氣自十一倍死由無氣如法而止太子無氣其異三世日月光明

南斗吳越為鄰同俗并土西州大江東絕大海兩邦同城相亞門戶離在於斯必將為咎越有神山難與為鄰願王定之毋洩臣言

吳王曰寡人晝臥夢見井嬴溢大與越爭彗越將掃我軍其凶乎孰與師還此時越軍大號夫差恐越軍入驚駭子胥曰王其勉之哉越師敗吳臣聞井者人所飲溢者食有餘越在南火吳在北水水制火王何疑乎風北來助吳也昔者武王伐紂時彗星出而興周武王問太公曰臣聞以彗鬬倒之則勝胥聞災異或吉或凶物有相勝此乃其證願大王急行是越將凶吳將昌也子胥至直不同邪曲捐軀切諫虧命為邦愛君如軀憂邦如家是非不諱直言不休庶幾正君反以見疎讒人間之身且以誅范蠡聞之以為不通知數不用知懼不去豈謂智與胥聞數

言醜而及子胥亦甚然其志而見戮也

內傳陳成恒

昔者陳成恒相齊簡公欲為亂憚齊邦鮑晏故徙其兵而伐魯魯君憂也孔子患之乃召門人弟子而謂之曰諸侯有相伐者尚恥之今魯父母之邦也丘墓存焉今齊將伐之可無一出乎顏淵辭出孔子止之子路辭出孔子止之子貢辭出孔子遣之子貢行之齊見陳成恒曰夫魯難伐之邦而伐之過矣陳成恒曰魯之難伐何也子貢曰其城薄以卑池狹而淺其君愚而不仁其大臣偽而無用其士民有惡聞甲兵之心此不可與戰君不如伐吳吳城高以厚池廣以深甲堅以新士選以飽重器精弩在其中又使明大夫守此邦易也君不如伐吳成恒忿然作色曰子之所難人之所易子之所易人之所難也而以教恒何也子貢對曰臣聞憂在內者攻強憂在外者攻弱今君憂內臣聞君三封而三不成者大臣有不聽者也今君破魯而廣齊墮魯以尊臣而君之功不與焉是君上驕主心下恣群臣而求成大事難矣且夫上驕則犯臣驕則爭是君上於王有遽下與大臣交爭也如此則君立於齊危於重卵矣是故曰不如伐吳且夫吳明猛以毅而行其令百姓習於戰守明於法禁齊之愚為禽必矣今君悉擇四疆之中出大臣以環之黔首外死大臣內空是君上無強臣之敵下無黔首之士孤立制齊者君也陳成恒曰善雖然吾兵已在魯之城下若去而之吳大臣將有疑我之心為之奈何子貢曰君按兵無伐臣請見吳王使之救魯而伐齊君因以兵迎之陳成恒許諾乃行子貢南見吳王謂吳王曰臣聞之王者不絕

世而霸者不彊敵千鈞之重加銖而移今萬乘之齊私千乘之魯而與吳爭彊臣切為君恐且夫救魯顯名也而伐齊大利也義在存亡魯勇在害彊齊而威申晉邦者則王者不疑也吳王曰雖然我常與越戰棲之會稽夫越君賢主也苦身勞力以夜接日內飾其政外事諸侯必將有報我之心子待吾伐越而還子貢曰不可夫越之彊不下魯而吳之彊不過齊君以伐越而還即齊也亦私魯矣且夫伐小越而畏彊齊者不勇見小利而忘大害者不智兩者臣無為君取焉且臣聞之仁人不困厄以廣其德智者不棄時以舉其功王者不絕世以立其義今君存越勿毀親四鄰以仁救暴困齊威申晉邦以武救魯毋絕周室明諸侯以義如此則臣之所見溢乎負海必率九夷而朝即王業成矣且大吳

畏小越如此臣請東見越王使之出銳師以從下吏是君實空越而名從諸侯以伐也吳王大悅乃行子貢子貢東見越王越王聞之除道郊迎至縣身御子貢至舍而問曰此乃僻陋之邦蠻夷之民也大夫何索居然而辱乃至於此子貢曰弔君故來越王句踐稽首再拜曰孤聞之禍與福為鄰今大夫弔孤孤之福也敢遂聞其說子貢曰臣今見吳王告以救魯而伐齊其心申其志畏越曰嘗與越戰棲於會稽山上夫越君賢主也苦身勞力以夜接日內飾其政外事諸侯必將有報我之心子待我伐越而聽子且夫無報人之心而使人疑之者拙也有報人之心而使人知之者殆也事未發而聞者危也三者舉事之大忌越王句踐稽首再拜曰昔者孤不幸少失先人內不自量與吳人戰軍敗身辱

遺先人恥遯逃出走上棲會稽山下守溟海唯魚鱉是見今大夫不辱而身見之又出玉聲以教孤孤賴先人之賜敢不奉教乎子貢曰臣聞之明主任人不失其能直士舉賢不容於世故臨財分利則使仁涉危拒難則使勇用衆治民則使賢正天下定諸侯則使聖人臣竊練下吏之心兵彊而不并弱勢在其上位而行惡令其下者其君幾乎臣竊自練可以成功至王者其唯臣幾乎今夫吳王有伐齊之志君無惜重器以喜其心毋惡卑辭以尊其禮則伐齊必矣彼戰而不勝則君之福也彼戰而勝必以其餘兵臨晉臣請北見晉君令共攻之弱吳必矣其騎士銳兵弊乎齊重器羽旄盡乎晉則君制其敝此滅吳必矣越王句踐稽首再拜曰昔者吳王分其人民之衆以殘伐吾邦殺敗吾民屠吾百

姓夷吾宗廟邦為空棘身為魚鱉餌今孤之怨吳王深於骨髓而孤之事吳王如子之畏父弟之敬兄此孤之外言也大夫有賜故孤敢以疑請遂言之孤身不安床席口不甘厚味目不視好色耳不聽鐘鼓者已三年矣焦脣乾嗌苦身勞力上事群臣下養百姓願一與吳交天下之兵於中原之野與吳王整襟交臂而奮吳越之士繼踵連死士民流離肝腦塗地此孤之大願也如此不可得也今內自量吾國不足以傷吳外事諸侯不能也孤欲空邦家措策力變容貌易名姓執箕帚養牛馬以臣事之孤雖要領不屬手足異處四支布陳為鄉邑笑孤之意出焉大夫有賜是存亡邦而興死人也孤賴先人之賜敢不待命乎子貢曰夫吳王之為人也貪功名而不知利害越王慥然避位曰在子子貢曰

為君說夫吳王之為人賢彊以恣下下不能逆數戰伐士卒不能忍太宰嚭為人智而愚彊而弱巧言利辭以內其身善為偽詐以事其君知前而不知後順君之過以安其私是殘國之吏滅君之臣也越王大悅子貢去而行越王送之金百鎰寶劍一良馬二子貢不受遂行至吳報吳王曰敬以下吏之言告越王越王大恐乃懼曰昔孤不幸少失先人內不自量抵罪於縣軍敗身辱遁逃出走棲於會稽邦為空棘身為魚鱉餌今大王之賜使得奉俎豆而修祭祀大王之賜死且不忘何謀敢慮其志甚恐似將使使者來子貢至五日越使果至曰東海役臣孤句踐使使臣種敢修下吏問於左右昔孤不幸少失先人內不自量抵罪於縣軍敗身辱遁逃出走棲於會稽邦為空棘身為魚鱉餌類大王之賜使得奉俎豆而修祭祀大王之賜死且不忘今竊聞大王將興大義誅彊救弱困暴齊而撫周室故使越賤臣種以先人之藏器甲二十領屈盧之矛步光之劍以賀軍吏大王將遂大義則弊邑雖小悉擇四疆之中出卒三千以從下吏孤請自被堅執銳以受矢石吳王大悅乃召子貢而告之曰越使果來請出卒三千其君又從之與寡人伐齊可乎子貢曰不可夫空人之邦悉人之眾又從其君不仁也君受其幣許其師而辭其君吳王許諾子貢去之晉謂晉君曰臣聞之慮不先定不可以應卒兵不先辨不可以勝敵今齊吳將戰勝則必以其兵臨晉晉大恐曰為之奈何子貢曰修兵休卒以待吳彼戰而不勝越亂之必矣晉君許諾子貢去而之魯吳王果興九郡之兵而與齊大戰於艾陵大

敗齊師獲上將陳兵不歸果與晉人相遇黃池之上吳晉爭彊晉人擊之大敗吳師越王聞之涉江襲吳去邦七里而軍陣吳王聞之去晉從越越王迎之戰於五湖三戰不勝城門不守遂圍王宮殺夫差而僇其相伐吳二年東鄉而霸故曰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彊晉霸越是也

此傳似為戰國人所托史遷移本從此點化也子貢說諸國妙在諸迎合其意故如石投水如弈棋內則游說吳吳畏越則游說越皆妙射也往必行矣 鍾伯敬

外傳討伐

子胥戰於就李闔廬傷焉軍敗而還是時死傷者不可稱數所以然者罷頓不得已子胥內憂為人臣上不能合主下令百姓被兵刃之咎自責內傷莫能知者故身操死持傷及被兵者莫不悲於子胥之手垂涕啼哭欲伐而死三年自咎不親妻子飢不能食寒不重綵結心於越欲復其仇師事越操其述仰天之兆牽牛南斗赫赫斯怒與天俱起發令兵民歸如父母當胥之言唯恐為後師衆同心得天之中越乃與與戰江西二國爭彊未知存亡子胥知時變為詐兵為兩翼夜火相應句踐大恐振旅服降進兵圍越會稽填山子胥微策可謂神守戰數年句踐行成子胥爭諫以是不容宰嚭許之引兵而還夫差聽嚭不誅仇人興師十萬與不敢同聖人譏之是以春秋不差其文故傳曰子胥賢者尚有就李之恥此之謂也哀哉夫差不信伍子胥而任太宰嚭乃此禍晉之驪姬亡周之褒姒盡妖妍於圖畫極凶悖於人理傾城傾國思昭示於後王麗質冶容宜求監於前史古人云苦藥利病苦言利行念居安思危日謹一日

皆以四字為謝語古文中時有此體

外傳計寶劍

昔者越王句踐有寶劍五聞於天下客有能相劍者名薛燭王召而問之曰吾有寶劍五請以示之薛燭對曰愚理不足以言大王請不得已乃召掌者王使取毫曹薛燭對曰毫曹非寶劍也夫寶劍五色並見莫能相勝毫曹已擅名矣非寶劍也王曰取巨闕薛燭曰非寶劍也寶劍者金錫和銅而不離今巨闕已離矣非寶劍也王曰然巨闕初成之時吾坐於露壇之上宮人有四駕白鹿而過者車奔鹿驚吾引劍而指之四駕上飛揚不知其絕也穿銅釜絕鐵鑑胥中決如粢米故曰巨闕王取純鉤薛燭聞之忽如敗有頃懼如悟下階而深惟簡衣而坐望之手振拂揚其華捽如芙蓉始出觀其釽爛如列星之行觀其光渾渾如水之溢於塘觀其斷巖巖如瑣石觀其才煥煥如冰釋此所謂純鉤耶王曰是也客有直之者有市之鄉二駿馬千疋千戶之都二可乎薛燭對曰不可當造此劍之時赤堇之山破而出錫若耶之溪涸而出銅雨師掃灑雷公擊橐蛟龍捧鑪天帝裝炭太乙下觀天精下之歐冶乃因天之精神悉其伎巧造為大刑三小刑二一曰湛盧二曰純鉤三曰勝邪四曰魚腸五曰巨闕吳王闔廬之時得其勝邪魚腸湛盧闔廬無道子女死殺生以送之湛盧之劍去之如水行秦過楚楚王臥而寤得吳王湛盧之劍將首魁漂而存焉秦王聞而求不得興師擊楚曰與我湛盧之劍還師去汝楚王不與時闔廬又以魚腸之劍刺吳王僚使披腸夷之甲三事闔廬使專諸為奏炙魚者引劍而刺之遂弑王僚此其小試

於[illegible]未見其大用於天下也今赤堇之山已合若耶溪深而不測精神不下歐冶子即死雖復傾城量金珠玉竭河猶不能得此一物有直之鄉二駿馬千疋千戶之都二何足言哉楚王召風胡子而問之曰寡人聞吳有干將越有歐冶子此二人甲世而生天下未嘗有精誠上通天下為烈士寡人願齎邦之重寶皆以奉子因吳王請此二人作鐵劍可乎風胡子曰善於是乃令風胡子之吳見歐冶子干將使人作鐵劍歐冶子干將鑿茨山洩其溪取鐵英作為鐵劍三枚一曰龍淵二曰泰阿三曰工布（布一作市）畢成風胡子奏之楚王楚王見此三劍之精神大悅風胡子問之曰此三劍何物所象其名為何風胡子對曰一曰龍淵二曰泰阿三曰工布楚王曰何謂龍淵泰阿工布風胡子對曰欲知龍淵觀其狀如登高山如臨深淵欲知泰阿觀其釽巍巍翼翼如流水之波欲知工布釽從文起至脊而止如珠不可衽文若流水不絕晉鄭王聞而求之不得興師圍楚之城三年不解倉穀粟索庫無兵革左右羣臣賢士莫能禁止於是楚王聞之引泰阿之劍登城而麾之三軍破敗士卒迷惑流血千里猛獸歐瞻江水折揚晉鄭之頭畢白楚王於是大悅曰此劍威耶寡人力耶風胡子對曰劍之威也因大王之神楚王曰夫劍鐵耳固能有精神若此乎風胡子對曰時各有使然軒轅神農赫胥之時以石為兵斷樹木為宮室死而龍臧夫神聖主使然至黃帝之時以玉為兵以伐樹木為宮室鑿地夫玉亦神物也又遇聖主使然死而龍臧禹穴之時以銅為兵以鑿伊闕通龍門決江導河東注於東海天下通平治為宮室豈非聖王之力哉當此之時作鐵兵威服三軍天下聞之莫敢不服此亦鐵兵之神大王有聖德楚王曰寡人聞命矣

前有歐冶子出劍一段奇絕矣後然難于著筆後乃又有風胡子一段出奇無窮古人之想曲盡如此　周玉繩

外傳枕中

昔者越王句踐問范子曰古之賢主聖王之治何左何右何去何取范子對曰臣聞聖主之治左道右術去末取實越王曰何謂道何謂術何謂末何謂實范子對曰道者天地先生不知老曲成萬物不名巧故謂之道道生氣氣生陰陰生陽陽生天地天地立然後有寒暑燥濕日月星辰四時而萬物備術者天意也盛夏之時萬物遂長聖人緣天心助天喜樂萬物之長故舜彈五絃之琴歌南風之詩而天下治言其樂與天下同也當是之時頌聲作所謂末者名也故名過實則百姓不附親賢士不爲用而外入諸侯聖王不爲也所謂實者穀也得人心任賢士也凡此四者邦之寶也越王曰寡人躬行節儉下士求賢不使名過

實此寡人所能行也多貯穀富百姓此乃天時水旱寧在一人耶何以備之范子曰百里之神千里之君湯執其中和舉伊尹收天下雄雋之士練卒兵率諸侯兵伐桀爲天下除殘去賊萬民皆歡而歸之是所謂執其中和者越王曰善哉中和所致也寡人雖不及賢主聖王欲執其中和而行之今諸侯之地或多或少彊弱不相當兵革暴起何以應之范子曰知保人之身者可以王天下不知保人之身失天下者也越王曰何謂保人之身范子曰天生萬物而教之而生人得穀即不死穀能生人能殺人故謂人身越王曰善哉今寡人欲保穀爲之奈何范子曰欲保必親於野覩諸所多少爲備越王曰所少可得爲因其貴賤亦有應乎范子曰夫八穀貴賤之法必察天之三表即決矣越王曰請問三

表范子曰水之勢勝金陰氣蓄積大盛水據金而死故金中有水如此者歲大敗八穀皆貴金之勢勝木陽氣蓄積大盛金據木而死故木中有火如此者歲大美八穀皆賤金木水火更相勝此天之三表者也不可不察能知三表可爲邦寶不知三表之君千里之神萬里之君故天下之君發號施令必順於四時四時不正則陰陽不調寒暑失常如此則歲惡五穀不登聖主施令必審於四時此至禁也越王曰此寡人所能行也願欲知圖穀上下貴賤欲與他貨之內以自實爲之奈何范子曰夫八穀之賤也如宿穀之登其明也諦審察陰陽消息觀市之反覆雌雄之相逐天道乃畢越王問范子曰何執而昌何行而亡范子曰執其中則昌行奢侈則亡越王曰寡人欲聞其說范子曰臣聞古之賢主

聖君執中和而原其終始即位安而萬物定矣不執其中和不原其終始即尊位傾萬物散文武之業桀紂之跡可知矣古者天子及至諸侯自滅至亡漸漬乎滋味之費沒溺於聲色之類牽攣於珍怪貴重之器故其邦空虛困其士民以爲須臾之樂百姓皆有悲心瓦解而倍畔者桀紂是也身死邦亡爲天下笑此謂行奢侈而亡也湯有七十里地務執三表可謂邦寶不知三表身死棄道越王問范子曰春肅夏寒秋榮冬泄人治使然乎將道也范子曰天道三千五百歲一治一亂終而復始如環之無端此天之常道也四時易次寒暑失常治民然也故天生萬物之時聖人命之曰春春不生遂者故天不重爲春春者夏之父也故春生之夏長之秋成而殺之冬受而藏之春肅而不生者王德不究

也夏寒而不長者臣下不奉主命也秋順而復榮者百官刑不斷也冬
溫而泄者發府庫賞無功也此所謂四時者邦之禁也越王曰寒暑不
時治在於人可知也願聞歲之美惡穀之貴賤何以紀之范子曰夫陰
陽錯繆即為惡歲人生失治即為亂世夫一亂一治天道自然八穀亦
一賤一貴極而復反言亂三千歲必有聖王也八穀貴賤更相勝故死
凌生者逆大貴生凌死者順大賤越王曰善越王問於范子曰寡人聞
人失其魂魄者死得其魂魄者生物皆有之將人也范子曰人有之萬
物亦然天地之間人最為貴物之生穀為貴以生人與魂鬼無異可得
碌知也越王曰其善惡可得聞乎范子曰欲知八穀之貴賤上下衰極
必察其魂魄視其動靜觀其所舍萬不失一問曰何謂魂魄對曰魂者

橐也鬼者生氣之源也故神出入無門上下無根見所而功能存
故名之曰神神上生氣之精魂主元氣之舍也鬼者主賤魂者主貴故
當安靜而不動魂者方盛夏而行故萬物得以自昌神若主氣之情主
貴而雲行故方盛夏之時不行即神氣槁而不成物矣故死凌生者歲
大敗生凌死者歲大美故觀其魂魄即知歲之善惡矣越王問於范子
曰寡人聞陰陽之治不同力而功成不同氣而物生可得而知乎願聞
其說范子曰臣聞陰陽氣不同處萬物生焉冬三月之時艸木既死萬
物各異藏故陽氣避之下藏伏壯於內使陰陽得成功於外夏三月盛
暑之時萬物遂長陰氣避之下藏伏壯於內然而萬物親而信之是所
謂也陽者主生萬物方夏三月之時大熱不至則萬物不能成陰氣主

殺方冬三月之時地不內藏則根荄不成即春無生故一時失度即四
序為不行越王曰善寡人已聞陰陽之事穀之貴賤可得而知乎范子
曰陽者主貴陰者主賤故當寒而不寒者穀為之暴貴當溫而不溫者
穀為之暴賤譬猶形影聲響相聞豈得不復哉故曰秋冬貴陽氣施於
陰陽極而復貴春夏賤陰氣施於陽陽極而不復越王曰善哉以丹書
玉帛置之枕中以為國寶越王曰吾欲富邦彊兵地狹民少柰何為之
范子曰夫陽動於上以成天文陰動於下以成地理審察開置之要可
以為富凡欲先知天門開及地戶閉其術天高五寸減天寸六分以成
地謹司八穀初見出於天者此謂天門開地戶閉陽氣不得下入地戶
故氣轉動而上下陰陽俱絕八穀不成大貴必應其歲而起此天變

符也謹司八穀初見入於地者是謂地戶閉陰陽俱會八穀大成其歲
大賤來年大飢此地變見瑞也謹司八穀初見半於人者糶平熟無災
害故天倡而見符地應而見瑞聖人上知天下知地中知人此之謂天
平地平以此為天圖

論陰陽之理特為詳與前此子家所未及也　余延林

外傳春申君

昔者楚考烈王相春申君吏李園、園女弟女環謂園曰、我聞王老無嗣、可見我於春申君、我欲假於春申君、我得見於春申君、徑得見於王矣、園曰、春申君貴人也、千里之佐、吾何託敢言、女環曰、即不見我、汝求謁於春申君才人、告遠道客、請歸待之、彼必問汝、汝家何等遠道客者、因對曰、園有女弟、魯相聞之、使使者來求之、園才人、使告園者、彼必有問汝女弟何能、對曰、能鼓音、讀書通一經、故彼必見我、園曰諾、明日辭春申君、才人有遠道客、請歸待之、春申君果問汝家何等遠道客、對曰、園有女弟、魯相聞之、使使求之、春申君曰、何能、對曰、能鼓音、讀書通一經、春申君曰、可得見乎、明日使待於離亭、園曰諾、既歸、告女環曰、吾辭於春申君、許我明日夕待於離亭、女環曰、園宜先供待之、春申君到、園馳人呼女環到黃昏、女環至、大縱酒、女環鼓琴、曲未終、春申君大悅、留宿、明日、女環謂春申君曰、妾聞王老無嗣、屬邦於君、君外淫、不顧政事、使王聞之、君上負於王、使妾兄下負於夫人、為之奈何、無泄此口、君召而戒之、春申君以告官屬、莫有聞淫女也、皆曰諾、與女環通、未終月、女環謂春申君曰、妾聞王老無嗣、今懷君子一月矣、可見妾於王、幸產子男、君即王公也、而何為佐乎、君戒念之、五日而道之、邦中有好女、中相可屬嗣、若烈王、曰諾、即召之、烈王悅、取之、十月產子男、十年、烈王死、幽王嗣立、女環使園相春申君、相之三年、然後告園以吳封春申君、使備東邊、園曰諾、即封春申君於吳、幽王後懷王、使張儀詐殺之、懷王子頃襄王、秦始皇帝使王翦滅之

殺春申者、或亦此女之栄乎、真大俠也。周玉齋

德序外傳

昔者越王句踐困於會稽歎曰我其不伯乎欲殺妻子角戰以死蠡對曰殆哉王失計也愛其所惡且吳王賢不離不肖不去若卑辭以地讓之天若棄彼彼必許句踐曉焉曰豈然哉遂聽能以勝越王句踐即得平吳春祭三江秋祭五湖因以其時為之立祠垂之來世傳之萬載鄰邦樂施以來取足范蠡內視若盲反聽若聾度天關涉天機後衽天人前帶神光當是時言之者闕其去甚微甚密王已失之矣然終難復見得於是度兵徐州致貢周室元王以之中興號為州伯以為專句踐之功非王室之力是時越行霸道沛歸於宋浮陵以付楚臨期開陽復之於魯中邦侵伐因斯衰止以其誠在於內威發於外越專其功故曰越絕是也

子胥賜劍將自殺歎曰嗟乎衆曲矯直一人固不能獨立吾挾弓矢以逸鄭楚之間自以為可復吾見凌之仇乃先王之功想得報焉自致於坐吾先得榮後僇若非智衰也先遇明後遭險君之易移也已矣坐不遇時復何言哉此吾命也亡將安之莫如早死從吾先王於地下蓋吾之志也吳王將殺子胥使馮同徵之胥見馮同知為吳王來也洩言曰王不親輔弼之臣而親衆豕之言是吾命短也高置吾頭必見越人入吳也我王親為禽哉捐我深江則亦已矣胥死之後吳王聞以為妖言甚咎子胥王使人捐於大江口勇士執之乃有遺響發憤馳騰氣若奔馬威凌萬物歸神大海彷彿之間音兆常在後世稱述蓋子胥水僊也

敘外傳記

問曰子胥未賢耳賢者所過化子胥賜劍欲無死得乎盲者不可示以文繡聾者不可語以調聲瞽瞍不移商均不化湯繫夏臺文王拘於殷時人謂舜不孝堯不慈聖人不悅下愚而況乎子胥當困於楚劇於吳信不去耳何拘之有孔子貶之柰何其報楚也稱子胥妻楚王母及乎夷狄貶之言吳人也問曰句踐何德也曰伯德賢君也傳曰危人自安君子弗為奪人自與伯夷不多行偽以勝滅人以伯其賢柰何曰是固伯道也祺道厭駮一善一惡當時無天子彊者為右使句踐無權滅邦久矣子胥信而得衆道范蠡善偽以勝當明王天下太平諸侯和親四夷樂德款塞貢珍屈膝請臣子胥何由乃困於楚范蠡不久乃為狂者

句踐何當芻莝養馬遭逢變亂權以自存不亦賢乎行伯非賢晉文之能因時順宜隨而可之故空社易為福危民易為德是之謂也問曰子胥范蠡何人也子胥勇而智正而信范蠡智而明皆賢人問曰子胥死范蠡去二人行違皆稱賢何論語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事君以道言耳范蠡單身入越主於伯有所不合故去也問曰不合何不死曰去止事君之義也義無死胥死者受恩深也今蠡猶重也不明甚矣問曰受恩死死之善也臣事君猶妻事夫何以去論語曰三日不朝孔子行對去也傳曰孔子去魯燔俎無肉曾子去妻藜蒸不熟微子去比干死孔子并稱仁行雖有異其義同死與生敗與成其同柰何論語曰有殺身以成仁子胥重其信范蠡貴其義信從中出義從外出微子去者痛

戕道也比干死若忠於紂也箕子亡若正其紀也皆忠信之至相為表
裏耳問曰二子孰愈乎曰以為同耳然子胥無為能自免於無道之楚
不忘舊功滅身為主合部能以霸不合可去則去可死則死范蠡遭世
不明被髮佯狂無正不行無王不止色斯而舉不害於道億則屢中貨
財殖聚作詐成伯不合乃去三遷避位名聞海內去越入齊老身西陶
仲子由楚傷中而死二子行有始終子胥可謂兼人乎問曰子胥伐楚
宮射其子不救何也曰及耳楚世子奔逃雲夢之山子胥兵笞平王之
墓昭王遣大夫申包胥入秦請救于斧漁子進諫子胥子胥逃適秦救
至因引兵還越見其榮於無道之楚與兵伐其子胥以不得已遂之與
李問曰笞墓何名乎子[illegible]之討賊至誠感天矯枉過直[illegible]

越絕書紀外傳紀

虎不計禍福大道不誅前惡子胥笞墓不究也

取法于公孫而斷罪請功史官之才識也

素書

宋張商英天覺曰黃石公素書六篇按前漢列傳黃石公圯橋所授子房素書世人多以三畧為是蓋傳之者誤也其書簡其意深雖堯舜禹文傅說周公孔子夫無以出此矣石公知漢之將興故以授子房而子房者豈能盡用其書哉僅能用其一二耳書曰陰計外泄者敗子房用

卅八

卷之

之嘗勸高帝王韓信矣書曰小怨不赦大怨必生子房用之嘗勸高帝侯雍齒矣書曰決策於不仁者險子房用之嘗勸高帝罷封六國矣書曰設變致權所

以解結子房用之嘗致四皓而立惠帝矣書曰吉莫吉於知足子房用之嘗擇留自封矣書曰絕嗜禁欲所以除累子房用之棄人間事從赤松子游矣嗟乎

遺粕棄滓猶足以帝沛公況純而用之深而造之者哉

三山周章甫隸

西漢文

雲間翁元益象韓
豫章黃國琦五湖 鑒定

古潭張運泰來倩
余元熹廷𢹂 彙評

西漢文

素書

原始

黃石公

夫道德仁義禮五者一體也。道者人之所蹈。使萬物不知其所由。德者人之所得。使萬物各得其所欲。仁者人之所親。有慈惠惻隱之心。以遂其生成。義者人之所宜。賞善罰惡。以立功立事。禮者人之所履。夙興夜寐。以成人倫之序。大欵為人之本。不可無一焉。賢人君子明於盛衰之道。通乎成敗之數。審乎治亂之勢。達乎去就之理。故潛居抱道。以待其時。若時至而行。則能極人臣之位。得機而動。則能成絕代之功。如其不遇。沒身而已。是以其道足高而名重於後代。

其書簡其意深予於僅用其一二耳 張天覺

正道　　黃石公

德足以懷遠。信足以一異。義足以得衆。才足以鑒古。明足以照下。此人之俊也。行足以為儀表。智足以決嫌疑。信可以使守約。廉可以使分財。此人之豪也。守職而不廢。處義而不回。見嫌而不苟免。見利而不苟得。此人之傑也。

俊者峻于人。豪者高于人。傑者傑于人。傑勝于豪。豪勝于俊。也未勉以相稱。誰名失實。豈不辱哉。　余淇耕

求人之志　　黃石公

絕嗜禁欲。所以除累。抑非損惡。所以禳過。貶酒闕色。所以無污。避嫌遠疑。所以不誤。博學切問。所以廣知。高行微言。所以修身。恭儉謙約。所以自守。深計遠慮。所以不窮。親仁友直。所以扶顛。近恕篤行。所以接人。任材使能。所以濟物。殫惡斥讒。所以止亂。推古驗今。所以不惑。先揆後度。所以應卒。設變致權。所以解結。括囊順會。所以無咎。橛橛梗梗。所以立功。孜孜淑淑。所以保終。

求志一章。千古聖賢豪傑之大學問也。曰讀此可以為王者師。豈誣也哉。　張求倩

本德宗道　黃石公

夫志心篤行之術，長莫長於博謀，安莫安於忍辱，先莫先於修德，樂莫樂於好善，神莫神於至誠，明莫明於體物，吉莫吉於知足，苦莫苦於多願，悲莫悲於精散，病莫病於無常，短莫短於苟得，幽莫幽於隱惡，孤莫孤於自恃，危莫危於任疑，敗莫敗於多私。

愼斯術也，治國養身其無失矣。

遵義　黃石公

以明示下者闇，有過不知者蔽，迷而不返者惑，以言取怨者禍，令與心乖者廢，後令繆前者毀，怒而無威者犯，好衆辱人者殃，戮辱所任者危，慢其所敬者凶，貌合心離者孤，親讒遠忠者亡，近色遠賢者惛，女謁公行者亂，私人以官者浮，凌下取勝者侵，名不勝實者耗，略己而責人者不治，自厚而薄人者棄廢，以過棄功者損，群下外異者淪，既用不任者疏，行賞悋色者沮，多許少與者怨，既迎而拒者乖，薄施厚望者不報，貴而忘賤者不久，念舊而棄新功者凶，用人不得正者殆，彊用人者不畜，為人擇官者亂，失其所彊者弱，決策於不仁者險，陰計外泄者敗，厚斂薄施者凋，戰士貧游士富者衰，貨賂公行者昧，聞善忽略記過不忘者暴，所任不可信，所信不可任者濁，牧人以德者集，繩人以刑者散，小功不賞則大功不立，小怨不赦則大怨必生，賞不服人，罰不甘心者叛，賞及無功，罰及無罪者酷，聽讒而美，聞諫而仇者亡，能有其有者安，貪人之有者殘。

皇帝王伯之作用，興亡治亂之機變，舉不越乎此。此書所以秘戒，不傳于不道不神不聖不賢之人也。

安禮　　黃石公

怨在不捨小過。患在不預定謀。福在積善。禍在積惡。饑在賤農。寒在惰織。安在得人。危在失士。富在迎來。貧在棄時。上無常操。下多疑心。輕上生罪。侮下無親。近臣不重。遠臣輕之。自疑不信人。自信不疑人。枉士無正友。曲上無直下。危國無賢人。亂政無善人。愛人深者求賢急。樂得賢者養人厚。賢士去谷不題。國亡之先兆。君行善政。賢臣先出。得人者昌。失士者亡。國將霸者士先歸。邦將亡者賢先避。地薄者大木不產。水淺者大魚不遊。樹禿者大禽不棲。林疏者大獸不居。山峭者崩。澤滿者溢。棄玉取石者盲。羊質虎皮者柔。衣不舉領者倒。走不視地者顛。柱弱者屋壞。輔弱者國傾。足寒傷心。民怨傷國。根枯枝朽。民困國殘。山將崩者下先隳。國將亡者民先弊。與覆車同軌者傾。與亡國同事者滅。見已往者慎將來。惡其跡者須避之。畏危者安。畏亡者存。夫人之所行。有道則吉。無道則凶。吉者百福所歸。凶者百禍所攻。非其神聖。自然所鍾。務善策者無惡事。無遠慮者有近憂。重可使守。固不可使臨。陣貪可使攻。敵不可使分。陣廉可使守。主不可使應。機五者各隨其才而用之。同志相得。同仁相憂。同惡相黨。同愛相求。同美相妒。同智相謀。同貴相害。同利相忌。同聲相應。同氣相感。同類相依。同義相親。同難相濟。同道相成。同藝相規。同巧相勝。此乃數之所得。不可與理違。釋己以教人者逆。正己以化人者順。逆者難從。順者易行。難從則亂。易行則理。詳體而行。理身。理家。理國。可也。

比上老人書。詞略而意與。非徒授子房。亦實於萬世為治之要。

世為張子房圯上浪沙中兵法潛著撒與老氏守雌之說尚別。

上略

黃石公

夫主將之法。務攬英雄之心。賞祿有功。通志於眾。故與眾同好靡不成。與眾同惡靡不傾。治國安家。得人也。亡國破家。失人也。含氣之類。咸願得其志。軍讖曰。柔能制剛。弱能制強。柔者德也。剛者賊也。弱者人之所助。強者人之所攻。柔有所設。剛有所施。弱有所用。強有所加。兼此四者。而制其宜。端末未見。人莫能知。天地神明。與物推移。變動無常。因敵轉化。不為事先。動而輒隨。故能圖治無疆。扶成天威。康正八極。密定九夷。如此謀者。為帝王師。故曰。莫不貪強。鮮能守微。若能守微。乃保其生。聖人存之。以應事機。舒之彌四海。卷之不盈杯。居之不以室宅。守之不以城郭。藏之胸臆。而敵國服。軍讖曰。能柔能剛。其國彌光。能弱能強。其國彌彰。純柔純弱。其國必削。純剛純強。其國必亡。夫為國之道。恃賢與民。信賢如腹心。使民如四肢。則策無遺。所適如肢體相隨。骨節相救。天道自然。其巧無間。軍國之要。察眾心。施百務。危者安之。懼者歡之。叛者還之。冤者原之。訴者察之。卑者貴之。強者抑之。敵者殘之。貪者豐之。欲者使之。畏者隱之。謀者近之。說者覆之。毀者復之。反者廢之。橫者挫之。滿者損之。歸者招之。服者活之。降者脫之。獲固守之。獲阨塞之。獲難屯之。獲城割之。獲地裂之。獲財散之。敵動伺之。敵近備之。敵強下之。敵佚去之。敵陵待之。敵暴綏之。敵悖義之。敵睦攜之。順舉挫之。因勢破之。放言過之。四網羅之。得而勿有。居而勿守。拔而勿久。立而勿取。為者則己。有者則士。焉知利之所在。彼為諸侯。己為天子。使城自保。令士自處。世能祖祖。鮮能下下。祖祖為親。下下為君。下下者。務耕桑不奪其時。薄賦斂不匱其財。罕徭役不使其勞。則國富而家娛。然後選士以司牧之。夫所謂士者。英雄也。故曰。羅其英雄。則敵國窮。英雄者。國之幹。庶民者。國之本。得其幹。收其本。則政行而無怨。夫用兵之要。在崇禮而重祿。禮崇則智士至。祿重則義士輕死。故祿賢不愛財。賞功不踰時。則下力并。敵國削。夫用人之道。尊以爵。贍以財。則士自來。接以禮。勵以義。則士死之。夫將帥者。必與士卒同滋味而共安危。敵乃可加。故兵有全勝。敵有全因。昔者良將之用兵。有饋簞醪者。使投諸河。與士卒同流而飲。夫一簞之醪。不能味一河之水。而三軍之士思為致死者。以滋味之及己也。故蓋察異言乃觀其萌。主聘儒賢。姦雄乃遁。主任舊齒。萬事乃理。主聘巖穴。士乃得實。謀及負薪。功乃可述。不失人心。德乃洋溢。

骨節皆按天行○陳明卿

設吹盡理。遂為留侯終身受用○張來倩

三略上

中畧　　黃石公

夫二皇無言而化流四海故天下無所歸功帝者體天則地有言有令而天下太平君臣讓功四海化行百姓不知其所以然故使臣不待禮賞有功美而無害王者制人以道降心服志設矩備衰四海會同王職不廢雖甲兵之備而無鬪戰之患君無疑於臣臣無疑於主國定主安臣以義退亦能美而無害伯者制士以權結士以信使士以賞信衰則士疏賞虧則士不用命軍勢曰出軍行師將在自專進退內御則功難成軍勢曰使智使勇使貪使愚智者樂立其功勇者好行其志貪者邀趨其利愚者不顧其死因其至情而用之此軍之微權也軍勢曰無使辯士談說敵美為其惑眾無使仁者主財為其多施而附於下軍勢曰

禁巫祝不得為吏士卜問軍之吉凶軍勢曰使義士不以財故義者不為不仁者死智者不為闇主謀主不可以無德無德則臣叛不可以無威無威則失權臣不可以無德無德則無以事君不可以無威無威則國弱威多則身蹶故聖主御世觀盛衰度得失而為之制故諸侯二師方伯三師天子六師世亂則叛逆生王澤竭則盟誓相誅伐德同勢敵無以相傾乃攬英雄之心與眾同好惡然後加之以權變故非計策無以決嫌定疑非譎奇無以破姦息寇非陰計無以成功夫高鳥死良弓藏敵國滅謀臣亡亡者非喪其身也謂奪其威廢其權也封之於朝極人臣之位以顯其功中州善國以富其家美色珍玩以悅其心夫人衆一合而不可卒離威權一與而不可卒移還師罷軍存亡之階故弱之

以位罷之以斷其謂霸者之略故霸者之作其論駁也存社稷羅英雄者中畧之勢也故勢主秘焉

叙次帝皇王霸叙次軍勢後來一陰一陽愈轉愈微中畧起下畧也

下盛洲

下略　　　　黄石公

夫能扶天下之危者則據天下之安能除天下之憂者則享天下之樂能救天下之禍者則獲天下之福故澤及於民則賢人歸之澤及昆蟲則聖人歸之賢人所歸則其國強聖人所歸則六合同求賢以德致聖以道賢去則國微聖去則國乖微者危之階乖者亡之徵賢人之政降人以體聖人之政降人以心體降可以圖始心降可以保終降體以禮降心以樂所謂樂者非金石絲竹也謂人樂其家謂人樂其族謂人樂其業謂人樂其都邑謂人樂其政令謂人樂其道德如此君人者乃作樂以節之使不失其和故有德之君以樂樂人無德之君以樂樂身樂人者久而長樂身者不久而亡釋近謀遠者勞而無功釋遠謀近者佚而有終佚政多忠臣勞政多怨民故曰務廣地者荒務廣德者強能有其有者安貪人之有者殘殘滅之政累世受患造作過制雖成必敗舍己而教人者逆正己而化人者順逆者亂之招順者治之要道德仁義禮五者一體也道者人之所蹈德者人之所得仁者人之所親義者人之所宜禮者人之所體不可無一焉故夙興夜寐禮之制也討賊報讐義之決也惻隱之心仁之發也得己得人德之路也使人均平不失其所道之化也出君下臣名曰命施於竹帛名曰令奉而行之名曰政夫命失則令不行令不行則政不立政不立則道不通道不通則邪臣勝邪臣勝則主威傷千里迎賢其路遠致不肖其路近是以明君舍近而取遠故能全功尚人而下盡力廢一善則眾善衰賞一惡則眾惡歸善者得其祐惡者受其誅則國安而眾善至眾疑無定國疑而無治民惑定惑還國乃可安一令逆則百令失一惡施則百惡結故善施於順民惡加於凶民則令行而無怨使怨治怨是謂逆天使讐治讐其禍不救治民使平致平以清則民得其所而天下寧犯上者尊貴鄙者富雖有聖王不能致其治犯上者誅貪鄙者拘則化行而眾惡消清白之士不可以爵祿得節義之士不可以威刑脅故明君求賢必觀其所以而致焉致清白之士脩其禮致節義之士脩其道然後士可致而名可保夫聖人君子明盛衰之源通成敗之端審治亂之機知去就之節雖窮不處亡國之位雖貧不食亂邦之粟潛名抱道者時至而動則極人臣之位德合於己則建殊絕之功故其道高而名揚於後世聖王之用兵非樂之也將以誅暴討亂也夫以義誅不義若決江河而溉爝火臨不測而擠欲墜其克必矣所以優游恬淡而不進者重傷人物也夫兵者不祥之器天道惡之不得已而用之是天道也夫人之在道若魚之在水得水而生失水而死故君子常懼而不敢失道豪傑秉職國威乃弱殺生在豪傑國勢乃竭豪傑低首國乃可久殺生在君國乃可安四民用虛國乃無儲四民足用國乃安樂賢臣內則邪臣外邪臣內則賢臣斃內外失宜禍亂傳世大臣疑主眾姦集聚臣當君尊上下乃昏君當臣處上下失序傷賢者殃及三世蔽賢者身受其害嫉賢者其名不全進賢者福流子孫故君子急於進賢而美名彰焉利一害百民去城郭利一害萬國乃思散去一利百人乃慕澤去一利萬政乃不亂

下畧篇不止三代之精與直陰符三十篇註疏也 王鳳洲

老子稱佳兵以恬淡為上恬淡二字與用兵之妙道也下畧本此立說衆紛吞

新書原序

賈太傅生值漢室初造通天人精微之縕窮歷代治亂之故究禮樂刑政之端貫仁義道德之原傅長沙時所著新書若干篇劉向稱其通達國體雖古之伊管未能遠過班史痛其不用但謂其天年早終雖不公卿未為不遇讀過長沙作賦以弔汨羅而太史公傳於屈原之後明其

若屈原之忠而遭棄逐也宋歐
陽公謂其所陳孝文略施其術
猶能以德於成康蘇公論其為
王者之佐如其所言雖三代何
以遠過此數公者故有定論顧

其書非惟嘉惠後學廣其見聞
以資博識已也慎而擇之而立
身行已之道亦寓焉中間如鑒
秦俗之薄惡指漢風之奢僭請
定經制述三代之長久深戒刑
罰明孤秦之速亡譬人主之如
堂所以優臣子之禮置天下於
大器所以示安危之幾凡憂民
傅職官人大政等篇皆經濟之
大略又有國與天下者之所當

鑒也

清漳陳平人書

西漢文

豫章 郭之祥宇山
黃國琦五湖
鑒定
古潭 張運泰來倩
余元熹延釋
彙評

新書

官人
勸學
道術
六術
道德說
大政下
修政上
脩政下
禮容
立後義

諫封建子弟書 已下附
諫封淮南四子疏
論務農積貯疏
弔屈原賦
鵩賦
旱雲賦
惜誓

賈以傳

治安策序 已上日本一

賈誼

臣竊惟事勢，可為痛哭者一，可為流涕者三，可為長太息者六，若其他背理而傷道者，難徧以疏舉。進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獨以為未也。曰安且治者，非愚則諛，皆非事實知治亂之體者也。夫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燃，因謂之安，方令之勢，何以異此。本末舛逆，首足衡決，國制搶攘，非甚有紀，胡可謂治。陛下何不壹令臣得熟數之於前，因陳治安之策，試詳擇焉。夫射獵之娛，與安危之機孰急。使為治勞智慮，苦身體，乏鐘鼓之樂，勿為可也。樂與今同，而加之諸侯軌道，兵革不動，民保首領，匈奴賓服，四荒鄉風，百姓素朴，獄訟衰息，大數既得，則天下順治，海內之氣，清和咸理，生為明帝，沒為明神，名譽之美，垂於無窮。禮祖有功而宗有德，使顧成之廟稱為太宗，上配太祖，與漢亡極。建久安之勢，成長治之業，以承祖廟，以奉六親，至孝也；以幸天下，以育群生，至仁也；立經陳紀，輕重同得，後可以為萬世法程，雖有愚幼不肖之嗣，猶得蒙業而安，至明也。以陛下之明達，因使少知治體者得佐下風，致此非難也。其具可素陳於前，願幸無忽。臣謹稽之天地，驗之往古，按之當今之務，日夜念此至熟也，雖使舜禹復生，為陛下計，亡以易此。

治安之於事也，原道之於理也，孟氏之後勿伍矣。 正得洲

賈生通達當世之務，然未免英華過於暴露，亦其才則然也。 張來儀

治安策一　賈誼

夫樹國固必相疑之勢。下數被其殃。上數爽其憂。甚非所以安上而全下也。今或親弟謀為東帝。親兄之子西鄉而擊。今吳又見告矣。天子春秋鼎盛。行義未過。德澤有加焉。猶尚如是。況莫大諸侯。權力且十此者乎。然而天下少安何也。大國之王幼弱未壯。漢之所置傅相方握其事。數年之後。諸侯之王大抵皆冠。血氣方剛。漢之傅相稱病而賜罷。彼自丞尉以上徧置私人。如此。有異淮南濟北之為邪。此時而欲為治安。雖堯舜不治。黃帝曰。日中必熭。操刀必割。今令此道順。而全安甚易。不肯蚤為。已乃墮骨肉之屬而抗剄之。豈有異秦之季世乎。夫以天子之位。乘今之時。因天之助。尚憚以危為安。以亂為治。假設陛下居齊桓之處。將不合諸侯而匡天下乎。臣又知陛下有所必不能矣。假設天下如曩時。淮陰侯尚王楚。黥布王淮南。彭越王梁。韓信王韓。張敖王趙。貫高為相。盧綰王燕。陳豨在代。令此六七公者皆亡恙。當是時而陛下即天子位。能自安乎。臣有以知陛下之不能也。天下殽亂。高皇帝與諸公併起。非有仄室之勢以豫席之也。諸公幸者乃為中涓。其次廑得舍人。材之不逮至遠也。高皇帝以明聖威武即天子位。割膏腴之地以王諸公。多者百餘城。少者乃三四十縣。德至渥也。然其後十年之間。反者九起。陛下之與諸公。非親角材而臣之也。又非身封王之也。自高皇帝不能以是一歲為安。故臣知陛下之不能也。然尚有可諉者。曰疏。臣請試言其親者。假令悼惠王王齊。元王王楚。中子王趙。幽王王淮陽。共王王梁。靈

王王燕。厲王王淮南。六七貴人皆無恙。當是時。陛下即位。能為治乎。臣又知陛下之不能也。若此諸王。雖名為臣。實皆有布衣昆弟之心。慮亡不帝制而天子自為者。擅爵人。赦死罪。甚者或戴黃屋。漢法令非行也。雖行不軌如厲王者。令之不肯聽。召之安可致乎。幸而來至。法安可得加。動一親戚。天下圜視而起。陛下之臣雖有悍如馮敬者。適啟其口。匕首已陷其胸矣。陛下雖賢。誰與領此。故疏者必危。親者必亂。已然之效也。其異姓負彊而動者。漢已幸勝之矣。又不易其所以然。同姓襲是迹而動。既有徵矣。其勢盡又復然。殃禍之變未知所移。明帝處之尚不能以安。後世將如之何。屠牛坦一朝解十二牛。而芒刃不頓者。所排擊剝割。皆眾理解也。至於髖髀之所。非斤則斧。夫仁義恩厚。人主之芒刃也。權勢法制。人主之斤斧也。今諸侯王皆眾髖髀也。釋斤斧之用。而欲嬰以芒刃。臣以為不缺則折。何不用之淮南濟北。勢不可也。臣竊迹前事。大抵強者先反。淮陰王楚最彊。則最先反。韓信倚胡。則又反。貫高因趙資。則又反。陳豨兵精。則又反。彭越用梁。則又反。黥布用淮南。則又反。盧綰最弱。最後反。長沙乃在二萬五千戶耳。功少而最完。勢疏而最忠。非獨性異人也。亦形勢然也。曩令樊酈絳灌據數十城而王。今雖以殘亡可也。令信越之倫列為徹侯而居。雖至今存可也。然則天下之大計可知已。欲諸王之皆忠附。則莫若令如長沙王。欲臣子之勿葅醢。則莫若令如樊酈等。欲天下之治安。莫若眾建諸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亡邪心。令海內之勢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從。諸侯

治安策三

賈誼

今民賣僮者爲之繡衣絲履偏諸緣內之閑中是古天子后服(此段言玩細娛不圖大患)所以廟而不宴者也而庶人得以衣婢妾白縠之表薄紈之裏緁以偏諸美者(只擧兩小事而風俗之奢盡是矣)黼繡是古天子之服今富人大賈嘉會召客者以被牆古者以奉一帝一后而節適今庶人屋壁得爲帝服倡優下賤得爲后飾然而天下不屈者殆未有也且帝之身(此文帝所自爲節儉處洗發)自衣皁綈而富民牆屋被文繡天子之后以緣其領庶人孽妾緣其履此臣所謂舛也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欲天下亡寒胡可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亡饑不可得也饑寒切於民之肌膚欲其亡爲姦邪不可得也國已屈矣盜賊直須時耳然而獻計者曰毋動爲大耳(亡是莫矣少知事体者不爲)夫俗至大不敬也至亡等也至冒上也進計者猶曰毋爲可爲長太息者此也

(此一意又折一層)

商君遺禮義棄仁恩并心於進取行之二歲秦俗日敗(說盡薄俗)故秦人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借父耰鉏慮有德色母取箕帚立而誶語抱哺其子與公併倨婦姑不相說則反脣而相稽其慈子耆利不同禽獸者亡幾耳然并心而起時猶曰蹷六國兼天下功成求得矣終不知反廉愧之節仁義之厚(代開一悔悟之門其文益靈動)信并兼之法遂進取之業天下大敗衆掩寡智欺愚勇威怯壯陵衰其亂至矣是以大賢起之威震海內德從天下曩之爲秦者今轉而爲漢矣然其遺風餘俗猶尚未改今世以侈靡相競而上亡制度棄禮誼捐廉恥日甚可謂月異而歲不同矣逐利不耳慮非顧行也今其甚者殺父兄矣盜者剟寢戶之簾搴兩廟之器白晝大都之中剽吏而奪之金矯僞者出幾十萬石粟賦六百餘萬錢乘傳而行郡國此其亡行義之尤至者也而大臣(責大臣)特以簿書不報期會之間以爲大故至於俗流失世壞敗因恬而不知怪(亦衣通患)慮不動於耳目以爲是適然耳夫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鄉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爲也俗吏之所務(又冷放一句愈寛愈緊)在於刀筆筐篋而不知大體(獨見)陛下又不自憂竊爲陛下惜之夫立君臣等上下使父子有禮六親有紀此非天之所爲人之所設也夫人之所設不爲不立不植則僵不脩則壞筦子曰禮義廉恥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使筦子愚人也則可筦子(冷語有味)而少知治體則是豈可不爲寒心哉秦滅四維而不張故君臣乖亂六親殃戮姦人並起萬民離叛凡十三歲而社稷爲虛今四維猶未備也故姦人幾幸而衆心疑惑豈如今定經制令君君臣臣上下有差父子六親各得其宜姦人亡所幾幸而群臣衆信上不疑惑此業壹定世世常安而後有所持循矣若夫經制不定是猶度江河亡維楫中流而遇風波船必覆矣可爲長太息者此也

漢儒實在宋人之上如賈如董皆醇乎醇者也餘如劉向匡衡亦大醇而小疵考古者不可不知　陳玉立

治安策四　　賈誼

夏為天子十有餘世而殷受之殷為天子二十餘世而周受之周為天子三十餘世而秦受之秦為天子二世而亡人性不甚相遠也何三代之君有道之長而秦無道之暴也其故可知也古之王者太子迺生固舉以禮使士負之有司齊肅端冕見之南郊見於天也過闕則下過廟則趨孝子之道也故自為赤子而教固已行矣昔者成王幼在襁抱之中召公為太保周公為太傅太公為太師保保其身體傅傅之德義師道之教訓此三公之職也於是為置三少皆上大夫也曰少保少傅少師是與太子宴者也故迺孩提有識三公三少固明孝仁禮義以道習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於是皆選天下之端士孝弟博聞有道術者以衛翼之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迺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夫習與正人居之不能毋正猶生長於齊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之不能毋不正猶生長於楚之地不能不楚言也故擇其所耆必先受業乃得嘗之擇其所樂必先有習乃得為之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貫如自然及太子少長知妃色則入於學學者所學之官也學禮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則親疏有序而恩相及矣帝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則長幼有差而民不誣矣帝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則聖智在位而功不遺矣帝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則貴賤有等而下不踰矣帝入太學承師問道退習而考於太傅太傅罰其不則而匡其不及則德智長而治道得矣此五學者既成於上則百姓黎民化輯於下

（此段論訓儲之道）（節次整然）

矣及太子既冠成人免於師保之嚴則有記過之史徹膳之宰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敢諫之鼓瞽史誦詩工誦箴諫大夫進謀士傳民語習與智長故切而不媿化與心成故中道若性三代之禮春朝朝日秋暮夕月所以明有敬也春秋入學坐國老執醬而親餽之所以明有孝也行以鸞和步中采齊趣中肆夏所以明有度也其於禽獸見其生不食其死聞其聲不食其肉故遠庖廚所以長恩且明有仁也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以其輔翼太子有此具也及秦而不然其俗固非貴辭讓也所上者告訐也固非貴禮義也所上者刑罰也使趙高傅胡亥而教之獄所習者非斬劓人則夷人之三族也故胡亥今日即位而明日射人忠諫者謂之誹謗深計者謂之妖言其視殺人若艾草菅然豈惟胡亥之性惡哉彼其所以道之者非其理故也鄙諺曰不習為吏視已成事又曰前車覆後車誡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其已事可知矣然而不能從者是不法聖智也秦世之所以亟絕者其轍跡可見也然而不避是後車又將覆也夫存亡之變治亂之機其要在是矣天下之命縣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早諭教與選左右夫心未濫而先諭教則化易成也開於道術智誼之指則教之力也若其服習積貫則左右而已夫胡粵之人生而同聲耆欲不異及其長而成俗累數譯而不能相通行有雖死而不相為者則教習然也臣故曰選左右早諭教最急夫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此時務也

（一句三借）（今日明日妙）

教太子是治化張本厥後誣蠱之事而知此言足為蓍蔡　陳玉立

治安策五

賈誼

凡人之智能見已然不能見將然夫禮者禁於將然之前而法者禁於
已然之後是故法之所用易見而禮之所為至難知也若夫慶賞以勸
善刑罰以懲惡先王執此之政堅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時據此之
功無私如天地耳豈顧不用哉然而曰禮云禮云者貴絕惡於未萌而
起化於微眇使民日遷善遠辠而不自知也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
也使毋訟乎為人主計者莫如先審取舍取舍之極定於內而安危之
萌應於外矣安者非一日而安也危者非一日而危也皆以積漸然不
可不察也人主之所積在其取舍以禮義治之者積禮義以刑罰治之
者積刑罰刑罰積而民怨背禮義積而民和親故世主欲民之善同而

所以使民善者或異或道之以德教或毆之以法令道之以德教者德
教洽而民氣樂毆之以法令者法令極而民風哀哀樂之感禍福之應
也秦王之欲尊宗廟而安子孫與湯武同然而湯武廣大其德行六七
百歲而不失秦王治天下十餘歲則大敗此亡它故矣湯武之定取舍
審而秦王之定取舍不審矣夫天下大器也今人之置器置諸安處則
安置諸危處則危天下之情與器亡以異在天子之所置之湯武置天
下於仁義禮樂而德澤洽禽獸草木廣裕德被蠻貊四夷累子孫數十
世此天下所共聞也秦王置天下於法令刑罰德澤亡一有而怨毒盈
於世下憎惡之如仇讎禍幾及身子孫誅絕此天下之所共見也是非
其明效大驗邪人之言曰聽言之道必以其事觀之則言者莫敢妄言

今或言禮誼之不如法令教化之不如刑罰人主胡不引殷周秦事以
觀之也

用禮與任法是周秦一个分關頭概痛快言之使見此文雅決[illegible]
亦云法禁滋章盜賊多有法之不可獨任也如此[illegible]

治安策六

賈誼

此論優禮大臣

人主之尊譬如堂羣臣如陛衆庶如地故陛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陛亡級廉近地則堂卑高者難攀卑者易陵理勢然也故古者聖王制爲等列內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後有官師小吏延及庶人等級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里諺曰欲投鼠而忌器此善諭也鼠近於器尚憚不投恐傷其器況於貴臣之近主乎廉恥節禮以治君子故有賜死而無戮辱是以黥劓之罪不及大夫以其離主上不遠也禮不敢齒君之路馬蹴其芻者有罰見君之几杖則起遭君之乘車則下入正門則趨君之寵臣雖或有過刑戮之罪不加其身者尊君之故也此所以爲主上豫遠不敬也所以體貌大臣而厲其節也今自王侯三公之貴皆天子之所改容而禮之也古天子之所謂伯父伯舅也而令與衆庶同黥劓髡刖笞傌棄市之法然則堂不亡陛乎被戮辱者不泰迫乎廉恥不行大臣無乃握重權大官而有徒隸亡恥之心乎夫望夷之事二世見當以重法者投鼠而不忌器之習也臣聞之履雖鮮不加於枕冠雖敝不以苴履夫嘗已在貴寵之位天子改容而體貌之矣吏民嘗俯伏以敬畏之矣今而有過帝令廢之可也退之可也賜之死可也滅之可也若夫束縛之係緤之輸之司寇編之徒官司寇小吏詈罵而榜笞之殆非所以令衆庶見也夫卑賤者習知尊貴者之一旦吾亦乃可以加此也非所以習天下也非尊尊貴貴之化也夫天子之所嘗敬衆庶之所嘗寵死而死耳賤人安宜得如此而頓辱之哉豫讓事中行之君智伯伐而滅之移事智伯及趙滅智伯豫讓釁面吞炭必報襄子五起而不中人問豫子豫子曰中行衆人畜我我故衆人事之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故此一豫讓也反君事讎行若狗彘已而抗節致忠行出乎烈士人主使然也故主上遇其大臣如遇犬馬彼將犬馬自爲也如遇官徒彼將官徒自爲也頑頓亡恥詬亡節廉恥不立且不自好苟若而可故見利則逝見便則奪主上有敗則因而挻之矣主上有患則吾苟免而已立而觀之耳有便吾身者則欺賣而利之耳人主將何便於此羣下至衆而主上至少也所託財器職業者粹於羣下也俱亡恥俱苟妄則主上最病故古者禮不及庶人刑不至大夫所以厲寵臣之節也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不謂不廉曰簠簋不飾坐汚穢淫亂男女亡別者不曰汚穢曰帷薄不脩坐罷軟不勝任者不謂罷軟曰下官不職故貴大臣定有其辠矣猶未斥然正以謼之也尚遷就而爲之諱也故其在大譴大呵之域者聞譴呵則白冠氂纓盤水加劍造請室而請辠耳上不執縛係引而行也其有中辠者聞命而自弛上不使人頸盭而加也其有大辠者聞命則北面再拜跪而自裁上不使捽抑而刑之也曰子大夫自有過耳吾遇子有禮矣遇之有禮故羣臣自憙嬰以廉恥故人矜節行上設廉恥禮義以遇其臣而臣不以節行報其上者則非人類也故化成俗定則爲人臣者主耳忘身國耳忘家公耳忘私利不苟就害不苟去唯義所在上之化也故父兄之臣誠死宗廟法度之臣誠死社稷輔翼之臣誠死君上守圄扞敵

之國城死城郭封疆故曰聖人有金城者比物此志也彼且為我死故（死且不如所）吾得與之俱生（此財死戚業其小者耳）彼且為我亡故吾得與之俱存夫將為我危故我得與之皆安顧行而忘利（總見宋漢）守節而伏義故可以託不御之權可以寄六尺之孤此廉恥行禮誼之所致也主上何喪焉此之不為而顧彼之久行故曰可為長太息者此也

本末宏潤首尾該貫議論雖未免純駁之雜然自仲舒以前未有言及此者文勢筆力當為西漢第一　張文潜

一篇中疏分封疏禮大臣疏風俗俱奇絕　余[illegible]

過秦論上

賈誼

秦孝公據殽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君臣固守而窺周室有席卷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與上句長短為一節）當是時商君佐之內立法度務耕織（此下句長）修守戰之備（耕織為偶）外連衡而鬭諸侯於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孝公既沒惠王武王蒙故業因遺冊南兼漢中西舉巴蜀東割膏腴之地收要害之郡諸侯恐懼會盟而謀弱秦不愛珍器重寶肥美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從締交相與為一當是時齊有孟嘗趙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皆明知而忠信寬厚而愛人尊賢重士約從離衡并韓魏燕楚齊趙宋衛中山之眾於是六國之士（六國之士以下三段是一樣事）有甯越徐尚蘇秦杜赫之屬為之謀（為之謀通其意制其兵同意相應）齊明周最陳軫昭滑樓緩翟景蘇厲樂毅之徒通其意吳起孫臏帶佗兒良王廖田忌廉頗趙奢之朋制其兵常以十倍之地百萬之眾叩關而攻秦秦人開關延敵九國之師逡巡遁逃而不敢進秦無亡矢遺鏃之費而天下諸侯已困矣於是從散約解爭割地而奉秦秦有餘力而制其敝追亡逐北伏尸百萬流血漂鹵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河山強國請服弱國入朝延及孝文王莊襄王享國日淺國家無事及至秦王續六世之餘烈振長策而御宇內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棰拊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南取百越之地以為桂林象郡百越之君俛首繫頸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卻匈奴七百餘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報怨於是廢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墮名城殺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

咸陽、銷鋒鑄鐻、以為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然後斬華為城、因河為津。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谿以為固。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天下以定。秦王之心自以為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秦王既沒、餘威振於殊俗。陳涉甕牖繩樞之子。氓隸之人、而遷徙之徒、才能不及中人、非有仲尼墨翟之賢、陶朱猗頓之富。躡足行伍之間、而倔起什伯之中、率罷散之卒、將數百之衆、而轉攻秦。斬木為兵、揭竿為旗、天下雲集響應、贏糧而景從。山東豪俊遂並起而亡秦族矣。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殽函之固自若也。陳涉之位、非尊於齊楚燕趙韓魏宋衛中山之君。鉏耰棘矜、非銛於句戟長鎩也。適戍之衆、非抗於九國之師。深謀遠慮、行軍用兵之道、非及鄉時之士也。然而成敗異變、功業相反也。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絜大、比權量力、則不可同年而語矣。然秦以區區之地、千乘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矣。然後以六合為家、殽函為宮。一夫作難而七廟墮、身死人手、為天下笑者何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

雄之論秦、備述本末、而斷以兩言可謂至矣。然彼其意以攻守為二途。豈知三代之所以取天下與守天下、初無二道乎。此雄之學所以為雜於申韓也。

說秦始終興亡之故、如指諸掌。文氣雄偉、措辭高妙、體大精深、此篇西京名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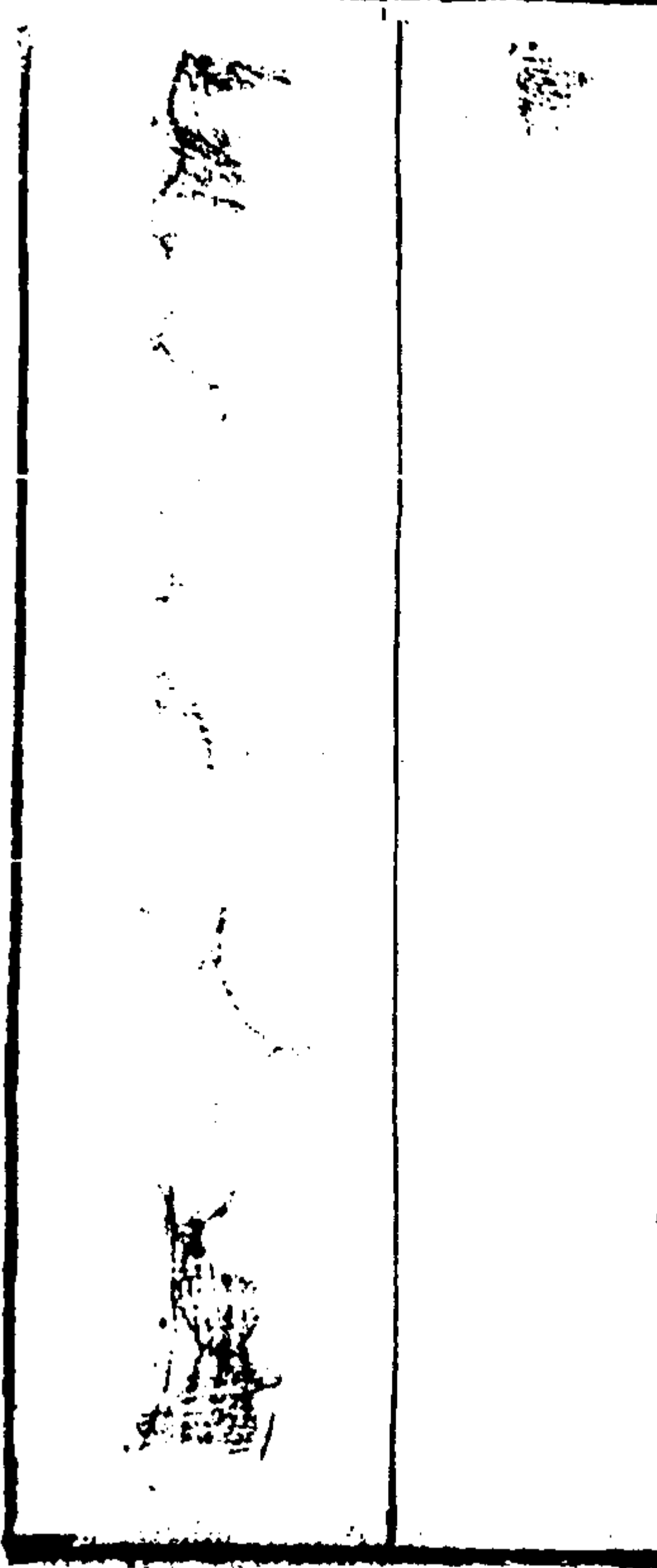
過秦論中　賈誼

秦并海内、兼諸侯、南面稱帝、以養四海。天下之士、斐然鄉風。若是者何也。曰近世之無王者久矣。周室卑微、五霸既歿、令不行於天下。是以諸侯力政、彊侵弱、衆暴寡、兵革不休、士民罷敝。今秦南面而王天下、是上有天子也。既元元之民冀得安其性命、莫不虚心而仰上。當此之時、守威定功、安危之本在於此矣。秦王懷貪鄙之心、行自奮之智、不信功臣、不親士民、廢王道、立私權、禁文書而酷刑法、先詐力而後仁義、以暴虐為天下始。夫并兼者高詐力、安定者貴順權、此言取與守不同術也。秦離戰國而王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是其所以取之守之者異也。孤獨而有之、故其亡可立而待。借使秦王計上世之事、並殷周之迹、以制御其政、後雖有淫驕之主、而未有傾危之患也。故三王之建天下、名號顯美、功業長久。今秦二世立、天下莫不引領而觀其政。夫寒者利裋褐、而饑者甘糟糠。天下之嗷嗷、新主之資也。此言勞民之易為仁也。鄉使二世有庸主之行、而任忠賢、臣主一心、而憂海内之患、縞素而正先帝之過。裂地分民、以封功臣之後、建國立君、以禮天下。虚囹圄而免刑戮、除去收帑汙穢之罪、使各反其鄉里。發倉廩、散財幣、以振孤獨窮困之士。輕賦少事、以佐百姓之急。約法省刑、以持其後、使天下之人、皆得自新、更節修行、各慎其身、塞萬民之望、而以威德與天下、天下集矣。即四海之内、皆讙然各自安樂其處、唯恐有變。雖有狡猾之民、無離上之心、則不軌之臣無以飾其智、而暴亂之姦止矣。二世不行此術、而重之以

無道，壞宗廟與民，更始作阿房宮，繁刑嚴誅，吏治刻深，賞罰不當，賦斂無度，天下多事，吏弗能紀，百姓困窮，而主弗收恤，然後姦偽並起，而上下相遁，蒙罪者衆，刑戮相望於道，而天下苦之。自君卿以下至於衆庶，人懷自危之心，親處窮苦之實，咸不安其位，故易動也。是以陳涉不用湯武之賢，不藉公侯之尊，奮臂於大澤，而天下響應者，其民危也。故先王見始終之變，知存亡之機，是以牧民之道，務在安之而已。天下雖有逆行之臣，必無響應之助矣。故曰安民可與行義，而危民易與為非，此之謂也。貴為天子，富有天下，身不免於戮殺者，正傾非也。是二世之過也。

鋪敘秦人興亡本末，如指諸掌，行文有法度，議論根義理，詞氣開闔起伏，精深雄大，真不世之作也。林次崖

賈誼之過秦，以諭漢也；陸機之辨亡，以警晉也。有經世之心焉。王懋

過秦論下　賈誼

秦并兼諸侯山東三十餘郡，繕津關，據險塞，修甲兵而守之。然陳涉以戍卒散亂之衆數百，奮臂大呼，不用弓戟之兵，鉏耰白梃，望屋而食，橫行天下。秦人阻險不守，關梁不闔，長戟不刺，彊弩不射，楚師深入，戰於鴻門，曾無藩籬之艱。於是山東大擾，諸侯並起，豪俊相立。秦使章邯將而東征，章邯因以三軍之衆要市於外，以謀其上。羣臣之不信，可見於此矣。子嬰立，遂不寤。藉使子嬰有庸主之材，僅得中佐，山東雖亂，秦之地可全而有，宗廟之祀未當絕也。秦地被山帶河以為固，四塞之國也。自繆公以來，至於秦王，二十餘君，常為諸侯雄。豈世世賢哉？其勢居然也。且天下嘗同心并力而攻秦矣。當此之世，賢智並列，良將行其師，賢相通其謀。然困於阻險而不能進。秦乃延入戰而為之開關，百萬之徒逃北而遂壞。豈勇力智慧不足哉？形不利，勢不便也。秦小邑并大城，守險塞而軍，高壘毋戰，閉關據阨，荷戟而守之。諸侯起於匹夫，以利合，非有素王之行也。其交未親，其下未附，名為亡秦，其實利之也。彼見秦阻之難犯也，必退師。安土息民，以待其敝，收弱扶罷，以令天下之君，不患不得意於海內。貴為天子，富有天下，而身為禽也，其救敗非也。秦王足己不問，遂過而不變。二世受之，因而不改，暴虐以重禍。子嬰孤立無親，危弱無輔。三主惑而終身不悟，亡不亦宜乎？當此時也，世非無深慮知化之士也。然所以不敢盡忠拂過者，秦俗多忌諱之禁，忠言未卒於口而身為戮沒矣。故使天下之士，傾耳而聽，重足而立，拑口而不言。是

三主失道。忠臣不敢諫。智士不敢謀。天下已亂。姦不上聞。豈不哀哉。先王知壅蔽之傷國也。故置公卿大夫士。以飾法設刑而天下治。其彊也。禁暴誅亂而天下服。其弱也。五伯征而諸侯從。其削也。內守外附而社稷存。故秦之盛也。繁法嚴刑而天下振。及其衰也。百姓怨望而海內畔矣。故周五序得其道。而千餘歲不絕。秦本末並失。故不長久。由此觀之。安危之統。相去遠矣。野諺曰。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是以君子為國。觀之上古。驗之當世。參以人事。察盛衰之理。審權勢之宜。去就有序。變化有時。故曠日長久而社稷安矣

過秦三論。上篇論始皇藉先世强大之業。仁義不施。再傳而已。非所以守國也。中篇論秦氏獨風望治。二世不能正先帝之過而亦之以繼

道非所以正傾也。下論秦之君臣異心。子嬰不堅。始皇二世雖殺之害。孫立無輔。非所以救敗也。　楊升菴

賈生過秦論

藩傷

賈誼

古跳數動。彼必將有怪者。先焉禍之所生。豈可豫知。故甚非所以安主上。非所以活大臣者也。甚非所以全愛子者也。既已令之為藩臣矣。為人臣下矣。而厚其力。重其權。使有驕心而難服從也。何異於善砥鏌鋣而予射子。自損必矣。愛之故使飽粱肉之味。玩金石之聲。臣民之衆。土地之博。足以奉養宿衛其身。然而權力不足以徼幸。勢不足以行逆。故亡驕心。亡邪行。奉法畏令。聽從必順。長生安樂。而亡上下相疑之禍。活大臣。全愛子。孰精於此

大都曰本細末大弛必至心。　陳明卿

賈生藩傷

藩彊　　　　賈誼

竊迹前事大抵彊者先反淮陰王楚最彊則最先反韓王信倚胡則又反貫高因趙資則又反陳豨兵精彊則又反彭越用梁則又反黥布用淮南則又反盧綰國比最弱則最後反長沙乃纔二萬五千戶耳力不足以行逆則功少而最完勢疏而最忠全骨肉時長沙無故者非獨性異人也其形勢然矣曩令樊酈絳灌據數十城而王今雖以殘亡可也令韓信黥布彭越之倫列為徹侯而居雖至今存可也然則天下大計可知已欲諸王皆忠附則莫若令如長沙欲臣子勿菹醢則莫若令樊酈樊酈絳灌欲天下之治安天子之無憂莫如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無邪心若與臣下相殘與骨肉相殺天下雖治

無傷也則異姓術今之故而勿變以前觀之共國最大者反最先相時勢以立言賈生王佐才信不誣也　張末評

等齊　　　　賈誼

苟工巧而志欲之唯冒上軼主次也然則所謂主者安居臣者安在人之情不異面目狀貌同類貴賤之別非人人天根著於形容也所持以別貴賤明尊卑者等級勢力衣服號令也亂且不息滑曼無紀天理則同人事無別然則所謂臣主者非有相臨之具尊卑之經也特面形而異之耳

數語簡刺　童文約

服疑　賈誼

衣服疑者是謂爭先；厚澤疑者是謂爭賞；權力疑者是謂爭強；等級無限是謂爭尊。彼人者近則冀幸，疑則比爭。是以等級分明，則下不得疑；權力絕尤，則臣無冀志。故天子之於其下也，加五等已往，則為臣；例臣之於下也，加五等以往，則以為僕；僕則亦臣禮也。然稱僕，僕敢稱臣者，尊天子避嫌也。制服之道，取至遠至和以予民，至薄至神進之帝。奇服文章，以等主下而差貴賤。是以高下異，則名號異，則權力異，則事勢異，則旗章異，則符瑞異，則禮寵異，則秩祿異，則冠履異，則衣帶異，則環珮異，則車馬異，則妻妾異，則澤厚異，則宮室異，則床席異，則器皿異，則食飲異，則祭祀異，則死喪異。故高則此品周高，下則此品周下。加人者品此臨之，埒人者品此承之，遷則品此者進，絀則品此者損。貴周豐，賤周謙。貴賤有級，服位有等。等級既設，各處其檢；人循其度，擅退則讓，上僭則誅。建法以習之，設官以牧之。是以天下見其服而知貴賤，望其章而知其勢，分人定其心，各著其目。故眾多而天下不惑，傳途而天下識祗。卑尊已著，上下已分，則人倫法矣。於是主之與臣，若日之與星；臣不幾可以疑主，賤不幾可以冒貴。下不持等，則上位尊；臣不踰級，則主位安。謹守倫紀，則亂無由生。

是時侯王僭擬無度，為此言者，欲漢文辨上下立制度也。　聖宋倩

權重　賈誼

諸侯勢足以專制，力足以行逆，雖令冠處女，勿謂無敢；勢不足以專制，力不足以行逆，雖生夷青有仇讐之怨，猶之無傷也。然天下當今恬然者，遇諸侯之俱少也。後不至數歲，諸侯偕冠，陛下且見之矣，豈不苦哉。力當能為而不為，畜亂宿禍，高拱而不憂，其紛也宜也，甚可謂不知且不仁。夫秦自逆日夜深惟，苦心竭力，危在存亡，以除六國之禍。今陛下力制天下，頤指而如意，高拱以成六國之禍，難以言知矣。苟身常無事，畜亂宿禍，未在所制也。亂媒日長，熟視而不定，萬年之後，傳之老母弱子，使曹勢不能制，可謂仁乎。

說到不仁不智處，堪令滿座動色悚心。　余延[illegible]

審微　　賈誼

善不可謂小而無益，不善不可謂小而無傷。非以善為一足以利天下，小不善為一足以亂國家也。當夫輕始而傲微，則其流必至於大亂，是故子民者謹焉。致人也，察高則難，深則窺人之所非，窺且認也，勢使然也。夫事有逆於勢，有召禍，老聃曰：為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管仲曰：備患於未形，上也。語曰：熒熒弗救，炎炎奈何；萌芽不伐，且折斧柯。智禁於微，次也。事之適亂，如地形之惑人也，機漸而往，俄而東西易面，人不自知也。故墨子見衢路而哭之，悲一跬而繆千里也。昔者衛侯朝於周，周行問其名，曰衛侯辟疆。周行還之曰：啓疆、辟疆，天子之號也，諸侯弗得用。衛侯更其名曰燬，然後受之。故善守上下之分者，雖空名弗使踰

為。古者周禮，天子葬用隧，諸侯縣下。周襄王出逃伯鬭，晉文公率師誅賊，定周國之亂，復襄王之位。於是襄王賞以南陽之地，文公辭南陽，即死得以隧下。襄王弗聽，曰：周國雖微，未之或代也。天子用隧，伯父用隧，是二天子也。以地為少，余請益之。文公乃退。禮，天子之樂宮縣，諸侯之樂軒縣，大夫直縣，士有琴瑟。叔于奚者，衛之大夫也。曲縣者，衛君之樂體也；繁纓者，君之駕飾也。齊人攻衛，叔于奚率師逆之，大敗齊師，衛於是賞以溫。叔于奚辭溫而請曲縣繁纓以朝，衛君許之。孔子聞之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夫樂者所以載國，國者所以載君。彼樂亡而禮從之，禮亡而政從之，政亡而國從之，國亡而君從之。惜也，不如多予之邑。宓子賤治亶父，於是齊人攻魯，道亶父。始父老請曰：麥已熟矣，今迫齊寇，民不及刈穫，請令民人出自刈傅郭者，歸可以益食，且不資寇。三請，宓子弗聽。俄而麥畢資於齊寇。季孫聞之怒，使人讓宓子曰：豈不可哀哉！民乎寒耕熱耘，曾弗得食也。弗知猶可，聞或以告，而夫子弗聽。宓子蹴然曰：今年無麥，明年可樹。令不耕者得穫，是樂有寇也。且一歲之麥，於魯不加彊，喪之不加弱。令民有自取之心，其創必數年不息。季孫聞之慙，曰：使穴可入，吾豈忍見宓子哉！故明者之感奸也，發其除亂謀也遠，故邪不前逆。

禍亂之作，因由時勢之難挽，實起于細微之忽。總誠早為之所，則亂源絕而久安長治可坐臻矣。余奕輝

時變　　賈誼

秦國失理天下大敗衆掩寡知欺愚勇劫懼壯淩衰攻擊奪者為賢善人善突盜者為哲諸侯詐譎而相飾設輕而相紹者為知天下亂至矣若今者何如進取之時去矣并兼之勢過矣胡以孝弟循順為善而為夫耶胡以行義禮節為家富而出官耳驕恥偏而為祭尊黥劓者攘臂而為政行為狗彘也苟家富財足隱機盱視而為天子耳唯告罪昆弟欺突伯父逆於父母乎然錢則多也衣服循也我何功為世之基公唯愛季母妻公之持女乎車馬嚴也走犬良也矯誣而家美盜賊而財多何傷欲交吾擇貴寵者而交之欲執擇吏權者而使之取婦嫁子非有權勢吾不與婚姻非貴有戚不與兄弟非富大家不與出入因何也今俗侈靡以出相驕出倫踰等以富過其事相競今世貴空窮而賤良俗靡而尊姦富民不為姦而貧為里母也廉吏釋官而歸為邑笑居官敢行奸而富為賢吏家處者犯法為利為材士故兄勸其弟父勸其子則俗之邪至於此矣故假父耰鉏杖篲耳慮有德色矣母取瓢椀箕帚慮立誶語抱哺其子與公併踞婦姑不相說則反脣而睨其慈子耆利而輕簡父母也念罪非有倫理也亦不同禽獸僅焉耳然猶并心而赴時者曰功成而敗義耳歷六國兼天下求得矣然不知反廉恥之節仁義之厚信并兼之法遂進取之業凡十三歲而社稷為墟不知守成之數得之之術也悲夫

濤湖而來洞賦心目然實奇氣自宕非有意刻鍊也　章友翁

瓌瑋　　賈誼

天下有瓌政於此予民而民愈貧衣民而民愈寒使民樂而民愈苦使民知而民愈不知不知避縣網甚可瓌也今有瑋術於此奪民而民益富也不衣民而民益煖苦民而民益樂使民愈愚而民愈不罹縣網陛下無意少聽其數與夫雕文刻鏤周用之物繁多纖微苦窳之器日變而起民棄完堅而務雕鏤纖巧以相競高作之宂一日作工日不輕能成用一歲今半歲而弊作之費日挾功用之易弊不耕而多食農人之食是天下之所以困貧而不足也故以末予民民大貧以本予民民大富黼黻文繡纂組害女工且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方且萬里不輕能具天下之力勢安得不寒世之俗侈相耀人慕其所不知悚迫於俗願其所未至以相競高而上非有制度也今雖刑餘鬻妾下賤衣服得過諸侯擬天子是使天下公得冒主而夫人務侈也冒主務侈則天下寡而衣服不足矣故以文繡衣民而民愈寒以布帛澆民民必暖而有餘布帛之饒矣夫奇巧末技商販游食之民形佚樂而心縣愆志苟得而行淫侈則用不足而蓄積少矣即遇凶旱必先困窮迫身則苦饑甚焉今毆民而歸之農皆著於本則天下各食於力末技游食之民轉而緣南畝則民安性勸業而無縣愆之心無苟得之志行恭儉蓄積而人樂其所矣故其苦民而民益樂也世淫侈矣飾知巧以相詐利者為知士敢犯法禁昧大奸者為識理故邪人務而日起奸詐繁而不可止罪人積下衆多而無時已君臣相冒上下無辨此生於無制度也今去淫

侈之俗行節儉之術使車輿有侯衣服宮械各有制數制數已定故君臣絕抡而上下分明矣擅退則誅上僭者誅故淫侈不得生知巧詐謀無為起姦邪盜賊有為止則民雖罪遠矣知巧詐謀不起所謂愚故因使民愚而愈不竊盜絕（民字應當有別同）此四者使君臣相冒上下無別天下困貧姦詐盜賊並起罪人蓄積無已者也故不可不急述故也

此段議論已詳於攻策疏此重言之意到筆隨不覺其詞之剌剌也

三鳳洲

重本抑末之論實與漢治相關切者　黃仲昭

壹通　賈誼

所謂建武關函谷臨晉關者大抵為備山東諸侯也天下之制在陛下今大諸侯多其力因建關而備之若秦時之備六國也豈若定地勢使人不備之患因行蕭變亡私之道罷關一通而下以臣一關猶有關中之所謂禁術宮諸侯及亡得出馬關者豈不曰諸侯得衆則權益重其國衆車騎則力益多故明為之法亡資諸侯於臣之計疏山東等諸侯不令以一家若其精於此矣豈若一定地制令諸侯之民人騎二馬不足以為患益以為夫不足以為害令不定大理愜焉禁不服人心苦[illegible]費之義不便天子都長安而以淮南東南邊為奉地彌道數千不輕致輸郡或乃越諸侯而有他侯之地於遠方調均發徵又且必同大國包[illegible]境小國淵大國而為都小大兹蹤遠近以義天子諸侯封略之經也以其狀也以偏國資強敵以列侯飾其夫王不得也陛下奈何以不正州

不識治其策不見其文之奇不讀新書不見其文之所以奇　陳明卿

屬遠　賈誼

古者天子地方千里中之而為都輸將繇使其遠者不在五百里而至公侯地百里中之而為都輸將繇使其遠者不在五十里而至輸將者不苦其勞繇使者不傷其費故遠方人安其居士民皆有驩樂其上此天下之所以能長久也及秦而不然秦不能分尺寸之地欲盡自有之耳輸將起海上而來一錢之賦數十錢之費不輕能致也上之所得者甚少而民毒苦之甚深故陳勝一動而天下振今漢越兩諸侯之中分而乃以廬江為奉地雖秦之遠邊過此不遠矣今吏不輸將不奉王非奉也衆也尚安用此而久縣其心哉若令此如秦地之我是復秦之迹也竊以為不便夫淮南窳民貧鄉也繇使長安者自悉以補行中道衣食行勝已羸弊矣强提荷弊衣而至慮非假貸自詣非有以所聞也履蹻不數易不足以至錢用之費稱此苦其竊以所聲縣令丞相歸休者慮非甚謁也不見得歸者夫行數千里絶諸侯之地而縣屬漢其執終不可久漢往者家號泣而送之其來繇使者家號泣而遣之俱不相欲也甚苦屬漢而欲王類至是也逋逃而歸諸侯者類不少矣陛下不之發定毋以資好人

此篇與此建下所指同而組練大異　陳明卿

憂民　賈誼

今漢興三十年矣而天下愈屈食至寡也陛下不省邪未獲耳富人不貸貧民且饑天時不收請賣爵鬻子既或聞耳衆頃不雨令人寒心一歲而慮若是失天下無蓄若此甚極也其在王法謂之何必須困至乃慮窮至乃圖不亦晚乎竊伏念之愈使人悲然則所謂國亡人者何謂也有天下而欲其安者豈欺陛下哉上亦自憂將以誰諭且用事之人未必此者為人上非自省憂然猶困乃驚而滔下曰此天也可奈何事既亡如憂之何及方今始秋時可善為陛下少間可使臣從丞相御史計之臣議部所自用狀二千石上雖有使證計勿厚珍亡傷也有時矣

悽愴聞可轉句懇　陳明卿

許人慌且不背其信陛下已諾若日出之灼灼故聞君一言雖有微遠其志不疑仇讎之人其心不殆若此則信諭矣所孫莫不行矣臣又且以事勢諭陛下之愛令匈奴之自視也苟胡面而戎狀者其自以為見愛於天子也猶弱子之遌慈母也若此則愛諭矣臣又且諭陛下之好令胡之自視也苟其技之所長與其所工一可以當天子之意若此則好諭矣愛人之狀好人之技仁道也信為大操帝義也愛好有實已諾可期十死一生彼必將至此謂三表凡賞於國者不可以均均則國窮而尚少不足以動人故善賞者踔之駮躒之從而時厚之令視之足見也誦之足語也乃可傾一國之心陛下幸聽臣之計則國有餘財匈奴之來者家長已上固必衣繡家少者必衣文錦將為銀車五乘大雕畫之駕四馬載綠蓋從數騎御驂乘且雖單于之出入也不輕都此矣令匈奴降者時時得此而賜之耳一國聞之者見之者希心而相告人人冀幸以為吾至亦可以得此將以壞其目一餌匈奴之使至者若大降者也大眾之所聚也上必有所召賜食焉飯物故四五盛美胾炙肉具醯醢方數尺於前令一人坐此胡人欲觀者固數在旁得賜者之喜也且笑且飯味皆所嗜而所未嘗得也令來者時時得此而饗之耳一國聞之者見之者垂涎而相告人悇憛其所自以吾至亦將得此將以此壞其口一餌降者之傑也若使者至也上必使人有所召客焉令得召其知識胡人之欲觀者勿禁令婦人傅白墨黑繡衣而侍其堂者二三十人或薄或揜為其胡戲以相飯上使樂府幸假之但樂吹簫鼓鞀倒挈面者更進

西漢文 賈生 匈奴 卷三

舞者蹈者時作少間擊鼓舞其偶人莫時乃為戲樂携手胥彊上客之後婦人先後扶侍之者固十餘人使降者時或得此而樂之耳一國聞之者見之者希盱相告人人忣忣惟恐其後來至也將以此壞其耳一餌降者陛下之所召幸若所以約至也陛下必有時有所富必令此有高堂邃宇善廚處大囷京廄有編馬庫有陣車奴婢諸嬰兒畜生具令此時大具召胡客饗胡使上幸令官助之具假之樂令其居處樂虞囷京之畜皆過其故王慮出其單于或時時賜此而為家耳匈奴一國傾心而冀人人忣忣惟恐其後來至也將以此壞其腹於來降者上必時時而有所召幸拊循而後得入官夫胡大人難親也若上於胡嬰兒及貴人子好可愛者上必召幸大數十人為此繡衣好閒且出則從則更侍十即饗胡人也大觳抵也客胡使也力士武士固近侍傍胡嬰兒得近侍側胡貴人更進得佐酒前上乃幸自御此薄使付酒錢時人偶之為間則出繡衣具帶服賓餘時以賜之上即幸拊胡嬰兒搗遒之戲弄之乃授炙幸自啗之出好衣則且自為贊之上起胡嬰兒或前或後胡貴人既得奉酒出則服衣佩綬貴人而立於前令數人得此而居耳一國聞者見者希盱而欲人人忣忣惟恐其後來至也將以此壞其心故牽其耳牽其目牽其口牽其腹四者已牽又引其心安得不來下胡抑抎也此謂五餌若夫大變之應大約以權決塞因宜而行不可豫形疑豫徒取相室多其長吏衆門大夫皆謀士也必及之財且用吾人且用其專執其限瘦其謀中外符節遝緯拘也夫戎人且安得反悍若此故三

已諭五餌既明則匈奴之中乖而相疑矣使單于寢不聊寐飲食不甘其
口揮劍挾弓而蹲穹廬之隙左視右視以為盡仇也彼其群臣雖飲毋
走若虎在後眾欲無來恐或軒之此則暫然其貴人之見單于猶迅虎
狼也其南面而歸漢也猶弱子之慕慈母也其眾之見將吏猶噩迕仇
讎也南鄉而欲走漢猶水流下也將使單于無臣之使無民之守夫惡
得不係頸頓顙請歸陛下之義哉此謂戰德彼匈奴見略亡引眾而遠
去遠此有數夫關市者固匈奴所犯滑而深求也願上遣使厚與之和
以不得已許之大市使者反因於要險之所多為鑿開眾而延之關吏
卒使足以自守大每一關屠沽者賣飯食者羹臛膹炙者每物各一二
百人則胡人著於長城下矣是王將彊北之必攻其下矣以匈奴之饑
飯羹啗膹炙嚾滑多飲酒此則亡竭可立待也賜大而愈飢財盡而愈
困漢者所希心而慕也則匈奴貴人以其千人至者顯其二三以其萬
人至者顯其十餘人夫顯榮者招民之橋也故遠期五歲近期三年之
內匈奴亡矣此謂德勝曰建三表明五餌盛資翁主禽敵國而后止費
至多也惡得財用而足之對曰請無敢費御府餘食又肦然而臣有餘
資問曰何以對曰國有二族方亂天下甚於匈奴之為逆患也使上下
疏逆天下窾貧盜賊罪人蓄積無已此二族為崇也上去二族弗使亂
國天下治富矣臣賜二族使崇匈奴過足言者戒曰天子不忧人民憂
之曰苟或非天子民尚豈天子也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
莫非王臣王者天子也苟舟車之所至人迹之所及雖蠻夷戎狄孰非

天子之所作也而備湛頑衆天子之民以不聽天子則愭溽大罪也今
天子自為廢其民天子之罪也豈有求人之民哉
觀中行說之在虜也某飾之既良信繫然之論如何可汗陳明卿

勢卑　　　　賈誼

匈奴侵甚侮甚遇天子至不敬也為天下患至無已也以漢而歲致金絮繒綵是入貢職於蠻夷也顧為戎人為諸侯也勢既卑辱而禍且不息長此何窮陛下胡忍以帝皇之號特居此貴稱料匈奴之衆不過漢一千石大縣以天下之大而困於一縣之小甚爲執事者羞之陛下有意胡不使臣一試理此夫胡人於古小諸侯之所距捍而服也奚宜敢言若此以臣為屬國之官以主匈奴因幸行臣之計半歲之內而匈奴失其口矣少假之間休屠繫頸以系膝行頓顙請歸陛下之義唯上財幸而後後雜負屬國之官臣賜歸伏田廬不復涉朱廷則忠臣之志快矣今不獵猛敵而獵田彘不搏反寇而搏畜兔所獵得毋小所搏得毋小翫細娛矣不圖大患非所以為安

正言欲議使略施其術猶可比德于成康　張東精

淮難　　　　賈誼

竊恐陛下接王淮南諸子曾不與如臣者孰計之也淮南王來入赴千乘之君陛下為稽顙謝罪皇太后之前淮南王曾不誰讓敕晉之罪已加身者舍人橫制等室之門陛下追而赦之吏曾不肯捕王人於天子國橫行不辜而已謹乃賜美人多載黃金而歸侯邑之在其國者畢徙之它所陛下於淮南王不可謂薄矣然而淮南王天子之法咫蹂促而費用也皇帝之令批傾而不行天下孰不知天子選功臣有識者以為之相吏王僅不踏蹶而逐耳已不稱病而走者天下孰非知日接捷愬言以誹謗陛下之為皇太后之饋賜逆拒而不受天子使者奉詔而非得見僵臥以發書天下孰不知聚皐人奇狡少年通棣符券　使欲其

之等而謀為東帝天下孰弗知淮南王罪已明陛下赦其死罪解之金逆以為之神其人自病死陛下何負天下大指孰以王之死為不當陛下亡負也如是則淮南王罪人之身也淮南子罪人之子也奉尊罪人之子適足以負謗於天下耳此錯繆非前事且世人下以內為心則已若以內為心人之可知也今淮南子少壯聞父辱狀是立咫馮泣沾衿卧咫泣交項腸至腰肘如繆維耳豈能須臾忘哉是而不知非人也陛下治天下之命而淮南王至如此極其于今陛下而見吏所歸其擬前特曰執木使卒未發合亂而不收言若誠其心豈忘陛下哉白公勝所為父報仇者報大父與諸伯父叔也令尹子西司馬子綦皆親攀父也十不盡傷者者白公之為亂也非欲取國代主也為發憤快志剸敵

欲之皆以衛仇人之句固為要供原而已耳固非冀主也今淮南王雖小猶布嘗用之耳漢存特幸耳夫擅仇人足以危漢之資於策安便雖割而為四四子一心末異也豫讓為智伯報趙襄子五起而不取者蓋定資力少也子胥之報楚也有之眾也白公成亂也有白公之眾也闔閭富故然使專諸刺吳王僚然太子丹富故然使荊軻殺秦王政今陛下將尊不億之人與之眾積之財此非有白公子胥之報於廣都之中者即疑有專諸荊軻起於兩柱之間其策安便哉此所謂假賊兵為虎翼者也願陛下留意計之

能光秦又不當為先秦者　陳明卿

鑄錢

賈誼

法使天下公得顧租鑄銅錫為錢敢雜以鉛鐵為它巧者其罪黥然鑄錢之情非殽雜為巧則不可得贏而殽之甚微為利甚厚夫事有召禍而法有起姦今令細民人操造幣之勢各隱屏而鑄作因欲禁其厚利微姦雖黥罪日報其勢不止乃者民人抵罪多者一縣百數及吏之所疑榜笞奔走者甚眾夫縣法以誘民使入陷阱孰積於此曩禁鑄錢死罪積下今公鑄錢黥罪積下為法若此上何賴焉又民用錢郡縣不同或用輕錢百加若干或用重錢平稱不受法錢不立吏急而壹之乎則大為煩苛而力不能勝縱而弗呵乎則市肆異用錢文大亂苟非其術何鄉而可哉今農事棄捐而采銅者日蕃釋其耒耨冶鎔炊炭姦錢日

多五穀不為多善人怵而為姦邪愿民陷而之刑戮刑戮將甚不詳奈何而忽國知患此吏議必曰禁之禁之不得其術其傷必大令禁鑄錢則錢必重重則其利深盜鑄如雲而起棄市之罪又不足以禁矣姦數不勝而法禁數潰銅使之然也故銅布於天下其為禍博矣今博禍可除而七福可致也何謂七福上收銅勿令布則民不鑄錢黥罪不積一矣偽錢不蕃民不相疑二矣采銅鑄作者反於耕田三矣銅畢歸於上上挾銅積以御輕重錢輕則以術斂之重則以術散之貨物必平四矣以作兵器以假貴臣多少有制用別貴賤五矣以臨萬貨以調盈虛以收奇羨則官富實而末民困六矣制吾棄財以與匈奴逐爭其民則敵必懷七矣故善為天下者因禍而為福轉敗而為功今久退七福而行

傅稱臣誠傷之

次敘工妙說利害曲盡胡法好波瀾更溢出孫月峯

篇中變化甚妙鋪敘七摘雅逼跌宕詳而有餘張求倩

傅職　　賈誼

或稱春秋而為之聳善而抑惡以革勸其心教之禮使知上下之則宜或為之稱詩而廣道顯德以馴明其志教之樂以疏其穢而填其浮氣教之語使明於上世而知先王之務明德於民也教之故志使知廢興者而戒懼焉教之任術使能紀萬官之職任而知治化之儀教之訓典使知族類疏戚而隱比馴焉此所謂學太子以聖人之德者也或明惠施以道之忠明長短以道之信明度量以道之義明等級以道之禮明恭儉以道之孝明敬戒以道之事明慈愛以道之仁明僩雅以道之文明除害以道之武明精直以道之罰明正德以道之賞明齊肅以道[illegible]教此所謂教太子也左右前後莫非賢人以輔相之成德以先後之擁

體貌以左右之制義行以宣翼之章恭敬以監行之勤勞以勸之孝順以內之敦篤以固之忠信以發之德言以揚之此所謂順者也此傳之之道也非賢首不能行天子不諭於先聖王之德不知君國畜民之道不見義禮之正不察應事之理不博古之典傳不閑於威儀之數詩書禮樂之經天子學業之不法凡此其屬太師之任也古者齊太公職之天子不姻於親戚不惠於庶民亡禮於大臣不中於刑獄亡經於百官不哀於喪不敬於祭不誠於戒事不信於諸侯不誠於賞罰不厚於德不彊於行賜予侈於左右近臣吝愛於踈遠卑賤不能懲忿窒欲大行大禮大義大道不從太師之教凡此其屬太傅之任也古者魯周公職之天子處位不端受業不敬教訓諷誦詩書禮樂之不經不法不古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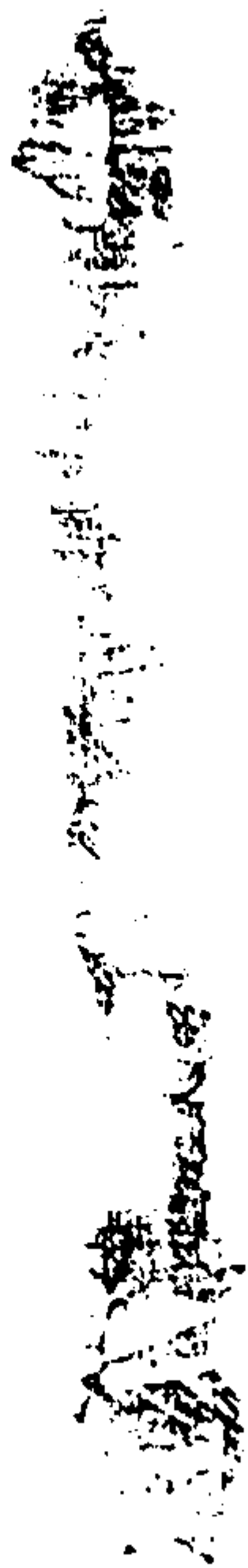
語不序音聲不中律將學逸謀進退節度不以禮升降揖讓無容視
俯仰周旋亡節妄咳唾數顧趍行不德色不比順隱琴肆瑟凡此其屬
太保之任也古者燕召公職之天子燕辟廢其學左右之習詭其師答
遠方諸侯遇貴大人不知文雅之辭答左右近臣不知已諾之適簡聞
小調之不傳不習凡此其屬少師之任也古者史佚職之天子居處出
入不以禮衣服冠帶不以制御器在側不以度雜采從美不以章忿怒
說喜不以義賦與讓不以節小行小禮小道小義凡此其屬少傅之
任也天子居處燕私安所易樂而湛夜濡賓人而數飲酒而醉食肉而
踐飽而飢饑而惏暑而暍寒而嗽寢而莫宥坐而莫侍行而莫先莫後
尚自為開戶自取玩好自執器皿亟顧還面而御器之不舉不臧折毀
衛文
喪傷凡此其屬少保之任也干戚戈羽之舞管籥琴瑟之會號呼謌謠
聲音不中律燕樂雅誦迭樂序凡此其屬詔工之任也不知日月之不
時節不知先王之諱與國之大忌不知風雨雷電之眚凡此其屬太史
之任也

淡於術而力大其遵滞之者。陳明卿

連語

梁嘗有疑獄半以為當罪半以為不當罪雖梁王亦疑梁王曰陶之朱
公以布衣而富侔國是必有奇智乃召朱公而問之曰梁有疑獄吏半
以為當罪半以為不當罪雖寡人亦疑吾決是奈何朱公曰臣鄙民
也不知當獄然臣家有二白璧其色相如也其徑相如也其澤相如
然其價也一者千金一者五百金王曰徑與色澤皆相如也一者千金
一者五百金何也朱公曰側而視之其一者厚倍之是以千金王曰善
故獄疑則從去賞疑則從予梁國大說以臣竊觀之牆薄則亟壞繒
薄則亟裂器薄則亟毀酒薄則亟酸夫薄而可以曠日持久者殆未有
也故有國畜民施政教者臣竊以為厚之而可耳
衛文

賈子連語　四十

深於厚澤國以不傾天下無事可薄也如混余斯

昔周文王使太公望傅太子發嗜鮑魚而太公弗與曰禮鮑魚不登於俎豈有非禮而可以養太子哉舜常之室無與剸之位則父子不別六尺之輿無左右之義則君臣不明舜常之室六尺之輿處無禮即上下踰逆父子悖亂而况其大者乎道德仁義非禮不成教訓正俗非禮不備分争辨訟非禮不決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禮不定宦學事師非禮不親班朝治軍蒞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禱祠祭祀供給鬼神非禮不誠不莊是以君子恭敬撙節退讓以明禮禮者所以固國家定社稷使君無失其民者也老臣禮之正也威德在君禮之分也尊卑小大強弱有位禮之數也禮天子愛天下諸侯愛境內大夫愛官屬士庶各愛其家失愛不仁過愛不義禮者所以守尊卑之經強弱之稱者也禮天子適諸侯之宮諸侯不敢自作階者主之階也天子適諸侯諸侯不敢有宮不敢為主人禮也君仁臣忠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禮之至也君仁則不厲臣忠則不二父慈則教子孝則協兄愛則友弟敬則順夫和則義妻柔則正姑慈則從婦聽則婉禮之質也禮者臣下所以承其上也故詩云一發五豝吁嗟乎騶虞騶者天子之囿也虞者囿之司獸者也天子佐輿十乘以明貴也二牲而食以優飽也虞人翼五豝以待一發所以復中也人臣於是所尊敬不敢以節待敬之至也甚餘其主敬慎其所掌職而志厚盡矣作此詩者以其事深見良臣順下之志也者可以義矣故其嘆之也長曰于嗟乎雖古之善為人臣

順下之志也者可以義矣故其嘆之也長曰于嗟乎雖古之善為人臣者亦若此而已禮者所以節義而没不還故饗飲之禮先爵於卑賤而后貴者始羞膳下浹而樂人始奏觴不下徧君不嘗羞殺不下浹上不舉樂故禮者所以恤下也由余曰乾肉不腐則左右親苞苴時有筐篚時至則群臣附官無蔚藏腊陳時發則戴其上詩曰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匪報也永以為好也上少投之則下以軀償矣弗敢謂報願長以為好古之蓄

經術經世無所不可觀者如承玉帛聞者可當鐘鼓　張朱倩

容經

志有四興（此蓋是之文非是非漢以下也）朝廷之志淵然清以嚴祭祀之志諭然思以和軍旅之志怫然慍然精以厲喪紀之志漻然愁然憂以湫四志形中四色發外維如志色之經也容有四起朝廷之容師師然翼翼然整以敬祭祀之容遂遂然粥粥然敬以婉軍旅之容湢然肅然固以猛喪紀之容怮然懾然若不還容經也視有四則朝廷之視端流平衡祭祀之視視如有將軍旅之視固植虎張喪紀之視不流垂綱視經也言有四術言敬以固朝廷之言也文言有序祭祀之言也屏風折聲軍旅之言也言若不足喪紀之言也言經也固頤正視（可異禮經）平肩正背臂如抱鼓足間二寸端面攝纓端股整足體不搖肘曰經立因以微磬曰共立因以磬折曰肅立因以垂佩曰卑立立容也坐以經立之容胻不差而足不跌視平衡曰經坐微俯視尊者之膝曰共坐仰首視不出尋常之內曰肅坐廢首低肘曰卑坐坐容也行以微磬之容臂不搖掉肩不下上身似不則從然而任行容也趨以微磬之容飄然翼然肩狀若流足如射箭趨容也旋以微磬之容其始動也穆如驚倏其固復也旄如濯絲跘旋之容也跪以微磬之容揄右而下進左而起手有抑揚各尊其紀跪容也拜以磬折之容吉事上左凶事上右隨前以舉項衡以下寧速無遲背項之狀如屋之元拜容也拜而未起伏容也坐乘以經坐之容手撫式視五旅欲無顧顧不過較小禮動中禮式大禮下坐車之容也立乘以經立之容右持綏而左臂詘存劍之緯欲無顧顧不過轂小禮據中禮式大禮下立車之容也禮介者不拜兵車不式不顧不言反抑式以應武容也兵車之容也若夫立而跛坐而蹁體怠懈志驕傲趨視數顧容色不比動靜不以度妄咳唾疾言嗟氣不順皆禁也古者年九歲入就小學蹍小節焉業小道焉束髮就大學蹍大節焉業大道焉是以邪放非辟無因入之焉諺曰君子重襲小人無由入正人十倍邪辟無由來古之人其謹於所近乎詩曰芃芃棫樸薪之槱之濟濟辟王左右趨之此言左右日以善趨也古者聖王居有法則動有文章位執戒輔鳴玉以行佩玉也上有蔥衡下有雙璜衝牙蠙珠以納其間琚瑀以雜之行以采齊趨以肆夏步中規折中矩登車則馬行而鸞鳴鸞鳴而和應聲曰和和則敬故詩曰和鸞雝雝萬福攸同言動以紀度則萬福之所聚也故曰朝君在位可畏施舍可愛進退可度周旋可則容貌可觀作事可法德行可象聲氣可樂動作有文言語有章以承其上以接其等以臨其下以畜其民故為之上者敬而信之等者親而重之下者畏而愛之民者肅而樂之是以上下和協而士民順一故能綜攝其國以藩衛天子而行義足法夫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文富不可為量多不可為數故詩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棣棣富也不可選衆也言接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內外大小品事之各有容志也

漢興儀文未備有賈太傅之容經足襄曲禮少儀之缺矣　陳明卿

春秋　賈誼

楚惠王食寒葅而得蛭，因遂吞之，腹有疾而不能食。令尹入問曰：王安得此疾？王曰：我食寒葅而得蛭，念譴之而不行其罪乎，是法廢而威不立也，非所聞也；譴而行之誅，則庖宰監食者法皆當死，心又弗忍也。故吾恐蛭之見也，遂吞之。令尹避席再拜而賀曰：臣聞皇天無親，惟德是輔。王有仁德，天之所奉也，病不為傷。是夕也，惠王之後而蛭出，故其久病心腹之積皆愈。故天之視聽，不可謂不察。衛懿公喜鶴，鶴有飾以文繡，賦斂繁多而不顧於民，貴優而輕大臣，群臣或諫則面叱之。及翟伐衛，寇挾城堞矣，衛君垂泣而拜其臣民曰：寇迫矣，士民其勉之。士民曰：君亦使君之貴優將君之愛鶴以為君戰矣，我儕棄人也，安能守戰。乃潰門而出走。翟寇遂入，衛君奔死，遂喪其國。故賢主者不以卑下宗敬防害人民，進忠正而遠邪偽，故民順附而臣下為用。今暴人民而愛鳥獸，遠忠道而貴優，無道甚矣。人生之為人主也，豈不偉哉？而不信若狀暴也。今倍其所奉，而棄其所仗，其債也，不亦宜乎？諺曰：禍出者禍反，惡人者人亦惡之。管子曰：不行其野，不違其馬，此遂其馬者也。鄒穆公有令，食鳧鴈者必以秕，毋敢以粟。於是倉無秕，而求易於民，二石粟得一石秕。吏以請曰：以秕食鴈為無費也，今求秕於民，二石粟而易一石秕，以秕食鴈則費甚矣，請以粟食之。公曰：去，非而所知也。夫百姓飽牛而耕，暴背而耘，苦勤而不敢惰者，豈為鳥獸也哉？粟米，人之上食也，奈何其以養鳥也？且汝知小計而不知大會。周諺曰：囊漏貯中。而獨弗聞與？夫君者民之父母也。取倉之粟移之于民，此非吾之粟乎？鳥苟食鄒之秕，不害鄒之粟而已。粟之在倉與其在民，于吾何擇？鄒民聞之，皆知其私積之于公家為一体也。二欲淫鄒君，乃遺之技樂美女四人，穆公朝觀而夕罷，以妻死事之孤寡婦人，年弗稍者，嗇節于身而弗衆也，王不衣皮帛，御馬不食禾菽，無淫僻之事，無驕燕之行，食不衆味，衣不雜采。自刻以廣民，親賢以定國，親民如子，鄒國之治，路不拾遺，臣下順從，若手之扶心。是故以鄒子之細，魯衛不敢輕，齊楚不能脅。鄒穆公死，鄒之百姓若失慈父，行哭三月，四境之鄰于鄒者，士民鄉方而道哭，抱手而憂行，酤家不讎其酒，屠者罷列而歸，傲童不謳歌，舂築者不相杵，女佚珠瑱，大夫釋玦玗，琴瑟無音，期年而後始復。故愛出者愛反，福往者禍來。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其此之謂乎？故曰：天子有道，守在四夷；諸侯有道，守在四鄰。宋康王時，有爵生鸇于城之陬，使史占之，曰：而生大，必伯于天下。康王大喜，于是滅滕伐諸侯，取淮之地，乃愈自信，欲伯之亟成，故射天笞地，伐社稷而焚之，曰：威服天地鬼神。罵國老之諫者，為無頭之棺以視有勇，剖傴之背，斲朝涉之脛，國人大駭。齊王聞而伐之，民散，城不守，王乃逃于鄉侯之館，遂得而死。故見祥而為不可，祥反為禍。晉文公出畋，前驅還白，前有大蛇，高若堤，橫道而處。文公曰：還車而歸。其御曰：臣聞祥則迎之，妖則凌之。今前有妖，請以從吾者攻之。文公曰：不可。吾聞之曰：天子夢惡則修道，諸侯夢惡則修政，大夫夢惡則修官，庶人夢惡則修身，若是則禍不至。今我有失行，而天招以妖，

我若攻之是逆天命也乃歸齋宿而請于廟曰孤實不佞不能尊道吾罪一執政不賢左右不良吾罪二飭政不謹民人不信吾罪三本務不修以咎百姓吾罪四齊肅不莊粢盛不潔吾罪五請與賢遂能而章德行善以漢百姓毋復前過乃退而修政居三日而夢天誅大蛇曰爾何敢當圍君之路文公覺使人視之蛇已魚爛矣文公大悅信其道而行之不解遂王于伯故曰見妖而迎以德妖反為福也惡陵亡心矜好尚人無道而欲有伯王之號鑄金以象諸侯人君令大國之王編而先馬（此矜尚之報也）梁王御宋王驂乘周召畢陳滕薛衛中山之君皆象使随而趍諸侯聞之以為不宜故興師而伐之楚王見士民為用之不勸也乃微後萬人且掘國人之葬國人聞之振動晝旅而夜亂齊長鷙之楚師乃潰愜王逃遁泰克尹殺之西河為天下笑此好矜不讓之罪也不亦羞乎齊桓公之始伯也翟人伐燕桓公為燕北伐翟乃至于孤竹反而令燕君復召公之職（此撫燕之報也）桓公之歸燕君送桓公入齊地百六十六里桓公問于管仲曰禮諸侯相送固出境乎管仲曰非天子不出境桓公曰然則燕君畏而失禮也寡人恐後世之以寡人能存燕而朝之也乃下車而令燕君還車乃割燕君所至而與之遂溝以為境而後去諸侯聞桓公之義二不言而心皆服矣故九合諸侯莫不樂德扶與天子莫不勸從誠退（此伐狄之報也）讒人孰可戴也三世胡亥之為公子昆弟數人詔置酒饗群臣召諸子賜食先罷胡亥下陛視群臣陳履狀善者因行殘敗而去諸侯聞之莫不太息及二世即位皆知天下之棄也孫叔敖之為嬰兒也出遊而還（此安德之報也）憂而不食其母問其故泣而對曰今日吾見兩頭蛇恐去死無日矣其母曰今蛇安在曰吾聞見兩頭蛇者死吾恐他人又見吾已埋之也其母曰無憂汝不死吾聞之有陰德者天報以福人聞之皆諭其能仁也及為令尹未治而國人信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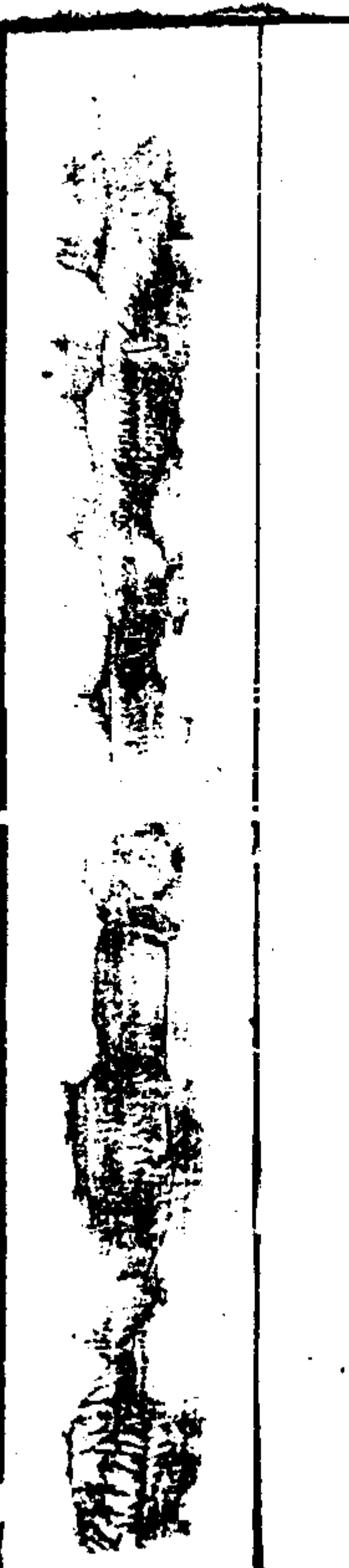
敘事歷落紫蔑是一部春秋外紀　鍾伯敬

彰癉明爽法戒無偏有裨世道之篇　余廷□

先醒　　賈誼

懷王問於賈君曰、人之謂知道者為先醒、何也、賈君對曰、此博號也○大者在人主○中者為卿大夫○下者在布衣之士○乃其正名○非為先醒也○彼世主不學道理、則嘿然惛於得失○不知治亂存亡之所由○忳忳然猶醉也○而賢主者○學問不倦○好道不厭○惠然獨先○乃學道理矣○故未治也○知所以治○未亂也○知所以亂○未安也○知所以安○未危也○知所以危○故昭然先寤乎所以存亡矣○故曰先醒○譬猶俱醉而獨先發也○故世主有醒者○有後醒者○有不醒者○昔楚莊王即位、自靜三年、以講得失、乃退僻邪而進忠正、能者任事、而後在高位、內領國政、辟艸而施數百姓、富民恒一、路不拾遺、國亡獄訟、當是時也、周室壞微、天子失制、宋鄭亡道、欺昧諸侯、莊王圍宋伐鄭、鄭伯肉袒牽羊奉簪而獻國、莊王曰古之伐者亂則整之、服則舍之、非利之也、遂弗受、乃南與晉人戰於兩棠、大克晉人、會諸侯於漢陽、申天子之辟禁、而諸侯說服、莊王歸、過申侯之邑、申侯進飯、日中而王不食、申侯請罪曰、臣齋而具食甚潔、日中而不飯、臣敢請罪、莊王喟然嘆曰、非子之罪也、吾聞之曰、其君賢君也○而又有師者王○其君中君也○而有師者伯○其君下君也○而群臣又莫若者亡○今我下君也○而群臣又莫若不穀○不穀恐亡○自憂也○吾聞之世不絕賢○天下有賢○而我獨不得○若吾生者○何以食為○故莊王戰服大國○義從諸侯○戚然憂恐○聖知在身○而自錯不肖○思得賢佐○日中忘飯○可謂明君矣○謂先寤所以存亡○此先醒也○（忘飯求賢非過也）

昔宋昭公出亡、至於境、喟然嘆曰、嗚呼、吾知所以亡矣、吾朝臣千人、發政舉吏、無不曰吾君聖者、侍御者數百人、被服而立、無不曰吾君麗者、吾外內不聞吾過、吾是以至此、吾困宜矣○於是革心易行、衣苴布、食䟣餕○晝學道而夕講之○二年美聞於宋○宋人車徒迎而復位○卒為賢君○諡為昭公○既亡矣而乃知所以存○此後醒者也○又昔者虢君驕恣自伐、諂諛親貴、諫臣誅逐、政治踳亂、國人不服、晉師伐之、虢人不守、虢君出走、至於澤中、曰吾渴而欲飲、其御乃進清酒、曰吾飢而欲食、御進腶脯粱糗、虢君喜曰、何給也、御曰、儲之久矣、曰何故儲之、對曰、為君出亡而道饑渴也、君曰、知寡人亡邪、對曰、知之、曰知之、何以不諫、對曰、君好諂諛而惡至言、臣願諫、恐先說亡、虢君作色而怒、御謝曰、臣之言過也、有間、君曰、吾之亡者、誠何也、其御曰、君弗知邪、君之所以亡者、以大賢也、虢君曰、賢人之所以存也、亡何也、對曰、天下之君皆不肖、夫疾吾君之獨賢也、故亡、虢君喜、據式而嘆曰、嗟乎、賢固若是苦邪、遂徒行、即於山中居、飢倦、枕御膝而臥、御以塊自易、逃行而去、君遂饑死、為禽獸食○此已亡矣○猶不悟所以存亡○此不醒者也○故先醒者即時而伯○後醒者三年而復○不醒者枕土而死○為虎狼食○嗚呼戒之哉・

醒世名箴○可錄負屏○　鍾伯敬

耳痺

天之誅伐不可為廣虛幽閒攸遠亡人雖重襲石中而居其必知之乎
若順誅伐順理而當辜殺三軍而亡咎誅殺不當辜殺一匹夫其罪舉
天故曰天之處高其聽卑其牧芒其視察故凡自行不可不謹慎也
商紂作梏數千睨諸侯之不諂己者杖而梏之文王桎梏於羑里七年
而後得免及武王克殷既定令殷之民投撤桎梏而流之於河民輸梏
者以手撤之弗敢墜也跣人之水弗敢投也曰昔者文王常擁此故愛
思文王猶敬其梏況其法教乎
宕誦多忘經伯敬

賈誼

諭誠

湯見祝網者四面張祝曰自天下者自地出者自四方至者皆羅我網
湯曰嘻盡之矣非桀其孰能如此令去三面舍一面而教之祝曰蛛蝥
作網今之人修緒欲左者左欲右者右欲高者高欲下者下吾請受其
犯命者士民聞之曰湯德及於禽獸矣而況我乎於是下親其上楚昭
王當房而立愀然有寒色曰寡人朝飢饉時酒二醴重裘而立猶憯然
有寒氣將奈我元元之百姓何是日也出府之裘以衣寒者出倉之粟
以賑飢者居二年闔閭襲郢昭王奔隨諸當房之賜者請還至死之寇
闔閭一夕而十徙卧不得頓楚城郢而去昭王乃復當房之德也昔楚
昭王與吳人戰楚軍敗昭王走屨決背而行失之行三十步復旋取屨
及至於隋左右問曰王何曾惜一踦屨乎昭王曰楚國雖貧豈愛一踦
屨哉思與偕反也自是之後楚國之俗無相棄者文王晝卧夢人登城
而呼己曰我東北陬之槁骨也速以王禮葬我文王曰諾覺召吏視之
信有焉文王曰速以人君葬之吏曰此無主矣請以五大夫文王曰吾
夢中已許之矣奈何其倍之也士民聞之曰我君不以夢之故不倍槁
骨況於生人乎於是下信其上豫讓事中行之君智伯滅中行氏豫讓
徙事智伯及趙襄子破智伯豫讓剸面而變容吞炭而為啞乞其妻所
而妻弗識乃伏刺襄子五起而弗中襄子患之食不甘味一夕三易卧
見不全身人謂豫讓曰子不死中行而反事其讐何無可恥之甚也今
必碎身靡軀以為智伯何其與前異也豫讓曰我事中行之君與惟而

賈誼

衣之與同而施之。衆人畜我。我故衆人事之。及智伯分吾聚。吾以貴擧彼而爲讎。是以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

論諭誠挹其大要局勢尤整。鍾伯敬

退讓　　賈誼

昔梁大夫宋就。爲邊縣令。與楚鄰界。梁亭楚亭皆種瓜。梁亭劬力數灌其瓜。瓜美。楚亭田窳而稀灌。其瓜瓜惡。楚令以梁瓜之美。怒其瓜之惡。因往夜竊搔梁瓜。皆有死焦者矣。梁亭覺之。因請其尉。亦欲竊往報搔瓜。宋就曰。是構怨召禍之道也。令人潛爲楚亭夜灌其瓜。令勿知也。楚亭旦而往瓜則已灌瓜日以美。楚亭怪而察之。則梁亭之爲也。楚令大悅。因以聞楚王。楚王曰此梁之陰讓也。乃謝以幣而請交於梁王。翟王使使至楚。楚王誇使者以章華之臺。臺甚高。三休乃至。楚王曰。翟國亦有此臺乎。使者曰否。翟窶國也。惡見此臺也。翟王之自爲室也。堂高三尺。壤陛三累。茅茨弗翦。采椽弗刮。且翟王猶以作之者大苦。居之者大佚。翟國惡見此臺也。楚王媿

可見驕心溢氣不可行于一室。謙卑自牧。遺可施于鄰好也。余廷釋

紂作梏數千，睨諸侯之不諂己者，杖而梏之。文王桎梏于羑里，七年而後得免。及武王克殷，既定，令殷之民投撤桎梏而流之於河。民輸梏者，以手撤之，弗敢墜也；跣入之水，弗敢扶也。曰：昔者文王常擁此，故愛思文王，猶敬其梏，況其法教乎。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言輔翼賢王，則身必已安也。又曰：弗識弗知，順帝之則。言士民說其德義，則效而象之也。文王志之所在，意之所欲，百姓不愛其死，不憚其勞，從之如集。詩曰：經始靈臺，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文王有志為臺，令近規之，民聞之者，麏裹而至，問業而作之，日日以衆，故弗趨而疾，弗期而成。命其臺曰靈臺，命其囿曰靈囿，謂其沼曰靈沼，愛敬之至也。詩曰：

王在靈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鳥皜皜。王在靈沼，於牣魚躍。文王之澤下被禽獸，洽于魚鼈，咸若攸樂，而況士民乎。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言聖王之德也。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言士民之報也。書曰：大道亶亶，其去身不遠，人皆有之，舜獨以之。夫射而不中者，不求之鵠，而反修之於己；君國子民者，反求之己，而君道備矣。

一段千解詩君國子民者宜日誦數過　余延稱

王者官人有六等：一曰師，二曰友，三曰大臣，四曰左右，五曰侍御，六曰廝役。知足以為源泉，行足以為表儀，問焉則應，求焉則得，入人之家足以重人之家，入人之國足以重人之國者，謂之師。知足以為礱礪，行足以為輔助，仁足以訪議，明於進賢，敢於退不肖，內相匡正，外相揚美，謂之友。知足以謀國事，行足以為民率，仁足以合上下之驩，國有法則退而守之，君有難則進而死之，職之所守，君不得以阿私託者，大臣也。修身正行，不怠於鄉曲，道語談說，不怠於朝廷，知能不困於事業，一介之使，能合兩君之驩，執戟居前，能舉君之失過，不難以死持之者，左右也。不貪於財，不淫於色，事君不敢有二心，居君旁不敢泄君之謀，君有

失過，雖不能正諫，以其死持之，憔悴有憂色，不勸聽從者，侍御也。柔色傴僂，唯諛之行，唯言之聽，以睚眥之間事君者，廝役也。故與師為國者帝，與友為國者王，與大臣為國者伯，與左右為國者彊，與侍御為國者若存若亡，與廝役為國者亡可立待也。取師之禮，黜位而朝之；取友之禮，以身先焉；取大臣之禮，皮幣先焉；取左右之禮，使使者先焉；取侍御之禮，以令至焉；取廝役之禮，以令召矣。師至，則清朝而待，小事不進；友至，則清殿而侍，聲樂技藝之人不並見；大臣奏事，則俳優侏儒逃隱，聲樂技藝之人不並奏；左右在側，則聲樂不見；侍御在側，則子女不雜處。

篇法殊似直，細玩句法字法極工鍊盡致　陳明卿

勸學 賈誼

謂門人學者。舜何人也。我何人也。夫啓耳目載心意。從立移徙。與我同性。而舜獨有賢聖之名。明君子之實。而我曾無鄰里之聞。窮巷之知者。獨何與。然則舜僶俛而加志。我儃僈而弗省耳。夫以西施之美。而蒙不潔。則過之者莫不睨而掩鼻。嘗試傅白黛黑。榆鉛波。雜芷若。籠蒙視。冶由笑。佳態佻志。從容為說焉。則雖王公大人。孰能無悇憛養心而巔一視之。分以二三子材。而蒙愚惑之智。予恐過之有掩鼻之容也。昔者南榮跦醜聖道之忘乎已。故步涉山川。負昌赴棘彌道千餘百舍。重繭而不敢久息。既遇老聃。噩若慈父。鴈行避景。夔立蛇進。而後敢問見教。髙言若謎。十日而得太牢焉。是以名達天地。行立後世。今夫聚之速帙乎老聃。而諸子之材不逮榮跦。而無千里之遠重繭之患。親與巨賢連席而坐。對膝相視。從容談語。無問不應。是天降大命以達吾德也。吾聞之曰。時難得而易失也。學者勉之乎。天祿不重。

篇首得祖述上來。而施一段。喻隱而切南榮跦一段。敘有意味。而惜時之感。痛快之思。一段勝一段。末句結束者。許多秉時意思在。 鍾伯敬

道術 賈誼

曰。數聞道之名矣。而未知其實也。請問道者何謂也。對曰。道者所從接物也。其本者謂之虛。其末者謂之術。虛者言其精微也。平素而無設儲也。術也者。所從制物也。動靜之數也。凡此皆道也。曰請問虛之接物何如。對曰。鏡儀而居。無執不臧。美惡畢至。各得其當。衡虛無私。平靜而處。輕重畢懸。各得其所。明主者南面而正。清虛而靜。令名自宜。命物自定。如鑑之應。如衡之稱。有釁和之。有端隨之。物鞠其極。而以當施之。此虛之接物也。曰請問術之接物何如。對曰。人主仁而境内和矣。故其士民莫弗親也。人主義而境内理矣。故其士民莫弗順也。人主有禮而境内肅矣。故其士民莫弗敬也。人主有信而境内貞矣。故其士民莫弗信也。人主公而境内服矣。故其士民莫弗戴也。人主法而境内軌矣。故其士民莫弗輔也。舉賢則民化善。使能則官職治。英俊在位則主尊。羽翼勝任則民顯。操德而固則威立。教順而必則令行。周聽則不蔽。稽驗則不惶。明好惡則民心化。密事端則人主神。術者接物之隊。凡權重者必謹於事。令行者必謹於言。則過敗鮮矣。此術之接物之道者也。其為原無屈。其應變無極。故聖人尊之。夫道之詳。不可勝述也。曰請問品善之体何如。對曰。親愛利子謂之慈。反慈為嚚。子愛利親謂之孝。反孝為孽。愛利出中謂之忠。反忠為倍。心省恤人謂之惠。反惠為雖。兄敬愛弟謂之友。反友為虐。弟敬愛兄謂之悌。反悌為敖。接遇慎容謂之恭。反恭為媟。接遇肅正謂之敬。反敬為嫚。言行抱一謂之貞。反貞為偽。期果言當謂

之信反信為慢東理不許謂之端反端為跡擿當不傾謂之平反平為險行爲決範謂之清反清為濁辨利判謀謂之廉反廉為貪兼覆無私謂之公反公為私方直不曲謂之正反正為邪以人自觀謂之度反度為妄以己量人謂之恕反恕為荒惻隱憐人謂之慈反慈為忍厚志隱行謂之潔反潔為汰施行得理謂之德反德為怨放理潔靜謂之行反行為汚功遂自知謂之退反退為伐厚人自薄謂之讓反讓為冒心兼愛人謂之仁反仁為疾行充其宜謂之義反義為懜剛柔得適謂之和反和為乖合得密周謂之調反調為突懐賢不遠謂之寬反寬為阨色衆容易謂之裕反裕為褊欣懽可安謂之熅反熅為勢安柔不苛謂[illegible]良反良為蔑錄法循理謂之軌反軌為易蔑當錄道謂之道反道為辟

貴懷自歎謂之儉反儉為侈費弗過適謂之節反節為靡吻飯愆善謂之慎反慎為怠忠恕勿道謂之戒反戒為傲深知禍福謂之知反知為愚亟見危緊謂之慧反慧為童動有文體謂之禮反禮為濫容服有義謂之儀反儀為詭行歸而過謂之順反順為逆動靜攝次謂之比反比為錯容忠審道謂之僩反僩為野辭令就得謂之雅反雅為陋論物明辨謂之辯反辯為訥識微皆審謂之察反察為眊誠動可畏謂之威反威為固臨制不犯謂之嚴反嚴為振仁義修立謂之任反任為欺伏義誠必謂之節反節為張持節不恐謂之勇反勇為怯信理遂恢謂之敢沒敢為捨志操精果謂之誠反誠為殆克行遂節謂之必反必為恆凡此品也善之体也所謂道也故守道者謂之士樂道者謂之君子知道者謂之明行道者謂之賢且明且賢此謂聖人

治安之至計坐而論之立可見之施行　張來倩

六術

賈誼

德有六理何謂六理道德性神明命此六者德之理也六理無不主也已生而六理存乎所生之內是以陰陽天地人盡以六理為內度內度成業故謂之六法六法藏內變流而外遂外遂六術故謂之六行是以陰陽各有六月之節而天地有六合之事人有仁義禮智聖之行行和則樂與樂則六此之謂六行陰陽天地之動也不失六行故能合六法人謹修六行則亦可以合六法矣然而人雖有六行微細難識唯先王能審之凡人弗能自至是故必待先王之教乃知所從事是以先王為天下設教因人所有以之為訓道人之情以之為真是故內法六法外體六行以與書詩易春秋禮樂六者之術以為大義謂之六藝令人緣之以自修修成則得六行矣六行不正反合六法藝之所以六者法六法而體六行故也故曰六則備矣六者非獨為六藝本也他事亦皆以六為度聲音之道以六為首以陰陽之節為度是故一歲十二月分而為陰陽各六月是以聲音之器十二鐘鐘當一月其六鐘陰聲六鐘陽聲聲之術律是而出故謂之六律六律和五聲之調以發陰陽天地人之清聲而內合六法之道是故五聲宮商角徵羽唱和相應而調和調和而成理謂之音聲五也必六而備故曰聲與音六夫律之者象測之也所測者六故曰六律人之戚屬以六為法人有六親六親始曰父父有二子二子為昆弟昆弟又有子子從父而昆弟故為從父昆弟從父昆弟又有子子從祖而昆弟故為從祖昆弟從祖昆弟又有子子從曾祖而昆弟故為曾祖昆弟曾祖昆弟又有子子為族兄弟備於六此之謂六親親之始於一人世世別離分為六親親戚非六則失本末之度是故六為制而止矣六親有次不可相踰相踰則宗族擾亂不能相親是故先王設為昭穆三廟以禁其亂何謂三廟上室為昭中室為穆下室為孫嗣令子各以其次上下更居三廟以別親疏有制喪服稱親疏以為重輕親者重疏者輕故復有粗衰齊衰大紅細紅緦麻備六各服其所當服夫服則有殊此先王之所以禁亂也數度之道以六為法數加於小而度出於身數度之始始於微細有形之物莫細於毫是故立一毫以為度始十毫為髮十髮為氂十氂為分十分為寸十寸為尺備於六故先王以為天下事用也事之以六為法者不可勝數也此所言六以效事之盡以六為度者謂六理可謂陰陽之六節可謂天地之六法可謂人之六行

賈太傅於天人精微之蘊皆燭照而數計之故矢口妙詞極溢親若不得執一格以相求 余延秀

德有六理何謂六理曰道德性神明命此六者德之理也諸生者皆生於德之所生而能人象德者獨玉也寫德體六理盡見于玉也各有狀是故以玉効德之六理澤者鑑也謂之道腒如竊膏之理謂之德湛而潤厚而膠謂之性康若濼流謂之神光輝謂之明礐乎堅哉謂之命此之謂六理鑑生空竅而通之以道德生理通之以六德之畢離狀六德者德之有六理理離狀也性生氣而通之以曉理主變而通之以化生識而通之以知命生形而通之以定德有六美何謂六美有德有道有仁有義有忠有密此六者德之美也道者無形平和而神道有物有載物者畢以順理和適行故物有清而澤澤者鑑也鑑以道之神模貫物形通達空竅奉一出入為先故謂之鑑鑑者所以能也見者目也道德施物精微而為目是故物之始形也分先而為目目清而潤澤若濡無毳穢襍焉故能見也由此觀之目足以明道德之潤澤矣故曰澤者鑑也生空竅通之以道德者離無而之有故潤則腒然濁而始形矣故六理發焉六理所以為變而生也所生有理然則物得潤以生故謂潤德德者變及物理之所出也未變者道之頌也道冰疑而變變及諸生之理皆道之化也各有條理以載於德德受道之化而發之各不同狀德潤故曰如膏(不易讀)謂之德德生理通之以六德之畢離狀性者道德造物(精理缺結使人)物有形而道德之神專而為一氣明其潤益厚矣濁而膠相連在物之中為物莫生氣皆集焉故謂之性性神氣之所會也性立則神氣曉曉然發而通行於外矣與外物之感相應故曰澤厚而膠謂之性性生氣通之以曉神者道德神氣發於性也康若樂流不可物效也變化無所不為物理及諸變之起皆神之所化也故曰康若樂流謂之神神生變通以之化明者神氣在內則無光而為之明則有燀於外矣外內通一則為得失事理是非皆職於知故曰光輝謂之明明生識通之以知命者物皆得道德之施以生則澤潤性氣神明及形體之位分數度各有極量指奏矣此皆所受其道德非以嗜欲取捨然也其受此具也礐然有定矣不可得鼠也故曰命命者不得不生生則有形形而道德性神明命因載於物形故礐堅謂之命命生形通之以定物所道始謂之道所得以生謂之德德之有也以道為本故曰道者德之本也德生物又養物則物安

此篇理解精與先秦子家離數滞也同當置文尹二子閒　陳明卿

大政上

賈誼

聞之於政也民無不為本也國以為本君以為本吏以為本故國以民
為安危君以民為威侮吏以民為貴賤此之謂民無不為本也聞之於
政也民無不為命也國以為命君以為命吏以為命故國以民為存亡
君以民為盲明吏以民為賢不肖此之謂民無不為命也聞之於政也
民無不為功也國以為功君以為功吏以為功故國以民為興壞君以
民為弱彊吏以民為能不能此之謂民無不為功也聞之於政也民無
不為力也故國以為力君以為力吏以為力故夫戰之勝也民欲勝也
攻之得也民欲得也守之存也民欲存也故率民而守而民不欲存
則莫能以存矣故率民而攻民不欲得則莫能以得矣故率民而戰民

不欲勝則莫能以勝矣故其民之於其上也接敵而喜進而不能止敵
人必駭戰由此勝也夫民之於其上也接敵而懼退必走去戰由此敗
也故夫菑與福也非降在天也必在士民也嗚呼戒之戒之夫士民之
志不可不要也嗚呼戒之戒之行之善也粹以為福已矣行之惡也粹
以為菑已矣故受天之福者天不功焉被天之菑者則亦無怨天矣行自
為取之也知善而弗行謂之不明知惡而弗改必受天殃天有常福必
與有德天有常菑必與奪民時故夫民者至賤而不可簡也至愚而不
可欺也故自古至於今與民為仇者有遲有速而民必勝之知善而弗
行謂之狂知惡而不改謂之惑故狂夫與惑者聖王之戒也而君子之
愧也嗚呼戒之戒之豈其以狂與惑自為之明君而君子乎聞善而行

之如爭聞惡而改之如讎然後禍菑可離然後保福也戒之戒之誅賞
之慎焉故與其殺不辜也寧失於有罪也故夫罪也者疑則附之去已
夫功也者疑則附之與已則此無有毋罪而見誅毋有有功而無賞者
矣戒之哉戒之哉誅賞之慎焉故古之立刑也以禁不肖以起怠惰之
民也是以一罪疑則弗遂誅也故不肖得改也故一功疑則必弗倍也
故愚民可勸也是以上有仁譽而下有治名疑罪從去仁也疑功從予
信也戒之哉戒之哉慎其下故而不忌賞而不曲不反民之罪而重
之不賊民之功而棄之故上為非則諫而止之以道紀之下為非則矜
而恕之道而赦之柔而假之故雖有不肖民化而則之故雖昔者之帝
王其所貴其臣者如此而已矣人臣之道思善則獻之於上聞善則獻

之於上知善則獻之於上夫民者唯君者有之為人臣者助君理之故
夫為人臣者以富樂民為功以貧苦民為罪故君以知賢為明吏以愛
民為忠故臣忠則君明此之謂聖王故官有假而德無假位有卑而義
無卑故位下而義高者雖卑貴也位高而義下者雖貴必窮嗚乎戒之
哉行道不能窮困及之夫一出而不可反者言也一見而不可得揜者
行也故夫言與行者知愚之表也賢不肖之別也是以智者慎言慎行
以為身福愚者易言易行以為身災故君子言必可行也然後言之行
必可言也然後行之嗚乎戒之哉戒之哉行之者在身命之者在人此
福菑之本也道者福之本祥者福之榮也無道者必失福之本不祥者
必失福之禁故行而不緣道者其言必不顧義矣故紂自謂天王也桀

自謂天子也已滅之後民以相罵也以此觀之則位不足以為尊而號
不足以為榮矣故君子之貴也士民貴之故謂之貴也故君子之富也
士民樂之故謂之富也故君子之貴也與民以福故士民貴之故君子之
富也與民以財故士民樂之故君子富貴也至於子孫而衰則士民
皆曰何君子之道衰也數也不肖暴者禍及其身則士民皆曰何天誅
之遲也故夫民者萬世之本也不可欺凡居於上位者簡士苟民者是謂
愚敬士安民者是謂智夫愚智者士民命之者故夫民命者大族也民
命可不畏也故夫民者多力而不可敵也嗚呼戒之哉與民為敵者民
必勝之君能為善則吏必能為善矣吏能為善則民必能為善矣故民
之不善也吏之罪也吏之不善也君之過也嗚呼戒之戒之故夫民

者率之以道然後士民道也率之以義然後士民義也率之以忠然後
士民忠也率之以信然後士民信也故為人君者其出令也其如聲
士民學之其如響曲折而從君其如景矣嗚呼戒之哉戒之哉君鄉善於
此則佚佚然協民皆鄉善於彼矣猶景之象形也君為惡於此則啍啍然
協民皆為惡於彼矣猶響之應聲也故凡以聖王而君子乎執事而臨
民者日戒慎一日則士民亦日戒慎一日矣以道先民也道者聖王之
行也文者聖王之辭也恭敬者聖王之容也忠信者聖王之教也聖人
也者賢知之師也仁義者明君之性也故堯舜禹湯之治天下也所謂
明君也士民樂之皆即位百年然後崩士民猶以為大數也桀紂所謂
暴亂之君也士民苦之皆即位十年而滅士民猶以為大久也故夫諸

侯者士民皆愛之則其國必興矣故士民皆苦之則國必亡矣故夫士
民者國家之所樹而諸侯之本也不可輕也嗚呼輕本不祥實為身殃
戒之哉戒之哉
以政教責成於上 吳本善則之言 余延稱

大政下　　賈誼

夫為人臣者。以富樂民為功。以貧苦民為罪。　凡居於上位者。簡士苦民者是謂愚。敬士安民者是謂智。夫愚智者士民命之也。故夫民命者大族也。民不可不畏也。故夫民者多力而不可敵也。易使喜。難使怒。者。宜為君。就人之功而忘人之罪者。宜為貴。故[illegible]刑罰不可以慈民。簡泄不可以得士。故欲以刑罰慈民。辟其猶以鞭狎狗也。雖久弗親矣。故欲以簡泄得士。辟其猶以弧怵鳥也。雖久弗得矣。夫士者弗敬則弗至。民者弗愛則弗附。故欲求士必附。惟恭與敬。忠與信。古今亡易矣。渚澤有枯木而國亡枯士矣。夫民至卑也。使之取吏焉。必取其愛焉。故十人愛之有歸則十人之吏也。百人愛之有歸則百人之吏也。千人愛之有歸則千人之吏也。萬人愛之有歸則萬人之吏也。故萬人之吏也撰卿相焉。

皆

西漢能鍊詞。鍊氣。鍊骨。鍊句。鍊字者。賈生也。　陳明

修政語上　　賈誼

湯曰。藥食嘗於卑。然後至於貴。藥言獻於貴。然後聞於卑。故藥食嘗於卑。然後至於貴。教也。藥言獻於貴。然後聞於卑。道也。故使人味食。然後食者其得味也多。使人味言。然後聞者其得言也少。數以施明上之於言也。必自也擇之。必自也聚之。必自也藏之。必自也行之。故道以數取之為明。以數行之為章。以數施之萬姓為藏。是故求道者不以目而以心。取道者不以手而以耳。致道者以言。入道者以忠。積道者以信。樹道者以人。故人主有欲治安之心而無治安之故者。雖欲治顯榮也。弗得矣。故治安不可以虛成也。顯榮不可以虛得也。故明君敬士察吏愛民以參其極。非此者則四美不附矣。

正意確論。意却渾深。何人說得到此。其一段一意一字一義。逆下散散說來。末以四美反言結之。文字有法度。有氣力。　鍾伯敬

修政語下

賈誼

周武王問於粥子曰寡人願守而必有攻而必得戰而必勝則吾爲此柰何粥子曰唯攻守而勝乎同器而和與嚴其備也故曰和可以守而嚴可以守而嚴不若和之固也和可以攻而嚴可以攻而嚴不若和之得也和可以戰而嚴可以戰而嚴不若和之勝也則唯由和而可也周武王曰敢問治國之道若何粥子對曰唯疑請以上世之政詔於君王政曰治國之道上忠於主而中敬其士而下愛其民故上忠其主者非以道義則無以入也中敬其上不以禮節則無以諭敬也下愛其民非以忠信則無以諭愛也故忠信行於民而禮節諭於士道義入於上則治國之道雖治天下者由此已周武王曰受命矣周武王曰寡人聞之聖王在上位使民富且壽云若夫富則可爲也若夫壽則不在天乎粥子對曰唯疑請以上世之政詔於君王政曰聖王在上位則天下不死罪兵之事故諸侯不私相攻而民不私相鬬閲不私相煞也故聖王在上位則民免於一死而得一生矣聖王在上則君積於道而吏積於德而民積於用力故婦人爲其所衣大夫爲其所食則民無凍餒矣故聖王在上則民免於二死而得二生矣聖王在上則君積於仁而吏積於愛而民積於順則刑罰廢矣而民無夭遏之誅故聖王在上則民免於三死而得三生矣聖王在上則使民有時而用之有節則民無厲疾故聖王在上則民免於四死而得四生矣聖王在上則使盈境內興賢良以禁邪惡故賢人必用而不肖人不作則已得其命矣故夫富且壽者聖王之功也周武王曰受命矣

婉而不迫質而不俚辯而不華經世之文 鍾伯敬

禮容下　賈誼

晉叔向聘于周發幣大夫及單靖公靖公享之儉而敬賓禮贈賄同起禮而從容燕無私送不過郊語說昊天有成命既而叔向告人曰吾聞之曰一姓不再興今周有單子以為臣周其復興乎昔史佚有言曰動莫若敬居莫若儉德莫若讓事莫若咨今單子皆有焉夫宮室不崇器無彤鏤儉也身恭除潔外內肅給敬也燕好享賜雖歡不踰等讓也賓之禮事稱上而差咨也若是而加之以無私重之以不殽能辟怨矣居儉動敬德讓事咨而能辟怨以為卿佐其有不興乎夫天有成命頌之盛德也其詩曰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謐者寧也德也命者制令也基者經也勢也夙早也康安也后王二后文王武王成王者武王之子文王之孫也文王有大德而功未就武王有大功而治未成及成王承嗣仁以臨民故稱昊天焉不敢怠安蚤興夜寐以繼文王之業布文陳紀經制度設犧牲使四海之內懿然葆德各遵其道故曰有成承順武王之功奉揚武王之德九州之民四荒之國歌謠文武之烈累九譯而請朝致貢職以供祀故曰二后受之方是時也天地調和神民順億鬼不厲祟民不謗怨故曰宥謐成王質仁聖哲能明其先能承其親不敢惰懈以安天下以敬民人今單子皆說其志也以佐周室吾故曰周其復興乎故周平王既崩以後周室稍稍衰弱不墜當單子之佐政也天子加尊周室加興

昔之三卿郤錡郤犨郤至從晉厲公會諸侯于柯陵周單襄公在會晉厲公視遠步高郤錡見單子其語犯郤犨見其語訐郤至見其語伐齊國佐見其語盡單襄公告魯成公曰晉將有亂其君與三郤其當之乎魯侯曰寡人固晉而強其君今君曰將有亂敢問天道乎抑人故也對曰吾非瞽史也焉知天道吾見晉君之容而聽三郤之語矣殆必有禍夫君子目以正體足以從之是以觀將而知其心今晉侯視遠而足高目不在體而足不步目其心必異矣目體不相從何以能久夫合諸侯國之大事也於是觀存亡之徵焉故國將有禍其君步言視聽必皆得道順善則可以知德矣視遠曰絕其義足高曰棄其德言爽曰反其信聽淫曰離其名目以處義足以踐德口以庇信耳以聽名者矣故不可不慎也偏亡者有咎既亡則國從之今晉侯無一可焉吾是以云夫郤氏晉之寵人也是族在晉有三卿五大夫貴矣亦可以戒懼矣今郤伯之言犯郤叔訐郤季伐犯則陵人訐則誣人伐則掩人有是寵也而益之以三怨其誰能忍之齊國武子亦將有禍齊亂國也立於淫亂之朝而好盡言以暴人過怨之本也惟善人能受盡言今齊臨亂其能善乎居二年晉殺三郤明年厲公弒於東門是歲也齊人殺國武子詩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毋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茲維予小子不聰敬止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佛時仔肩視我顯德行故弗順弗敬天下必定志敬而怠人必眾之嗚呼戒之哉

說經多異義皮日休曰其辭伉而麗其旨傷而雅可謂知言○見本傳

立後義

賈誼

古之聖帝將立世子則帝自朝服自阼階上西鄉於妃妃抱世子自房出東鄉太史奉書而上堂當兩階之間北面立曰世子名曰某者二帝執禮稱辭命世子曰授太祖太宗與社稷於子者三其命也妃曰不敢者再於三命曰謹受命拜而退太史以告太祝太祝以告太祖太宗與社稷太史出以告太宰太宰以告州伯州伯命藏之州府九尊貴已下至於百姓男女無敢與世子同者以此防民百姓猶有爭為君者夫勢明則民定而出於一道故人皆爭為宰相而不敢為世子非宰相尊而世子卑也不可以智求不可以力爭也今以為知子莫如父故疾病置後者恣父之所以比使親戚不相親兄弟不相愛亂天下之紀使天下之俗失聞尊敬而不讓此道莫經於此疾死置後以嫡長子如此則親戚相愛而兄弟不爭此天下之至義也民之不爭亦惟學王宮國君室也殷湯放桀武王伐紂此天下之所同聞也為人臣而放其君為人下而弒其上天下之至逆也而所以有天下者以為天下開利除害以義繼之也故聲名稱於天下而傳於後世隱其惡而揚其德美立其功烈而傳之於久遠故天下皆稱聖帝至治其道之下當天下之散亂以強凌弱眾暴寡智治愚士卒罷弊死於甲兵老弱騷動不得治產業以天下之無天子也高皇帝起於布衣而兼有天下臣萬方諸侯為天下辟興利除害寢天下之兵天下之至德也而天下莫能明高皇帝之德美定功烈而施於後世也故天下循行弊世德與其功烈風俗也夫帝王聽莫不相恃而立廢務而制事以馴其時也欲變古易常者不亂則亡此聖人之所制也惡民更之故拘為官使循之也所以明於後世也

是時奇偉日甚以名義凜然持之蓋已逆知孝平之漸也　余[illegible]

請封建子弟疏 賈誼

陛下即不定制，如今之勢，不過一傳再傳，諸侯猶且放恣而不制，豪植而大強，漢法不得行矣。陛下所以為藩扞及皇太子之所恃者，唯淮陽、代二國耳。代北邊匈奴，與強敵為鄰，能自完則足矣。而淮陽之比大諸侯，廑如黑子之著面，適足以餌大國耳，不足以有所禁禦。方今制在陛下，制國而令子適足以為餌，豈可謂工哉。人主之行異布衣。布衣者飾小行，競小廉，以自託於鄉黨；人主唯天下安社稷固不耳。高皇帝瓜分天下以王功臣，反者如蝟毛而起，以為不可，故折去不義諸侯而虛其國，擇良相，立諸子，雖陽上東門之外，畢以為王，而天下安。故大人者不牽小行，以成大功。今淮南地遠者或數千里，越兩諸侯而縣屬於漢。其（此段擬淮南）

吏民繇役往來長安者，自悉而補中道衣敝，錢用諸費稱此，其苦屬漢而欲得王至甚，逋逃而歸諸侯者已不少矣。其勢不可久。臣之愚計，願舉淮南地以益淮陽，（此分淮陽地）而為梁王立後，割淮陽北邊二三列城與東郡以益梁。不可者，可徙代王而都睢陽。梁起於新郪以北著之河，淮陽包陳以南揵之江，則大諸侯之有異心者，破膽而不敢謀。梁足以扞齊趙，淮陽足以禁吳楚，陛下高枕，終無山東之憂矣。此二世之利也。當今恬然（但不過一傳再傳之意）適遇諸侯之皆少，數歲之後，陛下且見之矣。（又進一節）夫秦日夜苦心勞力以除六國之禍，今陛下力制天下，頤指如意，高拱以成六國之禍，難以言智。苟身亡事，畜亂宿禍，孰視而不定，萬年之後，傳之老母弱子，將使不寧，不可謂仁。臣聞聖王言問其臣而不自造事，故使人臣得畢其愚忠。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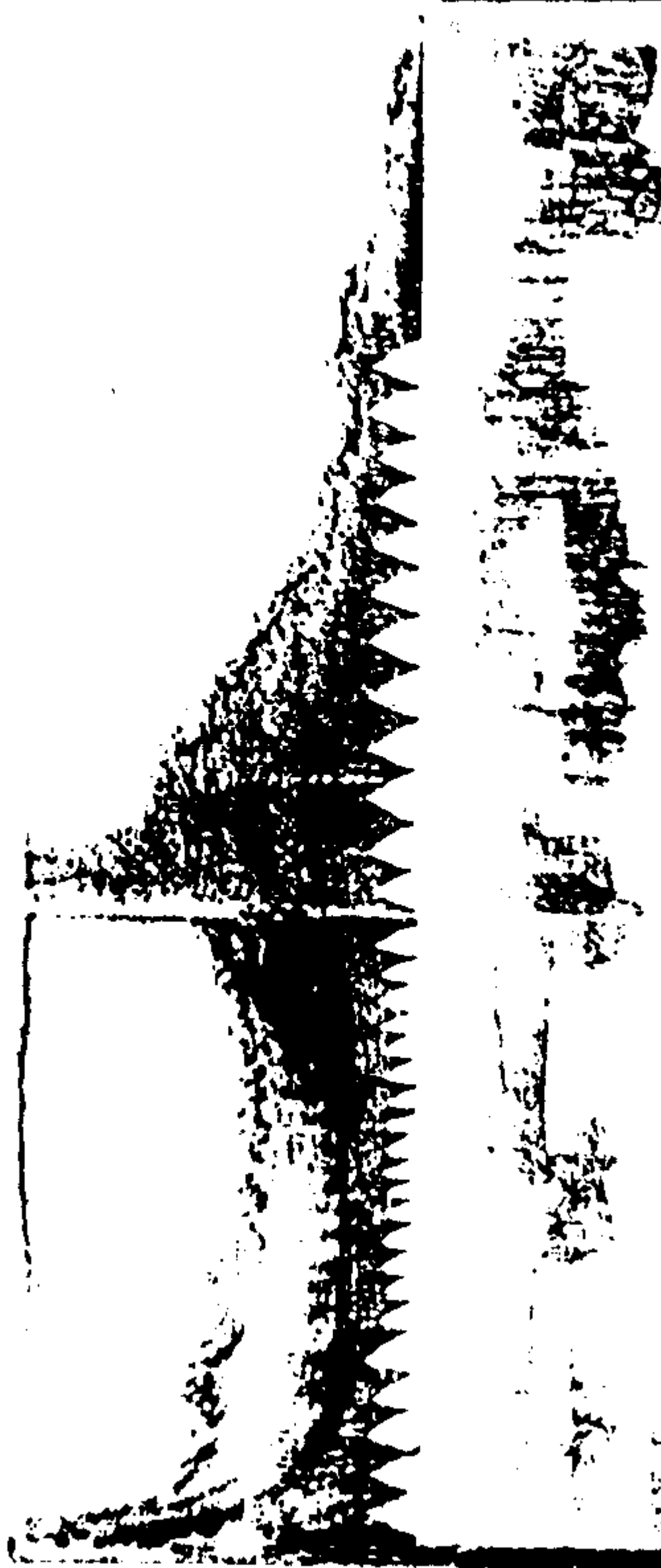
陛

深識脈勢，曉諭剴切，筆力老健，信乎其為通達國體之言。樓迂齋

諫封淮南四子疏　賈誼

竊恐陛下接王淮南諸子。曾不與如臣者孰計之也。淮南王之悖逆亡道。天下孰不知其辠。陛下幸而赦遷之。自疾而死。天下孰以王死之不當。今奉尊罪人之子。適足以負謗於天下耳。此人少壯。豈能忘其父哉。白公勝所為父報仇者。大父與伯父叔父也。白公為亂。非欲取國代主也。發憤快志。剡手以衝仇人之匈。固為俱靡而已。淮南雖小。黥布嘗用之矣。漢存特幸耳。夫擅仇人足以危漢之資。於策不便。雖割而為四。四子一心也。予之眾。積之財。此非有子胥白公報於廣都之中。即疑有剸諸荊軻起於兩柱之間。所謂假賊兵為虎翼者也。願陛下少留計。

文氣與前篇同。語意俱精。孫月峯

聲氣激爽。音節悲壯。非文帝無忌諱之朝。安能如此陳主失。
勝決變無堅不靡。自是千秋上人。國應有此豪氣。謎子良

論務農積貯疏　賈誼

筦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嘗聞。古之人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饑。一女不織。或受之寒。生之有時。而用之亡度。則物力必屈。古之治天下。至纖至悉也。故其畜積足恃。今背本而趨末。食者甚眾。是天下之大殘也。淫侈之俗。日日以長。是天下之大賊也。殘賊公行。莫之或止。大命將泛。莫之振救。生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多。天下財產何得不蹶。漢之為漢幾四十年矣。公私之積猶可哀痛。失時不雨。民且狼顧。歲惡不入。請賣爵子。既聞耳矣。安有為天下阽危者若是。而上不驚者。世之有饑穰。天之行也。禹湯被之矣。即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旱。國胡以相恤。卒然邊境有急。數千百萬之眾。國胡以餽之。兵旱相乘。天下大屈。有勇力者聚徒而衡擊。罷夫羸老易子而齩其骨。政治未畢通也。遠方之能疑者並舉而爭起矣。迺駭而圖之。豈將有及乎。夫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財有餘。何為而不成。以攻則取。以守則固。以戰則勝。懷敵附遠。何招而不至。今敺民而歸之農。皆著於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遊食之民。轉而緣南畮。則畜積足而人樂其所矣。可以為富安天下。而直為此廩廩也。竊為陛下惜之。

（疏主意在積貯上）

此與晁錯論貴粟二篇。蘇家諸制策之宗祖也。唐順之

賈子文以生逆因策變化來。故能收放如意。才子之文也。最有作者。陳宗䂓

弔屈原賦

賈誼

恭承嘉惠兮俟罪長沙仄聞屈原兮自沈汨羅造託湘流兮敬弔先生遭世罔極兮乃隕厥身嗚呼哀哉兮逢時不祥鸞鳳伏竄兮鴟鴞翱翔闒茸尊顯兮讒諛得志賢聖逆曳兮方正倒植謂隨夷溷兮謂跖蹻廉莫邪為鈍兮鉛刀為銛吁嗟默默生之無故兮斡棄周鼎寶康瓠兮騰駕罷牛驂蹇驢兮驥垂兩耳服鹽車兮章甫薦屨漸不可久兮嗟苦先生獨離此咎兮訊曰已矣國其莫我知兮獨堙鬱其誰語鳳縹縹其高逝兮夫固自引而遠去襲九淵之神龍兮沕淵潛以自珍偭蟂獺以隱處兮夫豈從蝦與蛭螾所貴聖之神德兮遠濁世而自藏使騏驥可係而羈兮豈云異夫犬羊般紛紛其離此郵兮亦夫子之故也歷九州而相其君兮何必懷此都也鳳凰翔於千仞兮覽德輝而下之見細德之險徵兮遙增擊而去之彼尋常之汙瀆兮豈容吞舟之魚橫江湖之鱣鯨兮固將制於螻蟻

語語悲咽句句牢騷備千古之感慨　陳明卿

西漢文　賈生弔屈原賦　八

鵩賦

賈誼

單閼之歲四月孟夏庚子日斜服集余舍止於坐隅貌甚閒暇異物來崪私怪其故發書占之讖言其度曰野鳥入室主人將去問於子服余何去之吉虖告我凶言其災淹速之度語余其期服乃太息舉首奮翼口不能言請對以意萬物變化固亡休息斡流而遷或推而還形氣轉續變化而嬗沕穆亡間胡可勝言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憂喜聚門吉凶同域彼吳彊大夫差以敗越棲會稽句踐伯世斯游遂成卒被五刑傅說胥靡乃相武丁夫禍之與福何異糾纆命不可測孰知其極水激則旱矢激則遠萬物回薄震盪相轉雲蒸雨降糾錯相紛大鈞播物坱北無垠天不可與慮道不可與謀遲速有命烏識其時且夫天地為鑪造化為工陰陽為炭萬物為銅合散消息安有常則千變萬化未始有極忽然為人何足控摶化為異物又何足患小智自私賤彼貴我達人大觀物亡不可貪夫徇財烈士徇名夸者死權品庶每生怵迫之徒或趨西東大人不曲億變齊同愚士繫俗僒若囚拘至人遺物獨與道俱眾人惑惑好惡積意真人恬漠獨與道息釋智遺形超然自喪寥廓忽荒與道翱翔乘流則逝得坻則止縱軀所如不私與己其生兮若浮其死兮若休澹乎若深淵之靚氾乎若不繫之舟不以生故自寶養空而游德人無累知命不憂細故蔕芥何足以疑

不事藻飾自建偉議已出騷壇不似賦體　鄧明道

西漢文　賈生服賦　四十九

旱雲賦

賈誼

呼嗟天之大旱兮失精和之正理遥望白雲之蓬勃兮滃澹澹而妄止運清濁之澒洞兮正重沓而並起嵬隆崇以崔巍兮時彷彿而有似屈卷輪而中天兮象虎驚與龍駭相搏據而俱興兮妄倚儷而時有遂積聚而合沓兮相紛薄而慷慨若飛翔之縱橫兮揚波怒而澎濞正雲布而雷動兮相擊衝而破碎或窈窕而四塞兮誠若雨而不墜陰陽分而不相得兮更惟貪婪而狠戾終風解而霰散兮遂陵遲而堵潰或深潛而閉藏兮爭離剌而並逝廓蕩蕩其若滌兮日照照而無穢隆盛暑而無聊兮煎砂石而爛熠湯風吸習而熇熇群生悶懣而愁憒隴畝枯槁而失澤兮壤石相聚而為害農夫垂拱而無事兮釋其耰鉏而下遰憂彊畔之遇害兮痛皇天之靡惠惜稚稼之旱夭兮離天災而不遂懷怨心而不能已兮竊託咎於在位獨不聞唐虞之積烈兮與三代之風氣時俗殊而不還兮恐功久而壞敗何操行之不得兮政治失中而違節陰氣辟而留滯兮厭暴戾而沈沒嗟乎惜旱大劇何辜于天恩澤弗宜嗇夫寡德蔡黎不穡來何暴也去何躁也孳孳望之其可悼也憭兮慄兮以鬱怫兮我思白雲腸如結兮終怨不雨而甚不仁兮布而不下甚不信兮白雲何怨奈何人兮

謹于其理慎于養人故其言究異本于衷應特為切至　余廷燦

辭清而理衷其宋玉景差之徒歟　張天如

惜誓

賈誼

惜余年老而日衰兮歲忽忽而不反登蒼天而高舉兮歷衆山而日遠觀江河之紆曲兮臨四海之霑濡攀北極而一息兮吸沆瀣以充虛飛朱鳥使先驅兮駕太一之象輿蒼龍蚴虬於左驂兮白虎騁而為右騑建日月以為蓋兮載玉女於後車馳騖於杳冥之中兮休息乎崑崙之墟樂窮極而不厭兮願從容乎神明涉丹水而馳騁兮右大夏之遺風鴻鵠之一舉兮知山川之紆曲再舉兮睹天地之圜方臨中國之衆人兮託回飆乎尚羊乃至少原之埜兮赤松王喬皆在旁二子擁瑟而調均兮余因稱乎清商澹然而自樂兮吸衆氣而翱翔念我長生而久僊兮不如反余之故鄉黄鵠後時而寄處兮鴟梟羣而制之神龍失水而陸居兮為螻蟻之所裁夫黄鵠神龍猶如此兮況賢者之逢亂世哉壽冉冉而日衰兮固儃回而不息俗流從而不止兮衆枉聚而矯直或偷合而苟進兮或隱居而深藏苦稱量之不審兮同權槩而就衡或推逐而苟容兮或直言之諤諤傷誠是之不察兮并紉茅絲以為索方世俗之幽昏兮眩白黑之美惡放山淵之龜玉兮相與貴夫礫石梅伯數諫而至醢兮來革順志而用國悲仁人之盡節兮反為小人之所賊比干忠諫而剖心兮箕子被髮而佯狂水背流而源竭兮木去根而不長非重軀以慮難兮惜傷身之無功已矣哉獨不見夫鸞鳳之高翔兮乃集大皇之埜循四極而回周兮見盛德而後下彼聖人之神德兮遠濁世而自藏使麒麟可得羈而係兮又何以異乎犬羊

賈長沙一腔熱血全副經綸惜誓一篇則悲壯激宕不能自已益助賈功之香澤調玉露之芳盤者也 張本作

終

鼂家令集序

有問予者曰鼂家令以文學為太常掌故累官中大夫四上邊事先後始終俱有條理其於富強之術可謂精矣文帝嘉納皆施於行可謂有用文章矣而即以其中商刑名之學教引太子故景帝即位卒召七國之變袁盎以私隙詭計陷之貽覆宗亾身之慘烏在其號智囊也予曰不然若家令者但可云不善謀身家不可云不善謀國蓋嘗徵之於賈生矣鼂賈同時人皆

鼂家令

賢良策對

鼂錯

冊曰昔者大禹勤求賢士施及方外四極之內舟車所至人迹所及靡不聞命以輔其不逮近者獻其明遠者通厥聰比善戮力以翼天子是以大禹能亡失德夏以長楙高皇帝親除大害去亂從並建豪英以為官師為諫爭輔天子之闕而翼戴漢宗也賴天之靈宗廟之福方內以安澤及四夷今朕獲執天子之正以承宗廟之祀朕既不德又不敏明弗能燭而智不能治此大夫之所著聞也故詔有司諸侯王三公九卿及主郡吏各帥其志以選賢良明於國家之大體（是○文○從○此○斷○起○）通

於人事之終始及能直言極諫者各有人數將以匡朕之不逮二三大夫之行當此三道朕甚嘉之故登大夫於朝親諭朕志大夫其上三道之要及永惟朕之不德吏之不平政之不宣民之不寧四者之闕悉陳其志毋有所隱上以薦先帝之宗廟下以興愚民之休利著之於篇朕親覽焉觀大夫所以佐朕至與不至書之周之密之重之閉之興自朕躬大夫其正論毋枉執事嗚呼戒之二三大夫其帥志毋怠

臣竊聞古之賢主莫不求賢以為輔翼故黃帝得力牧而為五帝先大禹得咎繇而為三王祖齊桓得筦子而為五伯長今陛下講於大禹及高皇帝之建豪英也退託於不明以求賢良讓之至也臣竊觀上世之傳若高皇帝之建功業陛下之德厚而得賢佐皆有司之所覽刻於玉版藏於金匱歷之春秋紀之後世為帝者祖宗與天地相終今臣錯草茅臣亡識知昧死上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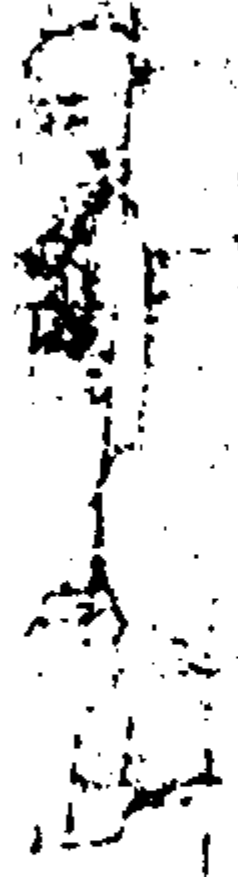
對曰（文○有○姜○開○刪○擧○）詔策曰明於國家大體愚臣竊以古之五帝明之臣聞五帝神聖其臣莫能及故自親事處於法宮之中明堂之上動靜上配天下順地中得人故眾生之類亡不覆也根著之徒亡不載也燭以光明亡偏異也德上及飛鳥下至水蟲草木諸產皆被其澤然後陰陽調四時節日月光風雨時膏露降五穀孰祆孽滅賊氣息民不疾疫河出圖洛出書神龍至鳳鳥翔德澤滿天下靈光施四海此謂配天地治國大體之功也詔策曰通於人事終始愚臣竊以古之三王明之臣聞三王臣主俱

賢故合謀相輔計安天下莫不本於人情人情莫不欲壽三王生而不傷也人情莫不欲富三王厚而不困也人情莫不欲安三王扶而不危也人情莫不欲逸三王節其力而不盡也其為法令也合於人情而後行之其動眾使民也本於人事然後為之取人以己內恕及人情之所惡不以彊人情之所欲不以禁民是以天下樂其政歸其德望之若父母從之若流水百姓和親國家安寧名位不失施及後世此明於人情終始之功也詔策曰直言極諫愚臣竊以五伯之臣明之臣聞五伯不及其臣故屬之以國任之以事五伯之佐之為人臣也察身而不敢誣奉法令不容私盡心力不敢矜遭患難不避死見賢不居其上受祿不過其量不以亡能居尊顯之位自行若此可謂方正之士矣其立法也

所以苦民傷衆。而為之機陷也。以之興利除害。尊主安民而救暴亂也。其行賞也。非虛取民財妄予人也。以勸天下之忠孝而明其功也。故功多者賞厚。功少者賞薄。如此斂民財以顧其功。而民不恨者。知與而安己也。其行罰也。非以忿怒妄誅而從暴心也。以禁天下不忠不孝而害國者也。故罪大者罰重。罪小者罰輕。如此民雖伏罪至死而不怨者。知罪罰之至自取之也。立法若此。可謂平正之吏矣。法之逆者。請而更之。不以傷民。主行之暴者。逆而復之。不以傷國。救主之失。補主之過。揚主之美。明主之功。使主內亡邪辟之行。外無騫汙之名。事君若此。可謂直言極諫之士矣。此五霸之所以德匡天下。威正諸侯。功業甚美。名聲章明。舉天下之賢主。五霸與焉。此身不及其臣而使得直言極諫補其不逮之功也。今陛下人民之衆。威武之重。德惠之厚。令行禁止之勢。萬萬於五霸。而賜愚臣策曰匡朕之不逮。愚臣何足以識陛下之高明而奉承之。詔策曰吏之不平。政之不宣。民之不寧。愚臣竊以秦事明之。臣聞秦始并天下之時。其主不及三王。而臣不及其佐。然功力不遷者何也。地形便。山川利。財用足。民利戰。其所與并者六國。六國者。臣主皆不肖。謀不輯。民不用。故當此之時。秦最富彊。夫國富彊而鄰國亂者。帝王之資也。故秦能兼六國。立為天子。當此之時。三王之功不能進焉。及其末塗之衰也。任不肖而信讒賊。宮室過度。耆欲亡極。民力罷盡。賦斂不節。矜奮自賢。羣臣恐諛。驕溢縱恣。不顧患禍。妄賞以隨喜意。妄誅以快怒心。法令煩僭。刑罰暴酷。輕絕人命。身自射殺。天下寒心。莫安其處。姦邪之吏。乘其亂法。以成其威。獄官主斷。生殺自恣。上下瓦解。各自為制。秦始亂之時。吏之所先侵者。貧人賤民也。至其中節。所侵者富人吏家也。及其末塗。所侵者宗室大臣也。是故親疏皆危。海內咸怨。離散逋逃。人有走心。陳勝先倡。天下大潰。絕祀亡世。為異姓福。此吏不平。政不宣。民不寧之禍也。今陛下配天象地。覆露萬民。絕秦之迹。除其亂法。躬親本事。廢去淫末。除苛解嬈。寬大愛人。肉刑不用。罪人亡帑。非謗不治。鑄錢者除。通關去塞。不孽諸侯。賓禮長老。愛卹少孤。罪人有期。後宮出嫁。尊賜孝悌。農民不租。明詔軍師。愛士大夫。求進方正。廢退姦邪。除去陰刑。害民者誅。憂勞百姓。列侯就都。親耕節用。視民不奢。所為天下興利除害。變法易故。以安海內者。大功數十。皆上世之所難及。陛下行之。道純德厚。元元之民幸矣。詔策曰永惟朕之不德。愚臣不足以當之。詔策曰悉陳其志。毋有所隱。愚臣竊以五帝之賢臣明之。臣聞五帝其臣莫能及。則自親之。三王臣主俱賢。則共憂之。五霸不及其臣。則任使之。此所以神明不遺。而賢聖不廢也。故各當其世而立功德焉。傳曰。往者不可及。來者猶可待。能明其世者謂之天子。此之謂也。竊聞戰不勝者易其地。民貧窮者變其業。今以陛下神明德厚。資財不下五帝。臨制天下。至今十有六年。民不益富。盜賊不衰。邊竟未安。其所以然。意者陛下未之躬親。而待羣臣也。今執事之臣。皆天下之選已。然莫能望陛下清光。譬之猶五帝之佐也。陛下不自躬親。而待不望清光之臣。臣竊恐神明之遺也。日損一日。歲亡一歲。日月益暮。盛德不及究於天下。以傳萬世。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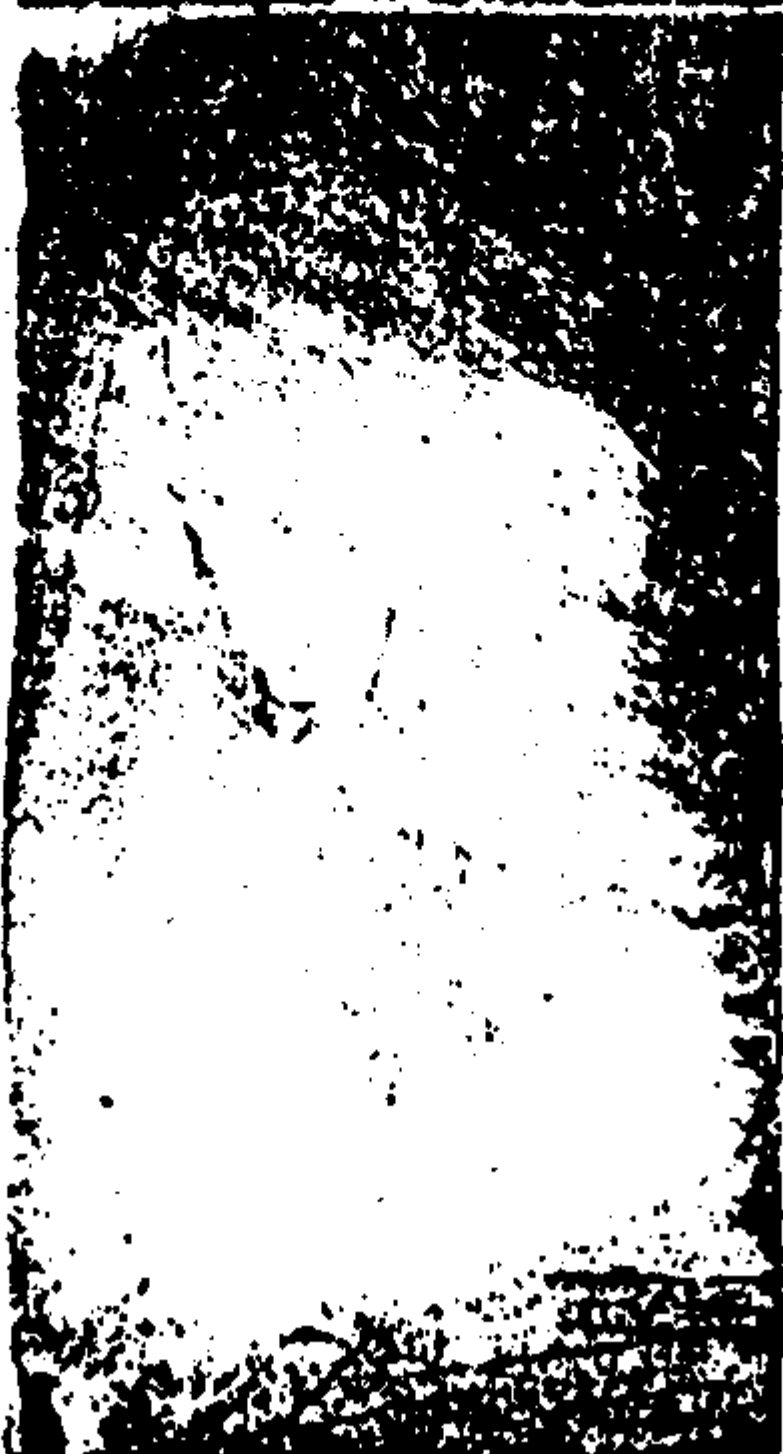
臣不自度量，竊為陛下惜之，昧死上狂惑草茅之愚。臣言唯陛下財擇。

策莫大於漢，漢策莫過於鼂錯。就事為文，簡徑明暢，事皆鑿鑿可行。陳明卿

文中子云：洋洋乎鼂董公孫之對，有以哉。平嵎典涉兼叔

請太子知術數書　鼂錯

人主所以尊顯功名揚於萬世之後者，以知術數也。故人主知所以臨制臣下而治其眾，則羣臣畏服矣；知所以聽言受事，則不欺蔽矣；知所以安利萬民，則海內必從矣；知所以忠孝事上，則臣子之行備矣。此四者，臣竊為皇太子急之。人臣之議或曰：皇太子亡以知事為也。臣之愚，誠以為不然。竊觀上世之君，不能奉其宗廟而劫殺於其臣者，皆不知術數者也。皇太子所讀書多矣，而未深知術數者，不問書說也。夫多誦而不知其說，所謂勞苦而不為功。臣竊觀皇太子材智高奇，馭射伎藝過人絕遠，然於術數未有所守者，以陛下為心也。竊願陛下幸擇聖人之術可用今世者，以賜皇太子，因時使太子陳明於前。唯陛下財察。

與孟光同郤正論先帝遺書及禮儀當務其急大段相似。先主遺詔後主令讀申韓書，益人意智，亦多才也。張采時

論守邊備塞書　　晁錯

臣聞秦時北攻胡貉，築塞河上，南攻楊粵，置戍卒焉。其起兵而攻胡粵者，非以衛邊地而救民死也，貪戾而欲廣大也，故功未立而天下亂。且夫起兵而不知其勢，戰則為人禽，屯戍者死，則卒積死。夫胡貉之地，積陰之處也，木皮三寸，冰厚六尺，食肉而飲酪，其人密理，鳥獸毳毛，其性能寒。楊粵之地少陰多陽，其人疏理，鳥獸希毛，其性能暑。秦之戍卒不能其水土，戍者死於邊，輸者僨於道。秦民見行，如往棄市，因以讁發之，名曰讁戍。先發吏有讁及贅壻賈人，後以嘗有市籍者，又後以大父母父母嘗有市籍者，後入閭取其左。發之不順，行者深怨，有背畔之心。凡民守戰至死而不降北者，以計為之也。故戰勝守固則有拜爵之賞，攻城屠邑則得其財鹵以富家室，故能使其衆蒙矢石，赴湯火，視死如生。今秦之發卒也，有萬死之害，而無銖兩之報，死事之後，不得一算之復，天下明知禍烈及己也。陳勝行戍，至於大澤，為天下先倡，天下從之如流水者，秦以威劫而行之之敝也。胡人衣食之業不著於地，其勢易以擾亂邊境。何以明之？胡人食肉飲酪，衣皮毛，非有城郭田宅之歸居，如飛鳥走獸於廣野，美草甘水則止，草盡水竭則移。以是觀之，往來轉徙，時至時去，此胡人之生業，而中國之所以離南畮也。今使胡人數處轉牧行獵於塞下，或當燕代，或當上郡北地隴西，以候備塞之卒，卒少則入。陛下不救，則邊民絕望而有降敵之心；救之，少發則不足，多發，遠縣纔至，則胡又已去。聚而不罷，為費甚大；罷之，則胡復入。如此連年，則中國貧苦而民不安矣。陛下幸憂邊境，遣將吏發卒以治塞，甚大惠也。然令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選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備之。以便為之高城深塹，具藺石，布渠答，復為一城，其內城間百五十步。要害之處，通川之道，調立城邑，毋下千家，為中周虎落。先為室屋，具田器，乃募罪人及免徒復作令居之；不足，募以丁奴婢贖罪及輸奴婢欲以拜爵者；不足，乃募民之欲往者。皆賜高爵，復其家。予冬夏衣，廩食，能自給而止。郡縣之民得買其爵，以自增至卿。其亡夫若妻者，縣官買予之。人情非有匹敵，不能久安其處。塞下之民，祿利不厚，不可使久居危難之地。胡人入驅而能止其所驅者，以其半予之，縣官為贖其民。如是，則邑里相救助，赴胡不避死。非以德上也，欲全親戚而利其財也。此與東方之戍卒不習地勢而心畏胡者，功相萬也。以陛下之時，徙民實邊，使遠方亡屯戍之事，塞下之民父子相保，亡係虜之患，利施後世，名稱聖明，其與秦之行怨民，相去遠矣。

當時發卒備胡不便，故建議募民實塞下，以省屯戍轉輸之勞。條理周密，論斷明快，陳明[illegible]。

文章之錯綜古茂，西漢猶有先秦遺意者，其條畫精密[illegible]而言也。

可施行，真有用文字，不似儒生紙上[illegible]。[illegible]

言兵事書 鼂錯

臣聞漢興以來胡虜數入邊地小入則小利大入則大利高后時再入隴西攻城屠邑毆略畜產其後復入隴西殺吏卒大寇盜竊聞戰勝之威民氣百倍敗兵之卒沒世不復自高后以來隴西三困於匈奴矣民氣破傷亡有勝意今茲隴西之吏賴社稷之神靈奉陛下之明詔和輯士卒底厲其節起破傷之民以當乘勝之匈奴用少擊衆殺一王敗其衆而有大利非隴西之民有勇怯乃將吏之制巧拙異也故兵法曰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民由此觀之安邊境立功名在於良將不可不擇也臣又聞用兵臨戰合刃之急者三一曰得地形二曰卒服習三曰器用利兵法曰丈五之溝漸車之水山林積石經川丘阜屮木所在此步

兵之地也車騎二不當一土山丘陵曼衍相屬平原廣野此車騎之地也步兵十不當一平陵相遠川谷居間仰高臨下此弓弩之地也短兵百不當一兩陳相近平地淺草可前可後此長戟之地也劍楯三不當一萑葦竹蕭艸木蒙蘢支葉茂接此矛鋋之地也長戟二不當一曲道相伏險阸相薄此劍楯之地也弓弩三不當一士不選練卒不服習起居不精動靜不集趨利不及避難不畢前擊後解與金鼓之音相失此不習勒卒之過也百不當十兵不完利與空手同甲不堅密與袒裼同弩不可以及遠與短兵同射不能中與亡矢同中不能入與亡鏃同此將不省兵之禍也五不當一故兵法曰器械不利以其卒予敵也卒不可用以其將予敵也將不知兵以其主予敵也君不擇將以其國予敵

也四者兵之至要也臣又聞小大異形強弱異勢險易異備夫卑身以事強小國之形也合小以攻大敵國之形也以蠻夷攻蠻夷中國之形也今匈奴地形技藝與中國異上下山阪出入溪澗中國之馬弗與也險道傾仄且馳且射中國之騎弗與也風雨罷勞饑渴不困中國之人弗與也此匈奴之長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輕車突騎則匈奴之衆易撓亂也勁弩長戟射疏及遠則匈奴之弓弗能格也堅甲利刃長短相雜遊弩往來什伍俱前則匈奴之兵弗能當也材官騶發矢道同的則匈奴之革笥木薦弗能支也下馬地鬬劍戟相接去就相薄則匈奴之足弗能給也此中國之長技也以此觀之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陛下又興數十萬之衆以誅數萬之匈奴衆寡之計以一擊十之術也

雖然兵凶器戰危事也以大為小以強為弱在俛仰之間耳夫以人之死爭勝跌而不振則悔之亡及也帝王之道出於萬全今降胡義渠蠻夷之屬來歸誼者其衆數千飲食長技與匈奴同可賜之堅甲絮衣勁弩利矢益以邊郡之良騎令明將能知其習俗和輯其心者以陛下之明約將之節有險阻以此當之平地通道則以輕車材官制之兩軍相為表裏各用其長技衡加之以衆此萬全之術也傳曰狂夫之言而明主擇焉臣錯愚陋昧死上狂言唯陛下財擇

體裁原古大似孫武子 唐荊川

說出兵家利害華炎歷實一一明切其經世之學而文字尤錯綜古 陳明卿

聖王在上而民不凍飢者非能耕而食之織而衣之也為開其資財之道也故堯禹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國亡捐瘠者以畜積多而備先具也今海內為一土地人民之眾不避湯禹加以亡天災數年之水旱而畜積未及者何也地有遺利民有餘力生穀之土未盡墾山澤之利未盡出也游食之民未盡歸農也民貧則姦邪生貧生於不足不足生於不農不農則不地著不地著則離鄉輕家民如鳥獸雖有高城深池嚴法重刑猶不能禁也夫寒之於衣不待輕煖飢之於食不待甘旨飢寒至身不顧廉恥人情一日不再食則飢終歲不製衣則寒夫腹飢不得食膚寒不得衣雖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明主知其然也故務民於農桑薄賦斂廣畜積以實倉廩備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民者在上所以牧之趨利如水走下四方亡擇也夫珠玉金銀飢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眾貴之者以上用之故也其為物輕微易臧在於把握可以周海內而亡飢寒之患此令臣輕背其主而民易去其鄉盜賊有所勸亡逃者得輕資也粟米布帛生於地長於時聚於力非可一日成也數石之重中人弗勝不為姦邪所利一日弗得而飢寒至是故明君貴五穀而賤金玉今農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過百畝百畝之收不過百石春耕夏耘秋穫冬臧伐薪樵治官府給繇役春不得避風塵夏不得避暑熱秋不得避陰雨冬不得避寒凍四時之間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來弔死問疾養孤長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復被水旱之災急政暴虐賦斂不時朝令而暮改當具有者半賈而賣亡者取倍稱之息於是有賣田宅鬻子孫以償責者矣而商賈大者積貯倍息小者坐列販賣操其奇贏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賣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蠶織衣必文采食必粱肉亡農夫之苦有阡陌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過吏勢以利相傾千里游敖冠蓋相望乘堅策肥履絲曳縞此商人所以兼并農人農人所以流亡者也今法律賤商人商人已富貴矣尊農夫農夫已貧賤矣故俗之所貴主之所賤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上下相反好惡乖迕而欲國富法立不可得也方今之務莫若使民務農而已矣欲民務農在於貴粟貴粟之道在於使民以粟為賞罰今募天下入粟縣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爵農民有錢粟有所渫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餘者也取於有餘以供上用則貧民之賦可損所謂損有餘補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順於民心所補者三一曰主用足二曰民賦少三曰勸農功今令民有車騎馬一匹者復卒三人車騎者天下武備也故為復卒神農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湯池百步帶甲百萬而亡粟弗能守也以是觀之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務令民入粟受爵至五大夫以上乃復一人耳此其與騎馬之功相去遠矣爵者上之所擅出於口而亡窮粟者民之所種生於地而不乏夫得高爵與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人入粟於邊以受爵免罪不過三歲塞下之粟必多矣

順理發揮意思詳盡氣勢滂沛亦漢文之難得者

論募民徙塞下書　　鼂錯

陛下幸募民相徙以實塞下，使屯戍之事益省，輸將之費益寡，甚大惠也。（一篇之意只在此）下吏誠能稱厚惠，奉明法，存恤所徙之老弱，善遇其壯士，和輯其心而勿侵刻，使先至者安樂而不思故鄉，則貧民相募而勸往矣。臣聞古之（此下言所以安之之法）徙遠方以實廣虛也，相其陰陽之和，嘗其水泉之味，審其土地之宜，觀其草木之饒，然後營邑立城，制里割宅，通田作之道，正阡陌之界，先為築室，家有一堂二內，門戶之閉，置器物焉。民至有所居，作有所用，此民所以輕去故鄉而勸之新邑也。為置醫巫，以救疾病，以修祭祀，男女有昏，生死相卹，墳墓相從，種樹畜長，室屋完安，此所以使民樂其處而有長居之心也。臣又聞古之制（此下言制敵之法）邊縣以備敵也，使五家為伍，伍有長；十長一里，里有假士；四里一連，連有假五百；十連一邑，邑有假候；皆擇其邑之賢材有護，習地形知民心者，（以管子作內政以寄軍令之意）居則習民於射法，出則教民於應敵。故卒伍成於內，則軍政定於外。服習以成，勿令遷徙，幼則同遊，長則共事。夜戰聲相知，則足以相救；晝戰目相見，則足以相識；驩愛之心，足以相死。如此而勸以厚賞，威以重罰，則前死不還踵矣。所徙之民非壯有材力，但費衣糧，不可用也；雖有材力，不得良吏，猶亡功也。陛下絕匈奴不與和親，臣竊意其冬來南也，壹大治，則終身創矣。欲立威者，始於折膠，來而不能困，使得氣去，後未易服也。愚臣亡識，唯陛下財察。

按錯三書，其論邊備，皆古今不易之論，非直可施之當時已也。　真西山

說上削吳書　　鼂錯

昔高帝初定天下，昆弟少，諸子弱，大封同姓，故孽子悼惠王王齊七十二城，庶弟元王王楚四十城，兄子王吳五十餘城，封三庶孽，分天下半。今吳王前有太子之隙，詐稱病不朝，於古法當誅，文帝不忍，因賜几杖，德至厚也。當改過自新，乃益驕恣，公即山鑄錢，煮海為鹽，誘天下亡人，謀作亂逆。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禍小；不削之，其反遲，禍大。

自是絕識名論。誼、偃長幅炎炎，不出此數語。即後世藩鎮之禍，亦當不能著。蔡龍公　陳明卿

董子繁露敘

孔子自謂志在春秋凡以遏人欲於橫流存天理於旣滅也漢承秦敝諸儒拘顓門之見務于髙遠之言而窮智畢學或不出大中之道膠西相董仲舒者其學視諸儒尤惇極閎深對

策爲古今第一又自著書立說以傳于後屬辭比事葢深於春秋者也又如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凡若此類不一而足是皆得吾孔子之心濮而學術純正者也張來倩余延稱二君評點其最者

以傳問言于余遂僭叙其端如此

雲間翁元益簒

西漢文

武陵楊鶴無山　鑒定
豫章黄國琦五湖
古潭張運泰來倩　彙評
余元熹廷稱

春秋繁露

楚莊王篇　　董仲舒

楚莊王殺陳夏徵舒春秋貶其文不予專討也靈王殺齊慶封而直稱楚子何也曰莊王之行賢而徵舒之罪重以賢君討重罪其於人心善若不貶孰知其非正經春秋常於其嫌得者見其不得也是故齊桓不予專地而封晉文不予致王而朝楚莊弗予專殺而討三者不得則諸侯之得殆此矣此楚靈之所以稱子而討也春秋之辭多所況是文約而法明也問者曰不予諸侯之專封復見於陳蔡之滅不予諸侯之專討獨不復見慶封之殺何也曰春秋之用辭已明者去之未明者著之今諸侯之不得專討固已明矣而慶封之罪未有所見也故稱楚子以伯討之著其罪之宜死以為天下大禁曰人臣之行貶主之位亂國之臣雖不篡殺其罪皆宜死比於此其云爾也

春秋曰晉伐鮮虞奚惡乎晉而同夷狄也曰春秋尊禮而重信信重於地禮尊於身何以知其然也宋伯姬恐不禮而死於火齊桓公疑信而虧其地春秋賢而舉之以為天下法曰禮而信禮無不答施無不報天之數也今我君臣同姓適女女無良心禮以不答有恐畏我何其不夷狄也今公子慶父之亂魯危殆亡而齊桓公之於彼無親尚來憂我如何與同姓而殘賊遇我詩云宛彼鳴鳩翰飛戾天我心憂傷念彼先人明發不寐有懷二人人皆有此心也今晉不以同姓憂我而強大厭我我心望焉故言之不好謂之晉而已婉辭也問者曰晉惡而不可親公論而不敢至乃人情耳君子何恥而稱公有疾也曰惡無故自

來君子不恥內省不疚何憂於志是已矣今春秋恥之者昭公有以取之也臣陵其君始於文而甚於昭公受亂陵夷而無懼惕之心囂囂然輕詐妄討犯大禮而取同姓接不義而重自輕也人之言曰國家治則四鄰賀國家亂則四鄰散是故季孫專其位而大國莫之正出走八年死乃得歸身亡子危困之至也君子不恥其困而恥其所以窮昭公雖逢此時苟不取同姓詎至於是雖取同姓能用孔子自輔亦不至於是時難而治簡行枉而無救是其所以窮也春秋分十二世以為三等有見有聞有傳聞有見三世有聞四世有傳聞五世故哀定昭君子之所見也襄成文宣君子之所聞也僖閔莊桓隱君子之所傳聞也所見六十一年所聞八十五年所傳聞九十六年於所見微其辭於所聞痛其

二

禍於傳聞殺其恩與情俱也是故逐季氏而言又雩微其辭也子赤殺弗忍言日痛其禍也子般殺而書乙未殺其恩也屈伸之志詳略之文皆應之吾以其近近而遠遠親親而疏疏也亦知其貴貴而賤賤重重而輕輕也有知其厚厚而薄薄善善而惡惡也有知其陽陽而陰陰白白而黑黑也百物皆有合偶偶之合之仇之匹之善也詩云威儀抑抑德音秩秩無怨無惡率由仇匹此之謂也然則春秋義之大者也得一端而博達之觀其是非可以得其正法視其溫辭可以知其塞怨是故於外道而不顯於內諱而不隱於尊亦然於賢亦然此其別內外差賢不肖而等尊卑也義不訕上智不危身故遠者以義諱近者以智畏畏與義兼則世逾近而言逾謹矣此定哀之所以微其辭以故用則天下

平不用則安其身春秋之道也春秋之道奉天而法古是故雖有巧手弗循規矩不能正方圓雖有察耳不吹六律不能定五音雖有知心不覽先王不能平天下然則先王之遺道亦天下之規矩六律已故聖者法天賢者法聖此其大數也得大數而治失大數而亂此治亂之分也所聞天下無二道故聖人異治同理也古今通達故先賢傳其法於後世也春秋之於世事也善復古譏易常欲其法先王也然而介以一言曰王者必改制自僻者得此以為辭曰古苟可循先王之道何莫相因世迷是聞以疑正道而信邪言甚可患也答之曰人有聞諸侯之君射貍首之樂者於是自斷貍首縣而射之曰安在於樂也此聞其名而不知其實者也今所謂新王必改制者非改其道非變其理受命於天易

三

姓更王非繼前王而王也若一因前制脩故業而無所改是與繼前王而王者無以別受命之君天之所大顯也事父者承意事君者儀志事天亦然今天大顯已物襲所代而率與同則不顯不明非天志故必徙居處更稱號改正朔易服色者無他焉不敢不順天志而明自顯也若夫大綱人倫道理政治教化習俗文義盡如故亦何改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無易道之實孔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乎言其主堯之道而已此非不易之效與問者曰物改而天授顯矣其必更作樂何也曰樂異乎是制為應天改之樂為應人作之彼之所受命者必民之所同樂也是故大改制於初所以明天命也更作樂於終所以見天功也緣天下之所新樂而為之文曲且以和政且以興德天下未徧合和王者不虛作樂

樂者盈於內而動發於外者也應其治時制禮作樂以成之成者本末質文皆以具矣是故作樂者必反天下之所始樂於已以為本舜時民樂其昭堯之業也故韶韶者昭也禹之時民樂其三聖相繼故夏夏者大也湯之時民樂其救之於患害也故頀頀者救也文王之時民樂其興師征伐也故武武者伐也四者天下之樂同一也其所同樂之端不可一也作樂之法必反本之所樂所樂不同事樂安得不世異是故舜作韶而禹作夏湯作頀而文王作武四代殊名則各順其民始樂於已也吾見其效矣詩云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於崇作邑於豐樂之風也又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當是時紂為無道諸侯大亂民樂文王之怒而詠歌之也周人德已洽天下反本以為樂謂之大武言民所始樂者武也云爾故凡樂者作之於終而名之以始重本之義也由此觀之正朔服色之改受命應天制禮作樂之異人心之動也二者離而復合所為一也

天下惟才子能為理學如此矯健而擊不傷理體宕得游夫子之門則仲舒非堂實入室矣　陳宗[illegible]

玉杯篇

董仲舒

春秋譏文公以喪娶難者曰喪者月不過三年三年之喪二十五月今按經文公乃四十一月乃娶娶時無喪出其法也矣何以謂之喪娶曰春秋之論事莫重乎志今娶必納幣納幣之月在喪分故謂之喪娶也且文公以秋祫祭以冬納幣皆失於大蚤春秋不譏其前而顧譏其後必以三年之喪肌膚之情也雖從俗而不能終猶宜未平於心今全無悼遠之志反思念娶事是春秋之所甚疾也故譏不出三年於首而已譏以喪娶也不別先後賤其無人心也緣此以論禮禮之所重者在其志志敬而節具則君子予之知禮志和而音雅則君子予之知樂志哀而居約則君子予之知喪故曰非虛加之重志之謂也志為質物為文文著於質質不居文文安施質質文兩備然後其禮成文質偏行不得有我爾之名俱不能備而偏行之寧有質而無文雖弗予能禮尚少善之介葛盧來是也有文無質非直不予乃少惡之謂周公盟來聘是也然則春秋之序道也先質而後文右志而左物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推而前之亦宜曰朝云朝云辭令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引而後之亦宜曰喪云喪云衣服云乎哉是故孔子立新王之道明其貴志以反和見其好誠以滅偽其有繼周之弊故若此也

春秋之法以人隨君以君隨天曰緣民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一日不可無君而猶三年稱子者為君心之未當立也此非以人隨君耶孝子之心三年不當三年不當而踰年即位者與天數俱終始也此非以君

隨天聊敘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春秋之大義也
春秋論十二世之事人道浹而王道備法布二百四十二年之中相為
左右以成文采其居參錯非襲古也是故論春秋者合而通之緣而求
之五其比偶其類覽其緒屠其贅是以人心浹而王法立以為不然今
夫天子踰年即位諸侯於封內三年稱子皆不在經也而操之與在經
無以異非無其辨也有所見而經安受其贅也故能以比貫類以辨付
贅者大得之矣人受命於天有善善惡惡之性可養而不可改可豫而
不可去若形體之可肥臞而不可得革也是故雖有至賢能為君親含
容其惡不能為君親令無惡書曰厥辟去厥祗事親亦然皆忠孝之極
也非至賢安能如是父不父則子不子君不君則臣不臣耳文公不能

服喪不時奉祭不以三年又以喪娶娶於大夫以卑宗廟亂其羣祖以
逆先公小善無一而大惡四五故諸侯弗予命大夫弗為使是惡惡之
徵不臣之效也出侮於外入奪於內無位之君也孔子曰政逮於大夫
四世矣蓋自文公以來之謂也君子知在位者之不能在惡服人也是
故簡六藝以贍養之詩書序其志禮樂純其養易春秋明其知六學皆
大而各有所長詩道志故長於質禮制節故長於文樂詠德故長於風
書著功故長於事易本天地故長於數春秋是非故長於治人能兼得
其所長而不能偏舉其詳也故人主大節則知闇大博則業厭二者異
失同貶其傷必至不可不察也是故善為師者既美其道有慎其行齊
時蚤晚任多少適疾徐造而勿趨稽而勿苦省其所為而成其所湛

力不勞而身大成此之謂聖化吾取之春秋之好微與其貴志也春秋
脩本末之義達變故之應通生死之志遂人道之極者也是故君殺賊
討則善而書其誅若莫之討則君不書葬而賊不復見矣不書葬以為
無臣子也賊不復見以其宜滅絕也今趙盾弒君四年之後別牘復見
非春秋之常辭也古今之學者異而問之曰是弒君何以復見猶曰賊
未討何以書葬何以書葬者不宜書葬也而書葬何以復見者亦不宜
復見也而復見二者同貫不得不相若也盾之復見直以赴問而辨不
親弒非不當誅也則亦不得不謂悼公之書葬直以赴問而辨當弒
罪不當罪也若是則春秋之說亂矣豈可法哉故貫比而論是非雖難
悉得其義一也今誅盾無傳弗誅無傳以比言之法論也無

比而處之誣辭也今視其比皆不當死何以誅之春秋赴問數百應問
數千同留經中繙援比類以發其端卒無妄言而得應於傳者今使外
賊不可誅故皆復見而問曰此復見何也言莫妄於是何以得應乎故
吾以其得應知其問之不妄以其問之不妄知盾之獄不可不察也夫
名為弒父而實免罪者已有之矣亦有名為弒君而罪不誅者逆而距
之不若徐而味之且吾語盾有本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此言物莫
無鄰察視其外可以見其內也今按盾事而觀其心願而不刑合而信
之非篡弒之鄰也按盾辭號乎天苟內不誠安能如是是故訓其終始
無弒之志掛惡謀者過在不遂去罪在不討賊而已臣之宜為君討
賊也猶子之宜為父嘗藥也子不嘗藥故加之弒父臣不討賊故加之

弑君其意一也。所以示天下廢臣子之節，其惡之大若此也。故盾之不討賊為弑君也，與止之不嘗藥為弑父無以異。盾不宜誅，以此參之。問者曰：夫謂之弑而有不誅，其論難知，非蒙之所能見也。故赦止之罪以傳明之。盾不誅，無傳何也？世亂義廢，背上不臣，篡弑覆君者多，而有明大惡之誅，誰言其誅？故晉趙盾、楚公子比皆不誅之文，而弗為傳，弗欲明之心也。問者曰：人弑其君，重卿在而弗能討者，非一國也。靈公弑，趙盾不在。不在之與在，惡有薄厚。春秋責在而不討賊者，弗繫臣子爾也；責不在而不討賊者，乃加弑焉，何其責厚惡之薄，薄惡之厚也？曰：春秋之道，視人所惑，為立說以大明之。今趙盾賢而不遂於理，皆見其善，莫知其罪，故因其所賢而加之大惡，繫之重責，使人湛心而自省悟以反道，曰：吁！君臣之大義，父子之道，乃至乎此。此所由惡薄而責之厚也。他國不討賊者，諸斗筲之民，何足數哉！弗繫人數而已。此所由惡厚而責薄也。傳曰：輕為重，重為輕，非是之謂乎？故公子比嫌可以立，趙盾嫌無臣責，許止嫌無子罪。春秋為人不知惡而恬行不備也，是故重累責之，以矯枉世而直之。矯者不過其正弗能直。知此而義畢矣。

反覆騰躍，駕空而行，然堅確而無縈絡，董語太呂之賞如是。陳玉立

竹林篇　董仲舒

春秋之常辭也，不予夷狄而予中國為禮。至邲之戰，偏然反之，何也？曰：春秋無通辭，從變而移。今晉變而為夷狄，楚變而為君子，故移其辭以從其事。夫莊王之舍鄭，有可貴之美，晉人不知其善而欲擊之。所救已解，而挑與之戰，此無善善之心，而輕救民之意也，是以賤之，而不使得與賢者為禮。秦穆侮蹇叔而大敗，鄭文輕眾而喪師，春秋之敬賢重民如是。是故戰攻侵伐，雖數百起，必一二書，傷其害所重也。問者曰：其書戰伐甚謹，其惡戰伐無辭，何也？曰：會同之事，大者主小；戰伐之事，後者主先。苟不惡，何為使起之者居下？是其惡戰伐之辭已。且春秋之法，凶年不修舊，意在無苦民爾。苦民尚惡之，況傷民乎？傷民尚痛之，況殺民乎？故曰：凶年修舊則譏，造邑則諱，是害民之小者，惡之小也；害民之大者，惡之大也。今戰伐之於民，其為害幾何？考意而觀指，則春秋之所惡者，不任德而任力，驅民而殘賊之；其所好者，設而勿用，仁義以服之也。詩云：矢其文德，洽此四國。此春秋之所善也。夫德不足以親近，而文不足以來遠，而斷斷以戰伐為之者，此固春秋之所甚疾已，皆非義也。難者曰：春秋之書戰伐也，有惡有善也。惡詐擊而善偏戰，恥伐喪而榮復讎，奈何以春秋為無義戰而盡惡之也？曰：凡春秋之記災異也，雖畝有數莖，猶謂之無麥苗也。今天下之大，三百年之久，戰攻侵伐不可勝數，而復讎者有二焉，是何以異於無麥苗之有數莖哉？不足以難之，故謂之無義戰也。以無義戰為不可，則無麥苗亦不可也；以無麥苗為可，則無義戰亦

弗及，外救諸侯，從會與盟，卒終其身，家國安寧。是福之本生於憂，而禍起於喜也。嗚呼，物之所繇然，其於人切近，不可省耶。

逄丑父殺其身以生其君，何以不得為知權？丑父欺晉，祭仲許宋，俱枉正以存其君。然而丑父之難為難於祭仲。祭仲見賢而丑父猶見非，何也？曰：是非難別者在此。此其嫌疑相似而不同理者，不可不察。夫去位而避兄弟者，君子之所甚貴；獲虜逃遁者，君子之所甚賤。祭仲措其君於人所甚貴以生其君，故春秋以為知權而賢之；丑父措其君於人所甚賤以生其君，春秋以為不知權而簡之。其俱枉正以存君，相似也；其使君榮之與使君辱，不同理。故凡人之有為也，前枉而後義者，謂之中權，雖不能成，春秋善之，魯隱公、鄭祭仲是也。前正而後有枉者，謂之邪道，雖能成之，春秋不愛，齊頃公、逄丑父是也。夫冒大辱以生，其情無樂，故賢人不為也，而眾人疑焉。春秋以為人之不知義而疑也，故示之以義，曰：國滅，君死之，正也。正也者，正於天之為人性命也。天之為人性命，使行仁義而羞可恥，非若鳥獸然，苟為生、苟為利而已。是故春秋推天施而順天理，以至尊為不可以生於至辱大羞，故獲者絕之；以至辱為不可以加於至尊大位，故雖失位弗君也。已反國復在位矣，而春秋猶有不君之辭，況其溷然方獲而虜邪！其於義也，非君定矣。若非君，則丑父何權矣。故欺三軍為大罪於晉，其免頃公為辱宗廟於齊，是以雖難而春秋不愛。丑父大義，宜言於頃公曰：君慢侮而怒諸侯，是失禮大矣；今被大辱而弗能死，是無恥也，而復重罪。請俱死，無辱宗廟，無羞社稷。如此，雖陷其身，尚有廉名。當此之時，死賢於生。故君子生以辱，不如死以榮，正是之謂也。由法論之，則丑父欺而不中權，忠而不中義，以為不然，復察春秋。春秋之序辭也，置王於春正之間，非曰上奉天施而下正人，然後可以為王也云爾。今善善惡惡，好榮憎辱，非人能自生，此天施之在人者也。君子以天施之在人者聽之，則丑父弗忠也。天施之在人者，使人有廉恥。有廉恥者，不生大辱。大辱莫甚於去南面之位而束獲為虜也。曾子曰：辱若可避，避之而已；及其不可避，君子視死如歸，謂如頃公者也。

春秋曰：鄭伐許。奚惡於鄭而夷狄之也？曰：衛侯速卒，鄭師侵之，是伐喪也。鄭與諸侯盟於蜀，以盟而歸，諸侯於是鄭伐，是叛盟也。伐喪無義，叛盟無信，無信無義，故大惡之。問者曰：是君死，其子未踰年，有稱伯不子法辭，其罪何？曰：先王之制，有大喪者，三年不呼其門，順其志之不在事也。書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居喪之義也。今縱不能如是，奈何其父卒未踰年，即以喪舉兵也。春秋以薄恩，且施失其子心，故不復得稱子，謂之鄭伯，以辱之也。且其先君襄公伐喪叛盟，得罪諸侯，諸侯怒之未解，惡之未已。繼其業者，宜務善以覆之，今又重以無故，居喪以伐人。父伐人喪，子以喪伐人；父加不義於人，子施失恩於親，以犯中國，是父負故惡於前，己起大惡於後。諸侯果怒而憎之，率而俱至，謀共擊之，鄭乃恐懼，去楚而成蟲牢之盟是也。楚與中國俠而擊之，鄭罷弊危亡，終身愁辜。吾本其端，無義而敗，由輕心然。孔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知其為得失之大也，故敬而慎之。今鄭伯既無子恩，又不熟計，一舉兵不當，被

易不窮自取之也是以生不得稱子去其義也死不得稱王不見其罪
也曰有國者視此得身不放義與事不當其時何如此爾
程子云西漢儒者有風度惟董仲舒毛萇楊雄味其言直名言哉
風洲

玉英篇　董仲舒

謂一元者大始也知元年志大人之所重小人之所輕是故治國之端
在正名名之正興五世五傳之外美惡乃形可謂得其真矣非子路之
所能見非其位而即之雖受之先君春秋危之宋繆公是也非其位不
受不受之先君而自即之春秋危之吳王僚是也雖然苟能行善得衆
春秋弗危衛侯晉以正書葬是也具不宜立而宋繆公受之先君而危
衛宣弗受先君而不危以此見得衆心之爲大安也故齊桓非直弗受
之先君也乃率弗宜爲君者而立罪亦重矣然而知恐懼敬衆賢人而
以自覆蓋知不背要盟以自湔浣也遂賢習而霸諸侯使齊桓被惡而
無此美得免殺戮乃幸已何霸之有魯桓忘其憂而禍逮其身齊桓憂
其憂而立功名推而散之凡人有憂而不知憂者凶有憂而深憂之者
吉易曰復自道何其咎此之謂也匹夫之反道以除咎尚難人主之反
道以除咎甚易詩云德輶如毛言其易也
公觀魚於棠何惡也凡人之性莫不善義然而不能義者利敗之也故
君子終日言不及利欲以勿言愧之而已愧之以塞其源也夫處位動
風化者徒言利之名爾猶惡之況求利乎故天王使人求賻求金皆爲
大惡而書今非直使人也親自求之是爲甚惡譏何故言觀魚猶言觀
社也皆諱大惡之辭也
春秋有經禮有變禮爲如安性平心者經禮也至有於性雖不安於心
雖不平於道無以易之此變禮也是故昏禮不稱主人經禮也辭窮無

詭其實以有避也，其書人時易其名以有諱也。故詭晉文得志之實以代諱避致王也，詭莒子號謂之人避隱公也，易慶父之名謂之仲孫，變盛謂之成，諱大惡也。然則說春秋者，入則詭辭，隨其委曲而後得之。今紀季受命乎君而經書專，無善一名而文見賢，此皆詭辭，不可不察。春秋之於所賢也，固順其志而一其辭，章其義而褒其美。今紀侯春秋之所貴也，是以聽其入齊之志，而詭其服罪之辭也，移之紀季。故告糴於齊者，實莊公為之，而春秋詭其辭以予臧孫辰；以酅入於齊者，實紀侯為之，而春秋詭其辭以予紀季。所以詭之不同，其實一也。難者曰：有國家者，人欲立之，固盡不聽，國滅君死之，正也，何賢乎紀侯？曰：齊將復讎，紀侯自知力不加而志距之，故謂其弟曰：我宗廟之主，不可以不死也，汝以酅往，服罪於齊，請以立五廟，使我先君歲時有所依歸。率一國之眾以衛九世之主，襄公逐之不去，求之弗予，上下同心而俱死之，故為之大去。春秋賢死義且得眾心也，故為諱滅，以為之諱，見其賢之也，以其賢之也，見其中仁義也。

仲舒之言道德政治，固可嘉美，而質定世事，論說世議，桓君山莫尚也。楊升菴

精華第五　董仲舒

春秋慎辭，謹於名倫等物者也。是故小夷言伐而不得言戰，大夷言戰而不得言獲，中國言獲而不得言執，各有辭也。有小夷避大夷而不得言戰，大夷避中國而不得言獲，中國避天子而不得言執。名倫弗予，嫌於相臣之辭也。是故大小不踰等，貴賤如其倫，義之正也。大雩者何？旱祭也。難者曰：大旱雩祭而請雨，大水鳴鼓而攻社，天地之所為，陰陽之所起也，或請焉，或怒焉者，何？曰：大旱者，陽滅陰也。陽滅陰者，尊壓卑也，固其義也，雖大甚，拜請之而已，無敢有加也。大水者，陰滅陽也。陰滅陽者，卑勝尊也，日食亦然，皆下犯上，以賤傷貴者，逆節也，故鳴鼓而攻之，朱絲而脅之，為其不義也。此亦春秋之不畏強禦也。故變天地之位，正陰陽之序，直行其道而不忘其難，義之至也。是故脅嚴社而不為不敬靈，出天王而不為不尊上，辭父之命而不為不承親，絕母之屬而不為不孝慈，義矣夫。難者曰：春秋之法，大夫無遂事，又曰出境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又曰大夫以君命出，進退在大夫也，又曰聞喪徐行而不反也，夫既曰無遂事矣，又曰專之可也，既曰進退在大夫矣，又曰徐行而不反也，若相悖然，是何謂也？曰：四者各有所處，得其處則皆是也，失其處則皆非也。春秋固有常義，又有應變。無遂事者，謂平生安寧也；專之可也者，謂救危除患也；進退在大夫者，謂將率用兵也；徐行不反者，謂不以親害尊，不以私妨公也。此之謂將得其私，知其指。故公子結受命往媵陳人之婦於鄄，道生事，從齊桓盟，春秋弗非，以為救莊公之危。公子遂受命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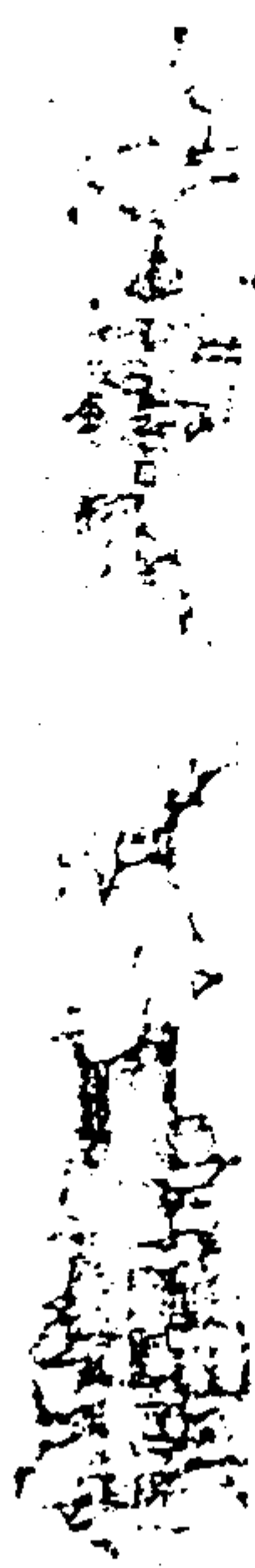
京師。遂生事之晉。春秋非之。以為是時僖公安寧無危。故有危而不專救。謂之不忠。無危而擅生事。是卑君也。故此二臣俱生事。春秋有是有非。其義然也。

齊桓挾賢相之能。用大國之資。即位五年。不能致一諸侯。於柯之盟。見其大信。一年而近國之君畢至。鄄幽之會是也。其後二十年之間亦久矣。尚未能大合諸侯也。至於救邢衛之事。見存亡繼絕之義。而明年遠國之君畢至。貫澤陽穀之會是也。故曰親近者不以言。召遠者不以使。此其效也。其後矜功。振而自足。而不脩德。故楚人滅弦而志弗憂。江黃伐陳而不往救。損人之國而執其大夫。不救陳之患而責陳不納。不復安正。而以欲迫之以兵。功未良成。而志已滿矣。故曰管仲之器小哉。此之謂也。自是日衰。九國叛矣。

春秋之聽獄也。必本其事而原其志。志邪者不待成。首惡者罪特重。本直者其論輕。是故逢丑父當斬。而轅濤塗不宜執。魯季子追慶父。而吳季子釋闔廬。此四者罪同異論。其本殊也。俱欺三軍。或死或不死。俱弒君。或誅或不誅。聽訟折獄。無可審耶。故折獄而是也。理益明。教益行。折獄非也。闇理迷眾。與教相妨。教。政之本也。獄。政之末也。其事異域。其用一也。不可不以相順。故君子重之也。

難晉事者曰。春秋之法。未踰年之君稱子。蓋人心之正也。至里克殺奚齊。避此正辭而稱君之子。何也。曰。所聞詩無達詁。易無達占。春秋無達辭。從變從義。而一以奉人。仁錄其同姓之禍。固宜異操。晉。春秋之同姓也。驪姬一謀而三君死之。天下所共痛也。本其所為為之者。蔽於所欲得位而不見其難也。春秋疾其所蔽。故去其正辭。徒言君之子而已。若謂奚齊曰。嘻嘻。為大國君之子。富貴足矣。何以兄之位為欲居之。以至此乎云爾。錄所痛之辭也。故痛之中有痛。無罪而受其死者。申生奚齊卓子是也。惡之中有惡者。已立之。已殺之。不得如他臣之弒君。齊公子商人是也。故晉禍痛而齊禍重。春秋傷痛而敦重。是以奪晉子繼位之辭。與齊子成君之號。詳見之也。古之人有言曰。不知來。視諸往。今春秋之為學也。道往而明來者也。然而其辭體天之微。故難知也。弗能察。寂若無。能察之。無物不在。是故為春秋者。得一端而多連之。見一空而博貫之。則天下盡矣。魯僖公以亂即位。而知親任季子。季子無恙之時。內無臣下之亂。外無諸侯之患。行之二十年。國家安寧。季子卒之後。魯不支鄰國之患。直乞師楚耳。僖公之情非輒不肖。而國衰益危者何也。以無季子也。以魯人之若是也。亦知他國之皆若是也。以他國之皆若是。亦知天下之皆若是也。此之謂連而貫之。故天下雖大。古今雖久。以是定矣。以所任賢。謂之主尊國安。所任非其人。謂之主卑國危。萬世必然。無所疑也。其在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夫鼎折足者。任非其人也。覆公餗者。國家傾也。是故任非其人而國家不傾者。自古至今未嘗聞也。故吾按春秋而觀成敗。乃切悁悁於前世之興亡也。任賢臣者。國家之興也。夫知不足以知賢。無可奈何矣。知之不能任。大者以死亡。小者以亂危。其是何邪。以莊公不知季子賢邪。安知病將死。召而授以國政。以殤公為不知孔父賢邪。安知孔父死。己必死。趨而救之。二主知皆足以知賢。而

不決不能任。故魯莊以危。宋殤以弑。使莊公早用季子。而宋殤素任孔
父。尚將興鄰國。豈直弑哉。此吾所以悁悁而悲者也。
當時仲舒下帷發憤潛心大業令後學者有所統。精華篇已見一斑。

王道篇　董仲舒

春秋何貴乎元。而言之。元者始也。言本正也。道王道也。王者人之始也。
王正則元氣和順。風雨時。景星見。黃龍下。王不正則上變天。賊氣見。五
帝三皇之治天下。不敢有君民之心。什一而稅。教以愛。使以忠。敬長者。
親親而尊尊。不奪民時。使民不過歲三日。民家給人足。無怨望忿怒之
患。強弱之難。無讒賊妬疾之人。民脩德而美好。被髮銜哺而游。不慕富
貴。恥惡不犯。父不哭子。兄不哭弟。毒蟲不螫。猛獸不搏。抵蟲不觸。故天
為之下甘露。朱草生。醴泉出。風雨時。嘉禾興。鳳凰麒麟遊於郊。囹圄空
虛。畫衣裳而民不犯。四夷傳譯而朝。民情至朴。而不文。郊天祀地。秩山
川以時至。封於泰山。禪於梁父。立明堂。宗祀先帝。以祖配天。天下諸侯

各以其職來祭。貢土地所有。先以入宗廟。端冕盛服。而後見先。德恩之
報。奉元之應也。
桀紂皆聖王之後。驕溢妄行。侈宮室。廣苑囿。窮五采之變。極飾材之工。
困野獸之足。竭山澤之利。食類惡之獸。奪民財食。高雕文刻鏤之觀。盡
金玉骨象之工。戚羽族之飾。窮白黑之變。深刑妄殺。以陵下。聽鄭衛之
音。充傾宮之志。虎兕文采之獸。以希見之意。賞佞賜讒。以糟為丘。以酒
為池。孤貧不養。殺聖賢而剖其心。生燔人。聞其臭。剔孕婦。見其化。斮朝
涉之足。察其拇。殺梅伯以為醢。刑鬼侯之女。取其環。誅求無已。天下空
虛。群臣畏恐。莫敢盡忠。紂愈自賢。周發兵。不期會於孟津之上者八百
諸侯。共誅紂。大亡天下。春秋以為戒。曰亳社災。周衰。天子微弱。諸侯

國明親親之恩也閽殺吳子餘祭見刑人之不可近鄭伯髡頑卒於會諱弒痛強臣專君君不得為善也衛人殺州吁齊人殺無知明君臣之義守國之正也衛人立晉美得眾也君將不言率師重君之義也正月公在楚臣子思君無一日無君之意也誅受令恩衛葆以正囹圄之平也言圍成甲午治兵以別迫脅之罪誅意之法也作南門刻桷丹楹作雉門及兩觀築三臺新延廄譏驕溢不恤下也故臧孫辰請糴於齊孔子曰君子為國必有三年之積一年不熟乃請糴失君之職也誅犯始者省刑絕惡始也大夫盟於澶淵刺大夫之專政也諸侯會同賢為主賢賢也春秋紀纖芥之失反之王道追古貴信結言而已不至用牲盟而後成約故曰齊侯衛侯胥命於蒲傳曰古者不盟結言而退宋伯姬

曰婦人夜出傅母不在不下堂[illegible]無貯粟無鄣谷無易樹子無以妾為妻宋襄公曰不鼓不成列不厄人莊王曰古者杅不穿皮不蠹則不出君子篤於禮薄於利要其人不要其土告從不赦不詳強不凌弱齊頃公弔死視疾孔父正色而立於朝人莫過而致難乎其君齊國佐不辱君命而尊齊侯此春秋之救文以質也救文以質見天下諸侯所以失其國者亦有焉潞子欲合中國之禮義離乎戎狄未合乎中國所以亡也吳王夫差行強於越臣人之主妾人之妻卒以自亡宗廟夷社稷其可痛也長王投死于戲豈不哀哉晉靈行無禮處臺上彈群臣枝解宰人而棄漏陽處父之謀使陽處父死及患趙盾之諫欲殺之卒為趙盾所弒晉獻公行逆理殺世子申生以驪姬立奚齊卓子皆殺死國大亂四世乃定幾為秦所從驪姬起也楚昭王行無度殺伍子胥父兄蔡昭公朝之因請其裘昭公不與吳王非之舉兵加楚大敗之君舍乎君室大夫舍大夫室妻楚君之母貪暴之所致也晉厲公行暴道殺無罪人一朝而殺大臣三人明年臣下畏恐晉國殺之陳侯佗淫乎蔡蔡人殺之古者諸侯出疆必具左右備二師以備不虞今蔡侯恣以身出入至死閭里之庸甚非人君之行也宋閔公矜婦人心而妒與大夫萬譽魯莊公曰天下諸侯宜為君唯魯侯爾閔公妒其言曰此虜也爾虜焉知魯侯之美惡乎致萬怒搏閔公絕脰此以與臣博之過也古者人君立於陰大夫立於陽所以別位明貴賤今與臣相對而博置婦人在側此君臣無別也故使萬稱他國卑閔

公之意閔公矜婦而身與之博下君自置有辱之婦人之房俱而矜婦人獨得殺死之道也春秋曰大夫不適君遠此逼也梁內役民無已其民不能堪使民比地為伍一家亡五家殺刑其民曰先亡者封後亡者刑君者將使民以孝於父母順於長老守丘墓承宗廟世世祀其先今求財不足行罰如將不勝殺戮如屠仇讎其民魚爛則亡國中盡空春秋曰梁亡亡者自亡也非人亡之也虞公貪財不顧其難快耳說目受晉之璧屈產之乘假晉師道還以自滅宗廟破毀社稷不祀身死不葬貪財之所致也故春秋以此見物不空來寶不虛出自內出者無匹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此其應也楚靈王行強乎陳蔡意廣以武不顯其行慮所美內罷其眾乾谿有物女水盡則女見水滿則不見靈王賊

盟會要　董仲舒

至意雖難喻，蓋聖人者貴除天下之患。貴除天下之患，故春秋重而書。天下之患偏矣，以為本見於天下之所以致患，其意欲以除天下之患。何謂哉？天下者亡患，然後性可善；性可善，然後清廉之化流；清廉之化流，然後王道舉，禮樂興，其心在此矣。

聖人大公至正，人所丕曉，從公正上看出一片忠厚，細加推之，雖為武攻鉞不為刺矣。漢儒之識誠不拘拘道學。　童聖點

正貫　董仲舒

故知其氣矣，然後能食其志也；知其聲矣，而後能扶其精也；知其行矣，而後能遂其形也；知其物矣，然後能別其情也。故倡而民和之，動而民隨之，是知引其天性所好，其壓而情之所憎者也。如是則言雖約，說必布矣；事雖小，功必大矣。

劇非淵奔。　孫應鰲

服制像　董仲舒

天地之生萬物也以養人故其可適者以養身體其可威者以為容服
禮之所為興也劍之在左青龍之象也刀之在右白虎之象也韍之在
前赤鳥之象也冠之在首玄武之象也四者人之盛飾也夫能通古今別
然不然乃能服此也蓋玄武者貌之最嚴有威者也其象在後其服反
居首武之至而不用矣聖人之所以超然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夫執介胄
而能沮敵者非聖人之所貴也君子顯之於服而勇武者消其志於
貌也矣故文德為貴而威武為下此天下之所以永全也於春秋何以
言之孔父義形於色而姦臣不敢容邪虞有宮之奇而獻公為之不寢
晉厲之強中國以寢尸流血不已故武王克殷裨冕而搢笏虎賁之士
說劍安在勇猛必任武殺然後威是以君子所服為上矣故望之儼然
者亦已至矣豈可不察乎

昔牛亨問崔豹冕旒以紫露者何答曰綴玉而下垂如紫露也附筆
露也者古之冕旒似紫露而垂是其所從以名書也且何用一物
以茲已意有乖疏凝露之象為意者玉杯竹林玉英同為托物而此
服制象也蓋為文德之貴而托服制以名篇歟　余廷錄
洲泙甚巨讀批評

俞子　董仲舒

仲尼之作春秋也上探正天端王公之位萬物民之所欲下明得失起
賢才以待後聖故引史記理往事正是非見王公史記十二公之間皆
衰世之事故門人惑孔子曰吾因其行事而加乎王心焉以為見之空
言不如行事博深切故子貢閔子公肩子言其切而為國家資也其為
切而至於殺君亡國奔走不得保社稷其所以然是皆不明於道不覽
於春秋也故衛子夏言有國家者不可不學春秋不學春秋則無以見
前後旁側之危則不知國之大柄君子重任也故或脅窮失國掩殺於
位一朝至爾荀能述春秋之法致行其道豈徒除禍哉乃堯舜之德也
故世子曰功及子孫光輝百世聖王之德莫美於此故子先言春秋詳

繁露俞子

己而略人因其國而容天下春秋之道大得之則以王小得之則以霸
故曾子子石盛美齊侯安諸侯尊天子霸王之道皆本於仁仁天心故
次以天心愛人之大者莫大于思患而豫防之故蔡得意于吳魯得意
於齊而春秋皆不告故次以言怨人不可通敵國不可狎攘竊之國不
可使久親皆防患為民除患之意也不愛民之漸乃至于死亡故言楚
靈王晉厲公生弑於位不仁之所致也故善宋襄公不厄人不由其道
而勝不如由其道而敗春秋貴之將以變習俗而成王化也故子夏言春
秋重人諸譏皆本此或奢侈使人憤怨或暴虐賊害人終皆禍及身故
子池言魯莊築臺丹楹刻桷晉厲之刑刻意者皆不得以壽終上奢侈
刑又急皆不內恕求備於人故次以春秋緣人情赦小過而傳明之曰

君子辭也孔子明得失見成敗疾時世之不仁失王孔子曰吾因行事
歎小惡傳文則之曰君子亂也孔子曰吾因行事加吾王心焉假其位
號以正人倫因其成敗以明順逆故其所善則桓文行之而遂其所惡
則亂國行之終以敗故始言大惡殺君亡國終言赦小過是亦始于麤
糲終于精微教化流行德澤大洽天下之人人有士君子之行而少過
矣亦訊二名之意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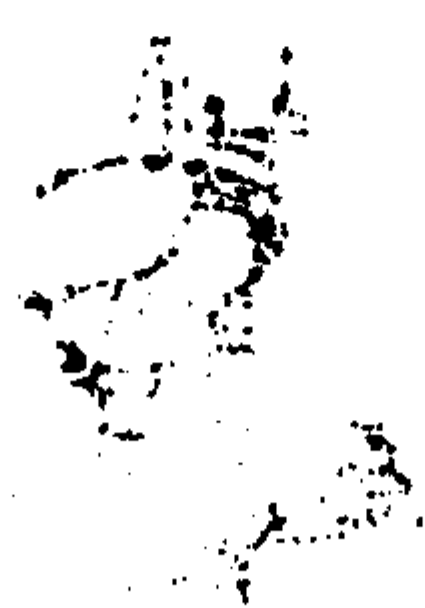
論衡云漢作書者多司馬子長楊子雲河漢也然而子長少臆中之
說子雲無世俗之論仲舒說道術奇矣 楊鳳洲

仲舒學貫天人昔賢論其淵源未及游夏若出光明洞達乎此撰續
孔庭直可匹顏閔曾矣余疑釋

立元神

休形無見影揜聲亡出響虛心下土觀來察往謀於眾賢考求眾人君
人者國之證也不可先倡感而後應故居倡之位而不行倡之勢不居
和之職而以和為德常盡其下故能為之上也體國之道在于尊神尊
者所以奉其政也神者所以就其化也故不尊不畏不神不化夫欲為
尊者在于任賢欲為神者在于同心賢者備股肱則君尊嚴而國安同
心相承則變化若神莫見其所為而功德成是謂尊神也天積眾精以
自剛聖人積眾賢以自強天序日月星辰以自光聖人序爵祿以自明
天所以剛者非一精之力聖人所以強者非一賢之德也故天道務盛
其精聖人務眾其賢不見不聞是謂冥昏能冥則明能昏則彰能冥能昏
是謂神人君貴居冥而明其位處陰而向陽惡人見其情而欲知人
之心是故為人君者執無源之慮行無端之事以不求奪以不問問吾
以不求奪則我利矣彼以不出則彼費矣吾以不問問則我神矣彼
以不對對則彼情矣故終日問之彼不知其所對終日奪之彼不知其
所出吾則以明而彼不知其所之故人臣居陽而為陰人君居陰而為
陽陰道尚形而露情陽道亡端而貴神

纖穠娥飛續成弟絕 徐文長

保位權　董仲舒

民無所好，君無以權也。民無所惡，君無以畏也。無以權，無以畏，則君無以禁制也。無以禁制，則比肩齊勢，而無以為貴矣。故聖人之治國也，因天地之性情，孔竅之所利，以立尊卑之制，以等貴賤之差。設官府爵祿，利五味，盛五色，調五音，以誘其耳目。自令清濁昭然殊體，榮辱踔然相駁，以感動其心。務致民令有所好。有所好然後可得而勸也，故設賞以勸之。有所好必有所惡，有所惡然後可得而畏也，故設罰以畏之。既有所勸，又有所畏，然後可得而制。制之者，制其所好，是以勸賞而不得多也；制其所惡，是以畏罰而不可過也。所好多則作福，所惡多則作威。作威則君亡權，天下相怨；作福則君亡德，天下相賊。故聖人之制使民之有欲，不得過節；使之敦朴，不得無欲。無欲有欲，各得以足，而君道得矣。國之所以為國者，德也；君之所以為君者，威也。故德不可共，威不可分。德共則失恩，威分則失權。失權則君賤，失恩則民散。民散則國亂，君賤則臣叛。是故為人君者，固守其德以附其民，固執其權以正其臣。聲有順逆，必有清濁；形有善惡，必有曲直。於濁之中，必知其清；於清之中，必知其濁；於曲之中，必知其直；於直之中，必知其曲。於聲無小而不取，於形無小而不舉。不以著蔽微，不以眾揜寡，各應其事，以致其報。黑白分明，然後民知所去就；民知所去就，然後可以致治，是為象則。為人君者，居無為之位，行不言之教，寂而無聲，靜而無形，執一無端，為國源泉。因國以為身，因臣以為心。以臣言為聲，以臣事為形。有聲必有響，有形必有影。聲出於內，響報於外；形立於上，影報於下。響有清濁，影有曲直。響所報，非一聲也；影所應，非一形也。故為君虛心靜處，聰聽其響，明視其影，以行賞罰之象。其行賞罰也，響清則生清者榮，響濁則生濁者辱，影正則生正者進，影枉則生枉者絀。責名考質，以參其實。賞不空行，罰不虛出。是以群臣分職而治，各敬而事，爭進其功，顯廣其名，而人君得載其中，此自然致力之術也。聖人繇之，故功出於臣，名歸於君也。

通篇承接關合，俱入玄妙。至於清好惡之原，皆微言至論，理到而法象皆竦矣。　鍾伯敬

考功名　　董仲舒

考績之法考其所積也天道積聚衆精以為光聖人積聚衆集以為功故日月之明非一精之光也聖人制太平非一善之功也明所從生不可為源善所從出不可為端量勢立權因事制義故聖人之為天下興利也其猶春氣之生草也各因其生小大而量其多少其為天下除害也若川瀆之瀉於海也各順其勢傾側而制於南北故異孔而同歸殊施而鈞德其趣於興利除害一也是以興利之要在於致之不在於多少除害之要在於去之不在於南北考績絀陟計事除廢有益者謂之公無益者謂之煩揆名責實不得虛言有功者賞有罪者罰功盛者賞顯罪多者罰重不能致功雖有賢名不予之賞官職不廢雖有愚名不加之罰賞罰用於實不用於名賢愚在於質不在於文故是非不能混喜怒不能傾姦軌不能弄萬物各得其冥則百官勸職爭進其功考試之法大者緩小者急貴者舒而賤者促諸侯月試其國州伯時試其部四試而一考天子歲試天下三試而一考前後三考而絀陟命之曰計者試之法合其爵祿并其秩積其日陳其實計功量罪以多除少以為名定實先內定之其先比二三分以為上中下考進退然後以外集通名曰進退增減多少有率為第九分三三列之亦有上中下以為一最五為中九為殿有餘歸之於中中而上者有得中而下者有負得少者以一益之至於四負多者以四減之至於一皆逆行二四十二而成於計得滿計者絀陟之次次每計各逐其第以通來數初次再計次次四計各不失故第而亦滿計絀陟之初次再計謂上第二也次次四計謂上第三也九年為一第二得九并去其六為置三第六六得等為置二并中者得三盡去之并三三計得六并得一計得六此為四計也絀者亦然

北堂書鈔五日永課事云鄉考課一曰掌建邦國以考制治二曰九卿時叙以考典三曰經綸國體以考奏議四曰其僃衆職以考總攝五曰明慎用刑以考留獄仲舒考功名即此說也可懸之為功令

官制象天

董仲舒

人之材。固有四選。如天之時。固有四變也。聖人為一選。君子為一選。善人為一選。正人為一選。由此而下者。不足選也。四選之中。各有節也。是故天選四堤十二。而人變盡矣。盡人之變。合之天。惟聖人者能之。所以立王事也。何謂天之大經。三起而成日。三日而成規。三旬而成月。三月而成時。三時而成功。寒暑與和。三而成物。日月與星。三而成光。天地與人。三而成德。由此觀之。三而成一。天之大經也。以此為天制。是故禮三讓而成一節。官三人而成一選。欲求天數之微。莫若於人。人之身有四肢。每肢有三節。三四十二。十二節相持而形體立矣。天有四時。每一時有三月。三四十二。十二月相受而歲數終矣。官有四選。每一選有三人。三四十二。十二臣相參而事治行矣。以此見天之數。人之形。官之制。相參相得也。人之與天多此類者。皆微忽不可不察也。天地之理。分一歲之變以為四時。四時亦天之四選已。人生於天而體天之節。故亦有大小厚薄之節。人之氣也。先王因人之氣而分其變以為四選。是故三公之位。聖人之選也。三卿之位。君子之選也。三大夫之位。善人之選也。三士之位。正直之選也。分人之變以為四選。選立三臣。如天之分歲之變以為四時。時有三節也。天以四時之選與十二節相和而成就歲。王以四時之選與十二相砥礪而致極。道必極於其所至。然後能得天地之美也。

通達制作原本。碻如可見。及宗驗運命。以深醇博大儒進言也。〇[illegible]余秀

堯舜湯武

董仲舒

堯舜何緣而得擅移天下哉。孝經之語曰。事父孝。故事天明。事天與父同禮也。今父有以重予子。子不敢擅予它人。人心皆然。則王者亦天之子也。天以天下予堯舜。堯舜受命於天而王天下。猶子安敢擅以所重受天予者予它人也。天有不以予堯舜漸奪之。故明為子道。則堯舜之不私傳天下而擅移位也。亡所疑也。儒者以湯武為大賢大聖也。以為全道究美者。故列之堯舜之謂聖王。如法則之。今足下以湯武為不義。然則足下之所謂義者。何世之王也。曰弗知。弗知者。以天下王為亡義者邪。其有義者而足下不知耶。則答之以神農。應之曰。神農氏之為天子。與天地俱起乎。將有所伐乎。神農氏有所伐。可湯武有所伐。不可何也。且天之生民。非為王也。而天立王以為民也。故其德足以安樂民者。天予之。其惡足以賊害民者。天奪之。詩云。殷士膚敏。祼將于京。侯服于周。天命靡常。言天之亡常予。亡常奪也。故封太山之上。禪梁父之下。易姓而王。德如堯舜者。七十二人。王者天之所予也。其所伐皆天之所奪也。今唯以湯武之伐桀紂為不義。則七十二王亦有伐也。推足下之說。將以七十二王為皆不義也。故夏亡道而殷伐之。殷亡道而周伐之。周亡道而秦伐之。秦亡道而漢伐之。有道伐亡道。此天理也。所從來久矣。寧能至湯武而然耶。夫非湯武之伐桀紂者。亦將非秦伐周。非徒不知天理。又不明人禮。禮子為父隱惡。今使伐人者而信不義。當為國諱之。豈宜如誹謗者。此所謂一言而再過者也。君也者。掌令者也。

令行而禁止也今桀紂令天下而不行禁天下而不止安在其能臣天下何謂湯武弑

波瀾層卷盡處逢生老處穴

此文立論亦只是天子之未聞弑君脫然瀾儒必認定德以實能熟挽回何如董子一頭抹倒把湯武出脫得乾乾淨淨直從在聲

結案文字逐節空迅掃層疊剝換並無剩義 陳明卿

變制　　董仲舒

大富則驕大貧則憂憂則為盜驕則為暴此眾人之情也聖者則于眾人之情見亂之所從生故其制人道而差上下也使富者足以示貴而不致於驕貧者足以養生而不致於憂以此為度而調均之是以財不匱而上下相安故易治也今世棄其度制而各從其欲欲無所窮而俗得自恣其勢無極大人病不足於上而小民羸瘠于下則富者愈貪利而不肯為義貧者日犯禁而不可得止是世之所以難治也天不重與有角不得有上齒故已有大者不得有小者天數也夫已有大者又兼小者天不能足也況人乎故明聖者象天所為為制度使諸有大奉祿亦皆不得兼小利與民爭利業乃天理也凡百亂之源皆出嫌疑纖微以斷漸積長至於大聖人章其疑者別其微者絕其纖者不得嫌以蚤防之聖人之道眾堤防之類也謂之度制謂之禮節

層快仰暢不笑容 真德園

古簡雕辭罕有其匹 茅鹿門

仁義法

董仲舒

春秋之所治人與我也所以治人與我者仁與義也以仁安人以義正我故仁之為言人也義之為言我也言名以別矣仁之於人義之於我者不可不察也衆人不察乃反以仁自裕而以義設人詭其處而逆其理鮮不亂矣是故人莫欲亂而大抵常亂凡以闇於人我之分而不省仁義之所在也是故春秋為仁義法仁之法在愛人不在我愛義之法在正我不在正人我不自正雖能正人弗予為義人不被其澤雖厚自愛不予為仁昔者晉靈公殺膳宰以淑飲食彈大夫以娛其意非不厚自愛也然而不得為淑人者不愛人也質於愛民以下至於鳥獸昆蟲莫不愛方足為仁仁者愛人之名也巂得無大之之辭自為追則善其所恤遠也兵已加焉乃往救之則弗美未至豫備之則美之善其救害之先也夫救蚤而先之則害無繇起而天下無害矣然則觀物之動而先覺其萌絕亂塞害於將然而未行之時春秋之志也其明至矣非堯舜之智知禮之本孰能當此故救害而先知之明也公之所恤遠如春秋美之詳其美恤遠之意則天地之間然後快其人矣非三王之德選賢之精孰能如此是以知明先以仁厚遠遠而愈賢近而愈不肖者愛也故王者愛及四夷霸者愛及諸侯安者愛及封內危者愛及旁側亡者愛及獨身獨身者雖立天子諸侯之位一夫之人耳無臣民之用矣如此者莫之亡而自亡也春秋不言伐梁者而言梁亡蓋愛獨及其身者也故曰仁者愛人不在愛我此其法也義云者非謂正人謂正我雖有亂世枉上莫不欲正人奚謂義昔者楚靈王討陳蔡之賊齊桓公執袁濤塗之罪非不能正人也然而春秋弗予不得為義者我不正也闔廬能正陳蔡之難矣而春秋奪之義辭以其身不正也潞子之於諸侯無所能正春秋予之有義其身正也趨利而已故曰義在正我不在正人此其法也夫我無之求諸人我有之而誹諸人人之所不能受也其理逆矣何可謂義義者謂宜在我者而後可以稱義故言義者合我與宜以為一言以此操之義之為言我也故曰有為而得義者謂之自得有為而失義者謂之自失人好義者謂之自好人不好義者謂之不自好以此參之義我也明矣是義與仁殊仁為往義為來仁大遠義大近愛在人謂之仁義在我謂之義仁主人義主我也故曰仁者人也義者我也此之謂也君子求仁義之別以紀人我之間然後辨乎內外之分而著於順逆之處也是故內治反理以正身據禮以勸福外治推恩以廣施寬制以容衆孔子謂冉子曰治民者先富之而後加教語樊遲曰治身者先難後獲以此之謂治身之與治民所先後者不同焉矣詩云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先飲食而後教誨謂治人也又曰坎坎伐輻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先其事後其食謂之治身也春秋刺上之過而矜下之苦小惡在外弗舉在我書而誹之凡此六者以仁治人義治我躬自厚而薄責於外此之謂也且論已見之而人不察曰君子攻其惡不攻人之惡不攻人之惡非仁之寬歟自攻其惡非義之全歟此之謂仁遠人義造我何以異乎故自稱其惡謂之情稱人之惡謂之賊求諸己謂之厚求

諸人謂之厚自責以備謂之明責人以備謂之惑是故以自治之節治人是居上不寬也以治人之度自治是為禮不敬也為禮不敬則傷行而民不尊居上不寬則傷厚而民弗親弗親則弗信弗尊則弗敬二端之政詭於上而僻行之則誹於下仁義之處可無論乎夫目不視弗見心弗論不得雖有天下之至味弗嚼弗知其旨也雖有聖人之至道弗論不知其義也

仲舒云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程子以為度越諸子文見之經伯散

必仁且知　董仲舒

莫近於仁莫急於知不仁而有勇力財能則狂而操利兵也不智而辯慧狷給則迷而乘良馬也莊王曰天不見災地不見孽則禱之於山川曰天其將亡予耶不說吾過極吾罪也以此觀之天災之應過而至也異之顯明可畏也此乃天之所欲救也春秋之所獨恃也莊王所以戒而請也聖主賢君尚樂受忠臣之諫而況受天譴也

春秋書災異不書事應欲人無不灌即此意　沈自旺

深察名號

董仲舒

治天下之端。在審辨大。辨大之端。在深察名號。名者。大理之首章也。錄其首章之意。以窺其中之事。則是非可知。逆順自著。其幾通於天地矣。是非之正。取之逆順。逆順之正。取之名號。名號之正。取之天地。天地為名號之大義也。古之聖人。謞而效天地謂之號。鳴而命施謂之名。名之為言鳴與命也。號之為言謞而效也。謞而效天地者為號。鳴而命者為名。名號異聲而同本。皆鳴號而達天意者也。天不言。使人發其意。弗為。使人行其中。名則聖人所發天意。不可不深觀也。受命之君。天意之所予也。故號為天子者。宜視天如父。事天以孝道也。號為諸侯者。宜謹視所候奉之天子也。號為大夫者。宜厚其忠信。敦其禮義。使善大於匹夫之意。足以化也。士者事也。民者瞑也。士不及化。可使守事從上而已。五號自讚。各有分。分中有曲。曲有名。名眾於號。號其大全。名也者。名其別離分散也。號凡而略。名詳而目。目者。徧辨其事也。凡者。獨舉其事。享鬼神者號。一曰祭。祭之散名。春曰祠。夏曰礿。秋曰嘗。冬曰蒸。獵禽獸者號。一曰田。田之散名。春苗。秋蒐。冬狩。夏獮。無有不皆中天意者。物莫不有凡號。號莫不有散名如是。是故事各順於名。名各順於天。天人之際。合而為一。同而通理。動而相益。順而相受。謂之德道。詩曰。維號斯言。有倫有跡。此之謂也。深察王號之大意。其中有五科。皇科。方科。匡科。黃科。往科。合此五科。以一言謂之王。王者皇也。王者方也。王者匡也。王者黃也。王者往也。是故王意不普大而皇。則道不能正直而方。道不能正直而方。

則德不能匡運周徧。德不能匡運周徧。則美不能黃。美不能黃。則四方不能往。四方不能往。則不全於王。故曰。天覆無外。地載兼愛。風行令而一其威。雨布施而均其德。王術之謂也。深察君號之大意。其中亦有五科。元科。原科。權科。溫科。群科。合此五科。以一言謂之君。君者元也。君者原也。君者權也。君者溫也。君者群也。是故君意不比於元。則動而失本。動而失本。則所為不立。所為不立。則不效於原。不效於原。則自委舍。自委舍。則化不行。用權於變。則失中適之宜。失中適之宜。則道不平。德不溫。道不平。德不溫。則眾不親安。眾不親安。則離散不群。離散不群。則不全於君。名生於真。非其真。弗以為名。名者。聖人之所以真物也。名之為言真也。故凡百譏有黮黮者。各反其真。則黮黮者還昭昭耳。欲審曲直。莫如引繩。欲審是非。莫如引名。名之審於是非也。猶繩之審於曲直也。詰其名實。觀其離合。則是非之情不可以相讕已。今世闇於性。言之者不同。胡不試反性之名。性之名非生與。如其生之自然之資謂之性。性者質也。詰性之質於善之名。能中之與。既不能中矣。而尚謂之質善。何哉。性之名不得離質。離質如毛。則非性已。不可不察也。春秋辨物之理。以正其名。名物如其真。不失秋毫之末。故名霣石。則後其五。言退鷁。則先其六。聖人之謹於正名如此。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五石六鷁之辭是也。栣眾惡於內。弗使得發於外者。心也。故心之為名栣也。人之受氣苟無惡者。心何栣哉。吾以心之名。得人之誠。人之誠有貪有仁。仁貪之氣。兩在於身。身之名取諸天。天兩有陰陽之施。身亦兩有貪仁之性。天有陰陽禁

皆師服爲晉穆侯示名以制義義以出禮禮以體政政以止民是以政成而民聽易則生亂孔子云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亦此誼所以傳[illegible]於深察也[illegible]

陽尊陰卑　董仲舒

陽始出物亦始出陽方盛物亦方盛陽初衰物亦衰[illegible]物隨陽而出入數隨陽而終始三王之正隨陽而更起以此見之貴陽而賤陰也故數日者據晝而不據夜數歲者據陽而不據陰陰猶沉也何名何有皆并一於陽昌力而辭功故出雲起雨必令從之四肢之各有處如四時寒暑不可移若肢體肢體移易其處謂之壬人寒暑移易其處謂之敗歲喜怒移易其處謂之亂世[illegible]之爲言猶春春也秋之爲言猶湫湫也春春者喜樂之貌也湫湫者憂悲之狀也是故春喜夏樂秋憂冬悲悲死而樂生以夏養春以冬喪秋大人之志也人主近天之所近遠天之所遠大天之所大小天之所小是故天數右陽而不右陰務德而不務刑

持論俱極生新然生而不軋新而不癖所以可傳[illegible]

奇論駢集超冠慎賜談天之舌因可亦爲譯經[illegible]

天道無二

董仲舒

天之常道，相反之物也，不得兩起，故謂之一。是以目不能二視，耳不能二聽，一手不能二事，一手畫方，一手畫圓，莫能成。人為小易之物，而終不能成，反天之不可行如是。是故古之人物而書文，止於一者謂之忠，持二中者謂之患。患人之中不一者也。不一者，故患之所由生也。

風水相連，一波一折。莫廷韓

執贄

董仲舒

凡執贄，天子用暢，公侯用玉，卿用羔，大夫用雁。雁乃有類於長者，長者在民上，必施然有先後之隨，必俶然有行列之治，故大夫以贄。羔有角而不任，設備而不用，類好仁者；執之不鳴，殺之不啼，類死義者；羔食於其母，必跪而受之，類知禮者，故羊之為言猶祥與，故卿以為贄。玉有似君子，子曰：人而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矣。故匿病者不得良醫，羞問者聖人去之，以為遠功而近有災，是則不有。玉至清而不蔽其惡，內有瑕穢，必見之於外，故君子不隱其短，不知則問，不能則學，取之玉也。君子比之玉，玉潤而不污，是仁而至清潔也；廉而不殺，是義而不害也；堅而不硻，過而不濡，視之如庸，展之如石，狀如石，搔而不可從繞，潔白如素而不受污，玉類備者，故公侯以為贄。暢有似於聖人者，純仁淳粹而有知之貴也，擇於身者，盡為德音，發於事者，盡為潤澤，積美陽芬香以通之天，暢亦取百香之心，獨末之合之為一，而達其臭氣，暢於天，其淳粹無擇與聖人一也，故天子以為贄，而各以事上也。觀贄之意，可見其事。

執贄各取類，先王原有深義，此更委確。徐中行

山川頌

董仲舒

山則巃嵸﨑崔，嶊嵬嶵巍，久不崩阤，似夫仁人志士。孔子曰：山川神祇立，寶藏殖，器用資，曲直合，大者可以為宮室臺榭，小者可以為舟輿浮海，大者無不中，小者無不入，持斧則斫，折鐮則艾，生人立，禽獸伏，死人入，多其功而不言，是以君子取譬也。且積土成山，無損也；成其功，無害也；成其大，無虧也；小其上，泰其下，久長安，後世無有去就，儼然獨處，惟山之意。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此之謂也。水則源泉混混沄沄，晝夜不竭，既似力者；盈科後行，既似持平者；循微赴下，不遺小間，既似察者；循溪谷不迷，或奏萬里而必至，既似知者；障防山而能清淨，既似知命者；不清而入，潔清而出，既似善化者；赴千仞之壑，石而不疑，既似勇者；物皆困於火，而水獨勝之，既似武者；咸得之而生，失之而死，既似有德者。孔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此之謂也。

山川各有所似，命意奇數調峭。沈鼎新

七五

祭義

不多而欲潔清，不貪數而欲恭敬。君子之祭也，恭親之，致其中心之誠，盡敬潔之道，以接至尊，故鬼享之。享之如此，乃可謂之能祭。祭者，察也，以善逮鬼神之謂也。善乃逮不可聞見者，故謂之察。吾以名之所享，故祭之不虛，安所可察哉。祭之為言際也與察也。祭然後能見不見。見不見之者，見不見然後知天命鬼神。知天命鬼神，然後明祭之意。明祭之意，乃知重祭祀。聖人於鬼神也，畏之而不敢欺也，信之而不敢獨任。事之而不專恃，恃其公報有德也，幸其不私與人福也。

堂堂肆肆，挺而不墮。王衡山

天地之行

董仲舒

天地之行美也是故春襲葛夏居密陰秋避殺冬風避重濕就其和也衣欲常漂食欲常飢體欲常勞而无長佚居多也凡天地之物乘以其泰而生厭於其勝而死天無所言而意以物物不與群物同時而生必者必深察之是天所告人也故膏成苦之甘芥成吉之苦也地明其理為萬物母臣明其職為一國宰母不可以不信宰不可以不忠母不信則草木傷其根宰不忠則奸臣危其君根傷則亡枝葉君危則亡其國故為地者務暴其形為臣者務著其情一國之君其猶一體之心也隱居深宮若心之藏于胸至貴無與敵若心之神無與雙也其官人上士高清明而下重濁若身之貴目而賤足也任群臣無所親若四肢之各有職也內有四輔若心之有肝肺脾腎也外有百官若心之有形體孔竅也親聖近賢若神明皆聚于心也天不可以不剛主不可以不堅天不剛則列星亂其行主不堅則邪臣亂其官星亂則亡其天臣亂則亡其君故為天者務剛其氣為君者務堅其政剛堅然後陽道制命地卑其位而上其氣暴其形而著其情受其死而獻其生成其事而歸其功卑其位所以事天也上其氣所以養陽也暴其形所以為忠也著其情所以為信也受其死所以藏終也獻其生所以助明也成其事所以助位也歸其功所以致義也為人臣者其法取象於地喜怒哀樂之至其時而欲發也若春秋冬夏之至其時而欲出也皆天氣之然也其宜直行而已鬱滯一也天終歲乃一遍此四者而人主終日不知過此四之數其理故不可以相待且天之欲利人非直其欲利穀也除穢不待歲況穢人乎

言天地復合君臣何等關係吳汝綸

道理自然多為食肉帶制者錄首求是逐珍約著無解惟悟通至

則繼筆所如皆成妙理也余批

園殿猶燔災之況大臣乎此天意也辠在外者天災外辠在內者大災內燔甚辠當重燔簡辠當輕天意之道也

仲舒火災之對傅會甚矣漢人主以誅殺與前所謂尚德不尚刑何其自相反耶夫親戚貴屬近臣尊榮豈無道以裁制之必誅殺後快哉哉仲舒見於武安淮南之幾故激而言此也真西山

雨雹對　董仲舒

元光元年七月京師雨雹鮑敞問董仲舒曰雹爲物也何氣而生之仲舒曰陰氣脅陽氣天地之氣陰陽相半和氣週迴朝夕不息陽德用事則和氣皆陽建巳之月是也故謂之正陽之月陰德用事則和氣皆陰建亥之月是也故謂之正陰之月十月陰雖用事而陰不孤立此月純陰疑於無陽故謂之陽月詩人所謂日月陽止者也四月陽雖用事而陽不獨存此月純陽疑於無陰故亦謂之陰月自十月以後陽氣始生於地下漸冉流散故言息也陰氣轉收故言消也日夜滋生遂至四月純陽用事自四月以後陰氣始生於天上漸冉流散故云息也陽氣轉收故言消也日夜滋生遂至十月純陰用事二月八月陰陽正等無多少也以此推移無有差慝運動抑揚更相動薄則薰蒿歊蒸而風雨雲霧雷電雪雹生焉氣上薄為雨下薄為霧風其噫也雲其氣也雷其相擊之聲也電其相擊之光也二氣之初蒸也若有若無若實若虛若方若圓攢聚相合其體稍重故雨乘虛而墜風多則合速故雨大而疏風少則合遲故雨細而密其寒月則雨凝於上體尚輕微而因風相襲故成雪焉寒有高下上暖下寒則上合爲大雨下凝爲冰霰雹是也雹霰之流也陰氣暴上雨則凝結成雹焉太平之世則風不鳴條開甲散萌而已雨不破塊潤葉津莖而已雷不驚人號令啓發而已電不眩目宣示光耀而已霧不塞望浸淫被洎而已雪不封條凌殄毒害而已雲則五色而爲慶三色而成矞露則結味而成甘結潤而成膏此聖人之在

上則陰陽和風雨時也政多紕繆則陰陽不調風發屋雨溢河雪至牛目雹殺驢馬此皆陰陽相盪而為祲沴之妖也敞曰四月無陰十月無陽何以明陰不孤立陽不獨存邪仲舒曰陰陽雖異而所資一氣也陽用事此則氣為陽陰用事此則氣為陰陰陽之時雖異而二體常存猶如一鼎之水而未加火純陰也加火極熱純陽也純陽則無陰息火水寒則更陰矣純陰則無陽加火水熱則更陽矣然則建巳之月為純陽不容都無從陰也但是陽家用事陽氣之極耳薺麥枯繇陰殺也建亥之月為純陰不容都無復陽也但是陰家用事陰氣之極耳薺麥始生繇陽升也其著者葶藶死於盛夏款冬華於嚴寒水極陰而有溫泉火至陽而有涼焰故知陰不得無陽陽不容都無陰也敞曰冬雨必暖夏雨必涼何也曰冬氣多寒陽氣自上躋故人得其暖而上蒸成雪矣夏氣多暖陰氣自下升故人得其涼而上蒸成雨矣敞曰雨既陰陽相蒸四月純陽十月純陰斯則無二氣相薄則不雨乎曰然純陽純陰雖在四月十月但月中之一日耳敞曰月中何日曰純陽用事未夏至一日純陰用事未冬至一日朔旦夏至冬至其正氣也敞曰然則未至一日其不雨乎曰然頗有之則妖也和氣之中自生災沴能使陰陽改節暖涼失度敞曰災沴之氣其常存耶曰無也時生耳猶乎人四肢五臟中也何時及其病也四肢五臟作痛也敞遂延負熏俛揖而退

仲舒蓋代儒者其於天文災異歷然於心較星曆數均壠矣而又進一格　余廷椰

論限民名田疏

董仲舒

古者稅民不過什一其求易共使民不過三日其力易足民財內足以養老盡孝外足以事上共稅下足以畜妻子極愛故民說從上至秦則不然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賣買富者田連阡陌貧者亡立錐之地又顓川澤之利管山林之饒荒淫越制踰侈以相高邑有人君之尊里有公侯之富小民安得不困又加月為更卒已復為正一歲屯戍一歲力役三十倍於古田租口賦鹽鐵之利二十倍於古或耕豪民之田見稅什五故貧民常衣牛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重以貪暴之吏刑戮妄加民愁亡聊亡逃山林轉為盜賊赭衣半道斷獄歲以千萬數漢興循而未改古井田法雖難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澹不足塞并兼之路鹽鐵皆歸於民去奴婢除專殺之威薄賦斂省繇役以寬民力然後可善治也

限田一議不驚民不動衆不用井田之制而獲井田之利議之最善者也後世祖述其言以為治道之本在是者多矣卒無有能行何也　鄒震川

賢良策對一 并問

董仲舒

制曰朕獲承至尊休德傳之亡窮而施之罔極任大而守重是以夙夜不皇康寧永惟萬事之統猶懼有闕故廣延四方之豪俊郡國諸侯公選賢良修絜博習之士欲聞大道之要至論之極今子大夫褎然為舉首朕甚嘉之子大夫其精心致思朕垂聽而問焉蓋聞五帝三王之道改制作樂而天下洽和百王同之當虞氏之樂莫盛於韶於周莫盛於勺聖王已沒鐘鼓筦弦之聲未衰而大道微缺陵夷至虖桀紂之行王道大壞矣夫五百年之間守文之君當塗之士欲則先王之法以戴翼其世者甚眾然猶不能反日以仆滅至後王而後止豈其所持操或誖謬而失其統與固天降命不可復反必推之於大衰而後息與烏虖凡所為屑屑夙興夜寐務法上古者又將無補與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災異之變何緣而起性命之情或夭或壽或仁或鄙習聞其號未燭厥理伊欲風流而令行刑輕而姦改百姓和樂政事宣昭何脩何飭而膏露降百穀登德潤四海澤臻草木三光全寒暑平受天之祜享鬼神之靈德澤洋溢施虖方外延及群生子大夫明先聖之業習俗化之變終始之序講聞高誼之日久矣其明以諭朕科別其條勿猥勿并取之於術慎其所出乃其不正不直不忠不極枉於執事書之不泄興於朕躬毋悼後害子大夫其盡心靡有所隱朕將親覽焉

仲舒對曰陛下發德音下明詔求天命與情性皆非愚臣之所能及也臣謹案春秋之中視前世已行之事以觀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乃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自非大亡道之世者天盡欲扶持而全安之事在強勉而已矣強勉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強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此皆可使還至而立有效者也詩曰夙夜匪解書云茂哉茂哉皆強勉之謂也道者所繇適於治之路也仁義禮樂皆其具也故聖王已沒而子孫長久安寧數百歲此皆禮樂教化之功也王者未作樂之時乃用先王之樂宜於世者而以深入教化於民教化之情不得雅頌之樂不成故王者功成作樂樂其德也樂者所以變民風化民俗也其變民也易其化人也著故聲發於和而本於情接於肌膚臧於骨髓故王道雖微缺而管弦之聲未衰也夫虞氏之不為政久矣然而樂頌遺風猶有存者是以孔子在齊而聞韶也夫人君莫不欲安存而惡危亡然而政亂國危者甚眾所任者非其人而所繇者非其道是以政日以仆滅也夫周道衰於幽厲非道亡也幽厲不繇也至於宣王思昔先王之德興滯補弊明文武之功業周道粲然復興詩人美之而作上天祐之為生賢佐後世稱誦至今不絕此夙夜不解行善之所致也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也故治亂廢興在於己非天降命不可得反其所操持誖謬失其統也臣聞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天下之人同心歸之若歸父母故天瑞應誠而至書曰白魚入於王舟有火

復於王屋、流為烏、此蓋受命之符也。周公曰、復哉復哉、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鄰、皆積善絫德之效也。及至後世、淫佚衰微、不能統理羣生、諸侯背畔、殘賊良民以爭壤土、廢德教而任刑罰。刑罰不中、則生邪氣、邪氣積於下、怨惡畜於上。上下不和、則陰陽繆盭而妖孽生矣。此災異所緣而起也。臣聞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質也、情者人之欲也。或夭或壽、或仁或鄙、陶冶而成之、不能粹美、有治亂之所生、故不齊也。孔子曰、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上之風必偃。故堯舜行德則民仁壽、桀紂行暴則民鄙夭。夫上之化下、下之從上、猶泥之在鈞、唯甄者之所為、猶金之在鎔、唯冶者之所鑄。綏之斯徠、動之斯和、此之謂也。臣謹按春秋之文、求王道之端、得之於正。正次王、王次春。春者天之所為也、正者王之所為也。其意曰、上承天之所為、而下以正其所為、正王道之端云爾。然則王者欲有所為、宜求其端於天。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為德、陰為刑。刑主殺而德主生。是故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養長為事、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以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天使陽出布施於上而主歲功、使陰入伏於下而時出佐陽。陽不得陰之助、亦不能獨成歲。終陽以成歲為名、此天意也。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猶陰之不可任以成歲也。為政而任刑、不順於天、故先王莫之肯為也。今廢先王德教之官、而獨任執法之吏治民、毋乃任刑之意與。孔子曰、不教而誅謂之虐。虐政用於下、而欲德教之被四海、故難成也。臣謹案春秋謂一元之意、一者萬物之所從始也、元者辭之所謂大也。謂一為元者、視大始而欲正本也。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貴者始。故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不一於正、而亡有邪氣奸其間者。是以陰陽調而風雨時、羣生和而萬民殖、五穀孰而屮木茂、天地之間被潤澤而大豐美、四海之內聞盛德而皆徠臣、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而王道終矣。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自悲可致此物、而身卑賤不得致也。今陛下貴為天子、富有四海、居得致之位、操可致之勢、又有能致之資、行高而恩厚、知明而意美、愛民而好士、可謂誼主矣。然而天地未應而美祥莫至者、何也。凡以教化不立而萬民不正也。夫萬民之從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隄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姦邪皆止者、其隄防完也。教化廢而姦邪並出、刑罰不能勝者、其隄防壞也。古之王者明於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為大務。立太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漸民以仁、摩民以誼、節民以禮。故其刑罰甚輕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習俗美也。聖王之繼亂世也、埽除其迹而悉去之、復修教化而崇起之。教化已明、習俗已成、子孫循之、行五六百歲尚未敗也。至周之末世、大為亡道、以失天下。秦繼其後、獨不能改、又益甚之、重禁文學、不得挾書、棄捐禮誼而惡聞之。其心欲盡滅先聖之道、而專為自恣苟簡之治、故立為天子十四歲而國破亡矣。自古以來、未嘗有以亂濟亂、大敗天下之民如秦者也。其遺毒餘烈、至今未滅、使習俗薄惡、人心嚚頑、抵冒殊扞、孰爛如此之甚

者也孔子曰腐朽之木不可彫也糞土之牆不可圬也今漢繼秦之後
如朽木糞牆矣雖欲善治之亡可奈何法出而姦生令下而詐起如以
湯止沸抱薪救火愈甚亡益也竊譬之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
乃可鼓也爲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當更張而不更
張雖有良工不能善調也當更化而不更化雖有大賢不能善治也故
漢得天下以來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於當更化而不更
化也古人有言曰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今臨政而願治七十餘歲
矣不如退而更化更化則可善治善治則災害日去福祿日來詩云宜
民宜人受祿于天爲政而宜於民者固當受祿于天夫仁誼禮知信五
常之道王者所當脩飭也五者脩飭故受天之祐而享鬼神之靈德施

九

於方外延及羣生也

漢武意以法古無補而董子出爲從德變化以學術斷此處　唐荊川

究大雍容學問道德之氣藹鬱芊芊見於筆墨之間鈍仂歛

賢良策對二　并制　　董仲舒

制曰蓋聞虞舜之時游於巖廊之上垂拱無爲而天下太平周文王
至於日昃不暇食而宇內亦治夫帝王之道豈不同條共貫與何勞
逸之殊也蓋儉者不造玄黃旌旗之飾及至周室設兩觀乘大輅朱
干玉戚八佾陳於庭而頌聲興夫帝王之道豈異指哉或曰良玉不
瑑又云非文亡以輔德二端異焉殷人執五刑以督姦傷肌膚以懲
惡成康不式四十餘年天下不犯囹圄空虛秦國用之死者甚衆刑
者相望耗矣哀哉烏虖朕夙寤晨興惟前帝王之憲永思所以奉至
尊章洪業皆在力本任賢今朕親耕籍田以爲農先勸孝弟崇有德
使者冠蓋相望問勤勞恤孤獨盡思極神功烈休德未始云獲也今

九十

陰陽錯繆氛氣充塞羣生寡遂黎民未濟廉恥貿亂賢不肖渾殽未
得其真故詳延特起之士意庶幾乎今子大夫待詔百有餘人或道
世務而未濟稽諸上古而不同考之於今而難行毋乃牽於文繫而
不得騁歟將所由異術所聞殊方歟各悉對著於篇毋諱有司明其
指略切磋究之以稱朕意
臣聞堯受命以天下爲憂而未以位爲樂也故誅逐亂臣務求賢聖是
以得舜禹稷卨咎繇衆聖輔德賢能佐職教化大行天下和洽萬民皆
安仁樂誼各得其宜動作應禮從容中道故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
後仁此之謂也堯在位七十載乃遜於位以禪虞舜堯崩天下不歸堯
子丹朱而歸舜舜知不可辟乃即天子之位以禹爲相因堯之輔佐繼

其統業。是以垂拱無為而天下治。孔子曰、韶盡美矣、又盡善也。此之謂也。至於殷紂、逆天暴物、殺戮賢知、殘賊百姓。伯夷太公、皆當世賢者。隱處而不為臣。守職之人、皆奔走逃亡、入於河海。天下耗亂。萬民不安。故天下去殷而從周。文王順天理物、師用賢聖。是以閎夭太顛散宜生等、亦聚於朝廷。愛施兆民、天下歸之。故太公起海濱而即三公也。當此之時、紂尚在上、尊卑昏亂、百姓散亡。故文王悼痛而欲安之。是以日昃而不暇食也。孔子作春秋、先正王、而繫萬事、見素王之文焉。由此觀之、帝王之條貫同、然而勞逸異者、所遇之時異也。孔子曰、武盡美矣、未盡善也、此之謂也。臣聞制度文采玄黃之飾、所以明尊卑、異貴賤、而勸有德

之制、有法而然者也。故孔子曰、奢則不遜、儉則固。儉非聖人之中制也。臣聞良玉不琢、資質潤美、不待刻瑑。此亡異於達巷黨人不學而自知也。然則常玉不琢、不成文章。君子不學、不成其德。臣聞聖王之治天下也、少則習之學、長則材諸位、爵祿以養其德、刑罰以威其惡。故民曉於禮誼而恥犯其上。武王行大誼、平殘賊、周公作禮樂以文之。至於成康之隆、囹圄空虛四十餘年。此亦教化之漸、而仁誼之流、非獨傷肌膚之效也。至秦則不然。師申商之法、行韓非之說、憎帝王之道、以貪狼為俗。非有文德以教訓於天下也。誅名而不察實、為善者不必免、而犯惡者未必刑也。是以百官皆飾虛辭而不顧實、外有事君之禮、內有背上之心、造偽飾詐、趣利無恥。又好用憯酷之吏、賦斂亡度、竭民財力、百姓散

亡、不得從耕織之業、群盜並起。是以刑者甚眾、死者相望、而姦不息、俗化使然也。故孔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此之謂也。今陛下并有天下、海內莫不率服、廣覽兼聽、極群下之知、盡天下之美、至德昭然、施於方外。夜郎康居、殊方萬里、說德歸誼。此太平之致也。然而功不加於百姓者、殆王心未加焉。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高明光大、不在於它、在乎加之意而已。願陛下因用所聞、設誠於內而致行之、則三王何異哉。陛下親耕藉田以為農先、夙寤晨興、憂勞萬民、思惟往古、而務以求賢。此亦堯舜之用心也。然而未云獲者、士素不厲也。夫不素養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琢玉而求文采也。故養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學。太學者、賢士之所關也、教化之本原也。今以一郡

一國之眾、對亡應書者、是王道往往而絕也。臣願陛下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數考問以盡其材、則英俊宜可得矣。今之郡守縣令、民之師帥、所使承流而宣化也。故師帥不賢、則主德不宣、恩澤不流。今吏既亡教訓於下、或不承用主上之法、暴虐百姓、與姦為市、貧窮孤弱、冤苦失職、甚不稱陛下之意。是以陰陽錯繆、氛氣充塞、群生寡遂、黎民未濟。皆長吏不明、使至於此也。夫長吏多出於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選郎吏、又以富訾、未必賢也。且古所謂功者、以任官稱職為差、非所謂積日累久也。故小材雖累日、不離於小官。賢材雖未久、不害為輔佐。是以有司竭力盡知、務治其業、而以赴功。今則不然。累日以取貴、積久以致官。是以廉恥貿亂、賢不肖渾殽、未得其真。臣愚以為使諸列侯郡守

二千石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各二人、以給宿衛、且以觀大臣之能。所貢賢者有賞、所貢不肖者有罰。夫如是、諸侯吏二千石皆盡心於求賢。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徧得天下之賢人、則三王之盛易為、而堯舜之名可及也。毋以日月為功、實試賢能為上、量材而授官、錄德而定位、則廉恥殊路、賢不肖異處矣。陛下加惠、寬臣之罪、令勿牽制於文、使得切磋究之、臣敢不盡愚。

此對欲興大學、擇守令以求賢才。篇中稱引堯舜、並浮臣術、且綴殷、必援孔子為證。此仲舒所以為漢儒宗也。

賢良策對三　董仲舒

制曰、蓋聞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故朕垂問乎天人之應、上嘉唐虞、下悼桀紂、寖微寖滅寖明寖昌之道、虛心以改。今子大夫明於陰陽所以造化、習於先聖之道業、然而文采未極、豈惑乎當世之務哉。條貫靡竟、統紀未終、意朕之不明與、聽若眩與。夫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謂久而不易者道也、意豈異哉。今子大夫既已著大道之極、陳治亂之端矣、其悉之究之、孰之復之。詩不云乎、嗟爾君子、毋常安息、神之聽之、介爾景福。朕將親覽焉、子大夫其茂明之。

仲舒對曰、臣聞論語曰、有始有卒者、其唯聖人乎。今陛下幸加惠、留聽於承學之臣、復下明冊、以切其意、而究盡聖德、非愚臣之所能具也。前所上對、條貫靡竟、統紀不終、辭不別白、指不分明、此臣淺陋之罪也。冊曰、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臣聞天者群物之祖也。故徧覆包函而無所殊、建日月風雨以和之、經陰陽寒暑以成之。故聖人法天而立道、亦溥愛而亡私、布德施仁以厚之、設誼立禮以導之。春者天之所以生也、仁者君之所以愛也。夏者天之所以長也、德者君之所以養也。霜者天之所以殺也、刑者君之所以罰也。由此言之、天人之徵、古今之道也。孔子作春秋、上揆之天道、下質之人情、參之於古、考之於今。故春秋之所譏、災害之所加也。春秋之所惡、怪異之所施也。書邦家之過、兼災異之變、以此見人之所為、其美惡之極、乃與天地流通而往來相

應此亦言天之一端也古者修教訓之官務以德善化民民已大化之後天下常亡一人之獄矣今世廢而不修亡以化民民以故棄行誼而死財利是以犯法而罪多一歲之獄以千萬數以此見古之不可不用也故春秋變古則譏之天令之謂命命非聖人不行質樸之謂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欲之謂情情非度制不節是故王者上謹於承天意以順命也下務明教化民以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別上下之序以防欲也修此三者而大本舉矣人受命於天固超然異於群生入有父子兄弟之親出有君臣上下之誼會聚相遇則有耆老長幼之施粲然有文以相接驩然有恩以相愛此人之所以貴也生五穀以食之桑麻以衣之六畜以養之服牛乘馬圈豹檻虎是其得天之靈貴於物也故孔子曰天

地之性人為貴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知自貴於物然後知仁誼知仁誼然後重禮節重禮節然後安處善安處善然後樂循理樂循理然後謂之君子故孔子曰不知命亡以為君子此之謂也冊曰上嘉唐虞下悼桀紂寖微寖滅寖明寖昌之道虛心以改聞眾少成多積小致鉅故聖人莫不以晻致明以微致顯是以堯發於諸侯舜興虖深山非一日而顯也蓋有漸以致之矣言出於己不可塞也行發於身不可掩也言行治之大者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故盡小者大慎微者著詩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故堯兢兢日行其道而舜業業日致其孝善積而名顯德章而身尊此其寖明寖昌之道也積善在身猶長日加益而人不知也積惡於身猶火之銷膏而人不見也非明虖情性察虖流俗者孰

能知之此唐虞之所以得令名而桀紂之可為悼懼者也夫善惡之相從如景鄉之應形聲也故桀紂暴謾讒賊並進賢知隱伏惡日顯國日亂晏然自以如日在天終陵夷而大壞夫暴逆不仁者非一日而亡也亦以漸至故桀紂雖亡道然猶享國十餘年此其寖微寖滅之道也冊曰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謂久而不易者道也意豈異哉臣聞夫樂而不亂復而不厭者謂之道道者萬世亡弊弊者道之失也先王之道必有偏而不起之處故政有眊而不行舉其偏者以補其弊而已矣三王之道所祖不同非其相反將以捄溢扶衰所遭之變然也故孔子曰亡為而治者其舜乎改正朔易服色以順天命而已其餘盡循堯道何更為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亡變道之實然夏上忠殷上敬周

上文者所繼之捄當用此也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此言百王之用以此三者矣夏因於虞而獨不言所損益者其道如一而所上同也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是以禹繼舜舜繼堯三聖相受而守一道亡救弊之政也故不言其所損益也繇是觀之繼治世者其道同繼亂世者其道變今漢繼大亂之後若宜少損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陛有明德嘉道愍世俗之靡薄悼王道之不昭故舉賢良方正之士論誼考問將欲興仁誼之休德明帝王之法制建太平之道也臣愚不肖述所聞誦所學道師之言廑能勿失耳若乃論政事之得失察天下之息耗此大臣輔佐之職三公九卿之任非臣仲舒所能及也然而臣竊有

惟者夫古之天下亦今之天下今之天下亦古之天下共是天下古亦大治上下和睦習俗美盛不令而行不禁而止吏亡姦邪民亡盜賊囹圄空虛德潤艸木澤被四海鳳凰來集麒麟來游以古準今一何不相逮之遠也安所繆盭而陵夷若是意者有所失於古之道與有所詭於天之理與試迹之古返之於天儻可得見乎夫天亦有所分予予之齒者去其角傅其翼者兩其足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古之所予祿者不食於力不動於末是亦受大者不得取小與天同意者也夫已受大又取小天不能足而況人乎此民之所以囂囂苦不足也身寵而載高位家溫而食厚祿因乘富貴之資力以與民爭利於下民安能如之哉是故衆其奴婢多其牛羊廣其田宅博其產業畜其積委務此而亡已

以迫蹵民民日削月朘寖以大窮富者奢侈羨溢貧者窮急愁苦窮急愁苦而上不救則民不樂生民不樂生尚不避死安能避罪此刑罰之所以蕃而姦邪不可勝者也故受祿之家食祿而已不與民爭業然後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此上天之理而亦太古之道天子之所宜法以為制大夫之所當循以為行也故公儀子相魯之其家見織帛怒而出其妻食於舍而茹葵慍而拔其葵曰吾已食祿又奪園夫紅女利乎古之賢人君子在列位者皆如是是故下高其行而從其教民化其廉而不貪鄙及其周室之衰其卿大夫緩於誼而急於利亡推讓之風而有爭田之訟故詩人疾而刺之曰節彼南山惟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爾好誼則民鄉仁而俗善爾好利則民好邪而俗敗由是觀之天子

大夫者下民之所視效遠方之所四面而內望也近者視而放之遠者望而效之豈可以居賢人之位而為庶人行哉夫皇皇求財利常恐乏匱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易曰負且乘致寇至乘車者君子之位也負擔者小人之事也此言居君子之位而為庶人之行者其患禍必至也若居君子之位當君子之行則舍公儀休之相魯亡可為者矣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

董仲舒名儒也多得春秋要義所對切中當時之病如罷黜百家表章六經其功不在孟子下。謝疊山

董子三策明天人之道達性命之原發治教之蘊可謂得孔孟正傳足為百王大法也已。歸震川

士不遇賦　董仲舒

嗚呼嗟乎。遐哉邈矣。時來曷遲。去之速矣。屈意從人。非吾徒矣。正身俟時。將就木矣。悠悠偕時。豈能覺矣。心之憂歟。不期祿矣。皇皇匪寧。祗增辱矣。努力觸藩。徒摧角矣。不出戶庭。庶無過矣。生不丁三代之盛隆兮。而丁三季之末俗。以辨詐而期通兮。貞士耿介而自束。雖日三省於吾身兮。猶懷進退之惟谷。彼實繁之有徒兮。指其白而為黑。目信嫮而言眇兮。口信辯而言訥。鬼神不能正人事之變戾兮。聖賢亦不能開愚夫之違惑。出門則不可以偕往兮。藏器又蚩其不容。退洗心而內訟兮。亦未知其所從也。觀上古之清濁兮。廉士亦煢煢而靡歸。殷湯有卞隨與務光兮。周武有伯夷與叔齊。卞隨務光遁迹於深淵兮。伯夷叔齊登山而采薇。使彼聖人其猶周遑兮。矧舉世而同迷。若伍員與屈原兮。固亦無所復顧。亦不能同彼數子兮。將遠遊而終慕。於吾儕之云遠兮。疑荒塗而難踐。憚君子之於行兮。誠三日而不飯。嗟天下之偕違兮。悵無與之偕返。孰若返身於素業兮。莫隨世而輪轉。雖矯情而獲百利兮。復不如正心而歸一善。紛既迫而後動兮。豈云稟性之惟褊。昭同人而大有兮。明謙光而務展。遵幽昧於默足兮。豈舒采而蘄顯。苟肝膽之可同兮。奚鬚髮之足辨也。

思維悠悠。一以志潔行芳勸準。不似韓昌黎之送窮文。徒哀時命也。

余姪作

終

董露上　不遇賦　九九

鴻烈解　序　一

史稱淮南子撰內書廿一篇外書甚衆又有中篇八卷言神仙黃白之術亦二十餘萬言今其存者內篇而已而又亡其三篇讀之知非一手一事也其理出於文子莊子列子其辭出於呂氏春秋玉杯繁露慎子鄧析山海圖經爾雅其人則左吳蘇飛李尚田雷被伍被之徒各取其長而未及裒以故多錯綜重複不受整束然其才甚高筆甚勁是以能成一家言蓋自先秦

以後之文未有過淮南子者也

熊魯子述

西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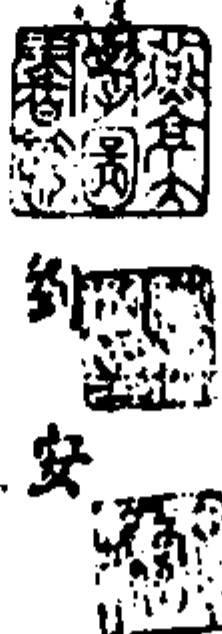
鴻烈解

雲間翁元益泉韓
瑯琊黃國琦玉湖　鑒定

古潭　張運泰來甫
余元熹延祿　輯解

鴻烈解

劉安

原道訓

夫道者覆天載地。廓四方柝八極。包裹天地。稟授無形源流泉浡沖而徐盈。混混汩汩濁而徐清約而能張幽而能明弱而能強柔而能剛橫四維而含陰陽紘宇宙而章三光泰古二皇得道之柄立於中央神與化游以撫四方鈞旋轂轉周而復匝已彫已琢還反於樸無為為之而合於道無為言之而通乎德恬愉無矜而得於和有萬不同而便於性神託於秋毫之末而大與宇宙之總其德優天地而和陰陽節四時而調五行呴嫗覆育萬物羣生潤於草木浸於金石禽獸碩大毫毛潤澤羽翼奮也角觡生也獸胎不殰鳥卵不毈虹蜺不出賊星不行含德之所致也夫太上之道生萬物而不有成化像而弗宰跂行喙息蠉飛蝡動待而後生莫之知德待而後死莫之能怨得以利者不能譽用而敗者不能非收聚畜積而不加富布施稟授而不益貧是故大丈夫恬然無思澹然無慮以天為蓋以地為輿四時為馬陰陽為御乘雲淩霄與造化者俱縱志舒節以馳大區上游於霄雿之野下出於無垠之門劉覽偏照復守以全經營四隅還反於樞故以天為蓋則無不覆也以地為輿則無不載也四時為馬則無不使也陰陽為御則無不備也是故疾而不搖遠而不勞四肢不動聰明不損而知八紘九野之形埒者何也執道要之柄而游於無窮之地是故天下之事不可為也因其自然而推之萬物之變不可究也秉其要歸之趣夫鏡水之與形接也不設

智故而方圓曲直弗能逃也是故響不肆應而景不一設叫呼彷彿默然自得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而後動性之害也物至而神應知之動也知與物接而好憎生焉好憎成形而知誘於外不能反己而天理滅矣故達於道者不以人易天外與物化而內不失其情至無而供其求時騁而要其宿大小脩短各有其具萬物之至騰踊肴亂而不失其數是以處上而民弗重居前而衆弗害以其無爭於萬物也故莫敢與之爭夫臨江而釣曠日而不能盈羅雖有鉤箴芒距微綸芳餌加之以詹何娟嬛之數猶不能與網罟爭得也射者扞烏號之弓彎綦衛之箭重之羿逢蒙子之巧以要飛鳥猶不能與羅者競多何則以所持之小也張天下以為之籠因江海以為罟又何亡魚失鳥之有乎故矢不若繳

繳不若無形之像夫釋大道而任小數無以異於使蟹捕鼠蟾蠩捕蚤不足以禁姦塞邪亂乃逾滋故機械之心藏於胸中則純白不粹神德不全是故鞭噬狗策蹏馬而欲教之雖伊尹造父弗能化欲寅之心亡於中則饑虎可尾何況狗馬之類乎故體道者逸而不窮任數者勞而無功夫峭法刻誅者非霸王之業也箠策繁用者非致遠之術也離朱之明察箴末於百步之外而不能見淵中之魚師曠之聰合八風之調而不能聽十里之外故任一人之能不足以治三畝之宅也脩道理之數因天地之自然則六合不足均也是故禹之決瀆也因水以為師神農之播穀也因苗以為教夫萍樹根於水木樹根於土鳥排虛而飛獸蹠實而走蛟龍水居虎豹山處天地之性也兩木相摩而然金火相守

而流員者常轉窾者主浮自然之勢也是故春風至則甘雨降生育萬物羽者嫗伏毛者孕育草木榮華鳥獸卵胎莫見其為者而功既成矣秋風下霜倒生挫傷鷹雕搏鷙昆蟲蟄藏草木注根魚鱉湊淵莫見其為者滅而無形木處榛巢水居窟穴禽獸有芄人民有室匈奴出穢裘於越生葛絺各生所急以備燥溼各因所處以禦寒暑並得其宜物便其所繇此觀之萬物固以自然聖人又何事焉今夫徙樹者失其陰陽之性則莫不枯槁故橘樹之江北則化而為枳鴝鵒不過濟貈渡汶而死形性不可易勢居不可移也是故達於道者反於清淨究於物者終於無為以恬養性以漠處神則入於天門所謂天者純粹樸素質直皓白未始有與雜糅者也所謂人者偶𥈡智故曲巧偽詐所以俛仰於世

人而與俗交者也故牛岐蹏而戴角馬被髦而全足者天也絡馬之口穿牛之鼻者人也循天者與道游者也隨人者與俗交者也故聖人不以人滑天不以欲亂情不謀而當不言而信不慮而得不為而成精通於靈府與造化者為人夫善游者溺善騎者墮各以其所好反自為禍是故好事者未嘗不中爭利者未嘗不窮也土處下不爭高故安而不危水下流不爭先故疾而不遲昔舜耕於歷山期年而田者爭處墝埆以封壤肥饒相讓釣於河濱期年而漁者爭處湍瀨以曲隈深潭相予當此之時口不設言手不指麾執玄德於心而化馳若神使舜無其志雖口辯而戶說之不能化一人是故不道之道莽乎大哉夫能理三苗朝羽民徙裸國納肅慎未發號施令而移風易俗者其唯心行者乎

貲刑罰何足以致之也是故聖人內脩其本而不外飾其末保其精神
偃其智故萬物有所生而獨知守其根百事有所出而獨知守其門故
窮無窮極無極照物而不眩響應而不乏此之謂天解故得道者志弱
而事強心虛而應當藏於不敢行於不能託小以包大在中以制外輯
化推移得一之道而以少正多是故欲剛者必以柔守之欲強者必以
弱保之積於柔則剛積於弱則強觀其所積以知禍福之鄉強勝不若
己者至於若己者而同柔勝出於己者其力不可量故兵強則滅木強
則折革固則裂齒堅於舌而先之敝是故柔弱者生之幹也而堅強者
死之徒也先唱者窮之路也後動者達之原也先者上高則後者攀之
先者踰下則後者蹶之先者隤陷則後者以謀先者敗績則後者違之

繇此觀之先者則後者之弓矢質的也猶錞之與刃刃犯難而錞無患
者何也以其託於後位也所謂後者非謂其底滯而不發凝結而不流
貴其周於數而合於時也夫執道理以耦變先亦制後後亦制先是何
則不失其所以制人人不能制也是故聖人守清道而抱雌節因循應
以常後而不先柔弱以靜舒安以定攻大靡堅莫能與之爭天下之物
莫柔弱於水然而大不可極深不可測脩極於無窮遠淪於無涯息耗
減益通於不訾上天則為雨露下地則為潤澤動溶無形之域而翱翔
忽區之上邅回川谷之間而滔騰大荒之野無所私而無所公靡濫振
蕩與天地鴻洞無所左而無右蟠委錯紾與萬物始終是謂至德夫水
所以能成其至德於天下者以其淖溺潤滑也故老聃之言曰天下至

柔馳騁天下之至堅出於無有入於無間吾是以知無為之有益是故
清靜者德之至也而柔弱者道之要也虛而恬愉者萬物之用也肅然
應感殷然反本則淪於無形矣所謂無形者一之謂也一之理施四海
一之解際天地至人之治也去其誘慕除其嗜欲損其思慮約其所守
則察寡其所求則得一度循軌不變其宜放準循繩曲因其當優游委
縱如響之與景登高臨下無失所秉履危行險無忘玄伏能存之此其
德不虧萬物紛糅與之轉化以聽天下若背風而馳是謂至德至德則
樂矣所謂樂者豈必處京臺章華游雲夢沙丘耳聽九韶六瑩口味
熬芬芳馳騁夷道釣射鷫鷞之謂樂乎吾所樂者人得其得者也夫
其得者不以奢為樂不以廉為悲與陰俱閉與陽俱開故子夏心戰而

臞得道而肥聖人不以身役物不以欲滑和是故其為歡不忻忻其為
悲不惙惙萬方百變消搖而無所之吾獨慷慨遺物而與道同出夫建
鐘鼓列管絃席旃茵傅旄象耳聽朝歌北鄙靡靡之樂齊靡曼之色陳
酒行觴夜以繼日張弩弋高鳥走犬逐狡兔此其為樂也炎炎赫赫怵
然若有所誘慕解車休馬罷酒徹樂而心忽然若有所喪悵然若有所
亡也是何則不以內樂外而以外樂內樂作而喜曲終而悲悲喜轉而
相生精神亂營不得須臾平察其所以不得其形而日以傷生失其得
者也是故內不得於中稟授於外而以自飾也不浸於肌膚不浹於骨
髓不留於心志不滯於五藏故從外入者無主於中不止從中出者無
應於外不行夫心者五藏之主也所以制使四支流行血氣馳騁於是

外之境而出入於百事之門戶者也是故不得於心而有經天下之氣
是猶無耳而欲調鐘鼓無目而喜文章也亦必不勝其任矣夫有天下
者豈必攝權持勢操殺生之柄而以行其號令邪吾所謂有天下者非
謂此也自得而已故雖游於江潯海裔馳要裹建翠蓋目觀掉羽武象
之樂耳聽滔朗奇麗激抮之音揚鄭衛之浩樂結激楚之遺風射沼濱
之高鳥逐苑囿之走獸此齊民之所以淫泆流湎聖人處之不足以營
其精神亂其氣志處窮僻之鄉側谿谷之間隱於榛薄之中環堵之室茨
之以生茅蓬戶甕牖揉桑為樞上漏下濕潤浸北房雪霜滾灖浸潭苽
蔣逍遙於廣澤之中而仿洋於山峽之旁此齊民之所為形植黎黑憂
悲而不得志也聖人處之不為愁悴怨懟而不失其所以自樂也是何

淮南子原道訓　六

也則內有以通於天機而不以貴賤貧富勞逸失其志德者也故夫烏
之啞啞鵲之唶唶豈嘗為寒暑燥溼變其聲哉是故夫得道已定而不
待萬物之推移也故士有一定之論女有不易之行得道者窮而不懾
達而不榮不以康為樂不以慊為悲不以貴為安不以賤為危形神氣
志各居其宜以隨天地之所為夫形者生之舍也氣者生之充也神者
生之制也一失位則三者傷矣是故聖人使人各處其位守其職而不
能相干也故夫形非其所安而處之則廢氣不當其所充而用之則泄
神非其所宜而行之則昧此三者不可不慎守也夫舉天下萬物蚑蟯
貞蟲蝡動蚑作皆知其所喜憎利害者何也以其性之在焉而不離也
忽去之則骨肉無倫矣今人之所以眭然能視瞢然能聽形體能抗而

百節可屈伸察能分白黑視醜美而知能別同異明是非者何也氣為
之充而神為之使也何以知其然也凡人之志有所在而神有所繫者
其行也足蹪趎埳頭抵植木而不自知也招之而不能見也呼之而不
能聞也耳目非去之也然而不能應者何也神失其守也故在於小則
忘於大在於中則忘於外在於上則忘於下在於左則忘於右無所不
充則無所不在是故貴虛者以毫末為宅也今夫狂者之不能避水火
之難而越溝瀆之險者豈無形神氣志哉然而用之異也失其所守之
位而離其外內之舍是故舉錯不能當動靜不能中終身運枯形於連
嶁列埒之門而蹪蹈於污壑阱陷之中雖生俱與人鈞然而不免為人
戮笑者何也形神相失也故以神為主者形從而利以形為制者神從

淮南子原道訓

而害貪饕多欲之人漠睧於勢利誘慕於名位冀以過人之智植於高
世則精神日耗而彌遠久淫而不還形閉中距則神無由入矣是以天
下時有盲妄自失之患此膏燭之類也火逾然而消逾亟夫精神氣志
者靜而日充者以壯躁而日耗者以老是故聖人將養其神和弱其氣
平夷其形而與道沉浮俛仰恬然則縱之迫則用之其縱之也若委衣
其中之也若發機如是則萬物之化無不遇而百事之變無不應

看篇中首尾珠聯璧合名理淵微而文中之幻正中之奇其真卓
越諸子者乎　王守溪

文之所貴者充材未開華辭若抽思未徹至如原道一訓而解明珠
千斛雲錦燦然充斥其入玄與虛作稚直州中扁幾無剩旨深貴王

俶真訓　劉安

有始者，有未始有有始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有始者。有有者，有無者，有未始有有無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有無者。所謂有始者，繁憤未發，萌兆牙櫱，未有形埒垠堮，無無蝡蝡，將欲生興而未成物類。有未始有有始者，天氣始下，地氣始上，陰陽錯合，相與優游競暢于宇宙之間，被德含和，繽紛蘢蓯，欲與物接而未成兆朕。有未始有夫未始有有始者，天含和而未降，地懷氣而未揚，虛無寂寥，蕭條霄雿，無有彷彿，氣遂而大通冥冥者也。有有者，言萬物摻落，根莖枝葉，青蔥苓蘢，萑蔰炫煌，蠉飛蝡動，蚑行噲息，可切循把握而有數量。有無者，視之不見其形，聽之不聞其聲，捫之不可得也，望之不可極也，儲與扈冶，浩浩瀚瀚，不可隱儀揆度而通光耀者。有未始有有無者，包裹天地，陶冶萬物，大通混冥，深閎廣大，不可為外，析毫剖芒，不可為內，無環堵之宇而生有無之根。有未始有夫未始有有無者，天地未剖，陰陽未判，四時未分，萬物未生，汪然平靜，寂然清澄，莫見其形。若光耀之間於無有，退而自失也，曰：予能有無，而未能無無也，及其為無無，至妙何從及此哉。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逸我以老，休我以死，善我生者，乃所以善我死也。夫藏舟於壑，藏山於澤，人謂之固矣。雖然，夜半有力者負而趨，寐者不知，猶有所遁。若藏天下於天下，則無所遁其形矣。物豈可謂無大揚攉乎。一範人之形而猶喜，若人者千變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弊而復新，其為樂也，可勝計邪。夫水嚮冬則凝而為冰，冰迎春則泮而為水，冰水移易于前後，若周員而趨，孰暇知其所苦樂乎。是故形傷于寒暑燥濕之虐者，形苑而神壯，神傷乎喜怒思慮之患者，神盡而形有餘。是皆不得形神以沒也。古之人有處混冥之中，神氣不蕩于外，抰揄衡杓之氣莫不彌靡，而不能為害。當此之時，萬民猖狂，不知東西，含哺而游，鼓腹而嬉，復反於敦龐。若夫無秋豪之微，蘆苻之厚，四達無境，通於無圻，而莫之要禦夭遏者，其襲微重妙，挺挏萬物，揣丸變化，天地之間，何足以論之。夫牛蹏之涔，無尺之鯉；塊阜之山，無丈之材。所以然者何也？皆其營宇狹小，而不能容巨大也。又況乎以無裹之者邪。此其為山淵之勢亦遠矣。是故聖人呼吸陰陽之氣，而羣生莫不顒顒然仰其德以和順。及世之衰也，[illegible]知乃始昧昧晽晽，皆欲離其童蒙之心，而覺視於天地之間，於是萬民乃始慲觟離跂，各欲行其知偽，以求鑿枘於世，而錯擇名利。是故百姓曼衍於淫荒之陂，而失其大宗之本。夫世之所以喪性命，有衰漸以然，所由來者久矣。水性真清，而土汩之；人性安靜，而嗜欲亂之。夫人之所受於天者，耳目之於聲色也，口鼻之於芳臭也，肌膚之於寒燠，其情一也。或通於神明，或不免於癡狂者，何也？其所謂制者異也。是故神者智之淵也，淵清則智明矣；智者心之府也，智公則心平矣。人莫鑒於流沫而鑒於止水者，以其靜也；莫窺形於生鐵而窺於明鏡者，以覩其易也。夫唯易且靜，形物之性也。由此觀之，用也必假之於弗用也。夫鑑明者塵垢弗能薶，神清者嗜欲弗能亂。精神已越於外，而事復返之，是失之於本而求之於末也。外內無符而欲與物接，弊其玄光而求知之於耳

淮南鴻烈　俶真訓　八

淮南鴻烈　俶真訓　九

日是釋其熠熠而道其冥冥也是之謂失道夫夏日之不被裘者非愛
之也燠有餘於身也冬日之不用翣者非簡之也清有餘於適也夫聖
人量腹而食度形而衣節於己而已貪污之心奚由生哉外不滑內則
性得其宜性不動和則德安其位養生以經世抱德以終年可謂能體
道矣若然者血脈無鬱滯五藏無蔚氣禍福弗能撓滑非譽弗能塵垢
故能致其極非有其世孰能濟焉有其人不遇其時身猶不能脫又況
無道乎且人之情耳目應感動心志知憂樂手足之攢疾蘇辟寒暑所
以與物接也蜂蠆螫指而神不能憺蚊虻噆膚而知不能平夫憂患之
來攖人心也非直蜂蠆之螫毒而蚊虻之慘怛也而欲靜漠虛無奈之
何哉夫目察秋毫之末耳不聞雷霆之聲耳聽玉石之聲目不見太山

鴻烈　俶真訓　十

之高何則小有所志而大有所忘也今萬物之來擢拔吾性攓取吾情
有若泉源雖欲勿稟其可得邪今盆水在庭清之終日未能見眉睫濁
之不過一撓而不能察方員人神易濁而難清猶盆水之類也況一世而
撓滑之曷得須臾平乎夫歷陽之都一夕反而為湖勇力聖知與罷怯
不肖者同命巫山之上順風縱火膏夏紫芝與蕭艾俱死故河魚不得
明目穉稼不得育時其所生者然也故世治則愚者不得獨亂世亂則
智者不能獨治古之聖人其和愉寧靜性也其志得道行命也性遭命
而後能行命得性而後能明烏號之弓谿子之弩不能無弦而射越舲
蜀艇不能無水而浮今矰繳機而在上罟張而在下雖欲翱翔其勢
焉得故詩云采采卷耳不盈傾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以言慕遠世也

此篇胥脈莫重養神以體道而尤必遇至德之世而後可行多影莊
生語其自出處亦往往入妙　加張象王

天文訓　　劉安

天墜未形、馮馮翼翼、洞洞灟灟、故曰大昭。清陽者薄靡而為天、重濁者凝滯而為地。清妙之合專易、重濁之凝竭難、故天先成而地後定。天地之襲精為陰陽、陰陽之專精為四時、四時之散精為萬物。積陽之熱氣生火、火氣之精者為日。積陰之寒氣為水、水氣之精者為月。日月之淫為精者為星辰。天道曰圓、地道曰方。方者主幽、圓者主明。明者吐氣者也、是故火曰外景。幽者含氣者也、是故水曰內景。吐氣者施、含氣者化、是故陽施陰化。天之偏氣、怒者為風。地之含氣、和者為雨。陰陽相薄、感而為雷、激而為霆、亂而為霧。陽氣勝則散而為雨露、陰氣勝則凝而為霜雪。毛羽者飛行之類也、故屬於陽。介鱗者蟄伏之類也、故屬於陰。日者陽之主也、是故春夏則群獸除、日至而麋鹿解。月者陰之宗也、是以月虛而魚腦減、月死而蠃蛖膲。火上蕁、水下流、故鳥飛而高、魚動而下。物類相動、本標相應。故陽燧見日則燃而為火、方諸見月則津而為水。虎嘯而谷風至、龍舉而景雲屬、麒麟鬬而日月食、鯨魚死而彗星出、蠶珥絲而商弦絕、賁星墜而勃海決。人主之情上通于天、故誅暴則多飄風、枉法令則多蟲螟、殺不辜則國赤地、令不收則多淫雨。四時者天之吏也、日月者天之使也、星辰者天之期也、虹蜺彗星者天之忌也。天有九野、五星、八風、二十八宿、五官、六府、紫宮、太微、軒轅、咸池、四守、天阿。何謂九野。中央曰鈞天、其星角亢氐。東方曰蒼天、其星房心尾。東北曰變天、其星箕斗牽牛。北方曰玄天、其星須女虛危營室。西北方曰幽天、其星東壁奎婁。西方曰昊天、其星胃昴畢。西南方曰朱天、其星觜巂參東井。南方曰炎天、其星輿鬼柳七星。東南方曰陽天、其星張翼軫。何謂五星。東方木也、其神為歲星。南方火也、其神為熒惑。中央土也、其神為鎮星。西方金也、其神為太白。北方水也、其神為辰星。何謂八風。距日冬至四十五日條風至、條風至四十五日明庶風至、明庶風至四十五日清明風至、清明風至四十五日景風至、景風至四十五日涼風至、涼風至四十五日閶闔風至、閶闔風至四十五日不周風至、不周風至四十五日廣莫風至。何謂五官。東方為田、南方為司馬、西方為理、北方為司空、中央為都。太微者太一之庭也。紫宮者太一之居也。軒轅者帝妃之舍也。咸池者水魚之囿也。天阿者羣神之闕也。四宮者所以司賞罰。

春三月、豐隆乃出、以將其雨。至秋三月、乃收其殺、百蟲蟄伏、青女乃出、以降霜雪。行十二時之氣、以至于仲春二月之夕、乃收其藏而閉其寒。女夷鼓歌、以司天和、以長百穀禽鳥草木。孟夏之月、以熟穀禾、雄鳩長鳴、為帝候歲。日出于暘谷、浴于咸池、拂于扶桑、是謂晨明。登于扶桑、爰始將行、是謂朏明。至于曲阿、是謂旦明。至于曾泉、是謂蚤食。至于桑野、是謂晏食。至于衡陽、是謂隅中。至于昆吾、是謂正中。至于鳥次、是謂小還。至于悲谷、是謂餔時。至于女紀、是謂大還。至于淵虞、是謂高舂。至于連石、是謂下舂。至于悲泉、爰止其女、爰息其馬、是謂縣車。至于虞淵、是謂黃昏。至于蒙谷、是謂定昏。日入于虞淵之汜、曙於蒙谷之浦、禹以為朝晝昏夜。帝張四維、運之以斗、月徙一辰、復反其所。正月指寅、十二月

指丑一歲而匝終而復始指寅則萬物螾律受太蔟太蔟者蔟而未出也指卯卯則茂茂然律受夾鍾夾鍾者種始莢也指辰辰則振之也律受姑洗姑洗者陳去而新來也指巳巳則生已定也律受仲呂仲呂者中充大也指午午者忤也律受蕤賓蕤賓者安而服也指未未昧也律受林鍾林鍾者引而止也指申申者呻之也律受夷則夷則者易其則也德以去矣指酉酉者飽也律受南呂南呂者任包大也指戌戌者滅也律受無射無射入無厭也指亥亥者閡也律受應鍾應鍾者應其鍾也指子子者茲也律受黃鍾黃鍾者鍾已黃也指丑丑者紐也律受大呂大呂者旅旅而去也道始於一一而不生故分而為陰陽陰陽合和而萬物生故曰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天地三月而為一時以三參物三三如九故黃鍾之律九寸而宮音調因而九之九九八十一故黃鍾之數立焉故曰十二鍾以副十二月黃鍾位子其數八十一主十一月下生林鍾林鍾之數五十四主六月上生太蔟太蔟之數七十二主正月下生南呂南呂之數四十八主八月上生姑洗姑洗之數六十四主三月下生應鍾應鍾之數四十二主十月上生蕤賓蕤賓之數五十七主五月上生大呂大呂之數七十六主十二月下生夷則夷則之數五十一主七月上生夾鍾夾鍾之數六十八主二月下生無射無射之數四十五主九月上生仲呂仲呂之數六十主四月極不生其以為音也一律而生五音十二律而為六十音因而六之六六二十六故三百六十音以當一歲之日故律歷之數天地之道也下生者倍以三除之

上生者四以三除之太陰在寅歲名曰攝提格在卯歲名曰單閼在辰歲名曰執徐在巳歲名曰大荒落在午歲名曰敦牂在未歲名曰協洽在申歲名曰涒灘在酉歲名曰作鄂在戌歲名曰閹茂在亥歲名曰大淵獻在子歲名曰困敦在丑歲名曰赤奮若甲曰閼逢乙曰旃蒙丙曰柔兆丁曰強圉戊曰著雍己曰屠維庚曰上章辛曰重光壬曰玄黓癸曰昭陽星部地名角亢鄭氐房心宋尾箕燕斗牽牛越須女吳虛危齊營室東壁衛奎婁魯胃昴畢魏觜巂參趙東井輿鬼秦柳七星張周翼軫楚陽生於陰陰生於陽陰陽相錯四維乃通或死或生萬物乃成蚑行喙息莫貴於人孔竅肢體皆通於天故舉事而不順天者逆其生者也

[illegible]精曉天理弄數在漢儒中董仲舒班孟堅所不逮也余與靜

[illegible]論天文先之七政而次則五音六律分野支子逐一詳次其間災異陰陽四時五行妖祥之應洞徹始終矣 茅鹿門

墜形訓　劉安

墜形之所載六合之間四極之内昭之以日月經之以星辰紀之以四時要之以太歲天地之間九州八極土有九山山有九塞澤有九藪何謂九山會稽泰山王屋首山太華岐山太行羊腸孟門何謂九塞曰太汾澠阨荊阮方城殽阪井陘令疵句注居庸何謂九藪曰越之具區楚之雲夢秦之陽紆晉之大陸鄭之圃田宋之孟諸齊之海隅趙之鉅鹿燕之昭余九州之外乃有八殥亦方千里八殥之外而有八紘亦方千里八紘之外乃有八極凡八極之雲是雨天下八門之風是節寒暑八紘八殥八澤之雲以雨九州而和中土東方之美者有醫毋閭之珣玗琪焉東南方之美者有會稽之竹箭焉南方之美者有梁山之犀象焉西南方之美者有華山之金石焉西方之美者有霍山之珠玉焉西北方之美者有崑崙之球琳琅玕焉北方之美者有幽都之筋角焉東北方之美者有斥山之文皮焉中央之美者有岱嶽以生五穀桑麻魚鹽出焉凡地形東西為緯南北為經山為積德川為積刑高者為生下者為丘陵為牡谿谷為牝水圓折者有珠方折者有玉清水有黃金龍淵有玉英土地各以其類生是故山氣多男澤氣多女障氣多喑風氣多聾林氣多癃木氣多傴岸下氣多腫石氣多力險阻氣多癭暑氣多夭寒氣多壽谷氣多痺丘氣多狂衍氣多仁陵氣多貪輕土多利重土多遲清水音小濁水音大湍水人輕遲水人重中土多聖人皆象其氣皆應其類故南方有不死之草北方有不釋之冰東方有君子之國西

有形殘之尸嗜石上飛雲母來水土龍致雨燕鴈代飛蛤蟹珠龜與月盛衰是故堅土人剛弱土人肥壚土人大沙土人細息土人美耗土人醜食水者善游能寒食土者無心而慧食木者多力而奰食草者善走而愚食葉者有絲而蛾食肉者勇敢而悍食氣者神明而壽食穀者知慧而夭不食者不死而神凡人民禽獸萬物貞蟲各有以生或奇或偶或飛或走莫知其情唯知通道者能原本

敘地形井井終始知還

造化出焉纂撮職方地圖之英

時則訓　　　　　　劉安

陰陽大制有六度。天為繩，地為準，春為規，夏為衡，秋為矩，冬為權。繩之為度也，直而不爭，脩而不窮，厥德孔密，廣大以容，是故上帝以為物宗。準之為度也，平而不險，均而不阿，柔而不剛，銳而不挫，流而不滯，易而不穢，發通而有紀，周密而不泄，準平而不失，萬物皆平，民無險謀，怨惡不生，是故上帝以為物平。規之為度也，轉而不復，員而不垸，優而不縱，廣大以寬，優優簡簡，百怨不起，規度不失，生氣乃理。衡之為度也，平而不怨，施而不德，常平民祿，以繼不足，以成五穀，以實封疆，其政不失，天地乃明。矩之為度也，肅而不悖，剛而不憒，威厲而不懾，令行而不廢，殺正不失，百誅乃服。權之為度也，急而不贏，殺而不割，誠信以必，不可以曲。故冬正將行，必弱以強，必柔以剛，權正而不失，萬物乃藏。明堂之制，靜而法準，動而法繩，春治以規，秋治以矩，冬治以權，夏治以衡，是故燥濕寒暑以節至，甘雨膏露以時降。

鴻烈時則訓

時則訓撮之月令呂覽，然猶失次，武王受之後，以六制辨出於詁詞，胥遺簡存一臘焉。

覽冥訓　　　　　　劉安

昔者師曠奏白雪之音，而神物為之下降，風雨暴至，晉國赤地。庶女叫天，雷電下擊，平公臺隕，海水大出。夫瞽師庶女，位賤尚葈，權輕飛羽，然而專精厲意，委務積神，上通九天，激厲至精。由此觀之，上天之誅也，雖在壙虛幽閒，遼遠隱匿，重襲石室，界障險阻，其無所逃之亦明矣。夫物類之相應，玄妙深微，知不能論，辯不能解。故東風至而酒湛溢，蠶咡絲而商弦絕，或感之也。畫隨灰而月運闕，鯨魚死而彗星出，或動之也。故聖人在位，懷道而不言，澤及萬民。君臣乖心，則背譎見於天，神氣相應徵矣。故山雲草莽，水雲魚鱗，旱雲煙火，涔雲波水，各象其形類，所以感之。夫陽燧取火於日，方諸取露於月，天地之間，巧歷不能舉其數，手徵忽怳，不能覽其光，然以掌握之中，引類於太極之上，而水火可立致者，陰陽同氣相動也。此傅說之所以騎辰尾也。故至陰飂飂，至陽赫赫，兩者交接成和，而萬物生焉。眾雄而無雌，又何化之所能造乎。所謂不言之辯，不道之道也。故召遠者使無為焉，親近者使無事焉，惟夜行者為能有之。故耳目之察，不足以分物理；心意之論，不足以定是非。故以智為治者，難以持國，唯通於太和而持自然之應者，為能有之。故聖若鏡，不將不迎，應而不藏，故萬化而無傷。昔者王良、造父之御也，上車攝轡，馬為整齊而斂諧，投足調均，勞逸若一，馳騖若滅，周旋若環，世皆以為巧，然未見其貴者也。若夫鉗且、大丙之御，除轡銜，去鞭棄策，車莫動而自舉，馬莫使而自走，不招指，不咄叱，過歸鴈於碣石，軼鶤雞於姑餘，騁若

鴻烈覽冥訓

飛騖若絕朝發榑桑日入落棠非慮思之察手爪之巧也嗜欲形於胸
中而精神踰於六馬此以弗御御之者也夫鉗且大丙不施轡銜而以
善御聞於天下伏戲不設法度而以至德遺於後世何則至虛無純一
而不嚶喋苛事也周書曰掩雉不得更順其風今若夫申韓商鞅之為
治也背道德之本而爭於錐刀之末斬艾百姓殫盡太半而忻忻然常
自以為治是猶抱薪而救火鑿竇而出水夫井植生梓而不容甕溝植
生條而不容舟不過三月必死所以然者何也皆狂生而無其本者也
河九折注於海而流不絕者有崑崙之輸也潦水不泄瀇瀁極望旬月不
雨則涸而枯澤受瀷而無源者譬若羿請不死之藥於西王母姮娥竊以
奔月悵然有喪無以續之何則不知不死之藥所由生也是故乞火不

若取燧寄汲不若鑿井

精神訓

劉安

古未有天地之時惟像無形窈窈冥冥芒芠漠閔澒濛鴻洞莫知其門
別為陰陽離為八極剛柔相成萬物乃形煩氣為蟲精氣為人是故精
神天之有也而骨骸者地之有也精神入其門而骨骸反其根我尚何
存精神者所受於天也而形體者所稟於地也故曰一生二二生三三
生萬物萬物背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夫天地之道至紘以大尚猶節
其章光愛其神明人之耳目曷能久熏勞而不息乎精神何能久馳騁
而不既乎夫孔竅者精神之戶牖也而氣志者五藏之使候也耳目淫
於聲色之樂則五藏搖動而不定矣五藏搖動而不定則血氣滔蕩而
不休矣血氣滔蕩而不休則精神馳騁於外而不守矣精神馳騁於外

而不守則禍福之至雖如丘山無由識之矣使耳目精明玄達而無誘
慕精神內守形骸而不外越則望於往世之前而視於來事之後猶未
足為也豈直禍福之間哉故曰其出彌遠者其知彌少以言夫精神之
不可使外淫也嗜欲者使人之氣越而好憎者使人之心勞弗疾去則
志氣日耗夫人之所以不能終其壽命而中道夭於刑戮者何也以其
生生之厚夫惟能無以生為者則所以得長生也吾生也有七尺之形
吾死也有一棺之土吾生之比於有形之類猶吾死之淪於無形之中
也然則吾生也物不以益眾吾死也土不以加厚吾又安知所喜憎利害
其間者乎夫造化者之攫援物也譬猶陶人之埏埴也其取之地而已
為盆盎也與其未離於地也無以異其已成器而破碎漫瀾而復歸其

心條達而不以思慮委而弗為和而弗矜冥性命之情而智故不得雜焉精泄於目則其視明在於耳則其聽聰留於口則其言當集於心則其慮通故閉四關則身無患百節莫苑莫虛盈是謂真人凡亂之所由生者皆在流遁流遁之所生者五大構駕興宮室延樓棧道雞棲井幹標株欂櫨以相支持木巧之飾盤紆刻儼嬴鏤雕琢詭文回波淌游瀷淢菱杼紾抱芒繁亂澤巧偽紛挐以相摧錯此遁於木也鑿汙池之深肆畛崖之遠來谿谷之流飾曲岸之際積牒旋石以純脩碕抑淢怒瀨以揚激波曲拂邅回以像湡浯益樹蓮菱以食鱉魚鴻鵠鷫鸘稻粱饒餘龍舟鷁首浮吹以娛此遁於水也高築城郭設樹險阻崇臺榭之侈苑囿之大以窮要妙之望魏闕之高上際青雲大廈曾加擬於崑崙修為牆垣甬道相連殘高增下積土為山接徑歷遠直道夷險終日馳騖而無蹟蹈之患此遁於土也大鍾鼎美重器華蟲疏鏤以相繆紾寢兕伏虎蟠龍連組焜昱錯眩照燿煇煌偃蹇寥糾曲成文章雕琢之飾鍛錫文鏡乍晦乍明抑微滅瑕霜文沈居若簟籧篨似數而疏此遁於金也煎熬焚炙調齊和之適以窮荊吳甘酸之變焚林而獵燒燎大木鼓橐吹埵以銷銅鐵山無峻幹林無柘梓上掩天光下殄地財此遁於火也此五者一足以亡天下矣是故古者明堂之制土事不文木工不斲金器不鏤衣無隅差之削冠無觚蠃之理堂大足以周旋理文靜潔足以享上帝禮鬼神以示民知儉節夫天地之生財也本不過五聖人節五行則治不荒

秋王応夏玄博典麗閎八蘭可與子史二馳騁千古一
中多幼又有平子孟堅之勝淮南之才固無所不可也　張宗

主術訓　劉安

夫疾呼不過聞百步志之所在踰于千里冬日之陽夏日之陰萬物歸之而莫使之然故至精之象弗招而自來不麾而自往窈窈冥冥不知為之者誰而功自成昔孫叔敖恬臥而郢人無所害其鋒市南宜遼弄丸而兩家之難無所關其辭鞅鞈鐵鎧瞋目扼腕其于以御兵刃縣矣券契束帛刑罰斧鉞其于以解難薄矣待目而照見待言而使令其于為治難矣蘧伯玉為相子貢往觀之曰何以治國曰以弗治治之簡子欲伐衛使史黯往覿焉還報曰蘧伯玉為相未可以加兵固塞險阻何足以致之故皋陶瘖而為大理天下無虐刑有貴于言者也師曠瞽而為太宰晉無亂政有貴于見者也故不言之令不視之見此伏羲神農之所以為師也故君人者其猶射者乎于此毫末于彼尋丈矣故慎所以感之也夫榮啟期一彈而孔子三日樂感于和鄒忌一徽而威王終夕悲感于憂動諸琴瑟形諸音聲而能使人為之哀樂縣法設賞而不能移風易俗者其誠心弗施也

人主深居隱處以避燥濕閨門重襲以避奸賊內不知閭里之情外不知山澤之形帷幕之外目不能見耳不能聞天下之物無不通者其灌輸之者大而斟酌之者眾也是故不出戶而知天下不窺牖而知天道乘眾人之智則天下之不足有也專用其心則獨身不能保也是故君臣異道則治同道則亂各得其宜處其當則上下有以相使也天下多眩于名聲而寡察其實是故處人以譽尊而游者以黨顯察其所尊顯

無他故焉人主不明分數利害之地而賢眾口之辯也治國則不然言事者必究于法而為行者必治于官君守其名以責其實臣守其業以效其功言不得過其實行不得踰其法群臣輻輳與功日進

人主之居也如日月之明也天下之所同側目而視側耳而聽延頸舉踵而望也是故非澹漠無以明德非寧靜無以致遠非寬大無以兼覆非慈厚無以懷眾非平正無以制斷是故賢主之用人也猶巧工之制木也大者以為舟航柱梁小者以為楫楔修者以為櫚榱短者以為朱儒枅櫨無大小修短各得其所宜規矩方圓各有所施天下之物莫凶于雞毒然而良醫橐而藏之有所用也是故林莽之材猶無可棄者而況人乎是故有大略者不可責以捷巧有小智者不可任以大功人有其才物有其形有任一而太重或任百而尚輕是故審豪氂之計者必遺天下之大數不失小物之選者惑于大事之舉譬猶狸之不可使搏牛虎之不可使搏鼠也人主者以天下之目視以天下之耳聽以天下之智慮以天下之力爭是故號令能下究而臣情得上聞百官修通群臣輻輳喜不以賞賜怒不以罪誅是故威厲立而不廢聰明先而不蔽法令察而不苛耳目達而不闇善否之情日陳于前而無所逆是故賢者盡其智而不肖者竭其力德澤兼覆而不偏群臣勸務而不怠近者安其性遠者懷其德所以然者何也得用人之道而不任己之才者也故假輿馬者足不勞而致千里乘舟楫者不能游而絕江海

聖主之治也其猶造父之御齊輯之于轡銜之際而急緩之于脣吻閒

齊俗訓

劉安

古者民童蒙不知東西貌不羨乎情而言不溢乎行其歌樂而無轉其哭哀而無聲無所施其美亦不求得親戚不相毀譽朋友不相怨德及至於禮義之生貨財之貴而詐偽萌興非譽相紛怨德並行故有大路龍旂羽蓋垂緌結駟連騎則必有穿窬拊楗抽箕踰備之姦有詭文繁繡弱緆羅紈必有菅屩跐踦短褐不完者故高下之相傾也短脩之相形也亦明矣夫蝦蟇為鶉水蠆為蟌莣皆生非其類唯聖人知其化夫胡人見黂不知其可以為布也越人見毳不知其可以為旃也故不通於物者難與言化乃至天地之所覆載日月之所照認使各便其性安其居處其宜為其能故愚者有所脩智者有所不足柱不可以摘齒筐不可以持屋馬不可以服重牛不可以追速鉛不可以為刀銅不可以為弩鐵不可以為舟木不可以為釜各用之於其所適施之於其所宜即萬物一齊而無蹊相過夫明鏡便於照形其於以函食不如簞犧牛粹毛宜於廟牲其於以致雨不若黑蜧玉璞不厭厚角觽不厭薄漆不厭黑粉不厭白此四者相反也所急則均其用一也水處者漁山處者木谷處者牧陸處者農（茅鹿門曰上文顛倒以此總說治道）地宜其事事宜其械械宜其用用宜其人譬若播棊丸於地員者走澤方者處高各從其所安夫有何上下焉若風之遇簫忽然感之各以清濁應矣原人之性蕪濊而不得清明者物或堁之也羌氐僰翟嬰兒生皆同聲及其長也雖重象狄騠不能通其言教俗殊也今三月嬰兒生而徙國則不能知其故俗繇此觀之衣服禮俗

者非人之性也所受於外也夫竹之性浮殘以為牒束而投之水則沈失其體也金之性沉託之於舟上則浮勢有所支也夫素之質白染之以涅則黑縑之性黃染之以丹則赤人之性無邪久湛於俗則易易而忘本合於若性故日月欲明浮雲蓋之河水欲清沙石濊之人性欲平嗜欲害之唯聖人能遺物而反己夫乘舟而惑者不知東西見斗極則寤矣夫性亦人之斗極也有以自見也則不失物之情無以自見則動而惑營營若隨而之淵愈躁愈沉是故凡將舉事必先平意清神神清意平物乃可正若璽之抑埴正與之正傾與之傾夫載哀者聞歌聲而泣載樂者見哭者而笑哀可樂者笑可哀者載使然也是故貴虛故水擊則波興氣亂則智昏智昏不可以為政波水不可以為平故聖王執一而勿失萬物之情既矣四夷九州服矣夫一者至貴無適於天下聖人託於無適故民命繫矣故蕭條者形之君而寂寞者音之主也天下是非無所定世各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所謂是與非各異皆自是而非人由此觀之事有合於己者而未始有是也有忤於心者而未始有非也故求是者非求道理也求合於己者也去非者非批邪施也去忤於心者也忤於我未必不合於人也合於我未必不非於俗也至是之是無非至非之非無是此真是非也若夫是於此而非於彼非於此而是於彼者此之謂一是一非也此一是非隅曲也夫一是非宇宙也今吾欲擇是而居之擇非而去之不知世之所謂是非者不知孰是孰非老子曰治大國若烹小鮮為寬裕者曰勿數撓為刻削者曰致其鹹酸

而已夫從城上視牛如羊視羊如豕所居高也闚面於盤水則員於杯
則隨面形不變其故有所員有所隨者所自闚之異也今吾雖欲正身
而待物庸遽知世之所自闚我者乎若轉化而與世競走譬猶逃雨也
無之而不濡常欲在於虛則有不能為虛矣若夫不為虛而自虛者此
所慕而不能致也故通於道者如車軸不運於己而與轂致千里轉無
窮之原也不通於道者若迷惑告以東西南北所居聆聆一曲而辟辟
若儗之見風也無須臾之間定矣故聖人體道反性不化以待化則幾
於免矣治世之體易守也其事易為也其禮易行也其責易償也是以
人不兼官官不兼事士農工商鄉別州異是故農與農言力士與士言
行工與工言巧商與商言數是以士無遺行農無廢功工無苦事商無
折貨各安其性不得相干故伊尹之興土功也脩脛者使之跖钁強脊
者使之負土眇者使之準傴者使之塗各有所宜而人性齊矣胡人便
於馬越人便於舟異形殊類易事而悖失處而賤得勢而貴聖人總而
用之其數一也夫先知遠見達視千里人才之隆也而治世不以責於
民博聞強志口辯辭給人智之溢也而人主不以求於下敖世輕物不
汙於俗士之伉行也而治世不以為民化神機陰閉剞劂無迹人巧之
妙也而治世不以為民業故高不可及者不可以為人量行不可逮者
不可以為國俗夫挈輕重不失銖兩聖人弗用而縣之乎銓衡視高下
不差尺寸明主弗任而求之乎浣準何則人才不可專用而度量可世
傳也亂世之法高為量而罪不及重為任而罰不勝危為禁而誅不敢

民困於三責則飾智而詐上犯邪而於免故雖峭法嚴刑不能禁其姦
何者力不足也故諺曰鳥窮則噣獸窮則觸人窮則詐此之謂也道德
之論譬猶日月也江南河北不能易其指馳騖千里不能易其處趨舍
禮俗猶室宅之居也東家謂之西家西家謂之東家雖臯陶為之理不
能定其處故趨舍同誹譽在俗意行鈞窮達在時故事周於世則功成
務合於時則名立故六騏驥駟駃騠以濟江河不若窾木便者處世然
也是故立功之人簡於行而謹於時今世俗之人以功成為賢以勝患
為智以遭難為愚以死節為戇吾以為各致其所極而已王子比干非
不知箕子被髮佯狂以免其身也然而樂直行盡忠以死節故不為也
伯夷叔齊非不能受祿任官以致其功也然而樂離世伉行以絕眾故
不務也許由善卷非不能撫天下寧海內以德民也然而羞以物滑和
故弗受也豫讓要離非不知樂家室安妻子以偷生也然而樂推誠行
必以死主故不留也今從箕子視比干則愚矣從比干視箕子則卑矣
從管晏視伯夷則戇矣從伯夷視管晏則貪矣趨舍相非嗜欲相反而
各樂其務將誰使正之曾子曰擊舟水中鳥聞之而高翔魚聞之而淵
藏故所趨各異而皆得所便故以異人為之中則兼覆而并之未有可
是非者也夫飛鳥主巢狐狸主穴巢者巢成而得棲焉穴者穴成而得
宿焉趨舍行義亦人之所棲宿也各樂其所安致其所蹠謂之成人故
以道論者總而齊之
齊材長短齊論是非齊世污隆致要歸處一以不齊齊之而總於道

[illegible]張賓王

道應訓

劉安

太清問於無窮曰子知道乎無窮曰吾弗知也又問於無為曰子知道乎無為曰吾知道吾知道之可以弱可以強可以柔可以剛可以陰可以陽可以窈可以明可以包裹天地可以應待無方此吾所以知道之數也太清又問於無始無始曰弗知之深而知之淺弗知內而知之外弗知精而知之麤太清仰而嘆曰然則不知乃知耶知乃不知耶孰知知之為弗知弗知之為知耶無始曰道不可聞聞而非也道不可見見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孰知形之不形者乎故老子曰天下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也故知者不言言者不知也白公問於孔子曰人可以微言孔子不應白公曰若以石投水中何如曰吳越之善沒者能取之矣曰若以水投水何如孔子曰淄澠之水合易牙嘗而知之白公曰然則人固不可與微言乎孔子曰何謂不可誰知言之謂者乎夫知言之謂者不以言言也爭魚者濡逐獸者趨非樂之也故至言去言至為無為夫淺知之所爭者末矣白公不得也故死於浴室故老子曰言有宗事有君夫唯無知是以不吾知也白公之謂也惠子為惠王為國法已成而奏之惠王惠王甚說之以示翟煎曰善惠王曰善可行乎翟煎曰不可惠王曰善而不可行何也翟煎對曰今夫舉大木者前呼邪許後亦應之此舉重勸力之歌也豈無鄭衛激楚之音哉然而不用者不若此其宜也治國有禮不在文辯故老子曰法令滋彰盜賊多有此之謂也田駢以道術說齊王王應之曰寡人所有齊國也道術難以除患

職聞齊之政田駢對曰臣之言無政譬之若林木無材而
可以為材願王察其所謂而自取齊國之政焉已雖無除其患害天地
之間六合之內可陶冶而變化也齊國之政何足問哉此老聃之所謂
無狀之狀無物之象者也若王之所問者齊也田駢所稱者材也材不
及林林不及雨雨不及陰陽陰陽不及和和不及道白公勝得荊國不
能以府庫分人葉公入乃發大府之貨以予衆出高庫之兵以賦民因
而攻之十有九日而擒白公夫國非其有也而欲有之可謂至貪也不
能為人又無以自為可謂至愚矣譬白公之嗇也何以異於梟之愛其
子也故老子曰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也趙簡子以
襄子為後董閼于曰無恤賤今以為後何也簡子曰是為人也能為社
稷忍羞異日知伯與襄子飲而批襄子之首大夫請殺之襄子曰先君
之立我也曰能為社稷忍羞豈曰能刺人哉處十月知伯圍襄子於晉
陽襄子疏隊而擊之大敗知伯破其首以為飲器故老子曰知其雄守
其雌其為天下谿齧缺問道於被衣被衣曰正女形壹女視天和將至
攝女知正女度神將來舍德將來附若美而道將為女居惷乎若新生
之犢而無求其故言未卒齧缺繼以讎夷被衣行歌而去曰形若槁骸
心如死灰直實不知以故自持墨墨恢恢無心可與謀彼何人哉故老
子曰明白四達能無以知乎趙襄子攻翟而勝之取尤人終人使者來謁
之襄子方將食而有憂色左右曰一朝而兩城下此人之所喜也今君有
憂色何也襄子曰江河之大也不過三日飄風暴雨日中不須臾今趙

氏之德行無所積今一朝兩城下亡其及我乎孔子聞之曰趙氏其昌
乎夫憂所以為昌也而喜所以為亡也勝非其難者也賢主以此持勝
故其福及後世齊楚吳越皆嘗勝矣然而卒取亡焉不通乎持勝也
有道之主能持勝孔子勁杓國門之關而不肯以力聞墨子為守攻公
輸般服而不肯以兵知善持勝者以強為弱故老子曰道沖而用之又弗
盈也惠孟見宋康王蹀足謦欬疾言曰寡人所說者勇有功也不說
為仁義者也客將何以教寡人惠孟對曰臣有道於此人雖勇刺之不
入雖巧有力擊之不中大王獨無意邪宋王曰善此寡人之所欲聞也
惠孟曰夫刺之而不入擊之而不中此猶辱也臣有道於此使人雖有
勇弗敢刺雖有力不敢擊夫不敢刺不敢擊非無其意也臣有道於
此使人本無其意也夫無其意未有愛利之心也臣有道於此使天下丈
夫女子莫不歡然皆欲愛利之心此其賢於勇有力也四累之上也大
王獨無意邪宋王曰此寡人所欲得也惠孟對曰孔墨是已孔丘墨翟
無地而為君無官而為長天下丈夫女子莫不延頸舉踵而願安利之
者今大王萬乘之主也誠有其志則四境之內皆得其利矣賢於孔墨
也遠矣宋王無以應惠孟出宋王謂左右曰辯矣客之以說勝寡人也
故老子曰勇於不敢則活由此觀之大勇反為不勇耳昔堯之佐九人
舜之佐七人武王之佐五人堯舜武王於九七五者不能一事焉然而
垂拱受成功者善乘人之資也故人與驥逐走則不勝驥託於車上則
驥不能勝人北方有獸其名曰蹷鼠前而兔後趨則頓走則顛常為蛩蛩

駈驟取北蓝以與之覆有患害蛩蛩駏驉必負而走此以其能託其所
不能故奚工曰夫代大匠斲者希不傷其手甯越欲干齊桓公困窮無
以自達於是為商旅將任車以商於齊暮宿於郭門之外桓公郊迎客
夜開門辟任車爝火甚盛從者甚衆甯越飯牛車下望見桓公而悲擊
牛角而疾商歌桓公聞之撫其僕之手曰異哉歌者非常人也命後車
載之桓公及至從者以請桓公贛之衣冠而見説以為天下桓公大説
將任之群臣爭之曰客衛人也衛之去齊不遠君不若使人問之問之
而故賢若也用之未晚桓公曰不然問之患其有小惡也以人之小惡
而忘人之大美此人主之所以失天下之士也凡聽必有驗一聽而弗
復問合其所以也且人固難合也權而用其長者而已矣當是舉也桓

公得之矣故老子曰天大地大道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處其一
焉以言其能包裹之也吳起為楚令尹適魏問屈宜若曰王不知起之
不肖而以為令尹先生試觀起之為人也屈子曰將奈何吳起曰將衰
楚國之爵而平其制祿損其有餘而綏其不足砥礪甲兵時爭利於天
下屈子曰宜若聞之昔善治國家者不變其故不易其常今子將衰楚
國之爵而平其制祿損其有餘而綏其不足是變其故易其常也行之
若不利宜若聞之曰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人之所本也今子
陰謀逆德好用凶器始人之所本逆之至也且子用魯兵不宜得志於
齊而得志焉子用魏兵不宜得志於秦而得志焉宜若聞之非禍人不
能成禍吾固惑吾王之數逆天道戾人理至今無禍差須夫子也吳起

惕然曰尚可更乎屈子曰成形之徒不可更也子不若敦愛而篤行之
老子曰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昔者公孫龍在趙之時謂弟子
曰人而無能者龍不能與遊有客衣褐帶索而見曰臣能呼公孫龍顧
謂弟子曰門下故有能呼者乎對曰無有公孫龍曰與之弟子之籍後
數日往見燕王至於河上而航在一汜使善呼者呼之一呼而航來故
曰聖人之處世不逆有伎能之士故老子曰人無棄人物無棄物是謂
襲明公儀休相魯而嗜魚一國獻魚公儀子弗受其弟子諫曰夫子嗜
魚弗受何也答曰夫唯嗜魚故弗受夫受魚而免於相雖嗜魚不能自
給魚毋受魚而不免於相則能長自給魚此明於為人為己者也故老
子曰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邪故能成其私一曰

知足不辱狐丘丈人謂孫叔敖曰人有三怨子知之乎孫叔敖曰何謂
也對曰爵高者士妬之官大者主惡之祿厚者怨處之孫叔敖曰吾爵
益高吾志益下吾官益大吾心益小吾祿益厚吾施益博是以免三怨
可乎故老子曰貴必以賤為本高必以下為基盧敖游乎北海經乎太
陰入乎玄闕至於蒙穀之上見一士焉深目而玄鬢淚注而鳶肩豐上
而殺下軒軒然方迎風而舞顧見盧敖慢然下其臂遯逃乎碑盧敖就
而視之方倦龜殼而食蛤梨盧敖與之語曰唯敖為背群離黨窮觀於
六合之外者非敖而已乎敖幼而好游至長不渝周行四極唯北陰之
未闚今卒睹夫子於是子殆可與敖為友乎若士者齤然而笑曰嘻子
中州之民寧肯而遠至此此猶光乎日月而載列星陰陽之所行四時

之所止其比夫不名之地猶窔奧也若我南游乎罔㝗之野北息乎沉
默之鄉西窮窅冥之黨東開鴻濛之先此其下無地而上無天聽焉無
聞視焉無瞚此其外猶有汰沃之氾其餘一舉而千萬里吾猶未能之
在今子游始於此乃語窮觀豈不亦遠哉然子處矣吾與汗漫期於九
垓之外吾不可以久駐若士舉臂而竦身遂入雲中盧敖仰而視之弗
見乃止駕柸治悖若有喪也曰吾比夫子猶黃鵠與壤蟲也終日行不
離咫尺而自以為遠豈不悲哉故莊子曰小年不及大年小知不及大
知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此言明之有所不見也季子治亶父
三年而巫馬期絻衣短褐易容貌往觀化焉見得魚釋之巫馬期問焉
季子所為魚者欲得也今得而釋之何也漁者對曰季子不欲人取小

魚也所得者小魚是以釋之巫馬期歸以報孔子曰季子之德至矣使
人闇行若有嚴刑在其側者季子何以至於此孔子曰丘嘗問之以治
言曰誠於此者刑於彼季子必行此術也故老子曰去彼取此罔兩問
於景曰昭昭者神明也景曰非也罔兩曰子何以知之景曰扶桑受謝
日照宇宙昭昭之光輝燭四海闔戶塞牖則無由入矣若神明四通並
流無所不及上際於天下蟠於地化育萬物而不可為象俛仰之間而
撫四海之外昭昭何足以明之故老子曰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
堅白公勝慮亂罷朝而立倒杖策錣上貫頤血流至地而弗知也鄭人
聞之曰頤之忘將何不忘哉此言精神之越於外智慮之蕩於內則不
能漏理其形也是故神之所用者遠則所遺者近也故老子曰不出戶

以知天下不窺牖以見天道其出彌遠其知彌少此之謂也田鳩欲見
秦惠王約車申轅留於秦周年不得見客有言之楚王者往見楚王楚
王甚悅之予以節使於秦惠王見而悅之出舍喟然而歎告從者曰吾
留秦三年不得見不識道之可以從楚也物故有近之而遠遠之而近
者故大人之行不掩以繩至所極而已矣此筦子所謂梟飛維繩若澄
水之深千仞而不受塵垢投金鐵焉則形見於外非不深且清也魚
黿龍蛇莫之肯歸也是故石上不生五穀禿山不游麋鹿無所陰蔽隱
也昔趙文子問於叔向曰晉六將軍其孰先亡乎對曰中行知氏文子
曰何乎對曰其為政也以苛為察以切為明以刻下為忠以計多為功
譬之猶廓革者也廓之大則大矣裂之道也故老子曰其政悶悶其民

醇醇其政察察其民缺缺景公謂太卜曰子之道何能對曰能動地晏
子往見公公曰寡人問太卜曰子之道何能對曰能動地地可動乎晏
子默然不對出見太卜曰昔吾見句星在房心之間地其動乎太卜曰
然晏子出太卜走往見公曰臣非能動地地固將動也田子陽聞之曰
晏子默然不對者不欲太卜之死往見太卜者恐公之欺也晏子可謂
忠於上而惠於下矣故老子曰方而不割廉而不劌孔子觀桓公之廟
有器焉謂之宥卮孔子曰善哉予得見此器顧曰弟子取水水至灌之
其中則正其盈則覆孔子造然革容曰善哉持盈者乎子貢在側曰請
問持盈曰益而損之曰何謂益而損之曰夫物盛而衰樂極則悲日中
而移月盈而虧是故聰明睿智守之以愚多聞博辯守之以陋武力毅

勇守之以畏富貴廣大守之以儉德施天下守之以讓此五者先王所以守天下而弗失也反此五者未嘗不危也故老子曰服此道者不欲盈夫唯不盈故能弊而不新成武王問太公曰寡人伐紂取天下吾恐後世之用兵不休鬥爭不已為之奈何太公曰甚善王之問也夫未得獸者唯恐其創之小也已得之唯恐傷肉之多也王若欲久持之則塞民於兌彼皆樂其業供其情昭昭而道冥冥以此移風可以持天下弗失故老子曰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也

襍集諸書皆以老聃語結之頗似韓詩外傳 余又按

氾論訓　劉安

古者有鍪而綣領以王天下者矣其德生而不辱予而不奪天下不非其服同懷其德當此之時陰陽和平風雨時節萬物蕃息烏鵲之巢可俯而探也禽獸可羈而從也豈必褒衣博帶句襟委章甫哉古者民澤處復穴冬日則不勝霜雪霧露夏日則不勝暑熱蚊虻聖人乃作為之築土構木以為宮室上棟下宇以蔽風雨以避寒暑而百姓安之伯余之初作衣也緂麻索縷手經指掛其成猶網羅後世為之機杼勝複以便其用而民得以揜形御寒古者剡耜而耕摩蜃而耨木鉤而樵抱甀而汲民勞而利薄後世為之耒耜耰鉏斧柯而樵桔槔而汲民逸而利多焉古者大川名谷衝絕道路不通往來也乃為窬木方版以為舟航相

地勢有無得相委輸乃為靻蹻而超千里肩荷負儋之勤也而作為之楺輪建輿駕馬服牛民以致遠而不勞為鷙禽猛獸之害傷人而無以禁御也而作為之鑄金鍛鐵以為兵刃猛獸不能為害故民迫其難則求其便困其患則造其備人各以其所知去其所害就其所利常故不可循器械不可因也則先王之法度有移易者矣故聖人所由曰道所為曰事道猶金石一調不更事猶琴瑟每弦改調故仁以為經義以為紀此萬世不更者也若乃人考其才而時省其用雖日變可也天下豈有常法哉當於世事得於人理順於天地祥於鬼神則可以正治矣天地之氣莫大於和和者陰陽調日夜分而生物春分而生秋分而成生之與成必得和之精故聖人之道寬而栗嚴而溫柔而直猛而仁太剛

則抵太柔則卷聖人正在剛柔之間今不知道者見柔懦者侵則矜為
剛毅見剛毅者亡則矜為柔懦此本無主於中而見聞舛馳於外者也
故終身而無所定趨譬猶不知音者之歌也濁之則鬱而無轉清之則
燋而不謳及至韓娥秦青薛談之謳侯同曼聲之歌則莫不比於律而
和於人心何則中有本主以定清濁不受於外而自為儀表也今世之
為武者則非文也為文者則非武也文武更相非而不知時世之用也
此見隅曲之一指而不知八極之廣大也故東面而望不見西牆南面而
視不覩北方唯無所嚮者則無所不通聖人隨時而動靜因資而立
功物動而知其反事萌而察其變化則為之象運則為之應是以終身
行而無所困故夫牛蹏之涔不能生鱣鮪而蜂房不容鵠卵小形不足

以包大體也
夫人之情莫不有所短誠其大略是也雖有小過不足以
為累若其大略非也雖有閭里之行未足大舉故小謹者無成功訾行
者不容於眾體大者節踈蹠距者舉遠故易曰小過亨利貞言人莫不
有過而不欲其大也是故君子不責備於一人方正而不以割廉直而
不以切博通而不以訾文武而不以責求於一人則任以人力自修則
以道德責人以人力易償也自修以道德難為也難為則行高矣易償
則求贍矣夫夏后氏之璜不能無考明月之珠不能無纇然而天下寶
之者何也其小惡不足妨大美也今志人之所短而忘人之所修而求
得其賢於天下則難矣夫物之相類者世主之所亂惑也嫌疑肖象者
眾人之所眩耀也故狠者類知而非知愚者類仁而非仁戇者類勇而

非勇使人之相去也若玉之與石美之與惡則論人易矣夫亂人者芎
藭之與藁本也蛇牀之與麋蕪也此皆相似者故劍工惑劍之似莫邪
者唯歐冶能名其種玉工眩玉之似碧盧者唯猗頓不失其情闇主亂
於姦臣小人之疑君子者唯聖人能見微以知明故聖人審動靜之變
而適受與之度常滿而不溢恒虛而易足今夫霤水足以溢壺榼而江
河不能實漏卮故人心猶是也自當以道術度量食充虛衣禦寒則足
以養七尺之形矣孫叔敖三去令尹而無憂色爵祿不能累也荊佽非
兩蛟夾繞其船而志不動怪物不能驚也聖人心平志易精神內守物
莫足以惑之夫醉者俛入城門以為七尺之閨也超江淮以為尋常之
溝也酒濁其神也怯者夜見立表以為鬼也見寢石以為虎也懼揜其

氣也又況夫天地之怪物乎夫雌雄相接陰陽相薄羽者為雛鷇毛者
為駒犢人弗怪也水生蠬蜄山生金玉人弗怪也老槐生火久血為燐
人弗怪也山出梟陽水生罔象木生畢方井生墳羊人怪之聞見鮮而
識物淺也天下之怪物聖人之所獨見利害之反覆知者之所獨明及
至夫強之弱弱之強危之安存之亡也非聖人孰能觀之大小尊卑未
足以論也唯道之在者為貴何以明之天子處於郊亭則九卿趨大夫
走坐者伏倚者齊當此之時明堂太廟懸冠解劍緩帶而寢非郊亭大
而廟堂狹小也至尊居之也天道之貴也非特天子之為尊也所在而
眾仰之夫蟄蟲鵲巢皆嚮天一者至和在焉爾帝者誠能包稟道合至
和則禽獸草木莫不被其澤矣而況兆民乎

敘古今之變、別同異之分、而歸于得道之知、文特昌揚錯落 周王褚

或以為推駁、或以為閎深、予未謂然、然質而雅、西漢本色也 張來楮

詮言訓

劉安

稽古太初、人生於無、形於有、有形而制於物、能反其所生、故未有形、謂之真人、真人者、未始分於太一者也、聖人不為名尸、不為謀府、不為事任、不為智主、藏無形、行無迹、遊無朕、不為福先、不為禍始、保於虛無、動於不得已、拚明於不形、藏迹於無為、自信者不可以誹譽遷也、知足者不可以勢利誘也、故通性之情者、不務性之所無以為、通命之情者、不憂命之所無奈何、故成者非所為也、得者非所求也、入者有受而無取、出者有授而無予、因春而生、因秋而殺、所生者弗德、所殺者非怨、則幾於道也、聖人不為可非之行、不憎人之非己也、修足譽之德、不求人之譽己也、不能使禍不至、信己之不迎也、不能使福必來、信己之不攘也、禍之至也、非其求所至、故窮而不憂、福之至也、非其求所成、故通而不矜、知禍福之制不在於己也、故閑居而樂、無為而治、故治未固於不亂、而事為治者必危、行未固於無非、而急求名者必剉、福莫大無禍、利莫美不喪、動之為物、不損則益、不成則毀、不利則病、皆險也、道之者危、聖人無思慮、無設儲、來者弗迎、去者弗將、人雖東西南北、獨立中央、故處衆枉之中、不失其直、天下皆流、獨不離其境域、故重為善若重為非、而幾於道矣、天下非無信士也、臨貨分財、必探籌而定分、以為有心者之於平、不若無心者也、天下非無廉士也、然而守重寶者、必關戶而全封、以為有欲者之於廉、不若無欲者也、人舉其疵則怨人、鑑見其醜則善鑑、人能接物而不與己焉、則免於累矣、君遺若非所以為也、所以無為

也君好智則倍時而任己棄數而用慮天下之物博而智淺以淺贍博未有能者也獨任其智失必多矣故好智窮術也好勇則輕敵而簡備自偩而辭助一人之力以禦強敵不杖眾多而專用身才必不堪也故好勇危術也好與則無定分上之分不定則下之望無止若多賦斂實府庫則與民為讎少取多與數未之有也故好與來怨之道也仁智勇力人之美才也而莫足以治天下由此觀之賢能之不足任也而道術之可修明矣天有明不憂民之晦也百姓穿戶鑿牖自取照焉地有財不憂民之貧也百姓伐木芟草自取富焉至德道者若丘山嵬然不動行者以為期也直己而足物不為人贛用之者亦不受其德故寧而能久善博者不欲牟不恐不勝平心定意捉得其齊行由其理雖不必勝得籌必多何則勝在於數不在於欲馳者不貪最先不恐獨後緩急調乎手御心調乎馬雖不能必先哉馬力必盡矣何則先在於數而不在於欲也是故滅欲則數勝棄智則道立矣賈多端則貧工多技則窮心不一也故木之大者害其條水之大者害其深有智而無術雖鑽之不通有百技而無一道雖得之弗能守故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一也其儀一也心如結也君子其結於一乎員之中規方之中矩行成獸止成文可以將少而不可以將眾蓼菜成行甂甌有堤量粟而舂數米而炊可以治家而不可以治國滌杯而食洗爵而飲浣而後饋可以養家老而不可以饗三軍非易不可以治大非簡不可以合眾大樂必易大禮必簡易故能天簡故能地大樂無怨大禮不責四海之內莫不繫統故能

節也心有憂者筐牀衽席弗能安也菰飯犓牛弗能甘也琴瑟鳴竽弗能樂也患解憂除然後食甘寢寧居安游樂由是觀之生有以樂也死有以哀也今務益性之所不能樂而以害性之所以樂故雖富有天下貴為天子而不免為哀之人凡人之性樂恬而憎憫樂佚而憎勞心常無欲可謂恬矣形常無事可謂佚矣遊心於恬舍形於佚以俟天命自樂於內無急於外雖天下之大不足以易其一概日月廋而無溉於志故雖賤如貴雖貧如富大道無形大仁無親大辯無聲大廉不嗛大勇不矜五者無棄而幾鄉方矣軍多令則亂酒多約則辯亂則降北辯則相賊故始於都者常大於鄙始於樂者常大於悲陽氣起於東北盡於西南陰氣始於西南盡於東北陰陽之始皆調適相似日長其類以侵相遠或熱焦沙或寒凝冰故聖人謹慎其所積水出於山而入於海稼生於野而藏於廩見所始則知終矣席之先雚蕈樽之上玄尊俎之先生魚豆之先泰羹此皆不快於耳目不適於口腹而先王貴之先本而後末聖人之接物千變萬軫必有不化而應化者夫寒之與暖相反大寒地坼水凝火弗為衰其暑大熱鑠石流金火弗為益其烈寒暑之變無損益於己質有之也聖人常後而不先常應而不唱不進而求不退而讓隨時三年時去我走去時三年時在我後無去無就中立其所之行已者樂德而忘賤故名不動志樂道而忘貧故利不動心神貴於形也故神制則形從形勝則神窮聰明雖用必反諸神謂之太沖

一度已以游於世故萬變不括還返其宗通篇只是一意　張賓王

兵畧訓　　劉安

夫兵之所以佐勝者衆而所以必勝者寡甲堅兵利車固馬良畜積給人士卒殷軫此軍之大資也而勝亡焉明於星辰日月之運刑德奇賌之數背鄉左右之便此戰之助也而全亡焉兵之勝敗本在於政政勝其民下附其上則兵強矣民勝其政下畔其上則兵弱矣故善為政者積其德善用兵者畜其怒德積而民可用怒畜而威可立也善用兵者見敵之虛乘而勿假也追而勿舍也迫而勿去也擊其猶猶陵其與與若聲之與響若鏜之與鞈眯不給撫呼不給吸天下孰敢厲威抗節而當其前者諸有象者莫不可勝也諸有形者莫不可應也是以聖人藏形於無而遊心於虛風雨可障蔽而寒暑不可開閉以其無形故也是

故聖人貴靜靜則能應躁後則能應先數則能勝疏博則能禽缺故良將之用卒也同其心一其力勇者不得獨進怯者不得獨退止如丘山發如風雨所凌必破靡不毀沮動如一體莫之應圉是故傷敵者衆而手戰者寡矣夫五指之更彈不若捲手之一挃萬人之更進不如百人之俱至也兵家或言曰少可以擊衆此言所將非言所戰也或將衆而用寡者勢不齊也將寡而用衆者用力諧也若乃人盡其才悉用其力以少勝衆者自古及今未嘗聞也夫以巨斧擊桐薪不待利時良日而後破之加巨斧於桐薪之上而無人力之奉雖順招搖挾刑德而弗能破者以其無勢也故水激則旱矢激則遠善兵者勢如決積水於千仞之隄若轉員石於萬丈之谿天下見吾兵之必用也則孰敢與我戰者

故百人之必死也賢於萬人之必北也況以三軍之衆赴水火而不還踵乎故將必與卒同甘苦俟飢寒故其死可得而盡也古之善將者必以其身先之暑不張蓋寒不被裘所以程寒暑也險隘不乘上陵必下所以齊勞佚也軍食熟然後敢食軍井通然後敢飲所以同飢渴也合戰必立矢射之所及所以共安危也故良將之用兵也常以積德擊積怨以積愛擊積憎何故而不勝兵貴謀之不測也形之隱匿也出於不意不可以設備也謀見則窮形見則制故善用兵者上隱之天下隱之地中隱之人隱之天者無不制也何謂隱之天大寒甚暑疾風暴雨大霧冥晦因此而為變者也何謂隱之地山陵丘阜林叢險阻可以伏匿而不見形者也何謂隱之人蔽之於前望之於後出奇行陳之間發如

雷霆疾如風雨擣巨旗止鳴鼓而出入無形莫知其端緒者也故前後正齊四方如繩出入解外不相越凌翼輕迭利或前或後離合聚散不失行伍此善修行陳者也明於奇賌陰陽刑德五行望氣候星龜策機祥此善為天道者也設規慮施蔚伏用水火出珍怪鼓譟軍所以營其耳也曳梢肆柴揚塵起掘所以營其目者此善為詐佯者也錞鉞牢重固植而難恐勢利不能誘死亡不能動此善為充榦者也剽疾輕悍勇敢輕敵疾若滅沒此善用輕出奇者也相地形處次舍治壁壘審煙斥居高陵舍出處此善為地形者也因其飢渴凍暍勞倦怠亂恐懼窘步乘之以選卒擊之以宵夜此善因時應變者也易則用車險則用騎涉水多弓隘則用弩晝則多旌夜則多火晦冥多鼓此善為設施者也凡

無入者不可一無也然而非兵之貴者也夫何者也獨見獨知獨見者見人所不見也獨知者知人所不知也戰勝於外福生於內是故名必成而後無餘害矣

樂作吳尉繚限首之長名曰天下奇才信非夸矣

不獨兵略用人之道備焉 黃仲霖

說山訓　劉安

魄問於魂曰道何以為體曰以無有為體魄曰無有有形乎魂曰無有何得而聞也吾直有所遇之耳視之無形聽之無聲謂之幽冥幽冥者所以喻道而非道也魄曰吾聞得之矣乃內視而自反也魂曰凡得道者形不可得而見名不可得而揚今汝已有形名矣何道之所能乎魄曰魂者何為者將反吾宗矣魄反顧魂忽然不見反而自存亦以淪於無形矣人不小學不大迷不小慧不大愚人莫鑑於沫雨而鑑於澄水者以其休止不蕩也瓠巴鼓瑟而淫魚出聽伯牙鼓琴駟馬仰秣故玉在山而草木潤淵生珠而岸不枯清之為明杯水見眸子濁之為闇河水不見太山鼻之所息耳之所以聽終以其無用者為用矣物莫

不因其所有而用其所無以為不信視籟與竽叩方帷道之門戶牖櫳也在所從闚之故釣可以教騎騎可以教御御可以教刺舟鐘之與磬也近之則鐘音充遠之則磬音章物固有近不若遠遠不如近者脩廣其地而薄其德譬猶陶人為器也揲挻其土而不益厚破乃愈疾月成褻於上則塵埃應於下同氣相動不可以為遠山有猛獸林木為之不斬園有螫蟲藜藿為之不采申徒狄負石自沈於淵而溺者不可以為抗弦高誕而存鄭誕者不可以為常事有一應而不可循行人有多言者猶百舌之聲人有少言者猶不脂之戶也兩人俱溺不能相拯一人處陸則可矣故同不可相治必待異而後成千鈞之弩下有茯苓上有兔絲上有叢蓍下有伏龜聖人從外知內以見知隱也喜馬之辟也不

敗騎罷車之覆也不形乘是以虛神狙公刖也范氏之敗有竊其鐘負而走若鎗鎗有聲懼人聞之遽掩其耳憎人聞之可也自掩其耳悖矣海水雖大不受胔芥日月不應非其氣君子不容非其類也止言以言止事以事譬猶揚堁而弭塵抱薪而救火流言雪汙譬猶以涅拭素也東家母死其子哭之不哀西家子見之歸謂其母曰社何愛速死吾必悲哭社夫欲其母之死者雖死亦不能悲哭矣謂學不暇者雖暇亦不能學矣見窾木浮而知為舟見飛蓬轉而知為車見鳥迹而知著書以類取之割而舍之鏌邪不斷肉執而不釋馬氂截玉馬之似鹿者千金天下無千金之鹿玉待礛諸而成器有千金之璧而無錙錘之礛諸光於隙照一隅受光於牖照北壁受光於戶照室中無遺物況受光於

宇宙乎天下莫不藉明於其前矣由此觀之所受者小則所見者淺所受者大則所照者博江出岷山河出崑崙濟出王屋潁出少室漢出嶓冢分流舛馳注於東海所行則異所歸者同通於學者若車軸轉轂之中不運於已與之致千里終而復始轉無窮之源不通於學者若迷惑告之以東西南北所居聆聆背而不得不知凡要楚王有白蝯王自射之則搏矢而熙使養由基射之始調弓矯矢未發而蝯擁柱號矣有先中中者也畫西施之面美而不可說規孟賁之目大而不可畏君形者亡焉登高使人欲望臨深使人欲闚處使然也射者使人端釣者使人恭事使然也夫游沒者不求沐浴已自足其中矣故食草之獸不疾易藪水居之蟲不疾易水行小變而不失常有鳥將來張羅而待之得鳥

若羅之一目也今為一目之羅則無時得鳥矣今被甲者以備矢之至若使人必知所集則懸一札而已矣事或不可前規物或不可慮卒故聖人畜道以待時見彈而求鴞炙見卵而求晨夜見黂而求成布雖其理哉亦不病暮象解其牙不憎人之利之也死而棄其招簀不怨人取之人能以所不利利人則可欲學歌謳者必先徵羽樂風欲美和者必先始於陽阿采菱此皆學其所不學而欲至其所欲學者燿蟬者務在明其火釣魚者務在芳其餌明其火者所以燿而致之也芳其餌者所以誘而利之也遠人馬而解莫鵲遠人來而就其蛾所愛者少而所出者衆故里人諺曰烹牛而不鹽敗所為也春貸秋賦民皆欣春賦秋貸衆皆怨得失同喜怒為別其時異也為魚德者非挈而入淵為猨賜者

非負而緣木縱之其所而已貂裘而雜不若狐裘而粹故人莫惡於無常行貍頭愈鼠雞頭已瘻蚉散積血斲木愈齲此類之推者也膏之殺鱉鵲矢中蝟爛灰生蠅漆見蟹而不乾此類之不推者也推與不推若非而是若是而非孰能通其微天下無粹白狐而有粹白之裘掇之衆白也善學者若齊王之食雞必食其蹠數千而後足縱但者非學擾也但成而生不信立慬者非學鬭爭也慬立而生不讓故君子不入獄為其傷恩也不入市為其侳廉也積不可不慎者也走不以手縛手走不能疾飛不以尾屈尾飛不能遠物之用者必待不用者故所以見者乃不見者也使鼓鳴者乃不鳴者也嘗一臠肉知一鑊之味懸羽與炭而知燥濕之氣以小明大見一葉落而知歲之將暮睹瓶中之冰而知天

下之寒以近論遠則芟柞之芸田去害苗者而已今沐者墮髮而猶為之不止以所去者少所利者多砥石不利而可以利金檠不正而可以正弓物固有不正而可以正不利而可以利力貴齊知貴捷得之同邀為上勝之同遲為下所以貴鏌邪者以其應物而斷割也靡勿釋牛車絕轔為孔子之窮於陳蔡而廢六藝則惑為醫之不能自治其病而不就藥則勃矣

說山說林二訓珠形並採不以相貫要以泛覽窮內足橫闢其胄虛耳陳明卿

又雖書肆毀耳忠名券吾[illegible]張米補

說林訓　　劉安

以一世之度制治天下譬猶客之乘舟中流遺其劍遽鍥其舟桅薄暮而求之其不知物類亦甚矣夫隨一隅之跡而不知因天地以游惑莫大焉雖時有所合然而不足貴也譬若旱歲之土龍疾疫之芻狗是時為帝者也足以履者淺矣然待所不履而後行智所知者褊矣然待所不知而後明游者以足蹷以手抯不得其數愈蹷愈敗及其能游者非手足者矣毋貽盲者鏡毋予躄者履毋賞越人章甫非其用也短綆不可以汲深器小不可以盛大非其任也舞者衆鄙坐者不期而皆如一所極同也日出暘谷入于虞淵莫知其動須臾之間俛人之頸水火相憎鏏在其間五味以和骨肉相愛讒賊間之而父子相危昌羊去蚤虱而來蛉窮除小害而致大賊欲小快而害大利金勝木者非以一刃殘林也土勝水者非以一墣塞江也乳狗之噬虎也伏雞之搏狸也恩之所加不量其力佳人不同體美人不同面而皆說於目梨橘棗栗不同味而皆調於口

蕑茵類絮而不可為絮黂不類布而可以為布羿之所以射遠中微者非弓矢也造父之所以追速致遠者非轡銜也海內其所出故能大輪復其所過故能遠嘗一臠肉而知一鑊之味懸羽與炭而知燥濕之氣以小見大以近喻遠明月之光可以遠望而不可以細書甚霧之朝可以細書而不可以遠望畫者謹毛而失貌射者儀小而遺大珠之有纇玉之有瑕置之而全去之而虧三寸之管而無當天下弗能滿十石而有塞百斗而足矣遺腹子不思其父無貌于心也不

夢見像無形于目也饑馬在廄寂然無聲投芻其傍爭心乃生蠶食而
不飲二十二日而化蟬飲而不食三十日而蛻蜉蝣不食不飲二十日
而死人食礜石而死蠶食之而不饑魚食巴菽而死鼠食之而肥類不
可必推蠬象也病人之寶也人之病將有誰寶之者乎釣者靜之罛者
扣舟罩者抑之罣者舉之為之異得魚一也見象牙乃知其大於牛見
虎尾乃知其大於貍一節見而百節知也佐祭者得嘗救鬭者得傷虎
有子不能搏攫者輒殺之為墮武也轂立三十輻各盡其力不得相害
使一輻獨入眾輻皆棄豈能致千里哉夜行者掩目而前其手涉水者
解其馬載之舟事有所宜而有所不施橘柚有鄉雚葦有叢獸同足者
相從遊鳥同翼者相從翔田中之潦流入於海附耳之[illegible]

的的者獲提提者射故大白若辱大德若不足有山無林有谷無風有
石無金君子有酒鄙人鼓缶雖不見好亦不見醜輻之入轂各值其鑿
不得相通猶人臣各守其職不得相干當被甲而免射者被而入水嘗
抱壺而度水者抱而蒙火可謂不知類矣善用人者若蚈之足眾而不
相害若脣之與齒堅柔相摩而不相敗清醠之美始於耒耜黼黻之美在
於杼軸布之新不如紵紵之弊不如布或善為新或惡為故靨酺在
頰則好在顙則醜繡以為裳則宜以為冠則譏石生而堅蘭生而芳少
自其質長而愈明[illegible]日不幸甑終不墮井抽簪招燐有何為驚鯛英青
金英黃玉英白䗪燭捔膏燭澤也以微知明以外知內山雲蒸柱礎潤
伏苓掘兔絲死粟得水濕而熱甑得火而液水中有火火中有水[illegible][illegible]

無根而生蛇無足而行魚無耳而聽蟬無口而鳴有然之者也狂馬不
觸木猘狗不自投於河雖聾蟲而不自陷又況人乎愛熊而食之鹽愛
獺而飲之酒雖欲養之非其道刺我行者欲與我交訾我貨者欲與我
市交畫不暢連環不解其解之不以解鳥有沸波者河伯為之不潮畏
其誠也故一夫出死千乘不輕非規矩不能定方圓非準繩不能正曲
直用規矩準繩者亦有規矩準繩焉

此篇大都如說山之体而体段太瑣似淮南特以己意運之者

人間訓

劉安

清淨恬愉人之性也儀表規矩事之制也知人之性其自養不勃知事之制其舉錯不惑發一端散無竟周八極總一筦謂之心見本而知末觀指而睹歸執一而應萬握要而治詳謂之術居知所為行知所之事知所秉動知所由謂之道道者置之前而不輊錯之後而不軒內之尋常而不塞布之天下而不窕夫事者難成而易敗也名者難立而易廢千里之隄以螻蟻之穴漏百尋之屋以突隙之煙焚堯戒曰戰戰慄慄日慎一日人莫蹪於山而蹪於垤是故人皆輕小害易微事以多悔患至而後憂之是猶病者已惓而索良醫也雖有扁鵲俞跗之巧猶不能生也夫禍之來也人自生之福之來也人自成之禍與福同門利與害為鄰非神聖人莫之能分或損之而益或益之而損何以知其然也昔者楚莊王既勝晉於河雍之間歸而封孫叔敖辭而不受病疽將死謂其子曰吾則死矣王必封女女必讓肥饒之地而受沙石之間有寢丘者其地确石而名醜荊人鬼越人禨人莫之利也孫叔敖死王果封其子以肥饒之地其子辭而不受請有寢之丘楚國之俗功臣二世而爵祿惟孫叔敖獨存此所謂損之而益也何謂益之而損昔晉厲公南伐楚東伐齊西伐秦北伐燕兵橫行天下而無所綣威服四方而無所詘遂合諸侯於嘉陵氣充志驕淫侈無度明年出遊匠驪氏欒書中行偃劫而幽之三月而死夫戰勝攻取地廣而名尊此天下之所願也然而終於身死國亡此所謂益之而損者也夫孫叔敖之請有寢之丘沙石之地所以累世不奪也晉厲公之合諸侯於嘉陵所以身死於匠驪氏也眾人皆知利利而病病也唯聖人知病之為利知利之為病也夫再實之木根必傷掘藏之家必有殃以言大利而反為害也孔子讀易至損益未嘗不憤然而歎曰益損者其王者之事與事或欲以利之適足以害之或欲害之乃反以利之利害之反禍福之門戶不可不察也陽虎為亂於魯君令人閉城門而捕之門者出之顧反取其出之者以戈推之攘袪薄腋魯君聞陽虎失大怒問所出之門使有司拘之以為傷者受大賞而不傷者被重罪此所謂害之而反利者也豎陽穀之進酒也非欲禍子反也誠愛而欲快之也而適足以殺之此所謂欲利而反害之者也夫病濕而強之食病暍而飲之寒此眾人之[illegible]而良醫之所以為病也悅於目悅於心愚者之所利也然而有道者之所辟也故聖人先忤而後合眾人先合而後忤有功者人臣之所務也有罪者人臣之所辟也或有功而見疑或有罪而益信何也則有功者離恩義有罪者不敢失仁心也魏將樂羊攻中山中山烹其子而遺之羹樂羊為使者跪而啜一杯魏文侯大開地有功自此之後日以不信此所謂有功而見疑者也何謂有罪而益信孟孫獵而得麑使秦西巴持歸麑母隨之而啼秦西巴弗忍縱而予之孟孫怒逐秦西巴居一年取以為子傅左右曰秦西巴有罪於君今以為子傅何也孟孫曰夫一麑而不忍又何況於人乎此謂有罪而益信者也故趨舍不可不審也事或奪之而反與之或與之而反取之智

伯求地於魏宣子裂地而授之又求地於韓康子韓康子不敢不予諸侯皆恐又求地於趙襄子襄子弗與於是智伯乃從韓魏圍襄子於晉陽三國通謀禽智伯而三分其國此所謂奪人而反爲人所奪也何謂與之而反取之晉獻公假道於虞虞公惑於璧與馬而與之荀息伐虢還反伐虞此所謂與之而反取者也聖王布德施惠非求其報於百姓也郊望禘嘗非求福於鬼神也山致其高而雲起焉水致其深而蛟龍生焉君子致其道而福祿歸焉夫有陰德者必有陽報有陰行者必有昭名故樹黍者不獲稷樹怨者不獲德或直於辭而不害於事者或虧於耳以忤於心而合於實者高陽魋將爲室問匠人匠人對曰未可也木尚生加塗其上必將撓以生材任重塗今雖成後必敗高陽魋

曰不然夫木枯則益勁塗乾則益輕以勁材任輕塗今雖惡後必善匠人窮於辭無以對受令而爲室其始成竘然善也而後果敗此所謂直於辭而不可用者也何謂虧於耳忤於心而合於實靖郭君將城薛賓客多止之弗聽靖郭君謂謁者曰無爲賓通言齊人有請見者曰臣請道三言而已過三言請烹靖郭君聞而見之賓趨而進再拜而興因稱曰海大魚則反走靖郭君止之曰願聞其說賓曰臣不敢以死爲戲靖郭君曰先生不遠道而至此爲寡人稱之賓曰海大魚網弗能止也鉤弗能牽也蕩而失水則螻蟻皆得志焉今夫齊亦君之淵也君失齊則薛能自存乎靖郭君曰善乃止不城薛此所謂虧於耳忤於心而得事實者也夫以無城薛止城薛其於以行說乃不若海大魚故物或遠之而

近或近之而遠或有罪而可賞也或有功而可罪也西門豹治鄴廩無積粟府無儲錢庫無甲兵官無計會人數言其過於文侯文侯身行其縣果若人言文侯曰翟璜任子治鄴而大亂子能道則可不能將加誅於子西門豹曰臣聞王主富民霸主富武亡國富庫今王欲爲霸王者也臣故稸積於民君以爲不然臣請升城鼓之一鼓甲兵粟米可立具也於是升城而鼓之一鼓民被甲括矢操兵弩而出再鼓負輦粟而至文侯曰罷之西門豹曰與民約信非一日之積也一舉而欺之後不可復用也燕常侵魏八城臣請北擊之以復侵地遂舉兵擊燕復地而後反此有罪而可賞者也解扁爲東封上計而入三倍有司請賞之文侯曰吾土地非益廣也人民非益衆也入何以三倍對曰以冬伐木而積

之於春浮之河而鬻之文侯曰民春以力耕暑以強耘秋以收斂冬閒無事以伐林而積之負軛而浮之河是用民不得休息也民以敝矣雖有三倍之入將焉用之此有功而可罪也聖人之思脩愚人之思叕聖人敬小慎微動不失時百射重戒禍乃不滋計福勿及慮禍過之夫爝火在縹煙之中也一指之所能息也塘漏若鼷穴一墣之所能塞也若至火之燔孟諸而炎雲臺水決九江而漸荊州雖起三軍之衆弗能救也故蠹啄剖梁柱蚊虻走牛羊此之謂也人皆務於救患之備而莫能知使患無生夫使患無生易於救患而莫能加務焉則未可與言術也湛然也聖人深居以避辱靜安以待時小人不知禍福之門戶妄動而絓羅網雖曲爲之備何足以全其身譬猶失火而鑿池被裘而用箑也夫

蹊有萬穴塞其一魚遽無由出室有萬戶閉其一盜遽無從入夫墻之壞也於隙劍之折必有齧聖人見之蚤故萬物莫能傷大鴻鵠之未孚於卵也一指蔑之則靡而無形矣及至其筋骨之已就而羽翮之既成也則奮翼揮䎃凌乎浮雲背負青天膺摩赤霄翱翔乎忽荒之上徜徉乎虹蜺之間雖有勁弩利矰微繳蒲且子之巧亦弗能加也江水之始出於岷山也可攓衣而越也及至乎下洞庭騖石城經丹徒起波濤舳艫一日不能濟也是故聖人者常從事於無形之外而不留思盡慮於成事之內是故患禍弗能傷也人能由昭昭於冥冥則幾於道矣或爲之適足以敗之或備之適足以致之秦皇知雜脩城以備亡不知築脩城之所以亡也發適戍以備越而不知難之從中發也[illegible]之多風也去高木而巢扶枝大人過之則探鷇嬰兒過之則挑其卵知備遠難而忘近患故秦之設備也烏鵲之智也或爭利而反強之或聽從而反止之何以知其然也魯哀公欲西益宅史爭之以爲西益宅不祥哀公作色而怒左右數諫不聽乃以問其傅宰折睢曰吾欲益宅而史以爲不祥子以爲何如宰折睢曰天下有三不祥西益宅不與焉哀公大說而喜頃復問曰何謂三不祥對曰不行禮義一不祥也嗜欲無止二不祥也不聽強諫三不祥也哀公默然深念憤然自反遂不西益宅夫史以爭爲可以止之而不知不爭而反取之也智者離路而得道愚者守道而失路夫兒說之巧於閉結無不解非能閉結而盡解之也不解不可解也至乎以弗解解之者可與及言論矣得道之士外化而內不化外化所以入人也內不化所以全身也故內有一定之操而外能詘伸嬴縮卷舒與物推移故萬舉而不陷所以貴聖人者以其能龍變也今捲捲然守一節推一行雖以毀碎滅沉猶且弗易者此察於小好而塞大道也鉛之與丹異類殊色而可以爲丹者得其數也故繁稱文辭無異於說審其所由而已矣物類之相摩近而異門戶者衆而難識也故或類之而非或不類之而是或若然而不然者或不若然而然者此四策者不可不審也夫事之所以難知者以其竄端匿跡立私於公倚邪於正而以勝惑人之心者也若使人之所懷於內者與所見於外者若合符節則天下無亡國破家矣夫狐之搏雉也必先卑體彌耳以待其來也雉見而信之故可得而擒也使狐瞋目植睹見必殺之勢雉亦知驚憚遠飛以避其怒矣夫人偽之相欺也非直禽獸之詐計也

物類相似若然而不可從外論者衆難識也是故不可不察也

以性道事變總延中原數利害損益功罪予奪遠近親疏微著相反相合之微幾而推收之蓋鴻烈之極有局者　張賓王

脩務訓　劉安

或曰無為者寂然無聲漠然不動引之不來推之不往如此者乃得道之像吾以為不然嘗試問之矣若夫神農堯舜禹湯可謂聖人乎此五聖者天下之盛主勞形盡慮為民興利除害而不懈奉一爵酒不知於色挈一石之尊則白汗交流又況贏天下之憂而負海內之事者乎其重於尊亦遠矣且古之立帝王者非以奉養其欲也聖人踐位者非以逸樂其身也為天下強掩弱眾暴寡詐欺愚勇侵怯懷知而不以相試積財而不以相分故立天子以齊之為一人聰明不足以遍照海內故立三公九卿以輔翼之絕國殊俗僻遠幽閒之處不能被德承澤故立諸侯以教誨之是以地無不任時無不應官無隱事國[illegible]

[illegible]以下至於庶人四胑不動思慮不用事治求贍者未之聞也若吾所謂無為者私志不得入公道嗜欲不得枉正術推自然之勢而曲故不得容者事成而身弗伐功立而名弗有非謂其感而不應攻而不動者若夫以火熯井以淮灌山此用己而背自然故謂之有為若夫水之用舟沙之用鳩泥之用輴山之用蔂夏瀆而冬陂因高為田因下為池此非吾所謂為之聖人之從事也殊體而合于理其所由異路而同歸其存危安傾若一志不忘於欲利人也救火者汲水而趨之或以甕瓴或以盆盂其方員銳橢不同盛水各異其於滅火鈞也故聖人之心日夜不忘於欲利人其澤之所及者效亦大矣世俗廢衰而非學者多人性各有所長短若魚之躍若鵲之駮此自然者不可損益吾以為不然夫魚者躍鵲者駮也猶人馬之為人馬筋骨形體所受於天不可變以此論之則不然夫馬之為草駒之時跳躍揚蹏翹尾而走人不能制齕咋足以齧肌碎骨蹶蹏足以破盧陷匈及至圉人擾之良御教之掩以衡扼連以轡銜則雖歷險超壍弗敢辭故其形之為馬馬不可化其可駕御教之所為也馬聾蟲也而可以通氣志猶待教而成又況人乎今有良馬不待策錣而行駑馬雖兩錣之不能進為此不用策錣而御則愚矣夫怯夫操利劍擊則不能斷刺則不能入及至勇武攘捲一擣則摺脅傷幹為此棄干將鏌邪而以手戰則悖矣所謂言者齊於眾而同於俗今不稱九天之頂則言黃泉之底是兩末之端議何可以公論乎夫純鈞魚腸之始下型擊則不能斷刺則不能入及加之砥礪摩其鋒鍔

則水斷龍舟陸剸犀甲明鏡之始下型矇然未見形容及其粉以玄錫摩以白旃鬢眉微毫可得而察夫學亦人之砥錫也而謂學無益者所以論之過通於物者不可驚以怪喻於道者不可動以奇察於辭者不可燿以名審於形者不可遯以狀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賤今故為道者必託之於神農黃帝而後能入說今劍或絕側羸文齧缺卷銋而稱以頃襄之劍則貴人爭帶之琴或撥刺枉橈闊解漏越而稱以楚莊之琴側室爭鼓之苗山之鋌羊頭之銷雖水斷龍舟陸剸兕甲莫之服帶山桐之琴澗梓之腹雖鳴廉修營唐牙莫之鼓也通人則不然服劍者期於銛利而不期於墨陽莫邪乘馬者期於千里而不期於驊騮綠耳鼓琴者期於鳴廉修營而不期於濫脅號鐘誦詩書者期於通道略物而

不期於洪範商頌。故夫孺子之相似者。唯其母能知之。玉石之相類者。唯良工能識之。書傳之微者。唯聖人能論之。今取新聖人書名之孔墨。則弟子句指而受者必衆矣。故美人者非必西施之種。通士者不必孔墨之類。曉然意有所通於物。故作書以喻意。以為知者也。誠得清明之士。執玄鑑於心。照物明白。不為古今易意。攄書明指以示之。雖闔棺亦不恨矣

典治力學。皆世之當修者。截然所見。另是一格。　陳明卿

鮮麗如賦。然已為六朝文士作俑矣。　周玉繩

泰族訓　劉安

天設日月。列星辰。調陰陽。張四時。日以暴之。夜以息之。風以乾之。雨露以濡之。其生物也。莫見其所養而物長。其殺物也。莫見其所喪而物亡。此之謂神明。聖人象之。故其起福也。不見其所由而福起。其除禍也。不見其所以而禍除。遠之則邇。延之則疎。稽之弗得。察之必虛。夫濕之至也。莫見其形而炭已重矣。風之至也。莫見其象而木已動矣。日之行也。不見其移。騏驥倍日而馳。草木為之靡。縣烽未轉。而日在其前。故天之且風。草木未動而鳥已翔矣。其且雨也。陰曀未集而魚已噞矣。以陰陽之氣相動也。是以天心呿唫者也。故一動其本而百枝皆應。若春雨之灌萬物也。渾然而流。沛然而施。無地而不澍。無物而不生。故聖人者懷天心化天下者也。故精神感於內。形氣動於天。則景星見。黃龍起揚鳳至。醴泉出。嘉穀生。河不滿溢。海不溶波。逆天暴物。則日月薄蝕。五星失行。四時干乖。晝冥宵光。山崩川涸。冬雷夏霜。萬物有以相連。精祲有以相蕩。夫天地之施化也。嘔之而生。吹之而落。豈此契契哉。故凡可度者小也。可數者少也。至大非度之所能及也。至衆非數之所能領也。故見州不可頃畝也。八極不可道里也。太山不可丈尺也。江海不可斗斛也。故聖人懷天氣。抱天心。執中含和。不下廟堂而四海變。習易俗。若性諸己。能以神化也。夫蛟龍伏寢於淵。而卵割於陵。螣蛇雄鳴於上風。雌鳴於下風。而化成形。精之至也。故聖人養心。莫善於誠。至誠而能動化矣。今夫道者。藏精於內。棲神於心。邪氣無所留滯。四肢節族。毛蒸理泄。則

機樞調利百脈九竅莫不順比其所居神者得其位也豈節拊而毛修之哉聖主在上位廓然無形寂然無聲官府若無事朝廷若無人無隱人無軼民無勞役無冤刑四海之內莫不仰上之德象主之指夷狄之國重譯而至非戶辯而家說之也推其誠心施之天下而已矣夫矢之所以射遠貫牢者弩力也其所以中的剖微者正心也賞善罰暴者政令也其所以能行者精誠也故弩雖強不能獨中令雖明不能獨行必自精氣所以與之施道故攄道以被民而民弗從者誠心弗施也天地四時非生萬物也神明接陰陽和而萬物生之聖人之治天下非易民性也拊循其所有而滌蕩之故因則大化則細矣天物有以自然而後人事有治也故良匠不能斲金巧冶不能鑠木金之勢不可斲而木性不可鑠也埏埴而為器窬木而為舟鑠鐵而為刃鑄金而為鐘因其可也駕馬服牛令雞司夜令狗守門因其然也民有好色之性故有大婚之禮有飲食之性故有大饗之誼有喜樂之性故有鐘鼓管絃之音有悲哀之性故有衰絰哭踊之節故先王之制法也因民之所好而為之節文者也因其好色而制婚姻之禮故男女有別因其喜音而正雅頌之聲故風俗不流因其寧家室樂妻子教之以順故父子有親因其喜朋友而教之以悌故長幼有序然後修朝聘以明貴賤鄉飲習射以明長幼時搜振旅以習用兵也入學庠序以修人倫此皆人之所有於性而聖人之所匠成也故無其性不可教訓有其性無其養不能遵道繭之性為絲然非得工女煮以熱湯而抽其統紀則不能成絲卵之化為雛非慈雌嘔煖覆伏累日積久則不能為雛人之性有仁義之資非聖人為之法度而教導之則不可使鄉方故先王之教也因其所喜以勸善因其所惡以禁姦故刑罰不用而威行如流政令約省而化燿如神夫天地不包一物陰陽不生一類海不讓水潦以成其大山不讓土石以成其高夫守一隅而遺萬方取一物而棄其餘則所得者鮮而所治者淺矣寸而度之至丈必差銖而稱之至石必過石稱丈量徑而寡失簡絲數米煩而不察故大較易為智曲辯難為慧故無益於治有益於煩者聖人不為故功不厭約事不厭省求不厭寡功約易成事省易治也求寡易澹也衆易之於以任人易矣孔子曰小辯破言小利破義小藝破道小見不達必簡河以逶蛇故能遠山以陵遲故能高陰陽無為故能和道以優游故能化夫徹於一事察於一辭審於一技可以曲說而未可廣應也人之所知者淺而物變無窮曩不知而今知之非知益多也問學之所加也夫物常見則識之嘗為則能之故因其患則造其備犯其難則得其便夫以一世之壽而觀千歲之知今古之論則未嘗更也其道理素具可不謂有術乎人欲知高下而不能教之用管準則說欲知輕重而無以予之以權衡則喜欲知遠近而不能教之以金目則快射又況知應無方而不窮哉犯大難而不懾見煩繆而不惑晏然自得其為樂也豈直一說之快哉夫道有形者皆生焉其為親亦戚矣享穀食氣者皆受焉其為恩亦厚矣諸有智者皆學焉其為師亦博矣聖人見禍福於重閉之內而慮患於九拂之外者也原蠶一

滅。再收非不利也。然而王法禁之者。為其殘檗也。離先稻熟而農夫耨之。不以利傷大穫也。故事有鑿一孔而生百隙、樹一物而生萬葉者、所鑿不足以為便、而所開足以為敗、所樹不足以為利、而所生足以為濊、行棊者、或食兩而路窮、或予河而取勝。偷利不可以為行、而智術不可以為法。故上無煩亂之治。下無怨望之心。則百殘除而中和作矣。此三代之所以昌。

要略亦前諸篇之所餘也。乃復辭以成篇耳。 張來倩

要略

劉安

夫作為書論者、所以紀綱道德、經緯人事、上考之天、下揆之地、中通諸理、雖未能抽引玄妙之中才、繁然足以觀終始矣。總要舉凡、而語不剖判純樸、靡散大宗、懼為人之惽惽然弗能知也。故多為之辭、博為之說、又恐人之離本就末也。故言道而不言事、則無以與世浮沉、言事而不言道、則無以與化遊息。故著二十篇。有原道、有俶真、有天文、有地形、有時則、有覽冥、有精神、有本經、有主術、有繆稱、有齊俗、有道應、有氾論、有詮言、有兵略、有說山、有說林、有人間、有脩務、有泰族也。原道者、盧牟六合、混沌萬物、象太一之容、測窈冥之深、以翔虛無之軫、託小以苞大、守約以治廣、使人知先後之禍福、動靜之利害、誠通其志、浩然可以大觀矣。欲一言而寤、則尊天而保真。欲再言而通、則賤物而貴身。欲參言而究、則外物而反情。執其大指、以內洽五藏、瀸濇肌膚、被服法則、而與之終身、所以應待萬方、覽耦百變也。若轉丸掌中、足以自樂也。假真者、窮逐終始之化、贏垺有無之精、離別萬物之變、合同死生之形、使人遺物反己、觀至德之統、知變化之紀、說符玄妙之中、通迴造化之母也。天文者、所以和陰陽之氣、理日月之光、節開塞之時、列星辰之行、知逆順之變。順時運之應。使人有以仰天承順而不亂其常者也。地形者、所以窮南北之脩、極東西之廣、經山陵之形、區川谷之居、知生類之衆、規遠近之路、使人通迴周備、不可動以物、不可驚以怪者也。時則者、所以上因天時、下盡地力、形十二節以為法式、發號施令、以時教期、使君人者知

所以使事也冥者所以言至精之通九天也至微之淪無形也純粹之入至清也昭昭之通冥冥也乃始覽取撟掇浸想宵類物通窘滯決瀆壅塞引人之意繫之無極乃以明物類之感同氣之應陰陽之合形埒之朕所以令人遠觀博見者也精神者所以原本人之所由生而曉寤其形骸九竅與天合同其血氣與雷霆風雨比類其喜怒與晝宵寒暑竝明審死生之分別同異之跡節動靜之機以反其性命之宗所以使人愛養其精神撫靜其魂魄不以物易己而堅守虛無之宅者也本經者所以明大聖之德通維初之道使人樽流遁之觀節養性之和者也主術者君人之事也所以因任督責使群臣各盡其能也其數直施而正邪外私而立公使百官條通而輻湊各務其業人致其功此主術之

明也繆稱者破碎道德之論差次仁義之分略雜人間之事總同乎神明之德假象取耦以相譬喻斷短為節以應小具所以曲說攻論應感而不匱者也齊俗者所以一群生之短脩同九夷之風氣通古今之論貫萬物之理財制禮義之宜擘畫人事之終始者也道應者攬掇遂事之蹤追觀往古之跡察禍福利害之反考驗乎老莊之術而以合得失之勢者也氾論者所以箴縷縩繺之間攕揳唲齵之郄也接徑直施以推本樸而兆見得失之變利病之反所以使人不妄沒于勢利不誘惑於事態有符曮晲兼稽時勢之變而與化推移者也詮言者差擇微言之眇詮以至理之文而補縫過失之闕者也兵略者所以明形機之勢詐譎之變體因循之道操持後之論也所以知戰陣分爭之非道不行

也知攻取堅守之非德不強也說山說林者所以竅窕穿鑿百事之壅遏而通行貫扃萬物之窒塞者也人間者所以觀禍福之變察利害之反鑽脈終始之壇也誠喻至意則有以傾側偃仰世俗之間而無傷乎讒賊螫毒者也脩務者所以為人之以偷自佚而塞於大道也今夫狂者無憂聖人亦無憂聖人無憂和以德也狂者無憂不知禍福也故通而無為也與塞而無為也同其無為則同其所以無為則異故為之浮稱流說其所以使學者孳孳以自幾也泰族者經古今之道總萬方之指而歸之一本乃原心術理性情以館清平之靈澄澈神明之精以與天和相嬰薄所以覽五帝三王懷天氣抱天心執中含和德形於內以莙凝天地發起陰陽陶冶萬物遊化群生此鴻烈之泰族也故著書二

十篇則天地之理究矣人間之事接矣帝王之道備矣夫道論至深故多為之辭以抒其情萬物至衆故博為之說以通其意辭雖壇卷連漫絞紛遠緩所以洮汰滌蕩至意使之無凝竭底滯捲握而不散也夫江河之腐胔不可勝數然祭者汲焉大也一杯酒白蠅漬其中匹夫弗嘗者小也誠通乎二十篇之論睹凡得要以通九野徑十門外天地捭山川其於逍遙一世之間宰匠萬物之形亦優游矣若然者挾日月而不烑潤萬物而不耗曼兮洮兮足以覽矣藐兮浩兮曠曠兮可以游矣棄其畛挈斟其淑靜以統天下理萬物應變化通殊類非循一跡之路守一隅之指拘繫牽連於物而不與世推移也故置之尋常而不塞布之天下而不窕

其志汰若其言必像其氣盈若其論必放安其誠不為纖嗇卑瑣要之終是漢人中之宏博者何得前無古人袁石公

傾秀倒瀾搜腧選腦昔人謂不讀淮南則不知大道之深。雖未必盡然欣亦博雅之所取裁也。張來侍

諫伐閩越書　劉安

陛下臨天下布德施惠緩刑罰薄賦斂哀鰥寡恤孤獨養耆老振匱乏盛德上隆和澤下洽近者親附遠者懷德天下攝然人安其生自以沒身不見兵革今聞有司舉兵將以誅越臣安竊為陛下重之越方外之地劗髮文身之民也不可以冠帶之國法度理也自三代之盛胡越不與受正朔非彊弗能服威弗能制也以為不居之地不收之民不足以煩中國也故古者封內甸服封外侯服侯衛賓服蠻夷要服戎狄荒服遠近勢異也自漢初定已來七十二年吳越人相攻擊者不可勝數然天下未嘗舉兵而入其地也臣聞越非有城郭邑里也處谿谷之間篁竹之中習於水鬭便於用舟地深昧而多水險中國之人不知其勢阻而入其地雖百不當一得其地不可郡縣也攻之不可暴取也以地圖察其山川要塞相去不過寸數而間獨數百千里阻險林叢弗能盡著視之若易行之甚難天下賴宗廟之靈方內大寧戴白之老不見兵革民得夫婦相守父子相保陛下之德也越人名為藩臣貢酎之奉不輸大內一卒之用不給上事自相攻擊而陛下發兵救之是反以中國而勞蠻夷也且越人愚戇輕薄負約反覆其不用天子之法度非一日之積也壹不奉詔舉兵誅之臣恐後兵革無時得息也間者數年歲比不登民待賣爵贅子以接衣食賴陛下德澤振救之得毋轉死溝壑四年不登五年復蝗民生未復今發兵行數千里資衣糧入越地輿轎而踰領拕舟而入水行數百千里夾以深林叢竹水道上下擊石林中多

蝮蛇猛獸夏月暑時、嘔泄霍亂之病相隨屬也、曾未施兵接刃、死傷者必衆矣、前時南海王反、陛下先臣使將軍間忌將兵擊之、以其軍降、處之上淦、後復反、會天暑多雨、樓船卒水居擊櫂、未戰而疾死者過半、親老涕泣、孤子謕號、破家散業、迎尸千里之外、裹骸骨而歸、悲哀之氣數年不息、長老至今以為記、曾未入其地而禍已至此矣、臣聞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民之各以其愁苦之氣薄陰陽之和、感天地之精而災氣為之生也、陛下德配天地、明象日月、恩至禽獸、澤及草木、一人有飢寒不終其天年而死者、為之悽愴於心、今方內無犬吠之警、而使陛下甲卒死亡、暴露中原、霑漬山谷、邊境之民為之早閉晏開、鼂不及夕、臣安竊為陛下重之、不習南方地形者、多以越為人衆兵彊、能難邊城、淮南全國之時、多為邊吏、臣竊聞之、與中國異、限以高山、人迹所絶、車道不通、天地所以隔外內也、其入中國必下領水、領水之山峭峻、漂石破舟、不可以大船載食糧下也、越人欲為變、必先田餘干界中、積食糧、延入伐材治船、邊城守候誠謹、越人有入伐材者、輒收捕、焚其積聚、雖百越奈邊城何、且越人緜力薄材、不能陸戰、又無車騎弓弩之用、然而不可入者、以保地險、而中國之人不能其水土也、臣聞越甲卒不下數千萬、所以入之、五倍乃足、輓車奉饟者、不在其中、南方暑溼、近夏癉熱、暴露水居、蝮蛇蠚生、疾癘多作、兵未血刃而病死者什二三、雖舉越國而虜之、不足以償所亡、臣聞道路言、閩越王弟甲弒而殺之、甲以誅死、其民未有所屬、陛下若欲來內、處之中國、使重臣臨存、施德垂賞以招致之、

此必攜幼扶老以歸聖德、若陛下無所用之、則繼其絶世、存其亡國、建其王侯、以為畜越、此必委質為藩臣、世共貢職、陛下以方寸之印、丈二之組、填撫方外、不勞一卒、不頓一戟、而威德並行、今以兵入其地、此必震恐、以有司為欲屠滅之也、必雉兔逃入山林險阻、背而去之、則復相羣聚、留而守之、歷歲經年、則士卒罷勌、食糧乏絶、男子不得耕稼樹種、婦人不得紡績織紝、丁壯從軍、老弱轉餉、居者無食、行者無糧、民苦兵事、亡逃者必衆、隨而誅之、不可勝盡、盜賊必起、臣聞長老言、秦之時、嘗使尉屠睢擊越、又使監祿鑿渠通道、越人逃入深山林叢、不可得攻、留軍屯守空地、曠日持久、士卒勞倦、越乃出擊之、秦兵大破、乃發適戍以備之、當此之時、外內騷動、百姓靡敝、行者不還、往者莫反、皆不聊生、亡逃相從、羣為盜賊、於是山東之難始興、此老子所謂師之所處荊棘生之者也、兵者凶事、一方有急、四面皆從、臣恐變故之生、姦邪之作、由此始也、周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而克之、鬼方小蠻夷、高宗殷之盛天子也、以盛天子伐小蠻夷、三年而後克、言用兵之不可不重也、臣聞天子之兵、有征而無戰、言莫敢校也、如使越人蒙徼幸以逆執事之顏行、廝輿之卒、有一不備而歸者、雖得越王之首、臣猶竊為大漢羞之、陛下以四海為境、九州為家、八藪為囿、江漢為池、生民之屬、皆為臣妾、人徒之衆、足以奉千官之共、租稅之收、足以給乘輿之御、玩心神明、秉執聖道、負黼依、馮玉几、南面而聽斷、號令天下、四海之內、莫不嚮應、陛下垂德惠以覆露之、使元元之民、安生樂業、則澤被萬世、傳之子孫、施之無窮

武陵楊鶴黑山　鑒定

古潭　張遐赤來倩　彙評

孫章黃國琦五湖　全元鼎延揮

東方朔集

東方朔集

七諫　東方朔

七諫者東方朔之所作也。諫者正也。謂陳法度以諫正君也。古者人臣三諫不從，退而待放。屈原與楚同姓，無相去之義，故加為七諫，殷勤之意，忠厚之節也。或曰七諫者法天子有爭臣七人也。東方朔追憫屈原，故作此辭，以述其志，所以昭忠信，矯曲朝也。以為七篇之款，文亦簡雅。

樂而自沈兮不忍見君之蔽壅
無限低徊與涵汙沈江蚰蜒錯作散

怨世　　　　東方朔

世沈淖而難論兮俗岒峨而嵾嵯清泠泠而殲滅兮溷湛湛而日多
鴞鳥以成群兮玄鶴弭翼而屏移蓬艾親入御於床第兮馬蘭踸踔而
日加棄捐葯芷與杜衡兮余柰世之不知芳夫何周道之平易兮然蕪
穢而險戲高陽無故而委塵兮唐虞點灼而毀議誰使正其真是兮雖
有八師而不可為皇天保其高兮后土持其久服清白以逍遙兮偏與
乎玄英異色西施媞媞而不得見兮嫫母勃屑而日侍桂蠹不知所淹
留兮蓼蟲不知徙乎葵菜處湣湣之濁世兮今安所達乎吾志意有所
載而遠逝兮固非眾人之所識驥躊躇於弊輂兮遇孫陽而得代呂望
窮困而不聊生兮遭周文而舒志甯戚飯牛而商歌兮桓公聞而弗置
路室女之方桑兮孔子過之以自侍吾獨乖剌而無當兮心悼怵而耄
思思比干之恲恲兮哀子胥之慎事悲楚人之和氏兮獻寶玉以為石
遇厲武之不察兮羌兩足以畢斮小人之居勢兮視忠正之何若改前
聖之法度兮喜囁嚅而妄作親讒諛而疏賢聖兮訟謂閭娵為醜惡愉
近習而蔽遠兮孰知察其黑白卒不得效其心容兮安眇眇而無所歸
薄專精爽以自明兮晦冥冥而壅蔽年既已過太半兮然埳軻而留滯
欲高飛而遠集兮恐離罔而滅敗獨冤抑而無極兮傷精神而壽夭皇
天既不純命兮余生終無所依願自沈於江流兮絕橫流而徑逝寧為
江海之泥塗兮安能久見此濁世
逐原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曼倩代為之怨而怨更深余近利

怨思

東方朔

賢士窮而隱處兮，廉方正而不容。子胥諫而靡軀兮，比干忠而剖心。子推自割而飤君兮，德日忘而怨深。行明白而曰黑兮，荊棘聚而成林。江離棄於窮巷兮，蒺藜蔓乎東廂。賢者蔽而不見兮，讒諛進而相朋。梟鴞並進而俱鳴兮，鳳皇飛而高翔。願壹往而徑逝兮，道壅絕而不通。

高漸離擊筑，堪令白虹貫日。鍾伯敬

自悲

東方朔

居愁懃其誰告兮，獨永思而憂悲。內自省而不慚兮，操愈堅而不衰。隱三年而無決兮，歲忽忽其若頹。憐余身不足以卒意兮，冀一見而復歸。哀人事之不幸兮，屬天命而委之咸池。身被疾而不閒兮，心沸熱其若湯。冰炭不可以相並兮，吾固知其命之不長。哀獨苦死之無樂兮，惜余年之未央。悲不反余之所居兮，恨離予之故鄉。鳥獸驚而失群兮，猶高飛而哀鳴。狐死必首丘兮，夫人孰能不反其真情。故人疏而日忘兮，親人近而俞好。莫能行於杳冥兮，孰能施於無報。苦眾人之皆然兮，乘回風而遠遊。凌恆山其若陋兮，聊愉娛以忘憂。悲虛言之無實兮，苦眾口之鑠金。過故鄉而一顧兮，泣歔欷而霑衿。厭白玉以為面兮，懷琬琰以為心。邪氣入而感內兮，施玉色而外淫。何青雲之流瀾兮，微霜降之蒙蒙。徐風至而徘徊兮，疾風過之湯湯。聞南藩樂而欲往兮，至會稽而且止。見韓眾而宿之兮，問天道之所在。借浮雲以送予兮，載雌霓而為旌。駕青龍以馳騖兮，班衍衍之冥冥。忽容容其安之兮，超慌忽其焉如。苦眾人之難信兮，願離群而遠舉。登巒山而遠望兮，好桂樹之冬榮。觀天火之炎煬兮，聽大壑之波聲。引八維以自道兮，含沆瀣以長生。居不樂以時思兮，食草木之秋實。飲菌若之朝露兮，構桂木而為室。雜橘柚以為囿兮，列新夷與椒楨。鵾鶴孤而夜號兮，哀居者之誠貞。

一氣如織，流迅而不滯；詞如繁弦，而不雜。其九章之抽思耶？其揚[illegible]之擬騷耶？鍾伯敬

與公孫弘書　　東方朔

頻擢不捐，貴以禮同類之游，不以遠近為故。東門先生居蓬戶空穴，太中。魏公子一顧以百騎造之。呂望未嘗與文王同席而坐，一朝讓以天下。半大夫相知，何必援壓而游惡豎作偃伏以日數哉。

東方氏之文，長者頗當，短者鄙褻詐必而非諧類，如畫真所謂滑稽之雄。與弘案。

答客難　　東方朔

客難東方朔曰：蘇秦、張儀一當萬乘之主，而都卿相之位，澤及後世。今子大夫修先王之術，慕聖人之義，諷誦詩書百家之言，不可勝數，著於竹帛，脣腐齒落，服膺而不釋，好學樂道之效，明白甚矣。自以智能海內無雙，則可謂博聞辯智矣。然悉力盡忠以事聖帝，曠日持久，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意者尚有遺行耶？同胞之徒無所容居，其故何也？東方先生喟然長息，仰而應之曰：是固非子之所能備也。彼一時也，此一時也，豈可同哉？夫蘇秦、張儀之時，周室大壞，諸侯不朝，力政爭權，相禽以兵，并為十二國，未有雌雄，得士者彊，失士者亡，故談說行焉。身處尊位，珍寶充內，外有廩倉，澤及後世，子孫長享。今則不然，聖帝流德，天下震慴，諸侯賓服，連四海之外以為帶，安於覆盂，動猶運之掌，賢不肖何以異哉？遵天之道，順地之理，物無不得其所。故綏之則安，動之則苦；尊之則為將，卑之則為虜；抗之則在青雲之上，抑之則在深泉之下；用之則為虎，不用則為鼠。雖欲盡節效情，安知前後？夫天地之大，士民之眾，竭精談說，並進輻湊者，不可勝數，悉力慕之，困於衣食，或失門戶。使蘇秦、張儀與僕並生於今之世，曾不得掌故，安敢望常侍郎乎？故曰時異事異。雖然，安可以不務修身乎哉？詩云：鼓鐘于宮，聲聞于外；鶴鳴于九皋，聲聞于天。苟能修身，何患不榮？太公躬行仁義，七十有二，乃設用於文武，得信厥說，封於齊，七百歲而不絕。此士所以日夜孶孶，敏行而不敢怠也。辟若鶺鴒，飛且鳴矣。傳曰：天不為人之惡寒而輟其冬，地不為人

出岌鳳皇來儀麒麟在郊甘露既降朱草萌芽遠方異俗之人翫風慕義各奉其職而來朝賀故治亂之道存亡之端若此易見而君人者莫肯為也臣愚竊以為過故詩曰王國克生惟周之楨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之謂也

舉而如朝綸就 錄佾歌

十洲記序

東方朔

臣學仙者耳非得道之人以國家盛美特招延儒墨於文綴之內抑絕俗之道摸虛詭之迹臣故韜隱逸而赴王庭藏養生而侍朱闕矣亦由尊上好道且復欲徇侔盛儀也曾隨師之主履行北至朱陵扶桑之闕淳海冥夜之丘純陽之陵始青之下月宮之間內遊七丘中旋十洲踐赤縣而遨五嶽行陂澤而息名山臣自少及今周流六天涉歷八極於是矣未若陵虛之子飛真之宮上下九天洞視百方北極鉤陳而弄華蓋南翔太丹而栖大夏東之通陽之霞西濟寒穴之野日月曆不達星辰所不照其上無復物其下無復底臣之所識始悔不足以酬廣訪其說不可稽核然披待之覺天地之間有飄渺雲氣

寶甕銘　東方朔

寶甕生於露壇作風起於月望三壺如盈尺幌入鴻如紫紫當黃帝時瑪瑙甕至堯時猶存甘露不竭謂之寶露聚遷寶露於微山故山有寶露壇下起月館以望夕月又還寶甕於零陵之千年前冀論地下至秦始皇通汨羅之流為小溪運從長沙至零陵掘地得赤玉甕可容八斗在齊廟之堂前不知年月至漢東方朔識之朔乃作寶甕銘　陳明卿

旱頌　東方朔

維昊天之大旱失精和之正理遙望白雲之蓬渤滃曀曀而亡止陽風明君而嬌嬌群生閔懣而愁憒偏歔悵搦而死行坏石相聚而為害殺夫雹熱而無為釋其耰鉏而下涕悲壤畔之遺獨痛皇天之靡擧

稍菌勝于賈太傅　陳明卿

司馬子

司馬相如字長卿蜀郡人景帝時以辭賦見召帝初見長門賦曰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因召用有長楊上林諸賦傳世陳明卿曰賦之推漢猶法書之推晉西相如之在漢猶右軍之在晉也臣曩二李尤是和歌自許諒哉

黃石齋識

西漢文

武陵　鶴鳴山　張運泰來倩　纂評

漁䕫黃國琦五洲　鑒定　古潭　余元熹延祥

司馬長卿集

司馬長卿集

上諫獵書

司馬相如

臣聞物有同類而殊能者故力稱烏獲捷言慶忌勇期賁育臣之愚竊以為人誠有之獸亦宜然今陛下好陵阻險射猛獸卒然遇軼材之獸駭不存之地犯屬車之清塵輿不及還轅人不暇施巧雖有烏獲逢蒙之伎力不得用枯木朽株盡為害矣是胡越起於轂下而羌夷接軫也豈不殆哉雖萬全無患然本非天子之所宜近也且夫清道而後行中路而後馳猶時有銜橛之變而況涉乎蓬蒿馳乎丘墳前有利獸之樂而內無存變之意其為禍也不亦難矣夫輕萬乘之重不以為安而樂出於萬有一危之塗以為娛臣竊為陛下不取也蓋明者遠見於未萌而智者避危於無形禍固多藏於隱微而發於人之所忽者也故鄙諺曰家累千金坐不垂堂此言雖小可以喻大臣願陛下之留意幸察

憂深懇款語卑意長可為奏疏法　陳明卿

諭巴蜀檄

司馬相如

告巴蜀太守蠻夷自擅不討之日久矣時侵犯邊境勞士大夫陛下即位存撫天下輯安中國然後興師出兵北征匈奴單于怖駭交臂受事詘膝請和康居西域重譯請朝稽首來享移師東指閩越相誅右弔番禺太子入朝南夷之君西僰之長常效貢職不敢怠墮延頸舉踵喁喁然皆爭歸義欲為臣妾道里遼遠山川阻深不能自致夫不順者已誅而為善者未賞故遣中郎將往賓之發巴蜀士民各五百人以奉幣帛衛使者不然靡有兵革之事戰鬥之患今聞其乃發軍興制驚懼子弟憂患長老郡又擅為轉粟運輸皆非陛下之意也當行者或亡逃自賊殺亦非人臣之節也夫邊郡之士聞烽舉燧燔皆攝弓而馳荷兵而走流汗相屬唯恐居後觸白刃冒流矢義不反顧計不旋踵人懷怒心如報私讎彼豈樂死惡生非編列之民而與巴蜀異主哉計深慮遠急國家之難而樂盡人臣之道也故有剖符之封析珪而爵位為通侯居列東第終則遺顯號於後世傳土地於子孫行事甚忠敬居位甚安佚名聲施於無窮功烈著而不滅是以賢人君子肝腦塗中原膏液潤野草而不辭也今奉幣役至南夷即自賊殺或亡逃抵誅身死無名謚為至愚恥及父母為天下笑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然此非獨行者之罪也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謹也寡廉鮮恥而俗不長厚也其被刑戮不亦宜乎陛下患使者有司之若彼悼不肖愚民之如此故遣信使曉諭百姓以發卒之事因數之以不忠死亡之罪讓三老孝弟以不教

塡阬滿谷掩平彌澤於是乎戲懈怠置酒乎顥天之臺張樂乎膠葛之寓撞千石之鐘立萬石之虡建翠華之旗樹靈鼉之鼓奏陶唐氏之舞聽葛天氏之歌千人唱萬人和山陵為之震動川谷為之蕩波巴俞宋蔡淮南干遮文成顛歌族居遞奏金鼓迭起鏗鎗闛鞈洞心駭耳荊吳鄭衛之聲韶濩武象之樂陰淫案衍之音鄢郢繽紛激楚結風俳優侏儒狄鞮之倡所以娛耳目樂心意者麗靡爛熳於前靡曼美色於後若夫青琴宓妃之徒絕殊離俗妖冶嫺都靚莊刻飾便嬛綽約柔橈嬛嬛嫵媚孅弱曳獨繭之褕袣眇閻易以卹削便姍嫳屑與世殊服芬芳漚鬱酷烈淑郁皓齒粲爛宜笑的皪長眉連娟微睇緜藐色授魂與心愉於側於是酒中樂酣天子芒然思似若有亡曰嗟乎此泰奢侈朕以覽聽餘閒無事棄日順天道以殺伐時休息於此恐後世靡麗遂往而不返非所以為繼嗣創業垂統也於是乎乃解酒罷獵而命有司曰地可墾闢悉為農郊以贍氓隸隤牆填塹使山澤之人得至焉實陂池而勿禁虛宮館而勿仞發倉廩以救貧窮補不足恤鰥寡存孤獨出德號省刑罰改制度易服色革正朔與天下更始於是歷吉日以齋戒襲朝服乘法駕建華旗鳴玉鸞游乎六藝之囿馳騖乎仁義之塗覽觀春秋之林射貍首兼騶虞弋玄鶴舞干戚載雲罕揜羣雅悲伐檀樂樂胥修容乎禮園翱翔乎書圃述易道放怪獸登明堂坐清廟恣羣臣奏得失四海之內靡不受獲於斯之時天下大說向風而聽隨流而化卉然興道而遷義刑錯而不用德隆於三皇而功羨於五帝若此故獵乃可喜也若夫終日馳騁勞神苦形罷車馬之用抏士卒之精費府庫之財而無德厚之恩務在獨樂不顧衆庶忘國家之政貪雉兎之獲則仁者不由也從此觀之齊楚之事豈不哀哉地方不過千里而囿居九百是草木不得墾闢而民無所食也夫以諸侯之細而樂萬乘之所侈僕恐百姓被其尤也於是二子愀然改容逡巡避席曰鄙人固陋不知忌諱乃今日見教謹受命矣

包引天地錯綜古今材似富辭極麗運筆極古雅精神極流動意極高所以不可及揚子雲曰長卿賦似不從人間來其神化所至耶可謂知言　余述評

大人賦

司馬相如

世有大人兮。在於中州。宅彌萬里兮。曾不足以少留。悲世俗之迫隘兮。朅輕舉而遠遊。乘絳幡之素蜺兮。載雲氣而上浮。建格澤之長竿兮。總光耀之采旄。垂旬始以為幓兮。抴彗星而為髾。掉指橋以偃蹇兮。又旖旎以招搖。攬欃槍以為旌兮。靡屈虹而為綢。紅杳渺以眩湣兮。猋風涌而雲浮。駕應龍象輿之蠖略逶麗兮。驂赤螭青虯之蚴蟉蜿蜒。低卬夭蟜據以驕驁兮。詘折隆窮蠼以連卷。沛艾赳螑仡以佁儗兮。放散畔岸驤以孱顏。跮踱輵轄容以委麗兮。蜩蟉偃寋怵㚟以梁倚。糾蓼叫奡蹋以艐路兮。蔑蒙踊躍騰而狂趡。莅颯卉翕熛至電過兮。煥然霧除。霍然雲消。邪絕少陽而登太陰兮。與真人乎相求。互折窈窕以右轉兮。橫厲飛泉以正東。悉徵靈圉而選之兮。部乘眾神於瑤光。使五帝先導兮。反太一而從陵陽。左玄冥而右黔雷兮。前陸離而後潏湟。廝征伯僑而役羨門兮。屬岐伯使尚方。祝融驚而蹕御兮。清氛氣而後行。屯余車其萬乘兮。綷雲蓋而樹華旗。使句芒其將行兮。吾欲往乎南嬉。歷唐堯於崇山兮。過虞舜於九疑。紛湛湛其差錯兮。雜遝膠葛以方馳。騷擾衝蓯其相紛挐兮。滂濞泱軋灑以林離。鑽羅列聚叢以蘢茸兮。衍曼流爛痑以陸離。徑入雷室之砰磷鬱律兮。洞出鬼谷之堀礨崴魁。遍覽八紘而觀四荒兮。朅渡九江而越五河。經營炎火而浮弱水兮。杭絕浮渚而涉流沙。奄息總極泛濫水嬉兮。使靈媧鼓瑟而舞馮夷。時若薆薆將混濁兮。召屏翳誅風伯而刑雨師。西望崑崙之軋沕洸忽兮。直徑馳乎三危。排閶闔而入帝宮兮。載玉女而與之歸。舒閬風而搖集兮。亢烏騰而一止。低回陰山翔以紆曲兮。吾乃今目睹西王母。皬然白首戴勝而穴處兮。亦幸有三足烏為之使。必長生若此而不死兮。雖濟萬世不足以喜。回車朅來兮。絕道不周。會食幽都。呼吸沆瀣兮餐朝霞。咀噍芝英兮嘰瓊華。嬐侵潯而高縱兮。紛鴻涌而上厲。貫列缺之倒景兮。涉豐隆之滂沛。馳遊道而脩降兮。騖遺霧而遠逝。迫區中之隘陝兮。舒節出乎北垠。遺屯騎於玄闕兮。軼先驅於寒門。下崢嶸而無地兮。上寥廓而無天。視眩眠而無見兮。聽惝恍而無聞。乘虛無而上假兮。超無友而獨存。

古人文章下筆皆有所法。此賦本于遠遊。退之送窮文出于逐貧賦。敘說精麗蹤跡圖黃揚賁則粉飾其他往往而是宋有魏泰

筆者詎可勿哉 洪來俯

西京雜記司馬相如將獻賦未知所為。夢一黃衣翁謂之曰可為大人賦。遂作大人賦言神仙之事以獻之。武帝大悅。賜錦四疋。余疑撰

長門賦

司馬相如

孝武皇帝陳皇后時得幸頗妬別在長門宮愁悶悲思聞蜀郡成都司馬相如天下工為文奉黃金百斤為相如文君取酒因于解悲愁之辭而相如為文以悟主上陳皇后復得親幸其辭曰

夫何一佳人兮步逍遙以自虞魂踰佚而不反兮形枯槁而獨居言我朝往而暮來兮飲食樂而忘人心慊移而不省故兮交得意而相親伊予志之慢愚兮懷貞慤之懽心願賜問而自進兮得尚君之玉音奉虛言而望誠兮期城南之離宮修薄具而自設兮君曾不肯乎幸臨廓獨潛而專精兮天漂漂而疾風登蘭臺而遙望兮神怳怳而外淫浮雲鬱而四塞兮天窈窈而晝陰雷殷殷而響起兮聲象君之車音飄風迴而起閨兮舉帷幄之襜襜桂樹交而相紛兮芳酷烈之誾誾孔雀集而相存兮玄猿嘯而長吟翡翠脅翼而來萃兮鸞鳳翔而北南心憑噫而不舒兮邪氣壯而攻中下蘭臺而周覽兮步從容於深宮正殿塊以造天兮鬱並起而穹崇間徙倚於東廂兮觀夫靡靡而無窮擠玉戶以撼金鋪兮聲噌吰而似鐘音刻木蘭以為榱兮飾文杏以為梁羅丰茸之遊樹兮離樓梧而相撐施瑰木之欂櫨兮委參差以槺梁時仿佛以物類兮象積石之將將五色炫以相曜兮爛耀耀而成光緻錯石之瓴甓兮像瑇瑁之文章張羅綺之幔帷兮垂楚組之連綱撫柱楣以從容兮覽曲臺之央央白鶴噭以哀號兮孤雌跱於枯楊日黃昏而望絕兮悵獨託於空堂懸明月以自照兮徂清夜於洞房援雅琴以變調兮奏愁思之不可長按流徵以却轉兮聲幼眇而復揚貫歷覽其中操兮意慷慨而自卬左右悲而垂淚兮涕流離而從橫舒息悒而增欷兮蹝履起而彷徨揄長袂以自翳兮數昔日之諐殃無面目之可顯兮遂頹思而就牀摶芬若以為枕兮席荃蘭而茝香忽寢寐而夢想兮魄若君之在旁惕寤覺而無見兮魂迋迋若有亡衆雞鳴而愁予兮起視月之精光觀衆星之行列兮畢昴出於東方望中庭之藹藹兮若季秋之降霜夜曼曼其若歲兮懷鬱鬱其不可再更澹偃蹇而待曙兮荒亭亭而復明妾人竊自悲兮究年歲而不敢忘

怨而不怒立言有法唐人許多宮怨俱從此化出脫來者

哀二世賦　　司馬相如

登陂阤之長阪兮。坌入曾宮之嵯峨。臨曲江之隑州兮。望南山之參差。巖巖深山之谾谾兮。通谷豁乎谽谺。汩淢噏習以永逝兮。注平皋之廣衍。觀衆樹之塕薆兮。覽竹林之榛榛。東馳土山兮。北揭石瀨。弭節容與兮。歷弔二世。持身不謹兮。亡國失勢。信讒不寤兮。宗廟滅絕。嗚呼哀哉。操行之不得兮。墳墓蕪穢而不修兮。魂亡歸而不食。夐邈絕而不齊兮。彌久遠而愈佅。精罔閬而飛揚兮。拾九天而永逝。嗚呼哀哉。

持身不謹。信讒不寤。遂至不保國家。所謂前人不暇自哀。而後人哀之也。陳明卿

司馬文

公孫次卿集

萬世以次卿初對策。時不對水旱所繇。卽據策而斥之曰曲學阿世。於戲。次卿壯習春秋。著名里閈。登年至六十餘。廼汶汶希

鄒敬

世寵哉。春秋遇求學必書。未嘗曰某水應某事。某旱應某事也。迂儒執之以談治。煽俗穿鑿附和。亂真而悖理。失聖人作經之旨矣。或者曰。次卿誠賢也。布被

得無詐乎夫臣六十餘年之人武帝擢居第一不五年登相封平津侯即使世欽其榮而次卿牧豕礪操恂態安能遽忘也臣詐責之不近人情矣次卿所著公孫子言刑名事亦謂字值千金惜其帙不傳然策對其在嘗一臠而知九鼎咸珍也

幻白鄭尚玄書

西漢文

武陵楊鶴輯山
孫京黃國琦五湖　黎定
台潭張運泰來倩
余元熹延甫　彙評

求退疏　　公孫弘

臣聞天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交、五者天下之達道也、仁知勇三者、所以行之也、故曰好問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知此三者、知所以自治、知所以自治、然後知所以治人、未有不能自治而能治人者也、陛下躬孝弟、監三王、建周道、兼文武、招徠四方之士、任賢序位、量能授官、將以厲百姓、勸賢材也。今臣愚駑、無汗馬之勞、陛下過意擢臣弘卒伍之中、封為列侯、致位三公、臣弘行能不足以稱、如有負薪之疾、恐先狗馬填溝壑、終無以報德塞責、願歸侯乞骸骨避賢者路、

時淮南衡山謀反、治黨與方急、弘病甚、自以為無功而封侯、居宰相位、宜佐明主、鎮撫國家、使人遵臣子之道、今諸侯有畔逆之計、此皆臣奉職不稱也。恐竊病死、無以塞責、乃上書上報聞、賜告居數月有瘳視事、

論治道疏　　公孫弘

陛下有先聖之位、而無先聖之名、有先聖之民、而無先聖之吏、是以勢同而治異。先世之吏正、故其民篤。今世之吏邪、故其民薄、政弊而不行、令倦而不聽。夫使邪吏行弊政、用倦令治薄民、民不可得而化、此治之所以異也。臣聞周公旦治天下、朞年而變、三年而化、五年而定。唯陛下之所志。

不為浮泛之詞、實有綜斷之識、亦經濟才也。

孔子家語

余少則讀家語閱宅書奇云事見家語者無之訝焉而莫知所謂一日閱漢藝文志載家語二十七卷顏師古注云非今所有家語也廼知家語所有不同徧索舊本不可得十月至書

館有家語曰王肅注者閱之則今本所無多具焉廼知今本為近世妄庸所刪削也序稱家語皆當公卿大夫及諸弟子諮訪問答之語弟子取其正實切事者為論語其餘集之為家語屬文下辭頗有繁而不要者弟子

材或有優劣故也漢初散在人間好事者或各以意增損故使事同而辭異孔衍謂戴聖以禮記不足乃取家語及子思孟軻荀卿之書以裨益之後人見其文已見禮記則除家語本篇是為滅其原而存其末也然則家

語出諸弟子固有不同漢初則紊之戴聖又紊之近世妄庸又紊之經三紊亂孔氏之舊存者幾何幸王肅本尚存而人間已難得以何燕泉之好古謂不可得而予偶得之豈亦天之未喪斯文也歟

常熟王鏊撰

西漢文

金沙張明弼琴張
隆章黃國琦五湖 鑒定

古潭張運泰來倩
余元熹延釋 彙評

家語

相魯
始誅
王言解
大婚解
儒行解
問禮

五儀解
致思
三恕
好生
觀周
弟子行
賢君
辯政
六本
辯物

哀公
顔回
子路
在厄
入官
困誓
五帝德
五帝
執轡
本命

論禮
觀鄉射
郊問
五刑
刑政
禮運
冠頌
廟制
辯樂解
問玉

上書辯明家語附　　孔衍

臣聞明王不掩人之功大聖不遺人之善所以能明聖也陛下發明詔諮羣儒集天下書籍無言不悉命通才大夫校定其義使遠近之文以大著於當今昔周公曰立言之士垂于不朽此則明王之所以遵大聖之風者也雖唐帝之煥然周王之彧彧未若斯之極也故述作之士莫不樂測大倫焉臣祖故臨淮太守安國逮仕於孝武皇帝之世以經學爲名以儒雅爲官讚明道義見稱前朝時魯恭王壞孔子故宅得古文科斗尚書孝經論語世人莫有能言者安國爲改今文讀而訓傳其義又撰次孔子家語既畢會值巫蠱事起遂各廢不行于時然其典雅正實與世相傳者不可同日而論也光祿大夫向以爲時所未施之故尚書則不記於別錄論語則不使名家也臣竊惜之且百家章句無不畢記況孔子家古文正實而疑之哉又戴聖皆近世小儒以曲禮不足而乃取孔子家語雜亂者及子思孟軻荀卿之書以裨益之總名曰禮記今尚見其已在禮記者則便除家語之本篇是滅其源而存其末也不亦難乎臣之愚以爲宜如此爲例皆記錄別見故敢冒昧以聞

初孔安國撰次孔子家語爲四十四篇值巫蠱事不行後成帝詔劉向校定衆書都紀錄名古今文書論語別錄安國孫衍爲博士上書辯之陳明如

孔子家語

相魯　　孔安國

孔子初仕。為中都宰。制為養生送死之節。長幼異食。彊弱異任。男女別塗。路無拾遺。器不雕偽。為四寸之棺五寸之槨。因丘陵為墳。不封不樹。行之一年。而西方之諸侯則焉。定公謂孔子曰。學子此法以治魯國何如。孔子對曰。雖天下可也。何但魯國而已哉。於是二年。定公以為司空。乃別五土之性。而物各得其所生之宜。咸得厥所。先時季氏葬昭公于墓道之南。孔子溝而合諸墓焉。謂季桓子曰。貶君以彰己罪。非禮也。今合之。所以揜夫子之不臣。由司空為大司寇。設法而不用。無姦民。定公與齊侯會于夾谷。孔子攝相事。曰臣聞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有武事者必有文備。古者諸侯並出疆。必具官以從。請具左右司馬。定公從之。至會所。為壇位。土階三等。以遇禮相見。揖讓而登。獻酢既畢。齊使萊人以兵鼓譟劫定公。孔子歷階而進。以公退。曰士以兵之。吾兩君為好。裔夷之俘。敢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偪好。於神為不祥。於德為愆義。於人為失禮。君必不然。齊侯心怍。麾而避之。有頃。齊奏宮中之樂。俳優侏儒戲於前。孔子趨進。歷階而上。不盡一等。曰匹夫熒惑諸侯。罪當誅。請右司馬速加刑焉。於是斬侏儒。手足異處。齊侯懼。有慚色。將盟。齊人加載書曰。齊師出境。而不以兵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子使茲無還對曰。而不返我汶陽之田。吾以供命者。亦如之。齊侯將設享禮。孔子謂梁丘據曰。齊魯之故。吾子何不聞焉。事既成矣。而又享之。是勤執事。且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享而既具。是棄禮。若其不具。是用秕稗。用秕稗。君辱。棄禮。名惡。子盍圖之。夫享。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乃不果享。齊侯歸。責其群臣曰。魯以君子之道輔其君。而子獨以夷狄之道教寡人。使得罪。於是乃歸所侵魯之四邑。及汶陽之田。孔子言於定公曰。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古之制也。今三家過制。請皆損之。乃使季氏宰仲由隳三都。叔孫不得意於季氏。費宰公山弗擾率費人以襲魯。孔子以公與季孫叔孫孟孫入于費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及臺側。孔子命申句須樂頎勒士眾下伐之。費人北。遂隳三都之城。強公室。弱私家。尊君卑臣。政化大行。初魯之

販羊有沈猶氏者。常朝飲其羊以詐市人。有公慎氏者。妻淫不制。有慎潰氏者。奢侈踰法。魯之鬻六畜者。飾之以儲價。及孔子之為政也。則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潰氏越境而徙。三月。則鬻牛馬者不儲價。賣羊豚者不加飾。男女行者別其塗。道不拾遺。男尚忠信。女尚貞順。四方客至於邑。不求有司。皆如歸焉。

兄父一攝相事。即殺侏儒以杜亂階。隳三都以強公室。沮齊[illegible]。返汶陽之田。革淫亂。除傷風化。行俗美政。蹟斑然。所不朝[illegible]者。猶未在也。

孔子爲魯司寇攝行相事有喜色仲由問曰由聞君子禍至不懼福至不喜今夫子得位而喜何也孔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樂以貴下人乎於是執政七日而誅亂政大夫少正卯戮之於兩觀之下尸於朝三日子貢進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今夫子爲政而始誅之或者爲失乎孔子曰居吾語汝天下有大惡者五而竊盜不與焉一曰心逆而險二曰行僻而堅三曰言僞而辯四曰記醜而博五曰順非而澤此五者有一於人則不免君子之誅而少正卯皆兼有之其居處足以撮徒成黨其談說足以飾褒榮衆其強禦足以反是獨立此乃人之奸雄者也不可以不除夫殷湯誅尹諧文王誅潘正周公誅管蔡太公誅華士管仲誅付乙子產誅史何凡此七子皆異世而同誅者詩云憂心悄悄慍于群小小人成群斯足憂矣

孔子爲魯大司寇有父子訟者夫子同狴執之三月不別其父請止夫子赦之焉季孫聞之不悅曰司寇欺余曩告余曰國家必先以孝余今戮一不孝以教民孝不亦可乎而又赦何哉冉有以告孔子孔子喟然歎曰嗚呼上失其道而殺其下非理也不教以孝而聽其獄是殺不辜三軍大敗不可斬也獄犴不治不可刑也何者上教之不行罪不在民故也夫慢令謹誅賊也徵斂無時暴也不試責成虐也政無此三者然後刑行即也書云義刑義殺勿庸以即汝心惟曰未有慎事言必教而後刑也既陳道德以先服之而猶不可尚賢以勸之又不可即廢之又不可然後以威憚之若是三年而百姓正矣其有邪民不從化者然後待之以刑則民咸知罪矣詩云天子是毗俾民不迷是以威厲而不試刑錯而不用今世則不然亂其教繁其刑使民迷惑而陷焉又從而制之故刑彌繁而盜不勝也夫三尺之限空車不能登者何哉峻故也百仞之山重載陟焉何哉陵遲故也今世俗之陵遲久矣雖有刑法民能勿踰乎

兩觀之誅誅其妨國亂政者也同狴之赦赦其上失其道者也合觀之而聖人以刑輔治以道德化民之妙用備矣　張永禎

孔子閒居曾子侍孔子曰參乎今之君子唯士與大夫之言聞也至於君子之言者希於乎吾以王言之其不出戶牖而化天下曾子下席而對曰敢問何謂王者言孔子不應曾子肅然而懼摳衣而退負席而立有頃孔子顧謂曰參汝可語明王之道與曾子曰非敢以為足也請因所聞而學焉子曰夫道者所以明德也德者所以尊道也是以非德道不尊非道德不明是故昔者明王內修七教外行三至七教修然後可以守三至行然後可以征故曰內修七教而上不勞外行三至而財不費此之謂明王之道也曾子曰可得聞乎孔子曰昔者帝舜左禹而右皋陶不下席而天下治夫如此何上之勞乎政之不中君之患也令之

孔安國

國譯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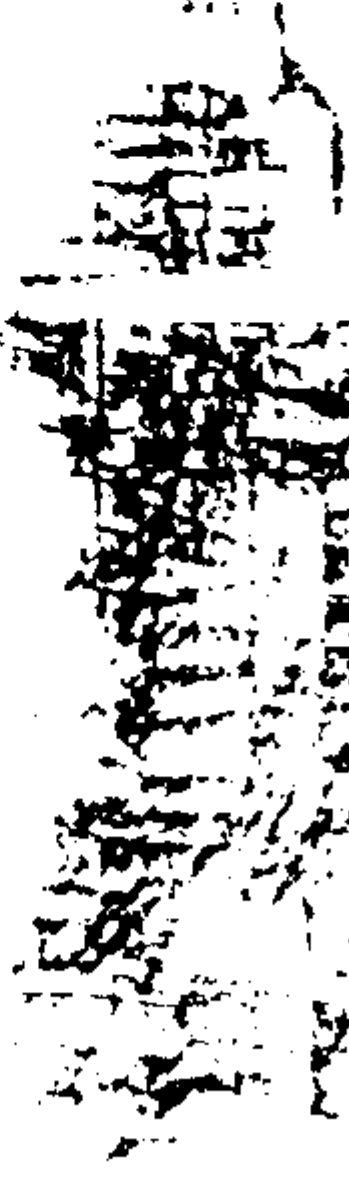
不行臣之罪也若乃十一而稅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入山澤以其時而無征關譏市鄽皆不收賦此則生財之路而明王節之何財之費乎曾子曰敢問何謂七教孔子曰上敬老則下益孝上尊齒則下益悌上樂施則下益寬上親賢則下擇友上好德則下不隱上惡貪則下恥爭上廉讓則下恥節此之謂七教七教者治民之本也上者修則四海無刑民矣上之親下也如手足之於腹心下之親上也如幼子之於慈母上下相親如此故令則從施則行民懷其德近者悅服遠者來附政之致也曾子曰敢問何謂三至孔子曰至禮不讓而天下治至賞不費而天下士悅至樂無聲而天下民和明王篤行三至故天下之君可得而知天下之士可得而臣天下之民可得而用曾子曰敢問此義何謂

孔子曰古者明王必盡知天下良士之名既知其名又知其實又知其所在焉然後因天下之爵以尊之此之謂至禮不讓而天下治因天下之祿以富天下之士此之謂至賞不費而天下之士悅如此則天下之名譽興焉此之謂至樂無聲而天下之民和故曰所謂天下之至仁者能合天下之至親也所謂天下之至明者能舉天下之至賢也此三者咸通然後可以征是故仁者莫大乎愛人智者莫大乎知賢為政者莫大乎官能有土之君修此三者則四海之內共命而已矣夫明王之征必道之所廢者也是故誅其君而改其政弔其民而不奪其財故明王之政猶時雨之降降至則民悅矣是故行施彌博得親彌衆此之謂還師衽席之上

國譯文

七教三至明王致治之具也惟皇建極斯民歸極故不下席而天下治 余延釋

大婚

孔安国

孔子侍坐於哀公公曰敢問人道誰為大孔子對曰君之及此言也
百姓之恵也臣敢無辭而對人道政為大夫政者正也君為正則百
從而正矣公曰敢問為政如之何孔子對曰夫婦別男女親君臣信三
者正則庶物從之公曰寡人願知所以行三者之道對曰古之為政愛
人為大所以治愛人禮為大所以治禮敬為大敬之至矣大婚為大大
婚至矣大婚既至冕而親迎親迎者敬之至也愛與敬其政之本歟
曰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曰合二姓之好以為天下宗廟社稷之主
君何為已重焉天地不合萬物不生大婚萬世之嗣也昔三代明王必
敬妻子也蓋有道焉妻也者親之主也子也者親之後也敢不敬與是
故君子無不敬敬也者敬身為大身也者親之支也不敬其身傷其
親傷其本也傷其本則支從之而亡公曰敢問敬其身孔子曰君子
過言則民作辭過行則民作則言不過辭行不過則百姓恭敬以從
命若是可謂能敬其身而成其親矣公曰何謂成其親孔子曰君子者
人之成名也百姓名之為君子則是成其身斯成其親矣公曰何謂能
成身孔子曰行已不過乎物謂之成身合天道也君子仁人之事親也
如事天事天如事親此之謂孝子成身公曰寡人既聞此言無如後罪
何孔子對曰君之及此言是臣之福也
佛並大婚易乗歸妹詩詠姚天書称釐降皆以婚姻為人道之始萬
世之嗣不可不操也　余廷侯

儒行

孔安国

孔子在衛冉有言於季孫曰國有聖人而不能用欲以求治是猶却步
而欲求及前人不可得已今孔子在衛衛將用之已有才而以資鄰國
難以言智也季孫以告哀公公從之孔子既至舎哀公館焉公自阼
孔子賓階升堂立侍公曰夫子之服其儒服與孔子對曰丘少居魯衣逢
掖之衣長居宋冠章甫之冠丘聞之君子之學也博其服以鄉丘
未知其為儒服也公曰敢問儒行孔子曰略言之則不能終其物悉數之
則留更僕未可以對哀公命席孔子侍坐曰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
夙夜強学以待問懐忠信以待舉其自主有如此者儒有不寶金玉而
忠信以為寶不求多積多文以為富其近人情有如此者儒有可親而
不可劫可近而不可迫可殺而不可辱其遇夫可微辨而不可面數其
[illegible]有如此者儒有忠信以為甲胄禮義以為干櫓戴仁而行抱義而
行雖有暴政不更其所其自守有如此者儒有博学而不窮篤行而不
倦禮必以和優游以法慕賢而容衆毀方而瓦合其寛裕有如此者儒
有内称不辟親外挙不辟怨程功積事不求其禄推賢達能不望其報
其宦心有如此者儒有澡身浴徳陳言而伏不臨深而為高不加少而
為多世治不軽世乱不沮同已不與異已不非其勵行有如此者温
良者仁之本也慎敬者仁之地也寛裕者仁之作也遜接者仁之能也
禮節者仁之貌也言談者仁之文也歌楽者仁之和也分散者仁之施也
也儒者兼而有之猶且不敢言仁也其尊譲有如此者儒有不隕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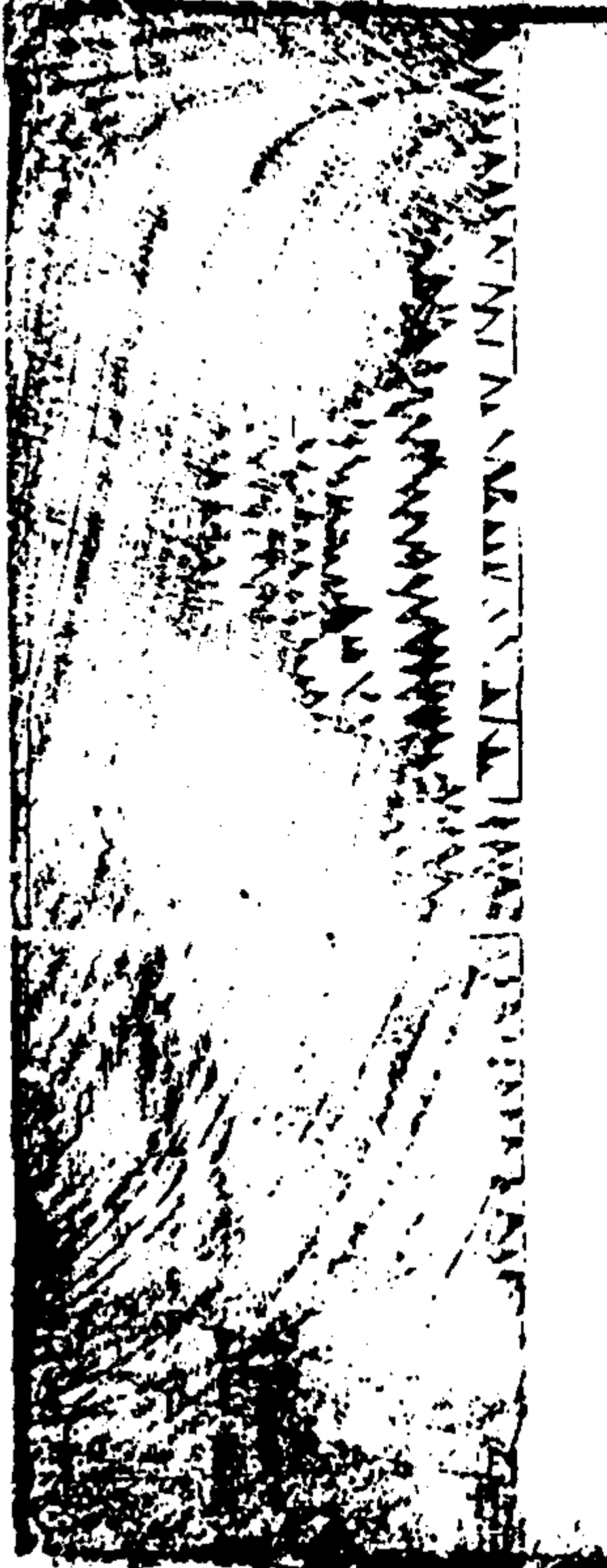
遂絕從三失也夫樹欲靜而風不停子欲養而親不待往而不來者年也不可再見者親也請從此辭遂投水而死孔子曰小子識之斯足為戒矣自是弟子辭歸養親者十有三

孔子自衛反魯息駕于河梁而觀焉有懸水三十仞圜流九十里魚鱉不能導黿鼉不能居有一丈夫方將厲之孔子使人並上之曰意者難可濟也丈夫不以措意遂渡而出孔子問之曰子巧乎有道術乎所以能入而出者何也丈夫對曰始吾之入也先以忠信及吾之出也又從以忠信措吾軀於波流而不敢以用私孔子曰二三子其識之水猶可以忠信親之況於人乎

子貢問治民於孔子孔子曰懍懍乎若持腐索之扞馬子貢曰何其畏也孔子曰夫通達之御皆人也以道導之則吾畜也不以道導之則吾讎也如之何其無畏也

章凡十而志必觀乎其大治必端乎其本以至言得物言當忌者可以涉水以道可以導民均尼父所寄典者也 原明朝

三恕

孔安國

孔子曰君子有三恕有君不能事有臣而求其使非恕也有親不能孝有子而求其報非恕也有兄不能敬有弟而求其順非恕也士能明於三恕之本則可謂端身矣

孔子曰君子有三思不可不察也故君子少思其長則務學老思其死則務教有思其窮則務施

孔子觀於魯桓公之廟有欹器焉問於守廟者曰此謂何器對曰此蓋為宥坐之器孔子曰吾聞宥坐之器虛則欹中則正滿則覆明君以為至誡故常置之於坐側顧謂弟子曰試注水焉乃注之水中則正滿則覆夫子喟然歎曰嗚呼夫物惡有滿而不覆者哉子路進曰敢問持滿有道乎子曰聰明睿智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讓勇力振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謙此所謂損之又損之之道也

子貢問於孔子曰子從父命孝乎臣從君命貞乎奚疑焉孔子曰昔者明王萬乘之國有爭臣七人則主無過舉千乘之國有爭臣五人則社稷不危百乘之家有爭臣三人則祿位不替父有爭子不陷無禮士有爭友不行不義故子從父命奚詎為孝臣從君命奚詎為貞夫能審其所從之之謂孝之謂貞矣

孔子觀於東流之水子貢問曰君子所見大水必觀焉何也孔子曰以其不息且徧與諸生而不為也夫水似乎德其流也則卑下倨拘必循其理此似義浩浩乎無屈盡之期此似道流行赴百仞之谿而不懼此似勇至量必平之此似法盛而不求概此似正綽約微達此似察發源必東此似志以出以入萬物就此化絜此似善化也水之德有如斯者故

雎之有別與于獸而君子大之取其得食而相呼焉鳥獸之義

燔之而不麗鴟也孔子嘗自筮其卦得賁焉愀然有不平之狀子張進

曰師聞卜者得賁卦吉也而夫子之色有不平何也孔子曰以其離邪在

周易山下有火謂之賁非正色之卦也夫賁也黑白宜正焉今得賁非

吾兆也吾聞丹漆不文白玉不琱何也質有餘不受飾故也吾子曰知

善則相稱甚則不親是故君子之狎足以交歡其莊足以成禮孔子

聞其言曰二三子識之孰謂參也不知禮乎哀公問曰紳委章甫有益

於仁乎孔子對曰君胡然焉衰麻苴杖者志不存乎樂非耳弗聞服使

然也黼黻袞冕者容不褻慢非性矜莊服使然也介胄執戈者無退懦

之氣非體強猛服使然也且臣聞之好肆不守折而長者不為市竊

有□□□能君子所以知孔子曰君子有三患未之聞患不得聞既得

聞之患弗得學既得學之患弗能行有其德而無其言君子恥之有其

言而無其行君子恥之既得之而又失之君子恥之地有餘而民不足

君子恥之衆寡均而人功倍己焉君子恥之

[illegible]君子之大誠也篇中故獨詳之 陳明卿

觀周 孔安國

孔子謂南宮敬叔曰吾聞老聃博古知今則吾師也今將往矣敬叔與

俱至周問禮於老聃訪樂於萇弘歷郊社之所考明堂之則察廟朝之

度於是喟然曰吾乃今知周公之聖與周之所以王也及去周老子送

之曰吾聞富貴者送人以財仁者送人以言吾雖不能富貴而竊仁者

之號請送子以言乎凡當今之人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譏議人者

也博辯宏達而危其身好發人之惡者也孔子曰敬奉教自周反魯道

彌尊矣遠方弟子之進蓋三千焉孔子觀乎明堂覩四門墉有堯舜之

容桀紂之象而各有善惡之狀興廢之誡焉又有周公相成王抱之負

斧扆南面以朝諸侯之圖焉孔子徘徊而望之謂從者曰此周之所以

盛也夫明鏡所以察形往古者所以知今人主不務襲迹於其所以安存

而忽怠所以危亡是猶未有異於却步而求及前人也豈不惑哉孔子觀周

入后稷之廟有金人焉三緘其口而銘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

無多言多言多敗無多事多事多患安樂必戒無所行悔勿謂何傷其

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勿謂不聞神將伺人焰焰不滅炎炎若何

涓涓不壅終為江河綿綿不絕或成網羅毫末不札將尋斧柯誠能慎

之福之根也口是何傷禍之門也強梁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

君子知天下之不可上也故下之知衆人之不可先也故後之溫恭慎

德使人慕之執雌持下人莫踰之人皆趨彼我獨守此人皆惑之我獨

不徙江海雖左長於百川以其卑也天道無親而能下人戒之哉孔子

既識斯文也顏謂弟子曰小子識之此言實而中情而信
吾人多以小善而不為焉非之處積于小勿以惡小惡積以成大惡之
覆不在大計矣此消 余延輝

孔安國

衛將軍文子問於子貢曰吾聞孔子之施教也先之以詩書而道之以孝悌說之以仁義觀之以禮樂然後成之以文德蓋入室升堂者七十有餘人其孰為賢子貢對以不知文子曰請問其行子貢曰夫能夙興夜寐諷誦崇禮行不貳過稱言不苟是顏回之行也若逢有德之君世受顯命不失厥名以御于天子則王者之相也在貧如客使其臣如借不遷怒不深怨不錄舊罪是冉雍之行也不畏強禦不侮矜寡其言循性其材任治戎是仲由之行也孔子和之以文強乎武哉文不勝其質恭老恤幼不忘賓旅好學博藝省物而勤也是冉求之行也孔子謂之曰好學則知恤孤則惠恭則近禮勤則有繼堯舜篤恭以王於天下其稱

之也曰宜為國老齊莊而能肅志通而好禮擯相兩君之事篤雅有節是公西赤之行也孔子曰二三子之欲學賓客之禮者其於赤也滿而不盈實而如虛過之如不及先王難之其貌恭其德敦其言於人也無所不信其驕大人也常以浩浩是曾參之行也孔子曰孝德之始也悌德之序也信德之厚也忠德之正也參中夫四德者也夫功不伐貴位不善不侮不佚不傲無告是顓孫師之行也孔子曰其不伐則猶可能也其不弊百姓則仁也夫子以其仁為大學之深送迎必敬上交下接若截焉是卜商之行也貴之不喜賤之不怒苟利於民矣廉於行己其事上以佑其下是澹臺滅明之行也先成其慮及事而用之故動則不妄是言偃之行也獨居思仁公言仁義一日三復白圭之玷是南宮縚之行也自見孔子

猶越汲往來過之足不履影啟蟄不殺方長不折執親之喪未嘗見齒
是高柴之行也凡此諸子賜之所親睹者也吾子有命而訊賜賜也固
不足以知賢文子曰吾聞之也國有道則賢人興焉中人用焉乃百姓
歸之若吾子之論既富茂矣壹諸侯之相也抑世未有明君所以不遇
知也

夫子在春秋以助錄當國家之進退以品騭當王朝之論定大
刊致是察矣　張未猶

賢君　　　孔安國

哀公問於孔子曰當時之君孰為最賢孔子對曰抑有衛靈公乎公曰
何也曰公子渠牟其智足以治千乘其信足以守之靈公愛而任之又
有士林國者見賢必進之而退與分其祿是以無游放之士靈公賢而
尊之又有士曰慶足者國有大事則起而治之無事則退而容賢靈公
悅而敬之又有大夫史鰌以道去衛而靈公郊舍三日必待史鰌之入
而後敢入臣以此取之不亦可乎子貢問於孔子曰今之人臣孰為賢
子曰吾未識也往者齊有鮑叔鄭有子皮則賢者矣子貢曰齊無管仲
鄭無子產乎子曰賜汝聞用力為賢乎進賢為賢乎子貢曰進賢賢哉
子曰然吾聞鮑叔達管仲子皮達子產未聞二子之達賢己之才者也

顏淵問於孔子曰何以為身子曰恭敬忠信而已[illegible]
以愛之忠則和於衆信則人任之勤斯四者可以王國豈特一身者哉
夫不比於親而比於疏不亦遠乎不修其中而修其外者不亦反乎慮
不先定臨事而謀不亦晚乎哀公問於孔子曰寡人聞忘之甚者徙宅
而忘其妻有諸孔子對曰此猶未甚者也甚者乃忘其身公曰可得聞
乎孔子曰昔者夏桀貴為天子富有四海忘其聖祖之道壞其典法廢
其世祀荒於淫樂沉湎於酒佞臣諂諛窺導其心忠臣折口逃罪天下
誅桀而有其國此謂忘其身之甚矣哀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之
急者莫大乎使民富且壽也省力役薄賦斂則民富矣敦禮教遠罪疾
則民壽矣公曰寡人欲行夫子之言恐吾國貧矣孔子曰詩云愷悌君子

子民之父母未有子富而父母貧者也子路問於孔子曰賢君治國所先者何子曰在於尊賢而賤不肖子路曰由聞晉中行氏尊賢而賤不肖矣其亡何也子曰中行氏尊賢而不能用賤不肖而不能去賢者怨之不肖者讐之怨讐並存其國鄰敵搆兵於郊雖欲無亡也豈可得乎孔子喟然嘆曰嚮使銅鞮伯華無死天下其有定矣其幼也敏而好學其壯也勇而不屈其老也有道而能下人子路曰好學有勇則可也若夫有道下人何哉子曰吾聞以衆攻寡無不克也以貴下賤無不得也昔者周公居冢宰之尊制天下之政而猶下白屋之士欲得士之用也惡有有道而不下天下君子哉齊景公適魯舍於公館使晏嬰迎孔子孔子至景公問政焉孔子對曰政在節財公悅又問曰秦穆公國小處僻而霸何也孔子曰其國雖小其志大其處雖僻而其政中其舉也果其謀也和法無私而令不偸首拔五羖爵之大夫與語三日而授之以政以此取之雖王可也其霸少矣景公曰善哉宋君問於孔子曰吾欲使長有國而列都得之吾欲使民無惑吾欲使士竭力吾欲使日月當時吾欲使聖人自來吾欲使官府治理為之柰何孔子對曰千乘之君問丘者多矣而未有若主君之問問之悉也然主君所欲者盡可得也丘聞之鄰國相親則長有國君惠臣忠則列都得之不殺無辜無釋罪人則民不惑士益之祿則皆竭力尊天敬鬼則日月當時崇道貴德則聖人自來任能黜否則官府治理宋君曰善哉豈不然乎寡人不佞不足以致之也孔子曰此事非難唯欲行之云爾

其不賢子自用其賢子用人之謎精近鑒君人者可見賢不用而兆繼賢同乎余題繹

辯政

孔安國

子貢問於孔子曰昔者齊君問政夫子曰政在節財魯君問政夫子曰政在諭臣葉公問政夫子曰政在悅近而來遠三者之問一也而夫子應之不同然政在異端乎子曰各因其事也齊君為國奢乎臺榭淫於苑囿優官伎樂不懈於時一旦而賜人以千乘之家者三故曰政在節財魯君有臣三人內比周以愚其君外距諸侯之賓以蔽其明故曰政在諭臣夫荊之地廣而都狹民有離心莫安其君故曰政在悅近而來遠此三者所以為政殊矣詩不云乎喪亂蔑資莫惠我師此傷奢侈不節以為亂者也又曰匪其止共惟王之邛此傷姦臣蔽主以為亂者也又曰亂離瘼矣奚其適歸此傷離散以為亂者也察此三者政之所欲

西漢之

楚王將遊荊臺司馬子祺諫王怒之令尹子西賀於殿下諫[illegible]觀不可失也王喜拊子西之背曰與子共樂之矣子西步馬十里引轡而止曰臣願言有道王肯聽之乎王曰子其言之子西曰臣聞為人臣而忠其君者爵祿不足以賞也諛其君者刑罰不足以誅也夫子祺者忠臣也而臣者諛臣也願王賞忠而誅諛焉王曰今我聽司馬之諫是獨能禁我耳若後世遊之何子西曰禁後世易耳大王萬歲之後起山陵於荊臺之上則子孫必不忍遊於父母之墓以為歡樂也王曰善乃還孔子聞之曰至哉子西之諫也入之於十里之上抑之於百世之後者也孔子曰忠臣之諫君有五義焉一曰譎諫二曰戇諫三曰降諫四曰直諫五曰諷諫唯度主以行之吾從其諷諫乎子貢問於

孔子曰夫子之於子產晏子可謂至矣敢問夫子所以與之者子曰夫子產於民為惠主於學為博物晏子於君為忠臣而行為恭敏吾皆以兄事之齊有一足之鳥飛集於公朝舒翅而跳齊侯怪之使使聘魯問孔子子曰此鳥名商羊水祥也昔童兒屈脚振肩而跳且謠曰天將大雨商羊鼓舞今齊有之其應至也急告民趨治溝渠修隄防將有大水為災頃之大霖雨水溢泛諸國傷害人民唯齊有備不敗景公曰聖人之言信而有徵矣孔子謂宓子賤曰子治單父眾悅子何施而得之也對曰此地民有賢下不齊者五人不齊事之而稟度焉孔子嘆曰昔堯舜聽天下務求賢以自輔夫賢者百福之宗也神明之主也惜乎不齊[illegible]所治於小也子貢為信陽宰將行辭於孔子孔子曰勤之慎之吾

[illegible]知為吏者奉法以利民不知為吏者枉法以侵民此怨之所由也治[illegible]莫如廉廉平之守不可改也匿人之善斯為蔽賢揚人之惡斯為小人內不相訓而外相謗非親睦也言人之善若己有之言人之惡若己受之故君子無所不慎焉子路治蒲三年孔子過之入其境曰善哉由也恭敬以信矣入其邑曰善哉由也忠信而寬矣至庭曰善哉由也明察以斷矣子貢執轡而問曰夫子未見由之政而三稱其善其善可得聞乎孔子曰吾聞其政矣入其境田疇盡易草萊甚辟溝洫深治此其恭敬以信故其民盡力也至其邑牆屋完固樹木甚茂此其忠信以寬故其民不偷也至其庭庭甚清閑諸下用命此其明察以斷故其政不擾也以此觀之雖三稱其善庸盡其美乎

善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亦與之化矣。知所如而藏物於漆之所藏者黑，是以君子必慎其所與處者焉。孔子在齊，舍於外館，景公造焉。賓主之辭既接，而左右白曰：周使適至，言先王廟災。景公覆問災何王之廟也。孔子曰：此必釐王之廟。〔[illegible]〕公曰：何以知之？孔子曰：皇皇上天，其命不忒，天之祐善，必報其德，禍亦如之。夫釐王變文武之制，而作玄黃華麗之飾，宮室崇峻，輿馬奢侈，而弗可振也。故天殃所宜加其廟焉，以是占之為然。公曰：天何不殃其身，而罰加其廟也？孔子曰：蓋以文武故也。若殃其身，則文武之嗣無乃殄乎？故當殃其廟以彰其過。俄頃，左右報曰：所災者釐王之廟也。景公驚起，再拜曰：善哉！聖人之智過人遠矣。

子夏三年之喪畢，見於孔子。孔子與之琴，使之絃，侃侃而樂，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及。子曰：君子也。閔子三年之喪畢，見於孔子。孔子與之琴，使之絃，切切而悲，作而曰：先王制禮，弗敢過也。子曰：君子也。子貢問曰：閔子哀未盡，夫子曰君子也；子夏哀已盡，又曰君子也。二者殊情而俱曰君子，賜也惑，敢問之。子曰：閔子哀未忘，能斷之以禮；〔[illegible]〕子夏哀已盡，能引之以及禮。雖均之君子，不亦可乎？

孔子曰：無體之禮，敬也；無服之喪，哀也；無聲之樂，歡也。不言而信，不動而威，不施而仁，志也。夫鐘之音，怒而擊之則武，憂而擊之則悲，其志變者，聲亦隨之。故至誠感之，通於金石，而況人乎？

子夏問於孔子曰：顏回之為人奚若？子曰：回之信賢於丘。曰：子貢之為人奚若？子曰：賜之敏賢於丘。曰：子路之為人奚若？子曰：由之勇賢於丘。曰：子張之為人奚若？子曰：師之莊賢於丘。子夏避席而問曰：然則四子何為事先生？子曰：居，吾語汝。夫回能信而不能反，〔[illegible]〕賜能敏而不能詘，由能勇而不能怯，師能莊而不能同。兼四子者之有以易吾，弗與也。此其所以事吾而弗貳也。

孔子曰：良藥苦口而利於病，忠言逆耳而利於行。湯武以諤諤而昌，桀紂以唯唯而亡。君無爭臣，父無爭子，兄無爭弟，士無爭友，無其過者，未之有也。故曰：君失之，臣得之；父失之，子得之；兄失之，弟得之；己失之，友得之。是以國無危亡之兆，家無悖亂之惡，父子兄弟無失，而交友無絕也。

篇名六本，以下數章雖辭有互異，然未始不為探本而發。

辯物

孔安國

郯子朝魯。魯人問曰：少昊氏以鳥名官，何也。對曰：吾祖也，我知之。昔黃帝以雲紀官，故為雲師而雲名。炎帝以火，共工以水，太昊以龍，其義一也。我高祖少昊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是以紀之於鳥，故為鳥師而鳥名。自顓頊氏以來，不能紀遠，乃紀於近，為民師而命以民事，則不能故也。孔子聞之，遂見郯子而學焉。叔孫氏之車士曰子鉏商，採薪於大野，獲麟焉，折其前左足，載以歸。叔孫以為不祥，棄之於郭外，使人告孔子。孔子往觀之，曰：麟也，胡為來哉。反袂拭面，涕泣沾襟。叔孫聞之，然後取之。子貢問曰：夫子何泣爾。孔子曰：麟之至，為明主也。出非其時而見害，吾是以傷焉。吳伐越，隳會稽，獲巨骨一節，專車焉。吳子使來聘於魯，且問之孔子，命使者曰：無以吾命也。賓既將事，乃發幣於大夫，及孔子，孔子爵之。既徹俎而燕，客執骨而問曰：敢問骨何如為大。孔子曰：丘聞之，昔禹致群臣於會稽之山，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其骨節專車，此為大矣。客曰：敢問誰守為神。孔子曰：山川之神足以紀綱天下者，其守為神，社稷之守為公侯，山川之祀為諸侯，皆屬於王。客曰：防風氏何守。孔子曰：汪芒氏之君，守封嵎之山者也，為漆姓，在虞夏為防風氏，商為汪芒氏，於周為長翟氏，今曰大人。客曰：人長之極幾何。孔子曰：焦僥氏長三尺，短之至也。長者不過十，數之極也。孔子在陳，陳惠公賓之於上館。時有隼集于陳侯之庭而死，楛矢貫之，石砮，其長尺有咫。惠公使人持隼如孔子館而問焉。孔子曰：隼之來遠矣，此肅慎氏之矢。昔武王克商，通道於

九夷八蠻，使各以其方賄來貢，而無忘職業。於是肅慎氏貢楛矢石砮，其長尺有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之致遠物也，以示後人，使永鑒焉，故銘其栝曰：肅慎氏貢楛矢。以分大姬，配胡公而封諸陳。古者分同姓以珍玉，所以展親親也；分異姓以遠方之職貢，所以無忘服也，故分陳以肅慎氏貢焉。君若使有司求諸故府，其可得也。公使人求，得之金櫝，如之。邾隱公朝於魯，子貢觀焉。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定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者將有死亡焉。夫禮，生死存亡之體，將左右周旋，進退俯仰，於是乎取之；朝祀喪戎，於是乎觀之。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心已亡矣。何以能久。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君為主，其先亡乎。夏五月，公薨。又邾子出奔。孔子曰：賜不幸而言中，是賜多言。

聖人生知無所不知猶務之質勝群物而觀所繇求夫[illegible]

兩漢文　家語　哀公問政　卅七

哀公問政　　　　孔安國

哀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天道敏生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政也者蒲盧也待化而成故為政在於得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仁者人也親親為大義者宜也尊賢為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禮者政之本也是以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思修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天下之達道有五其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智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

宰我問於孔子曰吾聞鬼神之名而不知所謂敢問焉孔子曰人生有氣有魂有魄氣魂魄會謂之生氣者神之盛也魄者鬼之盛也夫生必有死死必歸土此謂鬼魂氣歸于天此謂神合鬼與神而享之教之至也骨肉弊于下化為野土其氣發揚于上者此神之著也聖人因物之精制為之極明命鬼神以為民之則而猶以是為未足也故築為宮室設為宗祧春秋祭祀以別親疏教民反古復始不敢忘其所由生也眾人之服自此聽且速焉教以二端二端既立報以二禮建設朝事燔燎羶薌所以報氣也薦黍稷脩肺肝加以鬱鬯所以報魄也此教民脩本反始崇愛上下用情禮之至也君子反古復始不忘其所由生是以致其敬發其情竭力從事不敢不自盡也此之謂大教昔者文王之祭也事死如事生思死而不欲生忌日則必哀稱諱則如見親祀之忠也詩云明發不寐有懷二人敬而致之又從而思之孝子之情也文王為能得之矣

言政而達于政原言鬼神而達于通幽合漠之故惟聖者能之

兩漢文　家語　哀公問政　卅八

顏回　孔安國

魯定公問於顏回曰子亦聞東野畢之善御乎對曰善則善矣雖然其馬將必佚公曰何以知之對曰以政知之昔者帝舜巧於使民造父巧於使馬舜不窮其民力造父不窮其馬力是以舜無佚民造父無佚馬今東野畢之御也升馬執轡銜體正矣步驟馳騁朝禮畢矣歷險致遠馬力盡矣然而猶乃求馬不已臣以此知之公曰吾子之言其義大矣願少進乎顏回曰臣聞之鳥窮則啄獸窮則攫人窮則詐馬窮則佚自古及今未有窮其下而能無危者也顏回問君子孔子曰愛近仁度近智爲己不重爲人不輕君子也夫顏回問小人孔子曰毁人之善以爲辯狡訐懷詐以爲智幸人之有過恥學而羞不能小人也顏回謂子路曰力猛於德而得其死者鮮矣盍慎諸焉叔孫武叔見於顏回武叔多稱人之過而已評論之顏回曰吾聞諸夫子曰言人之惡非所以美己言人之枉非所以正己故君子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顏回問於孔子曰臧文仲武仲孰賢孔子曰武仲賢哉顏回曰武仲世稱聖人而身不免於罪是智不足稱也好言兵討而挫銳於邾是智不足名也夫文仲身雖殁而言不朽惡有未賢孔子曰身殁言立所以爲文仲也然有不仁者三不智者三是則不及武仲也回曰可得聞乎孔子曰下展禽置六關妾織蒲三不仁設虛器縱逆祀祠海鳥三不智武仲在齊齊將有禍不受其田以避其難是智之難也夫臧武仲之智而不容於魯抑有由焉作而不順施而不恕也夫

顏回問於孔子曰小人之言有同於君子者不可不察也孔子曰君子以行言小人以舌言故君子於爲義之上相疾也退而相愛小人於爲亂之上相愛也退而相惡顏回問朋友之際如何孔子曰君子之於朋友也心必有非焉而弗能謂吾不知其仁人也不忘久德不思久怨仁矣夫

子淵氏功深于克復其言其問皆粹然如飲人以醇

子路初見　孔安國

子路初見孔子子曰汝何好樂對曰好長劍子曰吾非此之問也徒謂
以子之所能而加之以學問豈可及乎子路曰學豈益哉也孔子曰夫人君
而無諫臣則失正士而無教友則失聽御狂馬不釋策操弓不反檠木
受繩則直人受諫則聖受學重問孰不順哉毀仁惡士必近於刑君子
不可不學子路曰南山有竹不揉自直斬而用之達於犀革以此言之
何學之有孔子曰括而羽之鏃而礪之其入之不亦深乎子路再拜曰敬
孔子子曰贈汝以車贈汝以言乎子路曰請以言子曰不強不達不勞
無功不忠無親不信無復不恭失禮慎此五者而已子路曰由請終身
奉之　孔子相魯齊人患其將霸欲敗其政乃選好女子八十人衣以文

飾而舞容璣及文馬四十駟以遺魯君陳女樂列文馬於魯城南高門外
季桓子微服往觀之將受焉子路言於孔子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
魯今且郊若致膰於大夫是則未廢其常吾猶可以止也桓子既受女
樂君臣淫荒三日不聽國政郊又不致膰俎孔子遂行　澹臺子羽有君
子之容而行不勝其貌宰我有文雅之辭而智不充其辯孔子曰里語云
相馬以輿相士以居弗可廢矣以容取人則失之子羽以辭取人則失
之宰予　孔蔑問行已之道乎曰知而弗為莫如弗知親而弗信莫如勿
親樂之方至樂而弗驕患之所至思而弗憂孔蔑曰行已乎子曰攻
其所不能備其所不足毋以其所不能疑人毋以其所能驕人終日言
無遺已之憂終日行不遺已之患惟智者能之孔子為魯司寇見季康

子康子不悅孔子又見之宰予進曰昔予也常聞諸夫子曰王公不聘
聘則弗動今夫子之於司寇也日少而屈節數矣不可以已乎孔子曰然
魯國以眾相陵以兵相暴之日久矣而有司不治則將亂也其聘我者
孰大於是哉魯人聞之曰聖人將治何不先自遠於刑罰自此之後國無
爭者孔子謂宰予曰違山十里蟪蛄之聲猶在於耳故政事莫如應之
孔子兄子有孔蔑者與宓子賤偕仕孔子往過孔蔑而問之曰自汝之
仕何得何亡對曰未有所得而所亡者三王事若襲學焉得習是學不
得明也俸祿少饘粥不及親戚是骨肉益疏也公事多急不得弔死問
疾是朋友之道闕也所亡者三即謂此也夫子不悅往過子賤問如孔
蔑對曰自來仕無所亡有所得者三始誦之今得而行之是學益明也

俸祿所供被及親戚是骨肉益親也雖有公事而兼以弔死問疾是朋
友篤也孔子謂然謂子賤曰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則子賤焉取此
孔子侍坐於哀公公賜之桃與黍焉哀公曰請食孔子先食黍而後食
桃左右皆掩口而笑公曰黍者所以雪桃非為食之也孔子對曰丘知
之矣然黍者五穀之長郊祀宗廟以為上盛果屬有六而桃為下祭祀
不用不登郊廟丘聞之君子以賤雪貴未聞以貴雪賤今以五穀之長
雪果之下者是從上雪下臣則為妨於教害於義矣不敢公曰善哉

熟讀此篇文字議論自能嶄新文獨有能拔斷可以益人神智　康明

在厄　　孔安國

楚昭王聘孔子孔子往拜禮焉路出於陳蔡陳蔡大夫相與謀曰孔子
聖賢其所刺譏皆中諸侯之病若用於楚則陳蔡危矣遂使徒兵距孔
子不得行絕糧七日外無所通藜羹不充從者病孔子愈慷慨講誦絃
歌不衰乃召子路而問焉曰吾道非乎奚為至於此也子路作色而對
曰君子無所困意者夫子未仁與人之弗吾信也意者夫子未智與人
之弗吾行也且由也昔者聞諸夫子曰為善者天報之以福為不善者
天報之以禍今夫子積德懷義行之久矣奚居之窮也子曰由未之識
也吾語汝汝以仁者為必信也則伯夷叔齊不餓死首陽汝以智者為
必用也則王子比干不見剖心汝以忠者必為報也則關龍逢不見刑

汝以諫者為必聽也則伍子胥不見殺夫遇不遇者時也賢不肖者才
也君子博學深謀而不遇時者眾矣何獨丘哉且芝蘭生於深林不以
無人而不芳君子修道立德不為窮困而敗節為之者人也生死者命
也是以晉重耳之有霸心生於曹衛越王勾踐之有霸心生於會稽故
居下而無憂者則思不遠處身而常逸者則志不廣庶知其終始乎子
路出召子貢告如子路子貢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夫子盍
少貶焉子曰賜良農能稼不必能穡良工能巧不能為順君子能修其
道綱而紀之不必其能容今不修其道而求其容賜爾志不廣矣思不
遠矣子貢出顏回入問亦如之顏回曰夫子之道至大天下莫不能容
雖然夫子推而行之世不我用有國之醜也夫子何病焉不容然後見

君子孔子欣然歎曰有是哉子路問於孔子曰君子亦有憂乎子曰無
也君子之修行也其未得也則樂其意既得之又樂其治是以有終身
之樂無一日之憂小人則不然其未得也患弗得之既得之又恐失之
是以有終身之憂無一日之樂也孔子弊衣而耕於魯魯君聞之而致
邑焉固辭不受曰吾聞受人施者常畏人與人者常驕人縱君有賜不
我驕也吾豈能勿畏乎孔子厄於陳蔡子貢告糴於野人得米一石焉
顏回仲由炊之於壞屋之下有埃墨墮飯中顏回取而食之子貢自外
望見之不悅以為竊食也入問孔子曰仁人廉士窮改節乎孔子曰改
節即何稱於仁廉哉子貢曰若回也其不改節乎子曰然子貢以所飯
告孔子子曰吾信回之為仁久矣雖汝有云弗以疑也其或者必有故

乎汝止吾將問之召顏回曰疇昔予夢見先人豈或啟祐我哉子炊而進飯
吾將進焉回曰向有埃墨墮飯中欲置之則不潔棄之則可惜回即食
之不可祭也孔子曰然乎吾亦食之顏回出孔子顧謂二三子曰吾之信
回也非待今日也

在厄一篇直是如親見其人親見其事親聆其言文澹至精神矣化
矣後此惟太史公庶幾近之　余氏評

入官

子張問入官於孔子。子曰。安身取譽為難。子張曰。為之如何。子曰。己有善勿專。教不能勿怠。人有過勿發。失言勿倚。不善勿遂。行事勿留。君子入官。具此六者。則身安譽至而政從矣。且夫忿數者。獄之所由生也。距諫者。慮之所以塞也。慢易者。禮之所以失也。怠惰者。時之所以後也。奢侈者。財之所以不足也。專獨者。事之所以不成也。君子入官。除此六者。則身安譽至而政從矣。故君子南面臨官而公治之。精智而略行之。進是利而除是害。無求其報焉。而民之情可得也。是故臨官不治則亂。亂生則爭也。若至明君必寬宥以容其民。慈愛以優游之。而民自得矣。君者民之儀也。有司執政者民之表也。邇臣便辟者群僕之倫也。故儀不正則民失。表不端則百姓亂。邇臣便辟則群臣汙矣。古者聖王冕而前旒。所以蔽明也。紘紞充耳。所以掩聰也。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枉而直之。使自得之。優而柔之。使自求之。揆之度之。使自索之。民有小罪。必求其善。以赦其過。民有大罪。必原其故。以仁輔化。如有死罪。其使之生。則善也。是以上下親而不離。道化流而不蘊。此治民之至道矣。入官之大統矣。子張既聞斯言。退而記之。

家語 入官

只安身取譽四字。該括入官大旨。以下抑揚變化。不離其宗。欲得文家三昧。

張來儀

困誓

子貢問於孔子曰。賜倦於學。困於道矣。願息而事君。可乎。孔子曰。詩云。溫恭朝夕。執事有恪。事君之難也。焉可以息哉。曰。然則賜願息而事親。孔子曰。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事親之難也。焉可以息哉。曰。然則賜願息於朋友。孔子曰。詩云。朋友攸攝。攝以威儀。朋友之難也。焉可以息哉。曰。然則賜願息於耕矣。孔子曰。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耕之難也。焉可以息哉。曰。然則賜將無所息者也。子曰。有焉。望其廣。則睪如也。視其高。則填如也。察其從。則隔如也。此其所以息也矣。孔子自衛將入晉。至河。聞趙簡子殺竇犨鳴犢及舜華。乃臨河而歎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濟此命也夫。子貢趨而進曰。敢問何謂也。子曰。竇犨鳴犢舜華。晉之賢大夫也。趙簡子未得志之時。須此三人而後從政。及其已得志也。而殺之。丘聞之。刳胎殺夭則麒麟不至其郊。竭澤而漁則蛟龍不處其淵。覆巢破卵則鳳凰不翔其邑。鳥獸之於不義。尚知避之。況於人乎。遂還息於鄒。作槃琴以哀之。子路問於孔子曰。有人於此。夙興夜寐。耕耘樹藝。手足胼胝。以養其親。然而名不稱孝。何也。孔子曰。意者身不敬與。辭不順與。色不悅與。今盡力事親而無三者之闕。何謂無孝之名乎。由。吾語女。雖有國士之力。而不能自舉其身。非力之少。勢不可矣。夫內行不修。身之罪也。行修而名不彰。友之罪也。行修而名自立。故君子入則篤行。出則交賢。何為無孝名乎。孔子遭厄於陳蔡之間。絕糧七日。弟子餒病。孔子絃歌。子路入見曰。夫子之歌。禮乎。孔子不

家語 困誓

憊曲終而曰由來吾語汝君子好樂爲無驕也小人好樂爲無懾也其
路悅援戚而舞三終而出明日免於厄子貢執轡曰二三子從夫子而
遭此難也其弗忘矣孔子曰善夫陳蔡之間丘之幸也二三子從丘者
皆幸也吾聞之烈士不困行不彰庸知其終激憤厲志之始於是乎在
孔子之宋匡人簡子以甲士圍之子路怒奮戟將與之戰孔子止之曰
惡有修仁義而不免於世俗之惡者乎夫詩書之不講禮樂之不習是
丘之過也若以述先王好古法而爲咎者則非丘之罪也命之歌予和
汝子路彈琴而歌夫子和之曲三終匡人解甲而罷孔子曰不觀高崖
何以知顛墜之患不觀巨海何以知風波之患失之者其不在此乎士
慎此三者則無累於身矣衛蘧伯玉賢而靈公不用彌子瑕不肖反

家語 困誓

任之史魚驟諫而不從史魚將卒命其子曰吾在衛朝不能進蘧伯玉
退彌子瑕是吾爲臣不能正君也生而不能正其君則死無以成禮
汝置屍牖下於我畢矣其子從之靈公弔焉其子以父言告公公
曰是寡人之過也於是命之殯於客位進蘧伯玉而用之退彌子瑕而
遠之孔子聞之曰古之諫者死則已矣未有若史魚死而屍諫忠感其
君者也可不謂直乎孔子適衛路出於蒲會公叔氏以蒲叛衛而止之
孔子弟子有公良儒者爲人賢長有勇力以私車五乘從夫子行喟然
曰昔從夫子遇難於匡伐樹於宋今又遇困於此命也夫與其見夫子
仍遇於難寧我鬬死挺劍而合衆將與之戰蒲人懼曰苟無適衛吾則
出子以盟孔子而出之東門孔子遂適衛子貢曰盟可負乎孔子曰要我

以盟非義也衛侯聞孔子來喜而郊迎之問伐蒲對曰可也公曰吾大
夫以爲蒲者衛之所以待晉楚也無乃不可乎孔子曰其男子有死之
志吾之所伐者不過四五人矣公曰善卒不果伐他日靈公又與夫子
語見飛鴈過而仰視之色不悅孔子乃逝
自強不息修身以道無入而不自得此是學問之極功若困[illegible]難[illegible]
堅而失其所守則中反爲外奪矣故曰學者當以聖人爲法

家語 困誓

五帝德　孔安國

宰我問黃帝孔子曰黃帝生而神靈弱而能言幼叡齊莊敦敏誠信長聰明治五氣設五量撫萬民度四方服牛乘馬擾馴猛獸以與炎帝戰于阪泉之野三戰而後克之始垂衣裳作為黼黻治民以順天地之紀知幽明之故達死生存亡之說播時百穀嘗味草木仁厚及於鳥獸昆蟲考日月星辰勞耳目勤心力用水火財物以生民宰我曰請問帝顓頊孔子曰顓頊淵而有謀疏通以智養財以任地履時以象天依鬼神而制義治氣性以教衆潔誠以祭祀巡四海以寧民北至幽都南至交趾西抵流沙東極蟠木動靜之生小大之物日月所照莫不底屬宰我曰請問帝嚳孔子曰高辛生而神異自言其名博施厚利不於其身聰以知遠明以察微仁而威惠而信順天地之義知民所急修身而天下服取地之財而節用焉撫教萬民而誨利之歷日月之生朔而迎送之明鬼神之義而敬事之其色也和其德也重日月所照風雨所至莫不從化宰我曰請問帝堯孔子曰陶唐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雲富而不驕貴而能降伯夷典禮夔龍典樂誅四凶而天下服其言不忒其德不回四海之內舟車所至莫不夷悅宰我曰請問帝舜孔子曰虞舜孝友聞於四方陶漁事親寬裕而溫良敦敏而知時畏天而愛民恤遠而親近承受大命依于二女睿明智通為天下帝命二十二臣率堯舊職恭己而已天平地成巡狩四海五載一始三十年在位嗣帝五十載陟方岳死于蒼梧之野而葬焉宰我曰請問禹孔子曰夏禹敏給克濟其德不爽其仁可親其言可信聲為律身為度亹亹穆穆為紀為綱其功為百神之主其惠為民父母左準繩右規矩履四時據四海任皋陶伯益以贊其治興六師以征不庭四極之民莫敢不服予也非其人也宰我曰予也不足以敬承矣他日宰我以語子貢子貢以復孔子孔子曰吾欲以言狀取人也則於我明改之矣吾欲以言辭取人也則於宰予改之矣吾欲以容貌取人也則於子張改之矣宰我聞之懼不敢見焉

文辭簡頓較司為子長五帝本紀更進一格　余廷稱

五帝

季康子問於孔子曰舊聞五帝之名而不知其實請問何謂五帝孔子曰昔丘也聞諸老聃曰天有五行水火金木土分時化育以成萬物其神謂之五帝古之王者易代而改號取法五行五行更王終始相生亦象其義是以太皞配木炎帝配火黃帝配土少皞配金顓頊配水康子曰太皞氏其始之木何如孔子曰五行用事先起於木木東方萬物之初皆出焉是故王者則之而首以木德王天下其次則以所生之行轉相承也康子曰吾聞勾芒為木正祝融為火正蓐收為金正玄冥為水正后土為土正此五行之主而不亂稱曰帝者何也孔子曰凡五正者五行之官名五行佐成上帝而稱五帝太皞之屬配焉亦云帝從其號昔少皞氏之子有四叔曰重曰該曰修曰熙使重為勾芒該為蓐收修及熙為玄冥顓頊之子曰黎為祝融共工氏之子曰勾龍為后土此五者各以其所能業為官職生為上公死為貴神別稱五祀不得稱帝康子曰帝王改號於五行之德各有所統則其所以相變者皆主何事孔子曰所尚則各從其所王之德次焉夏后氏以金德王色尚黑殷人以水德王色尚白周人以木德王色尚赤康子曰唐虞二帝其所尚者何色孔子曰堯以火德王色尚黃舜以土德王色尚青康子曰陶唐有虞夏后殷周獨不配五帝意者德不及上古耶將有限乎孔子曰古之平治水土及播植五穀者眾矣唯勾龍氏兼食於社而棄為稷神易代奉之無敢益者明不可與等故自太皞以降逮于顓頊其應五行而王數非徒五而配五帝是其德不可以多也

五正不及五帝五帝不及天地此理較然也世之不識者以祭社為祭地失之遠矣且土與火水金木為五行是地之子也以子為母失尊卑之序逆子母之分抑何愚至於此 鍾伯敬

本命解　　孔安國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人之命與性何謂也孔子對曰分於道謂之命形
於一謂之性化於陰陽象形而發謂之生化窮數盡謂之死故命者性
之始也死者生之終也有始必有終矣公曰禮男子三十而有室女子
二十而有夫也豈不晚哉孔子曰夫禮言其極不是過也男子二十而
冠有為人父之端女子十五許嫁有適人之道故聖人因時以合偶霜
降而婦功成嫁娶者行焉冰泮而農桑起婚禮而殺於此男子者任天
道而長萬物者也是故審其倫而明其別女子者順男子之教而長其
理者也是故無專制之義而有三從之道幼從父兄既嫁從夫夫死從
子言無再醮之端教令不出閨門事在供酒食而已無閫外之非儀也

不越境而奔喪事無擅為行無獨成參知而後動可驗而後言晝不遊庭
夜行以火所以效匹婦之德也孔子遂言曰女有五不取逆家子者
亂家子者世有刑人子者有惡疾子者喪父長子者婦有七出三不去
七出者不順父母者無子者淫僻者嫉妒者惡疾者多口舌者竊盜者
三不去者謂有所取無所歸與共更三年之喪先貧賤後富貴者凡此聖
人所以順男女之際重婚姻之始也孔子曰禮之所以象五行也其義
四時也故喪禮有舉焉有恩有義有節有權其恩厚者其服重故為父
母斬衰三年以恩制者也門內之治恩掩義門外之治義掩恩資於事
父以事君而敬同貴貴尊尊義之大也故為君亦斬衰三年以義制者
也三日而食三月而沐期而練毀不滅性不以死傷生喪不過三年除

服之日鼓素琴示民有終也凡此以節制者也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
同天無二日國無二君家無二尊以一治之故父在為母齊衰期者見
無二尊也百官備百物具不言而事行者扶而起言而後事行者杖而
起身自執事行者面垢而已此以權制者也親始死三日不怠三月不
解期悲號三年憂哀之殺也聖人因殺以制節也

首章是聖人順夫婦交際之道重婚姻之本始也末章言喪禮之
有恩義節權是謂四制乎本命解無所屬當在曲禮子貢問[illegible]

足拜

觀鄉射

孔安國

孔子觀鄉射喟然歎曰修身而發而不失正鵠者其唯賢者乎於是退而與門人習射於矍相之圃蓋觀者如堵牆焉使子路執弓矢出延射者曰奔軍之將亡國之大夫與為人後者不得入其餘皆入蓋去者半又使公罔之裘揚觶而語曰幼壯孝悌耆老好禮不從流俗修身以俟死者在此位蓋去者半序點揚觶而語曰好學不倦好禮不變耄期稱道而不亂者在此位蓋僅有存焉射既闋子路進曰由與二三子者之為司馬何如孔子曰能用命矣孔子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主人親速賓及介而眾賓從之至於正門之外主人拜賓及介而眾賓入貴賤之義別矣三揖至於階三讓以賓升拜至獻酬辭讓之節繁介升則省矣至於眾賓升而受爵坐祭立飲不酢而降殺之義辨矣工入升歌三終主人獻之笙入三終主人又獻之間歌三終合樂三闋工告樂備而遂出一人揚觶乃立司正焉知其能和樂而不流也賓酬主人主人酬介介酬眾賓賓少長以齒終於沃洗者焉知其能弟長而無遺矣降說屨升坐修爵無算飲酒之節旰不廢朝莫不廢夕賓出主人拜送節文終遂焉知其能安燕而不亂也貴賤既明降殺既辨和樂而不流弟長而無遺安燕而不亂此五者足以正身安國矣彼國安而天下安矣故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子貢觀於蜡孔子曰賜也樂乎對曰一國之人皆若狂賜未知其為樂也子曰百日之勞一日之樂一日之澤非爾所知也張而不弛文武弗能弛而不張文武弗為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

古者以文德治天下而不能撥亂武之備故射雖選賢之場亦雅雍容見德孔子曰王道易易謂此也

定公問於孔子曰古之帝王必郊祀其祖以配天何也孔子對曰萬物本於天人本乎祖郊之祭也大報本反始也故以配上帝天垂象聖人則之郊所以明天道也公曰寡人聞郊而莫同何也孔子曰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故周之始郊其月以日至其日用上辛至於啓蟄之月則又祈穀於上帝此二者天子之禮也魯無冬至大郊之事降殺於天子是以不同也公曰其言郊何也孔子曰兆丘於南所以就陽位也於郊故謂之郊焉曰其牲器何如孔子曰上帝之牛角繭栗必在滌三月后稷之牛唯具所以別事天神與人鬼也牲用騂尚赤也用犢貴誠也掃地而祭於其質也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也萬物無可稱之者故因其自然之體也公曰天子之郊其禮儀可得聞乎孔子對曰臣聞天子卜郊則受命于祖廟而作龜于禰宮尊祖親考之義也卜之日王親立于澤宮以聽誓命受教諫之義也既卜獻命庫門之內所以誡百官也將郊則天子皮弁以聽報示民嚴上也郊之日喪者不敢哭凶服者不敢入國門氾掃清路行者必止弗命而民聽敬之至也天子大裘以黼之被袞象天乘素車貴其質也旂十有二旒龍章而設以日月所以法天也既至泰壇王脫裘矣服袞以臨燔柴戴冕璪十有二旒則天數也臣聞之誦詩三百不足以一獻一獻之禮不足以大饗大饗之禮不足以大旅大旅具矣不足以饗帝是以君子無敢輕議於禮者也

此二人爲[illegible]常故同非誠敬之至不足以語此

冉有問於孔子曰古者三皇五帝不用五刑信乎孔子曰聖人之設防貴其不犯也制五刑而不用所以至治也凡夫人之爲姦邪竊盜靡法妄行者生於不足不足生於無度是以上有制度則民知其所止民知所止則不犯故雖有姦邪賊盜靡法妄行之獄而無陷刑之民不孝者生於不仁不仁生於喪祭之禮喪祭之禮所以教仁愛也喪祭之禮明則民孝矣故雖有不孝之獄而無陷刑之民弒上者生於不義朝聘之禮者所以明義也義必明則民不犯故雖有弒上之獄而無陷刑之民鬭變者生於相陵相陵者生於長幼無序而遺敬讓鄉飲酒之禮者所以明長幼之序而崇敬讓故雖有鬭變之獄而無陷刑之民淫亂者生於男女無別男女無別則夫婦失義婚禮聘享者所以別男女明夫婦之義也男女既別夫婦既明故雖有淫亂之獄而無陷刑之民此五者刑罰之所從生各有源焉不豫塞其源而輒繩之以刑是謂爲民設穽而陷之三皇五帝之所以化民者如此有五刑之不用不亦可乎冉有問於孔子曰先王制法使刑不上於大夫禮不下庶人然則大夫犯罪不可以加刑庶人之行事不可以治於禮乎孔子曰不然凡治君子以禮御其心所以屬之以廉恥之節也故古之大夫其有坐不廉汙穢而退放之者不謂之不廉汙穢而退放則曰簠簋不飾有坐淫亂男女無別者不謂之淫亂男女無別則曰帷幕不修也有坐罔上不忠者不謂之罔上不忠則曰臣節未著有坐罷軟不勝任者不謂之罷軟不勝任則曰下官不職有坐干國之紀者不謂

刑政

孔安國

仲弓問於孔子曰雍聞至刑無所用政至政無所用刑至刑無所用政桀紂之世也然也至政無所用刑成康之世是也信乎孔子曰聖人之治化也必刑政相參焉太上以德教民而以禮齊之其次以政事導民以刑禁之刑不刑也化之弗變導之弗從傷義以敗俗於是乎用刑矣刑侀也侀成也壹成而不可更（不改輕易）故君子盡心焉孔子曰大司寇（獄官之長）正刑明辟以察獄獄必三訊焉（一曰訊群臣二曰訊群吏三曰訊萬民）有指無簡則不聽也附從輕赦從重疑則赦之是故爵人於朝與眾共之也刑人於市與眾棄之也古者公家不畜刑人大夫弗養也士遇之塗以弗與之言屏諸四方唯其所之不及與政弗欲生之也仲弓曰聽獄之成成何官孔子曰成獄成於吏吏以獄成告於

正聽之乃告大司寇聽之乃奉於王王命三公卿士參聽於棘木之下然後乃以獄之成疑於王王三宥之以聽命而制刑焉所以重之也仲弓曰其禁何禁孔子曰巧言破律遁名改作執左道以亂政者殺作淫聲造異服設伎奇器以蕩上心者殺行偽而堅言詐而辯學非而博順非而澤以惑眾者殺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以疑眾者殺此四誅者不以聽仲弓曰其禁盡於此而已孔子曰此其急者其餘禁者十有四焉命服命車不粥於市珪璋璧琮不粥於市兵車旍旗不粥於市犧牲秬鬯不粥於市布帛精麤不中數廣狹不中量不粥於市姦色亂正色不粥於市文錦珠玉之器雕飾靡麗不粥於市衣服飲食不粥於市果實不時不粥於市五木不中伐不粥於市魚鼈不中殺不粥於市凡執禁以齊眾者不赦過也

刑者所以輔政齊民之不齊也聖人不得已而用之故曰建以禁齊之以刑

冠頌

孔安國

邾隱公既即位將冠使大夫因孟懿子問禮於孔子子曰其禮如世子之冠冠於阼階以著代也醮於客位加其有成三加彌尊道諭其志冠而字之敬其名也雖天子之元子猶士也其禮無變天子無生而貴者故也行冠事必以祖廟以祼享之禮以將之以金石之樂節之所以自卑而尊先祖示不敢擅也懿子曰今邾君之冠非禮也孔子曰諸侯之有冠禮也夏之末造也有自來矣今無譏焉天子冠者武王崩成王年十三而嗣立周公居冢宰攝政以治天下冠成王而朝於祖以見諸侯周公命祝雍作頌曰使王近於民遠於年嗇於時惠於財親賢而任能其頌曰令月吉日王始加元服去王幼志服袞職欽若昊天六合是式率爾祖考永永無極此周公之制也懿子曰諸侯之冠其所以為賓主何也孔子曰公冠則以卿為賓無介公自為主迎賓揖升自阼立於序北其醴也則如士饗之以三獻之禮既醴降自阼階諸侯非公而自為主者其所以異皆降自西階玄端與皮弁異朝服素韠公冠四加玄冕祭其酬幣於賓則束帛乘馬王太子庶子之冠擬焉皆天子自為主其禮與士無變懿子曰始冠必加緇布之冠何也孔子曰太古冠布齋則緇見其緌也吾未之聞今則冠而敝之可也懿子曰三王之冠其異何也孔子曰周弁殷冔夏收一也三王共皮弁素緌委貌周道也章甫殷道也毋追夏后氏之道也

較冠義之文尤為簡三　陳明卿

廟制

孔安國

衛將軍文子將立三軍之廟於其家使子羔訪於孔子子曰公廟設於私家非古禮之所及吾弗知子羔曰敢問尊卑上下立廟之制可得而聞乎孔子曰天下有王分地建國置都立邑設廟祧壇墠而祭之乃為親疏多少之數是故天子立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太祖近廟皆月祭之遠廟為祧有二祧焉享嘗乃止諸侯立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曰祖考廟享嘗乃止大夫立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曰皇考廟享嘗乃止士立一廟曰考廟王考無廟合而享嘗乃止庶人無廟而時祭於寢此自有虞以至於周之所不變也凡四代帝王之所謂郊者皆以配天其所謂禘者皆五年大祭之所及也應為太祖者則其廟不毀不及太祖雖在郊禘其廟則毀矣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謂之宗祖者其廟皆不毀子羔問曰祭典云昔有虞氏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亦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祖契而宗湯周人祖文王而宗武王此四祖四宗或乃異代或其考祖之有功德其廟可也若有虞宗堯夏祖顓頊皆異代之有功德者也亦可以存其廟乎孔子曰善如汝所問也如殷周之祖宗其廟可以不毀其他祖宗者功德不殊雖在異代亦可以無疑矣詩云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憩周人之於召公也愛其人猶敬其所舍之樹況祖宗其功德而可以不尊奉其廟焉

敘法詳而有體　鍾伯敬

辯樂

孔安國

子路鼓瑟孔子聞之謂冉有曰甚矣由之不才也夫先王制音也奏中聲以為節流入於南不歸於北夫南者生育之鄉北者殺伐之城故君子之音溫柔居中以養生育之性憂感之愁不加于心也暴厲之動不存于體乃所謂治安之風小人之音則不然亢麗微末以象殺伐之氣中和之感不載于心溫和之動不存于體乃所以為亂亡之風昔者舜彈五絃之琴造南風之詩其詩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慍兮南風之時兮可以解吾民之財兮唯修此化故其興焉勃然德如泉流紂好為北鄙之聲其廢也忽然夫舜起布衣積德含和而終以帝紂為天子荒淫暴亂而終以亡非各所修之致乎今也匹夫之徒曾無意於先王之制而習亡國之音豈能保其六尺之體哉孔子學琴於師襄子襄子曰吾雖以擊磬為官然能於琴今子於琴已習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數也有間曰已習其數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志也有間曰已習其志可以益矣孔子曰未得其人也有間曰孔子有所繆然思焉有所睪然高望而遠眺曰丘迨得其為人矣近黮而黑頎然長曠如望洋奄有四方非文王其孰能為此師襄子避席葉拱而對曰子聖人也其傳曰文王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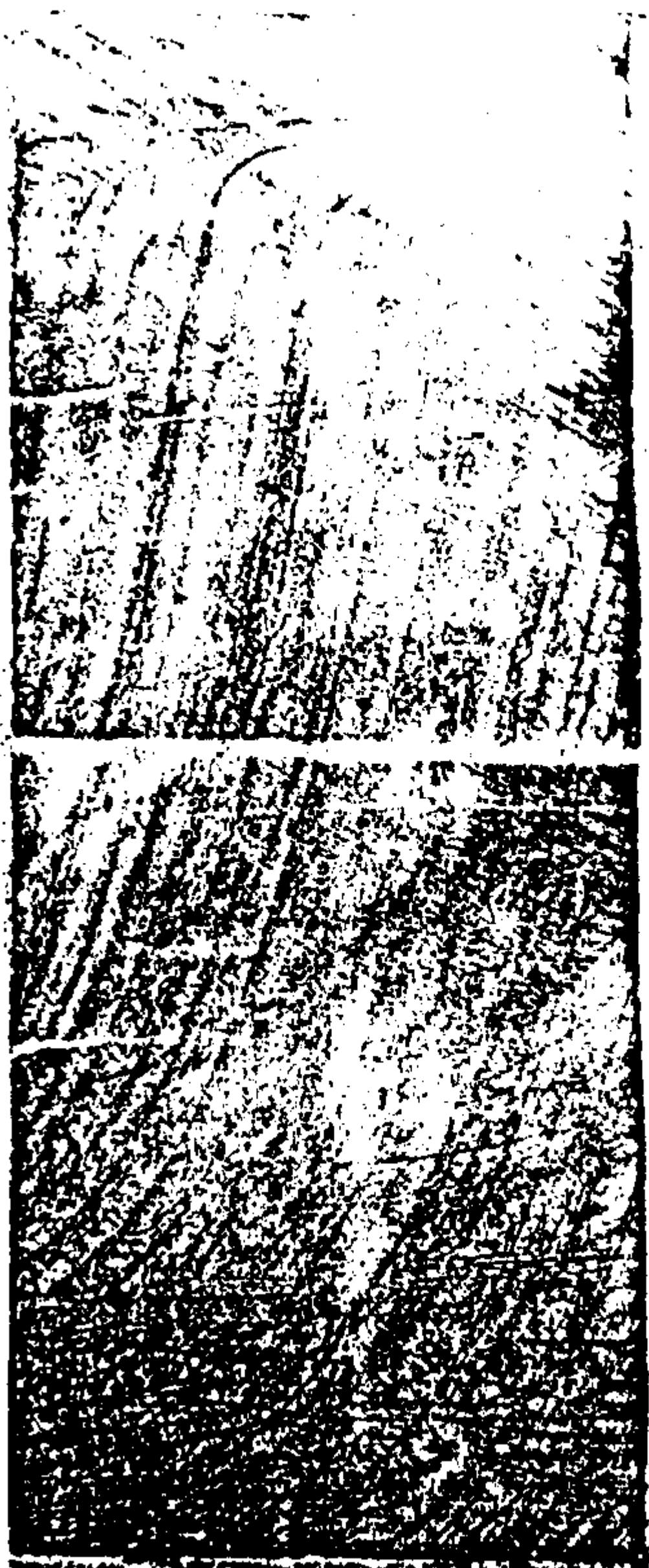
聞韶而慕舜學琴而思文祖述憲章悠然可想　張[illegible]

問玉

孔安國

子貢問於孔子曰敢問君子貴玉而賤珉何也為玉之寡而珉之多孔子曰非為玉之寡故貴之珉之多故賤之夫昔者君子比德於玉溫潤而澤仁也縝密以栗智也廉而不劌義也垂之如墜禮也叩之其聲清越而長其終則詘然樂矣瑕不掩瑜瑜不掩瑕忠也孚尹旁達信也氣如白虹天也精神見於山川地也圭璋特達德也天下莫不貴者道也詩云言念君子溫其如玉故君子貴之也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為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絜靜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故詩之失愚書之失誣樂失之奢易失之賊禮之失煩春秋之失亂其為人也溫良歎厚而不愚則深於詩者矣疏通知遠而不誣則深於書者矣廣博易良而不奢則深於樂者矣絜靜精微而不賊則深於易者矣恭儉莊敬而不煩則深於禮者矣屬辭比事而不亂則深於春秋者矣天有四時春夏秋冬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載神氣吐納雷霆流形萬物無非教也清明在躬志氣如神有物將至其兆必先是故天地之教與聖人相參子夏侍坐於孔子曰敢問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何如斯可謂民之父母子曰夫民之父母必達於禮樂之原以致五至而行三無子夏曰何謂五至子曰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詩之所至禮亦至焉禮之所至樂亦至焉樂之所至哀亦至焉詩禮相成哀樂相生是以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志氣塞乎天地行之充於四海

之蹈而履之子夏曰何謂三無子曰無聲之樂無體之禮無服之喪此之謂三無子夏曰敢問三無何詩近之子曰夙夜基命宥密無聲之樂也威儀逮逮不可選也無體之禮也凡民有喪扶伏救之無服之喪也子夏曰何如子曰無聲之樂所願必從無體之禮上下和同無服之喪施及萬邦

王此德于君子者也六經之道與天地並者也禮樂在人不可斯須去者也故合而為篇　陳明卿

屈節　　孔安國

子路問於孔子曰由聞丈夫居世富貴不能有益於物處貧賤之中不能屈節以求伸則不足以論乎人之域矣子曰君子之行已期於必達於己可以屈則屈可以伸則伸故屈節者所以有待求伸者所以及時是以雖受屈而不毀其節志大而不犯於義孔子在衛聞齊國田常將欲為亂憚鮑晏因欲移其兵以伐魯孔子會諸弟子而告之曰魯父母之國不可不救今吾欲屈節於田常以救魯二三子誰為使子貢請使夫子許之遂如齊說田常曰今子欲收功於魯實難不若移兵於吳則易田常不悅子貢曰夫憂在內者攻強憂在外者攻弱田常曰善然甲兵已加魯矣子貢曰君緩師吾請於吳令救魯而伐齊子因以兵迎

之田常許諾子貢遂南說吳曰今齊國私千乘之魯與吾爭強甚為王患之且夫救魯誅齊利莫大焉吳王曰善然吳常困越越王今苦身養士有報吳之心先越然後可子貢曰越之勁不過魯吳之強不過齊王齊而伐越則齊必私魯矣王方以存亡繼絕之名棄強齊而伐小越非勇也夫勇者不避難仁者不窮約智者不失時義者不絕世今存越示天下以仁救魯伐齊威加晉國諸侯必相率而朝霸業成矣臣請見越君令出兵以從吳王悅子貢之越越王郊迎曰此蠻夷之國大夫辱而臨之子貢曰今者吾說吳王救魯伐齊其志欲之而心畏越曰待伐越而後可且無報人之志而令人疑之拙矣有報人之意而使人知之殆矣事未發而先聞者危矣三者舉事之大患也今吳國疲弊百姓怨

上申胥以諫死太宰嚭用事此則報吳之時也王誠能發卒以佐之重
寶以悅其心卑辭以尊其禮則伐齊必矣彼戰不勝王之福也若勝必以
以兵臨晉臣還北見晉君共攻之吳越兵盡於齊重甲困於晉而王制
其弊其滅吳必矣呼聖人所謂屈節以求其伸者也越王許諾子貢遂
越王悉境內之兵使大夫種言於吳王曰東海役臣勾踐使者臣種敢
修下吏問於左右今聞大王將興大義誅強救弱困暴齊而撫周室請
悉起境內士卒三千人孤請自披堅執銳以先受矢石因先人藏器甲
二十領鐵屈盧之矛步光之劍以賀軍吏吳王大悅以告子貢曰越王
欲身從寡人伐齊可乎子貢曰不可夫空人之國悉人之衆又從其君
非義也君受其幣許其師而辭其君吳王許諾乃謝越王遂自發九郡

兩漢文

之兵以伐齊子貢因去之晉謂晉君曰慮不先定不可以應卒兵不先
辨不可以勝敵今吳與齊戰而不勝越亂之必矣與齊戰而勝必以其
兵臨晉何不休兵修卒以待之晉君許諾吳王與齊人戰於艾陵大破
齊師而不歸果以兵臨晉與晉人遇於黃池晉敗吳師越王聞之涉江
襲吳吳王聞之去晉而歸與越三戰不勝城門不守越遂圍王宮殺夫
差而戮其相破吳三年東向而霸子曰夫其亂齊存魯吾之始願若能
強晉以敝吳使吳亡而越霸者賜之說也美言傷信慎言哉

子貢詭辯諸國如在暮著迎合其意故其言如水投石然已闢戰國策
士氣習矣　張來儀

正論　孔安國

孔子在齊齊侯出田招虞人以旌不進公使執之對曰昔先君之田
旌以招大夫弓以招士皮冠以招虞人臣不見皮冠故不敢進乃舍之
孔子聞之曰善哉守道不如守官君子韙之孔子覽晉志晉趙穿殺靈公
趙盾亡未及山而還史書趙盾弒其君盾曰不然史曰子為正卿亡不
越境返不討賊非子而誰盾曰嗚呼我之懷矣自詒伊慼其我之謂乎
孔子歎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為法受
惡惜也越境乃免鄭有鄉校之士非論執政鬷明欲毀鄉校子產曰何
以毀為也夫人朝夕退而遊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
其所否者吾則改之若之何其毀也我聞忠善以損怨不聞立威以防

兩漢文

怨防怨猶防水也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弗克救也不如小決使道
如吾聞而藥之孔子聞是言也曰吾以是觀之人謂子產不仁吾不信
也鄭子產有疾謂子太叔曰我死子必為政唯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
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翫之則多死
焉故寬難子產卒子太叔為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掠盜太叔悔之曰
吾早從夫子必不及此孔子聞之曰善哉政寬則民慢慢則糾於猛猛
則民殘民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寬猛相濟政是以和詩
曰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施之以寬也毋從詭隨以
謹無良式遏寇虐慘不畏明糾之以猛也柔遠能邇以定我王平之以
和也又曰不競不絿不剛不柔布政優優百祿是遒和之至也子產之

卒也孔子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孔子適齊過泰山之側有婦人哭
於野者而哀夫子式而聽之曰此哀一似重有憂者使子貢往問之而
曰昔舅死於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子貢曰何不去乎婦人曰
無苛政子貢以告孔子子曰小子識之苛政猛於暴虎晉魏獻子為政
分祁氏及羊舌氏之田以賞諸大夫及其子成皆以賢舉也又將[illegible]
曰今汝有力於王室吾是以舉汝行乎敬之哉毋墮乃力孔子聞之曰
魏子之舉也近不失親遠不失舉可謂義矣又聞其命賈辛以為忠詩
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忠也魏子之舉也義其命也忠其長有後於晉
國乎趙簡子賦晉國一鼓鐵以鑄刑鼎著范宣子所為刑書孔子曰晉
其亡乎失其度矣夫晉國將守唐叔之所受法度以經緯其民者也卿

大夫以序守之民是以能遵其道而守其業貴賤不愆所謂度也文公
是以作執秩之官為被廬之法以為盟主今棄此度也而為刑鼎銘在
鼎矣何以尊貴何業之守也貴賤無序何以為國且夫宣子之刑夷之蒐
也晉國亂制若之何其為法乎楚昭王有疾卜曰河神為祟王弗祭大
夫請祭諸郊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漢沮漳楚之望也禍福之至
不是過也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不祭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
矣其不失國也宜哉夏書曰維彼陶唐率彼天常在此冀方今失厥道
亂其紀綱乃底滅亡又曰允出茲在茲由己率常可矣衛孫桓子侵齊
遇敗焉齊人乘之執新築大夫仲叔于奚以其眾救桓子乃免衛人以
邑賞仲叔于奚于奚辭請曲懸之樂繁纓以朝許之書三官子路仕衛見

其故以訪孔子子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君之
所司也名以出信信以守器器以藏禮禮以行義義以生利利以平民政
之大節也若以假人與人政也政亡則國家從之不可止也已公父文伯
之母紡績不解文伯諫焉其母曰古者王后親織玄紞公侯之夫人加
之紘綖卿之內子為大帶命婦成祭服列士之妻加之以朝服庶士以
下各衣其夫秋而成事烝而獻功女事紡績愆則有辟聖王之制也今
我寡也爾又在位朝夕恪勤猶恐忘先人之業況有怠惰其何以避辟
孔子聞之曰小子志之季氏之婦可謂不過矣哀公問於孔子曰二三
大夫皆勸寡人使隆敬於高年何也孔子對曰君之及此言將天下實
賴之豈惟魯哉公曰何也其義可得聞乎孔子曰昔者有虞氏貴德而

尚齒夏后氏貴爵而尚齒殷人貴富而尚齒周人貴親而尚齒虞夏殷
周天下之盛王也未有遺年者焉年者貴於天下久矣次於事親是
故朝廷同爵而尚齒七十杖於朝君問則席八十則不俟朝君問則就
之而弟達乎朝廷矣其行也肩而不並不錯則隨斑白者不以其任於
道路而弟達乎道路矣居鄉以齒而老窮不匱強不犯弱眾不暴寡而
弟達乎州巷矣古之道五十不為甸役頒禽隆之長者而弟達乎蒐狩
矣軍旅什伍同爵則尚齒而弟達乎軍旅矣夫聖王之教孝弟發諸朝
廷行於道路至於州巷放於蒐狩循於軍旅則眾感以義死之而弗敢
犯公曰善哉哀公問於孔子曰寡人聞東益宅不祥信有之乎孔子曰
不祥有五而東益不與焉夫損人自益身之不祥棄老而取幼家之不

作澤賢成不肖國之不祥老者不教幼者不學俗之不祥聖人伏匿
愚者擅權天下之不祥不祥有五東益不與焉
文俱此吾高邀修若守而行之消謝寡過禪益民生國計非淺鮮
也余延孫

曲禮子貢問　孔安國

子貢問於孔子曰晉文公實召天子而使諸侯朝焉夫子作春秋云天
王狩於河陽何也子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亦書其率諸侯事天子而
已子貢問曰管仲失於奢晏子失於儉與其俱失矣二者孰賢子曰管
仲鏤簋而朱紘旅樹而反坫山節藻棁賢大夫也而難為上晏平仲祀
其先祖而豚肩不掩豆狐裘三十年賢大夫也而難為下君子下不僭
上下不偪下子貢問曰殷人既窆而弔於壙周人反哭而弔於家如之
何子曰反哭之弔也哀之至也反而亡矣失之矣於斯為甚故弔之死
人卒事也殷以慤吾從周殷人既練之明日而祔于祖周人既卒哭之
明日而祔于祔祭神之始事也周以戚吾從殷子路問於孔子曰傷

哉貧也生而無以供養死則無以為禮也子曰啜菽飲水盡其歡斯
為之孝斂手足形旋葬而無槨稱其財為之禮貧何傷乎吳延陵季
子聘於上國適齊於其返也其長子死於嬴博之間孔子聞之曰延陵
季子吳之習於禮者也往而觀其葬焉其斂以時服而已其壙掩坎深
不至於泉其葬無盟器之贈既葬其封廣輪掩坎其高可時隱也既葬
而封左袒右還其封且號者三曰骨肉歸於土命也若魂氣則無
所不之無所不之而遂行孔子曰延陵季子之禮其合矣子游問喪之
具子曰稱家之有無焉子游曰有亡惡乎齊子曰有也則無過禮苟亡
矣則斂手足形還葬懸棺而封人豈有非之者哉故夫喪亡與其哀不
足而禮有餘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祭祀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不

志。天何何然乎。

按王者天樂五老二龍事不經見。先儒疑而不載。豈以夫子刪述六經。仰聖道炳如日星。斯文賴以不墜。萬世報德報功之無盡。有不生而靈異乎。惟傳説自星在中甫自嶽降。賢哲之生。皆有瑞應。何獨至于人所篤生之大聖而疑之 陳明卿

終記解

聖蹟圖

孔子晨作。負手曳杖。逍遙於門。而歌曰。泰山其頹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既歌而入。當戶而坐。子貢聞之曰。泰山其頹。則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吾將安仗。哲人其萎。吾將安放。夫子殆將病也。遂趨而入。夫子歎而言曰。賜。汝來何遲。予疇昔夢坐奠於兩楹之間。夏后氏殯於東階之上。則猶在阼。殷人殯於兩楹之間。則與賓主夾之。周人殯於西階之上。則猶賓之。而丘也殷人也。夫明王不興。則天下其孰能宗余。余殆將死。遂寢病七日而終。時年七十三矣。葬於魯城北泗水上。二三子三年喪畢。惟子貢廬於墓六年。自後群弟子及魯人處於墓如家者百有餘家。因名其地曰孔里焉。

家語終記

按史記孔子七十四歲壬戌周敬王四十一年。魯哀公十六年也。是年四月十八日乙丑午時孔子卒。左傳作己丑日者誤。 陳明卿

史記序

見善不喜見惡不怒此人主也文章亦然易喜易怒文之下也不喜不怒難言矣見善不喜見惡不怒其孰能與於此哉六經是已若夫可喜而非無故以喜可怒而非無故以怒佯喜而亦似真喜佯怒而亦似真怒史記一書耳嗟乎易文章之灋祖也詩文章之鈴鐸也至哉易乎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立象焉足矣又多言乎哉史記毋乃少盡歟神而明之默而成之易也神而默史也神而喧矣其近于詩乎詩之言興也興辟雍之鼓鐘亦興卷阿之車馬興鞅掌之勞吏亦興白駒之逸民興侶續之古人亦興鷄鳴之夫婦興前驅之將帥亦興同仇之婦人既環天下人可于可喁可凬可雅不加

品題貞淫自見故世之治也用
興興之失繁繁則可刪俗之澆
也用氣氣之失鶩鶩乃曰蔓是
以孔子不惡繁而惡蔓其於詩
不尚氣而尚興此意唯太史公

知之他人不知也何也西漢有
文章東漢有月旦有文章人人
喜於自見有月旦人人凜於自
避文如景星慶雲可見而不可
避之物也太史公於書無所不

取可以不取而故存之於人無
所不收可以不收而故錄之何
居以自成一家言乎則夷然不
欲以勸夫人立言立德立功即
三者無一焉而猶有翹翹自見

之興太史公樂矣嗟乎此一種
樂意遂能釀百代能文之苦口
而使之甘柔百代評文之刻意
而使之平俾覽者真喜似喜佯
喜佯不喜常若觸之可喜而不

喜者自在真怒似怒佯怒佯笑怒常若擊之可怒而不怒者自在太史公又樂矣嗟乎彈人人所不欲也謗己己所不欲也譽人以彈人譽己以詬己己與人所不欲也如萬石君傳刺客游俠諸傳何嘗一字譽之哉閣者擊節嘆賞以為真譽之也噫此興象也天下明眼少而肉眼多堂下人多而堂上人少使肉眼

爭相曜以和其心而堂下人交相舞以作其勢則事功興議論止天下和平矣又如神僊諸傳何嘗詬人主哉自詬也自詬而不諱即彈人而不怒矣何以故月旦之失非失於苛物而失於怒己也可以解解之不可解置之太史公不求甚解而強解之太史不甚求解人而強索之皆過也離文明之象萬物皆相見

史記古今文人皆相見之書也
噫鼓之舞之以盡神風水遭而
造物不默能讀史記者可與言
詩也已矣亦可與言易也已矣

史官陳仁錫撰

史記纂

雲間翁元益象韓甫鑒定

古潭 張運泰來倩
余元熹近璉 纂評

史記

五帝本紀論　司馬遷

太史公曰、學者多稱五帝尚矣。然尚書獨載堯以來、而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薦紳先生難言之。孔子所傳宰予問五帝德及帝繫姓、儒者或不傳。余嘗西至空桐、北過涿鹿、東漸於海、南浮江淮矣、至長老皆各往往稱黃帝堯舜之處、風教固殊焉、總之不離古文者近是。予觀春秋國語、其發明五帝德帝繫姓章矣、顧弟弗深考、其所表見皆不虛。書缺有間矣、其軼乃時時見於他說。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固難為淺見寡聞道也。余并論次、擇其言尤雅者、故著為本紀書首。

此為贊語之首。言質與雅、文簡意多而斷制不苟。此為九節、前四節通敍其事、後四節斷其義、文字多少曲折、讀者不可草草。吳幼清

其質不作一丁語、其一段傳疑不敢自信之意、往往於運筆虛活處隱見之。鍾伯敬

史記　五帝本紀

秦始皇本紀節　司馬遷

秦初并天下、令丞相御史曰、異日韓王納地效璽、請為藩臣、已而倍約、與趙魏合從畔秦、故興兵誅之、虜其王。寡人以為善、庶幾息兵革。趙王使其相李牧來約盟、故歸其質子。已而倍盟、反我太原、故興兵誅之、得其王。趙公子嘉乃自立為代王、故舉兵擊滅之。魏王始約服入秦、已而與韓趙謀襲秦、秦兵吏誅、遂破之。荊王獻青陽以西、已而畔約、擊我南郡、故發兵誅、得其王、遂定其荊地。燕王昏亂、其太子丹乃陰令荊軻為賊、兵吏誅、滅其國。齊王用后勝計、絕秦使、欲為亂、兵吏誅、虜其王、平齊地。寡人以眇眇之身、興兵誅暴亂、賴宗廟之靈、六王咸伏其辜、天下大定。今名號不更、無以稱成功、傳後世。其議帝號。丞相綰、御史大夫劫、廷尉斯等皆曰、昔者五帝地方千里、其外侯服夷服、諸侯或朝或否、天子不能制。今陛下興義兵、誅殘賊、平定天下、海內為郡縣、法令由一統、自上古以來未嘗有、五帝所不及。臣等謹與博士議曰、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貴。臣等昧死上尊號、王為泰皇。命為制、令為詔、天子自稱曰朕。王曰、去泰、著皇、采上古帝位號、號曰皇帝。他如議。制曰可。追尊莊襄王為太上皇。制曰、朕聞太古有號毋謚、中古有號、死而以行為謚。如此則子議父、臣議君也、甚無謂、朕弗取焉。自今以來、除謚法。朕為始皇帝。後世以計數、二世三世至于萬世、傳之無窮。始皇置酒咸陽宮、博士七十人前為壽。僕射周青臣進頌曰、他時秦地不過千里、賴陛下神靈明聖、平定海內、放逐蠻夷、日月所照、莫不賓服。以諸侯為郡縣、人人

史記　秦始皇紀　二

自安樂無戰爭之患傳之萬世自上古不及陛下威德始皇悅博士齊人淳于越進曰臣聞殷周之王千餘歲封子弟功臣自爲枝輔今陛下有海內而子弟爲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無輔拂何以相救哉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今青臣又面諛以重陛下之過非忠臣始皇下其議丞相李斯曰五帝不相復三代不相襲各以治非其相反時變異也今陛下創大業建萬世之功固非愚儒所知且越言乃三代之事何足法也異時諸侯並爭厚招游學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當家則力農工士則學習法令辟禁今諸生不師今而學古以非當世惑亂黔首丞相李斯昧死言古者天下散亂莫之能一是以諸侯並作語皆道古以害今飾虛言以亂實人善其所私學以非上之所建立今皇帝并有天下別黑白而定一尊私學而相與非法教人聞令下則各以其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夸主以爲名異取以爲高率群下以造謗如此弗禁則主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禁之便臣請史官非秦紀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者與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爲城旦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欲有學法令以吏爲師制曰可

太史公曰秦之先伯翳嘗有勳於唐虞之際受土賜姓及殷夏之間微散至周之衰秦興邑於西垂自繆公以來稍蠶食諸侯竟成始皇始皇自以爲功過五帝地廣三王而羞與之侔善哉乎賈生推言之也

周紀爲尚書所據。秦紀爲國策所據。此紀方是太史公筆力[illegible]

項羽本紀　　司馬遷

項籍者，下相人也，字羽。初起時，年二十四。其季父項梁，梁父即楚將項燕，為秦將王翦所戮者也。項氏世世為楚將，封於項，故姓項氏。項籍少時，學書不成，去學劍，又不成。項梁怒之。籍曰：書足以記名姓而已。劍一人敵，不足學，學萬人敵。於是項梁乃教籍兵法，籍大喜，略知其意，又不肯竟學。項梁嘗有櫟陽逮，乃請蘄獄掾曹咎書抵櫟陽獄掾司馬欣，以故事得已。項梁殺人，與籍避仇於吳中。吳中賢士大夫皆出項梁下。每吳中有大繇役及喪，項梁常為主辦，陰以兵法部勒賓客及子弟，以是知其能。秦始皇帝游會稽，渡浙江，梁與籍俱觀。籍曰：彼可取而代也。梁掩其口，曰：毋妄言，族矣。梁以此奇籍。籍長八尺餘，力能扛鼎，才氣過人，雖吳中子弟皆已憚籍矣。

史記　項羽本紀　五

秦二世元年七月，陳涉等起大澤中。其九月，會稽守通謂梁曰：江西皆反，此亦天亡秦之時也。吾聞先即制人，後則為人所制。吾欲發兵，使公及桓楚將。是時桓楚亡在澤中。梁曰：桓楚亡，人莫知其處，獨籍知之耳。梁乃出，誡籍持劍居外待。梁復入，與守坐，曰：請召籍，使受命召桓楚。守曰：諾。梁召籍入。須臾，梁眴籍曰：可行矣。於是籍遂拔劍斬守頭。項梁持守頭，佩其印綬。門下大驚，擾亂，籍所擊殺數十百人。一府中皆慴伏，莫敢起。梁乃召故所知豪吏，諭以所為起大事，遂舉吳中兵。使人收下縣，得精兵八千人。梁部署吳中豪傑為校尉、候、司馬。有一人不得用，自言於梁。梁曰：前時某喪使公主某事，不能辦，以此不任用公。眾乃皆伏。於是梁為會稽守，籍為裨將，徇下縣。廣陵人召平於是為陳王徇廣陵，未能下。聞陳王敗走，秦兵又且至，乃渡江矯陳王命，拜梁為楚王上柱國，曰：江東已定，急引兵西擊秦。項梁乃以八千人渡江而西。聞陳嬰已下東陽，使使欲與連和俱西。陳嬰者，故東陽令史，居縣中，素信謹，稱為長者。東陽少年殺其令，相聚數千人，欲置長，無適用，乃請陳嬰。嬰謝不能，遂彊立嬰為長，縣中從者得二萬人。少年欲立嬰便為王，異軍蒼頭特起。陳嬰母謂嬰曰：自我為汝家婦，未嘗聞汝先古之有貴者。今暴得大名，不祥。不如有所屬，事成猶得封侯，事敗易以亡，非世所指名也。嬰乃不敢為王。謂其軍吏曰：項氏世世將家，有名於楚。今欲舉大事，將非其人，不可。我倚名族，亡秦必矣。於是眾從其言，以兵屬項梁。項梁渡淮，黥布、蒲將軍亦以兵屬焉。凡六七萬人，軍下邳。

史記　項羽本紀　六

當時秦嘉已立景駒為楚王，軍彭城東，欲距項梁。項梁謂軍吏曰：陳王先首事，戰不利，未聞所在。今秦嘉倍陳王而立景駒，逆無道。乃進兵擊秦嘉。秦嘉軍敗走，追之至胡陵。嘉還戰一日，嘉死，軍降。景駒走死梁地。項梁已并秦嘉軍，軍胡陵，將引軍而西。章邯軍至栗，項梁使別將朱雞石、餘樊君與戰。餘樊君死，朱雞石軍敗，亡走胡陵。項梁乃引兵入薛，誅雞石。項梁前使項羽別攻襄城，襄城堅守不下。已拔，皆阬之。還報項梁。項梁聞陳王定死，召諸別將會薛計事。此時沛公亦起沛，往焉。居鄛人范增，年七十，素居家，好奇計，往說項梁曰：陳勝敗固當。夫秦滅六國，楚最無罪。自懷王入秦不反，楚人憐之至今，故楚南公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也。今陳勝首事，不立楚後而自立，其勢不長。今君起江東，楚蠭起

為能復立楚之後也。於是項梁然其言，乃求楚懷王孫心民間，為人牧羊，立以為楚懷王，從民所望也。陳嬰為楚上柱國，封五縣，與懷王都盱台。項梁自號為武信君。居數月，引兵攻亢父，與齊田榮、司馬龍且軍救東阿，大破秦軍於東阿。田榮即引兵歸，逐其王假。假亡走楚。假相田角亡走趙。角弟田閒故齊將，居趙不敢歸。田榮立田儋子市為齊王。項梁已破東阿下軍，遂追秦軍。數使使趣齊兵，欲與俱西。田榮曰：「楚殺田假，趙殺田角、田閒，乃發兵。」項梁曰：「田假為與國之王，窮來從我，不忍殺之。」趙亦不殺田角、田閒以市於齊。齊遂不肯發兵助楚。項梁使沛公及項羽別攻城陽，屠之。西破秦軍濮陽東，秦兵收入濮陽。沛公、項羽乃攻定陶。定陶未下，去，西略地至雝丘，大破

秦軍，斬李由。還攻外黃，外黃未下。項梁起東阿，西，比至定陶，再破秦軍，項羽等又斬李由，益輕秦，有驕色。宋義乃諫項梁曰：「戰勝而將驕卒惰者敗。今卒少惰矣，秦兵日益，臣為君畏之。」項梁弗聽。乃使宋義使於齊。道遇齊使者高陵君顯，曰：「公將見武信君乎？」曰：「然。」曰：「臣論武信君軍必敗。公徐行即免死，疾行則及禍。」秦果悉起兵益章邯，擊楚軍，大破之定陶，項梁死。沛公、項羽去外黃攻陳留，陳留堅守不能下。沛公、項羽相與謀曰：「今項梁軍破，士卒恐。」乃與呂臣軍俱引兵而東。呂臣軍彭城東，項羽軍彭城西，沛公軍碭。章邯已破項梁軍，則以為楚地兵不足憂，乃渡河擊趙，大破之。當此時，趙歇為王，陳餘為將，張耳為相，皆走入鉅鹿城。章邯令王離、涉間圍鉅鹿，章邯軍其南，築甬道而輸之粟。陳餘為將，將

卒數萬人而軍鉅鹿之北，此所謂河北之軍也。楚兵已破於定陶，懷王恐，從盱台之彭城，并項羽、呂臣軍自將之。以呂臣為司徒，以其父呂青為令尹。以沛公為碭郡長，封為武安侯，將碭郡兵。初，宋義所遇齊使者高陵君顯在楚軍，見楚王曰：「宋義論武信君之軍必敗，居數日，軍果敗。兵未戰而先見敗徵，此可謂知兵矣。」王召宋義與計事而大說之，因置以為上將軍，項羽為魯公，為次將，范增為末將，救趙。諸別將皆屬宋義，號為卿子冠軍。行至安陽，留四十六日不進。項羽曰：「吾聞秦軍圍趙王鉅鹿，疾引兵渡河，楚擊其外，趙應其內，破秦軍必矣。」宋義曰：「不然。夫搏牛之虻不可以破蟣蝨。今秦攻趙，戰勝則兵罷，我承其敝；不勝，則我引兵鼓行而西，必舉秦矣。故不如先鬬秦趙。夫被堅執銳，義不如公；坐運

策，公不如義。」因下令軍中曰：「猛如虎，很如羊，貪如狼，彊不可使者，皆斬之。」乃遣其子宋襄相齊，身送之至無鹽，飲酒高會。天寒大雨，士卒凍飢。項羽曰：「將戮力而攻秦，久留不行。今歲饑民貧，士卒食芋菽，軍無見糧，乃飲酒高會，不引兵渡河因趙食，與趙并力攻秦，乃曰『承其敝』。夫以秦之彊，攻新造之趙，其勢必舉趙。趙舉而秦彊，何敝之承！且國兵新破，王坐不安席，埽境內而專屬於將軍，國家安危，在此一舉。今不恤士卒而徇其私，非社稷之臣。」項羽晨朝上將軍宋義，即其帳中斬宋義頭，出令軍中曰：「宋義與齊謀反楚，楚王陰令羽誅之。」當是時，諸將皆慴服，莫敢枝梧。皆曰：「首立楚者，將軍家也。今將軍誅亂。」乃相與共立羽為假上將軍。使人追宋義子，及之齊，殺之。使桓楚報命於懷王。懷王因使項羽

為上將軍、當陽君蒲將軍皆屬項羽。項羽已殺卿子冠軍、威震楚國、名聞諸侯。乃遣當陽君蒲將軍將卒二萬渡河、救鉅鹿。戰少利、陳餘復請兵。項羽乃悉引兵渡河、皆沈船、破釜甑、燒廬舍、持三日糧、以示士卒必死、無一還心。於是至則圍王離、與秦軍遇、九戰、絕其甬道、大破之、殺蘇角、虜王離。涉閒不降楚、自燒殺。當是時、楚兵冠諸侯。諸侯軍救鉅鹿下者十餘壁、莫敢縱兵。及楚擊秦、諸將皆從壁上觀。楚戰士無不一以當十。楚兵呼聲動天、諸侯軍無不人人惴恐。於是已破秦軍、項羽召見諸侯將、入轅門、無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視。項羽由是始為諸侯上將軍、諸侯皆屬焉。章邯軍棘原、項羽軍漳南、相持未戰。秦軍數卻、二世使人讓章邯。章邯恐、使長史欣請事。至咸陽、留司馬門三日、趙高不見、有不信之心。長史欣恐、還走其軍、不敢出故道。趙高果使人追之、不及。欣至軍報曰、趙高用事於中、下無可為者。今戰能勝、高必疾妒吾功、戰不能勝不免於死。願將軍孰計之。陳餘亦遺章邯書曰、白起為秦將、南征鄢郢、北阬馬服、攻城略地、不可勝計、而竟賜死。蒙恬為秦將、北逐戎人、開榆中地數千里、竟斬陽周。何者。功多、秦不能盡封、因以法誅之。今將軍為秦將三歲矣、所亡失以十萬數、而諸侯並起滋益多。彼趙高素諛日久、今事急、亦恐二世誅之、故欲以法誅將軍以塞責、使人更代將軍以脫其禍。夫將軍居外久、多內郤、有功亦誅、無功亦誅。且天之亡秦、無愚智皆知之。今將軍內不能直諫、外為亡國將、孤特獨立而欲常存、豈不哀哉。將軍何不還兵與諸侯為從、約共攻秦、分王其地、南面稱孤。此孰與身伏鈇質、妻子為僇乎。章邯狐疑、陰使候始成使項羽、欲約。約未成、項羽使蒲將軍日夜引兵度三戶、軍漳南、與秦戰、再破之。項羽悉引兵擊秦軍汙水上、大破之。章邯使人見項羽、欲約。項羽召軍吏謀曰、糧少、欲聽其約。軍吏皆曰、善。項羽乃與期洹水南殷虛上。已盟、章邯見項羽而流涕、為言趙高。項羽乃立章邯為雍王、置楚軍中。使長史欣為上將軍、將秦兵為前行。到新安。諸侯吏卒異時故繇使屯戍過秦中、秦中吏卒遇之多無狀。及秦軍降諸侯、諸侯吏卒乘勝多奴虜使之、輕折辱秦吏卒。秦吏卒多竊言曰、章將軍等詐吾屬降諸侯、今能入關破秦、大善。即不能、諸侯虜吾屬而東、秦必盡誅吾父母妻子。諸將微聞其計、以告項羽。項羽乃召黥布蒲將軍計曰、秦吏卒尚眾、其心不服、至關中不聽、事必危、不如擊殺之、而獨與章邯長史欣都尉翳入秦。於是楚軍夜擊阬秦卒二十餘萬人新安城南。行略定秦地。函谷關有兵守關、不得入。又聞沛公已破咸陽、項羽大怒、使當陽君等擊關。項羽遂入、至于戲西。沛公軍霸上、未得與項羽相見。沛公左司馬曹無傷使人言於項羽曰、沛公欲王關中、使子嬰為相、珍寶盡有之。項羽大怒曰、旦日饗士卒、為擊破沛公軍。當是時、項羽兵四十萬、在新豐鴻門。沛公兵十萬、在霸上。范增說項羽曰、沛公居山東時、貪於財貨、好美姬。今入關、財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此其志不在小。吾令人望其氣、皆為龍虎、成五采、此天子氣也。急擊勿失。楚左尹項伯者、項羽季父也、素善留侯張良。張良是時從沛公、項伯乃夜馳之沛公軍、私見張良、具告以事、欲呼張良與俱去、曰、

游從俱死也。張良曰、臣為韓王送沛公。沛公今事有急、亡去不義、不可不語。良乃入、具告沛公。沛公大驚、曰、為之奈何。張良曰、誰為大王為此計者。曰、鯫生說我曰、距關無內諸侯、秦地可盡王也。故聽之。良曰、料大王士卒足以當項王乎。沛公默然、曰、固不如也。且為之奈何。張良曰、請往謂項伯、言沛公不敢背項王也。沛公曰、君安與項伯有故。張良曰、秦時與臣游。項伯殺人、臣活之。今事有急、故幸來告良。沛公曰、孰與君少長。良曰、長於臣。沛公曰、君為我呼入、吾得兄事之。張良出、要項伯。項伯即入見沛公。沛公奉卮酒為壽、約為婚姻、曰、吾入關、秋豪不敢有所近、籍吏民、封府庫、而待將軍。所以遣將守關者、備他盜之出入與非常也。日夜望將軍至、豈敢反乎。願伯具言臣之不敢倍德也。項伯許諾。謂沛公曰、旦日不可不蚤自來謝項王。沛公曰、諾。於是項伯復夜去、至軍中、具以沛公言報項王。因言曰、沛公不先破關中、公豈敢入乎。今人有大功而擊之、不義也。不如因善遇之。項王許諾。沛公旦日從百餘騎來見項王、至鴻門、謝曰、臣與將軍戮力而攻秦、將軍戰河北、臣戰河南、然不自意能先入關破秦、得復見將軍於此。今者有小人之言、令將軍與臣有郤。項王曰、此沛公左司馬曹無傷言之。不然、籍何以至此。項王即日因留沛公與飲。項王項伯東嚮坐、亞父南嚮坐。亞父者范增也。沛公北嚮坐、張良西嚮侍。范增數目項王、舉所佩玉玦以示之者三。項王默然不應。范增起、出召項莊、謂曰、君王為人不忍。若入前為壽、壽畢、請以劍舞、因擊沛公於坐、殺之。不者、若屬皆且為所虜。莊則入為壽。壽畢、曰、君

王與沛公飲、軍中無以為樂、請以劍舞。項王曰、諾。項莊拔劍起舞。項伯亦拔劍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莊不得擊。於是張良至軍門見樊噲。樊噲曰、今日之事何如。良曰、甚急。今者項莊拔劍舞、其意常在沛公也。噲曰、此迫矣。臣請入、與之同命。噲即帶劍擁盾入軍門。交戟之衛士欲止不內。樊噲側其盾以撞、衛士仆地。噲遂入、披帷西嚮立、瞋目視項王。頭髮上指、目眥盡裂。項王按劍而跽曰、客何為者。張良曰、沛公之參乘樊噲者也。項王曰、壯士。賜之卮酒。則與斗卮酒。噲拜謝、起、立而飲之。項王曰、賜之彘肩。則與一生彘肩。樊噲覆其盾於地、加彘肩上、拔劍切而啗之。項王曰、壯士、能復飲乎。樊噲曰、臣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辭。夫秦王有虎狼之心、殺人如不能舉、刑人如恐不勝、天下皆叛之。懷王與諸將約曰、先破秦入咸陽者王之。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陽、毫毛不敢有所近、封閉宮室、還軍霸上、以待大王來。故遣將守關者、備他盜出入與非常也。勞苦而功高如此、未有封侯之賞、而聽細說、欲誅有功之人、此亡秦之續耳。竊為大王不取也。項王未有以應、曰、坐。樊噲從良坐。坐須臾、沛公起如廁、因招樊噲出。沛公已出、項王使都尉陳平召沛公。沛公曰、今者出、未辭也、為之奈何。樊噲曰、大行不顧細謹、大禮不辭小讓。如今人方為刀俎、我為魚肉、何辭為。於是遂去、乃令張良留謝。良問曰、大王來何操。曰、我持白璧一雙、欲獻項王、玉斗一雙、欲與亞父、會其怒不敢獻。公為我獻之。張良曰、謹諾。當是時、項王軍在鴻門下、沛公軍在霸上、相去四十里。沛公則置車騎、脫身獨騎、與樊噲夏侯嬰靳彊紀信等四人持

劍盾步走、從酈山下、道芷陽間行。沛公謂張良曰、從此道至吾軍、不過二十里耳。度我至軍中、公乃入。沛公已去、間至軍中、張良入謝、曰、沛公不勝桮杓、不能辭。謹使臣良奉白璧一雙、再拜獻大王足下、玉斗一雙、再拜奉大將軍足下。項王曰、沛公安在。良曰、聞大王有意督過之、脫身獨去、已至軍矣。項王則受璧、置之坐上。亞父受玉斗、置之地、拔劍撞而破之、曰、唉、豎子不足與謀。奪項王天下者、必沛公也。吾屬今為之虜矣。沛公至軍、立誅殺曹無傷。居數日、項羽引兵西屠咸陽、殺秦降王子嬰、燒秦宮室、火三月不滅。收其貨寶婦女而東。人或說項王曰、關中阻山河四塞、地肥饒、可都以霸。項王見秦宮室皆以燒殘破、又心懷思欲東歸、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誰知之者。說者曰、人言楚人沐猴而

史記項羽本紀

冠耳、果然。項王聞之、烹說者。項王使人致命懷王。懷王曰、如約。乃尊懷王為義帝。項王欲自王、先王諸將相。謂曰、天下初發難時、假立諸侯後以伐秦。然身被堅執銳首事、暴露於野三年、滅秦定天下者、皆將相諸君與籍之力也。義帝雖無功、故當分其地而王之。諸將皆曰、善。乃分天下、立諸將為侯王。項王范增疑沛公之有天下、業已講解、又惡負約、恐諸侯叛之、乃陰謀曰、巴蜀道險、秦之遷人皆居蜀。乃曰、巴蜀亦關中地也。故立沛公為漢王、王巴蜀漢中、都南鄭。而三分關中、王秦降將以距塞漢王。項王乃立章邯為雍王、王咸陽以西、都廢丘。長史欣者、故為櫟陽獄掾、嘗有德於項梁。都尉董翳者、本勸章邯降楚。故立司馬欣為塞王、王咸陽以東至河、都櫟陽。立董翳為翟王、王上郡、都高奴。徙魏王豹

為西魏王、王河東、都平陽。瑕丘申陽者、張耳嬖臣也、先下河南郡、迎楚河上、故立申陽為河南王、都雒陽。韓王成因故都、都陽翟。趙將司馬卬定河內、數有功、故立卬為殷王、王河內、都朝歌。徙趙王歇為代王。趙相張耳素賢、又從入關、故立耳為常山王、王趙地、都襄國。當陽君黥布為楚將、常冠軍、故立布為九江王、都六。鄱君吳芮率百越佐諸侯、又從入關、故立芮為衡山王、都邾。義帝柱國共敖將兵擊南郡、功多、因立敖為臨江王、都江陵。徙燕王韓廣為遼東王。燕將臧荼從楚救趙、因從入關、故立荼為燕王、都薊。徙齊王田市為膠東王。齊將田都從共救趙、因從入關、故立都為齊王、都臨菑。故秦所滅齊王建孫田安、項羽方渡河救趙、田安下濟北數城、引其兵降項羽、故立安為濟北王、都博陽。田榮者、

史記項羽本紀

數負項梁、又不肯將兵從楚擊秦、以故不封。成安君陳餘棄將印去、不從入關、然素聞其賢、有功於趙、聞其在南皮、故因環封三縣。番君將梅鋗功多、故封十萬戶侯。項王自立為西楚霸王、王九郡、都彭城。漢之元年四月、諸侯罷戲下、各就國。項王出之國、使人徙義帝、曰、古之帝者、地方千里、必居上游。乃使使徙義帝長沙郴縣。趣義帝行、其羣臣稍稍背叛之、乃陰令衡山、臨江王擊殺之江中。韓王成無軍功、項王不使之國、與俱至彭城、廢以為侯、已又殺之。臧荼之國、因逐韓廣之遼東、廣弗聽、荼擊殺廣無終、并王其地。田榮聞項羽徙齊王市膠東、而立齊將田都為齊王、乃大怒、不肯遣齊王之膠東、因以齊反、迎擊田都。田都走楚。齊王市畏項王、乃亡之膠東就國。田榮怒、追擊殺之即墨。榮因自立為齊

王而與齊王田安并王三齊榮與彭越將軍印令反梁地陳餘陰使張同夏說說齊王田榮曰項羽為天下宰不平今盡王故王於醜地而王其羣臣諸將善地逐其故主趙王乃北居代餘以為不可聞大王起兵且不聽不義願大王資餘兵請以擊常山以復趙王請以國為扞蔽齊王許之因遣兵之趙陳餘悉發三縣兵與齊并力擊常山大破之張耳歸漢陳餘迎故趙王歇於代反之趙趙王因立陳餘為代王是時漢還定三秦項羽聞漢王皆已并關中且東齊趙叛之大怒乃以故吳令鄭昌為韓王以距漢令蕭公角等擊彭越彭越敗蕭公角等漢使張良徇韓乃遺項王書曰漢王失職欲得關中如約即止不敢東又以齊梁反書遺項王曰齊欲與趙并滅楚楚以此故無西意而北擊齊

徵兵九江王布布稱疾不往使將將數千人行項王繇此怨布也漢之二年冬項羽遂北至城陽田榮亦將兵會戰田榮不勝走至平原平原民殺之遂北燒夷齊城中房屋皆阬田榮降卒係虜其老弱婦女徇齊至北海多所殘滅齊人相聚而叛之於是田榮弟田橫收齊亡卒得數萬人反城陽項王因留連戰未能下春漢王部五諸侯兵凡五十六萬人東伐楚項王聞之即令諸將擊齊而自以精兵三萬人南從魯出胡陵四月漢皆已入彭城收其貨寶美人日置酒高會項王乃西從蕭晨擊漢軍而東至彭城日中大破漢軍漢軍皆走相隨入穀泗水殺漢卒十餘萬人漢卒皆南走山楚又追擊至靈壁東睢水上漢軍卻為楚所擠多殺漢卒十餘萬人皆入睢水睢水為之不流圍漢王三匝於是大

風從西北而起折木發屋揚沙石窈冥晝晦逢迎楚軍楚軍大亂壞散而漢王乃得與數十騎遁去欲過沛收家室而西楚亦使人追之沛取漢王家家皆亡不與漢王相見漢王道逢得孝惠魯元乃載行楚騎追漢王漢王急推墮孝惠魯元車下滕公常下收載之如是者三曰雖急不可以驅奈何棄之於是遂得脫求太公呂后不相遇審食其從太公呂后間行求漢王反遇楚軍楚軍遂與歸報項王項王常置軍中是時呂后兄周呂侯為漢將兵居下邑漢王間往從之稍稍收其士卒至滎陽諸敗軍皆會蕭何亦發關中老弱未傅悉詣滎陽復大振楚起於彭城常乘勝逐北與漢戰滎陽南京索間漢敗楚楚以故不能過滎陽而西項王之救彭城追漢王至滎陽田橫亦得收齊立田榮子廣為齊王

漢王之敗彭城諸侯皆復與楚而背漢漢軍滎陽築甬道屬之河以取敖倉粟漢之三年項王數侵奪漢甬道漢王食乏恐請和割滎陽以西為漢項王欲聽之歷陽侯范增曰漢易與耳今釋弗取後必悔之項王乃與范增急圍滎陽漢王患之乃用陳平計間項王項王使者來為太牢具舉欲進之見使者詳驚愕曰吾以為亞父使者乃反項王使者更持去以惡食食項王使者使者歸報項王項王乃疑范增與漢有私稍奪之權范增大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為之願賜骸骨歸卒伍項王許之行未至彭城疽發背而死漢將紀信說漢王曰事已急矣請為王誑楚為王王可以間出於是漢王夜出女子滎陽東門被甲二千人楚兵四面擊之紀信乘黃屋車傅左纛曰城中食盡漢王降楚軍皆呼

與數十騎從城西門出走成皐項王見紀信問漢王安在信曰漢王已出矣項王燒殺紀信漢王使御史大夫周苛樅公魏豹守滎陽周苛樅公謀曰反國之王難與守城乃共殺魏豹楚下滎陽城生得周苛項王謂周苛曰為我將我以公為上將軍封三萬戶周苛罵曰若不趣降漢漢今虜若若非漢敵也項王怒烹周苛并殺樅公漢王之出滎陽南走宛葉得九江王布行收兵復入保成皐漢之四年項王進兵圍成皐漢王逃獨與滕公出成皐北門渡河走脩武從張耳韓信軍諸將稍稍得出成皐從漢王楚遂拔成皐欲西漢使兵距之鞏令其不得西是時彭越渡河擊楚東阿殺楚將軍薛公項王乃自東擊彭越漢王得淮陰侯兵欲渡河南鄭忠說漢王乃止壁河內使劉賈將兵佐彭

越燒楚積聚項王東擊破之走彭越漢王則引兵渡河復取成皐軍廣武就敖倉食項王已定東海來西與漢俱臨廣武而軍相守數月當此時彭越數反梁地絕楚糧食項王患之為高俎置太公其上告漢王曰今不急下吾烹太公漢王曰吾與項羽俱北面受命懷王曰約為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則幸分我一桮羹項王怒欲殺之項伯曰天下事未可知且為天下者不顧家雖殺之無益祗益禍耳項王從之楚漢久相持未決丁壯苦軍旅老弱罷轉漕項王謂漢王曰天下匈匈數歲者徒以吾兩人耳願與漢王挑戰決雌雄毋徒苦天下之民父子為也漢王笑謝曰吾寧鬭智不能鬭力項王令壯士出挑戰漢有善騎射者樓煩楚挑戰三合樓煩輒射殺之項王大怒乃自被甲持戟挑戰樓

煩欲射之項王瞋目叱之樓煩目不敢視手不敢發遂走還入壁不敢復出漢王使人間問之乃項王也漢王大驚於是項王乃即漢王相與臨廣武間而語漢王數之項王怒欲一戰漢王不聽項王伏弩射中漢王漢王傷走入成皐項王聞淮陰侯已舉河北破齊趙且欲擊楚乃使龍且往擊之淮陰侯與戰騎將灌嬰擊之大破楚軍殺龍且韓信因自立為齊王項王聞龍且軍敗則恐使盱台人武涉往說淮陰侯淮陰侯弗聽是時彭越復反下梁地絕楚糧項王乃謂海春侯大司馬曹咎等曰謹守成皐則漢欲挑戰慎勿與戰毋令得東而已我十五日必誅彭越定梁地復從將軍乃東行擊陳留外黃外黃不下數日已降項王怒悉令男子年十五已上詣城東欲阬之外黃令舍人兒年十三往說項

王曰彭越彊劫外黃外黃恐故且降待大王大王至又皆阬之百姓豈有歸心從此以東梁地十餘城皆恐莫肯下矣項王然其言乃赦外黃當阬者東至睢陽聞之皆爭下項王漢果數挑楚軍戰楚軍不出使人辱之五六日大司馬怒渡兵汜水士卒半渡漢擊之大破楚軍盡得楚國貨賂大司馬咎長史翳塞王欣皆自剄汜水上大司馬咎者故蘄獄掾長史欣亦故櫟陽獄吏兩人嘗有德於項梁是以項王信任之當是時項王在睢陽聞海春侯軍敗則引兵還漢軍方圍鍾離眛於滎陽東項王至漢軍畏楚盡走險阻是時漢兵盛食多項王兵罷食絕漢遣陸賈說項王請太公項王弗聽漢王復使侯公往說項王項王乃與漢約中分天下割鴻溝以西者為漢鴻溝而東者為楚項王許之即歸漢王

西漢文

父母妻子、軍皆呼萬歲、漢王即封侯公為平國公、匿弗肯復見、曰、此天下辯士、所居傾國、故號為平國公、項王已約、乃引兵解而東歸、漢欲西歸、張良陳平説曰、漢有天下大半、而諸侯皆附之、楚兵罷食盡、此天亡楚之時也、不如因其機而遂取之、今釋弗擊、此所謂養虎自遺患也、漢王聽之、漢五年、漢王乃追項王至陽夏南止軍、與淮陰侯韓信建成侯彭越期會而擊楚軍、至固陵、而信越之兵不會、楚擊漢軍、大破之、漢王復入壁深塹而自守、謂張子房曰、諸侯不從約、為之奈何、對曰、楚兵且破、信越未有分地、其不至固宜、君王能與共分天下、今可立致也、即不能、事未可知也、君王能自陳以東傅海盡與韓信、睢陽以北至穀城以與彭越、使各自為戰、則楚易敗也、漢王曰、善、於是乃發使者告韓信彭越曰、并力擊楚、楚破、自陳以東傅海與齊王、睢陽以北至穀城與彭相國、使者至、韓信彭越皆報曰、請今進兵、韓信乃從齊往、劉賈軍從壽春並行、屠城父、至垓下、大司馬周殷叛楚、以舒屠六、舉九江兵、隨劉賈彭越皆會垓下、詣項王、項王軍壁垓下、兵少食盡、漢軍及諸侯兵圍之數重、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項王乃大驚曰、漢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項王則夜起飲帳中、有美人名虞、常幸從、駿馬名騅、常騎之、於是項王乃悲歌忼慨、自為詩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數闋、美人和之、項王泣數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視、於是項王乃上馬騎、麾下壯士騎從者八百餘人、直夜潰圍南出馳走、平明、漢軍乃覺之、令騎將灌嬰以五千騎追之、項王渡

西漢文

淮、騎能屬者百餘人耳、項王至陰陵、迷失路、問一田父、田父紿曰左、左、乃陷大澤中、以故漢追及之、項王乃復引兵而東、至東城、乃有二十八騎、漢騎追者數千人、項王自度不得脱、謂其騎曰、吾起兵至今八歲矣、身七十餘戰、所當者破、所擊者服、未嘗敗北、遂霸有天下、然今卒困於此、此天之亡我、非戰之罪也、今日固決死、願為諸君決戰、必三勝之、為諸君潰圍斬將刈旗、令諸君知天亡我、非戰之罪也、乃分其騎以為四隊、四嚮、漢軍圍之數重、項王謂其騎曰、吾為公取彼一將、令四面騎馳下、期山東為三處、於是項王大呼馳下、漢軍皆披靡、遂斬漢一將、是時赤泉侯為騎將、追項王、項王瞋目而叱之、赤泉侯人馬俱驚、辟易數里、與其騎會為三處、漢軍不知項王所在、乃分軍為三、復圍之、項王乃馳、復斬漢一都尉、殺數十百人、復聚其騎、亡其兩騎耳、乃謂其騎曰、何如、騎皆伏曰、如大王言、於是項王乃欲東渡烏江、烏江亭長檥船待、謂項王曰、江東雖小、地方千里、衆數十萬人、亦足王也、願大王急渡、今獨臣有船、漢軍至、無以渡、項王笑曰、天之亡我、我何渡為、且籍與江東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無一人還、縱江東父兄憐而王我、我何面目見之、縱彼不言、籍獨不愧於心乎、乃謂亭長曰、吾知公長者、吾騎此馬五歲、所當無敵、嘗一日行千里、不忍殺之、以賜公、乃令騎皆下馬步行、持短兵接戰、獨籍所殺漢軍數百人、項王身亦被十餘創、顧見漢騎司馬呂馬童曰、若非吾故人乎、馬童面之、指王翳曰、此項王也、項王乃曰、吾聞漢購我頭千金邑萬戶、吾為若德、乃自刎而死、王翳取其頭、餘騎相蹂

數十人、最其後、郎中騎楊喜、騎司馬呂馬童、郎中呂勝、楊武、各得其一體、五人共會其體、皆是、今其地為五、封呂馬童為中水侯、封王翳為杜衍侯、封楊喜為赤泉侯、封楊武為吳防侯、封呂勝為涅陽侯、項王已死、楚地皆降漢、獨魯不下、漢乃引天下兵欲屠之、為其守禮義、為主死節、乃持項王頭視魯、魯父兄乃降、始楚懷王初封項籍為魯公、及其死、魯最後下、故以魯公禮葬項王穀城、漢王為發哀、泣之而去、諸項氏枝屬、漢王皆不誅、乃封項伯為射陽侯、桃侯、平皋侯、玄武侯皆項氏、賜姓劉氏、

太史公曰、吾聞之周生曰、舜目蓋重瞳子、又聞項羽亦重瞳子、羽豈其苗裔邪、何興之暴也、夫秦失其政、陳涉首難、豪傑蠭起、相與並爭、不可勝數、然羽非有尺寸、乘勢起隴畝之中、三年、遂將五諸侯滅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號為霸王、位雖不終、近古以來未嘗有也、及羽背關懷楚、放逐義帝而自立、怨王侯叛己、難矣、自矜功伐、奮其私智而不師古、謂霸王之業、欲以力征經營天下、五年卒亡其國、身死東城、尚不覺寤而不自責、過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豈不謬哉、

千條萬緒、反覆照應、而筆力雄放、縱橫飛舞、狀之遊、世在史記猶為第一篇文字、篇篇綱

史記 項羽本紀

二十一

高祖本紀節

司馬遷

高祖以亭長為縣送徒酈山、徒多道亡、自度比至皆亡之、到豐西澤中、止飲、夜乃解縱所送徒、曰、公等皆去、吾亦從此逝矣、徒中壯士願從者十餘人、高祖被酒、夜徑澤中、令一人行前、行前者還報曰、前有大蛇當徑、願還、高祖醉曰、壯士行、何畏、乃前、拔劍擊斬蛇、蛇遂分為兩、徑開、行數里、醉、因臥、後人來至蛇所、有一老嫗夜哭、人問何哭、嫗曰、人殺吾子、故哭之、人曰、嫗子何為見殺、嫗曰、吾白帝子也、化為蛇、當道、今為赤帝子斬之、故哭、人乃以嫗為不誠、欲笞之、嫗因忽不見、後人至、高祖覺、後人告高祖、高祖乃心獨喜、自負、諸從者日益畏之、秦始皇帝常曰、東南有天子氣、於是因東游以厭之、高祖即自疑、亡匿、隱於芒碭山澤巖石之間、呂后與人俱求、常得之、高祖怪問之、呂后曰、季所居上常有雲氣、故從往常得季、高祖心喜、沛中子弟或聞之、多欲附者矣、秦二世元年秋、陳勝等起蘄、至陳而王、號為張楚、諸郡縣皆多殺其長吏以應陳涉、沛令恐、欲以沛應涉、掾主吏蕭何、曹參乃曰、君為秦吏、今欲背之、率沛子弟、恐不聽、願君召諸亡在外者、可得數百人、因劫眾、眾不敢不聽、乃令樊噲召劉季、劉季之眾已數十百人矣、於是樊噲從劉季來、沛令後悔、恐其有變、乃閉城城守、欲誅蕭曹、蕭曹恐、踰城保劉季、劉季乃書帛射城上、請沛父老曰、天下苦秦久矣、今父老雖為沛令守、諸侯並起、今屠沛、沛今共誅令、擇子弟可立者立之、以應諸侯、則家室完、不然、父子俱屠、無為也、父老乃率子弟共殺沛令、開城門迎劉季、欲以為沛令、

西漢之

史記 高祖本紀

二十二

劉季曰天下方擾諸侯並起今置將不善壹敗塗地吾非敢自愛恐能薄不能完父兄子弟此大事願更相推擇可者蕭曹等皆文吏自愛恐事不就後秦種族其家盡讓劉季諸父老皆曰平生所聞劉季諸珍怪當貴且卜筮之莫如劉季最吉於是劉季數讓衆莫敢為乃立季為沛公祠黃帝祭蚩尤於沛庭而釁鼓旗幟皆赤由所殺蛇白帝子殺者赤帝子故上赤當是時秦兵彊常乘勝逐北諸將莫利先入關獨項羽怨秦破項梁軍奮願與沛公西入關懷王諸老將皆曰項羽為人僄悍猾賊項羽嘗攻襄城襄城無遺類皆阬之諸所過無不殘滅且楚數進取前陳王項梁皆敗不如更遣長者扶義而西告諭秦父兄秦父兄苦其主久矣今誠得長者往毋侵暴宜可下今項羽僄悍今不可遣獨沛公

素寬大長者可遣卒不許項羽而遣沛公西略地漢元年十月沛公兵遂先諸侯至霸上秦王子嬰素車白馬係頸以組封皇帝璽符節降軹道旁諸將或言誅秦王沛公曰始懷王遣我固以能寬容且人已服降又殺之不祥乃以秦王屬吏遂西入咸陽欲止宮休舍樊噲張良諫乃封秦重寶財物府庫還軍霸上十二年十月高祖已擊布軍會甀布走令別將追之高祖還歸過沛留置酒沛宮悉召故人父老子弟縱酒發沛中兒得百二十人教之歌酒酣高祖擊筑自為歌詩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令兒皆和習之高祖乃起舞慷慨傷懷泣數行下謂沛父兄曰游子悲故鄉吾雖都關中萬歲後吾魂魄猶樂思沛且朕自沛公以誅暴逆遂有天下其以沛為朕湯沐邑復其民世世無有所與沛父兄諸母故人日樂飲極驩道舊故為笑樂十餘日高祖欲去沛父兄固請留高祖高祖曰吾人衆多父兄不能給乃去沛中空縣皆之邑西獻高祖復留止張飲三日沛父兄皆頓首曰沛幸得復豐未復唯陛下哀憐之高祖曰豐吾所生長極不忘耳吾特為其以雍齒故反我為魏沛父兄固請乃并復豐比沛

看劉項入手處神采自別　張來儀

六國表序　　司馬遷

太史公讀秦記、至犬戎敗幽王、周東徙洛邑、秦襄公始封為諸侯、作西畤用事上帝、僭端見矣、禮曰、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其域內名山大川、今秦雜戎翟之俗、先暴戾、後仁義、位在藩臣、而臚於郊祀、君子懼焉、及文公踰隴、攘夷狄、尊陳寶、營岐雍之閒、而穆公修政、東竟至河、則與齊桓晉文中國侯伯侔矣、是後陪臣執政、大夫世祿、六卿擅晉權、征伐會盟、威重於諸侯、及田常殺簡公、而相齊國、諸侯晏然弗討、海內爭於戰功矣、三國終之卒分晉、田和亦滅齊而有之、六國之盛自此始、務在彊兵并敵、謀詐用而從衡短長之說起、矯稱蠭出、誓盟不信、雖置質剖符猶不能約束也、秦始小國僻遠、諸夏擯之、比於戎翟、至獻公之後、常雄諸侯、論秦之德義不知魯衞之暴戾者、量秦之兵不如三晉之彊也、然卒并天下、非必險固便形勢利也、蓋若天所助焉、或曰東方物所始生、西方物之成孰、夫作事者必於東南、收功實者常於西北、故禹興於西羌、湯起於亳、周之王也、以豐鎬伐殷、秦之帝用雍州興、漢之興自蜀漢、秦既得意、燒天下詩書、諸侯史記尤甚、為其有所刺譏也、詩書所以復見者、多藏人家、而史記獨藏周室、以故滅、惜哉惜哉、獨有秦記、又不載日月、其文略不具、然戰國之權變亦有可頗采者、何必上古、秦取天下多暴、然世異變、成功大、傳曰法後王、何也、以其近己而事頗相類、議卑而易行也、學者牽於所聞、見秦在帝位日淺、每從而非、因舉而笑之、不敢道、此與以耳食無異、悲夫、余於是因秦記、踵春秋之後、起周元王、表六國時事、訖二世、凡二百七十年、著諸所聞興壞之端、後有君子、以覽觀焉、

予嘗觀太史公所撰次五帝三王紀、無甚經緯廢、而秦紀獨詳、頗疑之、及讀六國表、乃知古史藏周室、為秦所燒、而秦紀獨謂不廢、故太史公之非獨表六國、而於秦之本末尤詳盡可補焉、　茅鹿門

秦楚之際月表序　司馬遷

太史公讀秦楚之際，曰，初作難，發於陳涉。虐戾滅秦自項氏。撥亂誅暴，（三句是倒文法）平定海內，卒踐帝祚，成於漢家。五年之間，號令三嬗。自生民以來，未始有受命若斯之亟也。昔虞夏之興，積善累功數十年，德洽百姓，攝行政事，考之於天，然後在位。湯武之王，乃由契后稷脩仁行義十餘世，不期而會孟津八百諸侯，猶以為未可，其後乃放弒。秦起襄公，章於文繆，獻孝之後，稍以蠶食六國，百有餘載，至始皇乃能并冠帶之倫。以德若彼，用力如此，蓋一統若斯之難也。秦既稱帝，患兵革不休，以有諸侯也，於是無尺土之封，墮壞名城，銷鋒鏑，鉏豪桀，維萬世之安。然王跡之興，起於閭巷，合從討伐，軼於三代。鄉秦之禁，適足以資賢者為驅除難耳。故憤發其所為天下雄，安在無土不王。此乃傳之所謂大聖乎。豈非天哉，豈非天哉。非大聖孰能當此受命而帝者乎。

此表字不滿五百，態度無限，委紆如黃河之水，百折百迴。此子景升晉紀論之祖。

史記菁華錄　二十七

禮書　司馬遷

太史公曰，洋洋美德乎。宰制萬物，役使羣眾，豈人力也哉。余至大行禮官，觀三代損益，乃知緣人情而制禮，依人性而作儀，其所由來尚矣。人道經緯萬端，規矩無所不貫，誘進以仁義，束縛以刑罰，故德厚者位尊，祿重者寵榮，所以總一海內而整齊萬民也。人體安駕乘，為之金輿錯衡以繁其飾，目好五色，為之黼黻文章以表其能，耳樂鐘磬，為之調諧八音以蕩其心，口甘五味，為之庶羞酸鹹以致其美，情好珍善，為之琢磨圭璧以通其意。故大路越席，皮弁布裳，朱弦洞越，大羹玄酒，所以防其淫侈，救其彫敝。是以君臣朝廷尊卑貴賤之序，下及黎庶車輿衣服宮室飲食嫁娶喪祭之分，事有宜適，物有節文。仲尼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周衰禮廢樂壞，大小相踰，管仲之家，兼備三歸。循法守正者見侮於世，奢溢僭差者謂之顯榮。自子夏門人之高弟也，猶云出見紛華盛麗而說，入聞夫子之道而樂，二者心戰，未能自決，而況中庸以下，漸漬於失教，被服於成俗乎。孔子曰，必也正名，於衛所居不合。仲尼沒後，受業之徒沈湮而不舉，或適齊楚，或入河海，豈不痛哉。至秦有天下，悉內六國禮儀，采擇其善，雖不合聖制，其尊君抑臣，朝廷濟濟，依古以來。至于高祖，光有四海，叔孫通頗有所增益減損，大抵皆襲秦故。自天子稱號下至佐僚及宮室官名，少所變改。孝文即位，有司議欲定儀禮，孝文好道家之學，以為繁禮飾貌，無益於治，躬化謂何耳，故罷去之。孝景時，御史大夫晁錯明於世務刑名，數干諫孝景曰，諸侯藩輔、

史記菁華錄　二十八

臣子一例。古今之制也。今大國專治異政。不稟京師。恐不可傳後。孝景用其計、而六國畔逆、以錯首名、天子誅錯以解難、事在袁盎語中、是後官者養交安祿而已。莫敢復議。今上即位、招致儒術之士、令共定儀、十餘年不就。或言古者太平。萬民和喜。瑞應辨至。乃采風俗、定制作。上聞之、制詔御史曰、蓋受命而王。各有所由興。殊路而同歸。謂因民而作。追以為制也。議者咸稱大古。百姓何望。漢亦一家之事。典法不傳。謂子孫何。化隆者閎博。治淺者褊狹。可不勉與。乃以太元之初改正朔。易服色。封泰山。定宗廟百官之儀。以為典常。垂之於後云。

荆川

樂書第

司馬遷

太史公曰、余每讀虞書。至於君臣相敕。維是幾安。而股肱不良。萬事墮壞。未嘗不流涕也。成王作頌。推己懲艾。悲彼家難。可不謂戰戰恐懼。善守善終哉。君子不為約則修德。滿則棄禮。佚能思初。安能惟始。沐浴膏澤而歌詠勤苦。非大德誰能如斯。傳曰、治定功成。禮樂乃興。海內人道益深。其德益至。所樂者益異。滿而不損則溢。盈而不持則傾。凡作樂者所以節樂。君子以謙退為禮。以損減為樂。樂其如此也。以為州異國殊。情習不同。故博采風俗。協比聲律。以補短移化。助流政教。天子躬於明堂臨觀。而萬民咸蕩滌邪穢。斟酌飽滿。以飾厥性。故云雅頌之音理而民正。嘄噭之聲興而士奮。鄭衛之曲動而心淫。及其調和諧合。鳥獸盡感動。況懷五常。含好惡。自然之勢也。治道虧缺。而鄭音興起。封君世辟名顯鄰州。爭以相高。自仲尼不能與齊優遂容於魯。雖退正樂以誘世作五章以刺時。猶莫之化。陵遲以至六國。流沔沈佚。遂往不返。卒於喪身滅宗。并國於秦。秦二世尤以為娛。丞相李斯進諫曰、放棄詩書。極意聲色。祖伊所以懼也。輕積細過。恣心長夜。紂所以亡也。趙高曰、五帝三王。樂各殊名。示不相襲。上自朝廷。下至人民。得以接歡喜。合殷勤。非此和說不通。解澤不流。亦各一世之化。度時之樂。何必華山之騄耳。而後行遠乎。二世然之。高祖過沛。詩三侯之章。令小兒歌之。高祖崩、令沛得以四時歌舞宗廟。孝惠孝文孝景無所增更。於樂府習常肄舊而已。至今上即位、作十九章。令侍中李延年次序其聲、拜為協律都尉。通一經

之士不能獨知其辭、皆集會五經家、相與共講習讀之、乃能通知其意、多爾雅之文、漢家常以正月上辛祠太一甘泉、以昏時夜祠、到明而終、常有流星經於祠壇上、使僮男僮女七十人俱歌、春歌青陽、夏歌朱明、秋歌西暤、冬歌玄冥、世多有、故不論、又嘗得神馬渥洼水中、復次以為太一之歌、歌曲曰、太一貢兮天馬下、霑赤汗兮沫流赭、騁容與兮跇萬里、今安匹兮龍為友、後伐大宛得千里馬、馬名蒲梢、次作以為歌、歌詩曰、天馬來兮從西極、經萬里兮歸有德、承靈威兮降外國、涉流沙兮四夷服、中尉汲黯進曰、凡王者作樂、上以承祖宗、下以化兆民、今陛下得馬、詩以為歌、協於宗廟、先帝百姓豈能知其音邪、上默然不說、丞相公孫弘曰、黯誹謗聖制、當族、

漢時古樂亡、而高惠文景及武帝、已不可求矣、故太史公作樂書、特述樂記之言而成文、茅鹿門

律書

司馬遷

王者制事立法、物度軌則、壹稟於六律、六律為萬事根本焉、其於兵械尤所重、故曰、望敵知吉凶、聞聲效勝負、百王不易之道也、武王伐紂、吹律聽聲、推孟春以至於季冬、殺氣相并、而音尚宮、同聲相從、物之自然、何足怪哉、兵者、聖人所以討彊暴、平亂世、夷險阻、救危殆、自含齒戴角之獸、見犯則校、而況於人懷好惡喜怒之氣、喜則愛心生、怒則毒螫加、情性之理也、昔黃帝有涿鹿之戰、以定火災、顓頊有共工之陳、以平水害、成湯有南巢之伐、以殄夏亂、遞興遞廢、勝者用事、所受於天也、自是之後、名士迭興、晉用咎犯、而齊用王子、吳用孫武、申明軍約、賞罰必信、卒伯諸侯、兼列邦土、雖不及三代之誥誓、然身寵君尊、當世顯揚、可不謂榮焉、豈與世儒闇於大較、不權輕重、猥云德化、不當用兵、大至窘辱失守、小乃侵犯削弱、遂執不移等哉、故教笞不可廢於家、刑罰不可捐於國、誅伐不可偃於天下、用之有巧拙、行之有逆順耳、夏桀殷紂手搏豺狼、足追四馬、勇非微也、百戰克勝、諸侯懾服、權非輕也、秦二世宿軍無用之地、連兵於邊陲、力非弱也、結怨匈奴、絓禍於越、勢非寡也、及其威盡勢極、閭巷之人為敵國、咎生窮武之不知足、甘得之心不息也、高祖有天下、三邊外畔、大國之王雖稱蕃輔、臣節未盡、會高祖厭苦軍事、亦有蕭張之謀、故偃武一休息、羈縻不備、歷至孝文即位、將軍陳武等議曰、南越朝鮮自全秦時內屬為臣子、後且擁兵阻阨、選蠕觀望、高祖時天下新定、人民小安、未可復興兵、今陛下仁惠撫百姓、恩澤加海內、

司馬遷

漢興接秦之弊丈夫從軍旅老弱轉糧饟作業劇而財匱自天子不能具鈞駟而將相或乘牛車齊民無藏蓋於是為秦錢重難用更令民鑄錢一黃金一斤約法省禁而不軌逐利之民蓄積餘業以稽市物物踊騰糶米至石萬錢馬一匹則百金天下已平高祖乃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重租稅以困辱之孝惠高后時為天下初定復弛商賈之律然市井之子孫亦不得仕宦為吏量吏祿度官用以賦於民而山川園池市井租稅之入自天子以至于封君湯沐邑皆各為私奉養焉不領於天下之經費漕轉山東粟以給中都官歲不過數十萬石至孝文時莢錢益多輕乃更鑄四銖錢其文為半兩令民縱得自鑄錢故吳諸侯也以

即山鑄錢富埒天子其後卒以叛逆鄧通大夫也以鑄錢財過王者故吳鄧氏錢布天下而鑄錢之禁生焉匈奴數侵盜北邊屯戍者多邊粟不足給食當食者於是募民能輸及轉粟於邊者拜爵爵得至大庶長孝景時上郡以西旱亦復修賣爵令而賤其價以招民及徒復作得輸粟縣官以除罪益造苑馬以廣用而宮室列觀輿馬益增修矣至今上即位數歲漢興七十餘年之間國家無事非遇水旱之災民則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皆滿而府庫餘貨財京師之錢累巨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至腐敗不可食眾庶街巷有馬阡陌之間成群而乘字牝者儐而不得聚會守閭閻者食粱肉為吏者長子孫居官者以為姓號故人人自愛而重犯法先行義而後絀恥辱焉當

此之時網疏而民富役財驕溢或至兼并豪黨之徒以武斷於鄉曲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爭於奢侈室廬輿服僭於上無限度物盛而衰固其變也自是之後嚴助朱買臣等招來東甌事兩越江淮之間蕭然煩費矣唐蒙司馬相如開路西南夷鑿山通道千餘里以廣巴蜀巴蜀之民罷焉彭吳賈滅朝鮮置滄海之郡則燕齊之間靡然發動及王恢設謀馬邑匈奴絕和親侵擾北邊兵連而不解天下苦其勞而干戈日滋行者齎居者送中外騷擾而相奉百姓抏弊以巧法財賂衰耗而不贍入物者補官出貨者除罪選舉陵遲廉恥相冒武力進用法嚴令具興利之臣自此始也

太史公曰農工商交易之路通而龜貝金錢刀布之幣興焉所從來久

遠自高辛氏之前尚矣靡得而記云故書道唐虞之際詩述殷周之世安寧則長庠序先本絀末以禮義防于利事變多故而亦反是是以物盛則衰時極而轉一質一文終始之變也禹貢九州各因其土地所宜人民所多少而納職焉湯武承弊易變使民不倦各兢兢所以為治而稍陵遲衰微齊桓公用管仲之謀通輕重之權徼山海之業以朝諸侯用區區之齊顯成霸名魏用李克盡地力為彊君自是之後天下爭於戰國貴詐力而賤仁義先富有而後推讓故庶人之富者或累巨萬而貧者或不厭糟糠有國彊者或并群小以臣諸侯而弱國或絕祀而滅世以至於秦卒并海內虞夏之幣金為三品或黃或白或赤或錢或布或刀或龜貝及至秦中一國之幣為三等黃金以溢名為上幣銅錢識

而中兩，重知其文，為下幣，而珠玉龜貝銀錫之屬，為器飾寶藏，不為幣，然各隨時而輕重無常。於是外攘夷狄，內興功業，海內之士力耕不足糧饟，女子紡績不足衣服。古者嘗竭天下之資財以奉其上，猶自以為不足也。無異故云，事勢之流，相激使然，曷足怪焉。

平準書譏[illegible]徵之[illegible]也，貨殖傳譏好貨之君也。太史公之旨，千載而下有能涉知[illegible][illegible]物用然。

此書妙處全在微結呼應上，從以物盛而衰，因其變也二句便其綱。而後以物盛則衰等語遙繳前意，雖欲反錯綜，而脈亦自非排子[illegible]化。

孔子世家論贊

司馬遷

太史公曰：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鄉往之。余讀孔氏書，想見其為人。適魯，觀仲尼廟堂車服禮器，諸生以時習禮其家，余祗回留之不能去云。天下君王至於賢人眾矣，當時則榮，沒則已焉。孔子布衣，傳十餘世，學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折中於夫子，可謂至聖矣。

觀此贊，太史公尊孔子極矣。班掾識其先黃老而後六經，何歟。

標

外戚世家序

司馬遷

自古受命帝王及繼體守文之君，非獨內德茂也，蓋亦有外戚之助焉。夏之興也以塗山，而桀之放也以末喜。殷之興也以有娀，紂之殺也嬖妲己。周之興也以姜嫄及大任，而幽王之禽也淫於褒姒。故易基乾坤，詩始關雎，書美釐降，春秋譏不親迎。夫婦之際，人道之大倫也。禮之用，惟婚姻為兢兢。夫樂調而四時和，陰陽之變，萬物之統也，可不慎與？人能弘道，無如命何。甚哉，妃匹之愛，君不能得之於臣，父不能得之於子，況卑下乎！既驩合矣，或不能成子姓；能成子姓矣，或不能要其終：豈非命也哉？孔子罕稱命，蓋難言之也。非通幽明之變，惡能識乎性命哉？

敘述歷代有勸有戒，正論也，而遂終歸之命焉。然則呂后之禍，其始由皆天而非人乎。陳仁錫

蕭相國世家

司馬遷

蕭相國何者，沛豐人也。以文無害為沛主吏掾。高祖為布衣時，何數以吏事護高祖。高祖為亭長，常左右之。高祖以吏繇咸陽，吏皆送奉錢三，何獨以五。秦御史監郡者與從事，常辨之。何乃給泗水卒史事，第一。秦御史欲入言徵何，何固請，得毋行。及高祖起為沛公，何常為丞督事。沛公至咸陽，諸將皆爭走金帛財物之府分之，何獨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圖書藏之。沛公為漢王，以何為丞相。項王與諸侯屠燒咸陽而去。漢王所以具知天下阸塞，戶口多少，彊弱之處，民所疾苦者，以何具得秦圖書也。何進言韓信，漢王以信為大將軍。語在淮陰侯事中。漢王引兵東定三秦，何以丞相留收巴蜀，填撫諭告，使給軍食。漢二年，漢王與諸侯擊楚，何守關中，侍太子，治櫟陽。為法令約束，立宗廟社稷宮室縣邑，輒奏上，可，許以從事；即不及奏上，輒以便宜施行，上來以聞。關中事計戶口轉漕給軍，漢王數失軍遁去，何常興關中卒，輒補缺。上以此專屬任何關中事。漢三年，漢王與項羽相距京索之閒，上數使使勞苦丞相。鮑生謂丞相曰：「王暴衣露蓋，數使使勞苦君者，有疑君心也。為君計，莫若遣君子孫昆弟能勝兵者悉詣軍所，上必益信君。」於是何從其計，漢王大說。漢五年，既殺項羽，定天下，論功行封。群臣爭功，歲餘功不決。高祖以蕭何功最盛，封為酇侯，所食邑多。功臣皆曰：「臣等身被堅執銳，多者百餘戰，少者數十合，攻城略地，大小各有差。今蕭何未嘗有汗馬之勞，徒持文墨議論，不戰，顧反居臣等上，何也？」高帝曰：「諸君知獵乎？」曰

知之知獵狗乎曰知之高帝曰夫獵追殺獸兔者狗也而發蹤指示獸處者人也今諸君徒能得走獸耳功狗也至如蕭何發蹤指示功人也且諸君獨以身隨我多者兩三人今蕭何舉宗數十人皆隨我功不可忘也群臣皆莫敢言列侯畢已受封及奏位次皆曰平陽侯曹參身被七十創攻城略地功最多宜第一上已橈功臣多封蕭何至位次未有以復難之然心欲何第一關內侯鄂君進曰群臣議皆誤夫曹參雖有野戰略地之功此特一時之事夫上與楚相距五歲常失軍亡眾逃身遁者數矣然蕭何常從關中遣軍補其處非上所詔令召而數萬眾會上之乏絕者數矣夫漢與楚相守滎陽數年軍無見糧蕭何轉漕關中給食不乏陛下雖數亡山東蕭何常全關中以待陛下此萬世之功也今雖亡曹參等百數何缺於漢漢得之不必待以全奈何欲以一旦之功而加萬世之功哉蕭何第一曹參次之高祖曰善於是乃令蕭何賜帶劍履上殿入朝不趨上曰吾聞進賢受上賞蕭何功雖高得鄂君乃益明於是因鄂君故所食關內侯邑封為安平侯是日悉封何父子兄弟十餘人皆有食邑乃益封何一千戶以帝嘗繇咸陽時何送我獨贏奉錢二也漢十一年陳豨反高祖自將至邯鄲未罷淮陰侯謀反關中呂后用蕭何計誅淮陰侯語在淮陰事中上已聞淮陰侯誅使使拜丞相何為相國益封五千戶令卒五百人一都尉為相國衛諸君皆賀召平獨弔召平者故秦東陵侯秦破為布衣貧種瓜於長安城東瓜美故世俗謂之東陵瓜從召平以為名也召平謂相國曰禍自此始矣上暴

設於外而君守於中非被矢石之事而益君封置衛者以今者淮陰侯新反於中疑君心矣夫置衛衛君非以寵君也願君讓封勿受悉以家私財佐軍則上心說相國從其計高帝乃大喜漢十二年秋黥布反上自將擊之數使使問相國何為相國為上在軍乃拊循勉力百姓悉以所有佐軍如陳豨時客有說相國曰君滅族不久矣夫君位為相國功第一可復加哉然君初入關中得百姓心十餘年矣皆附君常復孳孳得民和上所為數問君者畏君傾動關中今君胡不多買田地賤貰貸以自汙上心乃安於是相國從其計上乃大說上罷布軍歸民道遮行上書言相國賤彊買民田宅數千萬上至相國謁上笑曰夫相國乃利民民所上書皆以與相國曰君自謝民相國因為民請曰長安地狹上林中多空地棄願令民得入田毋收稾為禽獸食上大怒曰相國多受賈人財物乃為請吾苑乃下相國廷尉械繫之數日王衛尉侍前問曰相國何大罪陛下繫之暴也上曰吾聞李斯相秦皇帝有善歸主有惡自與今相國多受賈豎金而為民請吾苑以自媚於民故繫治之王衛尉曰夫職事苟有便於民而請之真宰相事陛下奈何乃疑相國受賈人錢乎且陛下距楚數歲陳豨黥布反陛下自將而往當是時相國守關中搖足則關以西非陛下有也相國不以此時為利今乃利賈人之金乎且秦以不聞其過亡天下李斯之分過又何足法哉陛下何疑宰相之淺也高帝不懌是日使使持節赦出相國相國年老素恭謹入徒跣謝高帝曰相國休矣相國為民請苑吾不許我不過為桀紂主而相

聞高祖賢相吾欲聞相國欲令百姓聞吾過也何素不與曹參相能及何
病孝惠自臨視相國病因問曰君即百歲後誰可代君者對曰知臣莫
如主孝惠曰曹參何如何頓首曰帝得之矣臣死不恨矣何置田宅必
居窮處為家不治垣屋曰後世賢師吾儉不賢毋為勢家所奪孝惠二
年相國何卒謚為文終侯後嗣以罪失侯者四世絕天子輒復求何後
封續酇侯功臣莫得比焉

太史公曰蕭相國何於秦時為刀筆吏錄錄未有奇節及漢興依日月
之末光何謹守管籥因民之疾奉法順流與之更始淮陰黥布等皆以
誅滅而何之勳爛焉位冠群臣聲施後世與閎夭散宜生等爭烈矣

高帝起布衣得天下非有分義素服人心故所與同起者帝猶疑

如關中天下根本何無留守而帝自將所任者蕭何所謂者非
若如何也何雖相帝定天下當懷敗亡之不暇纔非刀筆吏又何暇
經綸之事乎其後為民請苑猶欲侵而械繫之嗚乎其亦異於
古人所以維成共治之道哉○黄東谷

昏體概然來殷閎夭散宜生或譏其無謂不知太史斷蕭何諸將之
高語正指此等不然何不曰與太公望同功　楊升菴

留侯世家　司馬遷

留侯張良者其先韓人也大父開地相韓昭侯宣惠王襄哀王父平相
釐王悼惠王悼惠王二十三年平卒卒二十歲秦滅韓良年少未宦事
韓韓破良家僮三百人弟死不葬悉以家財求客刺秦王為韓報仇以
大父父五世相韓故良嘗學禮淮陽東見倉海君得力士為鐵椎重百
二十斤秦皇帝東游良與客狙擊秦皇帝博浪沙中誤中副車秦皇帝
大怒大索天下求賊甚急為張良故也良乃更名姓亡匿下邳良嘗閒
從容步游下邳圯上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直墮其履圯下顧謂良曰
孺子下取履良愕然欲毆之為其老彊忍下取履父曰履我良業為取
履因長跪履之父以足受笑而去良殊大驚隨目之父去里所復還曰

孺子可教矣後五日平明與我會此良因怪之跪曰諾五日平明良往父
已先在怒曰與老人期後何也去曰後五日早會五日雞鳴良往父
又先在復怒曰後何也去曰後五日復早來五日良夜未半往有頃父
亦來喜曰當如是出一編書曰讀此則為王者師矣後十年興十三年
孺子見我濟北穀城山下黄石即我矣遂去無他言不復見旦日視其
書乃太公兵法也良因異之常習誦讀之居下邳為任俠項伯常殺人
從良匿後十年陳涉等起兵良亦聚少年百餘人景駒自立為楚假王
在留良欲往從之道還沛公沛公將數千人略地下邳西遂屬焉沛公
拜良為廄將良數以太公兵法說沛公沛公善之常用其策良為他人
言皆不省良曰沛公殆天授故遂從之不去見景駒及沛公之薛見項

梁。項梁立楚懷王。良乃說項梁曰。君已立楚後。而韓諸公子橫陽君成
賢。可立為王。益樹黨。項梁使良求韓成。立以為韓王。以良為韓申徒。與
韓王將千餘人西略韓地。得數城。秦輒復取之。往來為游兵潁川。沛公
之從雒陽南出轘轅。良引兵從沛公。下韓十餘城。擊破楊熊軍。沛公乃
令韓王成留守陽翟。與良俱南。攻下宛。西入武關。沛公欲以兵二萬人
擊秦嶢下軍。良說曰。秦兵尚彊。未可輕。臣聞其將屠者子。賈豎易動以
利。願沛公且留壁。使人先行。為五萬人具食。益為張旗幟諸山上。為疑
兵。令酈食其持重寶啗秦將。秦將果畔。欲連和俱西襲咸陽。沛公欲聽
之。良曰。此獨其將欲叛耳。恐士卒不從。不從必危。不如因其解擊之。沛
公乃引兵擊秦軍。大破之。遂北至藍田。再戰。秦兵竟敗。遂至咸陽。秦王
子嬰降沛公。沛公入秦宮。宮室帷帳狗馬重寶婦女以千數。意欲留居
之。樊噲諫沛公出舍。沛公不聽。良曰。夫秦為無道。故沛公得至此。夫為
天下除殘賊。宜縞素為資。今始入秦。即安其樂。此所謂助桀為虐。且
忠言逆耳利於行。毒藥苦口利於病。願沛公聽樊噲言。沛公乃還軍霸上。
項羽至鴻門下。欲擊沛公。項伯乃夜馳入沛公軍。私見張良。欲與俱去。
良曰。臣為韓王送沛公。今事有急。亡去不義。乃具以語沛公。沛公大驚
曰。為將柰何。良曰。沛公誠欲倍項羽邪。沛公曰。鯫生教我距關無內諸
侯。秦地可盡王。故聽之。良曰。沛公自度能卻項羽乎。沛公默然良久。曰
固不能也。今為柰何。良乃固要項伯。項伯見沛公。沛公與飲為壽。結賓
婚。令項伯具言沛公不敢倍項羽。所以距關者。備他盜也。及見項羽後

解。語在項羽事中。漢元年正月。沛公為漢王。王巴蜀。漢王賜良金百溢。
珠二斗。良具以獻項伯。漢王亦因令良厚遺項伯。使請漢中地。項王乃
許之。遂得漢中地。漢王之國。良送至褒中。遣良歸韓。良因說漢王曰。王
何不燒絕所過棧道。示天下無還心。以固項王意。乃使良還。行燒絕棧
道。良至韓。韓王成以良從漢王故。項王不遣成之國。從與俱東。良說項
王曰。漢王燒絕棧道。無還心矣。乃以齊王田榮反書告項王。項王以此
無西憂漢心。而發兵北擊齊。項王竟不肯遣韓王。乃以為侯。又殺之彭
城。良亡。閒行歸漢王。漢王亦已還定三秦矣。復以良為成信侯。從東擊
楚。至彭城。漢敗而還。至下邑。漢王下馬踞鞍而問曰。吾欲捐關以東等
棄之。誰可與共功者。良進曰。九江王黥布。楚梟將。與項王有郄。彭越與
齊王田榮反梁地。此兩人可急使。而漢王之將獨韓信可屬大事。當一
面。即欲捐之。捐之此三人。則楚可破也。漢王乃遣隨何說九江王布。而
使人連彭越。及魏王豹反。使韓信將兵擊之。因舉燕代齊趙。然卒破楚
者。此三人力也。張良多病。未嘗特將也。常為畫策臣。時時從漢王。漢三
年。項羽急圍漢王滎陽。漢王恐憂。與酈食其謀橈楚權。食其曰。昔湯伐
桀。封其後於杞。武王伐紂。封其後於宋。今秦失德棄義。侵伐諸侯社稷。
滅六國之後。使無立錐之地。陛下誠能復立六國後世。畢已受印。此其
君臣百姓必皆戴陛下之德。莫不鄉風慕義。願為臣妾。德義已行。陛下
南鄉稱霸。楚必斂衽而朝。漢王曰。善。趣刻印。先生因行佩之矣。食其未
行。張良從外來謁。漢王方食。曰。子房前。客有為我計橈楚權者。具以酈

千里外子房功也自擇齊三萬戶良曰始臣起下邳與上會留此天以臣授陛下陛下用臣計幸而時中臣願封留足矣不敢當三萬戶乃封張良為留侯與蕭何等俱封六年上已封大功臣二十餘人其餘日夜爭功不決未得行封上在雒陽南宮從復道望見諸將往往相與坐沙中語上曰此何語留侯曰陛下不知乎此謀反耳上曰天下屬安定何故反乎留侯曰陛下起布衣以此屬取天下今陛下為天子而所封皆蕭曹故人所親愛而所誅者皆生平所仇怨今軍吏計功以天下不足徧封此屬畏陛下不能盡封恐又見疑平生過失及誅故即相聚謀反耳上乃憂曰為之奈何留侯曰上平生所憎群臣所共知誰最甚者上曰雍齒與我故數嘗窘辱我我欲殺之為其功多故不忍留侯曰今急

凡來者將以存太子太子將兵事危矣乃說建成侯曰太子將兵有功則位不益太子無功還則從此受禍矣且太子所與俱諸將皆嘗與上定天下梟將也今使太子將之此無異使羊將狼也皆不肯為盡力其無功必矣臣聞母愛者子抱今戚夫人日夜待御趙王如意常抱居前上曰終不使不肖子居愛子之上明乎其代太子必矣君何不急請呂后承間為上泣言黥布天下猛將也善用兵今諸將皆陛下故等夷乃令太子將此屬無異使羊將狼莫肯為用且使布聞之則鼓行而西耳上雖病彊載輜車臥而護之諸將不敢不盡力上雖苦為妻子自彊於是呂澤立夜見呂后呂后承間為上泣涕而言如四人意上曰吾惟豎子固不足遣而公自行耳於是上自將兵而東群臣居守皆送至

霸上留侯病自彊起至曲郵見上曰臣宜從病甚楚人剽疾願上無與楚人爭鋒因說上曰令太子為將軍監關中兵上曰子房雖病彊臥而傅太子是時叔孫通為太傅留侯行少傅事漢十二年上從擊破布軍歸疾益甚愈欲易太子留侯諫不聽因疾不視事叔孫太傅稱說引古今以死爭太子上詳許之猶欲易之及燕置酒太子侍四人從太子年皆八十有餘鬚眉皓白衣冠甚偉上怪之問曰彼何為者四人前對各言名姓曰東園公甪里先生綺里季夏黃公上乃大驚曰吾求公數歲公辟逃我今公何自從吾兒游乎四人皆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受辱故恐而亡匿竊聞太子為人仁孝恭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欲為太子死者故臣等來耳上曰煩公幸卒調護太子四人為壽已畢趨去

上目送之召戚夫人指示四人者曰我欲易之彼四人輔之羽翼已成難動矣呂后真而主矣戚夫人泣上曰為我楚舞吾為若楚歌歌曰鴻鵠高飛一舉千里羽翮已就橫絕四海橫絕四海當可奈何雖有矰繳尚安所施歌數闋戚夫人噓唏流涕上起去罷酒竟不易太子者留侯本招此四人之力也留侯從上擊代出奇計馬邑下及立蕭何相國所與上從容言天下事甚眾非天下所以存亡故不著留侯乃稱曰家世相韓及韓滅不愛萬金之資為韓報讎彊秦天下振動今以三寸舌為帝者師封萬戶位列侯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願棄人間事欲從赤松子游耳乃學辟穀道引輕身會高帝崩呂后德留侯乃彊食之曰人生一世間如白駒過隙何至自苦如此乎留侯不得已彊聽而食後八年

謚為文成侯。子不疑代侯。子房始所見下邳圯上老父與太公書者、後十三年從高帝過濟北、果見穀城山下黃石、取而葆祠之。留侯死、并葬黃石冢。每上冢伏臘、祠黃石。留侯不疑、孝文帝五年坐不敬、國除。

太史公曰、學者多言無鬼神、然言有物。至如留侯所見老父予書、亦可怪矣。高祖離困者數矣、而留侯常有功力焉、豈可謂非天乎。上曰、夫運籌策帷帳之中、決勝千里外、吾不如子房。余以為其人計魁梧奇偉、至見其圖、狀貌如婦人好女。蓋孔子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留侯亦云。

子房為漢謀臣、雖未嘗一日居輔相之位、而其功實為三傑之冠。故高帝首稱之。其人品在伊呂間、而學則有王伯之雜、其才如管仲、而氣象高遠則過之。自漢而下、惟諸葛孔明略相伯仲。若荀彧之漢賊、而或者比之子房、既非其類、崔浩何者、亦自比焉、可見其不知量也。真西山

將極言有鬼神、抑從無鬼神說、為傳奇作、亦不得不爾、引而歸之王。

及論其形貌、亦與俗自失言是有情到頂說。

陳丞相世家

司馬遷

陳丞相平者、陽武戶牖鄉人也。少時家貧、好讀書、有田三十畝、獨與兄伯居。伯常耕田、縱平使遊學。平為人長美色。人或謂陳平曰、貧何食而肥若是。其嫂嫉平之不視家生產、曰、亦食糠覈耳。有叔如此、不如無有。伯聞之、逐其婦而棄之。及平長、可娶妻、富人莫肯與者、貧者平亦恥之。久之、戶牖富人有張負、張負女孫五嫁而夫輒死、人莫敢娶。平欲得之。邑中有喪、平貧、侍喪、以先往後罷為助。張負既見之喪所、獨視偉平。平亦以故後去。負隨平至其家、家乃負郭窮巷、以弊席為門、然門外多有長者車轍。張負歸、謂其子仲曰、吾欲以女孫予陳平。張仲曰、平貧不事事、一縣中盡笑其所為、獨柰何予女乎。負曰、人固有好美如陳平而長貧賤者乎。卒與女。為平貧、乃假貸幣以聘、予酒肉之資以內婦。負誡其孫曰、毋以貧故、事人不謹。事兄伯如事父、事嫂如母。平既娶張氏女、齎用益饒、游道日廣。里中社、平為宰、分肉食甚均。父老曰、善、陳孺子之為宰。平曰、嗟乎、使平得宰天下、亦如是肉矣。陳涉起而王陳、使周市略定魏地、立魏咎為魏王、與秦軍相攻於臨濟。陳平固已前謝其兄伯、從少年往事魏王咎於臨濟。魏王以為太僕。說魏王不聽、人或讒之、陳平亡去。久之、項羽略地至河上、陳平往歸之、從入破秦、賜平爵卿。項羽之東王彭城也、漢王還定三秦而東、殷王反楚。項羽乃以平為信武君、將魏王咎客在楚者以往、擊降殷王而還。項王使項悍拜平為都尉、賜金二十溢。居無何、漢王攻下殷王。項王怒、將誅定殷者將吏。陳平懼誅、乃封

其金與印使使歸項王而平身間行杖劍亡渡河船其美丈夫獨
行疑其亡將要中當有金玉寶器目之欲殺平平恐乃解衣裸而佐刺
船船人知其無有乃止平遂至脩武降漢因魏無知求見漢王漢王召
入是時萬石君奮為漢王中涓受平謁入見平平等七人俱進賜食王
曰罷就舍矣平曰臣為事來所言不可以過今日於是漢王與語而說
之問曰子之居楚何官曰為都尉是日乃拜平為都尉使為參乘典護
軍諸將盡讙曰大王一日得楚之亡卒未知其高下而即與同載反使
監護軍長者漢王聞之愈益幸平遂與東伐項王至彭城為楚所敗引
而還收散兵至滎陽以平為亞將屬於韓王信軍廣武絳侯灌嬰等咸
讒陳平曰平雖美丈夫如冠玉耳其中未必有也臣聞平居家時盜其

嫂事魏不容亡歸楚歸楚不中又亡歸漢今日大王尊官之令護軍臣
聞平受諸將金金多者得善處金少者得惡處平反覆亂臣也願王察
之漢王疑之召讓魏無知無知曰臣所言者能也陛下所問者行也今
有尾生孝己之行而無益於勝負之數陛下何暇用之乎楚漢相距臣
進奇謀之士顧其計誠足以利國家不耳且盜嫂受金又何足疑乎漢
王召讓平曰先生事魏不中遂事楚而去今又從吾游信者固多心乎
平曰臣事魏王魏王不能用臣說故去事項王項王不能信人其所任
愛非諸項即妻之昆弟雖有奇士不能用平乃去楚聞漢王之能用人
故歸大王臣裸身來不受金無以為資誠臣計畫有可采者願大王留
之使無可用者金具在請封輸官得請骸骨漢王乃謝厚賜拜為護軍

中尉盡護諸將諸將乃不敢復言其後楚急攻絕漢甬道圍漢王於滎
陽城久之漢王患之請割滎陽以西以和項王不聽漢王謂陳平曰天
下紛紛何時定乎陳平曰項王為人恭敬愛人士之廉節好禮者多歸
之至於行功爵邑重之士亦以此不附今大王慢而少禮士廉節者不
來然大王能饒人以爵邑士之頑鈍嗜利無恥者亦多歸漢誠各去其
兩短襲其兩長天下指麾則定矣然大王恣侮人不能得廉節之士顧
楚有可亂者彼項王骨鯁之臣亞父鍾離眛龍且周殷之屬不過數人
耳大王誠能出捐數萬斤金行反間間其君臣以疑其心項王為人意
忌信讒必內相誅漢因舉兵而攻之破楚必矣漢王以為然乃出黃金
四萬斤與陳平恣所為不問其出入陳平既多以金縱反間於楚軍宣

言諸將鍾離眛等為項王將功多矣然而終不得裂地而王欲與漢為
一以滅項氏而分王其地項羽果意不信鍾離眛等項王既疑之使使
至漢漢王為太牢具舉進見楚使即詳驚曰吾以為亞父使乃項王使
復持去更以惡草具進楚使楚使歸具以報項王項王果大疑亞父亞
父欲急攻下滎陽城項王不信不肯聽亞父聞項王疑之乃怒曰天下
事大定矣君王自為之願請骸骨歸歸未至彭城疽發背而死陳平乃
夜出女子二千人滎陽城東門楚因擊之陳平乃與漢王從城西門夜
出去遂入關收散兵復東其明年淮陰侯破齊自立為齊王使使言之
漢王漢王大怒而罵陳平躡漢王漢王亦悟乃厚遇齊使使張子房卒
立信為齊王封平以戶牖鄉用其奇計策卒滅楚常以護軍中尉從定

燕王臧荼。漢六年，人有上書告楚王韓信反。高帝問諸將，諸將曰：亟發兵阬豎子耳。高帝默然。問陳平，平固辭謝，曰：諸將云何？上具告之。陳平曰：人之上書言信反，有知之者乎？曰：未有。曰：信知之乎？曰：不知。陳平曰：陛下精兵孰與楚？上曰：不能過。平曰：陛下將用兵有能過韓信者乎？上曰：莫及也。平曰：今兵不如楚精，而將不能及，而舉兵攻之，是趣之戰也，竊為陛下危之。上曰：為之奈何？平曰：古者天子巡狩，會諸侯。南方有雲夢，陛下弟出偽游雲夢，會諸侯於陳。陳，楚之西界，信聞天子以好出游，其勢必無事而郊迎謁。謁，而陛下因禽之，此特一力士之事耳。高帝以為然，乃發使告諸侯會陳：吾將南游雲夢。上因隨以行。行未至陳，楚王信果郊迎道中。高帝豫具武士，見信至，即執縛之，載後車。信呼曰：天下已定，我固當烹！高帝顧謂信曰：若毋聲！而反，明矣。武士反接之。遂會諸侯於陳，盡定楚地。還至雒陽，赦信以為淮陰侯，而與功臣剖符定封。於是與平剖符，世世勿絕，為戶牖侯。平辭曰：此非臣之功也。上曰：吾用先生謀計，戰勝剋敵，非功而何？平曰：非魏無知臣安得進？上曰：若子可謂不背本矣。乃復賞魏無知。其明年，以護軍中尉從攻反者韓王信於代。卒至平城，為匈奴所圍，七日不得食。高帝用陳平奇計，使單于閼氏，圍以得開。高帝既出，其計秘，世莫得聞。高帝南過曲逆，上其城，望見其屋室甚大，曰：壯哉縣！吾行天下，獨見洛陽與是耳。顧問御史曰：曲逆戶口幾何？對曰：始秦時三萬餘戶，間者兵數起，多亡匿，今見五千戶。於是乃詔御史，更以陳平為曲逆侯，盡食之，除前所食戶牖。其後常以護軍中

史記陳丞相世家

尉從攻陳豨及黥布。凡六出奇計，輒益邑，凡六益封。奇計或頗秘，世莫能聞也。高帝從破布軍還，病創，徐行至長安。燕王盧綰反，上使樊噲以相國將兵攻之。既行，人有短惡噲者。高帝怒曰：噲見吾病，乃冀我死也。用陳平謀而召絳侯周勃受詔床下，曰：陳平亟馳傳載勃代噲將。平至軍中即斬噲頭！二人既受詔，馳傳未至軍，行計之曰：樊噲，帝之故人也，功多，且又乃呂后弟呂嬃之夫，有親且貴，帝以忿怒故，欲斬之，則恐後悔。寧囚而致上，上自誅之。未至軍，為壇，以節召樊噲。噲受詔，即反接載檻車，傳詣長安，而令絳侯勃代將，將兵定燕反縣。平行聞高帝崩，平恐呂太后及呂嬃讒怒，乃馳傳先去。逢使者詔平與灌嬰屯於滎陽。平受詔，立復馳至宮，哭甚哀，因奏事喪前。呂太后哀之，曰：君勞，出休矣。平畏讒之就，因固請得宿衛中。太后乃以為郎中令，曰：傅教孝惠。是後呂嬃讒乃不得行。樊噲至，則赦復爵邑。孝惠帝六年，相國曹參卒，以安國侯王陵為右丞相，陳平為左丞相。王陵者，故沛人，始為縣豪，高祖微時兄事陵。陵少文，任氣，好直言。及高祖起沛，入至咸陽，陵亦自聚黨數千人，居南陽，不肯從沛公。及漢王之還攻項籍，陵乃以兵屬漢。項羽取陵母置軍中，陵使至，則東鄉坐陵母，欲以招陵。陵母既私送使者，泣曰：為老妾語陵，謹事漢王。漢王長者也，無以老妾故持二心。妾以死送使者。遂伏劍而死。項王怒，烹陵母。陵卒從漢王定天下。以善雍齒，雍齒，高帝之仇，而陵本無意從高帝，以故晚封，為安國侯。安國侯既為右丞相，二歲，孝惠帝崩。高后欲立諸呂為王，問王陵，王陵曰：不可。問陳平，陳平曰：可。

史記陳丞相世家

言太后怒乃詳遷陵為帝太傅實不用陵陵怒謝疾免杜門竟不朝請七年而卒陵之免丞相呂太后乃徙平為右丞相以辟陽侯審食其為左丞相左丞相不治常給事於中食其亦沛人漢王之敗彭城西楚取太上皇呂后為質食其以舍人侍呂后其後從破項籍為侯幸於呂太后及為相居中百官皆因決事呂須常以前陳平為高帝謀執樊噲數讒曰陳平為相非治事日飲醇酒戲婦女陳平聞日益甚呂太后聞之私獨喜面質呂須於陳平曰鄙語曰兒婦人口不可用顧君與我何如耳無畏呂須之讒也呂太后立諸呂為王陳平偽聽之及呂太后崩平與太尉勃合謀卒誅諸呂立孝文皇帝陳平本謀也審食其免相孝文帝立以為太尉勃親以兵誅呂氏功多陳平欲讓勃尊位乃謝病孝文帝初立怪平病問之平曰高祖時勃功不如臣平及誅諸呂臣功亦不如勃願以右丞相讓勃於是孝文帝乃以絳侯勃為右丞相位次第一平徙為左丞相位次第二賜平金千斤益封三千戶居頃之孝文皇帝既益明習國家事朝而問右丞相勃曰天下一歲決獄幾何勃謝曰不知問天下一歲錢穀出入幾何勃又謝不知汗出沾背愧不能對於是上亦問左丞相平平曰有主者上曰主者謂誰平曰陛下即問決獄責廷尉問錢穀責治粟內史上曰苟各有主者而君所主者何事也平謝曰主臣陛下不知其駑下使待罪宰相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育萬物之宜外鎮撫四夷諸侯內親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焉孝文帝乃稱善右丞相大慚出而讓陳平曰君獨不素教我對

平笑曰君居其位不知其任邪且陛下即問長安中盜賊數君欲彊對邪於是絳侯自知其能不如平遠矣居頃之絳侯謝病請免相陳平專為一丞相孝文帝二年丞相陳平卒謚為獻侯子共侯買代侯二年卒子簡侯恢代侯二十三年卒子何代侯二十三年何坐略人妻棄市國除始陳平曰我多陰謀是道家之所禁吾世即廢亦已矣終不能復起以吾多陰禍也然其後曾孫陳掌以衛氏親貴戚願得續封陳氏然終不得

太史公曰陳丞相平少時本好黃帝老子之術方其割肉俎上之時其意固已遠矣傾側擾攘楚魏之間卒歸高帝常出奇計救紛糾之難振國家之患及呂后時事多故矣然平竟自脫定宗廟以榮名終稱賢相豈不善始善終哉非知謀孰能當此者乎

太史公論留侯籌策功力則歸之天論曲逆功名則歸之知謀知發昔人也在諸之間耳○張來僑

伯夷列傳　司馬遷

夫學者載籍極博，猶考信於六藝。詩書雖缺，然虞夏之文可知也。堯將遜位，讓於虞舜，舜禹之間，岳牧咸薦，乃試之於位，典職數十年，功用既興，然後授政。示天下重器，王者大統，傳天下若斯之難也。而說者曰堯讓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恥之逃隱。及夏之時，有卞隨、務光者。此何以稱焉。太史公曰：余登箕山，其上蓋有許由冢云。孔子序列古之仁聖賢人，如吳太伯、伯夷之倫詳矣。余以所聞由、光義至高，其文辭不少概見，何哉。孔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求仁得仁，又何怨乎。余悲伯夷之意，睹軼詩可異焉。其傳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

之。國人立其中子。於是伯夷、叔齊聞西伯昌善養老，盍往歸焉。及至，西伯卒，武王載木主，號為文王，東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弒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及餓且死，作歌。其辭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餓死於首陽山。由此觀之，怨邪非邪。或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若伯夷、叔齊，可謂善人者非邪。積仁潔行如此而餓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獨薦顏淵為好學。然回也屢空，糟糠不厭，而卒蚤夭。天之報施善人，其何如哉。盜蹠日殺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黨數千人，

橫行天下，竟以壽終。是遵何德哉。此其尤大彰明較著者也。若至近世，操行不軌，專犯忌諱，而終身逸樂，富厚累世不絕。或擇地而蹈之，時然後出言，行不由徑，非公正不發憤，而遇禍災者，不可勝數也。余甚惑焉，儻所謂天道，是邪非邪。子曰：道不同不相為謀。亦各從其志也。故曰：富貴如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舉世混濁，清士乃見。豈以其重若彼，其輕若此哉。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賈子曰：貪夫徇財，烈士徇名，夸者死權，眾庶馮生。同明相照，同類相求。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睹。伯夷、叔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顏淵雖篤學，附驥尾而行益顯。巖穴之士，趨舍有時若此，類名堙滅而不稱，悲夫。閭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雲之士，惡能

施於後世哉。

妙處在雜引經傳，敍事出諸已。而縱橫變化，莫測其端。

傳體前敍事而後議論，太史公獨以議論代敍事，此傳之變體也。若其勢之曲折，詞之工緻，若斷若續，超玄入妙，則又千古無兩者矣。

晏子列傳　　司馬遷

晏平仲嬰者，萊之夷維人也。事齊靈公、莊公、景公，以節儉力行重於齊。既相齊，食不重肉，妾不衣帛。其在朝，君語及之，即危言；語不及之，即危行。國有道，即順命；無道，即衡命。以此三世顯名於諸侯。越石父賢，在縲紲中。晏子出，遭之塗，解左驂贖之，載歸。弗謝，入閨。久之，越石父請絕。晏子戄然，攝衣冠謝曰：嬰雖不仁，免子於厄，何子求絕之速也。石父曰：不然。吾聞君子詘於不知己而信於知己者。方吾在縲紲中，彼不知我也。夫子既已感寤而贖我，是知己；知己而無禮，固不如在縲紲之中。晏子於是延入為上客。晏子為齊相，出，其御之妻從門閒而闚其夫。其夫為相御，擁大蓋，策駟馬，意氣揚揚，甚自得也。既而歸，其妻請去。夫問其故。妻曰：晏子長不滿六尺，身相齊國，名顯諸侯。今者妾觀其出，志念深矣，常有以自下者。今子長八尺，乃為人僕御，然子之意自以為足，妾是以求去也。其後夫自抑損。晏子怪而問之，御以實對。晏子薦以為大夫。

太史公曰：吾讀管氏牧民、山高、乘馬、輕重、九府，及晏子春秋，詳哉其言之也。既見其著書，欲觀其行事，故次其傳。至其書，世多有之，是以不論，論其軼事。管仲世所謂賢臣，然孔子小之。豈以為周道衰微，桓公既賢，而不勉之至王，乃稱霸哉。語曰：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也。豈管仲之謂乎。方晏子伏莊公尸哭之，成禮然後去，豈所謂見義不為無勇者邪。至其諫說，犯君之顏，此所謂進思盡忠，退思補過者哉。假令晏子而在，余雖為之執鞭，所忻慕焉。

執鞭之婦、羅其夫為晏子御、太史公乃願為執鞭。何哉。蓋太史公以李陵故被刑、漢法腐刑許贖、而生平交游故舊無能如晏子解左驂贖石父者。自傷不遇斯人而過激仰慕之詞耳。曾謂太史公不若彼婦哉。　針砭甫

莊子列傳

司馬遷

莊子者蒙人也名周周嘗為蒙漆園吏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其學無所不闚然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故其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漁父盜跖胠篋以詆訿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術畏累虛亢桑子之屬皆空語無事實然善屬書離辭指事類情用剽剝儒墨雖當世宿學不能自解免也其言洸洋自恣以適己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楚威王聞莊周賢使使厚幣迎之許以為相莊周笑謂楚使者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獨不見郊祭之犧牛乎養食之數歲衣以文繡以入大廟當是之時雖欲為孤豚豈可得乎子亟去無污我我寧游戲污瀆之中自快無為有國者所羈終身不仕以快吾志焉

太史公於莊子之略未必知而其文自瀟宕可愛 茅鹿門

如此數語亦自成一抄傳傳莊周只宜如此 鍾伯敬

韓非列傳

司馬遷

韓非者韓之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而其歸本於黃老非為人口吃不能道說而善著書與李斯俱事荀卿斯自以為不如非非見韓之削弱數以書諫韓王韓王不能用於是韓非疾治國不務修明其法制執勢以御其臣下富國彊兵而以求人任賢反舉浮淫之蠹而加之於功實之上以為儒者用文亂法而俠者以武犯禁寬則寵名譽之人急則用介冑之士今者所養非所用所用非所養悲廉直不容於邪枉之臣觀往者得失之變故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林說難十餘萬言然韓非知說之難為說難書甚具終死於秦不能自脫說難曰凡說之難非吾知之有以說之之難也又非吾辯之能明吾意之難也又非吾敢橫失能盡之難也凡說之難在知所說之心可以吾說當之所說出於為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厚利則見下節而遇卑賤必棄遠矣所說出於厚利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見無心而遠事情必不收矣所說實為厚利而顯為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陽收其身而實疏之若說之以厚利則陰用其言而顯棄其身此之不可不知也夫事以密成語以泄敗未必其身泄之也而語及其所匿之事如是者身危貴人有過端而說者明言善議以推其惡者則身危周澤未渥也而語極知說行而有功則德亡說不行而有敗則見疑如是者身危夫貴人得計而欲自以為功說者與知焉則身危彼顯有所出事迺自以為也故說者與知焉則身危彊之以其所必不為止之以其所不能已者身危故曰與之論大

人則以為閒己與之論細人則以為鬻權論其所愛則以為借資論其所憎則以為嘗己徑省其辭則不知而屈之汎濫博文則多而久之順事陳意則曰怯懦而不盡慮事廣肆則曰草野而倨侮此說之難不可不知也凡說之務在知飾所說之所敬而滅其所醜彼自知其計則無以其失窮之自勇其斷則無以其敵怒之自多其力則無以其難概之規異事與同計譽異人與同行者則以飾之無傷也有與同失者則明飾其無失也大忠無所拂辭悟言無所擊排迺後申其辯知焉此所以親近不疑知盡之難也得曠日彌久而周澤既渥深計而不疑交爭而不罪乃明計利害以致其功直指是非以飾其身以此相持此說之成也伊尹為庖百里奚為虜皆所繇干其上也故此二子者皆聖人也猶

不能無役而涉世如此其汙也則非能仕之所設也宋有富人天雨牆壞其子曰不築且有盜其鄰人之父亦云暮而果大亡其財其家甚知其子而疑鄰人之父昔者鄭武公欲伐胡乃以其子妻之因問羣臣曰吾欲用兵誰可伐者關其思曰胡可伐乃戮關其思曰胡兄弟之國也子言伐之何也胡君聞之以鄭為親己而不備鄭鄭人襲胡取之此二說者其知皆當矣然而甚者為戮薄者見疑非知之難也處知則難矣昔者彌子瑕見愛於衛君衛國之法竊駕君車者罪至刖既而彌子之母病人聞往夜告之彌子矯駕君車而出君聞之而賢之曰孝哉為母之故而犯刖罪與君遊果園彌子食桃而甘不盡而奉君君曰愛我哉忘其口而念我及彌子色衰而愛弛得罪於君君曰是嘗矯駕吾車

又嘗食我以其餘桃故彌子之行未變於初也前見賢而後獲罪者愛憎之至變也故有愛於主則知當而加親見憎於主則罪當而加疏故諫說之士不可不察愛憎之主而後說之矣夫龍之為蟲也可擾狎而騎也然其喉下有逆鱗徑尺人有嬰之則必殺人人主亦有逆鱗說之者能無嬰人主之逆鱗則幾矣人或傳其書至秦秦王見孤憤五蠹之書曰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之游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韓非之所著書也秦因急攻韓韓王始不用非及急乃遣非使秦秦王悅之未信用李斯姚賈害之毀之曰韓非韓之諸公子也今王欲并諸侯非終為韓不為秦此人之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歸之此自遺患也不如以過法誅之秦王以為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遺非藥使自殺韓非欲自陳不得見秦王後悔之使人赦之非已死矣申子韓子皆著書傳於後世學者多有余獨悲韓子為說難而不能自脫耳

太史公曰老子所貴道虛無因應變化於無為故著書辭稱微妙難識莊子散道德放論要亦歸之自然申子卑卑施之於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礉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而老子深遠矣

韓非與李斯俱事荀卿夫荀卿本儒術而二子俱以名法顯盡此刻忌自滅其身何大背其師說耶何大謬

孫武吳起論贊　　司馬遷

太史公曰、世俗所稱師旅、皆道孫子十三篇、吳起兵法、世多有、故弗論。論其行事所施設者。語曰、能行之者未必能言、能言之者未必能行。孫子籌策龐涓明矣。然不能蚤救患於被刑。吳起說武侯以形勢不如德。然行之於楚、以刻暴少恩亡其軀、悲夫。

太史公作贊、一言一緘砭。只如此贊、能言之者未必能行一句、便折得孫吳心服。

伍子胥論贊　　司馬遷

太史公曰、怨毒之於人甚矣哉。王者尚不能行之於臣下、況同列乎。向令伍子胥從奢俱死、何異螻蟻。棄小義、雪大恥、名垂於後世。悲夫。方子胥窘於江上、道乞食、志豈嘗須臾忘郢耶。故隱忍就功名、非烈丈夫孰能致此哉。白公如不自立為君者、其功謀亦不可勝道者哉。

子胥出於亡遁窮厄之中、以客寄之一身、卒以說吳、折不測之楚。仇報恥雪、名振天下、豈不壯哉。及其危疑之際、能自謙辭不受、畢諫於所事、此其志與夫自恕以偷一時之利者異也。孔子於昔之士大夫、若管夷吾、臧武仲之屬、苟志於善而有補於當世者、咸不廢也。然則子胥之父子、又曷可少耶。　王介甫

伍員以父兄之怨、破楚入郢、鞭平王之墓、世皆壯其志、多其才。然其不幸至此、不足以言功名矣。而負至鞭舊君墓、以逞所欲、甚傷義害、以盡忠而喪其軀、豈非天哉。　蘇穎濱

商君列傳

商君者衛之諸庶孽公子也名鞅姓公孫氏其祖本姬姓也鞅少好刑名之學事魏相公叔座為中庶子公叔座知其賢未及進會座病魏惠王親往問病曰公叔病有如不可諱將柰社稷何公叔曰座之中庶子公孫鞅年雖少有奇才願王舉國而聽之王嘿然王且去座屏人言曰王即不聽用鞅必殺之無令出境王許諾而去公叔座召鞅謝曰今者王問可以為相者我言若王色不許我我方先君後臣因謂王即弗用鞅當殺之王許我汝可疾去矣且見禽鞅曰彼王不能用君之言任臣又安能用君之言殺臣乎卒不去惠王既去而謂左右曰公叔病甚悲乎欲令寡人以國聽公孫鞅也豈不悖哉

公叔既死公孫鞅聞秦孝公下令國中求賢者將脩繆公之業東復侵地乃遂西入秦因孝公寵臣景監以求見孝公孝公既見衛鞅語事良久孝公時時睡弗聽罷而孝公怒景監曰子之客妄人耳安足用邪景監以讓衛鞅衛鞅曰吾說公以帝道其志不開悟矣後五日復求見鞅鞅復見孝公益愈然而未中旨罷而孝公復讓景監景監亦讓鞅鞅曰吾說公以王道而未入也請復見鞅鞅復見孝公孝公善之而未用也罷而去孝公謂景監曰汝客善可與語矣鞅曰吾說公以霸道其意欲用之矣誠復見我我知之矣衛鞅復見孝公公與語不自知厀之前於席也語數日不厭景監曰子何以中吾君吾君之驩甚也鞅曰吾說君以帝王之道比三代而君曰久遠吾不能待且賢君者各及其身顯名天下安能邑邑待數十百年以成帝王乎故吾以彊國之術說君君大說之耳然亦難以比德於殷周矣

孝公既用衛鞅鞅欲變法恐天下議己衛鞅曰疑行無名疑事無功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見非於世有獨知之慮者必見敖於民愚者闇於成事知者見於未萌民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眾是以聖人苟可以彊國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禮孝公曰善甘龍曰不然聖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變法而治因民而教不勞而成功緣法而治者吏習而民安之衛鞅曰龍之所言世俗之言也常人安於故俗學者溺於所聞以此兩者居官守法可也非所與論於法之外也三代不同禮而王五伯不同法而霸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賢者更禮不肖者拘焉杜摯曰利不百不變法功不十不易器法古無過循禮無邪衛鞅曰治世不一道便國不法古故湯武不循古而王夏殷不易禮而亡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禮者不足多孝公曰善以衛鞅為左庶長卒定變法之令令民為什伍而相牧司連坐不告姦者腰斬告姦者與斬敵首同賞匿姦者與降敵同罰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有軍功者各以率受上爵為私鬬者各以輕重被刑大小僇力本業耕織致粟帛多者復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貧者舉以為收孥宗室非有軍功論不得為屬籍明尊卑爵秩等級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顯榮無功者雖富無所芬華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已乃立三丈之木於國都市南門募民有能徙置北門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復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輒予五十

史記 商君列傳

金以明不欺。卒下令。令行於民朞年，秦民之國都言初令之不便者以
千數。於是太子犯法。衛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將法太子。太子，君嗣
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師公孫賈。明日，秦人皆趨令。行之十
年，秦民大說，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鬬，鄉
邑大治。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來言令便者，衛鞅曰：此皆亂化之民也，
盡遷之於邊城。其後民莫敢議令。於是以鞅為大良造。將兵圍魏安邑，
降之。居三年，作為築冀闕宮庭於咸陽，秦自雍徙都之。而令民父子兄
弟同室內息者為禁。而集小都鄉邑聚為縣，置令丞，凡三十六縣。為田
開阡陌封疆，而賦稅平。平斗桶權衡丈尺。行之四年，公子虔復犯約，劓
之。居五年，秦人富彊，天子致胙於孝公，諸侯畢賀。其明年，齊敗魏兵於

史記 商君列傳 七十

馬陵，虜其太子申，殺將軍龐涓。其明年，衛鞅說孝公曰：秦之與魏，譬若
人之有腹心疾，非魏并秦，秦即并魏。何者？魏居領阸之西，都安邑，與秦
界河而獨擅山東之利。利則西侵秦，病則東收地。今以君之賢聖，國賴
以盛。而魏往年大破於齊，諸侯畔之，可因此時伐魏。魏不支秦，必東徙。
東徙，秦據河山之固，東鄉以制諸侯，此帝王之業也。孝公以為然，使衛
鞅將而伐魏。魏使公子卬將而擊之。軍既相距，衛鞅遺魏將公子卬書
曰：吾始與公子驩，今俱為兩國將，不忍相攻，可與公子面相見，盟，樂飲
而罷兵，以安秦魏。魏公子卬以為然。會盟已，飲，而衛鞅伏甲士而襲虜
魏公子卬，因攻其軍，盡破之以歸秦。魏惠王兵數破於齊秦，國內空，日
以削，恐，乃使使割河西之地獻於秦以和。而魏遂去安邑，徙都大梁。

惠王曰：寡人恨不用公叔座之言也。衛鞅既破魏還，秦封之於商十五
邑，號為商君。商君相秦十年，宗室貴戚多怨望者。趙良見商君。商君曰：
鞅之得見也，從孟蘭皋，今鞅請得交，可乎？趙良曰：僕弗敢願也。孔丘有
言曰：推賢而戴者進，聚不肖而王者退。僕不肖，故不敢受命。僕聞之曰：
非其位而居之曰貪位，非其名而有之曰貪名。僕聽君之義，則恐僕貪
位貪名也。故不敢聞命。商君曰：子不說吾治秦與？趙良曰：反聽之謂聰，
內視之謂明，自勝之謂彊。虞舜有言曰：自卑也尚矣。君不若道虞舜之
道，無為問僕矣。商君曰：始秦戎翟之教，父子無別，同室而居。今我更制
其教，而為其男女之別，大築冀闕，營如魯衛矣。子觀我治秦也，孰與五
羖大夫賢？趙良曰：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掖；千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

史記 商君列傳 七十二

諤諤。武王諤諤以昌，殷紂墨墨以亡。君若不非武王乎，則僕請終日正
言而無誅，可乎？商君曰：語有之矣，貌言華也，至言實也，苦言藥也，甘言
疾也。夫子果肯終日正言，鞅之藥也。鞅將事子，子又何辭焉！趙良曰：夫
五羖大夫，荊之鄙人也。聞秦繆公之賢而願望見，行而無資，自粥於秦
客，被褐食牛。期年，繆公知之，舉之牛口之下，而加之百姓之上，秦國莫
敢望焉。相秦六七年，而東伐鄭，三置晉國之君，一救荊國之禍。發教封
內，而巴人致貢；施德諸侯，而八戎來服。由余聞之，款關請見。五羖大夫
之相秦也，勞不坐乘，暑不張蓋，行於國中，不從車乘，不操干戈，功名藏
於府庫，德行施於後世。五羖大夫死，秦國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謠，舂者
不相杵。此五羖大夫之德也。今君之見秦王也，因嬖人景監以為主，非

所以為名也相秦不以百姓為事而大築冀闕非所以為功也刑黥太子之師傅殘傷民以駿刑是積怨畜禍也教之化民也深於命民之效上也捷於令今君又左建外易非所以為教也君又南面而稱寡人日繩秦之貴公子詩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何不遄死以詩觀之非所以為壽也公子虔杜門不出已八年矣君又殺祝懽而黥公孫賈詩曰得人者興失人者崩此數事者非所以得人也君之出也後車十數從車載甲多力而駢脅者為驂乘持矛而操闟戟者旁車而趨此一物不具君固不出書曰恃德者昌恃力者亡君之危若朝露尚將欲延年益壽乎則何不歸十五都灌園於鄙勸秦王顯巖穴之士養老存孤敬父兄序有功尊有德可以少安君尚將貪商於之富寵秦國之教

畜百姓之怨秦王一旦捐賓客而不立朝秦國之所以收君者豈其微哉亡可翹足而待商君弗從後五月而秦孝公卒太子立公子虔之徒告商君欲反發吏捕商君商君亡至關下欲舍客舍客舍人不知其是商君也曰商君之法舍人無驗者坐之商君喟然歎曰嗟乎為法之敝一至此哉去之魏魏人怨其欺公子卬而破魏師弗受商君欲之他國魏人曰商君秦之賊秦彊而賊入魏弗歸不可遂內秦商君既復入秦走商邑與其徒屬發邑兵北出擊鄭秦發兵攻商君殺之於鄭黽池秦惠王車裂商君以徇曰莫如商君反者遂滅商君之家

太史公曰商君其天資刻薄人也跡其欲干孝公以帝王術挾持浮說非其質矣且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將卬不師趙良之言亦足發明商君之少恩矣余嘗讀商君開塞耕戰書與其人行事相類卒受惡名於秦有以也夫

商君嚴酷人也而信其令非信也詐家仿乎人將何以堪之太史公論歎以少恩故受惡名於秦非不幸也其亦有見於是矣乎何孟春

蘇秦列傳　司馬遷

蘇秦者、東周雒陽人也、東事師於齊、而習之於鬼谷先生、出游數歲、大困而歸、兄弟嫂妹妻妾竊皆笑之、曰、周人之俗、治產業、力工商、逐什二以為務、今子釋本而事口舌、困、不亦宜乎、蘇秦聞之而慙、自傷、乃閉室不出、出其書徧觀之、曰、夫士業已屈首受書、而不能以取尊榮、雖多亦奚以為、於是得周書陰符、伏而讀之、朞年、以出揣摩、曰、此可以說當世之君矣、求說周顯王、顯王左右素習知蘇秦、皆少之、弗信、乃西至秦、秦孝公卒、說惠王曰、秦四塞之國、被山帶渭、東有關河、西有漢中、南有巴、蜀、北有代馬、此天府也、以秦士民之眾、兵法之教、可以吞天下、稱帝而治、秦王曰、毛羽未成、不可以高蜚、文理未明、不可以并兼、方誅商鞅、疾辯士、弗用、乃東之趙、趙肅侯令其弟成為相、號奉陽君、奉陽君弗說之、去游燕、歲餘而後得見、說燕文侯曰、燕東有朝鮮遼東、北有林胡樓煩、西有雲中九原、南有嘑沱易水、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車六百乘、騎六千匹、粟支數年、南有碣石鴈門之饒、北有棗栗之利、民雖不佃作而足於棗栗矣、此所謂天府者也、夫安樂無事、不見覆軍殺將、無過燕者、大王知其所以然乎、夫燕之所以不犯寇被甲兵者、以趙之為蔽其南也、秦趙五戰、秦再勝而趙三勝、秦趙相斃、而王以全燕制其後、此燕之所以不犯寇也、且夫秦之攻燕也、踰雲中九原、過代上谷、彌地數千里、雖得燕城、秦計固不能守也、秦之不能害燕亦明矣、今趙之攻燕也、發號出令、不至十日、而數十萬之軍軍於東垣矣、渡嘑沱、涉易水、不至四五日而距國都矣、故曰秦之攻燕也、戰於千里之外、趙之攻燕也、戰於百里之內、夫不憂百里之患而重千里之外、計無過於此者、是故願大王與趙從親、天下為一、則燕國必無患矣、文侯曰、子言則可、然吾國小、西迫彊趙、南近齊、齊趙彊國也、子必欲合從以安燕、寡人請以國從、於是資蘇秦車馬金帛以至趙、而奉陽君已死、即因說趙肅侯曰、天下卿相人臣及布衣之士、皆高賢君之行義、皆願奉教陳忠於前之日久矣、雖然、奉陽君妒而君不任事、是以賓客游士莫敢自盡於前者、今奉陽君捐館舍、君乃今復與士民相親也、臣故敢進其愚慮、竊為君計者、莫若安民無事、且無庸有事於民也、安民之本、在於擇交、擇交而得則民安、擇交而不得則民終身不安、請言外患、齊秦為兩敵而民不得安、倚秦攻齊而民不得安、倚齊攻秦而民不得安、故夫謀人之主、伐人之國、常苦出辭斷絕人之交也、願君慎勿出於口、請別白黑所以異陰陽而已矣、君誠能聽臣、燕必致旃裘狗馬之地、齊必致魚鹽之海、楚必致橘柚之園、韓魏中山皆可使致湯沐之奉、而貴戚父兄皆可以受封侯、夫割地包利、五伯之所以覆軍禽將而求也、封侯貴戚、湯武之所以放弒而爭也、今君高拱而兩有之、此臣之所以為君願也、今大王與秦、則秦必弱韓魏、與齊、則齊必弱楚魏、魏弱則割河外、韓弱則效宜陽、宜陽效則上郡絕、河外割則道不通、楚弱則無援、此三策者、不可不孰計也、夫秦下軹道、則南陽危、劫韓包周、則趙氏自操兵、據衛取淇、卷則齊必必朝秦、秦欲已得乎山東、則必舉兵而嚮趙矣、秦甲渡河踰漳、據番吾、

則兵必戰於邯鄲之下矣此臣之所為君患也當今之時山東之建國
莫彊於趙趙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數年西
有常山南有河漳東有清河北有燕國燕固弱國不足畏也秦之所害
於天下者莫如趙然而秦不敢舉兵伐趙者何也畏韓魏之議其後也
然則韓魏趙之南蔽也秦之攻韓魏也無有名山大川之限稍蠶食之
傅國都而止韓魏不能支秦必入臣於秦秦無韓魏之規則禍必中於
趙矣此臣之所為君患也臣聞堯無三夫之分舜無咫尺之地以有天
下禹無百人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士不過三千車不過三百乘卒不
過三萬立為天子誠得其道也是故明主外料其敵之彊弱內度其士
卒賢不肖不待兩軍相當而勝敗存亡之機固已形於胸中矣豈揜於

衆人之言而以冥冥決事哉臣竊以天下之地圖案之諸侯之地五倍
於秦料度諸侯之卒十倍於秦六國為一并力西鄉而攻秦秦必破矣
今西面而事之見臣於秦夫破人之與破於人也臣人之與臣於人也
豈可同日而論哉夫衡人者皆欲割諸侯之地以予秦秦成則高
臺榭美宮室聽竽瑟之音前有樓闕軒轅後有長姣美人國被秦患而
不與其憂是故夫衡人日夜務以秦權恐愒諸侯以求割地故願大王
孰計之也臣聞明主絕疑去讒屏流言之跡塞朋黨之門故尊主廣地
彊兵之計臣得陳忠於前矣故竊為大王計莫如一韓魏齊楚燕趙以
從親以畔秦令天下之將相會於洹水之上通質刳白馬而盟要約曰
秦攻楚齊魏各出銳師以佐之韓絕其糧道趙涉河漳燕守常山之北

秦攻韓魏則楚絕其後齊出銳師而佐之趙涉河漳燕守雲中秦攻齊
則楚絕其後韓守城皋魏塞其道趙涉河漳博關燕出銳師以佐之秦攻
燕則趙守常山楚軍武關齊涉勃海韓魏皆出銳師以佐之秦攻趙則
韓軍宜陽楚軍武關魏軍河外齊涉清河燕出銳師以佐之諸侯有不
如約者以五國之兵共伐之六國從親以賓秦則秦甲必不敢出於函
谷以害山東矣如此則霸王之業成矣趙王曰寡人年少立國日淺未
嘗得聞社稷之長計也今上客有意存天下安諸侯寡人敬以國從乃
飾車百乘黃金千溢白璧百雙錦繡千純以約諸侯是時周天子致文
武之胙於秦惠王惠王使犀首攻魏禽將龍賈取魏之雕陰且欲東兵
蘇秦恐秦兵之至趙也乃激怒張儀入之於秦於是說韓宣惠王曰韓

北有鞏洛成皋之固西有宜陽商阪之塞東有宛穰洧水南有陘山地
方九百餘里帶甲數十萬天下之彊弓勁弩皆從韓出谿子少府時力
距來者皆射六百步之外韓卒超足而射百發不暇止遠者括蔽洞胸
近者鏑弇心韓卒之劍戟皆出於冥山棠谿墨陽合賻鄧師宛馮龍淵
太阿皆陸斷牛馬水截鵠鴈當敵則斬堅甲鐵幕革抉㕹芮無不畢具
以韓卒之勇被堅甲蹠勁弩帶利劍一人當百不足言也夫以韓之勁
與大王之賢乃西面而事秦交臂而服羞社稷而為天下笑無大於此者
矣是故願大王孰計之大王事秦秦必求宜陽成皋今茲效之明年又
復求割地與則無地以給之不與則棄前功而受後禍且大王之地有
盡而秦之求無已以有盡之地而逆無已之求此所謂市怨結禍者也

不戰而地已削矣臣聞鄙諺曰寧為雞口無為牛後今西面交臂而臣
事秦何異於牛後乎夫以大王之賢挾彊韓之兵而有牛後之名臣竊
為大王羞之於是韓王勃然作色攘臂瞋目按劍仰天太息曰寡人雖
不肖必不能事秦今主君詔以趙王之教敬奉社稷以從又說魏襄王
曰大王之地南有鴻溝陳汝南許郾昆陽召陵舞陽新都新郪東有淮
潁煮棗無胥西有長城之界北有河外卷衍酸棗地方千里地名雖小
然而田舍廬廡之數曾無所芻牧人民之眾車馬之多日夜行不絕輷
輷殷殷若有三軍之眾臣竊量大王之國不下楚然衡人怵王交彊虎
狼之秦以侵天下卒有秦患不顧其禍夫挾彊秦之勢以內劫其主罪
無過此者魏天下之彊國也王天下之賢王也今乃有意西面而事秦

稱東藩築帝宮受冠帶祠春秋臣竊為大王恥之臣聞越王句踐戰敝
卒三千人禽夫差於干遂武王卒三千人革車三百乘制紂於牧野豈
其士卒眾哉誠能奮其威也今竊聞大王之卒武士二十萬蒼頭二十
萬奮擊二十萬廝徒十萬車六百乘騎五千匹此其過越王句踐武王
遠矣今乃聽於群臣之說而欲臣事秦夫事秦必割地以效實故兵未
用而國已虧矣凡群臣之言事秦者皆姦人非忠臣也夫為人臣割其
主之地以求外交偷取一時之功而不顧其後破公家而成私門外挾
彊秦之勢以內劫其主以求割地願大王孰察之周書曰緜緜不絕蔓
蔓柰何毫氂不伐將用斧柯前慮不定後有大患將柰之何大王誠能
聽臣六國從親專心并力壹意則必無彊秦之患故敝邑趙王使臣效

愚計奉明約在大王之詔詔之魏王曰寡人不肖未嘗得聞明教今主
君以趙王之詔詔之敬以國從因東說齊宣王曰齊南有泰山東有琅
邪西有清河北有勃海此所謂四塞之國也齊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
十萬粟如丘山三軍之良五家之兵進如鋒矢戰如雷霆解如風雨即
有軍役未嘗倍泰山絕清河涉勃海也臨菑之中七萬戶臣竊度之不
下戶三男子三七二十一萬不待發於遠縣而臨菑之卒固已二十一
萬矣臨菑甚富而實其民無不吹竽鼓瑟彈琴擊筑鬬雞走狗六博蹹
鞠者臨菑之塗車轂擊人肩摩連衽成帷舉袂成幕揮汗成雨家殷人
足志高氣揚夫以大王之賢與齊之彊天下莫能當今乃西面而事秦
臣竊為大王羞之且夫韓魏之所以重畏秦者為與秦接境壤界也

兵出而相當不出十日而戰勝存亡之機決矣韓魏戰而勝秦則兵半折
四境不守戰而不勝則國已危亡隨其後是故韓魏之所以重與秦戰
而輕為之臣也今秦之攻齊則不然倍韓魏之地過衛陽晉之道徑乎
亢父之險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比行百人守險千人不敢過也秦雖欲
深入則狼顧恐韓魏之議其後也是故恫疑虛猲驕矜而不敢進則秦
之不能害齊亦明矣夫不深料秦之無柰齊何而欲西面而事之是群
臣之計過也今無臣事秦之名而有彊國之實臣是故願大王少留意
計之齊王曰寡人不敏僻遠守海窮道東境之國也未嘗得聞餘教今
足下以趙王詔詔之敬以國從乃西南說楚威王曰楚天下之彊國也
王天下之賢王也西有黔中巫郡東有夏州海陽南有洞庭蒼梧北有

陘塞郇陽地方五千餘里帶甲百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十年此霸王之資也夫以楚之彊與王之賢天下莫能當也今乃欲西面而事秦則諸侯莫不西面而朝於章臺之下矣秦之所害莫如楚楚彊則秦弱秦彊則楚弱其勢不兩立故為大王計莫如從親以孤秦大王不從秦必起兩軍一軍出武關一軍下黔中則鄢郢動矣臣聞治之其未亂也為之其未有也患至而後憂之則無及已故願大王蚤孰計之大王誠能聽臣臣請令山東之國奉四時之獻以承大王之明詔委社稷奉宗廟練士厲兵在大王之所用之大王誠能用臣之愚計則韓魏齊燕趙衛之妙音美人必充後宮燕代橐駝良馬必實外廄故從合則楚王衡成則秦帝今釋霸王之業而有事人之名臣竊為大王不取也夫秦虎狼

之國也有吞天下之心秦天下之仇讎也衡人皆欲割諸侯之地以事秦此所謂養仇而奉讎者也夫為人臣割其主之地以外交彊虎狼之秦以侵天下卒有秦患不顧其禍夫外挾彊秦之威以內劫其主以求割地大逆不忠無過此者故從親則諸侯割地以事楚衡合則楚割地以事秦此兩策者相去遠矣二者大王何居焉故敝邑趙王使臣效愚計奉明約在大王詔之楚王曰寡人之國西與秦接境秦有舉巴蜀并漢中之心秦虎狼之國不可親也而韓魏迫於秦患不可與深謀與深謀恐反人以入於秦故謀未發而國已危矣寡人自料以楚當秦不見勝也內與群臣謀不足恃也寡人臥不安席食不甘味心搖搖然如縣旌而無所終薄今主君欲一天下收諸侯存危國寡人謹奉社稷以從

於是六國從合而并力焉蘇秦為從約長并相六國北報趙王乃行過雒陽車騎輜重諸侯各發使送之甚眾擬於王者周顯王聞之恐懼除道使人郊勞蘇秦之昆弟妻嫂側目不敢仰視俯伏侍取食蘇秦笑謂其嫂曰何前倨而後恭也嫂委蛇蒲服以面掩地而謝曰見季子位高金多也蘇秦喟然歎曰此一人之身富貴則親戚畏懼之貧賤則輕易之況眾人乎且使我有雒陽負郭田二頃吾豈能佩六國相印乎於是散千金以賜宗族朋友初蘇秦之燕貸百錢為資及得富貴以百金償之遍報諸所嘗見德者其從者有一人獨未得報乃前自言蘇秦曰我非忘子子之與我至燕再三欲去我易水之上方是時我困故望子深是以後子子今亦得矣蘇秦既約六國從親歸趙趙肅侯封為武安君

乃投從約書於秦秦兵不敢闚函谷關十五年

太史公曰蘇秦兄弟三人皆游說諸侯以顯名其術長於權變而蘇秦被反間以死天下共笑之諱學其術然世言蘇秦多異異時事有類之者皆附之蘇秦夫蘇秦起閭閻連六國從親此其智有過人者吾故列其行事次其時序毋令獨蒙惡聲焉

讀此與國策參看乃知史公剪裁之妙一字一句都非無意而能令文氣沛如不竭者複

張儀列傳　司馬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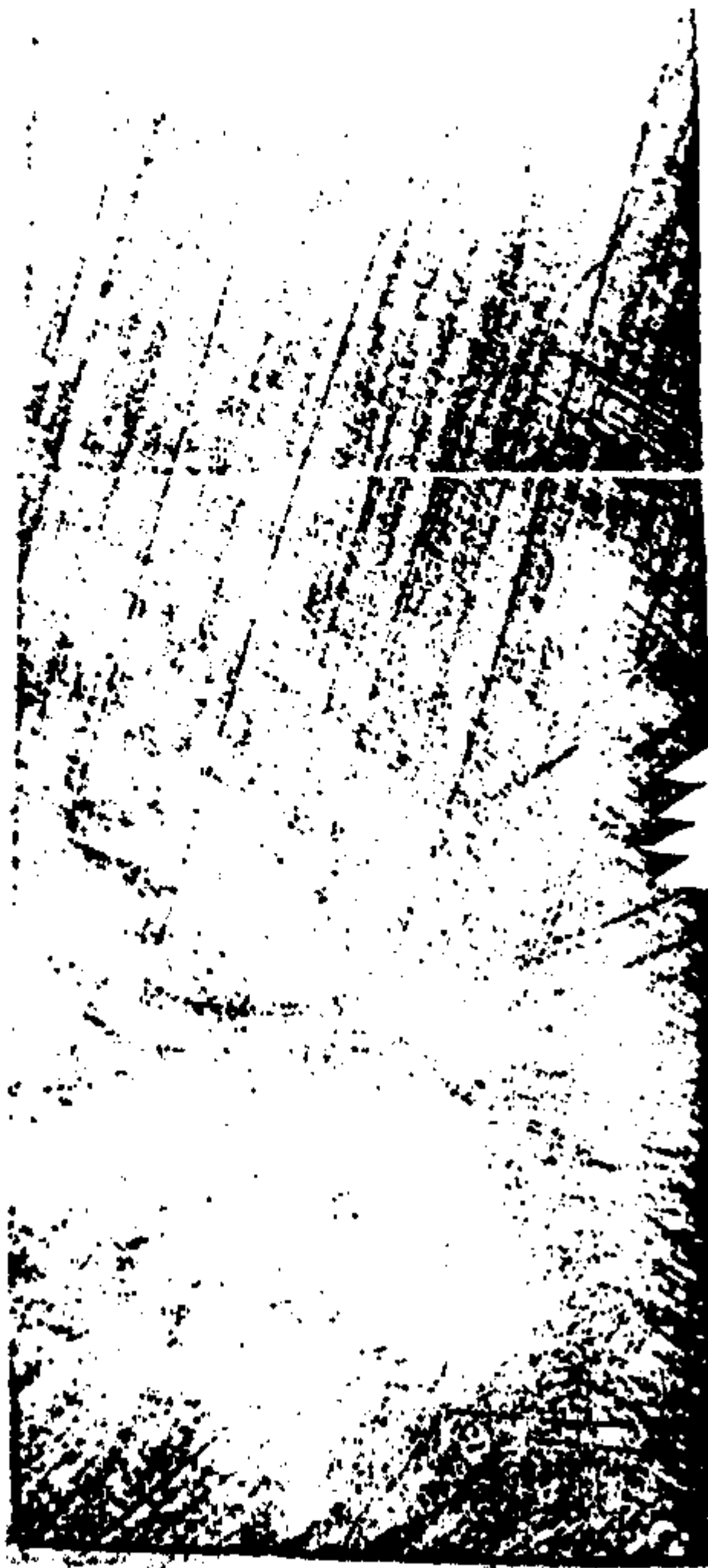
張儀者、魏人也。始嘗與蘇秦俱事鬼谷先生學術、蘇秦自以不及張儀。張儀已學而游說諸侯。嘗從楚相飲、已而楚相亡璧、門下意張儀曰、儀貧無行、必此盜相君之璧。共執張儀、掠笞數百、不服、醳之。其妻曰、嘻、子毋讀書游說、安得此辱乎。張儀謂其妻曰、視吾舌尚在不。其妻笑曰、舌在也。儀曰、足矣。蘇秦已說趙王而得相約從親、然恐秦之攻諸侯敗約後負、念莫可使用於秦者、乃使人微感張儀曰、子始與蘇秦善、今秦已當路、子何不往游、以求通子之願。張儀於是之趙、上謁求見蘇秦。蘇秦乃誡門下人不為通、又使不得去者數日。已而見之、坐之堂下、賜僕妾之食、而數讓之曰、以子之材能、乃自令困辱至此。吾寧不能言而富貴子、子不足收也。謝去之。張儀之來也、自以為故人、求益、反見辱、怒、念諸侯莫可事、獨秦能苦趙、乃遂入秦。蘇秦已而告其舍人曰、張儀天下賢士、吾殆弗如也。今吾幸先用、而能用秦柄者、獨張儀可耳。然貧無因以進。吾恐其樂小利而不遂、故召辱之、以激其意。子為我陰奉之。乃言趙王、發金幣車馬、使人微隨張儀、與同宿舍、稍稍近就之、奉以車馬金錢、所欲用、為取給、而弗告。張儀遂得以見秦惠王。惠王以為客卿、與謀伐諸侯。蘇秦之舍人乃辭去。張儀曰、賴子得顯、方且報德、何故去也。舍人曰、臣非知君、知君乃蘇君。蘇君憂秦伐趙敗從約、以為非君莫能得秦柄、故感怒君、使臣陰奉給君資、盡蘇君之計謀。今君已用、請歸報。張儀曰、嗟乎、此吾在術中而不悟、吾不及蘇君明矣。吾又新用、安能謀趙乎。為吾謝蘇君、蘇君之時、儀何敢言。且蘇君在、儀寧渠能乎。張儀既相秦、為文檄告楚相曰、始吾從若飲、我不盜而璧、若笞我。若善守汝國、我顧且盜而城。

太史公曰、三晉多權變之士。夫言從衡彊秦者、大抵皆三晉之人也。夫張儀之行事甚於蘇秦、然世惡蘇秦者、以其先死、而儀振暴其短以扶其說、成其衡道。要之、此兩人真傾危之士哉。

儀、秦士也。儀始詆蘇秦、以故人求益也。秦不以情告儀、使共謀六國以緩秦兵、而直以權詭激之入秦、自貽後患。何耶。將儀之多詐、不可告以情、抑秦自以不及儀、與之共謀六國、慮亂已耶。夫縱横之士固不可以常情臻之也。黃東發

白起王翦列傳贊　司馬遷

太史公曰、鄙語云、尺有所短、寸有所長、白起料敵合變、出奇無窮、聲震天下、然不能救患於應侯、王翦為秦將、夷六國、當是時、翦為宿將、始皇師之、然不能輔秦建德、固其根本、偷合取容、以至圽身、及孫王離為項羽所虜、不亦宜乎、彼各有所短也。

太史公贊、只是抑揚有法、而其才致自高、逸莫及。　鍾伯敬

孟嘗君列傳　司馬遷

孟嘗君名文、姓田氏、文之父曰靖郭君田嬰、田嬰者、齊威王少子、而齊宣王庶弟也、田嬰自威王時任職用事、與成侯鄒忌及田忌將而救韓伐魏、成侯與田忌爭寵、成侯賣田忌、田忌懼、襲齊之邊邑、不勝、亡走、會威王卒、宣王立、知成侯賣田忌、乃復召田忌以為將、宣王二年、田忌與孫臏田嬰俱伐魏、敗之馬陵、虜魏太子申、而殺魏將龐涓、宣王七年、田嬰使於韓魏、韓魏服於齊、嬰與韓昭侯魏惠王會齊宣王東阿南、盟而去、明年、復與梁惠王會甄、是歲、梁惠王卒、宣王九年、田嬰相齊、齊宣王與魏襄王會徐州而相王也、楚威王聞之、怒田嬰、明年、楚伐敗齊師於徐州、而使人逐田嬰、田嬰使張丑說楚威王、威王乃止、田嬰相齊十一年、宣王卒、湣王即位、即位三年、而封田嬰於薛、初田嬰有子四十餘人、其賤妾有子名文、文以五月五日生、嬰告其母曰、勿舉也、其母竊舉生之、及長、其母因兄弟而見其子文於田嬰、田嬰怒其母曰、吾令若去此子、而敢生之、何也、文頓首、因曰、君所以不舉五月子者、何故、嬰曰、五月子者、長與戶齊、將不利其父母、文曰、人生受命於天乎、將受命於戶邪、嬰默然、文曰、必受命於天、君何憂焉、必受命於戶、則可高其戶耳、誰能至者、嬰曰、子休矣、久之、文承間問其父嬰曰、子之子為何、曰為孫、孫之孫為何、曰為玄孫、玄孫之孫為何、曰不能知也、文曰、君用事相齊、至今三王矣、齊不加廣、而君私家富累萬金、門下不見一賢者、文聞將門必有將、相門必有相、今君後宮蹈綺縠、而士不得裋褐、僕妾餘粱肉、而士不

（因記嬰與忌同行故并記忌事）

厭糟糠。今君又尚厚積餘藏，欲以遺所不知何人，而忘公家之事日損，文竊怪之。於是嬰乃禮文，使主家待賓客。賓客日進，名聲聞於諸侯。諸侯皆使人請薛公田嬰以文為太子，嬰許之。嬰卒，謚為靖郭君。而文果代立於薛，是為孟嘗君。孟嘗君在薛，招致諸侯賓客及亡人有罪者，皆歸孟嘗君。孟嘗君舍業厚遇之，以故傾天下之士。食客數千人，無貴賤一與文等。孟嘗君待客坐語，而屏風後常有侍史，主記君所與客語，問親戚居處。客去，孟嘗君已使使存問，獻遺其親戚。孟嘗君曾待客夜食，有一人蔽火光。客怒，以飯不等，輟食辭去。孟嘗君起，自持其飯比之。客慚，自剄。士以此多歸孟嘗君。孟嘗君客無所擇，皆善遇之。人人各自以為孟嘗君親己。秦昭王聞其賢，乃先使涇陽君為質於齊，以求見孟嘗

丙帙文　史記孟嘗君列傳　八十七

君。孟嘗君將入秦，賓客莫欲其行，諫，不聽。蘇代謂曰：今旦代從外來，見木偶人與土偶人相與語。木偶人曰：天雨，子將敗矣。土偶人曰：我生於土，敗則歸土。今天雨，流子而行，未知所止息也。今秦，虎狼之國也，而君欲往，如有不得還，君得無為土偶人所笑乎？孟嘗君乃止。齊湣王二十五年，復卒使孟嘗君入秦，昭王即以孟嘗君為秦相。人或說秦昭王曰：孟嘗君賢，而又齊族也，今相秦，必先齊而後秦，秦其危矣。於是秦昭王乃止。囚孟嘗君，謀欲殺之。孟嘗君使人抵昭王幸姬求解。幸姬曰：妾願得君狐白裘。此時孟嘗君有一狐白裘，直千金，天下無雙，入秦獻之昭王，更無他裘。孟嘗君患之，徧問客，莫能對。最下坐有能為狗盜者，曰：臣能得狐白裘。乃夜為狗，以入秦宮臧中，取所獻狐白裘至，以獻秦王幸

姬。幸姬為言昭王，昭王釋孟嘗君。孟嘗君得出，即馳去，更封傳，變名姓以出關。夜半至函谷關。秦昭王後悔出孟嘗君，求之已去，即使人馳傳逐之。孟嘗君至關，關法雞鳴而出客，孟嘗君恐追至，客之居下坐者有能為雞鳴，而雞盡鳴，遂發傳出。出如食頃，秦追果至關，已後孟嘗君出，乃還。始孟嘗君列此二人於賓客，賓客盡羞之，及孟嘗君有秦難，卒此二人拔之。自是之後，客皆服。孟嘗君過趙，趙平原君客之。趙人聞孟嘗君賢，出觀之，皆笑曰：始以薛公為魁然也，今視之，乃眇小丈夫耳。孟嘗君聞之，怒。客與俱者下，斫擊殺數百人，遂滅一縣以去。齊湣王不自得，以其遣孟嘗君。孟嘗君至，則以為齊相，任政。後齊湣王滅宋，益驕，欲去孟嘗君。孟嘗君恐，乃如魏。魏昭王以為相，西合於秦趙，與燕共伐破齊。

丙帙文　史記孟嘗君列傳　八十八

齊湣王亡在莒，遂死焉。齊襄王立，而孟嘗君中立為諸侯，無所屬。齊襄王新立，畏孟嘗君，與連和，復親薛公。文卒，謚為孟嘗君。諸子爭立，而齊魏共滅薛。孟嘗絕嗣無後也。初，馮驩聞孟嘗君好客，躡蹻而見之。孟嘗君曰：先生遠辱，何以教文也？馮驩曰：聞君好士，以貧身歸於君。孟嘗君置傳舍十日，孟嘗君問傳舍長曰：客何所為？答曰：馮先生甚貧，猶有一劍耳，又蒯緱。彈其劍而歌曰：長鋏歸來乎，食無魚。孟嘗君遷之幸舍，食有魚矣。五日，又問傳舍長。答曰：客復彈劍而歌曰：長鋏歸來乎，出無輿。孟嘗君遷之代舍，出入乘輿車矣。五日，孟嘗君復問傳舍長。舍長答曰：先生又嘗彈劍而歌曰：長鋏歸來乎，無以為家。孟嘗君不悅。居朞年，馮驩無所言。孟嘗君時相齊，封萬戶於薛。其食客三千人，邑入不足以奉

客使人出錢於薛。歲餘不入，貸錢者多不能與其息，客奉將不給。孟嘗君憂之，問左右何人可使收債於薛者。傳舍長曰：代舍客馮公形容狀貌甚辯，長者，無他伎能，宜可令收債。孟嘗君乃進馮驩而請之曰：賓客不知文不肖，幸臨文者三千餘人，邑入不足以奉賓客，故出息錢於薛。薛歲不入，民頗不與其息。今客食恐不給，願先生責之。馮驩曰：諾。辭行，至薛，召取孟嘗君錢者皆會，得息錢十萬。乃多釀酒，買肥牛，召諸取錢者，能與息者皆來，不能與息者亦來，皆持取錢之券書合之。齊為會，日殺牛置酒。酒酣，乃持券如前合之，能與息者，與為期；貧不能與息者，取其券而燒之。曰：孟嘗君所以貸錢者，為民之無者以為本業也；所以求息者，為無以奉客也。今富給者以要期，貧窮者燔券書以捐之。諸君彊飲食。有君如此，豈可負哉。坐者皆起，再拜。孟嘗君聞馮驩燒券書，怒而使使召驩。驩至，孟嘗君曰：文食客三千人，故貸錢於薛。文奉邑少，而民尚多不以時與其息，客食恐不足，故請先生收責之。聞先生得錢，即以多具牛酒而燒券書，何。馮驩曰：然。不多具牛酒即不能畢會，無以知其有餘不足。有餘者，為要期。不足者，雖守而責之十年，息愈多，急，即以逃亡自捐之。若急，終無以償，上則為君好利不愛士民，下則有離上抵負之名，非所以厲士民彰君聲也。焚無用虛債之券，捐不可得之虛計，令薛民親君而彰君之善聲也，君有何疑焉。孟嘗君乃拊手而謝之。

自齊王毀廢孟嘗君，諸客皆去。後召而復之，馮驩迎之。未到，孟嘗君太息歎曰：文常好客，遇客無所敢失，食客三千有餘人，先生所知也。客見文一日廢，皆背文而去，莫顧文者。今賴先生得復其位，客亦有何面目復見文乎。如復見文者，必唾其面而大辱之。馮驩結轡下拜。孟嘗君下車接之，曰：先生為客謝乎。馮驩曰：非為客謝也，為君之言失。夫物有必至，事有固然，君知之乎。孟嘗君曰：愚不知所謂也。曰：生者必有死，物之必至也；富貴多士，貧賤寡友，事之固然也。君獨不見夫朝趣市者乎。明旦，側肩爭門而入；日暮之後，過市朝者掉臂而不顧。非好朝而惡暮，所期物忘其中。今君失位，賓客皆去，不足以怨士而徒絕賓客之路。願君遇客如故。孟嘗君再拜曰：敬從命矣。聞先生之言，敢不奉教焉。

太史公曰：吾嘗過薛，其俗閭里率多暴桀子弟，與鄒、魯殊。問其故，曰：孟嘗君招致天下任俠，姦人入薛中蓋六萬餘家矣。世之傳孟嘗君好客自喜，名不虛矣。

讀孟嘗君傳能令人好士而俯躬　茅鹿門

平原君列傳

平原君趙勝者、趙之諸公子也、諸子中勝最賢、喜賓客、賓客蓋至者數千人、平原君相趙惠文王及孝成王、三去相、三復位、封於東武城、平原君家樓臨民家、民家有躄者、槃散行汲、平原君美人居樓上、臨見、大笑之、明日、躄者至平原君門、請曰、臣聞君之喜士、士不遠千里而至者、以君能貴士而賤妾也、臣不幸有罷癃之病、而君之後宮臨而笑臣、臣願得笑臣者頭、平原君笑應曰、諾、躄者去、平原君笑曰、觀此豎子、乃欲以一笑之故殺吾美人、不亦甚乎、終不殺、居歲餘、賓客門下舍人稍稍引去者過半、平原君怪之曰、勝所以待諸君者未嘗敢失禮、而去者何多也、門下一人前對曰、以君之不殺笑躄者、以君為愛色而賤士、士即去耳、於是平原君乃斬笑躄者美人頭、自造門進躄者、因謝焉、其後門下乃復稍稍來、是時齊有孟嘗、魏有信陵、楚有春申、故爭相傾以待士、秦之圍邯鄲、趙使平原君求救、合從於楚、約與食客門下有勇力文武備具者二十人偕、平原君曰、使文能取勝、則善矣、文不能取勝、則歃血於華屋之下、必得定從而還、士不外索、取於食客門下足矣、得十九人、餘無可取者、無以滿二十人、門下有毛遂者、前、自贊於平原君曰、遂聞君將合從於楚、約與食客門下二十人偕、不外索、今少一人、願君即以遂備員而行矣、平原君曰、先生處勝之門下幾年於此矣、毛遂曰、三年於此矣、平原君曰、夫賢士之處世也、譬若錐之處囊中、其末立見、今先生處勝之門下三年於此矣、左右未有所稱誦、勝未有所聞、是先生無所有也、先生不能、先生留、毛遂曰、臣乃今日請處囊中耳、使遂蚤得處囊中、乃穎脫而出、非特其末見而已、平原君竟與毛遂偕、十九人相與目笑之而未廢也、毛遂比至楚、與十九人論議、十九人皆服、平原君與楚合從、言其利害、日出而言之、日中不決、十九人謂毛遂曰、先生上、毛遂按劍歷階而上、謂平原君曰、從之利害、兩言而決耳、今日出而言從、日中不決、何也、楚王謂平原君曰、客何為者也、平原君曰、是勝之舍人也、楚王叱曰、胡不下、吾乃與而君言、汝何為者也、毛遂按劍而前曰、王之所以叱遂者、以楚國之眾也、今十步之內、王不得恃楚國之眾也、王之命縣於遂手、吾君在前、叱者何也、且遂聞湯以七十里之地王天下、文王以百里之壤而臣諸侯、豈其士卒眾多哉、誠能據其勢而奮其威、今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萬、此霸王之資也、以楚之彊、天下弗能當、白起、小豎子耳、率數萬之眾、興師以與楚戰、一戰而舉鄢郢、再戰而燒夷陵、三戰而辱王之先人、此百世之怨而趙之所羞、而王弗知惡焉、合從者為楚、非為趙也、吾君在前、叱者何也、楚王曰、唯唯、誠若先生之言、謹奉社稷而以從、毛遂曰、從定乎、楚王曰、定矣、毛遂謂楚王之左右曰、取雞狗馬之血來、毛遂奉銅槃而跪進之楚王曰、王當歃血而定從、次者吾君、次者遂、遂定從於殿上、毛遂左手持槃血而右手招十九人曰、公相與歃此血於堂下、公等錄錄、所謂因人成事者也、平原君已定從而歸、歸至於趙曰、勝不敢復相士、勝相士多者千人、寡者百數、自以為不失天下之士、今乃於毛先生而失之也、毛先生一至楚、而使趙重於九鼎

太呂毛先生以三寸之舌彊於百萬之師勝不敢復相士遂以為上客
平原君既返趙楚使春申君將兵赴救趙魏信陵君亦矯奪晉鄙軍往
救趙皆未至秦急圍邯鄲邯鄲急且降平原君甚患之邯鄲傳舍吏子
李同說平原君曰君不憂趙亡邪平原君曰趙亡則勝為虜何為不憂
乎李同曰邯鄲之民炊骨易子而食可謂急矣而君之後宮以百數婢
妾被綺縠餘粱肉而民褐衣不完糟糠不厭民困兵盡或剡木為矛矢
而君器物鐘磬自若使秦破趙君安得有此使趙得全君何患無有
君誠能令夫人以下編於士卒之間分功而作家之所有盡散以饗士
士方其危苦之時易德耳於是平原君從之得敢死之士三千人李同
遂與三千人赴秦軍秦軍為之卻三十里亦會楚魏救至秦兵遂罷邯

鄲復存李同戰死封其父為李侯虞卿欲以信陵君之存邯鄲為平原
君請封公孫龍聞之夜駕見平原君曰龍聞虞卿欲以信陵君之存邯
鄲為君請封有之乎平原君曰然龍曰此甚不可且王舉君而相趙者
非以君之智能為趙國無有也割東武城而封君者非以君為有功也
而以國人無勳乃以君為親戚故也君受相印不辭無能割地不言無
功者亦自以為親戚故也今信陵君存邯鄲而請封是親戚受城而國
人計功也此甚不可且虞卿操其兩權事成操右券以責事不成以虛
名德君君必勿聽也平原君遂不聽虞卿平原君以趙孝成王十五年
卒子孫代後竟與趙俱亡平原君厚待公孫龍公孫龍善為堅白之辯
及鄒衍過趙言至道乃絀公孫龍

太史公曰平原君翩翩濁世之佳公子也然未睹大體鄙語曰利令智
昏平原君貪馮亭邪說使趙陷長平兵四十餘萬眾邯鄲幾亡虞卿料
事揣情為趙畫策何其工也及不忍魏齊卒困於大梁庸夫且知其不
可況賢人乎然虞卿非窮愁亦不能著書以自見於後世云

其英姿雄風千載而下尚可想見 陸九淵

言濁世為佳公子清世則否矣褒貶在言外 楊升菴

信陵君列傳

司馬遷

魏公子無忌者、魏昭王少子、而魏安釐王異母弟也。昭王薨、安釐王即位、封公子爲信陵君。是時范雎亡魏相秦、以怨魏齊故、秦兵圍大梁、破魏華陽下軍、走芒卯。魏王及公子患之。公子爲人仁而下士、士無賢不肖、皆謙而禮交之、不敢以其富貴驕士。士以此方數千里爭往歸之、致食客三千人。當是時、諸侯以公子賢多客、不敢加兵謀魏十餘年。公子與魏王博、而北境傳擧烽、言趙寇至、且入界。魏王釋博、欲召大臣謀。公子止王曰、趙王田獵耳、非爲寇也。復博如故。王恐、心不在博。居頃、復從北方來傳言曰、趙王獵耳、非爲寇也。魏王大驚曰、公子何以知之。公子曰、臣之客有能探得趙王陰事者、趙王所爲、客輒以報臣、臣以此知之。

是後魏王畏公子之賢能、不敢任公子以國政。魏有隱士曰侯嬴、年七十、家貧、爲大梁夷門監者。公子聞之、往請、欲厚遺之。不肯受曰、臣脩身絜行數十年、終不以監門困故而受公子財。公子於是乃置酒大會賓客。坐定、公子從車騎、虛左、自迎夷門侯生。侯生攝敝衣冠、直上載公子上坐、不讓、欲以觀公子。公子執轡愈恭。侯生又謂公子曰、臣有客在市屠中、願枉車騎過之。公子引車入市、侯生下見其客朱亥、俾倪故久立、與其客語、微察公子。公子顏色愈和。當是時、魏將相宗室賓客滿堂、待公子擧酒。市人皆觀公子執轡。從騎皆竊罵侯生。侯生視公子色終不變、乃謝客就車。至家、公子引侯生坐上坐、徧贊賓客。賓客皆驚。酒酣、公子起、爲壽侯生前。侯生因謂公子曰、今日嬴之爲公子亦足矣。嬴乃夷門抱關者也、而公子親枉車騎、自迎嬴於衆人廣坐之中、不宜有所過、今公子故過之。然嬴欲就公子之名、故久立公子車騎市中、過客以觀公子、公子愈恭。市人皆以嬴爲小人、而以公子爲長者能下士也。於是罷酒、侯生遂爲上客。侯生謂公子曰、臣所過屠者朱亥、此子賢者、世莫能知、故隱屠間耳。公子往數請之、朱亥故不復謝。公子怪之。魏安釐王二十年、秦昭王已破趙長平軍、又進兵圍邯鄲。公子姊爲趙惠文王弟平原君夫人、數遺魏王及公子書、請救於魏。魏王使將軍晉鄙將十萬衆救趙。秦王使使者告魏王曰、吾攻趙旦暮且下、而諸侯敢救者、已拔趙、必移兵先擊之。魏王恐、使人止晉鄙、留軍壁鄴、名爲救趙、實持兩端以觀望。平原君使者冠蓋相屬於魏、讓魏公子曰、勝所以自附爲婚姻

者、以公子之高義、爲能急人之困。今邯鄲旦暮降秦、而魏救不至、安在公子能急人之困也。且公子縱輕勝、棄之降秦、獨不憐公子姊邪。公子患之、數請魏王、及賓客辯士說王萬端。魏王畏秦、終不聽公子。公子自度終不能得之於王、計不獨生而令趙亡、乃請賓客、約車騎百餘乘、欲以客往赴秦軍、與趙俱死。行過夷門、見侯生、具告所以欲死秦軍狀。辭決而行、侯生曰、公子勉之矣、老臣不能從。公子行數里、心不快、曰、吾所以待侯生者備矣、天下莫不聞、今吾且死、而侯生曾無一言半辭送我、我豈有所失哉。復引車還問侯生。侯生笑曰、臣固知公子之還也。曰、公子喜士、名聞天下、今有難、無他端而欲赴秦軍、譬若以肉投餒虎、何功之有哉。尚安事客。然公子遇臣厚、公子往而臣不送、以是知公子恨之

深之也。公子再拜因問。侯生乃屏人閒語曰。嬴聞晉鄙之兵符常在王
臥內。而如姬最幸。出入王臥內。力能竊之。嬴聞如姬父為人所殺。如姬
資之三年。自王以下欲求報其父仇。莫能得。如姬為公子泣。公子使客
斬其仇頭。敬進如姬。如姬之欲為公子死。無所辭。顧未有路耳。公子誠
一開口請如姬。如姬必許諾。則得虎符奪晉鄙軍。北救趙而西卻秦。此
五霸之伐也。公子從其計。請如姬。如姬果盜晉鄙兵符與公子。公子行。
侯生曰。將在外。主令有所不受。以便國家。公子即合符。而晉鄙不授公
子兵而復請之。事必危矣。臣客屠者朱亥可與俱。此人力士。晉鄙聽。大
善。不聽。可使擊之。於是公子泣。侯生曰。公子畏死邪。何泣也。公子曰。晉
鄙嚄唶宿將。往恐不聽。必當殺之。是以泣耳。豈畏死哉。於是公子請朱

史記 信陵君列傳 七

亥。朱亥笑曰。臣乃市井鼓刀屠者。而公子親數存之。所以不報謝者。以
為小禮無所用。今公子有急。此乃臣效命之秋也。遂與公子俱。公子過
謝侯生。侯生曰。臣宜從。老不能。請數公子行日。以至晉鄙軍之日。北鄉
自剄以送公子。公子遂行。至鄴。矯魏王令代晉鄙。晉鄙合符。疑之。舉手
視公子曰。今吾擁十萬之眾。屯於境上。國之重任。今單車來代之。何如
哉。欲無聽。朱亥袖四十斤鐵椎。椎殺晉鄙。公子遂將晉鄙軍。勒兵下令
軍中曰。父子俱在軍中。父歸。兄弟俱在軍中。兄歸。獨子無兄弟。歸養。得
選兵八萬人。進兵擊秦軍。秦軍解去。遂救邯鄲。存趙。趙王及平原君自
迎公子於界。平原君負韊矢為公子先引。趙王再拜曰。自古賢人未有
及公子者也。當此之時。平原君不敢自比於人。公子與侯生決。至軍。侯

生果北鄉自剄。魏王怒公子之盜其兵符。矯殺晉鄙。公子亦自知也。已
卻秦存趙。使將將其軍歸魏。而公子獨與客留趙。趙孝成王德公子之
矯奪晉鄙兵而存趙。乃與平原君計。以五城封公子。公子聞之。意驕矜
而有自功之色。客有說公子曰。物有不可忘。或有不可不忘。夫人有德
於公子。公子不可忘也。公子有德於人。願公子忘之也。且矯魏王令。奪
晉鄙兵以救趙。於趙則有功矣。於魏則未為忠臣也。公子乃自驕而功
之。竊為公子不取也。於是公子立自責。似若無所容者。趙王埽除自迎。
執主人之禮。引公子就西階。公子側行辭讓。從東階上。自言罪過。以負
於魏。無功於趙。趙王侍酒至暮。口不忍獻五城。以公子退讓也。公子竟
留趙。趙王以鄗為公子湯沐邑。魏亦復以信陵奉公子。公子留趙。公子

史記 信陵君列傳 八

聞趙有處士毛公藏於博徒。薛公藏於賣漿家。公子欲見兩人。兩人自
匿不肯見公子。公子聞所在。乃閒步往從此兩人游。甚歡。平原君聞之
謂其夫人曰。始吾聞夫人弟公子天下無雙。今吾聞之。乃妄從博徒賣
漿者游。公子妄人耳。夫人以告公子。公子乃謝夫人去。曰。始吾聞平原
君賢。故負魏王而救趙。以稱平原君。平原君之游。徒豪舉耳。不求士也。
無忌自在大梁時。常聞此兩人賢。至趙。恐不得見。以無忌從之游。尚恐
其不我欲也。今平原君乃以為羞。其不足從游。乃裝為去。夫人具以語
平原君。平原君乃免冠謝。固留公子。平原君門下聞之。半去平原君歸
公子。天下士復往歸公子。公子傾平原君客。公子留趙十年不歸。秦聞
公子在趙。日夜出兵東伐魏。魏王患之。使使往請公子。公子恐其怒之。

乃誡門下有敢為魏王使通者死、賓客皆背魏之趙、莫敢勸公子歸、毛公薛公兩人往見公子曰、公子所以重於趙、名聞諸侯者、徒以有魏也、今秦攻魏、魏急而公子不恤、使秦破大梁而夷先王之宗廟、公子當何面目立天下乎、語未及卒、公子立變色、告車趣駕歸救魏、魏王見公子、相與泣、而以上將軍印授公子、公子遂將、魏安釐王三十年、公子使使遍告諸侯、諸侯聞公子將、各遣將將兵救魏、公子率五國之兵、破秦軍於河外、走蒙驁、遂乘勝逐秦軍至函谷關、抑秦兵、秦兵不敢出、當是時、公子威振天下、諸侯之客進兵法、公子皆名之、故世俗稱魏公子兵法、秦王患之、乃行金萬斤於魏、求晉鄙客、令毀公子於魏王曰、公子亡在外十年矣、今為魏將、諸侯將皆屬、諸侯徒聞魏公子、不聞魏王、公子亦欲因此時定南面而王、諸侯畏公子之威、方欲共立之、秦數使反間、偽賀公子得立為魏王未也、魏王日聞其毀、不能不信、後果使人代公子將、公子自知再以毀廢、乃謝病不朝、與賓客為長夜飲、飲醇酒、多近婦女、日夜為樂飲者四歲、竟病酒而卒、其歲、魏安釐王亦薨、秦聞公子死、使蒙驁攻魏、拔二十城、初置東郡、其後秦稍蠶食魏、十八歲而虜魏王、屠大梁、高祖始微少時、數聞公子賢、及即天子位、每過大梁、常祠公子、高祖十二年、從擊黥布還、為公子置守冢五家、世世歲以四時奉祠公子、

太史公曰、吾過大梁之墟、求問其所謂夷門、夷門者、城之東門也、天下諸公子亦有喜士者矣、然信陵君之接巖穴隱者、不恥下交、有以也、名冠諸侯、不虛耳、高祖每過之而令民奉祀不絕也、

無忌去而魏毀、還而魏重、安釐王猶以為疑、無忌死而魏亡、賢者之於國家何如哉、司馬君實

贊語有感、與言天下諸公子、其獨取於信陵可知矣、余廷瞬

范雎蔡澤列傳　司馬遷

范雎者魏人也字叔游說諸侯欲事魏王家貧無以自資乃先事魏中大夫須賈須賈為魏昭王使於齊范雎從留數月未得報齊襄王聞雎辯口乃使人賜雎金十斤及牛酒雎辭謝不敢受須賈知之大怒以為雎持魏國陰事告齊故得此饋令雎受其牛酒還其金既歸心怒雎以告魏相魏相魏之諸公子曰魏齊魏齊大怒使舍人笞擊雎折脅摺齒雎詳死即卷以簀置廁中賓客飲者醉更溺雎故僇辱以懲後令無妄言者雎從簀中謂守者曰公能出我我必厚謝公守者乃請出棄簀中死人魏齊醉曰可矣范雎得出後魏齊悔復召求之魏人鄭安平聞之乃遂操范雎亡伏匿更名姓曰張祿當此時秦昭王使謁者王稽於魏鄭安平詐為卒侍王稽王稽問魏有賢人可與俱西游者乎鄭安平曰臣里中有張祿先生欲見君言天下事其人有仇不敢晝見王稽曰夜與俱來鄭安平夜與張祿見王稽語未究王稽知范雎賢謂曰先生待我於三亭之南與私約而去王稽辭魏去過載范雎入秦至湖關望見車騎從西來范雎曰彼來者為誰王稽曰秦相穰侯東行縣邑范雎曰吾聞穰侯專秦權惡內諸侯客此恐辱我我寧且匿車中有頃穰侯果至勞王稽因立車而語曰關東有何變曰無有又謂王稽曰謁君得無與諸侯客子俱來乎無益徒亂人國耳王稽曰不敢即別去范雎曰吾聞穰侯智士也其見事遲鄉者疑車中有人忘索之於是范雎下車走曰此必悔之行十餘里果使騎還索車中無客乃已王稽遂與范雎入

咸陽已報使因言曰魏有張祿先生天下辯士也曰秦王之國危於累卵得臣則安然不可以書傳也臣故載來秦王弗信使舍食草具待命歲餘當是時昭王已立三十六年南拔楚之鄢郢楚懷王幽死於秦秦東破齊湣王嘗稱帝後去之數困三晉厭天下辯士無所信穰侯華陽君昭王母宣太后之弟也而涇陽君高陵君皆昭王同母弟也穰侯相三人者更將有封邑以太后故私家富重於王室及穰侯為秦將且欲越韓魏而伐齊綱壽欲以廣其陶封范雎乃上書曰臣聞明主立政有功者不得不賞有能者不得不官勞大者其祿厚功多者其爵尊能治眾者其官大故無能者不敢當職焉有能者亦不得蔽隱使以臣之言為可願行而益利其道以臣之言為不可久留臣無為也語曰庸主賞所愛而罰所惡明主則不然賞必加於有功而刑必斷於有罪今臣之胸不足以當椹質而要不足以待斧鉞豈敢以疑事嘗試於王哉雖以臣為賤人而輕辱獨不重任臣者之無反復於王耶且臣聞周有砥砨宋有結綠梁有懸藜楚有和朴此四寶者土之所生良工之所失也而為天下名器然則聖王之所棄者獨不足以厚國家乎臣聞善厚家者取之於國善厚國者取之於諸侯天下有明主則諸侯不得擅厚者何也為其割榮也良醫知病人之死生而聖主明於成敗之事利則行之害則舍之疑則少嘗之雖舜禹復生弗能改已語之至者臣不敢載之於書其淺者又不足聽也意者臣愚而不概於王心耶亡其言臣者賤而不可用乎自非然者臣願得少賜游觀之間望見顏色一語無效請

伏秦師於是秦昭王大說乃謝王稽使以傳車召范雎於是范雎乃得
見於離宮詳爲不知永巷而入其中王來而宦者怒逐之曰王至范雎
繆爲曰秦安得王秦獨有太后穰侯耳欲以感怒昭王昭王至聞其與
宦者爭言遂延迎謝曰寡人宜以身受命久矣會義渠之事急寡人旦
暮自請太后今義渠之事已寡人乃得受命竊閔然不敏敬執賓主之
禮范雎辭讓是日觀范雎之見者羣臣莫不洒然變色易容者秦王屏
左右宮中虛無人秦王跽而請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雎曰唯唯有
閒秦王復跽而請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雎曰唯唯若是者三秦王
跽曰先生卒不幸教寡人邪范雎曰非敢然也臣聞昔者呂尚之遇文
王也身爲漁父而釣於渭濱耳若是者交疏也已說而立爲太師載與

俱歸者其言深也故文王遂收功於呂尚而卒王天下鄉使文王疏呂
尚而不與深言是周無天子之德而文武無與成其王業也今臣羇旅
之臣也交疏於王而所願陳者皆匡君之事處人骨肉之閒願效愚忠
而未知王之心也此所以王三問而不敢對者也臣非有畏而不敢言
也臣知今日言之於前而明日伏誅於後然臣不敢避也大王信行臣
之言死不足以爲臣患亡不足以爲臣憂漆身爲厲被髮爲狂不足以
爲臣恥且以五帝之聖焉而死三王之仁焉而死五伯之賢焉而死烏
獲任鄙之力焉而死成荊孟賁王慶忌夏育之勇焉而死死者人之所
必不免也處必然之勢可以少有補於秦此臣之所大願也臣又何患
哉伍子胥橐載而出昭關夜行晝伏至於陵水無以餬其口膝行蒲伏

稽首肉袒鼓腹吹篪乞食於吳市卒興吳國闔閭爲伯使臣得盡謀如
伍子胥加之以幽囚終身不復見是臣之說行也臣又何憂箕子接輿
漆身爲厲被髮爲狂無益於主假使臣得同行於箕子可以有補所賢
之主是臣之大榮也臣有何恥臣之所恐者獨恐臣死之後天下見臣
之盡忠而身死因以是杜口裹足莫肯鄉秦耳足下上畏太后之嚴下
惑於姦臣之態居深宮之中不離阿保之手終身迷惑無與昭姦大者
宗廟滅覆小者身以孤危此臣之所恐耳若夫窮辱之事死亡之患臣
不敢畏也臣死而秦治是臣死賢於生秦王跽曰先生是何言也夫秦
國辟遠寡人愚不肖先生乃幸辱至於此是天以寡人慁先生而存先
王之宗廟也寡人得受命於先生是天所以幸先王而不棄其孤也先

生柰何而言若是事無小大上及太后下至大臣願先生悉以教寡人
無疑寡人也范雎拜秦王亦拜范雎曰大王之國四塞以爲固北有甘
泉谷口南帶涇渭右隴蜀左關阪奮擊百萬戰車千乘利則出攻不利
則入守此王者之地也民怯於私鬭而勇於公戰此王者之民也王并
此二者而有之夫以秦卒之勇車騎之衆以治諸侯譬若馳韓盧而搏
蹇兎也霸王之業可致也而羣臣莫當其位至今閉關十五年不敢窺
兵於山東者是穰侯爲秦謀不忠而大王之計有所失也秦王跽曰寡
人願聞失計然左右多竊聽者范雎恐未敢言內先言外事以觀秦王
之俯仰因進曰夫穰侯越韓魏而攻齊綱壽非計也少出師則不足以
傷齊多出師則害於秦臣意王之計欲少出師而悉韓魏之兵也則不

敝矣。今見與國之不親也，越人之國而攻，可乎。其於計疏矣。且昔齊湣王南攻楚，破軍殺將，再辟地千里，而齊尺寸之地無得焉者，豈不欲得地哉，形勢不能有也。諸侯見齊之罷獘，君臣之不和也，興兵而伐齊，大破之。士辱兵頓，皆咎其王，曰：誰為此計者乎。王曰：文子為之。大臣作亂，文子出走。故齊所以大破者，以其伐楚而肥韓魏也。此所謂借賊兵而齎盜糧者也。王不如遠交而近攻，得寸則王之寸也，得尺亦王之尺也。今釋此而遠攻，不亦繆乎。且昔者中山之國地方五百里，趙獨吞之，功成名立而利附焉，天下莫之能害也。今夫韓魏，中國之處而天下之樞也。王其欲霸，必親中國以為天下樞，以威楚趙。楚彊則附趙，趙彊則附楚。楚趙皆附，齊必懼矣。齊懼，必卑辭重幣以事秦。齊附而韓魏因可虜也。

昭王曰：吾欲親魏久矣，而魏多變之國也，寡人不能親。請問親魏奈何。對曰：王卑詞重幣以事之。不可，則割地而賂之。不可，因舉兵而伐之。王曰：寡人敬聞命矣。乃拜范雎為客卿，謀兵事。卒聽范雎謀，使五大夫綰伐魏，拔懷。後二歲，拔邢丘。客卿范雎復說昭王曰：秦韓之地形相錯如繡。秦之有韓也，譬如木之有蠹也，人之有心腹之病也。天下無變則已，天下有變，其為秦患者孰大於韓乎。王不如收韓。昭王曰：吾固欲收韓，韓不聽，為之奈何。對曰：韓安得無聽乎。王下兵而攻滎陽，則鞏成皋之道不通；北斷太行之道，則上黨之師不下。王一興兵而攻滎陽，則其國斷而為三。夫韓見必亡，安得不聽乎。若韓聽而霸事因可慮矣。王曰：善。且欲發使於韓。范雎日益親，復說用數年矣，因請閒說曰：臣居山東時，

聞齊之有田文，不聞其有王也。聞秦之有太后、穰侯、華陽、高陵、涇陽，不聞其有王也。夫擅國之謂王，能利害之謂王，制殺生之威之謂王。今太后擅行不顧，穰侯出使不報，華陽、涇陽等擊斷無諱，高陵進退不請。四貴備而國不危者，未之有也。為此四貴者下，乃所謂無王也。然則權安得不傾，令安得從王出乎。臣聞善治國者，乃內固其威而外重其權。穰侯使者操王之重，決制於諸侯，剖符於天下，政適伐國，莫敢不聽。戰勝攻取則利歸於陶，國弊御於諸侯；戰敗則結怨於百姓，而禍歸於社稷。詩曰：木實繁者披其枝，披其枝者傷其心。大其都者危其國，尊其臣者卑其主。崔杼、淖齒管齊（淖齒楚將也），射王股，擢王筋，縣之於廟梁，宿昔而死。李兌管趙，囚主父於沙丘，百日而餓死。今臣聞秦太后、穰侯用事，高陵、華陽、涇

陽佐之，卒無秦王，此亦淖齒、李兌之類也。且夫三代所以亡國者，君專授政，縱酒馳騁弋獵，不聽政事。其所授者，妬賢嫉能，御下蔽上，以成其私，不為主計，而主不覺悟，故失其國。今自有秩以上至諸大吏，下及王左右，無非相國之人者。見王獨立於朝，臣竊為王恐，萬世之後，有秦國者非王子孫也。昭王聞之大懼，曰：善。於是廢太后，逐穰侯、高陵、華陽、涇陽君於關外。秦王乃拜范雎為相。收穰侯之印，使歸陶，因使縣官給車牛以徙，千乘有餘。到關，關閱其寶器，寶器珍怪多於王室。秦封范雎以應，號為應侯。當是時，秦昭王四十二年也。范雎既相秦，秦號曰張祿，而魏不知，以為范雎已死久矣。魏聞秦且東伐韓魏，魏使須賈於秦。范雎聞之，為微行，敝衣閒步之邸，見須賈。須賈見之而驚曰：范叔固無恙乎。

范雎曰、然。須賈笑曰、范叔有說於秦邪。曰、不也。雎前日得過於魏相、故亡逃至此、安敢說乎。須賈曰、今叔何事。范雎曰、臣為人庸賃。須賈意哀之、留與坐飲食、曰、范叔一寒如此哉。乃取其一綈袍以賜之。須賈因問曰、秦相張君、公知之乎。吾聞幸於王、天下之事皆決於相君。今吾事之去留在張君。孺子豈有客習於相君者哉。范雎曰、主人翁習知之。唯雎亦得謁、雎請為君見於張君。須賈曰、吾馬病、車軸折、非大車駟馬、吾固不出。范雎曰、願為君借大車駟馬於主人翁。范雎歸取大車駟馬、為須賈御之、入秦相府。府中望見、有識者皆避匿。須賈怪之。至相舍門、謂須賈曰、待我、我為君先入通於相君。須賈待門下、持車良久、問門下曰、范叔不出、何也。門下曰、無范叔。須賈曰、鄉者與我載而入者。門下曰、乃吾相

張君也。須賈大驚、自知見賣、乃肉袒膝行、因門下人謝罪。於是范雎盛帷帳、侍者甚衆、見之。須賈頓首言死罪、曰、賈不意君能自致於青雲之上。賈不敢復讀天下之書、不敢復與天下之事。賈有湯鑊之罪、請自屏於胡貉之地、唯君死生之。范雎曰、汝罪有幾。曰、擢賈之髮以續賈之罪、尚未足。范雎曰、汝罪有三耳。昔者楚昭王時而申包胥為楚卻吳軍、楚王封之以荊五千戶、包胥辭不受、為丘墓之寄於荊也。今雎之先人丘墓亦在魏、公前以雎為有外心於齊而惡雎於魏齊、公之罪一也。當魏齊辱我於廁中、公不止、罪二也。更醉而溺我、公其何忍乎。罪三矣。然公之所以得無死者、以綈袍戀戀、有故人之意、故釋公。乃謝罷。入言之昭王、罷歸須賈。須賈辭於范雎、范雎大供具、盡請諸侯使、與坐堂上、食飲

甚設。而坐須賈於堂下、置莝豆其前、令兩黥徒夾而馬食之。數曰、為我告魏王、急持魏齊頭來。不然者、我且屠大梁。須賈歸、以告魏齊。魏齊恐、亡走趙、匿平原君所。范雎既相、王稽謂范雎曰、事有不可知者三、有不可柰何者亦三。宮車一日晏駕、是事之不可知者一也。君卒然捐館舍、是事之不可知者二也。使臣卒然填溝壑、是事之不可知者三也。宮車一日晏駕、君雖恨於臣、無可柰何。君卒然捐館舍、君雖恨於臣、亦無可柰何。使臣卒然填溝壑、君雖恨於臣、亦無可柰何。范雎不懌、乃入言於王曰、非王稽之忠、莫能內臣於函谷關。非大王之賢聖、莫能貴臣。今臣官至於相、爵在列侯、王稽之官尚止於謁者、非其內臣之意也。昭王召王稽、拜為河東守、三歲不上計。又任鄭安平、昭王以為將軍。范雎於是

史記范雎蔡澤列傳　十八　卷七十九

散家財物、盡以報所嘗困戹者。一飯之德必償、睚眥之怨必報。范雎相秦二年、秦昭王之四十二年、東伐韓少曲、高平、拔之。秦昭王聞魏齊在平原君所、欲為范雎必報其仇、乃詳為好書遺平原君曰、寡人聞君之高義、願與君為布衣之友、君幸過寡人、寡人願與君為十日之飲。平原君畏秦、且以為然、而入秦見昭王。昭王與平原君飲數日、昭王謂平原君曰、昔周文王得呂尚以為太公、齊桓公得管夷吾以為仲父、今范君亦寡人之叔父也。范君之仇在君之家、願使人歸取其頭來。不然、吾不出君於關。平原君曰、貴而為交者、為賤也。富而為交者、為貧也。夫魏齊者、勝之友也、在、固不出也、今又不在臣所。昭王乃遺趙王書曰、王之弟在秦、范君之仇魏齊在平原君之家。王使人疾持其頭來。不然、吾舉兵

而伐趙又不出王之弟於關趙孝成王乃發卒圍平原君宗急魏齊夜
亡出見趙相虞卿虞卿度趙王終不可說乃解其相印與魏齊亡間行
念諸侯莫可以急抵者乃復走大梁欲因信陵君以走楚信陵君聞之
畏秦猶豫未肯見曰虞卿何如人也時侯嬴在旁曰人固未易知知人
亦未易也夫虞卿躡蹻檐簦一見趙王賜白璧一雙黃金百鎰再見拜
為上卿三見卒受相印封萬戶侯當此之時天下爭知之夫魏齊窮困
過虞卿虞卿不敢重爵祿之尊解相印捐萬戶侯而閒行急士之窮而
歸公子公子曰何如人人固不易知知人亦未易也信陵君大慙駕如
野迎之魏齊聞信陵君之初難見之怒而自剄趙王聞之卒取其頭予
秦秦昭王乃出平原君歸趙昭王四十三年秦攻韓汾陘拔之因城河

上廣武後五年昭王用應侯謀縱反閒賣趙趙以其故令馬服子代廉
頗將秦大破趙於長平遂圍邯鄲已而與武安君白起有隙言而殺之
任鄭安平使將擊趙鄭安平為趙所困急以兵二萬人降趙應侯席藁
請罪秦之法任人而所任不善者各以其罪罪之於是應侯罪當收三
族秦昭王恐傷應侯之意乃下令國中有敢言鄭安平事者以其罪罪
之而加賜相國應侯食物日益厚以順適其意後二歲王稽為河東守
與諸侯通坐法誅而應侯日益以不懌昭王臨朝歎息應侯進曰臣聞
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今大王中朝而憂臣敢請其罪昭王曰吾聞楚之
鐵劍利而倡優拙夫鐵劍利則士勇倡優拙則思慮遠夫以遠思慮而
御勇士吾恐楚之圖秦也夫物不素具不可以應卒今武安君既死而

鄭安平等畔內無良將而外多敵國吾是以憂欲以激勵應侯應侯懼
不知所出蔡澤聞之往入秦也
蔡澤者燕人也游學干諸侯小大甚眾不遇而從唐舉相曰吾聞先生
相李兌曰百日之內持國秉政有之乎曰有之曰若臣者何如唐舉孰
視而笑曰先生曷鼻巨肩魋顏蹙齃膝攣吾聞聖人不相殆先生乎蔡
澤知唐舉戲之乃曰富貴吾所自有吾所不知者壽也願聞之唐舉曰
先生之壽從今以往者四十三歲蔡澤笑謝而去謂其御者曰吾持粱
刺齒肥躍馬疾驅懷黃金之印結紫綬於要揖讓人主之前食肉富貴
四十三年足矣去之趙見逐入韓魏遇奪釜鬲於塗聞應侯任鄭安平
王稽皆負重罪於秦應侯內慙蔡澤乃西入秦將見昭王使人宣言以

感怒應侯曰燕客蔡澤天下雄俊弘辯智士也彼一見秦王秦王必困
君而奪君之位應侯聞曰五帝三代之事百家之說吾既知之眾口之
辯吾皆摧之是惡能困我而奪我位乎使人召蔡澤蔡澤入則揖應侯
應侯固不快及見之又倨應侯因讓之曰子常宣言欲代我相秦寧有
之乎對曰然應侯曰請聞其說蔡澤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夫四時之序
成功者去夫人生百體堅彊手足便利耳目聰明而心聖智豈非士之
願與應侯曰然蔡澤曰質仁秉義行道施德得志於天下天下懷樂敬
愛而尊慕之皆願以為君王豈不辯智之期與應侯曰然蔡澤復曰富
貴顯榮成理萬物使各得其所性命壽長終其天年而不夭傷天下繼
其統守其業傳之無窮名實純粹澤流千里世世稱之而無絕與天地

終始，豈道德之符，而聖人所謂吉祥善事者與。應侯曰：然。蔡澤曰：若夫秦之商君，楚之吳起，越之大夫種，其卒然亦可願與。應侯知蔡澤之欲困己以說，復謬曰：何為不可。夫公孫鞅之事孝公也，極身無貳慮，盡公而不顧私，設刀鋸以禁姦邪，信賞罰以致治，披腹心，示情素，蒙怨咎，欺舊友，奪魏公子卬，安秦社稷，利百姓，卒為秦禽將破敵，攘地千里。吳起之事悼王也，使私不得害公，讒不得蔽忠，言不取苟合，行不取苟容，不為危易行，行義不辟難，然為霸主強國，不辭禍凶。大夫種之事越王也，主雖困辱，悉忠而不解，主雖絕亡，盡能而不離，成功而弗矜，貴富而不驕怠。若此三子者，固義之至也，忠之節也。是故君子以義死難，視死如歸，生而辱不如死而榮。士固有殺身以成名，唯義之所在，雖死無所恨。

何為不可哉。蔡澤曰：主聖臣賢，天下之盛福也。君明臣直，國之福也。父慈子孝，夫信妻貞，家之福也。故比干忠而不能存殷，子胥智而不能完吳，申生孝而晉國亂。是皆有忠臣孝子，而國家滅亂者，何也。無明君賢父以聽之，故天下以其君父為僇辱而憐其臣子。今商君、吳起、大夫種之為人臣，是也，其君非也。故世稱三子致功而不見德，豈慕不遇世死乎。夫待死而後可以立忠成名，是微子不足仁，孔子不足聖，管仲不足大也。夫人之立功，豈不期於成全邪。身與名俱全者，上也。名可法而身死者，其次也。名在僇辱而身全者，下也。於是應侯稱善。蔡澤少得間，因曰：夫商君、吳起、大夫種，其為人臣盡忠致功，則可願矣。閎夭事文王，周公輔成王也，豈不亦忠聖乎。以君臣論之，商君、吳起、大夫種其可願孰與閎夭、周公哉。應侯曰：商君、吳起、大夫種弗若也。蔡澤曰：然則君之主慈仁任忠，惇厚舊故，其賢智與有道之士為膠漆，義不倍功臣，孰與秦孝公、楚悼王、越王乎。應侯曰：未知何如也。蔡澤曰：今主親忠臣，不過秦孝公、越王、楚悼王。君之設智，能為主安危修政，治亂彊兵，批患折難，廣地殖穀，富國足家，彊主，尊社稷，顯宗廟，天下莫敢欺犯其主，主之威蓋震海內，功彰萬里之外，聲名光輝傳於千世，君孰與商君、吳起、大夫種。應侯曰：不若。蔡澤曰：今主之親忠臣不忘舊故，不若孝公、悼王、句踐，而君之功績愛信親幸，又不若商君、吳起、大夫種，然而君之祿位貴盛，私家之富過於三子，而身不退者，恐患之甚於三子，竊為君危之。語曰：日中則移，月滿則虧。物盛則衰，天地之常數也。進退盈縮，與時變化，聖人之

常道也。故國有道則仕，國無道則隱。聖人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今君之怨已讎，而德已報，意欲至矣，而無變計，竊為君不取也。且夫翠、鵠、犀、象，其處勢非不遠死也，而所以死者，惑於餌也。蘇秦、智伯之智，非不足以辟辱遠死也，而所以死者，惑於貪利不止也。是以聖人制禮節欲，取於民有度，使之以時，用之有止，故志不溢，行不驕，常與道俱而不失，故天下承而不絕。昔者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至於葵丘之會，有驕矜之志，畔者九國。吳王夫差兵無敵於天下，勇彊以輕諸侯，陵齊晉，故遂以殺身亡國。夏育、太史噭叱呼駭三軍，然而身死於庸夫。此皆乘至盛而不返道理，不居卑退處儉約之患也。應侯曰：善。吾聞欲而不知止，失其所以欲；有而不知足，失其所以有。先

生幸教敬受命於是乃延入坐為上客後數日入朝言於秦昭王曰客新有從山東來者曰蔡澤其人辯士明於三王之事五伯之業世俗之變足以寄秦國之政臣之見人甚眾莫及臣不如也臣敢以聞秦昭王召見與語大說之拜為客卿應侯因謝病請歸相印

太史公曰韓子稱長袖善舞多錢善賈信哉是言也范雎蔡澤世所謂一切辯士然游說諸侯至白首無所遇者非計策之拙所為說力少也及二人羈旅入秦繼踵取卿相垂功於天下者固彊弱之勢異也然士亦有偶合賢者多如此二子不得盡意豈可勝道哉然二子不困戹惡能激乎

史記之范雎傳即莊子之秋水篇閎深與衍壯麗奇博如人龍帝[illegible]

天閣宮屋觀規模宏遠恍然失矣不讀此者不知文章之大也

廉頗藺相如列傳

司馬遷

廉頗者趙之良將也趙惠文王十六年廉頗為趙將伐齊大破之取晉陽拜為上卿以勇氣聞於諸侯藺相如者趙人也為趙宦者令繆賢舍人趙惠文王時得楚和氏璧秦昭王聞之使人遺趙王書願以十五城請易璧趙王與大將軍廉頗諸大臣謀欲予秦秦城恐不可得徒見欺欲勿予即患秦兵之來計未定求人可使報秦者未得宦者令繆賢曰臣舍人藺相如可使王問何以知之對曰臣嘗有罪竊計欲亡走燕臣舍人相如止臣曰君何以知燕王臣語曰臣嘗從大王與燕王會境上燕王私握臣手曰願結友以此知之故欲往相如謂臣曰夫趙彊而燕弱而君幸於趙王故燕王欲結於君今君乃亡趙走燕燕畏趙其勢必不敢留君而束君歸趙矣君不如肉袒伏斧質請罪則幸得脫矣臣從其計大王亦幸赦臣臣竊以為其人勇士有智謀宜可使於是王召見問藺相如曰秦王以十五城請易寡人之璧可予不相如曰秦彊而趙弱不可不許王曰取吾璧不予我城奈何相如曰秦以城求璧而趙不許曲在趙趙予璧而秦不予趙城曲在秦均之二策寧許以負秦曲王曰誰可使者相如曰王必無人臣願奉璧往使城入趙而璧留秦城不入臣請完璧歸趙趙王於是遂遣相如奉璧西入秦秦王坐章臺見相如相如奉璧奏秦王秦王大喜傳以示美人及左右左右皆呼萬歲相如視秦王無意償趙城乃前曰璧有瑕請指示王王授璧相如因持璧卻立倚柱怒髮上衝冠謂秦王曰大王欲得璧使人發書至趙王趙王

悉召羣臣議皆曰秦貪負其彊以空言求璧償城恐不可得議不欲予秦臣以為布衣之交尚不相欺況大國乎且以一璧之故逆彊秦之驩不可於是趙王乃齋戒五日使臣奉璧拜送書於庭何者嚴大國之威以脩敬也今臣至大王見臣列觀禮節甚倨得璧傳之美人以戲弄臣臣觀大王無意償趙王城邑故臣復取璧大王必欲急臣臣頭今與璧俱碎於柱矣相如持其璧睨柱欲以擊柱秦王恐其破璧乃辭謝固請召有司案圖指從此以往十五都予趙相如度秦王特以詐佯為予趙城實不可得乃謂秦王曰和氏璧天下所共傳寶也趙王恐不敢不獻趙王送璧時齋戒五日今大王亦宜齋戒五日設九賓於廷臣乃敢上璧秦王度之終不可彊奪遂許齋五日舍相如廣成傳舍相如度秦王雖齋決負約不償城乃使其從者衣褐懷其璧從徑道亡歸璧於趙秦王齋五日後乃設九賓禮於廷引趙使者藺相如相如至謂秦王曰秦自繆公以來二十餘君未嘗有堅明約束者也臣誠恐見欺於王而負趙故令人持璧歸間至趙矣且秦彊而趙弱大王遣一介之使至趙趙立奉璧來今以秦之彊而先割十五都予趙趙豈敢留璧而得罪於大王乎臣知欺大王之罪當誅臣請就湯鑊唯大王與羣臣孰計議之秦王與羣臣相視而嘻左右或欲引相如去秦王因曰今殺相如終不能得璧也而絕秦趙之驩不如因而厚遇之使歸趙趙王豈以一璧之故欺秦耶卒廷見相如畢禮而歸之相如既歸趙王以為賢大夫使不辱於諸侯拜相如為上大夫秦亦不以城予趙趙亦終不予秦璧其後

秦伐趙拔石城明年復攻趙殺二萬人秦王使使者告趙王欲與王為好會於西河外澠池趙王畏秦欲毋行廉頗藺相如計曰王不行示趙弱且怯也趙王遂行相如從廉頗送至境與王訣曰王行度道里會遇之禮畢還不過三十日三十日不還則請立太子為王以絕秦望王許之遂與秦王會澠池秦王飲酒酣曰寡人竊聞趙王好音請奏瑟趙王鼓瑟秦御史前書曰某年月日秦王與趙王會飲令趙王鼓瑟藺相如前曰趙王竊聞秦王善為秦聲請奏盆缻秦王以相娛樂秦王怒不許於是相如前進缻因跪請秦王秦王不肯擊缻相如曰五步之內相如請得以頸血濺大王矣左右欲刃相如相如張目叱之左右皆靡於是秦王不懌為一擊缻相如顧召趙御史書曰某年月日秦王為趙王擊缻秦之羣臣曰請以趙十五城為秦王壽藺相如亦曰請以秦之咸陽為趙王壽秦王竟酒終不能加勝於趙趙亦盛設兵以待秦秦不敢動既罷歸國以相如功大拜為上卿位在廉頗之右廉頗曰我為趙將有攻城野戰之大功而藺相如徒以口舌為勞而位居我上且相如素賤人吾羞不忍為之下宣言曰我見相如必辱之相如聞不肯與會相如每朝時常稱病不欲與廉頗爭列已而相如出望見廉頗相如引車避匿於是舍人相與諫曰臣所以去親戚而事君者徒慕君之高義也今君與廉頗同列廉君宣惡言而君畏匿之恐懼殊甚且庸人尚羞之況於將相乎臣等不肖請辭去藺相如固止之曰公之視廉將軍孰與秦王曰不若也相如曰夫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廷叱之辱其羣臣相如雖

獨畏廉將軍哉。顧吾念之。彊秦之所以不敢加兵於趙者。徒以吾兩
人在也。今兩虎共鬪。其勢不俱生。吾所以爲此者。以先國家之急而後
私讎也。廉頗聞之。肉袒負荊。因賓客至藺相如門謝罪。曰。鄙賤之人。不
知將軍寬之至此也。卒相與驩爲刎頸之交。是歲。廉頗東攻齊。破其一
軍。居二年。廉頗復伐齊幾。拔之。後三年。廉頗攻魏之防陵安陽。拔之。後
四年。藺相如將而攻齊。至平邑而罷。其明年。趙奢破秦軍閼與下。

太史公曰。知死必勇。非死者難也。處死者難。方藺相如引璧睨柱。及叱
秦王左右。勢不過誅。然士或怯懦而不敢發。相如一奮其氣。威信敵國。
退而讓頗。名重太山。其處智勇。可謂兼之矣。

藺相如非戰國之士也。以死行義。不屈於彊秦。以禮爲國。不[illegible]於[illegible]

廉頗處剛柔進退之際。類學道者。使居平世。可以爲大臣矣。非戰國
之士也。廉頗李牧皆以將亡之趙。抗方興之秦。其爲力難矣。卒以其
用舍爲趙之存亡。趙能用之而不終之。悲夫。　蘇潁濱

屈原列傳

司馬遷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爲楚懷王左徒。博聞彊志。明於治亂。嫻於辭
令。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王甚任之。
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懷王使屈原造爲憲令。屈平屬
草稾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屈平不與。因讒之曰。王使屈平爲令。
衆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以爲非我莫能爲也。王怒而疏屈平。
屈平疾王聽之不聰也。讒諂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
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離騷者。猶離憂也。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
之本也。人窮則反本。故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疾痛慘怛。未嘗不呼
父母也。屈平正道直行。竭忠盡智。以事其君。讒人間之。可謂窮矣。信而

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屈平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國風好色而不
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上稱帝嚳。下道齊桓。中述
湯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廣崇。治亂之條貫。靡不畢見。其文約。其辭微。
其志潔。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舉類邇而見義遠。其志潔。故其
稱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汙泥之中。蟬蛻於濁穢。以浮游
塵埃之外。不獲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
光可也。屈平既絀。其後秦欲伐齊。齊與楚從親。惠王患之。乃令張儀詳
去秦。厚幣委質事楚。曰。秦甚憎齊。齊與楚從親。楚誠能絶齊。秦願獻商
於之地六百里。楚懷王貪而信張儀。遂絶齊。使使如秦受地。張儀詐之
曰。儀與王約六里。不聞六百里。楚使怒去。歸告懷王。懷王怒。大興師伐

秦、秦發兵擊之、大破楚師於丹淅、斬首八萬、虜楚將屈匄、遂取楚之漢中地、懷王乃悉發國中兵以深入擊秦、戰於藍田、魏聞之、襲楚至鄧、楚兵懼、自秦歸、而齊竟怒不救楚、楚大困、明年、秦割漢中地與楚以和、楚王曰、不願得地、願得張儀而甘心焉、張儀聞、乃曰、以一儀而當漢中地、臣請往如楚、如楚、又因厚幣用事者臣靳尚、而設詭辯於懷王之寵姬鄭袖、懷王竟聽鄭袖、復釋去張儀、是時屈平既疏、不復在位、使於齊、顧反、諫懷王曰、何不殺張儀、懷王悔、追張儀不及、其後諸侯共擊楚、大破之、殺其將唐眛、時秦昭王與楚婚、欲與懷王會、懷王欲行、屈平曰、秦虎狼之國、不可信、不如毋行、懷王稚子子蘭勸王行、奈何絕秦歡、懷王卒行、入武關、秦伏兵絕其後、因留懷王以求割地、懷王怒不聽、亡走趙、趙

丹淅水

不內、復之秦、竟死於秦而歸葬、長子頃襄王立、以其弟子蘭為令尹、楚人既咎子蘭以勸懷王入秦而不反也、屈平既嫉之、雖放流、睠顧楚國、繫心懷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興國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意焉、然終無可奈何、故不可以反、卒以此見懷王之終不悟也、人君無愚智賢不肖、莫不欲求忠以自為、舉賢以自佐、然亡國破家相隨屬、而聖君治國累世而不見者、其所謂忠者不忠、而所謂賢者不賢也、懷王以不知忠臣之分、故內惑於鄭袖、外欺於張儀、疏屈平而信上官大夫令尹子蘭、兵挫地削、亡其六郡、身客死於秦、為天下笑、此不知人之禍也、易曰、井泄不食、為我心惻、可以汲、王明、並受其福、王之不明、豈足福哉、令尹子蘭聞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於

頃襄王、頃襄王怒而遷之、屈原至於江濱、被髮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歟、何故而至此、屈原曰、舉世混濁而我獨清、衆人皆醉而我獨醒、是以見放、漁父曰、夫聖人者、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舉世混濁、何不隨其流而揚其波、衆人皆醉、何不餔其糟而啜其醨、何故懷瑾握瑜而自令見放為、屈原曰、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人又誰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寧赴常流而葬乎江魚腹中耳、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之溫蠖乎、乃作懷沙之賦、於是懷石遂自投汨羅以死、屈原既死之後、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辭而以賦見稱、然皆祖屈原之從容辭令、終莫敢直諫、其後楚日以削、數十年竟為秦所滅、自屈原沈汨羅後百有餘

年、漢有賈生、為長沙王太傅、過湘水、投書以弔屈原、

太史公曰、余讀離騷天問招魂哀郢、悲其志、適長沙、觀屈原所自沈淵、未嘗不垂涕、想見其為人、及見賈生弔之、又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諸侯、何國不容、而自令若是、讀服鳥賦、同死生、輕去就、又爽然自失矣、

漢賈誼為長沙傅、過汨羅、為賦以弔屈原曰、歷九州而相君、何必懷此故都、讀之者或一道也、而非屈原志、屈原楚同姓、不忍棄其君而之四方、而誼數之以孔子孟軻歷聘諸侯以求行道、勢必不足矣、蘇穎濱

太史公作屈原傳、其文便似離騷、其論作騷一節、婉雅悽愴、真得騷之妙者也　楊升菴

刺客列傳

司馬遷

豫讓者、晉人也、故嘗事范中行氏、而無所知名、去而事智伯、智伯甚尊寵之、及智伯伐趙襄子、趙襄子與韓魏合謀滅智伯、滅智伯之後而三分其地、趙襄子最怨智伯、漆其頭以為飲器、豫讓遁逃山中、曰、嗟乎、士為知己者死、女為說己者容、今智伯知我、我必為報讎而死、以報智伯、則吾魂魄不愧矣、乃變名姓為刑人、入宮塗廁、中挾匕首、欲以刺襄子、襄子如廁、心動、執問塗廁之刑人、則豫讓、內持刀兵、曰、欲為智伯報仇、左右欲誅之、襄子曰、彼義人也、吾謹避之耳、且智伯亡無後、而其臣欲為報仇、此天下之賢人也、卒釋去之、居頃之、豫讓又漆身為厲、吞炭為啞、使形狀不可知、行乞於市、其妻不識也、行見其友、其友識之曰、汝非豫讓耶、曰、我是也、其友為泣曰、以子之才、委質而臣事襄子、襄子必近幸子、近幸子、乃為所欲、顧不易耶、何乃殘身苦形、欲以求報襄子、不亦難乎、豫讓曰、既已委質臣事人、而求殺之、是懷二心以事其君也、且吾所為者極難耳、然所以為此者、將以愧天下後世之為人臣懷二心以事其君者也、既去、頃之、襄子當出、豫讓伏於所當過之橋下、襄子至橋、馬驚、襄子曰、此必是豫讓也、使人問之、果豫讓也、於是襄子乃數豫讓曰、子不嘗事范中行氏乎、智伯盡滅之、而子不為報讎、而反委質臣於智伯、智伯亦已死矣、而子獨何以為之報讎之深也、豫讓曰、臣事范中行氏、范中行氏皆衆人遇我、我故衆人報之、至於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襄子喟然歎息而泣曰、嗟乎豫子、子之為智伯、名既成矣、而寡人赦子、亦已足矣、子其自為計、寡人不復釋子、使兵圍之、豫讓曰、臣聞明主不掩人之美、而忠臣有死名之義、前君已寬赦臣、天下莫不稱君之賢、今日之事、臣固伏誅、然願請君之衣而擊之、焉以致報讎之意、則雖死不恨、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於是襄子大義之、乃使使持衣與豫讓、豫讓拔劍三躍而擊之、曰、吾可以下報智伯矣、遂伏劍自殺、死之日、趙國志士聞之、皆為涕泣、其後四十餘年、而軹有聶政之事、

聶政一段、因與文不侔、今不復録

荊軻者、衛人也、其先乃齊人、徙於衛、衛人謂之慶卿、而之燕、燕人謂之荊卿、荊卿好讀書擊劍、以術說衛元君、衛元君不用、其後秦伐魏、置東郡、徙衛元君之支屬於野王、荊軻嘗游過榆次、與蓋聶論劍、蓋聶怒而目之、荊軻出、人或言復召荊卿、蓋聶曰、曩者吾與論劍有不稱者、吾目之、試往、是宜去、不敢留、使使往之主人、荊卿則已駕而去榆次矣、使者還報、蓋聶曰、固去也、吾曩者目攝之、荊軻游於邯鄲、魯句踐與荊軻博、爭道、魯句踐怒而叱之、荊軻嘿而逃去、遂不復會、荊軻既至燕、愛燕之狗屠及善擊筑者高漸離、荊軻嗜酒、日與狗屠及高漸離飲於燕市、酒酣以往、高漸離擊筑、荊軻和而歌於市中、相樂也、已而相泣、旁若無人者、荊軻雖游於酒人乎、然其為人沈深好書、其所游諸侯、盡與其賢豪長者相結、其之燕、燕之處士田光先生亦善待之、知其非庸人也、居頃之、會燕太子丹質秦亡歸燕、燕太子丹者、故嘗質於趙、而秦王政生於趙、其少時與丹驩、及政立為秦王、而丹質於秦、秦王之遇燕太子丹不

會故丹怨而亡歸歸而求為報秦王者國小力不能其後秦日出兵山東以伐齊楚三晉稍蠶食諸侯且至於燕燕君臣皆恐禍之至太子丹患之問其傅鞠武武對曰秦地徧天下威脅韓魏趙氏北有甘泉谷口之固南有涇渭之沃擅巴漢之饒右隴蜀之山左關殽之險民衆而士厲兵革有餘意有所出則長城之南易水以北未有所定也奈何以見陵之怨欲批其逆鱗哉丹曰然則何由對曰請入圖之居有閒秦將樊於期得罪於秦王亡之燕太子受而舍之鞠武諫曰不可夫以秦王之暴而積怒於燕足為寒心又況聞樊將軍之所在乎是謂委肉當餓虎之蹊也禍必不振矣故也雖有管晏不能為之謀也願太子疾遣樊將軍入匈奴以滅口請西約三晉南連齊楚北購於單于其後乃可圖也太子曰太傅之計曠日彌久心惛然恐不能須臾且非獨於此也夫樊將軍窮困於天下歸身於丹丹終不以迫於彊秦而棄所哀憐之交置之匈奴是固丹命卒之時也願太傅更慮之鞠武曰夫行危欲求安造禍而求福計淺而怨深連結一人之後交不顧國家之大害此謂資怨而助禍矣夫以鴻毛燎於爐炭之上必無事矣且以鵰鷙之秦行怨暴之怒豈足道哉燕有田光先生其為人智深而勇沈可與謀太子曰願因太傅而得交於田先生可乎鞠武曰敬諾出見田先生道太子願圖國事於先生也田光曰敬奉教乃造焉太子逢迎卻行為導跪而蔽席田光坐定左右無人太子避席而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田光曰臣聞騏驥盛壯之時一日而馳千里至其衰老駑馬先之今太子聞光

盛壯之時不知臣精已消亡矣雖然光不敢以圖國事所善荊卿可使也太子曰願因先生得結交於荊卿可乎田光曰敬諾即起趨出太子送至門戒曰丹所報先生所言者國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也田光俛而笑曰諾僂行見荊卿曰光與子相善燕國莫不知今太子聞光壯盛之時不知吾形已不逮也幸而教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光竊不自外言足下於太子也願足下過太子於宮荊軻曰謹奉教田光曰吾聞之長者為行不使人疑之今太子告光曰所言者國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是太子疑光也夫為行而使人疑之非節俠也欲自殺以激荊卿曰願足下急過太子言光已死明不言也因遂自刎而死荊軻遂見太子言田光已死致光之言太子再拜而跪膝行流涕有頃而後言曰丹所以誡田先生毋言者欲以成大事之謀也今田先生以死明不言豈丹之心哉荊軻坐定太子避席頓首曰田先生不知丹之不肖使得至前敢有所道此天之所以哀燕而不棄其孤也今秦有貪利之心而欲不可足也非盡天下之地臣海內之王者其意不厭今秦已虜韓王盡納其地又舉兵南伐楚北臨趙王翦將數十萬之衆距漳鄴而李信出太原雲中趙不能支秦必入臣入臣則禍至燕燕小弱數困於兵今計舉國不足以當秦諸侯服秦莫敢合從丹之私計愚以為誠得天下之勇士使於秦闚以重利秦王貪其勢必得所願矣誠得劫秦王使悉反諸侯侵地若曹沫之與齊桓公則大善矣則不可因而刺殺之彼秦大將擅兵於外而內有亂則君臣相疑以其閒諸侯得合從其破

秦必矣。此丹之上願，而不知所委命，唯荊卿留意焉。久之，荊軻曰此國之大事也，臣駑下，恐不足任使。太子前頓首，固請毋讓，然後許諾。於是尊荊卿為上卿，舍上舍。太子日造門下，供太牢具，異物間進，車騎美女恣荊軻所欲，以順適其意。久之，荊軻未有行意。秦將王翦破趙，虜趙王，盡收入其地，進兵北略地至燕南界。太子丹恐懼，乃請荊軻曰秦兵旦暮渡易水，則雖欲長侍足下，豈可得哉。荊軻曰微太子言，臣願謁之。今行而毋信，則秦未可親也。夫樊將軍，秦王購之金千斤，邑萬家。誠得樊將軍首與燕督亢之地圖奉獻秦王，秦王必說見臣，臣乃得有以報。太子曰樊將軍窮困來歸丹，丹不忍以己之私而傷長者之意，願足下更慮之。荊軻知太子不忍，乃遂私見樊於期曰秦之遇將軍可謂深矣。父母宗族皆為戮沒。今聞購將軍首金千斤，邑萬家，將奈何。於期仰天太息流涕曰於期每念之，常痛於骨髓，顧計不知所出耳。荊軻曰今有一言，可以解燕國之患，報將軍之仇者，何如。於期乃前曰為之奈何。荊軻曰願得將軍之首以獻秦王，秦王必喜而見臣。臣左手把其袖，右手揕其胸，然則將軍之仇報，而燕見陵之愧除矣。將軍豈有意乎。樊於期偏袒搤捥而進曰此臣之日夜切齒腐心也，乃今得聞教。遂自剄。太子聞之，馳往，伏屍而哭，極哀。既已不可奈何，乃遂盛樊於期首函封之。於是太子豫求天下之利匕首，得趙人徐夫人匕首，取之百金，使工以藥焠之，以試人，血濡縷，人無不立死者。乃裝為遣荊卿。燕國有勇士秦舞陽，年十三殺人，人不敢忤視。乃令秦舞陽為副。荊軻有所待，欲與俱。其人居遠未來，而為治行。頃之，未發，太子遲之，疑其改悔，乃復請曰日已盡矣，荊卿豈有意哉。丹請得先遣秦舞陽。荊軻怒，叱太子曰何太子之遣往而不反者，豎子也。且提一匕首入不測之彊秦，僕所以留者，待吾客與俱。今太子遲之，請辭決矣。遂發。太子及賓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之上，既祖，取道，高漸離擊筑，荊軻和而歌，為變徵之聲，士皆垂淚涕泣。又前而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復為羽聲忼慨，士皆瞋目，髮盡上指冠。於是荊軻就車而去，終已不顧。遂至秦，持千金之資幣物，厚遺秦王寵臣中庶子蒙嘉。嘉為先言於秦王曰燕王誠振怖大王之威，不敢舉兵以逆軍吏，願舉國為內臣，比諸侯之列，給貢職如郡縣，而得奉守先王之宗廟。恐懼不敢自陳，謹斬樊於期

之頭，及獻燕督亢之地圖，函封，燕王拜送于庭，使使以聞大王。唯大王命之。秦王聞之大喜，乃朝服，設九賓，見燕使者咸陽宮。荊軻奉樊於期頭函，而秦舞陽奉地圖匣，以次進。至陛，秦舞陽色變振恐，群臣怪之。荊軻顧笑舞陽，前謝曰北蕃蠻夷之鄙人，未嘗見天子，故振慴。願大王少假借之，使得畢使於前。秦王謂軻曰取舞陽所持地圖。軻既取圖奏之，秦王發圖，圖窮而匕首見。因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揕之。未至身，秦王驚，自引而起，袖絕。拔劍，劍長，操其室。時惶急，劍堅，故不可立拔。荊軻逐秦王，秦王環柱而走。群臣皆愕，卒起不意，盡失其度。而秦法，群臣侍殿上者不得持尺寸之兵。諸郎中執兵皆陳殿下，非有詔召不得上。方急時，不及召下兵，以故荊軻乃逐秦王。而卒惶急，無以擊軻，而

以手共搏之。是時侍醫夏無且以其所奉藥囊提荊軻也。秦王方環柱走，卒惶急，不知所為，左右乃曰：王負劍。負劍，遂拔以擊荊軻，斷其左股。荊軻廢，乃引其匕首以擿秦王，不中，中桐柱。秦王復擊軻，軻被八創。軻自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踞以罵曰：事所以不成者，以欲生劫之，必得約契以報太子也。於是左右既前殺軻，秦王不怡者良久。已而論功，賞羣臣及當坐者各有差，而賜夏無且黃金二百溢，曰：無且愛我，乃以藥囊提荊軻也。於是秦王大怒，益發兵詣趙，詔王翦軍以伐燕。十月而拔薊城。燕王喜、太子丹等盡率其精兵東保於遼東。秦將李信追擊燕王急。代王嘉乃遺燕王喜書曰：秦所以尤追燕急者，以太子丹故也。今王誠殺丹獻之秦王，秦王必解，而社稷幸得血食。其後李信追丹，丹匿衍

水中。燕王乃使使斬太子丹，欲獻之秦。秦復進兵攻之。後五年，秦卒滅燕，虜燕王喜。其明年，秦并天下，立號為皇帝。於是秦逐太子丹、荊軻之客，皆亡。高漸離變名姓為人庸保，匿作於宋子。久之，作苦，聞其家堂上客擊筑，傍偟不能去。每出言曰：彼有善有不善。從者以告其主，曰：彼庸乃知音，竊言是非。家丈人召使前擊筑，一坐稱善，賜酒。而高漸離念久隱畏約無窮時，乃退，出其裝匣中筑與其善衣，更容貌而前。舉坐客皆驚，下與抗禮，以為上客。使擊筑而歌，客無不流涕而去者。宋子傳客之，聞於秦始皇。秦始皇召見，人有識者，乃曰：高漸離也。秦皇帝惜其善擊筑，重赦之，乃矐其目。使擊筑，未嘗不稱善。稍益近之，高漸離乃以鉛置筑中，復進得近，舉筑朴秦皇帝，不中。於是遂誅高漸離，終身不復近諸

侯之人。魯句踐已聞荊軻之刺秦王，私曰：嗟乎，惜哉其不講於刺劍之術也。甚矣吾不知人也。曩者吾叱之，彼乃以我為非人也。

太史公曰：世言荊軻，其稱太子丹之命，天雨粟，馬生角也，太過。又言荊軻傷秦王，皆非也。始公孫季功、董生與夏無且游，具知其事，為余道之如是。自曹沫至荊軻五人，此其義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較然，不欺其志，名垂後世，豈妄也哉。

太史公謂五人介然不欺其志，悲歌慷慨，讓為智報仇之志為可悲。餘皆非人情也。荊軻所交田光、高漸離之流，多慷慨輕生，至今讀易水之歌，使人悲惋。軻視諸子，材氣結優焉。　黃東發

李斯列傳

司馬遷

李斯者、楚上蔡人也、年少時為郡小吏、見吏舍廁中鼠食不潔近人犬數驚恐之、斯入倉觀倉中鼠食積粟居大廡之下不見人犬之憂、於是李斯乃歎曰、人之賢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處耳、乃從荀卿學帝王之術、學已成、度楚王不足事、而六國皆弱、無可為建功者、欲西入秦、辭於荀卿曰、斯聞得時無怠、今萬乘方爭時、游者主事、今秦王欲吞天下、稱帝而治、此布衣馳騖之時而游說者之秋也、處卑賤之位而計不為者、此禽鹿視肉、人面而能彊行者耳、故詬莫大於卑賤、而悲莫甚於窮困、久處卑賤之位、困苦之地、非世而惡利、自託於無為、此非士之情也、故斯將西說秦王矣、至秦、會莊襄王卒、李斯乃求為秦相文信侯呂不韋

舍人、不韋賢之、任以為郎、李斯因以得說、說秦王、秦王拜斯為客卿、會韓人鄭國來間秦、以作注溉渠、已而覺、秦宗室大臣皆言秦王曰、諸侯人來事秦者、大抵為其主游間於秦耳、請一切逐客、李斯議亦在逐中、斯乃上書曰、臣聞吏議逐客、竊以為過矣、昔繆公求士、西取由余於戎、東得百里奚於宛、迎蹇叔於宋、求丕豹公孫支於晉、此五者不產於秦、而繆公用之、并國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風易俗、民以殷盛、國以富彊、百姓樂用、諸侯親服、獲楚魏之師、舉地千里、至今治彊、惠王用張儀之計、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漢中、包九夷、制鄢郢、東據成皋之險、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國之從、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雎、廢穰侯、逐華陽、彊公室、杜私門、蠶食諸侯、使秦成帝業、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觀之、客何負於秦哉、向使四君卻客而不內、疏士而不用、是使國無富利之實、而秦無彊大之名也、今陛下致昆山之玉、有隨和之寶、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劍、乘纖離之馬、建翠鳳之旗、樹靈鼉之鼓、此數寶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說之何也、必秦國之所生然後可、則是夜光之璧不飾朝廷、犀象之器不為玩好、鄭衛之女不充後宮、而駿馬駃騠不實外廄、江南金錫不為用、西蜀丹青不為采、所以飾後宮充下陳娛心意說耳目者、必出於秦然後可、則是宛珠之簪、傅璣之珥、阿縞之衣、錦繡之飾不進於前、而隨俗雅化佳冶窈窕趙女不立於側也、夫擊甕叩缶、彈箏搏髀、而歌呼嗚嗚快耳目者、真秦之聲也、鄭衛桑間、昭虞武象者、異國之樂也、今棄擊甕叩缶而就鄭衛、退

彈箏而取昭虞、若是者何也、快意當前、適觀而已矣、今取人則不然、不問可否、不論曲直、非秦者去、為客者逐、然則是所重者在乎色樂珠玉、而所輕者在乎人民也、此非所以跨海內制諸侯之術也、臣聞地廣者粟多、國大者人眾、兵彊則士勇、是以太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卻眾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無四方、民無異國、四時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今乃棄黔首以資敵國、卻賓客以業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此所謂藉寇兵而齎盜糧者也、夫物不產於秦可寶者多、士不產於秦而願忠者眾、今逐客以資敵國、損民以益讎、內自虛而外樹怨於諸侯、求國無危、不可得也、秦王乃除逐客之令、復李斯官、卒用其計謀、官至

臣對二十餘年。竟并天下。尊主為皇帝。以斯為丞相。太子立為二世皇帝。以趙高為郎中令。常侍中用事。二世燕居。乃召高與謀事。謂曰。夫人生居世間也。譬猶騁六驥過決隙也。吾既已臨天下矣。欲悉耳目之所好。窮心志之所樂。以安宗廟而樂萬姓。長有天下。終吾年壽。其道可乎。高曰。此賢主之所能行也。而昏亂主之所禁也。臣請言之。不敢避斧鉞之誅。願陛下少留意焉。夫沙丘之謀。諸公子及大臣皆疑焉。而諸公子盡帝兄。大臣又先帝之所置也。今陛下初立。此其屬意怏怏皆不服。恐為變。且蒙恬已死。蒙毅將兵在外。臣戰戰栗栗。唯恐不終。且陛下安得為此樂乎。二世曰。為之奈何。趙高曰。嚴法而刻刑。令有罪者相坐誅。至收族。滅大臣而遠骨肉。貧者富之。賤者貴之。盡除去先帝之故臣。更置陛下之所親信者近之。此則陰德歸陛下。害除而姦謀塞。群臣莫不被潤澤。蒙厚德。陛下則高枕肆志寵樂矣。計莫出於此。二世然高之言。乃更為法律。於是群臣諸公子有罪。輒下高。令鞠治之。殺大臣蒙毅等。公子十二人僇死咸陽市。十公主矺死於杜。財物入於縣官。相連坐者不可勝數。公子高欲奔。恐收族。乃上書曰。先帝無恙時。臣入則賜食。出則乘輿。御府之衣。臣得賜之。中廄之寶馬。臣得賜之。臣當從死而不能。為人子不孝。為人臣不忠。不忠者無名以立於世。臣請從死。願葬酈山之足。唯上幸哀憐之。書上。胡亥大說。召趙高而示之曰。此可謂急乎。趙高曰。人臣當憂死而不暇。何變之得謀。胡亥可其書。賜錢十萬以葬。法令誅罰日益刻深。群臣人人自危。欲畔者眾。又作阿房之宮。治直馳道。賦斂愈重。戍徭無已。於是楚戍卒陳勝吳廣等乃作亂。起於山東。傑俊相立。自置為侯王。叛秦。兵至鴻門而卻。李斯數欲請閒諫。二世不許。而二世責問李斯曰。吾有私議而有所聞於韓子也。曰。堯之有天下也。堂高三尺。采椽不斲。茅茨不翦。雖逆旅之宿。不勤於此矣。冬日鹿裘。夏日葛衣。粢糲之食。藜藿之羹。飯土匭。啜土鉶。雖監門之養。不觳於此矣。禹鑿龍門。通大夏。疏九河。曲九防。決渟水致之海。而股無胈。脛無毛。手足胼胝。面目黎黑。遂以死於外。葬於會稽。臣虜之勞。不烈於此矣。然則夫所貴於有天下者。豈欲苦形勞神。身處逆旅之宿。口食監門之養。手持臣虜之作哉。此不肖人之所勉也。非賢者之所務也。彼賢人之有天下也。專用天下適己而已矣。此所以貴於有天下也。夫所謂賢人者。必能安天下而治萬民。今身且不能利。將惡能治天下哉。故吾願肆志廣欲。長享天下而無害。為之奈何。李斯子繇為三川守。群盜吳廣等西略地。過去弗能禁。章邯以破逐廣等兵。使者覆案三川相屬。誚讓斯居三公位。如何令盜如此。李斯恐懼。重爵祿。不知所出。乃阿二世意。欲求容。以書對曰。夫賢主者。必且能全道而行督責之術者也。督責之。則臣不敢不竭能以徇其主矣。此臣主之分定。上下之義明。則天下賢不肖莫敢不盡力竭任以徇其君矣。是故主獨制於天下而無所制也。能窮樂之極矣。賢明之主也。可不察焉。故申子曰。有天下而不恣睢。命之曰以天下為桎梏者。無他焉。不能督責。而顧以其身勞於天下之民。若堯禹然。故謂之桎梏也。夫不能修申韓之明術。行督責之道。專以天下自適也。而

術務皆形勢。徒以身徇百姓。則是黔首之役。非畜天下者也。何足貴哉。夫以人徇己。則己貴而人賤。以己徇人。則己賤而人貴。故徇人者賤。而人所徇者貴。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凡古之所為尊賢者。為其貴也。而所為惡不肖者。為其賤也。而堯禹以身徇天下者也。因隨而尊之。則亦失所為尊賢之心矣。夫可謂大繆矣。謂之為桎梏。不亦宜乎。不能督責之過也。故韓子曰。慈母有敗子。而嚴家無格虜者。何也。則能罰之加焉必也。故商君之法。刑棄灰於道者。夫棄灰薄罪也。而被刑重罰也。彼唯明主為能深督輕罪。夫罪輕且督深。而況有重罪乎。故民不敢犯也。是故韓子曰。布帛尋常。庸人不釋。鑠金百鎰。盜跖不搏者。非庸人之心重尋常之利深。而盜跖之欲淺也。又不以盜跖之行。為輕百鎰之重也。

搏必隨手刑。則盜跖不搏百鎰。而罰不必行也。則庸人不釋尋常。是故城高五丈。而樓季不輕犯也。泰山之高百仞。而跛牂牧其上。夫樓季也而難五丈之限。豈跛牂也而易百仞之高哉。峭塹之勢異也。明主聖王之所以能久處尊位。長執重勢。而獨擅天下之利者。非有異道也。能獨斷而審督責。必深罰。故天下不敢犯也。今不務所以不犯。而事慈母之所以敗子也。則亦不察於聖人之論矣。夫不能行聖人之術。則舍為天下役何事哉。可不哀邪。且夫儉節仁義之人立於朝。則荒肆之樂輟矣。諫說論理之臣間於側。則流蕩之志詘矣。烈士死節之行顯於世。則淫佚之虞廢矣。故明主能外此三者。而獨操主術。以制聽從之臣。而修其明法。故身尊而勢重也。凡賢主者。必將能拂世磨俗。而廢其所惡。立其

所欲。故生則有尊重之勢。死則有賢明之謚也。是以明君獨斷。故權不在臣也。然後能滅仁義之塗。掩馳說之口。困烈士之行。塞聰揜明。內獨視聽。故外不可傾以仁義烈士之行。而內不可奪以諫說忿諍之辯。故能犖然獨行恣睢之心。而莫之敢逆。若此然後可謂能明申韓之術。而脩商君之法。法脩術明。而天下亂者。未之聞也。故曰王道約而易操也。唯明主為能行之。若此則謂督責之誠。則臣無邪。臣無邪則天下安。天下安則主嚴尊。主嚴尊則督責必。督責必則所求得。所求得則國家富。國家富則君樂豐。故督責之術設。則所欲無不得矣。羣臣百姓救過不給。何變之敢圖。若此則帝道備。而可謂能明君臣之術矣。雖申韓復生。不能加也。書奏。二世說。於是行督責益嚴。稅民深者為明吏。二世曰。

若此則可謂能督責矣。刑者相半於道。而死人日成積於市。殺人衆者為忠臣。二世曰。善哉。則可謂能督責矣。初趙高為郎中令。所殺及報私怨衆多。恐大臣入朝奏事毀惡之。乃說二世曰。天子所以貴者。但以聞聲。羣臣莫得見其面。故號曰朕。且陛下富於春秋。未必盡通諸事。今坐朝廷。譴舉有不當者。則見短於大臣。非所以示神明於天下也。且陛下深拱禁中。與臣及侍中習法者待事。事來有以揆之。如此則大臣不敢奏疑事。天下稱聖主矣。二世用其計。乃不坐朝廷見大臣。居禁中。趙高常侍中用事。事皆決於趙高。二世一年七月。具斯五刑。論腰斬咸陽市。斯出獄。與其中子俱執。顧謂其中子曰。吾欲與若復牽黃犬。俱出上蔡東門。逐狡兔。豈可得乎。遂父子相哭。而夷三族。

太史公曰李斯以閭閻歷諸侯入事秦因以瑕釁以輔始皇卒成帝業斯為三公可謂尊用矣斯知六藝之歸不務明政以補主上之缺持爵祿之重阿順苟合嚴威酷刑聽高邪說廢嫡立庶諸侯已畔斯乃欲諫爭不亦末乎人皆以斯極忠而被五刑死察其本乃與俗議之異不然斯之功且與周召列矣

始皇以詐力兼天下志得意滿肆聞過失李斯燔詩書誦功德以成其氣至其晚節不可告語君老太子在外須危亂之機莫敢以一言合其父子之親者雖始皇之暴非斯卷卷不至此也及其事二世如趙高之姦復偷合取容使高謀已成天下大亂乃欲力諫不亦晚乎至於國破家滅非不幸也　蘇東坡

蒙恬論贊

太史公曰吾適北邊自直道歸行觀蒙恬所為秦築長城亭障塹山堙谷通直道固輕百姓力矣夫秦之初滅諸侯天下之心未定痍傷者未瘳而恬為名將不以此時強諫振百姓之急養老存孤務修衆庶之和而阿意興功此其兄弟遇誅不亦宜乎何乃罪地脈哉

輕百姓力易見也阿意興功難見也深文定案使驕者不能以才避功自解其罪此史家眼力高處　鍾伯敬

張耳陳餘論贊　司馬遷

太史公曰。張耳陳餘。古傳所稱賢者。其賓客廝役。莫非天下俊傑。所居國。無不取卿相者。然張耳陳餘如居約時。相然信以死。豈顧問哉。及據國爭權。卒相滅亡。何鄉者相慕用之誠。後相倍之戾也。豈非以利哉。名譽雖高。賓客雖盛。所由殆與太伯延陵季子異矣。

讀此贊使名士汲有感發。太史公真善諷人。陳仁子

魏豹彭越論贊　司馬遷

太史公曰。魏豹彭越。雖故賤。然已席卷千里。南面稱孤。喋血乘勝。日有聞矣。懷畔逆之意。及敗。不死而虜囚。身被刑戮。何哉。中材以上。且羞其行。況王者乎。彼無異故。智略絕人。獨患無身耳。得攝尺寸之柄。其雲蒸龍變。欲有所會其度。以故幽囚而不辭云。

此贊曲折。窮其所能言。豪傑意中事。恥於衆人所不恥。亦其蘊意如此。楊升菴

淮陰侯列傳

司馬遷

淮陰侯韓信者、淮陰人也、始為布衣時、貧無行、不得推擇為吏、又不能治生商賈、常從人寄食飲、人多厭之者、常數從其下鄉南昌亭長寄食、數月、亭長妻患之、乃晨炊蓐食、食時信往、不為具食、信亦知其意、怒、竟絕去、信釣於城下、諸母漂、有一母見信飢、飯信、竟漂數十日、信喜、謂漂母曰、吾必有以重報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而進食、豈望報乎、淮陰屠中少年有侮信者、曰、若雖長大、好帶刀劍、中情怯耳、衆辱之曰、信能死、刺我、不能死、出我袴下、於是信孰視之、俛出袴下、蒲伏、一市人皆笑信、以為怯、及項梁渡淮、信杖劍從之、居戲下、無所知名、項梁敗、又屬項羽、羽以為郎中、數以策干項羽、羽不用、漢王之入蜀、信亡

史記淮陰侯傳　四九

楚歸漢、未得知名、為連敖、坐法當斬、其輩十二人皆已斬、次至信、信乃仰視、適見滕公、曰、上不欲就天下乎、何為斬壯士、滕公奇其言、壯其貌、釋而不斬、與語、大說之、言於上、上拜以為治粟都尉、上未之奇也、信數與蕭何語、何奇之、至南鄭、諸將行道亡者數十人、信度何等已數言上、上不我用、即亡、何聞信亡、不及以聞、自追之、人有言上曰、丞相何亡、上大怒、如失左右手、居一二日、何來謁上、上且怒且喜、罵何曰、若亡、何也、何曰、臣不敢亡也、臣追亡者、上曰、若所追者誰、何曰、韓信也、上復罵曰、諸將亡者以十數、公無所追、追信、詐也、何曰、諸將易得耳、至如信者、國士無雙、王必欲長王漢中、無所事信、必欲爭天下、非信無所與計事者、顧王策安所決耳、王曰、吾亦欲東耳、安能鬱鬱久居此乎、何曰、王計必欲東、能用信、信即留、不能用、信終亡耳、王曰、吾為公以為將、何曰、雖為將、信必不留、王曰、以為大將、何曰、幸甚、於是王欲召信拜之、何曰、王素慢無禮、今拜大將如呼小兒耳、此乃信所以去也、王必欲拜之、擇良日、齋戒、設壇場、具禮、乃可耳、王許之、諸將皆喜、人人各自以為得大將、至拜大將、乃韓信也、一軍皆驚、信拜禮畢、上坐、王曰、丞相數言將軍、將軍何以教寡人計策、信謝、因問王曰、今東鄉爭權天下、豈非項王耶、漢王曰、然、曰、大王自料勇悍仁彊、孰與項王、漢王默然良久、曰、不如也、信再拜賀曰、惟信亦為大王不如也、然臣嘗事之、請言項王之為人也、項王喑噁叱咤、千人皆廢、然不能任屬賢將、此特匹夫之勇耳、項王見人恭敬慈愛、言語嘔嘔、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飲、至使人有功當封爵者、印刓

西漢文　史記淮陰侯傳

敝、忍不能予、此所謂婦人之仁也、項王雖霸天下而臣諸侯、不居關中而都彭城、有背義帝之約、而以親愛王、諸侯不平、諸侯之見項王遷逐義帝置江南、亦皆歸逐其主而自王善地、項王所過無不殘滅者、天下多怨、百姓不親附、特劫於威彊耳、名雖為霸、實失天下心、故曰其彊易弱、今大王誠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所不誅、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以義兵從思東歸之士、何所不散、且三秦王為秦將、將秦子弟數歲矣、所殺亡不可勝計、又欺其衆降諸侯、至新安、項王詐阬秦降卒二十餘萬、唯獨邯、欣、翳得脫、秦父兄怨此三人、痛入骨髓、今楚彊以威王此三人、秦民莫愛也、大王之入武關、秋毫無所害、除秦苛法、與秦民約法三章耳、秦民無不欲得大王王秦者、於諸侯之約、大王當王關中、

關中民咸知之。大王失職入漢中。秦民無不恨者。今大王舉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於是漢王大喜。自以為得信晚。遂聽信計。部署諸將所擊。八月。漢王舉兵東出陳倉。定三秦。漢二年。出關。收魏河南。韓殷王皆降。合齊趙共擊楚。四月。至彭城。漢兵敗散而還。信復收兵與漢王會滎陽。復擊破楚京索之間。以故楚兵卒不能西。漢之敗卻彭城。塞王欣翟王翳亡漢降楚。齊趙亦反漢與楚和。六月。魏王豹謁歸視親疾。至國。即絕河關反漢。與楚約和。漢王使酈生說豹。不下。其八月。以信為左丞相擊魏。魏王盛兵蒲坂。塞臨晉。信乃益為疑兵。陳船欲渡臨晉。而伏兵從夏陽以木罌缻渡軍。襲安邑。魏王豹驚。引兵迎信。信遂虜豹。定魏為河東郡。漢王遣張耳與信俱。引兵東北擊趙代。後九月。破代兵。禽夏說閼與。信之下魏破代。漢輒使人收其精兵。詣滎陽以距楚。信與張耳以兵數萬。欲東下井陘擊趙。趙王成安君陳餘聞漢且襲之也。聚兵井陘口。號稱二十萬。廣武君李左車說成安君曰。聞漢將韓信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新喋血閼與。今乃輔以張耳。議欲下趙。此乘勝而去國遠鬬。其鋒不可當。臣聞千里餽糧。士有饑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飽。今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行數百里。其勢糧食必在其後。願足下假臣奇兵三萬人。從間道絕其輜重。足下深溝高壘。堅營勿與戰。彼前不得鬬。退不得還。吾奇兵絕其後。使野無所掠。不至十日。而兩將之頭可致於戲下。願君留意臣之計。否必為二子所禽矣。成安君儒者也。常稱義兵。不用詐謀奇計。曰。吾聞兵法。十則圍之。倍則戰。今韓信兵號數萬。其實不過數千。能千里而襲我。亦已罷極。今如此避而不擊。後有大者。何以加之。則諸侯謂吾怯。而輕來伐我。不聽廣武君策。廣武君策不用。韓信使人間視。知其不用。還報。則大喜。乃敢引兵遂下。未至井陘口三十里。止舍。夜半傳發。選輕騎二千人。人持一赤幟。從間道萆山而望趙軍。誡曰。趙見我走。必空壁逐我。若疾入趙壁。拔趙幟。立漢赤幟。令其裨將傳飧。曰。今日破趙會食。諸將皆莫信。詳應曰。諾。謂軍吏曰。趙已先據便地為壁。且彼未見吾大將旗鼓。未肯擊前行。恐吾至阻險而還。信乃使萬人先行。出。背水陳。趙軍望見而大笑。平旦。信建大將之旗鼓。鼓行出井陘口。趙開壁擊之。大戰良久。於是信張耳詳棄鼓旗。走水上軍。水上軍開入之。復疾戰。趙果空壁爭漢鼓旗。逐韓信張耳。韓信張耳已入水上軍。軍皆殊死戰。不可敗。信所出奇兵二千騎。共候趙空壁逐利。則馳入趙壁。皆拔趙旗。立漢赤幟二千。趙軍已不勝。不能得信等。欲還歸壁。壁皆漢赤幟。而大驚。以為漢皆已得趙王將矣。兵遂亂遁走。趙將雖斬之。不能禁也。於是漢兵夾擊。大破虜趙軍。斬成安君泜水上。禽趙王歇。信乃令軍中毋殺廣武君。有能生得者購千金。於是有縛廣武君而致戲下者。信乃解其縛。東鄉坐。西鄉對。師事之。諸將效首虜。休。畢賀。因問信曰。兵法右倍山陵。前左水澤。今者將軍令臣等反背水陳。曰破趙會食。臣等不服。然竟以勝。此何術也。信曰。此在兵法。顧諸君不察耳。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且信非得素拊循士大夫也。此所謂驅市人而戰之。其勢非置之死地。使人人自為戰。今予之生

地皆走寧尚可得而用之乎諸將皆服曰善非臣所及也於是信問廣武君曰僕欲北攻燕東伐齊何若而有功廣武君辭謝曰臣聞敗軍之將不可以言勇亡國之大夫不可以圖存今臣敗亡之虜何足以權大事乎信曰僕聞之百里奚居虞而虞亡在秦而秦霸非愚於虞而智於秦也用與不用聽與不聽也誠令成安君聽足下計若信者亦已為禽矣以不用足下故信得侍耳因固問曰僕委心歸計願足下勿辭廣武君曰臣聞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愚者千慮必有一得故曰狂夫之言聖人擇焉顧恐臣計未必足用願效愚忠夫成安君有百戰百勝之計一旦而失之軍敗鄗下身死泜上今將軍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閼與一舉而下井陘不終朝破趙二十萬衆誅成安君名聞海內威震天下農

夫莫不輟耕釋耒褕衣甘食傾耳以待命者若此將軍之所長也然而衆勞卒罷其實難用今將軍欲舉倦弊之兵頓之燕堅城之下欲戰恐久力不能拔情見勢屈曠日糧竭而弱燕不服齊必距境以自彊也燕齊相持而不下則劉項之權未有所分也若此者將軍所短也臣愚竊以為亦過矣故善用兵者不以短擊長而以長擊短韓信曰然則何由廣武君對曰方今為將軍計莫如案甲休兵鎮趙撫其孤百里之內牛酒日至以饗士大夫醳兵北首燕路而後遣辯士奉咫尺之書暴其所長於燕燕必不敢不聽從燕已從使諠言者東告齊齊必從風而服雖有智者亦不知為齊計矣如是則天下事皆可圖也兵固有先聲而後實者此之謂也韓信曰善從其策發使使燕燕從風而靡乃遣使報漢

因請立張耳為趙王以鎮撫其國漢王許之乃立張耳為趙王楚數使奇兵渡河擊趙趙王耳韓信往來救趙因行定趙城邑發兵詣漢楚方急圍漢王於滎陽漢王南出之宛葉閒得黥布走入成皋楚又復急圍之六月漢王出成皋東渡河獨與滕公俱從張耳軍脩武至宿傳舍晨自稱漢使馳入趙壁張耳韓信未起即其臥內上奪其印符以麾召諸將易置之信耳起乃知漢王來大驚漢王奪兩人軍即令張耳備守趙地拜韓信為相國收趙兵未發者擊齊信引兵東未渡平原聞漢王使酈食其已說下齊韓信欲止范陽辯士蒯通說信曰將軍受詔擊齊而漢獨發閒使下齊寧有詔止將軍乎何以得毋行也且酈生一士伏軾掉三寸之舌下齊七十餘城將軍將數萬衆歲餘乃下趙五十餘城為

將數歲反不如一豎儒之功乎於是信然之從其計遂渡河齊已聽酈生即留縱酒罷備漢守禦信因襲齊歷下軍遂至臨菑齊王田廣以酈生賣己乃亨之而走高密使使之楚請救韓信已定臨菑遂東追廣至高密西楚亦使龍且將號稱二十萬救齊齊王廣龍且并軍與信戰未合人或說龍且曰漢兵遠鬭窮戰其鋒不可當齊楚自居其地戰兵易敗散不如深壁令齊王使其信臣招所亡城亡城聞其王在楚來救必反漢漢兵二千里客居齊城皆反之其勢無所得食可無戰而降也龍且曰吾平生知韓信為人易與耳且夫救齊不戰而降之吾何功今戰而勝之齊之半可得何為止遂戰與信夾濰水陳韓信乃夜令人為萬餘囊滿盛沙壅水上流引軍半渡擊龍且佯不勝還走龍且果喜曰固

知信怯也遂追渡水信使人決壅囊水大至龍且軍大半不得渡即急
擊殺龍且龍且水東軍散走齊王廣亡去信遂追北至城陽皆虜楚卒
漢四年遂皆降平齊使人言漢王曰齊偽詐多變反覆之國也南邊楚
不為假王以鎮之其勢不定願為假王便當是時楚方急圍漢王於滎
陽韓信使者至發書漢王大怒罵曰吾困於此旦暮望若來佐我乃欲
自立為王張良陳平躡漢王足因附耳語曰漢方不利寧能禁信之王
乎不如因而立善遇之使自為守不然變生漢王亦悟因復罵曰大丈
夫定諸侯即為真王耳何以假為乃遣張良往立信為齊王徵其兵擊
楚楚已亡龍且項王恐使盱眙人武涉往說齊王信曰天下共苦秦久
矣相與戮力擊秦秦已破計功割地分土而王之以休士卒今漢王復

興兵而東侵人之分奪人之地已破三秦引兵出關收諸侯之兵以東
擊楚其意非盡吞天下者不休其不知厭足如是甚也且漢王不可必
身居項王掌握中數矣項王憐而活之然得脫輒倍約復擊項王其不
可親信如此今足下雖自以與漢王為厚交為之盡力用兵終為之所
禽矣足下所以得須臾至今者以項王尚存也當今二王之事權在足
下足下右投則漢王勝左投則項王勝項王今日亡則次取足下足下
與項王有故何不反漢與楚連和參分天下王之今釋此時而自必於
漢以擊楚且為智者固若此乎韓信謝曰臣事項王官不過郎中位不
過執戟言不聽畫不用故倍楚而歸漢漢王授我上將軍印予我數萬
眾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言聽計用故吾得以至於此夫人深親信我我

倍之不祥雖死不易幸為信謝項王武涉已去齊人蒯通知天下權在
韓信欲為奇策而感動之以相人說韓信曰僕嘗受相人之術韓信曰
先生相人何如對曰貴賤在於骨法憂喜在於容色成敗在於決斷以
此參之萬不失一韓信曰善先生相寡人何如對曰願少閒信曰左右
去矣通曰相君之面不過封侯又危不安相君之背貴乃不可言韓信
曰何謂也蒯通曰天下初發難也俊雄豪桀建號壹呼天下之士雲合
霧集魚鱗雜遝熛至風起當此之時憂在亡秦而已今楚漢分爭使天
下無罪之人肝膽塗地父子暴骸骨於中野不可勝數楚人起彭城轉
鬬逐北至於滎陽乘利席卷威震天下然兵困於京索之閒迫西山而
不能進者三年於此矣漢王將數十萬之眾距鞏雒阻山河之險一日

數戰無尺寸之功折北不救敗滎陽傷成皋遂走宛葉之閒此所謂智
勇俱困者也夫銳氣挫於險塞而糧食竭於內府百姓罷極怨望容容
無所倚以臣料之其勢非天下之賢聖固不能息天下之禍當今兩王
之命縣於足下足下為漢則漢勝與楚則楚勝臣願披腹心輸肝膽效
愚計恐足下不能用也誠能聽臣之計莫若兩利而俱存之參分天下
鼎足而居其勢莫敢先動夫以足下之賢聖有甲兵之眾據彊齊從燕
趙出空虛之地而制其後因民之欲西鄉為百姓請命則天下風走而
響應矣孰敢不聽割大弱彊以立諸侯諸侯已立天下服聽而歸德於
齊案齊之故有膠泗之地懷諸侯之德深拱揖讓則天下之君王相率
而朝於齊矣蓋聞天與弗取反受其咎時至不行反受其殃願足下孰

慮之。韓信曰、漢王遇我甚厚。載我以其車、衣我以其衣、食我以其食。吾聞之、乘人之車者載人之患、衣人之衣者懷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吾豈可以鄉利倍義乎。蒯生曰、足下自以為善漢王、欲建萬世之業、臣竊以為誤矣。始常山王成安君為布衣時、相與為刎頸之交。後爭張黶陳澤之事、二人相怨。常山王背項王、奉項嬰頭而竄、逃歸於漢王。漢王借兵而東下、殺成安君泜水之南、頭足異處、卒為天下笑。此二人相與、天下至驩也。然而卒相禽者、何也。患生於多欲而人心難測也。今足下欲行忠信以交於漢王、必不能固於二君之相與也、而事多大於張黶陳澤。故臣以為足下必漢王之不危己、亦誤矣。大夫種范蠡存亡越、霸句踐、立功成名而身死亡。野獸已盡而獵狗亨。夫以交友言之、則不如張耳之與成安君者也。以忠信言之、則不過大夫種范蠡之於句踐也。此二人者、足以觀矣。願足下深慮之。且臣聞勇略震主者身危、而功蓋天下者不賞。臣請言大王功略。足下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引兵下井陘、誅成安君、徇趙、脅燕、定齊、南摧楚人之兵二十萬、東殺龍且、西鄉以報、此所謂功無二於天下、而略不世出者也。今足下戴震主之威、挾不賞之功、歸楚、楚人不信、歸漢、漢人震恐。足下欲持是安歸乎。夫勢在人臣之位而有震主之威、名高天下、竊為足下危之。韓信謝曰、先生且休矣、吾將念之。後數日、蒯通復說曰、夫聽者事之候也、計者事之機也。聽過計失而能久安者鮮矣。聽不失一二者、不可亂以言、計不失本末者、不可紛以辭。夫隨廝養之役者、失萬乘之權、守儋石之祿者、闕卿

相之位。故知者決之斷也、疑者事之害也。審豪氂之小計、遺天下之大數、智誠知之、決弗敢行者、百事之禍也。故曰、猛虎之猶豫、不若蜂蠆之致螫、騏驥之跼躅、不如駑馬之安步、孟賁之狐疑、不如庸夫之必至也。雖有舜禹之智、吟而不言、不如瘖聾之指麾也。此言貴能行之。夫功者難成而易敗、時者難得而易失也。時乎時、不再來。願足下詳察之。韓信猶豫不忍倍漢、又自以為功多、漢終不奪我齊、遂謝蒯通。蒯通說不聽、已詳狂為巫。漢王之困固陵、用張良計、召齊王信、遂將兵會垓下。項羽已破、高祖襲奪齊王軍。漢五年正月、徙齊王信為楚王、都下邳。信至國、召所從食漂母、賜千金。及下鄉南昌亭長、賜百錢、曰、公小人也、為德不卒。召辱己之少年令出胯下者、以為楚中尉。告諸將相曰、此壯士也。方辱我時、我寧不能殺之邪。殺之無名、故忍而就於此。項王亡將鍾離眛家在伊廬、素與信善。項王死後、亡歸信。漢王怨眛、聞其在楚、詔楚捕眛。信初之國、行縣邑、陳兵出入。漢六年、人有上書告楚王信反。高帝以陳平計、天子巡狩會諸侯、南方有雲夢、發使告諸侯會陳、吾將遊雲夢。實欲襲信、信弗知。高祖且至楚、信欲發兵反、自度無罪、欲謁上、恐見禽。人或說信曰、斬眛謁上、上必喜、無患。信見眛計事。眛曰、漢所以不擊取楚、以眛在公所。若欲捕我以自媚於漢、吾今日死、公亦隨手亡矣。乃罵信曰、公非長者。卒自剄。信持其首、謁高祖於陳。上令武士縛信、載後車。信曰、果若人言。狡兔死、良狗亨、高鳥盡、良弓藏、敵國破、謀臣亡。天下已定、我固當亨。上曰、人告公反。遂械繫信。至雒陽、赦信罪、以為淮陰侯。信知

漢王畏惡其能常稱病不朝從信由此日怨望居常鞅鞅羞與絳灌等列信嘗過樊將軍噲噲跪拜送迎言稱臣曰大王乃肯臨臣信出門笑曰生乃與噲等為伍上常從容與信言諸將能不各有差上問曰如我能將幾何信曰陛下不過能將十萬上曰於君何如曰臣多多而益善耳上笑曰多多益善何為為我禽信曰陛下不能將兵而善將將此乃信之所以為陛下禽也且陛下所謂天授非人力也陳豨拜為鉅鹿守辭於淮陰侯淮陰侯挈其手辟左右與之步於庭仰天歎曰子可與言乎欲與子有言也豨曰唯將軍令之淮陰侯曰公所居天下精兵處也而公陛下之信幸臣也人言公之畔陛下必不信再至陛下乃疑矣三至必怒而自將吾為公從中起天下可圖也陳豨素知其能也信之曰

謹奉教漢十一年陳豨果反上自將而往信病不從陰使人至豨所曰弟舉兵吾從此助公信乃謀與家臣夜詐詔赦諸官徒奴欲發以襲呂后太子部署已定待豨報其舍人得罪於信信囚欲殺之舍人弟上變告信欲反狀於呂后呂后欲召恐其黨不就乃與蕭相國謀詐令人從上所來言豨已得死列侯群臣皆賀相國紿信曰雖疾彊入賀信入呂后使武士縛信斬之長樂鍾室信方斬之曰吾悔不用蒯通之計乃為兒女子所詐豈非天哉遂夷信三族高祖已從豨軍來至見信死且喜且憐之問信死亦何言呂后曰信言恨不用蒯通計高祖曰是齊辯士也乃詔齊捕蒯通蒯通至上曰若教淮陰侯反乎對曰然臣固教之豎子不用臣之策故令自夷於此如彼豎子用臣之計陛下安得而夷之乎上怒曰烹之通曰嗟乎冤哉烹也上曰若教韓信反何冤對曰秦之綱絕而維弛山東大擾異姓並起英俊烏集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於是高材疾足者先得焉跖之狗吠堯堯非不仁狗固吠非其主當是時臣唯獨知韓信非知陛下也且天下銳精持鋒欲為陛下所為者甚衆顧力不能耳又可盡烹之耶高帝曰置之乃釋通之罪

太史公曰吾如淮陰淮陰人為余言韓信雖為布衣時其志與衆異其母死貧無以葬然乃行營高敞地令其旁可置萬家余視其母冢良然假令韓信學道謙讓不伐己功不矜其能則庶幾哉於漢家勳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後世血食矣不務出此而天下已集乃謀畔逆夷滅宗族不亦宜乎

學道謙讓不伐不矜至哉言也雖范大夫張子房可以語此淮陰侯才大器小不善居功以取夷滅惜哉 余延梓

酈生陸賈列傳

司馬遷

酈生食其者陳留高陽人也好讀書家貧落魄無以為衣食業為里監門吏然縣中賢豪不敢役縣中皆謂之狂生及陳勝項梁等起諸將徇地過高陽者數十人酈生聞其將皆握齱好苛禮自用不能聽大度之言酈生乃深自藏匿後聞沛公將兵略地陳留郊沛公麾下騎士適酈生里中子也沛公時時問邑中賢士豪俊騎士歸酈生見謂之曰吾聞沛公慢而易人多大略此真吾所願從游莫為我先若見沛公謂曰臣里中有酈生年六十餘長八尺人皆謂之狂生生自謂我非狂生騎士曰沛公不好儒諸客冠儒冠來者沛公輒解其冠溲溺其中與人言常大罵未可以儒生說也酈生曰弟言之騎士從容言如酈生所誡者沛公至高陽傳舍使人召酈生酈生至入謁沛公方倨牀使兩女子洗足而見酈生酈生入則長揖不拜曰足下欲助秦攻諸侯乎且欲率諸侯破秦也沛公罵曰豎儒夫天下同苦秦久矣故諸侯相率而攻秦何謂助秦攻諸侯乎酈生曰必聚徒合義兵誅無道秦不宜倨見長者於是沛公輟洗起攝衣延酈生上坐謝之酈生因言六國從橫時沛公喜賜酈生食問曰計將安出酈生曰足下起糾合之衆收散亂之兵不滿萬人欲以徑入強秦此所謂探虎口者也夫陳留天下之衝四通五達之郊也今其城又多積粟臣善其令請得使之令下足下即不聽足下舉兵攻之臣為內應於是遣酈生行沛公引兵隨之遂下陳留號酈食其為廣野君酈生言其弟酈商使將數千人從沛公西南略地酈生常為

說客馳使諸侯漢三年秋項羽擊漢拔滎陽漢兵遁保鞏洛楚人聞淮陰侯破趙彭越數反梁地則分兵救之淮陰方東擊齊漢王數困滎陽成皋計欲捐成皋以東屯鞏洛以拒楚酈生因曰臣聞知天之天者王事可成不知天之天者王事不可成王者以民人為天而民人以食為天夫敖倉天下轉輸久矣臣聞其下迺有藏粟甚多楚人拔滎陽不堅守敖倉迺引而東令適卒分守成皋此乃天所以資漢也方今楚易取而漢反卻自奪其便臣竊以為過矣且兩雄不俱立楚漢久相持不決百姓騷動海內搖蕩農夫釋耒工女下機天下之心未有所定也願足下急復進兵收取滎陽據敖倉之粟塞成皋之險杜太行之道距蜚狐之口守白馬之津以示諸侯效實形制之勢則天下知所歸矣方今燕趙已定唯齊未下今田廣據千里之齊田閒將二十萬之衆軍於歷城諸田宗彊負海阻河濟南近楚人多變詐足下雖遣數十萬師未可以歲月破也臣請得奉明詔說齊王使為漢而稱東藩上曰善乃從其畫復守敖倉而使酈生說齊王曰王知天下之所歸乎王曰不知也曰王知天下之所歸則齊國可得而保也若不知天下之所歸則齊國未可得保也齊王曰天下何所歸曰歸漢曰先生何以言之曰漢王與項王戮力西面擊秦約先入咸陽者王之漢王先入咸陽項王負約不與而王之漢中項王遷殺義帝漢王聞之起蜀漢之兵擊三秦出關而責義帝之處收天下之兵立諸侯之後降城即以侯其將得賂即以分其士與天下同其利豪英賢才皆樂為之用諸侯之兵四面而至蜀漢之兵

方船而下項王有倍約之名殺義帝之負於人之功無所記於人之罪
無所忘戰勝而不得其賞拔城而不得其封非項氏莫得用事為人刻
印刓而不能授攻城得賂積而不能賞天下畔之賢才怨之而莫為之
用故天下之士歸於漢王可坐而策也夫漢王發蜀漢定三秦涉西河
之外援上黨之兵下井陘誅成安君破北魏舉三十二城此蚩尤之兵
也非人之力也天之福也今已據敖倉之粟塞成皋之險守白馬之津
杜大行之阪距蜚狐之口天下後服者先亡矣王疾先下漢王齊國社
稷可得而保也不下漢王危亡可立而待也田廣以為然乃聽酈生罷
歷下兵守戰備與酈生日縱酒淮陰侯聞酈生伏軾下齊七十餘城乃
夜度兵平原襲齊齊王田廣聞漢兵至以為酈生賣己乃曰汝能止漢
軍我活汝不然我將亨汝酈生曰舉大事不細謹盛德不辭讓而公不
為若更言齊王遂亨酈生引兵東走漢十二年曲周侯酈商以丞相將
兵擊黥布有功高祖舉列侯功臣思酈食其酈食其子疥數將兵功
未當侯上以其父故封疥為高梁侯後更食武遂嗣三世元狩元年中
武遂侯平坐詐詔衡山王取百斤金當棄市病死國除也
陸賈者楚人也以客從高祖定天下名為有口辯士居左右常使諸侯
及高祖時中國初定尉他平南越因王之高祖使陸賈賜尉他印為南
越王陸生至尉他魋結箕倨見陸生陸生因進說他曰足下中國人親
戚昆弟墳在真定今足下反天性棄冠帶欲以區區之越與天子抗
衡為敵國禍且及身矣且夫秦失其政諸侯豪傑並起唯漢王先入關

據咸陽項羽倍約自立為西楚霸王諸侯皆屬可謂至彊然漢王起巴
蜀鞭笞天下劫略諸侯遂誅項羽滅之五年之間海內平定此非人力
天之所建也天子聞君王王南越不助天下誅暴逆將相欲移兵而誅
王天子憐百姓新勞苦故且休之遣臣授君王印剖符通使君王宜郊
迎北面稱臣乃欲以新造未集之越屈彊於此漢誠聞之掘燒王先人
冢夷滅宗族使一偏將將十萬眾臨越則越殺王降漢如反覆手耳於
是尉他乃蹶然起坐謝陸生曰居蠻夷中久殊失禮義因問陸生曰我
孰與蕭何曹參韓信賢陸生曰王似賢復曰我孰與皇帝賢陸生曰皇
帝起豐沛討暴秦誅彊楚為天下興利除害繼五帝三皇之業統理中
國中國之人以億計地方萬里居天下之膏腴人眾車轝萬物殷富政
由一家自天地剖泮未始有也今王眾不過數十萬皆蠻夷崎嶇山海
閒譬若漢一郡王何乃比於漢尉他大笑曰吾不起中國故王此使我
居中國何渠不若漢乃大說陸生留與飲數月曰越中無足與語至生
來令我日聞所不聞賜陸生橐中裝直千金他送亦千金陸生卒拜尉
他為南越王令稱臣奉漢約歸報高祖大悅拜賈為太中大夫陸生時時
前說稱詩書高帝罵之曰乃公居馬上而得之安事詩書陸生曰居馬
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且湯武逆取而以順守之文武並用長久
之術也昔者吳王夫差智伯極武而亡秦任刑法不變卒滅趙氏鄉使
秦已并天下行仁義法先聖陛下安得而有之高帝不懌而有慙色迺
謂陸生曰試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敗之國

陸生乃粗述存亡之徵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嘗不稱善左右呼萬歲號其書曰新語孝惠帝時呂太后用事欲王諸呂畏大臣有口者陸生自度不能爭之迺病免家居以好畤田地善可以家焉有五男乃出所使越得橐中裝賣千金分其子子二百金令為生產陸生常安車駟馬從歌舞鼓琴瑟侍者十人寶劍直百金謂其子曰與汝約過汝汝給吾人馬酒食極欲十日而更所死家得寶劍車騎侍從者一歲中往來過他客率不過再三過數見不鮮無久慁公為也呂太后時王諸呂諸呂擅權欲劫少主危劉氏右丞相陳平患之力不能爭恐禍及己常燕居深念陸生往請直入坐而陳丞相方深念不時見陸生陸生曰何念之深也陳平曰生揣我何念陸生曰足下位為上相食三萬戶侯可謂極富貴無欲矣然有憂念不過患諸呂少主耳陳平曰然為之柰何陸生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將相和調則士務附士務附天下雖有變即權不分為社稷計在兩君掌握耳臣常欲謂太尉絳侯絳侯與我戲易吾言君何不交驩太尉深相結為陳平畫呂氏數事陳平用其計迺以五百金為絳侯壽厚具樂飲太尉亦報如之此兩人深相結則呂氏謀益衰陳平迺以奴婢百人車馬五十乘錢五百萬遺陸生為飲食費陸生以此游漢廷公卿間名聲藉甚及誅諸呂立孝文帝陸生頗有力焉孝文帝即位欲使人之南越陳丞相等乃言陸生為太中大夫往使尉他令尉他去黃屋稱制令比諸侯皆如意旨語在南越語中陸生竟以壽終

季布欒布列傳

司馬遷

季布者楚人也為氣任俠有名於楚項籍使將兵數窘漢王及項羽滅高祖購求布千金敢有舍匿罪及三族季布匿濮陽周氏周氏曰漢購將軍急迹且至臣家將軍能聽臣臣敢獻計即不能願先自剄季布許之迺髡鉗季布衣褐衣置廣柳車中并與其家僮數十人之魯朱家所賣之朱家心知是季布迺買而置之田誡其子曰田事聽此奴必與同食朱家乃乘軺車之洛陽見汝陰侯滕公滕公留朱家飲數日因謂滕公曰季布何大罪而上求之急也滕公曰布數為項羽窘上上怨之故必欲得之朱家曰君視季布何如人也曰賢者也朱家曰臣各為其主用季布為項籍用職耳項氏黨可盡誅耶今上始得天下獨以己之私怨求一人何示天下之不廣也且以季布之賢而漢求之急如此此不北走胡即南走越耳夫忌壯士以資敵國此伍子胥所以鞭荊平王之墓也君何不從容為上言邪汝陰侯滕公心知朱家大俠意季布匿其所迺許曰諾待閒果言如朱家指上乃赦季布當是時諸公皆多季布能摧剛為柔朱家亦以此名聞當世季布召見謝上拜為郎中孝惠時為中郎將單于嘗為書嫚呂后不遜呂后大怒召諸將議之上將軍樊噲曰臣願得十萬眾橫行匈奴中諸將皆阿呂后意曰然季布曰樊噲可斬也夫高帝將兵四十餘萬眾困於平城今噲奈何以十萬眾橫行匈奴中面欺且秦以事於胡陳勝等起於今創痍未瘳噲又面諛欲搖動天下是時殿上皆恐太后罷朝遂不復議擊匈奴事季布為河東守

孝文時人有言其賢者孝文召欲以為御史大夫復有言其勇使酒難近至留邸一月見罷季布因進曰臣無功竊寵待罪河東陛下無故召臣此人必有以臣欺陛下者今臣至無所受事罷去此人必有以毀臣者夫陛下以一人之譽而召臣一人之毀而去臣臣恐天下有識聞之有以闚陛下也上默然慙良久曰河東吾股肱郡故特召君耳布辭之官楚人曹丘生辯士數招權顧金錢事貴人趙同等與竇長君善季布聞之寄書諫竇長君曰吾聞曹丘生非長者勿與通及曹丘生歸欲得書請季布竇長君曰季將軍不說足下足下無往固請書遂行使人先發書季布果大怒待曹丘曹丘至即揖季布曰楚人諺曰得黃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諾足下何以得此聲於梁楚間哉且僕楚人足下亦楚人也僕游揚足下之名於天下顧不重耶何足下距僕之深也季布乃大說引入留數月為上客厚送之季布名所以益聞者曹丘揚之也季布弟季心氣蓋關中遇人恭謹為任俠方數千里士皆爭為之死嘗殺人亡之吳從袁絲匿長事袁絲弟畜灌夫籍福之屬嘗為中司馬中尉郅都不敢不加禮少年多時時竊籍其名以行當是時季心以勇布以諾著聞關中季布母弟丁公為楚將丁公為項羽逐窘高祖彭城西短兵接高祖急顧丁公曰兩賢豈相戹哉於是丁公引兵而還漢王遂解去及項王滅丁公謁見高祖高祖以丁公徇軍中曰丁公為項王臣不忠使項王失天下者乃丁公也遂斬丁公曰使後世為人臣者無效丁公

欒布者梁人也始梁王彭越為家人時嘗與布游窮困賃傭於齊為酒人保數歲彭越去之巨野中為盜而布為人所略賣為奴於燕為其家主報仇燕將臧荼舉以為都尉臧荼後為燕王以布為將及臧荼反漢擊燕虜布梁王彭越聞之乃言上請贖布以為梁大夫使於齊未還漢召彭越責以謀反夷三族已而梟彭越頭於雒陽下詔曰有敢收視者輒捕之布從齊還奏事彭越頭下祠而哭之吏捕布以聞上召布罵曰若與彭越反耶吾禁人勿收若獨祠而哭之與越反明矣趣亨之方提趣湯布顧曰願一言而死上曰何言布曰方上之困於彭城敗滎陽成皋間項王所以遂不能西徙以彭王居梁地與漢合從苦楚也當是之時彭王一顧與楚則漢破與漢而楚破且垓下之會微彭王項氏不亡天下已定彭王剖符受封亦欲傳之萬世今陛下一徵兵於梁彭王病不行而陛下疑以為反反形未見以苛小案誅滅之臣恐功臣人人自危也今彭王已死臣生不如死請就亨於是上乃釋布罪拜為都尉孝文時為燕相至將軍布迺稱曰窮困不能辱身下志非人也富貴不能快意非賢也於是嘗有德者厚報之有怨者必以法滅之吳軍反時以軍功封俞侯復為燕相燕齊之間皆為欒布立社號曰欒公社景帝中五年薨子賁嗣為太常犧牲不如令國除

太史公曰以項羽之氣而季布以勇顯於楚身屨典軍搴旗者數矣可謂壯士然被刑戮為人奴而不死何其下也彼必自負其材故受辱而不羞欲有所用其未足也故終為漢名將賢者誠重其死夫婢妾賤人感慨而自殺者非能勇也其計畫無復之耳欒布哭彭越趣湯如歸者

彼誠知所處、不自重其死、雖往古烈士、何以加哉、

此贊極拙、前既言重死之為得矣、却又稱欒布不重其死為烈士、彼以為貴處死也、董潯陽

太史公於此士之隱忍而不死者、必憤憤不容口、豈其本志哉、無非欲以自明、且舒其憤悶無聊之情耳、陵迪知

張釋之馮唐列傳

司馬遷

張廷尉釋之者、堵陽人也、字季、有兄仲同居、以訾為騎郎、事孝文帝、十歲不得調、無所知名、釋之曰、久宦減仲之産、不遂、欲自免歸、中郎將袁盎知其賢、惜其去、乃請徙釋之補謁者、釋之既朝畢、因前言便宜事、文帝曰、卑之、毋甚高論、令今可施行也、於是釋之言秦漢之閒事、秦所以失而漢所以興者久之、文帝稱善、乃拜釋之為謁者僕射、釋之從行、登虎圈、上問上林尉諸禽獸簿、十餘問、尉左右視、盡不能對、虎圈嗇夫從旁代尉對上所問禽獸簿甚悉、欲以觀其能口對響應無窮者、文帝曰、吏不當若是耶、尉無賴、乃詔釋之拜嗇夫為上林令、釋之久之前曰、陛下以絳侯周勃何如人也、上曰、長者也、又復問東陽侯張相如何如人也、上復曰、長者、釋之曰、夫絳侯東陽侯稱為長者、此兩人言事曾不能出口、豈斅此嗇夫諜諜利口捷給哉、且秦以任刀筆之吏、吏爭以亟疾苛察相高、然其敝徒文具耳、無惻隱之實、以故不聞其過、陵遲而至於二世、天下土崩、今陛下以嗇夫口辯而超遷之、臣恐天下隨風靡靡、爭為口辯而無其實、且下之化上疾於景響、舉錯不可不審也、文帝曰、善、乃止不拜嗇夫、上就車、召釋之參乘、徐行、問釋之秦之敝、具以質言、至宮、上拜釋之為公車令、頃之、太子與梁王共車入朝、不下司馬門、於是釋之追止太子梁王無得入殿門、遂劾不下公門不敬、奏之、薄太后聞之、文帝免冠謝曰、教兒子不謹、薄太后乃使使承詔赦太子梁王、然後得入、文帝繇是奇釋之、拜為中大夫、頃之、至中郎將、從行至霸陵、居北

臨廁。是時愼夫人從。上指示愼夫人新豐道曰。此走邯鄲道也。使愼夫人鼓瑟。上自倚瑟而歌。意悽愴悲懷。顧謂羣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為槨。用紵絮斮陳蕠漆其閒。豈可動哉。左右皆曰。善。釋之前進曰。使其中有可欲者。雖錮南山猶有郄。使其中無可欲者。雖無石槨。又何戚焉。文帝稱善。其後拜釋之為廷尉。頃之。上行出中渭橋。有一人從橋下走出。乘輿馬驚。於是使騎捕。屬之廷尉。釋之治問。曰。縣人來。聞蹕。匿橋下。久之。以為行已過。即出。見乘輿車騎。即走耳。廷尉奏當。一人犯蹕。當罰金。文帝怒曰。此人親驚吾馬。吾馬賴柔和。令他馬。固不敗傷我乎。而廷尉乃當之罰金。釋之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此而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也。且方其時。上使立誅之則已。今既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一傾而天下用法皆為輕重。民安所錯其手足。唯陛下察之。良久。上曰。廷尉當是也。其後有人盜高廟坐前玉環。捕得。文帝怒。下廷尉治。釋之案律盜宗廟服御物者為奏。奏當棄市。上大怒曰。人之無道。乃盜先帝廟器。吾屬廷尉者。欲致之族。而君以法奏之。非吾所以共承宗廟意也。釋之免冠頓首謝曰。法如是足也。且罪等。然以逆順為差。今盜宗廟器而族之。有如萬分之一。假令愚民取長陵一抔土。陛下何以加其法乎。久之。文帝與太后言之。乃許廷尉當。是時。中尉條侯周亞夫與梁相山都侯王恬開見釋之持議平。乃結為親友。張廷尉繇此天下稱之。後文帝崩。景帝立。釋之恐。稱病。欲免去。懼大誅至。欲見謝。則未知何如。用王生計。卒見謝。景帝不過也。王生者。善為黃老言。處士也。嘗召

居廷中。三公九卿盡會立。王生老人。曰。吾韈解。顧謂張廷尉。為我結韈。釋之跪而結之。既已。人或謂王生曰。獨奈何廷辱張廷尉。使跪結韈。王生曰。吾老且賤。自度終無益於張廷尉。張廷尉方今天下名臣。吾故聊辱廷尉。使跪結韈。欲以重之。諸公聞之。賢王生而重張廷尉。張廷尉事景帝歲餘。為淮南王相。猶尚以前過也。久之。釋之卒。其子曰張摯。字長公。官至大夫。免。以不能取容當世。故終身不仕。

馮唐者。其大父趙人。父徙代。漢興。徙安陵。唐以孝著。為中郎署長。事文帝。文帝輦過。問唐曰。父老何自為郎。家安在。唐具以實對。文帝曰。吾居代時。吾尚食監高祛數為我言趙將李齊之賢。戰於鉅鹿下。今吾每飯。意未嘗不在鉅鹿也。父知之乎。唐對曰。尚不如廉頗李牧之為將也。上曰。何以。唐曰。臣大父在趙時。為官率將。善李牧。臣父故為代相。善趙將李齊。知其為人也。上既聞廉頗李牧為人。良說而搏髀曰。嗟乎。吾獨不得廉頗李牧時為吾將。吾豈憂匈奴哉。唐曰。主臣。陛下雖得廉頗李牧。弗能用也。上怒。起入禁中。良久。召唐讓曰。公奈何衆辱我。獨無間處乎。唐謝曰。鄙人不知忌諱。當是之時。匈奴新大入朝那。殺北地都尉卬。上以胡寇為意。乃卒復問唐曰。公何以知吾不能用廉頗李牧也。唐對曰。臣聞上古王者之遣將也。跪而推轂。曰。閫以內者。寡人制之。閫以外者。將軍制之。軍功爵賞。皆決於外。歸而奏之。此非虛言也。臣大父言。李牧為趙將居邊。軍市之租。皆自用饗士。賞賜決於外。不從中擾也。委任而責成功。故李牧乃得盡其智能。遣選車千三百乘。彀騎萬三千。百金之

士十萬是以北逐單于破東胡滅澹林西抑彊秦南支韓魏當是之時趙幾霸其後會趙王遷立其母倡也王遷立乃用郭開讒卒誅李牧令顏聚代之是以兵破士北為秦所禽滅今臣竊聞魏尚為雲中守其軍市租盡以饗士卒私養錢五日一椎牛饗賓客軍吏舍人是以匈奴遠避不近雲中之塞虜曾一入尚率車騎擊之所殺甚衆夫士卒盡家人子起田中從軍安知尺籍伍符終日力戰斬首捕虜上功莫府一言不相應文吏以法繩之其賞不行而吏奉法必用臣愚以為陛下法太明賞太輕罰太重且雲中守魏尚坐上功首虜差六級陛下下之吏削其爵罰作之繇此言之陛下雖得廉頗李牧弗能用也臣誠愚觸忌諱死罪死罪文帝說是日令馮唐持節赦魏尚復以為雲中守而拜唐為車騎都尉主中尉及郡國車士七年景帝立以唐為楚相免武帝立求賢良舉馮唐唐時年九十餘不能復為官乃以唐子馮遂為郎遂字王孫亦奇士與余善

太史公曰張季之言長者守法不阿意馮公之論將率有味哉有味哉語曰不知其人視其友二君之所稱誦可著廊廟書曰不偏不黨王道蕩蕩不黨不偏王道便便

二傳皆一時之言觀文帝君臣如家人父子班固雜以夜鄭即不類一回浮之

李將軍列傳

司馬遷

李將軍廣者隴西成紀人也其先曰李信秦時為將逐得燕太子丹者也故槐里徙成紀廣家世世受射孝文帝十四年匈奴大入蕭關而廣以良家子從軍擊胡用善騎射殺首虜多為漢中郎廣從弟李蔡亦為郎皆為武騎常侍秩八百石嘗從行有所衝陷折關及格猛獸而文帝曰惜乎子不遇時如令子當高帝時萬戶侯豈足道哉及孝景初立廣為隴西都尉徙為騎郎將吳楚軍時廣為驍騎都尉從太尉亞夫擊吳楚軍取旗顯功名昌邑下以梁王授廣將軍印還賞不行徙為上谷太守匈奴日以合戰典屬國公孫昆邪為上泣曰李廣才氣天下無雙自負其能數與虜敵戰恐亡之於是乃徙為上郡太守後廣轉為邊郡太守徙上郡嘗為隴西北地雁門代郡雲中太守皆以力戰為名匈奴大入上郡天子使中貴人從廣勒習兵擊匈奴中貴人將騎數十縱見匈奴三人與戰三人還射傷中貴人殺其騎且盡中貴人走廣廣曰是必射鵰者也廣乃遂從百騎往馳三人三人亡馬步行行數十里廣令其騎張左右翼而廣身自射彼三人者殺其二人生得一人果匈奴射鵰者也已縛之上馬望匈奴有數千騎見廣以為誘騎皆驚上山陳廣之百騎皆大恐欲馳還走廣曰吾去大軍數十里今如此以百騎走匈奴追射我立盡今我留匈奴必以我為大軍誘之必不敢擊我廣令諸騎曰前前未到匈奴陳二里所止令曰皆下馬解鞍其騎曰虜多且近即有急奈何廣曰彼虜以我為走今皆解鞍以示不走用堅其意於是

胡騎遂不敢擊。有白馬將出護其兵，李廣上馬與十餘騎犇射殺胡白馬將，而復還至其騎中，解鞍，令士皆縱馬臥。是時會暮，胡兵終怪之，不敢擊。夜半時，胡兵亦以為漢有伏軍於旁欲夜取之，胡皆引兵而去。平旦，李廣乃歸其大軍。大軍不知廣所之，故弗從。居久之，孝景崩，武帝立，左右以為廣名將也，於是廣以上郡太守為未央衛尉，而程不識亦為長樂衛尉。（以相形長短自見）程不識故與李廣俱以邊太守將軍屯。及出擊胡，而廣行無部伍行陳，就善水草屯，舍止，人人自便，不擊刁斗以自衛，莫府省約文書籍事，（此用然亦字）然亦遠斥候，未嘗遇害。程不識正部曲行伍營陳，擊刁斗，士吏治軍簿至明，軍不得休息，然亦未嘗遇害。不識曰：「李將軍極簡易，然虜卒犯之，無以禁也；而其士卒亦佚樂，咸樂為之死。我軍雖煩擾，然虜亦

西漢文　史記李將軍傳　七十七

不得犯我。」是時漢邊郡李廣、程不識皆為名將，然匈奴畏李廣之略，士卒亦多樂從李廣而苦程不識。程不識孝景時以數直諫為太中大夫。為人廉，謹於文法。後漢以馬邑城誘單于，使大軍伏馬邑旁谷，而廣為驍騎將軍，領屬護軍將軍。是時單于覺之，去，漢軍皆無功。其後四歲，廣以衛尉為將軍，出鴈門擊匈奴。匈奴兵多，破敗廣軍，生得廣。單于素聞廣賢，令曰：「得李廣必生致之。」胡騎得廣，廣時傷病，置廣兩馬間，絡而盛臥廣。行十餘里，廣詳死，睨其旁有一胡兒騎善馬，廣暫騰而上胡兒馬，因推墮兒，取其弓，鞭馬南馳數十里，復得其餘軍，因引而入塞。匈奴捕者騎數百追之，廣行取胡兒弓，射殺追騎，以故得脫。於是至漢，漢下廣吏。吏當廣所失亡多，為虜所生得，當斬，贖為庶人。頃之，家居數歲。廣家

與故潁陰侯孫屏野居藍田南山中射獵。嘗夜從一騎出，從人田間飲。還至霸陵亭，霸陵尉醉，呵止廣。廣騎曰：「故李將軍。」尉曰：「今將軍尚不得夜行，何乃故也！」止廣宿亭下。居無何，匈奴入殺遼西太守，敗韓將軍，韓將軍後徙右北平。於是天子乃召拜廣為右北平太守。廣即請霸陵尉與俱，至軍而斬之。廣居右北平，匈奴聞之，號曰「漢之飛將軍」，避之數歲，不敢入右北平。廣出獵，見草中石，以為虎而射之，中石沒鏃，視之石也。因復更射之，終不能復入石矣。廣所居郡聞有虎，嘗自射之。及居右北平射虎，虎騰傷廣，廣亦竟射殺之。廣廉，得賞賜輒分其麾下，飲食與士共之。終廣之身，為二千石四十餘年，家無餘財，終不言家產事。廣為人長，猨臂，其善射亦天性也，雖其子孫他人學者，莫能及廣。廣訥口少言，

西漢文　史記李將軍傳　七十九

與人居則畫地為軍陳，射闊狹以飲。專以射為戲，竟死。廣之將兵，乏絕之處，見水，士卒不盡飲，廣不近水，士卒不盡食，廣不嘗食。寬緩不苛，士以此愛樂為用。其射，見敵急，非在數十步之內，度不中不發，發即應弦而倒。用此，其將兵數困辱，其射猛獸亦為所傷云。居頃之，石建卒，於是上召廣代建為郎中令。元朔六年，廣復為後將軍，從大將軍軍出定襄，擊匈奴。諸將多中首虜率，以功為侯者，而廣軍無功。後三歲，廣以郎中令將四千騎出右北平，博望侯張騫將萬騎與廣俱，異道。行可數百里，匈奴左賢王將四萬騎圍廣，廣軍士皆恐，廣乃使其子敢往馳之。敢獨與數十騎馳，直貫胡騎，出其左右而還，告廣曰：「胡虜易與耳。」軍士乃安。廣為圜陳外嚮，胡急擊之，矢下如雨。漢兵死者過半，漢矢且盡。廣乃令

士持滿毋發、而廣身自以大黃射其裨將、殺數人、胡虜益解。會日暮、吏
士皆無人色、而廣意氣自如、益治軍。軍中自是服其勇也。明日、復力戰、
而博望侯軍亦至、匈奴軍乃解去。漢軍罷、弗能追。是時廣軍幾沒、罷歸。
漢法、博望侯留遲後期、當死、贖為庶人。廣軍功自如、無賞。初、廣之從弟
李蔡、與廣俱事孝文帝。景帝時、蔡積功勞至二千石。孝武帝時、至代相。
以元朔五年為輕車將軍、從大將軍擊右賢王、有功中率、封為樂安侯。
元狩二年中、代公孫弘為丞相。蔡為人在下中、名聲在廣下甚遠。然廣
不得爵邑、官不過九卿、而蔡為列侯、位至三公。諸廣之軍吏及士卒、或
取封侯。廣嘗與望氣王朔燕語曰、自漢擊匈奴、而廣未嘗不在其中。而
諸部校尉以下、才能不及中人、然以擊胡軍功取侯者數十人。而廣不
為後人、然無尺寸之功以得封邑者、何也。豈吾相不當侯邪。且固命也。
朔曰、將軍自念、豈嘗有所恨乎。廣曰、吾嘗為隴西守、羌嘗反、吾誘而降
降者八百餘人、吾詐而同日殺之。至今大恨獨此耳。朔曰、禍莫大於殺
已降、此乃將軍所以不得侯者也。後二歲、大將軍驃騎將軍大出擊匈
奴、廣數自請行。天子以為老、弗許、良久乃許之、以為前將軍。是歲元狩
四年也。廣既從大將軍青擊匈奴、既出塞、青捕虜知單于所居、乃自以
精兵走之、而令廣并於右將軍軍、出東道。東道少回遠、而大軍行水草
少、其勢不屯行。廣自請曰、臣部為前將軍、今大將軍乃徙令臣出東道、
且臣結髮而與匈奴戰、今乃一得當單于、臣願居前、先死單于。大將軍
青亦陰受上誡、以為李廣老、數奇、毋令當單于、恐不得所欲。而是時公

孫敖新失侯、為中將軍從大將軍青、青善之、欲使敖與俱當單于、故徙
前將軍廣。廣時知之、固自辭於大將軍。大將軍不聽、令長史封書與廣
之莫府、曰、急詣部、如書。廣不謝大將軍而起行、意甚慍怒而就部、引兵
與右將軍食其合軍出東道。軍亡導、或失道、後大將軍。大將軍與單于
接戰、單于遁走、弗能得而還。南絕幕、遇前將軍右將軍。廣已見大將軍、
還入軍。大將軍使長史持糒醪遺廣、因問廣食其失道狀。青欲上書報
天子軍曲折。廣未對。大將軍使長史急責廣之幕府對簿。廣曰、諸校尉
無罪、乃我自失道。吾今自上簿至莫府。廣謂其麾下曰、廣結髮與匈奴
大小七十餘戰、今幸從大將軍出接單于兵、而大將軍又徙廣部行回
遠、而又迷失道、豈非天哉。且廣年六十餘矣、終不能復對刀筆之吏。遂
引刀自剄。廣軍士大夫一軍皆哭。百姓聞之、知與不知、無少壯皆為垂
涕。而右將軍獨下吏、當死、贖為庶人。廣子三人、曰當戶、椒、敢、為郎。天子
與韓嫣戲、嫣少不遜、當戶擊嫣、嫣走。於是天子以為勇。當戶早死。拜椒
為代郡太守、皆先廣死。當戶有遺腹子名陵。廣死軍時、敢從驃騎將軍。
廣死明年、李蔡以丞相坐侵孝景園壖地、當下吏治、蔡亦自殺、不對獄、
國除。李敢以校尉從驃騎將軍擊胡左賢王、力戰、奪左賢王鼓旗、斬首
多、賜爵關內侯、食邑二百戶、代廣為郎中令。頃之、怨大將軍青之恨其
父、乃擊傷大將軍。大將軍匿諱之。居無何、敢從上雍、至甘泉宮獵。驃騎
將軍去病與青有親、射殺敢。去病時方貴幸、上諱云鹿觸殺之。居歲餘、
去病死。而敢有女為太子中人、愛幸。敢男禹有寵於太子、然好利。李氏

陵遲衰微矣。

太史公曰、傳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其李將軍之謂也、余睹李將軍悛悛如鄙人、口不能道辭、及死之日、天下知與不知、皆為盡哀、彼其忠實心誠信於士大夫也、諺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雖小、可以諭大也。

史遷於李陵一生悲憤所係、故當敘其先世而感慨尤深、令人欲泣益使後世咸為之不平也。　葛靖調

李將軍才略意氣、本傳已盡。獨纍纍悛悛、不能道詞、為賢。見其忠信是以感人者以此、其數奇不得封侯者亦以此。深致嘆惜之意。

衛將軍驃騎論贊　司馬遷

太史公曰、蘇建語余曰、吾嘗責大將軍至尊重、而天下之賢大夫毋稱焉、願將軍觀古名將所招選擇賢者、勉之哉。大將軍謝曰、自魏其武安之厚賓客、天子常切齒。彼親附士大夫、招賢絀不肖者、人主之柄也、人臣奉法遵職而已、何與招士。驃騎亦放此意、其為將如此。

信陵孟嘗食客三千、稱為賢君。衛將軍雅不喜士、病門無一客、亦稱名將。　王仲任

載蘇建之語而結之曰、其為將如此、蓋其能善保功名也。　楊升菴

司馬相如列傳

司馬遷

司馬相如者、蜀郡成都人也、字長卿、少時好讀書、學擊劍、故其親名之曰犬子、相如既學、慕藺相如之為人、更名相如、以貲為郎、事孝景帝、為武騎常侍、非其好也、會景帝不好辭賦、是時梁孝王來朝、從遊說之士齊人鄒陽淮陰枚乘吳莊忌夫子之徒、相如見而說之、因病免、客游梁、梁孝王令與諸生同舍、相如得與諸生遊士居數歲、乃著子虛之賦、會梁孝王卒、相如歸、而家貧、無以自業、素與臨邛令王吉相善、吉曰、長卿久宦遊不遂、而來過我、於是相如往、舍都亭、臨邛令繆為恭敬、日往朝相如、相如初尚見之、後稱病、使從者謝吉、吉愈益謹肅、臨邛中多富人、而卓王孫家僮八百人、程鄭亦數百人、二人乃相謂曰、令有貴客、為具召之、

并召令、令既至、卓氏客以百數、至日中、謁司馬長卿、長卿謝病不能往、臨邛令不敢嘗食、自往迎相如、相如不得已、彊往、一坐盡傾、酒酣、臨邛令前奏琴曰、竊聞長卿好之、願以自娛、相如辭謝、為鼓一再行、是時卓王孫有女文君新寡、好音、故相如繆與令相重、而以琴心挑之、相如之臨邛、從車騎、雍容閒雅甚都、及飲卓氏、弄琴、文君竊從戶窺之、心悅而好之、恐不得當也、既罷、相如乃使人重賜文君侍者通殷勤、文君夜亡奔相如、相如乃與馳歸家居、徒四壁立、卓王孫大怒曰、女至不材、我不忍殺、不分一錢也、人或謂王孫、王孫終不聽、文君久之不樂、曰、長卿第俱如臨邛、從昆弟假貸猶足為生、何至自苦如此、相如與俱之臨邛、盡賣其車騎、買一酒舍酤酒、而令文君當鑪、相如身自著犢鼻褌、與保庸

雜作、滌器於市中、卓王孫聞而恥之、為杜門不出、昆弟諸公更謂王孫曰、有一男兩女、所不足者非財也、今文君已失身於司馬長卿、長卿故倦游、雖貧、其人材足依也、且又令客、獨奈何相辱如此、卓王孫不得已、分予文君僮百人、錢百萬、及其嫁時衣被財物、文君乃與相如歸成都、買田宅、為富人、居久之、蜀人楊得意為狗監、侍上、上讀子虛賦而善之、曰、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得意曰、臣邑人司馬相如自言為此賦、上驚、乃召問相如、相如曰、有是、然此乃諸侯之事、未足觀也、請為天子遊獵賦、賦成奏之、上許、令尚書給筆札、相如以子虛、虛言也、為楚稱、烏有先生者、烏有此事也、為齊難、無是公者、無是人也、明天子之義、故空藉此三人為辭、以推天子諸侯之苑囿、其卒章歸之於節儉、因以風諫、奏

之天子、天子大說、賦奏、天子以為郎、無是公言天子上林廣大、山谷水泉萬物、及子虛言楚雲夢所有甚眾、侈靡過其實、且非義理所尚、故刪取其要、歸正道而論之、相如為郎數歲、會唐蒙使略通夜郎西僰中、發巴蜀吏卒千人、郡又多為發轉漕萬餘人、用興法誅其渠帥、巴蜀民大驚恐、上聞之、乃使相如責唐蒙、因喻告巴蜀民以非上意、檄曰、告巴蜀太守、蠻夷自擅不討之日久矣、時侵犯邊境、勞士大夫、陛下即位、存撫天下、輯安中國、然後興師出兵、北征匈奴、單于怖駭、交臂受事、詘膝請和、康居西域、重譯請朝、稽首來享、移師東指、閩越相誅、右弔番禺、太子入朝、南夷之君、西僰之長、常效貢職、不敢怠墮、延頸舉踵、喁喁然皆爭歸義、欲為臣妾、道里遼遠、山川阻深、不能自致、夫不順者已誅、而為善

者未賞，故遣中郎將往賓之，發巴蜀士民各五百人以奉幣帛，衛使者不然，靡有兵革之事，戰鬪之患。今聞其乃發軍興制，驚懼子弟，憂患長老，郡又擅為轉粟運輸，皆非陛下之意也。當行者或亡逃自賊殺，亦非人臣之節也。夫邊郡之士，聞烽舉燧燔，皆攝弓而馳，荷兵而走，流汗相屬，唯恐居後，觸白刃，冒流矢，義不反顧，計不旋踵，人懷怒心，如報私讎。彼豈樂死惡生，非編列之民，而與巴蜀異主哉。計深慮遠，急國家之難，而樂盡人臣之道也。故有剖符之封，析珪而爵，位為通侯，居列東第，終則遺顯號於後世，傳土地於子孫，行事甚忠敬，居位甚安佚，名聲施於無窮，功烈著而不滅。是以賢人君子，肝腦塗中原，膏液潤野草而不辭也。今奉幣役至南夷，即自賊殺，或亡逃抵誅，身死無名，謚為至愚，恥及父母，為天下笑。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然此非獨行者之罪也，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謹也。寡廉鮮恥，而俗不長厚也。其被刑戮，不亦宜乎。陛下患使者有司之若彼，悼不肖愚民之如此，故遣信使曉諭百姓以發卒之事，因數之以不忠死亡之罪，讓三老孝弟以不教誨之過。方今田時，重煩百姓，已親見近縣，恐遠所谿谷山澤之民不徧聞，檄到，亟下縣道，使咸知陛下之意，唯毋忽也。相如還報。唐蒙已略通夜郎，因通西南夷道，發巴蜀廣漢卒，作者數萬人。治道二歲，道不成，士卒多物故，費以巨萬計。蜀民及漢用事者多言其不便。是時邛筰之君長聞南夷與漢通，得賞賜多，多欲願為內臣妾，請吏，比南夷。天子問相如，相如曰：邛筰冉駹者近蜀，道亦易通，秦時嘗通為郡縣，至漢興而罷。今誠復

通，為置郡縣，愈於南夷。天子以為然，乃拜相如為中郎將，建節往使。副使王然于、壺充國、呂越人馳四乘之傳，因巴蜀吏幣物以賂西夷。至蜀，蜀太守以下郊迎，縣令負弩矢先驅，蜀人以為寵。於是卓王孫、臨邛諸公皆因門下獻牛酒以交驩。卓王孫喟然而歎，自以得使女尚司馬長卿晚，而厚分與其女財，與男等同。司馬長卿便略定西夷，邛、筰、冉、駹、斯榆之君皆請為內臣。除邊關，關益斥，西至沫、若水，南至牂牁為徼，通零關道，橋孫水以通邛都。還報天子，天子大說。相如使時，蜀長老多言通西南夷不為用，唯大臣亦以為然。相如欲諫，業已建之，不敢，乃著書，藉以蜀父老為辭，而己詰難之，以風天子，且因宣其使指，令百姓知天子之意。其辭曰：漢興七十有八載，德茂存乎六世，威武紛紜，湛恩汪濊，群生霑濡，洋溢乎方外。於是乃命使西征，隨流而攘，風之所被，罔不披靡。因朝冉從駹，定筰存邛，略斯榆，舉苞滿，結軼還轅，東鄉將報，至於蜀都。耆老大夫薦紳先生之徒二十有七人，儼然造焉。辭畢，因進曰：蓋聞天子之於夷狄也，其義羈縻勿絕而已。今罷三郡之士，通夜郎之塗，三年於茲，而功不竟，士卒勞倦，萬民不贍，今又接以西夷，百姓力屈，恐不能卒業，此亦使者之累也，竊為左右患之。且夫邛、筰、西僰之與中國並也，歷年茲多，不可記已。仁者不以德來，彊者不以力并，意者其殆不可乎。今割齊民以附夷狄，弊所恃以事無用，鄙人固陋，不識所謂。使者曰：烏謂此耶。必若所云，則是蜀不變服而巴不化俗也。余尚惡聞若說。然斯事體大，固非觀者之所覯也。余之行急，其詳不可得聞已。請為大夫粗

陝其略，蓋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非常者，固常之所異也。故曰：非常之原，黎民懼焉；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昔者鴻水浡出，氾濫衍溢，民人登降移徙，陭陒而不安。夏后氏戚之，乃堙鴻水，決江疏河，灑沈澹災，東歸之於海，而天下永寧。當斯之勤，豈唯民哉？心煩於慮，而身親其勞，躬胝無胈，膚不生毛。故休烈顯乎無窮，聲稱浹乎于茲。且夫賢君之踐位也，豈特委瑣握躪，拘文牽俗，循誦習傳，當世取說云爾哉！必將崇論閎議，創業垂統，為萬世規。故馳騖乎兼容并包，而勤思乎參天貳地。且詩不云乎：普天之下，莫匪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是以六合之內，八方之外，浸淫衍溢，懷生之物，有不浸潤於澤者，賢君恥之。今封疆之內，冠帶之倫，咸獲嘉祉，靡有闕遺

矣。而夷狄殊俗之國，遼絕異黨之地，舟輿不通，人迹罕至，政教未加，流風猶微。內之則犯義侵禮於邊境，外之則邪行橫作，放弒其上。君臣易位，尊卑失序，父兄不辜，幼孤為奴，係纍號泣，內嚮而怨，曰：蓋聞中國有至仁焉，德洋而恩普，物靡不得其所，今獨曷為遺己。舉踵思慕，若枯旱之望雨。盭夫為之垂涕，況乎上聖，又惡能已？故北出師以討彊胡，南馳使以誚勁越。四面風德，二方之君，鱗集仰流，願得受號者以億計。故乃關沫若，徼牂牁，鏤零山，梁孫原，創道德之塗，垂仁義之統。將博恩廣施，遠撫長駕，使疏逖不閉，阻深闇昧，得耀乎光明，以偃甲兵於此，而息誅伐於彼。遐邇一體，中外禔福，不亦康乎？夫拯民於沈溺，奉至尊之休德，反衰世之陵遲，繼周氏之絕業，斯乃天子之急務也。百姓雖勞，又惡可以已哉？且夫王事固未有不始於憂勤，而終於佚樂者也。然則受命之符，合在於此矣。方將增泰山之封，加梁父之事，鳴和鸞，揚樂頌，上咸五，下登三。觀者未睹指，聽者未聞音，猶鷦明已翔乎寥廓，而羅者猶視乎藪澤，悲夫！於是諸大夫芒然喪其所懷來，而失厥所以進，喟然並稱曰：允哉漢德，此鄙人之所願聞也。百姓雖怠，請以身先之。敞罔靡徙，因遷延而辭避。其後人有上書言相如使時受金，失官。居歲餘，復召為郎。相如口吃而善著書。常有消渴疾。與卓氏婚，饒於財。其進仕宦，未嘗肯與公卿國家之事，稱病閒居，不慕官爵。常從上至長楊獵，是時天子方好自擊熊彘，馳逐野獸，相如上疏諫之。其辭曰：臣聞物有同類而殊能者，故力稱烏獲，捷言慶忌，勇期賁育。臣之愚，竊以為人誠有之，獸亦宜然。

今陛下好陵阻險，射猛獸，卒然遇軼材之獸，駭不存之地，犯屬車之清塵，輿不及還轅，人不暇施巧，雖有烏獲逢蒙之伎，力不得用，枯木朽株，盡為害矣。是胡越起於轂下，而羌夷接軫也，豈不殆哉！雖萬全無患，然本非天子之所宜近也。且夫清道而後行，中路而後馳，猶時有銜橛之變，而況涉乎蓬蒿，馳乎丘墳，前有利獸之樂，而內無存變之意，其為禍也不亦難矣！夫輕萬乘之重不以為安，而樂出於萬有一危之塗以為娛，臣竊為陛下不取也。蓋明者遠見於未萌，而智者避危於無形，禍固多藏於隱微，而發於人之所忽者也。故鄙諺曰：家累千金，坐不垂堂。此言雖小，可以諭大。臣願陛下之留意幸察。上善之。還過宜春宮，相如奏賦以哀二世行失也。相如拜為孝文園令。天子既美子虛之事，相如見

上好僊道因曰上林之事未足美也尚有靡者臣嘗為大人賦未就請具而奏之相如以為列僊之傳居山澤間形容甚臞此非帝王之僊意也乃遂就大人賦（賦不錄）相如既奏大人之頌天子大說飄飄有凌雲之氣似游天地之間意相如既病免家居茂陵天子曰司馬相如病甚可往從悉取其書若不然後失之矣使所忠往而相如已死家無書問其妻對曰長卿固未嘗有書也（九用書字）時時著書人又取去即空居長卿未死時為一卷書曰有使者來求書奏之無他書其遺札書言封禪事奏所忠忠奏其書天子異之相如既卒五歲天子始祭后土八年而遂先禮中嶽封于太山至梁父禪肅然相如他所著若遺平陵侯書與五公子相難草木書篇不采采其尤著公卿者云

太史公曰春秋推見至隱易本隱之以顯大雅言王公大人而德逮黎庶小雅譏小己之得失其流及上所以言雖外殊其合德一也相如雖多虛辭濫說然其要歸引之節儉此與詩之風諫何異楊雄以為靡麗之賦勸百風一猶馳騁鄭衛之聲曲終而奏雅不已虧乎余采其語可論者著于篇

司馬長卿去戰國之世未遠故其談端說緒與宋士辯者相似然不可謂之非正也孔子謂五諫曰吾從其諷故戰國諷諫之辭惟司馬相如得之司馬上林之旨惟楊子枝儀得之　楊用脩

汲黯鄭當時論贊

司馬遷

太史公曰夫以汲鄭之賢有勢則賓客十倍無勢則否況衆人乎下邽翟公有言始翟公為廷尉賓客闐門及廢門外可設雀羅翟公復為廷尉賓客欲往翟公乃大署其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汲鄭亦云悲夫

太史公感慨之言其淚情從肺腑中來　王守溪

兩人行占不同而脩意氣相合其廢也賓客盡落故合為一傳以舉寓之　茅鹿門

修其經藝、講習大射鄉飲之禮。叔孫通作漢禮儀、因為太常、諸生弟子共定者、咸為選首、於是喟然歎興於學。然尚有干戈、平定四海、亦未暇遑庠序之事也。孝惠、呂后時、公卿皆武力有功之臣。孝文時、頗徵用、然孝文帝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者、而竇太后又好黃老之術、故諸博士具官待問、未有進者。及今上即位、趙綰、王臧之屬明儒學、而上亦鄉之、於是招方正賢良文學之士。自是之後、言詩、於魯則申培公、於齊則轅固生、於燕則韓太傅。言尚書、自濟南伏生。言禮、自魯高堂生。言易、自菑川田生。言春秋、於齊魯自胡毋生、於趙自董仲舒。及竇太后崩、武安侯田蚡為丞相、絀黃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學儒者數百人、而公孫弘以春秋白衣為太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學士靡然鄉風矣。

公孫弘為學官、悼道之鬱滯、乃請曰、丞相御史言、制曰、蓋聞導民以禮、風之以樂。婚姻者、居室之大倫也。今禮廢樂崩。朕甚愍焉。故詳延天下方正博聞之士、咸登諸朝。其令禮官勸學、講議洽聞、興禮、以為天下先。太常議、與博士弟子、崇鄉里之化、以廣賢材焉。謹與太常臧、博士平等議曰、聞三代之道、鄉里有教、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其勸善也、顯之朝廷。其懲惡也、加之刑罰。故教化之行也、建首善自京師始、由內及外。今陛下昭至德、開大明、配天地、本人倫、勸學修禮、崇化厲賢、以風四方、太平之原也。古者政教未洽、不備其禮、請因舊官而興焉。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復其身。太常擇民年十八已上、儀狀端正者、補博士弟子。郡國縣道邑、有好文學、敬長上、肅政教、順鄉里、出入不悖所聞者、令相

儒林列傳序

司馬遷

太史公曰、余讀功令、至於廣厲學官之路、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夫周室衰而關雎作、幽厲微而禮樂壞、諸侯恣行、政由彊國。故孔子閔王路廢而邪道興、於是論次詩書、修起禮樂。適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自衛返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世以混濁莫能用、是以仲尼干七十餘君無所遇、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矣。西狩獲麟、曰、吾道窮矣。故因史記作春秋、以當王法、其辭微而指博、後世學者多錄焉。自孔子卒後、七十子之徒散游諸侯、大者為師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隱而不見。故子路居衛、子張居陳、澹臺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貢終於齊。如田子方、段干木、吳起、禽滑釐之屬、皆受業於子夏之倫、為王者師。是時獨魏文侯好學、後陵遲以至於始皇、天下並爭於戰國、儒術既絀焉、然齊魯之閒、學者獨不廢也。於威宣之際、孟子荀卿之列、咸遵夫子之業而潤色之。以學顯於當世。及至秦之季世、焚詩書、阬術士、六藝從此缺焉。陳涉之王也、而魯諸儒持孔子之禮器往歸陳王、於是孔甲為陳涉博士、卒與涉俱死。陳涉起匹夫、驅瓦合適戍、旬日以王楚、不滿半歲竟滅亡、其事至微淺、然而縉紳先生之徒負孔子禮器往委質為臣者、何也、以秦焚其業、積怨而發憤於陳王也。及高皇帝誅項籍、舉兵圍魯、魯中諸儒尚講誦、習禮樂、弦歌之音不絕、豈非聖人之遺化、好禮樂之國哉。故孔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故齊魯之閒於文學、自古以來、其天性也。故漢興、然後諸儒始得

長丞上屬所二千石。二千石謹察可者，當與計偕，詣太常，得受業如弟子。一歲皆輒試，能通一藝以上，補文學掌故缺；其高弟可以為郎中者，太常籍奏。即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其不事學若下材及不能通一藝，輒罷之，而請諸不稱者罰。臣謹案詔書律令下者，明天人分際，通古今之義，文章爾雅，訓辭深厚，恩施甚美。小吏淺聞，不能究宣，無以明布諭下。治禮次治掌故，以文學禮義為官，遷留滯。請選擇其秩比二百石以上，及吏百石通一藝以上，補左右內史、大行卒史；比百石已下，補郡太守卒史：皆各二人，邊郡一人。先用誦多者，若不足，乃擇掌故補中二千石屬，文學掌故補郡屬，備員。請著功令。佗如律令。制曰：可。自此以來，則公卿大夫士吏斌斌多文學之士矣。

觀儒林以孔子陳涉為言，則知列二人於世家，史遷之特筆也。其意自春秋以來，夫子維持正道之志不遂，不極乎涉不止也。　李九我

併儒林冗俗，載成德淵懿之士，而雜以文學六藝者，當以使人讀儒與為靖調

酷吏列傳

司馬遷

孔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老氏稱：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法令滋章，盜賊多有。太史公曰：信哉是言也！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濁之源也。昔天下之網嘗密矣，然姦偽萌起，其極也，上下相遁，至於不振。當是之時，吏治若救火揚沸，非武健嚴酷，惡能勝其任而愉快乎！言道德者，溺其職矣。故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下士聞道大笑之。非虛言也。漢興，破觚而為圜，斲雕而為朴，網漏於吞舟之魚，而吏治烝烝，不至於姦，黎民艾安。由是觀之，在彼不在此。

太史公曰：自郅都、杜周十人者，此皆以酷烈為聲。然郅都伉直，引是非，爭天下大體。張湯以知陰陽，人主與俱上下，時數辯當否，國家賴其便。趙禹時據法守正。杜周從諛，以少言為重。自張湯死後，網密，多詆嚴，官事寖以秏廢。九卿碌碌奉其官，救過不贍，何暇論繩墨之外乎！然此十人中，其廉者足以為儀表，其污者足以為戒，方略教導，禁姦止邪，一切亦皆彬彬質有其文武焉。雖慘酷，斯稱其位矣。至若蜀守馮當暴挫，廣漢李貞擅磔人，東郡彌僕鋸項，天水駱璧推咸，河東褚廣妄殺，京兆無忌、馮翊殷周蝮鷙，水衡閻奉朴擊賣請，何足數哉！何足數哉！

前引孔子老氏發端，見上德薄刑，酷吏必不可為。後又表著酷吏之長，已所謂不隱惡，不沒善，首尾相應，情露於辭。　董潯陽

游俠列傳序

司馬遷

韓子曰、儒以文亂法、而俠以武犯禁。二者皆譏、而學士多稱於世云。至如以術取宰相卿大夫、輔翼其世主、功名俱著於春秋、固無可言者。及若季次原憲、閭巷人也、讀書懷獨行君子之德、義不苟合當世、當世亦笑之。故季次原憲終身空室蓬戶、褐衣疏食不厭、死而已四百餘年、而弟子志之不倦。今游俠、其行雖不軌於正義、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阨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蓋亦有足多者焉。且緩急人之所時有也。太史公曰、昔者虞舜窘於井廩、伊尹負於鼎俎、傅說匿於傅險、呂尚困於棘津、夷吾桎梏、百里飯牛、仲尼畏匡、菜色陳蔡、此皆學士所謂有道仁人也。猶然遭此菑、況以中材而涉亂世之末流乎。其遇害何可勝道哉。鄙人有言曰、何知仁義、已饗其利者為有德。故伯夷醜周、餓死首陽山、而文武不以其故貶王。跖蹻暴戾、其徒誦義無窮。由此觀之、竊鉤者誅、竊國者侯、侯之門仁義存、非虛言也。今拘學或抱咫尺之義、久孤於世、豈若卑論儕俗、與世沉浮而取榮名哉。而布衣之徒、設取予然諾、千里誦義、為死不顧世、此亦有所長、非苟而已也。故士窮窘而得委命、此豈非人之所謂賢豪間者邪。誠使鄉曲之俠、予季次原憲比權量力、效功於當世、不同日而論矣。要以功見言信、俠客之義又曷可少哉。古布衣之俠、靡得而聞已。近世延陵、孟嘗、春申、平原、信陵之徒、皆因王者親屬、藉於有土卿相之富厚、招天下賢者、顯名諸侯、不可謂不賢者矣。比如順風而呼、聲非加疾、其勢激也。至如閭巷之俠、修行砥名、聲施於天下、莫不稱賢、是為難耳。然儒墨皆排擯不載。自秦以前、匹夫之俠、湮滅不見、余甚恨之。以余所聞、漢興有朱家、田仲、王公、劇孟、郭解之徒、雖時扞當世之文罔、然其私義廉絜退讓、有足稱者。名不虛立、士不虛附。至如朋黨宗彊比周、設財役貧、豪暴侵淩孤弱、恣欲自快、游俠亦醜之。余悲世俗不察其意、而猥以朱家郭解等令與暴豪之徒同類而共笑之也。

極為游俠占地步、方見自己惟斷不苟、此文人之自愛其品也。鍾伯敬

貨殖列傳序

司馬遷

老子曰：至治之極，鄰國相望，雞狗之聲相聞，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至老死不相往來。必用此為務，輓近世塗民耳目，則幾無行矣。

太史公曰：夫神農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詩書所述，虞夏以來，耳目欲極聲色之好，口欲窮芻豢之味，身安逸樂，而心誇矜勢能之榮。使俗之漸民久矣，雖戶說以眇論，終不能化。故善者因之，（一篇大旨俱）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夫山西饒材、竹、穀、纑、旄、玉石；山東多魚、鹽、漆、絲、聲色；江南出枏、梓、薑、桂、金、錫、連、丹沙、犀、瑇瑁、珠璣、齒革；龍門、碣石北多馬、牛、羊、旃裘、筋角；銅、鐵則千里往往山出棊置：此其大較也。皆中國人民所喜好，謠俗被服飲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故待農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寧有政教發徵期會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賤之徵貴，貴之徵賤，各勸其業，樂其事，若水之趨下，日夜無休時，不召而自來，不求而民出之。豈非道之所符，（加一道字，又加一自然字。）而自然之驗耶？（多少喉）周書曰：「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則乏其事，商不出則三寶絕，虞不出則財匱少。」財匱少而山澤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則饒，原小則鮮。上則富國，下則富家。貧富之道，莫之奪予，（此數語可消人營營。）而巧者有餘，拙者不足。故太公望封於營丘，地潟鹵，人民寡，於是太公勸其女功，極技巧，通魚鹽，則人物歸之，繈至而輻湊。故齊冠帶衣履天下，海岱之閒斂袂而往朝焉。其後齊中衰，管子修之，設輕重九府，則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而管氏亦有三歸，位在陪臣，富於列國之君。是以齊富彊至於威、宣也。故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禮生於有而廢於無。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適其力。淵深而魚生之，山深而獸往之，人富而仁義附焉。富者得勢益彰，失勢則客無所之，以而不樂。夷狄益甚。諺曰：千金之子，不死於市。此非空言也。故曰：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壤壤，皆為利往。夫千乘之王，萬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猶患貧，而況匹夫編戶之民乎！

貨殖一傳，太史公借以寫其胸中實用，又以補平準書之所未備耳。其意謂平準書中一切言利之人，與利之事，究竟於國計無裨，最下者與之爭。而通國生財，自有利道教誨整齊之術，何可闕[illegible]。讀傳悟而得之。今觀平準言利，漸向刻削；貨殖言利，漸向倫理。故曰貨殖者，所以補平準之所未備也。蘇從學問出，故中流透出來，修身治國與貨殖之道，不分作二事，方有此文。[illegible]倘歟。

太史公自序　　司馬遷

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卒後至於今五百歲。有能紹明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讓焉。上大夫壺遂曰、昔孔子何爲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聞董生曰、周道衰廢、孔子爲魯司寇、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爲天下儀表、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論六經有見）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於變。禮經紀人倫、故長於行。書記先王之事、故長於政。詩記山川谿谷禽獸草木牝牡雌雄、故長於風。樂樂所以立、故長於和。春秋辨是非、故長於治人。是故禮以節人、樂以導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義。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萬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故曰、臣弒君、子弒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漸久矣。故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弗見、後有賊而不知。爲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爲人君父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爲人臣子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簒弒之誅、死罪之名。其實皆以爲善、爲之不知其義、被之空言而不敢辭。夫不通禮義之旨、至於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則犯、臣不臣則誅、父不父則無道、子不子則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過也。以天下之大過予之、則受而弗敢辭。故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夫禮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後。法之所爲用者易見、而禮之所爲禁者難知。壺遂曰、孔子之時、上無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斷禮義、當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職、萬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論、欲以何明。太史公曰、唯唯、否否、不然。余聞之先人曰、伏羲至純厚、作易八卦。堯舜之盛、尚書載之、禮樂作焉。湯武之隆、詩人歌之。春秋采善貶惡、推三代之德、襃周室、非獨刺譏而已也。漢興以來、至明天子、獲符瑞、封禪、改正朔、易服色、受命於穆清、澤流罔極。海外殊俗、重譯款塞、請來獻見者、不可勝道。臣下百官力誦聖德、猶不能宣盡其意。且士賢能而不用、有國者之恥。主上明聖而德不布聞、有司之過也。且余嘗掌其官、廢明聖盛德不載、滅功臣世家賢大夫之業不述、墮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余所謂述故事、整齊其世傳、非所謂作也。而君比之於春秋、謬矣。於是論次其文。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禍、幽於縲紲。乃喟然而歎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毀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詩書隱約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戹陳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而論兵法。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爲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也。故

述往事。思來者。於是卒述陶唐以來。至于麟止。自黃帝始起。以周公孔子及易春秋詩書禮樂為言。便將自任意。後只提孔子作春秋。設為問答。以明己自欲之旨。文字反覆委折。開闔變化。而盡其妙。茅鹿門

報任少卿書

司馬遷

少卿足下。曩者辱賜書。教以慎於接物。推賢進士為務。意氣勤勤懇懇。若望僕不相師。而用流俗人之言。僕非敢如是也。雖罷駑。亦嘗側聞長者遺風矣。顧自以為身殘處穢。動而見尤。欲益反損。是以抑鬱而無誰語。諺曰。誰為為之。孰令聽之。蓋鍾子期死。伯牙終身不復鼓琴。何則。士為知己用。女為說己容。若僕大質已虧缺。雖材懷隨和。行若由夷。終不可以為榮。適足以發笑而自點耳。書辭宜答。會東從上來。又迫賤事。相見日淺。卒卒無須臾之閒。得竭指意。今少卿抱不測之罪。涉旬月。迫季冬。僕又薄從上上雍。恐卒然不可諱。是僕終已不得舒憤懣以曉左右。則長逝者魂魄。私恨無窮。請略陳固陋。闕然不報。幸勿過。僕聞之。修身者智之府也。愛施者仁之端也。取予者義之符也。恥辱者勇之決也。立名者行之極也。士有此五者。然後可以託於世。列於君子之林矣。故禍莫憯於欲利。悲莫痛於傷心。行莫醜於辱先。詬莫大於宮刑。刑餘之人。無所比數。非一世也。所從來遠矣。昔衛靈公與雍渠載。孔子適陳。商鞅因景監見。趙良寒心。同子參乘。爰絲變色。自古而恥之。夫中材之人。事關於宦豎。莫不傷氣。況忼慨之士乎。如今朝雖乏人。奈何令刀鋸之餘。薦天下豪雋哉。僕賴先人緒業。得待罪輦轂下。二十餘年矣。所以自惟。上之不能納忠效信。有奇策才力之譽。自結明主。次之又不能拾遺補闕。招賢進能。顯巖穴之士。外之不能備行伍。攻城野戰。有斬將搴旗之功。下之不能累日積勞。取尊官厚祿。以為宗族交游光寵。四者無一

遂苟合取容無所短長之效可見於此矣鄉者僕亦嘗廁下大夫之列陪外廷末議不以此時引維綱盡思慮今已虧形為埽除之隸在闒茸之中乃欲仰首伸眉論列是非不亦輕朝廷羞當世之士耶嗟乎嗟乎如僕尚何言哉尚何言哉且事本末未易明也僕少負不羈之才長無鄉曲之譽主上幸以先人之故使得奏薄伎出入周衛之中僕以為戴盆何以望天故絕賓客之知忘室家之業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材力務壹心營職以求親媚於主上而事乃有大謬不然者夫僕與李陵俱居門下素非相善也趣舍異路未嘗銜盃酒接殷勤之歡然僕觀其為人自奇士事親孝與士信臨財廉取予義分別有讓恭儉下人常思奮不顧身以徇國家之急其素所畜積也僕以為有國士之風夫人臣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赴公家之難斯已奇矣今舉事一不當而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孽其短僕誠私心痛之且李陵提步卒不滿五千深踐戎馬之地足歷王庭垂餌虎口橫挑彊胡仰億萬之師與單于連戰十餘日所殺過當虜救死扶傷不給旃裘之君長咸震怖乃悉徵其左右賢王舉引弓之民一國共攻而圍之轉鬬千里矢盡道窮救兵不至士卒死傷如積然李陵一呼勞軍士無不起躬流涕沬血飲泣張空弮冒白刃北首爭死敵陵未沒時使有來報漢公卿王侯皆奉觴上壽後數日陵敗書聞主上為之食不甘味聽朝不怡大臣憂懼不知所出僕竊不自料其卑賤見主上慘悽怛悼誠欲效其款款之愚以為李陵素與士大夫絕甘分少能得人之死力雖古名將不過也身雖陷敗彼觀其意

且欲得其當而報漢事已無可柰何其所摧敗功亦足以暴於天下僕懷欲陳之而未有路適會召問即以此指推言陵功欲以廣主上之意塞睚眦之辭未能盡明明主不曉以為僕沮貳師而為李陵遊說遂下於理拳拳之忠終不能自列因為誣上卒從吏議家貧財賂不足以自贖交游莫救左右親近不為壹言身非木石獨與法吏為伍深幽囹圄之中誰可告愬者此正少卿所親見僕行事豈不然乎李陵既生降隤其家聲而僕又茸以蠶室重為天下觀笑悲夫悲夫事未易一二為俗人言也僕之先人非有剖符丹書之功文史星曆近乎卜祝之間固主上所戲弄倡優畜之流俗之所輕也假令僕伏法受誅若九牛亡一毛與螻螘何異而世又不與能死節者比特以為智窮罪極不能自免卒就死耳何也素所自樹立使然人固有一死死有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用之所趨異也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辭令其次詘體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關木索被箠楚受辱其次鬄毛髮嬰金鐵受辱其次毀肌膚斷支體受辱最下腐刑極矣傳曰刑不上大夫此言士節不可不勉勵也猛虎處深山百獸震恐及其在穽檻之中搖尾而求食積威約之漸也故士有畫地為牢勢不入削木為吏議不對定計於鮮也今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膚受榜箠幽於圜牆之中當此之時見獄吏則頭槍地視徒隸則心惕息何者積威約之勢也及已至此言不辱者所謂彊顏耳曷足貴乎且西伯伯也拘於羑里李斯相也具五刑淮陰王也受械於陳彭越張敖南鄉稱孤繫獄抵罪絳侯誅

權傾五伯囚於請室魏其大將也衣赭關三木季布為朱家鉗奴
灌夫受辱居室此人皆身至王侯將相聲聞鄰國及罪至罔加不能引
決自財在塵埃之中古今一體安在其不辱也由此言之勇怯勢也彊
弱形也審矣何足怪乎且人不能蚤自財繩墨之外已稍陵夷至於鞭
箠之間迺欲引節斯不亦遠乎古人所以重施刑於大夫者殆為此也
夫人情莫不貪生惡死念親戚顧妻子至激於義理者不然乃有不得
已也今僕不幸蚤失二親無兄弟之親獨身孤立少卿視僕於妻子何
如哉且勇者不必死節怯夫慕義何處不勉焉僕雖怯耎欲苟活亦頗
識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沈溺累紲之辱哉且夫臧獲婢妾猶能引決況
若僕之不得已乎所以隱忍苟活幽於糞土之中而不辭者恨私心有所
不盡鄙陋沒世而文采不表於後也古者富貴而名摩滅不可勝記唯
俶儻非常之人稱焉蓋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
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兵法修列不韋遷蜀世傳呂
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聖賢發憤之所為作也此人皆
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及如左丘明無目孫子斷
足終不可用退論書策以舒其憤思垂空文以自見僕竊不遜近自託
於無能之辭網羅天下放失舊聞考之行事稽其成敗興壞之理凡百
二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草創未就適會
此禍惜其不成是以就極刑而無慍色僕誠已著此書藏之名山傳之
其人通邑大都則僕償前辱之責雖萬被戮豈有悔哉然此可為智者
道難為俗人言也且負下未易居下流多謗議僕以口語遇遭此禍重
為鄉黨戮笑汙辱先人亦何面目復上父母之丘墓乎雖累百世垢彌
甚耳是以腸一日而九迴居則忽忽若有所亡出則不知其所往每念
斯恥汗未嘗不發背霑衣也身直為閨閤之臣寧得自引深藏於巖穴
邪故且從俗浮湛與時俯仰以通其狂惑今少卿迺教以推賢進士無
迺與僕之私指謬乎今雖欲自彫瑑曼辭以自解無益於俗不信祇取
辱耳要之死日然後是非乃定書不能悉意故略陳固陋

此文情意幽深詞氣奔逸令人讀之想見抑鬱無聊之況。茅鹿門

誤一史如淮南八公之徒聞見角立相視而笑未必不為莊周之許惠施也予為採列獨出使世知龍門而下扶風而上尚有褚先生以當史家小山云

婁東張溥題

西漢文

雲間翁元益紫韓　豫章黃國琦五湖　鑒定

古滇張運泰來倩　余元熹延釋　彙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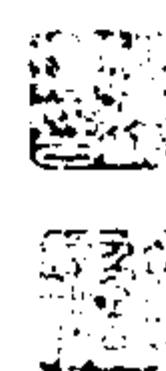
褚先生集

外戚世家

褚少孫

褚先生曰臣為郎時問習漢家故事者鍾離生曰王太后在民間時所生子女者父為金王孫王孫已死景帝崩後武帝已立王太后獨在而韓王孫名嫣素得幸武帝承閒白言太后有女在長陵也武帝曰何不蚤言乃使使往先視之在其家武帝乃自往迎取之蹕道先驅旄騎出橫城門乘輿馳至長陵當小市西入里里門閉暴開門乘輿直入此里通至金氏門外止使武騎圍其宅為其亡走身自往取不得也即使左右群臣入呼求之家人驚恐女亡匿內中牀下扶持出門令拜謁武帝

下車泣曰嚄大姊何藏之深也詔副車載之迴車馳還而直入長樂宮行詔門著引籍通到謁太后太后曰帝倦矣何從來帝曰今者至長陵得臣姊與俱來顧曰謁太后太后曰女某邪曰是也太后為下泣女亦伏地泣武帝奉酒前為壽奉錢千萬奴婢三百人公田百頃甲第以賜姊太后謝曰為帝費焉於是召平陽主南宮主林慮主三人俱來謁見姊因號曰脩成君有子男一人女一人男號為脩成子仲女為諸侯王王后此二子非劉氏以故太后憐之脩成子仲驕恣陵折吏民皆患苦之

衛子夫立為皇后后弟衛青字仲卿以大將軍封為長平侯四子長子伉為侯世子侯世子常侍中貴幸其三弟皆封為侯各千三百戶一曰陰安侯二曰發干侯三曰宜春侯貴震天下天下歌之曰生男無喜生女無怒獨不見衛子夫霸天下是時平陽主寡居當用列侯尚主主與左右議長安中列侯可為夫者皆言大將軍可主笑曰此出吾家常使令騎從我出入耳奈何用為夫乎左右侍御者曰今大將軍姊為皇后三子為侯富貴振動天下主何以易之乎於是主乃許之言之皇后令白之武帝乃詔衛將軍尚平陽公主焉

褚先生曰丈夫龍變傳曰蛇化為龍不變其文家化為國不變其姓丈夫當時富貴百惡滅除光耀榮華貧賤之時何足累之哉

武帝時幸夫人尹婕妤邢夫人號娙娥衆人謂之娙何娙何秩比中二千石容華秩比二千石婕妤秩比列侯常從婕妤遷為皇后尹夫人與

邢夫人同時並幸有詔不得相見尹夫人自請武帝願望見邢夫人帝許之即令他夫人飾從御者數十人為邢夫人來前尹夫人前見之曰此非邢夫人身也帝曰何以言之對曰視其身貌形狀不足以當人主矣於是帝乃詔使邢夫人衣故衣獨身來前尹夫人望見之曰此真是也於是乃低頭俛而泣自痛其不如也諺曰美女入室惡女之仇

褚先生曰浴不必江海要之去垢馬不必騏驥要之善走士不必賢世要之知道女不必貴種要之貞好傳曰女無美惡入室見妒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美女者惡女之仇豈不然哉

鉤弋夫人姓趙氏河間人也得幸武帝生子一人昭帝是也武帝年七十乃生昭帝昭帝立時年五歲耳衛太子廢後未復立太子而燕王旦

上書願歸國入宿衛武帝怒立斬其使者於北闕上居甘泉宮召畫工圖畫周公負成王也於是左右羣臣知武帝意欲立少子也後數日帝譴責鉤弋夫人夫人脫簪珥叩頭帝曰引持去送掖庭獄夫人還顧帝曰趣行女不得活夫人死雲陽宮時暴風揚塵百姓感傷使者夜持棺往葬之封識其處其後帝閒居問左右曰人言云何左右對曰人言且立其子何去其母乎（問答之妙）帝曰然是非兒曹愚人所知也往古國家所以亂也由主少母壯也女主獨居驕蹇淫亂自恣莫能禁也女不聞呂后邪故諸為武帝生子者無男女其母無不譴死豈可謂非賢聖哉昭然遠見為後世計慮固非淺聞愚儒之所及也謚為武豈虛哉

錯綜爾雅狀形貌綴古語竟有似太史公者　張天如

梁孝王世家

褚少孫

褚先生曰臣為郎時聞之於宮殿中老郎吏好事者稱道之也竊以為令梁孝王怨望欲為不善者事從中生今太后女主也以愛少子故欲令梁王為太子大臣不時正言其不可狀阿意治小私說意以受賞賜非忠臣也齊如魏其侯竇嬰之正言也何以有後禍景帝與王燕見侍太后飲景帝曰千秋萬歲之後傳王太后喜說竇嬰在前據地言曰漢法之約傳子適孫今帝何以得傳弟擅亂高帝約乎於是景帝默然無聲太后意不說故成王與小弱弟立樹下取一桐葉以與之曰吾用封汝（世家云封唐此云封應）周公聞之進見曰天王封弟甚善成王曰吾直與戲耳周公曰人主無過舉不當有戲言言之必行之於是乃封小弟以應縣是後成王沒齒不敢有戲言言必行之孝經曰非法不言非道不行此聖人之法言也今主上不宜出好言於梁王梁王上有太后之重驕蹇日久數聞景帝好言千秋萬世之後傳王而實不行又諸侯王朝見天子漢法凡當四見耳（按此謂侯王四見）始到入小見到正月朔旦奉皮薦璧玉賀正月法見後三日為王置酒賜金錢財物後二日復入小見辭去凡留長安不過二十日小見者燕見於禁門內飲於省中非士人所得入也今梁王西朝因留且半歲入與人主同輦出與同車示風以大言而實不與令出怨言謀畔逆乃隨而憂之不亦遠乎非大賢人不知退讓今漢之儀法朝見賀正月者常一王與四侯俱朝見十餘歲一至今梁王常比年入朝見久留鄙語曰驕子不孝非惡言也故諸侯王當為置良師傅相忠言之士如

竇嬰[?]及[?]等致直言極諫安得有患害蓋聞梁王西入朝謁竇太后燕見與景帝俱侍坐於太后前語言私說太后謂帝曰吾聞殷道親親周道尊尊其義一也安車大駕用梁孝王為寄景帝跪席舉身曰諾罷酒出帝召袁盎諸大臣通經術者曰太后言如是何謂也皆對曰太后意欲立梁王為帝太子帝問其狀袁盎等曰殷道親親者立弟周道尊尊者立子殷道質質者法天親其所親故立弟周道文文者法地尊者敬也敬其本始故立長子周道太子死立適孫殷道太子死立其弟帝曰於公何如皆對曰方今漢家法周周道不得立弟當立子故春秋所以非宋宣公宋宣公死不立子而與弟弟受國死復反之與兄之子弟之子爭之以為我當代父後即刺殺兄子以故國亂禍不絕故春秋曰君子大居正宋之禍宣公為之臣請見太后白之袁盎等入見太后太后言欲立梁王梁王即終欲誰立太后曰吾復立帝子袁盎等以宋宣公不立正生禍禍亂後五世不絕小不忍害大義狀報太后太后乃解說即使梁王歸就國而梁王聞其義出於袁盎諸大臣所怨望使人來殺袁盎袁盎顧之曰我所謂袁將軍者也公得毋誤乎刺者曰是矣刺之置其劍劍著身視其劍新治問長安中削厲工工曰梁郎某子來治此劍以此知而發覺之發使者捕逐之獨梁王所欲殺大臣十餘人文吏窮本之謀反端頗見太后不食日夜泣不止景帝甚憂之問公卿大臣大臣以為遣經術吏往治之乃可解於是遣田叔呂季主往治之此二人皆通經術知大禮來還至霸昌廄取火悉燒梁之反辭但空手來對景帝景帝曰何如對曰言梁王不知也造為之者獨其幸臣羊勝公孫詭之屬為之耳謹以伏誅死梁王無恙也景帝喜說曰急趨謁太后太后聞之立起坐湌氣平復故曰不通經術知古今之大禮不可以為三公及左右近臣少見之人如從管中闚天也

叔諸逸事錯綜歷落大有意致當緣筆性之妙

議者以田叔悉燒梁獄詞為善處人父子之間恐以為非篤論也夫事出于顯明者雖重而易釋而葳之愈深莫可蹤跡者則其疑之也必深方是時使鄒陽之計不行王信之言未納而天子之憂怒未已則空手來見帝之疑且不止于殺漢臣而謂其謀危社稷矣必絕叔以阿縱之科而再遣鷙吏治梁矣是重太后之憂而甚帝之不德也安在其善處父子之間哉竊謂當梁之事求情實而不為若且之計獄詞既具則奉詞以請于帝曰太后在上而梁王犯許之則傷恩不誅則廢法臣愚竊念七國連衡梁閱用急使梁王左足一搖則山東非漢有也是其安社稷功足以悅乎天下臣願以舜為法擇一小國變置梁王使吏代之治俟其子孫克蓋前愆其後封則太后無不食之憂帝無殺弟之名而漢家之法亦無弛而不舉之患矣必以燒獄詞為哉

高帝少弟也，封三十二城，今地邑益少，我欲與廣陵王共發兵云，廣陵王為上，我復王楚三十二城，如元王時。事發覺，公卿有司請行罰誅。天子以骨肉之故，不忍致法於胥，下詔書無治廣陵王，獨誅首惡楚王。傳曰：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白沙在泥中，與之皆黑者，土地教化使之然也。其後胥復祝詛謀反，自殺，國除。燕土墝埆，北迫匈奴，其人民勇而少慮，故誡之曰：葷粥氏無有孝行而禽獸心，以竊盜侵犯邊民。朕詔將軍往征其罪，萬夫長，千夫長，三十有二君皆來，降旗奔師。葷粥徙域遠處，北州以安矣。悉若心，無作怨者，勿使從俗以怨望也。無俷德者，勿使上背德也。無廢備者，無乏武備，常備匈奴也。非教士不得從徵者，言非習禮義不得在於側也。會武帝年老長，而太子不幸薨，未有所立，而旦使來上書，請身入宿衛於長安。孝武見其書，擊地，怒曰：生子當置之齊魯禮義之鄉，乃置之燕趙，果有爭心，不讓之端見矣。於是使使即斬其使者於闕下。會武帝崩，昭帝初立，旦果作怨而望大臣。（父心不弘，遂令子道不揚。）自以長子當立，與齊王子劉澤等謀為叛逆，出言曰：我安得弟在者！今立者乃大將軍子也。欲發兵。事發覺，當誅。昭帝緣恩寬忍，抑案不揚。（伏治之意也。）公卿使大臣請遣宗正與太中大夫公戶滿意、御史二人，偕往使燕，風喻之。到燕，各異日，更見責王。宗正者，主宗室諸劉屬籍，先見王，為列陳道昭帝實武帝子狀。侍御史乃復見王，責之以正法，問王欲發兵罪名，明白當坐之。漢家有正法，王犯纖介小罪過，即行法直斷耳，安能寬王！驚動以文法。王意益下心恐。公戶滿意習於經術，最後見王，稱引古今通義，國家大禮，文章爾雅。謂王曰：古者天子必內有異姓大夫，所以正骨肉也；外有同姓大夫，所以正異族也。周公輔成王，誅其兩弟，故治。武帝在時，尚能寬王。今昭帝始立，年幼，富於春秋，未臨政，委任大臣。古者誅罰不阿親戚，故天下治。方今大臣輔政，奉法直行，無敢所阿，恐不能寬王。王可自謹，無自令身死國滅，為天下笑。於是燕王旦乃恐懼服罪，叩頭謝過。大臣欲和合骨肉，難傷之以法。其後旦復與左將軍上官桀等謀反，宣言曰：我次太子，太子不在，我當立，大臣共抑我云云。大將軍光輔政，與公卿大臣議曰：燕王旦不改過悔正，行惡不變，於是修法直斷，行罰誅。旦自殺，國除，如其策指。有司請誅旦妻子。孝昭以骨肉之親，不忍致法，寬赦旦妻子，免為庶人。傳曰：蘭根與白芷，漸之滫中，君子不近，庶人不服者，所以漸然也。宣帝初立，推恩宣德，以本始元年中盡復封燕王旦兩子：一子為安定侯；立燕故太子建為廣陽王，以奉燕王祭祀。

太史公書原缺三王世家，第倚述羣臣奏辭、景帝恭讓。如終缺後之辭，以及三王封策之辭，而不載其行事。褚先生條釋其義，謂齊王之國在右，維持以禮義，不幸早夭；謂廣陵王果作威福，謀反自殺；謂燕王果為叛逆，亦仍後皆如其策指。愚按：齊王策曰「允執其中，天祿永終」，永終者，戒辭也；反辭云「四海困窮，則天絕其祿」，不執其中者也。今乃用為期望之辭，屬之執中之下，誤矣，豈亦王早夭，國絕之先兆耶？余疑辨

張丞相列傳　　褚少孫

孝武時丞相多甚不記莫錄其行起居狀略且紀征和以來有車丞相
長陵人也卒而有韋丞相代韋丞相賢者魯人也以讀書術為吏至大
鴻臚有相工相之當至丞相有男四人使相工相之至第二子其名玄
成相工曰此子貴當封韋丞相言曰我即為丞相有長子是安從得之
後竟為丞相病死而長子有罪論不得嗣而立玄成玄成時佯狂不肯
立竟立之有讓國之名後坐騎至廟不敬有詔奪爵一級為關內侯失
列侯得食其故國邑韋丞相卒有魏丞相代
魏丞相相者濟陰人也以文吏至丞相其人好武皆令諸吏帶劍帶劍
前奏事或有不帶劍者當入奏事至乃借劍而敢入奏事其時京兆尹

趙君丞相奏以免罪使人執魏丞相欲求脫罪而不聽復使人脅恐魏
丞相以夫人賊殺侍婢事而私獨奏請驗之發吏卒至丞相舍捕奴婢
笞擊問之實不以兵刃殺也而丞相司直繁君奏京兆尹趙君迫脅丞
相誣以夫人賊殺婢發吏卒圍捕丞相舍不道又得擅屏騎士事趙京
兆坐要斬又有使掾陳平等劾中尚書疑以獨擅劫事而坐之大不敬
長史以下皆坐死或下蠶室而魏丞相竟以丞相病死子嗣後坐騎至
廟不敬有詔奪爵一級為關內侯失列侯得食其故國邑魏丞相卒以
御史大夫邴吉代
邴丞相吉者魯國人也以讀書好法令至御史大夫孝宣帝時以有舊
故封為列侯而因為丞相明於事有大智後世稱之以丞相病死子顯
嗣後坐騎至廟不敬有詔奪爵一級失列侯得食故國邑顯為吏至太
僕坐官耗亂身及子男有姦贓免為庶人邴丞相卒黃丞相代長安中
有善相工田文者與韋丞相魏丞相邴丞相微賤時會於客家田文言
曰今此三君者皆丞相也其後三人竟更相代為丞相何見之明也
黃丞相霸者淮陽人也以讀書為吏至潁川太守治潁川以禮義條教
喻告化之犯法者風曉令自殺化大行名聲聞孝宣帝下制曰潁川太
守霸以宣布詔令治民道不拾遺男女異路獄中無重囚賜爵關內侯
黃金百斤徵為京兆尹而至丞相復以禮義為治以丞相病死子嗣後
為列侯黃丞相卒以御史大夫于定國代于丞相已有廷尉傳在張廷
尉語中于丞相去御史大夫韋玄成代

韋丞相玄成者即前韋丞相子也代父後失列侯其人少時好讀書明
於詩論語為吏至衛尉徙為太子太傅御史大夫薛君免為御史大夫
于丞相乞骸骨免而為丞相因封故邑為扶陽侯數年病死孝元帝親
臨喪賜賞甚厚子嗣後其治容容隨世俗浮沉而見謂諂巧而相工本
謂之當為侯代父而後失之復自游宦而起至丞相父子俱為丞相世
間美之豈不命哉相工其先知之韋丞相卒御史大夫匡衡代
丞相匡衡者東海人也好讀書從博士受詩家貧衡傭作以給食飲才
下數射策不中至九乃中丙科其經以不中科故明習補平原文學卒
史數年郡不尊敬御史徵之以補百石屬薦為郎而補博士拜為太子
少傅而事孝元帝孝元好詩而遷為光祿勳居殿中為師授教左右而

縣當世其秀聽甚善之日以尊顯御史大夫鄭弘坐事免而匡衡為御史大夫歲餘韋丞相死匡君代為丞相封樂安侯以十年之間不出長安城門而至丞相豈非遇時而命也哉深惟士之游宦所以至封侯者微甚多至御史大夫即去者諸為大夫而丞相次也其心冀幸丞相物故也或陰私相毀害欲代之然守之日久不得或為之日少而得之至於封侯真命也夫御史大夫鄭君守之數年不得匡君居之未滿歲而韋丞相死即代之矣豈可以智巧得哉多有賢聖之才困戹不得者衆甚也

景帝之世丞相備位僅有名氏太史公不復為傳而褚先生直取韋賢以下繼之于魏相稱好武于邴吉稱有大智于黃霸稱以禮讓為治其後韋元成父子相繼匡衡十年至相皆歸之命有慨嘆之意矣

張衆信

西漢文　褚先生張丞相列傳　十三

田叔列傳　褚少孫

褚先生曰臣為郎時聞之曰田仁故與任安相善任安滎陽人也少孤貧困為人將車之長安留求事為小吏未有因緣也因占著名數家於武功武功扶風西界小邑也谷口蜀剗道近山安以為武功小邑無豪易高也安留代人為求盜亭父後為亭長邑中人民俱出獵任安常為人分麋鹿雉兔部署老小當壯劇易處衆人皆喜曰無傷也任少卿分別平有智略明日復合會會者數百人任少卿曰某子甲何為不來乎諸人皆怪其見之疾也其後除為三老舉為親民出為三百石長治民坐上行出游共帳不辦斥免乃為衛將軍舍人與田仁會俱為舍人居門下同心相愛此二人家貧無錢用以事將軍家監家監使養惡齧馬兩人同牀臥仁竊言曰不知人哉家監也任安曰將軍尚不知人何乃家監也衛將軍從此兩人過平陽主主家令兩人與騎奴同席而食此二子拔刀列斷席別坐主家皆怪而惡之莫敢呵其後有詔募擇衛將軍舍人以為郎將軍取舍人中富給者令具鞍馬絳衣玉具劍欲入奏之會賢大夫少府趙禹來過衛將軍將軍呼所舉舍人以示趙禹趙禹以次問之十餘人無一人習事有智略者趙禹曰吾聞之將門之下必有將類傳曰不知其君視其所使不知其子視其所友今有詔舉將軍舍人者欲以觀將軍而能得賢者文武之士也今徒取富人子上之又無智略如木偶人衣之綺繡耳將奈之何於是趙禹悉召衛將軍舍人百餘人以次門之得田仁任安曰獨此兩人可耳餘無可用者衛將軍

西漢文　褚先生田叔列傳　十四

此兩人貧意不平遂出去謂兩人曰各自具鞍馬絳衣兩人對曰家貧無用具也將軍怒曰今兩君家自為貧何為出此言鞅鞅如有移德於我者何也將軍不得已上籍以聞有詔召衛將軍舍人此二人前見詔問能略相推第也田仁對曰提桴鼓立軍門使士大夫樂死戰鬬仁不及任安任安對曰夫決嫌疑定是非辯治官使百姓無怨心安不及仁也武帝大笑曰善使任安護北軍使田仁護邊田穀於河上此兩人立名天下其後用任安為益州刺史以田仁為丞相長史田仁上書言天下郡太守多為姦利三河尤甚臣請先刺舉三河三河太守皆內倚中貴人與三公有親屬無所畏憚宜先正三河以警天下姦吏是時河南河內太守皆御史大夫杜父兄子弟也河東太守石丞相子孫也是時石氏九人為二千石方盛貴田仁數上書言之杜大夫及石氏使人謝謂田少卿曰吾非敢有語言也願少卿無相誣汙也仁已刺三河三河太守皆下吏誅死仁還奏事武帝說以仁為能不畏彊禦拜仁為丞相司直威振天下其後逢太子有兵事丞相自將兵使司直主城門司直以為太子骨肉之親父子之閒不甚欲近去之諸陵過是時武帝在甘泉使御史大夫暴君下責丞相何為縱太子丞相對言使司直部守城門而開太子上書以聞請捕繫司直司直下吏誅死是時任安為北軍使者護軍太子立車北軍南門外召任安與節令發兵安拜受節入閉門不出武帝聞之以為任安為佯邪不傅事何也任安笞辱北軍錢官小吏小吏上書言之以為受太子節言幸與我其鮮好者書上

聞武帝曰是老吏也見兵事起欲坐觀成敗見勝者欲合從之有兩心安有當死之罪甚眾吾常活之今懷詐有不忠之心下安吏誅死夫月滿則虧物盛則衰天地之常也知進而不知退久乘富貴禍積為祟故范蠡之去越辭不受官位名傳後世萬歲不忘豈可及哉後進者慎戒之

田叔任安兩人同困同列威名而又同禍遇皆才而不學耶余[illegible]

平津侯列傳

褚少孫

太皇太后詔大司徒大司空。蓋聞治國之道。富民為始。富民之要。在於節儉。孝經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禮與奢也寧儉。昔者管仲相齊桓。霸諸侯。有九合一匡之功。而仲尼謂之不知禮。以其奢泰侈擬於君故也。夏禹卑宮室。惡衣服。後聖不循。由此言之。始之盛也。德優矣。莫高於儉。儉化俗民。則尊卑之序得。而骨肉之恩親。爭訟之原息。斯乃家給人足。刑錯之本也歟。可不務哉。夫三公者。百寮之率。萬民之表也。未有樹直表而得曲影者也。孔子不云乎。子率以正。孰敢不正。舉善而教不能則勸。維漢興以來。股肱宰臣身行儉約。輕財重義。較然著明。未有若故丞相平津侯公孫弘者也。位在丞相。而為布被。脫粟之飯。不過一肉。故人所善賓客。皆分奉祿以給之。無有所餘。誠內自克約。而外從制。汲黯詰之。乃聞于朝。此可謂減於制度。而可施行者也。德優則行。否則止。與內奢泰而外為詭服。以釣虛譽者殊科。以病乞骸骨。孝武皇帝即制曰。賞有功。褒有德。善善惡惡。君宜知之。其省思慮。存精神。輔以醫藥。賜告治病。牛酒雜帛。居數月。有瘳視事。至元狩二年。竟以善終于相位。夫知臣莫若君。此其效也。弘子度嗣爵。後為山陽太守。坐法失侯。夫表德章義。所以率俗厲化。聖王之制。不易之道也。其賜弘後子孫之次。當為後者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戶。徵詣公車。上名尚書。朕親臨拜焉。

司馬子長傳平津侯。贖以曲學阿世四字為精神。此則獨取其儉。將風世。各有所見也。余丕釋

滑稽列傳

褚少孫

褚先生曰。臣幸得以經術為郎。而好讀外家傳語。竊不遜讓。復作故事滑稽之語六章。編之於左。可以覽觀揚意。以示後世好事者讀之。以游心駭耳。以附益上方太史公之三章。

武帝時有所幸倡郭舍人者。發言陳辭。雖不合大道。然令人主和說。武帝少時。東武侯母常養帝。帝壯時。號之曰大乳母。率一月再朝。朝奏入。有詔使幸臣馬游卿以帛五十匹賜乳母。又奉飲糒飧養乳母。乳母上書曰。某所有公田。願得假倩之。帝曰。乳母欲得之乎。以賜乳母。乳母所言。未嘗不聽。有詔得令乳母乘車行馳道中。當此之時。公卿大臣皆敬重乳母。乳母家子孫奴從者。橫暴長安中。當道掣頓人車馬。奪人衣服。聞於中。不忍致之法。有司請徙乳母家室。處之於邊。奏可。乳母當入至前面見辭。乳母先見郭舍人。為下泣。舍人曰。即入見辭去。疾步數還顧。乳母如其言。謝去。疾步數還顧。郭舍人疾言罵之曰。咄。老女子。何不疾行。陛下已壯矣。寧尚須汝乳而活邪。尚何還顧。於是人主憐焉悲之。乃下詔止無徙乳母。罰譖之者。

武帝時。齊人有東方生名朔。以好古傳書。愛經術。多所博觀外家之語。朔初入長安。至公車上書。凡用三千奏牘。公車令兩人共持舉其書。僅然能勝之。人主從上方讀之。止。輒乙其處。讀之二月乃盡。詔拜以為郎。常在側侍中。數召至前談語。人主未嘗不說也。時詔賜之食於前。飯已。盡懷餘肉持去。衣盡汙。數賜縑帛。檐揭而去。旋用所賜錢帛。取少婦於

安中好女。率取婦一歲所者即棄去，更取婦。所賜錢財盡索之於女子。人主左右諸郎半呼之狂人。人主聞之曰，令朔在事無為是行者，若等安能及之哉。朔任其子為郎，又為侍謁者，常持節出使。朔行殿中，郎謂之曰，人皆以先生為狂。朔曰，如朔等，所謂避世於朝廷間者也。古之人，乃避世於深山中。時坐席中，酒酣，據地歌曰，陸沈於俗，避世金馬門。宮殿中可以避世全身，何必深山之中，蒿廬之下。金馬門者，宦署門也。門傍有銅馬，故謂之曰金馬門。時會聚宮下博士諸先生與論議，共難之曰，蘇秦張儀一當萬乘之主，而都卿相之位，澤及後世。今子大夫修先王之術，慕聖人之義，諷誦詩書百家之言，不可勝數。著於竹帛，自以為海內無雙，即可謂博聞辯智矣。然悉力盡忠以事聖帝，曠日持久，積

數十年，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意者尚有遺行邪。其故何也。東方生曰，是固非子之所能備也。彼一時也，此一時也，豈可同哉。夫張儀蘇秦之時，周室大壞，諸侯不朝，力政爭權，相禽以兵，并為十二國，未有雌雄。得士者彊，失士者亡，故說聽行通，身處尊位，澤及後世，子孫長榮。今非然也。聖帝在上，德流天下，諸侯賓服，威振四夷，連四海之外以為席，安於覆盂，天下平均，合為一家，動發舉事，猶如運之掌中。賢與不肖，何以異哉。方今以天下之大，士民之眾，竭精馳說，並進輻湊者，不可勝數。悉力慕義，困於衣食，或失門戶。使張儀蘇秦與僕並生於今之世，曾不能得掌故，安敢望常侍侍郎乎。傳曰，天下無害菑，雖有聖人，無所施其才。上下和同，雖有賢者，無所立功。故曰，時異則事異。雖然，安可以不務修

身乎。詩曰，鼓鐘于宮，聲聞于外。鶴鳴九皋，聲聞于天。苟能修身，何患不榮。太公躬行仁義七十二年，逢文王，得行其說，封於齊，七百歲而不絕。此士之所以日夜孜孜，修學行道，不敢止也。今世之處士，時雖不用，崛然獨立，塊然獨處，上觀許由，下察接輿，策同范蠡，忠合子胥，天下和平，與義相扶，寡偶少徒，固其常也。子何疑於余哉。於是諸先生默然無以應也。建章宮後閤重櫟中有物出焉，其狀似麋。以聞，武帝往臨視之。問左右羣臣習事通經術者，莫能知。詔東方朔視之。朔曰，臣知之，願賜美酒粱飯大飧臣，臣乃言。詔曰，可。已又曰，某所有公田魚池蒲葦數頃，陛下以賜臣，臣朔乃言。詔曰，可。於是朔乃肯言，曰，所謂騶牙者也。遠方當來歸義，而騶牙先見。其齒前後若一，齊等無牙，故謂之騶牙。其後一

歲所，匈奴混邪王果將十萬眾來降漢。乃復賜東方生錢財甚多。至老，朔且死時，諫曰，詩云，營營青蠅，止于蕃。愷悌君子，無信讒言。讒言罔極，交亂四國。願陛下遠巧佞，退讒言。帝曰，今顧東方朔多善言。怪之。居無幾何，朔果病死。傳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此之謂也。

武帝時，大將軍衛青者，衛后兄也，封為長平侯。從軍擊匈奴，至余吾水上而還，斬首捕虜，有功來歸，詔賜金千斤。將軍出宮門，齊人東郭先生以方士待詔公車，當道遮衛將軍車，拜謁曰，願白事。將軍止車前，東郭先生旁車言曰，王夫人新得幸於上，家貧。今將軍得金千斤，誠以其半賜王夫人之親，人主聞之必喜。此所謂奇策便計也。衛將軍謝之曰，先

生幸告之以便計請奉教於是衛將軍乃以五百金為王夫人之親壽
王夫人以聞武帝帝曰大將軍不知為此問之安所受計策對曰受之
待詔者東郭先生詔召東郭先生拜以為郡都尉東郭先生久待詔公
車貧困饑寒衣敝履不完行雪中履有上無下足盡踐地道中人笑之
東郭先生應之曰誰能履行雪中令人視之其上履也其履下處乃似
人足者乎及其拜為二千石佩青緺出宮門行謝主人故所以同官待
詔者等比祖道於都門外榮華道路立名當世此所謂衣褐懷寶者也
當其貧困時人莫省視至其貴也乃爭附之諺曰相馬失之瘦相士失
之貧其此之謂邪王夫人病甚人主至自往問之曰子當為王欲安所
置之對曰願居洛陽人主曰不可洛陽有武庫敖倉當關口天下咽喉

自先帝以來傳不為置王然關東國莫大於齊可以為齊王王夫人
以手擊頭呼幸甚王夫人死號曰齊王太后薨昔者齊王使淳于髡獻鵠
於楚出邑門道飛其鵠徒揭空籠造詐成辭往見楚王曰齊王使臣來
獻鵠過於水上不忍鵠之渴出而飲之去我飛亡吾欲刺腹絞頸而死
恐人之議吾王以鳥獸之故令士自傷殺也鵠毛物多相類者吾欲買
而代之是不信而欺吾王也欲赴佗國奔亡痛吾兩主使不通故來服
過叩頭受罪大王楚王曰善齊王有信士若此哉厚賜之財倍鵠在
武帝時徵北海太守詣行在所有文學卒史王先生者自請與太守俱
吾有益於君君許之諸府掾功曹白云王先生嗜酒多言少實恐不可
與俱太守曰先生意欲行不可逆遂與俱行至宮下待詔宮府門王先

生徒懷錢沽酒與衛卒僕射飲日醉不視其太守太守入跪拜王先生
謂戶郎曰幸為我呼吾君至門內遙語戶郎為呼太守太守來望見王
先生王先生曰天子即問君何以治北海令無盜賊君對曰何哉對曰
選擇賢材各任之以其能賞異等罰不肖王先生曰對如是是自譽自
伐功不可也願君對言非臣之力盡陛下神靈威武所變化也太守曰
諾召入至于殿下有詔問之曰何以治北海令盜賊不起叩頭對言非
臣之力盡陛下神靈威武之所變化也武帝大笑曰於呼安得長者之
語而稱之安所受之對曰受之文學卒史帝曰今安在對曰在宮府門
外有詔召拜王先生為水衡丞以北海太守為水衡都尉傳曰美言可
以市尊行可以加人君子相送以言小人相送以財

西門豹

魏文侯時西門豹為鄴令豹往到鄴會長老問之民所疾苦長老曰苦
為河伯娶婦以故貧豹問其故對曰鄴三老廷掾常歲賦斂百姓收取
其錢得數百萬用其二三十萬為河伯娶婦與祝巫共分其餘錢持歸
當其時巫行視小家女好者云是當為河伯婦即娉取洗沐之為治新
繒綺縠衣閒居齋戒為治齋宮河上張緹絳帷女居其中為具牛酒飯
食行十餘日共粉飾之如嫁女床席令女居其上浮之河中始浮行數
十里乃沒其人家有好女者恐大巫祝為河伯取之以故多持女遠逃亡
以故城中益空無人又困貧所從來久遠矣民人俗語曰即不為河伯
娶婦水來漂沒溺其人民云西門豹曰至為河伯娶婦時願三老巫祝
父老送女河上幸來告語之吾亦往送女皆曰諾至其時西門豹往會

之河上。三老、官屬、豪長者、里父老皆會，以人民往觀之者三二千人。其巫，老女子也，已年七十。從弟子女十人所，皆衣繒單衣，立大巫後。西門豹曰：「呼河伯婦來，視其好醜。」即將女出帷中，來至前。豹視之，顧謂三老、巫祝、父老曰：「是女子不好，煩大巫嫗為入報河伯，得更求好女，後日送之。」即使吏卒共抱大巫嫗投之河中。有頃，曰：「巫嫗何久也？弟子趣之！」復以弟子一人投河中。（娶婦本神事，而忽然投巫，以神奇用之。）有頃，曰：「弟子何久也？復使一人趣之！」復投一弟子河中。凡投三弟子。西門豹曰：「巫嫗、弟子是女子也，不能白事，煩三老為入白之。」復投三老河中。西門豹簪筆磬折，嚮河立待良久。長老、吏傍觀者皆驚恐。西門豹顧曰：「巫嫗、三老不來還，奈之何？」欲復使廷掾與豪長者一人入趣之。皆叩頭，叩頭且破，額血流地，色如死灰。西門豹曰：「諾，且留待之須臾。」須臾，豹曰：「廷掾起矣。狀河伯留客之久，若皆罷去歸矣。」鄴吏民大驚恐，從是以後，不敢復言為河伯娶婦。西門豹即發民鑿十二渠，引河水灌民田，田皆溉。當其時，民治渠少煩苦，不欲也。豹曰：「民可以樂成，不可與慮始。今父老子弟雖患苦我，然百歲後期令父老子孫思我言。」（[illegible]）至今皆得水利，民人以給足富。十二渠經絕馳道，到漢之立，而長吏以為十二渠橋絕馳道，相比近，不可。欲合渠水，且至馳道合三渠為一橋。鄴民人父老不肯聽長吏，以為西門君所為也，賢君之法式不可更也。長吏終聽置之。故西門豹為鄴令，名聞天下，澤流後世，無絕已時，幾可謂非賢大夫哉！傳曰：「子產治鄭，民不能欺；子賤治單父，民不忍欺；西門豹治鄴，民不敢欺。」三子之才能誰最賢哉？辯治者當能別之。

郭舍人之滑稽，婉言微中，可以解紛者也。東方生之滑稽，戲言嘲謔，傲友視同列如一芥者也。東郭先生之滑稽，不得時則效優而稽，時則篤者也。王先生之滑稽，過則歸己，善則歸君者也。西門豹之滑稽，以後止殺，興利生民者也。太史公傳滑稽者三人，皆[illegible]。褚先生傳滑稽五人，而以東方生漢之名臣入之，西門豹古之良吏入之，亦有取于諧語滑稽游戲詼諧出而已矣。徐延輝

日者列傳

褚少孫

自古受命而王。王者之興。何嘗不以卜筮決於天命哉。其於周尤甚。及秦可見。代王之入。任於卜者。太卜之起。由漢興而有。

司馬季主者。楚人也。卜於長安東市。宋忠為中大夫。賈誼為博士。同日俱出洗沐。相從論議。誦易先王聖人之道術。究徧人情。相視而歎。賈誼曰。吾聞古之聖人。不居朝廷。必在卜醫之中。今吾已見三公九卿朝士大夫。皆可知矣。試之卜數中以觀采。二人即同輿而之市。游於卜肆中。天新雨。道少人。司馬季主閒坐。弟子三四人侍。方辯天地之道。日月之運。陰陽吉凶之本。二大夫再拜謁。司馬季主視其狀貌。如類有知者。即禮之。使弟子延之坐。坐定。司馬季主復理前語。分別天地之終始。日月星辰之紀。差次仁義之際。列吉凶之符。語數千言。莫不順理。宋忠賈誼瞿然而悟。獵纓正襟危坐。曰。吾望先生之狀。聽先生之辭。小子竊觀於世。未嘗見也。今何居之卑。何行之汙。司馬季主捧腹大笑曰。觀大夫類有道術者。今何言之陋也。何辭之野也。今夫子所賢者何也。所高者誰也。今何以卑汙長者。二君曰。尊官厚祿。世之所高也。賢才處之。今所處非其地。故謂之卑。言不信。行不驗。取不當。故謂之汙。夫卜筮者。世俗之所賤簡也。世皆言曰。夫卜者多言誇嚴以得人情。虛高人祿命以說人。擅言禍災以傷人心。矯言鬼神以盡人財。厚求拜謝以私於己。此吾之所恥。故謂之卑汙也。司馬季主曰。公且安坐。公見夫被髮童子乎。日月照之則行。不照則止。問之日月疵瑕吉凶。則不能理。由是觀之。能知別賢與不肖者寡矣。賢之行也。直道以正諫。三諫不聽則退。其譽人也不望其報。惡人也不顧其怨。以便國家利眾為務。故官非其任不處也。祿非其功不受也。見人不正。雖貴不敬也。見人有污。雖尊不下也。得不為喜。去不為恨。非其罪也。雖累辱而不愧也。今公所謂賢者。皆可為羞矣。卑疵而前。孅趨而言。相引以勢。相導以利。比周賓正。以求尊譽。以受公奉。事私利。枉主法。獵農民。以官為威。以法為機。求利逆暴。譬無異於操白刃劫人者也。初試官時。倍力為巧詐。飾虛功執空文以罔主上。用居上為右。試官不讓賢陳功。見偽增實。以無為有。以少為多。以求便勢尊位。食飲驅馳。從姬歌兒。不顧於親。犯法害民。虛公家。此夫為盜不操矛弧者也。攻而不用弦刃者也。欺父母未有罪。而弒君未伐者也。何以為高賢才乎。盜賊發不能禁。夷貊不服不能攝。姦邪起不能塞。官耗亂不能治。四時不和不能調。歲穀不孰不能適。才賢不為。是不忠也。才不賢而託官位。利上奉。妨賢者處。是竊位也。有人者進。有財者禮。是偽也。子獨不見鴟梟之與鳳皇翔乎。蘭芷芎藭棄於廣野。蒿蕭成林。使君子退而不顯眾。公等是也。述而不作。君子義也。今夫卜者。必法天地。象四時。順於仁義。分策定卦。旋式正棊。然後言天地之利害。事之成敗。昔先王之定國家。必先龜策日月。而後乃敢代。正時日。乃後入家。產子必先占吉凶。後乃有之。自伏羲作八卦。周文王演三百八十四爻。而天下治。越王句踐倣文王八卦以破敵國。霸天下。由是言之。卜筮有何負哉。且夫卜筮者。掃除設坐。正其冠帶。然後乃言事。此有禮也。言而鬼神或以

養。忠臣以事其上、孝子以養其親、慈父以畜其子、此有德者也、而以義置數十百錢、病者或以愈、且死或以生、患或以免、事或以成、嫁子娶婦、或以養生、此之爲德、豈直數十百錢哉、此夫老子所謂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今夫卜筮者利大而謝少、老子之云豈異於是乎、莊子曰、君子內無饑寒之患、外無劫奪之憂、居上而敬、居下不爲害、君子之道也、今夫卜筮者之爲業也、積之無委聚、藏之不用府庫、徙之不用輜車、負裝之不重、止而用之無盡索之時、持不盡索之物、游於無窮之世、雖莊氏之行、未能增於是也、子何故而云不可卜哉、天不足西北、星辰西北移、地不足東南、以海爲池、日中必移、月滿必虧、先王之道、乍存乍亡、公責卜者言必信、不亦惑乎、公見夫談士辯人乎、慮事定計、必是人也、然不能以一言說人主意、故言必稱先王、語必道上古、慮事定計、飾先王之成功、語其敗害、以恐喜人主之志、以求其欲、多言誇嚴、莫大於此矣、然欲彊國成功、盡忠於上、非此不立、今夫卜者導惑教愚也、夫愚惑之人、豈能以一言而知之哉、言不厭多、故騏驥不能與罷驢爲駟、而鳳皇不與燕雀爲群、而賢者亦不與不肖者同列、故君子處卑隱以辟衆、自匿以辟倫、微見德順以除群害、以明天性、助上養下、多其功利、不求尊譽、公之等喁喁者也、何知長者之道乎、宋忠賈誼忽而自失、芒乎無色、悵然噤口不能言、於是攝衣而起、再拜而辭、行洋洋也、出市門僅能自上車、伏軾低頭、卒不能出氣、居三日、宋忠見賈誼於殿門外、乃相引屏語相謂自歎曰、道高益安、勢高益危、居赫赫之勢、失身且有日矣、夫卜而有不審、不見奪糈、爲人主計而不審、身無所處、此相去遠矣、猶天冠地屨也、此老子之所謂無名者萬物之始也、天地曠曠、物之熙熙、或安或危、莫知居之、我與若何足預彼哉、彼久而愈安、雖曾氏之義未有以異也、久之、宋忠使匈奴、不至而還、抵罪、而賈誼爲梁懷王傅、王墮馬薨、誼不食、毒恨而死、此務華絕根者也、

太史公曰、古者卜人所以不載者、多不見于篇、及至司馬季主、余志而著之、

褚先生曰、臣爲郎時、游觀長安中、見卜筮之賢大夫、觀其起居行步、坐起自動、誓正其衣冠而當鄉人也、有君子之風、見性好解婦來卜、對之顏色嚴振、未嘗見齒而笑也、從古以來、賢者避世、有居止舞澤者、有居民閒閉口不言、有隱居卜筮閒以全身者、夫司馬季主者、楚賢大夫、游學長安、通易經、術黃帝老子、博聞遠見、觀其對二大夫貴人之談言、稱引古明王聖人道、固非淺聞小數之能、及卜筮立名聲千里者、各往往而在、傳曰、富爲上、貴次之、既貴各各學一伎能、立其身、黃直、大夫也、陳君夫、婦人也、以相馬立名天下、齊張仲曲成侯以善擊刺學用劍立名天下、留長孺以相彘立名、滎陽褚氏以相牛立名、能以伎能立名者甚多、皆有高世絕人之風、何可勝言、故曰、非其地、樹之不生、非其意、教之不成、夫家之教子孫、當視其所以好、好含苟生活之道、因而成之、故曰、制宅命子、足以觀士、子有處所、可謂賢人、臣爲郎時、與太卜待詔爲郎者同署、言曰、孝武帝時、聚會占家問之、某日可取婦乎、五行家曰可、堪

與家曰不可建除家曰不吉叢辰家曰大凶歷家曰小凶天人家曰小吉太一家曰大吉辯訟不決以狀聞制曰避諸死忌以五行為主人取於五行者也

日者傳。傳司馬季主也。不曰司馬季主列傳。而曰日者列傳。季主特以日者傳也。亦猶傳郭解不曰郭解傳而曰游俠傳。傳荊軻。不曰荊軻傳而曰刺客傳也。余廷燦

龜策列傳　褚少孫

太史公曰自古聖王將建國受命興動事業何嘗不寶卜筮以助善。唐虞以上不可記已（紀聖傳弘時精耶請其文不全而為褚先生補耳）自三代之興各據禎祥塗山之兆從而夏啓世飛燕之卜順故殷興百穀之筮吉故周王王者決定諸疑參以卜筮斷以蓍龜不易之道也蠻夷氐羌雖無君臣之序亦有決疑之卜或以金石或以草木國不同俗然皆可以戰伐攻擊推兵求勝各信其神以知來事略聞夏殷欲卜者乃取蓍龜已則弃去之以為龜藏則不靈蓍久則不神至周室之卜官常寶藏蓍龜又其大小先後各有所尚要其歸等耳或以為聖王遭事無不定決疑無不見其設稽神求問之道者以為後世衰微愚不師智人各自安化分為百室道散而無垠故推歸之至微要潔於精神也或以為昆蟲之所長聖人不能與爭其處吉凶別然否多中於人至高祖時因秦太卜官天下始定兵革未息及孝惠享國日少呂后女主孝文孝景因襲掌故未遑講試雖父子疇官世世相傳其精微深妙多所遺失至今上即位博開藝能之路悉延百端之學通一技之士咸得自效絕倫超奇者為右無所阿私數年之間太卜大集會上欲擊匈奴西攘大宛南收百越卜筮至預見表象先圖其利及猛將推鋒執節獲勝於彼而蓍龜時日亦有力於此上尤加意賞賜至或數千萬如丘子明之屬富溢貴寵傾於朝廷至以卜筮射蠱道巫蠱時或頗中素有眦睚不快因公行誅恣意所傷以破族滅門者不可勝數百僚蕩恐皆曰龜策能言後事覺姦窮亦誅三族夫摓策定數灼龜觀兆

筮作無窮。此以擇賢而用占焉，可謂聖人重事者乎。周公卜三龜而武王有瘳。紂為暴虐而元龜不占。晉文將定襄王之位，卜得黃帝之兆，卒受彤弓之命。獻公貪驪姬之色，卜而兆有口象，其禍竟流五世。楚靈將背周室，卜而龜逆，終被乾谿之敗。兆應信誠於內，而時人明察見之於外，可不謂兩合者哉。君子謂夫輕卜筮無神明者悖，背人道信禎祥者鬼神不得其正。故書建稽疑，五謀而卜筮居其二，五占從其多，明有而不專之道也。余至江南，觀其行事，問其長老，云龜千歲乃遊蓮葉之上，蓍百莖共一根。又其所生，獸無虎狼，草無毒螫。江傍家人常畜龜飲食之，以為能導引致氣，有益於助衰養老，豈不信哉。

褚先生曰：臣以通經術受業博士，治春秋，以高第為郎，幸得宿衛，出入宮殿中十有餘年。竊好太史公傳。太史公之傳曰：三王不同龜，四夷各異卜，然各以決吉凶，略闚其要，故作龜策列傳。臣往來長安中，求龜策列傳不能得，故之大卜官，問掌故、文學長老習事者，寫取龜策卜事，編于下方。聞古五帝三王發動舉事，必先決蓍龜。傳曰：下有伏靈，上有兔絲；上有擣蓍，下有神龜。所謂伏靈者，在兔絲之下，狀似飛鳥之形。新雨已，天清靜無風，以夜捎兔絲去之，即以篝燭此地燭之，火滅，即記其處，以新布四丈環置之，明即掘取之，入四尺至七尺得矣，過七尺不可得。伏靈者，千歲松根也，食之不死。聞蓍生滿百莖者，其下必有神龜守之，其上常有青雲覆之。傳曰：天下和平，王道得，而蓍莖長丈，其叢生滿百莖。方今世取蓍者，不能中古法度，不能得滿百莖長丈者，取八十莖已上，蓍長八尺，即難得也。人民好用卦者，取滿六十莖已上，長滿六尺者，即可用矣。記曰：能得名龜者，財物歸之，家必大富至千萬。一曰北斗龜，二曰南辰龜，三曰五星龜，四曰八風龜，五曰二十八宿龜，六曰日月龜，七曰九州龜，八曰玉龜：凡八名龜。龜圖各有文在腹下，文云云者，此某之龜也。略記其大指，不寫其圖。取此龜不必滿尺二寸，民人得長七八寸，可寶矣。今夫珠玉寶器，雖有所深藏，必見其光，必出其神明，其此之謂乎。故玉處於山而木潤，淵生珠而岸不枯者，潤澤之所加也。明月之珠出於江海，藏於蚌中，蚗龍伏之。王者得之，長有天下，四夷賓服。能得百莖蓍，并得其下龜以卜者，百言百當，足以決吉凶。神龜出於江水中，廬江郡常歲時生龜長尺二寸者二十枚輸太卜官，因以吉日剔取其腹下甲。龜千歲乃滿尺二寸。王者發軍行將，必鑽龜廟堂之上，以決吉凶。今高廟中有龜室，藏內以為神寶。傳曰：取前足臑骨穿佩之，取龜置室西北隅懸之，以入深山大林中，不惑。臣為郎時，見萬畢石朱方，傳曰：有神龜在江南嘉林中。嘉林者，獸無虎狼，鳥無鴟梟，草無毒螫，野火不及，斧斤不至，是為嘉林。龜在其中，常巢於芳蓮之上。左脅書文曰：甲子重光，得我者匹夫為人君，有土正，諸侯得我為帝王。求之於白蛇蟠杅林中者，齋戒以待，譺然，狀如有人來告之，因以醮酒佗髮，求之三宿而得。由是觀之，豈不偉哉。故龜可不敬與。南方老人用龜支床足，行二十餘歲，老人死，移床，龜尚生不死。龜能行氣導引。問者曰：龜至神若此，然太卜官得生龜，何為輒殺取其甲乎。近世江上人有得名龜，畜置之家，

國大富，與人議欲遣去，人教殺之，勿遣，遣之破人家。龜見夢曰：送我水中，無殺吾也。其家終殺之。殺之後，身死，家不利。人民與君王者異道。人民得名龜，其狀類不宜殺也。以往古故事言之，古明王聖主皆殺而用之。宋元王時得龜，亦殺而用之。謹連其事於左方，令好事者觀擇其中焉。

宋元王二年，江使神龜使於河，至於泉陽，漁者豫且（泉陽人）舉網得而囚之，置之籠中。夜半，龜來見夢於宋元王曰：我為江使於河，而幕網當吾路。泉陽豫且得我，我不能去。身在患中，莫可告語。王有德義，故來告訴。元王惕然而悟。乃召博士衛平而問之曰：今寡人夢見一丈夫，延頸而長頭，衣玄繡之衣而乘輜車，來見夢於寡人曰：我為江使於河，而幕網當吾路。泉陽豫且得我，我不能去。身在患中，莫可告語。王有德義，故來告訴。是何物也。衛平乃援式而起，仰天而視月之光，觀斗所指，定日處鄉。規矩為輔，副以權衡。四維已定，八卦相望。視其吉凶，介蟲先見。乃對元王曰：今昔（昨夜也）壬子，宿在牽牛。河水大會，鬼神相謀。漢正南北，江河固期，南風新至，江使先來。白雲壅漢，萬物盡留。斗柄指日，使者當囚。玄服而乘輜車，其名為龜。王急使人問而求之。王曰：善。於是王乃使人馳而往問泉陽令曰：漁者幾何家，名誰為豫且。豫且得龜，見夢於王，王故使我求之。泉陽令乃使吏案籍視圖，水上漁者五十五家，上流之廬，名為豫且。泉陽令曰：諾。乃與使者馳而問豫且曰：今昔汝漁何得。豫且曰：夜半時舉網得龜。使者曰：今龜安在。曰：在籠中。使者曰：王知子得龜，故使我求之。豫且曰：諾。即繫龜而出之籠中，獻使者。

使者載行，出於泉陽之門。正晝無見，風雨晦冥。雲蓋其上，五采青黃；雷雨並起，風將而行。入於端門，見於東箱。身如流水，潤澤有光。望見元王，延頸而前，三步而止，縮頸而卻，復其故處。元王見而怪之，問衛平曰：龜見寡人，延頸而前，以何望也。縮頸而復，是何當也。衛平對曰：龜在患中，而終昔囚，王有德義，使人活之。今延頸而前，以當謝也，縮頸而卻，欲亟去也。元王曰：善哉。神至如此乎，不可久留；趣駕送龜，勿令失期。

衛平對曰：龜者是天下之寶也，先得此龜者為天子，且十言十當，十戰十勝。生於深淵，長於黃土。知天之道，明於上古。游三千歲，不出其域。安平靜正，動不用力。壽蔽天地，莫知其極。與物變化，四時變色。居而自匿，伏而不食。春蒼夏黃，秋白冬黑。明於陰陽，審於刑德。先知利害，察於禍福，以言而當，以戰而勝，王能寶之，諸侯盡服。王勿遣也，以安社稷。

元王曰：龜甚神靈，降于上天，陷於深淵。在患難中，以我為賢。德厚而忠信，故來告寡人。寡人若不遣也，是漁者也。漁者利其肉，寡人貪其力，下為不仁，上為無德。君臣無禮，何從有福。寡人不忍，奈何勿遣。

衛平對曰：不然。臣聞盛德不報，重寄不歸；天與不受，天奪之寶。今龜周流天下，還復其所，上至蒼天，下薄泥塗。還遍九州，未嘗愧辱，無所稽留。今至泉陽，漁者辱而囚之。王雖遣之，江河必怒，務求報仇。自以為侵，因神與謀。淫雨不霽，水不可治。若為枯旱，風而揚埃，蝗蟲暴生，百姓失時。王行仁義，其罰必來。此無佗故，其祟在龜。後雖悔之，豈有及哉。王勿遣也。

元王慨然而歎曰：夫逆人之使，絕人之謀，是不暴乎。取人之有，以自為寶，是不彊乎。寡人聞之，暴得者必暴亡，彊取者必

徒無功。桀紂暴強。身死國亡。今我聽子。是無仁義之名而有暴強之道。江河為湯武。我為桀紂。未見其利。恐離其咎。寡人狐疑。安事此寶。趣駕送龜。勿令久留。衛平對曰。不然。王其無患。天地之間。累石為山。高而不壞。地得為安。故云物或危而顧安。或輕而不可遷。人或忠信而不如誕謾。或醜惡而宜大官。或美好佳麗而為衆人患。非神聖人。莫能盡言。春秋冬夏。或暑或寒。寒暑不和。賊氣相姦。同歲異節。其時使然。故令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或為仁義。或為暴強。暴強有鄉。仁義有時。萬物盡然。不可勝治。大王聽臣。臣請悉言之。天出五色。以辨白黑。地生五穀。以知善惡。人民莫知辨也。與禽獸相若。谷居而穴處。不知田作。天下禍亂。陰陽相錯。怱怱疾疾。通而不相擇。妖孽數見。傳為單薄。聖人別其生。使無相

獲。禽獸有牝牡。置之山原。鳥有雌雄。布之林澤。有介之蟲。置之谿谷。故牧人民。為之城郭。內經閭術。外為阡陌。夫妻男女。賦之田宅。列其室屋。為之圖籍。別其名族。立官置吏。勸以爵祿。衣以桑麻。養以五穀。耕之耰之。鉏之耨之。口得所嗜。目得所美。身受其利。以是觀之。非彊不至。故曰田者不彊。囷倉不盈。商賈不彊。不得其贏。婦女不彊。布帛不精。官御不彊。其勢不成。大將不彊。卒不使令。侯王不彊。沒世無名。故云彊者事之始也。分之理也。物之紀也。所求於彊。無不有也。王以為不然。王獨不聞玉櫝隻雉。出於昆山。明月之珠。出於四海。鐫石拌蚌。傳賣於市。聖人得之。以為大寶。大寶所在。乃為天子。今王自以為暴。不如拌蚌於海也。自以為彊。不過鐫石於昆山也。取者無咎。寶者無患。今龜使來抵網。而遭

漁者得之。見夢自言。是國之寶也。王何憂焉。元王曰。不然。寡人聞之。諫者福也。諛者賊也。人主聽諛。是愚惑也。雖然。禍不妄至。福不徒來。天地合氣。以生百財。陰陽有分。不離四時。十有二月。日至為期。聖人徹焉。身乃無災。明王用之。人莫敢欺。故云福之至也。人自生之。禍之至也。人自成之。禍與福同。刑與德雙。聖人察之。以知吉凶。桀紂之時。與天爭功。擁遏鬼神。使不得通。是固已無道矣。諛臣有衆。桀有諛臣。名曰趙梁。教為無道。勸以貪狼。繫湯夏臺。殺關龍逢。左右恐死。偷諛於傍。國危於累卵。皆曰無傷。稱樂萬歲。或曰未央。蔽其耳目。與之詐狂。湯卒伐桀。身死國亡。聽其諛臣。身獨受殃。春秋著之。至今不忘。紂有諛臣。名為左彊。誇而目巧。教為象郎。將至於天。又有玉牀。犀玉之器。象箸而羹。聖人剖其心。

壯士斷其胻。箕子恐死。被髮佯狂。殺周太子歷。囚文王昌。投之石室。將以昔至明。陰兢活之。與之俱亡。入於周地。得太公望。興卒聚兵。與紂相攻。文王病死。載尸以行。太子發代將。號為武王。戰於牧野。破之華山之陽。紂不勝。敗而還走。圍之象郎。自殺宣室。身死不葬。頭懸車軫。四馬曳行。寡人念其如此。腸如涫湯。是人皆富有天下。而貴至天子。然而大傲。欲無厭時。舉事而喜高。貪很而驕。不用忠信。聽其諛臣。而為天下笑。今寡人之邦。居諸侯之閒。曾不如秋毫。舉事不當。又安亡逃。衛平對曰。不然。河雖神賢。不如崑崙之山。江之源理。不如四海。而人尚奪取其寶。諸侯爭之。兵革為起。小國見亡。大國危殆。殺人父兄。虜人妻子。殘國滅廟。以爭此寶。戰攻分爭。是暴彊也。故云取之以暴彊。而治以文理。無逆四

[illegible]以錢賢士與此賜他邪神為使通於天地與之為友諸侯賓服民衆
殷喜邦家安寧與世更始湯武行之乃取天子春秋著之以為經紀王
不自稱為湯武而自比桀紂桀紂為暴彊也固以為常桀為瓦室紂為象郎徵
絲灼之務以費氓賦斂無度殺戮無方殺人六畜以韋為囊囊盛其血
與人懸而射之與天帝爭彊逆亂四時先百鬼嘗諫者輒死諛者在傍
聖人伏匿百姓莫行天數枯旱國多妖祥螟蟲歲生五穀不成民不安
其處鬼神不享飄風日起正晝晦冥日月並蝕滅息無光列星奔亂皆
絕紀綱以是觀之安得久長雖無湯武時固當亡故湯伐桀武王剋紂
其時使然乃為天子子孫續世終身無咎後世稱之至今不已是皆當
時而行見事而彊乃能成其帝王今龜大寶也為聖人使傳之賢士不

用手足雷電將之風雨送之流水行之侯王有德乃得當之今王有德
而當此寶恐不敢受王若遣之宋必有咎後雖悔之亦無及已元王大
悅而喜於是元王向日而謝再拜而受擇日齋戒甲乙最良乃刑白雉
及與驪羊以血灌龜於壇中央以刀剝之身全不傷脯酒禮之橫其腹
腸荊支卜之必制其創理達於理文相錯迎使工占之所言盡當邦福
重寶聞于傍鄉殺牛取革被鄭之桐草木畢分化為甲兵戰勝攻取莫
如元王元王之時衛平相宋宋國最彊龜之力也故云神至能見夢於
元王而不能自出漁者之籠身能十言盡當不能通使於河還報於江
賢能令人戰勝攻取不能自解於刀鋒免剝刺之患聖能先知亟見而
不能令衛平無言言事百全至身而攣當時不利又焉事賢賢者有恆
常士有適然是故明有所不見聽有所不聞人雖賢不能左畫方右畫
圓日月之明而時蔽於浮雲羿名善射不如雄渠蠭門禹名為辯智而
不能勝鬼神地柱折天故毋椽又奈何責人於全孔子聞之曰神龜知
吉凶而骨直空枯日為德而君於天下辱於三足之烏月為刑而相佐
見食於蝦蟆蝟辱於鵲騰蛇之神而殆於即且竹外有節理中直空虛
松柏為百木長而守門閭日辰不全故有孤虛黃金有疵白玉有瑕事
有所疾亦有所徐物有所拘亦有所據罔有所數亦有所疏人有所貴
亦有所不如何可而適乎物安可全乎天尚不全故世為屋不成三瓦
而陳之以應之天天下有階物不全乃生也
褚先生曰漁者舉網而得神龜龜自見夢宋元王元王召博士衛平告

以夢龜狀平運式定日月分衡度視吉凶占龜與物色同平諫王留神
龜以為國重寶美矣古者筮必稱龜者以其令名所從來久矣余述而
為傳

神龜能見夢于元王而不能自脫于漁者亦此太史公作傳本旨其徵
世立教之意微矣　余只新
惟日者時為孝王故又有龜策傳不然日者即龜策何又重書之哉
然事以左微而為之傳者太史公論六家之要道德儒墨名法列傳
所紀俱備而陰陽未有傳此日者龜策二傳所繇作也
饒伯摯

張京兆集

欲治平者需能吏猶痌瘝之需藥石凶荒之需粱肉也當孝宣時天下蓋尤需能吏哉非摧挫暴虐存撫孤弱則無以勸善而懲惡張子高者能吏也治春秋以忠孝自負史稱其自請膠東不忌國事治長安市偷盜以赭汙其衣裾而收縛之枹鼓因以稀鳴治絮舜而繫之獄不以五日京兆弛法身被重劾亡命而知天子欲用冀州之盜賊聞風屏息廣川之藩王悚息斂首朝廷每有大議引古今處便宜務裨軍國有直言敢諫之風非能吏而克若是乎今萑苻竊發當事延領能吏誠得子高其人而任之治平可立奏已

江上沈鼎科書

西漢文

江陰沈鼎科介丘
豫章黃國琦五湖　鑒定
古潭張運泰來甫
余元熹延禪　彙評

張京兆集

西漢文

張京兆

諫昌邑王書　張敞

孝昭皇帝蚤崩無嗣。大臣憂懼。選賢聖承宗廟。東迎之日。唯恐屬車之行遲。今天子以盛年初即位。天下莫不拭目傾耳。觀化聽風。國輔大臣未褒。而昌邑小輦先遷。此過之大者也。

察察數言。理自深至。不愧敢言極諫之風。　余廷[illegible]

論霍氏封事

張敞

臣聞公子季友有功於魯。大夫趙衰有功於晉。大夫田完有功於齊。皆疇其官邑、延及子孫。終後田氏篡齊、趙氏分晉、季氏顓魯。故仲尼作春秋。迹盛衰、譏世卿最甚。乃者大將軍決大計、安宗廟、定天下、功亦不細矣。夫周公七年耳、而大將軍二十歲。海內之命、斷於掌握。方其隆時、感動天地、侵迫陰陽、月朓日蝕、晝冥宵光、地大震裂、火生地中、天文失度、祅祥變怪、不可勝記、皆陰類盛長、臣下顓制之所生也。朝臣宜有明言（代○為○安○全○之○計）、曰陛下褒寵故大將軍、以報功德足矣。間者輔臣顓政、貴戚太盛、君臣之分不明、請罷霍氏三侯皆就第、及衛將軍張安世、宜賜几杖歸休、時存問召見、以列侯為天子師、明詔以恩不聽、羣臣以義固爭而後許、天下必以陛下為不忘功德、而朝臣為知禮、霍氏世世無所患苦。今朝廷不聞直聲、而令明詔自親其文、非策之得者也。今兩侯以出、人情不相遠（洞○中○事○情）、以臣心度之、大司馬及其枝屬必有畏懼之心。夫近臣自危、非完計也。臣敞願於廣朝白發其端、直守遠郡、其路無由。夫心之精微、口不能言也。言之微眇、書不能文也。故伊尹五就桀、五就湯、蕭相國薦淮陰、累歲乃得通、況乎千里之外、因書文諭事指哉。唯陛下省察。

張敞之意、在於抑退霍氏、而保全其宗族、此國家兩全之計也。然是時許后之事既彰、宣帝志在必誅、故善敞之計而不行。　真西山

請勅長吏奏

張敞

竊見丞相請與中二千石博士、雜問郡縣上計長吏守丞、為民興利除害、成大化、條其對、有耕者讓畔、男女異路、道不拾遺、及舉孝子弟弟貞婦者為一輩、先上殿、舉而不知其人數者次之、不為條教者在後叩頭謝。丞相雖口不言、而心欲其為之也。長吏守丞對時、臣敞舍有鶡雀飛止丞相府屋上、丞相以下見者數百人、邊吏多知鶡雀者、問之、皆陽不知。丞相圖議上奏曰、臣問上計長吏守丞以興化條、皇天報下神雀。後知從臣敞舍來、乃止。郡國吏竊笑丞相仁厚有知略、微信奇怪也。昔汲黯為淮陽守、辭去之官、謂大行李息曰、御史大夫張湯懷詐阿意、以傾朝廷、公不蚤白、與俱受戮矣。息畏湯、終不敢言。後湯誅敗、上聞黯與息語、乃抵息罪、而秩黯諸侯相、取其思竭忠也。臣敞非敢毀丞相也、誠恐羣臣莫白、而長吏守丞畏丞相指、歸舍法令、各為私教、務相增加、澆淳散樸、並行偽貌、有名亡實、傾搖解怠、甚者為妖。假令京師先行讓畔異路、道不拾遺、其實亡益廉貪貞淫之行、而以偽先天下、固未可也。即諸侯先行之、偽聲軼於京師、非細事也。漢家承敝通變、造起律令、即以勸善禁姦、條貫詳備、不可復加。宜令貴臣明飭長吏守丞、歸告二千石、舉三老孝弟力田孝廉廉吏、務得其人、郡事皆以義法令檢式、毋得擅為條教。敢挾詐偽以奸名譽者、必先受戮、以正明好惡。

用筆深刻、文如其人。　鍾伯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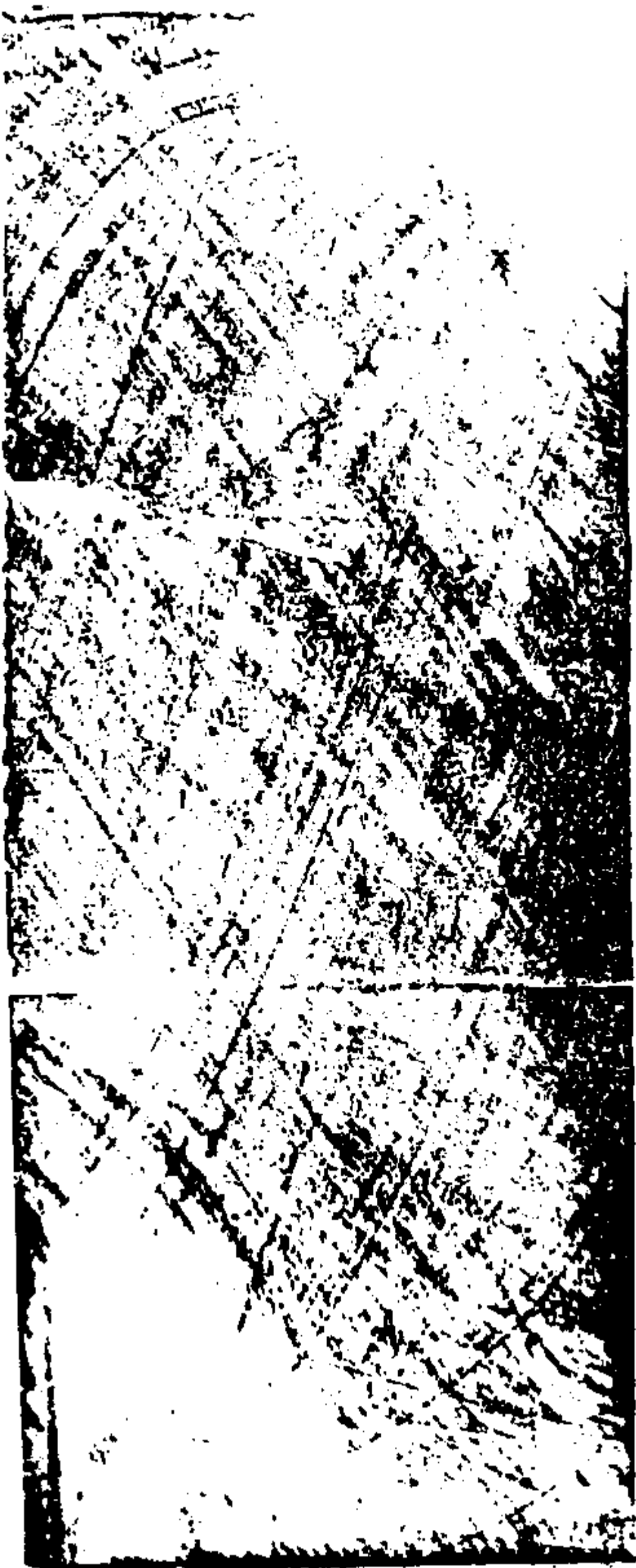
張敞請勅長吏正則好惡、精心卓識、貫絕千古、蓋恐指舍法、扶偽好

名，看透世上糊塗官府無一真心實事，劃絶情面法條參者，併官帝仲爵鳳皇之瑞都被有疑無矣。陳明卿

自請治膠東　張敞

臣聞忠孝之道，退家則盡心於親，進宦則竭力於君。夫小國中君猶有奮不顧身之臣，況於明天子乎。今陛下遊意於太平，勞精於政事，亹亹不舍晝夜。羣臣有司宜各竭力致身。山陽郡戶九萬三千，口五十萬以上，訖計盜賊未得者七十七人，它課諸事亦略如此。臣敞愚駑，既無以佐思慮，久處閒郡，身逸樂而忘國事，非忠孝之節也。伏聞膠東、勃海左右郡歲數不登，盜賊並起，至攻官寺，篡囚徒，搜市朝，劫列侯。吏失綱紀，姦軌不禁。臣敞不敢愛身避死，唯明詔之所處，願盡力摧挫其暴虐，存撫其孤弱。事即有業，所至郡條奏其所由廢及所以興之狀。[illegible]

以忠孝自負，亦見其生平大志。然請膠東不辭煩劇，敞真能吏哉。陳明卿

養民芳旨傷病不。患好究旨哉良民，然德教未施，此非第一義也。所由隣乏所以興[illegible]

詣公車上書　張敞

臣前幸得備位列卿、待罪京兆、坐殺賊捕掾絮舜、舜本臣敞素所厚吏、數蒙恩貸、以臣有章劾當免、受記考事、便歸臥家、謂臣五日京兆、背恩忘義、傷化薄俗、臣竊以舜無狀、枉法以誅之、臣敞賊殺無辜、鞠獄故不直、雖伏明法、死無所恨、

敞以賊捕掾絮舜謂為五日京兆、棄舜市、坐免為庶人、詣闕下亡命、後冀州部中有大賊、天子思敞功德、使使者即家在所召敞、敞身被重劾、及使者至、妻子家室皆泣惶懼、而敞獨笑曰、吾身亡命為民、郡吏當就捕、今使者來、此天子欲用吾也、即裝隨使者詣公車上書、天子引見敞、拜為冀州刺史、　漢張敞先

入穀贖罪書　張敞

國兵在外、軍以夏發、隴西以北、安定以西、吏民並給轉輸、田事頗廢、素無餘積、雖羌虜以破、來春民食必乏、窮辟之處、買亡所得、縣官穀度不足以振之、願令諸有辠非盜受財殺人、及犯法不得赦者、皆得以差入穀此八郡贖罪、務益致穀以豫備百姓之急、

時西羌反、漢遣後將軍征之、敞為京兆尹、乃上書、令民入穀贖罪、蓋大兵之後必有凶年、亦備荒之權宜也、　介[illegible]評

入粟贖罪議　張敞

少府左馮翊所言、常人之所守耳。昔先帝征四夷、兵行三十餘年、百姓猶不加賦、而軍用給。今羌虜一隅小夷、跳梁於山谷間。漢但令罪人出財減罪以誅之、其名賢於煩擾良民、橫興賦斂也。又諸盜及殺人者不道者、百姓所疾苦也。皆不得贖。首匿見知縱所不當得為之屬、議者或頗言其法可蠲除。今因此令贖、其便明甚。何化之所亂。甫刑之罰、小過赦、薄罪贖、有金選之品（選音刷。金銖兩名也）、所從來久矣。何賊之所生。敞備皂衣二十餘年、嘗聞罪人贖矣、未聞盜賊起也。竊憐涼州被寇、方秋饒時、民尚有飢乏、病死於道路、況至來春將大困乎。不早慮所以振救之策、而引常經以難、恐後為重責。常人可與守經、未可與權也。敞幸得備列卿、以輔兩府為職、不敢不盡愚。

敞言入粟與晁錯除罪不同。蓋贖其可贖、而不可贖者亦不贖也。立為經常之制則不可、權宜于一時則有餘。陸象川

賢于一切苟且之法。陳明卿

上寶鼎議　張敞

臣聞周祖始乎后稷、后稷封於斄、公劉發跡於豳、太王建國於郊梁、文武興於酆鎬。由此言之、則郊梁酆鎬之間、周舊居也。固宜有宗廟壇場祭祀之藏。今鼎出於郊東、中有刻書曰、王命尸臣、官此栒邑、賜爾旂鸞、黼黻琱戈。尸臣拜手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丕顯休命。臣愚不足以迹古文、竊以傳記言之、此鼎殆周之所以褒賜大臣、大臣子孫刻銘其先功、藏之於宮廟也。昔寶鼎之出於汾脽也、河東太守以聞、詔曰、朕巡祭后土、祈為百姓蒙豐年、今穀嗛未報、鼎焉為出哉。博問耆老、意舊藏與、誠欲考得事實也。有司驗脽上非舊藏處、鼎大八尺一寸、高三尺六寸、殊異於衆鼎。今此鼎細小、又有款識、不宜薦見於宗廟。

是時美陽得鼎、鼎之下有款識、多以為宜薦見宗廟、如元鼎時故事。

敞好古文字、按鼎銘勒而上議、不獨文辭古津、即識力亦是過人。[illegible]

條奏故昌邑王居處

張敞

臣敞地節三年五月視事故昌邑王居故宮奴婢在中者百八十三人閉大門開小門廉吏一人為領錢物市買朝內食物它不得出入督盜一人別主徼循察往來者以王家錢取卒迾（遮也）宮清中備盜賊臣敞數遣丞吏行察四年九月中臣敞入視居處狀故王年二十六七為人青黑色小目鼻末銳卑少須眉身體長大疾痿行步不便衣短衣大袴冠惠文冠佩玉環簪筆（插筆于首也）持牘趨謁臣敞與坐語中庭閱妻子奴婢臣敞欲動觀其意即以惡鳥感之曰昌邑多梟故王應曰然前賀西至長安殊無梟復來東至濟陽乃復聞梟聲臣敞閱至子女持轡故王跪曰持轡母嚴長孫女也臣敞故知執金吾嚴延年字長孫女羅紨前為故王妻察故王衣服言語跪起清狂不惠妻十六人子二十二人其十一人男十一人女昧死奏名籍及奴婢財物簿臣敞前書言昌邑哀王歌舞者張脩等十人無子又非姬但良人無官名王薨當罷歸太傅豹等擅留以為哀王園中人所不當得為請罷歸故王聞之曰中人守園疾者當勿治相殺傷者當勿法欲令亟死太守奈何而欲罷之其天資喜由亡終不見仁義如此後丞相御史以臣敞書聞奏可皆以遣

宣帝即位心內忌賀元康二年遣使者賜張敞璽書敞于是條奏賀居處著其廢亡之效上知賀不足忌 張炎先

諫膠東太后書

張敞

臣聞秦王好淫聲葉陽后為不聽鄭衛之樂楚莊好田獵樊姬為之不食鳥獸之肉口非惡旨甘耳非憎絲竹也所以抑心意絕嗜欲者將以率二君而全宗祀也禮君母出門則乘輜軿下堂則從傅母進退則鳴玉佩內飾則結綢繆此言尊貴所以自斂制不從恣之意也今太后資質淑美慈愛寬仁諸侯莫不聞而少以田獵縱欲為名于以上聞亦未宜也唯觀覽于往古全行乎來今令后姬得有所法則下臣有所稱誦臣敞幸甚

膠東王太后數出游獵敞奏書諫書奏太后止不復出 陳善閉邪庶幾近也 張夫倩

與朱邑薦士書　張敞

明主游心太古廣延茂士此誠忠臣竭思之時也直敞遠守劇郡馭於繩墨胸臆約結固亡奇也雖有亦安所施足下以清明之德掌周稷之業猶飢者甘糟糠穰歲餘粱肉何則有亡之勢異也昔陳平雖賢須魏倩而後進韓信雖奇賴蕭公而後信故事各達其時之英俊若必伊尹呂望而後薦之則此人不因足下而進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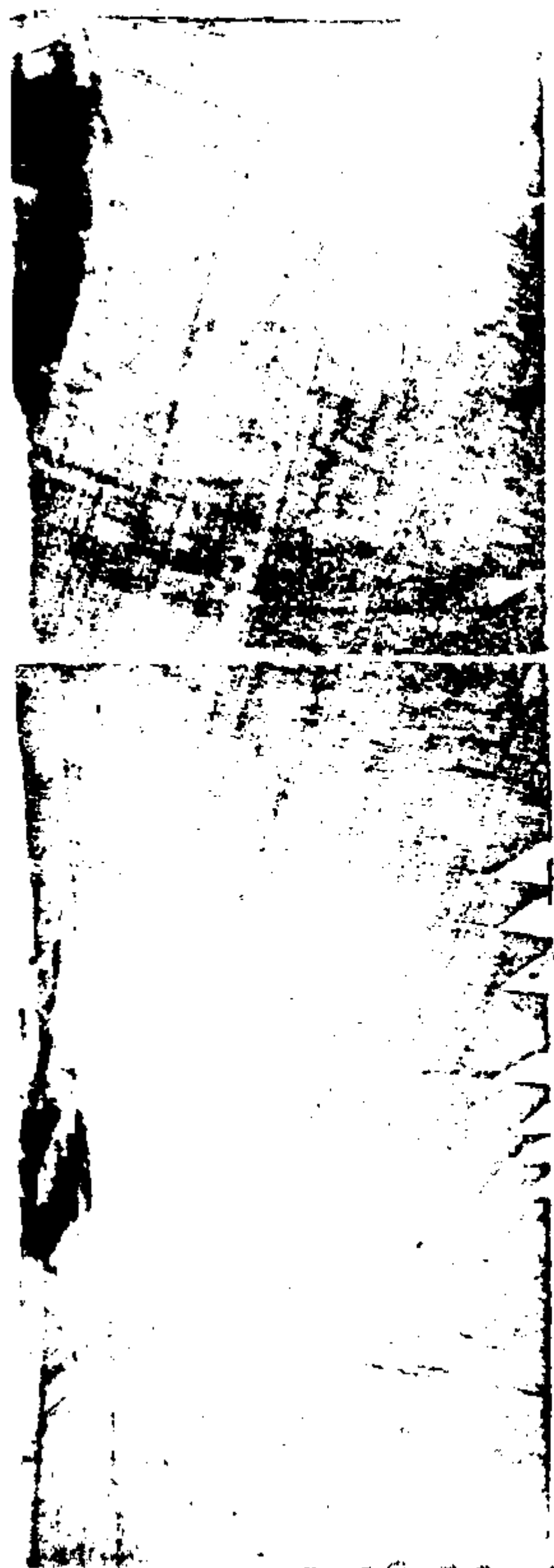
許爵之恩凌厲之口　陳明卿

敞為膠東相與大司農朱邑書邑感敞言貢薦賢士大夫多得其助者　張受先

奏記王暢　張敞

五教在寬著之經典湯去三面八方歸仁武王入殷先去炮烙之刑高祖鑒秦唯定三章之法孝文皇帝感一緹縈蠲除肉刑卓茂文翁召父之徒皆疾惡嚴刻務崇溫厚仁賢之政流聞後世夫明哲之君網漏吞舟之魚然後三光明于上人物悅于下言之若迂其效甚近發墨伐樹將為嚴烈雖欲懲惡難以聞遠以明府上智之才日月之曜敷仁惠之政則海內改觀實有折枝之易而無挾山之難郡為舊都侯甸之國園廟出於章陵三后生自新野士女沾教化黔首仰風流自中興以來功臣將相繼世而隆愚以為懇懇用刑不如行恩孳孳求姦不若禮賢舜舉皋陶不仁者遠隨會為政晉盜奔秦虞芮入境讓心自生化人在德不在用刑

（仁人之言其利溥）

其言煦然如春風之被物自然欣懌以解　余廷讚

大戴記

漢興得先儒所記禮書凡二百四篇戴德刪之為八十五篇謂之大戴禮戴聖又刪德之書為四十九篇謂之小戴禮按儒林德事孝宣嘗為代郡太傅大抵漢儒所傳皆出於七十子之徒後之學者僅習小戴記不知大戴書其探索陰陽窮析物理推本性命雜言禮樂之辨器數之

詳必有自來以是知聖門之學無不備也

于京氏述

西溪文

豫章　郭之祥字山　鈞國琦五湖　鑒定
古潭　張運泰來倩　余元熹延禪　彙評

大戴禮

星無時而不見我有不見之時故曰伏云攝桑桑攝而記之急桑也委楊楊則花而後記之䍧羊羊有相還之時其類辮辮然記變爾或曰䍧羝也螜則鳴螜天螻也頒冰頒冰者分冰以授大夫也采識識草也妾子始蠶先妾而後子何也曰事有漸也言自卑事者始執養宮事執操也養長也祈麥實麥實者五穀之先見者故急祈而記之也越有小旱越于也記是時恆有小旱田鼠化為鴽鴽鵪也變而之善故善其辭也鴽為鼠變而之不善故不盡其辭也拂桐芭拂也者拂也桐芭之時也或曰言桐芭始生貌拂拂然也鳴鳩言始相命也先鳴而後鳩何也鳩者鳴而後知其鳩也四月昴則見初昏南門正南門者星也歲再見壹正蓋大正所取法也鳴札札者寧縣也鳴而後知之故先鳴而後札囿

有見杏囿者山之燕者也鳴蜮蜮也者或曰屈造之屬也王萯秀取荼荼也者以為君薦蔣也秀幽越有大旱記時爾執陟攻駒執也者始執駒也執駒也者離之去母也勑而升之君也攻駒也者教之服車數舍之也五月參則見參也者伏星也故盡其辭也蜉蝣有殷殷衆也蜉蝣殷之時也蜉蝣者渠略也朝生而暮死稱有何也有見也鴃則鳴鴃者百鷯也鳴者相命也其不事之時也是善之故盡其辭也時有養日養長也一則在本一則在末故其記曰時養日之也乃瓜乃者急瓜之辭也瓜也者始食瓜也良蜩鳴良蜩也者五采具匽之興五日翕望乃伏其不言生而稱興何也不知其生之時故曰興以其興也故言之興五日翕也望也者月之望也而伏云者不知其死也故謂之伏五日也者

十五日也翕也者合也伏也者入而不見也啓灌藍蓼啓者別也陶而疏之也灌者聚生者也記時也鳩為鷹唐蜩鳴唐蜩鳴者匽也初昏大火中大火者心也心中種黍菽糜時也煮梅為豆實也蓄蘭為沐浴也菽糜以在經中又言之時何也是食矩關而記之頒馬分夫婦之駒也將閒諸則或取離駒納之則法也六月初昏斗柄正在上五月大火中六月斗柄正在上用此見斗柄之不一當心也蓋當依依尾也者桃桃也者地桃也他桃也者山桃也煮以為豆實也鷹始摯始摯而言之何也諸然之辭也故摯云七月秀雚葦未秀則不為雚葦秀然後為雚葦故先言鷹狸子肇肆肇始也肆遂也言其始遂也其或曰肆殺也湟潦生苹湟下處也有湟然後有潦有潦而後有苹草也爽死爽也者猶疏

也萃秀萃也者有馬帚也漢案戶漢也案戶也者直戶也言正南北也寒蟬鳴蟬也者蝭蠑也初昏織女正東鄉時有霖雨灌荼灌聚也荼萑葦之秀為蔣褚之也雚未秀為菼葦未秀為蘆斗柄縣在下則旦八月剝瓜畜瓜之時也玄校玄也者黑也校也者若綠色然婦人未嫁者衣之剝棗剝也者取也栗零零也者降也零而後取之故不言剝也丹鳥羞白鳥丹鳥者謂丹良也白鳥者謂蚊蚋也其謂之鳥也重其養者也有翼者為鳥羞也者進也不盡食也長則伏辰也謂星也伏也者入而不見也鹿人從者從群也鹿之養也離群而善而之離而生非所知時也故記從不記離君子之居幽也不言或曰人人從也者大者於外小者於內率之也鴽為鼠參中則旦九月內火內火也者大火大火也者

心也。遰鴻雁。遰，往也。主夫出火。主夫也者，主以時縱火也。陟玄鳥蟄。陟，升也。玄鳥者，燕也。先言陟而後言蟄，何也？陟而後蟄也。熊羆貊貉鼬鼪則穴，若蟄而禁物萌草也。剃榮而樹麥，時之急也。王始裘。裘何也？衣裘之時也。辰繫於日。雀入於海為蛤。蓋有矣，非常入也。十月豺祭獸。善其祭而後食之也。初昏南門見。南門者，星名也。及此再見矣。黑鳥浴。黑鳥者何也？烏也。浴也者，飛乍高乍下也。時有養者，長也。若曰之長也。玄雉入於淮為蜃。蜃者，蒲蘆也。織女正北鄉則旦。織女，星名也。十有一月王狩。狩者言王之時田，冬獵為狩。陳筋革。陳筋革者，省甲兵也。嗇人不從。不從者，弟行於時月也。萬物不通。隕麋角。隕，墜也。日冬至，陽氣至始動，諸向生皆蒙蒙符矣，故麋角隕，記時焉爾。十有二月鳴弋。弋也者，禽也。先言鳴而後言弋者何也？鳴而後知其弋也。玄駒賁。玄駒也者，螘也。賁者何也？走於地中也。納卵蒜。卵蒜也者，本如卵者也。納者何也？納之君也。虞人入梁。虞人，官也。梁者，主設罟罟者也。隕麋角，蓋陽氣旦睹也，故記之也。

文法似從公羊。六鷁退飛傳來，至其詁訓之與名物，則蟀蹸淵淮南今未易證也。

保傅　戴德

青史氏之記曰：古者胎教，王后腹之七月而就宴室，太史持銅而御戶左，太宰持升而御戶右。比及三月者，王后所求聲音非禮樂，則太史縕瑟而稱不習；所求滋味者非正味，則太宰倚升而言曰：不敢以待王太子。太子生而泣，太師吹銅曰聲中某律，太宰曰滋味上某，然後卜名。上無取於天下，無取於墜中，無取於名山通谷，無拂於鄉俗。是故君子名難知而易諱也，此所以養恩之道。古者年八歲而出就外舍，學小藝焉，履小節焉；束髮而就大學，學大藝焉，履大節焉。居則習禮文，行則鳴佩玉，升車則聞和鸞之聲，是以非僻之心無自入也。在衡為鸞，在軾為和，馬動而鸞鳴，鸞鳴而和應，聲曰和，和則敬，此御之節也。上車以和鸞為節，下車以佩玉為度。上有雙衡，下有雙璜、衝牙、玭珠以納其間，琚瑀以雜之。行以采茨，趨以肆夏，步環中規，折還中矩，進則揖之，退則揚之，然後玉鏘鳴也。古之為路車也，蓋圓以象天，二十八橑以象列星，軫方以象地，三十輻以象月。故仰則觀天文，俯則察地理，前視則睹鸞和之聲，側聽則觀四時之運，此巾車教之道也。周后妃任成王於身，立而不跛，坐而不差，獨處而不倨，雖怒而不詈，胎教之謂也。成王生，仁者養之，孝者繈之，四賢傍之。成王有知，而選太公為師，周公為傅，此前有與計，而後有與慮也。是以封泰山而禪梁甫，朝諸侯而一天下，由此觀之，王左右不可不練也。昔者禹以夏王，桀以夏亡；湯以殷王，紂以殷亡；闔廬以吳戰勝無敵，夫差以見禽於越；文公以晉國霸，而厲公以見殺於匠黎之

論威王以齊強於天下而簡公以弒於檀臺釐公以顯名尊號二世以刺於望夷之宮其所以君王同而功迹不等者所任異也故成王處襁褓之中朝諸侯周公用事也武靈王五十而餓沙丘任李兌也齊桓公得管仲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再為義主失管仲任豎刁狄牙身死不葬而為天下笑一人之身榮辱具施焉者在所任也故魏有公子無忌而削地復得趙得藺相如而秦不敢出安陵任周瞻而國人獨立楚有申包胥而昭王反復齊有田單襄王得其國由是觀之無賢佐俊仕而能成功立名安危繼絕者未之有也是以國不務大而務得民心佐不務多而務得賢臣得民心者民從之有賢佐者士歸之文王請除炮烙之刑而殷民從湯去張網者之三面而夏民從越王不頹舊冢而吳人服以其所為慎於人也故同聲則異處應意合則未見而相親賢者立於本朝而天下之豪相率而趨之也何以知其然也管仲者桓公之讎也鮑叔以為賢於己而進之桓公七十言說乃聽遂使桓公除仇讎之心而委之國政焉桓公垂拱無事而朝諸侯鮑叔之力也管仲之所走桓公而無危心者同聲於鮑也衛靈公之時蘧伯玉賢而不用彌子瑕不肖而任事史鰌患之數言蘧伯玉賢而不聽病且死謂其子曰我即死治喪於北堂吾生不能進蘧伯玉而退彌子瑕是不能正君者死不當成禮而致尸於北堂於我足矣靈公往弔問其故其子以父言聞靈公造然失容曰吾失矣立召蘧伯玉而貴之召彌子瑕而退徙喪於堂成禮而後去衛國以治史鰌之力也夫生進賢而退不肖死且未止又以尸諫可謂忠不衰矣紂殺王子比干而箕子被髮佯狂靈公殺泄冶而鄧元去陳以族從自是之後殷并於周陳亡於楚以其殺比干與泄冶而失箕子與鄧元也燕昭王得郭隗而鄒衍樂毅以齊至於是舉兵而攻齊棲閔王於莒燕支地計衆不與齊均也然如所以能申意至於此者由得士也故無常安之國無宜治之民得賢者安存失賢者危亡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明鏡者所以察形也往古者所以知今也夫知惡古之危亡不務襲迹於其所以安存則未有異於卻走而求及於前人也太公知之故與微子之後而封比干之墓夫聖人之於富世存教乎其不失可知也

似一篇訓體之文而純以古致勝節見奇所云忠臣忠璧之　張觀著

嘯溪末

也余廷稱

曾子立事　　　　戴德

曾子曰君子攻其惡求其過彊其所不能去私欲從事於義可謂學矣
君子愛日以學及時以行難者弗辟易者弗從唯義所在日旦就業夕
而自省思以歿其身亦可謂守業矣君子學必繇其業問必以其序問
而不決承閒觀色而復之雖不說亦不彊爭也君子既學之患其不博
也既博之患其不習也既習之患其無知也既知之患其不能行也既
能行之貴其能讓也君子之學致此五者而已矣君子博學而孱守之
微言而篤行之行必先人言必後人君子終身守此悒悒行無求數有
名事無求數有成身言之後人揚之身行之後人秉之君子終身守此
憚憚君子不絕小不殄微也行自微也不微人人知之則願也人不知
苟吾自知也君子終身守此勿勿也君子禍之爲患辱之爲畏見善恐
不得與焉見不善者恐其及己也是故君子疑以終身君子見利思辱見
惡思詬嗜慾思恥忿怒思患君子終身守此戰戰也君子慮勝氣思而
後動論而後行行必思言之言之必思復之思復之必思無悔言亦可
謂慎矣人信其言從之以行人信其行從之以復復宜其類類宜其年
亦可謂外內合矣君子疑則不言未問則不言兩問則不行其難者君
子患難除之財色遠之流言滅之禍之所繇生自纖纖也是故君子夙
絕之君子己善亦樂人之善也己能亦樂人之能也己雖不能亦不以
援人君子好人之爲善而弗趣也惡人之爲不善而弗疾也疾其過而
不補也飾其美而不伐也伐則不益補則不改矣君子不先人以惡不
疑人以不信不說人之過成人之美存往者在來者朝有過夕改則與
之夕有過朝改則與之君子義則有常善則有鄰見其一冀其二見其
小冀其大苟有德焉亦不求盈於人也君子不絕人之歡不盡人之禮
來者不豫往者不慎也去之不謗就之不賂亦可謂忠矣君子恭而不
難安而不舒遜而不諂寬而不縱惠而不儉直而不徑亦可謂知矣君
子入人之國不稱其諱不犯其禁不服華色之服不稱懼惕之言故曰
與其奢也寧儉與其倨也寧句可言而不信寧無言也君子終日言不
在尤之中小人一言終身爲罪君子亂言而弗殖神言弗致也道遠
日益云衆信弗主靈言弗與人言不信不和君子不唱流言不折辭不
陳人以其所能言必有主行必有法親人必有方多知而無親博學而

無方好多而無定者君子弗與也君子多知而擇焉博學而算焉多言
而慎焉博學而無行進給而不讓好直而徑儉而好僿者君子不與也
夸而無恥強而無憚好勇而忍人者君子不與也亟達而無守好名而
無體忿怒而爲惡足恭而口聖而無常位者君子弗與也巧言令色能
小行而篤難於仁矣嗜酤酒好謳歌巷遊而鄉居者乎吾無望焉耳出
時言語不序安易而樂暴懼之而不恐說之而不聽雖有聖人亦
矣臨事而不敬居喪而不哀祭祀而不畏朝廷而不恭則吾無
十四十之間而無藝即無藝矣五十而不以善聞矣七十
微過亦可以勉矣其少不諷誦其壯不論議其老不教誨
矣少稱不弟焉恥也壯稱無德焉辱也老稱無禮焉

罪也過而不能改倦也行而不能遜恥也慕善人而不與焉辱也弗知而不問焉固也說而不能窮也喜怒易慮惑也不能行而言之誣也非其事而居之矯也道言而飾其辭虛也無益而厚受祿竊也好道煩言亂也殺人而不戚焉賊也人言不善而不違近於說其言說其言殆於以身近之也殆於以身近之殆於身之矣人言善而色葸焉近於不說其言不說其言殆於以身近之也殆於以身近之殆於身之矣故目者心之浮也言者行之指也作於中則播於外也故曰以其見者占其隱者故曰聽其言也可以知其所好矣觀說之流可以知其術也久而復之可以知其信矣觀其所愛親可以知其人矣臨懼之而觀其不恐也怒之而觀其不惛也喜之而觀其不誣也近諸色而觀其不踰也飲食

之而觀其有常也利之而觀其能讓也居哀而觀其貞也居約而觀其不營也勤勞之而觀其不擾人也君子之於不善也身勿為能也色也為不可能也色也勿為可能也心思勿為不可能也太上樂善其次安之其下亦能自彊仁者樂道智者利道愚者從弱者畏不愚不弱執誣以彊亦可謂棄民矣太上不生惡其次而能夙絕之也其下復而能改也復而不改殞身覆家大者傾覆社稷是故君子出言以鄂鄂行身以戰戰亦殆勉於罪矣是故君子為小猶為大也居猶仕也備則未為備也而勿慮存焉事父可以事君事兄可以事師長使子猶使臣也使弟猶使承嗣也能取朋友者亦能取所予從政者矣賜與其宮室亦猶慶賞於國也忿怒其臣妾亦猶用刑罰於萬民也是故為善必自內始也

內人怨之雖外人亦不能立也居上位而不淫臨事而栗者鮮不先憂事者後樂事先樂事者後憂事昔者天子日旦思其四海之內戰戰唯恐不能乂諸侯日旦思其四封之內戰戰唯恐失損之大夫士日旦思其官戰戰唯恐不能勝庶人日旦思其事戰戰唯恐刑罰之至也是故臨事而栗者鮮不濟矣君子之於子也愛而勿面也使而勿貌也導之以道而勿強也宮中維維外焉肅肅兄弟憘憘朋友切切遠者以貌近者以情友以立其所能而遠其所不能苟無失其所守亦可與終身矣

士人屈首泥塗與軒車皇路君子作用未嘗時刻去身也王陽明

大戴之文首稱立事篇為諸弟子冠冕信不誣矣趙明齋

曾子本孝　戴德

曾子曰忠者其孝之本與孝子不登高不履危痺亦弗憑不苟笑不苟訾隱不命臨不指故不在尤之中也孝子惡言死焉流言止焉美言興焉故惡言不出於口煩言不及於己故孝子之事親也居易以俟命不興險行以徼幸孝子游之暴人違之出門而使不以或為父母憂也險塗隘巷不求先焉以愛其身以不敢忘其親也孝子之使人也不敢肆行不敢自專也父死三年不敢改父之道又能事父之朋友又能率朋友以助敬也君子之孝也以正致諫士之孝也以德從命庶人之孝也以力惡食任善不敢臣三德故孝之於親也生則有義以輔之死則哀以從焉祭祀則莅之以敬如此而成於孝子也

言雖簡而天經地義之旨悉備可當槩括孝經讀之　余廷釋

曾子事父母　戴德

單居離問於曾子曰事父母有道乎曾子曰有愛而敬父母之行若中道則從若不中道則諫諫而不用行之如由己從而不諫非孝也諫而不從亦非孝也孝子之諫達善而不敢爭辨爭辨者作亂之所由興也由己為無咎則寧由己為賢人則亂孝子無私樂父母所憂憂之父母所樂樂之孝子唯巧變故父母安之若夫坐如尸立如齊弗訊不言言必齊色此成人之善者也未得為人子之道也

要言不煩可補幾諫章之未備　余廷釋

戴德

曾子制言上

曾子曰夫行也者行禮之謂也夫禮貴者敬焉老者孝焉幼者慈焉少者友焉賤者惠焉此禮也行之則行也立之則義也今之所謂行者犯其上危其下衡道而彊立之天下無道故若天下有道則有司之所求也故君子不貴興道之士而貴有恥之士也若由富貴興道者與貧賤吾恐其或失也若由貧賤興道者與富貴吾恐其羸驕也夫有恥之士富而不以道則恥之貧而不以道則恥之弟子無曰不我知也鄙夫鄙婦相會於廧陰可謂密矣明日則或揚其言矣故士執仁與義而明行之未篤故也胡為其莫之聞也殺六畜不當及親吾信之矣使民不時失國吾信之矣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白沙在泥與之皆黑是故人之相與也譬如舟車然相濟達也己先則援之彼先則推之是故人非人不濟馬非馬不走土非土不高水非水不流君子之為弟也行則為人負無席則寢其趾使之為夫人則否近市無賈在田無野行無據旅苟若此則夫杖可因篤焉富以苟不如貧以譽生以辱不如死以榮辱可避避之而已矣及其不可避也君子視死若歸父母之讎不與同生兄弟之讎不與聚國朋友之讎不與聚鄉族人之讎不與聚鄰良賈深藏如虛君子有盛教如無弟子問於曾子曰夫士何如則可以為達矣曾子曰不能則學疑則問欲行則比賢雖有險道循行達矣今之弟子病下人不知事賢恥不知而又不問欲作則其知不足是以惑闇惑闇終其世而已矣是謂窮民也曾子門弟子或將之晉曰吾無知焉曾子曰何必然往矣有知焉謂之友無知焉謂之主且夫君子執仁立志先行後言千里之外皆為兄弟苟是之不為則雖汝親庸孰能親汝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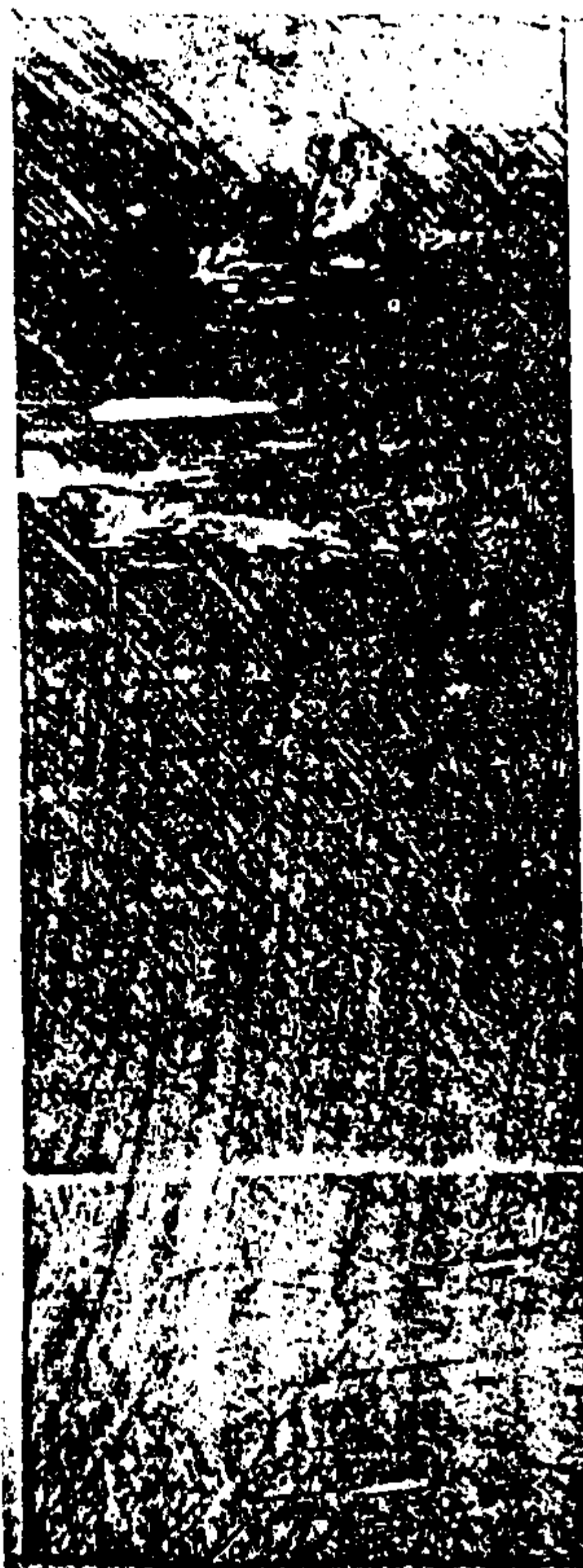
其旨在激其廉恥而納之於行誼之塗益警勸以立敎也　蔡來甫

曾子制言中　　戴德

曾子曰君子進則能達退則能靜豈貴其能達哉貴其有功也豈貴其能靜哉貴其能守也夫唯進之何功退之何守是故君子進退有二觀焉故君子進則能益上之譽而損下之憂不得志不安貴位不懷厚祿負耜而行道（語只名貴）凍餓而守仁謂其守也則君子之義也其功守之義有知之則願也莫之知苟吾自知也（今字定）吾不仁其人雖獨也吾弗親也（說得中和）故君子不假貴而取寵不比譽而取食直行而取禮比說而取友有說我則願也莫我說苟吾自說也故君子無悒悒于貧無勿勿於賤無憚憚於不聞布衣不完蔬食不飽蓬戶穴牖日孜孜（一作孳）上仁知我吾無訢訢不知我吾無悒悒是以君子直言直行不宛言而取富不屈行而取位畏之見逐智之見殺固不難詘身而為不仁宛言而為不智則君子弗為也君子雖言不受必忠曰道雖行不受必忠曰仁雖諫不受必忠曰智天下無道循道而行衡塗而僨乎足不揜四肢不被手足節四支說者神錢勤耳詩云行有死人尚或墐之則此非士之罪也有士者之羞也是故君子以仁為尊天下之為富何為富則仁為富也天下之為貴何為貴則仁為貴也昔者舜匹夫也土地之厚則得而有之人徒之衆則得而使之舜惟以得之也是故君子將說富貴必勉於仁也昔者伯夷叔齊死于溝澮之間其仁成名於天下夫二子者居河濟之間非有土地之厚貨粟之富也（良有業之人）言為文章行為表綴於天下是故君子思仁義晝則忘食夜則忘寐日旦就業夕而自省以役其身亦可謂守業矣

以矜書立品以勤勉就業與工篇之意相為表裏　崇求識

曾子制言下

戴德

曾子曰天下有道則君子訢然以交向天下無道則衡言不革諸侯不聽則不干其土聽而不賢則不踐其朝是以君子不犯禁而入入境及郊問禁請命不通患而出危色則秉德之士不讇矣故君子不讇富貴以為已說不乘貧賤以居已尊凡行不義則吾不事不仁則吾不長奉相仁義則吾與之聚羣嚮爾寇盜則吾與慮國有道則突若入焉國無道則突若出焉如此之謂義夫有世義者哉曰仁者殆恭者不入憤者不見使正直者則遲於刑弗違則殆於罪是故君子錯在高山之上深澤之污聚橡栗藜藿而食之生耕稼以老十室之邑是故昔者禹見耕者五耦而式過十室之邑則下為秉德之士存焉

材理叢至方洗歷落大戴之文原有一種石破天驚之妙 [illegible]

曾子疾病

戴德

曾子疾病曾元抑首曾華抱足曾子曰微乎吾無夫顏氏之言吾何以語汝哉然而君子之務盡有之矣夫華繁而實寡者天也言多而行寡者人也鷹鶽以山為卑而曾巢其上魚鱉黿鼉以淵為淺而蹷穴其中卒其所以得之者餌也是故君子苟無以利害義則辱何由至哉親戚不說不敢外交近者不親不敢求遠小者不審不敢言大故人之生也百歲之中有疾病焉有老幼焉故君子思其不復者而先施焉親戚既歿雖欲孝誰為孝年既耆艾雖欲弟誰為弟故孝有不及弟有不時其此之謂與言不遠身言之主也行不遠身行之本也言有主行有本謂之有聞矣與君子遊如長日加益而不自知也與小人遊如履薄冰每履而下幾何而不陷乎哉吾不見好學盛而不衰者矣吾不見好教如食疾子矣吾不見日省而月考之其友者矣吾不見孜孜而與來而吹者矣

持身處世取之此而有餘所云寡尤寡悔總不外此 張[illegible]

曾子天圓　戴德

曾子曰陰陽之氣各靜其所則靜矣偏則風俱則雷交則電亂則霧和則雨陽氣勝則散為雨露陰氣勝則凝為霜雪陽之專氣為雹陰之專氣為霰霰雹者一氣之化也是故聖人為天地主為山川主為鬼神主為宗廟主聖人慎守日月之數以察星辰之行以序四時之順逆謂之曆截十二管以宗八音之上下清濁謂之律也律居陰而治陽曆居陽而治陰律曆迭相治也其間不容髮

前于陰陽元化之與即律曆志猶覺其繁多　余廷擧

武王踐阼　戴德

武王踐阼三日召士大夫而問焉曰惡有藏之約行之行萬世可以為子孫常者乎諸大夫對曰未得聞也然後召師尚父而問焉曰黃帝顓頊之道存乎意亦忽不可得見與師尚父曰存丹書王欲聞之則齊矣三日王端冕師尚父亦端冕奉書而入負屏而立王下堂南面而立師尚父曰先王之道不北面王行西折而南東面而立師尚父西面道書之言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凡事不強則枉弗敬則不正枉者滅廢敬者萬世藏之約行之行可以為子孫常者此言也謂也且臣聞之以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百世以不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十世以不仁得之以不仁守之必及其世王聞書之言惕若恐懼退而為戒書於席之四端為銘焉於機為銘焉於鑑為銘焉於盥盤為銘焉於楹為銘焉於杖為銘焉於帶為銘焉於履屨為銘焉於觴豆為銘焉於戶為銘焉於牖為銘焉於劍為銘焉於弓為銘焉於矛為銘焉席前左端之銘曰安樂必敬前右端之銘曰無行可悔後左端之銘曰一反一側亦不可以忘後右端之銘曰所監不遠視邇所代機之銘曰皇皇惟敬口生垢口戕口鑑之銘曰見爾前慮爾後盥盤之銘曰與其溺於人也寧溺於淵溺於淵猶可游也溺於人不可救也楹之銘曰毋曰胡殘其禍將然毋曰胡害其禍將大毋曰胡傷其禍將長杖之銘曰惡乎危於忿懥惡乎失道於嗜慾惡乎相忘於富貴帶之銘曰火滅修容慎戒必恭恭則壽屨履之銘曰慎之勞勞則富觴豆之銘

曰食自杖食自杖戒之憍憍則逃戶之銘曰夫名難得而易失無懃弗志而曰我知之乎無懃弗及而曰我杖之乎擾阻以泥之若風將至必先搖搖雖有聖人不為謀也牖之銘曰隨天時地之則敬祀皇天敬以先時劍之銘曰帶之以為服動必行德行德則興倍德則崩弓之銘曰屈伸之義廢興之行無忘自過矛之銘曰造矛造矛少間弗忍終身之羞予一人所聞以戒後世子孫

序述古奧竟是周初之書掃却秦漢追跡三代豈非作經手筆 甫蘋來

銘不一而辭理錯落亦不一而足 張來倩

衛將軍文子

戴德

衛將軍文子問於子貢曰吾聞夫子之施教也先以詩世道者孝悌說之以義而觀諸禮成之以文德蓋受教者七十有餘人聞之孰為賢也子貢對辭以不知文子曰吾子學焉何謂不知也子貢對曰賢人無妄知賢則難故君子曰智莫難於知人此以難也文子曰若夫知賢人莫不難吾子親遊焉是敢問也子貢對曰夫子之門人蓋三就為賜有逮及焉有未及焉不得辨知也文子曰吾子之所及請問其行也子貢對曰夙興夜寐諷誦崇禮行不貳過（本文家語○而入帽）稱言不苟是顏淵之行也孔子說之以詩詩云媚茲一人應侯順德永言孝思孝思惟則故國一逢有德之君世受顯命不失厥名以御於天子以申之於諸侯受爵命未盡其能在貧如客使其臣如借不遷怒不探怨不錄舊罪是冉雍之行也孔子曰有土君子有眾使也有刑用也然後怒匹夫之怒惟以亡其身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以告之不畏強禦不侮矜寡其言曰不都其富哉任其戎是仲由之行也夫子未知以文也詩云受小共大共為下國恂蒙何天之寵傅奏其勇夫強乎武哉文不勝其質恭老恤孤不忘賓旅好學省物而不懃是冉求之行也孔子曰而語之曰好學則智恤孤則惠恭老則近禮克篤恭以天下其稱之也宜為國老志通而好禮擯相兩君之事篤雅其有禮節也是公西赤之行也孔子曰禮儀三百可勉能也威儀三千則難也公西赤問曰何謂也孔子曰貌以擯禮禮以擯辭是之謂也主人聞之以成孔子之語人也曰當賓客之事則通矣謂

門人問二三子欲學賓客之禮者於赤也滿而不滿實如虛過之如不及先生難之不學其貌竟其德敦其言於人也無所不信其橋大人也常(史孔門弟子列傳)以皓皓是以眉壽是曾參之行也孔子曰孝德之始也弟德之序也信德之厚也忠德之正也參也中夫四德者矣哉以此稱之也業功不伐貴位不善不侮可侮不佚可佚不敖無告是顓孫之行也孔子言之曰其不伐則猶可能也其不弊百姓者則仁也詩云豈弟君子民之父母夫子以其仁為大也學以深厲以斷送迎必敬上友下交銀手如斷是卜商之行也孔子曰詩云式夷式已無小人殆而商也其可謂不險也貴之不喜賤之不怒苟於民利矣廉於其事上也以佐其下是澹臺滅明之行也孔子曰獨貴獨富君子恥之夫也中之矣先成其慮及事

而用之是故不忘是言偃之行也孔子曰欲能則學欲知則問欲善則詳欲給則豫當如是偃也得之矣獨居思仁公言思義其聞之詩也一日三復白圭之玷是南宮縚之行也夫子信其仁以為異姓自見孔子入戶未嘗越屨往來過人不履影開蟄不殺方長不折執親之喪未嘗見齒是高柴之行也孔子曰高柴執親之喪則難能也開蟄不殺則天道也方長不折則恕也恕則仁也湯恭以恕是以日躋也則賜之所親睹也吾子有命而訊賜則不足以知賢文子曰吾聞之也國有道則賢人興焉中人用焉百姓歸焉若吾子之語審茂則一諸侯之見也亦未逢明君也子貢既與衛將軍文子言適魯見孔子曰衛將軍問二三子之行於賜也不一而三賜也辭不獲命以所見者對矣未知中否請嘗

以告孔子曰言之子貢以其質告孔子既聞之笑曰賜汝偉為知人賜子貢對曰賜也焉能知人此賜之所親睹也孔子曰是女所親也吾語女耳之所未聞目之所未見思之所未至智之所未及者乎子貢曰賜得則願聞之也孔子曰不克不忌不念舊惡蓋伯夷叔齊之行也晉文公問於祁徯曰羊舌大夫晉國之良大夫也其行何如祁徯對辭曰不知也公曰吾聞女少長乎其所女其闇知之祁徯對曰其幼也恭而遜恥而不使其過宿也其為侯大夫也悉善而謙其端也其為公車尉也信而好直其功也至於其為和容也溫良而好禮博聞而時出其志也公曰鄉者問女女何曰弗知也祁徯對曰每位改變未知所止是以不知蓋羊舌大夫之行也畏天而敬人服義而行信孝乎父而恭於兄好

從善而教往蓋趙文子之行也其事君也不敢愛其死然亦不亡其身謀其身不遺其友君陳則進不陳則行而退蓋隨武子之行也其為人之淵泉也多聞而難誕也不內辭足以沒世國家有道其言足以生國家無道其默足以容蓋桐提伯華之行也外寬而內直自設於隱括之中直己而不直人以善存亡汲汲蓋蘧伯玉之行也孝子慈幼允德稟義約貨去怨蓋柳下惠之行也其言曰君雖不量於臣臣不可以不量於其君是故君擇臣而使之臣擇君而事之有道順君無道橫命晏平仲之行也德恭而行信終日言不在尤之內在尤之外貧而樂也蓋老萊子之行也易行而俟天命居下位而不援其上觀於四方也不忘其親苟思其親不盡其樂以不能學為已終身之憂蓋介山子雄之行也

歷數士行贊以詩體格調甚整其曰每位改變未知所出非獨洋舌
決矣也前後諸子皆然　葉末甫

五帝德　戴德

宰我問於孔子曰昔者予聞諸榮伊令黃帝三百年請問黃帝者人邪抑非人邪何以至於三百年乎孔子曰黃帝少典之子也曰軒轅生而神靈弱而能言幼而狗齊長而敦敏成而聰明治五氣設五量撫萬民度四方教熊羆貔豹虎以與赤帝戰於版泉之野三戰然後得行其志黃帝黼黻衣大帶黼裳乘龍扆雲以順天地之紀幽明之故死生之說存亡之難時播百穀草木故教化淳鳥獸昆蟲曆離日月星辰極畋土石金玉勞心力耳目節用水火材物生而民得其利百年死而民畏其神百年亡而民用其教百年故曰三百年宰我請問帝顓頊孔子曰五帝用記三王用度女欲一日徧聞古昔之說躁哉予也宰我曰昔者予也聞諸夫子曰小子無有宿問孔子曰顓頊黃帝之孫昌意之子也曰高陽洪淵以有謀疏通而知事養材以任地履時以象天依鬼神以制義治氣以教民潔誠以祭祀乘龍而至四海北至於幽陵南至於交趾西濟於流沙東至於蟠木動靜之物大小之神日月所照莫不祗勵宰我曰請問帝嚳孔子曰玄囂之孫蟜極之子也曰高辛生而神靈自言其名博施利物不於其身聰以知遠明以察微順天之義知民之急仁而威惠而信修身而天下服取地之財而節用之撫教萬民而利誨之曆日月而迎送之明鬼神而敬事之其色郁郁其德嶷嶷其動也時其服也士春夏乘龍秋冬乘馬黃黼黻衣執中而獲天下日月所照風雨所至莫不從順

古韻馳於此已爲菁華與麻風令之君宗後來鄭康成注三禮
類此張本傳

子張問入官　戴德

子張問入官於孔子孔子曰安身取譽為難也子張曰安身取譽如何
孔子曰有善勿專教不能勿搢已過勿發失言勿掎不善辭勿遂行事
勿留故君子南面臨官大域而公治之精知而略行之合是忠信考是
大倫存是美惡而進是利而除是害而無求其報焉而民情可得也故
臨之無抗民之惡勝之無犯民之言量之無狡民之辭養之無擾於時
愛之勿寬於刑言此則身安譽至而民自得也故君子南面臨官所見
邇故明不可弊也所求邇故不勞而得也所以治者約故不用眾而譽
至也法象在內故不遠源泉不竭故天下積也而木不寡短長人得其
量故治而不亂躬行者政之始也調說者情之道也善政行易則民不

大戴子張問入官　卷十　三十

怨言調悅則民不辨法江女必自擇絲麻良工必自擇齎材賢君良上
必自擇左右始故佚諸取人勞於治事勞於取人佚於治事故君子欲
譽則謹其所便欲名則謹於左右故上者辟如緣木者務高而畏下者
滋甚六馬之離必於四面之衢民之離道必於上之佚政也故上者尊
嚴而絕百姓者卑賤而神民而愛之則存惡之則亡也故君子南面臨
官貴而不驕富恭有本能圖修業居久而譚情邇暢而及乎遠察一而
關於多一物治而萬物不亂者以身為本者也故君子莅民不臨以高
不導以遠不責民之所不能今臨之明王之成功則民嚴而不迎也道
以數年之業則民疾疾則辟矣　○系義卿微言淵淵秘乎有道之
所密能行之可以養國家泰寧也論也　介延條

盛德

夫祭祀致饋養之道也。死且思慕饋養，況於生而存乎。故曰祭祀之禮明，則民孝矣。故有不孝之獄，則飾喪祭之禮。德法者，御民之銜也；吏者轡也；刑者筴也。天子御者，內史太史左右手也（太史為左史，內史為右史）。古者以法為銜勒，以官為轡，以刑為筴，以人為手，故御天下數百年而不懈惰。善御馬者，正銜勒，齊轡筴，均馬力，和馬心，故口無聲，手不搖，筴不用，而馬為行也。善御民者，正其德法，飭其官，而均民力，和民心，故聽言不出於口，刑不用而民治。是以民德美之。夫民善其德，必稱其人，故今之人稱五帝三王者，依然若猶存者，其法誠德，其德誠厚，夫民思其德，必稱其人，朝夕祝之，升聞於皇天，上帝歆焉，故永其世而豐其年。不能御民者，棄其德法，譬猶御馬，棄轡勒而專以筴御馬，馬必傷，車必敗。無德法而專以刑法御民，民心走，國必亡。御者同是車馬，或以取千里，或數百里者，所進退緩急異也。治者同是法，或以治或以亂者，亦所進退緩急異也。

舜無佚民，造父無佚馬，[illegible]此義互相發。余廷稱

明堂

明堂者，古有之也。凡九室，一室而有四戶八牖，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以茅蓋屋，上圓下方。明堂者，所以明諸侯尊卑。外水曰辟雍，南蠻東狄西戎。明堂月令，赤綴戶也，白綴牖也。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堂高三尺，東西九筵，南北七筵，上圓下方，九室十二堂，室四戶，戶二牖，其宮方三百步。在近郊，近郊三十里。或以為明堂者，文王之廟也。朱草日生一葉，至十五日生十五葉，十六日一葉落，終而復始也。周時德澤洽和，蒿茂大以為宮柱，名為蒿宮也。此天子之路寢也，不齊不居其屋，待朝在南宮，揖朝出其南門。

晏子春秋曰，明堂之制，下之濕潤不及也，上之寒暑不入也，木土[illegible]鏤示民知節也。以蒿為柱，表其儉質也。此似尤詳。余廷稱

千乘　貳德

公曰千乘之國受命於天子通其四疆教其書社循其灌廟建其宗主設其四佐列其五官處其朝市為仁如何子曰不仁國不化公曰何如之謂仁子曰不淫於色子曰立妃設如太廟然乃中治中治不相陵不相陵斯庶嬪遠遠則事上靜靜斯潔信在中朝大夫必慎以恭出會謀事必敬以慎言長幼小大必中度此國家之所以崇也立子設宗社宗社先示威威明顯見辨爵集德是以母弟官子咸有臣志莫敢援於外大夫中婦私謁不行此所以使五官治執事政也夫政以教百姓百姓齊以嘉善故蠱佞不生此之謂良民國有道則民昌此國家之所以大遂也卿設如大門大門顯美小大尊卑中度開明閉幽內祿出災以順天道近者閑而遠者稽為君發禁宰而行之以時通於地散布於小理天之災祥地寶豐省及民共饗其祿共任其災此國家之所以和也國有四輔輔卿也卿設如四體毋易事毋假名毋重食凡事尚賢進能使知事爵不世能之不愆凡民戴名以能食力以時成以事立此所以使民讓也民咸孝弟而安讓此以怨省而亂不作也此國家之所以長也下無用則國家富上有義則國家治長有禮則民不爭立有神則國家敬兼而愛之則民無怨心以為無命則民不偷昔者先王本此六者而樹之德此國家所以茂也設其四佐而官之司徒典春以教民之不則時不若不令成長幼老疾孤寡以時通於四疆有闔而不通有煩而不治則民不樂生不利衣食凡民之藏貯以及山川之神明加於民者發

國功謀齋戒必敬會時必節日歷巫祝執伎以守官俟命而作祈王年禱民命及畜穀蜚征庶虞草方春三月緩施生育動作百物於時有事享于皇祖皇考朝孤子八人以成春事司馬司夏以教士車甲凡士執伎論功修四衛強股肱質射御才武聰慧治眾長卒所以為儀綴為國出可以為率誘於軍旅四方諸侯之遊士國中賢餘秀興閱焉方夏三月養長秀蕃庶物於時有事享於皇祖皇考爵士之有慶者七人以成夏事司寇司秋以聽獄訟治民之煩亂執權變民中凡民之不刑崩本以要閑作起不敬以欺惑憧愚作於財賄六畜五穀曰盜誘居室家有君子曰義子女專曰媒飭五兵及木石曰賊以中情出小曰間大曰講利辭以亂屬曰讒以財投長曰貸凡犯天子之禁陳刑制辟以追國民之不率上教者夫是故一家三夫道行三人飲食哀樂平無獄方秋三月收斂以時於時有事嘗新於皇祖皇考食農夫九人以成秋事司空司冬以制度制地事準揆山林規表衍沃畜水行衰濯浸以節四時之事治地遠近以任民力以節民食太古食壯之食攻老之事公曰功事不少而餱糧不多乎子曰太古之民秀長以壽者食也在今之民羸醜以瘠者事也太古無游民食節事時民各安其居樂其宮室服事信上上下交信地移民在今之世上治不平民治不和百姓不安其居不樂其宮老疾用財壯狡用力於茲民游薄事貪食於茲民憂古者殷書為成男成女名屬升於公門此以氣食得節作事得時勸有功夏服君事不及暍冬服君事不及凍是故年穀不成天之饑饉道無殣者在今之

世勞如爲散務不升於公門毋以氣食不節作事不成天之饑饉於時委民不得以疾死是故立民之居必於中國之休地因寒暑之和六畜有焉五穀宜焉辨輕重制剛柔和五味以節食時事東辟之民曰夷精以侁至於大遠有不火食者矣南辟之民曰蠻信以朴至於大遠有不火食者矣西辟之民曰戎勁以剛至於大遠有不火食者矣北辟之民曰狄肥以戾至於大遠有不火食者矣及中國之民曰五方之民有安民和味咸有實用利器知通之信令之及量地度居邑有城郭立朝市地以度邑以度民以觀安危距封後利先慮久固依固可守為奥可久能節四時之事霜露時降方冬三月草木落庶虞藏五穀必入於倉於時有事烝於皇祖皇考息國老六人以成冬事民咸知孤寡之必不失也咸知有大功之必進等也咸知用勞力之必以時息也推而內之水火入也弗之顧矣而況有強適在前有君長正之者乎公曰善哉

先儒稱大戴探索陰陽窮析物理推本性命雜言禮樂之辨器數之詳以是為聖門之學是爲博通國務辭體嚴正此如山岳之立不可動也 燕來諭

四代

公曰四代之政刑論其明者可以為法乎子曰何哉四代之政刑皆可法也公曰以我行之其可乎子曰否不可臣願君之立知而以觀聞也（言政刑之不可法乎欲詳明其所以法也）四代之政刑君若用之則緩急將有所不節不節君將約之約之卒將棄法棄法是無以為國家也公曰巧匠輔繩而斲胡為其棄法也子曰心未之度習未之狎此以數踰而棄法也夫規矩準繩鈞衡此昔者先王之所以為天下也小以及大近以知遠今日行之可以知古可以察今其此耶水火金木土穀此謂六府廢一不可進一不可民並用之今日行之可以知古可以察今其此耶昔夏商之未興也伯夷謂此二帝之眇公曰長國治民恆幹論政之大體以教民辨歷大道以時地性興民之陽德以教民事上服周室之典以順事天子脩政勤禮以交諸侯大節無廢少眇其後乎子曰否不可後也詩云東有開明於時雞三號[illegible]以興庶虞庶虞動蜚征作嗇民執功百草咸淳地傾水流之是以天孚咸服朝日於東堂以教敬示威於天下也是以祭祀昭有神明燕食昭有慈愛宗廟之事昭有義率禮朝廷昭有五官無廢甲胄之戒昭果毅以聽天子曰崩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祿庶人曰死昭哀哀愛無失節是以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此昔先王之所先施於民也君而後無則為國家失本矣公曰善哉子察教我也子曰鄉也君之言善執國之節也君先服而後舊中備以君子言可以知古可以察今奐然而興民壹始公曰是非吾言也吾一聞於師也子吁焉其色曰嘻君行道矣公

曰道邪子曰道也公曰吾未能知人未能取人子曰君何為不觀器視
才公曰視可明乎子曰可以表儀公曰願學之子曰平原大藪瞻其草
之高豐茂者必有怪鳥獸居之且草可財也如艾而夷之其地必宜五
穀高山多林必有怪虎豹蕃孕焉深淵大川必有蛟龍焉民亦知之置
祭之此可以見器見才矣公曰吾猶未也子曰羣然戚然頤然睪然踖
然柱然抽然首然僉然湛然淵淵然淑淑然齊齊然節節然穆穆然皇
皇然見才色脩聲不視聞怪物恪命不改志舌不更氣君見之舉也得
之取也有事事也事必與食食必與位無相越踰昔虞舜天德嗣堯取
相十有六人如此公曰嘻美哉子道廣矣曰蘇德徑徑吾恐惽而不能
用也何以哉公曰請問圖德何尚子曰聖知之華也知仁之實也仁信

之器也信義之重也義利之本也委利生孽公曰嘻言之至也道天地
以民輔之聖人何尚子曰有天德有地德有人德此謂三德三德率行
乃有陰陽陽曰德陰曰刑公曰善哉再聞此矣陽德何出子曰陽德出
禮禮出刑刑出慮慮則節事於近而揚聲於遠公曰善哉載事何以子
曰德以監位位以充局局以觀功功以養民民於此乎上公曰祿不可
後乎子曰食為味味為氣氣為志發志為言發言定名名以出信信載
義而行之祿不可後也公曰所謂民與天地相參者何謂也子曰天道
以視地道以履人道以稽廢一曰失統恐不長饗國公愀然其色子曰
君藏玉惟慎用之雖慎敬而勿愛民亦如之執事無貳五官有差喜無
並愛卑無加尊淺無測深小無招大此謂楣機楣機賓薦不蒙昔舜徵

薦此道於堯堯親用之不亂上下公曰請問民徵子曰無以為也難行
公曰願學之幾必能子曰貪於味不讓妨於政願富不久妨於政慕寵
假貴妨於政治民惡衆妨於政為父不慈妨於政為子不孝妨於政大
縱耳目妨於政好色失志妨於政好見小利妨於政變從無節妨於政狂
立妨於政剛毅犯神妨於政鬼神過節妨於政幼勿與衆克勿與比依
勿與謀放勿與遊徵勿與事臣聞之弗廢非事君也君聞之勿用以亂
厥德臣將慶其簡者蓋人有可知者焉貌色聲衆有美焉必有美質在
其中者矣貌色聲衆有惡焉必有惡質在其中者矣此者伯夷之所後
出也子曰伯夷建國建政脩國脩政公曰善哉

評於言政而略於言刑者為有致治於未然而刑可不用耳尚德

之意亦貴本之論也。

梁來市

文王官人　　　戴德

王曰、太師慎維深思、內觀民務、察度情偽、變官民能、歷其才藝、女維敬哉、女何慎乎非倫、倫有七屬、屬有九用、用有六徵、一曰觀誠、二曰考志、三曰視中、四曰觀色、五曰觀隱、六曰揆德、王曰、於乎、女因方以觀之、富貴者觀其禮施也、貧窮者觀其有德守也、嬖寵者觀其不驕奢也、隱約者觀其不懾懼也、其少、觀其恭敬好學而能弟也、其壯、觀其潔廉務行而勝其私也、其老、觀其意憲慎彊其所不足而不踰也、父子之間、觀其孝慈也、兄弟之間、觀其和友也、君臣之間、觀其忠惠也、鄉黨之間、觀其信誠也、省其居處、觀其義方、省其喪哀、觀其貞良、省其出入、觀其交友、省其交友、觀其任廉、考之以觀其信、挈之以觀其知、示之難以觀其勇、煩之以觀其治、淹之以利以觀其不貪、藍之以樂以觀其不寧、喜之以物以觀其不輕、怒之以觀其重、醉之以觀其不失也、縱之以觀其常、遠使之以觀其不貳、邇之以觀其不倦、探取其志以觀其情、考其陰陽以觀其誠、覆其微言以觀其言、曲省其行以觀其備成、此之謂觀誠也、二曰、方與之言以觀其志、志殷如深、其氣寬以柔、其色儉而不諂、其禮先人、其言後人、見其所不足、曰日益者也、如臨人以色、高人以氣、賢人以言、防其不足、伐其所能、曰日損者也、其貌直而不侮、其言正而不私、不飾其美、不隱其惡、不防其過、曰有質者也、其貌固嘔、其言工巧、飾其見物、務其小徵、以故自說、曰無質者也、喜怒以物而色不作、煩亂之而志不營、深導以利而心不移、臨懾以威而氣不卑、曰平心而固守者也、喜怒以物而變易知、煩亂之而志不裕、示之以利而易移、臨攝以威而易懾、曰鄙心而勢氣者也、執之以物而遨驚決之以卒而度料、不學而性辨、曰有慮者也、難投以物、難說以言、知一如不可以解也、困而不知其止、無辨而自慎、曰愚怒者也、營之以物而不虞、犯人以卒而不懼、置義而不可遷、臨之以貨色而不可營、曰潔廉而果敢者也、易移以言、存志不能守、已諾無斷、曰弱志者也、順與之弗為喜、非奪之弗為怒、沉靜而寡言、多稽而儉貌、曰質靜者也、辯言而不固、行有道而先困、自順而不讓、當如強之、曰始妒誣者也、徵清而能發、度察而能盡、曰治志者也、華如誣、巧言令色、足恭一也、皆以無為有者也、此之謂考志也、三曰、誠在其中、此見于外、以其見占其隱、以其細占其大、以其聲處其氣、初氣主物、物生有聲、聲有剛有柔、有濁有清、有好有惡、咸發于聲也、心氣華誕者、其聲流散、心氣順信者、其聲順節、心氣鄙戾者、其聲嘶醜、心氣寬柔者、其聲溫好、信氣中易、義氣時舒、智氣簡備、勇氣壯直、聽其聲、處其氣、考其所為、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以其前占其後、以其見占其隱、以其小占其大、此之謂視中也、四曰、民有五性、喜怒欲懼憂也、喜氣內畜、雖欲隱之、陽喜必見、怒氣內畜、雖欲隱之、陽怒必見、欲氣內畜、雖欲隱之、陽欲必見、懼氣內畜、雖欲隱之、陽懼必見、憂悲之氣內畜、雖欲隱之、陽憂必見、五氣誠於中、發形于外、民情不隱也、喜色由然以生、怒色拂然以侮、欲色嘔然以偷、懼色薄然以下、憂悲之色纍然而靜、誠智必有難盡之色、誠仁必有可尊之色、誠勇必有難懾之色、誠忠必有可親之色、

誠絜必有難汙之色誠靜必有可信之色質色皓然固以安偽色縵然亂以煩雖欲故之中色不聽也雖變可知此之謂觀色也五曰生民有陰陽人有多隱其情飾其偽以賴於物以攻其名也有隱於仁質者有隱於知理者有隱於文藝者有隱於廉勇者有隱於忠孝者有隱於交友者如此者不可不察也小施而好大得小讓而好大事言願以為質偽愛以為忠面寬而貌慈假節以示之故其行以攻其名如此隱於仁質也推前惡忠府知物焉首成功少其所不足慮誠不及佯為不言內誠不足色示有餘故知以動人自順而不讓錯辭而不遂莫知其情如此者隱于知理者也素動人以言涉物而不終問則不對詳為不窮色示有餘有道而自順用之物窮則為深如此者隱于文藝者也廉言以為氣驕厲以為勇內恐外悴無所不至敬再其說以詐臨人如此者隱于廉勇者也自事其親好以告人乞言勞醉而面于敬愛飾其見物故得其名名揚于外不誠于內伐名以事其親戚以故取利分白其名以私其身如此者隱于忠孝者也隱行以取名比周以相譽明知賢可以徵與左右不同而交交必重己心說之而身不近之身近之而實不至而懽忠不盡懽忠盡見於眾而貌克如此者隱于交友者也此之謂觀隱也六曰言行不類終始相悖陰陽克易外內不合雖有隱節見行曰非誠質者也其言甚忠其行甚平其志無私施不在多靜而寡類莊而安人曰有仁心者也事變而能治物善而能說浚窮而能達錯身立方而能遂曰廣知者也少言如行恭儉以讓有知而不伐有施而不置曰慎謙良者也微忽之言久而可復幽閒之行獨而不克行其亡如其存曰順信者也貴富雖尊恭儉而能施眾強嚴威有禮而不驕曰有德者也隱約而不懾安樂而不奢勤勞之不變喜怒之如度斯曰守也置方而不毀廉潔而不戾立強而無私曰經正者也正靜以待命不召不至不問不言言不過行行不過道曰沉靜者也忠愛以事其親歡欣以敬之盡力而不面敬以安人以名故不生焉曰忠孝者也合志如同方共其憂而任其難行忠信而不相疑迷隱遠而不相舍曰至友者也心色訢氣其入人甚俞進退工故其與人甚巧其就人甚速其叛人甚易曰位志者也飲食以親貨賄以交接利而合故得望譽征利而依隱于物曰貪鄙者也質不斷辭不至少其所不足謀而不已曰偽詐者也言行亟變從容謬易好惡無常行身不類曰無誠志者也小知而不大決小能而不大成頑小物而不知大論亟變而多私曰華誕者也規諫而不類道行而不平曰巧名者也故事阻者不夷畸鬼者不仁面譽者不忠飾貌者不情隱節者不平多私者不義揚言者寡信此之謂揆德也主曰太師大推其往言以揆其來行聽其來言以省往行觀其陽以考其陰察其內以揆其外是故隱節者可知偽飾無情者可辨質誠居善者可得忠惠守義者可見也王曰於乎敬哉女何慎乎非心何慎乎非人人有六徵六徵既成以觀九用九用既立一曰取平人而有慮者二曰取慈惠而有理者三曰取直愍而忠正者四曰取順直而察聽者五曰取臨事而絜正者六曰取慎察而絜廉者七曰取好謀而知務者八曰

取拔給而廢中者，九曰取猛毅而度斷者，此之謂九用也。平仁而有慮者，使是治國家而長百姓。慈惠而有理者，使是長鄉邑而治父子。直愍而忠正者，使是莅百官而察善言。慎直而察聽者，使是長民之獄訟。出納辨令，臨事而潔正者，使是守內藏而治出入。慎察而絜廉者，使是分財臨貨，主賞賜。好謀而知務者，使是治壤地而長百工。接給而廣中者，使是治諸侯而待賓客。猛毅而度斷者，使是治軍事為邊境。因方而用之，此之謂官能也。七屬有徵，乃任七屬：一曰國則任貴，二曰鄉則任貞，三曰官則任長，四曰學則任師，五曰族則任宗，六曰家則任主，士曰先則任賢。正月王親命七屬之人曰：於乎慎維深內觀民務，本慎在人，教乎忠去私，慎用六證，論辨九用以交二人，予亦不私，女廢朕命，乳戮法

罪致不赦。三戒然後及論，王親受而考之，然後論成。

謙其賊否，人倫論索情狀，可謂推見至隱者矣。後漢劉邵作人物志本於此。業未示

小辨　戴德

公曰：寡人欲學小辨以觀於政，其可乎？子曰：否，不可。社稷之主愛日，日不可得，學不可以辨。是故昔者先王學齊大道以觀於政。天子學樂辨風，制禮以行政。諸侯學禮辨官政以行事，尊事天子。大夫學德別義，矜行以事君。士學順辨言以遂志。庶人聽長辨禁，農以行力。如此猶恐不濟，奈何其小辨乎？公曰：不辨則何以為政？子曰：辨而不小。夫小辨破言，小言破義，小義破道，道小不通，通道必簡。是故循弦以觀於樂，足以辨風矣。爾雅以觀於古，足以辨言矣。傳言以象，反舌皆至，可謂簡矣。夫道不簡則不行，不行則不樂。忠有九知：知忠必知中，知中必知恕，知恕必知外，外知必知德，知德必知政，知政必知官，知官必知事，知事必知患，知患必知備。

古秀而味暢，直做尚書。張來儀

用兵

公曰古之戎兵何世安起子曰傷害之生久矣與民皆生公曰蚩尤作兵與子曰否蚩尤庶人之貪者也及利無義不顧厥親以喪厥身蚩尤惛慾而無厭者也何器之能作蠭蠆挾螫而生見害而校以衛厥身者也人生有喜怒故兵之作與民皆生聖人利用而弭之亂人興之喪厥身詩云校悳不塞嗣武孫武子聖人愛百姓而憂海內及後世之人思其悳必稱其仁於今之道堯舜禹湯文武者猶威致王今若存夫民思其德必稱其人朝夕祝之升聞皇天上神歆焉故亦其世而豐其年也夏桀商紂羸暴於天下暴及不辜殺戮無罪不祥於天粒食之民布散厥親疏遠國老幼色是與而暴慢是親讒貸處穀法言法行處辟殀替天道逆亂四時禮樂不行而幼風是御曆失制攝提失方鄒大無紀不告朔於諸侯玉瑞不行諸侯力政不朝於天子六蠻四夷交伐於中國於是降之災水旱臻焉霜雪大滿甘露不降百草殨黃五穀不升民多夭疾六畜餼胔此太上之不論不議也

如此警切令剛武昏柔之主一齊悚動　張來儀

少閒

公曰今日少閒我請言情於子子愀焉變色遷席而辭曰君不可以言情於臣臣請言情於君君則不可公曰師之而不言情焉其私不同子曰否臣事君而不言情於君則不臣君而不言情於臣則不君有臣而不臣猶可有君而不君民無所錯手足子曰昔堯取人以狀舜取人以色禹取人以言湯取人以聲文王取人以度此四代五王之取人以治天下如此成湯卒崩殷悳小破二十有二世乃有武丁即位開先祖之府取其明法以為君臣上下之節殷民更眩近者說遠者至粒食之民昭然明視武丁卒崩殷德大破九世乃有末孫紂即位紂不率先王之明悳乃上祖夏桀行荒耽於酒淫泆於樂德昏政亂作宮室高臺汙池上察以為民虐粒食之民忽然幾亡乃有周昌霸諸侯以佐之紂不說諸侯之聽於周昌別嫌於死乃退伐崇許魏以客事天子文王卒受天命公曰大哉子之教我政也列五王之德煩煩如繁諸乎子曰君無譽臣臣之言未盡請盡臣之言君如財之公曰我行之其可乎子曰唯此在君君曰足臣恐其不足君曰不足舉其前必舉其後舉其左必舉其右君既教矣安能無善公吁焉其色曰大哉子之教我制也子曰所謂失政者疆蔓未虧人民未變鬼神未亡水土未絪糟者猶糟實者猶實玉者猶玉血者猶血酒者猶酒優以繼湛政出自家門此之謂失政也非天是反人是反臣故曰君無言情於臣君無假人器君無假人名

責難于君奇拔之語得未曾有　余廷琚

朝事

戴德

古者聖王明義以別貴賤以序尊卑以体上下然後民知尊君敬上而忠順之行備矣是故（王制禁暴布法詳於周禮列其綱紀而戴子明其精微）古者天子之官有典命官掌諸侯之儀大行人掌諸侯之儀以等其爵故貴賤有別尊卑有序上下有差也典命諸侯之五儀諸臣之五等以定其爵故貴賤有別尊卑有序上下有差也命上公九命為伯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九為節諸侯諸伯七命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七為節子男五命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五為節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其大夫四人及其封也皆加一等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亦如之凡諸侯之適子誓於天子攝君則下其君之禮一等未誓則以皮帛繼子男公之孤四命以皮帛視小國之君其卿三命其大夫再命其士一命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各視其命之數侯伯之卿大夫士亦如之子男之卿再命其大夫一命其士不命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各如其命之數大行人以九儀別諸侯之命等諸臣之爵以同域國之禮而行其賓主上公之禮執桓圭九寸繅藉九寸冕服九章建常九旒樊纓九就貳車九乘介九人禮九牢其朝位賓主之間九十步饗禮九獻食禮九舉諸侯之禮執信圭七寸繅藉七寸冕服七章建常七旒樊纓七就貳車七乘介七人禮七牢其朝位賓主之間七十步饗禮七獻食禮七舉諸伯執躬圭其他皆如諸侯之禮諸子執穀璧五寸繅藉五寸冕服五章建常五旒樊纓五就貳車五乘介五人禮五牢其朝位賓主之間五十步饗禮五獻食禮五舉諸男執蒲璧其他皆如諸子之禮凡大國之孤執皮帛以繼小國之君諸侯之卿禮各下其君二等以下及大夫士皆如之天子之所以明章著此義者以朝聘之禮是故千里之內歲一見千里之外千五百里之內二歲一見千五百里之外二千里之內三歲一見二千里之外二千五百里之內四歲一見二千五百里之外三千里之內五歲一見三千里之外三千五百里之內六歲一見各執其圭瑞服其服乘其輅建其旌旂施其樊纓從其貳車委積之以其牢禮之數所以明別義也然後天子（天子衮冕也）冕而執鎮圭尺有二寸搢大圭乘大輅建大常十有二旒樊纓十有再就貳車十有二乘帥諸侯而朝日於東郊所以教尊尊也退而朝諸侯為壇三成宮旁一門天子南鄉見諸侯土揖庶姓時揖異姓天揖同姓所以別親疏外內也公侯伯子男各以其所就其位諸公之國中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侯之國東階之東西面北上諸伯之國西階之西東面北上諸男之國門西北面東上及其將幣也公於上等所以別貴賤序尊卑也奠圭降拜升成拜明臣禮也奉國地所出重物而獻之明臣職也肉袒入門而右以聽事也明臣禮戰臣事所以教臣也率而祀天於南郊配以先祖所以教民報德不忘本也率而享祀於大廟所以教孝也與之大射以考其習禮樂而觀其德行與之圖事以觀其能儀而禮之三饗三食三宴以與之習立禮樂是故一朝而近者三年遠者六年有德焉禮樂謂之益習德行謂之益務天子之命謂之益行然後使諸侯世相朝交歲相問殷相聘以習禮考義正刑

一德以崇天子故曰朝聘之禮者所以正君臣之義也諸侯相朝之禮各執其圭瑞服其服乘其輅建其旌旂施其樊纓從其貳車委積之以其牢禮之數所以別義也介紹而相見君子于其所尊不敢質敬之至也君使大夫迎于境卿勞於道君親郊勞致館及將幣拜迎於大門外而廟受北面拜貺所以致敬也三讓而後升所以致尊讓也敬讓也者君子之所以相接也諸侯相接以敬讓則不相侵陵也此天子之所以養諸侯兵不用而諸侯自為正之具也君親致饔既還圭饗食致贈郊送所以相與習禮樂也諸侯相與習禮樂則德行修而不流也故天子制之而諸侯務焉聘禮上公七介侯伯五介子男三介所以明貴賤也介紹而傳命君子于其所尊弗敢質敬之至也三讓而後傳命三讓而

後入門三揖而後至階三讓而後升所以致尊讓也君使士迎于境大夫郊勞君親拜迎大門之內而廟受北面拜貺拜君之辱所以致敬讓也致敬讓者君子之所以相接也故諸侯相接以敬讓則不相侵陵也卿為上擯大夫為承擯君親醴賓私覿致饔餼既還圭璋賄贈饗食燕所以明賓主君臣之義也故天子之制諸侯交歲相問殷相聘相厲以禮使者聘而誤主君不親饗食所以恥厲之也諸侯相厲以禮則外不相侵內不相陵此天子所以養諸侯兵不用而諸侯自為正之具也以圭璋聘重禮也已聘而還圭璋輕財重禮之義也諸侯相厲以輕財重禮則作讓矣主國待客出入五積餼客于舍五牢之具陳於內米三十車禾三十車芻薪倍禾皆陳於外乘禽日五雙群介皆有餼牢壹食再饗

實與時隔無數所以尊重禮也古之用財不能均如此然而用財如此其厚者言盡之於禮也盡之於禮則內君臣不相陵而外不相侵故天子制之而諸侯務焉古者大行人掌大賓之禮及大客之義以親諸侯春朝諸侯而圖天下之事秋覲以比邦國之功夏宗以陳天下之謨冬遇協諸侯之慮時會以發四方之禁殷同以施天下之政時聘以結諸侯之好殷覜以除邦國之慝間問以諭諸侯之志歸脤以交諸侯之福慶以贊諸侯之喜致禬以補諸侯之災天子之所撫諸侯者歲徧存三歲徧覜五歲徧省七歲屬象胥諭言語協辭命九歲屬瞽史諭書名聽音聲十有一歲達瑞節同度量成牢禮同數器脩法則十有二歲天子巡狩殷國是故諸侯上不敢侵陵下不敢暴小民然後諸侯之國禮書

則令賻補之凶荒則令賙委之師役則令犒襘之有福事則令慶賀之有禍則令哀弔之凡此五物者治其事故及其利害為一書其禮俗政事教治刑禁之逆順為一書其悖逆暴亂作慝猶犯令者為一書其禮俗政事貫為一書其康樂和親安平為一書凡此五物者每國別異之天子以周知天下之故是故諸侯附於德服于義則天下太平古者天子為諸侯不行禮義不修法度不附於德不服于義故使射以射禮選其德行戒方氏大行人以其治國選其能功諸侯之得失治亂定然後明九命之賞以勸之罰九伐之法以震威之猶有不附率德不服於義者則使掌交說故諸侯其不附于德服于義者此天子之所以養諸侯兵不用而諸侯自為政之具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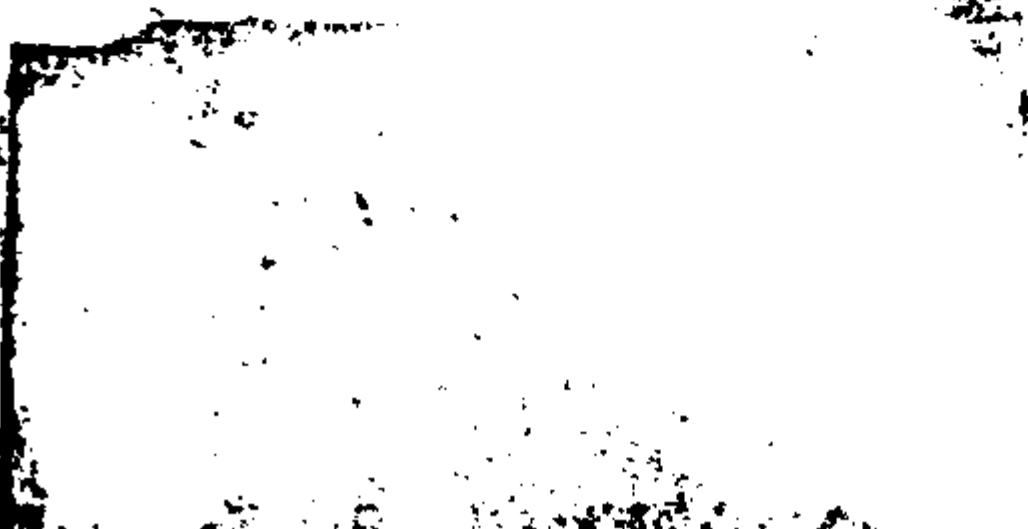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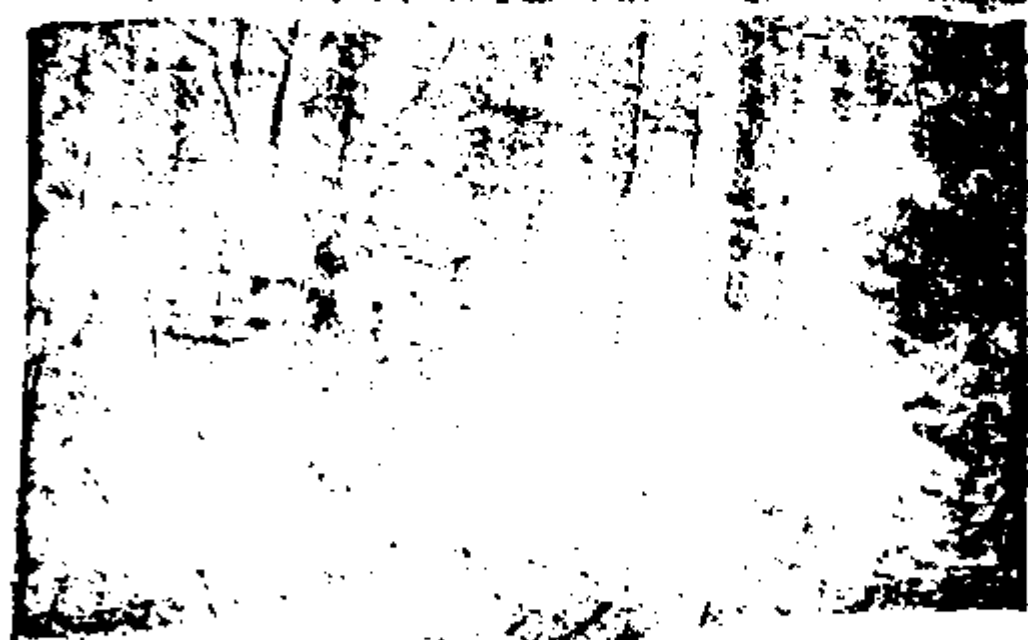
養諸侯而兵不用真足威王大略哉予詳其法度弘其意言漢時編大文字兼求甫

公作

成王冠周公使祝雍祝王曰達而勿多也祝雍曰使王近於民遠於年嗇於時惠於財親賢使能陛下離顯先帝之光耀以承皇天嘉祿欽順仲夏之吉日遵並大道邠或秉集萬福之休靈始加昭明之元服推遠稚免之幼志崇積文武之寵德肅勤高祖清廟六合之內靡不息陛下永永與天無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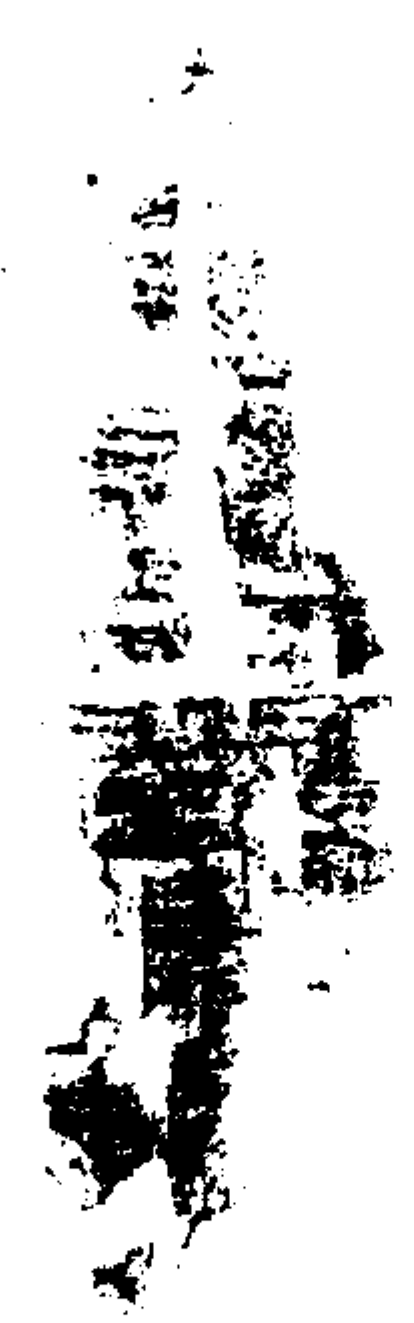
戴德

堪此棄爾幼志等語相表裏　陳明卿

易本命　戴德

子曰鳥魚皆生於陰而屬於陽故鳥魚皆卵魚游於水鳥飛於雲故冬至雀入於海化而為蛤萬物之性各異類故蠶食而不飲蟬飲而不食蜉蝣不飲不食介鱗夏食冬蟄齕吞者八竅而卵生咀嚼者九竅而胎生四足者無羽翼戴角者無上齒無角者膏而無前齒有羽者脂而無後齒晝生者類父夜生者類母凡地東西為緯南北為經山為積德川為積刑高者為生下者為死丘陵為牡谿谷為牝蜯蛤龜珠與月盈虛是故堅土之人肥虛土之人大沙土之人細息土之人美秏土之人醜是故食水者善游能寒食土者無心而不息食木者多力而拂食草者善走而愚食桑者有絲而蛾食肉者勇敢而捍食穀者智慧而巧食氣者神明而壽不食者不死

洞悉化機即格致餘論遜其精核　張来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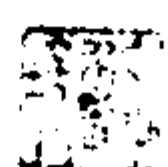
於歌詩尤善奏御天子不外中和諸體然辭長于理聲偶漸階西京之一變也

婁東張溥題

雲間翁元益象韓　豫章黃國琦五湖　鑒定
古潭張運泰來倩　余元熹廷彝　彙評

王子淵集

王子淵集

四子講德論

王褒

徵斯文學問於虛儀夫子曰蓋聞國有道貧且賤焉恥也今夫子閉門距躍專精趨學有日矣幸遭聖主平世而久懷寶是伯牙去鍾期而舜禹遁帝堯也於是欲顯名號建功業不亦難乎夫子曰然有是言也夫蚊蝱終日經營不能越階序附驥尾則涉千里攀鴻翮則翔四海僕雖嚚頑願從足下雖然何由而自達哉文學曰陳懇誠於本朝之上行話談於公卿之門夫子曰無介紹之道安從行乎公卿文學曰何為其然也昔甯戚商歌以干齊桓越石負芻而寤晏嬰非有積素累舊之歡皆塗覯卒遇而以為親者也故毛嬙西施善毀者不能蔽其好嫫母倭傀善譽者不能掩其醜苟有至道何必介紹夫子曰浴夫特達而相知者千載之一遇也招賢而處友者衆士之常路也是以空柯無刃公輸不能以斷但懸曼矰蒲苴不能以射故膺騰撇波而濟水不如乘舟之逸也衝蒙涉田而致遠未若遵塗之疾也計蔽於鄙人行衰於寡黨古今之患唯文學慮之文學曰唯唯敬聞命矣於是相與結侶攜手俱游求賢索友歷於西州有二人焉乘輅而歌倚輗而聽之詠歎中雅轉運中律嘽緩舒繹曲折不失節聞歌者為誰則所謂浮游先生陳丘子若也於是以士相見之禮友焉濟文既集文學夫子除席而稱曰俚人不識寡見尠聞蒙從末路望聽玉音竊動心焉敢問所歌何詩請聞其

戎裒諸夷乃殘有種蠡泄庸魁賊強吳雪會稽之恥魏文有段干田翟秦人寢兵折衝萬里燕昭有郭隗樂毅夷破強齊困閔於莒夫以諸侯之細功名猶尚若此而況帝王蹈於四海明冀百姓哉故有賢聖之君必有明智之臣欲以積德則天下不足平也欲以立威則百蠻不足攘也今聖主述道德履純仁被六藝修禮文發下明詔舉賢良求術士招異倫拔俊茂是以海內歡慕莫不風馳雨集襲雜並至填庭溢闕含淳詠德之聲盈耳登降揖讓之禮極目進者樂其條暢怠者欲罷不能偃息乎詩書之門游觀乎道德之域咸濯身修德吐情素而披心腹各悉精銳以貢忠誠允頹推主上弘風俗而騁太平濟濟乎多士文王所以寧也若乃美政所施洪恩所潤不可究陳舉孝以篤行崇能以招賢去煩蠲苛以綏百姓祿勤增俸以原貞廉減膳食卑宮觀省田官損諸苑疏繇役振乏困恤民災害不遑游宴閔耄老之逢辜憐繈絰之服事載隱身危之傷人悽愴子弟之縮匱恩及飛鳥惠加走獸胎卵得以成育草木遂其蕃茂愷悌君子民之父母豈不然哉先生獨不聞秦之時耶逆三正背五常成詩書壞禮義信任群小憎惡仁智詐偽者進達佞諂者容入華相刻削大理峻法處位而任政者皆短於仁義長於酷虐狼摯虎攫懷殘秉賊其所臨莅莫不肌慄慴伏吹毛求疵並施螫毒百姓阽險無所措其手足嗷嗷愁怨遂亡秦族是以養雞者不畜貍牧獸者不育豺樹木者憂其蠹保民者除其賊故大臣之為政也崇簡易尚寬柔進淳仁與賢才上下無怨民用和睦今海內樂業朝廷淑清天符既章人瑞又明品物咸亨山川降靈神光燿暉洪洞朗天鳳皇來儀翼翼邕邕群鳥並從舞德垂容神雀仍集麒麟自至甘露滋液嘉禾櫛比大化隆洽男女條暢家給年豐咸則三壤豈不盛哉昔文王應九尾狐東夷歸周武王獲白魚而諸侯同辭周公受秬鬯而鬼方臣宣王得白狼而夷狄賓夫名自正而事自定也今南郡獲白虎亦偃武興文之應也獲之者張武武張而猛服也是以北狄賓洽邊不恤寇甲士寢而旌旗仆也文學夫子曰天符既聞命矣敢問人瑞先生曰夫匈奴者百蠻之最強者也天性驕蹇習俗狼暴賤老貴壯氣力相高業在攻伐事在獵射兒能騎羊走箭飛鏃逐水隨畜鄉無常處鳥集獸散往來馳騖周流曠野以濟嗜欲其耒耜則弓矢鞍馬播種則扞弦掌拊收秋則奔狐馳兔獲刈則顛倒殪仆追之則奔遁釋之則為寇是以三王不能懷五伯不能綏獫狁枕上侵犯務羌詩人所歎自古患之今聖德隆盛威靈外覆日逐衆國而歸德單于稱臣而朝貢乾坤之所開陰陽之所接編結沮顏燋齒剔剪髮黥首文身裸袒之國靡不奔走貢獻擁析來附蠻安嗁吟鼓腹而歎夫鴻均之世何物不樂飛鳥翕翼淵魚奮躍是以刺史感澹舒音而詠至德鄙人駑淺不能究識欣遊所聞未克殫焉於是二客醉于仁義飽于盛德終日仰歎怡懌而悅服

與聖主得賢臣頌之旨不異邪文詞亦有相擬處若夫繡彩遒朗雖近俳體而氣若珠聯則固文士之雅致也　余延邦

聖主得賢臣頌　王褒

夫荷旃被毳者，難與道純綿之麗密；羹藜含糗者，不足與論太牢之滋味。今臣僻在西蜀，生於窮巷之中，長於蓬茨之下，無有游觀廣覽之知，顧有至愚極陋之累，不足以塞厚望，應明旨。雖然，敢不略陳愚心，而抒情素。記曰：共惟春秋法五始之要，在乎審己正統而已。夫賢者，國家之器用也。所任賢，則趨舍省而功施普；器用利，則用力少而就效衆。故工人之用鈍器也，勞筋苦骨，終日矻矻。及至巧冶鑄干將之樸，清水焠其鋒，越砥斂其咢，水斷蛟龍，陸剸犀革，忽若篲氾畫塗。如此，則使離婁督繩，公輸削墨，雖崇臺五層，延袤百丈，而不溷者，工用相得也。庸人之御駑馬，亦傷吻敝策而不進於行，胸喘膚汗，人極馬倦。及至駕齧膝，驂乘旦，王良執靶，韓哀附輿，縱騁馳騖，忽如景靡，過都越國，蹶如歷塊，追奔電，逐遺風，周流八極，萬里一息。何其遼哉？人馬相得也。故服絺綌之涼者，不苦盛暑之鬱燠；襲狐貉之煖者，不憂至寒之悽愴。何則？有其具者易其備。賢人君子，亦聖王之所以易海內也。是以嘔喻受之，開寬裕之路，以延天下之英俊也。夫竭智附賢者，必建仁策；索遠求士者，必樹伯功。昔周公躬吐捉之勞，故有圄空之隆；齊桓設庭燎之禮，故有匡合之功。由此觀之，君人者勤於求賢而逸於得人。人臣亦然。昔賢者之未遭遇也，圖事揆策則君不用其謀，陳見悃誠則上不然其信，進仕不得施效，斥逐又非其愆。是故伊尹勤於鼎俎，太公困於鼓刀，百里自鬻，甯戚飯牛，離此患也。及其遇明君，遭聖主也，運籌合上意，諫諍即見聽，進退得關其忠，任職得行其術，去卑辱奧渫而升本朝，離蔬釋蹻而享膏粱，剖符錫壤而光祖考，傳之子孫以資說士。故世必有聖知之君，而後有賢明之臣。故虎嘯而風冽，龍興而致雲，蟋蟀俟秋吟，蜉蝣出以陰。易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詩曰：思皇多士，生此王國。故世平主聖，俊乂將自至。若堯舜禹湯文武之君，獲稷契皋陶伊尹呂望之臣，明明在朝，穆穆布列，聚精會神，相得益章。雖伯牙操遞鍾，逢門子彎烏號，猶未足以喩其意也。故聖主必待賢臣而弘功業，俊士亦俟明主以顯其德。上下俱欲，驩然交欣，千載一會，論說無疑，翼乎如鴻毛遇順風，沛乎若巨魚縱大壑。其得意如此，則胡禁不止，曷令不行？化溢四表，橫被無窮，遐夷貢獻，萬祥畢臻。是以聖主不遍窺望而視已明，不殫傾耳而聽已聰，恩從祥風翱，德與和氣游，太平之責塞，優游之望得，遵游自然之勢，恬淡無為之場，休徵自至，壽考無疆，雍容垂拱，永永萬年，何必偃仰詘信若彭祖，呴噓呼吸如僑松，眇然絕俗離世哉！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蓋信乎其以寧也。

聖主得賢臣，世道所繇以泰也。聖賢論治，莫先於此。此頌曲盡其理。

格言秀句，不一而足，宜經生傳誦，以為膾炙。[illegible]

措語藻詞，見六朝濫觴。余[illegible]評

移金馬碧雞文　王褒

持節使者敬移南崖金精神馬縹縹碧雞處南之荒深溪回谷非土之鄉歸來歸來漢德無疆廣乎唐虞澤配三皇黃龍見兮白虎仁歸來歸來可以為倫歸兮翔兮何事南荒也

華陽國志曰蜻蛉縣山有碧雞金馬光影倏忽民多見之有山神漢宣帝遣王褒祭之欲致金馬[illegible]

僮約　王褒

蜀郡王子淵以事到湔上寡婦楊惠舍有一奴名便了倩行酤酒便了提大杖上冢巔曰大夫買便了時只約守家不約為他家男子酤酒子淵大怒曰奴寧欲賣耶惠曰奴父許人人無欲者子即決賣券之奴復曰欲使皆上不上券便了不能為也子淵曰諾券文曰神爵三年正月十五日資中男子王子淵從成都安志里女子楊惠買夫時戶下髯奴便了決賈萬五千奴從百役使不得有二言晨起洒掃食了洗滌居當穿臼縛帚裁盂鑿井浚渠縛落鉏園斫陌杜埤地刻大枷屈竹作杷削治鹿盧出入不得騎馬載車踑坐大呶下床振頭垂釣刈芻結葦臘纑汲水酪佐醡酺織履作粗黏雀張烏結網捕魚繳鴈彈鳧登山射鹿入水捕龜後園縱魚鴈鶩百餘驅逐鴟鳥持梢牧豬種薑養羊長育豚駒糞除常潔餧食馬牛鼓四起坐夜半益芻二月春分被隄社疆落桑皮椶種瓜作瓠別茄披葱焚槎發疇壟集破封日中早熨雞鳴起舂調治馬驢兼落三重舍中有客提壺行酤汲水作餔滌杯整案園中拔蒜斫蘇切脯築肉臛芋膾魚炰鱉烹茶盡具餔已而蓋藏關門塞竇餧豬縱犬勿與鄰里爭鬬奴當飯豆飲水不得嗜酒欲飲美酒唯得染脣漬口不得傾盂覆斗不得辰出夜入交關伴偶舍後有樹當裁作船上至江州下至湔主為府掾求用錢推紡惡敗棧索綿亭買席往來都洛當為婦女求脂澤販於小市歸都擔枲轉出旁蹉牽犬販鵝武陽買茶楊氏池中擔荷往來市聚慎護姦偷入市不得夷蹲旁臥惡言醜詈多作刀弓持入益

州貨易牛羊。奴自交精慧。不得癡愚。持斧入山。斷輮裁轅。若殘當作俎機木屐及彘盤。焚薪作炭。礨石薄岸。治舍蓋屋。書削代牘。日暮以歸。當送乾薪兩三束。四月當披。五月當穫。十月收豆。多取蒲苧。益作繩索。雨墮無所為。當編蔣織箔。植種桃李。梨柿柘桑。三丈一樹。八尺為行。果類相從。縱橫相當。果熟收斂。不得吮嘗。犬吠當起。驚告鄰里。棖門柱戶。上樓擊鼓。荷盾曳矛。還落三周。勤心疾作。不得遨遊。奴老力索。種莞織席。事訖欲休。當舂一石。夜半無事。浣衣當白。若有私斂。主給賓客。奴不得有姦私。事事當關白。奴不聽教。當笞一百。讀券文徧訖。詞窮咋索。仡仡叩頭。兩手自搏。目淚下落。鼻涕長一尺。當如王大夫言。不如早歸黃土陌。蚯蚓鑽額。早知當爾。為王大夫酤酒。真不敢作惡。

貨殖傳耶。農種書耶。治生之策殆盡。事極其瑣屑。一入子淵手。便排蕩作態。逶折周詳。詞鋒之利器也。張米菴

匡機

王褒

極運兮不中。來將屈兮困窮。余深愍兮慘怛。願一列兮無從。乘日月兮上征。顧遊心兮鄗酆。彌覽兮九隅。彷徨兮蘭宮。芷閭兮藥房。奮搖兮衆芳。菌閣兮蕙樓。觀道兮從橫。寶金兮委積。美玉兮盈堂。桂水兮潺湲。揚流兮洋洋。蓍蔡兮踴躍。孔鶴兮回翔。撫檻兮遠望。念君兮不忘。怫鬱兮莫陳。永懷兮內傷。

辭聚而裁可則。張米菴

昭世　王褒

世溷兮冥昏。違君兮歸真。乘龍兮偃蹇。高回翔兮上臻。襲英衣兮緹䌿。披華裳兮芳芬。登羊角兮扶輿。浮雲漠兮自娛。握神精兮雍容。與神人兮相胥。流星墜兮成雨。進瞵盼兮上丘墟。覽舊邦兮滃鬱。余安能兮久居。志懷逝兮心懰慄。紆余轡兮躊躇。聞素女兮微歌。聽王后兮吹竽。魂悽愴兮感哀。腸回回兮盤紆。撫余佩兮繽紛。高太息兮自憐。使祝融兮先行。令昭明兮開門。馳六蛟兮上征。竦余駕兮入冥。歷九州兮索合。誰可與兮終生。忽反顧兮西囿。覩軫丘兮崎傾。橫垂涕兮泫流。悲余后兮失靈。

尊嘉　王褒

季春兮陽陽。列草兮成行。余悲兮蘭生。委積兮從橫。江離兮遺捐。辛夷兮擠藏。伊思兮往古。亦多兮遭殃。伍胥兮浮江。屈子兮沈湘。運余兮念茲。心內兮懷傷。望淮兮沛沛。濱流兮則逝。榜舫兮下流。東注兮磕磕。蛟龍兮導引。文魚兮上瀬。抽蒲兮陳坐。援芙蕖兮為蓋。水躍兮余旌。繼以兮微蔡。雲旗兮電騖。儵忽兮容裔。河伯兮開門。迎余兮歡欣。顧念兮舊都。懷恨兮艱難。竊哀兮浮萍。汎淫兮無根。

縱忘寄絕。愛自一氣流出。　余延釋

蓄英　　王褒

秋風兮蕭蕭。舒芳兮振條。微霜兮眇眇。病殀兮鳴蜩。玄鳥兮辭歸。飛翔兮靈丘。望谿兮滃鬱。熊羆兮呴嗥。唐虞兮不存。何故兮久留。臨淵兮汪洋。顧[illegible]兮忽荒。修余兮袿衣。騎霓兮南上。乘雲兮回回。亹亹兮自強。將息兮蘭皋。失志兮悠悠。蒶（音分）蘊兮黴（音眉）黧。思君兮無聊。身去兮意存。愴恨兮懷愁。

形容秋景。情幽而緒密。一字一淚。一淚一沐。張來倩

思忠　　王褒

登九靈兮遊神。靜女歌兮微晨。悲皇丘兮積葛。衆體錯兮交紛。貞枝抑兮枯槁。枉車登兮慶雲。感余志兮慘慄。心愴愴兮自憐。駕玄螭兮北征。曏（音向）吾路兮葱嶺。連五宿兮建旄。揚氛氣兮為旌。歷廣漠兮馳騖。覽中國兮冥冥。玄武步兮水母。與吾期兮南榮。登華蓋兮乘陽。聊逍遙兮播光。抽庫婁兮酌醴。援瓟瓜兮接糧。畢休息兮遠逝。發玉軔兮西行。惟時俗兮疾正。弗可久兮此方。寤辟摽兮永思。心怫鬱兮內傷。

亦莊而排。亦淺而旨。亦深而思。張來倩

陶壅　王褒

覽杳杳兮世惟。余惆悵兮何歸。傷時俗兮溷亂將奮翼兮高飛。駕八龍兮連蜷。建虹旌兮威夷。觀中宇兮浩浩。紛翼翼兮上躋浮溺水兮舒光。淹低佪兮京沚。屯余車兮索友。睹皇公兮問師。道莫貴兮歸真。羨余術兮可夷。吾乃逝兮南娭。道幽路兮九疑。越炎火兮萬里。過萬首兮嶷嶷。濟江海兮蟬蛻。絕北梁兮永辭。浮雲鬱兮晝昏。霾土忽兮塺塺。息陽城兮廣夏。衰色罔兮中怠。意曉陽兮燎寤。乃自診兮在茲。思堯舜兮襲興。幸咎繇兮獲謀。悲九州兮靡君。撫軾歎兮作詩。

惆悵無聊如見。張鳳翼

株昭　王褒

悲哉于嗟兮心內切磋。款冬而生兮凋彼葉柯。瓦礫進寶兮捐棄隨和。鉛刀厲御兮頓棄太阿。驥垂兩耳兮中坂蹉跎。蹇驢服駕兮無用日多。修潔處幽兮貴寵沙劘。鳳皇不翔兮鶉鴳飛揚。乘虹驂蜺兮載雲變化。鷦鵬開路兮後屬青蛇。步驟桂林兮超驤卷阿。丘陵翔舞兮谿谷悲歌。神章靈篇兮赴曲相和。余私娛茲兮孰哉復加。還顧世俗兮壞敗罔羅。卷佩將逝兮涕流滂沱。亂曰。皇門開兮照下土。株穢除兮蘭芷覩。四佞放兮後得禹。聖舜攝兮昭堯緒。孰能若兮願為輔。

皆以寓其鬱邑。非一一有所指象。余延祥

翁孫集序

趙營平以隴西騎士從軍得官侍中武帝時數將兵擊匈奴既能審形勢計利害守便宜戰勝之形如觀掌紋有功為護軍都尉歷事昭宣復能決疑定策不近然不回撓凜然有古大臣風烈然則營平豈特一才智人也哉

閩潭余應泰書

雲間翁元益象韓　豫章黄國琦五湖　鑒定

古潭張逕燕來倩　余元熹廷輝　纂評

翁孫集

陳兵利害疏

趙充國

臣竊見騎都尉安國前幸賜書擇羌人可使使罕諭告以大軍當至漢不誅罕以解其謀恩澤甚厚非臣下所能及臣獨私美陛下盛德至計無已故遣开豪雕庫宣天子至德罕开之屬皆聞知明詔今先零羌楊玉此羌之首帥名王將騎四千及煎鞏騎五千阻石山木候便為寇罕羌未有所犯今置先零先擊罕釋有罪誅亡辜起壹難就兩害誠非陛下本計也臣聞兵法攻不足者守有餘又曰善戰者致人不致於人今罕羌欲為敦煌酒泉寇宜飭兵馬練戰士以須其至坐得致敵之術以逸擊勞取勝之道也今恐二郡兵少不足以守而發之行攻釋致虜之術而從為虜所致之道臣愚以為不便先零羌虜欲為背畔故與罕开解仇結約然其私心不能亡恐漢兵至而罕开背之也臣愚以為其計常欲先赴罕开之急以堅其約先擊罕羌先零必助之今虜馬肥糧食方饒擊之恐不能傷害適使先零得施德於罕羌堅其約合其黨虜交堅黨合精兵二萬餘人迫脅諸小種附著者稍眾莫須之屬不輕得離也如是虜兵寖多誅之用力數倍臣恐國家憂累繇十年數不二三歲而已臣得蒙天子厚恩父子俱為顯列臣位至上卿爵為列侯犬馬之齒七十六為明詔填溝壑死骨不朽亡所顧念獨思惟兵利害至孰悉也於臣之計先誅先零已則罕开之屬不煩兵而服矣先零已誅而罕开不服涉正月擊之得利之理又其時也以今進兵誠不見其利唯陛下裁察

漢窮兵三十年用事戎狄雖士馬物故虜亦折北不如武賢之當以兵破羌羌亦當離解困斃未至如充國所慮然充國意不在羌也漢名將稱衛霍然專以深追遠討為功輕銳少年若終軍傅介子輩圖倖制人户牖之開使天子喜邊功輕敵生事充國君臣深識世變不以晚年為宣帝言誰復言者致惜民命保護國體使天子養威持重不折兵傷鋭制敵成功而無後患餘禍真可為萬世用兵之法陳明卿

上屯田奏一

趙充國

臣聞兵者所以明德除害也故舉得於外則福生於內不可不慎臣所將吏士馬牛食月用糧穀十九萬九千六百三十斛鹽千六百九十三斛茭藳二十五萬二百八十六石難久不解繇役不息又恐它夷卒有不虞之變相因並起為明主憂誠非素定廟勝之策且羌虜易以計破難用兵碎也故臣愚以為擊之不便計度臨羌東至浩亹羌虜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墾可二千頃以上其間郵亭多壞敗者臣前部士入山伐材木大小六萬餘枚皆在水次願罷騎兵留弛刑應募及淮陽汝南步兵與吏士私從者合凡萬二百八十一人用穀月二萬七千三百六十三斛鹽三百八斛分屯要害處冰解漕下繕鄉亭浚溝渠治湟陿以西道橋七十所令可至鮮水左右田事出賦人二十畮至四月草生發郡騎及屬國胡騎伉健各千倅馬什二就草為田者遊兵以充入金城郡益積畜省大費今大司農所轉穀至者足支萬人一歲食謹上田處及器用簿唯陛下裁許

充國合罕开而擊先零罕开內附先零已孤更以降斬之威先零可除有幾而猶欲罷兵屯田以待其敝如治癰者使之熟而自潰是臣為國久遠萬全之計也　鍾伯敬

上屯田奏二

趙充國

臣聞帝王之兵以全取勝是以貴謀而賤戰戰而百勝非善之善者也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蠻夷習俗雖殊於禮義之國然其欲避害就利愛親戚畏死亡一也今虜亡其美地薦草愁於寄託遠遁骨肉離心人有畔志而明主般師罷兵萬人留田順天時因地利以待可勝之虜雖未即伏辜兵決可期月而望羌虜瓦解前後降者萬七百餘人及受言去者凡七十輩此坐支解羌虜之具也臣謹條不出兵留田便宜十二事步兵九校吏士萬人留屯以為武備因田致穀威德並行一也又因排折羌虜令不得歸肥饒之墬貧破其眾以成羌虜相畔之漸二也居民得並田作不失農業三也軍馬一月之食度支田士一歲罷騎兵以省大費四也至春省甲士卒循河湟漕穀至臨羌以示羌虜揚威武傳世折衝之具五也以閒暇時下所伐材繕治郵亭充入金城六也兵出乘危徼幸不出令反畔之虜竄於風寒之地離霜露疾疫瘃墮之患坐得必勝之道七也亡經阻遠追死傷之害八也內不損威武之重外不令虜得乘間之勢九也又亡驚動河南大开小开使生他變之憂十也治湟陿中道橋令可至鮮水以制西域信威千里從枕席上過師十一也大費既省繇役豫息以戒不虞十二也留屯田得十二便出兵失十二利臣充國材下犬馬齒衰不識長冊唯明詔博詳公卿議臣採擇

充國奏疏乃屯田策其實不在屯田也先零罕开類皆烏合執不

能久克。國故欲以譎撻之。其曰兵難逾度。願至金城圖上方略。文曰兵當以全取勝。是機也。宣帝及在廷諸臣。未有能知之者。充國往復論議。不過權算多少耳。機初不露也。蓋人見其調度異於尋常。故論誠而退。充國亦凱還。在邊自冬涉夏。未嘗收兵。不然。五月羌將勢詎肯留以資敵也。充國之落落垂賜曰。兵執國之大事。當為後法。至是宣帝難始悟其機矣。陳明卿

上屯田奏三

趙充國

臣聞兵以計為本。故多算勝少算。先零羌精兵。今餘不過七八千人。失地遠客。分散饑凍。罕开莫須又頗暴略其羸弱畜產。畔還者不絕。皆聞天子明令相捕斬之賞。臣愚以為虜破壞可日月冀。遠在來春。故曰兵決可期月而望。竊見北邊自敦煌至遼東萬一千五百餘里。乘塞列隧。有吏卒數千人。虜數大眾攻之而不能害。今留步士萬人屯田。地勢平易。多高山遠望之便。部曲相保。為塹壘木樵。校聯不絕。便兵弩。飭鬥具。烽火幸通。勢及并力。以逸待勞。兵之利者也。臣愚以為屯田內有亡費之利。外有守禦之備。騎兵雖罷。虜見萬人留田。為必禽之具。其土崩歸德。宜不久矣。從今盡三月。虜馬羸瘦。必不敢捐其妻子於他種中。遠涉河山而來為寇。又見屯田之士精兵萬人。終不敢復將其累重還歸故地。是臣之愚計。所以度虜且必瓦解其處。不戰而自破之策也。至於虜小寇盜。時殺人民。其原未可卒禁。臣聞戰不必勝。不苟接刃。攻不必取。不苟勞眾。誠令兵出。雖不能滅先零。亶能令虜絕不為小寇。則出兵可也。即今同是而釋坐勝之道。從乘危之勢。往終不見利。空內自罷敝。貶重而自損。非所以視蠻夷也。又大兵一出。還不可復留。湟中亦未可空。如是。繇役復發也。且匈奴不可不備。烏桓不可不憂。今久轉運煩費。傾我不虞之用。以澹一隅。臣愚以為不便。校尉臨眾幸得承威德。奉厚幣。拊循眾羌。諭以明詔。宜皆鄉風。雖其前辭嘗曰得亡效五年。宜亡它心。不足以故出兵。臣竊自惟念。奉詔出塞。引軍遠擊。窮天子之精兵。散車

說苑

向校文學窮理之蕃崛出
諸儒先秦古書南朕蠧刻不
向華采擷不遺至其正紀綱典
教化翼邪正降貫端以為漢叙
覽者於是会焉

羅紋山述

西漢文

說苑

武陵楊鶴無山鑒定　古潭張邏來倩彙評
豫章黃國琦五湖　余元熹延諢

卜居
救翟
禋祀
大樂
逢紛。下附錄
靈懷
離世
怨思
遠逝
惜賢
憂苦
愍民
思古

說苑

興道 君道篇

劉向

燕昭王問於郭隗曰。寡人地狹人寡。齊人削取八城。匈奴驅馳樓煩之下。以孤之不肖。得承宗廟。恐危社稷。存之有道乎。郭隗曰。有。然恐王之不能用也。昭王避席。請聞之。郭隗曰。帝者之臣。其名臣也。其實師也。王者之臣。其名臣也。其實友也。霸者之臣。其名臣也。其實賓也。危國之臣。其名臣也。其實虜也。今王將東面目指氣使以求臣。則廝役之材至矣。南面聽朝。不失揖讓之禮以求臣。則人臣之材至矣。西面等禮相亢。下之以色。不乘勢以求臣。則朋友之材至矣。北面拘指逡巡而退以求臣。則師傅之材至矣。如此則上可以王。下可以霸。唯王擇焉。燕王曰。寡人願學而無師。郭隗曰。王誠欲興道。隗請為天下之士開路。於是燕王常置郭隗上坐南面。居三年。蘇子聞之。從周歸燕。鄒衍聞之。從齊歸燕。樂毅聞之。從趙歸燕。屈景聞之。從楚歸燕。四子畢至。果以弱燕并強齊。夫燕齊非均權敵戰之國也。所以然者。四子之力也。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之謂也。（可以傳戰國）

昭王為國求師。郭隗為士開路。中興之器。赫然可觀。召公以來盛事也。黃仲霖

三懼　君道篇　　劉向

明主者有三懼。一曰處尊位而恐不聞其過。二曰得意而恐驕。三曰聞（首句提三懼之綱）天下之至言而恐不能行。何以識其然也。越王句踐與吳人戰。大敗之。兼有九夷。當是時也。南面而立。近臣三。遠臣五。令羣臣曰。聞吾過而不告者其罪刑。（千古學術治術皆三懼盡之）此處尊位而恐不聞其過者也。昔者晉文公與楚人戰。大勝之。燒其軍。火三日不滅。文公退而有憂色。侍者曰。君大勝楚。今有憂色何也。文公曰。吾聞能以戰勝而安者。其唯聖人乎。若夫詐勝之徒。未嘗不危也。吾是以憂。此得意而恐驕也。昔齊桓公得管仲隰朋。辯其言。說其義。正月之朝。令具太牢進之先祖。桓公西面而立。管仲隰朋東面而立。桓公贊曰。自吾得聽二子之言。吾目加明。耳加聰。不敢獨擅。願薦之先祖。此聞天下之至言而恐不能行者也。

恐不聞其過。改過不吝之心也。得意而恐驕。制治未亂。保邦未危之心也。聞至言而恐不能行。舍己從人。遜志時敏之心也。要者無論矣。千古帝之心法。亦不過此。王鳳洲

誹譽之情　君道篇　　劉向

武王問太公曰。舉賢而以危亡者何也。（舉賢之君不能用）太公曰。舉賢而不用。是有舉賢之名。而不得與賢之實也。武王曰。其失安在。太公望曰。其失在君好用小善而已。不得真賢也。武王曰。好用小善者何如。太公曰。君好聽譽而（千古[illegible]病）不惡讒也。以非賢爲賢。以非善爲善。以非忠爲忠。以非信爲信。其君以譽爲功。以毀爲罪。有功者不賞。有罪者不罰。多黨者進。少黨者退。是以羣臣比周而蔽賢。百吏羣黨而多奸。（害忠善良）忠臣以誹死於無罪。邪臣以譽賞於無功。其國見於危亡。武王曰。善。吾今日聞誹譽之情矣。

好譽不惡讒。自非明主。靡不皆然。所謂言之者無罪。聞之者亦足以戒也。張朱佳

辭賜 臣術篇　劉向

晏子方食君之使者至分食而食之晏子不飽使者返言之景公景公曰嘻夫子之家若是其貧也寡人不知也是寡人之過也令吏致千家之縣一於晏子晏子再拜而辭曰嬰之家不貧以君之賜澤覆三族延及交遊以振百姓君之賜也厚矣嬰之家不貧也嬰聞之厚取之君而（家積是已所以儆人臣之懷二心者）學施之人代君為君也忠臣不為也厚取之君而藏之是筐篋存也仁人不為也厚取之君而無所施之身死而財遷智者不為也嬰也聞為人臣進不事上以為忠退不克下以為廉八升之布一豆之食足矣使者三返遂辭不受也

自死財遷以宮貴人所深諱者然理勢必然況更有甚於此者乎晏子好施仁且智矣　葉來甫

士智 建本篇　劉向

周召公年十九見正而冠冠則可以為方伯諸侯矣人之幼稚童蒙之時非求師正本無以立身全性夫幼者必愚愚者妄行妄行不能保身孟子曰人皆知以食愈饑莫知以學愈愚故善材之幼者必勤於學問以備其材今人誠能砥礪其材自誠其神明睹物之應通道之要觀始卒之端覽無外之境逍遙乎無方之內彷徉乎塵埃之外卓然獨立超然絕世此上聖之所遊神也然晚世之人莫能閑居心思鼓琴讀書追觀上古友賢大夫學問講辯日以自虞疏遠世事分明利害籌策得失以觀禍福設義立度以為法式窮追本末究事之情死有遺業生有榮名此皆人材之所能建也然莫能為者偷慘懈墮多暇日之故也是以水本而無名夫學者崇名立身之本也儀狀齊等而飾貌者好質性同倫而學問者智是故砥礪琢磨非金也而可以利金詩書辟立非我也而可以厲心夫問訊之士日夜興起厲中益知以分別理是故處身則全立身不殆士苟欲深明博察以垂榮名而不好問訊之道則是伐智本而塞智原也何以立軀也騏驥雖疾不遇伯樂不致千里干將雖利非人力不能自斷焉烏號雖良不得排檠不能自任人才雖高不務學問不能致聖水積成川則蛟龍生焉土積成山則豫樟生焉學積成聖則富貴尊顯至焉千金之裘非一狐之皮臺廟之榱非一木之枝也先王之法非一士之智也故曰訊問者智之本思慮者智之道也

通篇以學問為主張以智為骨子而篇中一層正意一層譬喻相挪

而行文之極有照應○極有變化者 袁元案

學問相資○如母子相生○安石桐宗○只是抱郡問字一集○所以論高○

物○黄仲森

平原君救趙復恩篇　劉向

平原君既歸趙○楚使春申君將兵赴救趙○魏信陵君亦矯奪晉鄙軍往救趙○未至○秦急圍邯鄲○邯鄲急且降○平原君患之○邯鄲傳舍吏子李談謂平原君曰○君不憂趙亡乎○平原君曰○趙亡即勝為虜○何為不憂○李談曰○邯鄲之民○炊骨易子而食之○可謂至困○而君之後宮百數○婦妾荷綺縠○廚餘粱肉○士民兵盡○或剡木為矛戟○而君之器物鐘磬自恣○若使秦破趙○君安得有此○使趙而全○君何患無有○君誠能令夫人以下編於士卒間○分功而作之○家所有盡散以饗食士○方其危苦時○易為惠耳○於是平原君如其計○而勇敢之士三千人皆出死○因從李談赴秦軍○秦軍為卻三十里○亦會楚魏救至○秦軍遂罷○李談死○封其父為孝侯○

危苦時易為惠○豪傑明炳事與之言也○平原君救趙○全頓有幽[illegible]

趙宣孟德惠　復恩篇　劉向

趙宣孟將上之絳。見翳桑下有臥餓人不能動。宣孟止車。為之下食。自含而餔之。餓人再咽而能視。宣孟問爾何為餓若此。對曰。臣居於絳。歸而糧絕。羞行乞而憎自致。以故至若此。宣孟與之壺飧脯二朐。再拜頓首受之。不敢食。問其故。對曰。向者食之而美。臣有老母。將以貢之。宣孟曰。子斯食之。吾更與汝。乃復為之簞食。以脯二束與錢百。去之絳。居三年。晉靈公欲殺宣孟。置伏士於房中。召宣孟而飲之酒。宣孟知之。中飲而出。靈公命房中士疾追殺之。一人追疾。既及宣孟。向宣孟之面曰。今固是君耶。請為君反死。宣孟曰。子名為誰。及是且對曰。何以名為。臣是夫桑下之餓人也。遂鬬而死。宣孟得以活。此所謂德惠也。故惠君子。君子得其福。惠小人。小人盡其力。夫德一人。活其身。而況置惠於萬人乎。故曰。德無細。怨無小。豈可無樹德而除怨。務利於人哉。利施者福報。怨往者禍來。形於內者應於外。不可不慎也。此書之所謂德無小者也。詩云。赳赳武夫。公侯干城。濟濟多士。文王以寧。人君胡可不務愛士乎。

壺飧可以得死士人。亦何惜而不為耶。彼乘人之危者。則又何以倪死矣。　余延祥

知人　尊賢篇　劉向

有嗌之微。數而形於色。聲音之風。感而動乎心。寗戚擊牛角而商歌。桓公聞而舉之。鮑龍跪石而登嵼。孔子為之下車。堯舜相見。不違桑陰。文王舉太公。不以日久。故賢聖之接也。不待久而親。能者之相見也。不待試而知矣。故士之接也。非必與之臨財分貨。乃知其廉也。非必與之犯難涉危。乃知其勇也。舉事決斷。是以知其勇也。取與有讓。是以知其廉也。故見虎之尾。而知其大於貍也。見象之牙。而知其大於牛也。一節見。則百節知矣。繇此觀之。以所見可以占未發。睹小節固足以知大體矣。

因小見大。可禦知人之哲。然略士雖測。有不在此數者。未可盡同也。　桑來甫

下士薄賢篇　劉向

人君之欲平治天下而垂榮名者，必尊賢而下士。易曰：自上下下，其道大光。又曰：以貴下賤，大得民也。夫明王之施德而下下也，將懷遠而致近也。夫朝無賢人，猶鴻鵠之無羽翼也（切至之喻），雖有千里之望，猶不能致其意之所致至矣。是故游江海者託於船，致遠道者託於乘，欲霸王者託於賢。伊尹、呂尚、管夷吾、百里奚，此霸王之船乘也。釋父兄與子孫，非疏之也；任庖人釣屠與仇讎僕虜，非阿之也。持社稷立功名之道，不得不然也。猶大匠之為宮室也，量小大而知材木矣，比功校而知人數矣。是故呂尚聘而天下知商將亡而周之王也；管夷吾、百里奚任而天下知齊秦之必霸也，豈特船乘哉！夫成王霸固有人，亡國破家亦固有人。桀用干莘，紂用惡來，宋用唐鞅，齊用蘇秦，秦用趙高，而天下知其亡也。非其人而欲有功，譬其若夏至之日而欲夜之長也，射魚指天而欲發之當也，雖舜禹猶亦困，而又況乎俗主哉。

引經設喻，証古傷時，筆路奇肆，戰國策文字之長。余廷燦

莊王聽諫　正諫篇　劉向

楚莊王立為君，三年不聽朝，乃令於國曰：寡人惡為人臣而遽諫其君者。今寡人有國家，立社稷，有諫則死無赦。蘇從曰：處君之高爵，食君之祿，辟其死而不諫其君，則非忠臣也。乃入諫。莊王立鼓鐘之間，左伏楊姬，右擁越姬，左裯衽，右朝服，曰：吾鼓鐘之不暇，何諫之聽？蘇從曰：臣聞之，好道者多資，好樂者多迷，好道者多糧，好樂者多亡。荊國亡無日矣，死臣敢以告王。王曰：善。左執蘇從手，右抽陰刀，刎鐘鼓之懸，明日授蘇從為相。

五諫之中，若蘇從者，亦云忠諫矣，宜莊王之抽刀刎懸也。陳明卿

叔向有云：大臣持祿不極諫，小臣畏罪不敢言。規君于德，不極難哉。張來儀

枚乘上書諫吳王　劉向

漢景帝時。吳王謀反。梁孝王中郎枚乘字叔。聞之。為書諫王。其辭曰。

臣聞得全者全昌。失全者全亡。舜無立錐之地。以有天下。禹無十戶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地。方不過百里。上不絕三光之明。下不傷百姓之心者。有王術也。故父子之道。天性也。忠臣不敢避誅以直諫。故事無遺策。功流於萬世也。臣誠願披腹心而效愚忠。恐大王不能用之。臣誠願大王少加意念惻怛之心於臣乘之言。夫以一縷之任。係千鈞之重。上懸之無極之高。下垂之不測之淵。雖甚愚之人。且猶知哀其將絕也。馬方駭而重驚之。係方絕而重鎮之。係絕於天。不可復結。墜入深淵。難以復出。其出不出。間不容髮。誠能用臣乘言。一舉必脫。必若所欲為。危如累卵。難於上天。變所欲為。易於反掌。安於泰山。今欲極天命之壽。弊無窮之樂。保萬乘之勢。不出反掌之易。以居泰山之安。乃欲乘累卵之危。走上天之難。此愚臣之所大惑也。人性有畏其影而惡其跡者。卻背而走。無益也。不如就陰而止。影滅跡絕。欲人勿聞。莫若勿言。欲人勿知。莫若勿為。欲湯之凔。令一人炊之。百人揚之。無益也。不如絕薪止火而已。不絕之於彼。而救之於此。譬猶抱薪救火也。養由基。楚之善射者也。去楊葉百步。百發百中。楊葉之小。而加百中焉。可謂善射矣。所止乃百步之中耳。比於臣未知操弓持矢也。福生有基。禍生有胎。納其基。絕其胎。禍從何來哉。泰山之溜穿石。引繩久之。乃以挈木。水非石之鑽。繩非木之鋸也。而漸靡使之然。夫銖銖而稱之。至石必差。寸寸而度之。至丈必過。石稱丈量。徑而寡失。夫十圍之木。始生於蘖。可引而絕。可擢而拔。據其未生。先其未形。磨礱砥礪。不見其損。有時而盡。種樹畜養。不見其益。有時而大。積德脩行。不知其善。有時而用。行惡為非。棄義背理。不知其惡。有時而亡。臣誠願大王孰計而身行之。此百王不易之道也。吳王不聽。卒死丹徒。

所言皆拔本塞源。防微杜漸。雖多引曲喻。不為規諫。余延評

記銘 敬慎篇 劉向

孔子至周，觀於太廟右陛之前，有金人焉，三緘其口而銘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戒之哉！無多言，多言多敗；無多事，多事多患。安樂必戒，無行所悔。勿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勿謂何殘，其禍將然；勿謂莫聞，天妖伺人。熒熒不滅，炎炎奈何；涓涓不壅，將成江河；綿綿不絕，將成網羅；青青不伐，將尋斧柯。誠不能慎之，禍之根也。曰是何傷，禍之門也。強梁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盜怨主人，民害其貴。君子知天下之不可蓋也，故後之下之，使人慕之。執雌持下，莫能與之爭者。人皆趨彼，我獨守此；眾人惑惑，我獨不從；內藏我知，不與人論技。我雖尊高，人莫害我。夫江河長百谷者，以其卑下也。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戒之哉，戒之哉！孔子顧謂弟子曰：記之。此言雖鄙而中事情。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行身如此，豈以口遇禍哉。

說苑 敬慎 卷十

兩漢文

此辭危激，但執雌持下，有近老氏，不似武王諸銘語簡而意正也。當與欹器持滿篇參看。葉來甫

獵決 善說篇 劉向

齊宣王出獵於社山，社山父老十三人相與勞王。王曰：父老苦矣。謂左右賜父老田不租。父老皆拜，閭丘先生不拜。王曰：父老以為少耶？謂左右復賜父老無徭役。父老皆拜，閭丘先生又不拜。王曰：拜者去，不拜者前。曰：寡人今日來觀，父老幸而勞之，故賜父老田不租，父老皆拜，先生獨不拜；寡人自以為少，故賜父老無徭役，父老皆拜，先生又獨不拜，寡人得無有過乎？閭丘先生對曰：惟聞大王來遊，所以為勞大王，望得壽於大王，望得富於大王，望得貴於大王。王曰：夫殺生有時，非寡人所得與也，無以壽先生；倉廩雖實，以備菑害，無以富先生；大官無缺，小官卑賤，無以貴先生。閭丘先生對曰：此非人臣所敢望也。願大王選良富家子有脩行者以為吏，平其法度，如此臣少可以得壽焉；春秋冬夏，振之以時，無煩擾百姓，如是臣可少得以富焉；願大王出令，令少者敬長，長者敬老，如是臣可少得以貴焉。今大王幸賜臣田不租，然則倉廩將虛也；賜臣無徭役，然則官府無使焉，此固非人臣之所敢望也。齊王曰：善。願請先生為相。

說苑 善說 五一 卷十二

兩漢文

其事與漁人獻晉文公相類，而閭丘辭氣條暢，自是儒家之言。此佳者，善形容口吻處。葉來甫

琴諷 善説篇

劉向

雍門子周以琴見乎孟嘗君孟嘗君曰先生鼓琴亦能令文悲乎雍門子周曰臣何獨能令足下悲哉臣之所能令悲者有先貴而後賤先富而後貧者也不若身材高妙適遭暴亂無道之主妄加不道之理焉不若處勢隱絶不及四隣詘折擯厭襲於窮巷無所告愬不若交歡相愛無怨而任離遠赴絶國無復相見之時不若少失二親兄弟別離家室不足憂慼盈匈當是之時也固不可以聞飛鳥疾風之聲窮窮焉固無樂已凡若是者臣一為之徽膠援琴而長太息則流涕沾衿矣今若足下千乘之君也居則廣廈邃房下羅帷來清風倡優侏儒處前迭進而諂諛燕則鬬象棋而舞鄭女激楚之切風練色以淫目流聲以娛耳

遊則連方舟載羽旗鼓吹乎不測之淵野遊則馳騁弋獵乎平原廣囿格猛獸入則撞鐘擊鼓乎深宮之中方此之時視天地曾不若一指忘死與生雖有善鼓琴者固未能令足下悲也孟嘗君曰否否文固以為不然雍門子周曰然臣之所為足下悲者一事也夫聲敵帝而困秦者君也連五國之約南面而伐楚者又君也天下未嘗無事不從則横從成則楚王橫成則秦帝楚王秦帝必報仇於薛矣夫以秦楚之強而報讐於弱薛譬之猶摩蕭斧而伐朝菌也必不留行矣天下有識之士無不為足下寒心酸鼻者千秋萬歲之後廟堂必不血食矣高臺既以壞曲池旣以塹墳墓旣以下而青廷矣嬰兒豎子樵採薪蕘者蹢躅其足而歌其上衆人見之無不愀為為足下悲之曰夫以孟嘗君尊貴乃可使若此乎於是孟嘗君泫然泣涕承睫而未殞雍門子周引琴而鼓之徐動宮徵微揮羽角切終而成曲孟嘗君涕浪汙增欷而就之曰先生之鼓琴令文若破國亡邑之人也

聴雍門之論先已傷心矣必鼓琴也　王鳳洲

寫怡愁之殊觀度清商之妙曲所謂傷心動魄樂士之風也　何嗜好

劉向

奉使篇

魏文侯封太子擊於中山三年使不往來舍人趙倉唐進稱曰為人子三年不聞父問不可謂孝為人父三年不問子不可謂慈君何以遣人使大國乎太子曰願之久矣未得可使者倉唐曰臣願奉使侯何嗜好太子曰侯嗜晨鳧好北犬於是乃遣倉唐緤北犬奉晨鳧獻於文侯倉唐至上謁曰孽子擊之使者不敢當大夫之朝請以燕閒奉晨鳧敬獻包羽緤北犬敬上涓人文侯悅曰擊愛我知吾所嗜知吾所好召倉唐而見之曰擊無恙乎倉唐曰唯唯如是者三乃曰君出太子而封之國君名之非禮也文侯怵然為之變容問曰子之君無恙乎倉唐曰臣來時拜送書於庭文侯顧指左右曰子之君長孰與是倉唐曰禮擬人必於其倫諸侯無偶無所擬之曰長大孰與寡人倉唐曰君賜之外府之裘則能勝之賜之斥帶則不更其造文侯曰子之君何業倉唐曰業詩文侯曰於詩何好倉唐曰好晨風黍離文侯自讀晨風曰鴥彼晨風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如何忘我實多文侯曰子之君以我忘之乎倉唐曰不敢時思耳文侯復讀黍離曰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文侯曰子之君怨乎倉唐曰不敢時思耳文侯於是遣倉唐賜太子衣一襲敕倉唐以雞鳴時至太子起拜受賜發篋視衣盡顛倒太子曰趣早駕君侯召擊也倉唐曰臣來時不受命太子曰君侯賜擊衣不以為寒也欲召擊無誰與謀故敕子以雞鳴時至詩曰東方未明顛倒衣裳顛之倒之自公召之遂西至謁文侯大喜乃置酒而稱曰夫遠賢而近所愛非社稷之長策也乃出少子摯封中山而復太子擊故曰欲知其子視其友欲知其君視其所使趙倉唐一使而文侯為慈父而擊為孝子太子乃稱詩曰鳳凰于飛噦噦其羽亦集爰止藹藹王多吉士維君子使媚於天子舍人之謂也

行人辭令蓋取諸詩此又以通父子之情建社稷之策古昔風流可歌可誦　葉求甫

竟以詩為關目而其中父子君臣心眼相照處俱于古識之不同不知　黃仲霖

田單攻翟　說苑指武篇　　劉向

田單為齊上將軍，興師十萬，將以攻翟，往見魯仲連子。仲連子曰：將軍之攻翟，必不能下矣。田將軍曰：單以五里之城，十里之郭，復齊之國，何為攻翟不能下。去上車不與言。決攻翟，三月而不能下。齊嬰兒謠之曰：大冠如箕，長劍拄頤，攻翟不能下，壘於梧丘。於是田將軍恐駭，往見仲連子曰：先生何以知單之攻翟不能下也？仲連子曰：夫將軍在即墨之時，坐則織蕢，立則杖臿，為士卒倡曰：宗廟亡矣，魂魄喪矣，歸何黨矣。故將有死之心，士卒無生之氣。今將軍東有掖邑之封，西有淄上之寶，金橫帶騁乎淄澠之間，是以樂生而惡死也。田將軍明日結髮徑立矢石之所，乃引枹而鼓之，翟人下之。故將者，士之心也；士者，將之肢體也。

[illegible]心○腑○則肢體不用，而將軍之謂乎。

一[illegible]□朝家壞事坐此一輩，而攻戰中為甚。今奴跳梁，安得如[illegible]者一個言之。張來[illegible]

說苑　攻翟　五八

禮祀　辨物篇　　劉向

五嶽者何謂也？泰山東嶽也，霍山南嶽也，華山西嶽也，常山北嶽也，嵩高山中嶽也。五嶽何以視三公？能大布雲雨焉，能大斂雲雨焉，雲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天下，施德博大，故視三公也。四瀆者何謂也？江河淮濟也。四瀆何以視諸侯？能蕩滌垢濁焉，能通百川於海焉，能出雲雨千里焉，為施甚大，故視諸侯也。山川何以視子男也？能出物焉，能潤澤物焉，能生雲雨，為恩多，然品類以百數，故視子男也。書曰：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矣。

以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山川視子男，蔡九峯也。合分篆上奇，而此述尤悉。楊升菴

竟似公孫手筆。黃仲霖

西漢文　說苑　辨物　五九

逢紛

劉向

伊伯庸之末冑兮諒皇直之屈原云余肇祖於高陽兮惟楚懷之嬋連原生受命于貞節兮鴻永路有嘉名齊名字於天地兮竝光明於列星吸精粹而吐氛濁兮橫邪世而不取容行叩誠而不阿兮遂見排而逢讒后聽虛而黜實兮不吾理而順情腸憤悁而含怒兮志遷蹇而左傾心憔悴而不我與兮躬速速而不吾親辭靈修而隕志兮吟澤畔之江濱椒桂羅以顛覆兮有竭信而歸誠讒夫藹藹而曼著兮曷其不舒予情始結言於廟堂兮信中塗而叛之懷蘭蕙與衡芷兮行中壄而散之聲哀哀而懷高丘兮心愁愁而思舊邦願承閒而自恃兮徑淫曀而道壅顏黴黧以沮敗兮精越裂而衰耄裳襜襜而含風兮衣納納而掩露赴江湘之湍流兮順波湊而下降徐徘徊於山阿兮飄風來之洶洶馳余車兮玄石步余馬兮洞庭平明發兮蒼梧夕投宿兮石城芙蓉蓋而蔆華車兮紫貝闕而玉堂薜荔飾而陸離薦兮魚鱗衣而白蜺裳登逢龍而下隕兮違故都之漫漫思南郢之舊俗兮腸一夕而九運揚流波之潢潢兮體溶溶而東回心怊悵以永思兮意晻晻而日頹白露紛紛以塗塗兮秋風瀏以蕭蕭身永流而不還兮魂長逝而常愁

歎曰譬彼流水紛揚磕兮波逢洶涌濆滂沛兮揄揚滌盪漂流隕往觸崟石兮龍邛脟圈繚戾宛轉阻相薄兮遭紛逢凶蹇離尤兮垂文揚采遺將來兮

此九歎為屈原見放後念其君而作其詞深雅不愧離騷 張夾漈

離世

劉向

靈懷其不吾知兮靈懷其不吾聞就靈懷之皇祖兮愬靈懷之鬼神靈懷曾不吾與兮即聽夫人之諛辭余辭上參於天墜兮旁引之於四時指日月使延照兮撫招搖以質正立師曠俾端詞兮命咎繇使竝聽兆出名曰正則兮卦發字曰靈均余幼既有此鴻節兮長愈固而彌純不從俗而詖行兮直躬指而信志不枉繩以追曲兮屈情素以從事端余行其如玉兮述皇輿之踵跡群阿容以晦光兮皇輿覆以幽辟輿中塗以回畔兮駟馬驚而橫犇執組者不能制兮必折軛而摧轅斷鑣銜以馳騖兮暮去次而敢止路蕩蕩其無人兮遂不禦乎千里身衡陷而下沈兮不可獲而復登不顧身之卑賤兮惜皇輿之不興出國門而端指兮冀壹寤而錫還哀僕夫之坎毒兮屢離憂而逢患九年之中不吾反兮思彭咸之水游惜師延之浮渚兮赴汨羅之長流遵曲江之逶移兮觸石碕而衡遊波澧澧而揚流兮順長瀨之濁流淩黃沱而下低兮思還流而復反玄輿馳而竝集兮身容與而日遠櫂舟杭以橫濿兮濟湘流而南極立江界而長吟兮愁哀哀而累息情慌忽以忘歸兮神浮遊以高厲心蛩蛩而懷顧兮魂眷眷而獨逝

歎曰余思舊邦心依違兮日暮黃昏羌幽悲兮去郢東遷余誰慕兮讒夫黨旅其以茲故兮河水淫淫情所願兮顧瞻郢路終不返兮

浮永為宗依稀三閭情致 余延評

離世　劉向

惟鬱鬱之憂毒兮志坎壈而不違身憔悴而考旦兮日黃昏而長悲閔
空宇之孤子兮哀枯楊之冤雛孤雌吟於高墉兮鳴鳩棲於桑榆玄蝯
失於潛林兮獨偏棄而遠放征夫迷於周行兮處婦憤而長望申誠信
而罔違兮情素潔於紐帛光明齊夫日月兮文采燿於玉石傷壓次而
不發兮思沈抑而不揚芳懿懿而終敗兮名靡散而不彰背玉門以犇
騖兮蹇離尤而干詬若龍逢之沈首兮王子比干之逢醢念社稷之幾
危兮反為讎而見怨思國家之離沮兮躬獲愆而結難若青蠅之偽質
兮晉驪姬之反情恐登階之逢謗兮故退伏於末庭孽子之號咷兮本
朝蕪而不治犯顏色而觸諫兮反蒙辜而被疑菀蘼蕪與菌若兮漸藁

西漢文　說見離世

本於洿瀆淹芳芷於腐井兮棄雞駭於筐簏執棠谿以刜蓬兮秉干將
以割肉筐澤瀉以豹鞹兮破荊和以繼築時溷濁猶未清兮世殽亂猶
未察欲容與以俟時兮懼年歲之既晏顧屈節以從流兮心鞏鞏而不
夷寧浮沅而馳騁兮下江湘以邅迴
歎曰山中檻檻余傷懷兮征夫皇皇其孰依兮經營原野杳冥冥兮乘
騏騁驥舒吾情兮歸骸舊邦莫誰語兮長辭遠逝乘湘去兮
意出無聊而抵寄悲境　張朱佑

怨思　劉向

志隱隱而鬱怫兮愁獨哀而冤結腸紛紜以繚轉兮涕漸漸其若屑情
慨慨而長懷兮信上皇而質正合五嶽與八靈兮訊九鬿與六神指列
宿以白情兮訴五帝以置辭北斗為我折中兮太一為余聽之云服陰
陽之正道兮御后土之中和佩蒼龍之蚴虯兮帶隱虹之逶蛇曳彗星
之皓旰兮撫朱爵與鵕鸃遊清霧之颯戾兮服雲衣之披披杖玉策與
朱旗兮垂明月之玄珠舉霓旌之墆翳兮建黃纁之總旄躬純粹而罔
愆兮承皇考之妙儀惜往事之不合兮橫汨羅而下濿乘隆波而南渡
兮逐江湘之順流赴陽侯之潢洋兮下石瀨而登洲陸魁堆以蔽視兮
雲冥冥而闇前山峻高以無垠兮遂曾閎而迫身雪雰雰而薄木兮雲

西漢文

霏霏而隕集阜隘狹而幽險兮石嵾嵯以翳日悲故鄉而發忿兮去余
邦之彌久背龍門而入河兮登大墳而望夏兮擔舟航而濟湘兮耳聊
啾而戃慌波淫淫而周流兮鴻溶溢而滔蕩路曼曼其無端兮周容容
而無識引日月以指極兮少須臾而釋思水波遠以冥冥兮眇不睹其
東西順風波以南北兮霧宵晦以紛闇日杳杳以西頹兮路長遠而窘
迫欲酌醴以娛意兮蹇騷騷而不釋
歎曰飄風蓬龍埃坲坲兮草木搖落時槁悴兮遭傾遇禍不可救兮長
吟永欷涕究究兮舒情敶詩冀以自免兮頹流下逝身日以遠兮
皆失職不平中路悲憤號號字字入人　余延輝

遠逝　　劉向

悲余性之不可改兮屢懲艾而不迻服覺皓以殊俗兮貌揭揭以巍巍
譬若王僑之乘雲兮載赤霄而淩太清欲與天地參壽兮與日月而比
榮登崑崙而北首兮悉靈圉而來謁選鬼神於太陰兮登閶闔於玄闕
回朕車俾西引兮褰虹旗於玉門馳六龍於三危兮朝西靈於九濱結
余軫於西山兮橫飛谷以南征絕都廣以直指兮歷祝融於朱冥枉玉
衡於炎火兮委兩館於咸唐貫鴻濛以東朅兮維六龍於扶桑周流覽
於四海兮志升降以高馳徵九神於回極兮建虹采以招指駕鸞鳳以
上遊兮從玄鶴與鷦明孔鳥飛而送迎兮騰群鶴於瑤光排帝宮與羅
囿兮升縣圃以眩滅結瓊枝以雜佩兮立長庚以繼日淩驚雷以軼駭
電兮綴鬼谷於北辰鞭風伯使先驅兮囚靈玄於虞淵遡高風以低
佪兮覽周流於朔方就顓頊而敶詞兮考玄冥於空桑旋車逝於崇山兮
奏虞舜於蒼梧濟揚舟於會稽兮就申胥於五湖見南郢之流風兮殞
余躬於沅湘望舊邦之黯黮兮時溷濁猶未央懷蘭茝之芬芳兮妬被
離而折之張絳帷以襜襜兮風邑邑而蔽之日暾暾其西舍兮陽焱焱
而復顧聊假日以須臾兮何騷騷而自故
歎曰譬彼蛟龍乘雲浮兮汎淫澒溶紛若霧兮潺湲轇轕雷動電發馺
高舉兮升虛淩冥沛濁浮清入帝宮兮搖翹奮羽馳風騁雨遊無窮兮

托之子汀瀅正以抒寫其鬱邑縱恣奇艷調弄千古　柴夫倩

惜賢　　劉向

覽屈氏之離騷兮心哀哀而怫鬱聲嗷嗷以寂寥兮顧僕夫之憔悴
諂諛而匡邪兮切淟涊之流俗盪渨涹之姦咎兮蠢蠢之溷濁懷芬
香而挾蕙兮佩江離之菲菲握申椒與蘭若兮冠浮雲之峨峨登長陵
而四望兮覽芷圃之蠡蠡遊蘭皋與蕙林兮睨玉石之嵾嵯揚精華以
眩燿兮芳鬱渥而純美結桂樹之旖旎兮紉荃蕙與辛夷芳若茲而不
御兮捐林薄而菀死驅子僑之奔走兮申徒狄之赴淵若夷由之純美
兮介子推之隱山晉申生之離殃兮荊和氏之泣血吳子胥之抉眼兮
王子比干之橫廢欲卑身而下體兮心隱惻而不置方圓殊而不合兮
鉤繩用而異態欲俟時於須臾兮日陰曀其將暮時遲遲其日進兮年
忽忽而日度妄周容而入世兮內距閉而不開俟時風之清激兮愈氛
霧其如塺進雄鳩之耿耿兮讒紛紛而蔽之默順風以偃仰兮尚由由
而進之心懭悢以冤結兮情舛錯以曼憂搴薜荔於山野兮采撚枝於
中州望高丘而歎涕兮悲吸吸而長懷孰契契而委棟兮日晻晻而下
頹
歎曰油油江湘長流汩兮挑揄揚汰盪迅疾兮憂心展轉愁怫鬱兮寃
結莫舒長隱忿兮丁時逢殃孰可奈何兮勞心悁悁涕滂沱兮

華妙奇艷此貂錦耳非素手繡紋可織　余廷稱

憂苦　　劉向

悲余心之悁悁兮哀故邦之逢殃辭九年而不復兮獨煢煢而南行思余俗之流風兮心紛錯而不受遵野莽以呼風兮步從容於山藪巡陸夷之曲衍兮幽空虛以寂寞倚石巖以流涕兮憂憔悴而無樂登巑岏以長企兮望南郢而闚之山修遠其遼遼兮塗漫漫其無時聽玄鶴之晨鳴兮于高岡之峨峨獨憤積而哀娛兮翔江洲而安歌三鳥飛以自南兮覽其志而欲北願寄言於三鳥兮去飄疾而不可得欲遷志而改操兮心紛結而未離外彷徨而遊覽兮內惻隱而含哀聊須臾以時忘兮心漸漸其煩錯願假簧以舒憂兮志紆鬱其難釋歎離騷以揚意兮猶未殫於九章長噓吸以於悒兮涕橫集而成行傷明珠之赴泥兮魚眼璣之堅藏同駑贏與乘駔兮雜班駮與闒茸葛藟虆於桂樹兮鴟鴞集於木蘭偓促談於廊廟兮律魁放乎山間惡虞氏之簫韶兮好遺風之激楚潛周鼎於江淮兮爨土鬵於中宇且人心之有蔽兮而不可保長遷彼南道兮以征夫宵行思念郢路兮還顧睠睠涕流交集兮泣下漣漣

歎曰登山長望中心悲兮菀彼青青泣如頹兮留思北顧涕漸漸兮折銳摧矜凝氾濫兮念我煢煢魂誰求兮僕夫慌悴散若流兮

將之翰常稱離騷經若蘅蘅荃蘭蕪閒而不得泳此亦類之　張秉倩

西漢文　說苑 憂苦　六　卷十三

愍民　　劉向

昔皇考之嘉志兮喜登能而亮賢情純潔而罔薉兮姿盛質而無愆放佞人與諂諛兮斥讒夫與便嬖親忠正之悃誠兮招貞良與明智心溶溶其不可量兮情澹澹其若淵回邪辟而不能入兮誠願藏而不可遷逐下袟於後堂兮迎宓妃於伊雒刜讒賊於中廇兮選呂管於榛薄叢林之下無怨士兮江河之畔無隱夫三苗之徒以放逐兮伊皐之倫以充廬今反表以為裏兮顛裳以為衣戚宋萬於兩楹兮廢周邵於遐夷卻騏驥以轉運兮騰驢騾以馳逐蔡女黜而出帷兮戎婦入而綵繡服慶忌囚於阱室兮陳不占戰而赴圍破伯牙之號鐘兮挾人筝而彈緯藏瑉石於金匱兮捐赤瑾於中庭韓信蒙於介胄兮行夫將而攻城莞芎棄於澤洲兮瓟蠡蠹於筐簏麒麟奔於九皐兮熊羆羣而逸囿折芳枝與瓊華兮樹枳棘與薪柴掘荃蕙與射干兮耘藜藿與蘘荷惜今世其何殊兮遠近思而不同或沈淪其無所達兮或清激其無所通哀余生之不當兮獨蒙毒而逢尤雖謇謇以申志兮君乖差而屏之誠惜芳之菲菲兮反以茲為腐也懷椒聊之蔎蔎兮乃逢紛以罹詬

歎曰嘉皇既歿終不返兮山中幽險郢路遠兮讒人諓諓孰可愬兮征夫罔極誰可語兮行唫累欷聲喟喟兮懷憂含戚何侘傺兮

愉惻濃至　張秉倩

兩漢文　說苑 愍民　壹　卷十二

思古　　劉向

冥冥深林兮○樹木鬱鬱○山參差以嶄巖兮○阜杳杳以蔽日○悲余心之悁悁兮○目眇眇而遺泣○風騷屑以搖木兮○雲吸吸以湫戾○悲下生之無歡兮○愁倥傯於山陸○旦徘徊於長阪兮○夕彷徨而獨宿○髮披披以鬤鬤兮○躬劬勞而瘏悴○魂俇俇而南行兮○泣霑襟而濡袂○心嬋媛而無告兮○口噤閉而不言○違郢都之舊閭兮○回湘沅而遠遷○念余邦之橫陷兮○宗鬼神之無次○閔先嗣之中絕兮○心遑惑而自悲○聊浮遊於山陿兮○步周流於江畔○臨深水而長嘯兮○且倘佯而氾觀○興離騷之微文兮○冀靈修之壹悟○還余車於南郢兮○復往軌於初古○道修遠其難遷兮○傷余心之不能已○背三五之典刑兮○絕洪範之辟紀○播規榘以背度兮○錯權衡而任意○操繩墨而放棄兮○傾容幸而侍側○甘棠枯於豐草兮○藜棘樹於中庭○西施斥於北宮兮○仳倠倚於彌楹○烏獲戚而驂乘兮○燕公操於馬圉○蒯聵登於清府兮○咎繇棄於壄外○蓋見茲以永歎兮○欲登階而狐疑○乘白水而高騖兮○因徙弛而長詞○歎曰○倘佯壚阪○沼水深兮○容與漢渚○涕淫淫兮○鍾牙已死○誰為聲兮○纖阿不遇○焉舒情兮○曾哀悽欷○心離離兮○還顧高丘○泣如灑兮○

詭靈非常尋繹之餘○偕能有此余廷繹

離騷文　說苑　思古　七上　卷十五

匡稚圭集

西京雜記云匡稚圭微時勤學而無燭鄰舍有燭而不逮乃穿壁引光映書讀之邑大姓多藏典籍稚圭與其傭作顧得徧讀遂成大儒時人為之語曰無說詩匡鼎來匡說詩解人頤其見推於人如此以

史高之薦累官少傅數上疏陳便宜及朝廷有政傳經以對言多可採漢儒之以經術經世務者自董江都外斯稚圭者殆不多見惜不竟其所蘊故德行事業皆無足觀也

吳人馮夢龍題

江陰沈昌科孫丘
豫章黃國琦五湖　鑒定

古潭張運泰來倩
余元熹延禎　彙評

匡稚圭集

匡稚圭集

朱雲為御史大夫對

匡衡

大臣者國家之股肱萬姓所瞻仰明王所慎擇也傳曰下輕其上爵賤人圖柄臣則國家搖動而民不靜矣今嘉從守丞而圖大臣之位欲以匹夫徒步之人而超九卿之右非所以重國家而尊社稷也自堯之用舜文王于太公猶試然後爵之又況朱雲者乎雲素好勇數犯法亡命受易頗有師道其行義未有以異今御史大夫禹絜白廉正經術通明有伯夷史魚之風海內莫不聞知而嘉猥稱雲欲令為御史大夫妄相稱舉疑有姦心漸不可長宜下有司案驗以明好惡

元帝時琅邪貢禹為御史大夫而華陰守丞嘉上封事言治道在于得賢御史之官宰相之副九卿之右不可不選平陵朱雲兼資文武忠正有智略可使以六百石秩試守御史大夫以盡其能上廼下其事問公卿太子少傅匡衡因對言嘉竟坐之

上政治得失疏

匡衡

臣聞五帝不同樂三王各異教民俗殊務所遇之時異也陛下躬聖德開太平之路閔愚吏民觸法抵禁比年大赦使百姓得改行自新天下幸甚臣竊見大赦之後姦邪不為衰止今日大赦明日犯法相隨入獄此殆導之未得其務也蓋保民者陳之以德義示之以好惡觀其失而制其宜故動之而和綏之而安今天下俗貪財賤義好聲色上侈靡廉恥之節薄淫僻之意縱紀綱失序疏者踰內親戚之恩薄婚姻之黨隆苟合徼幸以身設利不改其原雖歲赦之刑猶難使錯而不用也臣愚以為宜壹曠然大變其俗孔子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朝廷者天下之楨幹也公卿大夫相與循禮恭讓則民不爭好仁樂施則下不暴上義高節則民興行寬柔和惠則眾相愛四者明王之所以不嚴而成化也何者朝有變色之言則下有爭鬥之患上有自專之士則下有不讓之人上有克勝之佐則下有傷害之心上有好利之臣則下有盜竊之民此其本也今俗吏之治皆不本禮讓而上克暴或忮害好陷人於罪貪財而慕勢故犯法者眾姦邪不止雖嚴刑峻法猶不為變此非其天性有由然也臣竊考國風之詩周南召南被賢聖之化深故篤於行而廉於色鄭伯好勇而國人暴虎秦穆貴信而士多從死陳夫人好巫而民淫祀晉侯好儉而民畜聚太王躬仁邠國貴恕由此觀之治天下者審所上而已今之偽薄忮害不讓極矣臣聞教化之流非家至而人說之也賢者在位能者布職朝廷崇禮百僚敬讓道德之行由內及外自

近者始然後民知所法遷善日進而不自知是以百姓安陰陽和神靈應而嘉祥見詩曰商邑翼翼四方之極壽考且寧以保我後生此成湯所以建至治保子孫化異俗而懷鬼方也今長安天子之都親承聖化然其習俗無以異於遠方郡國來者無所法則或見侈靡而放效之此教化之原本風俗之樞機宜先正者也臣聞天人之際精祲有以相盪善惡有以相推事作乎下者象動於上陰陽之理各應其感陰變則靜者動陽蔽則明者晻水旱之災隨類而至今關東連年饑饉百姓乏困或至相食此皆生於賦斂多民所共者大而吏安集之不稱之效也陛下祇畏天戒哀閔元元大自減損省甘泉建章宮衛罷珠厓偃武行文將欲度唐虞之隆絕殷周之衰也諸見罷珠厓詔書者莫不欣欣人自以將見太平也宜遂減宮室之度省靡麗之飾考制度修外內近忠正遠巧佞放鄭衛進雅頌舉異材開直言任溫良之人退刻薄之吏顯潔白之士昭無欲之路覽六藝之意察上世之務明自然之道博和睦之化以崇至仁匡失俗易民視令海內昭然咸見本朝之所貴道德弘於京師淑問揚於疆外然後大化可成禮讓可興也

此疏出入經史有氣魄有光燄有頓挫深文之得意者 鄴東郭

論遵祖治性正家疏　匡衡

臣聞治亂安危之機在乎審所用心蓋受命之王務在創業垂統傳之無窮繼體之君心存於承宣先王之德而褒大其功昔者成王之嗣位思述文武之道以養其心休烈盛美皆歸之二后而不敢專其名是以上天歆享鬼神佑焉其詩曰念我皇祖陟降庭止言成王常思祖考之業而鬼神祐助其治也陛下聖德天覆子愛海內然陰陽未和姦邪未禁者殆論議者未丕揚先帝之盛功爭言制度不可用也務變更之所行或不可行而復復之是以羣下更相是非吏民無所信臣竊恨國家釋樂成之業而虛為此紛紛也願陛下詳覽統業之事留神於遵制揚功以文羣下之心大雅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孔子著之於孝經首章蓋至德之本也傳曰審好惡理情性而王道畢矣能盡其性然後能盡人物之性能盡人物之性可以贊天地之化治性之道必審己之所有餘而強其所不足蓋聰明疏通者戒於太察寡聞少見者戒於壅蔽勇猛剛強者戒於大暴仁愛溫良者戒於無斷湛靜安舒者戒於後時廣心浩大者戒於遺忘必審己之所當戒而齊之以義然後中和之化應而巧偽之徒不敢比周而望進唯陛下戒所以崇聖德臣又聞室家之道修則天下之理得故詩始國風禮本冠婚始乎國風原情性而明人倫也本乎冠婚正基兆而防未然也福之興莫不本乎室家道之衰莫不本乎壼內故聖王必慎妃后之際別適長之位禮之於內也卑不踰尊新不先故所以統人情而理陰氣也其尊適而卑庶也適子冠乎阼

禮之用醴衆子不得與列所以貴正體而明嫌疑也非虛加其禮文而已乃中心與之殊異故禮探其情而見之外也聖人動靜游燕所親物得其序得其序則海內自修百姓從化如當親者疏當尊者卑則佞巧之姦因時而動以亂國家故聖人慎防其端禁於未然不以私恩害公義陛下聖德純備莫不修正則天下無為而治詩曰于以四方克定厥家傳曰正家而天下定矣

識論明切詞氣純粹一二根本經術漢儒自仲舒而下不多及也

上戒妃匹勸經學威儀之則疏

匡衡

陛下秉至孝哀傷思慕不絕於心未有游虞弋射之宴誠隆於慎終追遠無窮已也竊願陛下雖聖性得之猶復加聖心焉詩云煢煢在疚言成王喪畢思慕意氣未能平也蓋所以就文武之業崇大化之本也臣又聞之師曰妃匹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原婚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孔子論詩以關雎為始言太上者民之父母后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則無以奉神靈之統而理萬物之宜故詩曰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言能致其貞淑不貳其操情欲之感無介乎容儀宴私之意不形乎動靜夫然後可以配至尊而為宗廟主此綱紀之首王教之端也自上世以來三代興廢未有不由此者也願陛下詳覽得失盛衰之效以

定大基采有德戒聲色近嚴敬遠技能竊見聖德純茂專精詩書好樂無厭臣衡材駑無以輔相善義宣揚德音臣聞六經者聖人所以統天地之心著善惡之歸明吉凶之分通人道之正使不悖於其本性者也故審六藝之指則天人之理可得而和草木昆蟲可得而育此永永不易之道也及論語孝經聖人言行之要宜究其意臣又聞聖人之自為動靜周旋奉天承親臨朝饗臣物有節文以章人倫蓋欽翼祗栗事天之容也溫恭敬遜承親之禮也正躬嚴恪臨衆之儀也嘉惠和說饗下之顏也舉錯動作物遵其儀故形為仁義動為法則孔子曰德義可尊容止可觀進退可度以臨其民是以其民畏而愛之則而象之大雅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諸侯正月朝覲天子天子惟道德昭穆穆以視之

又觀以禮樂饗醴㢠歸故萬國莫不獲賜祉福蒙化而成俗今正月初幸路寢臨朝賀置酒以饗萬方傳曰君子慎始願陛下留神動靜之節使羣下得望盛德休光以立基楨天下幸甚

衡之奏對本于經術故在漢儒中論議最為近理可為仲舒之亞　真西山

此篇所言義理最精粹故朱子解關雎之詩取用之學者當着眼承可與爭常存疏并看　陳明卿

封殷後議　　臣衡

王者存二王後所以尊其先王而通三統也其犯誅絕之罪者絕而更封他親為始封君上承其王者之始祖春秋之議諸侯不能守其社稷者絕今宋國已不守其統而失國矣則宜更立殷後為始封君而上承湯統非當繼宋之絕侯也宜明得殷後而已今之故宋推求其嫡久遠不可得雖得其嫡嫡之先已絕不當得立禮記孔子曰丘殷人也先師所共傳宜以孔子世為湯後

警切妥當錄添不易　董次卿

議郊祀表　　匡衡

帝王之事莫大乎承天之序、承天之序莫重於郊祀、故聖王盡心極慮以建其制。祭天於南郊、就陽之義也。瘞地於北郊、即陰之象也。天之於天子也、因其所都而各饗焉。往者孝武皇帝居甘泉宮、即於雲陽立泰畤、祭於宮南。今行常幸長安、郊見皇天反北之泰陰、祠后土反東之少陽、事與古制殊。又至雲陽、行溪谷中、阨陝且百里、汾陰則度大川有風波舟楫之危、皆非聖主所宜數乘。郡縣治道共張、吏民困苦、百官煩費。勞所保之民、行危險之地、難以奉神靈而祈福祐、殆未合於承天子民之意。昔者周文武郊於豐鄗、成王郊于雒邑。由此觀之、天隨王者所居而饗之、可見也。甘泉泰畤、河東后土之祠宜可徙置長安、合於古帝王。願與羣臣議定。

當與韋玄成毀廟議參看。陳明卿

定南北郊議　　匡衡

陛下聖德聰明上通、承天之大典、覽羣下、使各悉心盡慮、議郊祀之處。天下幸甚。臣聞廣謀從衆、則合於天心。故洪範曰、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言少從多之義也。論當往古、宜於萬民、則依而從之。違道寡與、則廢而不行。今議者五十八人、其五十人言當徙之義、皆著于經傳、同于上世、便于吏民。八人不按經藝考古制、而以爲不宜、無法之議、難以定吉凶。太誓曰、正稽古建功立事、可以永年、丕天之大律。詩曰、毋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茲。言天之日監王者之處也。又曰、乃眷西顧、此維予宅。言天以文王之都爲居也。宜于長安定南北郊、爲萬世基。

右將軍王商等五十人議宜徙于是衡譚奏上天子從之。陳明卿

五畤議

匡衡

王者各以其禮制事天地。非因異世所立而繼之。今雍鄜密上下畤。本秦侯各以其意所立。非禮之所載術也。漢興之初。儀制未及定。即且因秦故祠。復立北畤。今既稽古建定天地之大禮。郊見上帝。青赤白黃黑五方之帝。皆畢陳。各有位饌。祭祀備具。諸侯所妄造。王者不當長遵。及北畤未定時所立。不宜復修。

衡請去雍祠四百七十五所。亦風化之一助。張天如

甘泉泰畤壇議

匡衡

甘泉泰畤紫壇八觚、宣通象八方、五帝壇、周環其下、又有羣神之壇、以尚書禋六宗望山川徧羣神之義。紫壇有文章采鏤黼黻之飾。及玉女樂、石壇仙人祠瘞鸞路騂駒、寓龍馬、不能得其象於古、臣聞郊柴饗帝之義。埽地而祭。上質也。歌大呂舞雲門。以竢天神。歌太簇舞咸池。以竢地祇。其牲用犢。其席藁稭。其器陶匏。皆因天地之性。貴誠上質。不敢修其文也。以為神祇功德至大。雖修精微而備庶物。猶不足以報功。惟至誠為可。故上質不飾。以章天德。紫壇偽飾女樂鸞路騂駒龍馬石壇之屬。宜皆勿脩。

以衡之經術為大臣則非。以之議禮則是。甘泉泰畤壇一議最賢予賢聖之室矣歸衆川執筆回惟。亦若不敢修其文。茅鹿門

禘高祖孝文孝武廟　　臣衡

嗣曾孫皇帝恭承洪業。夙夜不敢康寧。思育休烈。以章祖宗之盛功。故動作接神。必因古聖之經。往者有司以為前因所幸而立廟。將以繫海內之心。非為尊祖嚴親也。今賴宗廟之靈。六合之內莫不附親。廟宜一居京師。天子親奉。郡國廟可止毋修。皇帝祗肅舊禮。尊重神明。即告于祖宗而不敢失。今皇帝有疾不豫。迺夢祖宗見戒以廟。楚王夢亦有其序。皇帝悼懼。即詔臣衡復修立。謹案上世帝王承祖禰之大義。皆不敢不自親。郡國吏卑賤。不可使獨承。又祭祀之義以民為本。間者歲數不登。百姓困乏。郡國廟無以修立。禮。凶年則歲事不舉。以祖禰之意為不樂。是以不敢復。如誠非禮義之中。違祖宗之心。咎盡在臣衡。當受其殃。大被其疾。隊在溝瀆之中。皇帝至孝肅慎。宜蒙祐福。唯高皇帝孝文皇帝孝武皇帝省察。右饗皇帝之孝。開賜皇帝眉壽亡疆。令所疾日瘳。平復反常。永保宗廟。天下幸甚。

衡時為丞相。元帝寢疾。夢祖宗譴罷郡國廟。上少弟楚王亦夢焉。上詔問衡。議欲復之。衡深言不可。上疾久不平。衡惶恐。禱高祖孝文孝武廟云。

告謝毀廟　　臣衡

往者大臣以為在昔帝王承祖宗之休典。取象于天地。天序五行。人親五屬。天子奉天。故率其意而尊其制。是以禘嘗之序。靡有過五。受命之君躬接于天。萬世不墮。繼烈以下五廟而迭毀。上陳太祖。間歲而祫。其道應天。故福祿永終。太上皇非受命而屬盡。義則當遷。又以為孝莫大于嚴父。故父之所尊子不敢不承。父之所異子不敢同。禮。公子不得為母信。為後則于子祭。于孫止。尊祖嚴父之義也。寢日四上食。園廟間祠。皆可亡修。皇帝思慕悼懼。未敢盡從。惟念高皇帝聖德茂盛。受命溥將。欽若稽古。承順天心。子孫本支。陳錫無疆。誠以為遷廟合祭。久長之策。高皇帝之意。乃敢不聽。即以令月遷太上孝惠廟孝文太后孝昭太后寢。

將以昭祖宗之德。順天人之序。定亡窮之業。今皇帝未受茲福。乃有不能供職之疾。皇帝願復修立承祀。臣衡等咸以為禮不得。如不合高皇帝孝惠皇帝孝文皇帝孝武皇帝孝昭皇帝孝宣皇帝太上皇孝文太后孝昭太后之意。罪盡在臣衡等。當受其咎。今皇帝尚未平。詔中朝臣具復毀廟之文。臣衡中朝臣咸復以為天子之祀義有所斷。禮有所承。違統背制。不可以奉先祖。皇天不祐。鬼神不饗。六藝所載皆言不當。無所依緣以作其文。事如失指。罪乃在臣衡。當深受其殃。皇帝宜厚蒙祉福。嘉氣日興。疾病平復。永保宗廟。與天亡極。群生百神。有所歸息。

凡祀有其舉之。罔敢廢也。旋毀旋復。旋復旋毀。其復也以體不平。其毀也以儀不合。是不得失於無定見。漢人輕議宗廟可嘆如此。

京氏易傳題辭

自魯商瞿子木受易孔子五傳至齊田何及秦禁學易猶筮卜之書獨不禁故受學者不絕京君明治易事焦延壽成帝時劉子政較書考易說以為諸易家說皆祖田何丁將軍大誼略同唯京氏為異君明以明災異得幸繇是易有京氏之學陳考功法為魏太守欲去上所親信下犯衆忌上尠信主夫後悔之亟易有明訓君房徒以災變占候為事昧於不可則止之義亦難乎其免矣然則善學易者何如曰明乎吉凶語嘿之理盈虛進退之數而不失乎時中此易之道也

建州張運泰書

雲間翁元益象韓　鑒定　古潭張遲泰來倩　彙評

豫章黃國琦五湖　余元熹延穉

京氏易傳　京房

叙畧

夫易者象也爻者效也聖人所以仰觀俯察象天地日月星辰草木萬物順之則和逆之則亂夫細不可窮深不可極故揲蓍布爻用之於下筮分六十四卦配二百六十四爻序一萬一千五百二十策定天地萬物之情狀故吉凶之氣順六爻上下次之八九六七之數內外承乘之象故曰兼三才而兩之孔子曰陽三陰四位之正也三者東方之數東方日之所出又圓者徑一而開三也四者西方之數西方日之所入又方者徑一而取四也言日月終天之道故易卦六十四分上下象陰陽也奇耦之數取之於乾坤乾坤者陰陽之根本坎離者陰陽之性命分四營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卦象定吉凶明得失務五行分四象順則吉逆則凶故曰吉凶悔吝生乎動又曰明得失於四序運機布度其氣轉易主者亦當則天而行與時消息安而不忘亡將以順性命之理極蓍龜之源重三成六能事畢矣分天地乾坤之象益之以甲乙壬癸震巽之象配庚辛坎離之象配戊己艮兌之象配丙丁八卦分陰陽六位五行光明四通變易立節天地若不變易不能通氣五行迭終四時更廢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無常剛柔相易不可以為典要唯變所適吉凶共列於位進退明乎機要易之變化六爻不可據以隨時所占周禮太卜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初為陽二為陰三為陽四為

陰五為陽六為陰一三五七九陽之數二四六八十陰之數陰從午陽從子子午分行子左行午右行左右凶吉吉凶之道子午分時立春正月節在寅坎卦初六立秋同用雨水正月中在丑巽卦初六處暑同用驚蟄二月節在子震卦初九白露同用春分二月中在亥兌卦九四春秋分同用清明三月節在戌艮卦六四寒露同用穀雨三月中在酉離卦九四霜降同用立夏四月節在申坎卦六四立冬同用小滿四月中在未巽卦六四小雪同用芒種五月節在午乾宮九四大雪同用夏至五月中在巳兌宮初九冬至同用小暑六月節在辰艮宮初六小寒同用大暑六月中在卯離宮初九大寒同用孔子易云有四易一世二世為地易三世四世為人易五世六世為天易游魂歸魂為鬼易八卦[illegible]為繫爻財為制爻天地為義爻福德為寶爻同氣為專爻龍德十一月[illegible]在子在坎卦左行虎刑五月在午在離卦右行甲乙庚辛天官申酉地官丙丁壬癸天官亥子地官戊己甲乙天官寅卯地官壬癸戊己天官辰戌地官靜為悔發為貞貞為本悔為末初爻上二爻中三爻下三月之數以成一月初爻三日二爻三日三爻三日名九日餘有一日名曰閏餘初爻十日為上旬二爻十日為中旬三爻十日為下旬三旬三十積旬成月積月成年八八六十四卦分六十四卦配三百八十四爻成萬一千五百二十策定氣候二十四考五行於運命人事天道日月星辰局於指掌吉凶見乎其位繫乎吉凶悔吝生乎動寅中有生火亥中有生木巳中有生金申中有生水丑中有死金戌中有死火未中有死木辰中有死水土兼於中建子陽生建午陰生二氣相衝吉凶明矣積算隨卦起宮乾坤震巽坎離艮兌八卦相盪二氣陽入陰陰入陽二氣交互不停故曰生生之謂易天地之內無不通也乾起巳坤起亥震起午巽起辰坎起子離起丑艮起寅兌起卯於六十四卦遇王則吉廢則凶衝則破刑則敗死則危生則榮放其義理其可通乎分三十為中六十為上三十為下總一百二十通陰陽之數也新新不停生生相續故淆泊不失其所確然示人陰陽運行一寒一暑五行互用一吉一凶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故易所以斷天下之理定之以人倫而明王道八卦建五氣立五常法象乾坤順於陰陽以正君臣父子之義故易曰元亨利貞夫作易所以垂教教之所被本被於有無且易者包備

繫文

有無有吉則有凶有凶則有吉生吉凶之義始於五行終於八卦從無入有見灾於星辰也從有入無見象於陰陽也陰陽之義歲月分也歲月既分吉凶定矣故曰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六爻上下天地陰陽運轉有無之象配乎人事八卦仰觀俯察在乎人隱顯災祥在乎天考天時察人事在乎卦八卦之要始於乾坤通乎萬物故曰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久於其道其理得矣卜筮非襲於吉凶雖變而達窮理盡性於蓍矣

漢藝文志易京氏凡三種今傳者曰京氏積算易傳三卷雜占條例法一卷積算易傳者疑隋唐志之錯卦是也雜占條例法者疑唐志之逆刺占灾異是也是書兆乾坤之二象以成八卦八卦變而六十

有四於其往來升降之際以觀消息盈虛於天地之元而酬酢乎萬物之表大抵辯三易運五行正四時謹二十四氣志七十二候而位五星降二十八宿其進退以幾而為一卦之主者謂之世奇耦相與據一以起二而為主之相者謂之應世之所位而陰陽之肆者謂之飛陰陽肇乎所配而終不脫乎本以隱顯左神明者謂之伏起乎世而周乎內外參乎本數以紀月者謂之建終之始之極乎數而不可窮以紀日者謂之積會於中而以四為用一卦備四卦者謂之互乾建甲子於下坤建甲午於上八卦之上乃生一世之初初一世之五位乃分而為五世之位其五世之上乃為游魂之世五世之初乃為遊魂之世而歸魂之初乃生後卦之初其建剛日則節氣柔日則中氣其數虛則二十有八盈則三十有六戒而相配而論內外二象或世與內爲世與外或不論內外之象而論其內外之位或三相參而論內外與飛若伏或相參而論內外世應建伏或不論內外而論世建與飛伏或無論世應飛伏或專論世應或論世之所忌或論世之所生於其所起見其所滅於其所形見其所生故曰死於位生於時死於時生於位前是小王變四千九十有六卦後有管輅定乾之軌七百六卦後有入坤之軌六百七十有二其加之者將可以語邵康節三易矣昔商瞿子木受易孔子五傳而至漢田何子裝何授洛陽丁光光授碭田王孫王孫授東海孟喜孟喜授梁焦贛延壽延壽授房由是易有京房之學則其源委孰可誣哉

雜占條例法

京房

水

顓事有知誅罰絕理厥災水其水也雨殺人以隕霜大風天黃飢而損茲謂泰厥災水水殺人辟遏有德茲謂狂厥災水水流殺人已水則地生蟲歸獄不解茲謂追非厥水寒殺人追誅不解茲謂不理厥水五穀不收大敗不解茲謂皆陰解舍也王者於大敗誅首惡赦其眾不則皆函陰氣厥水流入國邑隕霜殺穀

風

（為雅註為月未遠○文不似○西京）

潛龍勿用眾逆同志至德迺潛厥異風其風也行不解物不長雨小而傷政悖德隱茲謂亂厥風旋風不雨大風暴起發屋折木守義不進茲謂耄厥風與雲俱起折五穀莖臣易上政茲謂不順厥風大焱發屋賦歛不理茲謂禍厥風絕經緯止即溫溫即蟲侯專封茲謂不統厥風疾而樹不搖穀不成辟不思道利茲謂無澤厥風不搖木旱無雲傷禾公（公上○疑而○常求利）常於利茲謂亂厥風微而溫生蟲蝗以五穀棄正作淫茲謂惑厥風溫螟蟲起害有益人之物侯不朝茲謂叛厥風無恆地變赤而殺人

蝗

臣安祿茲謂貪厥災蟲蟲食根德無常茲謂煩蟲食葉不絀無德蟲食本與東作爭茲謂不時蟲食節蔽惡生孽蟲食心

日

經稱觀其生言大臣之義當觀賢人知其性行推而貫之否則為閹蔽

不與茲謂不知厥異黃厥咎聾厥災不嗣黃者日上黃光不散如火然
有黃濁氣四塞天下蔽賢絕道故災異至絕世也經曰良馬逐逐進也
言大臣得賢者謀當顯進其人否則為下相攘善茲謂盜明厥咎亦不
嗣至於身僇家絕

震

臣事雖正專必震其震於水則波於木則搖於屋則瓦落大經在辟而
易臣茲謂陰動厥震搖政宮大經搖政茲謂不陰厥震搖山山出涌水
嗣子無德專祿茲謂不順厥震動丘陵涌水出

蜺

有蜺蒙霧霧上下合也蒙如塵雲蜺日旁氣也其占曰后妃有專蜺再
重赤而專至衝旱妻不一順黑蜺四背又白蜺雙出日中妻以貴高夫
茲謂擅陽蜺四方日光不陽解而溫內取茲謂禽蜺如禽在日旁以尊
降妃茲謂薄嗣蜺直而塞六辰迺除夜星見而赤女不變始茲謂乘夫
蜺白在日側黑蜺果之氣正直妻不順正茲謂擅陽蜺中窺貫而外專
夫妻不嚴茲謂媟蜺與日會婦人擅國茲謂頃蜺白貫日中赤蜺四背
適不答茲謂不次蜺直在左蜺交在右取於不專茲謂危嗣蜺抱日兩
宗及君淫外茲謂亡蜺氣在日交於外取不達茲謂不知蜺白奪明而
大溫溫而雨尊卑不別茲謂媟蜺三出三已三辰除除則日出且雨臣
私祿及親茲謂罔辟厥異蒙其蒙先大溫已蒙起日不見行善不請於
上茲謂作福蒙一日五起五解辟不下謀臣辟異道茲謂不見上蒙下

霧風三變而俱解立嗣子疑茲謂動欲蒙赤日不明德不序茲謂不聽
蒙日不明溫而民病德不試空言祿茲謂主窳臣夭蒙起而白君樂逸
人茲謂放蒙日青黑雲夾日左右前後行過日公不任職茲謂怙祿蒙
三月又大風五日蒙不解利邪以食茲謂閉上蒙大起白雲如山行蔽
月公懼不言道茲謂蔽下蒙大起日不見若雨不雨至十二月解而有
大雲蔽日祿生於下茲謂誣君蒙微而小雨已乃大雨下相攘善茲謂
盜明蒙黃濁下陳功求於上茲謂不知蒙微而赤風鳴條解復蒙下專
刑茲謂分威蒙而日不得明大臣厥小臣茲謂蔽蒙微日不明若解不
解大風發赤雲起而蔽日眾不惡惡茲謂蔽蒙尊卦用事三日而起日
不見漏言亡喜茲謂下厝用蒙微日無光有雨雲雨不降廢忠惑佞茲
謂亡蒙天先清而暴蒙微而日不明有逸民茲謂不明蒙濁奪日光公
不任職茲謂不絀蒙白三辰止則日青青而寒寒必雨忠臣進善君不
試茲謂遏蒙先小雨雨已蒙起微而日不明惑眾在位茲謂覆國蒙微
而日不明一溫一寒風揚塵知佞厚之茲謂庳蒙甚而溫君臣故弼茲
謂悖厥災風雨霧風拔木亂五穀已而大霧庶正蔽惡茲謂生孽災厥
異霧此皆陰雲之類云

人妖

睽孤見豕負塗厥妖人生兩頭下相攘善妖亦同人若六畜首目在下
茲謂亡上正將變更凡妖之作以譴失正各象其類二首下不一也足
多所任邪也足少下不勝任或不任下也凡下體生於上不敬也上體

生於下媟瀆也生非其類淫亂也人生而大上速成也生而能言好虛也羣妖推此類不改乃成凶也

不雨

（君欲得賢而不用是張□也）欲德不用茲謂張厥災荒旱也其旱陰雲不雨變而赤因而除師出過時茲謂廣其旱不生上下皆蔽茲謂隔其旱天赤三月時有雹殺飛禽上緣求妃茲謂僭其旱三月大溫亡雲居高臺府茲謂犯陰侵陽其旱萬物根死數有火災庶位踰節茲謂僭其旱澤物枯為火所傷

日食

凡日食不以晦朔者名曰薄人君誅將不以理或賊臣將暴起日月雖不同宿陰氣盛薄日光也

月

婦貞厲月幾望君子征凶言君弱而婦強為陰所乘則月並出晦而月見西方謂之朓朔而月見東方謂之仄慝仄慝則侯王其肅朓則侯王其舒

日亡景

美不上人茲謂上弱厥異日白七日不溫順亡所制茲謂弱日白六十（君臣無所制）日物亡霜而死天子親伐茲謂不知日白體動而寒弱而有任茲謂不亡日白不溫明不動辟咎公行茲謂不伸厥異日黑大風起天無雲日光晻不難上政茲謂見過日黑居仄大如彈丸

日色變

黎天不順茲謂逆厥異日赤其中黑聞善不予茲謂失知厥異日黃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故聖王在上總命羣賢以亮天功則日之光明五色備具燭燿亡主有主則為異應行而變也色不虛改形不虛見觀日之五變足以監矣故曰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此之謂也

恒奧

祿不遂行茲謂欺厥咎奧雨雪四至而溫臣安祿樂逸茲謂亂奧而生蟲知罪不誅茲謂舒其奧夏則暑殺人冬則物華實重過不誅茲謂亡徵其咎當寒而奧六日也

雨血

歸獄不解茲謂追非厥咎天雨血茲謂不親民有怨心不出三年無其宗人

恒寒

有德遭險茲謂逆命厥異寒誅過深當奧而寒盡六日亦為雹害正不誅茲謂養賊寒七十二日殺蜚禽道人始去茲謂傷其寒物無霜而死涌水出戰不量敵茲謂辱命其寒雖雨物不茂聞善不予厥咎聾

霜

興兵妄誅茲謂亡法厥災霜夏殺五穀冬殺麥誅不原情茲謂不仁其霜夏先大雷風冬先雨迺隕霜有芒角賢聖遭害其霜附木不下地佞人依刑茲謂私賊其霜在草根土隙間不教而誅茲謂虐其霜反在草

下

鼓妖

公

不修本下不安金毋故自動若有音

昔秦府瞿子木受易孔子五傳而至漢田何子裝何授洛陽丁光光授

按碭田王孫王孫授東海孟喜孟喜授梁焦贛延壽延壽授房房授

東海殷嘉河東姚平河南乘弘由是易有京房之學而傳盛矣

辟余尽

除太守上封事　京房

辛酉以來蒙氣衰去太陽精明臣獨欣然以為陛下有所定也然少陰

倍力而乘消息臣疑陛下雖行此道猶不得如意臣竊悼懼守陽平侯

鳳欲見未得至己卯臣拜為太守此言上雖明下猶勝之效也臣出之

後恐必為用事所蔽身死而功不成故願歲盡乘傳奏事蒙哀見許乃

辛巳蒙氣復乘卦太陽侵色此上大夫覆陽而上意疑也己卯庚辰之

間必有欲隔絕臣令不得乘傳奏事者

時上令房上曉知考功課吏事者欲試用之房上中郎任良姚平願

以為刺史試考功法臣得通籍殿中為奏事以防壅塞石顯五鹿充

宗皆疾房欲罷之建言宜試以房為郡守元帝于是以房為魏郡太

漢書　京房　除太守上事　云

守秩八百石居得以考功法治郡房自請願無屬刺史得除用他郡

人自第吏千石已下歲竟乘傳奏事天子許焉房自知數以論議為

大臣所非內與石顯五鹿充宗有隙不能遠左右及為太守憂懼房

以建昭二年二月朔拜上封事　陳明卿

因郵上封事　京房

臣前以六月中言遯卦不効。法曰道人始去寒涌水為災。（有道術之人也）至其七月涌水出。臣弟子姚平謂臣曰房可謂知道未可謂信道也。房言災異未嘗不中。今涌水已出道人當逐死尚復何言。臣曰陛下至仁于臣尤厚。雖言而死臣猶言也。平又曰房可謂小忠未可謂大忠也。昔秦時趙高用事有正先者非刺高而死。高威自此成。故秦之亂正先趣之。今臣得出守郡自詭效功恐未效而死。惟陛下毋使臣塞涌水之異當正先之死為姚平所笑。

房未發上令陽平侯鳳承制詔房止無乘傳奏事。房意愈恐去至新豐因郵上封事　鍾伯敬

復上封事　京房

乃丙戌小雨丁亥蒙氣去。然少陰并力而乘消息。戊子益甚到五十分。蒙氣復起。此陛下欲正消息雜卦之黨并力而爭消息之氣不勝彊弱安危之機不可不察。己丑夜有還風盡辛卯太陽復侵色至癸巳日月相薄。此邪陰同力而太陽為之疑也。臣前白九年不改必有星亡之異。臣願出任良試考功臣得居內星亡之異可去。議者知如此于身不利臣不可蔽故云使弟子不若試師。臣為刺史又當奏事故復云為刺史恐太守不與同心不若以為太守。此其所以隔絕臣也。陛下不違其言而遂聽之。此迺蒙氣所以不解太陽亡色者也。臣去朝稍遠太陽侵色益甚。唯陛下無難還臣而易逆天意。邪說雖安于人天氣必變。故人可欺天不可欺也。願陛下察焉。

易曰不出戶庭無咎。又曰樂天知命故不憂。京房不知進退存亡之理。此以災變占候為事盡言以殺其身。若房者可謂學易而不知夫易者也。余廷稱

聲律對　京房

房學於小黄令焦延壽六十律相生之法以上生下皆三生二以下生上皆三生四陽下生陰陰上生陽終于中呂而十二律畢矣中呂上生執始執始下生去滅上下相生終于南事六十律畢矣夫十二律之變至于六十猶八卦之變至于六十四也宓犧作易紀陽氣之初以為律法建日冬至之聲以黄鍾為宮太蔟為商姑洗為角林鍾為徵南呂為羽應鍾為變宮蕤賓為變徵此聲氣之元五音之正也故各終一日其餘以次運行當日者各自為宮而商徵以類從焉禮運篇曰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為宮此之謂也以六十律分朞之日黄鍾自冬至始及冬至而復陰陽寒燠風雨之占生焉于以檢攝群音考其高下苟非草木之聲則無不有所合虞書曰律和聲此之謂也

房學易于焦延壽延壽常曰得我道以亡身者京生也其說長于災變分六十四卦更直日用事以風雨寒溫為候各有占驗天子悅之數復召問又從太子太傅韋玄成等雜試于樂府房雖聲律之學微有所窺亦難乎其免于殺身矣　京林猜

題谷子雲集

古來奸佞之臣識議足以比聖經文采足以眩人主往往依托權倖以成其勢故連章累疏敢干犯人主而不敢以一言忤權奸敢指摘宮闈之密言而不敢況及於私門之顯惡谷永處商譚兄弟之間以全其太伯之讓陳金大之變故杜鄴亦因時納說於音而結好王商以成其重

以後日食入對乃力攻傅晏丁明同時拜將相之咎而謂外家積貴之勢世所希聞於乎成哀外家之勢豈直丁傅然哉此又何以說也若其因變陳戒觸忌犯顏展意而無所避至今讀之琅琅則固名家大疏矣

建州林鄰房瑞星題

西漢文

永安羅明祖紋山 鑒定
陳阜黃國琦五湖
古潭 張運泰來倩
余元熹近禄 彙評

谷子雲集

谷子雲

上元帝書　谷永

中國與夷狄有羈縻不絶之義今既養全其子十年德澤甚厚空絶而不送近從塞還示弃指不畜使亡郷從之心棄前恩立後怨不便議者見前江乃始亡應敵之数知勇俱困以致恥辱即豫為臣憂臣幸得建彊漢之節承明聖之詔宣於厚恩不宜敢桀若懐禽獣加亡道於臣則單于長嬰大罪必遁逃遠塞不敢近邊没一使以安百姓國之計臣之願也願送至庭

没一使以安百姓畏如此氣魄繇是以口舌折衝　鍾伯敬

四部文　子雲　壹

謝王鳳書　谷永

永斗筲之材質薄學朽亡一日之雅左右之介將軍說其狂言擢之皂衣之吏厠之争臣之末不聽浸潤之譖不入膚受之愬雖齊桓晉文用士篤密察父兄覆育子弟誠亡以加昔豫子吞炭壞形以奉見異齊客隕首公門以報恩施知氏孟嘗儲有死士何況將軍之門

永文諂媚可觀采後因附王氏貽汎十林甚矣人文之難兩全也

來甫

上救陳湯疏　谷永

臣聞楚有子玉得臣，文公為之仄席而坐；趙有廉頗、馬服，彊秦不敢窺兵井陘；近漢有郅都、魏尚，匈奴不敢南鄉沙漠。由是言之，戰克之將，國之爪牙，不可不重也。蓋君子聞鼓鼙之聲，則思將率之臣。竊見關內侯陳湯，前使副西域都護，忿郅支之無道，閔王誅之不加，策慮愊億，義勇奮發，卒興師奔逝，橫厲烏孫，踰集都賴，屠三重城，斬郅支首，報十年之逋誅，雪邊吏之宿恥，威震百蠻，武暢四海，漢元以來，征伐方外之將，未嘗有也。今湯坐言事非是，幽囚久繫，歷時不決，執憲之吏欲致之大辟。昔白起為秦將，南拔郢都，北阬趙括，以纖介之過，賜死杜郵，秦民憐之，莫不隕涕。今湯親秉鉞，席卷喋血萬里之外，薦功祖廟，告類上帝，介冑之士靡不慕義。以言事為罪，無赫赫之惡。周書曰：記人之功，忘人之過，宜為君者也。夫犬馬有勞於人，尚加帷蓋之報，況國之功臣者哉！竊恐陛下忽於鼓鼙之聲，不察周書之意，而忘帷蓋之施，庸臣遇湯，卒從吏議，使百姓介然有秦民之恨，非所以厲死難之臣也。

士之立奇功亦難矣。既欲不得罪於國家，又欲不得罪於權門。陳湯有倖明黨之士也，在元帝初矯制而斬郅支，不得封侯；在成帝時言事而偶不實，不免從侍獄。劉向之辯論與谷永之申雪一也，何當而不顯爭之，永言而王鳳右之，甚湯得罪於顯而不得罪於鳳故也。嗚呼，國家功臣，私門欲抑則抑之，欲全則全之，國家何賴哉。　陳仁錫

稱湯之功與訟湯之冤處，剴切暢，使人讀之心開目明。　[illegible]伯敬

薦薛宣疏　谷永

帝王之德莫大於知人。知人則百僚任職，天工不曠。故皋陶曰：知人則哲，能官人。御史大夫內承本朝之風化，外佐丞相統理天下，任重職大，非庸材所能堪。今當選於羣卿，以充其缺，得其人則萬姓欣喜，百僚說服；不得其人則大職墮，王功不興，虞帝之明在茲一舉，可不致詳！竊見少府宣，材茂行絜，達於從政，前為御史中丞，執憲轂下，不吐剛茹柔，舉錯時當；出守臨淮、陳留，二郡稱治；為左馮翊，崇教養善，威德並行，眾職修理，姦軌絕息，辭訟者歷年不至丞相府，赦後餘盜賊什分三輔之一。功效卓爾，自左內史初置以來未嘗有也。孔子曰：如有所譽，其有所試。宣考績功課，簡在兩府，不敢過稱以奸欺誣之罪。臣聞賢材莫大於治人，宣已有效。其法律任廷尉有餘，經術文雅足以謀王體，斷國論；身兼數器，有退食自公之節。宣無私黨游說之助，臣恐陛下忽於羔羊之詩，舍公實之臣，任華虛之譽，是以越職陳宣行能，惟陛下留神考察。

薛宣以吏治史稱其通敏，蓋在成帝時亦一時能吏也。以谷永之文辭表揚之，益炳如矣。　陳明卿

谷永　距絕方士祭

臣聞明於天地之性不可惑以神怪知萬物之情不可罔以非類諸背仁義之正道不遵五經之法言而盛稱奇怪鬼神廣崇祭祀之方求報無福之祠及言世有僊人服食不終之藥遙興輕舉登遐古遐字倒景覽觀縣圃浮游蓬萊耕耘五德朝種暮穫與山石無極黃冶變化堅冰淖溺化色五倉之術者皆姦人惑眾挾左道懷詐偽以欺罔世主聽其言洋洋滿耳若將可遇求之盪盪如係風捕景終不可得是以明王距而不聽聖人絕而不語昔周史萇弘欲以鬼神之術輔尊靈王會朝諸侯而周室愈微諸侯愈叛楚懷王隆祭祀事鬼神欲以獲福助卻秦師而兵挫地削身辱國危秦始皇初并天下甘心于神僊之道遣徐福韓終之

屬多齎童男童女入海求神采藥因逃不還天下怨恨漢興新垣平齊人少翁公孫卿欒大等皆以僊人黃冶祭祠事鬼使物入海求神采藥貴幸賞賜累千金大尤尊盛至妻公主爵位重累震動海內元鼎元封之際燕齊之間方士瞋目扼掔言有神僊祭祀致福之術者以萬數其後平等皆以術窮詐得誅夷伏辜至初元中有天淵玉女鉅鹿神人轑陽侯師張宗之姦紛紛復起夫周秦之末三五之隆已嘗專意散財厚爵祿竦精神舉天下以求之矣曠日經年靡有毫氂之驗足以揆今經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論語說曰子不語怪神唯陛下距絕此類毋令姦人有以窺朝者

谷永學術不至與劉向異而其言神仙虛誕則向所不及劉向心術不然谷永同而其旨離變尊過則永所不及又有所短寸有所長安足相去若此哉　陳明卿

武帝末年頗好鬼神亦以無繼嗣故多上書言祭祀方術者皆得待詔祠祭上林苑中長安城旁費用甚多然無大貴盛者谷永說上上善其言　張受先

擬宋梁王疏

臣聞禮天子外屏不欲見外也是故帝王之意不窺人閨門之私聽閨中之言春秋為親者諱詩云戚戚兄弟莫遠具爾今梁王年少頗有狂病始以惡言佞險陷急事實而發閨門之私非本章所指王辭又不服鞭強劾立傳致難明之事獨以偏辭成罪斷獄已無益於治道汙蔑宮室以內亂之惡披布宣揚於天下非所以為公族隱諱增朝廷之榮華昭聖德之風化也臣愚以為王少而父同產長伴為不倫梁國之富足以厚聘美女招致妖麗父同產亦有耻辱之心案事者乃驗問惡言何故猥自發舒以三者揆之殆非人情疑有所迫切過誤失言文吏躡尋不得轉移萌芽之時加恩勿治上也既已案驗舉憲宜及王辭不服是尉選出德通理之吏更審考清問著不然之效定失誤之法而反命於下吏以宣公族附疏之德為宗室刷汙亂之恥甚得治親之誼

司農文

所言有合于帝王之大體司風化與人倫亦宜知之　張永甫

擬欽父伊邪莫演降議

漢興匈奴數為邊害故設金爵之賞以待降者今單于詘體稱臣列為北藩遣使朝賀無有二心漢家接之宜異於往時今既享單于聘貢之質而更受其逋逃之臣是貪一夫之得而失一國之心擁有罪之臣而絕慕義之君也假令單于初立欲委身中國未知利害私使伊邪莫演詐降以卜吉凶受之虧德沮善令單于自疏不親邊吏或者設為反間欲因而生隙受之適合其策使得歸曲而直責此誠邊竟安危之原師旅動靜之首不可不詳也不如勿受以昭日月之信抑詐諼之謀懷附親之心便

司農文

明義理切事情不然侯景降臺城幾棄沅絕徼欲地矣吾夫維州之後則君子又甚惡夫僥倖也　張鴻甫

黑龍見對　谷永

漢家行夏正夏正色黑黑龍同姓之象也龍陽德由小之大故為王者瑞應未知同姓有見本朝亡繼嗣之慶多危殆之隙欲因擾亂舉兵而起者邪將動心冀為後者殘賊不仁若廣陵昌邑之類臣愚不能處也元年九月黑龍見其晦日有食之今年二月己未夜星隕乙酉日有食之六月之間大異四發二而同月三代之末春秋之亂未嘗有也臣聞三代所以隕社稷喪宗廟者皆由婦人與群惡沈湎於酒書曰乃用婦人之言自絕於天四方之逋逃多罪是宗是長是信是使詩云燎之方陽寧或滅之赫赫宗周褒姒滅之易曰濡其首有孚失是秦所以二世十六年而亡者養生泰奢奉終泰厚也二者陛下兼而有之臣請略陳

其效易曰在中饋无攸遂言婦人不得與事也詩曰懿厥哲婦為梟為鴟匪降自天生自婦人建始河平之際許班之貴傾動前朝熏灼四方賞賜亡量空虛內藏女寵至極不可上矣今之後起天所不饗什倍於前廢先帝法度聽用其言官秩不當縱釋王誅驕其親屬假之威權縱橫亂政刺舉之吏莫敢奉憲又以掖庭獄大為亂阱榜箠𢭏於炮格絕滅人命主為趙李報德復怨反除白罪建治正吏多繫無辜掠立迫恐至為人起責分利受謝生入死出者不可勝數是以日食再既以昭其辜王者必先自絕然後天絕之陛下弃萬乘之至貴樂家人之賤事厭高美之尊號好匹夫之卑字崇聚僄輕無義小人以為私客數離深宮之固挺身晨夜與群小相隨烏集雜會飲醉吏民之家亂服共坐沈湎

媟嫚溷淆無別閔免遁樂晝夜在路典門戶奉宿衛之臣執干戈而守空宮公卿百僚不知陛下所在積數年矣王者以民為基民以財為本財竭則下畔下畔則上亡是以明王愛養基本不敢窮極使民如承大祭今陛下輕奪民財不愛民力聽邪臣之計去高敞初陵捐十年功緒改作昌陵反天地之性因下為高積土為山發徒起邑並治宮館大興繇役重增賦歛徵發如雨役百乾谿費擬驪山靡敝天下五年不成而後反故又廣旴營表發人冢墓斷截骸骨暴揚尸柩百姓財竭力盡愁恨感天災異婁降饑饉仍臻流散冗食餧死於道以百萬數公家亡一年之畜百姓亡旬日之儲上下俱匱亡以相救詩云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願陛下追觀夏商周秦所以失之以鏡考已行有不合者臣當伏

言之誅漢興九世百九十餘載繼體之主七皆承天順道遵先祖法度或以中興或以治安至於陛下獨違道縱欲輕身妄行當盛壯之隆亡繼嗣之福有危亡之憂積失君道不合天意亦已多矣為人後嗣守人功業如此豈不負哉方今社稷宗廟禍福安危之機在於陛下陛下誠肯發明聖之德昭然遠寤畏此上天之威怒深懼危亡之徵兆蕩滌邪辟之惡志厲精致政專心反道絕群小之私客免不正之詔除悉罷北宮私奴車馬媠出之具克己復禮毋貳微行出飲之過以防迫切之禍深惟日食再既之意抑損椒房玉堂之盛寵毋聽後宮之請謁除掖庭之亂獄去炮格之陷阱誅戮佞邪之臣及左右執左道以事上者以塞天下之望且寢初陵之作止諸繕治宮室闕更減賦盡休力役存恤振

致國乏之人以弭遠方厲崇忠直放退殘賊毋使素餐之吏以尸厚祿以次貫行固執毋違夙夜孳孳屢省毋怠舊愆畢改新德既章纖介之邪不載心則赫赫大異庶幾可銷天命去就庶幾可復社稷宗廟庶幾可保唯陛下留神反覆熟省臣言臣幸得備邊部之吏不知本朝失得瞽言觸忌諱罪當萬死

危言極諫可謂第一　陳明卿

日食地震對　谷永

陛下秉至聖之純德懼天地之戒異飭身修政納問公卿又下明詔帥舉直言燕見紬繹以求咎愆使臣等得造明朝承聖問臣材朽學淺不通政事竊聞明王即位正五事建大中以承天心則庶徵序於下日月理於上如人君淫溺後宮般樂游田五事失於躬大中之道不立則咎徵降而六極至凡災異之發各象過失以類告人乃十二月朔戊申日食婺女之分地震蕭牆之內二者同日俱發以丁寧陛下厥咎不遠宜厚求諸身意豈陛下志在閨門未邮政事不慎舉錯婁失中與內寵太盛女不遵道嫉妒專上妨繼嗣與古之王者廢五事之中失夫婦之紀妻妾得意謁行於內勢行於外至覆傾國家或亂陰陽昔褒姒用國宗周以喪閻妻驕扇日以不臧此其效也經曰皇極皇建其有極傳曰皇之不極是謂不建時則有日月亂行陛下踐至尊之祚為天下主奉帝王之職以統羣生方內之治亂在陛下所執誠留意於正身勉強於力行損燕私之閑以勞天下放去淫溺之樂罷歸倡優之美絕却不享之義慎節游田之虞起居有常循禮而動躬親政事致行無倦安服若性經曰繼自今嗣王其毋淫于酒毋逸于游田惟正之共未有身治正而臣下邪者也夫妻之際王事綱紀安危之機聖王所致慎也昔舜飭正二女以崇至德楚莊忍絕丹姬以成伯功幽王惑於褒姒周德降亡魯桓脅於齊女社稷以傾誠修後宮之政明尊卑之序貴者不得嫉妒專寵以絕驕嫚之端抑褒閻之亂賤者咸得秩進各得厥職以廣繼嗣之

總息白華之怨後宮親屬饒之以財勿與政事以遠皇父之類損妻黨之權未有闔門治而天下亂者也治遠自近始習善在左右昔龍管納言而帝命惟允四輔既備成王靡有過事誠敕正左右齊栗之臣戴金貂之飾執常伯之職者皆使學先王之道知君臣之義濟濟謹孚無敖戲驕恣之過則左右肅艾羣僚仰法化流四方經曰亦惟先正克左右未有左右正而百官枉者也治天下者尊賢考功則治簡賢違功則亂誠審思治人之術歡樂得賢之福論材選士必試於職明度量以程能考功實以定德無用比周之虛譽毋聽浸潤之譖愬則抱功脩職之吏無蔽傷之憂比周邪偽之徒不得即工小人日銷俊艾日隆經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又曰九德咸事俊乂在官未有功賞得於衆賢

子安 表對

難者宜而不治者也堯遭洪水之災天下分絶為十二州制遠之道微而無乖畔之難者德厚恩深無怨於下也秦居平土一夫大呼而海內崩析者刑罰深酷吏行殘賊也夫違天害德為上取怨於下莫甚乎殘賊之吏誠放退殘賊酷暴之吏錮廢勿用益選溫良上德之士以親萬姓平刑釋寬以理民命務省繇役毋奪民時薄收賦税毋殫民財使天下黎元咸安家樂業不苦踰時之役不患苛暴之政不疾酷烈之吏雖有唐堯之大災民無離上之心經曰懷保小人惠于鰥寡未有德厚吏良而民畔者也臣聞災異皇天所以譴告人君過失猶嚴父之明誡畏懼敬改則禍銷福降忽然簡易則咎罰不除經曰饗用五福畏用六極傳曰六沴作見若不共御六罰既侵六極其下今三年之間災異鋒起

大小畢具所行不享上帝上帝不豫炳然甚著不求之身無所改正疏舉廢謝又不用其言是循不享之迹無謝過之實也天責愈深此五者王事之綱紀南面之急務唯陛下留神

永初上此疏內未敢斥言乎後宮而外亦不敢斥明於王氏故其言頗正而無痛 洪呂棟

剴切明暢論事有法且逐段引經為證而各下一轉語綴之此樹極為新奇 陳明卿

災異對　谷永

臣永幸得以愚朽之材為太中大夫備拾遺之臣從朝者之後進不能盡思納忠輔宣聖德退無被堅執銳討不義之功猥蒙厚恩仍遷至北地大守絕命隕首身膏野草不足以報塞萬分陛下聖德寬仁不遺易忘之臣垂周文之聽下及芻蕘之愚有詔使衛尉受臣永所欲言臣聞事君之義有言責者盡其忠有官守者盡其職臣永幸得免於言責之辜有官守之任當畢力遵職養綏百姓而已不宜復關得失之辭忠臣之於上志在過厚是故遠不違君死不忘國昔史魚既沒餘忠未訖委柩後寢以尸達誠汲黯身外思內發憤舒憂遺言李息經曰雖爾身在外乃心無不在王室臣永幸得給事中出入三年雖執干戈守邊垂思慕之心常存于省闥是以敢越郡吏之職陳累年之憂臣聞天生蒸民不能相治為立王者以統理之方制海內非為天子列土封疆非為諸侯皆以為民也垂三統列三正去無道開有德不私一姓明天下迺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王者躬行道德承順天地博愛仁恕恩及行葦藉稅取民不過常法宮室車服不踰制度事節財足黎庶和睦則卦氣理效五徵時序百姓壽考庶草蕃滋符瑞並降以昭保右失道妄行逆天暴物窮奢極欲湛湎荒淫婦言是從誅逐仁賢離逆骨肉羣小用事峻刑重賦百姓愁怨則卦氣悖亂咎徵著郵上天震怒災異婁降日月薄食五星失行山崩川潰水泉踊出妖孽並見茀星耀光饑饉荐臻百姓短折萬物夭傷終不改寤惡洽變備不復譴告更命有德詩云

乃眷西顧此惟予宅夫去惡奪弱遷命賢聖天地之常經百王之所同也加以功德有厚薄期質有修短時世有中季天道有盛衰陛下承八世之功業當陽數之標季涉三七之節紀遭无妄之卦運直百六之災阸三難異科雜焉同會建始元年以來二十載間羣災大異交錯鋒起多於春秋所書八世著記久不塞除重以今年正月己亥朔日有食之三朝之會四月丁酉四方眾星白晝流隕七月辛未彗星橫天乘三難之際會畜眾多之災異因之以飢饉接之以不贍彗星極異也土精所生流隕之應出於飢變之後兵亂作矣厥期不久隆德積善懼不克濟內則為深宮後庭將有驕臣悍妾醉酒狂悖卒起之敗北宮苑囿街巷之中臣妾之家幽閒之處徵舒崔杼之亂外則為諸夏下土將有樊並蘇令陳勝項梁奮臂之禍內亂朝暮日戒諸夏舉兵以火角為期安危之分界宗廟之至憂臣永所以破膽寒心豫言之累年下有其萌然後變見於上可不致慎禍起細微姦生所易願陛下正君臣之義無復與羣小媟黷燕飲中黃門後庭素驕慢不謹嘗以醉酒失臣禮者悉出勿留勤三綱之嚴修後宮之政抑遠驕妒之寵崇近婉順之行加惠失志之人懷柔怨恨之心保至尊之重秉帝王之威朝覲法出而後駕陳兵清道而後行無復輕身獨出飲食臣妾之家三者既除內亂之路塞矣諸夏舉兵萌在民飢饉而吏不卹興於百姓困而賦斂重發於下怨離而上不知易曰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傳曰飢而不損茲謂泰厥災水厥咎亡訞辭曰關動牡飛辟為無道臣為非厥咎亂臣謀篡王者遭衰

難之世有饑饉之災不損而用而不食潤故凶百姓困貧無以共求怨
悲怨恨故水災關守國之固固将去焉故牡飛往年郡國二十縣傷於
水災禾黍不入今年蠶麥咸惡百川沸騰江河溢決大水泛濫郡國十
五有餘比年喪稼時過無宿麥百姓失業流散羣聚守闕大衆較炳知
彼水災浩浩黎無窮困如此宜損常稅小自潤之時而有司奏請加賦
甚繆經義逆於民心布怨趨禍之道也牡飛之狀殆為此發古者穀不
登虧膳災婁至損服凶年不塈塗明王之制也詩云凡民有喪扶服救
之論語曰百姓不足君孰予足臣願陛下勿許加賦之奏益成大官導
官中御府均官掌畜廩犧用度止尚方織室京師郡國工服官發輸造
作以助大司農流恩廣施振贍困乏開關梁内流民恣所欲之以救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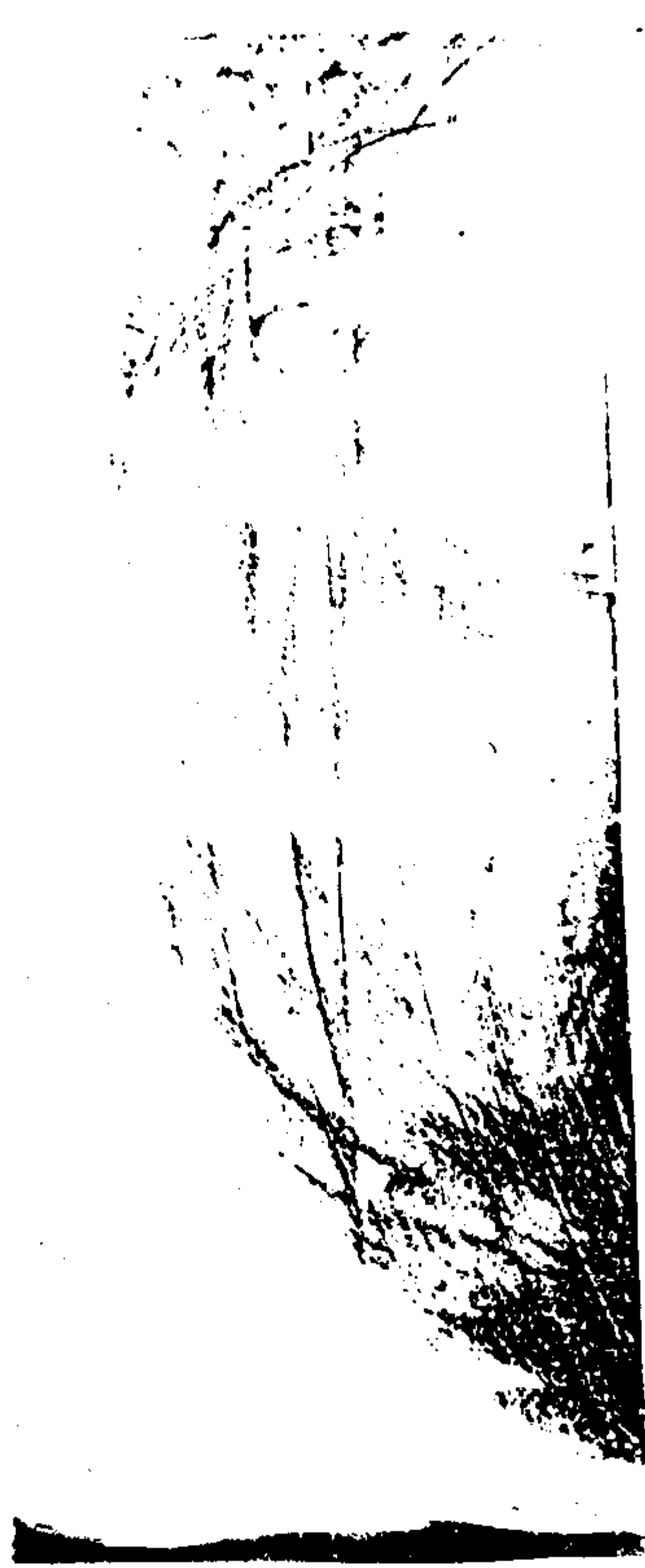
急之春遣使者循行風俗宣布聖德存卹孤寡問民所苦二千石教
勅耕桑毋奪農時以慰綏元元之心防塞大姦之隙諸夏之亂庶幾可
息臣聞上主可與為惡而不可與為善陛下天然之性疏通聰敏上主
之姿也少省愚臣之言感寤三難深畏大異定心為善捐忘邪志毋貳
舊愆厲精致政至誠應天則積異塞於上禍亂伏於下何憂患之有竊
恐陛下公志未專私好頗存尚疑碎小不肯為耳

子雲於天官京氏易最密故言災異詳悉情核至于去春遣使等語
精而用之皆有裨治理不當以人廢言也　余廷燦

後言災異　谷永

臣前幸得條對災異之效禍亂所極言關於聖聰書陳於前陛下委棄
不納而更使方正對策背可懼之大異問不急之常論廢承天之至言
角無用之虚文欲末殺災異滿讕誣天是故皇天勃然發怒甲巳之間
暴風三溱拔樹折木此天至明不可欺之效也

造之者無罪聞之者亦足以戒　張來儀

隕星對　谷永

日月星辰燭臨下土其有食隕之異則遐邇幽隱靡不咸睹星辰附離于天猶庶民附離王者也王者失道綱紀廢頓下將叛去故星叛天而隕以見其象春秋記異星隕最大自魯嚴以來至今再見臣聞三代所以喪亡者皆繇婦人羣小湛湎於酒書云乃用其婦人之言四方之逋逃多罪是信是使詩曰赫赫宗周褒姒滅之顛覆厥德荒沉于酒及秦所以二世而亡者養生大奢奉終太厚方今國家兼而有之社稷宗廟之大憂也

成帝永始二年二月癸未夜過中星隕如雨長一二丈繹繹未至地滅至雞鳴止谷永對　張夏先

舉方正對　谷永

乃今四夷賓服皆為臣妾北無薰粥冒頓之患南無趙佗呂嘉之難三垂晏然靡有兵革之警諸侯大者乃食數縣漢吏制其權柄不得有為無吳楚燕梁之埶百官盤互親疏相錯骨肉大臣有申伯之忠洞洞屬屬小心畏忌無重合安陽博陸之亂三者無毛髮之辜不可歸咎諸舅此欲以政事過差丞相父子中尚書宦官檻塞大異皆瞽說欺天者也竊恐陛下舍昭昭之白過忽天地之明戒聽晻昧之瞽說歸咎乎無辜倚異乎政事重失天心不可之大者也陛下即位委任遵舊未有過政元年正月白氣較然起乎東方至其四月黃濁四塞覆冒京師申以大水著以震蝕各有占應相為表裏百官庶士無所歸倚陛下獨不怪與白氣起東方賤人將興之表也黃濁冒京師王道微絕之應也夫賤人當起而京師道微二者已醜陛下誠深察愚臣之言致思天地之異長思宗廟之計改作反過抗湛溺之意解偏駁之愛奮乾剛之威平天覆之施使列妾得人人更進猶尚未足也急復益納宜子婦人毋擇好醜毋避嘗字毋論年齒推法言之陛下得繼嗣于微賤之間乃反為福得繼嗣而已母非有賤也後宮女史使令有直意者廣求于微賤之間以遇天所開佑慰釋皇太后之憂慍解謝上帝之譴怒則繼嗣蕃滋災異訖息陛下則不深察愚臣之言忽于天地之戒咎根不除水雨之災山石之異將發不久發則災異已極天變成形臣雖欲捐身關策不及事已蹤賤之臣至敢直陳天意斥譏帷幄之私欲間離貴后盛妾自知非

心逆耳必不免于湯鑊之誅此天保佑漢家使臣敢直言也三上封事
然後得召待詔一句然後得見夫孫疏賤納至忠甚若繇至尊聞天意
甚難語不可露願具書所言因侍中奏陛下以示腹心大臣腹心大臣
以為非天意臣當伏妄言之誅即以為誠天意也奈何忘國家大本背
天意而從欲唯陛下省察熟念厚為宗廟計
是時成帝初即位謙讓委政元舅大將軍王鳳議者多歸咎焉求知
鳳方見柄用陰欲自託因對云云時對者數十人永與杜欽為上第
焉帝皆以其書示後宮 張受先

五行志　　谷永

日食婺女九度占在皇后地震蕭牆之內咎在貴妾二者俱發明同
異人共為制陽將害繼嗣也亶日食則妾不見亶地震則后不見異日
而發則以殊事也故動變衡恐不知是月后或當有失節之郵故天日
此兩見其變若曰違失婦道隔遠衆妾妨絕繼嗣者此二人也
永與樓護俱為五侯上客長安號曰谷子雲筆札樓君卿唇舌言見
信用也有才無行君子恥之 張來儀

西漢文　卷　五行志

讀劉子駿集

論宗室宿儒者必舉向歆父子蓋徒知歆之考定律歷著三統歷譜洪範七略諸作與向俱文辭度越於世遂以爲克繼父之志行然方歆於向所見各異既以知非盡善至於忿現前之好爵而附莽干榮投跡逆賊此在目不識丁者猶不屑爲兵卒之春陵兵振禍將劉胥乃愳而叛莽受戮焉宗室宿儒有言必有德之謂何然則君子臨其文亦祇增浩歎而已矣

書林張運泰識

江陰沈門科斧丘　豫章黃國琦五湖　鑒定
古潭　張運泰來倩　余元熹延靜　彙評

劉子駿集

劉子駿集

移太常博士書

劉歆

昔唐虞既衰。而三代迭興。聖帝明王。累起相襲。其道甚著。周室既微。而禮樂不正。道之難全也。如此。是故孔子憂道之不行。歷國應聘。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乃得其所。修易序書。制作春秋。以紀帝王之道。及夫子沒而微言絕。七十子終而大義乖。重遭戰國。棄籩豆之禮。理軍旅之陳。孔氏之道抑。而孫吳之術興。陵夷至于暴秦。燔經書。殺儒士。設挾書之法。行是古之罪。道術由是遂滅。漢興去聖帝明王遐遠。仲尼之道又絕。法度無所因襲。時獨有一叔孫通略定禮儀。天下唯有易卜。未有它書。至孝惠之世。乃除挾書之律。然公卿大臣。絳灌之屬。咸介胄武夫。莫以為意。至孝文皇帝。始使掌故鼂錯從伏生受尚書。尚書初出于屋壁。朽折散絕。今其書見在。時師傳讀而已。詩始萌芽。天下衆書往往頗出。皆諸子傳說。猶廣立於學官。為置博士。在漢朝之儒。唯賈生而已。至孝武皇帝。然後鄒魯梁趙頗有詩禮春秋先師。皆起于建元之間。當此之時。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為雅。或為頌。相合而成。泰誓後得。博士集而讀之。故詔書稱曰。禮壞樂崩。書缺簡脫。朕甚閔焉。時漢興已七八十年。離於全經。固已遠矣。及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為宮。而得古文於壞壁之中。逸禮有三十九。書十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遭巫蠱倉卒之難。未及施行。及春秋左氏丘明所修。皆古文舊書。多者二十餘通。藏於

秘府。伏而未發。孝成皇帝閔學殘文缺。稍離其真。乃陳發秘藏。校理舊文。得此三事。以考學官所傳。經或脫簡。傳或間編。傳問民間。則有魯國桓公。趙國貫公。膠東庸生之遺學與此同。抑而未施。此乃有識者之所惜閔。士君子之所嗟痛也。往者綴學之士。不思廢絕之闕。苟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煩言碎辭。學者罷老。且不能究其一藝。信口說而背傳記。是末師而非往古。至於國家將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禪。巡狩之儀。（立責大者當以國家大事何以戒之）則幽冥而莫知其原。猶欲保殘守缺。挾恐見破之私意。而無從善服義之公心。或懷妒嫉。不考情實。雷同相從。隨聲是非。抑此三學。以尚書為備。謂左氏為不傳春秋。豈不哀哉。今聖上德通神明。繼統揚業。亦閔文學錯亂。學士若茲。雖昭其情。猶依違謙讓。樂與士君子同之。故下明詔。試左氏

可立不。遣近臣奉指銜命。將以輔弱扶微。與二三君子比意同力。冀得廢遺。今則不然。深閉固距。而不肯試。猥以不誦絕之。欲以杜塞餘道。絕滅微學。夫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此乃衆庶之所為耳。非所望士君子也。（子駿之下太常。辭剛而義協。為文之首者。）且此數家之事。皆先帝所親論。今上所考視。其古文舊書。皆有徵驗。外內相應。豈苟而已哉。夫禮失求之於野。古文不猶愈於野乎。往者博士書有歐陽。春秋公羊。易則施孟。然孝宣皇帝猶廣立穀梁春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書。義雖相反。猶並置之。何則。與其過而廢之也。寧過而立之。傳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我中書）今此數家之言。所以兼包大小之義。豈可偏絕哉。若必專己守殘。黨同門。妬道真。違明詔。失聖意。以陷於文吏之議。甚為二三君子不取也。

大史公稱丘明著國語。而世家所引。或與左傳不合。故全史之文多宗先秦。乃知左氏書。漢人不讀者多矣。至扶風班氏。始法其体。以入漢書。後復有謂其得之西京雜記者。劉子表章之功。亦大矣哉。兵庵

按此書。則漢于六經殘缺之餘。收拾補完。其功蓋不小也。吳西小生

與揚雄求方言書　劉歆

歆叩頭。昨受詔，五官郎中田儀與官婢陳徵駱驛等私通，盜刷越巾事，即其夕竟歸府。詔問三代周秦軒車使者、遒人使者以歲八月巡路，求代語、僮謠、歌戲，欲得其最目。因從事郝隆求之，有日篇中但有其目，無見文者。歆先君數為孝成皇帝言，當使諸儒共集訓詁，爾雅所及五經所詁，不合爾雅者，詁籀為病；及諸經氏之屬，皆無證驗，博士至以窮世之博學者，偶有所見，非徒無主而生是也。會成帝未以為意，先君又不能獨集。至於歆身，修軼不暇，何偟更創？屬聞子雲獨采集先代絕言異國殊語，以為十五卷，其所解略多矣，而不知其目。非子雲澹雅之才，沈鬱之思，不能經年銳精以成此書。良為勤矣。歆雖不遘過庭，亦克識先君雅誦三代之書，蘊藏于家，直不計耳。今聞此甚為子雲嘉之。已今聖朝留心典誥，發精于殊語，欲以驗考四方之事，不勞戎馬高車之使，坐知傜俗，適子雲攘意之秋也。不以是時發倉廩以振贍殊無為明語，將何獨挈之寶？上以忠信明于上，下以置恩于罷朽，所謂知蓄積善布施也。蓋蕭何造律，張蒼推曆，皆成之于帷幕，貢之于王門，功列于漢室，名流乎無窮，誠以隆秋之時，收藏不殆，饑春之歲，散之不疑，故至于此也。今謹使密人奉手書，願頗與其最目，得使入籙，令聖朝留明明之典。歆叩頭叩頭。

以澹雅許子雲，亦妙。陳明卿

高帝建大業，為太祖；孝文皇帝德至厚也，為文太宗；孝武皇帝功至著也，為武世宗，此孝宣帝所以發德音也。禮記王制及春秋穀梁傳，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諸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此喪事尊卑之序也，與廟數相應。其文曰：天子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故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春秋左氏傳曰：名位不同，禮亦異數。自上以下，降殺以兩，禮也。七者其正法數，可常數者也。宗不在此數中，宗變也。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為設數。故於殷，太甲為太宗，大戊曰中宗，武丁曰高宗。周公為毋逸之戒，舉殷三宗以勸成王。繇是言之，宗無數也，然則所以勸帝者之功德博矣。以七廟言之，孝武皇帝未宜毀；以所宗言之，則不可謂無功德。禮記祀典曰：夫聖王之制祀也，功施於民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救大災則祀之。竊觀孝武皇帝功德皆兼而有焉。凡在於異姓，猶將特祀之，況於先祖？或說天子五廟無見文，又說中宗、高宗者，宗其道而毀其廟。名與實異，非尊德貴功之意也。詩云：蔽芾甘棠，勿翦勿伐，邵伯所茇。思其人猶愛其樹，況宗其道而毀其廟乎？迭毀之禮自有常法，殊功異德，固以親疏相推及。推祖宗之序，多少之數，經傳無明文，至尊至重，難以疑文虛說定。議孝宣皇帝舉公卿之議，用眾儒之謀，既以為世宗之廟，建之萬世，宣布天下。臣愚以為孝武皇帝功烈如彼，孝宣皇帝崇立之如此，不宜毀。

宣帝立孝武廟為世祀。夏侯勝諸儒以為不當立。蓋所謂儒者之說。

武帝廟不宜毀議　劉歆

臣聞周室既衰，四夷並侵，獫狁最強，於今匈奴是也。至宣王而伐之，詩人美而頌之曰：「薄伐獫狁，至于太原。」又曰：「嘽嘽推推，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獫狁，荊蠻來威。」故稱中興。及至幽王，犬戎來伐，殺幽王，取宗器。自是之後，南夷與北狄交侵，中國不絕如線。春秋紀齊桓南伐楚，北伐山戎。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是故棄桓之過而錄其功，以為伯首。及漢興，冒頓始強，破東胡，禽月氏，并其土地，地廣兵強，為中國害。南粵尉佗總百粵，自稱帝。故中國雖平，猶有四夷之患，且無寧歲。一方有急，三面救之，是天下皆動而被其害也。孝文皇帝厚以貨賂，與結和親，猶侵暴無已。甚者興師十餘萬眾，近屯京師及四邊，歲發屯備虜，其為患久矣，非一世之漸也。諸侯郡守連匈奴及百粵以為逆者非一人也。匈奴所殺郡守都尉，略取人民，不可勝數。孝武皇帝愍中國罷勞無安寧之時，乃遣大將軍驃騎伏波樓船之屬，南滅百粵，起七郡；北攘匈奴，降昆邪十萬之眾，置五屬國，起朔方，以奪其肥饒之地；東伐朝鮮，起玄菟樂浪，以斷匈奴之左臂；西伐大宛，并三十六國，結烏孫，起敦煌酒泉張掖，以鬲婼羌，裂匈奴之右肩。單于孤特，遠遁於幕北。四垂無事，斥地遠境，起十餘郡。功業既定，乃封丞相為富民侯，以大安天下，富實百姓，其規橅可見。又招集天下賢俊，與協心同謀，興制度，改正朔，易服色，立天地之祠，建封禪，殊官號，存周後，定諸侯之制，永無逆爭之心，至今累世賴之。單于守藩，百蠻服從，萬世之基也。中興之功未有高焉者也。

如古而不知今，未達天下安危、生民情況，因執而不通變者也。然議以暢言于數世之後，漢武之功卓然千古，愈炳燿矣。朱東觀

太上皇廟議

劉歆

禮去事有殺。故春秋外傳曰。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祖禰則日祭。曾高則月祀。二祧則時享。壇墠則歲貢。大禘則終王。德盛而游廣。親親之殺也。彌遠則彌尊。故禘爲重矣。孫居王父之處。正昭穆。則孫常與祖相代。此遷廟之殺也。聖人於其祖。出於情矣。禮無所不順。故無毀廟。自貢禹建迭毀之議。惠景及太上寢園廢而爲虛。失禮意矣。

漢承亡秦絕學之後。祖宗之制。因時施宜。自元成後。學者蕃滋。貢禹毀宗廟。匡衡改郊祀。何武定三公。後皆數復。故紛紛不定。何者。禮文缺微。古今異制。各爲一家。未可偏定也。考觀諸儒之議。劉子駿博而文矣。　班叔皮

上鄧析子奏

劉歆

中鄧析書四篇。臣敍書一篇。凡中外書五篇。以相校。除復重。爲一篇。皆定殺而書。可繕寫也。鄧析者。鄭人也。好刑名。操兩可之說。設無窮之辭。當子產之世。數難子產之法。記或云子產起而戮之。於春秋左氏傳。昭公二十年而子產卒。子太叔嗣爲政。定公八年。太叔卒。駟歂嗣爲政。明年。乃殺鄧析。而用其竹刑。君子謂子然。於是不忠。苟有可以加于國家。棄其邪可也。靜女之三章。取彤管焉。竿旄何以告之。取其忠也。故用其道。不棄其人。詩云。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思其人猶愛其樹。也。況用其道。不恤其人乎。然無以勸能矣。竹刑簡法也。久遠世無其書。子產卒後二十年而鄧析死。傳說或稱子產誅鄧析。非也。其論無厚者。言之異同。與公孫龍同類。謹第上。

鄧析好刑名。是以殺其軀。然用其竹刑而復殺之。則無以勸能。此第所案亞如山矣。　張來儀

三統曆說　　劉歆

夫歷春秋者天時也，列人事而因以天時。傳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故有禮誼動作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以之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故列十二公二百四十二年之事，以陰陽之中制其禮。故春為陽中，萬物以生；秋為陰中，萬物以成。是以事舉其中，禮取其和，曆數以閏正天地之中，以作事厚生，皆所以定命也。易金火相革之卦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又曰：治歷明時，所以和人道也。周道既衰，幽王既喪，天子不能班朔，魯歷不正，以閏餘一之歲為蔀首。故春秋刺十二月己亥朔日有食之，於是辰在申，而司歷以為在建戌，史書建亥。哀十二年亦以建申流火之月為建亥，而怪蟄蟲之不伏也。自文公閏月

不告朔，至此百有餘年，莫能正歷數。故子貢欲去其餼羊，孔子愛其禮，而著其法於春秋。經曰：冬十月朔，日有食之。傳曰：不書日，官失之也。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御，日官居卿以底日，禮也。日御不失日，以授百官於朝。言告朔也。元典歷始曰元。傳曰：元，善之長也。共養三德為善。又曰：元，體之長也。合三體而為之原，故曰元。於春三月，每月書王，元之三統也。三統合於一元，故因元一而九三之以為法，十一三之以為實。實如法得一。黃鐘初九，律之首，陽之變也。因而六之，以九為法，得林鐘初六，呂之首，陰之變也。皆參天兩地之法也。上生六而倍之，下生六而損之，皆以九為法。九六，陰陽夫婦子母之道也。律娶妻而呂生子，天地之情也。六律六呂，而十二辰立矣。五聲清濁，而十日行矣。傳曰：天六地五，數之常也。天有六氣，降生五味。夫五六者，天地之中合，而民所受以生也。故日有六甲，辰有五子，十一而天地之道畢，言終而復始。太極中央元氣，故為黃鐘，其實一龠，以其長自乘，故八十一為日法，所以生權衡度量，禮樂之所繇出也。經元一以統始，易太極之首也。春秋二以目歲，易兩儀之中也。於春每月書王，易三極之統也。於四時雖亡事必書時月，易四象之節也。時月以建分至啟閉之分，易八卦之位也。象事成敗，易吉凶之效也。朝聘會盟，易大業之本也。故易與春秋，天人之道也。傳曰：龜，象也；筮，數也。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是故元始有易一也，春秋二也，三統三也，四時四也，合而為十，成五體。以五乘十，大衍之數也，而道據其一，其餘四十九，所當用也，故蓍以為數。以象兩兩

之，又以象三三之，又以象四四之，又歸奇象閏十九，及所據一加之，因以再扐兩之，是為月法之實。如日法得一，則一月之日數也。而三辰之會交矣，是以能生吉凶。故易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并終數為十九，易窮則變，故為閏法。參天九，兩地十，是為會數。參天數二十五，兩地數三十，是為朔望之會。以會數乘之，則周於朔旦冬至，是為會月。九會而復元，黃鐘初九之數也。經於四時，雖亡事必書時月。時所以紀啟閉也，月所以紀分至也。啟閉者，節也。分至者，中也。節不必在其月，故時中必在正數之月。故傳曰：先王之正時也，履端於始，舉正於中，歸餘於終。

復端於始序則不愆舉正於中民則不惑歸餘於終事則不悖此聖王之重閏也以五位乘會數而朔旦冬至是為章月四分月法以其一乘章月是為中法參閏法為周至以乘月法以減中法而約之則六扐之數為一月之閏月其餘七分此中月相求之術也朔不得中是為閏月言陰陽雖交不得中不生故曰法乘閏法是為統歲三統是為元歲元歲之閏陰陽災三統歲法易九戹曰初入元百六陽九次三百七十四陰九次四百八十陽九次七百二十陰七次七百二十陽七次六百陰五次六百陽五次四百八十陰三次四百八十陽三凡四千六百一十七歲與一元終經歲四千五百六十災歲五十七是以春秋曰舉正於中又曰閏月不告朔非禮也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道於是乎在不告閏朔棄時正也何以為民故魯傳五年春正月辛亥朔日南至公既視朔遂登觀臺以望而書禮也凡分至啓閉必書雲物為備故也至昭二十年二月己丑日南至失閏至在非其月梓慎望氣氣而弗正不履端於始也故傳不曰冬至而曰日南至極於牽牛之初日中之時景最長以此知其南至也斗綱之端連貫營室織女之紀指牽牛之初以紀日月故曰星紀五星起其初日月起其中凡十二次日至其初為節至其中斗建下為十二辰視其建而知其次故曰制禮上物不過十二天之大數也經曰春王正月傳曰周正月火出於夏為三月商為四月周為五月夏數得天得四時之正也三代各據一統明三統常合而迭為首登降三統之首周還五行之道也故三五相包而生

天統之正始施於子半日萌色赤地統受之於丑初日肇化而黃至丑半日牙化而白人統受之於寅初日孳成而黑至寅半日生成而青天開復於子地化自丑畢於辰人生自寅成於申故歷數三統天以甲子地以甲辰人以甲申孟仲季迭用事為統首三微之統既著而五行自青始其序亦如之五行與三統相錯傳曰天有三辰地有五行然則三統五星可知也易曰參五以變錯綜其數通其變遂成天地之文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太極運三辰五星於上而元氣轉三統五行於下其於人皇極統三德五事故三辰之合於三統也日合於天統月合於地統斗合於人統五星之合於五行水合於辰星火合於熒惑金合於太白木合於歲星土合於填星三辰五星而相經緯也天以一生水地以二地以天三生木地以四生金天以五生土五勝相乘以生小周以乘乾坤之策而成大周陰陽比類交錯相成故九六之變登降於六體一乘而成著三著而成象二象十有八變而成卦四營而成易為七十二以三統兩四[illegible]之數也參之則得乾之策兩之則得坤之策以陽九九之為四百六十八以陰六六之為四百三十二凡一千八十陰陽各一卦之微算策也八之為八千六百四十而八卦小成引而信之又八之為六萬九千一百二十天地再之為十三萬八千二百四十然後大成五星會終觸類而長之以乘章歲為二百六十二萬六千五百六十而與日月會三會為七百八十七萬九千六百八十而與三統會三統二千三百六十三萬九千四十而復於太極上元九章歲而六之

為法太極上元為實，如法得一，陰一陽各萬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氣體之數，天下之能事畢矣。

劭孝成世，劉向總律歷，列是非，作五紀論；向子歆究其微眇，作三統歷及譜，以說春秋，推法密要，故述焉。班孟堅

新序論　劉歆

秦孝公保崤函之固，以廣雍州之地，東并河西，北收上郡，國富兵強，長雄諸侯，周室歸籍，四方來賀，為戰國霸君，秦遂以彊，六世而并諸侯，亦皆商君之謀也。夫商君極身無二慮，盡公不顧私，使民內急耕織之業以富國，外重戰伐之賞以勸戎士，法令必行，內不私貴寵，外不偏疏遠，是以令行而禁止，法出而姦息。故雖書云無偏無黨，詩云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司馬法之勵戎士，周后稷之勸農業，無以易此。此所以并諸侯也。故孫卿曰：四世有勝，非幸也，數也。然無信，諸侯畏而不親。夫霸君若齊桓晉文者，桓不倍柯之盟，文不負原之期，而諸侯畏其強而親信之，存亡繼絕，四方歸之，此管仲舅犯之謀也。今商君倍公子卬之舊恩，棄交魏之明信，詐取三軍之眾，故諸侯畏其彊而不親信也。藉使孝公遇齊桓晉文，得諸侯之統將，合諸侯之君，驅天下之兵以伐秦，秦則亡矣。天下無桓文之君，故秦得以兼諸侯。衛鞅始自以為知霸王之德，原其事不論也。昔周召施善政，及其死也，後世思之，蔽芾甘棠之詩是也。嘗舍於樹下，後世思其德，不忍伐其樹，況害其身乎。管仲奪伯氏邑三百戶，無怨言。今衛鞅內刻刀鋸之刑，外深鈇鉞之誅，步過六尺者有罰，棄灰於道者被刑，一日臨渭而論囚七百餘人，渭水盡赤，號哭之聲動於天地，畜怨積讎比於丘山，所逃莫之隱，所歸莫之容，身死車裂，滅族無姓，其去霸王之佐亦遠矣。然惠王殺之亦非也，可輔而用也。使衛鞅施寬平之法，加之以恩，申之以信，庶幾霸者之佐哉。

陝旬謂說君以霸遠而全以刑名之學變法厲民刻削國家神氣淬之身歿車裂國亦以促毋論不得為霸佐也自謀亦不臧矣 余廷粹

五行 劉歆

注 伏羲氏秉天而王受河圖因而畫之八卦是也禹治洪水賜雒書法而陳之洪範是也聖人行其道而寶其真降及于殷箕子在父師位而典之周既克殷以箕子歸武王親虛己而問焉故經曰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王乃言曰嗚呼箕子惟天陰騭下民相協厥居我不知其彝倫逌敘箕子乃言曰我聞在昔鯀陻洪水汩陳其五行帝乃震怒弗畀洪範九疇彝倫逌斁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逌敘此武王問雒書於箕子箕子對禹得雒書之意也初一曰五行次二曰羞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政次四曰叶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艾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嚮用五福畏用六極

西漢文 劉子駿五行

凡此六十五字皆雒書本文所謂天乃錫禹大法九章常事所次者也以為河圖雒書相為經緯八卦九章相為表裏昔殷道弛文王演周易周道敝孔子述春秋則乾坤之陰陽效洪範之咎徵天人之道粲然著矣

精于術數天人學問不啻乃文補吞吐榮則宗室之賊也君子嘉其文不取其人 張來倩

遂初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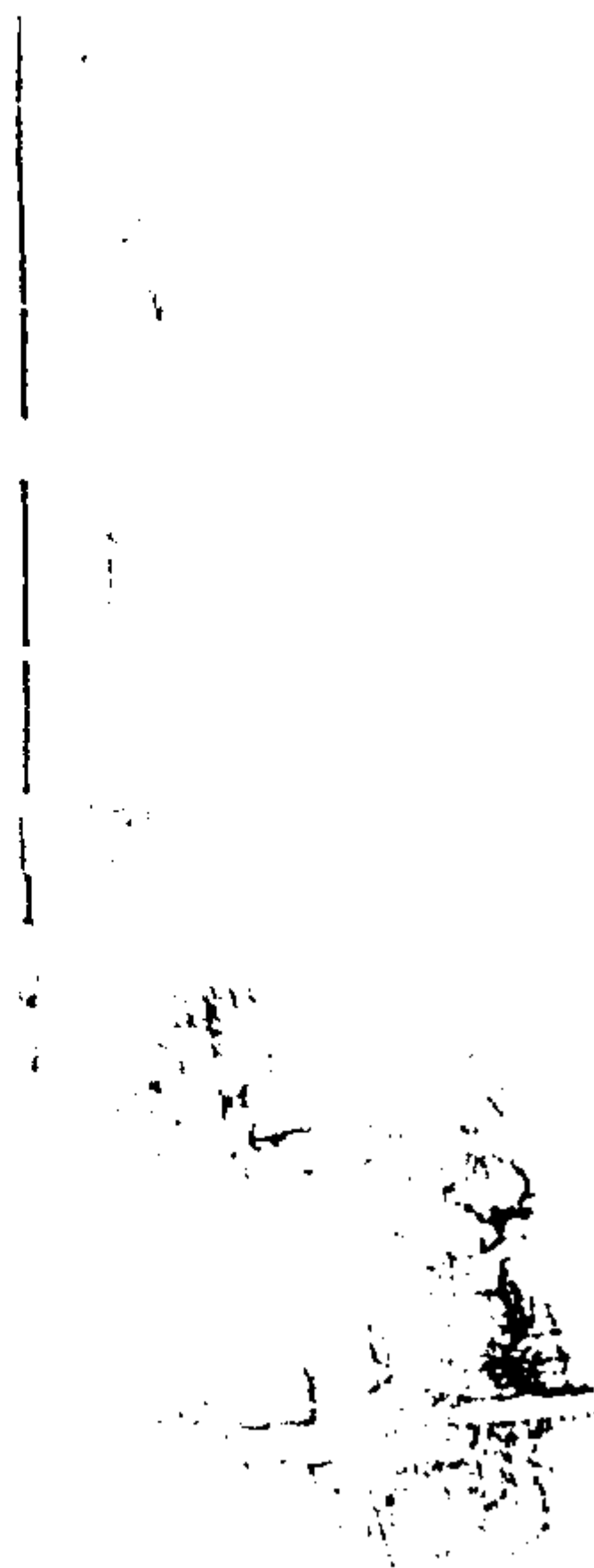
劉歆

遂初賦者劉歆所作也歆少通詩書能屬文成帝召為黃門侍郎中壘校尉侍中奉車都尉光祿大夫歆好左氏春秋欲立於學官時諸儒不聽歆乃移書太常博士責讓深切為朝廷大臣非疾求出補吏為河內太守又以宗室不宜典三河徙五原太守是時朝政已多失矣歆以論議見排擯志竟不得之官經歷故晉之域感今思古遂作斯賦以歎往事而寄己意

昔遂初之顯祿兮遭閶闔之開通蹠三台而上征兮入北辰之紫宮侍列宿於鉤陳兮擁太常之樞極總六龍於駟房兮奉華蓋於帝側惟太階之侈闊兮機衡為之難運思魁杓（即七星北斗四星為魁後三星為杓）之前後兮遂隆集於河濱遭陽侯之豐沛兮乘素波以聊戾得玄武之嘉兆兮守五原之烽燧二乘駕而既俟僕夫期而在塗馳太行之嚴防兮入天井之喬關歷崗岑以升降兮馬龍騰以超攄舞雙駟以優遊兮濟黎侯之舊居心滌蕩以慕遠兮迴高都而北征劇強秦之暴虐兮弔趙括於長平好周文之嘉德兮躬尊賢而下士駕四馬而觀風兮慶辛甲於長子哀衰周之失權兮數困辱而莫扶執孫蒯于屯留兮救王師於途吾過下虒而歎息兮悲平公之作臺背宗周而不卹兮苟偷樂而惰怠枝葉落而不省兮公族闕其無人（如以有國人之旨）曰不悛而愈甚兮政委棄於家門載約屨而正朝服兮降皮弁以為履寶礫石於廟堂兮面隋和而不眡始建衰而造亂兮公室繇此遂卑憐後君之寄寓兮唁靖公之銅鞮越侯田而長驅兮釋叔向之飛患悅善人之有救兮勞祁奚於太原何叔子之好直兮為羣邪之所惡賴祁子之一言兮幾不免乎徂夔美不必為偶兮昔有羞而不相及雖韞匵而求價兮嗟千載其焉合昔仲尼之淑聖兮竟隘窮乎陳蔡彼原之貞專兮卒放沉於湘淵何方直之難容兮柳下黜而三辱蘧瑗抑而再奔兮豈材知之不足揚蛾眉而見妒兮固醜女之情也曲木惡直繩兮亦小人之誠也以夫子之博觀兮何此道之必然空下時而矔世兮自命己之取患（[illegible]）悲積習之生常兮固明智之所別叔羣既在皁隸兮六卿興而為桀荀寅肆而顓恣兮吉射叛而擅兵憎人臣之若茲兮責趙鞅於晉陽軼中國之都邑兮登句注以陵厲歷雁門而入雲中兮超絕轍而遠逝濟臨沃而遙思兮忽垂意乎邊都埜蕭條以寥廓兮陵谷錯以盤紆飄寂寥以荒昒兮沙埃起而杳冥迴風育其飄忽兮迴颭颭之泠泠薄涸凍之凝滯兮茀谿谷之清涼漂積雪之皚皚兮涉凝露之隆霜揚雹霰之復陸兮慨原泉之凌陰激流澌之漻淚兮窺九淵之潛淋（共霰雪之累者人人目中有水）颯悽愴以慘怛兮慽風漻以冽寒獸望浪以穴竄兮鳥脅翼之浚浚山蕭瑟以鵾鳴兮樹木壞而味唸地坼裂而憤急兮石捩破之嵓嵓天烈烈而厲高兮廖琫憁以梟牟雁邕邕以遲遲兮埜鸛鳴而嘈嘈望亭隧之皦皦兮飛旗幟之翩翩回百里之無家兮路脩遠之綿綿於是勒障塞而固守兮奮武靈之精誠攄趙奢之策慮兮威謀完乎金城外折衝以無虞兮內撫民以永寧既邕容以自得兮唯陽思於竺寒攸潛溫之玄室兮滌濁穢於太清反情素於寂寞兮居華體之冥冥玩書琹以

窮物兮考性命之變態遵四背而覽陰陽兮總萬物以自呈窮物與情之極變兮曾何足乎留意長恬澹以惟娛兮固聖賢之所諱辭抑而悖德含聖神兮抱貞內光自得貞兮龍幸浮游於無常兮齊之去也無定兮大人之度品物齊兮含位之過忽若遺兮求位得位固其常也懷信保己比老彭兮

詞意淵放上薄風雅可云兆理而達於事者矣 琳男敦

西漢文　劉子駿遂初賦

甘泉宮賦　劉歆

厥陵陰之地室過陽谷之秋城廻天門而鳳舉躡黃帝之明庭冠高山而為居乘崑崙而為宮按軒轅之舊處居北辰之閎中背共工之幽都向炎帝之祝融封巒為之東序緣石闕之天梯桂木雜而成行芳盼嚮之依依翡翠孔雀飛而翱翔鳳凰止而集棲甘醴湧於中庭兮激清流之瀰瀰黃龍游而蜿蟺兮神龜沉於玉泥離宮特觀樓比相連雲起波駭星布彌山高巒峻阻臨眺曠衍深林蒲葦涌水清泉芙蓉菡萏菱荇蘋蘩豫章褚長棋松柞棫女貞烏勃桃李棗棪煥乎有文蔚爾鱗集亦賦之偉也 陳明卿

西漢文　劉子駿甘泉宮賦

法言

楊子雲駿才也恬極羣書好深湛之思成帝朝給事黃門從時侯芭服勤桓譚扼腕歷後四十餘年太玄法言始行王仲任云揚子雲之篇樂於居千石之官知言哉

張以亮題

西漢文

豫章 郭之祥字山 黃國琦五湖 鑒定

古潭 張運泰來倩 余元熹延釋 彙評

法言

揚子法言纂

學行篇

天降生民倥侗顓蒙恣於情性聰明不開訓諸理撰學行

揚雄

天之道不在仲尼乎仲尼駕說者也不在茲儒乎如將復駕其所說則
莫若使諸儒金口而木舌或曰學無益也如質何曰未之思矣夫有刀者
礲諸有玉者錯諸不礲不錯焉攸用礲而錯諸質在其中矣否則輟
螟蛉之子殪而逢蜾蠃祝之曰類我類我久則肖之矣速哉七十子之
肖仲尼也或問世言鑄金金可鑄歟曰吾聞覿君子者問鑄人不問鑄
金或曰人可鑄歟曰孔子鑄顏淵矣或人踧爾曰旨哉問鑄金得鑄人
學者所以修性也視聽言貌思性所有也學則正否則邪師哉師哉桐子之命
也務學不如務求師師者人之模範也模不模範不範為不少矣一閧
之市必立異意為一卷之書不勝異說焉一閧之市必立之平一卷之
書必立之師於戲學者審其是而已矣或曰焉知是而習之曰視日月
而知衆星之蔑也仰聖人而知衆說之小也或問進曰水或曰為其不
舍晝夜歟曰有是哉滿而後漸者其水乎或問鴻漸曰非其往不往非
其居不居漸猶水乎請問木漸曰止於下而漸於上者其木也哉亦猶
水而已矣吾未見好斧藻其德若斧藻其楶者歟睎驥之馬亦驥之乘
睎顏之人亦顏之徒也如不欲睎則已矣如欲睎孰禦焉或曰書與經
同而世不尚治之可乎曰可或人啞爾笑曰須以發策決科曰大人之
學為道也小人之學為利也子為道乎為利乎或曰耕不穫獵不饗耕

獵乎曰耕道而得道獵德而得德是獲饗也百川學海而至於海丘陵
學山而不至於山是故惡夫畫也頻頻之黨甚於鷽斯羣賊夫糧食而
已矣朋而不心面朋也友而不心面友也或曰使我紆朱懷金其樂不
可量也曰紆朱懷金之樂不如顏氏子之樂顏氏子之樂也內紆朱懷
金之樂也外或曰請問屢空之內曰顏不孔雖得天下不足以為樂然
亦有苦乎曰顏苦孔之卓也或人瞿然曰茲若也祇其可以為樂也歟
好學為子雲一生本領首節以好學為問答以大道之在茲聖門之
陳首證之以顏子習孔子贊之立喻歟重無不快心　余炬釋

吾子篇　　揚雄

降周迄孔成於王道然後誕章諸子圖微譔吾子

或問吾子少而好賦曰然童子彫蟲篆刻俄而曰壯夫不為也或曰賦可以諷乎曰諷則已不已吾恐不免於勸也或曰霧縠之組麗曰女工之蠹矣劍客論曰劍可以愛身曰狴犴使人多禮乎或問景差唐勒宋玉枚乘之賦也益乎曰必也淫淫則奈何曰詩人之賦麗以則辭人之賦麗以淫如孔氏之門用賦也則賈誼升堂相如入室矣如其不用何或問蒼蠅紅紫曰明視問鄭衛之似曰聰聽或曰朱曠不世如之何曰亦精之而已矣或問交五聲十二律也或雅或鄭何也曰中正則雅多哇則鄭請問本曰黃鍾以生之中正以平之確乎鄭衛不能入也或曰

女有色書亦有色乎曰有女惡華丹之亂窈窕也書惡淫辭之淈法度也或問屈原知乎曰如玉如瑩爰變丹青如其智如其智或曰君子尚辭乎曰君子事之為尚事勝辭則伉辭勝事則賦事辭稱則經足言足容德之藻矣或問公孫龍詭辭數萬以為法法歟曰斷木為棊梡革為鞠亦皆有法焉不合乎先王之法者君子不法也觀書者譬諸觀山及水升東嶽而知眾山之峛崺也況介丘乎浮滄海而知江河之惡沱也況枯澤乎捨舟航而濟乎瀆者末矣捨五經而濟乎道者末矣棄常珍而嗜乎異饌者惡覩其識味也委大聖而好乎諸子者惡覩其識道也好書而不要諸仲尼書肆也好說而不見諸仲尼說鈴也多聞則守之以約多見則守之以卓寡聞則無約也寡見則無卓也綠衣三百色如

之何矣紆絮三千宛知之何矣君子之道有四易簡而易用也要而易守也炳而易見也法而易言也震風凌雨然後知夏屋之為帡幪也虐政虐世然後知聖人之為郛郭也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後之塞路者有矣竊自比於孟子或曰人各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將誰使正之曰萬物紛錯則懸諸天衆言淆亂則折諸聖或曰惡覩乎聖而折諸曰在則人亡則書其統一也

通篇問答凡辭賦詩書洛陸中正要與先王之法合惡孔氏之如入要之所之實則不諱論津津矣 張采倩

修身篇　　楊雄

事有本真陳施於意動不克成本諸身誤修身

修身以為弓矯思以為矢立義以為的奠而後發發必中矣人之性也善惡混修其善則為善人修其惡則為惡人氣也者所適善惡之馬也歟或問何如斯謂之人曰取四重去四輕則可謂之人曰何謂四重曰重言重行重貌重好言重則有法行重則有德貌重則有威好重則有觀敢問四輕曰言輕則招憂行輕則招辜貌輕則招辱好輕則招淫或問人有倚孔子之墻絃鄭衛之聲誦韓莊之書則引諸門乎曰在夷貉則引之倚門墻則麾之惜乎衣未成而轉為裳也（上衣下裳惜其習聖道未成而轉為諸子也）聖人耳不順乎非口不肆乎善賢者耳擇口擇衆人無擇焉天下有三好衆人好己從賢人好己正聖人好己師天下有三檢（檢猶局限度也）衆人用家檢賢人用國檢聖人用天下檢天下有三門繇於情欲入自禽門繇於禮義入自人門繇於獨智入自聖門或問士何如斯可以禎（禎安也）身曰其為中也弘深其為外也肅括則可以禎身矣

義自叙後理自根據其論性之是在善惡混其立名之正在師孔顏

陳明卿

問道篇

揚雄

芒芒大道。昔在聖人。過則失中。不及則不至。不可姦罔。譔問道。

或問天。曰吾於天歟。見無為之為矣。或問彫刻衆形者匪天歟。曰以其不彫刻也。如物刻而彫之。焉得力而給諸。聖人之言。似如水火。或問水火。曰。水測之。益深。窮之。而益遠。火用之。而彌明。宿之而彌壯。或曰太上無法而治。法非所以為治也。曰鴻荒之世。聖人惡之。是以法始乎伏犧而成乎堯。匪伏匪堯。禮義哨哨。聖人不取也。或問八荒之禮。禮也。樂也。孰是。曰殷之以中國。或曰孰為中國。曰五政之所加。七賦之所養。中於天地為中國。或問大聲。曰非雷非霆。隱隱耾耾。久而愈盈。尸諸聖。或問無為。曰奚為哉。在昔虞夏。襲堯之爵。行堯之道。法度彰。禮樂著。垂拱而視天民之阜也。無為矣。紹桀之後。纂紂之餘。法度廢。禮樂虧。安坐而視天民之死。無為乎。或問太古德懷不禮懷。嬰兒慕駒犢從焉以禮。曰嬰犢乎。嬰犢母懷。不父懷。母懷愛也。父懷敬也。獨母而不父。未若父母之懿也。狙詐之家曰。狙詐之計。不戰而屈人兵。堯舜也。曰不戰而屈人兵。堯舜也。霑項漸襟。堯舜乎。衒玄而賈石者。其狙詐乎。或問狙詐與亡孰愈。曰亡愈。或曰子將六師。則誰使。曰御得其道。則天下狙詐咸作使。御失其道。則天下狙詐咸作敵。故有天下者。審其御而已矣。申韓之術。不仁之至矣。若何牛羊之用人也。若牛羊用人。則狐狸螻螾不膢臘也歟。或問刀不利。筆不銛。而獨加諸砥。不亦可乎。曰人砥。則秦尚矣。或曰刑名非道邪。何自然矣。曰何必刑名。圍棋擊劍。反目眩形。亦皆自然也。縣

法言問道

其大者作正邀。縣其小者作姦邀。

首以堯舜文王為正道。而斥老氏之棄絕仁義禮樂。以棍文五教爲治法。而斥申韓之刑名慘刻。議論極正。張來仿

問神篇

神心惚怳。經緯萬方。事繫諸道。德仁義禮。譔問神。

楊雄

或問神。曰心。請問之。曰潛天而天。潛地而地。天地神明而不測者也。心之潛也。猶將測之。況於人乎。況於事倫乎。敢問潛心。謂聖曰。昔仲尼潛心於文王矣。達之。顏淵亦潛心於仲尼矣。未達一間耳。神在所潛而已矣。天神天明。照知四方。天精天粹。萬物作類。人心其神矣乎。操則存。舍則亡。能常操而存者。其惟聖人乎。聖人存神索至。成天下之大順。致天下之大利。和同天人之際。使之無間者也。或曰。經可損益歟。曰。易始八卦。而文王六十四。其益可知也。詩書禮春秋。或因或作。而成於仲尼。其益可知也。故夫道非天然。應時而造者。損益可知也。虞夏之書渾渾爾。商書灝灝爾。周書噩噩爾。下周者。其書譙乎。或問。聖人之經不可使易知歟。曰。不可。天俄而可度。則其覆物也淺矣。地俄而可測。則其載物也薄矣。大哉天地之為萬物郭。五經之為眾說郛。或問。聖人之作事。不能昭若日月乎。何後世之訔訔也。曰。瞽曠能默。瞽曠不能齊不齊之耳。狄牙能喊。狄牙不能齊不齊之口。君子之言。幽必有驗乎明。遠必有驗乎近。微必有驗乎著。無驗而言之謂妄。君子妄乎。不妄。言不能達其心。書不能達其言。難矣哉。惟聖人得言之解。得書之體。白日以照之。江河以滌之。灝灝乎其莫之禦也。面相之。辭相適。捈中心之所欲。通諸人之嚍嚍者。莫如言。彌綸天下之事。記久明遠。著古昔之昏昏。傳千里之忞忞者。莫如書。故言。心聲也。書。心畫也。諸不經非書也。言不經非言也。言書不經。多贅矣。或曰。述而不作。玄何以作。曰。其事則述。其書則作。育而不苗者。吾家之童烏乎。九齡而與我玄文。為之而行。動之而光者。其德乎。或曰。知德者鮮。何其光。曰。我知為之。不我知亦為之。厥光大矣。必我知為之。光亦小矣。或曰。君子病沒世而無名。盍勢諸名卿。可幾也。曰。君子德名為幾。梁齊趙楚之君。非不富且貴也。惡乎成名。谷口鄭子真。不屈其志。而耕乎巖石之下。名震於京師。豈其卿。豈其卿。

精義雜出。以離以辨。雖亦秉於聖。要在狂狷之列。陳明卿

問明篇　揚雄

明哲煌煌。旁燭無疆。遜於不虞。以保天命。譔問明。

或問明。曰微。或曰微何如其明也。曰微而見之明其誖乎。聰明其至矣乎。不聰實無耳也。不明實無目也。敢問大聰明。曰眩眩乎惟天為聰。惟天為明。夫能高其目而下其耳者。匪天也夫。或謂仲尼事彌其年。蓋天勞諸病矣夫。曰天非獨勞仲尼。亦自勞也。天病乎哉。天樂天。聖樂聖。或問鳥有鳳。獸有麟。鳥獸皆可鳳麟乎。曰羣鳥之於鳳也。羣獸之於麟也。形性。豈羣人之於聖乎。（言[illegible]言也）譔言敗俗。譔好敗則。姑息敗德。君子謹於言。慎於好。亟於時。君子治則見。亂則隱。鴻飛冥冥。弋人何篡焉。鷦鵬遴集。食其潔者矣。楚兩龔之潔。其清矣乎。蜀莊沉冥。蜀莊之才之珍也。不作苟見。不治苟得。久幽而不改其操。雖隨和何以加諸。舉茲以旃。不亦珍乎。吾珍莊也。居難為也。不慕由即夷矣。何毚欲之有。或問韓非作說難之書。而卒死乎說難。敢問何反也。曰說難蓋其所以死乎。曰何也。曰君子以禮動。以義止。合則進。否則退。確乎不憂其不合也。夫說人而憂其不合。則亦無所不至矣。

程伯淳曰。遜于不虞。雖則有之。旁燭則未也。光武之興。使雄不死。能免於誅乎。觀於朱泚之事可見矣。古之所謂言遜者。迫于不得已。如劇秦美新之類。非得已者乎。　余琨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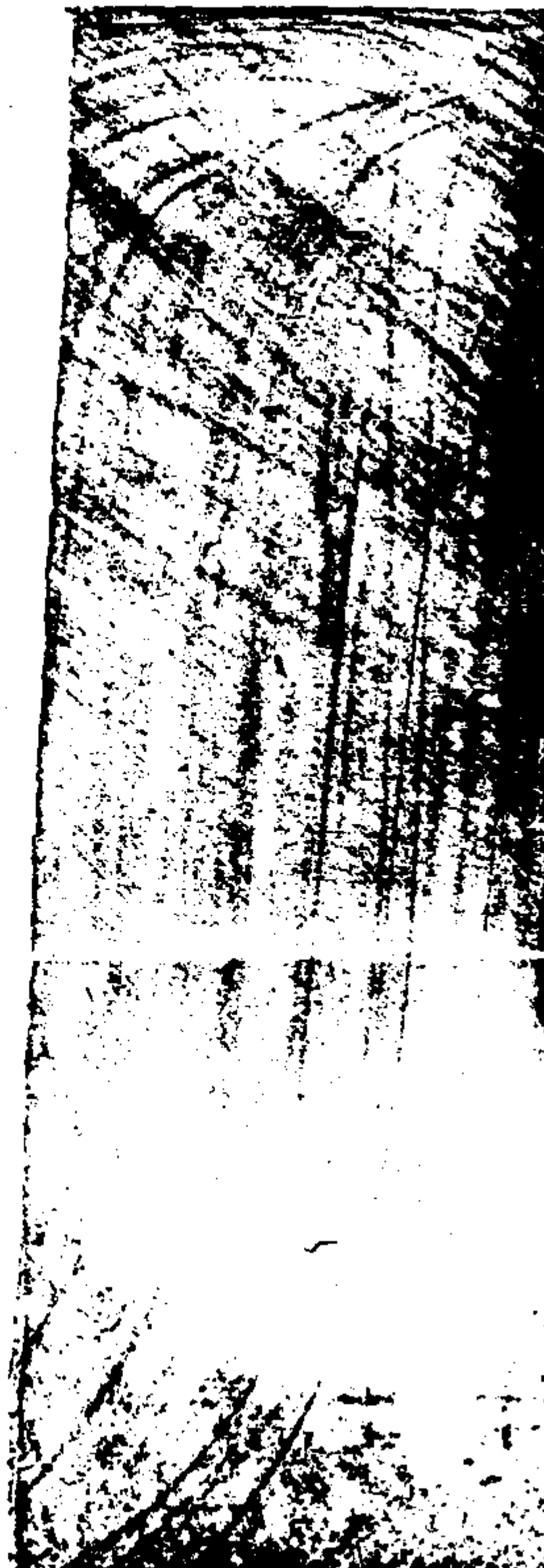
寡見篇　揚雄

假言周於天地。贊於神明。幽弘橫廣。絕於邇言。譔寡見。

或問五經有辯乎。曰惟五經為辯。說天者莫辯乎易。說事者莫辯乎書。說體者莫辯乎禮。說志者莫辯乎詩。說禮者莫辯乎春秋。舍斯辯亦小矣。春木之芒兮。援我手之鶉兮。去之五百歲。其人若存兮。或曰譊譊者天下皆訟也。奚其存。曰咻咻之子。各識其親。譊譊之學。各習其師。精而精之。是在其中矣。古者之學耕且養。三年通一經。今之學也。非獨為之華藻也。又從而繡其鞶帨。鷦鵬冲天。不在六翮乎。拔而傳尸鳩。其累矣夫。

示人以絕去甫近。探索幽深。的是子雲著書本意。　陳明卿

五百篇

聖人聰明淵懿、繼天測靈、冠乎羣倫、經諸範、譔五百。揚雄

或問五百歲而聖人出、有諸。曰、堯舜禹君臣也而並、文武周公父子也而處、湯孔子數百歲而生。因往以推來、雖千一不可知也。赫赫乎日出之光、羣目之用、渾渾乎聖人之道、羣心之用也。（名言）或問聖人占天乎。曰、占天也。若此則史也何異。曰、史以天占人、聖人以人占天。或問星有甘石、何如。（齊有甘德、魏有石申夫、皆掌天文之史）曰、在德不在星。德隆則晢星、星隆則晢德也。周之人多行、秦之人多病。行有之也、病曷之也。周之士也貴、秦之士也賤。周之士也肆、秦之士也拘。月未望則載魄於西、既望則終魄於東、其遡於日乎。

議論脗合聖賢。余廷稱

先知篇

立政鼓衆、動化天下、莫尚於中和、中和之發、在哲民情、譔先知。揚雄

或問民所勤。曰、民有三勤。（勤苦也）曰、何哉所謂三勤。曰、政善而吏惡、一勤也。吏善而政惡、二勤也。政吏駢惡、三勤也。禽獸食人之食、土木衣人之帛、穀人不足於晝、絲人不足於夜之謂惡政。或曰、齊得夷吾以霸、仲尼曰小器。請問大器。曰、大器其猶規矩準繩乎。先自治而後治人之謂大器。或問正國何先。曰、躬工人績。或曰、為政先殺後教。曰、嗚呼、天先秋而後春乎、將先春而後秋乎。吾見玄駒之步、雉之神雊乎、化其可以已矣哉。民可使覯德、不可使覯刑。覯德則純、覯刑則亂。象龍之致雨也、難矣哉。鼓舞萬物者、其雷風乎。鼓舞萬民者、其號令乎。雷不一、風不再。聖人陶成天下之化、使人有士君子之器者也。甄陶天下者、其在和乎。剛則甈、柔則坯。龍之潛亢、不獲其中矣。是以過中則惕、不及中則躍、其近於中乎。聖人之道、譬猶日之中矣。不及則未、過則昃。

論政如大體、此子雲之學異於荀子處。陳明卿

自周以來國君將相卿士名臣參差不齊一槩諸聖謨重黎 傷 惟

或問南正重司天北正黎司地今何僚也曰近羲近和孰重孰黎曰羲近重和近黎或問黃帝終始曰託也昔者姒氏治水土而巫步多禹扁鵲盧人也而醫多盧夫欲讎偽者必假真禹乎盧乎終始乎或問渾天曰落下閎營之鮮于妄人度之耿中丞象之幾乎幾乎莫之能違也請問蓋天曰蓋哉蓋哉應難未幾也或問六國並其已久矣一病一瘳迭始終王戴而伐鼎微地係人其乎曰其孝公以下彊兵力農以蠶食六國事也東溝大河南阻高山西采雍梁北鹵涇垠便則申否則蟠保也始皇方斧將相方刀六國方木將相方肉激也或問秦伯列為侯衛卒吞天下而赧曾無以制乎曰天子制公侯伯子男也庸節節莫差於僭僭莫僭於祭祭莫重於地地莫重於天則襄文宣靈其兆也昔者襄公始僭西畤以祭白帝文宣靈宗興鄜密上下用事四帝而天王不匡反致文武胙是以四疆之內各以其力來侵攘肌及骨而赧獨何以制秦乎

或問嬴政二十六載天下擅秦秦十五載而楚楚五載而漢五十載而際而天下三擅天也人也曰具天不人不因人不天不成或問楚敗垓下方死曰天也諒乎曰漢屈群策群策屈群力楚憞群策而自屈其力屈人者克自屈者負天曷故焉或問秦楚既為天典命矣秦縊灞上楚分江西興廢何速也曰天胙光德而隕明忒昔秦楚彊閫震撲胎藉三正播其虐於黎苗廢未速也或問仲尼大聖則天曷不胙曰無土然則舜禹有土乎曰舜以堯作土禹以舜作土或問茅焦歷井幹之死使始皇奉虛左之乘蔡生欲安項咸陽不能移又亨之或者未辯與曰生舍其本侯而謂人木侯亨不亦宜乎焦逆訐而順守之雖辯劘虎牙矣或問者羅之悟呂不韋張辟彊之覺平勃皆以十二齡茂良乎曰才也茂良不必父祖或問酈食其說陳留下敖倉說齊罷歷下軍何辯也韓信襲齊以身脂鼎何訥也曰夫辯也者自辯也如辯人幾矣或問蒯通抵韓信不能下人狂之曰方遭信閉如其抵曰巇可抵乎曰賢者司禮小人司巇况拊鍵乎或問酈商而文帝得廣頗李牧不能用也諒乎曰彼將有激也親屈帝尊以信亞夫之軍至頗牧曷不用哉德曰罪不孥宮不女館不新陵不墳或問交曰仁問餘耳曰光初竇灌曰凶終或問持

滿口挽歎或問周官曰立事左氏曰品藻太史遷曰實錄

院而諷其美漸之為思乎 張來貴

淵騫篇　　揚雄

仲尼之後迄於漢道德行顏閔股肱蕭曹爰及名將尊卑之條稱述品藻撰淵騫

或問呂不韋其智矣乎以人易貨曰誰謂不韋智者歟以國易宗呂不韋之盜穿窬之雄乎穿窬也者吾見擔石矣未見雒陽也或問蕭曹曰蕭也規曹也隨張騫蘇武之奉使也執節沒身不屈王命雖古之膚使其猶劣諸世稱東方生之盛也言不純師行不純表其流風遺書蔑如也或曰隱者也曰昔之隱者吾聞其語矣又聞其行矣或曰隱道多端曰固也聖言聖行不逢其時聖人隱也賢言賢行不逢其時賢者隱也談言談行而不逢其時談者隱也昔者箕子之漆其身也狂接輿之被其髮也欲去而恐罹害者也箕子之洪範接輿之歌鳳也哉或問東方生名過實者何也曰應諧不窮正諫穢德應諧似優不窮似哲正諫似直穢德似隱請問名曰詼達惡比曰非夷齊而是柳下惠戒其子以尚容首陽為拙柱下為工飽食安土以仕易農依隱玩世詭時不逢其滑稽之雄乎或問子蜀人也請人曰有李仲元者人也其為人也奈何曰不屈其意不累其身曰是夷惠之徒歟曰不夷不惠可否之間也如是則奚名之不彰也曰無仲尼則西山之餓夫與東國之絀臣惡乎聞曰王陽貢禹遇仲尼乎曰明星皓皓華藻之力也歟曰若是則奚為不自高曰皓皓者己也引而高之者天也子欲自高邪仲元世之師也見其貌者肅如也聞其言者愀如也觀其行者穆如也但聞以德詘人矣未聞以德詘於人也仲元畏人也或曰育賁曰育賁也人畏其力而侮其德

論顏閔而引許多證請許多客翻空出奇　張[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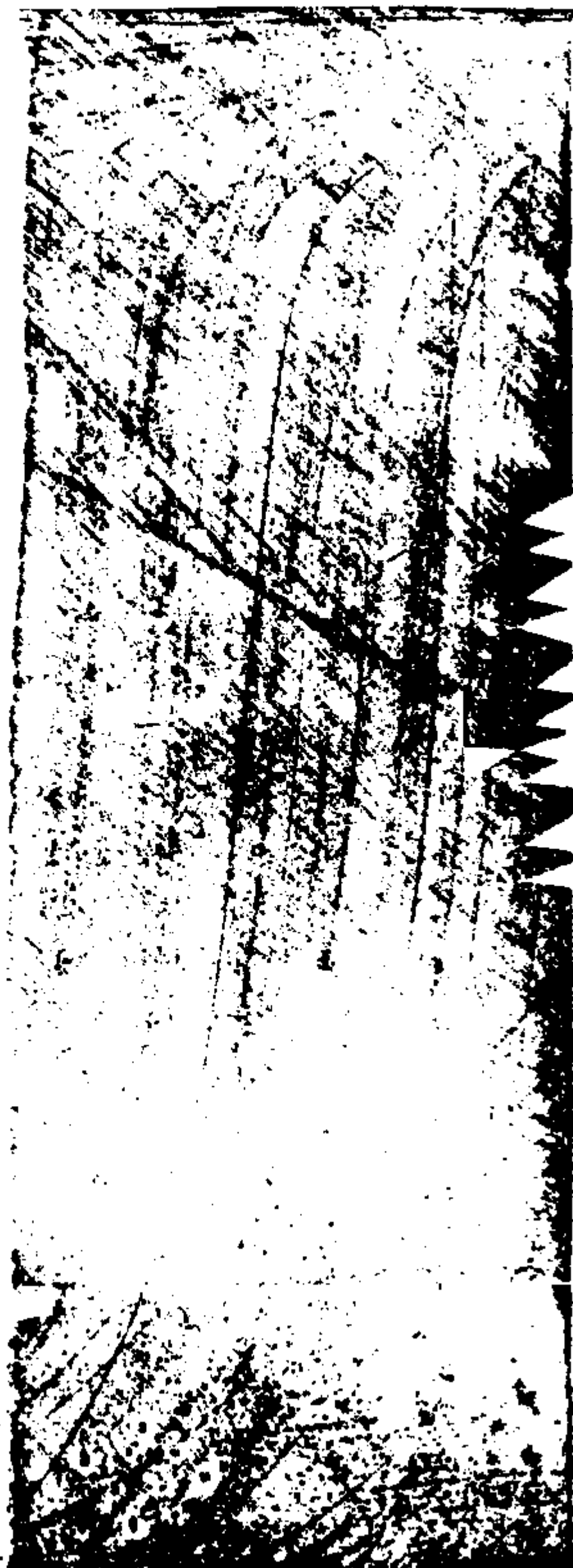
君子篇

揚雄

君子純終令聞。蠢迪檢押。旁開聖則。譔君子。

或問君子言則成文。動則成德。何以也。曰以其弸中而彪外也。般之揮斤。羿之激矢。君子不言。言必有中也。不行。行必有稱也。或問仲尼之術。曰仲尼之道猶四瀆也。經營中國。終入大海。他人之道者西北之流也。綱紀夷貉。或入於沱。或淪於漢。或問聖人之言炳若丹青。有諸。曰吁是何言歟。丹青初則炳。久則渝。渝乎哉。

子曰聖人吾不得見。得見君子斯可矣。呼猗祖之。余延輝

孝至篇

揚雄

孝莫大於寧親。寧親莫大於寧神。寧神莫大於四表之歡心。譔孝至。

孝至

孝至矣。一言而該。聖人不加焉。父母子之天地歟。孝子有祭乎。有齋乎。夫能存亡形。屬荒絕者。惟齋乎。故孝子之於齋。見父母之存也。人而不祭。豺獺乎。或問德有始而無終。與有終而無始也。孰寧。曰寧先病而後瘳乎。寧先瘳而後病乎。或問群言之長。群行之宗。曰群言之長。德言也。群行之宗。德行也。或問泰和。曰其在唐虞成周乎。漢德其可謂允懷矣。黃支之南。大夏之西。東鞮北女。來貢其珍。漢德其可謂允懷矣。世鮮焉。芒芒聖德。遠人咸慕。上也。武義璜璜。兵征四方。次也。麟之儀儀。鳳之師師。其至矣乎。螭虎桓桓。鷹隼䲭䲭。未至也。或曰訩訩北夷。被我純繢。帶我金犀。珍膳寧餬。不亦享乎。曰昔在高文武。實為兵主。今稽首來臣。稱為北蕃。是為宗廟之神。社稷之靈也。可不享乎。龍堆以西。大漢以北。鳥弋獸夷。羣勞王師。漢家不為也。朱崖之絕。捐之之力也。否則介鱗易我衣裳。君人者務在殷民阜財。明道信義。致帝者之用。成天地之化。使粒食之民粹也。粹也。享於鬼神。不亦饗乎。

以一孝光百行。見人君當以孝治天下。張來倩

諫不受單于朝書　揚雄

臣聞六經之治貴於未亂兵家之勝貴於未戰二者皆微然而大事之本不可不察也今單于上書求朝國家不許而辭之臣愚以為漢與匈奴從此隙矣本北地之狄五帝所不能臣三王所不能制其不可使隙甚明臣不敢遠稱請引秦以來明之以秦始皇之強蒙恬之威帶甲四十餘萬然不敢窺西河乃築長城以界之會漢初興以高祖之威靈三十萬眾困於平城士或七日不食時奇譎之士石畫之臣甚眾卒其所以脫者世莫得而言也又高皇后嘗忿匈奴群臣庭議樊噲請以十萬眾橫行匈奴中季布曰噲可斬也妄阿順指於是大臣權書遺之然後匈奴之結解中國之憂平及孝文時匈奴侵暴北邊候騎至雍甘泉京

師大駭發三將軍屯細柳棘門霸上以備之數月乃罷孝武即位設馬邑之權欲誘匈奴使韓安國將三十萬眾徼於便墜匈奴覺之而去徒費財勞師一虜不可得見況單于之面乎其後深惟社稷之計規恢萬載之策乃大興師數十萬使衛青霍去病操兵前後十餘年於是浮西河絕大幕破寘顏襲王庭窮極其地追奔逐北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以臨翰海虜名王貴人以百數自是之後匈奴震怖益求和親然而未肯稱臣也且夫前世豈樂傾無量之費役無罪之人快心於狼望之北哉以為不壹勞者不久佚不暫費者不永寧是以忍百萬之師以摧餓虎之喙運府庫之財填盧山之壑而不悔也至本始之初匈奴有桀心欲掠烏孫侵公主乃發五將之師十五萬騎獵其南而長羅侯以烏孫五萬騎震其西皆至質而還時鮮有所獲徒奮揚威武明漢兵若雷風耳雖空行空反尚誅兩將軍故北狄不服中國未得高枕安寢也逮至元康神爵之間大化神明鴻恩溥洽而匈奴內亂五單于爭立日逐呼韓邪攜國歸化扶伏稱臣然尚羈縻之計不顓制自此之後欲朝者不距不欲者不強何者外國天性忿鷙形容魁健負力怙氣難化以善易隸以惡其強難詘其和難得故未服之時勞師遠攻傾國殫貨伏尸流血破堅拔敵如彼之難也既服之後慰薦撫循交接賂遺威儀俯仰如此之備也往時嘗屠大宛之城蹈烏桓之壘探姑繒之壁藉蕩姐之場艾朝鮮之旃拔兩越之旗近不過旬月之役遠不離二時之勞固已犁其庭掃其閭郡縣而置之雲徹席卷後無餘菑唯北狄為不然真中國

之堅敵也三垂比之懸矣前世重之茲甚未易可輕也今單于歸義懷款誠之心欲離其庭陳見於前此乃上世之遺策神靈之所想望國家雖費不得已者也奈何距以來厭之辭疏以無日之期消往昔之恩開將來之隙夫款而隙之使有恨心負前言緣往辭歸怨於漢因以自絕終無北面之心威之不可諭之不能焉得不為大憂乎夫明者視於無形聰者聽於無聲誠先於未然即蒙恬樊噲不復施棘門細柳不復備馬邑之策安所設衛霍之功何得用五將之威安所震不然壹有隙之後雖智者勞心於內辯者轂擊於外猶不若未然之時也且往者圖西域制車師置城郭都護三十六國費歲以大萬計者豈為康居烏孫能踰白龍堆而寇西邊哉乃以制匈奴也夫百年勞之一日失之費十而

矣一日羈為國不安也惟陛下少留意於未亂未戰以遏邊萌之禍

子雲生平好奇字獨此書正大醇雅文法有頓挫氣勢俊雄偉而東拓應規矩森然尤不易得　真西山

叙事有條貫而不復議論有根據而不冗古今談邊事者無過此書　張永偕

答劉歆書　揚雄

雄叩頭賜命数至、又告以田儀事事窮竟、白案顯出、甚厚甚厚田儀與雄同鄉里幼稚為鄰長艾相更視覷動精采似不為非者故舉至之雄之任也不意淫迤汙暴于官朝今舉者懷報而低眉任者含声而宛舌知人之德堯猶病諸雄何慚焉叩頭叩頭又敕以殊言十五卷君何由知之謹歸誠底裏不敢違信雄少不師章句亦于五經之訓所不解嘗聞先代輶軒之使奏籍之書皆藏於周秦之室及其破也遺棄無見之者獨蜀人有嚴君平臨邛林閭翁孺者深好訓詁猶見輶軒之使所奏言翁孺與雄外家牽連之親又君平過誤有以私遇少而與雄也君平財有千言耳翁孺梗概之法畧有翁孺往數歲死婦蜀郡掌氏子無子

而去而雄始能艸文先作縣邸銘王佴頌階闥銘及成都城四隅銘蜀人有楊莊者為郎誦之于成帝成帝好之以為似相如雄遂以此得外見此数者皆都水君常見也故不復奏雄為郎之歲自奏少不得學而心好沈博絕麗之文願不受三歲之奉且休脫直事之繇得肆心廣意以自克就有詔可不奪奉令尚書賜筆墨錢六萬得觀書于石渠如是後一歲作繡補靈節龍骨之銘詩三章成帝好之遂得盡意故天下上計孝廉及內郡衛卒會者雄常把三寸弱翰齎油素四尺以問其異語歸即以鉛摘次之于槧二十七歲于今矣而語言或交錯相反方復論思詳悉集之燕其疑張伯松不好雄賦頌之文然亦有以奇之常為雄道言其父及其先君喜典訓屬雄以此篇目頻示之伯松曰是縣諸日

月不引之書也又言雄為太玄経由鼠抵之與牛場也如其用則實五稼飽邦民否則為抵糞棄之于道矣而雄紋之伯松與雄獨何德慧而君與雄僂何講嘿而當匿乎哉其不勞戎馬高車令人君坐帷幕之中知絕遐異俗之語典流于昆嗣言列于漢籍誠雄心所絕極至精之所想遘也扶聖朝遠照之明使君宋此加君之篤誠雄散之之會也死之日則今之榮也不敢有貳不敢有愛少而不以行立于鄉里長而不以功顯于縣官著訓于帝籍但言詞博覽翰墨為事誠欲崇而就之不可以遺不可以怠即君必欲脅之以威陵之以武欲令入之于此此又未定未可以見今君又終之則縊死以從命也而可且寬假延期必不敢有愛矜也所為得使君輔貢于明朝則雄無根何敢有匿惟執事圖之長監于規繡之就死以為小雄敢行之謹因還使叩頭叩頭

陳說生平邦占地忘然又不矜夸為文有体　余廷稱

解嘲 并

揚雄

客嘲揚子曰吾聞上世之士人綱人紀不生則已生則上尊人君下榮父母析人之圭儋人之爵懷人之符分人之祿紆青拖紫朱丹其轂今子幸得遭明盛之世處不諱之朝與群賢同行歷金門上玉堂有日矣曾不能畫一奇出一策上說人主下談公卿目如燿星舌如電光壹從壹衡論者莫當顧而作太玄五千文支葉扶疏獨說十餘萬言深者入黃泉高者出蒼天大者含元氣細者入無倫然而位不過侍郎擢纔給事黃門意者玄得毋尚白乎何為官之拓落也揚子笑而應之曰客徒欲朱丹吾轂不知一跌將赤吾之族也往昔周罔解結群鹿爭逸離為十二合為六七四分五剖並為戰國士無常君國亡定臣得士者富失士者貧矯翼厲翮恣意所存故士或自盛以橐或鑿坏以遁是故騶衍以頡亢而求世資孟軻雖連蹇猶為萬乘師今大漢左東海右渠搜前番禺後陶塗東南一尉西北一候徽以糾墨製以質鈇散以禮樂風以詩書曠以歲月結以倚廬天下之士雷動雲合魚鱗雜襲咸營於八區家家自以為稷契人人自以為咎繇戴縰垂纓而談者皆擬於阿衡五尺童子羞比晏嬰與夷吾當塗者入青雲失路者委溝渠旦握權則為卿相夕失勢則為匹夫譬若江湖之崖渤澥之島乘雁集不為之多雙鳧飛不為之少昔三仁去而殷虛二老歸而周熾子胥死而吳亡種蠡存而越霸五羖入而秦喜樂毅出而燕懼范雎以折摺而危穰侯蔡澤雖噤吟而笑唐舉故當其有事也非蕭曹子房平勃樊霍則不能安當

其亡事也章句之徒相與坐而守之亦亡所患故世亂則聖哲馳騖而
不足世治則庸夫高枕而有餘夫上世之士或解縛而相或釋褐而傅
或倚夷門而笑或橫江潭而漁或七十說而不遇或立談間而封侯或
枉千乘於陋巷或擁帚彗而先驅是以士頗得信其舌而奮其筆窒隙
蹈瑕而無所詘也當今縣令不請士郡守不迎師羣卿不揖客將相不
俛眉言奇者見疑行殊者得辟是以欲談者宛舌而固聲欲行者擬足
而投跡鄉使上世之士處乎今策非甲科行非孝廉舉非方正獨可抗
疏時道是非高得待詔下觸聞罷又安得青紫且吾聞之炎炎者滅隆
隆者絕觀雷觀火為盈為實天收其聲地藏其熱高明之家鬼瞰其室
攫拏者亡默默者存位極者宗危自守者身全是故知玄知默守道之
極爰清爰靜遊神之庭惟寂惟寞守德之宅世異事變人道不殊彼我
易時未知何如今子乃以鴟梟而笑鳳凰執蝘蜓而嘲龜龍不亦病乎
子徒笑我玄之尚白吾亦笑子之病甚不遭臾跗扁鵲悲夫客曰然則
靡玄無所成名乎范蔡以下何必玄哉揚子曰范雎魏之亡命也折脅
拉髂免於徽索翕肩蹈背扶服入橐激卬萬乘之主界涇陽抵穰侯而
代之當也蔡澤山東之匹夫也顩頤折頞涕涶流沫西揖彊秦之相搤
其咽炕其氣拊其背而奪其位時也天下已定金革已平都於雒陽婁
敬委輅脫輓掉三寸之舌建不拔之策舉中國徙之長安適也五帝垂
典三王傳禮百世不易叔孫通起於枹鼓之間解甲投戈遂作君臣之
儀得也甫刑靡敝秦法酷烈聖漢權制而蕭何造律宜也故有造蕭何
律於唐虞之世則誖矣有作叔孫通儀於夏殷之時則惑矣有建婁敬
之策於成周之世則謬矣有談范蔡之說於金張許史之間則狂矣夫
蕭規曹隨留侯畫策陳平出奇功若泰山嚮若坻隤雖其人之贍知哉
亦會其時之可為也故為可為於可為之時則從為不可為於不可為
之時則凶夫藺先生收功於章臺四皓采榮於南山公孫創業於金馬
驃騎發迹於祁連司馬長卿竊貲於卓氏東方朔割炙於細君僕誠不
能與此數公者並故默然獨守吾太玄

此胡東方曼倩答客難枝葉文來過之其一氣渾成則不及矣中間
文意不過四轉說出才遇世升落之端曲折詳盡熟讀深思以今
觀古於是重有感矣班孟堅答賓戲亦是祖此　春樹用

不可離已夫睢負而明之者窮祥瑞回而眛之者極妖愆上覽古在昔
有憑應而尚缺爲壞徹而能全故若古者稱堯舜盛循者踊桀紂況盡
汎埽前聖數千載功業專用己之私而能享祐者哉會漢祖龍騰豊沛
奮迅宛葉自武關與項羽戮力咸陽創業蜀漢發跡三秦克項山東而
帝天下擿秦政慘酷尤煩者應時而蠲如儒林刑辟歷紀圖典之用稍
增焉秦餘制度項氏爵號雖違古而猶襲之是以帝典闕而不補王綱
弛而未張道極數殫闇忽不還遭至大新受命上帝還資后土顧懷玄
符靈契黃瑞涌出滭浡沕潏川流海渟雲動風偃霧集而散誕彌八圻
上陳天庭震聲日景炎光飛響盈塞天淵之間必有不可辭讓云爾於
是乃奉若天命窮寵極崇與天剖神符地合靈契創億兆規萬世奇偉

倜儻譎詭天祭地事其異物殊怪存乎五威將帥班乎天下者四十有
八章然假皇穹鋪衍下土非新家其疇離之卓哉煌煌真天子之表也
若夫白鳩丹烏素魚斷虵方斯蔑矣受命甚易格來甚勤昔帝纘皇王
纘帝隨前踵古或無爲而治或損益而亡豈如新室委心積意儲思垂
務旁作穆穆明旦不寐勤勤懇懇者非秦之爲與夫不勤勤則前人不
當不懇懇則覺德不愷是以發秘府覽書林遙集乎文雅之囿翺翔乎
禮樂之場胤殷周之失業紹唐虞之絕風懿律嘉量金科玉條神卦靈
兆古文畢發煥炳照曜靡不宣臻式輶軒旌旗以示之揚和鸞肆夏以
節之施黼黻衮冕以昭之正嫁娶送終以尊之親九族淑賢以穆之夫
改定神祇上儀也欽修百祀咸秩也明堂雍臺壯觀也九廟長壽極孝

也制成六經洪業也北懷單于廣德也若復五爵度三壤經井田免人
役方甫刑匡馬法恢崇祇庸爍德懿和之風廣彼搢紳講習言諫箴誦
之塗振鷺之聲充庭鴻鸞之黨漸階俾前聖之緒布濩流衍而不韞韣
郁郁乎煥哉天人之事盛矣鬼神之望允塞羣公先正罔不夷儀姦宄
寇賊罔不振威紹少典之苗著黃虞之裔帝典闕者已補王綱弛者已
張炳炳麟麟豈不懿哉厥被風濡化者京師沈潛甸内币洽侯衛厲揭
要荒濯沐而術前典巡四民迄四嶽增封泰山禪梁父斯受命者之典
業也蓋受命日不暇給或不受命然猶有事矣況堂堂有新正丁厥時
崇嶽渟海通瀆之神咸設壇場望受命之臻焉海外遐方信延頸企踵
回面内嚮喁喁如也帝者雖勤惡可以已乎宜命賢哲作帝典一篇舊

三爲一襲以示來人摛之罔極令萬世常戴巍巍履栗栗臭馨香含甘
實鏡純粹之至精聆清和之正聲則百工伊凝庶績咸熙荷天衢提地
釐斯天下之上則已庶可試哉

揚雄傳劇美新文先未載入或疑爲谷永作未可知也蓋永亦字子
雲以致相溷耳或又謂雄有惑名恐其不免托此混跡得尚耕于太
玄亦是一見

太玄賦

揚雄

觀太易之損益兮覽老氏之倚伏省憂喜之共門兮察吉凶之同域皦皦著乎日月兮何俗聖之暗燭豈愒寵以冒災兮將噬臍之不及若飄風不終朝兮驟雨不終日雷隆隆而輒息兮火猶熾而速滅自夫物有盛衰兮況人事之所極奢貪婪於富貴兮迄喪躬而危族豐盈禍所棲兮名譽怨所集薰以芳而致燒兮膏含肥而見焫翠羽微而殃身兮蚌含珠而擘裂聖作典以濟時兮驅蒸民而入甲張仁義以為綱兮懷忠貞以矯俗指尊選以誘世兮疾身歿而名滅豈若師由聃兮執玄靜於中谷納偽祿於江淮兮揖松喬於華岳升崑崙以散髮兮踞弱水以濯足朝發軔於流沙兮夕翱翔乎碣石忽萬里而一頓兮過列仙以託宿役青要與承戈兮舞馮夷以作樂聽素女之清聲兮觀宓妃之妙曲茹芝英以禦飢兮飲玉醴以解渴排閶闔以窺天庭兮騎騂騩以踟躕載羨門與儷游兮永覽周乎八極

（文義至深而詞不詭于聖人）

亂曰甘餌含毒難數嘗兮麟而可羈近犬羊兮鸞鳳高翔戾青雲兮不掛網羅固足珍兮斯錯位極離大戮兮屈子慕清葬魚腹兮伯姬曜名焚厥身兮孤竹二子餓首山兮斷跡屬婁何足稱兮辟斯數子智若淵兮我異於此執太玄兮蕩然肆志不拘攣兮

崇老清淨良繇有睹於茲　張來倩

逐貧賦

揚雄

揚子遁世離俗獨處左鄰崇山右接曠野鄰垣乞兒終貧且窶禮薄義弊相與群聚惆悵失志呼貧與語汝在六極投棄荒遐好為庸卒刑戮相加匪惟幼稚嬉戲土砂居非近鄰接屋連家恩輕毛羽義薄輕羅進不由德退不受呵久為滯客其意謂何人皆文繡余褐不完人皆稻粱我獨藜飧貧無寶玩何以接歡宗室之燕為樂不槃徒行負賃出處易衣身服百役手足胼胝或耘或耔霑體露肌朋友道絕進宦凌遲厥咎安在職汝為之舍汝遠竄崑崙之顛爾復我隨翰飛戾天舍爾登山巖穴隱藏爾復我隨陟彼高岡舍爾入海汎彼柏舟爾復我隨載沉載浮我行爾動我靜爾休豈無他人從我何求今汝去矣勿復久留[illegible]

（既居[illegible]將有儀）

唯主人見逐多言益嗤心有所懷願得盡辭昔我乃祖宣其明德克佐帝堯誓為典則土階茅茨匪雕匪飾爰及世季縱其昏惑饕餮之群貪富苟得鄙我先人乃傲乃驕瑤臺瓊榭室屋崇高流酒為池積肉為崤是用鵠逝不踐其朝三省吾身謂余無諐處君之家福祿如山忘我大德思我小怨堪寒能暑少而習焉寒暑不忒等壽神仙桀跖不顧貪類不干人皆重蔽子獨露居人皆怵惕子獨無虞言辭既罄色厲目張攝齊而興降階下堂誓將去汝適彼首陽孤竹二子與我連行余乃避席辭謝不直請不貳過聞義則服長與汝居終無厭極貧遂不去與我遊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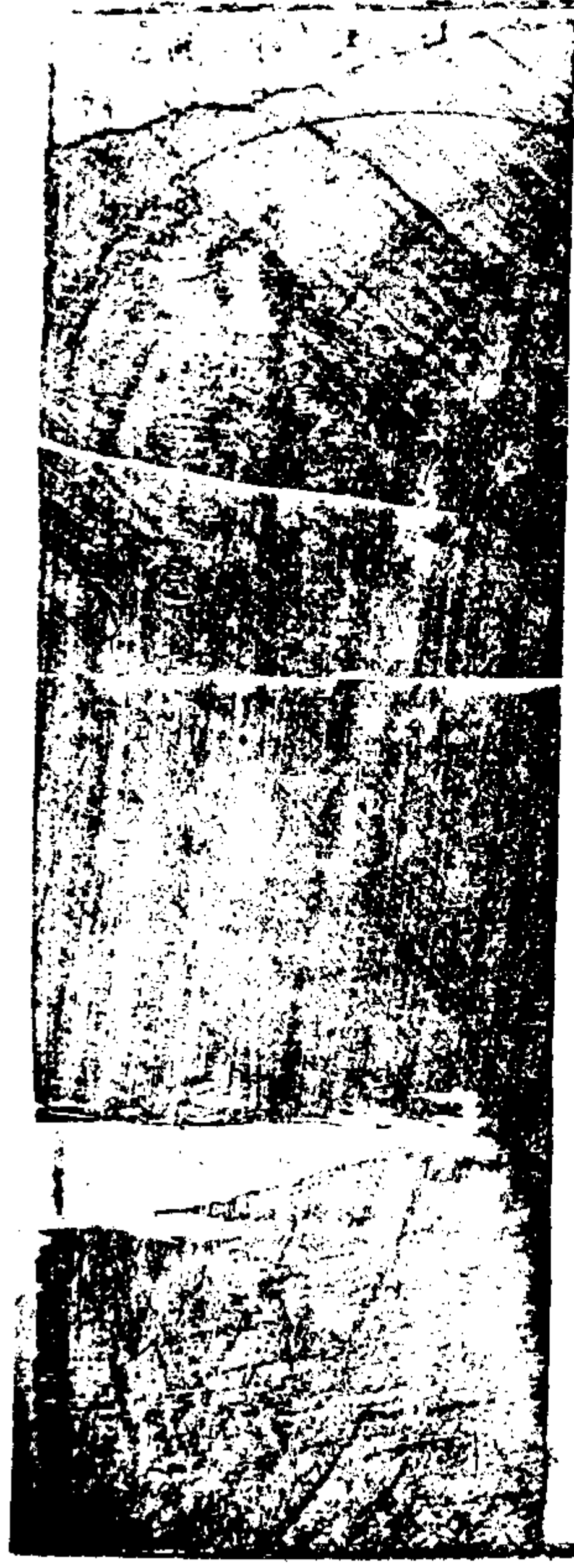
長於解嘲釋愁送窮文士調脫多原於此　張天如

長楊賦

揚雄

明年，上將大誇胡人以多禽獸。秋，命右扶風發民入南山，西自褒斜，東至弘農，南驅漢中，張羅網罝罘，捕熊羆豪豬虎豹狖玃狐兔麋鹿，載以檻車，輸長楊射熊館。以網為周阹，縱禽獸其中，令胡人手搏之，自取其獲，上親臨觀焉。是時，農民不得收斂。雄從至射熊館，還，上長楊賦，聊因筆墨之成文章，故藉翰林以為主人，子墨為客卿以諷。其辭曰：

子墨客卿問於翰林主人曰：蓋聞聖主之養民也，仁霑而恩洽，動不為身。今年獵長楊，先命右扶風，左太華而右褒斜，椓嶻嶭而為弋，紆南山以為罝，羅千乘於林莽，列萬騎於山隅，帥軍踤阹，錫戎獲胡，搤熊羆，拖豪豬，木擁槍纍，以為儲胥，此天下之窮覽極觀也。雖然，亦頗擾於農人。三旬有餘，其勤至矣，而功不圖，恐不識者，外之則以為娛樂之遊，內之則不以為乾豆之事，豈為民乎哉！且人君以玄默為神，澹泊為德，今樂遠出以露威靈，數搖動以罷車甲，本非人主之急務也，蒙竊惑焉。

翰林主人曰：吁，客何謂茲耶？若客所謂知其一未覩其二，見其外不識其內者也。僕嘗倦談，不能一二其詳，請略舉其凡，而客自覽其切焉。客曰：唯唯。主人曰：昔有強秦，封豕其土，窫窳其民，鑿齒之徒相與摩牙而爭之，豪俊麋沸雲擾，群黎為之不康。於是上帝眷顧高祖，高祖奉命，順斗極，運天關，橫巨海，漂崑崙，提劍而叱之，所過麾城摲邑，下將降旗，一日之戰，不可殫記。當此之勤，頭蓬不暇梳，飢不及餐，鞮鍪生蟣蝨，介冑被霑汗，以為萬姓請命乎皇天。迺展民之所詘，振民之所乏，規億載，恢帝業，七年之間而天下密如也。逮至聖文，隨風乘流，方垂意於至寧，躬服節儉，綈衣不敝，革鞜不穿，大廈不居，木器無文。於是後宮賤瑇瑁而疏珠璣，卻翡翠之飾，除彫瑑之巧，惡麗靡而不近，斥芬芳而不御，抑止絲竹晏衍之樂，憎聞鄭衛幼眇之聲，是以玉衡正而太階平也。其後熏鬻作虐，東夷橫畔，羌戎睚眥，閩越相亂，遐氓為之不安，中國蒙被其難。於是聖武勃怒，爰整其旅，乃命票衛，汾沄沸渭，雲合電發，猋騰波流，機駭蠭軼，疾如奔星，擊如震霆，砰轒轀，破穹廬，腦沙漠，髓余吾。遂獵乎王庭，驅橐駝，燒熐蠡，分梨單于，磔裂屬國，夷阬谷，拔鹵莽，刊山石，蹂屍輿廝，係累老弱，吮鋋瘢耆、金鏃淫夷者數十萬人，皆稽顙樹頷，扶服蛾伏，二十餘年矣，尚不敢惕息。夫天兵四臨，幽都先加，回戈邪指，南越相夷，靡節西征，羌僰東馳。是以遐方疏俗殊鄰絕黨之域，自上仁所不化，茂德所不綏，莫不蹻足抗首，請獻厥珍，使海內澹然，永亡邊城之災，金革之患。今朝廷純仁，遵道顯義，并包書林，聖風雲靡，英華沈浮，洋溢八區，普天所覆，莫不霑濡。士有不談王道者，則樵夫笑之。意者以為事罔隆而不殺，物靡盛而不虧，故平不肆險，安不忘危。迺時以有年出兵，整輿竦戎，振師五柞，習馬長楊，簡力狡獸，校武票禽。迺萃然登南山，瞰烏弋，西厭月窟，東震日域。又恐後代迷於一時之事，常以此為國家之大務，淫荒田獵，陵夷而不禦也，是以車不安軔，日未靡旃，從者髣髴，骫屬而還；亦所以奉太尊之烈，遵文武之度，復三王之田，反五帝之虞，使農不輟耘，工不

小機杼烟以時男女莫適出院悌行簡易矜矜勞休力役見百年存孫翰帥與之同若樂然後陳鐘鼓之懸鳴韶磬之韻建碣磍之虡晉擊鳴球拊八則之舞務允鑠肴樂胥聽廟中之雍雍受神人之福祜歌投頌吹合雅其勤若此故真神之所勞也方將俟元符以禪梁父之基增泰山之高延光於將來比榮乎往號豈徒欲淫覽浮觀馳騁杭稻之地周流梨栗之林蹂踐芻蕘誇詡衆庶盛狖玃之收多麋鹿之獲哉且盲若不見咫尺而離婁燭千里之隅客徒愛胡人之獲我禽獸曾不知我亦已獲其王侯言未卒墨客降席再拜稽首曰大哉體乎允非小人之所能及也乃今日發矇廓然已昭矣

長楊般樂之習耳極鋪張揚厲之詞雖近乎文通然其才高自不可

摘 余廷錦

英華浩浮天壤間不朽之物 陳明卿

河東賦　楊雄

伊年暮春將瘞后土禮靈祇謁汾陰於東郊因茲以勤崇垂鴻祚洪社欽若神明者盛哉鑠乎越不可載已於是命群臣齊法服整靈輿乃撫翠鳳之駕六先景之乘掉犇星之流旃彏天狼之威弧張耀日之玄旄揚左纛被雲梢奮電鞭驂雷輜鳴洪鐘建五旗羲和司日顏倫奉輿風發飆拂神騰鬼趡千乘霆亂萬騎屈橋嘻嘻旭旭天地稠嶅簸丘跳巒湧渭躍涇秦神下讋跖魂負沴河靈矍踢爪華蹈衰遂臻陰宮穆穆肅肅蹲蹲如也靈祇既饗五位時叙絪縕玄黃將紹厥後於是靈輿安步周流容與以覽乎介山嗟文公而愍推兮勤大禹於龍門灑沈菑於谿谷兮播九河於東瀕登歷觀而遙望兮聊浮游以經營樂往昔之遺風兮喜虞氏之所耕瞰帝唐之嵩高兮脈隆周之大寧汨低回而不能去兮行睨垓下與彭城濊南巢之坎坷兮易豳岐之夷平乘翠龍而超河兮陟西岳之嶢崝雲霏霏而來迎兮澤滲漓而下降鬱蕭條其幽藹兮滃汎沛以豐隆叱風伯於南北兮呵雨師於西東參天地而獨立兮廓盪盪其亡雙遵逝乎歸來以函夏之大漢兮彼何足與比功建乾坤之貞兆兮將悉總之以群龍麗鉤芒與驂蓐收兮服玄冥及祝融敦衆神使式道兮奮六經以攄頌隃於穆之緝熙兮過清廟之雝雝軼五帝之遐迹兮躡三皇之高蹤既發軔於平盈兮誰謂路遠而不能從

衆神式道六經攄頌真有用文章○旨不出騷然派躍驪 陳明卿

羽獵賦

楊雄

孝成帝時羽獵雄從以為昔在二帝三王宮館臺榭沼池苑囿林麓藪澤財足以奉宗廟御賓客充庖廚而已不奪百姓膏腴穀土桑柘之地女有餘布男有餘粟國家殷富上下交足故甘露零其庭醴泉流其唐鳳凰巢其樹黃龍游其沼麒麟臻其囿神爵棲其林昔者禹任益虞而上下和草木茂成湯好田而天下用足文王囿百里民以為尚小齊宣王囿四十里民以為泰大裕民之與奪民也武帝廣開上林東南至宜春鼎湖御宿昆吾旁南山西至長楊五柞北繞黃山濱渭而東周袤數百里穿昆明池象滇河營建章鳳闕神明馺娑漸臺泰液象海水周流方丈瀛洲蓬萊遊觀侈靡窮妙極麗雖頗割其三垂以贍齊民然至羽獵田車戎馬器械儲偫禁禦所營尚泰奢麗誇詡非堯舜成湯文武三驅之意也又恐後世復修前好不折中以泉臺故聊因校獵賦以風之其辭曰

或稱羲農豈或帝王之彌文哉論者云否各亦並時而得宜奚必同條而共貫則泰山之封焉得七十而有二儀是以創業垂統者俱不見其（成帝也　孝成天子居玄宮）爽遐邇五三孰知其是非遂作頌曰麗哉神聖處於玄宮富既與地乎侔訾貴正與天乎比崇齊桓曾不足使扶轂楚嚴未足以為參乘狹三王之阸僻嶠高舉而大興歷五帝之寥廓涉三皇之登閎建道德以為師友仁義與為朋於是玄冬季月天地隆烈萬物權輿於內徂落於外帝將惟田於靈之囿開北垠受不周之制以終始顓頊玄冥之統乃詔虞人典澤東延昆鄰西馳閶闔儲積共偫戍卒夾道斬叢棘夷野草禦自汧渭經營酆鎬章皇周流出入日月天與地沓爾乃虎落三嵕以為司馬圍經百里而為殿門（宮門外門司馬門曰殿門）外則正南極海邪界虞淵鴻濛沆茫碣以崇山營合圍會然後先置乎白楊（觀名）之南昆明靈沼之東賁育（秦壯士）之倫蒙盾負羽杖鏌邪而羅者以萬計其餘荷垂天之畢張竟野之罘靡日月之朱竿曳彗星之飛旗青雲為紛紅蜺為繯屬之乎昆侖之墟渙若天星之羅浩如濤水之波淫淫與與（行貌）前後要遮欃槍為闉明月為候熒惑司命天弧發射鮮扁陸離駢衍佖路徽車輕武鴻絧緁獵殷殷軫軫被陵緣陂窮冥極遠者相與列乎高原之上羽騎營營昈分殊事繽紛往來轠轤不絕若光若滅者布乎青林之下於是天子乃以陽鼂（平明也）始出乎玄宮

撞洪鐘建九旒六白虎載靈輿蚩尤並轂蒙公（旄頭也）先驅立歷天之旗曳明星之旃霹靂列缺吐火施鞭萃傱沇溶淋離廓落戲八鎮而開關（宮名）飛廉（風伯）雲師吸嚊潚率鱗羅布列攢以龍翰啾啾蹌蹌入西園切神光（宮名）望平樂徑竹林蹂蕙圃踐蘭唐舉烽烈火轡者施技方馳千駟狡騎萬師虓虎之陳從橫膠輵猋泣雷厲驞駍駖磕洶洶旭旭天動地岋羨（引也）漫半散蕭條數千里外若夫壯士忼慨殊鄉別趣東西南北騁耆奔欲拕蒼豨犀犛蹶浮麋斮巨狿搏玄猿騰空虛距連卷踔夭蟜娭澗門莫莫紛紛山谷為之風猋（疾風也）林叢為之生塵及至獲夷之徒蹶松柏掌蒺藜獵蒙蘢轔輕飛履般首帶修蛇鉤赤豹摼象犀跇巒阬超唐陂車騎雲會登降闇藹泰華為旒熊耳為綴木仆山還漫若天外儲與乎大溥聊浪乎宇

甘泉賦

揚雄

孝成帝時、客有薦雄文似相如者。上方郊祀甘泉泰畤、汾陰后土、以求繼嗣、召雄待詔承明之庭。正月從上甘泉、還奏甘泉賦以風。其辭曰、

惟漢十世、將郊上玄、定泰畤、擁神休、尊明號、同符三皇、錄功五帝、卹胤錫羨、拓迹開統。於是乃命羣僚、歷吉日、協靈辰、星陳而天行。詔招搖與太陰兮、伏鉤陳使當兵、屬堪輿以壁壘兮、梢夔魖而抶獝狂。八神奔而警蹕兮、振殷轔而軍裝。蚩尤之倫帶干將而秉玉戚兮、飛蒙茸而走陸梁。齊總總以撙撙、其相膠轕兮、猋駭雲迅、奮以方攘。駢羅列布、鱗以雜沓兮、柴虒參差、魚頡而鳥䀏。翕赫曶霍、霧集而蒙合兮、半散照爛、粲以成章。於是乘輿迺登夫鳳皇兮而翳華芝、駟蒼螭兮六素虯、蠖略蕤綏、灕虖襂纚。帥爾陰閉、霅然陽開、騰清霄而軼浮景兮、夫何旟旐郅偈之旖旎也。流星旄以電爥兮、咸翠蓋而鸞旗。敦萬騎於中營兮、方玉車之千乘。聲駍隱以陸離兮、輕先疾雷而馺遺風。陵高衍之嵱嵷兮、超紆譎之清澄。登椽欒而羾天門兮、馳閶闔而入凌兢。是時未臻夫甘泉也、迺望通天之繹繹。下陰潛以慘廪兮、上洪紛而相錯。直嶢嶢以造天兮、厥高慶而不可乎彏度。平原唐其壇曼兮、列新雉於林薄。攢并閭與茇葀兮、紛被麗其亡鄂。崇丘陵之駊騀兮、深溝嶔巖而為谷。迢迢離宮般以相燭兮、封巒石關施靡乎延屬。於是大廈雲譎波詭、摧嶉而成觀。仰撟首以高視兮、目冥眴而無見。正瀏濫以弘惝兮、指東西之漫漫。徒徊徊以徨徨兮、魂眇眇而昏亂。據軨軒而周流兮、忽軮軋而無垠。翠玉樹之青蔥兮、璧馬犀之瞵㻞。金人仡仡其承鍾虡兮、嵌巖巖其龍鱗。揚光曜之燎爥兮、乘景炎之炘炘。配帝居之懸圃兮、象泰壹之威神。洪臺掘其獨出兮、㯳北極之嶟嶟。列宿迺施於上榮兮、日月纔經於柍桭。雷鬱律於巖窔兮、電倏忽於牆藩。鬼魅不能自還兮、半長途而下顛。歷倒景而絕飛梁兮、浮蔑蠓而撇天。左欃槍而右玄冥兮、前熛闕而後應門。陰西海與幽都兮、涌醴汩以生川。蛟龍連蜷於東厓兮、白虎敦圉乎崑崙。覽樛流於高光兮、溶方皇於西清。前殿崔巍兮、和氏玲瓏。炕浮柱之飛榱兮、神莫莫而扶傾。閌閬閬其寥廓兮、似紫宮之崢嶸。駢交錯而曼衍兮、嵯隗乎其相嬰。乘雲閣而上下兮、紛蒙籠以混成。曳紅采之流離兮、颺翠氣之宛延。襲璇室與傾宮兮、若登高眇遠、亡國肅乎臨淵。回猋肆其碭駭兮、翍桂椒而鬱栘楊。香芬茀以穹隆兮、擊薄櫨而將榮。薌呹肸以棍根兮、聲駍隱而歷鍾。排玉戶而颺金鋪兮、發蘭蕙與芎藭。惟弸彋其拂汨兮、稍暗暗而靚深。陰陽清濁穆羽相和兮、若夔牙之調琴。般倕棄其剞劂兮、王爾投其鉤繩。雖方征僑與偓佺兮、猶彷彿其若夢。於是事變物化、目駭耳回。蓋天子穆然、珍臺閒館、琁題玉英、蜵蜎蠖濩之中。惟夫所以澄心清魂、儲精垂思、感動天地、逆釐三神者、迺搜逑索偶、皋伊之徒、冠倫魁能、函甘棠之惠、挾東征之意、相與齊乎陽靈之宮。靡薜荔而為席兮、折瓊枝以為芳。噏清雲之流瑕兮、飲若木之露英。集乎禮神之囿、登乎頌祇之堂。建光燿之長旓兮、昭華覆之威威。攀琁璣而

下顛兮，行遊目乎三危。陳眾車於東阬兮，肆玉釱而下馳。漂龍淵而還九垠兮，窺地底而上回。風從從而扶轄兮，鸞鳳紛其銜蕤。梁弱水之濎濙兮，躡不周之逶蛇。（西海之外有山不合，名曰不周。）想西王母欣然而上壽兮，屏玉女而卻宓妃。玉女亡所眺其清矑兮，宓妃曾不得施其蛾眉。方擥道德之精剛兮，侔神明與之為資。於是欽柴宗祈，燎薰皇天，招繇泰壹。舉洪頤，樹靈旗。樵蒸昆上，配藜四施。東燭滄海，西燿流沙，北爌幽都，南煬丹崖。玄瓚觩䚥，秬鬯泔淡。肸蠁豐融，懿懿芬芬。炎感黃龍兮，熛訛碩麟。選巫咸兮叫帝閽，開天庭兮延群神。儐暗藹兮降清壇，瑞穰穰兮委如山。於是事畢功弘，迴車而歸，度三巒兮偈棠梨。天閫決兮地垠開，八荒協兮萬國諧。登長平兮雷鼓磕，天聲起兮勇士厲，雲飛揚兮雨滂沛，于胥德兮麗萬世。亂曰：

崇崇圜丘，隆隱天兮。登降峛崺，單埢垣兮。增宮參差，駢嵯峨兮。嶺巆嶙峋，洞無厓兮。上天之縡，杳旭卉兮。聖皇穆穆，信厥對兮。徠祇郊禋，神所依兮。徘徊招搖，靈迉迉兮。輝光眩耀，降厥福兮。子子孫孫，長亡極兮。

古奧雄奇，形容處都是刻意作，有較贅濫牙頰之體，工自超乘。　張耒

唐　賦中精剛二字，天聲起兮勇士厲，真是自狀其文。讀此長吉之心幽，可不嘔出。　陳明卿

太玄攡　揚雄

玄者，幽攡萬類而不見形者也。資陶虛無而生乎規，攔神明而定摹，通同古今以開類，攡措陰陽以發氣。一判一合，天地備矣。天日迴行，剛柔接矣。還復其所，終始定矣。一生一死，性命瑩矣。仰以觀乎象，俯以視乎情。察性知命，原始見終。三儀同科，厚薄相劘。圜則杌棿，方則嗇吝，噓則流體，唫則凝形。是故闔天謂之宇，闢宇謂之宙。日月往來，一寒一暑。律則成物，曆則編時。律曆交道，聖人以謀。晝以好之，夜以醜之。一晝一夜，陰陽分索。夜道極陰，晝道極陽。牝牡羣貞，以攡吉凶，則君臣父子夫婦之道辨矣。是故日動而東，天動而西。天日錯行，陰陽更巡。死生相摎，萬物乃纓。故玄者，聘取天下之合而連之者也。綴之以其類，占之以其觚。

曉天下之瞶瞶，瑩天下之晦晦者，其唯玄乎！夫玄晦其位而冥其畛，深其阜而眇其根，攘其功而幽其所以然者也。故玄卓然示人遠矣，曠然廓人大矣，淵然引人深矣，渺然絕人眇矣。嘿而該之者玄也，攫而散之者人也。稽其門，闢其戶，叩其鍵，然後乃應，況其否者乎！人之所好而不足者善也，人之所醜而有餘者惡也。君子日彊其所不足而拂其所有餘，則玄之道幾矣。仰而視之在乎上，俯而窺之在乎下，企而望之在乎前，棄而忘之在乎後，欲違則不能，嘿則得其所者，玄也。故玄者用之至也。見而知之者智也，視而愛之者仁也，斷而決之者勇也，兼制而博用者公也，能以偶物者通也，無所繫輆者聖也，時與不時者命也。虛形萬物所道之謂道也，因循無革天下之理得之謂德也，理生昆羣兼愛之謂

仁也列敵度宜之謂義也秉道德仁義而施之之謂業也瑩天功明萬物之謂陽也幽無形深不測之謂陰也陽知陽而不知陰陰知陰而不知陽知陰知陽知止知行知晦知明者其唯玄乎縣之者權也平之者衡也濁者使清險者使平離乎情者必著乎僞離乎僞者必著乎情情僞相盪而君子小人之道較然見矣玄者以衡量者也高者下之卑者舉之饒者取之罄者與之明者定之疑者提之規之者思也立之者事也說之者辯也成之者信也夫天宙然示人神矣夫地他然示人明矣天地奠位神明通氣有一有二有三位各殊輩回行九區終始連屬上下無隅察龍虎之文觀鳥龜之理運諸泰政繫之泰始極焉以通璇璣之統正玉衡之平圜方之相研剛柔之相干盛則入衰窮則更生有實

有虛流止無常夫天地設故貴賤序四時行故父子繼律曆陳故君臣理常變錯故百事拆質文形故有無明吉凶見故善否著虛實盪故萬物纒陽不極則陰不萌陰不極則陽不牙極寒生熱極熱生寒信道致詘詘道致信其動也日造其所無而好其所新其靜也日減其所有而損其所成故推之以刻參之以晷反覆其序軫轉其道也以見不見之形抽不抽之緒與萬類相連也其上也縣天下也淪淵纖也入蔵廣也包畛其道也遊冥而挹盈存存而亡亡微微而章章始始而終終近玄者玄亦近之遠玄者玄亦遠之譬若天蒼蒼然在於東面南面西面北面仰而無不在焉及其俛則不見也天豈去人哉人自去也冬至及夜半以後者近玄之象也進而未極往而未至虛而未滿故謂之近玄夏至

及日中以後者遠玄之象也進極而退往窮而還已滿而損故謂之遠玄。日一南而萬物死日一北而萬物生斗一北而萬物虛斗一南而萬物盈。日之南也右行而左還斗之南也左行而右還或左或右或死或生神靈合謀天地乃并天神而地靈。

子雲好用奇字蓋爲耳目所不常見則精光注焉故也　陳眉公

盡人從人筆句前人之所未道　康明卿

予愛宏氣紬和贍真今道通敏慧達鉤深致遠建此玄微與聖人同媲　吳陸續

一字淡來千鈍百鍊文至此方是語不驚人不休　陸雨侯

反離騷　揚雄

有周氏之蟬嫣兮或鼻祖於汾隅靈宗初諜伯僑兮流於末之揚侯淑周楚之豐烈兮超既離虖皇波因江潭而往記兮欽弔楚之湘纍惟天軌之不辟兮何純絜而離紛紛纍以其淟涊兮暗纍以其繽紛漢十世之陽朔兮招搖紀於周正正皇天之清則兮度后土之方貞圖纍承彼洪族兮又覽纍之雄辭帶鉤矩而佩衡兮履欃槍以為綦素初貯厥麗服兮何文肆而質䶥資娵娃之珍髢兮鬻九戎而索賴鳳皇翔於蓬陼兮豈駕鵝之能捷騁驊騮以曲囏兮驢騾連蹇而齊足枳棘之榛榛兮蝯貁擬而不敢下靈修既信椒蘭之唼佞兮吾纍忽焉而不蚤睹衿芰茄之綠衣兮被夫容之朱裳芳酷烈而莫聞兮固不如襞而幽之離房閨中容競淖約兮相態以麗佳知眾嫭之嫉妒兮何必颺纍之蛾眉懿神龍之淵潛兮俟慶雲而將舉亡春風之被離兮孰焉知龍之所處而吾纍之眾芬兮颺燁燁之芳苓遭季夏之凝霜兮慶夭顇而喪榮橫江湘以南湘兮云走乎彼蒼吾馳江潭之泛溢兮將折衷虖重華舒中情之煩或兮恐重華之不纍與陵陽侯之素波兮豈吾纍之獨見許精瓊靡與秋菊兮將以延乎天年臨汨羅而墜隕兮恐日薄於西山解扶桑之總轡兮縱令之遂奔馳鸞鳳騰而不屬兮豈獨飛廉與雲師卷薜芷與若蕙兮臨湘淵而投之棍申椒與菌桂兮赴江湖而漚之費椒稰以要神兮又勤索彼瓊茅違靈氛而不從兮反湛身於江皋纍既攀夫傳世兮不得已而遂行惟恐鶗鴂之將鳴兮顧先百草為不芳

虙妃夠見思瑤之逸女摠推雜以作媒兮何百離而曾不壹耦乘雲起之倚旎今望昆分以擇流覽四疑而顧懷兮奚必云女彼高丘既已覽車之幽鶴兮焉駕八龍之委蛇臨江瀕而掩涕兮何有九招與九歌夫聖哲之不遭兮固時命之所有雖增欷以於邑兮吾恐靈修之不纍改昔仲尼之去魯兮婓婓遲遲而周邁終回復於舊都兮何必湘淵與濤瀨溷漁父之餔歠兮絜沐浴之振衣弃隨和之所珍兮蹠彭咸之所遺

子雲常擬相如之賦以為式又怪屈原文過相如至不容作離騷自投汨羅以殁悲其文讀之流涕乃作書往往摭離騷文而反之自岷山投諸江流以弔屈原焉　陳明卿

馮敬通

西京之文降而東京也整齊縟容生意漸少馮敬通以奇才崛起其間不屑仕莽嘗說廉丹以為人懷漢德甚于詩人之思召公歸更始之日與鮑永田邑屢拒光武不屈及更始殁乃共降於河內為曲陽令交結陰就幾甃囹圄幸獲西歸杜扉自保所娶室人任氏悍忌薀摀壞於時

所著賦誄銘說問交德誥慎情書記說自序官錄說策雖所逸不少大抵皆慷慨論列至今讀之尚想見其揚眉抵几呼天歎酒酣也張西銘太史曰豁達激昂鷹揚文囿必首敬通惟良史為能知言哉

建陽余元熹書

東漢文

雲間翁元益象韓
豫章黃國琦五湖　鑒定

古滇　張運泰來倩
余元熹延楳　彙評

馮敬通集

自陳疏

馮衍

臣伏念高祖之略，而陳平之謀，毀之則疏，譽之則親，以文帝之明，而魏尚之忠，繩之以法則為罪，施之以德則為功，逮至晚世，董仲舒言道德，見妬於公孫弘，李廣奮節於匈奴，見排於衛青，此忠臣之常所為流涕也。臣衍自惟微賤之臣，上無無知之薦，下無馮唐之說，乏董生之才，寡李廣之勢，而欲免讒口，濟怨嫌，豈不難哉。臣衍之先祖，以忠貞之故，成私門之禍，而臣衍復遭擾攘之時，值兵革之際，不敢回行求時之利，事君無傾邪之謀，將帥無虜掠之心，衛尉陰興，敬慎周密，內自修勅，外遠嫌疑，故敢與交通，興知臣之貧，數欲本業之，臣自惟無三益之才，不敢處三損之地，固讓而不受之。昔在更始，太原執貨財之柄，居倉卒之間，據位食祿二十餘年，而財產歲狹，居處日貧，家無布帛之積，出無輿馬之飾。於今遭清明之時，飭躬力行之秋，而怨讎叢興，譏議橫世。蓋富貴易為善，貧賤難為工也。疏遠壟畝之臣，無望高闕之下，惶恐自陳，以救罪尤。

西京之文，降而東京，整齊有家，生氣漸少。敬通諸作，首達所懷，至今讀之，可想其揚眉抵几，呼天飲酒之概。余延[illegible]

奏記鄧禹

馮衍

衍聞明君不惡切愨之言，以測幽冥之論，忠臣不顧爭引之患，以達萬機之變。是故君臣兩興，功名兼立，銘勒金石，令問不忘。今衍幸逢寬明之日，將值危言之時，豈敢拱默避罪，而不竭其誠哉。伏觀天下離王莽之害久矣。始自東郡之師，繼以西海之役，巴蜀沒於南夷，緣邊破於北狄，遠征萬里，暴兵累年，禍挐未解，兵連不息，刑法彌深，賦斂愈重，衆強之黨，橫擊於外，百僚之臣，貪殘於內，元元無聊，飢寒並臻，父子流亡，夫婦離散，廬落丘墟，田疇蕪穢，疾疫大興，災異蜂起，於是江湖之上，海岱之濱，風騰波涌，更相駘藉，四垂之人，肝腦塗地，死亡之數，不啻太半，殃咎之毒，痛入骨髓，匹夫僮婦，咸懷怨怒，皇帝以聖德靈威，龍興鳳舉，率宛葉之衆，將散亂之兵，歃血昆陽，長驅武關，破百萬之陳，摧九虎之軍，雷震四海，席卷天下，攘除禍亂，誅滅無道，一朞之間，海內大定，繼高祖之休烈，修文武之絕業，社稷復存，炎精更輝，德冠往初，功無與二。天下自以去亡新，就聖漢，當蒙其福而賴其願。樹恩布德，易以周洽，其猶順驚風而蜚鴻毛也。然而諸將虜掠，逆倫絕理，殺人父子，妻人婦女，燔其室屋，略其財產，饑者毛食，寒者裸跣，冤結失望，無所歸命。今大將軍以明淑之德，秉大使之權，統三軍之政，存撫并州之人，惠愛之誠，加乎百姓，高世之聲，聞乎羣士，故其延頸企踵而望者，非特一人也。且大將軍之事，豈得珪璧其行，束修其心而已哉。將定國家之大業，成天地之元功也。昔周宣中興之主，齊桓霸强之君耳，猶有申伯、召虎、夷吾、吉甫攘

其發賊矣其禍宇況乎萬里之漢明帝復興而大將軍為之梁棟此誠
不可以忽也且衍聞之兵久則力屈人愁則變生今邯鄲之賊未滅真
（言定未平）
定之際復擾而大將軍所部不過百里守城不休戰軍不息兵革雲翔
百姓震駭奈何自怠不為深憂夫并州之地東帶名關北逼彊胡年穀
獨熟人庶多資斯四戰之地攻守之場也如其不虞何以待之故曰德
不素積人不為用備不豫具難以應卒今生人之命縣於將軍將軍所
杖必須良才宜改易非任更選賢能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審得其人
以承大將軍之明則雖山澤之人無不感德思樂為用矣然後簡精銳
之卒發屯守之士三軍既整甲兵已具相其土地之饒觀其水泉之利
制屯田之術習戰射之教則威風遠暢人安其業矣若鎮太原撫上黨

收百姓之歡心樹名賢之良佐天下無變則足以顯聲譽一朝有事則
可以建大功惟大將軍開日月之明發深淵之慮監六經之論觀孫吳
之策省群議之是非詳眾士之白黑以超周南之迹垂甘棠之風令夫
功烈施於千載富貴傳于無窮伊望之策何以加茲

更始二年遣尚書僕射鮑永行大將軍事安集北方時衍亡命山東
因以計說永永既素重衍且受使得自置偏裨乃以衍為立漢將軍

張定先

與田邑書　　馮衍

蓋聞晉文出奔而子犯宣其忠趙武逢難而程嬰明其賢二子之義當
矣今三王背畔赤眉危國天下蟻動社稷顛隕是忠臣立功之日志士
馳馬之秋也伯玉擢選剖符專宰大郡夫上黨之地有四塞之固東帶
三關西為國蔽奈何舉之以資彊敵開天下之匈假仇讎之刃豈不哀
哉衍聞之委質為臣無有二心挈瓶之智守不假器是以晏嬰臨盟擬
以曲戟不易其辭謝息守郕脅以晉魯不喪其邑由是言之內無鉤頸
之禍外無桃萊之利而被畔人之聲蒙降城之恥竊為左右羞之且邾
庶其竊邑畔君以要大利曰賤而必書莒牟夷以土地求食而名不滅
是以大夫動則思禮行則思義未有背此而身名能全者也為伯玉

深計莫若與鮑尚書同情戮力顯忠貞之節立超世之功如以尊親係
累之故能捐位投命歸之尚書大義既全敵人紓怨上不損剖符之責
下足救老幼之命申眉高談無愧天下若乃貪上黨之權惜全邦之實
衍恐伯玉必懷周趙之憂上黨復有前年之禍昔晏平仲納延陵之誨
終免樂高之難孫林父違穆子之戒故陷終身之惡以為伯玉聞此至
言必若刺心自非嬰城而堅守則策馬而不顧也聖人轉禍而為福智
者因敗以成勝願自彊於時無與俗同

讜論至言所謂雖昏必悟者也　余延稱

出獄復與陰就書　馮衍

衍材素愚駑，行義殘外，無鄉里之譽，內無汗馬之勞，猥蒙明府天覆之德，幸蒙雨霈，開目採史，疑衍之罪，眾喻飄山，當為灰土，賴蒙明察，撥其本行，從僚自領，倍知厚德，篤於慈父，浸潤肌膚，淪浹骨髓，德重山嶽，澤深河海。前遣史子還溫縣，遭雨逢暑，以七月還至陽武，聞詔捕諸王賓客，悍怖請問，蘄先生自歸。十一日到，十二日書報歸田里，即日束手詣洛陽詔獄，十五日夜詔書勿問，得出遭雨，又疾大困，冀高世之德，施以田子老馬之惠，贈以秦穆駿馬之恩，使長有依歸，以效忠心。

帝徵西京外戚賓客，故皆以法繩之，就繇此得罪，自詣獄，赦不問。時衍又與就書，西歸故郡，不敢復與親故通。張受先

與婦弟任武達書　馮衍

天地之性，人有喜怒，夫婦之道，義有離合。先聖之禮，士有妻妾，雖宗之眇微，尚欲踰制。年衰歲暮，恨入黃泉，遭遇嫉妒，家道崩壞。五子之母，足尚在門，五年已來，日甚歲劇，以白為黑，以非為是，造作端末，妄生首尾，無罪無辜，讒口嗷嗷，亂匪降天，生自婦人。青蠅之心，不重破國，嫉妒之情，不憚喪身。牝雞之晨，維家之索，古之大患，始於衍。醉飽過差，輒為桀紂，房中調戲，布散海外，張目抵掌，以有為無，痛徹蒼天，毒流五臟，愁令人不賴生，忿令人不顧禍。入門著床，繼嗣不育，紡績織紝，了無女工。家貧無僮，賤為匹夫，故舊見之，莫不悽愴，曾無憫惜之恩。惟一婢，武達所見，頭無釵珥，面無脂澤，形骸不蔽，手足抱土，不原其窮，不揆其情，跳梁大叫，呼若入冥，販糖之妾，不忍其苦。計婦當去久矣，念兒曹小，家無它使，哀憐姜豹，常為奴婢，惻惻焦心，事事腐腸，訩訩籍籍，不可聽聞。暴虐此婢，不死如髮，半年之間，膿血橫流。婢病之後，姜竟舂炊，豹又觸冒泥塗，心為愴然。纖絮放散，冬衣不補，端坐化亂，一縷不貫。既無婦道，又無母儀，忿見侵犯，恨見狼藉，依倚鄭令，如居天上，持質相劫，詞語百車，劍戟在門，何暇有讖，所賢何可，踐蹊宗族，人所說詞，如循環口，如布鼓懸，慄懼竟天，擊鼓動地，心不為恐，身不為搖，可宜詳居，錯具自為計，無以上書告訴，相恐以默，不常自信，其情不去，此婦則家不寧，不去此婦則家不清，不去此婦則福不生，不去此婦則身不榮，不去此婦則事不成，自數奇命，薄禍相逢，自恨以華盛時不早自定，至於垂白家

貧自賤之日，蓼癰長疽自生，猶狹衍以室家紛然之故，捐棄衣冠，側身山野，絕交游之路，杜仕宦之門，闔門不出，心專耕耘，以求衣食，何敢有功名之路哉。

衍娶北地女任氏，悍忌不得蓄媵妾，兒女常自操井臼，衍與婦弟武達書後竟逐之。 張交先

說廉丹

馮衍

衍聞順而成者，道之所大也；逆而功者，權之所貴也。是故期於有成，不問所由；論於大體，不守小節。昔逢丑父伏軾而使其君取飲，稱於諸侯；鄭祭仲立突而出忽，終得復位，美於春秋。蓋以死易生，以存易亡，君子之道也。詭於眾意，寧國存身，賢智之慮也。故易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以自天祐之，吉無不利。若夫知其不可而必行之，破軍殘眾，無補於主，身死之日，負義於時，智者不為，勇者不行。且衍聞之，得時無怠。張良以五世相韓，椎秦始皇博浪之中，勇冠乎賁育，名高乎泰山。將軍之先，為漢信臣。新室之興，英俊不附。今海內潰亂，人懷漢德，甚於詩人思召公也，愛其甘棠，而況子孫乎？人所歌舞，天必從之。方今為將軍計，莫若屯據大郡，鎮撫吏士，砥厲其節，百里之內，牛酒日賜，納雄桀之士，詢忠智之謀，要將來之心，待從橫之變，興社稷之利，除萬人之害，則福祿流於無窮，功烈著於不滅。何與軍覆於中原，身膏於草野，功敗名喪，恥及先祖哉？聖人轉禍而為福，智士因敗而為功，願明公深計而無與俗同。

時天下兵起，王莽遣更始將軍廉丹討伏山東。丹辟衍為掾，與俱至定陶。莽追詔丹曰：倉廩盡矣，府庫空矣，可以怒矣，可以戰矣。將軍受國重任，不捐身於中野，無以報恩塞責。丹惶恐，夜召衍，以書示之。衍因以此說丹，丹不能從。 余延珩

自論

馮□

馮子以為大人之德，不祿祿如玉，落落如石，風興雲蒸，一龍一蛇，與道翱翔，與時變化，夫豈守一節哉。用之則行，舍之則藏，進退無度，與物趣舍。常務道德之實，而不求當世之名，淵界杪公之體，蕩佚人間之事。上身直行，恬然肆志，頻嘗婚儆儻之禁，特莫能聽用其謀，喟然長歎，自傷不遂，久棲遲於小官，不將舒其所懷，抑心折節，意悽情悲。夫伐冰之家不利雞豚之息，委積之臣不操市井之利，況歷位食祿二十餘年，而財產益狹，居處益貧。夫君子之仕，行其道也，慮時務者不能興其德，為身求者不能成其功。去而歸家，復羇旅於州郡，身愈據職彌窮困，離亂寒之災，有喪元子之禍。先將軍葬渭陵，哀帝之崩也，營之以為園。

於是以新豐之東，鴻門之上，壽安之中，地執高敞，四通廣大，南望酈山，北屬涇渭，東瞰河華，龍門之陽，三晉之路，西顧酆鄗，周秦之丘，宮觀之墟，通視千里，覽見舊都，遂定塋焉。退而幽居，蓋忠臣過故墟而歔欷，孝子入舊室而哀歎，每念祖考，著德於前，垂烈於後，遭時之禍，墳墓蕪穢，春秋蒸嘗，昭穆無列，年衰歲暮，悼無成功，將西田收肥饒之野，殖生產，修孝道，營宗廟，廣祭祀，然後闔門講習道德，觀覽乎孔老之論，庶幾乎松喬之福。上隴阪，陟高岡，游精宇宙，流目八紘，歷觀九州山川之體，追覽上古得失之風，愍道陵遲，傷德分崩，夫觀其終，必原其始，故存其人而詠其道，疆理九野，經營五山，眇然有思陵雲之意，乃作賦自厲，命其篇曰顯志。顯志者，言光明風化之情，昭章玄妙之思也。

孟堅之文詳雅，子淵之文淵懷，俱翔高步東漢，若言與達激昂鷹揚，文闕則必以激通為首也。張采傳

顯志賦

開歲發春兮百卉含英甲子之期兮汨吾西征發軔新豐兮裴回鎬京陵飛廉而太息兮登平陽而懷傷悲時俗之險阨兮哀好惡之無常棄衡石而意量兮隨風波而飛揚紛綸流於權利兮親雷同而妒異獨耿介而慕古兮豈時人之所意沮先聖之成論兮邈名賢之高風忽道德之珍麗兮務富貴之樂耽遵大路而裴回兮履孔德之窈冥固衆夫之所眩兮孰能觀於無形行勁直以離尤兮羌前人之所有內自省而不慙兮遂定志而弗改欣吾黨之唐虞兮愍吾生之愁勤聊發憤而揚情兮將以蕩乎憂心往者不可攀援兮來者不可與期病沒世而不稱兮願橫逝而無由陟雍畤而消搖兮超略陽而不反念人生之不再兮悲六親之日遠陟九嵕而臨嶭嶭兮聽涇渭之波聲顧鴻門而歔欷兮哀吾孫之早零何天命之不純兮信吾罪之所生傷誠善之無辜兮齎此恨而入冥嗟我思之不遠兮豈敗事之可悔雖九死而不眠兮恐余殃之有再淚汍瀾而雨集兮氣滂滂而雲披心怫鬱而紆結兮意沈抑而內悲瞰太行之嵯峨兮觀壺口之崢嶸悼丘墓之蕪穢兮恨昭穆之不榮歲忽忽而日邁兮壽冉冉其不與恥功業之無成兮赴原野而窮處昔伊尹之干湯兮七十說而乃信皋陶釣於雷澤兮賴虞舜而後親無二士之遭遇兮抱忠貞而莫達率妻子而耕耘兮委厥美而不伐韓盧抑而不縱兮騏驥絆而不試獨慷慨而遠覽兮非庸庸之所識卑衛賜之無非兮羨莊蹻之提衆東祖宗之洪烈兮誤收功於此殘術與時

代謝兮分五土之刑德相林麓之所產兮嘗水泉之所殖修神農之本業兮採軒轅之奇策追周棄之遺教兮軼范蠡之絕迹陟隴山以踰望兮眇然覽於八荒風波飄其並興兮情惆悵而增傷覽河華之泱漭兮望秦晉之故國憤馮亭之不遜兮惱去疾之遭惑流山岳而周覽兮徇碣石與洞庭浮江河而入海兮泝淮濟而上征瞻燕齊之舊居兮歷宋楚之名都哀群后之不祀兮痛列國之為墟馳中夏而升降兮路紆軫而多艱講聖哲之通論兮心惱惆而紛紜惟天路之同軌兮或帝王之異政堯舜煥其蕩蕩兮禹承平而革命并日夜而幽思兮終余悼而疑高陽邈其超遠兮世孰可與論茲訊夏啓於甘澤兮傷帝典之始頌成康之載德兮詠南風之歌聲思唐虞之晏晏兮揖稷契與為朋倘紛其條暢兮至湯武而勃興昔三后之純粹兮每季世而窮禍弔桀於南巢兮哭紂於牧野詔伊尹於亳郊兮享呂望於鄷州功與日月齊光兮名與三王爭流楊朱號乎衢路兮墨子泣乎白絲知漸染之易性兮怨造化之弗思美關雎之識微兮愍王道之將崩拔周唐之盛德兮捃桓文之譎功忿戰國之遘禍兮憎權臣之擅強黜楚子於南郢兮執趙武於湨梁善忠信之救時兮惡詐謀之妄作聘申叔於陳蔡兮禽荀息於虞虢誅犁鉏之介聖兮討臧倉之愬知嫉子反於彭城兮爵管仲於夷儀疾兵革之寖滋兮苦攻伐之萌生沈孫武於五湖兮斬白起於長平惡叢巧之亂世兮毒縱橫之敗俗流蘇秦於洹水兮幽張儀於鬼谷懲德化之陵遲兮烈刑罰之峭峻燔商鞅之法術兮燒韓非之

詆論誚始皇之跋扈兮投李斯於四裔滅先王之法則兮禍寖淫而弘
大援前聖以制中兮矯二主之驕奢饁女齊於絳臺兮饗椒舉於章華
摭道德之光耀兮匡衰世之眇風褒宋襄於泓谷兮表季札於延陵摭
仁智之英華兮激亂國之末流觀鄭僑於溱洧兮訪晏嬰於營丘日曨
曨其將暮兮獨於邑而煩惑夫何九州之博大兮迷不知路之南北駟
素虯而馳騁兮乘翠雲而相佯就伯夷而折中兮得務光而愈明款子
（小竹以果心不○作卯見以龍白○作者）
高於中野兮遇伯成而定慮欽真人之德美兮淹躊躇而弗去意斟愖
而不澹兮俟回風而容與求善卷之所存兮遇許由於負黍軔吾車於
箕陽兮秣吾馬於潁滸聞至言而曉領兮還吾反乎故宇覽天地之幽
奧兮統萬物之維綱究陰陽之變化兮昭五德之精光躍青龍於滄海

兮豢白虎於金山鑿巖石而為室兮託高陽以養仙神雀翔於鴻崖兮
玄武潛於嬰冥伏朱樓而四望兮采三秀之華英纂前修之夸節兮曜
往昔之光勳披綺季之麗服兮揚屈原之靈芬高吾冠之岌岌兮長吾
佩之洋洋飲六醴之清液兮食五芝之茂英揵六枳而為籬兮築蕙若
而為室播蘭芷於中廷兮列杜衡於外術攢射干雜蘼蕪兮搆木蘭與
辛夷光扈扈而煬燿兮紛郁郁而暢美華芳曄其發越兮時恍惚而莫
貴非惜身之埳軻兮憐眾美之憔悴游精神於六宅兮抗玄妙之常操
處清淨以養志兮實吾心之所樂山峨峨而造天兮林冥冥而暢茂鸞
回翔索其群兮鹿哀鳴而求其友誦古今以散思兮覽聖賢以自鎮嘉
孔丘之知命兮大老聃之貴玄德與道其孰寶兮名與身其孰親陂山
谷而閑處兮守寂寞而存神夫莊周之釣魚兮辭卿相之顯位於陵子
之灌園兮似至人之髣髴蓋隱約而得道兮羌窮悟而入術離塵垢之
窈冥兮配喬松之妙節惟吾志之所庶兮固與俗其不同既俶儻而高
引兮願觀其從容

沐浴於古放而出之森穠故夜光瑛瑤雖然俱陳秀發如此亦求易
才也　張火借

班叔皮敘

古來之良史。父子相繼者。曰龍門。曰扶風。然據老司馬執手之言。似乎胸中有一部大文字。止須子長裁定。再何僅有六家精要傳也。則執如班皮之後。僅數十數年而緯國典也。是知英為之前。雖

美弗彰。英為之後。雖盛弗傳。良史繼作。鴻文垂世。厥有天幸。范蔚宗曰。二班懷文。裁成帝墳。比良遷董。兼麗卿雲。誠艷羨之也。

閩書林張運泰書

請置烏桓校尉疏　班彪

烏桓天性輕黠，好為寇賊，若久放縱而無總領者，必復侵掠居人，但委主降掾吏，恐非所能制。臣愚以為宜復置烏桓校尉，誠有益於附集，省國家之邊慮。

疏上，帝從之，復置校尉于上谷甯城。陳明卿

議護羌疏　班彪

今涼州部皆有降羌，羌胡被髮左衽，而與漢人雜處，習俗既異，言語不通，數為小吏黠人所見侵奪，窮恚無聊，故致反叛。夫蠻夷寇亂，皆為此也。舊制益州部置蠻夷騎都尉，幽州部置領烏桓校尉，涼州部置護羌校尉，皆持節領護，理其怨結，歲時循行，問所疾苦。又數遣使譯通動靜，使塞外羌夷為吏耳目，州郡因此可得儆備。今宜復如舊，以明威防。

狄及首燒當之玄孫更始赤眉之際，羌放縱寇金城隴西，隗囂雖擁兵而不能討之，乃親慰納，因發其衆與漢相拒。建武九年，隗囂死，司徒掾彪上言，光武從之，即以牛邯為護羌校尉，持節如故。陳明卿

議答北匈奴疏　班彪

臣聞孝宣皇帝敕邊守尉曰、匈奴大國、多變詐、交接得其情○則郤敵折衝○應對失其數則反為輕欺○今北匈奴見南單于來歸、懼謀其國、故數乞和親、又遠驅牛馬與漢合市、重遣名王、多所貢獻、斯皆外示富強、以相欺誕也○臣見其獻益重○知其國益虛○歸親愈數○為懼愈多○然今既未獲助南○則亦不宜絕北○羈縻之義○禮無不答○謂可頗加賞賜○畧與所獻相當、明加曉告以前世呼韓邪郅支行事、報答之辭○令必有適○今立藁草、并上、曰○單于不忘漢恩○追念先祖舊約○欲修和親、以輔身安國○計議甚高、為單于嘉之○往者匈奴數有乖亂○呼韓邪郅支自相讎隙、並蒙孝宣皇帝垂恩救護、故各遣侍子稱藩保塞○其後郅支忿戾、自絕皇澤○而呼韓附親、忠孝彌著○及漢滅郅支○遂保國傳嗣、子孫相繼○今南單于携衆向南○款塞歸命○自以呼韓嫡長○次第當立○而侵奪失職○猜疑相背○數請兵將○歸埽北庭○策謀紛紜○無所不至○惟念斯言○不可獨聽○又以北單于比年貢獻○欲修和親○故拒而未許○將以成單于忠孝之義○漢秉威信○總率萬國○日月所照○皆為臣妾○殊俗百蠻○義無親疏○服順者褒賞○畔逆者誅罰○善惡之効○呼韓郅支是也○今單于欲修和親○款誠已達○何嫌而欲率西域諸國俱來獻見○西域國屬匈奴與屬漢何異○單于數連兵亂○國內虛耗○貢物裁以通禮○何必獻馬裘○今齎雜繒五百匹○弓鞬韥丸一○矢四發○遣遺單于○又賜獻馬左骨都侯右谷蠡王雜繒各四百匹○斬馬劍各一○單于前言先帝時所賜呼韓邪竽瑟空侯皆敗、願復我賜、念單于國尚未安○方厲武節○以戰攻為務○竽瑟之用不如良弓利劍○故未以齎○朕不愛小物於單于○便宜所用遣驛以聞○

此書文帝賜匈奴書各絕一時之勝○可謂達於國體○明於虜情○真有用文章也○唐荊川

北匈奴求和○皆因南單于之內附○孰孤力弱然也○皇太子議欲絕使○臧宮等欲事征伐○獨班彪草詔優答○酬賞相當○既不郤北之心○又不失南之信○兩盡其宜○存大體而示國威○可與謀國矣○陳仁子

王命論　　班彪

昔在帝堯之禪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舜亦以命禹暨於稷契咸佐唐虞光濟四海奕世載德至於湯武而有天下雖其遭遇異時禪代不同至於應天順民其揆一也是故劉氏承堯之祚氏族之世著乎春秋唐據火德而漢紹之始起沛澤則神母夜號以章赤帝之符繇是言之帝王之祚必有明聖顯懿之德豐功厚利積累之業然後精誠通於神明流澤加於生民故能為鬼神所福饗天下所歸往未見運世無本功德不紀而得崛起在此位者也世俗見高祖興於布衣不達其故以為適遭暴亂得奮其劍游說之士至比天下於逐鹿幸捷而得之不知神器有命不可以智力求也悲夫此世所以多亂臣賊子者也若然者

豈徒闇於天道哉又不覩之於人事矣夫餓饉流隸飢寒道路思有短褐之褻擔石之畜所願不過一金然終於轉死溝壑何則貧窮亦有命也況乎天子之貴四海之富神明之祚可得而妄處哉故雖遭罹阸會竊其權柄勇如信布強如梁籍成如王莽然卒潤鑊伏質亨醢分裂又況幺麽尚不及數子而欲闇奸天位者乎是故駑蹇之乘不騁千里之塗燕雀之儔不奮六翮之用楶棁之材不荷棟梁之任斗筲之子不秉帝王之重易曰鼎折足覆公餗不勝其任也當秦之末豪桀共推陳嬰而王之嬰母止之曰自吾為子家婦而世貧賤卒富貴不祥不如以兵屬人事成少受其利不成禍有所歸嬰從其言而陳氏以寧王陵之母亦見項氏之必亡而劉氏之將興也是時陵為漢將而母獲於楚有漢

使來陵母見之謂曰願告吾子漢王長者必得天下子謹事之無有二心遂對漢使伏劍而死以固勉陵其後果定於漢陵為宰相封侯夫以匹婦之明猶能推事理之致探禍福之機而全宗祀於無窮垂策書於春秋而況大丈夫之事乎是故窮達有命吉凶繇人嬰母知廢陵母知興審此二者帝王之分決矣蓋在高祖其興也有五一曰帝堯之苗裔二曰體貌多奇異三曰神武有徵應四曰寬明而仁恕五曰知人善任使加之以信誠好謀達於聽受見善如不及用人如由己從諫如順流趣時如響赴當食吐哺納子房之策拔足揮洗揖酈生之說寤戍卒之言斷懷土之情高四皓之名割肌膚之愛舉韓信於行陳收陳平於亡命英雄陳力羣策畢舉此高祖之大略所以成帝業也若乃靈瑞符應

又可略聞矣初劉媼任高祖而夢與神遇震電晦冥有龍蛇之怪及其長而多靈有異於衆是以王武感物而折券呂公睹形而進女秦皇東游以厭其氣呂后望雲而知所處始受命則白蛇分西入關則五星聚故淮陰留侯謂之天授非人力也歷古今之得失驗行事之成敗稽帝王之世運考五者之所謂取舍不厭斯位符瑞不同斯度而苟昧於權利越次妄據外不量力內不知命則必喪保家之主失天年之壽遇折足之凶伏鈇鉞之誅英雄誠知覺寤畏若禍戒超然遠覽淵然深識收陵嬰之明分絕信布之覬覦距逐鹿之瞽說審神器之有授毋貪不可幾為二母之所笑則福祚流于子孫天祿其永終矣

二班兩劉奕葉繼采舊說以為固文優彪歆學精向然王命清辯

序絃練璜辞莊於崑岡亦難得而論本矣　劉孫和

此論極言帝王有命不可妄窺淡折奸雄覬覦之心識高而議偉

擬呼應處尤見筆力　秉明卿

班叔皮王命論

前史得失論　班彪

唐虞三代詩書所及世有史官以司典籍暨於諸侯國自有史故孟子曰楚之檮杌晉之乘魯之春秋其事一也定哀之間魯君子左丘明論集其文作左氏傳三十篇又撰異同號曰國語二十篇繇是乘檮杌之事遂闇而左氏國語獨章又有記錄黃帝以來至春秋時帝王公侯卿大夫號曰世本一十五篇春秋之後七國並爭秦并諸侯則有戰國策三十三篇漢興定天下大中大夫陸賈記錄時功作楚漢春秋九篇孝武之世太史令司馬遷採左氏國語刪世本戰國策據楚漢列國時事上自黃帝下訖獲麟作本紀世家列傳書表凡百三十篇而十篇缺焉遷之所記從漢元至武以絕則其功也至于採經摭傳分散百家之事甚多疏略不如其本務欲以多聞廣載為功論議淺而不篤其論術學則崇黃老而薄五經序貨殖則輕仁義而羞貧窮道游俠則賤守節而貴俗功此其大敝傷道所以遇極刑之咎也然善述序事理辯而不華質而不野文質相稱蓋良史之才也誠令遷依五經之法言同聖人之是非意亦庶幾矣夫百家之書猶可法也若左氏國語世本戰國策楚漢春秋太史公書今之所以知古後之所由觀前聖人之耳目也司馬遷序帝王則曰本紀公侯傳國則曰世家卿士特起則曰列傳又進項羽陳涉而黜淮南衡山細意委曲條例不經若遷之著作採獲古今貫穿經傳至廣博也一人之精文重思煩故其書刊落不盡尚有盈辭多不齊一若序司馬相如舉郡縣著其字至蕭曹陳平之屬及董仲舒並

時之人不記其事或略而不詳者蓋不暇也今此後補續載其事整齊其文不為世家僅紀傳而已傳同後史見極平易正直春秋之義也古史多出家學遷固及姚思廉李延壽皆父子論撰數十年方成書講明是非貫穿本末非一人一日之力雖得力互有不同其足以存抑揚垂鑒戒一也 陳明卿

北征賦　班彪

余遭世之顛覆兮罹填塞之阨災舊室滅以丘墟兮曾不得乎少留遂奮袂以北征兮超絕迹而遠遊朝發軔於長都兮夕宿瓠谷之玄宮歷雲門而反顧望通天之崇崇乘陵岡以登降息郇邠之邑鄉慕公劉之遺德及行葦之不傷彼何生之優渥我獨罹此百殃故時會之變化兮非天命之靡常登赤須之長坂入義渠之舊城忿戎王之淫狡穢宣后之失貞嘉秦昭之討賊赫斯怒以北征紛吾去此舊騑遲遲以歷茲遂舒節以遠逝兮指安定以為期涉長路之綿綿兮遠紆迴以樛流過泥陽而太息兮悲祖廟之不脩釋余馬於彭陽兮且弭節而自思日晻晻其將暮兮覩牛羊之下來寤曠怨之傷情兮哀詩人之歎時越安定以容與兮遵長城之漫漫劇蒙公之疲民兮為強秦乎築怨捨高亥之切憂兮事蠻狄之遼患不耀德以綏遠兮顧厚固而繕藩首身分而不寤兮猶數功而辭諐何夫子之妄說兮孰云地脈而生殘登障隧而遙望兮聊須臾以婆娑閔獯鬻之猾夏兮弔尉卬於朝那從聖文之克讓兮不勞師而幣加惠父兄於南越兮黜帝號於尉佗降几杖於藩國兮折吳濞之逆邪惟太宗之蕩蕩兮豈曩秦之所圖隮高平而周覽兮望山谷之嵯峨野蕭條以莽蕩迥千里而無家風猋發以飄飄兮谷水灌以揚波飛雲霧之杳杳涉積雪之皚皚鴈邕邕以群翔兮鵾雞鳴以嚌嚌遊子悲其故鄉兮心愴悢以傷懷撫長劍以慨息泣漣落而霑衣攬余涕以於邑兮哀生民之多故夫何陰曀之不陽兮嗟久失其平度

諒時運之所為兮永伊鬱其誰愬亂曰
夫子固窮遊藝文兮樂以忘憂惟聖人賢兮達人從事有儀則兮行止
屈申與時息兮君子履信無不行兮雖之蠻貊何憂思兮
叟始情叔皮遊雍涼州由長安至安定作此賦弔古傷懷時見蘊藉
余足拜

論衡

王仲任好論說始如詭異終有實理以俗偽守文多失其真乃著論衡八十五篇釋物類同異正時俗嫌疑葛稚川謂一代偉人蔡伯喈得之秘諸帳中以為譚助

黃道周石齋氏識

雲間翁元益象韓
豫章黃國琦五湖　鑒定
古潭　張遇泰東侪
余元熹延輝　參評

論衡

東漢文

論衡　逢遇篇

王充

操行有常賢，仕宦無常遇。賢不賢，才也；遇不遇，時也。才高行潔，不可保以必尊貴；能薄操濁，不可保以必卑賤。或高才潔行，不遇，退在下流；薄能濁操，遇，在衆上。世各自有以取士，士亦各自得以進。進在遇，退在不遇。處尊居顯，未必賢，遇也；位卑在下，未必愚，不遇也。故遇，或抱洿行，尊於桀之朝；不遇，或持潔節，卑於堯之廷。所以遇不遇非一也：或時賢而輔惡；或以大才從於小才；或俱大才，道有清濁；或無道德，而以技合；或無技能，而以色幸。伍員、帛喜，俱事夫差，帛喜尊重，伍員誅死，此異操而同主也。或操同而主異，亦有遇不遇，伊尹、箕子是也。伊尹、箕子才俱也，伊尹為相，箕子為奴；伊尹遇成湯，箕子遇商紂也。夫以賢事賢君，君欲為治，臣以賢才輔之，趨舍偶合，其遇固宜；以賢聖之臣，遭欲為治之君，而終有不遇，孔子、孟軻是也。孔子絕糧陳、蔡，孟軻困於齊、梁，非時君主不用善也，才下知淺，不能用大才也。夫能御驥騄者，必王良也；能臣禹、稷、皋陶者，必堯、舜也。御百里之手，而以調千里之足，必有摧衡折軛之患；有大才之臣，以御大臣之知，必有閉心塞意之變。故至言棄捐，聖賢距逆，非憎聖賢，不甘至言也。聖賢務高，至言難行也。夫以大才干小才，小才不能受，不遇固宜。以大才之臣遇大才之主，乃有遇不遇，虞舜、許由是也。虞舜、許由，俱聖人也，並生唐世，俱面於堯。虞舜紹帝統，許由入山林。太公、伯夷，俱賢也，並出周國，皆見武王；太公受封，伯夷餓死。夫賢聖道同、志合、趨齊，虞舜、太公行耦，許由、伯夷操違者，生非其時也。道雖同，同中有異；志雖合，合中有離。何則？道有精粗，志有清濁也。許由，皇者之輔也，生於帝者之時；伯夷，帝者之佐也，出於王者之世。並由道德，俱發仁義，主行道德，不清不留；主為仁義，不高不止，此其所以不遇也。堯溷舜濁，武王誅殘，太公討暴，同濁皆粗，舉措鈞齊，此其所以為遇者也。故舜王天下，皋陶佐政，北人無擇深隱不見；禹王天下，伯益輔治，伯成子高委位而耕。非皋陶才愈無擇，伯益能出子高也。然而皋陶、伯益進用，無擇、子高退隱，進用行耦，退隱操違也。退隱勢異，身雖屈，不願進；人主不須其言，廢之，意亦不恨，是兩不相慕也。商鞅三說秦孝公，前二說不聽，後一說用者，前二，帝王之論；後一，霸者之議也。夫持帝王之論，說霸者之主，雖精見距；更調霸說，雖粗見受。何則？精遇孝公所不得，粗遇孝公所欲行也。故說者不在善，在所說者善之；才不待賢，在所事者賢之。馬圉之說無方，而野人說之；子貢之說有義，野人不聽。吹籟工為善聲，因越王不喜，更為野聲，越王大說。故為善於不欲得善之主，雖善不見愛；為不善於欲得不善之主，雖不善不見憎。以此曲伎合，合則遇，不合則不遇。或無伎，妄以奸巧合上志，亦有以遇者，竊簪之臣，雞鳴之客是。竊簪之臣，親於子反；雞鳴之客，幸於孟嘗。子反好偷臣，孟嘗愛僞客也。以有補於人君，人君賴之，其遇固宜。或無補益，為上所

所好籍孺鄧通是也籍孺幸於孝惠鄧通愛於孝文無細簡之才微薄之能偶以形佳骨嫻皮媚色稱夫好容人所好也其遇固宜或以醜面惡色稱媚於上嫫毋無鹽是也嫫毋進於黄帝無鹽納於齊王故賢不肖可豫知遇難先圖何則人主好惡無常人臣進退無豫偶合為是適可為上進者未必賢退者未必愚合幸得進不幸失之世俗之議曰賢人可遇不遇亦自其咎也生不希世准主觀鑒治內調能定說審詞際會能進有補贍主何不遇之有今則不然作無益之能納無補之說以夏進鑪以冬奏扇為所不欲得之事獻所不欲聞之語其不遇禍幸矣何福祐之有乎進能有益納說有補人之所知也以不補而得祐或以有益而獲罪且夏時鑪以炙濕冬時扇以翣火世可希主不可准

也說何轉能不可易也世主好文已為文則遇主好武已則不遇主好辯有口則遇主不好辯已則不遇文王不好武武王不好文新王不好行行主不好辯文與言尚可暴習行與能不可卒成學不宿習無以明名名不素著無以遇主名徐之業須史之名日力不足不豫閑何以準主而納其說進身而託其能哉昔周人有仕數不遇年老白首泣涕於塗者人或問之何為泣乎對曰吾仕數不遇自傷年老失時是以泣也人曰仕奈何不一遇也對曰吾年少之時學為文文德成就始欲仕宦人君好用老用老主亡後主又用武吾更為武武節始就武主又亡少主始立好用少年吾年又老是以未嘗一遇仕宦有時不可求也夫希世准主尚不可為況節高志妙不為利動性定質成不為主顧者乎且

夫遇也能不豫設說不宿具邂逅逢喜遭觸上意故謂之遇如准主[illegible]說以取尊貴是名為揣不名曰遇春種穀生秋刈穀收求物得物作事事成不名為遇不求自至不作自成是名為遇猶拾遺於塗摭棄於野若天授地生鬼助神輔禽息之精陰慶鮑叔之力默擧名是者乃遇耳今俗人既不能定遇不遇之論又就遇而譽之因不遇而毀之是據見效案成事不能量操審才能也

其大意似多說難為之議論浩浩氣力猶健低徊曲折揣情度意見得立談而卿相於掌而封侯者也非遇也堅聘不售所如不合遇也非不幸也前分別遇合之機後偏駁京德之草傷所以鍋世貪遇唯正遇君子所羞而不屑者收結正而切　篠伯敘

末段陰慶嘿擧說得此中恍惚有神介其拜

累害篇　　　　王充

凡人仕宦有稽畱不進○行節有毀傷不全○罪過有累積不除○聲名有黯昧不明○才非下○行非悖也○又知非昏○策非昧也○逢遭外禍○累害之也○非唯人行○凡物皆然○生動之類○咸被累害○累害自外○不由其內○夫不本累害所從生起○而徒歸責於被累害者○智不明○闇塞於理者也○物以春生○人保之以秋成○人必不能保之○卒然牛馬踐根○刀鎌割莖○生者不育○至秋不成○不成之類○遇害不遂○不得生也○夫鼠涉飯中○捐而不食○捐飯之味○與彼不汙者鈞○以鼠為害○棄而不御○君子之累害○與彼不育之物○不御之飯○同一實也○俱由外來○故為累害○修身正行○不能來福○戰栗戒慎○不能避禍○禍福之至○幸不幸也○故曰得非己力○故謂之福○來不由我○故謂

之禍○不由我○若謂之○何由○由鄉里與朝廷也○夫鄉里有三累○朝廷有三害○累生於鄉里○害發於朝廷○古今才洪行淑之人○遇此多矣○何謂三累三害（二累三害一篇眼目在此○兩何下並分○解）○凡人操行不能慎擇友○友同心恩篤○異心疏薄○疏薄怨恨○毀傷其行○一累也○人才高下不能鈞同○同時並進○高者得榮○下者慚恚○毀傷其行○二累也○人之交遊○不能常歡○歡則相親○忿則疏遠○疏遠怨恨○毀傷其行○三累也○位少人眾○仕者爭進○進者爭位○見將相毀○增加傳致○將昧不明○然納其言○一害也○將吏異好○清濁殊操○清吏增鬱郁之白○舉涓涓之言（○危憎[illegible]車懷[illegible]吏[illegible]解[illegible]濁卒○[illegible]是○又點也○）○濁吏懷恚恨○徐求其過○因纖微之謗○被以罪罰○二害也○將或幸佐吏之身○納信其言○佐吏非清節○必拔人越次○迕失其意○毀之過度○清正之仕○抗行伸志○遂為所憎○毀傷於將○三害也○夫未進也○身被三累○已用也

身○蒙○三○害○雖○孔○丘○墨○翟○不○能○自○免○顏○回○曾○參○不○能○全○身○也○動百行○作萬事○嫉妬之人○隨而雲起○枳棘鈎掛容體○蜂蠆之黨○啄螫懷操○豈徒六哉○六者章章○世曾不見○夫不原士之操行有三累○仕宦有三害○身完全者謂之潔○被毀謗者謂之辱○官升進者謂之善○位廢退者謂之惡○完全升進○幸也○而稱之○毀謗廢退○不遇也○而訾之○用心若此○必為三累三害也○論者既不知累害者行賢潔也○以塗摶泥○以黑點繒○孰有知之○清受塵○白取垢○青蠅所汙○常在練素○處顛者危○勢豐者虧○頹墜之類○常在懸垂○屈平潔白○邑犬羣吠○吠所怪也○非俊疑傑○固庸能也○偉士坐以俊傑之才○招致羣吠之聲○夫如是○豈宜更勉奴下○循不肖哉○不肖奴下○非所勉也○豈宜更偶俗全身以彌謗哉○偶俗全身○則鄉原也○鄉原之人○行全無

闕○非之無舉○刺之無刺也○此又孔子之所罪○孟軻之所愆也○古賢美極○無以衛身○故循性行以俟累害者○果賢潔之人也○極累害之謗○而賢潔之實見焉○立賢潔之跡○毀謗之塵安得不生○弦者思折伯牙之指○御者願摧王良之手○何則○欲專良善之名○惡彼之勝己也○是故魏女色艷○鄭袖劓之○朝吳忠貞○無忌逐之○戚施彌妒○蘧除多佞○是故濕堂不灑塵○卑屋不蔽風○風衝之物不得育○水湍之岸不得峭○如是○羑里陳蔡可得知○而沉江蹈河也○以軼才取容媚於俗○求全功名於將○不遭鄧析之禍○取（筆力[illegible]）子胥之誅○幸矣○孟賁之尸○人不及者○氣絕也○夾灰自斛○人不沃者○光滅也○動身章智○顯光氣於世○奮志敖黨○立卓異於俗○固常通人所讒嫉也○以方心偶俗之累○求益反損○蓋孔子所以憂心○孟軻所以惆悵也○德鴻

者招謗為士者多口以休爣之聲彌口舌之患求無危傾之害遠矣淮
倉之野未嘗絕也公伯寮之愬未嘗滅也垤成丘山汙成江河毫髮文
善小人不得有也以玷汙言之清受塵而白取垢以毀謗言之貞良見
妬高奇見嫉以遇罪言之忠言招患高行招恥以不純言之玉有瑕而
珠有毀焦陳晉君見名稱兗州行完跡潔無纖芥之毀及其當為從事
刺史焦康絀而不用夫未進也被三累已用也蒙三害雖孔丘墨翟不
能自免顏回曾參不能全身也何則眾好純譽之人非真賢也公侯已
下玉石雜糅賢士之行善惡相苞夫采玉者破石拔玉選士者棄惡取
善夫如是累害之人負世以行指擊之者從何往哉
予嘗有齋居聯曰太明世態雙眸子不合時宜一肚皮可移評仲[illegible]
此篇余更釋

無形篇

王充

人稟元氣於天各受壽夭之命以立長短之形猶陶者用土為簋廉冶
者用銅為柈杅矣器形已成不可小大人體已定不可減增用氣為性
性成命定體氣與形骸相抱生死與期節相須形不可變化命不可減
加以陶冶言之人命短長可得論也或難曰陶者用埴為簋廉簋廉一
成遂至毀敗不可復變若夫冶者用銅為柈杅柈杅雖已成器猶可復
爍柈可得為尊尊不可為簋人稟氣於天雖各受壽夭之命立以形體
如得善道神藥形可變化命可加增曰冶者變更成器須先以火燔爍
乃可大小短長人冀延年欲比於銅器宜有若鑪炭之化乃易形形易
壽亦可增人何由變易其形便如火爍銅器乎禮曰水潦降不獻魚鱉
何則雨水暴下蟲蛇變化化為魚鱉離本真暫變之蟲臣子謹慎故不
敢獻人願身之變冀若蟲蛇之化乎夫蟲蛇未化者不若不化者蟲蛇
未化人不食也化為魚鱉人則食之食則壽命乃短非所冀也歲月推
移氣變物類蝦蟆為鶉雀為蜄蛤人願身之變冀若鶉與蜄蛤魚鱉之
類也人設捕蜄蛤得者食之雖身之不化壽命不得長非所冀也魯公
牛哀寢疾七日變而成虎鯀殛羽山化為黃能願身變者冀牛哀之為
虎鯀之為能乎則夫虎能之壽不能過人天地之性人最為貴變人之
形更為禽獸非所冀也凡可冀者以老翁變為嬰兒其次白髮復黑齒
落復生身氣丁強超乘不衰乃可貴也徒變其形壽命不延其何益哉
且物之變隨氣若應政治有所象為非天所欲壽長之故變易其形也

又非得神草珍藥食之而變化也人恆服藥固壽能增加本性益其身年也遭時變化非天之正氣人所受之真性也天地不變日月不易星辰不沒正也人受正氣故體不變時或男化為女女化為男由高岸為谷深谷為陵也應政為變為政變非常性也漢興老父授張良書已化為石是以石之精為漢興之瑞也猶河精為人持璧與秦使者秦亡之徵也蠶食桑老績而為繭繭又化而為蛾蛾有兩翼變去蠶形蠐螬化為復育復育轉而為蟬蟬生兩翼不類蠐螬凡諸命蠕蜚之類多變其形易其體至人獨不變者稟得正也生為嬰兒長為丈夫老為父翁從生至死未嘗變更者天性然也天性不變者不可令復變變者不可不變若夫變者之壽不若不變者人欲變其形輒增益其年可也如徒變

九

其形而年不增則蟬之類也何謂人願之龍之為虫一存一亡一短一長龍之為性也變化斯須輒復非常由此言之人物也受不變之形形不可變更年不可增減傳稱高宗有桑穀之異悔過反政享福百年是虛也傳言宋景公出三善言熒惑退三舍延年二十一載是又虛也又言秦繆公有明德上帝賜之十九年是又虛也稱赤松王喬好道為仙度世不死是又虛也假令人生立形謂之甲終老至死常守甲形如好道為仙未有使甲變為乙者也夫形不可變更年不可減增何則形氣性天也形為春氣為夏人以氣為壽形隨氣而動氣性不均則於體不同牛壽半馬馬壽半人然則牛馬之形與人異矣稟牛馬之形當自得牛馬之壽牛馬之不變為人則年壽亦短於人世稱高宗之徒不言其

形變異而徒言其增延年壽故有信矣形之血氣也猶囊之貯粟米也一石囊之高大亦適一石如損益粟米囊亦增減人以氣為壽氣猶粟米形猶囊也增減其壽亦當增減其身形安得如故如以人形與囊異氣與粟米殊更以苞瓜喻之苞瓜之汁猶人之血也其肌猶肉也試令人損益苞瓜之汁令其形如故耐為之乎人不耐損益苞瓜之汁天安耐增減人之年人年不可增減高宗之徒誰益之者而云增加如言高宗之徒形體變易其年亦增乃可信也今言年增不言其體變未可信也何則人稟氣於天氣成而形立則命相須以至終死形不可變化年亦不可增加以何驗之人生能行死則僵仆死則氣減形消而壞稟生人形不可得變其年安可增人生至老身變者髮與膚也人少則髮黑

十

老則髮白白久則黃髮之變形非變也人少則膚白老則膚黑黑久則黯若有垢矣髮黃而膚為垢故禮曰黃耈無疆髮變異故人老壽遲死骨肉不可變更壽極則死矣五行之物可變改者唯土也埏以為馬變以為人是謂未入陶竈更火者也如使成器入竈更火牢堅不可復變今人以為天地所陶冶矣形已成定何可復更也圖仙人之形體生毛臂變為翼行於雲則年增矣千歲不死此虛圖也世有虛語亦有虛圖假使之然蟬蛾之類非真正人也海外三十五國有毛民羽民羽則翼矣毛羽之民土形所出非言為道身生毛羽也禹益見西王母不言有毛羽不死之民亦在外國不言有毛羽毛羽之民不言不死不死之民不言毛羽毛羽未可以效不死仙人之有翼安足以驗長壽乎

陰陽爲炭萬物爲銅此篇言變爲生死庶定得此理矣 鉅伯歎

更潤之

率性篇　　王充

論人之性定有善有惡其善者固自善矣其惡者故可教告率勉使之爲善凡人君父審觀臣子之性善則養育勸率無令近惡近惡則輔保禁防令漸於善善漸於惡惡化於善成爲性行召公戒成王曰今王初服厥命於戲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生子謂十五子初生意於善終以善初生意於惡終以惡詩曰彼姝者子何以與之傳言譬猶練絲染之藍則青染之丹則赤十五之子其猶絲也其有所漸化爲善惡猶藍丹之染練絲使之爲青赤也青赤一成眞色無異是故楊子哭岐道墨子哭練絲也蓋傷離本不可復變也人之性善可變爲惡惡可變爲善猶此類也蓬生麻間不扶自直白紗入緇不練自黑彼蓬之性不直紗之質不黑麻扶緇染使之直黑夫人之性猶蓬紗也在所漸染而善惡變矣王良造父稱爲善御不能使不良爲良也如徒能御良其不良者不能馴服此則駑工庸師服馴技能何奇而世稱之故曰王良登車馬不罷駑堯舜爲政民無狂愚傳曰堯舜之民可比屋而封桀紂之民可比屋而誅斯民也三代所以直道而行也聖主之民如彼惡主之民如此竟在化不在性也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而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薄夫敦而鄙夫寬徒聞風名猶或變節況親接形而相敎告乎孔門弟子七十之徒皆任卿相之用被服聖敎文才雕琢知能十倍敎訓之功而漸漬之力也未入孔子之門時閭巷常庸無奇其尤甚不率者唯子路也世稱子路無恒之庸人未入孔門時戴鷄佩豚勇猛無禮聞

誦讀之聲搖鼓吻之音聒賢聖之耳惡至甚矣孔子引而教
之漸漬磨礪闓道牖進猛氣消損驕節屈折卒能政事序在四科斯蓋
變性使惡為善之明效也夫肥沃墝埆土地之本性也肥而沃者美
樹稼豐茂墝而埆者性惡深耕細鋤厚加糞壤勉致人功以助地力其
樹稼與彼肥沃者相似類也地之高下亦如此焉以钁鍤鑿地以埤增
下則其下與高者齊如復增钁鍤則夫下者不徒齊者也反更為高而
其高者反為下使人之性有善有惡彼地有高有下勉致其教令之善
則將善者同之矣善以化渥釀其教令變更為善善則且更宜反過於
往善猶下地增加钁鍤更崇於高地也賜不受命而貨殖焉賜本不受
天之富命所加貨財積聚為世富人者得貨殖之術也夫得其術雖不

受命猶自益饒富性惡之人亦不稟天善性得聖人之教志行變化世
稱利劍有千金之價棠谿魚腸之屬龍泉太阿之輩其本鋌山中之恒
鐵也冶工鍛鍊成為銛利豈利劍之鍛與鍊乃異質哉工良師巧鍊一
數至也試取東下直一金之劍更熟鍛鍊足其火齊其銛猶千金之劍
也夫鐵石天然尚為鍛鍊者變易故質況人含五常之性賢聖未之熟
鍛鍊耳奚患性之不善哉古貴良醫者能知篤劇之病所從生起而以
針藥治而已之如徒知病之名而坐觀之何以為奇夫人有不善則乃
性命篤疾也無其教治而欲令變更豈不難哉天道有真偽真者固自
與天相應偽者人加知巧亦與真者無以異也何以驗之禹貢曰璆琳
琅玕者此則土地所生真玉珠也然而道人消爍五石作五色之玉

之真玉光不殊別兼魚蚌之珠與禹貢璆琳皆真玉珠也然而隨侯以
藥作珠精耀如真道士之教至知巧之意加也陽遂取火於天五月丙
午日中之時消鍊五石鑄以為器磨礪生光仰以嚮日則火來至此真
取火之道也今妄以刀劍之鉤月摩拭朗白仰以嚮日亦得火焉夫鉤
月非陽遂也所以耐取火者摩拭之所致也今夫性惡之人使與性善
者同類乎可率勉之令其為善使之異類乎亦可令與道人之所鑄玉
隨侯之所作珠人之所摩刀劍鉤月焉教導以學漸漬以德亦將日有
仁義之操黃帝與炎帝爭為天子教熊羆貔虎以戰於阪泉之野三戰
得志炎帝敗績堯以天下讓舜鯀為諸侯欲得三公而堯不聽怒其猛
獸欲以為亂比獸之角可以為城舉尾以為旌奮心盛氣阻戰為彊夫

禽獸與人殊形猶可命戰況人同類乎推此以論百獸率舞潭魚出聽
六馬仰秣不復疑矣異類以殊為同同類以鈞為異所由不在於物在
於人也凡含血氣者教之所以異化也三苗之民或賢或不肖堯舜齊
之恩教加也楚越之人處莊嶽之閒經歷歲月變為舒緩風俗移也故
曰齊舒緩秦慢易楚促急燕戇投以莊嶽言之四國之民更相出入久
居單處性必變易夫性惡者心比木石木石猶為人用況非木石在君
子之迹庶幾可見有癡狂之疾歌啼於路不曉東西不睹燥濕不覺疾
病不知飢飽性已毀傷不可如何前無所觀卻無所畏也是故王法不
廢學校之官不除獄理之吏欲令凡眾見禮義之教學校勉其前法禁
防其後使丹朱之志亦將可勉何以驗之三軍之士非能制也勇將率

東漢文　論衡率性篇

然觀叔如縣且閱庭嘗試其士於五湖之側皆加刃於有血流至地勾踐亦試其上於銳宮之庭赴火死者不可勝數夫水火非人性之所貪也二主激率命不顧生是收軍之法輕制血氣貴勇也聞軍令懼是故叔孫通制定禮儀拔劍爭功之臣奉禮拜伏初驕倨而後遜順教威德變易性也不患性惡患其不服聖教自遇而以生禍也豆麥之種與稻粱殊然食能去飢小人君子稟性異類乎譬諸五穀皆為用實不異而效殊者稟氣有厚薄故性有善惡也殘則授夫仁之氣泊而怒則稟勇渥也仁泊則戾而少愈勇渥則猛而無義而又和氣不足喜怒失時計慮輕愚妄行之人罪故為惡人受五常含五臟皆具於身稟之泊少故其操行不及善人猶或厚或泊也非厚與泊殊其釀也麴糵多少使之然也是故酒之泊厚同一麴糵人之善惡共一元氣氣有少多故性有賢愚西門豹急佩韋以自緩董安于緩帶弦以自促（急則物[illegible]緩則[illegible]不用[illegible]）急之與緩俱失中和然而韋弦附身成為完具之人能納規諫之箴補接不足則豹安于之名可得參也貧劣宅屋不具牆宇達人指訾如財貨富饒起屋築牆以自蔽鄣為之具宅人弗復非毀之行田百畝鄴獨二百西門豹灌以漳水成為膏腴則畝收一鍾夫人之質猶鄴田道教猶漳水也患不能化不患人性之難率也雒陽城中之道無水水工激上雒中之水日夜馳流水工之功也繇此言之迫近君子而仁義之道數加於身孟母之徙宅蓋得其驗人間之水污濁在野外者清潔俱為一水源從天涯或濁或清所在之勢使之然也南越王趙他本漢賢人也化南夷之

東漢文　論衡率性篇

結髻則王制椎髻箕坐好之若性陸賈說以漢德懼以聖威蹶然起坐心覺改悔奉制稱蕃其於椎髻箕坐也惡之若性前則若彼後則若此繇此言之亦在於教不獨在性也

談理說論有關世教文字　鍾伯敬

道勝者文自至廬陵若為仲任言之　余廷燦

初稟篇

王充

人生性命當富貴者初稟自然之氣養育長大富貴之命效矣文王得赤雀武王得白魚赤烏儒者論之以為雀則文王受命魚烏則武王受命文武受命於天天用雀與魚烏命授之也天用赤雀命文王文王不受天復用魚烏命武王也若此者謂本無命於天修己行善善行聞天天乃授以帝王之命也故雀與魚烏天使為王之命也王所奉以行誅者也如實論之非命也命謂初所稟得而生也人生受性則受命矣性命俱稟同時並得非先稟性後乃受命也何以明之棄事堯為司馬居稷官故為后稷曾孫公劉居邰後徙居邠後孫古公亶父三子大伯仲雍季歷季歷生文王昌昌在襁褓之中聖瑞見矣故古公曰我世當有

興者其在昌乎於是太伯知之乃辭之吳文身斷髮以讓王季文王受命謂此時也天命在人本矣太王古公見之早也此猶為未文王在母身之中已受命也王者一受命內以為性外以為体体者面輔骨法生而稟之吏秩百石以上王侯以下郎將大夫以至元士外及刺史太守居祿秩之吏稟富貴之命生而可表見於面故許負姑布子卿輒見其驗仕者隨秩遷轉遷轉之人或至公卿命祿尊貴位望高大王者尊貴之率高大之最也生有高大之命其時身有尊貴之奇古公知之見四乳之怪也夫四乳聖人証也在母身中稟天聖命豈長大之後修行道德四乳乃生以四乳論望羊亦知為胎之時已受之矣劉媼息於大澤夢與神遇遂生高祖此時已受命也光武生於濟陽宮夜半無火內中

光明軍下卒蘇永謂公曹史充蘭曰此吉事也毋多言此時已受命獨謂文武王得赤雀魚烏乃受命非也上天一命王者乃興不復更命也得富貴大命自起王矣何以驗之富家之翁貲累千金生有富骨治生積貨至於年老成為富翁矣夫王者天下之翁也稟命定於身中猶鳥之別雄雌於卵殼之中也卵殼孕而雌雄生日月至而骨節強強則雄自率將雌雄非生長之後或教使為雄然後乃敢將雌此氣性剛強自為之矣夫王者天下之雄也其命當王王命定於懷妊猶富貴骨生有鳥雄卵成也非唯人鳥也萬物皆然草木生於實核出土為栽糵稍生莖葉成為長短巨細皆由實核王者長巨之最也朱草之莖如鍼紫芝之栽如豆成為瑞矣王者稟氣而生亦猶此也或曰王者生稟天命

及其將王天復命之猶公卿以下詔書封拜乃敢即位赤雀魚烏上天封拜之命也天道人事有相命使之義自然無為天之道也命文以赤雀武以白魚是有為也管仲與鮑叔分財取多鮑叔不與管仲不求內有以相知視彼猶我取之不疑聖人起王猶管之取財也朋友彼我無有授與之義上天自然有命使之驗是則天道有為朋友自然也當漢祖斬大蛇之時誰使斬者豈有天道先至而乃敢斬之哉勇氣奮發性自然也夫斬大蛇誅秦殺項同一實也周之文武受命伐殷亦一義也高祖不受命使之將獨謂文武受雀魚之命誤矣難曰康王之誥曰冒聞於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如無命史經何為言天乃大命文王所謂大命者非天乃命文王也聖人動作天命之意也與天合同若天使

之矣書方激勸求和總使為善故言文王行道上聞於天天乃大命之也詩曰乃眷西顧此惟予度與此同義天無頭面眷顧如何人有顧睨以人效天事易見故曰眷顧天乃大命文王眷顧之義實天不命也何以驗之夫大人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如必須天有命乃以從事安得先天而後天乎以其不待天命直以心發故有先天後天之勤言合天時故有不違奉天之文論語曰大哉堯之為君唯天為大唯堯則之王者則天不違奉天之義也推自然之性與天合同是則所謂大命文王也自文王意文王自為非天驅赤雀使告文王云當為王乃敢起也然則文王赤雀及武王白魚非天之命昌熾祐也吉人舉事無不利者人徒不召而至瑞物不招而來黯然諧合若或使之出門聞告顧睨見善自然道也文王當興赤雀適來魚躍鳥飛武王偶見非天使雀至白魚來也吉物動飛而聖遇也白魚入於王舟王陽曰偶適也光祿大夫劉琨前為弘農太守虎渡河光武皇帝曰偶適自然非或使之也故夫比陽之言適光武之曰偶可謂合於自然也

質而不俚亂而能整無縱不收無開不闔即語雖平易而工出意表

意寓法外此其所以淹詳深曲而不軌于法者也　鍾伯敬

博採古言古事恢奇深聽如在鐘鼓之宮　張來傳

書虛篇　王充

夫言吳王殺子胥投之於江實也言其恨恚驅水為濤者虛也屈原懷恨自投湘江湘不為濤申徒狄蹈河而死河水不為濤世人必曰屈原申徒狄不能勇猛力怒不如子胥夫衛葅子路而漢烹彭越子胥勇猛不過子路彭越然二士不能發怒於鼎鑊之中以烹湯菹汁瀋漑旁人子胥亦自先入鑊乃入江在鑊中之時其神安居豈怯於鑊湯勇於江水哉其人若恨恚也仇讎未死子孫遺在可也今吳國已滅夫差無類吳為會稽立置太守子胥之神復何怨苦為濤不止欲何求索取秦始皇渡湘水遭風問湘山何祠左右對曰堯之女舜之妻也始皇大怒使刑徒三千人斫湘山之樹而發之夫謂子胥之神為濤猶謂二女之神為風也

妙處不專在說透便止反復施旂含情無限　東來甫

辨子胥一段筆筆奇絕卻筆筆俱有至理文之奇妙亦復筆有怒濤　鍾伯敬

變虛篇　王充

景公出三善言延年二十一歲是則堯舜宜獲千歲桀紂宜為殤子今則不然各隨年壽堯舜桀紂皆近百載是竟子韋之妄言延年之虛語也且子韋之言曰熒惑天使也心宋分野也禍當君若何者天使熒惑加禍於景公也如何可移於宰相若歲與國民乎

把道理大說盡矣以醒愚頑　張大來

感虛篇　王充

傳書言武王伐紂渡孟津陽侯之波逆流而擊疾風晦冥人馬不見於是武王左操黃鉞右執白旄瞋目而麾之曰余在天下誰敢害吾者於是風霽波罷此言乃虛也夫武王誅紂是乎天當安靜以佑之如誅紂非乎而天風者怒也武王不奉天令求索已過瞋目言曰余在天下誰敢害吾者重天怒增己之惡也風何肯止父母怒子子不改過瞋目大言父母肯貫之乎如風天所為禍氣自然是亦無知不為瞋目麾之故止者傳書言魯襄公與韓戰戰酣日暮公援戈而麾之日為之反三舍此言虛也凡人能以精誠感動天專心一意委務積神精通於天天為變動然尚未可謂然襄公志在戰為日暮一麾安能令日反使聖人麾日

日終不反襄公何人而使日反乎且夫人哭悲莫過雍門子雍門子哭對孟嘗君孟嘗君為之於邑蓋哭之精誠故對嚮之者悽愴感動也夫雍門子能動孟嘗之心不能感孟嘗衣者衣不知惻怛不以人心相關通也今城土也土猶衣也無心腹之藏安能為悲哭感慟而崩使至誠之聲能動城土則其對林木哭能折草破木乎鄰水火而泣能涌水滅火乎夫草木水火與土無異然杞梁之妻不能崩城明矣則夫萬人舉口並解吁嗟猶未能感天鄒衍一人冤而壹嘆安能下霜鄒衍之冤不過曾子伯奇曾子見疑而吟伯奇被逐而歌疑與拘同吟歌與歎等曾子伯奇不能致寒鄒衍何人獨能雨霜被逐之冤尚未足言申生伏劍子胥刎頸實孝而賜死誠忠而被誅且臨死時皆有聲辭夫聲辭出口

與仰天嘆無異，天不為二子感動，獨為鄒衍動，豈天痛見拘，不悲流丘哉？

夫熯一炬火，爨一鑊水，終日不能熱也；倚一尺水，置庖廚中，終夜不能寒也。何則？微小之感，不能動大巨也。今鄒衍之嘆，不過如一炬、尺水，而皇天巨大，不徒鑊水庖廚之醜類也。一仰天歎，天為隕霜，何天之易感，霜之易降也？夫哀與樂同，喜與怒均。衍與怨痛，使天下霜，使衍蒙非望之賞，仰天而笑，能以冬時使天熱乎？

或時奏清角時，天偶風雨，風雨之後，晉國適旱；平公好樂，喜笑過度，偶發癃病。傳書之家，信以為然。世人觀見，遂以為實。實者，樂聲不能致此。何以驗之？風雨暴至，是陰陽亂也。樂能亂陰陽，則亦能調陰陽也。王者何須修身正行、擴施善政？使鼓調陰陽之曲，和氣自至，太平自立矣。

使賢者憂深[illegible]

東漢文　論衡感虛篇

能不入其舍乎？閩虻柰能避賢者之舍，蝗蟲何能不入卓公之縣？如謂蝗蟲變與閩虻異，夫寒溫亦災變也，使一郡皆寒，賢者長一縣，一縣之界能獨溫乎？夫寒溫不能避賢者之縣，蝗蟲何能不下卓公之界？

總是賢者當自勉勵，取信於己，一切災祥感應之說，聽其或然，無勞大言為彼張皇聲價。讀書人當具此等眼界。　鍾伯敬

析理不徹，則情遁；審情不實，則事疑；議事不定，則理窮。入仲任手，可謂無窮理、無遁情、無疑事矣。　陳明卿

語增篇

王充

世稱紂力能索鐵伸鉤，又稱武王伐之，兵不血刃。夫以索鐵伸鉤之力當人，則是孟賁夏育之匹也；以不血刃之德取人，是則三皇五帝之屬也。以索鐵之力，不宜受服；以不血刃之德，不宜頓兵。今稱紂力，則武王德貶；譽武王，則紂力少。索鐵、不血刃，不得兩立。

傳語曰：紂沈湎於酒，以糟為丘，以酒為池，牛飲者三千人，為長夜之飲，亡其甲子。夫紂雖嗜酒，亦欲以為樂。令酒池在中庭乎？則不當言為長夜之飲。坐在深室之中，閉窗舉燭，故曰長夜。令坐於室乎？每當飲者，起之中庭，乃復還坐，則是煩苦相踖，不能甚樂。令池在深室之中，則三千人宜臨坐前俛飲池酒，仰食肴膳，倡樂在前，乃為樂耳。

東漢文　論衡語增篇

紂發勇力，不能禁民之背畔而去；然牛飲諸說，寧非巨惡謗詞沾人不會說？攷古書不無附會。　陳明卿

非韓篇　　王充

清濁貪廉，各有操行，猶草木異質，不可復變易也。狂譎、華士不仕於齊，猶段干木不仕於魏矣。性行清廉，不貪富貴，非時疾世，義不苟仕，雖不誅此人，此人行不可隨也。太公誅之，韓子是之，是謂人無性行，草木無（此論原極不可信，然無斗論從何得此快筆）質也。太公誅二子，使齊有二子之類，必不為二子見誅之故不清其身；使無二子之類，雖養之，終無其化。堯不誅許由，唐民不皆樸處；武王不誅伯夷，周民不皆隱餓；魏文侯式段干木之閭，魏國不皆闔門。由此言之，太公不誅二子，齊國亦不皆不仕。何則？清廉之行，人所不能為也。故夫魏不仕者，未必有正罪也，太公誅之。如出仕未有功，太公肯賞之乎？賞須功而加，罰待罪而施。使太公不賞出仕未有功之人，則其誅不仕未有罪之民，非也。昔周公聞太公誅二子，非而不是，然而身執贄以下白屋之士。白屋之士，二子之類也，周公禮之，太公誅之，二子操孰為是者？宋人有御馬者，不進，拔劍剄而棄之於溝中。又駕一馬，馬又不進，又剄而棄之於溝。若是者三。以此威馬，至矣，然非王良之法也。王良登車，馬無罷駑；堯、舜治世，民無狂悖。王良馴馬之心，堯、舜順民之意。人同性，馬殊類也。王良能調殊類之馬，太公不能率同性之士。然則周公之所下白屋，王良之馴馬也；太公之誅二子，宋人之剄馬也。舉王良之法與宋人之操，使韓子平之，韓子必是王良而非宋人矣。王良全馬，宋人賊馬也。馬之賊，則不若其全；然則民之死，不若其生。使韓子非王良，自同於宋人，賊善人矣。如非宋人，宋人之術與太公同，非宋人，是太公，韓子好惡無定矣。彼水之性勝火，如裹之以釜，水煎而不得勝，必矣。夫君猶火也，臣猶水也，法度釜也。火不求水之熱，君亦不宜求臣之罪也。

覺剴篤至。陳明卿

俞州云：論人者，當立其像於旁，以自己筆舌代他人心腸，方可理著。

今古讀此篇，益令人服膺斯言。鍾伯敬

東漢文

程材篇　　王充

論者多謂儒生不及彼文吏，見文吏利便，而儒生陸落，則詆訾儒生以為淺短，稱譽文吏謂之深長（一氣自為滑轉）。是不知儒生，亦不知文吏也。儒生文吏皆有材智，非文吏材高而儒生智下也，文吏更事，儒生不習也。謂文吏更事，儒生不習，可也；謂文吏深長，儒生淺短，知妄矣。世俗共短儒生，儒生之徒亦自相少。何則？並好仕學宦，用吏為繩表也。儒生有闕，俗共短之；文吏有過，俗不敢訾。歸非於儒生，付是於文吏也。夫儒生材非下於文吏，又非所習之業非所當為也，然世俗共短之者，見將不好用也。將之不好用之者，事多已不能理，須文吏以領之也。夫論善謀材，施用累能，期於有益。文吏理煩，身役於職，職判功立，將尊其能。儒生栗栗，不能當劇；將有煩疑，不能效力，力無益於時，則官不及其身也。將以官課材，材以官為驗，是故世俗常高文吏，賤下儒生。儒生之下，文吏之高，本由不能之將。世俗之論，緣將好惡。今世之將，材高知深，通達眾凡，舉綱持領，事無不定。其置文吏也，備數滿員，足以輔己志。志在修德，務在立化，則夫文吏瓦石，儒生珠玉也。夫文吏能破堅理煩，不能守身，身則亦不能輔將。儒生不習於職，長於匡救，將相傾側，諫難不懼。案世間能建蹇蹇之節，成三諫之議，令將檢身自敕，不敢邪曲者，率多儒生；阿意苟取容幸，將欲放失，低嘿不言者，率多文吏。文吏以事勝，以忠負；儒生以節優，以職劣。二者長短，各有所宜；世之將相，各有所取。取儒生者，必軌德立化者也；取文吏者，必優事理亂者也。材不自能則須助，須助則待勁。官

之立佐，為力不足也；吏之取能，為材不及也。日之照幽，不須燈燭；賁育當敵，不待輔佐。使將相知力若日之照幽，賁育之當敵，則文吏之能無所用也。病作而醫用，禍起而巫使。如自能案方和藥，入室求祟，則醫不售而巫不進矣。橋梁之設也，足不能越溝也；車馬之用也，走不能追遠也（大巫用小巫自氣索）。足能越溝，走能追遠，則橋梁不設，車馬不用矣。天地事物，人所重敬，皆力劣知極，須仰以給足者也。今世之將相，不責己之不能，而賤儒生之不習；不原文吏之所得得用，而尊其材，謂之善吏。非文吏，憂不除；非文吏，患不救。是以選舉取常故，案吏取無害。儒生無閥閱，所能不能任劇，故陋於選舉，佚於朝廷。聰慧捷疾者，隨時變化，學知吏事，則踵文吏之後，未得良善之名。守古循志，案禮修義，輒為將相所不任，文吏所毗戲，不見任則執欲息退。見毗戲，則意不得，臨職不勸，察事不精，遂為不能，斥落不習。有俗材而無雅度者，學知吏事，亂於文吏，觀將所知，適時所急，轉志易務，晝夜學問，無所羞恥，期於成能名文而已。其高志妙操之人，恥降意損崇，以稱媚取進，深疾才能之儒。洎入文吏之科，堅守高志，不肯下學。亦時或精闇不及，意疏不密，臨事不識，對向謬誤，拜起不便，進退失度，奏記言事，蒙士解過，援引古義，割切將欲，直言一指，觸諱犯忌，封蒙約縛，簡繩檢署，事不如法，文辭卓詭，辟刺離實，曲不應義，故世俗輕之，文吏薄之，將相賤之。是以世俗學問者，不肯竟經明學，深知古今，急欲成一家章句，義理略具，同趨學史書，讀律諷令，治作情奏，習對向，滑習跪拜，家成室就，召署輒能。徇今不顧古，趨讎不存志，競進不

案禮廢經不悉學是以古經廢而不修舊學闇而不明儒者寂於空室文吏譁於朝堂材能之士隨世驅馳節操之人守隘屏竄驅馳日以巧屏竄日以拙非材頓知不及也希見闕為不狎習也蓋足未嘗行堯禹問曲折目未嘗見孔墨問形象齊部世刺繡恒女無不能襄邑俗織錦鈍婦無不巧日見之日為之手狎也使材士未嘗見巧女未嘗為異事詭手暫為卒睹顯露易為者猶憒憒焉方今論事不謂希更而曰材不敵不曰未嘗為而曰知不達失其實也儒生材無不能敏業無不能達志不有為今俗見不習謂之不能睹不為謂之不達科用累能故文吏在前儒生在後是從朝廷謂之也如從儒堂訂之則儒生在上文吏在下矣從農論田田夫勝從商講賈賈人賢今從朝廷謂之文吏朝廷之

人也幼為幹吏以朝廷為田畝以刀筆為耒耜以文書為農業猶家人子弟生長宅中其知曲折愈於賓客也賓客暫至雖孔墨之材不能分別儒生猶賓客文吏猶子弟也以弟論之則文吏曉於儒生儒生闇於文吏今世之將相知子弟以文吏為慧不能知文吏以狎為能知賓客以暫為固不知儒生以希為拙惑蔽闇昧不知類也一縣佐史之材任郡掾史一郡修行之能堪州從事然而郡不召佐史州不取修行者巧習無害文少德高也五曹自有條品簿書自有故事勤力玩弄成為巧吏安足多矣賢明之將程吏取材不求習論高存志不顧文也稱良吏曰忠忠之所以為效非簿書也夫事可學而知禮可習而善忠節公行不可立也文吏儒生皆有所志然而儒生務忠良文吏趨理事苟有

忠良之業疏拙於事無損於高論者以儒生不曉簿書置之於下第法令比例吏斷決也文吏治事必問法家縣官事務莫大法令必以吏職程高是則法令之家宜最為上或曰固然法令漢家之經吏議決焉事定於法誠為明矣曰夫五經亦漢家之所立儒生善政大義皆出其中董仲舒表春秋之義稽合於律無乖異者然則春秋漢之經孔子制作垂遺於漢論者徒尊法家不高春秋是闇蔽也春秋五經義相關穿既是春秋不大五經是不通也五經以道為務事不如道道行事立無道不成然則儒生所學者道也文吏所學者事也假使材同當以道學如比於文吏洗洿泥者以水燔腥生者用火水火道也用之者事也事末於道儒生治本文吏理末道本與事末比定尊卑之高下可得程矣

以俊德致黎民雍孔子曰孝悌之至通於神明張釋之曰秦任刀筆小吏陵遲至於二世天下土崩張湯趙禹漢之惠吏太史公序累置於酷部而致土崩孰與通於神明令人填膺也將相知經學至道而不尊經學之生彼見經學知生能不及治事之吏也牛刀可以割雞雞刀難以屠牛刺繡之師能縫帷裳納縷之工不能織錦儒生能為文吏之事文吏不能立儒生之學文吏之能誠劣不及儒生之不習實優而不為禹決江河不秉鍤鍤周公築雒不把築杖夫筆墨簿書鍤鍤築杖之類也而欲合志大道者躬親為之是使將軍戰而大匠斲也說一經之生治一曹之事旬月能之典一曹之吏學一經之業一歲不能立也何則吏事易知而經學難見也儒生擿經窮竟聖意文吏搖筆考跡民事夫能

知大聖之意曉細民之情孰者為難以立難之材含懷章句十萬以上行有餘力博學覽古今計胸中之穎出溢十萬文吏所知不過辯解簿書留累千金孰與貲直百十也京廩如丘孰與委廩如坻也世名材為名器器大者盈物多然則儒生所懷可謂多矣蓬生麻間不扶自直白紗入緇不染自黑此言所習善惡變易質性也儒生之性非能皆善也被服聖教日夜諷詠得聖人之操矣文吏幼則筆墨手習而行無篇章之誦不聞仁義之語長大成吏舞文巧法徇私為己勉赴權利考事則受賂臨民則采漁處下則弄權幸上則賣將一旦在位鮮冠利劍一歲典職田宅並兼性非皆惡所習為者違聖教也故習善儒路歸化慕義志操則勵變從高明將見之顯用儒生東海相宗叔庠廣召幽隱春秋會饗設置三科以第補吏一府員吏儒生什九陳留太守陳子瑀開廣儒路列曹掾史皆能教授簿書之吏什置一二兩將知道事之理殊多少之量故世稱褒其名書記累其行也

前路為儒生左袒乃為已佔地步至軌德立化民莊嚴容貌堪為儒生吐氣至古經廢而不修段文法得之說難至賓容段筆端豪上溢渝不知所抵牛刀段見聖無不能小人雖有能終是蚓唱哇鳴其典有幾末段氣焰薰灼炙手可熱光景筆路精工真曠世逸才　鍾伯敬

經學既廢法令旋作聰慧捷疾者皆隨時變化人心焉得不困之一變固知稱文吏而詆儒生總由于經之不修學之不明也得此始豁憤憤　余延釋

效力　王充

程才量知之篇徒言知學未言才力也人有知學則有力矣文吏以理事為力而儒生以學問為力或問楊子雲曰力能扛鴻鼎揭華旗知德亦有之乎答曰百人矣夫知德百人者與彼扛鴻鼎揭華旗者為料敵也夫壯士力多者扛鼎揭旗儒生力多者博達疏通故博達疏通儒生之力也舉重拔堅壯士之力也梓材曰彊人有王開賢厥率化民此言賢人亦壯彊於禮義故能開賢其率化民化民須禮義禮義須文章行有餘力則以學文能學文有力之驗也問曰說一經之儒可謂有力者曰非有力者也陳留龐少都每薦諸生之吏常曰王甲某子才能百人太守非其能不答少都更曰言之尚少王甲某子才能百萬人太守怒

曰親吏妄言少都曰文吏不通一經一文不調師一言諸生能說百萬章句非才知百萬人乎太守無以應夫少都之言實也然猶未也何則諸生能傳百萬言不能覽古今守信師法雖辭說多終不為博殷周以前頗載六經儒生所不能說也秦漢之事儒生不見力劣不能覽也周監二代漢監周秦周秦以來儒生不知漢欲觀覽儒生無力使儒生博觀覽則為文儒文儒者力多於儒生如少都之言文儒才能千萬人矣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由此言之儒者所懷獨已重矣志所欲至獨已遠矣身載重任至於終死不倦不衰力獨多矣夫曾子載於仁而儒生載於學所載不同輕重均也夫一石之重一人擧之十石以上二人不能擧也世

多學一石之任寡可舉十石之力儒生所載非徒十石之重也地力盛
者草木暢茂一畝之收當中田五畝之分田人知出穀多者地力盛
不知出文多者才知茂失事理之實矣大文儒之力過於儒生況文吏
乎能舉賢薦士世謂之多力也然能舉賢薦士上書日記也能上書日
記者文儒也文儒非必諸生也賢達用文則是矣谷子雲唐子高章奏
百篇筆有餘力極言不諱文不折乏非夫才知之人不能為也孔子周
公多力之人也作春秋刪五經秘書微文無所不定山大者雲多泰山
不崇朝辦雨天下夫然則賢者有雲雨之知故其吐文萬牒以上
可謂多力矣世稱力者常褒烏獲然則董仲舒揚子雲文之烏獲也秦
武王與孟說舉鼎不任絕脈而死少文之人與董仲舒等涌胸中之思
必將不任有絕脈之變王莽之時省五經章句皆為二十萬博士弟子
郭路夜定舊說死於燭下精思不任絕脈氣滅也顏氏之子已曾馳過
孔子於塗矣劣倦罷極髮白齒落夫以庶幾之材猶有仆頓之禍孔子
力優顏淵不任也才力不相如則其知思不相及也勉自什伯鬲中嘔
血失魂狂亂遂至氣絕書五行之牘書十奏之記其才劣者筆墨之力
尤難況乃連句結章篇至十百哉力獨多矣江河之水馳涌滑漏席地長
遠無枯竭之流本源盛矣知江河之流遠地中之源盛不知萬牒之人
胸中之才茂無迷見者也故望見驥足不異於眾馬之蹄躡平陸而馳
騁千里之迹斯須可見夫馬足人手同一實也稱驥之足不薦文人之
手不知類也夫能論筋力以見此類者則能取文力之人立之朝庭故

夫文力之人助有力之將乃能以力為功有力無助以力為禍何以驗
之長巨之物強力之人乃能舉之重任之車強力之牛乃能挽之是任
車上阪強牛引前力人推後乃能升踰如牛羸人罷任車退卻還墮坑
谷有破覆之敗矣文儒懷先王之道含百家之言其難推引非徒任車
之重也薦致之者罷羸無力遂卻退竄於巖穴矣河發崑崙江起岷山
水力盛多浩浩奔流滂下益盛不得廣岸低地不能通流入乎東海如
岸狹地仰溝洫決決散在丘墟矣文儒之知有似於斯文章滂沛不遭
有力之將援引薦舉亦將棄遺於衡門之下固安得升陟聖主之庭論
說政事之務乎火之光也不舉不明有人於斯其知如京其德如山力
重不能自稱須人乃舉而莫之助抱其盛高之力竄於閭巷之深
得達奡育古之多力者身能負荷千鈞手能決角伸鉤使之自舉不能
離地知古多力之人宜在王闕須三寸之舌一尺之筆然後自動不能
自進進之又不能自安須人能動待人能安道重知大位地難適也小
石附於山山力能得持之在沙丘之間小石輕微亦能自安至於大石
沙土不覆山不能持處危峭之際則必崩墜於坑谷之間矣夫智之重
遠小才之將無左右沙土之助雖在顯位將不能持則有大石崩墜之
難也或伐薪於山輕小之木合能束之至於大木十圍以上引之不能
動推之不能移則委之於山林收所束之小木而歸由斯以論知能
大者其猶十圍以上木也人力不能舉薦其猶薪者不能推引大木也
孔子周流無所留止非聖才不明道大難行人不能用也故夫孔子山

中巨木之類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力管仲有力桓公能舉之可謂壯彊矣吳不能用子胥楚不能用屈原二子力重兩主不能舉也舉物不勝委地而去可也時或恚怒斧斵破敗此則子胥屈原所取害也淵中之魚遞相吞食度口所能容然後嚥之口不能受哽咽不能下故夫商鞅三說孝公後說者用前二難用後一易行也觀管仲之明法察商鞅之耕戰固非弱劣之主所能用也六國之時賢才之臣入楚楚重出齊齊輕為趙趙完畔魏魏傷韓用申不害行其三符兵不侵境蓋十五年不能用之又不察其書兵挫軍破國并於秦殷周之世亂跡相屬亡禍比肩豈其心不欲為治乎力弱智劣不能紬至言也是故碓重一人之跡不能蹈也礚大一人之掌不能推也賢臣有勁健之優愚主有不堪之勞以此相求禽魚相與遊也干將之刃人不推頓苽瓠不能傷篠簵之箭機不能動發魯縞不能穿非無干將篠簵之才也無推頓發動之主苽瓠魯縞不穿傷焉望斬旗穿革之功乎故引弓之力不能引彊弩弩力五石引以三石筋絕骨折不能舉也故力不任彊引則有變惡折脊之禍知不能用賢則有傷德毀名之敗論事者不曰才大道重上不能用而曰不肖不能自達自達者帶絕不抗自衒者賈賤不讐案諸為人用之物須人用之功力乃立鑿所以能入木者槌叩之也鍤所以能撅地者跖蹈之也諸有鋒刃之器所以能斷斬割削者（重重主喻挾致○勸物）手能把持之也力能推引之也韓信去楚入漢項羽不能安高祖能持之也能用其善能安其身則能量其力能別其功矣樊酈有攻城野戰之功高祖行封先及蕭何則比蕭何於獵人同樊酈於獵犬也夫蕭何安坐樊酈馳走封不及馳走而先安坐者蕭何以知為力而樊酈以力為功也蕭何所以能使樊酈者以入秦收斂文書也眾將拾金何獨掇書也知秦之形勢是以能圖其利害眾將馳走皆何驅之也故叔孫通定儀而高祖以尊蕭何造律而漢室以寧案儀律之功重於野戰斬首之力不及尊主故夫墾草殖穀農夫之力也勇猛攻戰士卒之力也構架斲削大匠之力也治書定簿佐史之力也論道議政賢儒之力也人生莫不有力所以為力者或尊或卑孔子能舉北門之關不以力自章知夫筋骨之力不如仁義之力榮也

力字是一篇眼目効力一篇援引周詳委至　張壯采

以孔子起中間歷引董楊顏子管仲伍胥屈原韓信蕭何叔孫通諸人而結仍以孔子作收文情細密而組密處不覺則文勢極深密之妙章友影

別通篇　王充

大閉心塞志不高瞻覽者死人之徒也哉孝武皇帝時燕王旦在明光宮欲入所臥戶三百盡閉使侍者二十人開戶戶不開其後旦坐謀反自殺夫戶閉燕王旦死之狀也死者凶事也故以閉塞為占齊慶封不通六國大夫會而賦詩慶封不曉其後果有楚靈之禍也夫不開通於學者尸尚能行者也亡國之社屋其上柴其下者示絕於天地春秋薄社周以為城夫經藝傳書人當覽之猶社當通氣於天地也故人之不通覽者薄社之類也是故氣不通者強壯之人死榮華之物枯以故張至漁貴賤者不顧賀虛無懷朔迹不鄙也劍伎之家鬬戰必勝者得曲城越女之學也兩敵相遭一巧一拙其必勝者有術之家也孔墨之業賢聖之書非徒曲城越女之功也成人之操益人之智非徒戰鬬必勝之策也故劍伎之術有必勝之名賢聖之書有必尊之聲營家成令竟鉀殺知為儒衆海內稱通故其接人能別奇律是以鍾離產公以編戶之民受未璧之致知之明也故夫能知之也凡石生光氣不知之也金玉無潤色

鄧到氣字聲字光字雖極呆板寥落人靜中不覺起舞　陳明卿

時為危害時為諧語令人解頤亦復下汗　鍾伯敬

超奇篇　王充

通書千篇以上萬卷以下弘暢雅言審定文讀而以教授為人師者通人也杼其義旨損益其文句而以上書奏記或興論立說結連篇章者文人鴻儒也好學勤力博聞強識世間多有著書表文論說古今萬不耐一然則著書表文博通所能用之者也入山見木長短無所不知入野見草大小無所不識然而不能伐木以作室屋采草以和方藥此知草木所不能用也夫通人覽見廣博不能摭以論說此為匿生書主人孔子所謂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者也與彼草木不能伐采一實也孔子得史記以作春秋及其立義創意褒貶賞誅不復因史記者眇思自出於胸中也凡貴通者貴其能用之也即徒誦讀讀詩諷書雖千篇以上鸚鵡能言之類也衍傳書之意出膏腴之辭非俶儻之才不能任也夫通覽者世間比有著文者歷世希然近者劉子政父子楊子雲桓君山其猶文武周公並出一時也其餘直有往往而然譬珠玉不可多得以其珍也故夫能說一經者為儒生博覽古今者為通人采掇傳書以上書奏記者為文人能精思著文連結篇章者為鴻儒故儒生過俗人通人勝儒生文人踰通人鴻儒超文人故夫鴻儒所謂超而又超者也以超之奇退與儒生相料文軒之比於敝車錦繡之方於縕袍也其相過遠矣如與俗人相料太山之巔墆長狄之項跖不足以喻故夫丘山以土石為體其有銅鐵山之奇也銅鐵既奇或出金玉然鴻儒世之金玉也奇而又奇矣奇而又奇才相超乘皆有品差儒生說名於儒門

通俗人遂也或不能說一經教誨後生或帶徒聚衆說論洞溢稱爲經明或不能成牘治一說或能陳得失奏便宜言應經傳文如星月其高第若谷子雲唐子高者說書於牘奏之上不能連結篇章或抽列古今紀著行事若司馬子長劉子政之徒累積篇第文以萬數其過子雲子高遠矣然而因成紀前無胸中之造若夫陸賈董仲舒論說世事由意而出不假取於外然而淺露易見觀讀之者猶曰傳記陽成子長作樂經揚子雲作太玄經造於助思極窅冥之深非庶幾之才不能爲也孔子作春秋二子作兩經所謂卓爾蹈孔子之跡鴻茂參貳聖之才者也王公子問於桓君山以揚子雲君山對曰漢興以來未有此人君山差才可謂得高下之實矣采玉者心羨於玉鑽龜者知神於龜能差衆儒

之才累其高下賢於所累又作新論論世間事辯照然否虛妄之言僞飾之辭莫不證定彼子長子雲說論之徒君山爲甲自君山以來皆爲鴻眇之才故有嘉令之文筆能著文則心能謀論文由胸中而出心以文爲表觀見其文奇偉俶儻可謂得論也由此言之繁文之人人之傑也有根株於下有榮葉於上有實核於內有皮殼於外文墨辭說士之榮葉皮殼也實誠在胸臆文墨著竹帛外內表裏自相副稱意奮而筆縱故文見而實露也人之有文也猶禽之有毛也毛有五色皆生於體苟有文無實是則五色之禽毛妄生也選士以射心平體正執弓矢審固然後射中論說之出猶弓矢之發也論之應理猶矢之中的夫射以矢中效巧論以文墨驗奇奇巧俱發於心其實一也文有深指巨略君

臣治術身不得行口不能紲表著情心以明己之必能爲之也孔子作春秋以示王意然則孔子之春秋素王之業也諸子之傳書素相之事也觀春秋以見王意讀諸子以睹相指故曰陳平割肉丞相之端見孫叔敖決期思令尹之兆著觀讀傳書之文治道政務非徒割肉決水之占也足不彊則跡不遠鋒不銛則割不深連結篇章必大才智鴻懿之俊也或曰著書之人博覽多聞學問習熟則能推類興文文由外而興未必實才學文相副也且淺意於華葉之言無根核之深不見大道體要故立功者希安危之際文人不與無能建功之驗徒能筆說之效也曰此不然周世著書之人皆權謀之臣漢世直言之士皆通覽之吏豈謂文非華葉之生根核推之也心思爲謀集札爲文情見於辭意驗

言商鞅相秦致功於霸作耕戰之書虞卿爲趙決計定說行退作春秋之思起城中之議耕戰之書秦堂上之計也陸賈消呂氏之謀與新語同一意桓君山易晁錯之策與新論共一思觀谷永之陳說唐林之宜言劉向之切議以知爲本筆墨之文將而送之豈徒雕文飾詞苟爲華葉之言哉精誠由中故其文語感動人深是故魯連飛書燕將自殺鄒陽上疏梁孝開牢書疏文義奪於肝心非徒博覽者所能造習熟者所能爲也夫鴻儒希有而文人比然將相長吏安可不貴豈徒用其才力游文於牒牘哉州郡有憂能治章上奏解理結煩使州郡連事有如唐子高谷子雲之吏出身盡思竭筆牘之力煩憂適有不解者哉古昔之遠四方辟匿文墨之士難得紀錄且近自以會稽言之周長生者文士之

之郊也在州為刺史任安舉奏在郡為太守孟觀上書事解憂除州郡無事二將以全長生之身（時用長生皆以文筆稱之故且為自己於祖）不尊顯非其才知少功力薄也二將懷俗人之節不能貴也使遭前世燕昭則長生已蒙鄒衍之寵矣長生死後州郡遭憂無舉奏之吏以故事結不解徵詣相屬文軌不尊筆疏不續也豈無憂上之吏哉乃其中文筆不足類也長生之才非徒銳於牒牘也作洞歷十篇上自黃帝下至漢朝鋒芒毛髮之事莫不紀載與太史公表紀相似類也上通下達故曰洞歷然則長生非徒文人所謂鴻儒者也前世有嚴夫子後有吳君商末有周長生白雉貢於越暢草獻於宛雍州出玉荊揚生金珍物產於四遠幽遼之地未可言無奇人也孔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文王之文在孔子孔子之文在仲舒仲舒既

歿豈在長生之徒與何言之卓殊文之美麗也唐勒宋玉亦楚文人也竹帛不紀者屈原在其上也會稽文才豈獨周長生哉所以末論列者長生尤踰出也九州多山而華岱為嶽四方多川而江河為瀆者華岱高而江河大也長生州郡高大者也同姓之伯賢舍而譽他族之孟未為得也長生說文辭之伯文人之所共宗獨紀錄之春秋記元於魯之義也俗好高古而稱所聞前人之業菜果甘甜後人新造蜜酪辛苦長生家在會稽生在今世文章雖奇論者猶謂稗於前人天稟元氣人受元精豈為古今者差殺哉優者為高明者為上實事之人見然否之分者睹非卻前退置於後見是推今進置於古心明知昭不惑於俗也班叔皮續太史公書百篇以上記事詳悉義淺理備觀讀之者以為甲而太史公乙子男孟堅為尚書郎文比叔皮非徒五百里也乃夫周召魯衛之謂也苟可高古而班氏父子不足紀也周有郁郁之文者在百世之末也漢在百世之後文論辭說安得不茂喻大以小推民家事以睹王廷之義廬宅始成桑麻纔有居之歷歲子孫相續桃李梅杏菴丘蔽野根莖眾多則華葉繁茂漢氏治定久矣土廣民眾義興事起華葉之言安得不繁夫華與實俱成者也無華生實物希有之山之禿也孰其茂也地之瀉也孰其滋也文章之人滋茂漢朝者乃夫漢家熾盛之瑞也天晏列宿煥炳陰雨日月蔽匿方今文人並出見者乃夫漢朝明明之驗也高祖讀陸賈之書歎稱萬歲徐樂主父偃上疏徵拜郎中方今未聞膳無苦酸之肴口所不甘味手不舉以啖人詔書每下文義經

四釋語書斐然郁郁好文之明驗也上書不實核著書無義指萬歲之聲徵拜之恩何從發哉飾面者皆欲為好而運目者希文音者皆欲為悲而驚耳者寡陸賈之書未奏徐樂主父之策未聞群諸瞽言之徒言事粗醜文不美潤不指所謂文辭淫滑不被濤沙之謫幸矣焉蒙徵拜為郎中之寵乎

前略言有材貴能用不則深入駭谿寮中矣至貴通既見賓一顧下者便非至文須自成機杼乃為絕構至谷子雲既倚步表勝如登七級浮屠至樂經太玄經既見劉歆之軋茁長吉之聲可亦是二子者源未可輕議至繁文之人既是仲任自寫其照不嫌頰上三毛矣後來漢在百世之後既取精多用物宏文始大暢未既見為學如獵

既系應用，自不妨仲任文。時而月下從餘，船音滿耳；時而朝暾晃耀，萬象光昭。文人之雄乎。鍾伯敬

狄梁篇　王一寬

聖賢方節而行，無針錐之銳，固安能自穿取暢達之功乎。夫內累於揣中之知，外動於禮義之操，不敢妄進苟取，故有稽留之難。彼凡物仆僵者，足又在上；賢儒不遇，仆廢於世，蹶足之吏皆在其上。東方朔曰：目不在面而在於足，救昧不給，能何見乎。頡頏共髮浹，往知矣。汲黯謂武帝曰：陛下用吏如積薪矣，後來者居上。原汲黯之言，察東方朔之語，獨以非俗吏之得地，賢儒之失職哉。觀鷹飛輕於鳳凰，兔走疾於麒麟，蟲躍躁於雲鵬，蛇騰俠於神龍。呂望之徒，白首乃顯；百里奚之知，明於黃髮。深為國謀，因為王輔，皆夫沉重難進之人也。輕躁早成，禍害暴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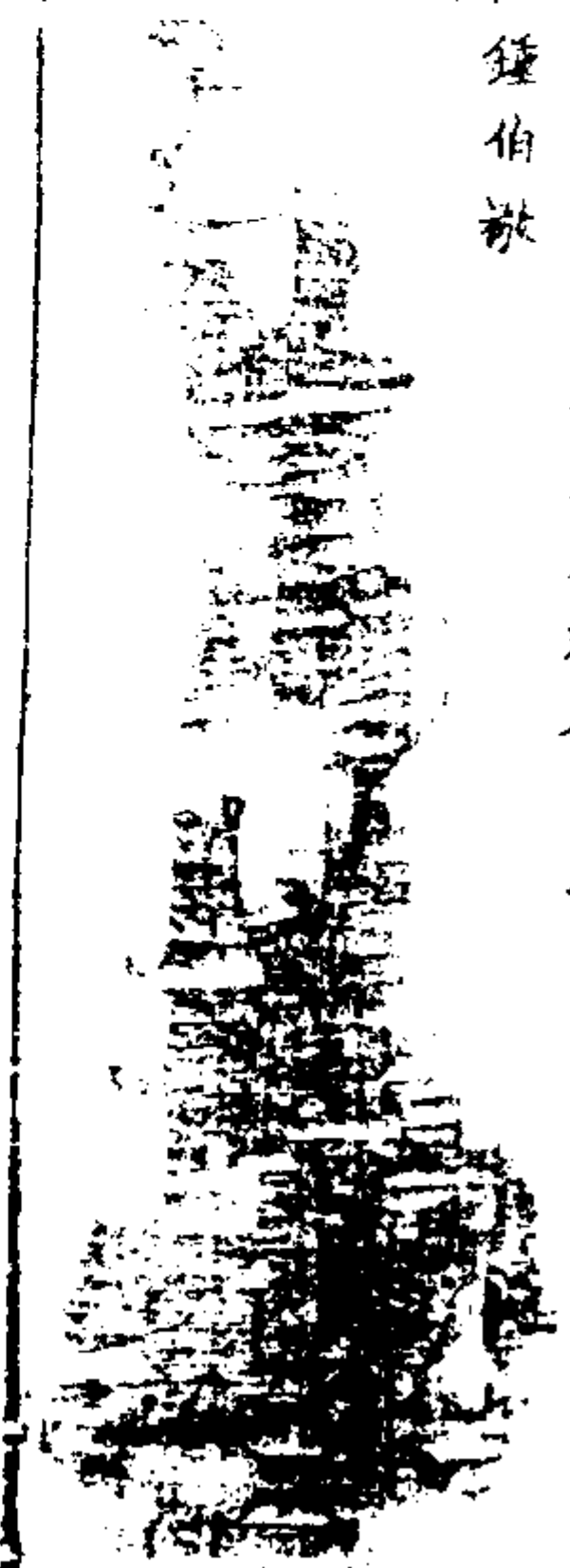
我太祖之於方正學也，欲老其材而用之。狄梁公之薦張柬之也，曰：其人老矣，宜及時而用之。古今明主賢相，欲其老，又未嘗不惜其老。有得於中，深察感通，讀斯文者良足自慰。陳明卿

譴告篇　　王充

凡物能相割截者必異性者也能相奉成者必同氣者也是故離下兌上曰革革更也火金殊氣故能相革如俱火而皆金安能相成屈原疾楚之臭洿故稱香潔之辭漁父議以不隨俗故陳沐浴之言凡相溷者或教之薰隧或令之負豕二言之於除臭洿也孰是孰非非有不易少有以益夫用寒溫非刑賞也能易之乎西門豹急佩韋以自寬董安于緩帶弦以自促二賢知佩帶變己之物而以攻身之短夫至明矣人君失政不以他氣譴告變易反隨其誤就起其氣此則皇天用意不若二賢審也楚莊王好獵樊姬為之不食鳥獸之肉秦繆公好淫樂華陽后為之不聽鄭衛之音二姬非兩主拂其欲而不順其行皇天非賞罰而順其操而渥其氣此蓋皇天之德不若婦人賢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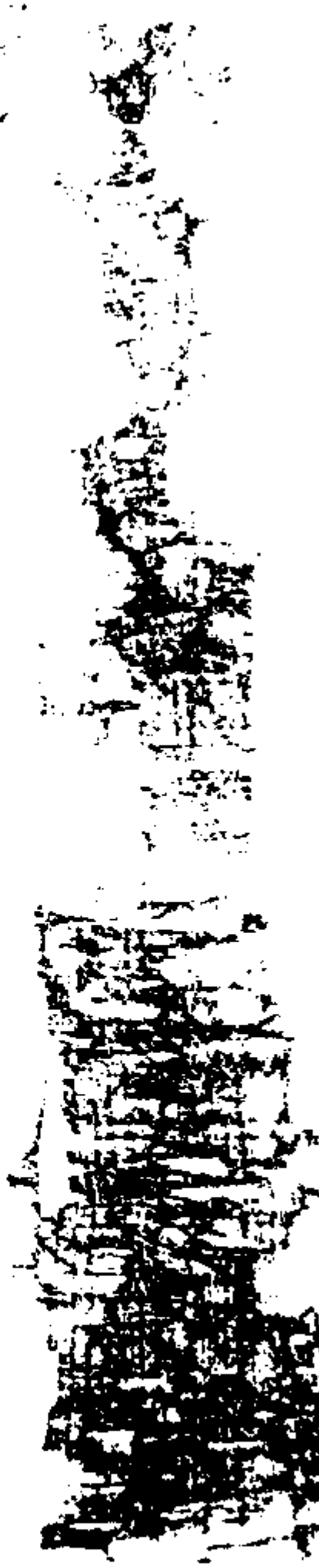
倒跌語蹶於昌辭　鍾伯敬

東漢文　　論衡譴告篇　　四五

亂龍篇　　王充

董仲舒申春秋之雩設土龍以招雨其意以雲龍相致易曰雲從龍風從虎以類求之故設土龍陰陽從類雲雨自至儒者或問曰夫易言雲從龍者謂真龍也豈謂土哉楚葉公好龍牆壁盤盂皆畫龍必以象類為若真是則葉公之國常有雨也　禮盡雷樽象雷之形雷樽不聞能致雷土龍安能而動雨　匈奴敬畏郅都之威刻木象郅都之狀交弓射之莫能一中不知都之精神在形象耶亡將匈奴敬畏精神在木也如都之精神在形象天龍之神亦在土龍如匈奴精在於木則雩祭者之精亦在土龍　仲舒覽見深淵之事不妄設土龍之象果有狀也龍暫出水雲雨乃至古者畜龍御龍常存無雲雨猶舊交相淵遠寧然相見歡欣歌哭或至悲泣涕偃伏少久則出行各恍惚矣

出沒罕測目逆神蕩妙處似不在辯土龍　鍾伯敬

東漢文　　論衡亂龍篇　　四六

講瑞篇　　王充

儒者之論自說見鳳皇騏驎而知之何則案鳳皇騏驎之象又春秋獲麟文曰有麇而角麇而角者則是騏驎矣其見鳥而象鳳皇者則鳳皇矣黃帝堯舜周之盛時皆至鳳皇孝宣帝之時鳳皇集於上林後又於長樂之宮東門樹上高五尺文章五色周獲麟麟似麇而角武帝之麟亦如麇而角如有大鳥文章五色獸狀如麇首戴一角考以圖象驗之古今則鳳麟可得審也夫鳳皇鳥之聖者也騏驎獸之聖者也五帝三王皋陶孔子人之聖也十二聖相各不同而欲以麇戴角則謂之騏驎相與鳳皇象合者謂之鳳皇如何夫聖鳥獸毛色不同猶十二聖骨體不均也戴角之相猶戴午也顓頊戴午堯舜必未然今魯所獲麟戴角

即後所見麟未必戴角也如用魯所獲麟求知世間之麟則必不能知也何則毛羽骨角不合同也假令不同或時似類未必真是虞舜重瞳王莽亦重瞳晉文騈脅張儀亦騈脅如以骨體毛色比則王莽虞舜而張儀晉文也有若在魯最似孔子孔子死弟子共坐有若問以道事有若不能對者何也體狀似類實性非也今五色之鳥一角之獸或時似類鳳皇騏驎其實非真而說者欲以骨體毛色定鳳皇騏驎誤矣是故顏淵庶幾不似孔子有若恆庸反類聖人由是言之或時真鳳皇騏驎骨體不似恆庸鳥獸毛色類真知之如何儒者自謂見鳳皇騏驎輒而知之則是自謂見聖人輒而知之也皋陶馬口孔子反宇設後輒有知而絕殊馬口反宇尚未可謂聖何則十二聖相不同前聖之相難以照後聖也骨法不同姓名不等身形殊狀生出異土雖復有聖何如知之桓君山謂揚子雲曰如後世復有聖人徒知其才能之勝己多不能知其聖與非聖人也子雲曰誠然夫聖人難知知能之美若桓揚者尚復不能知世儒懷庸庸之知齎無異之議見聖不能知可保必也夫不能知聖則不能知鳳皇與騏驎世人名鳳皇騏驎何用自謂能之乎夫上世之名鳳皇騏驎聞一鳥獸之奇者耳毛角有奇又不妄翔苟遊與鳥獸爭飽則謂之鳳皇騏驎矣世人之知聖亦猶此也聞聖人人之奇者身有奇骨知能博達則謂之聖矣及其知之非卒見暫聞而輒名之為聖也與之偃伏從文受學然後知之何以明之子貢事孔子一年自謂過孔子二年自謂與孔子同三年自知不及孔子當一年二年之時未

知孔子聖也三年之後然乃知之以子貢知孔子三年乃定世儒無子貢之才其見聖人不從之學任倉卒之視無三年之接自謂知聖誤矣少正卯在魯與孔子並孔子之門三盈三虛唯顏淵不去顏淵獨知孔子聖也夫門人去孔子歸少正卯不徒不能知孔子之聖又不能知少正卯門人皆惑子貢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子為政何以誅之孔子曰賜退非爾所及夫才能知佞若子貢尚不能知聖世儒見聖自謂能知之妄也夫以不能知聖言之則亦知其不能知鳳皇與騏驎也使鳳皇羽翮長廣騏驎體高大則見之者以為大鳥巨獸耳何以別之如必以巨大別之則其知聖人亦宜以巨大春秋之時鳥有爰居不可以為鳳皇長狄來至不可以為聖人然則鳳皇騏驎與鳥獸等也世人見之何

用知之知以中國無有從野外來而知之則是鸛鵒同也鸛鵒非中國之禽也鳳皇騏驎亦非中國之禽獸也皆非中國之物儒者何以謂鸛鵒惡鳳皇騏驎善乎或曰孝宣之時鳳皇集於上林群鳥從上以千萬數以其衆鳥之長聖神有異故群鳥附從如見大鳥來集群鳥附之則是鳳皇鳳皇審則定矣夫鳳皇與騏驎同性鳳皇見群鳥從騏驎見衆獸亦宜隨案春秋之麟不言衆獸隨之宣帝武帝皆得騏驎無衆獸附從之文如以騏驎為人所獲附從者散鳳皇人不獲自來蜚翔附從可見書曰簫韶九成鳳皇來儀大傳曰鳳皇在列樹不言群鳥從也豈宜帝所致者異與或曰記事者失之唐虞之君鳳皇實有附從上世久遠記事遺失經書之文未足以實也夫實有而記事者失之亦有實無而記事者生之夫如是儒書之文難以實事案附從以知鳳皇未得實也且人有佞猾而聚者鳥亦有佞黠而從群者當唐虞之時鳳慇愍宣帝之時從黙乎何其俱有聖人之德行動作之操不均同也無鳥附從或時是鳳皇群鳥附從或時非也君子在世清節自守不廣結從出入動作人不附從衆循之人任使用氣往來進退進退士衆雲合夫鳳皇君子也隨多於效鳳皇是案黠為君子也歌曲彌妙和者彌寡行操益清交若益鮮鳥獸亦然必以附從效鳳皇是焉和多為妙曲也龍與鳳皇為比類宣帝之時黃龍出於新豐群蛇不隨神雀鸞鳥皆衆鳥之長也其仁聖雖不及鳳皇然其從群鳥亦宜數十信陵孟嘗食客三千稱為賢君漢將軍衛青及將軍霍去病門無一客亦稱名將太史公曰盜跖

橫行聚黨數千人伯夷叔齊處首陽山曰獸之擬與人相似人之儔衆不足以別賢以為附從審鳳皇如何或曰鳳皇騏驎大平之瑞也太平之際見來至也然亦有未太平而來至也鳥獸奇骨異毛卓絕非常則是矣何為不可知鳳皇騏驎通常以太平之時來至者春秋之時騏驎嘗嫌於王孔子而至光武皇帝生於濟陽鳳皇來集夫光武始生之時成哀之際也時未太平而鳳皇至如以自為光武有聖德而來至則為聖王始生之瑞不為太平應也嘉瑞或應太平或為始生其實難知獨以太平之際驗之如何或曰鳳皇騏驎生有種類若龜龍有種類矣龜故生龜龍故生龍形色小大不異於前者也見之又察其子孫何為不可知夫恒物有種類瑞物無種適生故曰德應龜龍然也人聖神龜靈龍而別之乎宋元王之時漁者網得神龜焉漁父不知其神也方今世儒漁父之類也以漁父而不知神龜則亦知夫世人而不知靈龍也龍或時似乎蛇或時似龍韓子曰馬之似鹿者千金良馬似鹿神龍或時似蛇如審有類形色不異王莽時有大鳥如馬五色龍文與衆鳥數十集于沛國新縣宣帝時鳳皇集于地高五尺與言如馬身高同矣文章五色與言五色龍文物色均矣衆鳥數十與言與集附從等也如以宣帝時鳳皇体色衆鳥附從安知鳳皇則王莽所致鳥鳳皇也如審是王莽致之是非瑞也如非鳳皇体色附從何為均等且瑞物皆起和氣而生生於常類之中而有詭異之性則為瑞矣故夫鳳皇之至也猶赤鳥之集也謂鳳皇有種亦鳥從有類乎嘉禾醴泉甘露嘉禾生於禾中

同而欲□當□時所見鳳皇高五尺文章五色准前況後當復出咸

皇謂與之同類者後當復出見之鳳皇騏驎必已不與前世見出者相

似類而世儒之謂見而輒知之奈何魯人得麟不敢正名麟曰有麏

而角者誠無以知也武帝使謁者終軍議之終軍曰野禽并角明天

下同本也不正名麟而言野禽者終軍亦疑無以審也當今世儒之知

不能過終軍與終軍共見鳳皇騏驎必從而疑之非恒之鳥獸耳何能

審其鳳皇騏驎乎以體色言之未必等以鳥獸隨從多者來必書以希

見言之有鸜鵒來以相奇言之聖人有奇骨體賢者亦有奇骨聖賢俱

奇人無以別由賢聖言之聖鳥聖獸亦與恒鳥庸獸俱有奇怪聖人賢

者亦有知而絕殊骨無異若聖賢鳥獸亦有仁善廉清体無奇骨世哉

有富貴不聖身有骨為富貴表不為聖賢驗然則鳥亦有五采獸有角

而無仁聖者夫如是上世所見鳳皇騏驎何知其非恒鳥獸今之所見

鸜鵒之屬安知非鳳皇騏驎也方今聖世堯舜之主流布道化仁聖之

物何為不生或時以有鳳皇騏驎亂於鵲鶵世人不知美醜隱在

吾中之楚王令尹不能知故有抱玉泣血之痛今或時鳳皇騏驎以仁聖

之性隱於恒毛庸羽無一角五色表之世人不之知猶玉在石中也何

用審之為此論草於永平之初時來有瑞其孝明宣惠衆瑞並至元

和章和之際孝章耀德天下和洽嘉瑞奇物同時俱應鳳皇騏驎連出

重見盛於五帝之時此篇已成故不得載或問曰講瑞謂鳳皇騏驎難

知世瑞不能別今孝章之所致鳳皇騏驎不可得知乎曰五鳥之記四

方中央皆有大鳥其出衆鳥附從小大毛色類鳳皇實難知也故夫世

瑞不能別別之如何以政治時王之德不及唐虞之時其鳳皇騏驎目

不說見然而唐虞之瑞必真是者堯之德明也孝宣比堯舜天下太平

龍聖蔡化仁道施行鳥獸仁者感動而來瑞物小大毛色足異必不同

類以政治之得失生之明闇準況衆瑞無非真者事或難知而易曉其

此之謂也又以非露驗之非緣和氣所生也露無故而非和氣獨已至

矣和氣至非露降德洽而衆瑞湊案永平以來訖於章和甘露常降故

知衆瑞皆是而鳳皇騏驎皆真也

此篇每遇駮處便矯肆可喜至乎真偽相錯亡稍甚眼而鳥有羨居

一段所謂正襟危坐忽生雜劇令玩者起舞鳳戀忽一段拈來小巧

皆草盆魚亦復有致中說至人至物本無種類稠氣跌宕及魯晢生

參段則花柳施粧當勝金谷鷹變為鳩既見有情化無情無情化有

情無際中之一班耳惜之筆力矯悍鏦金鏗而斷矢鼓矣 鍾伯敬

指瑞

儒者說鳳皇騏驎為聖王來，以為鳳皇騏驎，仁聖禽也，思慮深，避害遠，中國有道則來，無道則隱。稱鳳皇騏驎之仁知者，欲以褒聖人也，非聖人之德，不能致鳳皇騏驎。此言妄也。夫鳳皇騏驎聖，聖人亦聖。聖人恓恓憂世，鳳皇騏驎亦宜率教。聖人游於世間，鳳皇騏驎亦宜與鳥獸會，何故遠去中國，處於邊外？豈聖人濁，鳳皇騏驎清哉？何其聖德俱而操不同也？如以聖人者當隱乎，十二聖宜隱；如以聖人者當見，鳳驎亦宜見。如以仁聖之禽，思慮深，避害遠，則文王拘於羑里，孔子厄於陳蔡，非也。文王孔子，仁聖之人，憂世憫民，不圖利害，故其有仁聖之知，遭拘厄之患。凡人操行，能修身正節，不能禁人加非於己。案人操行，莫能過聖人，聖人不能自免於厄，而鳳驎獨能自全於世，是鳥獸之操賢於聖人也。且鳥獸之知，不與人通，何以能知國有道與無道也？人同性類，好惡均等，尚不相知；鳥獸與人異性，何能知之？人不能知鳥獸，鳥獸亦不能知人，兩不能相知，鳥獸為愚於人，何以反能知之？儒者咸稱鳳皇之德，欲以表明王之治，反令人有不及鳥獸，論事過情，使實不著。且鳳驎豈獨為聖王至哉？孝宣皇帝之時，鳳皇五至，騏驎一至，神雀、黃龍、甘露、醴泉，莫不畢見，故有五鳳、神雀、甘露、黃龍之紀。使鳳驎審為聖王見，則孝宣皇帝聖人也；如孝宣帝非聖，則鳳驎為賢來也。為賢來，則儒者稱鳳皇騏驎，失其實也。鳳皇騏驎為堯舜來，亦為宣帝來矣。夫如是，為聖且賢也。儒者說聖太隆，則論鳳驎亦過其實。春秋曰：西狩獲死驎，人以示孔子。孔子曰：孰為來哉！孰為來哉！反袂拭面，泣涕沾襟。儒者說之，以為天以驎命孔子，孔子不王之聖也。夫驎為聖王來，孔子自以不王，而時王魯君無感驎之德，怪其來而不知所為，故曰：孰為來哉！孰為來哉！知其不為治平而至，為己道窮而來，望絕心感，故涕泣沾襟。以孔子言孰為來哉，知驎為聖王來也。曰：前孔子之時，世儒已傳此說，孔子聞此說而希見其物也，見驎之至，怪所為來。實者驎至，無所為來，常有之物也，行邊澤之中，而魯國見其物，遭獲之也。孔子見驎之獲，獲而又死，則自比於驎，自謂道絕不復行，將為小人所獲也。故孔子見驎而自泣者，據其見得而死也，非據其本所為來也。然則驎之至也，自與獸會聚也；其死，人殺之也。使驎有知，為聖王來，時無聖王，何為來乎？思慮深，避害遠，何故為魯所獲殺乎？夫以時無聖王而驎至，知不為聖王來也；為魯所獲殺，知其避害不能遠也。聖獸不能自免於難，聖人亦不能自免於禍。禍難之事，聖者所不能避，而云鳳驎思慮深，避害遠，妄也。且鳳驎非生外國也，中國有聖王乃來至也，生於中國，長於山林之間，性廉見希，人不得害也，則謂之思慮深，避害遠矣。生與聖王同時，行與治平相遇，世間謂之聖王之瑞，為聖來矣。剝巢破卵，鳳皇為之不翔；焚林而畋，漉池而漁，龜龍為之不遊。鳳皇、龜龍之類也，皆生中國，與人相近。巢剝卵破，鳳凰不翔；林焚池漉，伏匿不遊，無遠去之文，何以知其在外國也？龜龍鳳皇同一類也，希見不害，謂在外國；龜龍希見，亦在外國矣。孝宣皇帝之時，鳳皇、騏驎、黃龍、神雀皆至，其至同時，則其性行相似類，則其

生出宜同類矣龍不生於外國外國亦有龍鳳麟不生外國外國亦有鳳麟然則中國亦有未必外國之鳳麟也人見鳳麟希見則曰在外國見湛太平則曰為聖王來夫鳳皇麒麟之至也（醴泉朱草五証）猶醴泉之出朱草之生也謂鳳皇在外國聞有道而來醴泉朱草何知而生於太平之時醴泉朱草和氣所生然則鳳皇麒麟亦和氣所生也和氣生聖人聖人生於衰世物生為瑞人生為聖同時俱然時其長大相逢遇矣衰世亦有和氣和氣時生聖人聖人生於衰世衰世亦時有鳳麟也孔子生於周之末世麒麟見於魯之西澤光武皇帝生於成哀之際鳳皇集於濟陽之地聖人聖物生於盛衰世聖王遭見聖物猶吉命之人逢吉祥之類也其實相遇非相為出也夫鳳麟之來與白魚赤烏之至無以異也魚鳥

東漢文　論衡指瑞　（白魚赤烏六○証）　五八

自躍王舟逢之火偶爲烏王仰見之非魚聞武王之德而入其舟烏知周家當起集於王屋也謂鳳麟為聖王來是謂魚烏為武王至也王者受富貴之命故其動出見吉祥異物見則謂之瑞瑞有小大各以所見定德薄厚若夫白魚赤烏小物小安之兆也鳳皇麒麟大物太平之象也故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不見太平之象自知不遇太平之時矣且鳳皇麒麟何以為太平之象鳳皇麒麟仁聖之禽也仁聖之物至天下將為仁聖之行矣尚書大傳曰高宗祭成湯之廟有雉（雉於尚書卜証）升鼎耳而鳴高宗問祖乙祖乙曰遠方君子殆有至者祖乙見雉有似君子之行今從外來則曰遠方君子將有至者矣夫鳳皇麒麟猶雉也其來之象亦與雉同孝武皇帝西巡狩得白麟一角而五趾又有木枝

出復合於本武帝議問羣臣謂者終軍曰野禽并角明同本也衆枝內附示無外也如此瑞者外國宜有降者是若應殆且有解編髮削左衽襲冠帶而蒙化焉其後數月越地有降者匈奴名王亦將數千人來降竟如終軍之言終軍之言得瑞應之實矣推此以況白魚赤烏猶此類也魚木精白者殷之色也烏者孝鳥赤者周之應氣也先得白魚後得赤烏殷之統絕色移在周矣據魚烏之見以占武王則知周之必得天下也世見武王誅紂出遇魚烏則謂天用魚烏命使武王誅紂事相似類其實非也春秋之時鸜鵒（鸜鵒來巢九○証）來巢占者以為凶夫野鳥來巢魯國之都且為丘墟昭公之身且出奔也（服鳥十証）後昭公為季氏所攻出奔於齊出不歸魯賈誼為長沙太傅服鳥集舍發書占之云服鳥入室主人當去其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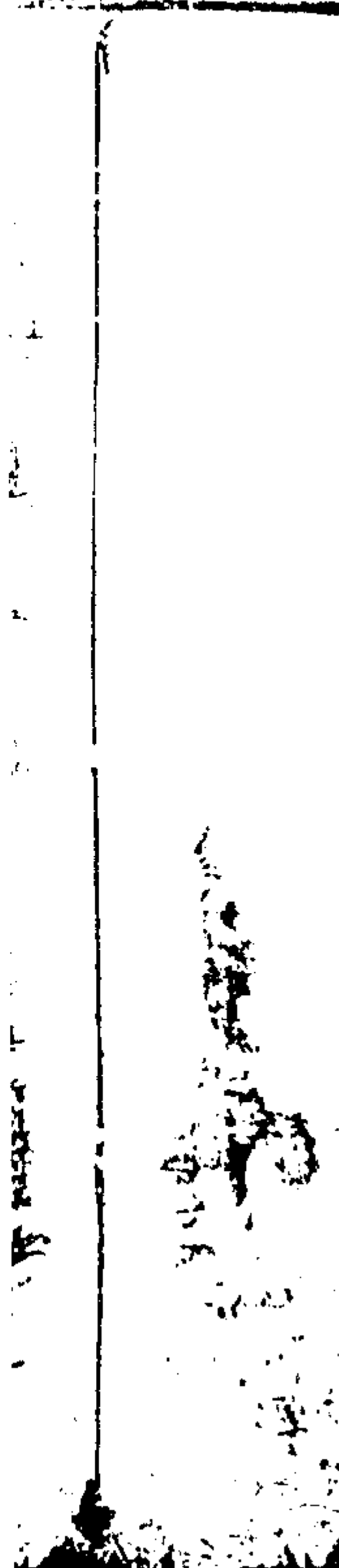
東漢文　論衡指瑞　五九

賈誼竟去野鳥雖殊其占不異夫鳳麟之來與野鳥之巢服鳥之集無以異也是鸜鵒之巢服鳥之集偶巢適集占者因其野澤之物巢集城宮之內則見魯國且凶傳舍人不吉之瑞矣非鸜鵒服鳥知二國禍福至而故為之巢集也王者以天下為家家人將有吉凶之事而吉凶之兆豫見於人知者占之則知吉凶將至非吉凶之物有知故為吉凶之人來也猶蓍龜之有兆數矣（蓍龜○十○一○証）龜兆蓍數常有吉凶吉人卜筮與吉相逢凶人與凶相逢非蓍龜神靈知人吉凶出兆見數以告之也虛居卜筮前無過客猶得吉凶然則天地之間常有吉凶吉凶之物來至自當與吉凶之人相逢遇矣或言天使之所為也夫巨大之天使細小之物音語不通情指不達何能使物物亦不為天使其來神怪若天使之則謂

天地氣交夏后孔甲畋于首山天雨晦冥入于民家主人方乳或曰后來之是子必大貴或曰不勝之子必有殃夫孔甲之入民室也偶遭雨而廕庇也非知民家將生子而其子必凶為之至也既至人占則有吉凶矣夫吉凶之物見於王朝若入民家猶孔甲遭雨入民室也孔甲不知其將生子為之故到謂鳳皇諸瑞有知應吉而至誤矣

文勢一紙帆挽合無粘滯亦如鳳鳥之翩翩其合聚隣嶸在背凝止呂黎雖流有此等筆力

是應篇

王充

儒者論太平瑞應皆言氣物卓異朱草醴泉翔鳳甘露景星嘉禾萐脯蓂莢屈軼之屬又言山出車澤出舟男女異路市無二價耕者讓畔行者讓路頒白不提挈關梁不閉道無虜掠風不鳴條雨不破塊五日一風十日一雨其盛茂者致黃龍騏驎鳳皇夫儒者之言有溢美過實瑞應之物或有或無夫言鳳皇騏驎之屬大瑞較然不得增飾其小瑞徵應恐多非是夫風氣雨露本當和適言其鳳翔甘露風不鳴條雨不破塊可也言其五日一風十日一雨褒之也風雨雖適不能五日十日正如其數言男女不相干市價不相欺可也言其異路無二價褒之也太平之時豈更為男女各作道哉不更作道一路而行安得異乎太平之時無商人則可如有必求便利以為業買物安肯不求賤賣貨安肯不求貴有求貴賤之心必有二價之語此皆有其事而褒增過其實也若夫萐脯蓂莢屈軼之屬殆無其物何以驗之說以實者太平無有此物儒者言萐脯生於庖廚者言廚中自生肉脯薄如萐形搖鼓生風寒涼食物使之不臭夫太平之氣雖和不能使廚生肉萐以為寒涼若能如此則能使五穀自生不須人為之也能使廚自生肉萐何不使飯自蒸於甑火自燃於竈乎凡生萐者欲以風吹食物也何不使食物自不臭何必生萐以風之乎廚中能自生萐則冰室何事而復伐冰以寒物乎人夏月操萐須手搖之然後生風從手握持以當疾風萐不鼓動[illegible]萐脯自鼓可也須風乃鼓不風不動從手風來自足以寒廚中之[illegible]

濱觿世言燕太子丹使日再中天雨粟烏白頭馬生角廚門象生肉足論之既虛則萐脯之語五應之類恐無其實儒者又言古者蓂莢夾階而生月朔日一莢生至十五日而十五莢於十六日日一莢落至月晦莢盡來月朔一莢復生王者南面視莢生落則知日數多少不須煩擾案日曆以知之也夫天既能生莢以為日數何不使莢有日名王者視莢之字則知今日名乎徒知日數不知日名猶復案曆然後知之是則王者視日則更煩擾不省蓂莢之生安能為福夫蓂草之實也猶豆之有莢也春夏未生其生必於秋末冬月隆寒霜雪霣零萬物皆枯儒者敢謂蓂莢達冬獨不死乎如與萬物俱生俱死莢成而以秋末是則季秋得察莢春夏冬三時不得察也且月十五日生十五莢於十六日莢落二十一日六莢落落莢棄殞不可得數猶當計未落莢以知日數是勞心苦意非善祐也使莢生於堂上人君坐戶牖間望察莢生以知日數匪謂善矣今云夾階而生生於堂下也王者之堂墨子稱堯舜高三尺儒家以為卑下假使之然高三尺之堂蓂莢生於階下王者欲視其莢不能從戶牖之間見也須臨堂察之乃知莢數夫起視堂下之莢孰與懸曆日於扆坐旁顧輒見之也天之生瑞欲以娛王者須起察乃知月數是生煩物以累之也且莢草也王者之堂旦夕所坐古者雖質宮室之中草生輒耘安得生莢而人得經月數之乎且凡數日一二者欲以紀識事也古有史官典曆主日王者何事而事數莢堯候四時之中命曦和察四星以占時氣四星至重猶不躬視而自察莢以數日也

者又言太平之時屈軼生於庭之末若草之狀主指佞人佞人入朝屈軼庭末以指之聖王則知佞人所在夫天能故生此物以指佞人不使聖王性自知之或佞人本不生出必復更生一物以指明之何天之不憚煩也聖王莫過堯舜堯舜之治最為平矣即屈軼已自生於庭之末佞人來輒指知之則舜何難於知佞人而使皋陶陳知人之術經曰知人則哲惟帝難之人含五常音氣交通且猶不能相知屈軼草也安能知佞如儒者之言是則太平之時草木踰賢聖也獄訟有是非人情有曲直何不并令屈軼指其非而不直者必苦心聽訟三人斷獄乎故夫屈軼之草或時無有而空言生或時實有而虛言能指假令能指或時草性見人而動古者質樸見草之動則言能指能指則言指佞人司南之杓投之於地其柄指南魚肉之蟲集地北行夫蟲之性然也今草能指亦天性也聖人因草能指宣言曰庭末有屈軼能指佞人百官臣子懷姦心者則各變性易操為忠正之行矣猶今府廷畫皋陶觟䚦也儒者說云觟䚦者一角之羊也性知有罪皋陶治獄其罪疑者令羊觸之有罪則觸無罪則不觸斯蓋天生一角聖獸助獄為驗故皋陶敬羊起坐事之此則神奇瑞應之類也曰夫觟䚦則復屈軼之語也羊本二角觟䚦一角體損於群不及眾類何以為奇鼈三足曰能龜三足曰賁案能與賁不能神於四足之龜鼈一角之羊何能聖於兩角之禽狌狌知往乾鵲知來鸚鵡能言天性能一不能為二或時觟䚦之性徒能觸人未必能知罪人皋陶欲神事助政惡受罪者之不厭服因觟䚦觸人則

神之欲人畏之不犯受罪之家沒齒無怨言也夫物性各自有所知以觟䚦能觸謂之為神則狌狌之徒皆為神也巫知吉凶占人禍福無不然者如以觟䚦謂之巫類則巫何奇而以為善斯皆人欲神事立化也師尚父為周司馬將師伐紂到孟津之上杖鉞把旄號其眾曰倉光倉光者水中之獸也善覆人舡因神以化欲令急渡不急渡倉光害汝則復觟䚦之類也河中有此異物時出浮揚一身九頭人畏惡之未必覆人之舟也尚父緣河有此異物因以威眾夫觟䚦之觸罪人猶倉光之覆舟也蓋有虛名無其實效也人畏怪奇故空褒增又言太平之時有景星尚書中候曰堯時景星見於軫夫景星或時五星也大者歲星太白也彼或時歲星太白行於軫度古質不能推步五星不知歲星

白何如狀見大星則謂景星矣詩又言東有啟明西有長庚亦或時復歲星太白也或時昏見於西或時晨出於東詩人不知則名曰啟明長庚矣然則長庚與景星同皆五星也太平之時日月精明五星日月之類也太平更有景星可復更有日月乎詩人俗人也中候之時質世也俱不知星王莽之時太白經天精如半月使不知星者見之則亦復名之曰景星爾雅釋四時章曰春為發生夏為長嬴秋為收成冬為安寧四氣和為景星夫如爾雅之言景星乃四時氣和之名也恐非著天之大星爾雅之書五經之訓故儒者所共觀察也而不信從更謂大星為景星豈爾雅所言景星與儒者之所說異哉爾雅又言甘露時降萬物以嘉謂之醴泉醴泉乃謂甘露也今儒者說之謂泉從地中出其味甘

若醴故曰醴泉二說相違實未可知案爾雅釋水泉章一見一否曰瀸檻泉正出正出涌出也沃泉懸出懸出下出也是泉出之異輒有異名使太平之時更有醴泉從地中出當於此章中言之何故反居釋四時章中言甘露為醴泉乎若此儒者之言醴泉從地中出又言甘露其味甚甜未可然也儒曰道至大者日月精明星辰不失其行翔風起甘露降雨濟而應一指謂之甘雨非謂雨水之味甘也推此以論甘露必謂其降下時適潤養萬物未必露味甘也亦有露甘味如飴蜜者俱太平之應非養萬物之甘露也何以明之案甘露如飴蜜者著於樹木不著五穀彼露味不甘者其下時土地滋潤流濕萬物洽沾濡溥由此言之爾雅且近得實緣爾雅之言驗之於物案味甘之露下著樹木察所著

之樹不能茂於所不著之木然今之甘露殆異於爾雅之所謂甘露欲驗爾雅之甘露以萬物豐熟災害不生此則甘露降下之驗也甘露下是則醴泉矣

褱瓊真如百寶扶蕪千絲鐵網而機迅体輕舞態合度勢無定姿文中飛仙散聖　鍾伯敬

自然篇

王充

夫曹參為相，若不為相，汲黯為太守，若郡無人。然而漢朝無事，淮陽刑錯者，參德優而黯威重也。計天之威德，孰與曹參汲黯，而謂天與王政隨而譴告之，是謂天德不若曹參厚，而威不若汲黯重也。

決天安得以筆墨而為圖書乎。天道自然，故圖書自成。

性性以人喻天，雖而不欲，拆諧而有味。 陳明卿

若不為相，若郡無人，可謂不勝其任矣。請一切村能人精着。雖伯敲

天道自然，故圖書自成。此等理解，已先宋儒周御程張諸公言之。

反勤

感類篇

王充

秋夏之際，陽氣尚盛，未嘗無雷雨也。故其拔木偃禾，頗為狀耳。當雷雨時，成王感懼，開金縢之書，見周公之功，執書泣過，自責之深。自責適已，天偶反風。書家則謂天為周公怒也。千秋萬夏，不絕雷雨。苟謂雷雨為天怒乎，是則皇天歲歲怒也。正月陽氣發泄，雷聲始動，秋夏陽至極而雷折。苟謂秋夏之雷為天大怒，正月之雷天小怒乎。雷為天怒，雨為恩施，使天為周公怒，徒當雷不當雨。今雨俱至，天怒且喜乎。

秦始皇帝東封岱嶽，雷雨暴至。劉媪息大澤，雷雨晦冥。始皇無道，自同前聖，治亂自謂太平，天怒可也。劉媪息大澤，夢與神遇，是生高祖，何怒於生聖人而為雷雨乎。

師曠奏白雪之曲，雷電下擊，鼓清角之音，風雨暴至。苟謂雷雨為天怒，天何憎於白雪清角，而怒師曠為之乎。夫天道無為，如天以雷雨責怒人，則亦能以雷雨殺無道。古無道者多，可以雷雨誅殺其身，必命聖人興師動軍，頓兵傷士，難以一雷行誅，輕以三軍攻戰。何天之不憚煩也。

慝謂可以垂戒，亦不必過詰其偽。 陳明卿

佚文篇

王充

永平中、神雀羣集、孝明詔上爵頌、百官頌上、文皆比瓦石、唯班固賈逵傅毅楊終侯諷五頌金玉、孝明覽焉、夫以百官之衆、郎吏非一、惟五人文善、非奇而何、孝武善子虛之賦、徵司馬長卿、孝成玩弄衆書之多、善揚子雲、出入遊獵、子雲乘從、使長卿桓君山子雲作吏、書所不能盈牘、文所不能成句、則武帝何貪、成帝何欲、故曰、玩揚子雲之篇、樂於居千石之官、挾桓君山之書、富於積猗頓之財、韓非之書、傳在秦庭、始皇歎曰、獨不得與此人同時、陸賈新語、每奏一篇、高祖左右、稱曰萬歲、夫歎思其人、與喜稱萬歲、豈可空為哉、誠見其美、驩氣發於內也、孝明世好文人、並徵蘭臺之官、文雄會聚、今上即命、詔求亡失、購募以金、安得不有好文之聲、唐虞既遠、所在書散、殷周頗近、諸子存焉、漢興以來、傳文未遠、以所聞見、伍唐虞而什殷周、煥炳郁郁、莫盛於斯、天晏、暘者星辰曉爛、人性奇者、掌文藻炳、漢今為盛、故文繁湊也、

望豐屋知名家、睹喬才知舊都、鴻文在國、聖世之驗也、孟子相人以眸子焉、心清則眸子瞭、瞭者目文瞭也、夫候國占人、同一實也、國君聖而文人聚、人心惠而目多采、蹂蹈文錦於泥塗之中、聞見之者、莫不痛心、知文錦之可惜、不知文人之當尊、不通類也、

揚子雲作法言、蜀富人齎錢千萬、願載於書、子雲不聽、夫富無仁義之行、圈中之鹿、欄中之牛也、安得妄載、班叔皮續太史公書、載鄉里人以為惡戒、邪人枉道、繩墨所彈、安得避諱、是故子雲不為財勸、叔皮不為恩撓、文人之筆、獨已公矣、賢聖定意於筆、筆集成文、文具情顯、後人觀之、見以正邪、安宜妄記、足蹈於地、跡有好醜、文集於禮、志有善惡、故夫占跡以睹足、觀文以知情、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論衡篇以十數、亦一言也、曰疾虛妄、

數段極力闡揚、若筆不能盡、末結以己意、全書精神一併透露、觀者莫徒悅其文辭、　張太來

紀妖篇

王充

師延自投濮水。形體腐於水中。精氣消於泥塗。安能復鼓琴。屈原自沈於江。屈原善著文。師延善鼓琴。如師延能鼓琴。則屈原能復書矣。楊子雲弔屈原。屈原何不報。屈原生時。文無不作。不能報子雲者。死為泥塗。手既朽無用書也。屈原手朽無用書。則師延指敗無用鼓琴矣。孔子當泗水而葬。泗水却之。世謂孔子神而能却泗水。孔子好教授。猶師延之好鼓琴也。師延能鼓琴於濮水之中。孔子何為不能教授於泗水也。側乎。

讀處入化。董玄豹

人失而為鬼。鬼勝而為妖。妖祥之見。損人不能勝鬼。而天地為之以氣示也。論衡紀妖。當非引怪以欺衆。托天以警人之頗。陳明卿

言毒篇

王充

諺曰。衆口鑠金。口者火也。五行二曰火。五事二曰言。言與火直。故云鑠金。道口之鑠。不言拔木熔火。必云鑠金。金制於火。火口同類也。夫深山大澤。龍蛇所生也。比之叔虎之母。者美色之人。懷毒螫也。生子叔虎。美有勇力。勇力所生。生於美色。禍難所發。由於勇力。火有光耀。木有容。貌。龍蛇東方木。含火精。故美色貌麗。膽附於肝。故生勇力。火氣猛。故多勇。木剛強。故多力也。生妖怪者。常由好色。為禍難者。常發勇力。為毒害者。皆在好色。美酒為毒。酒難多飲。蜂液為蜜。蜜難益食。勇夫強國。勇夫難近。好女說心。好女難畜。辯士快意。辯士難信。故美味腐腹。好色惑心。勇夫招禍。辯口致殃。四者世之毒也。辯口之毒。為害尤酷。何以明之。孔子見陽虎。却行。白汗交流。陽虎辯有口舌。口舌之毒。中人病也。人中諸毒。一身死之。中於口舌。一國潰亂。

指出至理微言。使我驚喜交集。陳明卿

祀義　王充

世信祭祀以為祭祀者必有福不祭祀者必有禍是以病作卜祟祟得脩祀祀畢意解意解病已執意以為祭祀之助勉奉不絕謂死人有知鬼神飲食猶相賓客賓客悅喜報主人恩矣其修祭祀是也信其事實非也實者祭祀之義主人自盡恩懃而已鬼神未必欲享之也何以明之今所祭者報功則緣生人為恩義耳何歆享之有今所祭死人死人無知不能飲食何以審其不能歆享飲食也夫天者體也與地同天有列宿地有宅舍宅舍附地之體列宿著天之形形體具則有口乃能食使天地有口能食祭食宜食盡如無口則無體無體則氣也若雲霧耳亦無能食如天地之精神若人之有精神矣以人之精神何宜歆食乎

人之體七八尺身大四五圍食斗食歠斗羹乃能飽足多者三四斗天地之廣大以萬里數圜丘之上一璽栗牛粢飴大羹不過數斛以此食天地天地安能飽天地用心猶人用意也人食不飽足則怨主人不報以德矣必謂天地審能飽食則夫古之郊者負天地山猶人之有骨節也水猶人之有血脈也故人食腸滿則骨節與血脈因以盛矣今祭天地則山川隨天地而飽今別祭山川以為異神是人食已更食骨節與血脈也社稷報生穀物之功萬民生於天地猶毫毛生於體也祭天地則社稷設其中矣人君重之故復別祭必以為有神是人之膚肉當復食也五祀初本在地門戶用木與土土木生於地井竈室中霤皆為於地祭地五祀設其中矣人君重之故復別祭必以為有神是食已當復

食形體也風伯雨師雷公是群神也風猶人之有吹喣也雨猶人之有精液也雷猶人之有腹鳴也三者附於天地祭天地三者在矣人君重之故別祭必以為有神則人吹喣精液腹鳴當復食也日月猶人之有目星辰猶人之有髮三光附天祭天三光在矣人君重之故復別祭必以為有神則人之食已復食目與髮也宗廟己之先也生存之時謹敬供養亦不敢不信故修祭祀緣先事死示不忘先五帝三王郊宗黃帝帝嚳之屬報功堅力不敢忘德未必有鬼神審能歆享之也夫不能歆享則不能神不能神則不能為福亦不能為禍禍福之起由於喜怒喜怒之發由於腹腸有腹腸者輒能飲食不能飲食則無腹腸無腹腸則無用喜怒無用喜怒則無用為禍福矣或曰歆氣不能食也夫歆之與

飲食一實也用口食之用口歆之無腹腸則無口無口無用食則亦無用歆矣何以驗其不能歆也人以祭祀有過不能即時犯也夫歆不用口則用鼻矣口鼻能歆之則目能見之目能見之則手能擊之今手不能擊則知口鼻不能歆之也或難曰宋公鮑之身有疾祝曰夜姑掌將事於厲者厲鬼執鐵而與之言曰何而粢盛之不膏也何而芻犧之不肥頑也何而珪璧之不中度量也而罪歟其罪之歟夜姑順色而對曰鮑身尚幼在襁褓不預知焉審是掌之厲鬼舉鐵而指之斃於壇下此非能言用手之驗乎曰夫夜姑之死未必厲鬼擊之也時命當死也妖象厲鬼象鬼之形則象鬼之言象鬼之言則象鬼而已矣何以明之夫鬼者神也神則先知先知則宜自見粢盛之不膏珪璧之決度犧牲

之體小則因以責讓夜姑以械擊之而已無為先問先問不知之故也不知不神之驗也（海市蜃樓人為豈雖可欺）不知不神則不能見體出言以械擊人也夜姑義[illegible]也引罪自予己故鬼擊之知無義而歸之鮑身則厲鬼將後以械捨鮑之身矣且祭祀不備神怒見體以殺犨祀如禮備神喜肯見體以食[illegible]主祭乎人有喜怒鬼亦有喜怒人不為怒者身存不為喜者身亡厲鬼之怒見體而罰宋國之祀必時中禮夫神何不見休以賞之乎夫怒喜不與人同則其賞罰不與人等（淸詐也罰未有）賞罰不與人等則其捨夜姑不可信也且夫歆者內氣也言者出氣也能歆則能言猶能吸則能呼矣如鬼神能歆則宜言於祭祀之上今不能言知不能歆一也凡能歆者口鼻通也使鼻鼽不通口鉗不開則不能歆矣人之死也口鼻腐朽安能復歆二也禮曰人死也斯惡之矣與尒異類故惡之也為尸不動朽敗滅亡其身不與生人同則知不與生人通矣身不同知不通其飲食不與人鈞矣胡越異類飲食殊味故之與生非直胡之與越也由此言之死人不歆三也當人之卧也置食物其旁不能知也覺乃知之知乃能食之夫死長卧不覺者也安能知食不能歆之四也或難曰祭則鬼享之何謂也曰言其修具謹潔粢牲肥香人臨見之意飲食之推己意以況鬼神鬼神有知必享此祭故曰鬼享之祀雞尚易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夫言東鄰不若西鄰言東鄰牲大福少西鄰祭少福多也今言鬼不享何以知其福有多少也曰此亦謂修具謹潔與不謹潔也紂殺牛祭不致其禮文王禴祭竭盡其敬夫禮不至則人非之禮敬盡則人

是之是之則無事多助非之則言行見畔見畔若祭不見享之禍多助若祭見歆之福非鬼為祭祀之故有喜怒也何以明之苟鬼神不當須人而食須人而食是不能神也信鬼神歆祭祀祭祀為禍福謂鬼神居處何如狀哉自有儲偫邪將以人食為飢飽也如自有儲偫儲偫必與人異不當食人之物如無儲偫則人朝夕祭乃可耳壹祭壹否則神壹飢壹飽壹飽壹飢則神壹怒壹喜矣且病人見鬼及臥夢與死人相見如人之形故其祭祀如人之食緣有飲食則宜有衣服故復以繒製衣以象生儀其祭如生人之食人欲食之冀鬼饗之其製衣也廣縱不過一尺若五六寸以所見長大之神貫一尺之衣其肯喜而加福於人乎以所見之鬼為審如人乎則其製衣宜若生人之服如以所製之衣審鬼衣之乎則所見之鬼宜如偶人之狀夫如是也鬼神未定厚禮事之安得福祐而堅信之乎

隨筆拈來吞吐雲霧掩映霏亹𤬪神情傳合意致淋漓也其云祭以人為主針針合拍筆花大放漏胎欲化矣所謂邊幅闊大可以翱翔九閭若仲任文恐可使之衙卧可使之醒非以爭勝耳至于辨難更無溺義 鍾伯敬

定賢篇　王充

人之舉事或意至而功不成事不立而勢貫山荊軻醫夏無且是矣荊軻入秦之計本欲劫秦王生致於燕邂逅不偶為秦所擒當荊軻之逐秦王秦王環柱而走醫夏無且以藥囊提荊軻既而天下名軻為烈士秦王賜無且金二百鎰夫為秦所擒生致之功不立藥囊提刺客益於救主然猶稱賞者意至勢盛也天下之士不以荊軻功不成不稱其義秦王不以無且無見效不賞其志志善不效成功義至不謀就事義有餘效不足志巨大而功細小智者賞之愚者罰之必謀功不察志論陰效不存陰計是則豫讓拔劍斬襄子之衣不足識也伍子胥鞭笞平王尸不足載也張良椎始皇誤中副車不足記也三者道地不便計畫不得有其勢而無其功懷其計而不得為其事是功不可以效賢三也

余以成敗論人九泉英雄一齊含笑　陳明卿

書解篇　王充

或曰士之論高何必以文答曰夫人有文質乃成物有華而不實有實而不華者易曰聖人之情見乎辭出口為言集札為文文辭施設實情敷烈夫文德世服也空書為文實行為德著之於衣為服故曰德彌盛者文彌縟德彌彰者人彌明大人德擴其文炳小人德熾其文斑官尊而文繁德高而文積華而皖者大夫之簀曾子寢疾命元起易由此言之衣服以品賢賢以文為差愚傑不別須文以立折非唯於人物亦咸然龍鱗有文於蛇為神鳳羽五色於鳥為君虎猛毛蚡蜦龜知背負文四者體不質於物為聖賢且夫山無林則為土山地無毛則為瀉土人無文則為樸人土山無麋鹿瀉土無五穀人無文德不為聖賢上天多文而后土多理二氣協和聖賢稟受法象本類故多文彩瑞應符命莫非文者晉唐叔虞魯成季友惠公夫人號曰仲子生而怪奇文在其手張良當貴出與神會老父授書卒封留侯河神故出圖洛靈故出書竹帛所記怪奇之物不出潢洿物以文為表人以文為基棘子成欲維文子貢譏之謂文不足奇者子成之徒也著作者為文儒說經者為世儒二儒在世未知何者為優或曰文儒不若世儒世儒說聖人之經解賢者之傳義理廣博無不實見故在官常位位最尊者為博士門徒聚眾招會千里身雖死亡學傳於後文儒為華淫之說於世無補故無常官弟子門徒不見一人身死之後莫有紹傳此其所以不如世儒者也答曰不然夫世儒說聖情共起並驗俱追聖人事殊而務同言異而義鈞

何以謂之文儒之說無補於世世儒業易為故世人學之多非事可析第故宮廷設其位文儒之業卓絕不循人寡其書業雖不講門雖無人書文奇偉世人亦傳彼虛說此實篇折累二者孰者為賢案古俊乂著作辭說自用其業自明於世世儒當時雖尊不遇文儒之書其跡不傳周公制禮樂名垂而不滅孔子作春秋聞傳而不絕周公孔子難以論言漢世文章之徒陸賈司馬遷劉子政楊子雲其材能若奇其稱不由人世傳詩家魯申公書家千乘歐陽公孫不遭太史公世人不聞夫以業自顯孰與須人乃顯夫能紀百人孰與廑能顯其名或曰著作者思慮間也未必材知出異人也居不幽思不至使著作之人總衆事之凡典國境之職汲汲忙忙或暇著作試使庸人積閑暇之思亦能成篇

文王日昃不暇食周公一沐三握髮何暇優游為麗美之文於筆札孔子作春秋不用於周也司馬長卿不預公卿之事故能作子虛之賦楊子雲存中郎之官故能成太玄經就法言使孔子得王春秋不作長卿子雲為相賦玄不工答曰文王日昃不暇食此謂演易而益卦周公一沐三握髮為周改法制而周道不弊孔子不作休思慮間也周法闊疏不可因也夫稟天地之文發於胸臆豈為閒作不暇日哉感偽起妄源流氣蒸管仲相桓公致於九合商鞅相孝公為秦開帝業然而二子之書篇章數十長卿子雲二子之倫也俱感故才並才同故業鈞皆士而各著不以思慮間也問事彌多而見彌博官彌劇而識彌泥居不幽則思不至思不至則筆不利器頓之人有幽室之思雖無憂不能著一字

人材有能無有不暇有無材而不能思無有知而不能著有鴻材欲作而無起細知以閑而能記蓋奇有無所因無有不能言兩有無所聯兼不暇造作

著書立言之士先要樹品不必喜其以言為功亦不必慮及以文為致世之讀呂覽鴻烈者祇以呂覽鴻烈讀之耳雖著書立言何為

助卿

對作　王充

或問曰、賢聖不空生、必有以用其心、上自孔墨之黨、下至荀孟之徒、教訓必作垂文何也、對曰、聖人作經、藝者傳記、匡濟薄俗、驅民使之歸實誠也、案六略之書、萬三千篇、增善消惡、割截橫拓、驅役遊慢、期便道善、歸正道焉、孔子作春秋、周民弊也、故采求毫毛之善、貶纖介之惡、撥亂世、反諸正、人道與王道備、所以檢押靡薄之俗者、悉具密致、夫防決不備、有水溢之害、綱紀不結、有獸失之患、是故周道不弊、則民不文薄、民不文薄、春秋不作、楊墨之學不亂、傳義則孟子之傳不造、韓國不小弱、法度不壞廢、則韓非之書不為、高祖不辦得天下、馬上之計未轉、則陸賈之語不奏、眾事不失實、凡論不壞亂、則桓譚之論不起、故夫賢聖之興文也、起事不空為、因因不妄作、作有益於化、化有補於正、故漢立蘭臺之官、校審其書、以考其言、董仲舒則道術之書、頗言災異政治所失、書成文具、表在漢室、主父偃嫉之、誣奏其書、天子下仲舒於吏、當謂之下愚、仲舒當死、天子赦之、夫仲舒言災異之事、孝武猶不罪而尊其身、況所論無觸忌之言、核道實之事、收故實之語乎、故夫賢人之在世也、進則盡忠宣化、以明朝廷、退則稱論貶說、以覺失俗、俗也不知還、則立道經為非、論者不追救、則迷亂不覺悟、是故論衡之造也、起眾書並失實、虛妄之言勝真美也、故虛妄之語不黜、則華文不見息、華文放流、則實事不見用、故論衡者、所以銓輕重之言、立真偽之平、非苟調文飾辭、為奇偉之觀也、其本皆起人間有非、故盡思極心、以譏世俗、世俗之性、好奇怪之語、說虛妄之文、何則、實事不能快意、而華虛驚耳動心也、是故才能之士、好談論者、增益實事、為美盛之語、用筆墨者、造生空文、為虛妄之傳、聽者以為真然、說而不舍、覽者以為實事、傳而不絕、不絕、則文載竹帛之上、不舍則誤入賢者之耳、至或南面稱師、賦姦偽之說、典城佩紫、讀虛妄之書、明辨然否、疾心傷之、安能不論、孟子傷楊墨之議、大奪儒家之論、引平直之說、褒是抑非、世人以為好辯、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今吾不得已也、虛妄顯於真、實誠亂於偽、世人不悟、是非不定、紫朱雜廁、瓦玉集糅、以情言之、豈吾心所能忍哉、衛驂乘者越職而呼車、惻怛發心、恐上之危也、夫論說者閔世憂俗、與衛驂乘者同一心矣、愁精神而幽魂、動胸中之靜氣、賊年損壽、無益於性、禍重於顏回、違負黃老之教、非人所貪、不得已、故為論衡、文露而旨直、辭姦而情實、其政務言治民之道、論衡諸篇、實俗間之凡人所能見、與彼作者無以異也、若夫九虛三增、論死訂鬼、世俗所久惑、人所不能覺也、人君遭弊、改教於上、人愚惑、作論於下、實得則上教從矣、冀悟迷惑之心、所知虛實之分、實虛之分定、而華偽之文滅、華偽之文滅、則純誠之化日以孳矣、

皆以博辯成文、不加修琢、尚是西漢之氣。

自紀　　王充

玉隱石間珠匿魚腹故為深覆及玉色剖於石心珠光出於魚腹其隱乎猶吾文未集於簡札之上藏於胸臆之中猶玉隱珠匿也及出荴露備王剖珠出乎爛若天文之照順若地理之曉嫌疑隱微盡可名處口則務在明言筆則務在露文高士之文雅言無不可曉指無不可賞觀讀之者曉然若盲之開目聆然若聾之通耳亨聯於耳則事昧爲心文察於目則篇留於手

不事艱深一味痛快使讀者了然於心口之際著書本意蓋如此

又勒

前漢書序

余嘗勸讀史記與學人父兄言之甚力但子弟十齡授誦十六傳工二十可巨擘詞林次亦稱伯山谷及閱漢書覆有進焉史記韻超布格剌舍敘事而漢書典重森嚴真廟廊之文也及余屢閱漢書又有進焉祢謂寄裁弘搆天上架樓臺耳繼再三味之芬芳有香氣覆張紅燈拭青

眼看長劍急弁漢書對其色慾
鬱絢爛是真色非設色蓋嘗謂
史記為古今大織手疊疊萬千
言澹雅若無言漢書為古今大
染局錦江濯紅艷壓光瑩皆莫

及焉得兩家之門而入者寡矣
學史記而誤是賈人抱布也學
漢書而誤是嫫母塗脂也雖然
有文心焉文章之色出于中心
倡于君父漢天子之文何如哉

自唐以後代言高制作之林每
每書名書官而漢家詔令中正
和平不聞何官專撰何人雄擅
則漢天子之文固非其臣所能
代也試舉一二民產子復勿事

二歲非高祖七年詔乎方春和
時病吾民不得弁草木羣生有
以自樂而惆悵為民父母將何
如非文帝詔乎諸有親喪勿繇
事使得收斂送終盡子道非地

節四年詔孚已死也憫其喪未生也保其胎鰥寡孤獨困窮也悲哉樂草木之無知彼金馬門天祿石渠諸彥能執簡道一字哉此所謂文章之心即文章之

色也漢天子有色故漢廷臣有色博士議郎與公卿商國家大事此議論之色也學有專經以世其家此傳經之色也六曽掌故無不專習此典故之色也斬將搴旗出使絕域此封疆之色也如荀悅袁宏力能摸史班顧寧安其拙且誠不屑蹈二公餘吻此文字之色也噫得荀袁而與之說漢書是以無色爲有色

也愈于剽其色竊其韻家握一史漢者已

史官陳仁錫書

漢書纂目次

雲間翁元益象暉鑒定
古潭張運泰來倩
余元熹廷稱 彙評

班固

高帝贊

文帝紀贊

景帝紀

武帝紀

昭帝論贊

宣帝紀贊

元帝紀贊

成帝紀贊

異姓諸侯王表序

諸侯王表序

高惠高后孝文功臣表序

百官公卿表序

外戚恩澤侯表序

古今人表序

律歷志畧

禮樂志畧

刑法志畧

食貨志畧

五行志畧

地理志畧

藝文志畧

劉向傳

蒯通論贊

賈誼傳

鼂錯傳

賈山傳

路溫舒傳

景十三王傳

李陵傳

蘇武傳

董仲舒傳

公孫弘卜式兒寬傳

張安世傳

司馬遷論贊

戾太子傳贊

嚴助傳

高帝贊

班固

春秋晉史蔡墨有言、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學擾龍、事孔甲、范氏其後也、而大夫范宣子亦曰、祖自虞以上為陶唐氏、在夏為御龍氏、在商為豕韋氏、在周為唐杜氏、晉主夏盟為范氏、范氏為晉士師、魯文公世奔秦、後歸於晉、其處者為劉氏、劉向云、戰國時劉氏自秦獲於魏、秦滅魏、遷大梁、都于豐、故周市說雍齒曰、豐、故梁徙也、是以頌高祖云、漢帝本系、出自唐帝、降及于周、在秦作劉、涉魏而東、遂為豐公、豐公蓋太上皇父、其遷日淺、墳墓在豐鮮焉、及高祖即位、置祠祀官、則有秦晉梁荊之巫、世祠天地、綴之以祀、豈不信哉、繇是推之、漢承堯運、德祚已盛、斷蛇著符、旗幟尚赤、協於火德、自然之應、得天統矣、

帝紀宜先世系、篇首未叙、故此補說、雜引傳記、體法甚備、 張來倩

東漢文　漢書高帝贊　一　卷十六

文帝紀

班固

孝文皇帝、高祖中子也、母曰薄姬、高祖十一年、誅陳豨、定代地、立子、帽為代王、都中都、十七年秋、高后崩、諸呂謀為亂、欲危劉氏、丞相陳平、太尉周勃、朱虛侯劉章等共誅之、謀立代王、元年正月、有司請蚤建太子、所以尊宗廟也、詔曰、朕既不德、上帝神明未歆饗也、天下人民未有慊志、今縱不能博求天下賢聖有德之人而嬗天下焉、而曰豫建太子、是重吾不德也、謂天下何、其安之、有司曰、豫建太子、所以重宗廟社稷、不忘天下也、上曰、楚王季父也、春秋高、閱天下之義理多矣、明於國家之體、吳王於朕兄也、淮南王弟也、皆秉德以陪朕、豈為不豫哉、諸侯王宗室昆弟有功臣、多賢及有德義者、若舉有德以陪朕之不能終、是社稷之靈、天下之福也、今不選舉焉、而曰必子、人其以朕為忘賢有德者、而專於子、非所以憂天下也、朕甚不取、三月、詔曰、方春和時、草木羣生之物、皆有以自樂、而吾百姓鰥寡孤獨窮困之人、或阽於死亡、而莫之省憂、為民父母將何如、其議所以振貸之、十一年三月、詔曰、道民之路、在於務本、朕親率天下農十年於今、而野不加辟、歲一不登、民有飢色、是從事焉尚寡、而吏未加務也、吾詔書數下、歲勸民種樹、而功未興、是吏奉吾詔不勤、而勸民不明也、且吾農民甚苦、而吏莫之省、將何以勸焉、其賜農民今年租稅之半、後元年春三月、詔曰、間者數年比不登、又有水旱疾疫之災、朕甚憂之、愚而不明、未達其咎、意者朕之政有所失、而行有過與、乃天道有不順、地利或不得、人事多失和、鬼神廢不享與、何

東漢文　漢書文帝紀　二　卷十六

以致此。將百官之奉養或費、無用之事或多與、何其民食之寡乏也。夫度田非益寡、而計民未加益、以口量地、其於古猶有餘、而食之甚不足者、其咎安在。無乃百姓之從事於末以害農者蕃、為酒醪以靡穀者多、六畜之食焉者眾與。細大之義、吾未能得其中。其與丞相列侯吏二千石博士議之、有可以佐百姓者、率意遠思、無有所隱。

贊曰、孝文皇帝即位三十三年、宮室苑囿車騎服御無所增益、有不便、輒弛以利民。嘗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產也。吾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何以臺為。身衣弋綈、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帷帳無文繡、以示敦朴、為天下先。治霸陵皆瓦器、不得以金銀銅錫為飾、因其山不起墳。南越尉佗自立為帝、召貴佗兄弟、以德懷之、佗遂稱臣。與匈奴結和親、後而背約入盜、令邊備守、不發兵深入、恐煩百姓。吳王詐病不朝、賜以几杖。群臣袁盎等諫說雖切、常假借納用焉。張武等受賂金錢、覺、更加賞賜、以媿其心。專務以德化民、是以海內殷富、興於禮義、斷獄數百、幾致刑措。嗚呼、仁哉。漢書文帝紀

仁有本末、未易言也。若帝日用兵、勞民傷財、雖今年賑貸、明年養老、又焉得人人悅之哉。所可恨者、獄周勃而無待大臣之仁、殺薄昭而毋待外戚之仁、遷淮南厲王而無睦族屬之仁、此瑜不揜瑕也。若帝一要盡善、雖孔聖亦以仁許之、豈待班史哉。陳仁子

孝景皇帝、文帝太子也。母曰竇皇后。後七年六月、文帝崩。丁未、太子即皇帝位。元年冬十月、詔曰、蓋聞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制禮樂各有由。歌者、所以發德也。舞者、所以明功也。高廟酎、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孝惠廟酎、奏文始五行之舞。孝文皇帝臨天下、通關梁、不異遠方、除誹謗、去肉刑、賞賜長老、收恤孤獨、以遂群生。減耆欲、不受獻、罪人不帑、不誅亡罪、不私其利也。除宮刑、出美人、重絕人之世也。朕既不敏、不能識。此皆上世之所不及、而孝文皇帝親行之。德厚侔天地、利澤施四海、靡不獲福。明象乎日月、而廟樂不稱、朕甚懼焉。其為孝文皇帝廟為昭德之舞、以明休德。然後祖宗之功德施於萬民、永永無窮、朕甚嘉之。其與丞相列侯中二千石禮官具禮儀奏。

後二年夏四月、詔曰、雕文刻鏤、傷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害女紅者也。農事傷則飢之本也、女紅害則寒之原也。夫飢寒並至、而能亡為非者寡矣。朕親耕、后親桑、以奉宗廟粢盛祭服、為天下先。不受獻、減太官、省繇賦、欲天下務農蠶、素有畜積、以備災害。強毋攘弱、眾毋暴寡、老耆以壽終、幼孤得遂長。今歲或不登、民食頗寡、其咎安在。或詐偽為吏、吏以貨賂為市、漁奪百姓、侵牟萬民。縣丞、長吏也、奸法與盜盜、甚無謂也。其令二千石各修其職。不事官職耗亂者、丞相以聞、請其罪。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

五月、詔曰、人不患其不知、患其為詐也。不患其不勇、患其為暴也。不患其不富、患其亡厭也。其唯廉士、寡欲易足。今訾算十以上迺得官、廉士算不必眾。有市籍不得官、

漢書景帝紀

無狀之不得官，朕甚愍之。貲算四得官，亡令廉士久失職，貪夫長利。

等。春正月，詔曰：農，天下之本也。黃金珠玉，饑不可食，寒不可衣，以為幣用，不識其終始。間歲或不登，意為末者眾，農民寡也。其令郡國務勸農桑，益種樹，可得衣食物。吏發民若取庸采黃金珠玉者，坐臧為盜。一千石聽者與同罪。

景帝忌刻少恩，無人君之量，非文帝比也。然其所以能全身保國，與文帝俱稱賢君者，惟不改其恭儉故耳。　蘇潁濱

漢書景帝紀

武帝紀　班固

孝武皇帝，景帝中子也，母曰王美人。年四歲立為膠東王。七歲為皇太子，母為皇后。十六歲，後三年正月，景帝崩。甲子，太子即皇帝位。元光元年五月，詔賢良曰：朕聞昔在唐虞，畫象而民不犯，日月所燭，莫不率俾。（此詔與三代詔相上下）周之成康，刑錯不用，德及鳥獸，教通四海。海外肅眘，北發渠搜，氐羌徠服。星辰不孛，日月不蝕，山陵不崩，川谷不塞；麟鳳在郊藪，河洛出圖書。嗚虖，何施而臻此與！今朕獲奉宗廟，夙興以求，夜寐以思，若涉淵水，未知所濟。猗與偉與！何行而可以章先帝之洪業休德，上參堯舜，下配三王！朕之不敏，不能遠德，此子大夫之所睹聞也。賢良明於古今王事之體，受策察問，咸以書對，著之於篇，朕親覽焉。於是董仲舒、公孫弘出焉。

漢書武帝紀

東萊史

元朔元年冬十一月，詔曰：公卿大夫，所使總方略，壹統類，廣教化，美風俗也。（規模帝王準此數語）夫本仁祖義，褒德錄賢，勸善刑暴，五帝三王所繇昌也。朕夙興夜寐，嘉與宇內之士，臻於斯路，故旅耆老，復孝敬，選豪俊，講文學，稽參政事，祈進民心，深詔執事，興廉舉孝，庶幾成風，紹休聖緒。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三人並行，厥有我師。今或至闔郡而不薦一人，是化不下究，而積行之君子壅於上聞也。二千石官長紀綱人倫，將何以佐朕燭幽隱，勸元元，厲蒸庶，崇鄉黨之訓哉？且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古之道也。其與中二千石、禮官、博士議不舉者罪。有司奏議曰：古者諸侯貢士，壹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賢賢，三適謂之有功，乃加九錫；不貢士，一則黜爵，再則黜地，三則黜爵地畢矣。夫附下罔上者死，（劉○許○意○更○嚴○切）附上罔下者刑，與聞

国政而無益於民者、斥。在上位而不能進賢者、退。此所以勸善黜惡也。今詔書昭先帝聖緒、令二千石舉孝廉、所以化元元、移風易俗也。不舉孝、不奉詔、當以不敬論。不察廉、不勝任也、當免。奏可。六年夏六月、詔曰、朕聞五帝不相復禮、三代不同法、所繇殊路、而建德一也。蓋孔子對定公以徠遠、哀公以論臣、景公以節用、非期不同、所急異務也。今中國一統、而北邊未安、朕甚悼之。日者大將軍巡朔方、征匈奴、斬首虜萬八千級、諸禁錮及有過者、咸蒙厚賞、得免減罪。今大將軍仍復克獲、斬首虜萬九千級、受爵賞而欲移賣者、無所流貤。其議為令。有司奏請置武功賞官、以寵戰士。元狩元年夏四月、詔曰、朕聞咎繇對禹曰在知人、知人則哲、惟帝難之。蓋君者心也、民猶支體、支體傷則心憯怛。日者淮南、衡山脩文學、流貨賂、兩國接壤、怵於邪說、而造篡弒、此朕之不德。詩云、憂心慘慘、念國之為虐。已赦天下、滌除與之更始。朕嘉孝弟力田、哀夫老眊孤寡鰥獨、或匱於衣食、甚憐愍焉。其遣謁者巡行天下、存問致賜。曰、皇帝使謁者賜縣三老孝者帛人五匹、鄉三老弟者力田帛人三匹、九十以上及鰥寡孤獨帛人二匹、絮三斤、八十以上米人三石。有冤失職、使者以聞。縣鄉即賜、毋贅聚。（令遣其所居而賜之、勿會聚也）六月、詔曰、日者有司以幣輕多姦、農傷而末眾、又禁兼并之塗、故改幣以約之。稽諸往古、制宜於今。廢期有月、而山澤之民未諭。夫仁行而從善、義立則俗易。意奉憲者所以導之未明與。將百姓所安殊路、而撟虔吏因乘勢以侵蒸庶邪。何紛然其擾也。今遣博士大等六人分循行天下、存問鰥寡廢疾、無以自振業者貸與之。諭三老孝弟以為民師、舉獨行之君子、徵詣行在所。朕嘉賢者、樂知其人。廣宣厥道、士有特招、使者之任也。詳問隱處亡位、及冤失職、姦猾為害、野荒治苛者、舉奏。郡國有所以為便者、上丞相御史以聞。元封元年冬十月、詔曰、南越東甌、咸伏其辜、西蠻北夷、頗未輯睦。朕將巡邊垂、擇兵振旅、躬秉武節、置十二部將軍、親帥師焉。行自雲陽、北歷上郡西河五原、出長城、北登單于臺、至朔方、臨北河、勒兵十八萬騎、旌旗徑千餘里、威振匈奴。遣使者告單于曰、南越王頭已縣於漢北闕矣。單于能戰、天子自將待邊。不能、亟來臣服。何但亡匿幕北寒苦之地為。匈奴讋焉。五年夏四月、詔曰、蓋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馬或奔踶而致千里、士或有負俗之累而立功名。夫泛駕之馬、跅弛之士、亦在御之而已。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材異等、可為將相及使絕國者。

漢書武帝紀

贊曰、漢承百王之弊、高祖撥亂反正、文景務在養民、至于稽古禮文之事、猶多闕焉。孝武初立、卓然罷黜百家、表章六經、遂疇咨海內、舉其俊茂、與之立功。興太學、修郊祀、改正朔、定曆數、協音律、作詩樂、建封禪、禮百神、紹周後、號令文章、煥焉可述。後嗣得遵洪業、而有三代之風。如武帝之雄材大略、不改文景之恭儉、以濟斯民、雖詩書所稱、何有加焉。

孝武雖窮奢極侈、而承文景遺德、故久亦不動。向使高祖之後即有武帝、天下必不能全。　馬貴王

昭帝論贊　班固

昔周成以孺子繼統，而有管蔡四國流言之變。孝昭幼年即位，亦有燕蓋上官逆亂之謀。成王不疑周公，孝昭委任霍光，各因其時以成名，大矣哉。承孝武奢侈餘敝師旅之後，海內虛耗，戶口減半，光知時務之要，輕繇薄賦，與民休息。至始元元鳳之間，匈奴和親，百姓充實。舉賢良文學，問民所疾苦，議鹽鐵而罷榷酤，尊號曰昭，不亦宜乎。

昭帝之世，天下治平，皆光之功也。通篇極力描摹贊昭帝，只在委任霍光，見其知人之哲，末以尊號曰昭不亦宜乎一句結，覺有意味。

宣帝紀　班固

孝宣皇帝，武帝曾孫，戾太子孫也。太子納史良娣，生史皇孫。皇孫納王夫人，生宣帝，號曰皇曾孫。生數月，遭巫蠱事，太子、良娣、皇孫、王夫人皆遇害。語在太子傳。曾孫雖在襁褓，猶坐收繫郡邸獄。而丙吉為廷尉監，治巫蠱於郡邸，憐曾孫之亡辜，使女徒復作淮陽趙徵卿、渭城胡組更乳養，私給衣食，視遇甚有恩。巫蠱事連歲不決。至後元二年，武帝疾，往來長楊、五柞宮，望氣者言長安獄中有天子氣，上遣使者分條中都官獄繫者，輕重皆殺之。內謁者令郭穰夜至郡邸獄，吉拒閉，使者不得入，曾孫賴吉得全。因遭大赦，吉乃載曾孫送祖母史良娣家。語在吉及外戚傳。後有詔掖庭養視，上屬籍宗正。時掖庭令張賀嘗事戾太子，思顧舊恩，哀曾孫，奉養甚謹，以私錢供給教書。既壯，為取暴室嗇夫許廣漢女。曾孫因依倚廣漢兄弟及祖母家史氏。受詩於東海澓中翁，高材好學，然亦喜游俠，鬥雞走馬，具知閭里姦邪，吏治得失。數上下諸陵，周徧三輔，常困於蓮勺鹵中。尤樂杜、鄠之間，率常在下杜。時會朝請，舍長安尚冠里，身足下有毛，臥居數有光耀。每買餅，所從買家輒大讎，亦以是自怪。元平元年四月，昭帝崩，毋嗣。大將軍霍光請皇后徵昌邑王。六月丙寅，王受皇帝璽綬，尊皇后曰皇太后。癸巳，光奏王賀淫亂，請廢。語在賀及光傳。秋七月，光奏議曰：禮，人道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大宗毋嗣，擇支子孫賢者為嗣。孝武皇帝曾孫病已，有詔掖庭養視，至今年十八，師受詩論語孝經，操行節儉，慈仁愛人，可以嗣孝昭皇帝後，奉承祖

宗子蕃姓素不貴宗正德至曾孫尚冠里舍洗沐賜御府衣太僕以軨
獵車奉迎曾孫就齋宗正府庚申入未央宮見皇太后封為陽武侯已
而羣臣奉上璽綬即皇帝位謁高廟地節三年春二月詔曰蓋聞有功
不賞有罪不誅雖唐虞猶不能以化天下今膠東相成勞來不怠流民
自占八萬餘口治有異等其秩成中二千石賜爵關內侯又曰鰥寡孤
獨高年貧困之民朕所憐也前下詔假公田貸種食其加賜鰥寡孤獨
高年帛二千石嚴教吏謹視遇毋令失職令內郡國舉賢良方正可親
民者元康二年春正月詔曰書云文王作罰刑茲無赦今吏脩身奉法
未有能稱朕意朕甚愍焉其赦天下與士大夫厲精更始夏五月詔曰獄
者萬民之命所以禁暴止邪養育羣生也能使生者不怨死者不恨則

可謂文吏矣今則不然用法或持巧心析律貳端深淺不平增辭飾非
以成其罪奏不如實上亦亡繇知此朕之不明吏之不稱四方黎民將
何仰哉二千石各察官屬勿用此人吏務平法或擅興繇役飾廚傳稱
過使客越職踰法以取名譽譬猶踐薄冰以待白日豈不殆哉今天下
頗被疾疫之災朕甚愍之其令郡國被災甚者毋出今年租賦又曰聞
古天子之名難知而易諱也今百姓多上書觸諱以犯罪者朕甚憐之
其更諱詢諸觸諱在令前者赦之黃龍元年春二月詔曰蓋聞上古之
治君臣同心舉措曲直各得其所是以上下和洽海內康平其德弗可
及已朕既不明數申詔公卿大夫務行寬大順民所疾苦將欲配三王
之隆明先帝之德也今吏或以不禁姦邪為寬大縱釋有罪為不苛或
以酷惡為賢皆失其中奉詔宣化如此豈不謬哉方今天下少事繇役
省減兵革不動而民多貧盜賊不止其咎安在上計簿具文而已務為
欺謾以避其課三公不以為意朕將何任諸請詔省卒徒自給者皆止
御史察計簿疑非實者按之使真偽毋相亂
昔人言孝宣之治信賞必罰綜核名實政事文學法理之士咸精其能至
於技巧工匠器械自元成間鮮能及之亦足以知吏稱其職民安其業
也遭值匈奴乖亂推亡固存信威北夷單于慕義稽首稱藩功光祖宗
業垂後嗣可謂中興侔德殷宗周宣矣
天下之事多成於貧賤感激之中而敗於富貴安樂之際宣帝之所
以能稱於西漢者正以其起於民間耳　吳雨曰

永光四年夏六月詔曰蓋聞明王在上忠賢布職則羣生和樂方外蒙
澤今朕晦於王道夙夜憂勞不通其理靡瞻不眩靡聽不惑是以政令
多違民心未得邪說空進事亡成功此天下所著聞也公卿大夫好惡
不同或緣奸作邪侵削細民元元安所歸命哉迺六月晦日有蝕之詩
不云乎今此下民亦孔之哀自今以來公卿大夫其勉思天戒慎身修
永以輔朕之不逮直言盡意無有所諱冬十月詔曰安土重遷黎民之
性骨肉相附人情所願也頃者有司緣臣子之義奏徙郡國民以奉園
陵令百姓遠棄先祖墳墓破業失產親戚別離人懷思慕之心家有不
安之意是以東垂被虛耗之害關中有無聊之民非久長之策也詩不
云乎民亦勞止迄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今所為初陵者勿置縣
邑使天下咸安土樂業亡有動搖之心布告天下令明知之又罷先後
父母奉邑

贊曰臣外祖兄弟為元帝侍中語臣曰元帝多材藝善史書鼓琴瑟吹
洞簫自度曲被歌聲分刌節度窮極幼眇少而好儒及即位徵用儒生
委之以政貢薛韋匡迭為宰相而上牽制文義優游不斷孝宣之業衰
焉然寬弘盡下出於恭儉號令溫雅有古之風烈

班史於孝宣贊其技巧工匠於孝元贊其鼓瑟吹簫窮賤於變為音
甚激揚外發

陽朔二年春寒詔曰昔在帝堯立羲和之官命以四時而作訛成易其
序故書云黎民於蕃時雍明以陰陽為本也今公卿大夫或不信陰陽
薄而小之所奏請多違時政傳以不知周行天下而欲望陰陽和調豈
不謬哉其務順四時月令鴻嘉二年春三月有雉蜚集於庭歷階升堂
而雊後來諸府又集承明殿詔曰古之選賢傅納以言明試以功故官
無廢事下無逸民教化流行風雨和時百穀用成衆庶樂業咸以康寧
朕承鴻業十有餘年數遭水旱疾疫之災黎民屢困於饑寒而望禮義
之興豈不難哉朕既無以率道帝王之道日以陵夷意乃招賢選士之
路鬱滯而不通與將舉者未得其人也其舉敦厚有行義能直言者冀
聞切言嘉謀匡朕之不逮永始四年夏六月甲午霸陵園門闕災出杜
陵諸未嘗御者歸家詔曰聖王明禮制以序尊卑異車服以章有德雖
有其財而無其尊不得踰制故民興行上義而下利方今世俗奢僭罔
極靡有厭足公卿列侯親屬近臣四方所則未聞修身遵禮同心憂國
者也或乃奢侈逸豫務廣第宅治園池多畜奴婢被服綺縠設鐘鼓備
女樂車服嫁娶葬埋過制吏民慕效寖以成俗而欲望百姓儉節家給
人足豈不難哉詩不云乎赫赫師尹民具爾瞻其申敕有司以漸禁之
青綠民所常服且勿止列侯近臣各有省改司隸校尉察不變者
贊曰臣之姑充後宮為婕妤父子昆弟侍帷幄數為臣言成帝善修容儀
升車正立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臨朝淵嘿尊嚴若神可謂穆穆天

子之容者矣。博覽古今，容受直辭。公卿稱職，奏議可述。遭世承平，上下和睦。然湛於酒色，趙氏亂內，外家擅朝，言之可為於邑。建始以來，王氏始執國命，哀平短祚，莽遂篡位，蓋其威福所由來者漸矣。

但稱帝儀容之盛，其德之不逮，隱然言表，與元帝贊同一機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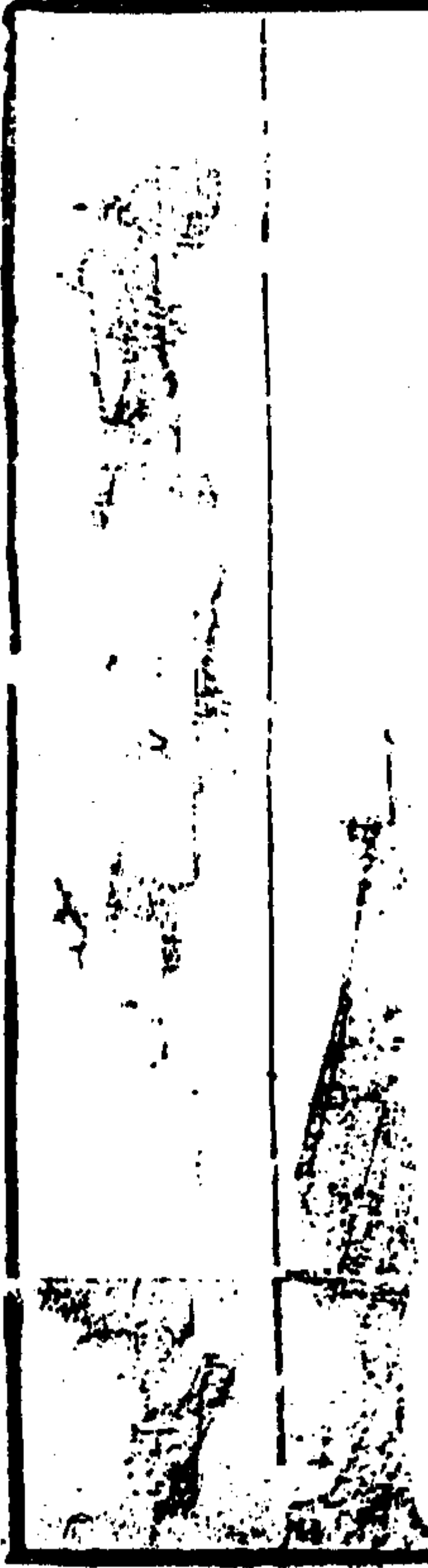
異姓諸侯王表

班固

昔詩書述虞夏之際，舜禹受禪，積德累功，洽於百姓，攝位行政，考之於天，經數十年，然後在位。殷周之王，乃由卨稷，修仁行義，歷十餘世，至於湯武，然後放殺。秦起襄公，章文繆，獻孝昭嚴，稍蠶食六國，百有餘載，至始皇，乃并天下。以德若彼，用力如此其艱難也。秦既稱帝，患周之敗，以為起於處士橫議，諸侯力爭，四夷交侵，以弱見奪。於是削去五等，墮城銷刃，箝語燒書，內鋤雄俊，外攘胡粵，用壹威權，為萬世安。然十餘年間，猛敵橫發乎不虞，適戍彊於五伯，閭閻偪於戎狄，響應憯於謗議，奮臂威於甲兵。鄉秦之禁，適所以資豪桀而速自斃也。是以漢亡尺土之階，由一劍之任，五載而成帝業。書傳所記，未嘗有焉。何則？古世相革，皆承聖王之烈，今漢獨收孤秦之弊。鐫金石者難為功，摧枯朽者易為力，其勢然也。

文極高古，而論亦正大，當是諸序之冠。

賈誼過秦論累千百言而不足，班固諸侯王表括以數語而有餘，蓋之斷以得失，披卷了然矣。張求倩

諸侯王表　班固

昔周監於二代、三聖制法、立爵五等、封國八百、同姓五十有餘、周公康叔建於魯衛、各數百里、太公於齊、亦五侯九伯之地、詩載其制曰、介人維藩、大師維垣、大邦維屏、大宗維翰、懷德維寧、宗子維城、毋俾城壞、毋獨斯畏、所以親親賢賢、褒表功德、關諸盛衰、深根固本、為不可拔者也、故盛則周邵相其治、致刑錯、衰則五伯扶其弱、與共守、自幽平之後、日以陵夷、至虖阸𨵗河洛之間、分為二周、有逃責之臺、被竊鈇之言、然天下謂之共主、彊大弗之敢傾、歷載八百餘年、數極德盡、既於王赧、降為庶人、用天年終、號位已絕於天下、尚猶枝葉相持、莫得居其虛位、海內無主三十餘年、秦據勢勝之地、騁狙詐之兵、蠶食山東、壹切取勝、因矜其所習、自任私知、姍笑三代、盪滅古法、竊自號為皇帝、而子弟為匹夫、內亡骨肉本根之輔、外亡尺土藩翼之衛、陳吳奮其白挺、劉項隨而斃之、故曰周過其歷、秦不及期、國勢然也、漢興之初、海內新定、同姓寡少、懲戒亡秦孤立之敗、於是剖裂疆土、立二等之爵、功臣侯者百有餘邑、尊王子弟、大啟九國、自鴈門以東、盡遼陽、為燕代、常山以南、太行左轉、度河濟、漸于海、為齊趙、穀泗以往、奄有龜蒙、為梁楚、東帶江湖、薄會稽、為荊吳、北界淮瀕、略廬衡、為淮南、波漢之陽、亙九嶷、為長沙、諸侯比境、周帀三垂、外接胡越、天子自有三河東郡潁川南陽、自江陵以西至巴蜀、北自雲中至隴西、與京師內史凡十五郡、公主列侯頗邑其中、而藩國大者夸州兼郡、連城數十、宮室百官同制京師、可謂撟枉過其正矣。

雖然、高祖創業、日不暇給、孝惠享國又淺、高后女主攝位、而海內晏如、亡狂狡之憂、卒折諸呂之難、成太宗之業者、亦賴之於諸侯也、然諸侯原本以大、末流濫以致溢、小者淫荒越法、大者睽孤橫逆、以害身喪國、故文帝采賈生之議分齊趙、景帝用晁錯之計削吳楚、武帝施主父之冊、下推恩之令、使諸侯王得分戶邑以封子弟、不行黜陟、而藩國自析、自此以來、齊分為七、趙分為六、梁分為五、淮南分為三、皇子始立者、大國不過十餘城、長沙燕代雖有舊名、皆亡南北邊矣、景遭七國之難、抑損諸侯、減黜其官、武有衡山淮南之謀、作左官之律、設附益之法、諸侯惟得衣食稅租、不與政事、至於哀平之際、皆繼體苗裔、親屬疏遠、生於帷牆之中、不為士民所尊、勢與富室無異、而本朝短世、國統三絕、是故王莽知漢中外殫微、本末俱弱、亡所忌憚、生其姦心、因母后之權、假伊周之稱、顓作威福、廟堂之上、不降階序而運天下、詐謀既成、遂據南面之尊、分遣五威之吏、馳傳天下、班行符命、漢諸侯王厥角稽首、奉上璽韍、惟恐在後、或乃稱美頌德、以求容媚、豈不哀哉、凡以究其終始彊弱之變、明監戒焉。

而漢存亡關係在此、故孟堅痛切詳盡言之。　顧明[illegible]

○高惠高后文功臣表　　班固

自古帝王之興，曷嘗不建輔弼之臣，所與共成天功者乎。漢興自秦二世元年之秋，楚陳之歲，初以沛公總帥雄俊，三年然後西滅秦，立漢王之號，五年東克項羽，即皇帝位，八載而天下乃平，始論功而定封。訖十二年，侯者百四十有三人。時大城名都，民人散亡，戶口可得而數，裁什二三，是以大侯不過萬家，小者五六百戶。封爵之誓曰，使黃河如帶，泰山若厲，國以永存，爰及苗裔。於是申以丹書之信，重以白馬之盟，又作十八侯之位次。高后二年，復詔丞相陳平盡差列侯之功，錄弟下竟，臧諸宗廟，副在有司。始未嘗不欲固根本，而枝葉稍落也。故逮文、景四五世間，流民既歸，戶口亦息，列侯大者至三四萬戶，小國自倍，富厚如之。

子孫驕逸，忘其先祖之艱難，多陷法禁，隕命亡國，或亡子孫。訖於孝武後元之年，靡有孑遺，耗矣。罔亦少密焉。故孝宣皇帝愍而錄之，乃開廟臧，覽舊籍，詔令有司求其子孫，咸出庸保之中，並受復除，或加以金帛，用章中興之德。降及孝成，復加卹問，稍益衰微，不絕如綫。善乎，杜業之納說也。曰，昔唐以萬國致時雍之政，虞夏以之多羣后饗共己之治。湯法三聖，殷氏太平。周封八百，重譯來賀。是以內恕之君樂繼絕世，隆名之主安立亡國，至於不及下車，德念深矣。成王察牧野之克，顧羣后之勤，知其恩結於民心，功光於王府也，故追述先父之志，錄遺老之策，高其位，大其寓，愛敬飭盡，命賜備厚。大孝之隆，於是為至。至其沒也，世主歎其功，無民而不思，所息之樹且猶不伐，況其廟乎。是以燕齊之祀與周並傳，子孫及其拔不暗，豈無刑辟，繇祖之竭力，故支庶賴焉。迹漢功臣，亦皆割符世爵，受山河之誓，存以著其號，亡以顯其魂，賞亦不細矣。百餘年間而襲封者盡，或絕失姓，或乏無主，朽骨孤於墓，苗裔流於道，生為愍隸，死為轉尸。以往況今，甚可悲傷。聖朝憫閔，詔求其後，四方忻忻，靡不歸心。出入數年而不省察，恐議者不思大義，設言虛亡，則厚德掩息，遴柬布章，非所以視化勸後也。三人為衰，雖難盡繼，宜從尤功。於是成帝復紹蕭何，哀、平之世，增修曹參、周勃之屬，得其宜矣。以綴續前記，究其本末，并序位次，盡於孝文，以昭元功之侯籍云。

太史公舉蕭寵廢辱以為建侯得失之鏡，此表意在推原勳舊，詞意迴別，並淒惻。

古今人表　班固

自書契之作。先民可得而聞者。經傳所稱。唐虞以上。帝王有號謚。輔佐不得而稱矣。而諸子頗言之。雖不考乎孔氏。然猶著在篇籍。歸乎顯善昭惡。勸戒後人。故博采焉。孔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又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未知。焉得仁。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為下矣。又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唯上知與下愚不移。傳曰。譬如堯舜禹稷卨與之為善則行。鯀讙兜欲與為惡則誅。可與為善。不可與為惡。是為上智。桀紂。龍逄比干欲與之為善則誅。於莘崇侯與之為惡則行。可與為惡。不可與為善。是謂下愚。齊桓公。管仲相之則霸。豎貂輔之則亂。可與為善。可與為惡。是謂中人。因茲以列九等之序。究極經傳。繼世相次。總備古今之要略云。

但次古人而不表今人者。其書未畢故也。張晏

律曆志　班固

虞書曰。乃同律度量衡。所以齊遠近。立民信也。自伏羲畫八卦。由數起。至黃帝堯舜而大備。三代稽古。法度章焉。漢興。張蒼首律曆事。至元始中。徵天下通知鍾律者百餘人。使劉歆等典領條奏。言之最詳。一曰備數。二曰和聲。三曰審度。四曰嘉量。五曰權衡。參伍以變。錯綜其數。稽之於古今。效之於氣物。和之於心耳。考之於經傳。咸得其實。靡不協同。數者。一十百千萬也。所以算數事物。順性命之理也。本起於黃鍾之數。始於一而三之。三三積之。歷十二辰之數。十有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而五數備矣。其數以易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九。成陽六爻。得周流六虛之象也。夫推曆生律制器。規圓矩方。權重衡平。準繩嘉量。探賾索隱。鉤深致遠。莫不用焉。度長短者不失毫氂。量多少者不失圭撮。權輕重者不失黍絫。紀於一。協於十。長於百。大於千。衍於萬。其法在算術。職在太史。羲和掌之。聲者。宮商角徵羽也。所以作樂者。諧八音。蕩滌人之邪意。全其正性。移風易俗也。八音。土曰塤。匏曰笙。皮曰鼓。竹曰管。絲曰絃。石曰磬。金曰鐘。木曰柷。五聲和。八音諧。而樂成。商之為言章也。物成孰可章度也。角。觸也。物觸地而出。戴芒角也。宮。中也。居中央。暢四方。唱始施生。為四聲綱也。徵。祉也。物盛大而繁祉也。羽。宇也。物聚臧宇覆之也。夫聲者。中於宮。觸於角。祉於徵。章於商。宇於羽。故四聲為宮紀也。協之五行。則角為木。五常為仁。五事為貌。商為金。為義。為言。徵為火。為禮。為視。羽為水。為智。為聽。宮為土。為信。為思。以君臣民事物言之。則宮為君

商為臣角為民徵為事羽為物唱和有象故言君臣位事之體也五聲
之本生於黃鐘之律律有十二陽六為律陰律為呂律以統氣類物一
曰黃鐘二曰太族三曰姑洗四曰蕤賓五曰夷則六曰亡射呂以旅陽
宣氣一曰林鐘二曰南呂三曰應鐘四曰大呂五曰夾鐘六曰中呂有
二統之義焉職在太樂太常掌之度者分寸尺丈引也所以度長短也
本起黃鐘之長以子穀秬黍中者一黍之廣度之九十分黃鐘之長一
為一分十分為寸十寸為尺十尺為丈十丈為引而五度審矣分者自
三微而成著可分別也寸者忖也尺者蒦也丈者張也引者信也夫度
者別於分忖於寸蒦於尺張於丈信於引引信天下也職在內官廷
尉掌之量者龠合升斗斛也所以量多少也本起於黃鐘之龠用度數
審其容以子穀秬黍中者千有二百實其龠以井水準其概合龠為合
十合為升十升為斗十斗為斛而五量嘉矣龠者黃鐘律之實也躍微
動氣以生物也合者合龠之量也升者登合之量也斗者聚升之量也
斛者角斗平多少之量也夫量者躍於龠合於合登於升聚於斗角於
斛也職在太倉大司農掌之權者銖兩斤鈞石也所以稱物平施知輕
重也本起於黃鐘之重一龠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銖兩之為兩二十四
銖為兩十六兩為斤三十斤為鈞四鈞為石忖為十八易十有八變之
象也銖者物繇忽微始至於成著可殊異也兩者兩黃鐘律之重也二
十四銖而成兩者二十四氣之象也斤者明也三百八十四銖易二篇
之爻陰陽變動之象也十六兩成斤者四時乘四方之象也鈞者均也

陽施其氣陰化其物皆得其成就平均也權與物均重萬一千五百二
十銖當萬物之象也四百八十兩者六旬行八節之象也三十斤成鈞
者一月之象也石者大也權之大者也始於銖兩於兩明於斤均於鈞
終於石五權謹矣以陰陽言之太陰者北方北伏也陽氣伏於下於時
為冬冬終也物終藏乃可稱水潤下知者謀謀者重故為權也太陽者
南方南任也陽氣任養物於時為夏夏假也物假大乃宣平火炎上禮
者齊齊者平故為衡也少陰者西方西遷也陰氣遷落物於時為秋秋
𨡕也物𨡕斂乃成孰金從革改更也義者成成者方故為矩也少陽者
東方東動也陽氣動物於時為春春蠢也物蠢生乃動運木曲直仁者
生生者圜故為規也中央者陰陽之內四方之中經緯通達迺能端直
於時為四季土稼穡蕃息信者誠誠者直故為繩也五則揆物有輕重
圜方平直陰陽之義四方四時之體五常五行之象厥法有品各順其
方而應其行職在大行鴻臚掌之

太史公分律歷為二班掾合之為一太史公詳奇而氣逸班掾疏通
而詳深本之於道統之於數別之以律度量衡物有長短揆之度有
多少揆之量有輕重平以權衡聲有清濁協以律呂日月星辰往來
紀以曆數雖然不齊者井然不紊此律歷志之旨也　東明評

禮樂志

班固

六經之道同歸，而禮樂之用為急。治身者斯須忘禮，則暴慢入之矣；為國者一朝失禮，則荒亂及之矣。人函天地陰陽之氣，有喜怒哀樂之情。天稟其性而不能節也，聖人能為之節而不能絕也，故象天地而制禮樂，所以通神明，立人倫，正情性，節萬事者也。人性有男女之情，妒忌之別，為制婚姻之禮；有交接長幼之序，為制鄉飲之禮；有哀死思遠之情，為制喪祭之禮；有尊尊敬上之心，為制朝覲之禮。哀有哭踊之節，樂有歌舞之容，正人足以副其誠，邪人足以防其失。故婚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苦，而淫辟之罪多；鄉飲之禮廢，則長幼之序亂，而爭鬥之獄蕃；喪祭之禮廢，則骨肉之恩薄，而背死忘先者眾；朝聘之禮廢，則君臣之位失，而侵陵之漸起。故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禮節民心，樂和民聲，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禮樂政刑四達而不誖，則王道備矣。樂以治內而為同，禮以修外而為異；同則和親，異則畏敬；和親則無怨，畏敬則不爭。揖讓而天下治者，禮樂之謂也。二者並行，合為一體。畏敬之意難見，則著之於享獻辭受，登降跪拜；和親之說難形，則發之於詩歌詠言，鐘石筦弦。蓋嘉其敬意而不及其財幣，美其歡心而不流其聲音。故孔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此禮樂之本也。故曰：「知禮樂之情者能作，識禮樂之文者能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明聖者，述作之謂也。」

史記分禮樂為二書，班掾合而一之，最為得體。

刑法志

夫人宵天地之貌，懷五常之性，聰明精粹，有生之最靈者也。爪牙不足以供耆欲，趨走不足以避利害，無毛羽以禦寒暑，必將役物以為養，任智而不恃力，此其所以為貴也。故不仁愛則不能群，不能群則不勝物，不勝物則養不足。群而不足，爭心將作，上聖卓然先行敬讓博愛之德者，眾心說而從之。從之成群，是為君矣；歸而往之，是為王矣。洪範曰：「天子作民父母，為天下王。」聖人取類以正名，而謂君為父母，明仁愛德讓，王道之本也。愛待敬而不敗，德須威而久立，故制禮以崇敬，作刑以明威也。聖人既躬明悊之性，必通天地之心，制禮作教，立法設刑，動緣民情，而則天象地。故曰先王立禮，「則天之明，因地之性」也。刑罰威獄，以類天之震曜殺戮也；溫慈惠和，以效天之生殖長育也。書云「天秩有禮」，「天討有罪」。故聖人因天秩而制五禮，因天討而作五刑。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鉞；中刑用刀鋸，其次用鑽鑿；薄刑用鞭扑。大者陳諸原野，小者致之市朝，其所繇來者上矣。自黃帝有涿鹿之戰以定火災，顓頊有共工之陳以定水害。唐虞之際，至治之極，猶流共工，放讙兜，竄三苗，殛鯀，然後天下服。夏有甘扈之誓，殷周以兵定天下矣。天下既定，戢臧干戈，教以文德，而猶立司馬之官，設六軍之眾，因井田而制軍賦。五國為屬，屬有長；十國為連，連有帥；三十國為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為州，州有牧。連帥比年簡車，卒正三年簡徒，群牧五載大簡車徒，此先王為國立武足兵之大略也。周道衰，法度墮，至齊桓公任用管仲，而國富民安。公問

行師用兵之道管仲曰公欲定卒伍修甲兵大國亦將修之而小國設備則難以速得志矣於是乃作內政而寓軍令焉故卒伍定虖里而軍政成虖郊連其什伍居處同樂死生同憂禍福共之故夜戰則其聲相聞晝戰則其目相見緩急足以相死其教已成外攘夷狄內尊天子以安諸夏齊桓既沒晉文接之亦先定其民作被廬之法總帥諸侯迭為盟主然其禮已頗僭差又隨時苟合以求欲速之功故不能充王制二伯之後寖以陵夷至魯成公作丘甲哀公用田賦搜狩治兵大閱之事皆失其正春秋書而譏之以存王道於是師旅亟動百姓罷敝無伏節死難之誼孔子傷焉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故稱子路曰繇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而子路亦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由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治其賦兵教以禮誼之謂也

春秋之後滅弱吞小竝為戰國稍增講武之禮以為戲樂用相夸視而秦更名角抵先王之禮沒於淫樂中矣雄桀之士因埶輔時作為權詐以相傾覆吳有孫武齊有孫臏魏有吳起秦有商鞅皆禽敵立勝垂著篇籍當此之時合從連衡轉相攻伐代為雌雄齊愍以技擊彊魏惠以武卒奮秦昭以銳士勝世方爭於功利而馳說者以孫吳為宗時唯孫卿明於王道而非之曰彼孫吳者上埶利而貴變詐施於暴亂昏嫚之國君臣有間上下離心政謀不良故可變而詐也夫仁人在上為下所卬猶子弟之衛父兄若手足之扞頭目何可當也鄰國望我歡若親戚芬若椒蘭顧視其上猶焚灼仇讎人情豈肯為其所惡

而攻其所好哉故以桀攻桀猶有巧拙以桀詐堯如卵投石夫何幸之有詩曰武王載旆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遏言以仁誼綏民者無敵於天下也若齊之技擊得一首則受賜金事小敵脃則媮可用也事鉅敵堅則渙然離矣是亡國之兵也魏氏武卒衣三屬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負矢五十个置戈其上冠冑帶劍贏三日之糧日中而趨百里中試則復其戶利其田宅如此則其地雖廣其稅必寡其氣力數年而衰是危國之兵也秦人其生民也狹阸其使民也酷烈劫之以埶隱之以阸狃之以賞慶道之以刑罰使其民所以要利於上者非戰無由也功賞相長五甲首而隸五家是最為有數故能四世有勝於天下然皆干賞蹈利之兵庸徒鬻賣之道耳未有安制矜節之理也故雖地廣兵彊鰓鰓然常恐天下之一合而共軋己也至乎齊桓晉文之兵可謂入其域而有節制矣然猶未本仁義之統也故齊之技擊不可以遇魏之武卒魏之武卒不可以直秦之銳士秦之銳士不可以當桓文之節制桓文之節制不可以敵湯武之仁義故曰善師者不陳善陳者不戰善戰者不敗善敗者不亡若夫舜脩百僚咎繇作士命以蠻夷猾夏寇賊姦軌而刑無所用所謂善師不陳者也湯武征伐陳師誓眾而放禽桀紂所謂善陳不戰者也齊桓南服彊楚使貢周室北伐山戎為燕開路存亡繼絕功為伯首所謂善戰不敗者也楚昭王遭闔廬之禍國滅出亡父老送之王曰父老反矣何患無君父老曰有君如是其賢也相與從之或奔走赴秦號哭請救秦人為之出兵二國并力遂走吳師昭

賈誼說上曰筦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嘗聞古之人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饑一女不織或受之寒生之有時而用之亡度則物力必屈古之治天下至孅至悉也故其畜積足恃今背本而趨末食者甚眾是天下之大殘也淫侈之俗日日以長是天下之大賊也殘賊公行莫之或止大命將泛莫之振救生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多天下財產何得不蹶漢之為漢幾四十年矣公私之積猶可哀痛失時不雨民且狼顧歲惡不入請賣爵子既聞耳矣安有為天下阽危者若是而上不驚者世之有飢穰天之行也禹湯被之矣即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旱國胡以相恤卒然邊境有急數千百萬之眾國胡

以饋之兵旱相乘天下大屈有勇力者聚徒而衡擊罷夫羸老易子而齩其骨政治未畢通也遠方之能疑者並舉而爭起矣迺駭而圖之豈將有及乎夫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財有餘何為而不成以攻則取以守則固以戰則勝懷敵附遠何招而不至今敺民而歸之農皆著於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民轉而緣南畮則畜積足而人樂其所矣可以為富安天下而直為此廩廩也竊為陛下惜之

晁錯復說上曰聖王在上而民不凍饑者非能耕而食之織而衣之也為開其資財之道也故堯禹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國亡捐瘠者以畜積多而備先具也今海內為一土地人民之眾不避湯禹加以亡天災數年之水旱而畜積未及者何也地有遺利民有餘力生穀之土未盡墾山澤之利未盡出也游食之民未盡歸農也民貧則姦邪生貧生於不足不足生於不農不農則不地著不地著則離鄉輕家民如鳥獸雖有高城深池嚴法重刑猶不能禁也夫寒之於衣不待輕煖饑之於食不待甘旨饑寒至身不顧廉恥人情一日不再食則饑終歲不製衣則寒夫腹饑不得食膚寒不得衣雖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有其民哉明主知其然也故務民於農桑薄賦斂廣畜積以實倉廩備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民者在上所以牧之趨利如水走下四方亡擇也夫珠玉金銀饑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眾貴之者以上用之故也其為物輕微易臧在於把握可以周海內而亡饑寒之患此令臣輕背其主而民易去其鄉盜賊有所勸亡逃者得輕資也粟米布帛生於地長於

時聚於力非可一日成也數石之重中人弗勝不為姦邪所利一日弗得而饑寒至是故明君貴五穀而賤金玉今農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過百畮百畮之收不過百石春耕夏耘秋穫冬臧伐薪樵治官府給繇役春不得避風塵夏不得避暑熱秋不得避陰雨冬不得避寒凍四時之閒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來弔死問疾養孤長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復被水旱之災急政暴虐賦斂不時朝令而暮改當具有者半賈而賣亡者取倍稱之息於是有賣田宅鬻子孫以償責者矣而商賈大者積貯倍息小者坐列販賣操其奇贏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賣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蠶織衣必文采食必粱肉亡農夫之苦有阡陌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過吏勢以利相傾千里游

冠蓋相望，乘堅策肥，履絲曳縞。此商人所以兼并農人，農人所以流亡者也。今法律賤商人，商人已富貴矣；尊農夫，農夫已貧賤矣。故俗之所貴，主之所賤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上下相反，好惡乖迕，而欲國富法立，不可得也。方今之務，莫若使民務農而已矣。欲民務農，在於貴粟；貴粟之道，在於使民以粟為賞罰。今募天下入粟縣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爵，農民有錢，粟有所渫。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餘者也；取於有餘，以供上用，則貧民之賦可損，所謂損有餘補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順於民心，所補者三：一曰主用足，二曰民賦少，三曰勸農功。今令民有車騎馬一匹者，復卒三人。車騎者，天下武備也，故為復卒。神農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湯池百步，帶甲百萬，而亡粟，弗能守也。以是觀之，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務。令民入粟受爵至五大夫以上，乃復一人耳，此其與騎馬之功相去遠矣。爵者，上之所擅，出於口而亡窮；粟者，民之所種，生於地而不乏。夫得高爵與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人入粟於邊，以受爵免罪，不過三歲，塞下之粟必多矣。

其論詳悉，可實見諸施行。漢廷多才，如賈誼諸人，亦不可多得也。

五行志　班固

傳曰：田獵不宿，飲食不享，出入不節，奪民農時，及有姦謀，則木不曲直。說曰：木，東方也。於易，地上之木為觀。其於王事，威儀容貌亦可觀者也。故行步有佩玉之度，登車有和鸞之節，田狩有三驅之制，飲食有享獻之禮，出入有名，使民以時，務在勸農桑，謀在安百姓，如此，則木得其性矣。若乃田獵馳騁不反宮室，飲食沈湎不顧法度，妄興繇役以奪民時，作為姦詐以傷民財，則木失其性矣。蓋工匠之為輪矢者多傷敗，及木為變怪，是為木不曲直。

傳曰：棄法律，逐功臣，殺太子，以妾為妻，則火不炎上。說曰：火，南方，揚光煇為明者也。其於王者，南面鄉明而治。書云：知人則悊，能官人。故堯舜舉群賢而命之朝，遠四佞而放諸壄。孔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矣。賢佞分別，官人有序，帥由舊章，敬重功勳，殊別適庶，如此，則火得其性矣。若乃信道不篤，或燿虛偽，讒夫昌，邪勝正，則火失其性矣。自上而降，及濫炎妄起，災宗廟，燒宮館，雖興師眾，弗能救也，是為火不炎上。

傳曰：治宮室，飾臺榭，內淫亂，犯親戚，侮父兄，則稼穡不成。說曰：土，中央，生萬物者也。其於王者，為內事。宮室、夫婦、親屬，亦相生者也。古者天子諸侯，宮廟大小高卑有制，后夫人媵妾多少進退有度，九族親疏長幼有序。孔子曰：禮，與其奢也，寧儉。故禹卑宮室，文王刑于寡妻，此聖人之所以昭教化也。如此，則土得其性矣。若乃奢淫驕慢，則土失其性

旱之災而草木百穀不熟是為稼穡不成

傳曰：好戰攻，輕百姓，飾城郭，侵邊境，則金不從革。說曰：金，西方，萬物既成，殺氣之始也。故立秋而鷹隼擊，秋分而微霜降。其於王事，出軍行師，把旄杖鉞，誓士眾，抗威武，所以征畔逆止暴亂也。詩云：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又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動靜應誼，說以犯難，民忘其死。如此則金得其性矣。若乃貪欲恣睢，務立威勝，不重民命，則金失其性。蓋工冶鑄金鐵，金鐵冰滯涸堅，不成者眾，及為變怪，是為金不從革。

傳曰：簡宗廟，不禱祠，廢祭祀，逆天時，則水不潤下。說曰：水，北方，終臧萬物者也。其於人道，命終而形臧，精神放越，聖人為之宗廟以收魂氣，春秋祭祀，以終孝道。王者即位，必郊祀天地，禱祈神祇，望秩山川，懷柔百神，亡不宗事。慎其齋戒，致其嚴敬，鬼神歆饗，多獲福助。此聖王所以順事陰氣，和神人也。至發號施令，亦奉天時。十二月咸得其氣，則陰陽調而終始成。如此則水得其性矣。若乃不敬鬼神，政令逆時，則水失其性。霧水暴出，百川逆溢，壞鄉邑，溺人民，及淫雨傷稼穡，是為水不潤下。

天人相與之際，非至誠不能通其微，班掾成亦有以窺見之也。

地理志

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剛柔緩急，音聲不同，繫水土之風氣，故謂之風；好惡取舍，動靜亡常，隨君上之情欲，故謂之俗。孔子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言聖王在上，統理人倫，必移其本，而易其末，此混同天下壹之乎中和，然後王教成也。

秦地，於天官東井輿鬼之分野也。其界自弘農故關以西，京兆、扶風、馮翊、北地、上郡、西河、安定、天水、隴西，南有巴、蜀、廣漢、犍為、武都；西有金城、武威、張掖、酒泉、敦煌；又西南有牂柯、越巂、益州，皆宜屬焉。昔后稷封斄，公劉處豳，太王徙郊，文王作酆，武王治鎬，其民有先王遺風，好稼穡，務本業，故豳詩言農桑衣食之本甚備。有鄠、杜竹林，南山檀柘，號稱陸海，為九州膏腴。始皇之初，鄭國穿渠，引涇水溉田，沃野千里，民以富饒。漢興，立都長安，徙齊諸田，楚昭、屈、景及諸功臣家於長陵。後世世徙二千石、高貲富人及豪桀并兼之家於諸陵。蓋亦以彊幹弱支，非獨為奉山園也。是故五方雜厝，風俗不純。其世家則好禮文，富人則商賈為利，豪桀則游俠通姦。瀕南山，近夏陽，多阻險輕薄，易為盜賊，常為天下劇。又郡國輻湊，浮食者多，民去本就末。列侯貴人車服僭上，眾庶放效，羞不相及，嫁娶尤崇侈靡，送死過度。天水、隴西，山多林木，民以板為室屋。及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狄，修習戰備，高上氣力，以射獵為先。故秦詩曰：在其板屋。又曰：王于興師，修我甲兵，與子偕行。及車轔、四臷、小戎之篇，皆言車馬田狩之事。漢興，六郡良家子選給羽林、期門，以材力為官。

風韓鄭之閒與韓同星分焉鄭國今河南之新鄭土陿而險山居谷汲男女亟聚會故其俗淫鄭詩曰出其東門有女如雲又曰溱與洧方灌溱兮士與女方秉菅兮恂盱且樂惟士與女伊其相謔此其風也吳札聞鄭之歌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陳國今淮陽之地婦人尊貴好祭祀用史巫故其俗巫鬼陳詩曰坎其擊鼓宛丘之下亡冬亡夏值其鷺羽又曰東門之枌宛丘之栩子仲之子婆娑其下此其風也吳札聞陳之歌曰國亡主其能久乎潁川南陽本夏禹之國夏人上忠其敝鄙朴韓為秦所滅徙天下不軌之民於南陽故其俗夸奢上氣力好商賈漁獵藏匿難制御也宣帝時鄭弘召信臣為南陽太守治皆見紀信臣勸民農桑去末歸本郡以殷富潁川韓都士有申子韓非

漢書地理志　四十一

刻害餘烈高仕宦好文法民以貪遴爭訟生分為失韓延壽為太守先之以敬讓黃霸繼之教化大行獄或八年亡重罪囚南陽好商賈召父富以本業潁川好爭訟分異黃韓化以篤厚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信矣

趙地昴畢之分野也趙分晉得趙國北有信都真定常山中山又得涿郡之高陽鄚州鄉東有廣平鉅鹿清河河間又得渤海郡之東平舒中邑文安東州成平章武河以北也南至浮水繁陽內黃斥丘西有太原定襄雲中五原上黨上黨本韓之別郡也遠韓近趙後卒降趙皆趙分也趙中山地薄人眾猶有沙丘紂淫亂餘民丈夫相聚遊戲悲歌忼慨起則椎剽掘冢作姦巧多弄物為倡優女子彈弦跕屣游媚富貴徧諸侯之後宮土廣俗雜大率精急高氣勢輕為姦太原上黨又多晉公族子孫以詐力相傾矜夸功名報仇過直嫁娶送死奢靡漢興號為難治鍾代石北迫近胡寇民俗懻忮好氣為姦不事農商自全晉時已患其剽悍而武靈王又益厲之故冀州之部盜賊常為它州劇定襄雲中五原本戎狄地頗有趙齊衛楚之徙其民鄙朴少禮文好射獵鴈門亦同俗

燕地尾箕分野也東有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西有上谷代郡鴈門南得涿郡之易容城范陽北新城故安涿縣良鄉新昌及勃海之安次皆燕分也樂浪玄菟亦宜屬焉初太子丹賓養勇士不愛後宮美女民化以為俗至今猶然賓客相過以婦侍宿嫁娶之夕男女無別反以為榮後

漢書地理志　四十二

稍頗止然終未改其俗愚悍少慮輕薄無威亦有所長敢於急人燕丹遺風也上谷至遼東地廣民希數被胡寇俗與趙代相類有魚鹽棗栗之饒玄菟樂浪武帝時置皆朝鮮濊貉句驪蠻夷殷道衰箕子去之朝鮮教其民以禮義田蠶織作樂浪朝鮮民犯禁八條相殺以當時償殺相傷以穀償相盜者男沒入為其家奴女子為婢欲自贖者人五十萬雖免為民俗猶羞之嫁取無所讎是以其民終不相盜無門戶之閉婦人貞信不淫辟其田民飲食以籩豆都邑頗放效吏及內郡賈人往往以杯器食郡初取吏於遼東吏見民無閉臧及賈人往者夜則為盜俗稍益薄今於犯禁寖多至六十餘條可貴哉仁賢之化也然東夷天性柔順異於三方之外故孔子悼道不行設浮於海欲居九夷有以也夫

帶渤海中有倭人分為百餘國以歲時來獻見云

齊地虛危之分壄也東有甾川東萊琅邪高密膠東南有泰山城陽北有千乘清河以南勃海之高樂高城重合陽信西有濟南平原皆齊分也周成王時以封師尚父是為太公詩風齊國是也故齊詩曰子之營兮遭我乎嶩之間兮又曰竢我于著乎而此亦其舒緩之體也吳札聞齊之歌曰泱泱乎大風也哉其太公乎國未可量也初太公治齊修道術尊賢智賞有功故至今其土多好經術矜功名舒緩闊達而足智其失夸奢朋黨言與行繆虛詐不情急之則離散緩之則放縱昔太公始封周公問何以治齊太公曰舉賢而上功周公曰後世必有篡殺之臣其後二十九世為彊臣田和所滅而和自立為齊侯

魯地奎婁之分壄也東至東海南至泗水至淮得臨淮之下相睢陵僮取慮皆魯分也周興以少昊之虛曲阜封周公子伯禽為魯侯以為周公主其民有聖人之教化故孔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言近正也瀕洙泗之水其民涉度幼者扶老而代其任俗既益薄長老不自安與幼少相讓故曰魯道衰洙泗之間齗齗如也孔子閔王道將廢迺脩六經以述唐虞三代之道弟子受業而通者七十有七人是以其民好學上禮義重廉恥周公始封太公問何以治魯周公曰尊尊而親親太公曰後世寖弱矣故魯自文公以後祿去公室政在大夫季氏逐昭公陵夷微弱三十四世而為楚所滅今去聖久遠周公遺化銷微孔氏庠序衰壞地陿民眾頗有桑麻之業亡林澤之饒俗儉嗇愛財趨商賈好訾毀多巧偽喪祭之禮文備實寡然其好學猶愈於它俗

宋地房心之分壄也今之沛梁楚山陽濟陰東平及東郡之須昌壽張皆宋分也昔堯作游成陽舜漁雷澤湯止于亳故其民猶有先王遺風重厚多君子好稼穡惡衣食以致畜藏

衛地營室東壁之分壄也今之東郡及魏郡黎陽河內之野王朝歌皆衛分也衛地有桑間濮上之阻男女亦亟聚會聲色生焉故俗稱鄭衛之音周末有子路夏育民人慕之故其俗剛武上氣力宣帝時韓延壽為東郡太守承聖恩崇禮義尊諫爭今東郡號善為吏延壽之化也其失頗奢靡嫁取送死過度

楚地翼軫之分壄也今之南郡江夏零陵桂陽武陵長沙及漢中汝南

郡盡楚分也楚有江漢川澤山林之饒江南地廣或火耕水耨民食魚稻以漁獵山伐為業果蓏蠃蛤食物常足故呰窳偷生而亡積聚飲食還給不憂凍餓亦亡千金之家信巫鬼重淫祀而漢中淫失枝柱與巴蜀同俗汝南之別皆急疾有氣勢江陵故郢都西通巫巴東有雲夢之饒

吳地斗分壄也今之會稽九江丹陽豫章廬江廣陵六安臨淮郡盡吳分也吳粵之君皆好勇故其民至今好用劍輕死易發始楚賢臣屈原被讒放流作離騷諸賦以自傷悼後有宋玉唐勒之屬慕而述之皆以顯名漢興高祖王兄子濞於吳招致天下之娛游子弟枚乘鄒陽嚴夫子之徒興於文景之際而淮南王安亦都壽春招賓客著書而吳有嚴

孝視天下是以上同此其所長也及蔽者為之見儉之利因以非禮推兼愛之意而不知別親疏

從橫家者流蓋出於行人之官孔子曰誦詩三百使於四方不能顓對雖多亦奚以為又曰使乎使乎言其當權事制宜受命而不受辭此其所長也及邪人為之則上詐諼而棄其信

雜家者流蓋出於議官兼儒墨合名法知國體之有此見王治之無不貫此其所長也及盪者為之則漫羨而無所歸心

農家者流蓋出於農稷之官播百穀勸耕桑以足衣食故八政一曰食二曰貨孔子曰所重民食此其所長也及鄙者為之以為無所事聖王欲使君臣並耕誖（亂也）上下之序

小說家者流蓋出於稗官街談巷語道聽塗說者之所造也孔子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弗為也然亦弗滅也閭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綴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芻蕘狂夫之議也

諸子十家其可觀者九家而已皆起於王道既微諸侯力政時君世主好惡殊方是以九家之術蠭出並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馳說取合諸侯其言雖殊辟猶水火相滅亦相生也仁之與義敬之與和相反而皆相成也易曰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今異家者各推所長窮知究慮以明其指雖有蔽短合其要歸亦六經之支與流裔使其人遭明王聖主得其所折中皆股肱之材已（[illegible]）仲尼有言禮失而求諸野方今去聖久遠道術缺廢無所更索彼九家者不猶癒於野乎若能脩六藝之術而觀此九家之言舍短取長則可以通萬方之略矣

傳曰不歌而誦謂之賦登高能賦可以為大夫言感物造耑材知深美可與圖事故可以為列大夫也古者諸侯卿大夫交接鄰國以微言相感當揖讓之時必稱詩以諭其志蓋以別賢不肖而觀盛衰焉故孔子曰不學詩無以言也春秋之後周道寖壞聘問歌詠不行於列國學詩之士逸在布衣而賢人失志之賦作矣大儒孫卿及楚臣屈原離讒憂國皆作賦以風咸有惻隱古詩之義其後宋玉唐勒（諸有存者未盡矣也）漢興枚乘司馬相如下及揚子雲競為侈麗閎衍之詞沒其風諭之義是以揚子悔之曰詩人之賦麗以則辭人之賦麗以淫如孔氏之門人用賦也則賈誼登堂相如入室矣如其不用何有自孝武立樂府而采歌謠於是有代趙之謳秦楚之風皆感於哀樂緣事而發亦可以觀風俗知薄厚云序詩賦為五種

權謀者（謀與臣亦未可分也）以正守國以奇用兵先計而後戰兼形勢包陰陽用技巧者也

形勢者靁動風舉後發而先至離合背鄉變化無常以輕疾制敵者也

陰陽者順時而發推刑德隨斗擊因五勝假鬼神而為助者也

技巧者習手足便器械積機關以立攻守之勝者也

兵家者蓋出古司馬之職王官之武備也洪範八政八曰師孔子曰為國者足食足兵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明兵之重也易曰古者弦木為弧剡木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其用上矣後世燿（[illegible]）金為刃割革為甲器械甚備下及湯武受命以師克亂而濟百姓動之以仁義行之以禮

謀司馬法是其遺事也自春秋至於戰國出奇設伏變詐之兵並作漢興張良韓信序次兵法凡百八十二家刪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諸呂用事而盜取之武帝時軍政楊僕捃摭遺逸紀奏兵錄猶未能備至於孝成命任宏論次兵書為四種

天文者序二十八宿步五星日月以紀吉凶之象聖王所以參政也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然星事凶悍非湛密者弗能繇也夫觀景以譴形非明王亦不能服聽也以不能由之臣諫不能聽之主此所以兩有患也

曆譜者序四時之位正分至之節會日月五星之辰以考寒暑殺生之實故聖王必正曆數以定三統服色之制又以探知五星日月之會凶阸之患吉隆之喜其術皆出焉此聖人知命之術也非天下之至材其孰與焉道之亂也患出於小人而強欲知天道者壞大以為小削遠以為近是以道術破碎而難知也

五行者五常之形氣也書云初一曰五行次二曰羞用五事言進用五事以順五行也貌言視聽思心失而五行之序亂五星之變作皆出於律曆之數而分為一者也其法亦起五德終始推其極則無不至而小數家因此以為吉凶而行於世寖以相亂

蓍龜者聖人之所用也書曰女則有大疑謀及卜筮易曰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善於蓍龜是故君子將有為也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嚮無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及至衰世解於齋戒而屢煩卜筮神明不應故筮瀆不告易以為忌龜厭不告詩以為刺

雜占者紀百事之象候善惡之徵易曰占事知來眾占非一而夢為大故周有其官而詩載熊羆虺蛇眾魚旐旟之夢著明大人之占以考吉凶蓋參卜筮春秋之說訞也曰人之所忌其氣炎以取之訞由人興也人失常則訞興人無釁焉訞不自作故曰德勝不祥義厭不惠桑穀共生太戊以興雊雉登鼎武丁為宗然惑者不稽諸躬而忌訞之見是以詩刺召彼故老訊之占夢傷其舍本而憂末不能勝凶咎也

形法者大舉九州之勢以立城郭室舍形人及六畜骨法之度數器物之形容以求其聲氣貴賤吉凶猶律有長短而各徵其聲非有鬼神數自然也然形與氣相首尾亦有有其形而無其氣有其氣而無其形此精微之獨異也

數術者皆明堂羲和史卜之職也史官之廢久矣其書既不能具雖有其書而無其人易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春秋時魯有梓慎鄭有裨竈晉有卜偃宋有子韋六國時楚有甘公魏有石申夫漢有唐都庶得麤觕蓋有因而成易無因而成難故因舊書以序數術為六種

醫經者原人血脈經絡骨髓陰陽表裏以起百病之本死生之分而用度箴石湯火所施調百藥齊和之所宜至齊之得猶慈石取鐵以物相使拙者失理以瘉為劇以生為死

經方者本草石之寒溫量疾病之淺深假藥味之滋因氣感之宜辨五

於六辛致水火之齊以通閉解結反之於平及失其宜者以熱益熱以寒增寒精氣內傷不見於外是所獨失也故諺曰有病不治常得中醫

房中者情性之極至道之際是以聖王制外樂以禁內情而為之節文傳曰先王之作樂所以節百事也樂而有節則和平壽考及迷者弗顧以生疾而隕性命

神僊者所以保性命之真而游求於其外者也聊以盪意平心同死生之域而無怵惕於胸中然而或者專以為務則誕欺怪迂之文彌以益多非聖王之所以教也孔子曰索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不為之矣

方技者皆生生之具王官之一守也太古有岐伯俞拊中世有扁鵲秦和蓋論病以及國原診以知政漢興有倉公今其技術晻昧故論其書以序方技為四種

歆贍學博於諸子百家之書可謂無所不貫串洞悉矣龍門而下稱良史材者微孟堅其孰克勝任哉余延釋

劉向傳　班固

向字子政本名更生年十二以父德任為輦郎既冠以行脩飭擢為諫大夫是時宣帝循武帝故事招選名儒俊材置左右更生以通達能屬文辭與王褒張子僑等並進對獻賦頌凡數十篇上復興神僊方術之事而淮南有枕中鴻寶苑秘書書言神僊使鬼物為金之術及鄒衍重道延命方世人莫見而更生父德武帝時治淮南獄得其書更生幼而讀誦以為奇獻之言黃金可成上令典尚方鑄作事費甚多方不驗上乃下更生吏吏劾更生鑄偽黃金繫當死更生兄陽城侯安民上書入國戶半贖更生罪上亦奇其才得踰冬減死論會初立穀梁春秋徵更生受穀梁講論五經於石渠復拜為郎中給事黃門遷散騎諫大夫給

事中元帝初即位太傅蕭望之為前將軍少傅周堪為諸吏光祿大夫皆領尚書事甚見尊任更生年少於望之堪然二人重之薦更生宗室忠直明經有行擢為散騎宗正給事中與侍中金敞拾遺於左右四人同心輔政患苦外戚許史在位放縱而中書宦官弘恭石顯弄權望之堪更生議欲白罷退之未白而語泄遂為許史及恭顯所譖愬堪更生下獄及望之皆免官語在望之傳其春地震夏客星見昴卷舌間上感悟下詔賜望之爵關內侯奉朝請秋徵堪向欲以為諫大夫恭顯白皆為中郎冬地復震時恭顯許史子弟侍中諸曹皆側目於望之等更生懼焉乃使其外親上變事言竊聞故前將軍蕭望之等皆忠正無私欲致大治忤於貴戚尚書今道路人聞望之等復進以為且復見毀讒必

必嘗有所避之臣不宜復用。是大不然。臣聞春秋地震爲在位執政太盛也、不爲三獨夫動亦已明矣。且往者高皇帝時季布有罪至於夷滅、復赦以爲將軍、高后孝文之間卒爲名臣。孝武帝時兒寬有重罪繫、按道侯韓說諫曰、前吾丘壽王死、陛下至今恨之、今殺寬後將復大恨矣。上感其言、遂貰寬、復用之、位至御史大夫、御史大夫未有及寬者也。又董仲舒坐私爲災異書、主父偃取奏之、下吏罪至不道、幸蒙不誅、復爲太中大夫、膠西相、以老病免歸。漢有所欲興、常有詔問仲舒、爲世儒宗、定議有益天下。孝宣皇帝時夏侯勝坐誹謗繫獄三年、免爲庶人、宣帝復用勝至長信少府太子太傅、名敢直言、天下美之。若乃羣臣多此比類、難一二記。有過之臣無負國家、有益天下、此四臣者足以觀矣。前弘恭

奏望之等獄決、三月地大震、恭移病出、後復視事、天陰雨雪。繇是言之、地動殆爲恭等。臣愚以爲宜退恭顯以章蔽善之罰、進賢之塗以通賢者之路。如此、太平之門開、災異之原塞矣。書奏、恭顯疑其更生所爲、白請考姦詐、辭果服、更生見堪猛在位、幾已得復進、懼其傾危、乃上封事。恭顯見其齊愈與許史比而怨更生。

贊曰、仲尼稱材難、不其然與。自孔子後綴文之士衆矣、唯孟軻孫況董仲舒司馬遷劉向揚雄、此數公者、皆博物洽聞、通達古今、其言有補於世。傳曰、聖人不出、其間必有命世者焉、豈近是乎。劉氏洪範論發明大傳、著天人之應、七略剖判藝文、總百家之緒、三統歷譜考步日月五星之度、有意其推本之也。嗚虖、向言山陵之戒、於今察之、哀哉。指明梓柱以推廢興、昭矣。豈非直諒多聞、古之益友與。

子政不獨文章之妙卓絕一時、觀其每事進諫、極懇惻忠誠、西漢以來一人而已。陳明卿

蒯通等論贊

班固

仲尼惡利口之覆邦家。蒯通一說而喪三儁。其得不亨者幸也。伍被安於危國。身為謀主。忠不終而詐讐。誅夷不亦宜乎。書放四罪。詩歌青蠅。春秋以來。禍敗多矣。昔子翬謀桓而魯隱危。欒書構郤而晉厲弒。豎牛奔仲叔孫卒。郈伯毀季昭公逐。費忌納女楚建走。宰嚭譖胥夫差喪。李園進妹春申斃。上官訴屈懷王執。趙高敗斯二世縊。伊戾坎盟宋痤死。江充造蠱太子殺。息夫作姦東平誅。皆自小覆大。繇疏陷親。可不懼哉。可不懼哉。

通等皆傾險之徒。故合為傳。而贊中復引子翬諸人以形之。其言邪說之能惑人。使禍延宗社。毒及忠良。人主不可不以此為炯鑒。

賈誼傳

班固

賈誼。雒陽人也。年十八。以能誦詩書屬文稱於郡中。河南守吳公聞其秀材。召置門下。甚幸愛。文帝初立。聞河南守吳公治平為天下第一。故與李斯同邑。而嘗學事焉。徵以為廷尉。廷尉迺言誼年少。頗通諸家之書。文帝召以為博士。是時誼年二十餘。最為少。每詔令議下。諸老先生未能言。誼盡為之對。人人各如其意所出。諸生於是以為能。文帝說之。超遷。歲中至太中大夫。誼以為漢興二十餘年。天下和洽。宜當改正朔。易服色制法度。定官名。興禮樂。迺草具其儀法。色上黃。數用五。為官名。悉更奏之。文帝謙讓未皇也。然諸法令所更定。及列侯就國。其說皆誼發之。於是天子議以誼任公卿之位。絳灌東陽侯馮敬之屬盡害之。迺毀誼曰。雒陽之人。年少初學。專欲擅權。紛亂諸事。於是天子後亦疏之。不用其議。以誼為長沙王太傅。誼既以適去。意不自得。及度湘水。為賦以弔屈原。屈原楚賢臣也。被讒放逐。作離騷賦。其終篇曰。已矣。國亡人莫我知也。遂自投江而死。誼追傷之。因以自諭。誼為長沙傅三年。有服飛入誼舍。止於坐隅。服似鴞。不祥鳥也。誼既以適居長沙。長沙卑溼。誼自傷悼。以為壽不得長。乃為賦以自廣。後歲餘。文帝思誼。徵之。至。入見。上方受釐。坐宣室。上因感鬼神事。而問鬼神之本。誼具道所以然之故。至夜半。文帝前席。既罷。曰。吾久不見賈生。自以為過之。今不及也。迺拜誼為梁懷王太傅。懷王。上少子。愛而好書。故令誼傅之。數問以得失。是時匈奴彊。侵邊。天下初定。制度疏闊。諸侯王僭儗。地過古制。淮南濟北

王皆為逆。誼數上疏陳政事、多所欲匡建。其大略曰、臣竊惟事勢、可為痛哭者一、可為流涕者二、可為長太息者六、若其它背理而傷道者、難以疏舉云云。梁王勝墜馬死、誼自傷為傅無狀、常哭泣、歲餘亦死。賈生之死、年三十三矣。

贊曰、劉向稱賈誼言三代與秦治亂之意、其論甚美、通達國體、雖古之伊管未能遠過也。使時見用、功化必盛。為庸臣所害、甚可悼痛。追觀孝文玄默躬行以移風俗、誼之所陳略施行矣。及欲改定制度、以漢為土德、色上黃、數用五、及欲試屬國、施五餌三表以係單于、其術固以疏矣。誼以天年早終、雖不至公卿、未為不遇也。凡所著述五十八篇、掇其切於世事者著於傳云。

兩漢文　漢書賈誼傳　五十七

賈誼英才偉識、明於治亂、惟急欲見長、不無躁妄喜事之習、然文帝之世、風淳俗厚、誼不必為無助。孫月峰

鼂錯傳　班固

鼂錯、潁川人也。學申商刑名於軹張恢生所、與雒陽宋孟及劉帶同師。以文學為太常掌故。錯為人陗直刻深。孝文時、天下亡治尚書者、獨聞齊有伏生、故秦博士、治尚書、年九十餘、老不可徵、乃詔太常使人受之。太常遣錯受尚書伏生所、還、因上書稱說。詔以為太子舍人、門大夫、遷博士。又上書言、人主所以尊顯功名揚於萬世之後者、以知術數也。故人主知所以臨制臣下而治其眾、則羣臣畏服矣。知所以聽言受事、則不欺蔽矣。知所以安利萬民、則海內必從矣。知所以忠孝事上、則臣子之行備矣。此四者、臣竊為皇太子急之。人臣之議或曰皇太子亡以事為也、臣之愚誠以為不然。竊觀上世之君、不能奉其宗廟而劫殺於其臣者、皆不知術數者也。皇太子所讀書多矣、而未深知術數者、不問書說也。夫多誦而不知其說、所謂勞苦而不為功。臣竊觀皇太子材智高奇、馭射伎藝過人絕遠、然於術數未有所守者、以陛下為心也。竊願陛下幸擇聖人之術可用今世者、以賜皇太子、因時使太子陳明於前。唯陛下裁察。上善之、於是拜錯為太子家令。以其辯得幸太子、太子家號曰智囊。是時匈奴彊、數寇邊、上發兵以禦之。錯上言兵事、文帝嘉之、乃賜錯璽書寵答焉。

兩漢文　漢書鼂錯傳　五十八

此文最古、尚似孫武子。唐荊川

使錯治兵理財、則其才可勝任、若以傅太子、不亦舛乎。張來倩

賈山，潁川人也。祖父祛，故魏王時博士弟子也。山受學祛，所言涉獵書記，不能為醇儒。嘗給事潁陰侯為騎。孝文時，言治亂之道，借秦為諭，名曰至言。其辭曰：臣聞為人臣者，盡忠竭愚，以直諫主，不避死亡之誅者，臣山是也。臣不敢以久遠諭，願借秦以為諭，唯陛下少加意焉。夫布衣韋帶之士，修身於內，成名於外，而使後世不絕息。至秦則不然。貴為天子，富有天下，賦斂重數，百姓任罷，赭衣半道，群盜滿山，使天下之人戴目而視，傾耳而聽。一夫大謼，天下嚮應者，陳勝是也。秦非徒如此也，起咸陽而西至雍，離宮三百，鍾鼓帷帳，不移而具。又為阿房之殿，殿高數十仞，東西五里，南北千步，從車羅騎，四馬騖馳，旌旗不橈。為宮室之

麗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聚廬而託處焉。為馳道於天下，東窮燕齊，南極吳楚，江湖之上，瀕海之觀畢至。道廣五十步，三丈而樹，厚築其外，隱以金椎，樹以青松。為馳道之麗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邪徑而託足焉。死葬乎驪山，吏徒數十萬人，曠日十年。下徹三泉，合采金石，冶銅錮其內，漆塗其外，被以珠玉，飾以翡翠，中成觀游，上成山林，為葬薶之侈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蓬顆蔽冢而託葬焉。秦以熊羆之力，虎狼之心，蠶食諸侯，并吞海內，而不篤禮義，故天殃已加矣。臣昧死以聞，願陛下少留意而詳擇其中。臣聞忠臣之事君也，言切直則不用而身危，不切直則不可以明道。故切直之言，明主所欲急聞，忠臣之所以蒙死而竭知也。地之磽者，雖有善種，不能生焉；江皋河瀕，雖有惡種，無不肥大。

昔者夏商之季世，雖關龍逢、箕子、比干之賢，身死亡而道不用。文王之時，豪俊之士皆得竭其智，芻蕘採薪之人皆得盡其力，此周之所以興也。故地之美者善養禾，君之仁者善養士。雷霆之所擊，無不摧折者；萬鈞之所壓，無不糜滅者。今人主之威，非特雷霆也；勢重，非特萬鈞也。開道而求諫，和顏色而受之，用其言而顯其身，士猶恐懼而不敢自盡，又乃況於縱欲恣行，暴虐惡聞其過乎！震之以威，壓之以重，則雖有堯舜之智，孟賁之勇，豈有不摧折者哉？如此，則人主不得聞其過失矣；弗聞，則社稷危矣。古者聖王之制，史在前書過失，工誦箴諫，瞽誦詩諫，公卿比諫，士傳言諫過，庶人謗於道，商旅議於市，然後君得聞其過失也。聞其過失而改之，見義而從之，所以永有天下也。天子之尊，四海之內，其義莫不為臣。然而養三老於太學，親執醬而餽，執爵而酳，祝饐在前，祝鯁在後，公卿奉杖，大夫進履，舉賢以自輔弼，求修正之士使直諫。故以天子之尊，尊養三老，視孝也；立輔弼之臣者，恐驕也；置直諫之士者，恐不得聞其過也；學問至於芻蕘者，求善無猒也；商人庶人誹謗己而改之，從善無不聽也。昔者，秦政力并萬國，富有天下，破六國以為郡縣，築長城以為關塞。秦地之固，大小之勢，輕重之權，其與一家之富，一夫之彊，胡可勝計也！然而兵破於陳涉，地奪於劉氏者，何也？秦王貪狼暴虐，殘賊天下，窮困萬民，以適其欲也。昔者，周蓋千八百國，以九州之民養千八百國之君，用民之力不過歲三日，什一而籍，君有餘財，民有餘力，而頌聲作。秦皇帝以千八百國之民自養，力罷不能勝其役，財盡不能

賦其求。一君之身耳。所以自養者。馳騁弋獵之娛。天下弗能供也。勞罷者不得休息。飢寒者不得衣食。亡罪而死刑者無所告訴。人與之為怨。家與之為讎。故天下壞也。秦皇帝身在之。時天下已壞矣。而弗自知也。秦皇帝東巡狩。至會稽琅邪。刻石著其功。自以為過堯舜統。縣石鑄鍾虡。篩土築阿房之宮。自以為萬世有天下也。古者聖王作謚。三四十世耳。雖堯舜禹湯文武。累世廣德。以為子孫基業。無過二三十世者也。秦皇帝曰。死而以謚法。是父子名號有時相襲也。以一至萬。則世世不相復也。故死而號曰始皇帝。其次曰二世皇帝者。欲以一至萬也。秦皇帝計其功德。度其後嗣。世世無窮。然身死纔數月耳。天下四面而攻之。宗廟滅絕矣。秦皇帝居滅絕之中而不自知者何也。天下莫敢告也。其所以莫敢告者何也。亡養老之義。亡輔弼之臣。亡進諫之士。縱恣行誅。退誹謗之人。殺直諫之士。是以道諛偷合苟容。比其德則賢於堯舜。課其功則賢於湯武。天下已潰而莫之告也。詩曰。匪言不能。胡此畏忌。聽言則對。譖言則退。此之謂也。又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天下未嘗亡士也。然而文王獨言以寧者何也。文王好仁則仁興。得士而敬之則士用。用之有禮義。故不致其愛敬則不能盡其心。不能盡其心則不能盡其力。不能盡其力則不能成其功。故古之賢君於其臣也。尊其爵祿而親之。疾則臨視之亡數。死則往弔哭之。臨其小斂大斂。已棺塗而後為之服。已服衰絰而一臨其喪。未斂不飲酒食肉。未葬不舉樂。當宗廟之祭而死。為之廢樂。故古之君人者於其臣也。可謂盡禮矣。服法服。端容貌。正顏色。然後見之。故臣下莫敢不竭力盡死以報其上。功德立於後世。而令聞不忘也。今陛下念思祖考。術追厥功。圖所以昭光洪業休德。使天下舉賢良方正之士。天下皆訢訢焉。曰。將興堯舜之道。三王之功矣。天下之士莫不精白以承休德。今方正之士皆在朝廷矣。又選其賢者使為常侍諸吏。與之馳敺射獵。一日再三出。臣恐朝廷之解弛。百官之墮於事也。諸侯聞之。又必怠於政矣。陛下即位。親自勉以厚天下。損食膳不聽樂。減外徭衛卒。止歲貢。省廄馬以賦縣傳。去諸苑以賦農夫。出帛十萬餘匹以振貧民。禮高年。九十者一子不事。八十者二算不事。賜天下男子爵。大臣皆至公卿。發御府金賜大臣宗族。亡不被澤者。赦罪人。憐其亡髮。賜之巾。憐其衣赭書其背。父子兄弟相見也。而賜之衣。平獄刑。天下莫不說喜。是以元年膏雨降。五穀登。此天之所以相陛下也。刑輕於它時而犯法者寡。衣食多於前年而盜賊少。此天下之所以順陛下也。臣聞山東吏布詔令。民雖老羸癃疾。扶杖而往聽之。願少須臾毋死。思見德化之成也。今功業方就。名聞方昭。四方鄉風。今從豪俊之臣。方正之士。直與之日日射獵。擊兔伐狐。以傷大業。絕天下之望。臣竊悼之。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臣不勝大願。願少衰射獵。以夏歲二月定明堂。造太學。修先王之道。風行俗成。萬世之基定。然後陛下所幸耳。古者大臣不媟。故君子不常見其齊嚴之色。肅敬之容。大臣不得與宴游。方正修潔之士不得從射獵。使皆務其方以高其節。則群臣莫不正身修行。盡心以稱大禮。如此。則陛下之道尊敬。功業施於四海。垂於

萬世子孫矣誠不如此則行日壞而榮日滅矣夫士脩之於家而壞之
於天子之廷臣竊愍之陛下與衆臣宴游與大臣方正朝廷論議夫游
不失樂朝不失禮議不失計軌事之大者也其後文帝除鑄錢令山東
上書諫以為變先帝法非是又訟淮南王無大罪宜急令反國又言柴
唐子為不善足以戒章下詔責對以為錢者亡用器也而可以易富貴
富貴者人主之操柄也令民為之是與人主共操柄不可長也其言多
激切善指事意然終不加罰所以廣諫爭之路也其後復禁鑄錢云
深識治體不減于誼○陳明卿

路溫舒傳

路温舒字長君鉅鹿東里人也父為里監門使温舒牧羊温舒取澤中
蒲截以為牒編用寫書稍習善求為獄小吏因學律令轉為獄史縣中
疑事皆問焉太守行縣見而異之署決曹史又受春秋通大義舉孝廉
為山邑丞坐法免復為郡吏元鳳中廷尉光以治詔獄請温舒署奏曹
掾守廷尉史會昭帝崩昌邑王賀廢宣帝初即位温舒上書言宜尚德
緩刑其辭曰臣聞齊有無知之禍而桓公以興晉有驪姬之難而文公
用伯近世趙王不終諸呂作亂而孝文為太宗由是觀之禍亂之作將
以開聖人也故桓文扶微興壞尊文武之業澤加百姓功潤諸侯雖不
及三王天下歸仁焉文帝永思至德以承天心崇仁義省刑罰通關梁

一遠近敬賢如大賓愛民如赤子內恕情之所安而施之於海內是以
囹圄空虛天下太平夫繼變化之後必有異舊之恩此賢聖所以昭天
命也往者昭帝即世而無嗣大臣憂戚焦心合謀皆以昌邑尊親援而
立之然天不授命淫亂其心遂以自亡深察禍變之故迺皇天之所以
開至聖也故大將軍受命武帝股肱漢國披肝膽決大計黜亡義立有
德輔天而行然後宗廟以安天下咸寧臣聞春秋正即位大一統而慎
始也陛下初登至尊與天合符宜改前世之失正始受命之統滌煩文
除民疾存亡繼絕以應天意臣聞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
秦之時羞文學好武勇賤仁義之士貴治獄之吏正言者謂之誹謗遏
過者謂之妖言故盛服先生不用於世忠良切言皆鬱於胸譽諛之聲

口滿於耳。虛美熏心。實禍蔽塞。此乃秦之所以亡天下也。方今天下。賴陛下恩厚。亡金革之危。饑寒之患。父子夫妻。戮力安家。然太平未洽者。獄亂之也。夫獄者天下之大命也。死者不可復生。絕者不可復屬。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今治獄吏則不然。上下相驅。以刻為明。深者獲公名。平者多後患。故治獄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是以死人之血。流離於市。被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之計。歲以萬數。此仁聖之所以傷也。太平之未洽。凡以此也。夫人情安則樂生。痛則思死。棰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囚人不勝痛。則飾辭以視之。吏治者利其然。則指道以明之。上奏畏卻。則鍛練而周內之。蓋奏當之成。雖咎繇聽之。猶以為死有餘辜。何則。成練者眾。文致之罪明也。是以獄吏專為深刻。殘賊而亡極。媮為一切。不顧國患。此世之大賊也。故俗語曰。畫地為獄。議不入。刻木為吏。期不對。此皆疾吏之風。悲痛之辭也。故天下之患。莫深於獄。敗法亂正。離親塞道。莫甚乎治獄之吏。此所謂一尚存者也。臣聞烏鳶之卵不毀。而後鳳凰集。誹謗之罪不誅。而後良言進。故古人有言。山藪藏疾。川澤納污。瑾瑜匿惡。國君含詬。唯陛下除誹謗以招切言。開天下之口。廣箴諫之路。掃亡秦之失。尊文武之德。省法制。寬刑罰。以廢治獄。則太平之風。可興於世。永履和樂。與天亡極。天下幸甚。上善其言。遷廣陽私府長。

此文章妙在救時。此齊正在武宣之間。乃是鑊湯爐炭中。現出一片清涼世界。恰在元成之際。便是以水濟水。毒瘵瘡瘍。讀者如執特杨局

東漢文　漢書路温舒傳　李玉

一定之規則此書反索然無味矣　陳明卿

漢十三王論贊　　同

昔魯哀公有言。寡人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未嘗知憂。未嘗知懼。信哉斯言也。雖欲不危亡。不可得已。是故古人以宴安為鴆毒。亡德而富貴。謂之不幸。漢興。至於孝平。諸侯王以百數。率多驕淫失道。何則。沈溺放恣之中。居勢使然也。自凡人猶繫於習俗。而況哀公之倫乎。夫唯大雅卓爾不羣。河間獻王近之矣。

雖繫乎習俗。是以驕淫失道。雖驕淫失道。必以至恣心罪論纂而遺一鑑綜。有味乎其言之也。　徐中行

董仲舒論贊　　同

劉向稱董仲舒有王佐之材。雖伊呂亡以加。管晏之屬。伯者之佐。殆不及也。至向子歆以為伊呂乃聖人之耦。王者不得則不興。故顏淵死。孔子曰。噫天喪予。唯此一人為能當之。自宰我子貢子游子夏不與焉。仲舒遭漢承秦滅學之後。六經離析。下帷發憤。潛心大業。令後學者有所統壹。為羣儒首。然考其師友淵源所漸。猶未及乎游夏。而曰管晏弗及。伊呂不加。過矣。至向曾孫龔。篤論君子也。以歆之言為然。

借劉氏一家言作案斷。而仲舒之論大定。　真西山

李陵傳

陵字少卿、少為侍中建章監、善騎射、愛人、謙讓下士、甚得名譽、武帝以為有廣之風、使將八百騎、深入匈奴二千餘里、過居延視地形、不見虜、還、拜為騎都尉、將勇敢五千人、教射酒泉張掖以備胡、數年、漢遣貳師將軍伐大宛、使陵將五校兵隨後、行至塞、會貳師還、上賜陵書、陵留吏士與輕騎五百出敦煌、至鹽水、迎貳師還、復留屯張掖、天漢二年、貳師將三萬騎出酒泉、擊右賢王於天山、召陵、欲使為貳師將輜重、陵召見武臺、叩頭自請曰、臣所將屯邊者、皆荊楚勇士奇材劍客也、力扼虎射命中、願得自當一隊、到蘭干山南以分單于兵、毋令專鄉貳師軍、上曰、將惡相屬邪、吾發軍多、毋騎予女、陵對無所事騎、臣願以少擊眾、步兵五千人涉單于庭、上壯而許之、因詔彊弩都尉路博德將兵半道迎陵軍、博德故伏波將軍、亦羞為陵後距、奏言方秋匈奴馬肥、未可與戰、臣願留陵至春、俱將酒泉張掖騎各五千人並擊東西浚稽、可必禽也、書奏、上怒、疑陵悔不欲出而教博德上書、迺詔博德、吾欲予李陵騎、云欲以少擊眾、今虜入西河、其引兵走西河、遮鉤營之道、詔陵、以九月發、出遮虜鄣、至東浚稽山南龍勒水上、徘徊觀虜、即亡所見、從浞野侯趙破奴故道抵受降城休士、因騎置以聞、所與博德言者云何、具以書對、陵於是將其步卒五千人出居延、北行三十日、至浚稽山止營、舉圖所過山川地形、使麾下騎陳步樂還以聞、步樂召見、道陵將率得士死力、上甚說、拜步樂為郎、陵至浚稽山、與單于相值、騎可三萬圍陵軍、軍居兩山間、以大車為營、陵引士出營外為陳、前行持戟盾、後行持弓弩、令曰聞鼓聲而縱、聞金聲而止、虜見漢軍少、直前就營、陵搏戰攻之、千弩俱發、應弦而倒、虜還走上山、漢軍追擊、殺數千人、單于大驚、召左右地兵八萬餘騎攻陵、陵且戰且引、南行數日、抵山谷中、連戰、士卒中矢傷、三創者載輦、兩創者將車、一創者持兵戰、陵曰、吾士氣少衰而鼓不起者何也、軍中豈有女子乎、始軍出時、關東群盜妻子徙邊者隨軍為卒妻婦、大匿車中、陵搜得、皆劍斬之、明日復戰、斬首三千餘級、引兵東南循故龍城道行、四五日、抵大澤葭葦中、虜從上風縱火、陵亦令軍中縱火以自救、南行至山下、單于在南山上、使其子將騎擊陵、陵軍步鬭樹木間、復殺數千人、因發連弩射單于、單于下走、是日捕得虜、言單于曰、此漢精兵、擊之不能下、日夜引吾南近塞、得毋有伏兵乎、諸當戶君長皆言、單于自將數萬騎擊漢數千人不能滅、後無以復使邊臣、令漢益輕匈奴、復力戰山谷間、尚四五十里、得平地、不能破、乃還、是時陵軍益急、匈奴騎多、戰一日數十合、復傷殺虜二千餘人、虜不利、欲去、會陵軍候管敢為校尉所辱、亡降匈奴、具言陵軍無後救、射矢且盡、獨將軍麾下及成安侯校各八百人為前行、以黃與白為幟、當使精騎射之即破矣、成安侯者、潁川人、父韓千秋、故濟南相、奮擊南越戰死、武帝封子延年為侯、以校尉隨陵、單于得敢大喜、使騎並攻漢軍、疾呼曰、李陵韓延年趣降、遂遮道急攻陵、陵居谷中、虜在山上、四面射、矢如雨下、漢軍南行未至鞮汗山、一日五十萬矢皆盡、即棄車去、士尚三千餘人、徒斬車輻

而從軍吏持尺刀抵山入陿谷單于遮其後乘隅下壘石士卒多死不
得行昏後陵便衣獨步出營止左右毋隨我丈夫一取單于耳良久
陵還大息曰兵敗死矣軍吏或曰將軍威震匈奴天命不遂後求道徑
還歸如浞野侯為虜所得後亡還天子客遇之況於將軍乎陵曰公止
吾不死非壯士也於是盡斬旌旗及珍寶埋地中陵歎曰復得數十矢
足以脫矣今無兵復戰天明坐受縛矣各鳥獸散猶有得脫歸報天子
者令軍士人持二升糒一半冰期至遮虜鄣者相待夜半時擊鼓起士
鼓不鳴陵與韓延年俱上馬壯士從者十餘人虜騎數千追之韓延年
戰死陵曰無面目報陛下遂降軍人分散脫至塞者四百餘人陵敗處
去塞百餘里邊塞以聞上欲陵死戰召陵母及婦使相者視之無死喪

東漢文　漢書李陵傳　七十一

色後聞陵降上怒甚責問陳步樂步樂自殺群臣皆罪陵上以問太史令
司馬遷遷盛言陵事親孝與士信常奮不顧身以殉國家之急其素所
畜積也有國士之風今舉事一不幸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孽其短
誠可痛也且陵提步卒不滿五千深蹂戎馬之地抑數萬之師虜救死
扶傷不暇悉舉引弓之民共攻圍之轉鬭千里矢盡道窮士張空拳冒
白刃北首爭死敵得人之死力雖古名將不過也身雖陷敗然其所摧
敗亦足暴於天下彼之不死宜欲得當以報漢也初上遣貳師大軍出
財令陵為助兵及陵與單于相值而貳師功少上以遷誣罔欲沮貳師
為陵游說下遷腐刑久之上悔陵無救曰陵當發出塞乃詔彊弩都尉
令迎軍坐預詔之得令老將生姦詐迺遣使勞賜陵之軍得脫者陵在

匈奴歲餘上遣因杅將軍公孫敖將遣師入匈奴迎陵敖軍無功還曰
捕得生以言李陵教單于為兵以備漢軍故情罔所得上聞於是族陵
家母弟妻子皆伏誅隴西士大夫以李氏為愧其後漢遣使使匈奴陵
謂使者曰吾為漢將步卒五千人橫行匈奴以亡救而敗何負於漢而
誅吾家使者曰漢聞李少卿教匈奴為兵陵曰迺李緒非我也李緒本
漢塞外都尉居奚侯城匈奴攻之緒降而單于客遇緒常坐陵上因痛
其家以李緒而誅使人刺殺緒大閼氏欲殺陵單于匿之北方大閼氏
死迺還單于壯陵以女妻之立為右校王衛律為丁靈王皆貴用事衛
律者父本長水胡人律生長漢善協律都尉李延年延年薦言律使匈
奴使還會延年家收律懼并亡還降匈奴匈奴愛之常在單于左右

東漢文　漢書李陵傳　七十二

陵居外有大事迺入議昭帝立大將軍霍光左將軍上官桀輔政素與
陵善遣陵故人隴西任立政等三人俱至匈奴招陵立政等至單于置
酒賜漢使者李陵衛律皆侍坐立政等見陵未得私語即目視陵而數
數自循其刀環握其足陰諭之言可還歸漢也後陵律持牛酒勞漢使
博飲兩人皆胡服椎結立政大言曰漢已大赦中國安樂主上富於春
秋霍子孟上官少叔用事以此言微動之陵墨不應孰視而自循其髮
答曰吾已胡服矣有頃律起更衣立政曰咄少卿良苦霍子孟上官少
叔謝女陵曰霍與上官無恙乎立政曰請少卿來歸故鄉毋憂富貴陵
字立政曰少公歸易耳恐再辱柰何語未卒衛律還頗聞餘語曰李少
卿賢者不獨居一國范蠡遍遊天下由余去戎入秦今何語之親也因

罷去六歐隨謂陵曰亦有意乎陵曰丈夫不能再辱陵在匈奴二十餘
年元平元年病死

憤罪降虜陵之罪固莫逃然帝亦不能無失焉惡陵不卿貳師軍而
俾與步兵五千人一矣陵悔不欲行而又止路博德之奸
坐令陵敗而释之不治三謬信公孫敖之言而誅其母弟妻子四陵
之敗帝誘之也陵無還心帝絶之也誰謂陵獨負帝哉

李陵一傳班氏秉子長舜犯之處奮發有雄跨凌百代名同班馬不
在耳陳明卿

蘇武傳

班固

武字子卿少以父任兄弟並為郎稍遷至栘中廐監時漢連伐胡數通
使相窺觀匈奴留漢使郭吉路充國等前後十餘輩匈奴使來漢亦留
之以相當天漢元年且鞮侯單于初立恐漢襲之迺曰漢天子我丈人
行也盡歸漢使路充國等武帝嘉其義迺遣武以中郎將使持節送匈
奴使留在漢者因厚賂單于答其善意武與副中郎將張勝及假吏常
惠等募士斥候百餘人俱既至匈奴置幣遺單于單于益驕非漢所望
也方欲發使送武等會緱王與長水虞常等謀反匈奴中緱王者昆邪
王姊子也與昆邪王俱降漢後隨浞野侯沒胡中及衛律所將降者陰
相與謀劫單于母閼氏歸漢會武等至匈奴虞常在漢時素與副張勝
相知私候勝曰聞漢天子甚怨衛律常能為漢伏弩射殺之吾母與弟
在漢幸蒙其賞賜張勝許之以貨物與常後月餘單于出獵獨閼氏子
弟在虞常等七十餘人欲發其一人夜亡告之單于子弟發兵與戰緱
王等皆死虞常生得單于使衛律治其事張勝聞之恐前語發以狀語
武武曰事如此此必及我見犯乃死重負國欲自殺勝惠共止之虞常
果引張勝單于怒召諸貴人議欲殺漢使者左伊秩訾曰即謀單于何
以復加宜皆降之單于使衛律召武受辭武謂惠等屈節辱命雖生何
面目以歸漢引佩刀自刺衛律驚自抱持武馳召毉鑿地為坎置熅火
覆武其上蹈其背以出血武氣絶半日復息惠等哭輿歸營單于壯其
節朝夕遣人候問武而收繫張勝武益愈單于使使曉武會論虞常欲

論虜欲因此時降武。劍斬虞常已，律曰：漢使張勝謀殺單于近臣，當死。單于募降者赦罪。舉劍欲擊之，勝請降。律謂武曰：副有罪，當相坐。武曰：本無謀，又非親屬，何謂相坐？復舉劍擬之，武不動。律曰：蘇君，律前負漢歸匈奴，幸蒙大恩，賜號稱王，擁眾數萬，馬畜彌山，富貴如此。蘇君今日降，明日復然。空以身膏草野，誰復知之！武不應。律曰：君因我降，與君為兄弟；今不聽吾計，後雖欲復見我，尚可得乎？武罵律曰：女為人臣子，不顧恩義，畔主背親，為降虜於蠻夷，何以女為見？且單于信女，使決人死生，不平心持正，反欲鬬兩主，觀禍敗。南越殺漢使者，屠為九郡；宛王殺漢使者，頭縣北闕；朝鮮殺漢使者，即時誅滅。獨匈奴未耳。若知我不降明，欲令兩國相攻，匈奴之禍從我始矣。律知武終不可脅，白單于。單于愈益欲降之，乃幽武置大窖中，絕不飲食。天雨雪，武臥齧雪與旃毛并咽之，數日不死。匈奴以為神，乃徙武北海上無人處，使牧羝，羝乳乃得歸。別其官屬常惠等，各置他所。武既至海上，廩食不至，掘野鼠去草實而食之。杖漢節牧羊，臥起操持，節旄盡落。積五六年，單于弟於靬王弋射海上。武能網紡繳，檠弓弩，於靬王愛之，給其衣食。三歲餘，王病，賜武馬畜服匿穹廬。王死後，人眾徙去。其冬，丁令盜武牛羊，武復窮厄。初，武與李陵俱為侍中，武使匈奴明年，陵降，不敢求武。久之，單于使陵至海上，為武置酒設樂，因謂武曰：單于聞陵與子卿素厚，故使陵來說足下，虛心欲相待。終不得歸漢，空自苦亡人之地，信義安所見乎？前長君為奉車，從至雍棫陽宮，扶輦下除，觸柱折轅，劾大不敬，伏劍自刎，賜錢二百萬以葬。孺卿從祠河東后土，宦騎與黃門駙馬爭船，推墮駙馬河中溺死。宦騎亡，詔使孺卿逐捕不得，惶恐飲藥而死。來時，大夫人已不幸，陵送葬至陽陵。子卿婦年少，聞已更嫁矣。獨有女弟二人，兩女一男，今復十餘年，存亡不可知。人生如朝露，何久自苦如此！陵始降時，忽忽如狂，自痛負漢，加以老母繫保宮，子卿不欲降，何以過陵？且陛下春秋高，法令亡常，大臣亡罪夷滅者數十家，安危不可知，子卿尚復誰為乎？願聽陵計，勿復有云。武曰：武父子亡功德，皆為陛下所成就，位列將，爵通侯，兄弟親近，常願肝腦塗地。今得殺身自效，雖蒙斧鉞湯鑊，誠甘樂之。臣事君，猶子事父也，子為父死亡所恨。願勿復再言。陵與武飲數日，復曰：子卿壹聽陵言。武曰：自分已死久矣！王必欲降武，請畢今日之驩，效死於前！

陵見其至誠，喟然歎曰：嗟乎，義士！陵與衛律之罪上通於天。因泣下霑衿，與武決去。陵惡自賜武，使其妻賜武牛羊數十頭。後陵復至北海上，語武：區脫捕得雲中生口，言太守以下吏民皆白服，曰上崩。武聞之，南鄉號哭，歐血，旦夕臨數月。昭帝即位數年，匈奴與漢和親。漢求武等，匈奴詭言武死。後漢使復至匈奴，常惠請其守者與俱，得夜見漢使，具自陳道。教使者謂單于，言天子射上林中，得鴈，足有係帛書，言武等在某澤中。使者大喜，如惠語以讓單于。單于視左右而驚，謝漢使曰：武等實在。於是李陵置酒賀武曰：今足下還歸，揚名於匈奴，功顯於漢室，雖古竹帛所載，丹青所畫，何以過子卿！陵雖駑怯，令漢且貰陵罪，全其老母，使得奮大辱之積志，庶幾乎曹柯之盟，此陵宿昔之所不忘也。

今收族陵家為世大戮陵尚復何顧乎已矣令子卿知吾心耳異域之人一別長絕陵起舞歌曰徑萬里兮度沙幕為君將兮奮匈奴路窮絕兮矢刃摧士眾滅兮名已隤老母已死雖欲報恩將安歸陵泣下數行因與武決單于召會武官屬前以降及物故凡隨武還者九人武以始元六年春至京師詔武奉一太牢謁武帝園廟拜為典屬國秩中二千石賜錢二百萬公田二頃宅一區常惠徐聖趙終根皆拜為中郎賜帛各二百匹其餘六人老歸家賜錢人十萬復終身常惠後至右將軍封列侯自有傳武留匈奴凡十九歲始以強壯出及還須髮盡白武來歸明年上官桀子安與桑弘羊及燕王蓋主謀反武子男元與安有謀坐死初桀安與大將軍霍光爭權數疏光過失予燕王令上書告之又言蘇武

使匈奴二十年不降還迺為典屬國大將軍長史無功勞為搜粟都尉光顓權自恣及燕王等反誅窮治黨與武素與桀弘羊有舊數為燕王所訟子又在謀中廷尉奏請逮捕武霍光寢其奏免武官數年昭帝崩武以故二千石與計謀立宣帝賜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戶久之衛將軍張安世薦武明習故事奉使不辱命先帝以為遺言宣帝即時召武待詔宦者署數進見復為右曹典屬國以武著節老臣令朝朔望號稱祭酒甚優寵之武所得賞賜盡以施予昆弟故人家不餘財皇后父平恩侯帝舅平昌侯樂昌侯車騎將軍韓增丞相魏相御史大夫丙吉皆敬重武武年老子前坐事死上閔之問左右武在匈奴久豈有子乎武因平恩侯自白前發匈奴時胡婦適產一子通國有聲問來願因使者致金帛贖之上許焉後通國隨使者至上以為郎又以武弟子為右曹武年八十餘神爵二年病卒

立功不足以報漢必死以報漢陵之所也不難于死而難于不如武之所也一身一夫明者自知之未明[illegible]

公孫弘等論贊

公孫弘、卜式、兒寬皆以鴻漸之翼困於燕爵、遠迹羊豕之間、非遇其時、焉能致此位乎。是時漢興六十餘載、海內乂安、府庫充實、而四夷未賓、制度多闕。上方欲用文武、求之如弗及。始以蒲輪迎枚生、見主父而歎息。羣士慕嚮、異人並出。卜式拔於芻牧、弘羊擢於賈豎、衛青奮於奴僕、日磾出於降虜、斯亦曩時版築飯牛之朋已。漢之得人於茲為盛。儒雅則公孫弘、董仲舒、兒寬、篤行則石建、石慶、質直則汲黯、卜式、推賢則韓安國、鄭當時、定令則趙禹、張湯、文章則司馬遷、相如、滑稽則東方朔、枚皋、應對則嚴助、朱買臣、曆數則唐都、洛下閎、協律則李延年、運籌則桑弘羊、奉使則張騫、蘇武、將率則衛青、霍去病、受遺則霍光、金日磾、其餘不可勝紀。是以興造功業、制度遺文、後世莫及。孝宣承統、纂修洪業、亦講論六藝、招選茂異、而蕭望之、梁丘賀、夏侯勝、韋玄成、嚴彭祖、尹更始以儒術進、劉向、王褒以文章顯、將相則張安世、趙充國、魏相、丙吉、于定國、杜延年、治民則黃霸、王成、龔遂、鄭弘、召信臣、韓延壽、尹翁歸、趙廣漢、嚴延年、張敞之屬、皆有功迹見述於世。參其名臣、亦其次也。

贊三人而因論漢世得人之盛、亦一格也。董澤曰

張安世傳

安世字子孺、少以父任為郎、用善書給事尚書、精力於職、休沐未嘗出。上行幸河東、嘗亡書三篋、詔問莫能知、唯安世識之、具作其事。後購求得書、以相校無所遺失。上奇其材、擢為尚書令、遷光祿大夫。昭帝即位、大將軍霍光秉政、以安世篤行、光親重之。會左將軍上官桀父子及御史大夫桑弘羊皆與燕王、蓋主謀反誅、光以朝無舊臣、白用安世為右將軍光祿勳、以自副焉。昭帝崩、未葬、大將軍光白太后、徙安世為車騎將軍、與共徵立昌邑王。王行淫亂、光復與安世謀廢王、尊立宣帝。帝初即位、褒賞大臣、下詔曰、夫褒有德、賞有功、古今之通義也。車騎將軍光祿勳富平侯安世、宿衛忠正、宣德明恩、勤勞國家、守職秉義、以安宗廟、其益封萬六百戶、功次大將軍光。安世子千秋、延壽、彭祖皆中郎將侍中。安世聞指、懼不敢當、請閒求見、免冠頓首曰、老臣耳妄聞之、言之為先事、不言情不達、誠自量不足以居大位、繼大將軍後、唯天子財哀、以全老臣之命。上笑曰、君言泰謙、君不可尚、誰可者。安世深辭弗能得。後數日、竟拜為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尚書事。後歲餘、禹謀反、夷宗族、安世素小心畏忌、已內憂矣。其女孫敬為霍氏外屬婦、當相坐、安世瘦懼、形於顏色。上怪而憐之、以問左右、乃赦敬、以慰其意。安世寖恐。職典樞機、以謹慎周密自著、外內無間。每定大政、已決、輒移病出、聞有詔令、乃驚、使吏之丞相府問焉。自朝廷大臣莫知其與議也。嘗有所薦、其人來謝、安世大恨、以為舉賢達能、豈有私謝邪、絕弗復為通。有郎功高不

謂自言安世應曰君之功高明主所知人臣執事何長短而自言乎絕不許已而郎果遷莫府長史遷辭去之官安世問以過失長史曰將軍為明主股肱而士無所進論者以為譏安世曰明主在上賢不肖較然臣下自修而已何知士而薦之其欲匿名迹遠權勢如此為光祿勳郎有醉小便殿上主事白行法安世曰何以知其不反水漿耶如何以小過成罪郎淫官婢婢兄自言安世曰奴以恚怒誣污衣冠告署適奴其隱人過失皆此類也初安世兄賀幸於衛太子太子敗賓客皆誅安世為賀上書得下蠶室後為掖庭令而宣帝以皇曾孫收養掖庭賀內傷太子無辜而曾孫孤幼所以視養拊循恩甚密焉及曾孫壯大賀教書令受詩為取許妃以家財聘之曾孫數有徵怪語在宣紀賀聞知為安

世道之稱其材美安世輒絕止以為少主在上不宜稱述曾孫及宣帝即位而賀已死上謂安世曰掖庭令平生稱我將軍止之是也上追思賀恩欲封其冢為恩德侯置守冢二百家賀有一子蚤死無子子安世小男彭祖彭祖又小與上同席研書指欲封之先賜爵關內侯故安世深辭賀封又求損守冢戶數稍減至三十戶上曰吾自為掖庭令非為將軍也安世乃止不敢復言安世尊為公侯食邑萬戶然身衣弋綈夫人自紡績家童七百人皆有手技作事內治產業累積纖微是以能殖其貨富於大將軍光天子甚尊憚大將軍然內親安世心密於光焉元康四年春安世病上疏歸侯乞骸骨天子報曰將軍年老被病朕甚閔之雖不能視事折衝萬里君先帝大臣明於治亂朕所不及得數問焉

何感而上書歸衛將軍富平侯印薄朕忘故非所望也願將軍彊餐食近醫藥專精神以輔天年安世復彊起視事至秋薨

贊曰馮商稱張湯之先與留侯同祖而司馬遷不言故闕焉漢興以來侯者百數保國持寵未有若富平者也湯雖酷烈及身蒙咎其推賢揚善固宜有後安世履道滿而不溢賀之陰德亦有助云

湯以人主意為獄而安世功在社稷子孫世守與漢無窮賢者蓋前人之愆其故乃如此　黃東發

司馬遷贊

班固

自古書契之作而有史官其載籍博矣至孔子纂之上繼唐堯下訖秦繆唐虞以前雖有遺文其語不經故言黃帝顓頊之事未可明也及孔子因魯史記而作春秋而左丘明論輯其本事以為之傳又纂異同為國語又有世本錄黃帝以來至春秋時帝王公侯卿大夫祖世所出春秋之後七國並爭秦兼諸侯有戰國策漢興伐秦定天下有楚漢春秋故司馬遷據左氏國語采世本戰國策述楚漢春秋接其後事訖於大漢其言秦漢詳矣至於采經摭傳分散數家之事甚多疏略或有抵梧亦其涉獵者廣博貫穿經傳馳騁古今上下數千載間斯以勤矣又其是非頗繆於聖人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游俠則退處士而進姦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賤貧此其所蔽也然自劉向揚雄博極群書皆稱遷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嗚呼以遷之博物洽聞而不能以知自全既陷極刑幽而發憤書亦信矣迹其所以自傷悼小雅巷伯之倫夫唯大雅既明且哲能保其身難矣哉

此贊抑揚褒貶三致意焉得太史公法 余廷評

戾太子論贊

班固

巫蠱之禍豈不哀哉此不唯一江充之辜亦有天時非人力所致焉建元六年蚩尤之旗見其長竟天後遂命將出征略取河南建置朔方其春戾太子生自是之後師行三十年兵所誅屠夷滅死者不可勝數及巫蠱事起京師流血僵尸數萬太子子父皆敗故太子生長於兵與之終始何獨一嬖臣哉秦始皇即位三十九年內平六國外攘四夷死人如亂麻暴骨長城之下頭盧相屬於道不一日而無兵由是山東之難興四方潰而逆秦秦將吏外畔賊臣內發亂作蕭牆禍成二世故曰兵猶火也弗戢必自焚信矣是以倉頡作書止戈為武聖人以武禁暴整亂止息兵戈非以為殘而興縱之也易曰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君子履信思順自天祐之吉無不利也故田千秋指明蠱情章太子之冤千秋材知未必能過人也以其銷惡運遏亂原因衰激極道迎善氣傳得天人之祐助云 [illegible]

以慨嘆勝以兵之好還意為說而武帝之雄畧不可掩 孫月峰

嚴助傳　　班固

嚴助、會稽吳人、嚴夫子子也、或言族家子也、郡舉賢良、對策百餘人、武帝善助對、繇是獨擢助為中大夫、後得朱買臣、吾丘壽王、司馬相如、主父偃、徐樂、嚴安、東方朔、枚皋、膠倉、終軍、嚴葱奇等、並在左右、是時征伐四夷、開置邊郡、軍旅數發、內改制度、朝廷多事、婁舉賢良文學之士、公孫弘起徒步、數年至丞相、開東閣、延賢人與謀議、朝覲奏事、因言國家便宜、上令助等與大臣辯論、中外相應以義理之文、大臣數詘、其尤親幸者、東方朔、枚皋、嚴助、吾丘壽王、司馬相如、相如常稱疾避事、朔皋不根持論、上頗俳優畜之、唯助與壽王見任用、而助最先進、建元三年、閩越舉兵圍東甌、東甌告急於漢、時武帝年未二十、以問太尉田蚡、蚡以為越人相攻擊、其常事、又數反覆、不足煩中國往救也、自秦時棄不屬、於是助詰蚡曰、特患力不能救、德不能覆、誠能、何故棄之、且秦舉咸陽而棄之、何但越也、今小國以窮困來告急天子、天子不振、尚安所愬、又何以子萬國乎、上曰、太尉不足與計、吾新即位、不欲出虎符發兵郡國、迺遣助以節發兵會稽、會稽守欲距法不為發、助迺斬一司馬、諭意指、遂發兵浮海救東甌、未至、閩越引兵罷、後三歲、閩越復興兵擊南越、南越守天子約、不敢擅發兵、而上書以聞、上多其義、大為發興、遣兩將軍將兵誅閩越、淮南王安上書諫曰、陛下臨天下、布德施惠、緩刑罰、薄賦斂、哀鰥寡、恤孤獨、養耆老、振匱乏、盛德上隆、和澤下洽、近者親附、遠者懷德、天下攝然、人安其生、自以沒身不見兵革、今聞有司舉兵將以誅越、臣竊為陛下重之、越方外之地、劗髮文身之民也、不可以冠帶之國法度理也、自三代之盛、胡越不與受正朔、非彊弗能服、威弗能制也、以為不居之地、不牧之民、不足以煩中國也、故古者封內甸服、封外侯服、侯衛賓服、蠻夷要服、戎狄荒服、遠近勢異也、自漢初定已來七十二年、吳越人相攻擊者不可勝數、然天子未嘗舉兵而入其地也、臣聞越非有城郭邑里也、處谿谷之間、篁竹之中、習於水鬬、便於用舟、地深昧而多水險、中國之人不知其勢阻而入其地、雖百不當其一、得其地不可郡縣也、攻之不可暴取也、以地圖察其山川要塞、相去不過寸數、而閒獨數百千里、阻險林叢弗能盡著、視之若易、行之甚難、天下賴宗廟之靈、方內大寧、戴白之老不見兵革、民得夫婦相守、父子相保、陛下之德也、越人名為藩臣、貢酎之奉、不輸大內、一卒之用不給上事、自相攻擊而陛下發兵救之、是反以中國而勞蠻夷也、且越人愚戇輕薄、負約反覆、其不用天子之法度、非一日之積也、壹不奉詔、舉兵誅之、臣恐後兵革無時得息也、間者數年歲比不登、民待賣爵贅子以接衣食、賴陛下德澤振救之、得毋轉死溝壑、四年不登、五年復蝗、民生未復、今發兵行數千里、資衣糧、入越地、輿轎而隃領、拕舟而入水、行數百千里、夾以深林叢竹、水道上下擊石、林中多蝮蛇猛獸、夏月暑時、歐泄霍亂之病相隨屬也、曾未施兵接刃、死傷者必眾矣、前時南海王反、陛下先臣使將軍間忌將兵擊之、以其軍降、處之上淦、後復反、會天暑多雨、樓船卒水居擊櫂、未戰而疾死者過半、親老涕泣、孤子謕號、破家散業、迎尸千里、

之郊。而不至。此恐非也。臣安竊恐將吏之以十萬之師。爲一使之任也。是時漢兵遂出踰領。適會閩越王弟餘善殺王以降。風指於南越。南越王頓首曰。天子乃幸興兵誅閩越。死無以報。即遣太子隨助入侍。助還。又諭淮南曰。皇帝問淮南王。使中大夫玉上書言事。聞之。朕奉先帝之休德。夙興夜寐。明不能燭。重以不德。是以比年凶菑害衆。夫以朕眇之身。託於王侯之上。內有飢寒之民。南夷相攘。使邊騷然不安。朕甚懼焉。今王深惟重慮。明太平以弼朕失。稱三代至盛。際天接地。人迹所及。咸盡賓服。藐然甚慚。嘉王之意。靡有所終。使中大夫助諭朕意。告王越事。助諭意曰。今者大王以發屯臨越事上書。陛下故遣臣助告王其事。王居遠。事薄遽。不與王同其計。朝有闕政。遺王之憂。陛下甚恨之。夫

東漢文　漢書嚴助傳　八十九

兵固凶器。明主之所重出也。然自五帝三王。禁暴止亂。非兵未之聞也。漢爲天下宗。操殺生之柄。以制海內之命。危者望安。亂者卬治。今閩越王狼戾不仁。殺其骨肉。離其親戚。所爲甚多不義。又數舉兵侵陵百越。并兼鄰國。以爲暴彊。陰計奇策。入燔尋陽樓船。欲招會稽之地。以踐句踐之迹。今者邊又言閩王率兩國擊南越。陛下爲萬民安危久遠之計。使人諭告之曰。天下安寧。各繼世撫民。禁毋敢相并。有司疑其以虎狼之心。貪據百越之利。或於逆順。不奉明詔。則會稽豫章必有長患。且天子誅而不伐。焉有勞百姓苦士卒乎。故遣兩將屯於境上。震威武。揚聲響。屯未會。天誘其衷。閩王隕命。輒遣使者罷屯。毋後農時。南越王甚嘉被惠澤。蒙休德。願革心易行。身從使者入謝。有狗馬之病。不能勝服。

故遣太子嬰齊入侍。病有瘳。願伏北闕。望大廷。以報盛德。閩王以八月舉兵於冶南。士卒罷倦。三王之衆相與攻之。因其弱弟餘善以成其誅。至今國空虛。遣使者上符節。請所立。不敢自立。以待天子之明詔。此一舉。不挫一兵之鋒。不用一卒之死。而閩王伏辜。南越被澤。威震暴王。義存危國。此則陛下深計遠慮之所出也。事效見前。故使臣助來諭王意。於是王謝曰。雖湯伐桀。文王伐崇。誠不過此。臣安妄以愚意狂言。陛下不忍加誅。使使者臨詔臣安以所不聞。誠不勝厚幸。助由是與淮南王相結而還。上大說。助侍燕從容。上問助居鄉里時。助對曰。家貧。爲友壻富人所辱。上問所欲。對願爲會稽太守。於是拜爲會稽太守。數年不聞問。賜書曰。制詔會稽太守。君厭承明之廬。勞侍從之事。懷故土。出爲郡

東漢文　漢書嚴助傳　九十

吏。會稽東接於海。南近諸越。北枕大江。間者。闊焉久不聞問。具以春秋對。毋以蘇秦從橫。助恐。上書謝稱。春秋天王出居於鄭。不能事母。故絕之。臣事君。猶子事父母也。臣助當伏誅。陛下不忍加誅。願奉三年計最。詔許。因留侍中。有奇異。輒使爲文。及作賦頌數十篇。後淮南王來朝。厚賂遺助。交私論議。及淮南王反。事與助相連。上薄其罪。欲勿誅。張湯爭。以爲助出入禁門。腹心之臣。而外與諸侯交私如此。不誅。後不可治。助竟棄市。

淮南書疏。依然不以入淮南傳。而以載之於此。蓋以此則記助諭淮南本末。而彼則特傳淮南叛逆耳。事各以類序。亦記家體。

茅鹿門